叢書集成三編

三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三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黃漳浦集三十六卷(下)自卷廿九至卅六……明　黃道周撰……黃漳浦集　〇五三　〇〇一
雜著八卷……黃漳浦集　〇五三　〇〇三
重編桐庵文稿一卷……明　鄭敷教撰　民國　趙詔深重輯……峭帆樓　台大　〇五三　一七九
埽庵集一卷（又名：譚水部梁生埽庵集）……明　譚貞默撰……嘉興譚氏　中研所　〇五三　二一七
問魚篇一卷附錄一卷……明　周拱辰撰……周孟侯　台大　〇五三　二三九
南雷文案五卷……明　黃宗羲著……梨洲遺著　〇五三　二九五
南雷文約四卷……明　黃宗羲著……梨洲遺著　〇五三　三二九
南雷文定四集三卷……明　黃宗羲著……梨洲遺著　〇五三　四一五
冬青樹引注一卷……明　黃宗羲著……梨洲遺著　〇五三　四三五

文別集——清

隴首集一卷……清　王與胤撰……王漁洋　中研所　〇五三　四三九
桴亭先生文集六卷補遺一卷……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　台大　〇五三　四五七
樸巢文選四卷……清　冒襄撰……冒氏　台大　〇五三　五五九
巢民文集七卷……清　冒襄撰……冒氏　台大　〇五三　五九九
婦人集補一卷……清　冒丹書撰……冒氏　台大　〇五三　六六九

黃漳浦雜著

黃漳浦集卷二十九

雜著

易象正序例

凡易本於日月與天地相似其有不準於天地本於日月者非易也天地之用託於日月日建南北以爲寒暑月行遲疾以爲朔望氣周象纏或盈或虛各以其節積久而合纖毫杪忽不可廢也世之談易者但畧舉陰陽粗明氣象而已其次乃專談理義以爲性命今以厤律爲端日月爲本六十四爲體七十二爲用天道爲經人道爲緯理義性命以爲要歸其自孔門而下諸儒所談一槩齎之不復道也其大要以推明天地本於自然其大者百世可知其小者千歲日至其煩者更僕難數其簡者一言可盡要以不悖於詩春秋而止天下硏精之儒必有能明其說者故先爲二十四圖以引其端焉

凡易之必有圖象數度猶人身之必有腑臟肢體因形測脉因脉測理不知形色而談天性猶未有人身而言至命也十翼至於明理立中爲極以陰陽剛柔辨其位序使人體中蹈和究於無過恐占卜推步流爲讖緯無復入聖之方然自洪範而後有詩春秋精理奧義與易同體非復世儒夢寐之所嘗到乃知性命文章微顯合化眞有可聞不可聞之異學者尚辭流於淺易占者尚象墜於旁谿必舉四尚以歸一誠并舉三經以綜十翼則是書所正粗有發明猶左傳之於春秋儀禮之於禮記別自爲義不離本經至於解釋之文負殊訓詁恐觀者難入復舉諸例以發其凡焉

凡易自春秋左氏暨兩漢名儒皆就動爻以論之卦虞王而下始就本卦正應以觀攻取止論陰陽剛柔不分七八九六雖易有剛柔雜居之文而卦無不動玩占之理象正專就動爻以明之卦六爻雜動皆可錯綜今舉春秋玩占之事十八條皆論之卦以存舊志

春秋說象凡例十八條

觀之否

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人妻之使爲工正方完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它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庭實旅百奉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矣然獨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在異國若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此論觀之否以謂極而且泰者也以其動爻勝其之象以其大往而占它國

屯之比

閔公元年晉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illegible]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此論兩象而兼取象者也盤桓建國且親諸侯

大有之乾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楚丘父卜之曰男也其名爲友在

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公所此論兩家特異其繇者也曰父曰公以離歸天

歸妹之睽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此論之象以本象稍變其辭者也曰震曰離以同而異大事不吉故爲嬴敗姬凡易之占卜多繇也而取易者近是

大有之睽

僖公二十五年天王出居於氾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謝不堪

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公用享于天子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此論之象以勤王爲小事受享爲大吉也

豐之離

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此非卜筮也謂古之占者皆曰之卦而已畜牝牛則亦可以靜矣

師之臨

宣公十二年楚克鄭許之平晉荀林父救鄭先縠佐之及河聞平荀桓子欲還先縠不可智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則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此亦非卜筮也而詳於之象

艮之隨

襄公九年穆姜入於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穆姜述隨之彖及乾之文言而諱其本象諱之者何惡其辭之著也然而猶述隨之彖辭則是論之彖古之通法也然則曰艮之八何也曰是二八也五爻皆動而二獨不動其辭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則是不動之隨也易有五爻皆動而占其不動者若艮之二八是也不曰二八而曰之八史誤也或曰周易占九六歸藏占七八是非歸藏也而占其八故穆姜之說近古也然而皆繆也是謂

艮之坤

困之大過

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將娶東郭偃之姊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此其較著者也然而君子值之不懼無悶故繫辭所偁疑非聖人之意也夫猶有利往之義存焉以謂不往則已耳

復之頤

襄公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怒而還之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德政而貪昧於諸侯周易

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欲復其頤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楚不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休吾民意謂自養者也是舉本象以及之彖也

明夷之謙

叔孫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楚丘父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謙當鳥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翼日動故曰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名爲牛是多附會之辭大抵明夷爲傷謙爲有終傷而有終與有終而傷互取之也是亦古之占法也

屯之比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而跛既又生元孔成子筮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故孔成子立靈公是與畢萬同占也皆論本象不寍後夫則未之及也取其元永貞者而已

坤之比

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不禮南蒯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中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色事不善不得其極供養三德非此不堪此論之卦得於原筮也

乾之坤

昭公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信乎蔡墨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有豢龍氏御龍氏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此舉之卦而通諸彖者也

泰之需

哀公九年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未決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若帝乙歸妹而有吉祿我何吉焉乃止此論本象而通之彖者也之彖何也曰緩也曰待也不進也故以和語解之也

乾之否

簡王十二年晉孫談之子周事單襄公襄公有疾謂其子頃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昔成公之歸也晉人筮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晉仍無道而又鮮胄後之不知其次必此此猶之公子完之占也否皆毀近而成遠者也

屯豫之坤

秦伯召公子重耳於楚楚子厚幣送之於秦公子親筮之

得貞屯悔豫皆八是兩筮也先筮爲貞後筮爲悔兩筮之陽爻皆動陰爻皆不動不動者多陽變而從八八卽坤也古人名坤曰八猶今之言坤八也筮史占之皆云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又曰震龍也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震武也衆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又曰主震長也故曰元衆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車故利貞車上水下必霸小事不濟壅也故勿用有攸往衆順而威故曰利建侯司空季子之言未及於坤也然而衆順而威先逝後得則皆坤也筮史占之以爲爻閉無爲則猶之坤也穆美以艮之坤爲艮之隨則猶諱其牝馬不徒以謂不快云耳

泰之坤

泰伯納公子及河董因迎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實沈之墟晉人所居今君當之無不濟矣臣嘗筮之得泰之八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矣何不濟之有是卽所謂泰之坤也易喜陽動陽動而從八言八而不言七東北不利而西南之利也

夬之革（附見）

自春秋諸史及漢儒而後晷明象數者有河東關朗子明魏同州刺史王彥問子明以治亂損益之數子明布蓍得夬之革歎曰從今甲申二十四年戊申旣始宮掖稽臣柄政參伐之墟有眞人出焉二雄舉而中原分彥曰請究其說朗曰乾坤之策不過三百八十四終則有始天之道也自魏黃初以降天下無主黃初元年庚子至今二百八十四載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當有達者生焉更十八年而王者始合子明之論未爲闊也然陰陽之位南北分屬至於夬姤萃升上下交變隨唐之間夬革始交可不煩布蓍知其隆替子明特假蓍爲說適與爻象相合此亦論之卦頗通大義不復舉其辭者也

以上十九條皆舉之卦或玩其辭或占其象或因其數雖未明兩家合鬮以釋本爻之說而皆未嘗徑遺之卦單證六爻也世儒但見繫辭不言之卦直舉象義遂以爲聖人不談變象但卽辭明意而已不知聖人擬議變化存乎德行脩辭立誠歸於易簡繫辭皆說之卦而不著之卦之蹟理象渾涵非儒者所窺今舉爻言而外繫辭十九條皆指所之以闡微義因而求之四千九十六卦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爻皆可義起也

繫辭說象凡例十九條

中孚之益

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此言中孚之益者也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行者君子之風雷也風雷之動小者百里大者千里君子言行動於天地

垂於百世可不愼乎

同人之離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言夫同人之離者也同則物不能離之矣離之而同其道益光同之而離不失其時苟明在其中天下信之出處語默雖有不同百世而下猶可以相諒也

大過之夬

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此言夫大過之夬者也夬而愼之蓋猶有孚號告邑之心焉夫是爲書契之始也乎以糾以絕何言之微也

謙之坤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是謙之坤也先迷後得非以爲利也

乾之夬

易曰亢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是乾之夬也祿則不施德則居於已行有夬夬之事動有夬夬之言是君子之所畏也

節之坎

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君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坎曰惟心亨行有尙以心爲行以節言語謹出入何不密之有

解之恆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甚哉聖人之嚴也以爲解之不可恆也恆雷恆風則萬物毀敗故赦過宥罪君子所不樂數試也以爲解而可恆試則貪暴者多上慢其下下玩其上盜心乃生故作易者知盜是聖人之致也

大有之大壯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言大有之大壯也大有元亨大壯利貞元亨順也利貞信也合之爲乾性情旣正貴德而尙賢故有順信之功無用壯之失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大有大壯之合於乾者也象曰非禮不履履信思順非賢者而能之乎故又曰神農氏歿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言大有大壯之可通於變者也

咸之蹇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

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言咸之蹇者也凡人多難則多思蹇之屈信通於龍蠖往來憧憧皆爲朋從故其卦爻五言往來譽反連碩歸於反身脩德而已聖人不舉蹇卦而但悉言往來之義使人感歸於無感思歸於無思反身體慮以受天下是仲尼周公所爲窮神知化崇德致用之旨也

困之大過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此言困之大過者也當困而困當失

據而失據聖人亦不之非也各非其所則雖不懼無悶聖人亦哀之矣是困而大過者也

解之未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弓矢動靜明晦之義也以射隼者解狐則可謂愼於辨物者矣利與不利疑信之間而已

噬嗑之晉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無咎此言噬嗑之晉者也刑者德之末也德明則刑息小人用其畏君子

用其明明之與畏皆本也君子有不用法而得用法之意者晝日三接是也晝日三接則亦莫蔽之矣

噬嗑之震

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此言噬嗑之震者也晉則用其明震則用其威含明而用威君子之不獲已也然而君子又以恐懼脩省則君子之所自治也

否之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言否之

晉者也晉昭明德以休其否危亡既亂之形不蔽於上豐亨豫大之言不蔽於下則可謂大人之智矣

鼎之蠱

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言鼎之蠱者也人求舊器不求舊君子之所愼也夫亦德知力三足而已矣缺一不可

豫之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寍用終日斷可識矣此言豫之解者也豫之貴蚤解之貴夙也聖人所貴先覺也不

然則亡緩故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亦於上下之交不諂不瀆則可謂夙知夙成者矣

復之坤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言夫復之坤者也萬物之所還元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則顏氏子亦有焉

損之大畜

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此言夫損之大畜者也三陰則損兩陰則畜致一以畜兩是萬物所從出也

益之屯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此言夫益之屯者也益者損己以益人屯者求人以益身故益有不可聚屯有不可益君子見善而遷聞過而改然亦不以危懼而輕與民則險難雜生傷之者至矣故君子所終始愼其言行也

以上十九條皆舉繫辭推合之卦或指卦德或兼彖義以明精義默成之指世儒但見聖人言意貢質不滯所之遂迸棄要典以左氏爲穿鑿不知聖人觀象立辭因動觀象不動則象無可占不占則辭無由立今兩象以論一爻雖有雜占不離兩象復舉乾坤十二爻而外彖象明白最可據者十九條皆指所之以發其蒙焉

本卦說象明義凡例十九條

屯之節

其辭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卽勿用攸往利建侯若節不可貞之意也屯邅守正待時而動動而中節經綸乃見是數度德行之所從出也此條彖象明白第一

訟之困

其辭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錫鞶帶者見大人之象終朝三褫者有言不信之象也君子當訟不訟內反諸己信則行之疑則違之是大人之義也此條彖象明白第二

師之臨

其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出以律者丈人之義否臧凶者八月有凶之義也舉日則極於七舉月則極於八七者陽之始八者陰之終也律治七而去八故七八之會否臧分界陽節盡而陰節進丈人之所愼也此條彖象明白第三

小畜之大畜

其辭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有孚攣如密雲不雨之義富以其鄰不家食之義也小畜而之大畜自西郊而涉大川文王之所用也周公以文考之雙辭發仰思之獨智福者以爲福考者以爲考皆於兩畜取義焉此條彖象明白第四

泰之明夷

其辭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此四誡者皆艱貞之義也易之具此四誡者寡矣處泰而有明夷之心猶否而有包桑之繫也此條彖象明白第五

同人之革

其辭曰同人于郊无悔自野而郊已日之義悔亡無悔之義也同人而去故雖未得志善用柔者矣以柔去剛何悔之有是猶未至於革命也文王之事也此條彖象明白第六

隨之屯

其辭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交而難生不謂貞凶乎再備四德不謂之明道乎勿用利建何咎之有隨之再備四德者三焉六三之革係於丈人上六无妄係於西山屯未有所係也係於道不係於功則猶之無係也偕時焉耳偕時而行喪其所獲不謂失保其所獲不謂得晦息以待明是經綸之始也此條彖象明白第七

賁之艮

其辭曰賁其趾舍車而徒不獲其身不見其人非舍車而何乎賁走也艮止也賁小利往文明以止則猶之不往也小象得賁而不利往者多矣益之以艮則是弗乘也君子之進以禮而止以義斷若折獄若賁之艮是也此條彖象明白第八

遯之姤

其辭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甚矣君子之毅也女壯勿用必遯遯而執之執若黃牛之革是不以固乎曰是君子之貞也當遯之時雖強以利祿唱予要女而有不取也夫其所執甚平而立意甚嚴曰吾遠之若鬼神焉耳此條彖象明白第九

大壯之歸妹

其辭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小人之壯與君子之罔而皆不知儆者乎物數之有終儆一也而君子不失其正貞而有厲亦貞而已易之取義十九取象十一大壯之體羊也歸妹之用羊也彊陽必敗君子去其彊陽者而已壯罔之無攸利已知之矣君子又何占焉此條彖象明白第十

家人之漸

其辭曰閑有家悔亡是則質言之而已女貞而歸歸而利貞非閑家悔亡而何乎故不可貞者幹母之義非取女之義不利君子者斂德辟難之義非居德善俗之義也此條彖象明白第十一

蹇之井

其辭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是兩卦者皆德也君子脩德不及於命上君下民而非以爲身也遇險而不止利人而毀己君子將爲瓶乎亦爲井而已瓶可羸也井不可羸也時位可羸德不可羸君子之視德與躬將爲二物乎爲二事乎舍躬而事王不計得喪天下改命是大人者猶無改於其德故相得其効而民得其義是蹇之井之義也此條彖象明白第十二

損之中孚

其辭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豚魚之與元龜同信也益之中孚以豚魚益其元龜夫行以益之乎無以益之乎益則用永貞損則不用永貞上帝之祐損有甚於祐益者乎神明之於豚魚豚魚之於元龜各本其無所益者而益之二簋之於十朋同致也此條彖象明白第十三

萃之否

其辭曰齎咨涕洟无咎是宜見大人也而見匪人世道將微狐鳥成羣齎咨涕洟其心孔悲夫固有諒其精誠者矣利往不往又何咎之有夫當艱虞之時而君子辟難可乎曰免咎而已何不可之有此條彖象明白第十四

革之同人

其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利涉矣而曰征凶何也曰利君子貞則猶未有涉者也是其君子小人雜也雜而同同而革則猶有異義也故不如擇正而居之是類族辨物之義也不如折獄致刑之著矣此條彖象明白第十五、

豐之明夷

其辭曰豐之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夷主非明主也然而遇之則亦明主也明主難遇而夷主難遇遇之於所不避與避之於所不遇則固有暗而不傷者矣日中見斗何憂乎大易之爲辭則固有偶襲者若益之上六非爲恆也而曰恆心小過之六五非爲小畜也而曰密雲固偶有襲之而夷主之與配主則必有取之也無宅取之日月也日月者德刑之主也此條彖象明白第十六

巽之蠱

其辭曰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蠱之用六甲巽之蠱用六庚是非偶襲也金木之府仁義之用則於是取焉申命振育非是庚甲曷取乎聖人之治辭若治星辰也其有明著而互出則其次舍在焉耳天下之言爻畫正應相類者此其選矣此條彖象明白第十七

中孚之節

其辭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貞矣而又不可貞豚魚之在淵可貞者也翰音之在天不可貞者也獄多疑也而執之情多緩也而急之以爲誠信而槪著於天下故翰音之信不如豚魚之信也文不如質聲不如實晢緩不如晢急是其節此條彖象明白第十八

旣濟之明夷

其辭曰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是正謂明夷者也明夷者文王之事也東鄰終亂而西鄰初吉周公之師文王特取兩彖之辭彼此相加近而六十四中而四千九十六賾而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理義晢然必不敢悖文王之說以自爲說至於辭有顯晦義難遽合亦當涵泳繹思必不可謂彖自彖爻自爻彖自爲體爻自爲用一彖之體不通於各爻之辭兩彖之辭不通於衆爻之象也此條彖象與諸條相較尤爲明白第十九

以上十九條皆舉彖象通義最易曉者略引其端雖三百八十四爻其以兩彖會通闡幽顯微其義一也世儒驟讀爻辭時與大彖不能遽合輒疑其說以爲爻彖分

行文周異旨故復舉爻彖正變或吉而之凶或凶而之吉微有異同倘煩擬議者其繇吉而凶二十四條繇凶而吉一十二條凡三十六條略開其意以釋衆滯焉小象疑誤殊多以非周文原旨不復疋也

本卦說象疑義凡例三十六條

屯之益

其辭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彖有三利而爻使泣血何也曰彖者材也材者德也之者時也序者位也德有不勝時時有不勝位屯之時不可以益而益之上之位不可以用而用之與之乘馬策以必往而猶有坤益之心焉猶雲雷而加之風也雖不泣血得乎是亦經綸之窮矣窮而不凶固有之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一

師之升

其辭曰師或輿尸凶南征吉而或輿尸凶何也曰當其時矣而不當其位故或之或者有凶凶不在於丈人也而丈人分其恤則謂之凶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二

比之觀

其辭曰比之无首凶有孚禺若而曰无首何也曰是後夫也而又不薦殉名而喪實飾貌而無中以不寧之時而鬼神其道猶之匪人之比也是才德不備時位皆去者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三

泰之大畜

其辭曰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何也曰泰極則否大是未至於凶也然吝矣以才德自命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亂雖有學識猶之多藏也故復隍之義不如苞桑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四

觀之渙

其辭曰闚觀利女貞何也曰不薦而假廟是非丈夫也君子之觀於有廟猶觀於象魏也其假廟猶假於鬱鬯也而女貞是取以女貞之靜守涉川之智吉凶未變也尚可以薦何醜之有乎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五

噬嗑之晉

其辭曰屨校滅趾無咎蕃錫之義非謂屨校也而屨校之何也曰明飭者取於自昭則亦可以懲惡矣无咎之辭又何怪焉司寇蘇公固以是受賞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六

噬嗑之震

其辭曰何校滅耳凶匕鬯不失而曰何校滅耳何也曰是二者繫辭嘗誦之矣君子之爲刑法將以自治也昭德之不足而至於恐懼脩省則後矣後而猶可以不失己失而後聞之則無及也故爻繫之辭俱嚴也必如文王之意則謂烈日震雷非以殺物也昭誡而已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七

剝之晉

其辭曰剝牀以膚凶何也下不厚生而上有腆仕明德不昭而寵賂下流剝者曰喪錫者曰放所以敗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八

復之頤

其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自易之言凶未有如此者也自求口實亦取各而已七日不復其災十年奚取之乎曰復不終日者也七日不復雖十年亦不復之矣觀頤之信不近於義食言不肥是君子之所恥也小事猶眚用師則災師者讒口之門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九

坎之渙

其辭曰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王假利涉而又有叢棘之凶何也曰坎險也渙散也德險而才散不及其時不得其位以宗廟之器投艱危之域猶以俎豆爲矛戟也故彖有散辭卦無散位時位者君子之所貴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

頤之益

其辭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既曰利涉又曰不可涉何也頤主而益客也頤不可益而益之是以既益也猶屯之益是也屯無位而頤有位有位而動以貪自食冒險而求益天下之不可益者口實而已故貞者主也不貞者客也涉大川者客也不涉大川者主也主居而客行者也主不從客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一

恆之解

其辭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既曰夙吉又曰貞吝何也曰是不恆也既利貞矣而又曰利往既曰无所往矣又曰有攸往則是不恆也不恆而解解而緩緩而無位事之所以敗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二

恆之

其辭　无禽何也南征之行非爲禽也升之大人尚其德田之有禽尚其功貴德而尚功名位動於中則憂恤從之矣无禽之田則猶未變恆也不入於凶不罹於咎何恤之有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三

恆之大壯

其辭曰浚恆貞凶无攸利既利攸往矣又兩利貞而曰貞凶无攸利何也此言大過恆者也木門之信是也恆以爲德大壯以爲才鬼神忌之何利之有故吉凶之相反未有如恆者也不貞之恆不可爲也過貞之恆不可爲也將進而求其恆性不求其恆性則亦猶之乎人而已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四

恆之鼎

其辭曰振恆凶既曰无咎利往元亨而又曰振恆凶何也恆靜者也鼎動者也恆從舊也鼎從新也恆之有大壯有解有升有鼎皆動也動而棄其故雖有美材猶之無材也然二動而得小過五動而得大過猶且不至於凶者何也曰恆雖得過猶且過於恆也恆人之過也不失其位以恆人之位當君子之材彼有其福而此有其禍故才之不及位者十有八九矣此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五

解之恆

其辭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何也曰是亦猶恆之解也解緩也恆久也緩而久以爲天下無患且負且乘苟恣其慾寢處而已於是盜賊起而攘之自以爲無過也而爲寇攘

所斥笑則是貞吝之謂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六

益之屯

其辭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是三利也而曰勿恆凶何也利涉利往利建則可以益之矣又曰勿往則是莫益之也莫益之則是或擊之謂其多利心焉身不安心不易交不定而常有利趨則怨惡交至矣其所繇敗非獨位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七

姤之巽

其辭曰包无魚起凶利往利見而曰无魚起凶何也女壯之女非以利見也魚不在包陰而治陽无魚之包虛而少鮮則猶之虛辭相証也久而衆棄之矣是命令之以陰市者也見其小不見其大巽於耳不巽於心是條彖象亦無

疑滯第十八

井之需

其辭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井泥無光也舊井無涉也而見於需何也是井爲王者也井進而民食之不進而民不食井而仰於雲雨則猶之棄井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九

豐之旅

其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曰中矣而又離明乃曰豐屋蔀家闚戶闃如何也豐盛之時上自謂明而後不明者中之是猶之祧廟也鬼神之庭無人焉則是自爲明之過也夫亦謂不得其位乎曰是非不得其位也其位愈高則暗愈甚與之爲純兆則可矣是條

彖象亦無疑滯第二十

旅之晉

其辭曰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錫馬蕃庶矣而曰喪其僮僕何也曰旅非康侯也无位而爲位樂華而喪實凡用之得晉鮮有吉者也否之包桑未濟之曳輪以位自將亦庶乎可耳故中者位之實也用明而失中寡處希榮君子之所惡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二十一

節之屯

其辭曰不出門庭凶何也曰其才絀於德德絀於力知其勿往而不知其利建者以爲操尙是固而經綸是去矣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二十二

小過之豐

其辭曰飛鳥以凶是凶之小過者也飛鳥已過而日中自枉既患之來君子亦無可如何也聽其已過而守其常不過者則亦免於大過矣飛鳥之凶又何憂乎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二十三

小過之豫

其辭曰弗過防之或從戕之凶何也謂夫大事之舉而小事之去下體之距而上體之纂也以小過之才而建侯行師過之則不可過防之則不及防或從戕之又何怪乎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二十四

以上二十四條合彖皆吉而爻象反凶以是推之繇正而變其辭義差殊者可以理解也又自變而正十二條附後

需之既濟

其辭曰需於沙小有言終吉終亂而曰終吉何也言夫需久而後濟者也久而能濟雖小有言何亂之有故是貞吉善思患者也豫防思患可以不亂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一

蒙之剝

其辭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何也蒙未可以往也包而居之納婦克家則可以安宅安宅則可以育德矣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二

臨之歸妹

其辭曰至臨無咎既兩凶矣又得无咎何也是彖所謂位當者也易亦各從其當而已歸妹之當則猶悅而順順而

動者也然則兩彖之義爲時位奪也曰時位者亦兩彖之義也兩彖包時位時位不包兩彖歸妹之至臨猶父母之送其子也當位爲至不行爲臨故去其兩凶以得无咎且謂見未至於八月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三

觀之否

其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以否之時不薦不利而曰觀國利賓何也否陽往者也觀之否陽來者也不利君子貞貫通也古之人嘗用之矣不在於異國則在於異世否之觀則亦猶此也謂有占遠之耀焉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四

无妄之否

其辭曰无妄往吉既曰有眚匪人又往得吉何也无妄而得否則已否矣斂德避難難亦不就之謂其無所繫也致誠而行在禍福之外故曰知否者多貞知泰者多敗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五

家人之既濟

其辭曰有孚威如終吉終亂而得終吉吾得之需與家人矣鄉飲酒大昏二禮者人道所爲綱紀也需有位家人無位有位而用中無位而用威夫亦各思其終而已終亂而得終吉是兩彖無取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六

蹇之既濟

其辭曰往蹇來譽既濟之終亂繫於動爻而皆得吉非其思防而能之乎需動在中家人與蹇猶之上初也故才生於智智生於思天下未有不思而其濟者也是條彖象亦

無疑滯第七

解之未濟

其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是見之繫辭矣繫辭之言藏器謂未濟也藏器待時審括而動去其濡尾而獲於高墉使狐失其智而隼失其力夫非其辨之者蚤乎當濟而後解之則可謂不夙矣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八

升之井

其辭曰貞吉升階何也井德之地也有其德以乘其位繘井羸瓶大人不恤也恤羸而遠井則是小人之事也風發於地而水上於木句萌甲達以澤百物君子於是勞勸之耳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九

革之既濟

其辭曰悔亡有孚改命吉既濟之終亂也動而得吉者四矣其凶者獨屯之三耳謂屯在險中未可遽濟需訟蹇革家人則無不濟也故終亂之誡君子圖之鮮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

巽之姤

其辭曰悔亡田獲三品是皆爲申命施誥之事也然而姤之巽无魚而凶巽之姤有獲而吉何也姤則女主之政也巽則君子之命也姤之懌辭不如巽之多誡是有惠主而用其陰德者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一

節之臨

其辭曰甘節吉往有尚八月有凶而曰往有尚何也知其凶而節之循其陽節不盡其陰節見其陰節而理其陽節故八月陽盡君子致靜以養陰二月陰盡君子致和以養陽和與靜者陰陽之中也中以爲節有節而甘若化焉節之九五是也易以剛柔論位二五論中守中而當位雖極千變不在禍福之內是數度德行君子所制議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二

以上十二條之卦合彖有凶而爻象反吉以是推之繇變而正其辭義差殊者亦可以理解也

易曰吉凶見乎辭繫辭以盡變不達其象不通乎辭不達其辭不通乎意使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易之蘊皆不可得而見矣故象者無辭之言辭者有意之象也學者不解爻辭但取兩象合觀則辭意了出有非言詁文字之所能盡者如其

精蘊則在乎數度存乎德行雖懸象靜觀別其功凶詳其咎譽終日省中未足以周天地之變陰陽之序也世儒牽於舊聞守其故說其稍慧巧者又以易多變象不爲典要劈切支離務以奇瑣自眩而姬文周孔三聖相傳之意蕩然盡矣今存左氏及繫辭三十八條以指所之再舉爻象正變異同五十五條以通其說內觀之否屯之比豐之離師之臨困之大過復之頤解之恆解之未濟噬嗑之震之晉益之屯諸卦層見互發其義一也凡是數條爲之卦玩占之凡例至於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古今隆替帝王成敗則備於圖象存於序次通於鬼神準於日月不在辭義之內云

易本象序例

象不明則廢道辭不明則廢象辭存乎通象存乎變道存乎用用以變變以通通而後天下之理得矣君子之言蔽於理小人之言蔽於象蔽象則衺蔽理則晦衺始於索晦始於固固以索索以固君子以象觀辭以辭觀道象求於變辭求於通道求於易子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凡言以明象象生於變辭生於象諸象辭各以變卦繫辭合本卦解釋其義如乾初九動即姤卦姤曰勿用取女故其辭曰潛龍勿用屯之六二動則節卦節曰苦節不可貞故其辭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巽九五動即蠱卦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故其辭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家人之初九動即漸卦漸曰女歸吉利貞故其辭曰閑有家悔亡諸如此類甚爲易譬蓋周公爻辭即變之繫特約其義故該者廣耳宋儒不察求之於靜故象不明而意甚晦

學此則庶有得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陽從乾陰從坤乾坤爻毋故特用老乾老四九故用九坤老四六故用六用則動動則變變則有合合則益費七八不變故不得用少多而老少少居而老往老以觀化少以存義故其不變則或曰八或曰七九五往來乃雜其居挹彼注茲周流六虛子曰彖者言乎其象者也爻者言乎其變者也

凡卦之爻三百八十有四一爻變者得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者得九百六十三爻變者得一千二百八十四爻變者亦得九百六十五爻變者亦得三百八十四通合皆動皆靜之卦得四千九十六卦聖人特舉九六之一義以見其餘耳攷經傳所筮變動之卦皆不復指本爻但偁某之

某卦如閔公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曰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是屯之初九也昭公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曰是爲乾之同人乾之九二也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將納王卜偃筮之得大有之睽曰公用亨于天子大有之九三也莊公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周史筮之得觀之否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之六四也昭公十二年南蒯將叛筮得坤之比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是不宜反其母且不忠信於何以吉坤之六五也僖公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得歸妹之睽史蘇曰不吉士刲羊亦無衁女承筐亦不實歸妹之上六也攷諸筮凡遇九六即將九六之爻爲悔卦而以本卦爲貞並不必更偁某卦之某爻蓋九六已變變則

有合是之謂也聖人屬辭舉一見百引伸觸類存乎其人如謂雜卦不備當闕缺陷之書則乾若用九坤若用六猶成偏舉之辭耳更攷雜變之卦如晉公子重耳筮得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皆八者三二上皆八也其初四五則九六也是屯之豫也襄公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是在周易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則無之夫何以出艮之初六六二九三六四六五上九也諸皆九六而二獨八其非九六故曰八也聖人著象而繫之爻爻存於變變存於著著之所命辭不能盡故著其類以觀乎通今曰九六而有不變必從其不變而占之則是爻當係曰七八也七八無辭傳於九六故從九

六而舍七八古史未云文獻足徵猶且聵然所由不知爻辭非囿本象是以變動指爲靜居動靜殊方體數亦謬是以著不信象象不信辭占或不變變或不占亦可異矣

不博大不足以贊化不流徙不足以觀義不雜不支不詳不著故象細於毫末大於虧蔽近於食頃遠於億載幽語於闇人厲語於道路道不止於君臣應不囿於隔四君臣交應處其一德變化會通乃其萬則子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不變曷通厥義乃喪遠近之差貴賤之等六位時乘不可以不辨也

凡靜則觀其應應者陰陽之相求者也動則觀其通通者陰陽之互用者也子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不言君臣而義見

焉不言正應而情見焉正應之義始於子贛君臣之說盛於京生故據一而超二下士而上傳於理則離於類不具是以聖人立位中於二五憂危存乎三四六象之對觀靜之事也六虛之行觀變之理也是以乾之九二既衡見龍益之中孚又偁享帝升之六四既享岐山貞吉升階猶從臣道然則道有五倫變有萬物故曰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卦以六變變以六日物統於一而行以賾故一卦之日數有六六以倍合故一日之爻十有二故卦三百八十有四爻四千六百有八動靜互存屈伸行持半而書作一閏而後合天地之運人道之紀盡乎此矣

凡卦運各以一變爲王每卦該得六卦如乾自姤至夬坤自復至剝也以貞卦乘之相倍之數得十有二爻每卦得七十二爻如乾之姤至乾之夬坤之復至坤之剝也漢宋諸儒論卦氣不知盈虛積合故以乾坤坎離別爲四正取用一歲不可以遠如此立法別有經緯

三易發明

康流與僕交十三載未得所爲康流也壬午夏月僕放歸攜杖靈隱再過大滌山中與康流對榻餐寢十數晝夜乃得稍發康流之藏得其所爲三易而讀之起肓鍼痼幾使先儒無復著坐之處雖與僕所爲洞璣強半出入規模體似而精義要旨簡潔深勝其爲僕刪繁破冗入室止戈者多矣又數晝夜將遂握手而披雜虛之陳探龍馬之項竊竟周孔所以仰思待旦坐指寢食之旨嗚虖此道微絕難言之矣康流沉靜淵懿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羲文閫奧舍皆取其宮中何必實人之室乎凡此道彌綸本於天地神明所治不關言說單持則意義不宣沉剽則神理不動若欲說則有五都之音秝獨裁則成蕢桴之貢自楊雲升卿輔嗣而下稱集數百猶之囈夢也夫子有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易之蘊不可得而見矣凡易之有言語文字供文人之誦習貞士之模索者此脩辭尙玩之一端非易也即自焦京管郭而下占筮雜家幽發微中取驗不過一時扶揲不過數策效其爲茲與土木證嚮竹瓦取兆同歸古諸聖人之不爲此鑽仰輾轉反側亦已明矣舍此二條四尙之源巳消其半不知夫子所爲三極互立窮變極賾範圍曲成與天地相似者果爲何物善哉康流之約略洞璣以天地人檃括周

易歸連之旨也康流於洞璣原始微有異同疑千古聖賢要皆思索所得僕嘗躭浸此道三十餘年以爲千古聖賢思歸無思慮歸不慮始於一畫究於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爻上下十有八變一反一復爲三十六變因而分之爲六十歲秝此人生象數之所從出始於八卦三倍相乘爻約三象統於四千九十六周爲方圓縱橫萬里以十八倍割之方圓相涵歸於八尺之表晷端進退爲大地秝此地道象數之所從出易自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又復倍之或兩或參分律分度依七聖之故序雜卦之合差日月相追贏者進順縮者退逆退象之法十三分九毫微強以求月食退數之法九分微弱以求氣差本自然之盈縮依日月之遲疾以求日月星漢之次皆以一畫參其八變視其歸奇盈縮之故以分六十八歲八十五年之交會是爲

天道象數之所從出有是三者布而爲厤次而爲律統而爲易去其圖書別其虛實以爲春秋詩詩之逆數虛退四十九實退五十五春秋之實退象有一虛退象有九十有四積而退詩十有八積而退春秋易詩春秋因天退行皆逆數也聖人爲是三者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包帝王之盛衰攝古今之成敗以其位序辨其歲數差等百世以觀禮樂爲春秋以定禮爲詩以定樂易者禮樂之筦籥詩春秋之祖禰也要以天地行其聲欬日月步其塵影則僕嘗竊取之矣康流又爲僕談歲餘四分贏不上二千四百縮不至二千一百四十之說僕約此道皆本天地自然上帝之所揲掛非復聖賢損益之所能及及如日月歲餘秒忽不定但以七十二卦各自相乘五千一百八十四以爻計之三萬一千一百有四分爲七歲之辰以七十二卦積之凡五百

一十一歲而歲餘定差五日二千一百三十五約於四分日厤減去天行之差以爲縮極酌存天行之中以爲平差則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仲尼之時雖有厤法不出於易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必謹時日致嚴交食及詩稱朔日辛卯本於幽王中年距平王四十九年錯爲易象起於詩亡其義隱然自見故自孔明上下理義之精未有過於孟夫子者孟夫子所稱千歲日至五百與王卽爲七十二相承之國不言而體之之爲元引而伸之之爲智信篤任遠之爲力得其至隨求之存養之爲盡性得其至一立於三極湛然不動之爲至命世儒讀書至脩詞而極賢者躬行至立誠而極驟與之談研幾探賾扞格不通則驪莽撦塞以爲是象數之學不足留心又與談古今成敗帝王盛衰則謂是讖緯之說王者所禁由是依游四尚之中庸者得其占

玩卑者習其文辭賢者因其位序收其聲功亦若是而已矣夫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以康流之靜專精神十倍於僕又方盛年湛心此道其不以僕爲迂誕原始要終務暢其說將繇康流所爲三易者與羲書禹疇文象孔繫同歸又何與僕異同之有

三易指歸

五十年來有一家具要與諸兄交盤破屋幾間曾經周孔清理切莫說做帝王金字兩帳子也如是主人翁肯頭承受如是伯亞旅書號僉書一聽門外人覷虛哨實塵飯塗羹球圖刀訓吾都無復說處

何羲兆云既無說處有何交盤空帳間關付誰打算某云止此宇宙兩簿上天下地往古來今吾家祖業翼子貽孫一件讓人

不得

羲兆云此莫是象山舊話遺構重裝某云他是過路人偶然標題不踐不入如何便作掌家承堂肯構羲兆云如是周孔物業作何擔承某云羲農以來止此左契認得出者我泉我池我陵我阿認不出者荷蕢荷笠或寢或訛

孟長民云昨與朱康流交盤三晝夜何處尚有無明帳子某云正謂此處尙有交付未明姬公待旦以思仲尼不食終日如有小可聰明亦可放御家計羲兆云此難發之已久陳獻可略舉賢芙朱康流已通戶牖今日如說尚未交盤恐開後來奧僻之議亦斷來人承當之路某云堂堂宇宙朗朗諸聖賢幾件事物一來一往如何怕有奧僻之議遂斷承當之路曹木上云聖賢遺帳現有多少某云屋上止有三物屋下止有二事日月星此

三者是聖賢原物理象數此三者是聖賢本事宇宙上下止此事物交盤不得忠臣無以救其君孝子無以養其父百年聖賢求一避風躲雨處不可得以此小鳥不禁嘵嘵

何義兆云聖賢止是說理理到極處更無象數如落象數便是算手疇人安得與王翁坐話某云若此聖賢止是事天天到盡處更無日星如落日星亦是臺官稗史不得王位商量也長民云此物事畢竟如何開除某云上面是經下面是史有日有月有星是三要物理象數是三要事某云如此不消思量也吾家物事切忌籠統消帳不得且問汝日行可即是天月行可即是日日月星辰之行可皆一理理皆一象象皆一數不

木上云論象數則有不同論理則無有不同者某云如何是無不同處木上云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往來屈伸何思何慮此處無有不同某云如此則學問止於中庸行事盡於論語詩書禮樂春秋皆可不作宋元而上威烈而下諸史皆可不讀也凡自義軒而來丘索墳典或焚或存皆以發明事物差等百王因天地之自然觀古今之成敗過則留之不及輓之如日不及天一日一度月不及日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星日相差一日百五十餘分六十三歲而斗差一度天以逆而數日日以逆而數月皆逆數也聖人因而作易積辰以爲歲積爻以爲象因象而立數因數而明卦凡卦六爻十有八變始於一畫究於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隸首不能使之增成撓不能使之滅因而開之以爲六十四卦終始六十年之厤日月相差每歲一十三辰九分三釐三絲三杪日月有所不得不交交會有所不得不食仲尼無所逃其窮姬公無所避其患堯水湯旱無以救其厄

郯鄖淵漽無以改其盟故爲詩以治樂春秋以治禮禮樂之治詩春秋猶朱絲之縈赤社鐘鼓之救日月也

朱士美云然則易之窮救以詩春秋詩春秋之窮救以禮樂又云仲尼姬公無所逃避漽淵水旱無所改救何也曰理者象數所爲終始也象數交食値於一時理義之制留於百世士美云然則是理與象數不得列爲三事也某云皆三物也而殺之於事聖人於是有事焉耳然則其差如何曰其差者皆象也皆數也而實皆理也臣不得不讓於君子不得不讓於父妻不得不讓於夫日之讓天日退一度月之讓日日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數不及天一歲縮九象不及天一歲十三辰九分有強象數相差積久而合春秋參天而用其兩兩其用年而一元起積故四百八十六歲而退天一週詩之退易去其閏數六退而與月同週去其蓍數八退而與月同復故一歲之月常十三周周之合日三百九十故月以三百九十爲復周而強以三百八十四爲周實而弱故易者本日而王月也易之象不盡於閏歲而盡於周月春秋王九而追日詩王六而追月故九其二百四十有三而當春秋之交中謂之春秋六其五十有五爲三百三十六其四十有九爲二百九十相距三十六爲日月之中交故月交二十六日差池半折聖人所爲罔思致其反側也凡天地日月之道極於易其乘除交會之數盡於詩春秋六十有四之易三乘六爻每卦之行以爻當日凡六十八年又九十六日七十有二之易三乘六爻每卦之行以爻當日凡八十五年一百四十四日約八十五年之日爲七年之時而日行大餘小餘之差一一備舉也

叅呂宗云易六十四卦而又云七十二何也曰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反之復之兩卦而一名屯蒙師比之類五十六卦反之復之兩名而一卦故易上經三十卦之名有三十六卦之實下經三十六卦之實爲三十四卦之名對化反復各三十六適槩爲例得七十二卦之實此說不自某創也而步推六十四卦之年每卦六十八年九十六日七十二卦之年八十五年百四十四日則自某始孟長民云然則是何從譜之歟曰譜於春秋之元至至元丁未之歲也春秋已未盡於至元二千九十年以天行步之每卦六十七年百有六日減其常行每紬三百五十日凡三十一卦得二千八十六年當未濟之終乾龍始興明昊甲辰之歲也故易以三十二卦平分天地春秋始於屯初詩始於坤初坤之治關雎猶屯之治春王正月也然則七其關雎

而與乾坤分中二千一百七十七年又曰詩以六治何也曰六以紀月月以紀律君子於是治其交數云耳

孟長民云然則天有日與月易有秝與律是三事三物也統之維四今舍易秝律而曰理象數者何也曰易厤律則人之所治也理象數則天治之天治者不避象數人治者則秝律爲技也

曰聖賢固有所避乎曰聖賢識道而避器

何義兆曰昨與朱康流論大餘小餘四分消長之說猶於二千百五之中酌立三百六十分以遲速升降其中又曰約八十五年之日爲七年之時而日法可定大小餘可齊何也曰八十五年餘一百四十四日以七年分之每年四千三百八十二時六分微強七十二相乘之數彼此贏之相饒減也皆贏不至八十三時之不至八十二時五分則是小餘僅得二千一百七十四四分之中尚退三百二十六歷代所用如何承天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皆於二千四百之中酌留斗差遠近升降則謂此志也

孟長民云朱康流亦云洞璣斗差僅得百五十二分故積六十四年而差萬分以爲一度如祖冲之何承天劉焯李淳風之流所用斗差皆不過八十餘分起至百二十分耳今七十二卦積除至三百二十六分則極縮之差當三十二年而差一度毋乃已速歟曰蕭梁天監普通之間固有三十餘年而差一度者矣極疾而復遲極遲而復疾六十四年之內與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內遲疾贏縮猶日行之有冬夏月行之有弦望也春秋前後日行變其贏縮兩弦前後月道變其遲疾遠日則行遲近日則行疾盈陽則行贏盛陰則行縮孝子之從其父忠臣之從其

君順妻之從其夫弟之從其兄揆於事物其義一也

朱士美曰然則聖人不言性天道罕言命與仁何也某云是皆言之而不可以言傳言者不聞聞者不言故曰罕言曰不可得而聞則猶之不言也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易之蘊其不可得而見耶是言之不可盡聞聞之不可盡見者也

義兆曰然則楊子雲其得與於斯文乎三春秋之數以爲太秝闡漢世之秝是乎子之所歎也某云子雲倍兩日之甲以爲一日而不知其贏也減四分之畸而不知其乏也子雲之於家計猶持籌者之於炙遴也得於鑪而失之於奧也

木上曰然則其潛虛皇極乎曰十八之易皇極得四矣該舉三百六十減其內縮以爲朔虛因其外贏以爲氣盈元會運世與歲月時日相形影也是堯夫之精也然而天道不齊精微之極

皆在於杪忽使日不差天月不差日象不差數數不差氣則交食變化皆無從生運數鼂厲皆無從合五德之王皆可以王六行之宗皆可以帝孔顔不以厄窮堯湯不以災治先天之卦雖千古而相如前世所經歷百世而同慮不出六十四年內外而盛衰禍敗鬚眉犁睹元黄共致矣故易者日月魂魄之綱紀也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仁者所爲仁智者所爲智富有之爲大日新之爲盛義文所謂德業周孔所謂思致因情所爲田安身所謂宅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內所謂驕子盜臣悍妻孽僕撓亂者屢矣而卒無所損其礎柱毀其棟宇世有精明強毅之人必有能悉其帳子握其家計者且使後之豪奴悍婢不得易劵去籍剏爲妖說以誑惑我良子於是義兆士美長民呂宗木上諸兄曰吾願受而藏之雖未有俟質無疑者亦使後之人因端見緖有所從稽云

靜海易譚

朱康流送予出繡水又問大滌山中談易尚有未明者如用七十二卦三乘之數以準五百一十一歲之辰六千一百三十二歲之日每歲小餘二千一百三十三強以之上推春秋僖五年南至辛亥昭二十年南至己丑皆差五六十日卽此兩年至日相距亦自差四日而贏何也某云春秋三十六食以十一秝追之無不差者晦庵亦云天是動物久無不差但爲法簡明以求其故令不至背馳耳郭守敬自云以己法較諸秝合者三十七八然亦須百年加分不能硬算得合也就杜預長秝自較辛亥己丑二差亦不得日月若非閏法先後必支干差池不得以疇官紕漏致疑於周孔之乖暌也朱康流云然則師所置五百一十一歲之法特就縮極之秝而設非通行之秝乎某云雖是縮極之秝亦如何通行不得古法日法九百四十分以四分之每二百三十五分卽二千三百五十分不過於二千一百三十四上贏縮二百十七分耳今如易爻二千一百三十四上加二百一十爲損益餘百五十六強爲天行斗差進退於六十四年之內則猶授時大統之秝也見萬秝中年所行秝縮者有至二千一百三十四弱者今庚午辛未秝驟行至二千五百如萬秝中年斗差當得百八十七分所以洪武距今二百七十五年日自箕九移至箕三爲實行五度也如今行四分則天行滿數無復移差亦豈通行得去乎康流又云師以九六互乘八十一之數爲一歲之辰而每歲之差有九以九積差當得七千五百分比之象差雖稍贏而比之天差終大縮何所用之曰此春秋起元

之數以每歲除九積兩春秋四百八十六而除一步非所爲贏縮秝也秝皆無過於天者故象數逆行皆以退天而成易唯積數之法以七百二十九自相乘得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參之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十二宮之全律兩之爲二十六萬五千七百二十半爲六十歲之全辰外餘二千七百四十半此爲差贏耳然亦不能及於月行過宮之度故天行常過日月象數律秝皆以退而成逆皆以逆而成瀍天道自然非有比擬盈縮其間也康流云然則一象一數兼行而成易一贏一縮互舉而成歲此極贏三千五百七十六半者何所用之曰以八百三十六減三千五百七十六半此二千七百四十者詩三百五篇之橐籥也凡步春秋十八而成歲步詩十四而成歲皆虛一而後步之合詩之六逸一重與春秋之獲麟餘歲而虛實

消長豈可見也因是而爲仁以居之義以裁之禮樂以文之而後治亂維輓可得而舉也康流云漢灋六日七分半積之亦得四千三百二十今以象正較之亦差不遠但漢人不合以坎離震兌除爲監司今以象正相較其異者在於割裂四象其同者亦在於兼帶餘分歟某云此大不同漢人割裂四卦別是占卜之法非爲曆也且如六日七分者當六十七分積之不過四千二百八十八去四卦積之不過三百六十小餘四百二十加半分其間此如子雲畸零耳意爲杜撰非聖人所爲準似範圍之意也康流又云聖人之意在以道消長與時屈伸如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此處那得有維輓權量譬如東漢諸老知進而不知退晉宋諸老知亡而不知存所謂精義入神者果安在歟某云進退得喪存亡皆是道中之所必有世人亦曉得進得存三字耳龍蛇之蟄卻在退喪亡處看得分曉所謂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亦於屈蟄處入微入細未必便有變化作用也大抵一部易書止說一箇中字日月贏縮北極出地各餘五十有五所謂皇極也今於二千一百三十四弱之外又差一百五十六強之內中間二百一十爲消長中限作四段進退於五十有五之間猶未失於中位也夫子云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惜當年草草錯此學問耳康流云如何是河圖本數某云每一指屈各五十有五十指爲五百五十十指之積三千二十五每數五行各以本數九六七八各自相涵一四二三以爲太運歸於五十而洪範相協之義備舉也康流曰先子嘗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順非已生之卦逆非未來之卦蓍用九六七八而不用一二三四自一至四爲順自九至六爲逆故云易逆數是如何某云尊公說的

亦是易之大端朱子說未生之卦亦不錯大抵天度既過一分日月象數皆成退著退逆同方但觀月行可知易之逆數也康流云然則卦止於六十四者當是歸藏之易用七八而不用九六變而三百八十四者當爲九六之用主於一爻又變而四千九十六者爲六爻雜動動皆爲主又變而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者主握奇之策而布之得其次第者也今又加七十二卦得五千一百八十四因而積之當得三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八何所用之且如三十六卦反復則有七十二其變不過六十四而已反復積數有加八卦之虛名而乘重交加無加八卦之實象今槪爲七十二相因何以裁之曰左右分重既有虛名遂成實象雖變象相同而左右異方其所歸除六十四卦反復之數有體卦二八猶反卦之有五十六也且如七十二三乘之數三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八以爲一千二十二年之厤四之以爲四千八十八年九以八除五百十二各損其一以爲逆步亦皆逆數也七百二十九相乘之數雖有餘贏然以一百二十一年四分之曆積之所餘不過一千九十八分以四乘之爲四百八十四年外餘四千三百九十二辰卽所謂春秋四百十六年而退一步者退一歲而餘九辰故春秋詩易三者共爲曆也治曆而不明於是三者則亦疇人臺官所授於隸首者耳何足以語姬孔相承之義乎康流又云蔡元定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全律初無一自二十分之說今云律有上下宮上八十一則下三十九足以破淮南呂覽及李文利之繆然於置九而十一二三之義反無干涉不知此三十九者律既短不成聲又細且過羽何所用之某云僕於此道未嘗製器攷聲得其次第

然如馬融胡瑗立準張絃可得上下宮之實也康流云琰嘗張絃鼓之分爲二百二十分於九八徽間得其正應音當九十者三十爲應當八十者四十爲應是上下宮之說之所從起歟某云大略則是如此要如兩器相和須是別有製度如祀天神之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旣不應用黃鐘之下宮又不應改黃鐘之本律遞減五音則至應鐘仲呂減音太細如用各宮之下宮則至仲呂六十上下略齊大率製器異裁則聲音殊度輕重雖鈞而後弇殊響未易以一理調之也康流又云天地理數必有消長律呂損益有消無長應黃之間距分大闕陰陽升降不廣中絕歟某云是京房六十律之所由始也然如蕤賓之過大呂合是損數徑以三分益一爲限如何得云無長至如細聲餘零不得不棄至如■宮合併亦已杪忽兼收旣立子聲乃通旁律雖無執始南呂不得謂道窮於己亥也康流又云周禮不用商聲似有忌諱然如五聲之中上平下平各分陰陽上聲轉入自爲徵角安得有去而不用之理某云享祀不用商聲亦有偃武去殺之意先儒以爲尙柔是也至如周禮所用圜鐘主於房心函鍾本於輿鬼黃鍾本於元枵各以七緯所直自爲羽角如逢公大任之類亦有不可以常理解曉者吾輩但至其可知者其不知亦以別代之禮樂存於道古不必疑前人之闕謬也康流云然則及今欲熄干戈而脩禮樂何道之從某云脩禮樂則熄干戈亦看用人何如耳陶謙之撫琴欽若之誦經兩階之舞羽陳蔡之鳴絃此閒于喁豈是一吷之籟必如兩生積德百年又是斶音不堪演奏也

與孟長民說詩序

孟長民云詩序原不足據朱夫子一槩删除卻又裁取一二此極中正道理後來論者紛紛止爲無邪二字不能參破如鄭衛諸篇改舊序以爲淫辭卻使人歛聲正容不敢有佻巧媟嫚之音於世所關亦自不淺而高識名賢深以爲不是何也某云孟子有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都是保護不要害之如指夫子所存俱爲貞夫所去則不徒害詩人亦害夫子矣凡詩發於思思出於性聲音之道發於水土水土漸於習性情之於聲音雖相表裏而水土之於性習不可強齊如竹聲多濫絲聲多怨鐘鼓多壯磬聲多細不得謂絲竹盡哀淫之音鐘鼓盡堂皇之制也詩之分風近於絲竹塤箎分雅近於鐘鏞鼉鼓分頌近於玉磬人聲其製節不同則聲音異奏譬之於易風近於元和易而多親雅近於亨豫大而多會頌近於貞幽靜而孔固不得謂風多淫而雅多正風主風刺而頌主宣美也凡詩本於思思本於正詩無不正之思故聖人備參之以爲宣助性靈之具其出於天時分於水土音氣不齊風韻不一聖人不能槩也故如關雎等章寤寐輾轉至蔓草零露纏綿之辭皆近於思賢而作夫子所謂見賢思齊子夏所謂賢賢易色者也如斯干湛露大明小明至於英雲漸石感歎之辭皆近於思治而作夫子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者也如甫田大田楚茨瞻洛至於頖宮濬哲奧茂之辭皆爲思古而作夫子所謂未思何遠入室聞聲愾然若有所見者也以是三思里巷鄉塾歌咏贈送通其情性者謂之風邦國朝堂歌咏贈送被於政事者謂之雅宗廟庠序被於金石通於神明者謂之頌皆思也皆正也韓厥趙盾三觀於鄭諸大夫所歌皆國志也子產太叔諸賢不以其淫而放

之仲尼子夏不以其淫而收之房闈之間陽陽陶陶聖人必有不異於人者是君子之所慎取也然則吾門言詩春秋而不及書者何也曰孔壁而後遺亡間出杇頭之所讀皇柳之所得書有未悉其故者聊存而繹之聖賢莊語之所存焉丁丑（五月十三日）

黃漳浦集卷三十

雜著

春秋揆略

春秋者何仲尼之所治也仲尼治之則曰王何仲尼之所謂王也仲尼之所謂王則亦仲尼王之而曰天何天之未絕斯王也文王在上則維仲尼知之曠者則必以爲天因也然則不以別楚乎曰固哉其別楚也楚何別焉自以命於荆則荆之其通於我猶子也則子之於楚又何別焉然則內夏正名何也曰合六服辨五等與之天而霜露照臨之所謂內正也京師四達三千五百里日月二極之所從紀也楚去王城不二千里而狄之者齊魯之陋儒也曰杞公也伯來則伯之夷來則子之楚僭則狄之大僭則滅之不聞其僭則狄之也然且不滅者天也倚地者

險而多偏倚人者黜而多睾倚天者嚴而平管夷吾之所詒言也終身以爲大恧王與楚則不相目也祭仲來聘荆人來聘不繫其國則天繫其國則地人之則微者也夫謂進之則王人之遏之也難乎哉故王與楚不相目晉與齊不相踵秦者天暱之後勁者也秦之後晉也其數十有四晉之後荆也倍之齊之先荆也三十六夫其始見則二月食朔之年也何謂與魯俱始也曰其天縮也故後之故齊之先荆從日也晉之後荆從星也秦之後晉從月也其交數也齊一見而盟荆一見而敗晉一見而滅秦一見而戰故秦戰人者也晉滅人者也荆敗人者也齊盟人者也故齊爲盟國晉爲滅國荆爲敗國秦爲戰國各於其始命也此四者皆易姓之國也以其爲禮義則與其臣以其爲劇亂故與其私人從日之策而荆見從星之厤而晉見從月之望

而秦見差池於八十三之而六之者仲尼之所謂天揆也三者一也六者倍也三者前紀也六者後會也僖公之十七一也襄公之十二也哀公之十四三也僖公之十七而小白卒先其二年而秦見先其二年則雉之震雊也震雊者雷先作而雉先雊也故六其秦見之年而天下之諸侯盡三其秦見之年而春秋之諸侯盡盡矣乎曰齊晉而已矣姜壬沒則小白不亨小白不亨而重耳乃裂此其初首也襄公之十年則會於柤之歲也十年會於柤其明年魯作三軍則已二紀矣又之而會於橐皋黃池之會則亦已矣日食之數終石門之載躬周裔之烈則亦止於此矣子曰泰伯其至德乎泰伯讓天下而以其裔伯雖在五服之外而孰敢屏焉孰敢屏之則亦天奮之天奮之則與楚等而不與楚等者無所從也從紀者也紀者數之極也故春秋之

天有參者焉因之而六而戰國盡有兩者焉因之而四而戰國盡何爲其四之也四維之繫則百有二十焉百有二十則聖人所經理其天下也天下之數則有盈縮不可以絞天動而每過人動而每絀六之與四每絀其三故宣公之三年楚至而問鼎於是卜郊而牛死是則定王之元年者春秋之判璺也千周則已支魯則午爲人時以揆其日則昧昧乎其將夜宣公之六年趙盾旣弑其君又帥師以逞於陳則是謂天下憯無伯也憯無伯則大夫將侯下體生上且項領焉而與楚是屬滅陳圍鄭天下想義焉則於此始也夫項領焉而與楚是屬則晉悼公不亦其可乎曰子產曰彼所謂政國也政國則三卿也天縱之矣天縱之則不得不與楚與楚而秦不出者百二十年於是爲內天之暱而攘其所健故倍焉而易侯倍焉而秦乃王復倍焉而秦

乃帝彼謂之揆則此兩也兩揆者仲尼之所治也然則仲尼者爲治春秋而出與曰然仲尼者爲治春秋而出也前乎此者則已蚤後乎此者則已晩蚤而臆則以世爲惑晩而道之則以世爲吠跡嘗其事而述之則自以爲嚙舌故仲尼之所治天下皆不能知也非天下不能知之近古之智者皆不能知之也季子札萇宏不足以知之乎曰是亦仲尼之友也何而不知也然而言之則已頗圖之則已過故萇叔不若公子札之理也曰若此則但紀之而可矣何爲其多緒也曰陋也夫天殺動天殺治人殺亂積而著久而泯當時而繁繁而不殺則久之必以爲厭趨而置之爐殺而不繁則人皆知其釜而不知其蕞故人託於地與天相語而地負之以貢於聖智是故沼沚之亦有龜圖也仲尼則得其文焉是以稽於史册聞見相閱而得其進退治亂纖

微之數以爲易詩書禮樂之紀千以命王支以命公參之得二以命年日食以得策空其時日以得蓍災異之錄以得候三而一之以類務十其十二以終諸侯半其甲陽之日以錄事半其歲陽之辰以錄言故事千有八百言萬有八千條派之各二百四十變而通之推而長之改元於上古稽朔於甲乙厤者以爲厤律者以爲律令者以爲令逆者凶廸者吉此所謂易也曰吾子之所謂易也哉曰何哉我所謂易也我所謂天也哉春秋者天也故逆數也春秋者上生之東周下絕之西秦乘除廢興非人之能也仲尼能之酌於人以不蔽於天測之則皆義起之則皆禮傳曰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千八百起禮則不爲野矣夫千八百者義變則禮亦因焉故聖人之於禮不能詳也詳之亦不能存也故託之於春秋春秋則有五禮焉公卽位逆夫

人子生來逆女女歸逆王后王王姬媵女覿婦其數曰嘉嘉禮則曲曲則不一卽位不卽位緩卽位以夫人以婦逆女逆夫人納幣不用幣來歸不以歸築館於內外假鐘磬於始廟子生而命名庶生而別族其數不一一以起義冢宰宗伯議之春秋備之有事太廟吉禘卜郊三望四祭雩社考宮獻羽受祚錫命追錫命告廟視朔其數曰吉吉禮則曲曲則不一禘有正失祀有從逆卜有瀆信廟有世數飾有文質羽有隆殺命有先後雩有貞淫朔有中閏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徒議之春秋備之王崩葬公薨葬諸侯卒葬君夫人卒葬女卒葬大飢大災大水大旱日食其數曰凶凶禮則曲曲則不一含賵視歛先後備鉅葬改葬已緩已速薨會加等不告不致赴卹相及用鼓用牲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空議之春秋備之會遇同盟其侵其

圍其伐自侵自圍自伐師師約戰入取救城戍築遷復狩大蒐疆田滅國治兵作賦其數曰軍軍禮則曲曲則不一盟位後長從甲多寡爵有升降人有等列師有誓命歃載詛告命將遣役犒師飲至偏戰次舍城築以時蒐狩以數田賦以制降服以誼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馬議之春秋備之諸侯朝王天子之使來聘來求來歸侯伯來朝卿大夫來聘乞師報聘相如相命相唁侯伯大夫來奔內臣出奔叛納執獲歸放刺殺其數皆賓賓禮則曲曲則不一之京師之王所公來大夫來或朝或化相得不相得報有貴賤伯國以倍奔復執納或國或人或地或贈或罪不以罪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寇議之春秋備之於是冢宰又敬考其頒土以定五等遵其時憲以爲稱命辨其世系以爲譜族內以封祝外以祿殺論其世掌以爲命事之能

正其疆域以爲迎送之節愼其名稱以不干其天子君公之令其官之屬各百二十冢宰卒之各治其事其數曰官禮皆官也春秋官天者也王官人者也五等諸侯官地者也官數不一不可以義起可以義制而以禮起春秋者制義者也義非人也故六官皆天也六官之禮三十有六其辨七十有二其人七百有二十春秋備取焉然則天下有道春秋且殺其半何哉春秋之殺其半也征敵者軒轅以來而有之也天下有道且討以爲令焉使諸侯得共其筋力也明晦災景歲各分出焉在其殺其半也然則仲尼曰未之能何也曰玉以禦火非學火也室以御風雨學禦風雨乎仲尼敎者也非學者也春秋之侵伐攻殺三分其一千有二百不知其後篤之將盡之也夫以命其司馬司寇使學者則於此焉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故春秋多禮之

所不設者焉天王出居非故也下會曰狩非故也天王殺弟亦曰殺弟非故也公出居而取邑曰取邑非故也人臣逐其君而會諸侯非故也戊辰卽位非故也無其故而見之則亦有其禮焉故禮非一設若鐘磬之在簴也春秋義起之故不以其典六官之所通則可以相治也於是譚之官聯通而象之爲禮諧而成之爲樂據質而文之爲書然則所謂詩者何也吾卜子之所謂表也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則其晷陰日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景也春秋者詩景也景者陰也春秋者詩之陰也易之道其陽爲詩其陰爲春秋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者極遠周公者春秋之所爲極也僖公之十七小白乃卒小白之前有詩焉小白亦有周公之意乎曰何爲其無之也伐楚伐山戎伐北戎

驅狄復衛下拜周公之意何爲其無之也然則秦穆亦可乎曰其誓則可以書其詩曷不可以賦黃鳥者小白之後也小白以後無詩焉則秦康公之詩何也曰皆穆公之詩也渭陽之詩餞於世子權輿之詩爲德而不卒韓之戰之所爲權輿也權輿木瓜而後則亦已矣故晉不見一見而滅夏陽秦不見一見而獲人之君采苓權輿不可以已乎於是而後乃絕也采苓而絕則仲尼不與重耳之爲伯乎曰亦伯也則有詩與春秋焉晉之乘楚之檮杌則所謂春秋也齊晉之猶及詩也齊晉之詩絕周公之極遠宣王之景熄何謂也仲尼以周公之極治小白以宣王之景治重耳有詩者文武之景匿無詩者宣王之景熄也何以爲宣王之景熄也雲漢之詩熄而諸侯之災不告於天子天子無以卹下國畿內之災患不見於春秋日食弑君其數將敵崧

高之詩熄而專封之威盛天子無以建諸侯諸侯私易其疆土伯王帥師以取天子之邑烝民之詩熄而城戍之義乖或擅同姓之險而屛其夏肆韓奕之詩熄而諸侯不親迎以大夫揭其夫人王臣外遂而逆王后江漢之詩熄而諸侯僻征大夫帥師者至八十常武之詩熄而楚之侵伐過三十滅國十有四六月之詩熄而諸侯不佐天子王師敗績於貿戎時有諸侯往敗其天子采芑之詩熄而戎伐凡伯王人僞於大夫天子之老以爲顏行車攻之詩熄而盟會之事一百八十王臣之會十三從王之行僅得一吉日之詩熄而天王出居會晉於河陽諸侯乃有從楚以田於雲夢鴻雁之詩熄而諸侯去國大夫數遷遷者若寄歸者若戲庭燎之詩熄而諸侯倦勤王臣荐至而大夫僅五聘於京師公孫敖又不至而復沔水之詩熄而諸侯相執又執人

於京師我公僅一二至於王所鶴鳴之詩熄而諸侯相危朝無愜節出則必致別國爲柄大夫立市祈父之詩熄而侵伐圍滅戰敗入取戍遣之士或殲或棄或潰約三百六十而天道不極白駒之詩熄而大夫數奔賢人外離君棄其臣兄棄其弟黃鳥之詩熄而內子乖遣我姜還齊而郯杞棄我二姬我行其野之詩熄而諸侯大夫復不以禮內者不受外者不與我公之出至以見卑於齊斯干之詩熄而考作非時斲刻踰制楚晉以殿其諸侯而我墜大屋以傚其外無羊之詩熄而天下大殘災害迸至飢饉旱潦崩震妖孽日食之外尙七十二事此二雅者仲尼之所謂揆景也故宣王之景熄而春秋之臬爐然則仲尼其爲宣王乎曰何爲其宣王也宣足以爲西平不足以爲東故以平之終年爲魯之元始則於宣揆平焉耳何爲其爲宣王也武王之

自名曰有道曾孫發宣王者則亦武王之道孫也桓莊之間仲尼猶曰天子未絕所以子之也是春秋之天也天之則不書卽位不已等於外國與夫天之則何卽位之爲文澤未斬於穆在上崩則莅之莅則嗣之無一日而無天子也天子者天也夫誰敢干之故不可以卽位不卽位爲義外國之諸侯則有不告者矣是所謂等殺也然則桓莊而下諸侯薨立皆爲天子告乎曰告之告之而無以正則亦猶不告也夫春秋者將使天下之諸侯皆告之皆正之而爲春秋乎曰然則所爲王也非所爲天也天有旋還聖人立極王侯大夫游之若水之濇魚而紛氳之濇鳥也漠漠焉耳聖人爲政而必執之則又與天下爲亂與其易之也則必有漸其不易者雖反其頂背夜數十寢東南西北自眞也故天以詔智賢王以詔百姓夫使今之百姓楚不禘蚡冒

吳不禘闔廬越不禘烏喙之主猶曰成周成周者則亦春秋之王之爲也故春秋以爲一大不以爲五等以爲百世億不以爲一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爲其使知之也然則春秋所不書者多矣何擇焉史闕誤而猶書之則是無去也曰以禮不禮義不義擇之當無當知之夫禮不禮義不義當不當則仲尼兼取之何擇焉師師非君命則不書是使人無君也大夫卒不赴則不書是使人無臣也外相伐不告則不書是使人易相侵也史闕日食則不書是使人相爲盲也且夫弒皆書薨卒者是使齊晉之貴南董也夫聖者之於此則必有取矣秦晉之大故其闕於前者多矣小白之前非皆不告重耳之後非皆告也秦晉之大故其闕於前則取之詩易也故或取之詩焉或取之易焉或取之禮樂焉是所謂書也不然則史而已事遠而猶

隆則使人亂事近而多殺則使人斷史有四德而仲尼無取焉質而不野謂之辨文而不誣謂之信載紀必備謂之該甲乙不爽謂之核春秋之一官也而春秋不易焉故春秋之旨窔然不可宣也春秋之大義確然示人簡也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春秋則亦憂患焉耳春秋曰何爲其爾籍籍也倍此之年則將留留焉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自秋徂冬則呶號默然又安能以多言爲故春秋則有一喜焉五幸焉闕事者五十所爲一喜也夫天下皆若此則我可以不作我乃可以易道治天下諸侯之正卒者百有二十得葬者百有二十公夫人薨卒二十四大夫卒二十四公出反致及公子歸至八十一諱其三公一夫人二子二如會而暨外之卒葬三百六十此五事三百六十仲尼之所猶幸也夫此皆天下之大戚也不則亦以爲故也而春

秋何幸焉曰其得以正沒也俻存也其免於篡弑獲殺執刺放用者若蝨之越於毫末也及其不得而後爲隱之痛之飾之詩曰中心藏之何曰忘之於是則有大慮焉大患焉大憂焉大閔焉大慮之數一百四十小國來朝外臣來聘及大夫如聘一百二十二同會同盟伯會衆會私盟相遇相如一百二十二此兩者禮疎則釁起數多則無上而春秋皆紀之是仲尼所大慮也大患之數二百四十諸侯專伐九十二專滅者三十一百二十二大夫帥師七十六大夫會盟四十六一百二十二此兩者勢重則下必貪權移則上必殆習以爲侈則不可以已而春秋皆紀之是仲尼所大患也大憂之數二百四十內伐內侵內圍會伐會侵會圍與夫諸侯之入人取人也與夫戰而敗而救而次而城而戍而遷其數一百二十有二此兩者得不可繼失不可

反善末足師而惡則相踵與兵相尋莫知其亡而春秋皆紀之是仲尼所大憂也於是以閔其生而祈榮於是以閔其死而祈全凡春秋之諸侯大夫奔者六十復者二十一其數八十有一凡伯主彊臣之執人之君者十四賄人之免者二執人之臣者十五殺其子公子及其君大夫者五十其數八十有一此兩者是仲尼所大閔也此已自春秋而始也所謂天戚之非小白重耳之所能理也於是其中又有隱異焉克弟也訟君也諸侯送女也兄又殺其女弟也女夫人之會也執使而及於婦人也歸兄弟俘也敵國獻捷也祭田而假也歸田而復取也師而可丐也戰而獲君如獲寇也取子而殺如殺物也戕人而用如用牲也誘君而殺如誘孺子也臣出而盜盜來而臣也殺公子爲盜刺公子若客也執人則於京師歸人則於楚也內出叛也外入納也平則不肯而輸禍也會則不見而曰如也盟則不可而曰逃也逃則不可而曰乞也乞則不可而乃復也復則不可而乃疾也內入若滅也君入若據也殺則不當而曰放也侵則不足而曰襲也自降自潰非敵也自殲自棄非戰也大去非亡亡非去也此三十六事者其數八十一克弟訟君各一送女弟殺女弟各一女姬之會婦使之執各一歸之數三獻之數三假之數一取之數一乞師之數四戰而獲君之數一取而殺子之數一戕用之數三誘殺之數三竊之數一刺之數二盜來之數三盜殺之數三執歸之數四出叛之數五入納之數五輸平違平之數四會不見之數一如會逃盟之數三乞盟之數一不至而復之數五復而疾之數二滅言入之數一入若據之數二放之數三襲降潰殲棄之數各一亡之數二大去之數一於是有大夫如

會而大夫專會二而殺世子殺君之數不與焉此八十一事者仲尼之所隱異也此八十一者重耳小白能治之乎夫亦其爲之以爲後則也曰非伯主之爲之也曰然則王奚有焉曰訟而直之取而反之惡而殺之賓而放之飢歸粟災歛卹則猶王也曰天乎哉天下之無道也則自爲禮義之不審始也交質子而以爲信也納郜鼎立武宮而以爲功也伐原伐楚而以爲義也功德不立相率城遷而以爲仁也相獲以獻而以爲武也乞師而以爲順也降人而以爲治也放其臣殺其大夫而以爲則也隱叛人而以爲厚也會歛卹災而以爲大德也弭兵而以爲大惠也城盟而執大夫以爲大勞也後至而使大夫會之又使大夫會其大夫而以爲大辨也仲尼於此則有不舉者焉後此之年有異罰者則亦祖此也獲君曰虜殺臣曰裂滅國以灌取師

以阮此春秋所無有也然而此於獲晉侯戕鄫子圍原殲遂始也故齊桓秦穆仲尼所謂僇首也宋茲父晉重耳仲尼所不舉也楚子敖者也圍鄭而降之舍之取之原滅十五國取之譚遂其後之執人之君取之韓用人之世子取之鄫故不爲首焉是虜裂阮灌之所從始也然則貢其君何始乎曰始於乾侯也不始於乾侯則於河陽也然則夫人如會何始乎曰此已在二南之前矣其不爲禮義也則不待審也天下之無道也宋不量德而戕用人之君自以爲文王君子猶以謂爲禮焉禮義之喪也若此乎然則執殺滅人有禮乎曰有之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是則夫文王所以侵伐戰敗執獲殺滅人之道也然則仲尼何如乎曰以周公治會以文王治天下文王周公者宣王之所揆景也文王以詩周

公以禮仲尼兼取之不相遠也然則如會何曰以六禮治其宮六禮治其廟六禮治其朝六禮治其野何謂六禮治其宮曰逆夫人也大夫宗婦之別也夫人至而出入也異姓之來逆女求婦也女婦而卒而來歸也王姬之爲主也此六紀四十九事者仲尼將以治其宮何謂六禮治其廟曰禘祀以典考廟獻樂以數朝朔以時脩治以節享祀以順變故以義此六紀三十事者仲尼將以治其廟何謂六禮治其朝曰非疾則必朝非憲則不覲非地則不涉非典則不作非大室不敷脩非閔雨不數雩此六紀二十八事者仲尼將以治其朝何謂六禮治其野曰臺不臨民囿不蔽澤城不嘗敵田不改畝復築履賦以時治兵蒐狩以法此六紀三十六事者仲尼將以治其野故仲尼以此百四十四事以治其國朝聘會盟侵伐師旅之數不與焉以二十四

禮總其治以百二十畀之司徒司寇司空是春秋所謂魯官也若此則已治矣如王室何曰仲尼又以文武治京師周公治其國宣王治其天下二南者文王所以治家也二雅者文王所以受胙也仲尼之於京師則有二事焉曰兄弟也昏姻也故王室之事五十有五會盟下國十有三聘使宗國二十有一其九者則亂也仲尼取十有二焉曰兄弟也昏姻也祭公來遂逆王后紀季姜歸京師劉夏逆王后於齊單伯逆王姬王姬兩歸於齊此六者仲尼所取以治內也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天王出居於鄭天王居於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此六者仲尼所取以治外也故王室之亂則自出居於鄭始也昏姻之禮衰則嫡庶之道亂嫡庶之道亂則母子之情失母子之情失則兄弟之變生兄弟之變生則君臣之義

頓君臣之義頓則中外之防潰中外之防潰則戎狄之難作故狩於河陽戎伐凡伯王師敗績周公出奔王猛不得正於內卿伯不得順於外則此兩者之以也仲尼以六事正昏姻故得之二南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言六禮之必備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言九嬪之承屬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言天子之娶婦也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則天子之遺女也又以六事正兄弟故取之二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友恭之致福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有禮之辨好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言嫡少之不奸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言閨閫屏守之有其制也仲尼以此八詩者蓋十二事故鍾簴不改而禍釁不作仲尼之治晦故宣王之景絕宣王之景絕故文武周公之極壞周公文武之極壞故天降疾威天降而人不弔故弒君者三十誘而殺之者三戕而用之

者二人變之酷三十六故震電雨雹大雨雪隕霜不殺艸殺菽冰木隕星隕石星孛星沒大旱久不雨災及四國官廩社觀之屬凡效於天者三十六地震山崩大水大饑饉及鳥獸昆蟲之孽凡效於地者三十六於是石門之歲終於舒州伯盟之統絕而王會之道決決者潰也斷斷乎其已矣日食之數於是亦三十六故弒君父戕殺誘用之君與夫日食天變地異各三十六一百四十四者是天之亂其天下也二禮之治宮廟二禮之治朝野一百四十四者是仲尼之治其國家也夫天亂之而仲尼且治之何其不與天爲戾也曰將且治之天則先創之以爲不可矣而且使仲尼治者是天之仁也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晷影也而特不可見於冥晦與盲者量其脩短也春秋之紀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兩之一百二十而有其進退不與世

之爲固也文王受命之年以至於仲尼之沒參之而得七焉文王踐祚之年以至於吾仲尼之沒兩之而得五焉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春秋者天之所以治其天下也天既治之而文王無憂仲尼者猶以文王爲憂患也是其所以自揆也然則仲尼其爲文王乎曰何哉其爲文王也治之以文亂之以宣此所謂王也春秋則天也春生而秋殺之顯其生殺以與萬物者陽盛於寅陰盛於申所謂大禹也春夫且生乃生之秋未且殺乃殺之藏其生殺以與萬物者陽育於子陰育於午所謂文王也子曰吾之志見於春秋夫其志則不及行之也行之取夏時焉而猶以周正爲藏然則仲尼其窮乎曰何哉其窮也仲尼上之而堯舜禹下之而夷夏再闢置春秋而兩之得三十焉所謂十其一歲之日王數也而仲尼中出焉兩而得其半文王上之而五帝軒轅下之而夷華再闢置春秋而兩之得三十六焉所謂十二其一歲之日公數也而文王中出焉兩而得其半此兩大聖人者皆履天之中以景炤於南北開闢之後未有匹也然則文王得支仲尼得干文王爲伯而仲尼不爲王何也曰此兩大聖人者皆天也不王也侯伯之與匹夫一也然且皆以億世爲王然則文王者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爲春秋仲尼者以三千六百年爲春秋生於其間則其交也然則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焉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焉十一大聖人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爲再開闢曰而何以知之也曰以春秋知之也曰何知之也揆之往代而知之也往代之年得春秋之事焉來代之言得春秋之言焉春秋之年以至於中國之盡而盟而戰而敗而滅六統六閏千八百二十五春秋所以立事也尚

書之典秦繆之誓魯哀之麻所以溯往也四其文王之春秋五其仲尼之春秋置十而半之得春秋之言焉故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不約於書詩簡於大易以自爲符契不可增損者所以知來也其可以增損者則人也事有隆殺人有遷代而天因之故仲尼則至矣所謂天鐸者矣夫天則亦默默也而與仲尼以筆舌仲尼則亦何言之有然則仲尼何其多所是非也曰仲尼而何所是非也是非者人也人天從之矣過莫大於偏惡禍莫大於強人以大辟晉趙盾鄭公子歸生楚公子比許世子止此四人者不弒其君則仲尼何賊焉夫世子止自以爲弒也則弒之而無悔也且天下未有敢輕以藥而嘗其親者也輕以藥而嘗其親則是以親爲嘗也趙盾之弒其君則趙孟之志也公子比既居其宮公子歸生既治其兵則罪奚往焉此四人者皆自以

爲服而以爲仲尼入之則是人之曲而仲尼之質也且非仲尼之言也時固有執簡者矣夫皆非仲尼之言也鄭伯曰克實恐其不克也許田曰假其詞實假之也盜殺鄭公子盜殺衛侯之兄實盜殺之非盜則不得殺之也盜竊寶玉大弓實盜竊之非盜則不得竊之也三盜來奔實以其人與地來奔非人與地則不得來奔也天王狩於河陽實狩之非狩則無以爲請也出居言在實在也三軍之耳目也公孫夫人孫實孫也非孫則莫之敢逐也大夫公子帥師實志於帥師也戍不卒而刺則實戍不卒而刺也傷其不卒戍與其刺也而仲尼則何所是非焉曰然則予奪之如何曰是非人也予奪王也仲尼不人而又不王則亦何所予奪之有杞伯與子則誠伯與子也五等之辨則猶昔也突忽歸出則猶未有所與也鄭伯突世子忽復歸則亦足以相敵也時既無王衆之所君則君之衆之所子則子之衆之所大夫則大夫之小白入於齊則誠非世子也取子糾殺之則誠亦公子也取諸我而殺之則亦三軍之耳目也等公子則何所不可焉而先入者以爲利晉人殺欒盈衞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在其官則官之欒盈不在其大夫則不大夫之以其人殺則人之以其國殺則國之人未有與也國未有與也而春秋何與之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殺其大夫山其名佚則佚之其名存則存之謂其殷國也故佚而猶存之蔡人殺陳佗夫蔡人則以爲陳佗也不知其爲君也知之亦以爲陳佗也而殺之則陳佗之陳人殺其公子過以其公子過也而殺之則公子過之而仲尼何競焉然且有所諱不諱者何也地以藏死者故多隱焉國之有墳隴林藪也所以自蔽也春秋之諱三公與其二子是也天

以道生者故多白焉國之有臺社郊野也所以望其祥祲而達其風雨也春秋之書觀魚觀社丹楹斲桷躋僖公卜郊不從鼠食牛角牛死是也不諱三公二子則後君無以嗣其位諱四大禮者則君子無以敎於天下萬世甚哉聖人之戇也夫人者國母也與其兄弟會可以隱矣而必書之書之不已而九之十之又以君之女會於諸侯夫君與諸侯皆以爲可也則又焉敢隱之也然則仲尼者其無所可否乎曰焉有所可否也傳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故天所可則仲尼可之仲尼所否則天否之仲尼者猶無所可否也曰然則人所可否亦天乎曰亦猶之人也廣而漸之則天也夫廣而漸之則天則天下後世者猶以勤王爲大義從其盟主爲大信春秋之臣上聘者不寡矣而仲尼皆削之何哉仲尼之果也是抑人之爲義也且與人以盟至河而復則何所可否焉曰已矣人皆蔽於天而不達於人天之未喪斯文也曾猶得爲文王也天之將喪斯文何以大夫之狎至者以爲京師之事則僅五十焉猶夫空其時舉也而陳衞從王公如京師再朝王所五使大夫執歸者二城周者一以十二公之間得此十二勤王者亦足以敎矣足以立紀矣子展有曰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伯主反復則何以堅事爲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夫以其朝人而恥於外則不如死其社稷如河而復夫亦春秋之義也然則春秋亦以此立義乎曰亦何不以此立義也春秋之所意起也雖其小瑣亦未之無有也祭則有春秋焉春曰祠秋曰嘗其大紀也惕於風雨霜露則其明意也雖百世猶此享祀則其大禮也達於天下爲孝思則其詩也卜日而進退之上下於六候則其易也治亂之

則未遠過於三十者則吉卜之義也若夫沼沚谿澗之萊湘之承之采之芼之筐筥錡釜亦無不選也則若書王不書王時不月月不日亦各有微義是也君子之言也若五味之同醢也一言而出之則必有數義者是則君子之治言也未至於治人也至於治人矣未至於治世也故有嚴之則日善之則日亦有惡之危之則日有弛之散之則不日亦有隱之愼之則不日於其情也則悉重於散內侵之言日重於月言月重於時於其義也則各以散起也或日以正之或不日亦以正或月而日以重之或不月亦以重君子之言也若日之暎物而各異色也以謂夫之則非鈌也立武宮則日立煬宮則不日非遠脫也子般卒則日子赤卒則不日非踈失也以謂正之則非一也同文而異情同事而異制其閏朔庚甲且有不正者矣士文伯曰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胡可常也然則春秋如之何春秋者將使其冢宰宗伯之屬稽測而起之觀其雷電風雨薄蝕災異之方與夫歲月時日雲物明晦以知夫憂患變故之所自來而成訛動作之適其所故王省歲公省月卿士省日大夫省時君卿大夫士以此遞相詔也故繫之時月日以惕之天繫之疆域分野以惕之地繫之五等之臣以使人敬相接也夫其有通於禮通於樂通於詩若書者則是一時之治也仲尼猶且迂之以觀於三千六百五十年之盛衰參於四萬三千八百三十年之往聖來聖乃以其經曲小瑣與之明察別白之臣卒其一百二十屬以論之無鈌而起其禮義則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其人也然則仲尼其自以爲王乎曰何自以爲王也實有其大寶也非素也而又將揭百王者爲星爲月爲日以行於春秋之中然則其自爲天與曰天非人之所能爲也天王崩十公薨十二諸侯卒百二十殺弑君三十六入滅國三十六地變三十六天變三十六非人之所能爲也曰然則勤王十二無王之月一百有八無事之月五十非仲尼之爲與曰然則天也非仲尼也仲尼而必無言則何以總其紀遂散焉不知其春秋然則言止於此乎曰已太矣觀往以測來觀亂以測治智者明之仁者誠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詳之則禍也索之則躁也嘗之則過也亢之則傲也夫言則已太矣然惡夫以仲尼之言殺人者猶以玉戚刺彘而八尺之梟爲杖也以八尺之梟爲杖乃使天爲覆缶而人以爲醢日南北行而東西起以爲怪然則子而始揆之乎曰何哉我而始揆之也仲尼於此既已筆之書訓之口存之策火而不滅垂世者八倍有一於茲何哉我揆之也曰得不已遠乎曰吾近取之禮內取之詩以本諸易攷之詩書而誰則遠之天慮人之昧昧也而示以日月之相逐又以爲不足故示之弦望又以爲不足故差其七宿又以爲不足故示之極示之極又不足故示以明漢之起沒也然且一歲之內半其晦冥風雨乃使人瞶瞶焉百目而千喪夫不通於易與禮與詩者則必以我爲聱言是以仲尼爲聱言也然則今之言春秋者安取焉其通於詩禮易者則取之三家氏者猶未失爲知禮也左丘明者世典也游夏者儒守也典故其徒富富而近於書守故其徒約約而不悖於禮詞有文質義不相擊天下之數不參不合六官之屬同考而異蹟夫以丘明而固游夏以左氏而陋公穀則是河漢笑箕井之斐小也夫以河漢笑箕井之斐小乃共棄之以雷霆霜雹之是尚是游夏姑舍以學秦之律令也使爲秦之律

令則不可以二世而何以治萬八千世之天下吾爲天揆焉爾吾不知吾仲尼之治之則必以爲仲尼之治之也

樂律論衡

曹木上云凡道理皆可信心說出惟易麻律信心信口說不出須是仔細交盤於大段上看得分明細節處剖得精悉纔能質之無疑俟之不惑且如近曰與康流說易說麻皆極其細碎杪忽不遺如細碎者無過於律且大略說過如何某云律之比麻較完全無有破碎只是易用兩春秋用參兩用卽麻參用卽律也木上云如何是麻用兩律用參某云止此參兩參兩卽伍也史記所載極爲詳悉楊子雲太元只是說麻耳天地之體四方各百二十八周而圍之五百一十二因而圍之四百八十凡方圓相割十有八變而歸於極體四則用三體三則用四以四爲

實以三損益割方卽爲損割圓卽爲益攷其纖微皆方不止於徑一周四圓不止於徑一圍三約長餘分是日月差法之所由生也麻法之妙皆於此徑一圍三上察其微差以爲相生之律如黃鍾全律百二十餘一分七釐有強因而裁之八十有一爲黃鍾之上宮其下宮三十有九餘分不盡以起下生而淮南子呂不韋俱稱黃鍾三寸九分此是託黃鍾之下宮以爲上宮我朝李文利鄭世子之流又祖其說以三寸九分起黃鍾則黃鍾之聲宜極短而淸毋復牛鳴窌中者矣管子亦稱黃鍾有大灑之音此皆於變宮上說黃鍾非就黃鍾本位起實數也如就本位起實數則六律六呂皆百有二十分如大呂七十有二則其餘宮四十有九又有餘分不與仲呂相亂今以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分爲娶妻生子之序上下損益終於南呂之六寸而百二十分之律分中所謂律之一終也京房六十律亦從此始如用三寸九分之律則管分極短吹不成聲應不動氣又益五寸二分以爲大呂顚倒極矣某自少時常用文利之律以比於淮南呂覽之說久而知其不然乃復求之史記知太史所藏去古未遠置一而十一三之以三爲實以四爲積不可易也伶州鳩所論六間六正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從來已舊安得指短極之律以起至大之宮使鍾量衡度皆無所從始乎凡樂言鍾呂爲人生致用之大端鬼神所用進退亥爲應鍾卯爲夾鍾未爲林鍾此三鍾者三甲所治易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謂是物也巳爲南呂丑爲大呂酉爲仲呂此三呂者爲三庚所治易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謂是物也黃鍾爲子子與亥　從陽治陽者爲主治陽而主鍾蕤賓爲午午與巳從陰治陰者爲客故

言賓而治巳主客之分出入之序六府三事之所爲治也禮祀天神則用圜鍾爲宮以相次爲序祀地祇則用函鍾爲宮以相生爲序祀人鬼則用黃鍾爲宮以相合爲序其以黃鍾代應鍾亦猶之尊子而絀亥也凡道之本於禮樂者皆與天行之度一一相追禮退而絀樂進而盈樂動而升禮讓而反日之讓天月之讓日進而稱順退而數逆藏往知來其致一也日月律度之差各十三有餘爲日月交食之會折之爲六分有半爲律法之所從極蔡元定稱子丑寅卯辰巳上得全分午未辛酉戌亥下得全杪猶未爲定論惟以十二差之自三分九釐損益上下以至於一分而極而半聲間起之法亦於是而出矣木上云然則太師吹銅聽律以知師之善敗如何某云子非瞽史安知吹律然詩稱其軍三單大國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之數與天道

參六師之義倍而用之用衆之律而過於天道未有不敗者也然則律數十有七萬八千餘強何也曰置一而十一三之是大易之偶數也因而三之五十三萬餘強而與天俱周律之與禮樂天道兵師其槩一也

孝經辨義

或問孝經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爲德本發揮第一義後來四引詩皆是脩德詠歎不到能養上去是以子游問孝夫子止說敬字庶人一章止說此庶人之孝更不引詩了此意如何石齋云此是分章錯了夫子論五孝皆先引詩而後發義如首章說至德要道又說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以孝立教是此書大綱領如中庸天命之謂性一章說率性脩道後來顯出虞舜周文亦是此意第二節說夫孝始於事親本於不敢毀傷爲孝之

始終於立身究於揚名後世爲孝之終終始兩義朗然故五孝之孝章結以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如大學說物有本末脩身爲本結云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亦是此意看五孝一篇分明是大學中庸二篇之義若合此篇與學庸並行是四書五經之三始也如聿脩之詩不過爲天子之孝發端耳自天子至庶人同此孝德雖尊養義殊而聿脩則一安得謂四孝宜引詩而庶人不宜引詩又安得謂聿脩之義遂爲德本教生之旨乎

然則孝經首章何爲以聿脩之詩結德本之義又何爲四孝引詩至庶人獨不引詩也

曰五孝俱先引詩如首章之意已盡於孝有終始一段至第二節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自更端爲五孝張本所以遂引大雅以起天子之孝如王之藎臣無念爾祖明明爲天子而發安得首章遂引詩自爲詠歎至於庶人獨寥然闕絕非特意義乖離亦文勢紕漏矣

然則孝經自前漢已列學宮又文辭簡少閭巷之所易習自匡衡進講時已云大雅聿脩厥德仲尼引爲孝經之首章今遽以首章斷於孝之終也而離大雅爲夫子之發端則自匡衡時何不如此并閭巷所誦習亦皆無異義豈亦孔壁之前孝經未著自疏廣匡衡而後離章殊旨耶

曰自孝經列於學宮經師進講止取其崇閎便於誦說者又拘於字義晰理未精遂以大雅之詩爲德本發詠又見呂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一人爲天子故遂以諸侯之發端爲天子之結義不知古人雜引詩書多在篇前如禮記中坊表諸篇似此

甚衆即如中庸尙絅之詩亦先引詩而後說義又何疑於念祖聿脩之爲天子起義乎諸侯雖不得自爲一人而引詩者斷章取義如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此即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之意又何疑乎

或曰以聿脩之詩移於天子有慶之書移於諸侯戰兢之詩移於卿大夫夙夜匪懈與無忝所生歸於士庶人則五詩均齊似矣然中間過節各有子曰二字文理微礙與緇衣坊表門人記撰體製不同不知王逸劉炫原本與晦翁定本所加損子曰三四處可因而動移之歟

曰孝經各有引詩及子曰字疑亦曾子門人所記看他首稱仲尼曾子則非仲尼手授無疑也然王逸本故自天子至庶人章上有子曰二字則文理失順又孝德章加子曰亦虛衍難施惟

首章夫孝始於事親節宜加子曰兩字爲五孝統餘俱可省耳班生曰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晦翁作孝經定本刪去聖治章數句至今爲人口實今於五孝之章各留子曰字亦無損於義何必去經文以就便讀乎

或曰晦翁以五孝首篇爲經餘十二篇爲傳各釋首章之意如三才章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是釋以順天下之意如此分布都釋五孝之義是否

曰大學首章爲經下章爲傳此自有夫子曾子言義不同今孝經皆記夫子之言安得自分經傳凡夫子之行事見於孝經孝始於不敢毀傷終於揚名後世始於不敢惡慢一人終於郊祀配天禍患不生災害不作故孝者教也敎者禮所從出禮歸於敬敬出於孝孝敬立而治道畢故廣至德之章直曰禮者敬而已矣首篇祇言至德要道是一孝字直到結束乃指出敬字凡天子之不敢惡慢諸侯之不敢驕溢卿大夫之不敢不法士庶人之忠順不失謹身節用皆敬也皆孝也至於先王之自身率先敬人之父敬人之兄敬人之君皆以天子而親行子弟之事明堂之三老五更辟雍之執醬饋酳耤田之秉耒三推宗廟之禮牲袒割是一部禮記皆爲孝經作傳又何有孝經自分經傳之理乎

然則孝經爲經禮記爲傳不如取大戴記中曾子十篇爲傳一則與孝經表裡一則是曾子家言如汎汎將一部禮記服食喪祭爲緒千端如何連類而貫

曰禮記雖有千端不過是敎孝敎敬如曲禮內則玉藻郊特牲祭義祭法喪服記曾子問王制文王世子數篇大略已盡因而推之冠昏燕射鄉飲酒以悉其端求之禮運禮器坊表諸篇以暢其說而哀公問一篇於敬身敬親之旨殫發表裏無復遺矣孝經一部書與哀公一篇大半出入而嚴父配天之意獨爲淵微要眇故之下不傷一物不殺一草木禽獸各有嚴父配天意象許多禮樂皆繇中和而出資孝敬而立孝以導和敬以致中明此兩字雖與周公共作禮樂可也曾子明孝十篇語雖親切而規模意象不得與孝經相副相其所至與禮樂內則同歸今作孝經大傳先明篇章次論孝敬淵源三論反文歸質而孝經意義燦然雖三禮如亂刊繁就簡可以畢學矣

或問反文就質之義如何

曰孝經自不毀傷其身以不毀傷天下不惡慢一人以至享祀上帝皆原本敦素節心爲治許大學問不假一毫緣飾不假一毫事功中間避刑辟兵制禮創樂至於擗踊哭泣三日而食皆質素自然愚夫愚婦所當心自盡者卻有仰思不合的道理夫子特地爲素王敷治似周公太文夫子太質也勿論三禮官儀視此繁重卽如中庸大學視此尚未簡素讀孝經後自覺良知良能塞天塞地於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處千倍工夫鍛鑄難成卽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處端本正原一部孟子俱從此出故孝經有五大義本性立教因心爲治令人知非孝無教非性無道爲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教於禮約禮於敬令人知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爲帝王致治淵源二也則天因地常以地道自處履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無得力處爲古今治亂淵源三也反文尚質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闢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五也以是五者宣翼孝經別

其章分然後以禮記諸篇條貫麗之雖不看吾大傳可以意作矣

太元元經原本

吳季安云䆁承緒論謂太元出於春秋元經本於太元此說去古微遠何以取信且如楊雄吾門之所不道何以一旦推轂與於斯文某云論聖學精微則雖回賜有所未逮論其遺緒單傳雖田何骬弓公穀之流猶有所得何況楊雄譬如太元方州部家雖出於古厤章部紀元之說然而大初厤未有此語分明是子雲開端子雲以春秋參用九九遂以九九立元此數之至小者然春秋亦是此說因而兩之四百八十有六以九乘之爲四千三百七十四凡一歲退天九辰積至四百八十六年而過天一歲此春秋退天之數十一元而至巳未隱公元年之所爲始也太元雖不顯說而其數兩用春秋以爲元法參用春秋以爲日法十八用春秋以爲歲法則猶出於春秋也故自秦始皇三十六年甲子至魏黃初巳巳而厤法一終張平子曰子雲太元爲漢家四百二十年之厤則猶未知太元也元經始於晉金墉之年終於南北入隋三百之數裁用全詩雖不出於太元然今略稽詩春秋之數於魏晉之間得其統繫非如後人以三晉分端而立綱目也季安云三晉之始綱目猶金墉之造元經何曾與吾門同說吾門每抑子雲而尊文中今旣以太元繫於春秋又以元經繫於太元則尊之愈以抑之耳某云古人何可輕貶子雲且爲優游新室蒙仕莽之嘲八十老翁亦何所求其沒也能使子弟廬墓三年不去其行事亦有過人者看他推尊李仲元嚴君平其意自見焦漪園亦謂劇美不出子雲之手但其學問深醇不及文中耳季安云文中初不學易緣何與吾門同旨某云文中亦嘗問易於關子明關子明豫知隋唐之鼎革文中元經盡於開皇之中年與子明符契如此制作都非時賢所幾季安云聖賢著書止是論理絕不關象數上事如貞觀之間李淳風知女主之巳入與元之前桑道茂知奉天之可出此俱鴝鵒之智於易春秋有何干涉某云雖則吾門不談亦是吾門所當知之理嘗如夫子不爲衛君與野哉之嘆相較何止三十里吾以女爲死與子在回何敢死之答相違何止一間夫子救子路知之爲知之又云不知闕如此處分明點金化鐵可惜此學不傳也季安云楊雄旣知春秋何爲不知漢室之當與新室之將絕致有爲投閣之事王通旣兼詩易何爲入隋獻策不與王魏商略與王之理某云道之興廢不在一人曾裒適越夫子不能挽其終楊虎將叛夫子不能持其始郿郈之墮不得與夾谷同功陳蔡之圍不得與趙河同智聖者見端應龍藏尾何必幾先盡爲賢者事乎季安云然則詩與春秋同出於易夫子删詩與春秋同筆卽如詩中揚水將仲子同車相求兆南山猗嗟之類尙數十篇皆在春秋之世而云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卽如大東都人士西顧興嗟未必不爲東遷後詩則雅詩之亡與天子不採風之說皆相抵牾孟子何爲發此微言某云孟子親承子思此語必非臆說大抵詩篇感歎追思之言皆自厲宣而後稱誦道古之說皆自幽平而前毛詩古敘不可盡信如吉甫旣戎滅周又以豐鎬畀於嬴秦而詩人比於崧嶽當時典章脩明老成俱在雖有優柔平中之言不沒風刺規戒之實及於詩法

旣云而春秋不得不作猶楮蒯之變爲屨較弓彈之變爲斧鉞春秋之本秦而絀楚猶詩之滅楚而胄秦其義一也季安曰然則是不關理數歟某云自成王至桓王三百二十四年除成康初年入於詩厤詩盡而蹟息至蹟息而春秋與春王元年仲尼之所爲作也季安云然則公羊何休俱云仲尼自王是與某云仲尼焉敢仲尼則猶之臣子也有德無位不作禮樂何行夏旹布王令之有季安云然則春王正月亦猶之周月歟曰是周月也晷影之始於冬至易象之始於元復是周公之極制也羲兆呂宗長民去非俱云旣有此法則今人亦可用之夏時周月兩不相廢夫子又何以必云行夏之時乎某云立法貴當取法貴精三代不相襲禮周公之革殷正孔子之復夏時並行不悖何足爲嫌必如行子正者皆貴霜雪而後陽春則復之初九亦有

履霜堅冰之懼矣季安云然則履霜堅冰不爲復之初九而爲坤之初六何也曰當盛夏而戒堅冰是聖人之遠慮也且自閉關而致於泰則聖人亦以馴致之矣錢去非云三代皆行夏時但布令行政奏樂行事則三統異向某云吾聞之先師亦如吾子之言也然自春秋祀禴嘗烝未之有變若布令行事皆用周月則勢不得不以夏月而變周旹是豳風之日月有不能雙存者矣禮三年而郊禘與五年而大祫皆以兩閏之年正其春始率斯道也周孔文禹前後同歸不以爲怪矣季安云然則楊雄王通亦足以與於此乎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儒脉（五月初三日）

孟長民問濂溪諸先生所造如何某云古人去遠何可測識但當時英賢如王半山蘇子瞻程伯淳兄弟各有異同到濂溪面前止得推服更無話說王半山見濂溪與語連日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子瞻直云濂溪豈吾輩造化乃其徒伯淳兄弟亦直謂光風霽月坐人春風中如此人當柄可使世路消諸波濤長民云濂溪與半山語連日夜不知是何語某云不過是通書太極圖中語耳長民云此中便粹精否某云有宋諸儒初皆泛濫內典於性命上事看不分明易稱繼善成性學庸止善明善孟夫子直接思曾更無半語差錯濂溪便說性上有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此皆錯認二五以爲太極錯認氣質以爲天性也伯淳原本濂溪便說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與孔孟何其異旨張橫渠聰明在諸賢之上又說繇太虛有天之名繇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不知虛氣更是何物如此等議論豈可令孔孟見之乎半山語連日夜要未分明所

以半山終身受氣質之累長民云如濂溪出處儘可觀某云先生作用出處都自可觀嘗在湓江語潘興嗣云吾結髮爲學將有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與子相從歌詠先生之道樂此未晚看他胸中全有求志達道底意思要是三代以上人物如太極圖者眞可不作作亦不可傳試看禮運禮器如本爲太乙分爲天地轉爲陰陽其降曰命其官曰天又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等語豈是諸老寤夢之所能及

長民又云邵康節是如何某云晦菴說伊便是一種聖人論其所學可謂安且成矣長民云康節比濂溪如何某云二公德行皆造論其所學濂溪安可比堯夫堯夫自云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此處止有堯夫到得與對潘興嗣論何啻千

里長民云二程卻輕薄它如何某云二程止見得濂溪田地不到堯夫田地也伊川云邵堯夫止是一箇識道理人又云不免有玩世不恭之意張橫渠自謂知命每到堯夫處取命看堯夫止笑不答之富鄭公每憂王呂之變堯夫止是以理斷他無能爲耳何曾說及數字二程說堯夫欲以數學傳它它不肯受此數學二字便不是都是夢囈中語堯夫百原山十九年精神如何便是二程言下契悟王文中十四而爲人師猶且學禮學詩學易春秋各有師說二程兄弟獨以宿學差肩濂溪其門人直以張橫渠爲從明道受學大是紕繆論德器中和則伯淳稱首學問醇正則伊川次之至於堯夫高識元度豈復諸賢之所能及長民云朱夫子亦說先天圖有些造作不曾勘契濂溪底本卻於中間拗作這畫此是如何某云先天圖如有造作則口鼻耳目屯蒙需訟已自造作千分凡人信其已通抵所不解事事皆然某今說此又開後人爭辨之端大抵讀書止讀學庸語孟依註解經若說尊道等事實實有得者止得默存成性與道偕藏切不要逗漏一番使聖賢露其聰明道路增其驚怪每誦堯夫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三復斯言唯有惶愧願吾友實實磨勘吾生平亦曾皺眉多少耳

朱陸刊疑（五月初五日）

何義兆云朱陸初來止是一家自晦翁至鵞湖後生許多辭說還是何處關緊某云伊兩家辨論不自鵞湖而始卻是陸子美開端明刺濂溪不是晦翁尊崇濂溪見子美詆濂溪無極太極爲老氏之學遂生異同其後子壽子靜原本伯兄與晦翁格物致知之說爭源分流學者從之遂分徑路其實陸氏淵源本自

不錯子靜識見太朗氣岸未融每於廣坐中說晦翁又是一意見又是一議論又是一定本晦翁亦消受不過所以前面與子美爭論無極止說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足矣此極和平中間又露出淺狹邪詖字面三陸亦如何消受所以讀書止宜涵泳如大海分丘何所不有興雲致雨吐納萬流豈必與衆峰百源角其深秀哉子靜說聖賢淵源止在愛敬二字體貼分明用之不盡知之爲致知格之爲格物此處豈有病痛夫子說一部孝經無一處着學問無一處是天質了得如自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推到郊祀上帝尊祖配天中間周孔多少學問一部禮記貫串不盡陸家淵源家庭之中有禮有濩施於州郡築險賑饑隨方立濟極不是禪家作用而晦翁詆之爲禪宜子靜之不服也凡讀書看古人爭難處止是借來發端開吾痞塞不得隨它訶牆罵壁如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瑕釁亦皆不遠於聖門之學非如今人一向走空遂落西竺雲霧須用藥方一一呼名看其答應也必如高明柔克沈潛剛克兩克之功隨人變化用子靜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劑子靜使子靜不失於高明晦翁不滯於沈潛雖思孟復生何閒之有朱士美云此莫近於調停否某云天下事惟邪正兩家調停不得旣是一家何必苦自同異翁呂宗云先儒不同異吾輩何處著眼某云見水火而知甘苦見甘苦而知鹽梅此處服食雖萬病同春亦可不看也

子靜直指

翁呂宗云濂溪說無極而太極與陸子靜良知之說本自脗合晦翁旣尊濂溪則不必攻子靜何爲又有異同某云無極之話更不消說以老子名目冠於繫辭之上尙是小處卽使後人不

辨亦是理路難行但如夫子說有知乎哉無知也陸家亦云無知而有知此是良知之說後來海門龍谿皆從此落脚卻自紛紛難明可惜當時晦翁強護濂溪一面使子靜知愛知敬之說不甚昌明耳呂宗云子靜說耳自能聰目自能明鼻自知香臭此處更無學問豈不是墜了禪地也某云此處子靜原有病痛伊於形色天性處等卻向上一路其實於君子不爲性不爲命處少卻權衡宋儒於性字不十分理會所理會者止是孟子口之於味一章誤入食色雲霧所以明道亦謂氣質之性濂溪亦分善惡剛柔皆於此中看得混雜如就知愛知敬徹地分明則子靜之說與龍溪艮齋亦無差別也呂宗云龍溪艮齋亦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二句都不是何得與子靜同歸某云陽明全是濂溪學問做出了靜事功呂宗云陽明掀

天揭地如何作子靜事功某云看子靜在荆門如許心手豈是爭常穿衣喫飯者凡事業勳猷是上天所命道德行誼是自家成立學問大者再不於此處著眼也呂宗云然則此處命字亦有氣數之命義理之命則於周程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更無異同也某云論運數便是運數說不得命猶說氣質便是氣質說不得性也然則孟子性命一章是如何某云孟子此處止是教人學問使人於知性立命處煞下工夫不要爲氣質食色所溷後人看不清楚耳呂宗云如此則目自能明耳自能聰鼻自知香臭與子思九思作用不無差池某云諸儒所說尊德性者皆看性不看德字諸儒所說道問學者皆看學不看問字也呂宗云說理又說德性分明有氣質之性猶說道心又說人心分明有人欲之心所以周程都說兩騎卻是前聖所開不是周程紕繆某云性善一路發於虞廷盛於孔門著於曾思昌於孟子如說此中更有未明則周程二公便據孔孟思曾而上矣呂宗云虞廷說人心道心已犯兩路何處是太極定針某云人心道心猶之天道人道天道極微難得不思不勉止要人涵養漸到從容田地使微者自宏人道極危難得便精便一止要人擇執漸到誠明去處使危者自平不是此一心便有理欲善惡俱出性地也呂宗云如此中原無兩路何爲又著擇執如擇乎中庸得一善與不明乎善兩端擇用處皆兩路分差所以費許多圖維某云都是向善一路但須擇執乃中中乃精精乃一如不到精一執中猶近遠路頭如何立命立教呂宗云如夫子說性相近便還有周程的意思某云不然譬如桀紂無羣小靑藍其初亦近於堯舜此處便是性善決說不得堯舜無禹臯護持必至於

桀紂也繼善成性是天命合人的道理繼志述事是人道合天的道理譬如祖父遺下產業此都是極好意思到其間田土佳惡物產精粗便是肥磽氣質上事如何說祖父意有善惡也學者一切以周孔爲師參稽於學庸沈浸於語孟得其閒十行百行自做得善人從此致精到一字一語受用不盡處自是敵國之寶祖父遺此嘉惠來人切不要持此與他家角勝也呂宗云今日如此不免與周程較論某云此吾家譜牒遺下鐘鼎衣冠亦須磨勘免爲他家篡動士美云如此看子靜是吾家好種子幾爲稂莠所奪長民木上亦云此道止是自家耘鋤決怪祖宗兄弟不得某云既如此可保家道清平怨惡不作也

格物證（五月初九日）

郭彥深云格物與博文想是一事不知孔顏終日言話更是何

物如是博文之物則窮年莫殫如是克己之物則數言可畢顏子既從博文下手夫子又斬絕挽到克己路上博文之物與克己之物是一是二還須思量某云前賢亦有參看及此者彥深云周程朱陸俱未曾參說則須是我們理會也某云劉器之嘗說格物反覆其手曰止是此處看不透故須格物此是從克己處入手於形色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頭邵伯溫亦說格物云先了內外篇止是萬物皆備於我學者格物止看易詩書春秋此是從博文處入手於理義看到至命上是漸次路頭古今學者止是此兩路顏子喟然之物才情未竭夫子誘它於文禮上作功夫及至才情竭後鑽仰莫從仁義禮樂漸成墮黜看一身聰明都無著處此是復見天心時候學者須兼此兩路工夫莫作南頓北漸誤墮禪門也彥深云克復博約想亦是并下工夫

無分先後顏子從事疑扛喟歎之先安得更云才情竭後乃見天心莫是墮黜明聰亦闌莊生戲論耶某云論學問則學問同歸論功夫則漸頓殊候形色之與天性文章之與性道總是一物但下手駐足確有兩候朱陸兩公不合自為異同耳彥深云如天人物我原本誠明不誠不明便是無物子思子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格物致知止是此事某云彥深胸中自是分明大易源流已自勘過何須從我前討分曉彥深又云然則吾門常說物有本末格物物格止是此物於此處得無異同某云巨靈擘上亦是此掌五指峰頭別無岱華漸次看去都作琉璃突兀當前止成芥草且看　物有根有節便知萬象無我無它

書示同學二十一則（缺一則）

讀書先看孔門人言論如游夏文辭見於戴記者最宜諷誦其次則曾夫子數篇見於小戴尤為深雅左氏親見仲尼其言論一字不可輕寘其下者乃至劉向董仲舒賈誼於文章性道均有從入處其餘碌碌不足觀也司馬八書有出入荀卿者於時務上亦大略闕畧過此則文人之游谿託足無地矣宋人書須至四五十時家塾請老師談話要見絕華歸根披枝見果也張橫渠才高識地亦透陸子靜於孟子書上看得最有淵源若先看宋人書且以尋周孔雖脉絡最親猶指魯檜而辯嶧碑不復知其真補也大抵此事亦看人才質以為遠近舍此二種無復讀書之法矣

凡學問自羲文周孔而外皆無復義味王介甫少年止作詞章誦漢人一二大篇文字便自謂讀書晚後見中條南屏談雲巖

溈山一二語便謂經獄之外別自有人如此學問安得不為呂吉甫所誤卽如濂溪延平諸老都有走入幽路處至如看聖賢書欲求實用便向管晏門頭推魚叩鉢更為不倫須知羲文周孔止是為造物掌記至其自家位置直與造物一般此中精微大有不可了解去處勿向顏孟下頭跟人話唾誤為珠寶也

春秋是一部忠恕之書詩經是一部誠正之具以忠恕兩字看春秋則於四始三微五倫百禮無所不合不以忠恕看春秋則褒貶進退爵地名氏皆為攘竊之梯階亂賊所藉口矣以誠正兩字看詩經則隆汙貞淫巷伯緇衣觸目與心俱為向上一路不以誠正看詩經則五際六義艸木鳥獸於吾門有何干涉自胡康侯說春秋朱元晦說詩來去聖漸遠然是漢唐前輩原流如此非兩老臆說也聖人沒而微言絕要知易繫詩春秋三書

俱在決無絕理必如法師典吏所說者枕山人墨容所說風雅則稍弄柔翰通文理者便已如此又何消不食不寢研求之功顏回子夏十載之力也鄉來說此亦覺自已不是比以忠恕誠正洗之覺頭面頗清必欲踐迹入室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此二書者何須廿年之功耳

作詩人談風格才調隨伊情態千生英徒濤湧[redacted]是亂道[redacted]本性情亦是帝王道化之餘被於水土曲直豔淡各不相非雅須老於政事留心經濟感歎盛衰與神明君相鍾鼓互答非復詞人之所得與頌則聖人節奏非聲律章句之所通子夏入學三年猶如岸谷而今人欲專以筆頭陶寫滿意高步可歎也夫詩有正變五際雖是後人語卻是聖門要領春秋有正變三際與詩上下此兩部是仲尼左右手眼提取一世寶藏照耀百世三十年來說此兩部一章一句無有信者試看黃河南流大江東注常武不成王室如是也諸友云聖賢白地教人可步可趨如何引人入黑昧底路僕云日入虞淵復登若木中宵覆被覽鏡晨餐誰人將爾漆桶中去

識不除則疑諍日多才未竭則聲華易動學道之人要如鐵柱木郎止隨日光量其倒影切不宜作畫船塊壘跟人拖水登山也

趣願大平則肥流與激水同津託想微迂則獨絃與繁音其淡矣公明儀有師文之稱顏子淵有舜人之嘆皆想邈一世趣[redacted]千年故談淵雲而咋舌忘[redacted]蜍志同歸遡伊傅而鶩流究與馮趙比濫也是以遶梁發響[illegible]者稱神竦鳥移情則聞者動色趙岐有言學問之道志高者通劉瓛亦云浮華之流方於士狗是

之謂歟

練文猶之馭兵選精則用博出簡則力專宋末防江之師至百二十萬諸賢經義亦動至千言記云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非言有枝葉非君子所貴也又如練將練心讀書治志趙岐有言學問之道志高者通豈關書乎射人射馬擒賊擒王亦是此法讀書多則智識長宅體靜則福力堅遲言而存之則浮藻不生約理而行之則靡情自落故源本性道亦文章之端務也

學問之道雖云變化氣質亦因資材所近不可相強洪範說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燮友柔克彊弗友剛克此四克爲五行變化聖賢裁成之妙學者思辨寬居仁行俱從此處下手韋絃兩佩極得此法也劉安世酒後握拳極緊楊敬夫跌足起立甚恭少年念此殊爲未然至四十後思之遂成丹藥末宋朱陸分馳鵞湖門人強半逃空考亭門人依然傳註然亦是傳習若池非云朱藍異質也蘇文忠再傳遂走錯路世人以溺考亭不是考亭罪過要知德性易澆如波撼月問學多劾如染入絲繪繡絺絡遂爲帝王之衣廢臬斷繅不受鍼杼之用元叔浩歎於曲鍼桑生腐心於錢硯雖志趣不齊而輪軌一也如切如磋是之謂與說爾徵談辨物居方爲易經結部此是何意僕云晚飯叩鐘就燈覆被又問尚書璣衡積閏爲厤數開端此是何意僕云早起梳頭漱涎叩齒又問周官中際立宮不用商聲鬼神畢格此是何意僕云白日街頭不要問路宵中佳夢止是東行爾徵云如此則某猶不解也僕云說不解者尚有解期君便點頭終成石子

馬伏波身佐興主其人材在耿鄧而上卻自家要做鄉里善人

王逸少識地名通晉室名賢未有其輩亦仰慕萬石君之風今明運復興英杰輩出品題人事撫復東觀之條高坐元談亦非王何所漸似不必伏波遺誡之書宏景痂艾之句也然如鄉里善人及萬石子弟儘有細心功夫極得詩書之力伏波一紙書爲漢二百年治亂公案逸少與東亭參差翩然誓墓看處仲前頭江州兄弟眞使人欲數馬尻不得也看詩正雅中推兩小心一爲文王一爲仲山甫文王遺艱仲甫再造雖天人殊等而古訓威儀與亦式亦入處亦無十分差別謝安石每次遊山輒費十萬錢尼其然遇最下將卒無不得其懽心看他都有極細密處如告子弟云聖賢去人其間不遠勿說作聖賢亦是刻鵠畫虎之事也

忠孝臣子之常性亦非臣子之所當言至於文章晨餐夕膳爲性命之英華綸經之杼軸麗之爲澤攜之曰益何可廢也王介甫舉世乖張惟有經義一事爲洙泗之勳庸選衡之極則即使後有作者欲損益諸科參由求於顏閔課政事於農桑及其流弊必如仲仁偉長所譏爲里正閭胥開其倖竇而已士大夫在朝守官不樂有講學之名業以啟沃歸於細旃敬樂歸於黌序誠不必多一翻握笑爲達者所憂至於家居有子弟問族之責欲整齊風軌開益來人即歲時類聚敷颺舊學以上暢皇仁下匡流染不得復以月旦爲嫌易漸之上九羽可用爲儀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兩家皆居末爻不當正位夫子皆繫之曰育德善俗可見育德非獨先甲之能善俗非獨長民之任也凡人性本善不樂爲小人以小人歸之其勢激賴唯文章一道鵠素烏青有目共別會友輔仁雖渾沌檮杌不復以此限其子弟人能

除其勝氣黜其傲心元不入鬒佞不入莊去堯舜之道不以爲遠必於尊道一路致盡溫敦似於過庭而外尚有終日之言不謂默成而餘更無篤述之事也（此條已上[illegible]節附此[illegible]次篇）

兩漢人疏語自委巷男子贅於鑾戎皆斐亹可觀此自孟堅蔚宗之方子長略不脩飾卻借荀卿國策諸賢之緒其宅書傳前無因循獨肆軌馭可孤詣矣荀悅諸賢亦有佳篇陶鍊力殊使有雄語如楮先生數行可概也元美便云漢人文字易爲組練緣諸羣流俱無俚俗大約古今雅俗不殊猶之水火了無異性經鼎入鑪變凾成砂吐口自別安得云千石七姓之名俱雅於今耶

嘉隆之際風雅擅於名流臺閣之間徒存位廓見元美諸賢歌謳纇者殷少保王文肅日與周旋不以爲恧也邇來談者益稱郭明龍以筆墨餘長少傲時輩幾乎不免福淸公初集力追前人以後亦遂信手故知此道不繫勝緣微雲太淸信爲可灑吾與玉汝同在墨池未能免此猶冀來者漸反無能歸於淡漠耳

王劍在地見光百尺空山呵氣響於金石故積美者上騰致虛者多益人知夫振采之榮名不知夫敦樸之茂實故栗以守自名米以美自食

以物役心者疲以藝役心者賤故學成於人所不知道尊於人所不見鸜鵒之智自窮山雞之文自炫故朝槿羣秀而不芳松栢孤危而寡怨也

連城萬鎰奚取敎琢甍棟淩雲各自擇木素則爲絢有製初服小不敢臣與道敎樸省唯傳巖居莘卜築一芥千駟潛然寡慾亦唯皐陶奮於華族六行九德以格不淑是唯吾師淳性懋學

終日龍龍賞恐不足葛侯勵志所惜尺幅安石靜好而累絲竹君子達上以步高蹈道無今古世無季叔機事漸多道心愈薄勿喜鐘鼎勿惡溝壑志在伊皐猶慙管樂志在葛謝恐墮樸樕用舍在天行藏自牧大忠不忤至孝不辱悠哉悠哉先民有作風雅雲烟何足當眞筆研波濤亦能染人神仙爲吾道之僕隷釋典爲吾道之灰塵能視能聽知愛知親勿以明珠而爲糠粃勿以秉燭而亂青燐

何謂荒年穀吾有詩書成稼穡何謂豐年玉吾有文章天所樂忠信爲家惇和爲族敬愼以爲主人勤勞以爲童僕不貪非分之求不享無功之福貽孫者滙百川之流燕子者樹十年之木故明麗天（以下鈌）

禮問（元本作書堵孩子喪史後無篇首至固八條也以至二百四子今从公自書卷）

義興堵仲緘以六歲喪母十許歲喪父及祖既三十餘成進士自傷初時情文未洽乃伏墓泗泣制爲苴削居廬二百七十日或問於史周曰堵子之追服居廬禮歟史周曰是禮所緣制何直禮也古者哭父母無時無時則雖百年猶可以期禫相起記曰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擗擗斯踊矣堵子之登第堵子之舞也堵子之苴削居廬堵子之踊也譬禮其猶錦歟錦生於帛帛生於機機生於絲絲生於繭堵子則所謂禮繭也從是繅之爾綸於天下或曰前此者有諸乎曰何必其有之也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例之有曰然則諸先生所稱劉瑜法宗王文殊梁文貞沈忠整皆幼罹煢閔長始追服是古人常行之也曰舉其人則固多有之矣或起於亂離哀巨創深或漸於風敎矯俗

遂志范宋矩將客種收解責之後乃自追喪袁本初自持母喪禫除之外復廬父墓二人者固人傑也以至楊引追制於襄垣徐肅負土於汲郡皆起自單門霜風易悲王蓀兄弟以名孝廉起家哀宗因屺泣岵緣杞號蓼皆名著於堂皇事表於閭巷或持此終身或相起於五六年之內必若蔣公所云甫稱釋禍旋復結茨以彼初喪襄此新達則未有如堵子之創者也或曰堵子既感厲紼之言克承先志進於廉養則立行顯揚列鼎前後鼎揚炳爲足以榮其親此道所以遂絕於世也古孝子之爲哀也始於爲彈爲彈不足而後爲桐爲桐不足而後取麻枲而裂之被之蓬蓬然若將委於蒿艸之中蓬蒿之下如曰父母之意以書以繡則是苴削之乖崖不如稍錦之爲志事也或曰堵子

感於世俗釋禍之後車過里門長者走匿降者持皂刺候門不見尖頭鶴呼如迎皇尸以是大恑而爲之主至於哲出自將以愧夫世之鮮車怒馬者史周曰何爲其然也被衰絰者志不在於粱肉決癰疽者目不見飛鳥方堵子登第而歸循其階瞰其房見其詩書儱僮無一而非其祖考若妣者又無一可遇其祖考若妣奄忽一二十載則猶之朝莫也其荼蓼劬勞一一宛然發聲哀咷禮遂以起方是時有雷霆鐘鼓堵子不知而謂鄉里之內怒馬鮮車者堵子容知之乎堵子所謂不以愧人而以愧已者也或曰堵子既感乃考屬纊之言以孝以思思志思事無取泌泣以爲佩服則曾閔而下樂正子春而上旦莫遇之何取與王臻楊引之徒一節自靖者磑然爭名史周曰夫是何名之有以季札子產之孝也而不以孝名王祥劉殷行通於神明聲

震於竹帛而出處結束多不可觀士若無至性若有至性又委蘼墜於流俗范宣沈麟士刈手見血凄悼不自勝方其血下泪出之時亦豈爲名乎江漢之波出於濫觴及其匯流而後方舟道德忠孝問於懷抱猶乳之問酒也昔子游觀於衞見孺子踊者告子夏曰吾始以踊爲可已也今乃知其不可以已也或曰然則仲尼之不爲之何也五歲之殯既合於防猶是少孤也墓雨泫然則不更築身爲攝相亦不加戚焉何也曰是聖人也其于之所倚兄之所履無少與長皆至矣予與堵子則猶五十而襄孺子之事者也曰然則堵子爲之而不以是著於天下不亦可乎曰堵子何著之有月出而有煇霜明而有光月不以爲藻霜不以爲鑑使堵子而終於州郡則亦負春插涕與襄垣汲郡諸賢者沒身焉已矣堵子既冠帶以文章道誼振刷天下情至者創義至者起特立獨行不悶不懼以孩赤救諸耄老亦何詎不可乎曰然則夫子之不爲之何也曰周也則所謂樸樕之人也何足以語禮周之喪父也已冠喪母也已任矣離羣索居無書史之陳師徒之厲縞衣而負土元裳而啜泣嗥然而嗚窈然而呼不知時日若鳥獸之決驟識壬壑馬耳彼昔之不知則可以已矣而猶且不已若斷原之續綆也夫周也則何足以語禮也

格言（从自書軸幅增）

天下長人神智者惟有讀書喫緊要法祇把前賢精義彙錄一番常置目前不出歲月更有進處余玠是一武人見他窗几牆壁間皆是格言每有作用便去聖賢不遠司馬君實是嘿成德行底人所裒集前賢警策處亦動數十幀以此知古人學問皆

在此處下手

黄漳浦集卷三十一（此卷悉從讀國策刻本條出）

雜著

伯夷傳

當夫周統未造商命未殄而隱德避跡其先蓋有泰伯虞仲云泰伯既去季歷乃立歷生昌是爲西伯西伯之時又有伯夷叔齊讓孤竹逃者蓋不數十載耳西伯乃受弓矢洽於六州夷齊亦自北海來蓋與西伯俱故臣也不數十載西伯卒子發立是謂武王武王載木主東伐紂夷齊叩馬諫不聽商滅乃恥之餓於首陽而卒其時泰伯虞仲已絕迹矣而孤竹猶存太史錄其歌云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黄農虞夏忽然沒兮吾將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韓非子曰夷齊覩德於周見埋牲於共頭之下遂不食而卒蓋不可據而其意

乃自矣嗟乎賢王高士兩遇其窮若夷齊者斯眞窮哉余讀商周書乃益怪焉當周室弁髦之際其諸侯皆詭譎狠戾澌滅仁信請隧問鼎者幾岌岌乎掇之也然僅出一言各捫心而退夫三川之地非肥於兗冀也周召之聖非貪於晉楚也箕微之辭命非紬於公孫滿之徒也竟以一罪不贖衆叛親離遂成奉天請命之主令當時故家遺老不忘前世之德則以王見於師曰予一人其實有慘心以不斬七聖之祀敢勤諸君子其重懲之也西伯念哉則夷齊必不死又不然若我阿衡之於先祖甲也置之別室而撫定焉以解三州之毒徐動其悔則夷齊必不死又不然者不至懸首太白汚豬其宮顯然若殪猛獸而祚武庚於土則夷齊亦未必死耳凡此數者勢皆不可故彼此俱窮然夷齊之志亦遂矣使夷齊者前襲孤竹之封則孟津之會其不獨以吾止焉已也救之不濟禦之不濟孤竹乃斬矣夷齊者其以一人之憤而斬百年之祀哉嗟乎夷齊之志亦遂矣其後商容式盧比干封墓箕子茅土卒不聞有過首陽而慚恧者而孤竹氏亦自竄於赤翟白狄之間以僅存其裔荆蠻地下之靈以爲何如耶余考孤竹之亡於齊威公之世威公蓋呂望之後云

讀逸周書

黄子曰使帝有鯀之子姬發伐三苗三旬而取之反舞干羽乎使商均爲桀紂伯禹命師反豬其宮而焚其尸乎帝之臣可爲王王之降不可見於帝聖人所不道賢人道之賢人所不道隱士道之隱士所不道頑民道之武之伐商也血流漂杵太白懸首卑人不倒而孟軻辨其非至逸周書則甚其事而顯跡之紀其斬獲之數虜馘之勳梟雄之氣詞無所詆槩之戰國之事夫

此春秋後世之妖談也其涸汙伊周誣盛德紛錯其詞出於草莽士石之間予深惡其亂然悲夫武王之聖而不厭天下後世之口也天下後世不思其始而惟其終則予亦何怪於天下後世也嘗讀商書湯親放伐致惡於仲虺嗒乎若不出口而武氏揚揚乎有快之也嗟哉武亦何利於天下而所遣若此余未嘗不感憤流涕耳夫子生爲其臣不敢有辭於周室以長吟言但曰至德而歸於讓天下服事殷唏噓焉致歎於大武豈不知天下後世必有起而議不足者哉若夫子者眞聖人也夫子得士而處幽厲之世知其不併於周武矣

讀鬻子

聞之文王師鬻子未詳其爲人也考其書無見焉纔乃浸出扛子政之後也其命彙近典命辭近渾命旨近正時以治法席之

無爲不甚詭於俗存之無多益失之靡缺耳而世共尊爲師聖之言亦已贅矣黃子曰文王師犧聖犧聖師天地天地師太極故萬世取則焉文王亦犧聖犧聖亦天地天地亦太極故其授受無迹焉海水無源故師百川泰山不陡亢故師礧聚文王歲二十師其父壯師九臣老師尙父尊師之爲賢無常師之爲聖聖有常師則世亦有爲項橐郯子之言者矣

讀陰符

世有爲陰符者穰苴王翦之流也三代以上有史而無書有論答而無家言嘗見墳典諸篇皆藉古語錯以己意旁出史家而尊七聖之名若秦間丹書其信猶篤而愈亂眞然皆稷道要以尸聖人至陰符之策則余未見其可也陰符駁而不純以干戈爲仁義宣神聖之所喋洩天地之所厭爲戰爭剖擊之符璽亦末哉補遂有戰涿鹿有戰三苗有戰韋顧昆吾有戰皆不著之書以滋亂亦不忍言之事也德未明而言德事未明而紀事戰慮不明乎哉天地之數陰常不見故人不見其背虛不及瀚海爲陰符者亦不明天地矣此必非呂望之書也

書韓非子

與巧媛處接盻比肩智者能愚辨者能訥俗者能狂潔者能穢故色之狂人愚人訥人穢人也人而知之而功名之爲好色則人不知也韓非困窮之時著書數十卷以矯天下之弊約理亂之旨今讀說難之篇其於規避推測可謂洞矣然一譏姚賈而戮於秦非哲於前而昏於後也非臨鏡而不見其背也則功名之故也人之身體涼則生炎則死故火無明而水內照焉火生於心手足耳目皆爲燥潰狂人之發也不知其身責其宿諸沆

然無應故無智無辨無俗無潔焚以待燼韓非之謂也夫韓非者不死於鼎鑊死於炎火矣

擬秦報呂相書

夏四月呂相絕秦而師於河秦人將止之秦伯曰不可挾怒以威而直其適辭晉有援矣未可觸也置七牢焉而授之書以反呂相曰儆邑以界在鄙遠朝覲不遍無以白諸兄弟之心亦不敢戾以勤大力曰東視曰不吾罪也以失犒諸從者又儼然辱先命之二三大夫其追戰栗以請於穆康先君之靈曰亦惟盟誓之故以及昏姻尙有答耳在昔獻公之世秦晉方睦聲於諸侯其世無忮也未免無福秦亦有戚用多效於惠公既入而背倍吾約吾不敢怨亦許焦瑕而詐吾以守是懦秦也秦國樸魯不長譎而濟厥饑又不得其報而利吾之殍穆公庸戰於韓原以少示栩亦不敢辱惠之戚旋反其實得拜賜於河東則秦有始卒矣惠公卽世文公羈旅我穆公亦有墨色於從呂郤之難文公用執齊盟是我亦有造於東以及諸兄弟也諸兄弟之臨以文公故及於我我不敢侈氾南之師鄭實閒我二人以徼社稷我既悔禍以謀其離閒而大挫於殽爲祥以殃則晉之不諒也晉倍穆公以私於天子攘田分邑我亦無責焉和好之不終豈我之咎乎城濮之役子憖從戎孰棄叔詹之命而擅其討亦襄公之所及見也鬬黃入楚我不敢辭然既掩乃斃覆乃全師幾虜乃長子復禁之以外交秦之百姓其實不快豈惟我先君一人秦事三公而皆不獲焉是終棄於東國也我康公猶不怨惟獻穆之親以日承其命亦曰我所自出也毋爲怨府晉豈緊有逆我先君不自德而小子敢以爲辭晉以難故欲立長君而

故迎公子雍也豈秦是利秦亦告於穆靈以循文惠之跡重之徒衛恐或不康抑詛以招害也而敗我令狐逐我刳首摧仆我士卒惟爾左右之敗盟而重吾罪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執事其此誅我也我亦不避矣河曲之師晉德飫斬我康公猶日念其故事以慰諸大夫之口東道之不通絕豈在秦乎其執事亦思所處也執事又乘康公之沒而從之以師我寡君日夜恐懼慮損其社稷而降辭於晉曰惟哀恤之以追舊好晉亦假色故寡君敢朝夕也景公不樂寡君奔走以從之醫胥言之不福是寡君所疾首耳君立而寡君喜可知也匪曰帝之受祐其逸我秦人惟幸哀恤之是聽君又怛中而盟我寡君長河之溺人實不敢涉其以怯爲悍悖也君遂借欺以塗吾儕曰爾背盟約寡君用惶恐率其左右以就殲於輔氏百姓悖怮不知其出謂或抱之若嬰兒而或投之草莽也請死於穆康之宗君必曰我有二心於狄而楚是聽楚何可信哉秦晉搆端楚實利之文穆之孚中而皆不協況荊蠻乎惠文襄靈克伯東夏秦皆無損焉五侯九伯暨諸茍牧備聞此言我穆之不終豈爲背德抑震文之靈而怒諸兄弟也諸兄弟其顧前好矜哀寡君而賜之盟亦國人之願也若惟力是競使之盡東其畝以滅帛[redacted]書先君先子實不戢志其肆乃憑陵以盡斬先德敢不惟命

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勾踐旣敗夫差而有侈色范蠡語私曰王之形不棄長頸而烏喙難旣戡矣不可與湛也吾將行矣扁舟乃具且適而曰吾愛種之良也其及於戮也吾實慘心豈其續人之廟也而自斷厥腰傾抑俾王也以怨破德解落其股肱不可聞於諸侯乃叛爲書致之文種曰天惠社稷以復其疆闔閭就命惟昭赫之故山川瀆涬實濟厥靈二三子其敢自膺也蠡無大勞於此不敢以享子固善謀必有結於王心王亦多子之能也而寵界於子曰微子不造吾國亦惟子不有吾國子思所處乎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蓋言愼也以德事人者襲茵而寢之以佞事人者脂膏而飫之以業事人者處巉嶮而鬭百仞之谿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子亦有儀耳夏衣絺綌冬衣重裘所以爲儀也彼絡以暑亦無慊矣追險逐巇降陸而食不滿一盂過飽而斃余未見其可也晉公子渡河舅犯還璧也曰臣負羈紲從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旣伯嘗諸從者子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蠡滋懼矣智劣於子而祿實過焉余不敢據易曰肥遯无不利其自置於陰曰實擠我其誰則信之其不防於尾以濡其身將貽君以不令之名易曰過涉滅頂凶有喪茂成余其違乎子思所處也或越其庭以悔厥心自衛手足吾亦從之其豈惟了文種見書曰智哉范子其柰王之無臣也王且圖伯不棄左右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種不敢報以洩爾謀也蠡遂泛舟終身外國不一年種及於難

吳起

天下之大勢非縱則橫今謂縱可滅秦乎一虎之牙十麋之角擣其負隅而乘之鼓鼓以作氣而不虞其駭也謂橫可存六國乎緩死焉謂於鬼中三日隳髮十日落齒內痼之日損扁鵲不知其所矣故言橫焉鬼與爲徒者也言縱焉獸與爲徒者也不

言縱不言橫而實無術焉讐讐之爲徒者也天下之勢一而術有三得上者王得次者霸得下者完其肉而堅其骨矣吳起商鞅韓非三人者得下者也韓非之說不售而吳起商鞅以售故死惜乎吳起之不盡售也吳起曰國無兵則弱士不戰不奮故重賞信罰約己待下與編伍同苦樂士無不效死者效死之士十夫當百百夫當千秦之所以雖有死士而無生將也語曰魏之武士不當秦之勁卒秦卒誠勁五湖何爲而拔哉天下惟柔能剛惟弱能強柔莫尚精弱莫尚勝卒能牽引天下之物而易其所向當起虎蹲兕伏之時臥不設席行不騎乘僅以匹夫較拳勇者一旦躪蹂秦師蔑之敢往其精誠腸胃有所用之也精誠腸胃之用一則專撓則離使吳起爲將而藏獲分其師亦煦煦焉與士同衣食未見其不爲咸禽也況乎以六國之師膝肢續體其意念渙乎不相習又率乍起乍伏若鼠首之於穴而距虛之於庭哉甚矣其不講於術也起既奔楚其術益壯毅然受公族之怨明法審令厚貯強兵以破游說縱橫之口於是南平百粵北卻三晉以西伐秦是天下有吳起彊秦之患也吳起死而秦安枕矣天下多吳起秦亦何能爲也商鞅者吳起之孽影也其精誠腸胃之用猶出吳起下而成流血刻骨之功名令起不敢望者起亦嗇於遇耳雖然起不嗇於遇則天下入於楚入楚之與入秦不相贖也世之人不徒於兕獸則徒於讐讐誰與語王霸者但令吳起商鞅並持於世天下可更數十載耳

弦高

鄭事之棘在汜南乎曰然汜南之棘棘於及滑乎曰未也棘而紓之鄭有人乎曰無之也之武亟息弦高賤賈棄其管鑰而長

厥寇其在庭者皆肉袒而衣襮之也鄭亦無人矣之武弦高非其人乎曰之武且老矣猶淹之餘也若弦高者鄭固不得而人之耳然則弦高之於之武何如人也曰皆商也之武胡商也曰嗟乎虎逐之躭躭趨陽而背陰失時則荒善水則稔或以之贏或以之絀或以之乾或以之沒故桓文商而伯管鮑商而顯趙狐商而相適軋屈詰橫淺而深勒虛飽相浮往來相軼皆肝腸爲子毋而坐馳爲遠客夫弦高之以賄亦之武之用舌也然之武之善售亦不若弦高之善趁矣兩商焉一貝且喪強顏而號於人曰子厭吾器而賤徵之也竟碎矣子亦無所得一商焉出其所甚駭而移其所甚礙璽其前而抗其來脣金以翠敗漆以蟹故翠高於金而漆平於蟹也夫賤商者其亦不可以語此矣毫末之利顧不肯失蜥蜴未及膚而隱其捧璧及其所亡亦踰於所得此之武之絕縋而弦高之襲韋也故良商不賤奇商不賤巨商不賤衆商不賤衆商近精賤商近辟巨商近施賤商近圮奇商近能賤商近殘良商近德而賤商近賊杞子逢楊之爲賊也貨人之國而鬻其君探鄰之囊而賣其主人故原圃不可市而麋鹿自竄矣非其逐之不時也其微貨之不義而僥倖之不可以持也善賊者殘人不知其仇賣人不知其跡近辟而不避近圮而不失其履抱人之吭而橫其齒張儀樓緩之爲六國市也貴賤無列是非倒置則弦高之戮僕而商賈之棄尸也嗟哉夫今之人皆商賈也峩冠逝佩高館朱軒夫有所取之矣芳名重檢金厥湯池夫有所與之矣語云什商七沒家之不存而能國乎哉

又吳起

余嘗讀孫吳書見孫子專權變而吳起時仗仁義史遷曰能言未必能行起說武侯以險不如德卒以刻暴少恩亡其軀嗟哉昏迷殘忍之士未始無仁義之心其利有所驅忿有所劑遂悍然爲之仁義勢輕而功名勢重也埶重於母將重於妻勞重於體有自來矣李克曰吳起好色而貪甚矣貪之爲言害也初吳起將於魯破齊師或譖之曰起殘薄忍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此誠君子之言而胡曰譖也其後二百年漢師圍魯聞絃歌而去則不用吳起而仁義之效哉

知伯滅厹繇

聞之智氏利厹繇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厹繇斬岍堙谷以納其師而厹繇滅後百年秦用以伐蜀也鑄牛十二聲云糞金而蜀亡亦如之嗟哉利欲昏心而荀瑤之巧也祖此者

豈獨秦哉後世奸雄用以陰攘天下亦率如此夫壘嶂層崖攢峯劍閣深溪絕險巨木塞道周迴百里必有一隙有目者能瞧有足者能窮人心之藏於蝮伏也雖離婁之明有所不察焉公輸之技有所不攻焉卒受侵剋爲他人之營壘者則先探而迷之故也先探而迷必入其阱雖賢者莫之援焉故賢者之守心固若重關堅若環壁無所出亦無所入不以小利爲大失兢兢乎恐方寸地之非吾有也而況天下乎天下之亡於大鐘方車金牛也數矣而厹繇蠶叢猶且輩出亦哀哉雖然厹繇死而智伯隨之愚人之以自愚也詐人之以自詐也楚有思牛者生致之不可毒死而飽之既飽亦尸僵矣夫非利之兩斃乎人胡不以此語奸雄也

齊威朝周

嗟哉梟雛弱翮見童子而狎焉固甚馴也餌之沙蟲飧之螟螣去十日反爲咿喔之聲疲虎焉降其勢而乘於人人養之恐不至也飽且去矣反顧而掉尾也世人遂不誅其殘擊而奇其咿喔掉尾也夫咿喔掉尾則犬豕而能之矣犬豕無名梟虎有聲甚哉人之愚也田和何人哉首遷其君而扔人之國既已脫於斧鉞而重錫之也周之於田和不亦厚乎富室之翁不誅竊盜又受其報和獨無報耶其并齊之日至今纔九年耳大夫而侯侯而王齊亦已泰矣當時故國之存僅有燕楚亦已貪戾佚縱兔營虎視手足頭目不能自營而三晉篡弒之賊罪無軒輊誰復曰君臣之義者遂使桓公地下之靈不得憑人而假戮之然其遷君扔國雖莫之問而田和之心獨無愧乎爲田和者歲脩厥職自附於甸釆之臣尚未克贖而隱忍於不得已之後因以

博天下之聲雖田和亦不自諒至此也田和亦幾於巧矣牆有隙而人窺之石有虧而人投之人赦其罪而益其封瞑瞑然全不一顧陪臣之輩必有擁肥食腆不問其上者是我誨之也跡未湮而勢易見也微巧亦見不至此使梟將反而磔裂虎將去而咆哮人必以爲不祥而殺之矣其咿喔掉尾則梟虎之巧也人爲梟虎所誑何不對犬豕而稱其能也

徙木立信

吳起仕於楚申明賞罰恐夫公族之從意不從令也立木爲募徙而與之金商鞅效之以行於秦百姓怪之自古未有立信而民怪者也愚百姓而百姓怪之則又何怪也天下之信繫情與理棄理背情惟意之從以此求信信亦遠矣陵谷頓移宿嬰不辨其面樹道驟更老馬不識其途憔恍之事論夫不任其意以

素詐許之秦人而致疑於商鞅者理不容磨情未盡滅也趙高旣相欲行其意焉以馬名鹿莫敢詰是徙木之意也以羣疑之事行譎異之心而曰立信吾未之信耳

齊晉始末

釐王之庚子元年齊桓公會諸侯於北杏因滅遂旣明年又伐魯凡四十年九會諸侯而卒又八年爲襄王十有七年晉文公逆王於鄭取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凡七年三會諸侯而卒僅八王二百二十餘年而齊侯貸死於海上以斬二十九世之統晉之亡則更爲速也自其始伯及三晉分崩僅百八十餘載耳其爲强國去吳之外獨秦楚及燕而魯衛鄭宋卒與秦相終始嗟哉是何伯業之易隳也說者曰桓文之伯也皆文武之戮臣也其陽扶而陰顚之皆不可以見於天子天子無權而天有權有

權不自奮而假手於人故田和魏斯韓虔趙籍皆天之假手也田和之遷其君也席兩世之德陰請於天子而三晉之臣則以威凌上分割其土宇等之篡耳正譎稍異各如其始而遲速脩短亦稍異焉甚哉造物報施之甚肖也黃子曰有之而不盡然也以余所聞長無高閈必有猰狗股瘠於腓難以趨走故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然百里之城不死於篡殺而死於侵奪者何也勢不重假貲不厚竊咫尺之溪不可以容鯨鯢也故置金一千爲盜者十置金一萬爲盜者百焉有大智之賈則以散爲聚以與爲取以仁義爲干櫓中智之夫則扃其門牆庭戶而已耳彼齊晉之君皆不及中智以擁萬乘之資幾何不爲大盜積也況乎出於譎詐之餘以爲其奸臣卒哉此兩說者亦可俱存也

秦魏始末

孝公初年山東猶熾雍殽之地界於山戎其接鄰之地若魏暨僭號荆楚猾强卒擯以夷狄不得尋齊晉之故事然後用商君稍稍礪其牙角則山東溺之也商君旣相遂雄視西土以一窺七猶五六年不遽出兵以養其寇伺其虛實而乘其間山東偃然謂秦無鬪有相剖擊互訐嘗賍而魏將龐涓悍悍自勝謂穰苴復生吳起再出曰尋齊也之師一陷邯鄲而驕氣翔而不知黥刖孺子已綴其後當時秦君引兵疾走其疆卑客邑塞女戟下軹道浮卯決滎口白馬以灌廒都魏旦暮下耳而秦不爲者花未盛而果不熟也不然恐韓之引其臂也不旋踵而又伐韓韓請救於齊乃俘其國身子與國俱殲而兵大挫矣其明年商君遂代魏執公子卬不費一函一戟而授河西七百里此亦顯

王四十餘年不恤之寇也其後秦益侵削無已天下大勢至此遂分豪傑之士已弔六國之墓矣夫魏固六國之障也魏亡則韓亡韓亡則趙亡趙亡則齊亡齊亡則燕楚俱亡使魏不以貪戾喪師驕忿壞隣則秦攻韓我守南陽封冀而出武卒於平陽秦攻趙則我守卷衍酸棗而出武卒於河外秦攻齊則我守無胥河內而出武卒於午道其從燕楚亦如之夫魏爲四達之國而以義濟人之緩急威莫重焉惠莫厚焉萬一殽函之眾豈我邊塵僅以成皐宜陽之師覊縻而取足況乎齊濟淮潁趙涉河漳而楚出武關哉乃首爲亂鬪戈於牆而搆戟於室卒使骨肉相摧以歸於豺虎夫魏不足惜也六國之亡其可惜也客語卞莊曰兩虎甘食必爭且鬬鬬而兩斃乘之必得雙虎矣莊子從之卒如所料也南國之蟲有曰蠬者一身兩口相噬而盡嗟乎

六國之於秦蓋兩似之也

擬鬼谷子與孫武子書

天地有奧眇之情不可摩搔之膚理匪子無所聞於我匪我無所聞於子霜飛雷轟電閃雨施目不敢盼倏然而止動以靜爲家陽以陰爲底陰捭陽闔出於萬物之不見而居其尸顯名勿攖顯利勿仍顯地勿築顯步勿跡顯器勿檢顯臭勿食捭不尺寸闔之數千萬里之遠與萬物爲鑴礪天地爲關鍵其扨以無形之脊也其叱以無聲之吒也其鍼以鈍突之嘴也因其來而司之因其去而縱之有其用而無所用之審其氣相而隱持其輕重疑高而深疑幅而邊疑短而脩疑居而遷不與衆人爲耳目而聰明乃理明不生於目聰不生於耳聰明之生不知何起故雄不如雌走不如坐激不如機以東南爲坎窞萬物皆阱焉

西北爲結塊萬物皆蹟焉彼有所知我有所不計生者無生死者無死見之爲正不可見之謂奇天地大正陰陽大奇陰門不二陽門不二陰門從死陽門從生除生則死除死則生我乘其屈而用其所除可以棘可以穡可以怨可以嘻可以納可以靡可以留可以去居四而留居九而去留於人之所謝去於人之所取故不可以潛者無所游之也不可以寢者無所處之也無福於寘寘者我有所不與也然後能通天地而幾於神吾子其勉之哉於是武子終身不爲將伐齊之後閉戶著書而卒於隱

鬼谷子有責蘇秦書世共信之今觀其文類東漢好事者爲之耳鬼谷之精似若縣而其用似孫武其咳唾之餘乃爲儀秦儀秦非學鬼谷者鬼谷之書蓋生於亂世爲一種權變之論得術者以之術得兵者以之兵得說者以之說抵巇飛鉗之篇非僅爲儀秦之祖也武子晚迹蓋多似之故戲擬一書爲責秦破陣云

縱勢

合縱以謀秦天下豪傑之士皆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皆計其成而不計其敗也皆圖害於敗而不圖成之害也縱何以敗連雞共栖胡越共弟則縱敗縱何以成踐盟洹水驅六國之將而莫之先後則縱成縱成矣而胡以敗聞也此夫不諳其勢者也天下之勢殽函處嵦山東處濕殽函處城山東處埜處嵦易爲登處城易爲闕處濕易爲洩處埜易爲壓也今使六國之師蔽邯鄲塞鄭原然其顏行驂附可踰殽澠者數百人耳踰殽澠之顏行驂附可抵函谷者又數百人耳六國之師以百萬投之而無用秦以一縣之卒守之而有餘爲秦者亦堅閉其關自營其

壘耕其土練其百姓以老天下之師師老志攜腹枵馬罷韓倦於重宿魏倦於重郵異志之徒稍稍引去然後綴其後而摘其毀六國必糾合再計還數百里而効其弩末秦復閉關堅壘不交一矢數日之間六國必疲而韓魏已斃於蹂躪之下矣秦顧不出此悍然一出而走其師則秦之重於示威而輕於取筭也甚哉縱之不可以成也織縱而橫比之耕縱而橫戾之橫終而縱起之天下何物能久縱哉堅縱之術必使楚趙燕齊之兵重戍於韓魏不食其糗糒擾其人民墾土任力不分其功得寸則韓魏之寸也得尺則韓魏之尺也緩急則四國之緩急也然後可折其角而犄其足相持於一二十年之內然此亦滋亂之道矣夫后稷之靈能黍稻同阡而麰麥一甲乎后羿之巧能十鏃俱發而中飛雁乎非子之牧能獐鹿同羣而豺貓一圉乎物久

則爭爭則斃斃則必有食之者一二十年猶不可待也張儀曰夫諸侯約縱爲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財殺相夷賊者而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亦知兄弟之攘臂必在父母蓋棺之後也父母在堂兄弟敦睦和氣瀜蒸行者指其間過者式其門主伯亞旅皆負干城之色今爲六國者亦以諸侯爲兄弟人主爲父母奉文武之典脩小白重耳之規各以卿師屯兵於鄭原名爲守鼎而實斷梟秦之東道徐焉觀釁而起苞茅可責侵疆可復也又不然盟於周室誓必死之衆決必報之仇審勢定謀批亢擣虛叩而皆應莫之差池韓魏楚趙自爲手足而以燕齊爲輜載則內顧旣消而外力可並矣吳之伐楚也吏爲三軍以疲其師未有六國而不斃一秦者也令魏觀兵於宜陽出蒲津軍華下則秦師必怒怒必出出則逐北而太行之卒截於河曲垣雍之卒截於渭橋是魏爲嘗而韓趙爲啜也令韓觀兵於軹道出上黨軍蒲津則秦師必怒怒則出出則逐北而舞陽之卒截於華縣南平之卒截於宛東是韓爲嘗而楚魏爲啜也令楚以倉擾之際五渚之甲乘間六日而至漢中全郢之甲入江逵汝乘閒而七日會巴入蜀巴蜀新附之餘勢固易震而三國之寇已在郭外是拒虎於庭而進狼於巷也燕齊則更易料矣秦亦難支吾哉奕者不環人而脫人之環不夾人而輔人之夾終日奕而不得一地善用兵者多先人之氣多破人之勢弱而能強短而能長出於所不意攻於所不備師少用奇師衆用志烏獲之勁也蜥蜴及其手蜂蠆入其踶纓引縶其足則庸人勝之勝固不在大也用兵之道先訌其心志次亂其耳目次亂其手足三者之用一固難爲奇錯則易爲出也當其時有田忌廉頗帶佗倪良王廖樂毅田單之屬皆號善兵竟逡巡退縮忍割其土彼馬服君之與孟嘗君公子無忌者不更數國之子弟而用以勝竟何說耶惜哉六國之亡也然六國不亡蒼生何罪而尋百年之師哉六國之亡亦理勢輳合之會也

蘇秦激張儀

蘇秦旣相趙錦繡千純黃金萬鎰騎連轂轉炫煌於道亦高據華軒抵掌運籌瞋目而難天下之士乃使价邀召張儀曰君與秦爲布衣之交能高於秦智高於秦辨高於秦而秦先騁其足者亦可握手分席談利鈍之故屈伸之業榮辱炎涼之態傍及古今乎張儀跋涉至趙候門三日不望顏色厲聲曰子亦有言門者如鬼謁者如帝而嫁辱於人耶蘇秦見之則又偃蹇倨傲少爲之禮張儀乃出曰夫貧賤則化草芥富貴則化衡麗世之通態也一人之身亦若此耳歸問其妻曰吾舌在乎舌在吾亦無患矣遂西入秦力主橫議以搆於蘇卿當其時舍人問蘇卿曰夫張儀天下之辯士也而君挫之儀必入秦則吾說有間矣蘇卿曰不然吾固料儀之入秦也儀不入秦而又焉往乎儀天下之躁人也食必取羶衣必取煖居必取巔好懻而不遜人之能今夫妙姬壓肆輸財傾市有後至者必他往矣兩雄一柵可相能乎使儀處六國六國已宰於我儀且登我之俎而運我斧也不然離趙適魏離魏適韓離韓適楚離楚適齊燕皆後於我儀必不樂爲余下矣稍稍見志必陰排吾議而自嫁其說以其巧辨文之阿諛六國之首不一肯也幾何不撥坦而灑人血哉信然而六國無兄弟蘇卿無朋友也圖大事者不少惠婦人之

恩可以亡城吾固激之入秦耳秦利六國無儀亦橫有儀亦橫儀不重秦也在六國則秦重矣他日我死秦必爲儀所得志焉猶若相待儀無能爲耳小子誌之君子曰平日無相知之雅故緩急不可共者蘇秦張儀也今觀蘇子之言亦近知人者激之西相恐其敗盟雖未必有此意使當日共事亦幾有此矣

擬客說武靈王書

主父旣胡服騎射盡北之技踰年伐中山却林胡樓煩幾千里築長城東抵燕山西極秦韓之塞志滿意遂反於晉陽蓋有佚色客說主父曰夫有振世之見者必多先世之功抱函牛之具者不隳咫尺之型自古聖人能料天下固不爲天下所料也當王胡服之初庶姓駭耳公族異視智謀之士窮揣極摩而迷其所治一旦而滅中山權其奇奪其所擅用其所以剗畧盡胡翟

之地若探囊倒篋出入背而投之矛鋋然後睨者輸目稽者垂脣譎非常之業而服大王之功臣竊謂此時騎策大麓掃除氈板極目馳騁東盡東胡西亙榆中反登大行之上臨眺四城大王之志必有未竟者夫中山伏齊之翼時芟吾野而塗吾郡不足以擠吾垣土然必抱爲不釋之仇一舉而墟之暴秦之於三晉也上郡之途皆爲怨鬼矣生者未長死者未葬蒼頭之士不哭其兄則哭其祖至分先命皆我狗馬之場也又固黙不一念乎夫盡胡之利而僅得胡之士是貫華夏之名而爲胡所貨也王何以胡爲也王所狠狠欲權於胡者以胡爲之用也胡習水艸就便利輕矢強弩超距躍馬來若聚鳥脫兔以散人而人不聚以閒人而人不居以殺五償七而不懼貪易餌也佻易動也愚易詘也然不敢以時睥睨吾邊者則大王之賢短其所長而虛

其所實也今王不惜纖毫之利一縣之費以要結其戎醜得其腹心則蜂蠆皆可爲膚髮然後從親韓魏脩睦彊荊夫以大趙之勁降心戢志與三國相從三國莫不德燕齊莫不賓觀釁而動一志而合故隆冬十月渭水絕流秦必東備大王乃南致於魏約卷衍酸棗之衆徑趨殽函不七日而至韓資糧道我資羽翼倏忽之閒號召樓煩二胡數十萬統以大兵趨以引導結以金錢子女躡雲中九原而下疾如雷霆響如霤石則挺關不塞榆中不守寡然若入無人之境矣非無人也支於東則漏於北百年不侵之胡固秦所不料也即不然亦必喪其倉廩財穀之半以輸於胡胡貪其利必數擾其邊秦計其邊必事於胡事於胡不并力大掇之不可而我始得以乘其斃矣夫報不世之仇天下之所快志也收已亡之利天下之厚寶也委狐貉而殪封

豕長蛇天下之奇舉也成霸王之業天下之榮名偉行也而王實始基之矣語曰有基勿壞王尙忍壞之耶築墟於首山之頂取金於棠溪之底鼓鑄經年劍成而棄之絕不一用則何以劍爲哉胡服騎射王之鼓鑄有年矣而以胡爲無用之劍也先王將沒顧而命曰我死子必登臺而望之及見北伐之俗甚美而遂伐之今王亦登大行而望之乎主父曰善然壤古者不謀於衆擅世者不分其功功分不同不可以霸獨斷則利於行吾決矣遂從西北畧地詐爲使者入秦秦師覺而謀中廢君子曰以[redacted]華天下之大恨也以夷狄攻夷狄不得已之權也此說行則趙伯趙誠伯而猾夏之機亦寖寖乎不可止矣

胡服記後

主父胡服肥義便之公子成曰變古之教易今之俗迷人之心

畔學者離中國願王圖之聽其言悖悖乎懟行也趙章之變竟圍王宮餓死其主言亦無絜哉肥義不識華夷之分則迷嫡庶之誼吾何怪焉然亦士父之能臣也論者曰自古無[redacted]之主亦無尸停之君有奇事必有奇禍誦經持鉢亦胡服之謂也而死生一轍可怪哉

史中記

七國之勢燕取弱一秦取強一弱爲亡形強爲存實故新國三故國三文武之餘臣秦齊楚而已齊北障以趙西障以魏楚北障以韓而紓其力於西北此齊楚之得計也齊已破宋遂有并吞三晉湊臘一周之心甚哉齊之愚也夫三晉亡則秦愈逼二周滅則秦有辭蘇子曰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是以衆強而敵罷寡也齊又誰爲藉乎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乃以宋委於齊齊遂餌之齊眞愚哉當其前年約共爲帝既汨於蘇代之謀再生禍心死不旋踵帝果不易成也周果不易湊也蒙虎之皮卒亡其國爲齊楚者何不謀其得計也

魯仲連

語勒於膽者能令人戰語勒於肝者能令人酸語勒於肺者能令人泣語勒於脈者能令人沈思語勒於膚髮者能令人爬搔而行立此皆降人之說也燕將之守聊城也魯連遺之書曰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此以坐命立以生命死之說也既而曰罷兵休士歸報燕王又曰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亦不勒於膚髮矣善說者曰智者不昧勢而冥行仁者不死肉而甘蔑轍覆於前後車猶豫乃及於臂頑士橫趨也夫公不見樂毅之事乎身掃齊墟下七十餘城其於百姓爲楚之蘭也於君王爲炙變也流言中削前業盡棄僅一完骸於趙亦理勢所必然敵國之規笑也公之自料其多尚樂毅乎名尚樂毅乎交尚樂毅乎青蠅之音先後於樂毅乎猶且罪守孤城食人炊骨用無用之智全不全之人自攢鋒戈以快讒士之心而塞無能之口往者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有西南之顧而燕不於此時下援兵剖綬結全公之仁智乃今敵釁已消注全齊而環老邑雖鍛採愚夫知燕救之不至也公亦爲燕併矣且聊城非燕之故也利新者堅其七利故者堅其久即使內外俱和定計必守有智者亦不自懊貪之名啟故家之怨以成兩國之好兄弟如故也況乎燕最多事而挈公之附哉爲公之名計莫若卷甲歸燕明不支之勢莫援之形而請償於趙重齊以講引齊以親通齊以行李割聊城之車幣此數者皆歸能於公而公可安枕矣萬一不然昌國之事復起則東遊於齊齊之士卒感公之義奮公之勇服公之能皆樂從事於公以習其旗鼓而裂地受封與齊久存亦可愧夫天下之驕主棄能臣而資敵國者此二計者不可不早定也早定二計則赭血不相衂矣白骨不相枕矣不禱而享東海矣此仁智之士所不納於患而成就其功名也惟公計而審處之信若然故能令人戰能令人酸能令人泣能令人沈思能令人爬搔而行立伏之而不見其扼也死之而不見其藥也此善說之道也何也孤將傷膽餒士傷肝深憂動肺深計動脈功名動於膚髮而讒口傷心也夫殃鳥之過也以虛矢下之燕將亦殃鳥矣然大魯連固無虛矢也彼非魯連之言也

擬客說宜陽令

甘茂約魏以伐韓攻宜陽五月不拔客說宜陽令曰危哉計也內力殫矣而救不逮猶且嬰城待斃是遲命於旦夕也吾聞之瑕不剸於人而剸人之瑕敵國有隙不可失也夫甘茂羈旅之人也餌秦以地而倖食之未有深結於秦而邀盟息壤盟故爲信乎爲疑耶疑事無功疑名無成樗里公孫搆於內王之耳眩矣所以不奪之兵者謂能講於魏而向氏爲之主也今莫若以重寶購魏示以脣齒之勢喉咽之形反覆之不可信而激以蒲衍首垣嬰城之憤曰夫秦非售於韓而親於魏也其醒魏以不見而速其後也夫宜陽誠喪則大梁不可安枕矣城泥津以臨河內決滎澤以灌諸郡撤周韓之障相距不百里魏亦何親於秦而讐於韓乎魏之謀臣策士必有計及此者魏卒誠下則秦王必疑乃走說士西見向壽曰何公之愚於甘茂也未核其實而誰以勿攻子反受報而邀王以盟今魏已反約矣是茂私其國而嫁禍於吾子也子盍自爲計乎如是則十萬之師必退於向氏之口矣又不然以重寶購諸姬而樗里公孫贊其左右曰夫盟者詐之長也鄭之婦私於商而屢詛其夫曰吾之壞而室而越於庭有如此盟其夫遂不疑也況挾其君以盟乎秦七克趙城百戰楚魏未有踰月者以羈旅縻師則秦何示天下以無人也計雖不必行而子弟之心益堅甘子之心稍倦矣然後出轘洛成皐之卒於共甯安成之間多張疑勢甘茂因曰疑魏師之下也心曰疑而勢曰沮狐蜮扗外蟊賊扗內歷險數千里必不可延吾固知其無能爲也令曰先生之計允矣夜縋而出行未抵魏而秦益師去十日則宜陽拔矣君子曰惜乎其晚也

擬蘇厲責樓緩書

虞卿旣之齊遇蘇厲於次蘇子曰長平新破而謀士越郊國無安席乎子胡行也虞卿曰不然秦疲於趙趙未疲秦也而秦索六城不必亡也然長平之士皆飽於憤欲借力於兄弟余不憚此行也蘇子曰秦使知之乎曰未也異日樓緩自秦至聞此說曰必蔵入六城也已屏於王矣今亦且去蘇子曰噫甚哉哆口之詐也微吾子亦莫之理矣乃爲書以致孟嘗君屬之謁焉者踰邢邱而樓緩逃且至蘇厲俟之樓緩曰聞之先生天下之偉敏也夫物有雕華刻蔕而被萋茸乎曰無之有懸巢苕葦淩飆而嘻者乎曰無之有彊箙蹇驢坐致千里者乎曰無之然則功不起於弱邦樂不生於愁士其憑藉之勢然也今先生以卓越之才雄駿之辨披於雍嶠之地懸於函渭之關策百萬貔貅以驟於天下則功軼陶衛名流九壤矣是先賢季子所竭蹷咨且而不効者也乃舍其所羨而入其所悲髮疎面繭而不得卿相竊謂先生失計也夫白起破韓魏仆犀武取石祈藺離探討周梁若此其神先生之說不出則趙魏之亡在一旦矣願使說售而淹其師終沒其將又者趙爲秦驅以難於齊趙無後矣而先生解其紛遂敗強秦之計夫天下之可與共事者無出於秦矣秦之所事亦魏周齊趙耳而先生皆逆之使天下焚尸瘞骨深數十載者皆先生輩之過也戰不若和死不若貧故君子不逆天下之勢而逗其毒子順曰死病無良醫醫桑癰者參苓有不庸也長平之事先生聞之乎夫坑卒四十餘萬降餘之逆戮也割和以六城強秦之廉取也去不以倦來不以貪而趙固斬此彈丸之地不亦疑天下而生秦心乎而虞卿之說猶主爲是也必東走齊割所愛而取償於我此亦先生之智矣蘇厲按劍而

起曰夫孺子亦何知哉飯菽粟者亨之爛豢而咞糗也與人處者交之豺狼得自齧而不近也秦固天下之獨獹也耳食而無飫噑而來凶其家講於天下非息天下也乘人之寢而吸其所不見也使孟賁寢覺左鞬右推則秦必死於野矣然天下莫有難秦者則天下之志分而秦之志一也秦不弱天下不康秦不亡天下不息焚尸棄骨非六國之故也且子謂割地之後秦無毒乎西輸之盡秦無毒乎六國澌滅天下帝秦秦無毒乎秦之與世爲仇也雖十六國而不塡也當夫仆犀武取石祈藺離之隙則周必危周危則梁必拔梁拔則山東之氣喪子謂此時之惰可延乎夫救然眉者於其臂救伐指者於其踵救亡旦暮者於其踰月以子所言則死人恐不速灸人恐不痛也見虎於牙見鴟於尾見梟於喙見蝎於額莫不叱憤而去者謂其藉毒物以爲威凶性以爲利耳柰何其爭處之也今趙之與齊亦不深審其計矣若余之所爲縱不可解橫不可成二國歡深秦亦無所覬也萬一獸逸於闌而羅網共合兄弟俱噪雖猶盧可以制猛虎也豈必聯楚繫燕萃六驅五纍纍然雞飛於崤阪崤嶇之際哉天下有大勢有要機非可以鬪於子語其槪則秦右臂而趙左臂左不敵右弟令左引錕鋙五指無恙右能遽勝乎韓魏齊楚亦趙之錕鋙矣長平之禍則齊趙俱疎之過也乘疎而勝是之謂徼因疎而負是之謂愚故曰秦有徼勝天下有愚負徼愚相守若瞑目而進箸入鼇而得珠也子猶竊竊焉爲刈地之談將盡塗天下之目盡聾天下之耳盡縫天下之頰盡鑿天下之肺肝而後莫之阻乎地有盡而求無厭以有盡之地給無厭之求雖庸人而慮之矣虞子豈浸說者哉結二國之視而與秦

易道此古今之便計也好搏者必死於鬭好馮者必死於水好取鴆者必死於毒智伯勝韓魏攻晉陽卒死鑿臺之上吳夫差伯於南國卒死三江之浦徼勝固不祥之事衛鞅竭力白起百戰秦之將相此二人耳而皆醜死貪地殃民攘鄰爲功非造物之所從矣於是楔子色戰不辭而去蘇厲亦不入秦覲西周以歸

擬館舍人說虞卿

虞卿過齊距淸河五十里館定其舍人賴少請見曰聞之騰蛇無足徙偉士無漫致而先生胡緜也虞卿曰余游趙來耳趙新有講於齊而僕余董之也賴少曰胡誼臣也先生亦緜秦者耳比秦之講齊也金繒溢車厚情折軸以斷趙之臂趙有皮牢之禍則齊實爲之秦亦深德於齊齊之大夫庶子曰不彌月必有秦使銜情而至者臣故謂先生是也若趙氏之於齊亦無得矣而胡此緜也虞卿悅然久曰余故趙之旅臣也闇且劣不敢以齊爲好鼠食彌甸積殍盈山不敢以齊爲怨惟權講之是尋以雪乎秦毒若秦則何恩咎也秦之離趙齊而肆其東封非厚齊者矣齊慴於秦而怯其師趙亦不敢以齊爲隙吾子何誚之甚也賴少曰不然趙固無此緜也緜亦苟成也不見前日之事乎三城搆禍齊助之捷反取中陽拔注人皆趙師也趙無利焉而歸於齊然長安君不反者迄今五年耳齊遂棄其好耶視利則動輕躁而貪亦不足與謀矣先生亦何以講爲也虞卿曰然則去援國而危孤城與賴少曰此亦臣所不計也虞卿失色而請以長說曰夫秦坑我士卒奪其城池復索我六城罷歸而吐嚇之愚謂六城勿與也與之亦無極矣以愚之計不入於秦而入

於齊秦之深讎也得我六城并力而西結兩國之親與秦易道齊其聽我乎先生天下之士也天下之不利於秦亦明矣幸終教之以無疑天下而鼠秦之心頼少曰信然勿與六城計則是矣賂齊而求援未爲得也夫先生以齊爲何國乎彼故後於人而不前者也後人之戟以前才爲勁弱卽使夕飽六城朝舉三軍視利而動有若臣所言者能遽長驅函谷絕渭躪雍蹂武安君奪六七百里之地而償所喪乎萬一不然望旗而靡重掩於甯共之外是再覆百姓而坐喪六師也先生之計亦危矣虞卿曰然則齊可棄歟曰未也齊之方醉喝之則起飽之則寐矣先生亦東見吾王曰夫趙亡而齊非獨存也趙危而齊非獨安也當秦下軹道刦三川搆難於韓趙氏亦謂無事耳一旦拔上黨潞澤諸州近不數百里而戰邯鄲之郊乃知克韓所以克趙也今武安已拔皮牢已喪則常山羊腸不足爲險斂三百里而渡清河莒城卽墨不旬日而抵爲齊存乎爲齊安乎況今與國未有無事者也樂亂而傍觀則齊亦不得於人矣趙雖餘敗未可輕也激以讎敵伺以形勢齊必俛首耳然後以東南數郡料理大梁補河內之虛而實其宿憤死志相結生形共之日教訓其頑弱而堅其營候討其不振而生之忠雖長平之骨可以戰也是非齊之地小於魏也甲寡於魏也人疎於魏也魏與趙爲手足與趙爲耳目不百里而趨河外之師形既便矣害既切矣能前人而不後於人者也夫強國莫若擇交雪恥莫若紓謀地有不可割者剝己以自弱助人以自攻也利有不可分者已滿則人倦爭甘則必鬬也害有不可先者深入之計常危爲應之兵恒逸也今趙之地東有清河西有常山南有河漳北有延袤延袤三千餘里失其三城未有所鈌益以大梁之兵亦六七十萬不窺於人而誰敢窺之哉昔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勾踐以會稽之餘甲楯五千禽夫差於干遂豈武王借勢於昆吾而勾踐乞師於齊晉哉篤義之軍無完城審勢之鋒無硬肉也先生審之虞卿再拜稽首曰微子幾敗人事矣今而後知世之偉人也終不敢以說聞俄而秦使責地圍邯鄲齊救不至

樂毅

昌國君之滅齊也下齊七十餘城僅不克莒卽墨然則田單善守乎爵賞不行縻軍觀望乎氣已怠而怨方堅乎解圍施合因壘而降之意乎此皆深求其故者也夫順風而呼一息數里然有峻嶺回谷則音不達莒城卽墨者齊之嶺谷也當濟西乘勝之時毅能以孤師遂撼萬乘之衆乎以強秦三晉之聲喪全齊之魄也強秦三晉縻其外而燕以方鼓之氣躪之無不碎者且齊所恃直有楚援耳淖齒肆毒君死國分全楚之民不皆書邑也無百年不解之恩緩急俱忘之氣則亦瓦解而去耳毅者誠仁之不以強楚食與國明矣強秦三晉之師一去齊國固料燕之易爲也所惜者區區數里之地不滿萬夫動必覆亡不如堅守孤城以俟諸侯之至至三年而燕不益師毅殫其力新君疑於內士卒惰於外昭王且老矣雖十毅無如一單何也毅之不下二邑非仁義之過也前後之機殊而攻守之勢異也審機者不移時而留釁審勢者不久頓而廢名圖莒卽墨當在七十二城之先存莒卽墨卽在七十二城之後也淖齒以戮齊人有君不以此時存二邑撫其餘黎鎮其社稷割數百里之地以託之

附肩而汲汲焉守不利之師攻不服之城要前威生內貳亦未爲智也謀王之讒安知非罪之所爲哉

伐蜀前記

愼靚王七年司馬錯請伐蜀旣九年爲赧之甲寅而秦拔宜陽又五十年而秦始刼天子云夫使周延若綫之命垂六十年猶得號召諸侯之兵者穢德不章厲聲不遠在天之靈未忍遽絕耳不關於暴秦之強弱也秦得蜀不以益強無蜀不以益弱雍州之地已足以臨高而虎闞矣劍閣之陽無千畝之頃蠻夷無擊距之風氊裘狗馬珠金翡翠之屬知無利秦爲也而其職貢已在孝公之世蜀川巴水不絕輣蝗又烏用伐此不侵不叛之臣哉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秦而不爲名利則可秦而名利矣張儀之計未爲拙也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此范雎所窮年揣

摩而僅得其意者范雎相八年而天子西狩則遠交近攻之術先竊之也張儀竟以客死而范雎獲全則先事者之先禍哉緱氏不塞南鄭不絕三川不攻一委以戎翟之利而延六十年皆天也司馬錯曰周知失九鼎韓知亡三川必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求解於楚魏則鼎入楚而地入魏矣夫鼎入楚地入魏則楚魏辱亡楚魏得亭則三國必爭武公謂昭子曰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器讐楚則地讐魏舉天下而自斃之此固非余所臆也

伐蜀後記

秦固天府之國也膏腴數千里帶甲百萬商君一師坐受河西之地得尋而不喪其寸秦亦雄富矣何谿壑之不厭也司馬錯曰王之地小而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今讀史策特書愼靚王五年乙巳始伐蜀庚戌惠王始請以武關外易楚黔中而蘇子首說秦曰大王之國西有漢中巴蜀南有巫山黔中便詐之言固不可信乎富國者務廣其地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非錯之衷言也

擬莒大夫說樂毅書

莒國君閭莒旣經年不下莒大夫乃遣徤士致書曰破國餘臣力不抗明威僅足結其餘黎智不幾明算僅可料於一得聞之蛟龍擇淵賢人審勢勢之所居有所捐必有所償勢之所去則微一時之利必有百年之悔矣今君亦權於天下之勢乎天下之勢垂於楚闕於秦而懸於趙楚趙之於齊亦甚比矣趙人五戰而不得十城楚數淩腐而從之親者非其力之不足以濟也畏夫奪秦之利而貽秦以餌貪之名也秦之言曰我得臨淄東

海之地則魚鹽致塞矣我得燕山滹沱之域則旃裘狗馬充庭矣竟垂涎數載不敢芻牧吾鄙者其心固無一旦而忘燕齊也韓魏猶強則齊得其蔽齊得其蔽燕亦受之今韓魏之亡固岌岌耳往年拔宜陽今年拔成皋韓魏無齊則其亡愈速燕無齊則是自撤其障也夫秦所不得攻燕者必歷韓經魏涉清河垂兩海越數千里彌月一鬭耳又不然亦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千里之外今燕撤齊之障於魏彌迫而秦彌近故宜陽之士五日而假淮潁七日而抵清漳十日而擾君之封疆君亦自爲備而莫分之毒矣且趙非厚親於燕而重讐於齊也謂燕師入臨淄輸祭器掠寶物而歸於都人心必怨怨守必堅堅城七十二必縻百萬之師轉十年之粟然後渡滹沱涉易水不五日而摵全城矣今以君之略社稷之不幸風闇瓦解淪胥以之土

傷於心鬼哭於墓先君之靈憤懣於天趙氏已有懆然而悔禍者又況乎取萬乘之國約四鄰之兵功擅於已利不分於人強秦三晉其志亦不戢矣君亦不聞勝國之事也乎昔智伯氏滅中行圍晉陽吞併二都而憂一主中山亦千乘之國也敗趙氏於長子克燕軍而殺其將然皆身死國分爲天下笑者何也是即燕齊之事齊滅萬乘之宋弱三晉之師自爲功先天下地廣列國然而力勞氣索兵苦事煩取天下之所甘勢不可以獨飽故一折而入君之手耳而君復獨飽之也天下之患莫大於叢人之所爭而主人之所搏據人之所高而乘人之所禍今以全齊之大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折二敵韓折一敵魏五分四裂之尚可王其子弟爵其能臣而娛其耳目心志一旦席捲於燕了無費也君以爲秦楚之心何如也夫秦固欲齊之遄亡耳誘之以東帝弭之以驕宋驅之以強燕齊遄亡而燕始有隙矣非秦之不利齊也其奇於賈禍而求於取價也齊楚舊睦三晉生心君固不聞之乎尾大之不掉也主怨之先亡也城壞之則畏也此皆天下之勢也智者不背勢而圖功仁者不背勢而見德今君之仁智亦聞於諸侯矣頃刻之間下七十餘城禮賢弭暴近世所未有也然晝邑之令曰不下我且屠邑既又虔劉我人民戮我即墨之守雖非君之意是蓁毅之下未習君之德也何以服我孤臣之心哉爲君之計莫若審夫天下之勢而溥其功寬二邑之力而君我立王歸報燕國曰燕之有齊是秦之東蔽也齊入於燕是天下所共利也蔽亡則寇必先利先則害必隨燕天下之招矣必折國之半以反於齊俾齊爲扞圉之臣則魏不敢渡易水趙不敢擊東胡魚鹽舟車之織不絕於道亂而討之狹而復之怨已報矣功已消矣天下之諸侯必德燕重燕仁燕信燕雖有暴秦不敢生事於燕而君之名甘於黃流尊於九鼎顧必咫尺之信悻悻之威計滅二邑而後安枕二邑之士雖甚綿力哉皆庸其君傷其大夫糾合之餘若膠與漆計不復全則得一確間以死於城池之下於君之仁甚無益矣而天下諸侯必有憫齊而起其貪藉齊而洩其怨者嗟乎齊惟不料其勢以至於此而胡燕之不料也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哉一夫撫掌而笑其曰客不足吾技乎客曰夫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不以善息少焉一發不中百中俱廢有後至者見公之不中不見公之百中是予代後至者笑也今王老子壯數久疑生盛名之下不可以據萬一煨燼之餘背城借一雖少莒即墨不過二萬人各一發如十恐夫有後至之笑也惟君深計而俯恤之昌國君得書曰信然信然君命之矣不可返也居數日而齊之封至毅辭不受以死自誓頃之昭王沒毅遂奔趙

藺相如

藺子完璧古今疑之此亦渺識之士矣夫藺子用雄乎胡屈於信乎也藺子用雌乎胡伸於澠池也藺子用罔乎胡屈伸之妙於用也用罔之徒雄必破其冠雌必破其卵而藺子胡全也藺子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璧入而城不出曲在秦藺子信秦乎信不在秦也信曲直乎秦固無曲直也藺子亦有所信矣當時趙魏方睦秦必首事於韓魏趙者韓之倚蓋也叩髀而罟其胸蹟武而踈其髮三晉之情形也秦之貳趙魏而可一於韓孺子之所未喻也夫趙方數千里北盡雙胡樓煩之地弓

矢騎甲良馬勁士什七於秦秦卽有事而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走戰千里之內地險而與不多勢絕而援兵至不然則道河內跆鄴胡歌絕漳滏水批邯鄲而亡韓魏之腰其後是偸次鑿臺之事尋於今日十五城其不足以償之也秦固不敢難趙也非不敢難趙也圖韓魏之利而維其害也爲秦之計莫若破天下之縱而行近攻之術一日悍焉爲一璧之故戮人謀臣陵人社稷天下諸侯灼其惏虜其無極車轍亦不西向矣然後楚趙復合燕齊繼發廉頗李牧之徒以方鼓之氣有名之師驅六國而封其關閉與之捷亦不在秦矣況乎韓釁未生兵力未疲南陽未割野王未拔上黨未克夷陵郢聚未燒王未老士未少將相俱有所料也秦之不先以趙爲事明矣語曰頃刻乘風頃刻揚帆戰國之士所謂錚錚之傑者皆抵掖而鬭捷按喉而吐氣非

盡無見而然也令當時璧入而城不出藺子緩頰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若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則秦王亦曰予行矣夫結綠懸黎隋珠崑玉皆非秦產也而充於藏昔楚文王與先公爲婚媾之親既許於秦矣而强買於晉大夫趙氏無以爲也其秘之爲我內務也而盡受城乎自某至某若干商於之事藺子顧不聞之耶曹沫之匕首田文之狐裘兩無所投之矣計此時亦餌於無何之秦而示天下以弱哉夫責豺狼爲騶虞狙猱爲曾史雖黃帝無辭焉惟夫戈矛未喪藩籬尙周始得喑咤而距其一二又且柰何不料其勢而嚅嚅焉爲赤子之信爲也信不可施於秦不可責於秦不可復於秦藺子已料之矣十萬衆壓邯鄲責信與璧藺子亦已料之矣夫藺子者而用罔乎哉藺子者有所信者也

擬燕將復魯連書

不佞在版畚則高先生之誼謂拯人之溺不啻在己不廣其教人以叛也叛人之臣在守則穢其班在里則穢其籍在席則穢其筵小有廉恥者拂然去之柰何其出達士之口也吾聞之蹈利破智避死滅勇隱忍壞忠智不分於顚沛勇不挫於傾危忠不分於窮累故三者所處風雷爲之磨礪日星爲之昭致三者所去生行尸而死溘骨矣是不在死生榮辱富貴尊卑之間也在死生榮辱富貴尊卑之間則伯夷羞於盜跖季路讓於孔悝李耳殿於桀夷也夫齊乘燕之亂驅其都夷其君相攘其重寶置焉有席捲之心燕之痛在骨髓是以約其餘黎而效一戰以

齊之靈將軍之智一旦復其完城不失寸土是亦齊大夫之守也而齊之於燕亦兩握其貧矣人莫不有君莫不有土宇子卽便齊喪南陽又喪平陸翻然有改向之心亦僅完其保聚吾不以此僥倖也況乎濟北之利定據期年自守聊城時亡計及此乎特以千里之圖已著於版數雉之城皆吾王所撫定者主撫而臣亂之罪無極矣卽使先生以尺一之令誨諸麾下其若之何夫燕齊之相遇今旣朞月斧刃之血各相濺也二三之士炊骨於市齊不亦撐於野乎然而燕救不至者謂不佞之能爲死主不爲生虜也是燕之於不佞不爲薄矣國卽多故未有若先生之所言者也觀望而爲則不勇內亂而衰則不忠傷士卒之心以憤先王之靈則不智且先生不見前日之事乎莒城卽墨僅七千人環攻三載而不禁其芻牧者何也非樂子之劣於孫

吳而將軍之高於墨翟也戰以服志屈力爲下彼誠不忍破人之智滅人之勇壞人之忠以遷就其功名耳且晝邑之事諸君所耳目也爲諸君者賞王蠋乎賞七十二城之宰乎不佞頓王威以辱社稷負恩負罪不相亞也而王猶寬假期年不代以别將俾糾合其子弟不佞之於聊城俱生死矣裂城定封富比陶衛非所望於齊亦非所施於不佞也天下有因屈爲伸因負爲勝者威名是也威可再立名可再振而智勇者決不再成雖使曳吾曹沫復生不能棄其死業而享齊之利今以先生之智排難解紛投無不聽搏無不散則莫若喩齊之將卷甲櫜矢椎牛享士無斃其子弟以服不服之心名已翃壽㡜矣勲已勒鐘鼎矣何苦苦焉生死交易日靡國費俾不佞不得暇就死也而先生顧爲是計以激聊城之餘士踰跟欲奮蔑千古之誼開反覆之端猶日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蔽也則余所不敢料矣還以矢下齊師遂自殺魯連聞之曰君子不毁人之節而貪其功挾人以詐而速其亡吾愧燕將矣遂逃海上去

魏無忌救趙議

秦圍趙而合於魏曰吾攻趙且旦暮下矣有救者吾必還其戮信陵君請於魏王曰夫趙魏相倚之勢也趙亡魏必從之釁不可玩也魏王曰救而得衅是招之也誰則任之止晉鄙於鄴師故不下趙勢愈急信陵乃屬賓客五千車騎百餘乘前赴趙壁道遇侯嬴曰急哉公子無他奇端而欲制秦君如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信陵君曰不然夫趙誠斃矣昆陽召陵煮棗卷衍淮潁大梁非魏有矣而無忌獨有其信陵乎與其生而秦虜也寍死於恤鄰耳毋爲人笑其自斃於袖手也侯嬴曰益危哉生而有益於梁胡死而無濟於救也信陵君曰我有所處矣夫黃歇將師十二萬離版塞五百里不敷日而逹邯鄲而秦師偃然無患也或語之曰晉鄙壁鄴楚卒猶曳秦色甚遑矣僕以五千之士擣宜陽踰勾注斬羊腸之阨約楚軍旦暮而及攻其所不備擊其所必散秦師必有左顧之虞而訌於楚魏以謂百萬之師已探其後也是以必爲邯鄲所中矣先生以爲何如者侯嬴曰此亦兵家之奇算矣然非公子所以自重也夫公子以五千之士假楚魏之威而臨人之所急若入虎穴以持其子恐難爲料矣夫懷寶者不夜行肉食者不市酒爲公子之計莫若奪晉鄙之軍以會黃歇其勢甚重而名甚尊機甚迅也公子曰夫奪將逆行也矯命無君也而出奇卻敵顯事也舍其所馨而用其所忌求之敢信矣侯嬴曰自古聖哲之士不避隱曖之形引嫌梾守賢達所不蹈也今夫恤鄰而解其難則謂之仁防患而圖於鮮則謂之智功成而歸於君則謂之忠公子決矣無自隱避也公子曰然則爲之如何侯嬴曰賂如姬竊虎符拉晉鄙而奪其軍君子曰天之全趙也而魏得兩奇焉無忌之奇以正侯嬴之奇以狡以無忌而用侯嬴是天之曲於全趙也亦戰國之上梟哉

擬客說武安君

武安君既克趙坑卒長平拔武安皮牢以歸復索地於趙不與將大肆於邯鄲其食客前請曰臣聞之神羿之射也納彎弧之星察太陰之弦不望後以昏及其志有所利逐原空數窮日夜以及於晦也弓勞幹折喪決斷弦乃仰天而嘆曰夫月盈必虧時滿必昃吾亦犯造物所忌矣今君不極亦犯造物之所忌乎

七國論今強戰者三商君之理也極身無二虜公子卬破韓折魏擴地千里而殉於車裂吳起仕魏逐於功高入楚而相卻諸侯之師南盡揚粵禍亦如之至樂毅之身降齊七十餘城破萬乘削宿世之憤然終客死爲田單所笑此數君者皆趨虧於盈趨昃於滿而迷其所止者也夫有陽則有陰有晝則有夜極禍之於極福比鄰而共域大道居其三人事居其七穰侯之黜是君所耳目也走芒卯馘暴鳶圍大梁入北宅拔城開地計數千里是君所不上也馮亢舅之親謀無不聽求無不與指麾所及時生風雨是君所不加親也然范相入而陶朝山幾乎離死於什一之間則必有故矣語曰功高莫賞勢重身危故匠嫌多技而宮妒娥眉今君以楚服魏連歷三晉威已見矣封邑數百里世世稱君報已得矣猶且不息必破趙之都滅趙之祀君謂此

可移范相而奪其位乎可侯邯鄲而分霸業乎此樂毅所竄於孝王而田單幾危於九子也鱷鯉不共淵梟雉不同巢故宰嚭庸而子胥汨子蘭相而靈均沈智者灼於亂先不事至而惙惙故范蠡泛舟終身而不反也且公亦稔趙事乎長平坑卒四十餘萬趙蓋岌岌耳趙而以死爲事也則六城割矣六城而不割玩秦之師則趙必有生計也爲趙計者必東走齊南走楚魏不惜所喪以結其所與爲齊楚魏者必貪利冒害赴攘秦之名恤鄰之義而取六城之實若以此時能以七戰餘師卻四萬乘乎是未可料也人事當權天道當推凶器不可習威名不可萃武王克商流血漂杵召公省懼曰大軍之後必有餘咎今君之戰也積骨以陵棄尸平壑其以此爲祥也無故而殺一士不慊於衾枕四十餘萬人非君之仇戮也君於此亦可以止矣善博者有所不食也善戰者有所不餌也委蛇知幾聖人所有事也壽於喬松安於泰山賢者所色喜也君亦有意於此乎則歸聖於大王歸能於范相敦三代之業陋衞鞅之技自處於谿壑之卑朝見大王曰夫帝人固不在戰也傷極則怨深怨深則憤重匹夫憤重猶不可迫況萬乘之國乎趙所不與六城者其意未可忽也王亦思所服趙乎則君之德蓋百戰矣不然稱疾不出從容引避舉鴟夷之通是天下後世所獎羨也唯君圖之武安曰起知死所矣今師不出罪亦且至姑爲之或晚於有利也不踰月師敗死於杜郵

魯仲連不帝秦

語人曰秦不可帝十人而九應也語人曰秦胡不可帝十人而九默也夫秦胡不可帝也爲弒共主乎爲奪九鼎乎爲奴隸而

干其主乎爲　而宰中國乎田篡姜三國篡晉楚猾夏而燕留殘秦胡不可帝也強而弱食小而大吞六國所同律也使齊楚趙魏稍稍肆志能不楞然而自號乎夫仲連所惜者非名也勢也仲連曰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事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能晏然而已乎今以童子共處年位一也而責之使拜必拂然去矣仲連亦童子之智也夫秦所不可帝者二德涼而毒厚也國怨而民殘也天下所不可帝秦者二履錫於二周而辱生於自弱也使對垣衍曰六國固有帝矣剖我土者我治者也閉我社者我戴者也剝我食我者我仇昧之也周鼎猶在不敢二心以傷秦文穆之靈若秦肆其文德以庇諸同列也敢不率事其剖吾土而上侈之也是

下封上也六國愚亦不聞命矣故曰秦不可帝也論其勢匪秦莫帝耳則胡不可帝也

廉頗（呂東萊已有論著今不錄）

讀范雎蔡澤列傳

嘗讀秦策蘇季子北見李兌三說不用憤於諸侯之不逮列國之無謀也西見秦王黃金盡而黑貂茸矣書十上不聽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乃揣摩期月抵烏集高談華屋之下以取六國之印非季子之愚於秦而智於六國也時有未遇而先投者困也既數年縱勢大合秦始悔於當日之過也闒茸之徒爭入其網張儀樓緩范雎蔡澤各以片言而取卿相則皆季子開之也太史公曰世所稱一切辨士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

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季子之入秦豈所謂說力少者哉雖然范蔡不窮則亦不激季子之謂也

又蔡澤

游宦有妖人說士是也說士有尤物蔡澤是也蔡澤竄於趙辱於韓躡蹻被褐而游秦市揚言曰我見秦王必因應侯而代之相既而偃蹇高談睥睨橫生藐焉若計芻數而呼厮隸其致慼於伸縮也燭照於榮辱也推移變化於止足也恩怨之談若負之刃而割其腹也夫以縫掖羈旅而庭折人之論辱人之相氣不一撓可謂極辨矣俄取相印一哄而歸了無沾芥可謂極智矣自有說士以來未如蔡澤之詭也而附於正雖聖人無口焉桑之拱也雉之雊也蔡澤之相也古今之怪也

擬穰侯責范雎書

穰侯見逐居於陶十年而范雎免相穰侯乃老矣公子悝拄使其客詐穰侯書以遺范子曰夫邯鄲之姬少而婉綽豔而善媚也與其姊處則不相能乃錮其文疏而淨其狀贊也既數十年妹姊俱老粉色剝落不堪綺縠嚅嚅焉悔昔之非相掩而泣也今公得間矣亦使冉爲嚅嚅之語乎夫冉非蠹於秦而貨於鄰國也非壅其所行而食其所減也非黨魏齊而仇於客卿也當客卿初入之時客亦語冉曰彼其哆口而眈目者必不利於我冉謂推賢之故毋以己擅也故屏逐客之令俾得闚於永巷再亦無所尼其道子必離人之骨肉間人之親戚斥逐左右以效床簀之語則秦之先靈實聞此言今以冉之不肖無所逃罪抑可爲毋追之白乎夫昔日之三晉非今之三晉也河內完則許鄢諸州勢不可破宜陽城皋固則韓有全城韓魏無憂則趙楚

皆爲難矣客卿魏人也西河之師拔城六十責地四百里繼以白起擒公孫鹵首二十四萬而魏始不勝又者華陽之戰鹵首百千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服齊宜陽之捷復舉五城斬首六萬則相冉之日也韓魏疲師東衂西淪客卿顧不見也耶韓魏之餘獨有楚趙楚挫武關辱其士而得其八城楚已頓矣復令白起拔鄢郢而燒其夷陵舉宛葉竄都於東楚始復亡之不暇而敢與秦爭韓魏也至往年克趙拔三城取武安皮牢坑卒四十萬終冉之身於秦未有累矣不幸一跌而白起死於杜郵爲秦士所痛心而天下所竊笑衆庶囂囂未有代公而受咎者也夫冉相三十年始得一白起黜九年而白起屈其用席人之藉者不計其初因人之便者功亦倍之三十九年之後固無以魏冉但爲也然當客卿初入之時魏固有河內乎韓固有宜

陽乎剛壽之伐固喪師而憂王乎大行之道固通上黨之兵固下乎此數者皆不必客卿而辨之然客卿入而魏冉之徒無生地者魏冉之徒不足惜也芊戎市悝皆有勳舊戚屬於秦聲惡不彰而遽以羈旅白其罪狀芊戎市悝亦不足惜耳若太后固先王之匹而吾君之母也以外國之舌而窒人之庭剖人之家割人之母子以自便其身圖安知非敵國之諜間哉然冉不以此自辨者謂詭異之事不可以久而王之明聖實生悔心也迨至十年太后幽錮冉老且死而公始從容避位公之計亦巧矣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而何敗吾類也五尺之童不操刄而奪人食者理有不可辟有大犯耳襄辟以爲安悖理以爲祥邀一時之利壞千古之倫雖冉知其不可況其立功明治自高於世者哉狂慤之人亦知讐其讐而德其德讐施於母子德施於叛人毋乃悖歟安平王稽皆冉所踈而公所親也白起芊戎皆冉所恩而公所怨也富貴薰心愛憎亂志遠交近攻固爲魏耳誠爲魏則不託於秦而秦已泄憤矣胡訛訛焉陷君於不孝而誣人以不忠也應侯見書感憤而卒

擬子順辨性

趙荀況旣爲理學與鬬士爲處詭夫爲交貪主之所令暴臣之所引語遂以其耳目設爲心腹宣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子順新自魏至不見趙王走謁於荀況曰夫先生明王道飾禮樂去擊搌之說無種之學以闡於末世所事可謂至矣然曰性惡似有所壞也荀況曰聖人之理緣以禮義飾以章華以明還目以聰還耳以混沌還心明者能視也聰者能聽也混沌者視聽所不宰也視必五色聽必五音色愈豔音愈淫則好愈篤聖人此謂紺問此謂靡曼故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此非耳目之性也以惡還性而緣飾之若馬還其走牛還其觸而穿絡之也雖聖人不能去性惡矣子順曰何言之過也夫惡非性之故也不明其故天下從此壞矣夫惡稱聾瞶善稱聰明人生而有視聽視穢臭則掩其睫聽梟號則塞其耳惡性之人不視腐尸而聽嗥虎也今夫孩兒之耳目觸污穢則損其明聞震號則損其聽其生最眞其性最明視聽者亦性之所露也其不屏淫聲揮豔色者則情之所及而性所不注也馬性以走而蹄齧爲氣牛性以任而躑躅爲氣人有情物有氣皆佐性而爲用聖人之緣飾匪以治性而以治情也聖人卽情以爲性賢人葆性以馭情堯舜禹湯率性者也而先生以爲惡不亦過乎荀卿曰非然也性之所溺是謂情情之所生是謂性大饑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饑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讓也勞而不敢先息者將有所代也讓代則善不讓代則惡而讓代非性也赤子得環取之則號攜摶黍焉不分於人此之謂童心故陶人埏埴工人琱斲皆非土木之性也型範生於不圓準繩生於不直是性惡之明驗耳子順曰夫性方者不圓性曲者不直其不讓代而讓代也聖人不能强其心而塞其口性之所動若或教之此之謂也故陶人不陶木也匠人不匠土也型範不施準繩不引而圓直之性自在故脩者爲梁桓者爲斗薄者爲櫨皆無惡焉惡之生不於蟻蠖則於風雨也蛸蟯動植皆有善性人少而孺慕長而敬兄視高而仰見人之笑色而趨皆善也未見其爲惡也荀子曰夫聖人所謂聖者處華堂而思茅屋厭膏粱而思藜藿也人人必爭所安而奪所怡則其善惡必與聖相

反也男女雜坐而呼爲淫夫婦共榻則得其正淫人之性而正非其本始也故分別禮義者後世之假名也以名爲性猶以行爲身也怒而角鬬喜而相狎物柔而折其腰山夷而陵其顚皆不學而能不慮而得者也學而能慮而得其於禮義非性也子順曰夫處茅屋上漏下濕則苦其身食藜藿則拒於口惡事苦心惡言拒口人必脩其禮義而導其廉恥者所以爲安也此人之性也雖有至愚之人不忍置己於不肖故言堯舜則躍然喜言盜跖則艴然而怒大人見溺而呼見殺越而罵之者何也眞性之所動也物柔而折山夷而陵無情之故耳情性所維雖死馬必問其故毁卵必詢其因易於行仁也走險之夫惕然而恐平陸安步焉豈好惡哉荀卿曰此孟軻之言也以爲卒然之頃可以見性乎夫性之於人若鳥之於空獸之於壙而魚之於水也鳥之入水獸之馮河魚之登陸百則得一焉平常之於倉卒亦得一於百耳今人閒暇則思驕樂久處則思佚淫至於流離顚沛則亡其所以閒暇久處性之本質也如水性安流遇陬礧則激漾其波非性之故然也而孟軻曰今人乍見皆有仁心豈其平居之故哉子順曰夫俗累之溺人也自轉而不回也繭練之素不百日其染而被之也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是染常而素暫也一旦色落微見本體若人之有偶會而生氣也人生而不見於習則惟見其親惟見其長不知利而趨不知害而避是黃帝神農之治矣故黃帝神農之民率性而亡性有情而無情食無濃薄衣無驕彩處無龐确若螽斯羣處千百而不爭略見其性今之赤子燥髮則見白刃五歲而戲不鎧少游於市則見摶鬬嚚喧其長亦然則習之所使也荀卿曰亦狹哉吾子之言也

夫天皇始生而濛澒亂世魑鬼亂於神農蚩尤亂於黃帝堯不亂則不乘顓頊不亂則不因人性不盡亂亂亦人之性也故神農無白刃而有椎竿黃帝無矛鎧而造白刃因人性而代其所治也人有目則視四隅而窮其色有耳則聽五聲而窮其音有四肢則窮其造作蹐跦快便逸縱搏擊趨避淫舞皆秉於天也故順性情則兄弟相敵矣夫婦無匹矣父不及毋矣道無朋友矣耕讓畔行讓路不起於胥庭也亂中而治應之亂斷而治續之亂先而治後之亂者自亂也治者所以治之也治性以善而非其性也拘攣赤子不及於門及其長也不辨牛馬不分菽麥不識夫婦既稍有識則呼牛爲馬呼菽爲麥姊妹亂於兄弟性不虧矣而可爲善乎子順曰噫夫物始小而終大泉始淸而終濁人生而搏鬬乎生而誶罵乎生而淫侈乎其始少也非母之懷不安非父之食不甘教則易聽喝則易威呼吸言語而可以卜其長而習禮見義而遷是踐形之性也木之勾萌生意不盈掬長而尋丈長而干霄枝葉萬億皆有本性故禮義節目皆體之數拄少則少拄長則長彙而擴之其大不增其廣不瀁及於見利而爭見勢而就傾軋百出皆生於所見不生於所性性居於淸虛之宇無目而能視無耳而能聽無手足而能持行耳目手足可謂性之器不可謂性也至愚之人不損其性性之惡惡於多智不惡於混沌也荀卿曰然則人之性亦愚矣今夫空谷之民不辨詩書不喻禮樂不分嫁娶或坐之通都文几之上則入爭去之去惡而就善也然移通都文几之衆空谷千年則亦如是而已矣故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法正之治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則強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

悖亂相亡不待頃矣故曰性惡也必使離其視聽持行而求性人亦無性矣子順曰此以生爲性之說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皆以治生也非性也性有發動而無造作有安貞而無戀慮有流行而無馳逐居至尊守至宻若惻隱若羞惡若辭讓若是非皆發於至尊而動於至宻治性而非以治生也治性無情治生有意無情之情故堯舜不以睿哲異常人神禹不以聰明異不肖今使道路之人各明其性則皆聖賢也又使莫唱之亂則莫敢亂莫道之淫則莫敢淫莫奪之衣食困辱其筋骨則莫敢爲盜賊盜賊之生生於窮苦也今之荷戈而戰死若邱陵者豈其得已哉荀卿曰此亦不明於數矣夫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能變大且遷盜賊教誨顓蒙也使人皆善率性而足則天不生舜禹湯周旦尼邱也天生舜禹湯周旦尼邱所以異之耳然此數聖者猶不敢謂性善而求其師故堯師壽州舜師務成伯昏湯武師伊周周旦師父尼邱師孺子今曰人性皆善則曷貴有堯禹君子也哉子順曰夫堯禹君子有異於人非有異於性也陶埏而成器爲甓爲甄爲盃爲瓴器不同而無異土琱琢而成形爲鳥獸爲梁斗爲耳目口鼻手足形不一而無異材此先生之所明也先生曰塗之人可以爲堯禹使性皆惡而非善則桀紂滿世盜跖遍野矣桀紂盜跖之習也或語之仁義則擇其筋折其骨剖其肝而食之今責性惡以爲堯禹亦不聽之道矣是何言之相盭也荀子曰夫仁義者僞也人皆好僞聖以僞而從惡故謂善僞也善僞者可參於天地故以政教僞風雨而賞罰僞雷霆號令僞日星肅殺僞霜雪君臣僞天澤僞者人爲也人之所爲亦莫不便故使途之人伩

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懸矣則通於神明幾於聖賢矣然非其本質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其不美又何問焉昔孟軻唱性善之說而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何其言之相盭乎子順不答而出曰嗟乎天下將亂其言妖娃去善理惡訓其殘賊六國不數年其盡爲秦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者其荀卿之自道也

伐楚

蘇子瞻曰秦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謂秦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空國而行使齊有忠臣共主知亡之無日而掃境深入以壓其空虛覆若反掌也余謂不然秦之取楚是秦之極巧也秦之拙不在遣王翦而在遣李信耳夫天下之可難秦者獨趙與魏耳魏去秦六百里趙去上郡四百里趙魏千里之國齊隔趙魏以窺於秦越數千里之地行師二月不近於郊莫戰而自老矣田文之洶忿也因韓魏之兵食於二周猶不能以持期年之弊況乎三晉已凶大梁邯鄲皆爲疆場之邑卽代滅燕不召雍州之衆而強卒已滿百萬六十萬衆不空秦城亦已明矣縱也趙魏不守齊卒獲渡於淸河能破滎陽矣上黨夷渭東諸郡勢若振葉乎此必不能之勢也爲齊者亦上維燕山下數十萬卒佐楚之用苟延旦夕耳然未及其害而先自疲庸人皆計之不過方城者秦所熟料也秦亦巧矣哉夫以形勢若此子瞻易之則柰何以天下士計天下也

擬舞陽止荆軻

荆軻旣抵秦定舍有間舞陽間出秦市以審其號令覘其虛實歸報荆軻曰惜哉余圖之蚤也荆軻曰蚤圖不益利乎舞陽跪曰不然余曩者聞於人曰秦且伐楚又有事於魏也謂燕王舌耳不足以數其貽之數年之逸夫楚强國也荆南之士猶足以戰而秦玩之秦則肆矣使秦伐楚必不縱魏援也楚魏合而秦必疲秦之兩用其師以離其手足此必爲之計也兵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十於楚五於魏必百萬之師百萬之師出則國虛靡費國虛靡費則王側君危當其時大將在外謀臣在帷守秦之國者皆愁怨之百姓而列國之囚臣也投其所隙蹈其所不備然後行先生之計白虹之威抵秦政而令之曰而必反諸侯之侵地復趙之孤恐灑其毒乎不然其殉赧王之靈也白刃

在此矣政必惶恐聽命唯先生所置耳抑且責其所不信勿爲所愚因磔厥體以噪中外曰無若秦政之梟亂天下也不五日而楚魏聞聲韓安趙遷皆爲不虞之寇蕭牆之虎豹蛇蝎也由是楚奮於南魏奮於西秦之士卒若撥根之枝葉絶源之堤堰長平伊闕亦有所反矣卽使秦更新主內亂不遂而百萬之師必爲大刱雖蓄養百年訓練數十載非秦之故矧乘勝長驅及其關下胡亥所不爭扶蘇所不振閻樂趙高輩所猶臾者哉今夫四鄰無故謀臣縝密志不可計威不可測而悻悻焉以一劍之任挫猛虎之威計成謀遂猶有後患也故曰惜乎其圖之蚤也荆軻曰孺子不復言矣列士不怯死而留時不負恩而棄約太子日望我矣計必爲之明日以督亢之圖於期之首見舞陽中走而軻以不利死君子曰天乎何其無成謀也

擬宋玉景差說項襄王

楚屈原旣放投於江南其徒宋玉景差侍前慰屈子曰夫至德不諧於俗聖人不偶於世非世之狹至德而愚聖人也水澄則鑑鬚眉準平則御高科及其撓也琬琰可爲無鹽而隈陵可爲唐豐王之撓有日矣不俟其請澄削之乎屈子曰吁何見之晚也黃河之流折數萬里以爲波濤則不一瞬以索照帆檣無見焉鈎鉄之爲槪亦若是矣雖然余不以醉無醒而窮無明有朋從王於章華之臺騁雲瀨澤之外王曰壯哉外翰羽而內儲脊其疇與寡人易此也宋玉前辭曰臣越鄙未識王之所爲樂也夫王之廄亦有良駟乎王之帑亦有利劍乎王之笥亦有文帛乎王之檢櫝亦有玖瑰異貝乎王曰皆飫之矣急趙之難通燕之好則冀北之駿吾圉也南平百粤東接句吳則步景莫干吾

韓也清河之輸三川之入不少文穀若夫珍錯之貝輿折册漪皆吾士之毛核也吾之飫矣亦無極矣宋玉曰以臣所見則皆無有也夫山子騰黃之御也不過千里有馬焉豢之庭檽之間塵不及飛踠不及響倏忽而馳天下之向則空王之廄矣錕鋙干將之割也不過玉石有劍焉懸之筵几之上而分六合剸九宇則空王之帑矣紈錦珍錯之耀也不過奇袤有文帛玖貝焉置之宗廟之中卿雲覆衆草生百姓莫消先王恥雪則空王之笥櫝矣此數者皆臣之常見而王所無有也則王又誰與樂此哉王曰夫寡人亦不之接耳其接而屏之也宋玉曰噫天下之接而屏者衆矣夜光之怪明珠也蠅點之輕白璧也犬吠則曾史爲盜夫疑則柳下爲奸人之目無心而耳有情也雖賢王所不明也我先王靈武之罪卞氏也三投而三刖之卒割其重寶

而希於世今王之賢孰與靈武左右之明降於樂正何怪乎不接而屏之耶王赧然額濕徐曰今夫荊山之內陽豬之外可重擕乎宋玉泣然曰即在是矣北望而涕泗顧而揖潸然若不勝舉首曰嗟哉先生之卒捨此也其不然者駕良駟則驀武關之西矣攜利劍則斫雍州之闕矣衣大帛珮璜珩則昭耀於千古矣卒捨之而竟以紺也猶且擲於陽豬山澤之間飽之風露席之卉莽以遺其後人其視後人爲何如也於是昭雎鼓瑟景差爲之歌歌曰白雲黯兮西飛江湖浩蕩兮渺微一言阻兮萬民欷瀟湘遊兮不歸美人兮何獨違歌罷淚集左右皆泣王亦悽然曰得非三閭大夫與宋玉前賀曰夫王亦可爲明矣百姓之目有萬耳有萬以寶屈平也而王以一耳目收之是王之耳目一而敵百姓之耳目萬也百姓之疑數年思數年以寶屈平也而王以頃刻收之是王之頃刻而敵百姓之數年也王亦可爲賢矣夫以大楚之富而王之賢明猶不免乎辱親喪地者則非平之故耶平之寶售則秦之貨沒平之寶沒則我爲秦所賣矣平亦何罪於王也臣之里人娶婦甚遠男且渡河挽之曰春水漲蔑以濟也濟而死其身則咎之曰爾詛之哉生濟而死讖之也遂逐之嗟乎秦虎狼也不可以信願王勿往斯爲愛先王爲怨先王乎衆口銷金積毀銷骨使五臣譖伯禹岳牧愬重華則龍門有枯骨河濱有遺骸矣其爲賢明之世也哉王有慚色曰吾思之矣既而令尹至艴然作色顧謂宋玉曰先生且休矣人謂先生夸而今果夸也謂先生浮而今果浮也謂先生好色而今果好色也謂先生好佞而今果佞也先生休矣無謀吾事於是宋玉兵庭始無人矣

黃漳浦集卷三十二

雜著

興元紀畧

甲申仲夏上從河北來渡江南都諸縉紳方喁喁未有所屬潞藩時在京口時論比之清河史道鄰司馬與張藐始呂東川咸主清河而貴陽從鳳泗來追上舟與懷寍密計召靖南廣昌東平興平四將軍許割淮東西地約定策後各世侯封寍南以在楚中去鳳泗遠憤不得與貴陽既入都陽推獎道鄰及南昌萊城諸公得其初所戴清河書乃持入請間上與貴陽坐至夜分曰諸舊臣先後異心微縫侯力不得至此上嘿然久之南昌眉萊城既不得諸鎭之力又內少與援諸中人從江北來者日益多數有所陳乞諸公心厭之懷寍乃大喜謂藩鎭與中涓合節十李綱九宗澤無所結其股脛遂稍稍議東廠緝事之令度諸公必以此爭爭則反手去之歸過於中涓已無與也先是貴陽流寓都下從懷寍游徵逐杯斝倡優間交甚歡都下諸狂生日掎摭露醜其類貴陽猶含垢無所重痛懷寍謂是吾鄉里兒以筆舌魚肉我卽一旦當擯剚矢溺其上而諸狂生者強半出周禮部仲馭門懷寍以是恨仲馭刺骨諸不得志於紅案者又日慫恿說其短長貴陽唯唯然自以出嶺表驟執柄未敢斮諸名士會項仲昭周介生從寇廷逃歸仲昭先上疏自白介生尚隱匿未出懷寍頓足謂是鼠輩生平詈吾逆黨今身降賊來寍可向朝廷順數之乎於是貴陽特疏薦懷寍爲司馬懷寍已得司馬日詗嚇諸狂生及其戚屬各仰冡叩首踵門謝夜分解剚不休又光給事時亨雷觀察縯祚者常以里閈暴詆縯祚爲刑部

提牢稍稍困張御史孫振孫振既兔脫以江北人投身懷寍暫欲爲懷寍復讎於是門戶交搆之語無日不在上左右盈廷咆哮亦共掊寇不談日以復讎討逆從事於東林三案之間矣時藩鎭後擁戴功於中涓未有膠漆而撫寍誠意恭馭其際遂欲驅道鄰自踞鼎耳道鄰既請外諸舊人先後數日悉罷去劉總憲念臺新陛覲輒陳四鎭無功不得膺上賞阮大鋮阿璫不得復執阿柄語具勁直而藩鎭亦遂攜志謂諸君子疎硬不足共事一一坐視諸快意者弄其唇舌矣史道鄰既出鎭與高興平握手甚歡興平時時出疏爲東林解紛然興平實麤莽初下淮陽時以揚州人拒不納所屠掠瓜儀上下死萬數雖有惡聲貴陽心易之也道鄰一日念中州爲天下胸脅不可不取而甲申歲暮聲言渡孟津與寇相持於潼關道鄰因遣興平西行欲守虎牢斷殽函成臯之道時中州諸將如李際遇兄弟劉洪起等皆起羣盜弄督府印有衆十餘萬而許定國獨以老將署總兵心自矜負興平至睢州許定國讓所居第爲興平庀具甚恭興平一日醉甚謂定國曰公卽作官從乃公言耳乃公定策穿鼻諸公卽靜坐亦何所不得於諸公者定國唯唯不敢仰視明日乃大高會請越撫臺陳巡按同堂侍食凡高興平從者人各兼饌以百技給五百人毋席勅人交持之夜分醉不得出各就寢乃辭撫按起長跽請興平云有所留興平猶偃蹇自若定國乃呼左右縛興平自據案坐數二十餘罪推旁厠中興平左右無一脫者黎明乃鳴鼓誅之越撫臺陳巡按方各踉蹌墮城下裸體逃去方是時許定國自謂無過迫於吞併爲揚州人報仇冀以擅殺自贖朝廷不復深罪之也及黃靖南得功與興平

讎屢治兵相攻定國屬靖南布欵於貴陽貴陽初聞信在閣中見大僚撫掌殊喜曰今日得一佳信高傑乃爲許定國所誅又數日過青谿懷寍宅問許虜功欲自贖如何青谿矍然謂若此則三鎮必疑異日誰當與共事者不如卹高雛因使大人自治其軍貴陽又唯唯歸遂擬如青谿旨宜令高兵自行報讎於是高兵益恣不復可治許定國欲兵閉山砦中請寬政不可得高兵入睢州無長幼男女皆殺之定國弃據考城高兵又追迫考城虔其郭黃靖南乃率精旅下揚州欲掠高傑妻并其貲亦爲定國批亢而廷議固不可以大義責黃靖南而靖南亦私自貳稍與左師往來于何而王之明童貴人之事起王之明者須童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途窮附高鴻臚之僕穆虎者欲南趣苟活而穆虎居爲利遂謂子輿復出也廷詰之日諸講官侍從詭視無一似東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輒持兩端訟言不可誅誅之禍起

童貴人者從賊中來有狄將軍攜帳中陽奉之謂是國母也有子屬之黃總兵鼎使告劉廣昌廣昌謁訊之談上陰痣年貌日辰及諸王宮事甚備廣昌輒信之爲具黃舩冠珮所費萬計諸總鎮撫按皆以臣禮謁見不異中宮三月朔日入漢西門上驚怪甚盈朝皆塞默謂是奧秘非臣子所當言高倬爲司寇廷鞫置刑具諸將帥門者動咄咄云臣子鞫國母大悖也廣昌凡再出疏亦猶之靖南云晉人有言國有男戎亦有女戎用兵之詭有戎間亦有女間是所謂女間者也自童氏至上下不敢問而閭井販婦咸云天子棄其故劍棱婦泣其耆贊立語訪詐當國猶與中涓比欲誦關雎以自媚於上上亦唯否咈吁有所不可

凡都下及臨安紹興七八選無一當上意者而諸臣猶采之不衰於是左良玉死矣良玉之子夢庚指斥撥路大書諸過惡與許定國合而與晉陽之師定國所借二李及河北諸被　者鼓譟南下再屠揚州覓高傑妻孥不可得遂引兵渡江五月十二三日遂入都城距上登極之元正一週歲耳先是數日上聞許定國句敵且下名對諸當路問所以禦敵者當路云國家所憂不在敵今賊從西來當調三鎮竭力討賊諸九卿連章云賊緣袁黃討袁黃則賊自退矣袁黃者九江督師袁繼咸初督學晉中爲張孫振所陷繫刑部晉中士民詣闕訟之數萬人上爲震怒反逮孫振者也黃澍從開封司理爲御史猖忿以才自傲常廷詰貴陽不得舍陵寢而就綸扉貴陽亦詰澍不得舍楚方而就西臺坐是相惡也左夢庚發甲時黃澍已自拔不在軍中而夢庚所爲檄頗閡耀傳者率云黃澍爲之夢庚已焚九江破安慶所馳檄用九江督師舊印署繼咸名於良玉之次朝廷用責繼咸不能止左師良固然朝廷聞左雛東下輒檄三鎮兵先後渡江靖南廣昌甫出須濡而許定國所挾　已屈之渡瓜儀矣許定國已破瓜儀上又召當路問所以禦敵者曰朕無意大寶諸臣強爲之今日何以措朕意諸臣各俛首青谿掌中密書遷都二字掩映示上上爲默然發嘆先是一月晉陽之義稍著諸當路嚌踏謂周鑣雷演祚黨遍諸處誅諸黨魁則蕃徒無敢動者故以四月初旬殺故給事中光時亨山東道臣雷縯祚綸殺禮部郎中周鑣庶吉士周鍾亦不匝月而敵寇雜至貴陽青谿懷寍諸賢者遂擁上出通濟門南渡溧水棲於洞庭之山歲月屈諸天人交應嗚呼可鑒也夫後世君子必有起而次第其說

者以僕所聞樵皷之言實陋且疎不足以稽也

興元紀畧二

懷寍之殺金沙也盧江與富順實贊鼓其間以謂坐立黨無名乃用懷貳心搆亂與雷縯祚同律先是介生從北歸內議未甚苛欲卸惡於仲馭咸云下江南機實出仲馭手以此陷介生介生甚憤欲殺仲馭既稍開悟私相泣也歲除之際欲先殺仲馭置介生不問而介生悶悶無輸平之意又八九月間仲馭甫下獄諸交知爲覓千金置玉帶人參作函書上貴陽貴陽怒甚曰此何物溷我將謂我粥獄同阱也遽持參玉見上陳諸黨人平日所作姦類如此雖萊城南昌亦憤憤謂周鑣無狀當治也既用解石帆爲大司寇欲次第平諸獄石帆初平夷無甚忤於諸貴而萊城南昌又提挈之意稍用平反諸貴乃購一宗室子力詆諸黨人所訶南昌至醜不可道又謂清江造逆株連盡諸名士而南昌萊城會稽乃相率遯去會稽將去以先人贈誥未可得稍委蛇數日諸貴橫詆至不可聞自諸公去而快意破脅者日恣月出昌啟諸繫徒盡還津路矣解石帆之定從逆科亦無所大拂所置斬絞十餘人大率亦諸貴意中而石帆意以吾在終緩之又寘仲馭介生公案悉不理曰是無所麗於法歲暮矣詔下趣數次石帆具奏請是斬絞者猶皆可贖呂刑有大辟贖鍰之條今國家新立藉是抵需無過也諸貴裂眥云解家乃大不解雷縯祚以子鬻父周鑣以弟陷師捨此不誅何處討逆黨且諸斬絞者可贖則周雷竟不費一錢遂詆石帆附逆粥獄用削籍去而周雷日在刀俎中會武昌異論黃御史避逮不可得諸貴鶩然謂天子不能與藩鎮爭人勢甚殫不可立乃從史道鄰部中提吳爾壎從騎未出而許左之師已薄於都城之下矣嗚呼今上寬仁安舒有大度毋論神武不殺任人勿疑之語似爲殷鑒不遠者而諸貴日尋干戈於蕭墻門戶之中以天子之貴艱難播遷不敢訟言報君父宗社之讎而諸貴吹毛於睚眦反唇之間無施不反無報不悖大者誅夷小者皀撻方四月初旬將殺諸囂張孫振已爲太僕辭臺矣還覓印坐臺左召光給事雷參憲周庶常周儀部厲聲叱曰爾今日識張御史不促左右具大杖來杖武愫光時亨雷縯祚各三十減周鍾六分之一曰是寍死於我之手無寍死於劊子之手也嗚呼自魏璫時辥貞許顯純始堂撻諸縉紳曾不數月而元兇磔死諸無賴假虎者各就都市距今十七載而芳躅相踵嗚呼人之無良亦甚善忘蓋其心死久矣而獨以是累及宗社遺垢於君上嗚呼可痛也夫

三事紀畧

崇禎十七年臘月十六日緝事人從水西門獲一妖僧中外喧傳以爲定王僧披髮鬖然頗有髭語言閃爍自稱大悲云先五月潞藩過其舟請共話時在楓橋與錢宗伯往來其實五月朝議未定潞藩尚未入杭州而所謂楓橋僧大悲者固老衲與諸名士往來非是苾蒭也馮錦衣趙忻城審不得狀韓內侍云永定二王幾十四王無所復問而妖僧口喃喃但稱先帝某年月册立爲齊王改爲吳王皆囈語如風顛狀是時臘盡將以上辛郊祀上帝議某與錢宗伯省牲將至天壇宿齋馬瑤草突云妖僧事與牧翁有連似未遽遽繫遂以此蜺南郊之班某在廷告諸當事云昔王敦犯闕戎宏尼之云是天子何得遽爾敦悖然

云未郊天何天子之有今日之事已祭告寢廟安得中輟當事嘿然洗御史宸荃連疏論之當事謂言官聽詞臣指麾又謂其氣高卒調外去妖僧再審時於其袖中得大小文字六十餘楮皆吳越名士交關書蓋楓橋大悲架上物詰妖僧交關狀亦不承上持之甚厲賴孟津叩頭爭之付炎中復以錢牧翁及潞藩疏辨得不深究而妖僧尙滯獄中三月初一王之明童貴人旻至龍江其先一夕乃誅妖僧然自是羣妖沓起不可復禁矣

妖童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伲離將至南服藉名色餬口耳道遇高鴻臚夢箕之僕穆虎者爲稍稍拂拭從淸河相攜入南都居數日稍聞縱騎微迹之遂相攜入浙中渡錢塘過陽溪夢箕知事漸著乃具疏自首閣中諸臣勸上徵還上曰吾前星未曜果有東宮吾育之不猶愈於遠立宗寶乎馬瑤草亦

私遣人追還時諸講官無有在者唯劉正宗嘗供事東筵王孟津爲侍從表望對非是之明初至時會百僚審實獨云方先生知我盍謂方拱乾也拱乾業披緇作方外游頗與異類交又鬚髯至腰爲目食所艷王之明初爲東宮環衛在班行常嘖嘖王孟津方桐城鬖鬆盧令也閣臣不在會審之例之明又呼王先生何以不至上乃命孟津審晰孟津又對非是其實孟津亦不在東筵孟津乃[redacted]丁難已五六年無由別東朝長少儀表也而中外談者共云東朝眞實上實祖景帝事欲俟所生而諸大弁將卒受北庭熒惑咸大譟訾及當宁三月初十至望前後所貽謗書詆乘輿者至萬數千楮左鎭遂出惡聲黃靖南以疑似調停勸上優處以俟論定而談者益恣不復可禁左鎭寖寖有晉陽興甲之事馬瑤草索其提塘官痛懲之引遊言搆亂

律將與雷周同處其提塘破萬餘金倖免乃作之明血書上左鎭左鎭遂引兵東下焚九江圍池州破安慶馬輔乃遣人調停發百餘槓入安慶安慶爲拔兵十餘日不下馬輔乃悉召靖南廣昌十數萬人弁黃蜚鄭彩楊振宗諸水師悉索上須需馬蔡相與復閣馬頓足曰袁黃二豎儒敗乃公事朝夕取二豎儒縣之藁街卽棄江北甘心耳靖南兵戀輜重不肯行馬輔一日三使趣之其親丁坐守靖南廢餐寢靖南與廣昌悉索渡江而許定國卒敵騎下揚州如升虛邑史道鄰輿櫬從定國謝定國爲退一舍翌日引兵索高興平妻子不值遂屠揚州破瓜儀天子避兵與懿馬分道鄭羽公未師四潰而敵遂入南都某在潞府右序問馬瑤草瑤草未嘗不切齒飲痛於袁黃也曰微袁黃則破敵功成百事就緒矣蓋指之明血書繼咸黃澍搆造敗其鉅

功云避兵之二日敵未入都都民破獄迎之明正位詔諭百僚孟津以不辨天子字相喪其鬖鬆今爲唐世同文之所憤咲

妖婦童者亡姓名爲汝南巨娼甚慧黠從諸將軍游或欲聘之曰會須如天下安能從銷金帳內淺斟低唱也先是上在藩邸頗斂色黃貴人已殁諸貴人無當上意者得童貴人親幸之亡何賊破藩邸童貴人死以名號微亦不及追贈諸內侍無知之者上亦爲初不姓童卽哀册中所贈二貴嬪是也而河南人盛傳童貴人之麗會上屢選婚京中一再報罷下兩浙采淑女又無當上意者中外喧傳懿旨約國母須不束弓有才貌中州閨然謂上求故劍須如童貴人者權將軍從賊中來卒二萬衆降於黃鼎遂出妖婦示黃鼎詭上起居與黃先后歲月日時誕產事甚備黃鼎告之廣昌廣昌不學以是故劍書欽以當癸騤無

不納者廣昌遂告陳潛夫云此眞國母不可以僞人相遇潛夫先過妖婦寓處行四拜禮呼國母并進奉御諸物撫臣越其杰悵然以謂此嘉事柰何後我又會許定國殺興平二人踉蹌出榛莽中欲借是自蓋也廣昌具疏未下已造黃舟朝諸撫按郡縣渡淮矣上覽疏愕然謂先氏安得有此來卽付刑部鞫明重處耳諸法官懾於廣昌又心疑前魚不錄亦恒情無繇質辨之也高倬爲司寇得內旨用撥鞫治妖婦輒出惡聲詆譏不道司寇移請內廷親問諸中貴執言妖婦無近天子理欲付慈禧宮治之慈禧宮言舊內無此人妖婦出輒云慈禧宮非是而廣昌又申疏云童貴人有子金哥已六歲郎棄貴人何以置此子方部鞫時高司寇責其下死妖婦亦囂然謂吾有子無死理也及王之明事并發中外訩疑左良玉檄討諸姦不載童貴人事劉

廣昌自知前誤委罪於東鎭以狄將軍黃鼎皆與史道鄰往來而馬輔深根吳爾壎爲史道鄰監紀與聞其事卽票逮繫吳爾壎及陳潛夫等不數日定國挾　下廣昌懟憤遂降敵諸狄將軍黃鼎之師俱紛紛化爲獍豺矣嗚呼人造之孽不發於天措置一乖百器俱碎陸宣公有言貞元以來河北降心者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亦措置先後有以服其心耳自宏光半載而後閭巷勃谿以朝廷爲池取溲渤下裳湛浸其內而馬阮張蔡偃然欲挽天河以洗甲兵使史實爲之猶未乖醜一至於此也

黃漳浦集卷三十三

雜著

責貌

貧賤相求形神互詛彼此詆訶莫知孰咎既乃核其颺寢視爲左右神若無過形宜受之乃遂呼形切責告曰嗟爾百節之族五官之屬爾盍觀乎央市乞兒眉間一尺臨洮阮翁腰下丈六又盍觀乎子鮑美豔宋生容冶公孫茝之詭卓東郭君之脩雅莫不動若山移行如玉徒入若璧歸出如火起是以女子授餐匈奴駭金下國嗜名上宮漾心豈厥采之有加乃獲體而居欽嗚呼爾長不足以共夸短又不足以自怪美無譽乎閨中醜又不足驚乎方外爾曾不如帝乙敦洽專陳國之事幾衞邑哀駘奔朝歌之婦子爾曾不如嗾中子埒潁川仲師眉目毿施佻姚見奇嗚呼維今之人莫不相貌形麗者據高座身低者受末教餒呢巧而稱說亦望倖而奔走嗚呼窮美極醜甚脩絕陋皆足以市世之覯而皆于所無有子將比於巾儕尋其亞偶爾乃不如北海康成太原林宗會稽子春陳留蔡邕譙國叔夜南皮仲容咸有八尺之軀不出十步之中見者知避揖者稱恭而乃毛領不妹柯葉無異傑佼相觸不能俯其朐儔稠廣坐不能瞬其趾或五問而再答或十睨而一眎爾當纓帛繫囊鏤掌藝鬚工笑雅步塗粉施朱委虵折支昂低學語苟不獲乎衆歡則自湛其所樂孰若朝化鼠蟲暮倡草木流波問之土梗變吏宜乎邱壑而猶習雜道路酬對然諾道如土壑之逍夜妝若秋畦之刈衆嗚呼人生靡不有初埏埴維其所取惡孰爲揉麗孰拒之爾曷不取防風之骨附以仲尼之肢齊倚如之骸承以子朝之美而乃裁中曼晏斟酌湯伊去取於枯白之間棲遲乎脩短之際哉

責和氏璧

曼倩好張緣茲見輕乃責和氏大慮矜激時和氏璧上大官璽侏儒譖之比大不敬乃聯其文作答客難曹公暇日求覩斯什爰赦劉楨使誦其事楨曰非惟臣亦有之凡物德不足以潛而授色於寶其命曰淫德不潛不足以光而見貴於陰其命曰留能不擇主緒貸而輕售命曰肖靡智不足以衞其親奔罰而嫁誅其命曰行尤之妖若夫璘石爽明以革庖犧之朴枝斯西錫下發重錕之藏青鳥遠卻於白環赤爵謝飛於黃玉苕華名勒伐國之姬天智辟傳戢身之瑣鎬池右四世之靈光昭於上時廣成館九賓之詐後約於西河積寶如山非徒祭衣之夢而金在櫟兼申灰棄之戚爾當其時人貿詐而市聲家相皮而棄樸信款中之見疑而縞美之就戮用當遠迹涸壑椎光瘞采襲以千軒櫝以層崖使縉綗之下羞寶石於陳倉而燔燎之餘愬王鐵於泰霍爾乃處不守落字無當土凝雪之膚靡而欲蕩雄虹之氣結於上蒸使夫儇佻之徒窺如樓於積紫抵巇之輩汚圖景於衰途所謂冶躍金而不祥暗投人而見怪固外炫者之中輕而淺蓄者之易敗也迨夫昭關既抵章臺斯戾過以功掩亦非於茲爾復冥然顯不能竟厥異飾以自華使賤目而致紐象負薪之脩明蒙垢而列姬御宴之穴鼠藉茅而享帝去而麾焉固其宜也入則妒之豈爲美哉以至於淫朋既宜明庭下棄截道無遲遲之心循牆有傴僂之態轉匪石而與歌樸同聲而共戾爾於其時宜痛自礪亟剖中以有明或揚眉而見白猶且祿

磤無奇而去蓬冠對泣等乎楚囚之心衛足冒塗謝於荒葵之智亦何其爲善而名亦衰爲惡而刑亦邇也於時塊處將且半世再反其庭三更其主馳驅之士踵與心而相讐游閒之徒吾與腴而俱斃然而竟無嘘灰之祥候纊之氣動異象於牛墟發榮光於河際可以釋於縲中卓而自著者也夫當其向進之始投知之際指斥容慨揮拔茵膺訣雲寢徹巖殿須宏璧於東序要巨貝於西皇悰色上射爛氣下簇方使蒼夷之使盥而授鳳戴理之精呈於羅席及於觀聽盈庭皇宰在列忽焉自秘等於頑質卻白日而寢光揚土海而伍碣燕石嘻舞於鄭衢珷玞躑躅於他山使夫蒼巒爲之憤東林莽爲之喪魄由前而罰則不貞由後而揆則不程舉之有莫贖之冤生我有無聞之歎自貽伊戚不亦羞乎夫磁石揚神於外使方諸淡液於元池苟寸瑜

之足收各立前而可辨豈有五都之貴寂寞於孤知傾國之姿取憐於泣血使夫飛鉤著膊獨擅吳冶之靈驚鹿露壇自邁列星之價哉由斯而談罪雖不盈過猶可摘矜其爲累不如土石於是劉楨指所磨石作而歎曰大石出荊山懸崖之巔毀之而不加廲礱之而不加瑩今世磽磽人皆賤子又孰知子中之所存哉

演白馬

白馬非馬也言白則離馬言馬則離白故言白馬非馬也二不可以爲一名不可以爲實二名一實乃滅其實故言二曰一言五曰五言七曰七言二五非七也言白曰白言馬曰馬言白馬曰白馬言白馬非馬也道莫大於刑刑莫辨於名名有所不居刑有所不鉏萬物改於殊毛庶類分於殊曹故晨四夕三羣狙以之見智殺狗非犬盜翟以之明義馬二歲曰駣八歲曰馴七尺曰騋六尺曰驕毫在骭而爲驔白注跨之曰驈字定之以髮名易之以齒故言賞馬非賞白馬也言殺白馬非殺馬也遺命白而誅馬則盡馬爲奔馬而賞白則獨白也白以方雨馬以方水言雨之非言水馬以比木白以比薪言木之非言薪聖人察言貴同言而異情辨上探形尚同形而異聲形與言之一區情附聲而屢遷故伊尹之負方俎非俎也甯戚之歌白石非石也師曠之譽衛君非譽君也易牙之亨其子非亨子也俎石君子皆實也負之歌之譽之亨之非實也象盡而徵名名徵而象化故白著於馬先馬窮於白後靜者與之審幾察者與之徵數故拭龜則龜也拭怒龜則非拭龜也索杖則杖也索曲杖則非索杖也十玨而一美故無十玨三宦而二桃故無二桃意與體一

隱意則體二體與意二離體則意獨也含同而係獨故祖己之別於己賈甲之別於甲刊獨而名衆故王弓之不如言弓楚人之不如言人也核實以立言立言以尚義尚義故器不宛制器故言不誣殷人白牡存白則非其牡會用騂剛依騂則非其剛牡爲白所存騂爲剛所依故白牡非牡騂剛非剛也且夫白馬非馬者聖人之所貴也易稱曰龍潛見飛亢皆非龍也詩詠三天曰昊愍蒼皆非天也龍之有翼曰應無角曰螭天之闇曖曰昧平旦曰爽故龍不係於緯鱗天不係於昊蒼物有繁名名有比象泛與之以親愚精言之以則智因彼不涉之以名體測此不殺之以名義故以蹄角名牛則勢牖於鹿犢以鬣走名馬則鄰分於狠兔是蹄角鬣走皆可以喻白麋獐狠兔皆不可以喻馬也故離馬思白者半有得白合白名馬者終無以得馬以辨

求言故非言合言求道故非道賞忠臣之非臣殺死黨之非黨故人去名以務實離二以求一且夫白馬非馬者聖人之所貴也我公盟於唐宋公遇於清我公宋公非公也鄭人來輸平宋人取長葛鄭人宋人非人也公子商人之非公子未若世子止之非世子也司馬華孫之非華孫未若大夫盾之非盾也故不諦白馬之非馬者必爲馬所貨不諦二言之非言者必爲言所迷質言者去支辨言者欲離因曲木以爲裁設棬樽而睹勢故謂堯舜之愛子非子也姬旦之戮親非親也析馬而白見也楚王之非天王與夫楚王天王之非王也鄭人之非周人與夫周人鄭人之非人也析白而馬見也物各有景言各有客樹馬者景白主白者客馬故白馬之非馬猶馬白之非白樹景之非景猶景樹之非樹也鳥則能飛飛則非鳥狗則能逐逐則非狗靜

以相體動以相意一以觀形二以揣義故北方之非方可以例方上位之非位可以例位名覛言而不惑剏程名則不亂故不知白馬之非馬者不可與道立言之旨也

釋色無色

凡色無色也青黃朱皓皆一也物譬於稱名色喻之易字名因物而可稱字隨呼而輒應故繆形之字非一聲印目之色非一證號犬曰厖既彼聽之不乖烏烏多白又何疑於非彙哉攷字色之同遷雖蒼素其屢易迂儒塗目虛剖居方之文商士亂經遂描尅勝之義將謂星分五石綴縹蓄以如機月驟九衢燦華甎之隱道五色爛然五名章之瞪目以承何其誣也夫色非無色名色非色也大白曰啟小朱曰縓將方染而雜呼因白縓而朱啟然則黝賁齊於丹文紫莖亂於綠葉莖葉會意而不更黝丹涉目而假化矚其所始雖離婁而莫分等以無稱非衛鮀所能說矣乃若神獸居方原非一色誕符改服蓋不同章紫泉青火見幽涉之經白木黃金著尋常之令土則錯壤相殺氣則同候條轉咸更指而目殊傳無訛口而耳不變加以物有成形聲無定囿故謂南有白龍北有蒼虎東有朱雀西有元鳥也夫天成物則有彩聖命形則以象色之所寄性不載之青龍多喜白虎多懼朱雀多樂元武多憂然則喜怒積於中氣色呈於外不待指青黃赤白而知其歡樂憂怖也且五帝之異尚如二星之殊好箕作風而霽瞑畢作雨而逕娑雖陰霽之異形非箕畢所命色故夫黃圖綠錯禹或用之尚元黑玉黑黿湯反因之尚白元非白所勝白非元所生偶見蒼夷之文遂倣銜鉤之義要歷世以改觀故登車而易服是知周同尚白殷亦尚赤赤白無定

名尅勝無常色故曰金白非白也火赤非赤也易黃以白則白璆同價於黃金易赤以元則元火平題於赤水價定故色遷而不移姓停故名更而不化夫貴賤之尚因乎宜吉凶之制循乎令殷以縞而祀郊周以素而弔唁慶弔合施而同之貴越人不知有紫胡人不知有素紫素互迷而同之賤情有所令則名色隨之矣吳楚曰黑秦人曰黔燕齊曰白晉人曰皙稱黑非黔稱白非皙故謂夷施至黔元妻至皙也且葛盧聞聲而知牛角之白聞狂聲而不狂白仲尼聽琴而睹文王之黑睹狂琴而不狂黑龜著扐揲而知赤素之方矇瞽逢占而辨青黃之色意會於無倪口傳於習說何必白之爲皚皚而赤之爲赫赫哉先王恐色之難名故假名以辨色色如曲直名如是非是非託於說曲直託於性故色之無黑白猶說之無是非也天積遠而爲蒼水

映聲以成碧滄滄涼涼著初出之義鬱鬱滃滃望參差之谷色既隱於雜名雖轉名而非色是以是非寂於至言蒼黃止於太素如謂彼此而異呼則名實之不應譬與虎之以班類贊狐之孔赤雖有合於恆稱會無當乎受識未若謂鷺羽之黑同飛雪之黔險麋之白類焦炭之皙足以開乎羣疑未有駭於衆聽也夫精於理者則不假於形精於形者則不假於色理有不一形形有不一色五金不同色而同謂之白五水不同色而同謂之黑坎白坤黑兌赤艮白既殊雜卦之文二黑三綠四碧九紫又見乾鑿之度故軫雲宜青而如鶴秋霞宜練而多駁甲日之人不必其服青商姓之人不必其衣白參五形之黑白則齊天下之名色故謂木丹葉而綠英練本青而染白旨定以立名言習以成性是以謂驪馬之皆黃慈烏之皆白九藪之草無青枝千鷺之身無白羽也

文心內符

原夫雲物在天考占年之驗星河屬地昭辨土之分既垂象以成文皆矚形而知著未有組表爲編緣華測幹不能獲其性情觀其致用者也榮葉風殊文心波詭譬諸元象則抱背乖珥璚之常方於坤文而岸谷著川陵之異文人互遁所由來矣夫尼父七觀而獲尚書之緼姬公六法以課官人之方鼎立則魑魅斯窮鑑存而鬚眉自別爾含濡欲腐不出一毫鑽研殆窮未蹴尺幅射響則倫籥併鏑藏則瓦衣畦黍渾渾夫婦之歡嗚噏方員之說知一覽而畢窮可無煩於觀察也若夫簀篴殊吹錦縠異織宛雛之與犴烏同有五采之章檮杌之與騶虞均爲班文之蔚咫尺不齊霄壑斯遠爾乃相其精神以觀其佳惡診

其眞贗以核其精實精實著乎八彰眞僞分於六匿八彰之道曰識曰幹曰彩曰韻曰理曰裁曰致曰力識馭義以西迴幹抉波而東注彩者得於硎中韻者得於朗外言理則蹈淵而出珠言裁則考律而成尺曲折巧取之致適發強挽之力皆以貌其神情而適於通變乃如六匿之媸附於八美擇兩而窮取備斯露曰因曰剽曰會曰習曰竊曰贅弱者取因類南生而蠻語強者取剽肆胡人而華歸會者問馬以待牛習者狎浮以避水象罔而得珠則竊駭於乍覺蜩螗之鳴夏則贅絕於移時此六者皆辭囿之鼠狐文囷之稊稗也流覽既從錯綜斯覈乃可駕其毫帆入彼臟海識長之人多異心敏而目爽幹長之人多決獨前而氣壯彩勝者傍禮以今哆韻勝者賀物而容冶理見者時信而鈍愚裁見者時窮而東雅多致之人善風多力之人賈壯其大概也稟受既殊緗蒨各別苟不滲乎五匿皆可試其一用矣若夫全什俱陳諸器互出人已難窮文不一律爰當澄慮疏觀絕囂去稱合始亂以循環刊楮墨而抎掄觀其動挺於蠉蝡之間攓其生離於屬綴之末或識長而幹短或幹肆而識孱或彩足而韻希或韻流而彩薄或理緣裁而見枯或致與力而相施爾其徵用也名心不恬矜飾太上敘致則魚睨錚鏦標會則鷺引自若折之名柯不殊嗅之候氣四搏遂勢重而體虛味芬而中燥其爲人也多交少可脩外好內不可迫以繁端而處以下位也利心不盡時見渣滓敝帚之享千金照雉之眩五彩陋則沿常奇不割愛遂體實而追兄形矯而氣下其爲人也寡交類默偶比類和不可處以患難而託以妻子也欲心不絕俯仰作態每頻出以輸情或一句之獨巧才溢者騁足而紛敷言至

者低聲而同護遂俾雅以救鄭紙蠟而出寃其為人也美言飭服動靜雜作不可搜以高位而許以生死也又至罡氣不折鎔冶未合坐扼險而凌厲往迅至以彊禦若其為人質疏志寧言淺意確雖畸性之恆殊或圖功而見薄與夫未忘文學猶存剝蠹或傲儻之往來交才諝而蹻午若其為人慧闇半均通礙則一時忽忽以若忘遂前卻而退直是雖可以共貧賤不可與共動業也苟近五徵猶妨八美而況於出六匿之途以溷五徵之用者乎賢能之界錯於五徵婦寺之流藏於六匿故因襲之人懦而昏剽竊之人貪而枝附會之人詭而陰操習之人諂而靡若窮之人狂躁若縶之人偏凝此數者皆長跪以承唾夜行而鴟視禍至則不知利狂而欲死也然而因言多美剽言多奇會言若通習言若素窮言若縶言若固與時俱諧則世爭徇之

矣夫竊脂之鳥以名而見惡渾敦之獸以形而受戮雞鶩黨於稻糧狗彘死於糠粃今為其文而世貴之者是柜山之鳴放士有吹律之音而猩猩之呼往爾即前知之契也且聲音之道渺於文章鱗鬣之微纖於繪采然而子野聞琴知作者之興衰琴高相見通彼性之愚慧口齒頰目以別駿駘疏促高庳而通氣化焉在文心苞孳吐以垂條毫楮神靈傳其眉目而猶患彼贗售苦於暗索者哉苟若鑑之不昏信在茲以獨解雖遂篠尊瘠可取以共裁而樗櫟輪囷無辭於永棄矣

文心外符

若其貧富貴賤汚隆遲速可睨而言也夫梁鶖林鶴飢飽定於異棲而兔爰雉離禍福分乎殊性虎豹咆咻則見褒於周易麒麟聖善以膺戮乎春秋覽物類之固常知文人之大數也爾謂紛敷繁郁集苑者居多寢陋汚窮撑枯者不少理冲閎以得壽氣矯躁以得夭譬諸笛短則其韻高絃長則其聲穩故妥祥之人多富疏嗇之人多貧挺清厲者必貴受窪注而為賤貧與壽為鄰貴與夭相半然而樗櫟宜壽何貞松之延年蘭芷宜榮何朝菌之肆采且夫富人必嗇貴人多貪躁人亦壽夷人亦夭此宇宙之故然而斯世所常睹也今以清郁覘榮冲閎擬壽豈絳灌之文盛於賈生而盜跖之辭和於顏子哉攷徵文之符驗固同契於陰陽性麗陽而顯徵命潛陰以逆取故徵性則異采之下必有清裁徵命則奇節之途必無順命也荀宋而下以至班楊左馬之流而及張蔡嵇谷之竹遞宣楚澤之藍互蒨莫不鏗其鉅響樹為宏標然而升者至令史潛者稱賓客休者享令終咎者值天孽使得從容行間正命牖下已為過矣安望貴且壽

哉徵文之道方於眡脈上察神理下診氣色故文有四貧二賤七餓六夭而繁疎腴瘠朓朒靜躁未嘗與者託志元冥不競鶩食局心鴻濛遂迷馬足叱鄭賁使負薪齊貫交於頹僕此四者皆貧也言不眾駭不以為高行不眾違不以為是此二者皆賤也警發近驕矜飾近傲述古傷於諷刺談今遌於時事獨賢見譽並賢見忌更唱遞和比黨見疑此七者皆餓也覃思元勝則鬚髮為枯極往難還則寢食斯廢失之困於心靈得之妒於造物假荒宴以鳴通遂柔靡之寄豔此六者皆夭也夫文俱四害而道齊一逆雖復湛以灝氣納以義華豈能收清郁之榮而茹冲閎之實哉晉奏清角而隕夏霜周鑄大林而虞衆口聲律變乎中則應響乖於外矣若夫極博之故覽乎神明至精之原通於聲氣亦有觀形以知命即淺而會深是以長卿死欲文蕩而

奇淫子雲多離志沉而磊砢亂生比禍於韓非主父齊殉乎李相毛羽既同零氄斯合又如孟堅之準司馬亭伯之倣楊雄傅武仲之遒氣時疏崔子眞之壯懷未老皆不出乎樊間遂其寄於離下以至於敬通兮誕乎雅淩俠元叔之輕率體傲而粗正平之敏達機通而淺瑚璉之用既殊豆籩之鷹斯足奚由斯而言猶未敢謂才過之相摽六九之五厄也且如中郎之藻當世攸推陳思之才於今共羡然而中郎質陋覺貌過其文陳思繆悠使情溢於器而聲名赫然不已泰乎故使周旦徵文則枚馬之徒亦不踰乎郎吏召奭考旋則崔傅之流猶未幾於不惑況執毫楮之披離而間殿最於造物者乎是以智者窮原而得波博者披華而相質窮原之方極於四害披華之故彙於萬物譬之松栢後凋而有不死之草蓓蕾含實而多夕萎之英必兼察於陰陽乃無惑乎休咎也綜其大要則因性爲文緣情得貌或隆汚於治亂或絀伸於暇遠元叔之體幹魁梧而編章率易中郎之神明俊偉而文藻卑庸將非神之攖於屯擾而意之分於世患乎四害中攻八美斯變是以亂世之文多刑盛世之文多夭汚世之文多貧清時之文多賤刑政衰而尚刻覈禮樂盛而入淫奢流泉出於巖壑逸響滅於雷同皆必賢智乃罹斯患申子韓非相如子淵鬼谷虞卿楊雄桓譚其大槪也若夫不死之草値於炎方朝生之菌榮於煩壤雖復寢陋汚窮不能使之賤疏嗇矯躁不能使之夭豈必平津之曲學脩麗而後享其侯封柱下之委蛇闒張而後宅於順命哉

七卜

觀夫原野紆迴山川盤結仰飛鳥之焉棲俯游鱗其何極地剖

千區階無一尺於斯時也乃思登於閬風上臨槐江下履樊桐攬聚邑之縱橫相旅居之吉凶若夫三亳翼翼金板割於赤烏二水灣灣赤符飛乎天祿雕大湊而不虛無一姓之能固帝王且爾而況於人乎或謂嘉土可以集兆安止易於致福玉檢埋而氣銷金椎隱而地鑿胡璥震離鳳覽暉而下之破窠戊己燕銜泥而避焉然則原思匡坐於褐塞曾參決踵於商歌孔汲漏二旬之餐惠施異數日之火或陰形乎蓋幅或依宿於樹下皆蹈地而不擇故其居使之然也於是僕本易人性不重遷流覽九虛苟求自全驗土色於餅牘蓋先相而後卜爾其日交實沉婺女晨中因其介邦遂圖南方此其初相也爰觀夫祝融之都回祿其棲爨長離而成幃管明瑞以爲箕足有石火自燃朱英不萎璇星散而下橘龍目湛而上枝條結四時之花禽銜六琯之吹暨乎葵藿沸雪山無不悅之膚膾島脈邱波靡不來之趾蕙幼從風蘭老習水豔與目會巧以意起琅璵鏤其菁葱流霞落於暮紫故其居人宜於文章容容離離巃嵸將將淵紫水而成綺叫丹邱之歸昌掃翰則枝幹離披吐辭則芬芳酷烈莫不辨若熖山解如沃雪象錦石之斐然倣江流之不絕加以寶洞幻連石囷相稠左副瀯霍旁通羅浮幸有薄田一區短牆數尺渴飲神漿臥枕怪石當具宋之在茲坐枚鄒於列席園吐奇葩池泛文翼佳人雜坐清歌歎息亦足以蕩洗煩穢游泳無極矣然而其卜弗善也卜曰離火揚揚其中載陰華言肆章多淫彼心水居能炎陸居能沈去此洄波從彼白金旣而辰在鶉尾厥旦中畢車轍退坤巒擊落日茲固元金之攸有萬物之所悅也則有驚猕刺天危根絕柯尼民岷江齒噴長河勃勃蹭蹬顚躓

差差蚍抵朋而逭都神踏離而疏波鎔膏鍛髓絕青發紫銷以羊哥堅踰佛齒陽𩏂湊文陰鰻戍理魍魅泣而潛山猨狖避於寒水錝以珮服灼不可視故其居人重節使氣百折不凋一言而死論行與黨決脰相尙喑啞王侯撻摑卿相衡諸則重於嶬牛犲命則單於五兩莫不急友而緩妻進難而退利手白晉軍之頭口奪江神之勢加以敦物二岑蓮檜三峯滃翳翠靄蜿蜒白虹幸有石交數人捐晦一井斫柏成門搴蘿就帡上懸胡令之劍下焚黃帝之鼎戮衛快於其前烹主父乎其間往來精怪辨折靈姦亦足以舒發幽閉闡揚廉義矣然而其卜弗善也卜曰孽收豹頭白面執戟王母虎齒班髮羅刻不利於人乃遷胡域又如日在壬癸帝始殺其黑龍辰交星紀天將讓其尸濕雖出游之所忌非走馬而逞及也則有禺京所居元冥佐之褰城雲雨尙迷七聖之車大麓風雷不晦有繇之道宜當真人萃集元理迴抱乃有魋顏上楹腥風踐草豈異類之在覆亦窅然而互嶹但其地脈龍從城衇絡屬貫達八方河通九曲北堆臙脂左浮鴨綠冥月精之孔艮驟天驥之逸足電發星飄烏追日逐是以皇霸取材雄桀策步各依塹而設險乃宮闕以啓路故其居人喜事而慕功貴就而陋窮背必與燕然俱紆冠必與熊耳偕崇聲及吻而號雷足及屣而徵風肘腋微高閶闔暮通加以艮常之都萬物所藏水避茂精石飛安王幸有地足立錐粱供懸髮端摩戍算霜暑不奪出安白里之城入端尺二之笏亦足以拳屈成生挻幹就沒矣然而其卜弗善也卜曰聚石爲城車則避之澠塗爲羹衆則嗜之雨雪淒淒行人載飢太隗具茨焉知是非至於太簇發律蒼龍司路登四觀之極墟歷二宗之泣

跗周覽蓬萊憩足雲霧時則觀乎窮東矣爾其巨浸後擁大陸前趨神府授鑰天倉儲胥裁斥鹵而下供羲虞衡以上輸八蠶之緉出於天孫七屬之甲藏於人間撥數探淵口觸心悅寒鮮鯉以陽霜貫鼻甌於海雪萬尸爭芬千口齊啜此亦天下之便樂也復有明君聖主時來封禪駕六龍之沛艾搴九斿之泮渙小者纚組稅人者賜紳弁玉檢邦箱丹書如貫秦皇去而復連周孔徂而中反故其居人稱書說禮家懸明堂之圖人傳介丘之旨富與通而學施貧與憲而分恥口訥則云金人之緘箴手鈍則謂神僊之斷指踆踆莊莊自以爲是幸有陋巷餘隈東家堧地施絺綌之薄帷誦雄雉之亂詩走如循牆動若發機觀梓得三見羹知二亦可以出語百姓坐對妻子矣然而卜猶弗善也卜曰東方之木其繩則直削板受塗比功厲石刊澤剝膚載劉截斷雨露謝膏自受厥患凡茲四隩該爲八方雖俗尙之異等必妍醜而相當東南爲絳其地多女道德之間流爲言語西南紫合老幼雜遝文章之溢而多遊獵西北黝堊既載龍象之尸艮屬喙黔又稱大鼠之地是皆不足爲至人所永居君子之就治也既而厭觀四游勤思中州春秋季月百卉尙茂從鄭賈之輶車託范公之末舟則有轂擊白隧連軫萬貫金築走馬之堤玉雕鷫鷞之館何趙袖翻非燕歌囀裂絲泣乎房星江流咽於竹管樂如阜之笑言約上宮之繾綣復有白氏開堤玉繭構房九龍出於飛甍五馬坐乎雕梁斗井星疏鼎樹軀廂重霜下而試溫十日並而爭涼夸以示英伎以婧歡每絕景而突開忽異方而競端莫不列蔭犛犛弄音喈喈瓊力殷宮璇疋夏臺故其居人容貌鮮好笑語愷樂乘釁侯之蹄馬倚衛公之重較齊

冥羞其方乘王喬之義負抗鶴生長百年不辨五穀雖復搯以崇高旁瞻大少之室遅於西谷中定上下之思非有子晉之純篤王栩之沉幾相與鑿白石烹紫芝其不足以久處豈待問於卜筮哉夫壤處沃而易淫物食土而多蠢故脅鄉而下漻淵之滑刀帛之所出入垢濁之所停涵也若夫大海之外十洲所宗山玲石瓏乳垂脈通瑤花長陰琪樓嵌空勝穿握契之亡陝石鍾南之堂靈璇自鏗寶玉相縱上靈涎而若閣下窱窈以無窮鵷雛互御虬螭來從神餌出乎其間奇書毓乎其中或怪獸之所防或異聖而別鍾邇則發肯可扱叩壁而入遠則慶忌窮於奔馬夸父衰於軼日故其居人言辭疎濟神理遠引顏若丹聚膚如縞振豈特焚石舒步獨致簡丁之驚白粲披髮足動仲尼之請加以閒寂忽荒冥接可遇隱士無禁司閽莫禦誠得家人同

志孤絕上征斷巖就棲命霞搆楹梅真之過石庫彦方之咀玉英應曜分席於用里馬遷抱慟於伯陵亦足以散屣一世沖遠自命矣然而卜終弗善也卜曰蟠桃紫瓜千年未華蕩蕩滄江欲平白沙邇洄從之道阻且邪百神將將將來於家夫方圓同剖川峙如粟出五方而擇土猶未得乎所欲將謂大之喪家豈聰烏而無屋既而屏氣低回褭足言謝日月積矣春秋邁也忽大悟之瞿然遽翻然而命駕乃見大汗漫之巨都鴻濛之曠野爾其眞氣渾淪靈風上下來鵾鵬於天路見陽羲之小假次仲之翮曾不足以乘埃穆滿之御又何能乎秣馬用有北斗因之渫身秦壹借以鍊形既濕朗之罔見但招搖於元庭故其居人處無帷幔行無轍迹麗服非章夸容何飾宮名無爲殿稱元黙等四海於坳杯視二華乎蟬翼黃老既無以喻精孔墨又難乎比德於是資策拂衣翹首而歎曰嗚呼吾食於太和休於廣莫響我不能使吾長非我不能使吾惡多奪不能使吾窮多予不能使吾足途何側而稱悲國何陜而鼓樂吾安能受吉凶之嘗營肆馳驅而溥溥哉重爲之筮曰應龍翱翔周遭四方朝沐暘阿夕棲扶桑解角委鱗穢除文章昧昧神淵二儀迴光帝遺元珠盤桓不傷使君壽考與天無疆

七策

丹魚未剖玉鈐未發綸鉅垂絕屠刀將闕恐脩名之不光守貧賤以永沒乃訪禹虢爰從秦壹青編綠簡掇禹穴之書霞坂雲岑掇羽人之籍皆言比衆粱徧方輔轂導榮貴若懿女之就筐抉鱟窮則輕塵之去玉垂世藏下列文維七古之賢者未能讀也則有伍戶結僮小年計硯遂識在心成誦若默庸拯彼民遂

著諸策其一策曰秉天之可坐致百貨居德貿合乘刑違破壬癸虛其競末庚辛委而無價大陰直金三歲而一穰天下再康二六而一耗陰盡之歲丞出六宿陽盡之歲旦反牛馬觀更建以易重揣反勝而徙野時至勿悶時去則潮或往而復留或迅而俱瀉以妃出者二歲而亡四歲而贏五歲而大豐以子出者再歲而豐三歲而壯四歲而驟窮南北占其牝牡支甲別其雌雄聖人居鄉愚人當衝失其道者困於塢壁得其道者峙於王公凡天之數日月主之毎以弦望禮於檽牖譏其盈縮違其薄醜相旗中之寶虛乘太白之疾守不失其數十年之間可富百倍也其再策曰攘地之寶若探其抱天下名山般般盤盤大陰產鐵三千六百少陽産銅四百九十神禹定錯著能出於五藏阿衡會圖別易反於四刻南有種珠之戶東有引金之石波斯之

胡集離婁於䀏間崑崙之奴駃飛廉於踵腋彙剖則砂草示曾青之方氣交則貙虎發鏐鏑之色皆取母以徵子或授魂而獻魄走之非脛飛者逾翼若夫苧桑百畮橙橘千樹沐交越之餘鹽扇求陰之末鼓亦足以下方半縣上抗九府撞巨鐘而列食節細管以和舞凡地之數氣氣主之毎以時正觀於巖澤動若鳥獸濩若練帛升高以射就宿而弋不失其數十年之間亦可富百倍也其又策曰縣庭盈囷其道從人佝僂任舂戚施糞壁壽絕游婦門希雜賓亞旅師力主伯師智食前之節畫質握髮之童授藝仰掇則極乎附枝俯拾而窮於遺臬越山踈蔦方八鑷之襄岷江躑躅蓄九年之美醪漿千石不需於昏縉帛寸緘不貲於趾加以沓末失道儉猶邇禮洞酌之巵實中藏惡之牆障外風過河以微損日懷璧其奚怪亦能委金窳地繫縑成林

託車馬之前步綴薦紳之末衿凡人之數井竈主之毎以晦朔涓其釜搗祭方位以屬祥瀹蕭黍而薦假對坐不叓向語不誶無失其數十年之間亦可富百倍也其四策曰阜人之道載寄於畜巡月令以孳耦依方土之攸伏六畮之池納上庚之鯉五牸之野蕃成坤之犢牝鯉三十以敵千家牸牛三秋而蔽半國馬盛則緩縶柔之收蠶盛則更水草之牧喪易之羊利於險阻貿塗之豕宜於大麓既斥害乎儦羣乃徐相其耳角穉者勿取老者無服當藏不出時金雞於泰山當出不藏牽玉羊於西嶽凡畜之道星宿主之毎以昏旦辨其司直先豺而祭豺先獺而祭獺毛避參虎鱗避箕豹獨地施布異形設報無失其數十年之間亦可富百倍也若其五策世所共習木之舉也辰沅之砂鍾華之鉛丹邱之汞上池之泉扶桑納薪還丹致眞慈漿之消

元玉踏珠之化水銀規非象於首山洪爐比乎峨岷上窮道音下絕紛鬒道淫元牝氣蒸赤青發爲母金以息上鏐或如浮忻有燭銀之泥西國有貴金之葉雞吐媚人之鈿樹生翡翠之屑皆可吹以神硫釀爲妙藥上聖不恡出鴻寶之書大澤可分錫公言之爵信能融鑄砠石琟燦塵沙齊糞土其無詭變大地以非誇凡神之數精氣主之毎以庚辛寅採靈物通離坎之中機搗烏[redacted]於上竈不失其數十年之間可以鈞致白狼焚灼檮杌矣若其六策要眇儻秘行之者不疑知之者無訾參人於天黨育於地栞攄奇書役使百鬼臨川而祝逢逢入山而呼飛飛圖縣白澤符稱天水皆先馭以元冠服以靈散委維之狀無駭垣方之象如見然後攩扶魑魅馴駕異獸策馬之神告其吉凶持杖之蟲禦其飛走又如夕月纚㴸瑚日祀竈庭瘞三皇之文佩

勤五嶽之貌外厨行於烏啄內形隱於龍草叱紫冠乎南發辯髻胡於西道皆能車郄黃金淵瀦奇寶凡鬼之數掌距主之毎以衡維守其韃域兩衝一壘握風后之奇九武三步發文密之跡不失其數十年之間亦可以出入隱匿游行金母之際也其七策曰舉貲之要善盜而已日有義代物具制勝因巇而抵覲弱斯升下泉激乎上機猛獸來乎佚附火乘雷而此豐金盜山而彼損造器制仗帝己命於蚩尤息土湮河神未誅乎伯鯀故術以精而後行禍方發而必刮謀深者得全言淺者利折黃帝之陸起蛇龍國子之水竊魚鼈皆爲之無胠篋之勞動之絕冒矢之孽也凡兵寇盜賊之數心目主之或在權量或在觚足或因與以爲取或故絀而得直進倖犀隼之利退齊蠖螾之蟄毎以宵旦料其虧實學摩揣於三霜試飛箝於一日十年之內亦

可以遨遊井里懾伏親戚委佩縱橫　富無極矣凡此七策以羅萬者得其一則輕和氏之珍用其三而薄純鈎之價歲有異遷道無一反五法布於軒轅一書藏於句踐皆因智以爲淺深規才以爲脩短故猗氏發蹟於醜鄒白圭擅名於猛鷙郄公之巷無居人王孫之家僮萬指廣漢築圃而連山樊君閉門而成市卜式攄憤以輸邊子仲儲胥而効義雖未通於要眇已坐稱爲高訾夫仲尼發執鞭之慨而子貢任術以連騎西河信有命之箴而冉有徵需以得富爰知琳琅寶井悉鑿人謀禪海環牢同符鬼運夷吾徼逐均少伯之心膠鬲魚鹽亦計硯之旨術寡則命多窮遇疏而才始見吾誠若此豈憂貧賤哉

山庭迴移

岷峨鄰穹鍾嶽同寅遡衷於帝哀世無人覽煙馳之妙旨翔霞牒而更陳夫以埏埴同故毓孕殊緣分煸燿於星野斂蒸搆於芳荃申降神而輔籙山出器以登元蓋顯相則庸而陰稾者捐雖隱現存乎其人而翔潛標於所處故寶有不愛之心臣稱不敝之舉若其下上從飈吸呼在氣等浮蒸以若壓擨方輿而如屣泳洞出蓼水之間翱翔在伊洛之涘斯言秣而何駒雖向留其莫繁蓋亦鮮矣亡所用之如必徃清尙以涓彭責潛夫爲卬疏噓之而不揚載焉以莫馭焚燹與宿莽以同枯靈菌與茸卉而共瘵何生者之已靈而抗之恐不克執用爲符不亦固哉若夫尺寸著異巖廟共賞取材於藪因膏於壤遞起遞臥之司爲書爲夜之掌守離珠以餌鳳耀若華之垂幌煜澤媚川還蛇飛爵或有山而溢銀豈無荆之泣璞金玉下贏滃蔚上薄揣維君子又曷不然所以傅巖不逃賚弼之徵有莘亦負忍詬之議易

類鶴鳴之章詩同鴻漸之旨申書鴈於山雲路成蹊於桃李帛在圍而有賁虎從風以獨起於是赤霞爲之建標巖泉爲之響道鶴延書而跂滕鷺望堠而舞翽毈移斥佞之根宮徙吡門之草玉律動而百谷齊青華平見而千繖俱好至於丁丁伐木翹翹招弓聲同則麃道從而降祇叩元之爲牝雞得祀而維雄石指跪綸之迹人築取履之宮亦有辭於嶽瀆無曠乎天工所謂物與時泰德與人崇我友見同舟之興爾侯有空谷之風夫當其巾車未至野耤未忝飛淵瞑流石梁臥塹涼颸泣秋圓暉射暗抑孰佇而不荒又何歸而不絕似蕪城之洞心類幽房之啼血豈謝怨乎王孫固恐鳴於鶡鳩迨夫鳴騶不入折芰徒勤雖遯世而不悶亦沒齒以無聞荷製秋其暫裂蘭無人而不芬青松落垂絲之鬢芳華愁不雨之雲與夫痼疾已成膏肓莫却荔網加於白魚蘿罾施於黃鶴繫層巒之密圍委園檀之棄擇陷如不測之淵扃有不開之鑰且將翫我以山鬼斟我以狂藥築我之宮庭塡我之溝壑於時隴首無光石門何色嵐舀語而依同滿吞聲而曲仄豈曉猿之不哀顧青崖而將泐亦何芳杜之開顏而井渫之無測也至於紛繭雜陳盤根互薦勞虞子於上都頓龐公於劇縣人如廢瑟之絃國集吟猿之箭歌先祖之匪人思西方而不見巖竅幾傾宮商利變豈可使石鼓徒轟神鉦自震絆鳳翅於曲阿縶麟軀於迴嶺託嘯探薪仳離形影令白雲有侶而蒼生不拯執斧柯以佇望顧軀山而徒怲哉若夫匡世無韜藏身有智遁深爲藪穿壑爲竉款麗冢而入羣胥右泉之爲贅伹偕鳥以知還故聞空而向嗅時復恬情幽踪舒懷達則亦可謂猿鶴之私人松蘿之狎客去若乘飄處若旅食雖終

世以盤桓亦入林之迷惑即懷魏闕假步山扃遺蕙帳捐霞几杖利策牧名家岫如屋社之邦雲停過午之市未足以動魄而不甯怨心而未已也乃復遷怒上京結薄都邑甑已破而屢求綆方長而不汲覽德未下瞻烏未集愁桂樹之蕭騷悵攢峯之翁茸適以滲於俗情章其禰志使望石有女子之心而丹穴無知人之智用當抗奴於衡崑秣芻於天駟莫閉青牛之關或擁芒碭之篲同彼車之郤載亦爲舟而不繫庶不欺於游人故可復乎上帝於是封煌拭目絕巘迴姿醉叢篠以玉醴采璺穎以香飀理吟龍之方澤澄神鹿之上池旣呦呦而鳴侶亦皎皎而歌詩勿言首陽之粟不穢商山之芝信河清其可俟亦菀葉而匪時請輟朱公之哭以停公子之思

乘桴廣引

夫子適趙誠聲於河帷裳漸車鱗甲生波四顧滔然作而歎曰已不濟此實命也夫若夫東闞天浸俯盪地軸虎豹失山龍蚍激陸望奔馬之橫流震太華於西覆外若汎舟中若集木相夷服而可居哀舟楫之不作其先則有軒轅之帝遺迹丸山遺居完扈從七夜之流魚詔萬神於陰浦汾陽有喪我之心已登有昆虞之虛皇娥筮之浮於窮桑其兆得吉洵維厥裔各極四藩耀若華於日出搴鳳鴽於窮鵷踐北澤之黃虵馭東海之青蠻穆子筮之從於禹驪其兆得吉又有孺帝高陽東漸蟠木儛彩鳥於搖山棄長琴於大壑淳芒筮之叶於歸墟其兆得吉亦維帝堯欲刈其莞而逃於蚤冠崔巍於蓬萊難日月於爍火伯益筮之徙而南棲其兆得吉又有帝俊之靈其化離越禮二壺於九淵帶八鴻於四達竹林蔽江瓊枝覆月夜不績而自縈稼驕翹其向發相鴻筮之託於乘黃其兆得吉又維有桀夾魚以龍建木之西蹤淵其中入膏桼之沐沐潛大澤之灦灦九巫筮之守其靈服其兆得吉及於文密從元蒼而稽經分青赤而入穴冀得澤於猶來流不濁乎繼發負舟曷疑裸國爰沒帝開筮之獲天之籙其兆得吉又維偷王用其貐虎金版出地玉馬逃藪馳寶器而入周闢新朔而開十狂叔筮之子飛不食其兆得吉亦維二姬中懷鬱尼歷塞庫而得誅昌玉門而見鷊獨巢之爲清先見之爲智釋衡陽而不居名勾故而得疑泰伯筮之沈於東南其兆得吉於是乘桴虛覽四海紀之以招搖要之以太歲齊衆哲之所從信九垓而無外爾其人民則有氣孕之渾庬神生之奇鼃竅候月於靈芝辨占風於相烏陸生蹈波潛行釋棹其君子則有冠帶之國明組之邦馴獸象於周圍章承改於夏

封其宮室城郭則有市集大人臺稱衆帝蟹兼千里之環蚌吐蜃城之氣其祥異則有翔鸞戴敝遺玉肉視三壽之狐來征於伯杼九井之禾上升於仁羿其安駕則有騰黃著角史林貪耳檝得敳之千歲亦淩波於萬里其饋獻鷹璧則有珌珮百雙枝斯千篋發羣玉於鼉梁繒元華於瓊牒丹含天櫃之山珠綴玕琦之棄其父子昆弟夫婦君臣朋友則有連臂之司遞主而王復蘇之民相發爲世士羣處而不矜女不夫而得繼繩之以德蠡然不異其號申漁顯狗風而披揚波而震取鹹於澤不見其盡於是缺焉望崖莫極因之反顧九有頓失銀河與瀫水而俱匱月槎與泛梗而齊出赤龍時來大魚方淪綠文滙闇色之波景氣盪龍鼉之室金銀之闕議而不存方壺之臣辨而不悉但蒼茫而下上兼千古之髣髴於是榮光不至羞沈璧於臨河彎

弧而奔濊比妃於洛水見赤人之提撰東海尙潛麾黃鉞於陽侯西山徒恥於是循南極之孳孳辨日出之湯湯考納謀於齊景陋獲魚於帝荒舞水商貪詛詢楚沴衡書赤烏不問吳亡於是巨鱗負石避箕尾之上星赤烏紘歌去通藝之末列涓子貽論於彭咸崔嘉致辭於徒狄於是鬱確回連已蕩邱陵之陂洋水攸魚不顧鴟梟之寶先入無攖罻之夢傷行無迷陽之草於是改轍從舟棄車臨淺識險滄茫焉求斧柯乃託紼纚之詩而興泝洄之歌後漢伯維亦聞而作曰嗟呼行哉吾以虛獲實終不償失夫盛明之際尙不委賓而今不去今竟何爲哉祖敏之徒乃歌遠游擊其汏曰淌[illegible]然哉屈氏有言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及其故都兒衆忠而不懼兮世又焉知吾之所如

器難

器難聿曰傷哉才也胡以爾爲終日濡首經歲瘁舌盼脩毫之暫短理勞心而日拙闇古則攢眉就隸貌今而瞀體從役既輸巧而不封復道醜以見黜仰不能承磬何以折一旦才盡倏爾溷集棄若塚頹用如薪積能不獲多斷不見惜不如去之從於導尾汝濯苕溺舅拂香並但懷姿而踰聲故掉首以澤理容與從風頫仰飛英語無一長棲遲碩鄉幸得類從以爲爾榮一旦神盡殉於其人侔彩畫翣兮巧松壓不如去之從簧與笙舌鼓操動羽滿函輕發游鱗之頑心總靈禽之妙響振谷爲春功雲欲上涓阿假其微唇任膏抵其危掌一旦舌弊毀節裂指冷露悲於越臺寒雲泣於吳市不如去之從鈎與鉅命以一俯受以再佝上援下揖以引籧篨辨有鬚而白伸體如弦而向紬垂帶蕆糙軒佀截梟既咎礜之兩遣亦入出而自得一旦力衰絲絕

委地刻虬斷鱗鏤英喪節寘之潃竅爲土所食不如去之從於莞簟疎志豔中弱裹纇外爲歡盡於片時舉眎極於一睞舒卷霽陰歙欲雲靄貴與寵和便爲巧最一旦用窮下體俱穢斯寢遑安登車有礙薦芻馬之非宜芻捐狗而不愛不如去之從於踰轂嗜遠嘗險白御勞者往則趨塵動而忍詬但技馬腹爭名牛後乃被以丹紫錫以瓔玉轅杜衡而鳴鑾驅雷星以肆逐一旦途窘陷於泥巾爨有勞足視有反目兒車師詵蜣丸帝作不如去之從於鍋檣遠致千里安託後桀脂以澤口葦以繞指枯柘得而瑣飛南轅失而北徙是以吉量慚麈鉗且假利物匪微而司權道有先而命旨頹然若放自以爲是一旦棄置不如虎子以吾相爾亦胡以爲

自詛

爾有悖德者四反性者六爾跪泥首聽吾詛爾爾多嫚寡歡惡說曲禮喜溺儒冠爾寡信多假道朔有翎呼鹿成馬爾偏向奇癖舉世所欲一嗅十日爾易約難樂行無通阻動輒痛哭此四者皆悖也爾心非聖賢口誦其教視爾不臧顧我則笑爾心服佛老身悖其義東鄰殺牛西鄰禴祭爾形體羸弱志意麤惡特好殺人爾觀夾谷爾中懷脩潔外託沓雜數從曲室嬉笑媟狎爾性喜諛人惡人各已推崇不肯掩抑賢士爾脩文賤文違武貴武介肯則喜翰藻則怒此六者皆反也爾具數惡不改不玉乃復雕鏤蟲心盱衡鳩目盡倕氏之末指爭飛廉之騁足乃使祝翁刑雞皇人斬馬出咎繇之豕喙歃巴涂之血豬乃剖爾心剔爾目噬爾指斷爾足並懸都門爰叢世戮捨目捐心夷足迸指託貌渾敦以爲世恥宿使牛羊踐爾寒冰濆爾魑魅守爾豺

虎兕爾馨地荼毒一皆試爾爾貝五靈云胡勿思皇皇昊天三
物在茲

彈陶

臣按齊宜都王侍讀奉朝請臣陶宏景名崇矜飾志圖清傲本踈上懷豈荷眞職臣按宏景委雅道成遂總奏記兔圍之筆斯濫鶴禁之澤圖歎爾乃遡羲求陰疾趣避景訣辭青苑搔首朱門大東方朔隱矢諫於上林巨靈見精重懲乎土木豈有遐想巢雲近阿築怨伺戶掩扉而明雅尙及其舟棹遄征車帷載道徘徊臨水傾疎盆朝雖蹤二疏無方兩禍既而蕭鏗被難故王就沒殳著感夢之編並及冥通之錄知之非幾言而贅矣若夫蕭衍攘寸齊祚云移邇將之爾甘露刺史之見騶虞淫士市招佞臣鼎沸雖異越蓉羅飢捐之澀未足以望徑閭風問津員嶠遂乃蒲浣烟霞大飾塵垢五集讖文皆成梁字先脩賀表進之於朝夫道成相洛未衰叔達而何容行適更遠東關諒久約以圖榮何前高而後佞也如謂天子故人廓巖同慶未聞牛牢脩書於文叔德操奉表於蜀后且書曰二接以錫康侯十年乃字以別貞女詎有肥遯之逸民而踵懷清之寡婦日煩營搆動稱敕書言之醜也可謂榮乎臣謹按眞誥華陽昔爲三茅所治不降漢帝之碑既爲二許攸棲未煩胥士之牘率皆道齊元牝璞隱無名今三茅雖憩包山上爲貞伯玉斧亦侍上相職秉帝晨宏景不應濫竽茲土且上清夙典舊有明科劉安之稱寡人罰使守廁王弼之迷易象屈爲司門臣按宏景僞爲冊文私錫徒弟亥傳眞誥依附楊羲宜從劉安之例以戕王弼之吏豈特外益醫方有殘蛆命下經鄮郡不獲飛昇而已哉仰塵囦牒需正

明刑

駁葛

葛稚川旣宏元宗宜領眞秩以述作繁多遂乖羽化乃使通人摘其疑誤或以稚川不應旁通屬命孤據大藥乃作駁曰葛稚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求之必得命屬死星則其人必遠仙不脩其事然則彭公呂望自應長沙之星仲尼子淵宜分虛危之宿從仲尼與呂望同學亦必不仙彭老與子淵同晨亦必不壽也夫星周五載各有生臨曜歷七璇俱逢衰廢天以動故不拘人以靜故有主凝神之極退日隕霜動氣之徵移星結蝀此足以明氣之無獨稟而命之非所値也且云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者宜謂積學造命緣習成性猶之同金而冶鏄冶成則鍔異於鈞同土而陶甖陶就則甖殊於瓦越人樂鑠故致鏄而集百神秦人樂缶故懸缶而徵賓客是以琴高乘鯉亦出杏門老聃之徒而有韓子樂辨於人情則稟窮乎天畀稟以予星樂以予人今旣云所樂善否判於所稟則必不得謂移易予奪非天之故也旣予奪而非天又安在星辰之屬命乎夫命之脩天因於所値則命屬死星永絕久視命懸生宿無煩大藥又謂服金如金服玉如玉不服大丹不得遠引者何也夫大丹之法授之至人以示五行之極精藥力之至驗者耳非謂卻粲之叟直須鼎湖而烟霞之姿悉關珍澤也使必鈞量玉石斛計丹靑則八公之富不及劉安四皓所資無踰秦后然而安期控鶴非假卓鄉之財子晉吹笙不問周庭之鼎谿父以鍊瓜能飛毛女以餐松易貌安在蓬萊體道必無眞人而實藏假途乃成大藥哉而謂輕舉之氣稟於自然

夙就之緣益徵星命是則命乖自然靈丹齊於搏黍生懸死宿神漢等乎潢流縱眞訣之難逢適大丹之無用矣且謂金魚著誓唼血成盟神藥諱於異名丹方虛於隱術夫術不可傳不應復著而爲方悟者自通不必復詭其名字旣託旨乎神奇乃逃眞於隱諱非所以明至人之無僞釋下士之大笑也下士樂外故喪眞至人守一故無累廣成不必鑄鼎而道茂於昇龍脩羊不必煑金而神標於煙嶋靑牛之語曼於五千元牝之宗無踰一要夫謂峻腹而絕稻粱蒿酤以辭濃郁者謂稻粱之滋於世故而濃郁之增其負傷也如使慶弔之故不亂其中芬臭之味無關於口雖復時近酒醴小燹粱肉已不害於永年無乖乎輕擧矣又況於沆瀣實中芝菌養性滋五臟之內華喻一儀之靈妙者哉是以行忍之久可以服神守一之精邁於造化至夫蒼黃潮潄庚辛自遇食而濫器不用竈神之砂枕內出書無勞淮南之術如復強彼鈍頑闡兹奧域得之曰術不得曰命是使漢皇意忘至老而追非中蠱草思接踵而受禍矣

樟讞

靑原之下有樟一株舞甬二尋麵礎十尺度其穉齒可二百歲厥高未極然其直中伉門之闔横當巨艦之圍舊社已改屹於道側觳羣衆目是召賈匠聚謀其下鈎繩旣具鑱斧畢立趨告石子誦請伐之石子曰是何罪哉爾謂是縫質直中翹體遒氣丁霄摩蒼不善爲媚爾謂是體鉅葉稀傍無附枝取陰不稠獨行若離爾謂是華實無聞芳芸不颺載高以堅辛烈自將爾謂是比楠太直擬榕遜碧俯視松楷時有傲色爾謂是飲柳戛梁佴榆失麗纘稷之需材具是賤爾謂是沙棠宗柔文梓尙續負

雕入器雖樸不貴爾謂是露能揚采拙於用大退藏不密好脩之害爾謂是衆譽所歸亦集厥咎章章之振羽鍭是受爾謂是取名太儁則行觸大諱帝問不宣乃傷厥類夫是九者皆非其罪而見困於鈎繩立催於鑱斧不亦傷乎於是匠人斂器屛立若不敢請者石子之園丁顧謂諸賈曰是唯譽之而可矣夫譽人者不害人而有用於人不用己而有利於己昔者文王譽觀丁父於都武王譽彭仲爽於申湯譽伊尹於夏臺周公譽膠鬲於妹水或以與己石子曰嗚呼是何言之未嘗也我則有才殺之不可而又賣之假辨於彼而因以爲市自非有道鮮不爲厲矣昔者魯人譽管仲於齊秦人譽士會於晉天立其倫鬼護其令衞譽公子鱄於木門郈譽叔孫豹於假室鬼乎其償天司其直迺若淮陰倚強販酈於淝水袁絲多智嘗龍於吳市張侯善佞嫁房於涼州魏武護名勝衡於黃祖皆機發於背旣承於跗曾不如蘇張之蛩蟨相負范蔡之狐貍自聚今吾以合抱之木易銖兩之貲進不享其業退不操其器雖贏百錢不改卜肆曾不如手執鎌銍朝落其垢暮取其細園丁曰不然昨有善於陰陽者來相此樹云其下有息壤去此樹則得佳竁不去此樹則不得佳竁昔者成子去宰我而得安齊出公去季路而得反國如不可去則請徙之昔者長孺徙於淮陽而張湯永世仲舒徙於江都而平津高位今命十百之工發尋丈之培曳以騂牛埴於封壍辰戌當歲水土正合日月之液是生靑汁徙之可矣石子曰野哉以彼體抱豈可徙乎且吾不去此樹又安往不得佳竁也昔辛氏之母不委閼堯以爲霸輔孟嘗之父不扼田文以爲顯王鄒人徙孟軻於魏鄒不益強魯人徙仲尼於齊魯不益

富是以展禽振衣油油於柳下相原濯足纚纚於潭渚張長公之寢食不出一車袁夏甫之啓謁不踰環堵故君子不以緩急易操不以愛憎改志安之云也何必曰遷之云乎園丁曰然則如何曰放之而已若乃天清日明條卉欣生松歌猎鬛柳叶房笙吾放汝於穢落之上榑櫟之下含芳斂馥蠲躅自詫又若天陰地霾蒙寀四作夔魖晝行魍魎宵哭吾放汝於困敦之囿胥燧之圃莘虎茅能恐寮與汝又若沍凝冰結車膠柱折鶴掌皸霜馬目平雪吾放汝於清泠之淵蕭條之竅僵卧收聲元根獨復又若微熏南來黃蜓東出安期至自蟠都桂父來於月窟儀導葳蕤賓從物寧吾將放汝西王國子之西北人無擇之北炤影不疑食力自服又若迅電啓滕疾雷破山焦原之叟遺灰呂梁之老不還鬼神蹲蹲伏竄窺瞯吾將放汝七聖共迷之澤三神不飼之野笳魂未與支骨自藉於是賈匠圜丁相視而笑曰是封之也何放之有石子謂是四議不確立爲之讞讞曰

楊館祚宮天所樹爾蹇不媚何其倨魚肤賁蒲神所贊爾行離立何其僭服艾盈要揚輕颸爾懷酷烈何其癡翠旄絳葩俛欲奪爾色近傲不可活五鬣四繭紛霏霏溜俛不嘗何所追飲腦食蜎脣松兔爾樸入雕安足齒荏染柔木紛之絲昂藏輪囷戮爲尸千指所集人自死罛罾之下不可理爾負八網難撕逃況觸大緯何所號谷深冰薄材已老刀鋸不忍橫秋草鸞之不可徙己難幽篁禦魅何安瀾放爾桃林倚危石敬身戢志不[illegible]天膏地髓扶白日

石能言疏

石不能言非不能言也凡石皆言而隱其聲聽有不至則竊於

默也故曰環耳之答聰於聽黃目之鑄瞭於眎答自言其有耳鑄自白其能眎然而師曠善音貴無關於輪郮離朱遠照固不居於睛睫鬢齒無上徵之音垂唇絕嘘羽之韻今謂耳目精於眎聽唇齒尸其出響則謂石能言不亦諒乎夫口未嘗能言放形而受言之號石未嘗能默攻聲而居默之名喑歸形而非口則口實無聲默歸聲而非石則石實能言移形而聲者移聲而形離石之能言其標指也今夫抱玉之璞與被褐者同謙他山之資與執簡者等傲廣陵以青材爲磬永康以文松作枕皆因其自薦遂合於無巽譬之木人豎指以得日南之途楮葉書字而通殊方之旨指不假舌於征夫字不授聲於使者皆入目而輸笑辨方以通曉是削木之人有韶而發楮之葉能笑也夫攻聲之方忘其前言則思其後答觀匠者之所應而知石之然諾矣故曰人有百體皆無一聲石具至言不因乎竅何則百體會其肩骼巖石會其砠礫石憑風而含雲體貯精而滅響其致一也人方寐而石之體見寐方覺而石之聲傳石有千年之夜人有五百之晝當其動則艮脅皆言值其息而兌舌無功是言之全棲於石而聲之半取於人也或謂人身有性而砠石無情夫身觸體以皆痛石觸體而皆堅皆痛以爲身之性則皆堅以爲石之情是痛不住乎一襟堅皆動其四體不得謂人獨寶其寸襟石永賓乎形埒也且徵知則百體俱到徵心而百體俱頑猶觸響則全石同堅撫竅而全石同滅豈必百體之痛剖之皆心乃謂全石之知拾於片響哉是知聲散於有形心反於無物以聲命心而百物皆虛以形命聲則千韻俱出矣苟未通乎元理則徒觀其一竅泰山之闕遠百步而連枝柳谷之波激蒼文以

起立潛形鑴像答來遲之詩岣嶁獨峯應野人之語漢有穀城之篇蘷傳貞化之事雖祥怪其駢紛乃同根乎磊砢彼此參觀意象迥之則厖斯之室猶未足以言災而于野所嗽非覃言乎物性也夫喑語之不可以告寂陰言之不可以導陽狂夫昌言於暗地醜石發聲乎白日動靜易地則爲不祥又奚怪焉然未可謂口之自應後論而石之實不能言也是以言寂則口同於石闕言喧則石闢於崩河口之語口相掩以藏活石之言石獨彰而不蓋美惡剖於一拳則是非明乎龜舞矣良言者以腹良聽者以目帝江之歌非口應龍之聽非耳也聞聲而知言觀形以爲默則紀年葉爲春秋豈知句渚有長生之草瞻月生爲晦朔詎察方外有不爽之邦哉或怵慧詳熟動籥終曲遇杖而知銘觸几而成鏡則夫子以之聞琴苟簣以之辨磬吹鐸量牛益

之音懸鈴誦禿當之韻既會情以寘通雖滅身而顯告矣攝其易者則史之言史義彰於莧陸環自呼環理適於于歸堂堂策策之爲熒熒同同之爲皆未悉其諜牒已先揚其姓字然則零陵化雨自引差池之詩泰山合膚自解清明之易形相昭然譽欬嘶焉是以泰皇封禪數立無字之碑周室侑銘重緘鑄金之口知碑自能語不煩茂陵之章而象已常言無待雨澤之動也

蟲書葉疏

觀夫天文之道極於縱橫人文之變屈伸而已故庖犧取直而敷爻蒼頡因曲以製字一則神道而著出一則鬼哭而粟飛究其本原不過曲直而靈怪宿焉是以聖人受籙則烏迹與龍背同觀達士問津則蟻穴與俞兒等智邈無文之厥初知蟲象之至貴也眞言既隱緐帙滋多字書非殊意湊千出一言增損而彼此異編隻句雕鎪則泚洄詭異[illegible]以蠲而矜豕類易柯以棱葉觀者曾無尺寸之殊而作者自謂于口之辨豈不悲乎夫言辭競亂不過成行喙動煦分亦章款刻豈特斷圭殘璧出羽陵之杯蝸足蝌頭發鍾離之甕哉道苟足於無文物遂齊乎一葉或剝蝕於春秋或飄帶於晨夕均無當於大年但緊供其蠹食也神智之士守畫不煩成形於簡悟風水之自然通鬼神之態狀朴以與身巧以與物故運目作禁而蚰毒不侵啄木命符而春蛀自出治樹書鵲爲越祝之宗鸂鶒需沙即禹王之步此數禽者皆取文於喙迹而等用乎謨型未有體具神靈手挠物象積之盈竹素之間試之無草木之驗而得以持爲長存託於至寶者也夫瀉水在地則或折或旋吐唾於空而如珠如霧旋折非餅水之至精珠霧非合吐之罔象搏而求之濡手而已今以

文字不彰則聖賢無迹簡冊不立則經緯奚規此猶辨迹而知虎豹焉睹虎豹之文見錫而數鑛機豈悉鑛機之動哉夫燃邱入洛而羨洛邑之風陳人適胡而諗胡人之習燃邱非讀金櫃之書陳人非詳半月之譜然已曉其盛衰通其好醜者情既具於心目則道不謀乎舌筆也故與下士橫經則奧窔同於窪近與童蒙語篆則橫植溷於豎鉤是知言不足以存元字何能乎寄采淺深繁殺類於蟲葉之書則縱橫屈伸同於庖羲之旨矣且物有至精情不互告沙蟲書沙水蟲書水楚唤越之侏儺越唤楚之鴃舌是則蟲葉笑籀斯之支離籀斯宗蟲葉之盤詰苟同溷於不知雖比巧而何說所以葛盧聞牛識二子之爲犧公冶聽禽得城隈之覆粟爲犧不載卜祉之編覆粟非紀庾人之史而理有能通者信情性之相傳則形象可無設也迨於間數

相值探發奇中顏回策子贛之乘舟齊人諱桓公之伐莒妙若風翔炳於火聚乃假鉤靈讖緯直會卯金之文石立柳生兼著病已之號幽而逢古誕爲符術皆復離其本標以吹其毛影神鬼之號其爲此乎如復元黃大胥則韋編同木葉之稀罔象俱迷則龍馬均蠹魚之蠹雖集星辰於行間躍銀河以界畫猶未得其屈伸無助於波磔矣

討有窮檄

某日月檄告諸夫子君子謂夫維洛出龜惡四文之爲極有車載鬼張三矢而爲弧放氛沴必刊著太元之繫而風雲相感昭大易之經豈馮凶戴豕顧託類於縉雲而罔象窮奇亦憑陵乎元數信曹惡之必誅念同仇而共勵剔垢期滌其艸及根案有窮之苗裔不良於河及昌意之孽枝傍徨於道醜唯無類梟或

餘魂始居沮澤之湑維虎槐山之脯蜥候陰而共翔羽歸氣激蚋聞腥而計聚臭合聲呼昔我帝開鈞臺之饗既不列於元駒蹔我威公寡帷之羞亦無聞於白馬徒以荒券之未清遂使厲朋而日恣爾其寔必依人既畀螽蝗之屬窮猶擇木仍親猿鶴之羣似咆哮之飢虎尚餘擇肉之心象跳踔之山夔欲假憐蚿之意粟斯微語而鼻築風生依烏乍現而負甘背發忽而目談可爲心戰匪徒沈履託於皇子之言不從魍魎喜爲頑兒之祟雖夏鼎不圖識若敖之有似而彿迷能語知食腦之非良爾當周璧將沈漢炬中熄喪家發狂野之嗟莫黑動非烏之見帶劍歷庭生猖狂於隸卒絳衣綦履號崩拜於盆兒爾乃長嘷懷除樂見禍端蓬繫賢曹械以青楓之葉兇鉗哲士囚以白石之圜慨肆志於墻庖遂騰凶於淸寥自謂含沙向的雖睿聖而無下亦謂聲礮所躍創專城而可奪運行抗騎違借孤竹之鋒堅蝨營柵近逋子雲之澤泥樹幟於寒門夏猶負雪女揚沙於土穴履若臨冰把族方命已遭虞氏之誅敗類成含未擊大呂之鉞是以壞疏乘水嬉鮑于於河中覆粥來嗟及若生於齊市奪衣國士傷不濟之戎恰騈首交知痛其殲乎羊角溧水發孰哉之塚綿田焚介子之尸方竊斧於營頭首殘茅畚繼植瓜於溫客悉阱儒生所湛荼毒不一其人欲擬明刑難償其咎加以詭秘莫窺窈窕自命誘公子於山間摧靈脩於鄂渚少令游學使有皐魚之哀長拘嬴祖俾毀桑扈之行雖微譴而已奢況積雪之載見但窮往事已在宥前方今義輪耀道象銜燭之六龍負甲流塋示禦魑之四罪林篁有見天之時井渫用王明之福訪相屬之徽車遺光可軼豈含陰之積慘見晛未消用當去彼豐部

開茲煥若革鐵銅之面庶云在贖之條舞商羽之戈猶在必誅之例然且負固山阿伏戎陵莽信衷甲於懸鶉裂蠶帛之日月愓採藜於猛獸迷大麓之風雷屢出穢形數生逆志求養得塊不徒蔑禮之曹命駕無軏何止奉齊之使畢肘臂而相彈造釁端於木偶呼庚癸而不諾懷內病於河魚信左蹴則右傾及東拉而西墜猶欲擠屏肅乂斥埶能謀挾砠壞以紛途辭何能闢駭麞麋而戢首鵝鴈亂羣將禁樹梓之庭易之以棘幾使裸身之祭化而爲戎凄然見纓短而帶長吁矣怪殘尸而虎齒豈特害鼜不生馬寶非維改服困於漁師嘗有漸熄之燧人盡噉餘於貓貉亦有淪胥之臣僕歎爰止於瞻烏討比屬之不除侯文明而何旦況逢屯極久肆捆緪梟野之虞踵至擠豕之慘旋臻戰紛華而不勝徒有見肘之臞信蹶踣之有偷益長剝膚之勢

失水呑舟蕩見勤於螻蟻枯魚銜索泣相過於淸流朝野無良源實在此神人共憤蓋亦謂玆曩維網漏旣悔罪之無期今已陸梁豈遏劉之伊始先朝博士弱不能師司馬重行亦徒後殿烏號貉子不發鏃於韓原兒戲捍沙亦反譏於細柳是以崇墉逾仡優軼益多勸以濟蕩之杯槳如不以報以尺二之牘志乃轉驕然其規態亦已莫逃計其盈衰又宜有定伏己而盬其腦未知見地之[redacted]躍馬而左其衽將逢濟水之驗破斧焚舟是[redacted]今日攝足加肘卽扭車中雖卻詹般之勝已[redacted]猛猙不披曼倩之經素無拳勇況有騰龍之戴刃觸脅縞以何堅矧司戶之驚霆當頹壞而易發惡羣喜單因容杇拉狼倚麂矦亦若薙灰爰統霓虹之旐當碎壘而繫星載勵弧矢之輝駕辟邪而抗道羽書出五緯之間烟火直七芒之下何幽不燭豈蟲魅之能鳴有穴必窮雖蛇醫而可使張司空之老表劍而加錞溫司馬之靈犀燃焉作炬五兵俱煥六道齊張宜使非種而盡除莫云薄伐之爲武雖復飛辨傾城欲假生於蹈海廉貪無取計遯死於寢丘乞爲灌園之夫效於子偃之智猶逃天罰恐墜奸謀若復役使草木應貽鄙笑之端同驅鳥獸不知有道之恥蛾搏火而羣喧鴟向明而露宿仳離我家室益奮伯靡之心割裂我弟昆宜破碩膚之斧枕薪之勤固爲此也鳴鐘而召豈曰過哉卽今守歲印天師越公而舉兆青霜紫電開武庫於王君入微垣而受命失道是司出絳府而揚兵維衝者隤塗山紅綃不甲者半千海澤神鸞驅羣者數萬況又三冬之裔摧秣於驊騮五技之長難矜於鼫鼠奮黃鳥而援戈鬼宜晝哭揪蘆生而迅弩獸亦朝號賁赫之勢旣如此矣隈壑之態彼又照然咸當擐甲升壇怒冠待巨畢夷賤行重闕嘉祥雖鋤其土似爲石田而掩其羣猶且快意黃金銀紫之縣詔以待功帶礪河山之圖佇維肆力夫嘶風八翼猶應繳而分戶鑿齒重驅亦銜戈而弁命營橋之聖且負惡於秦皇化蚍之身乃懷慚於貞士不圖謂此自度蓋希卉屑蕃體之餘乃謀嘯聚據黎枕石之祟敢恣鴈行顧寍槐志且動營頭想其微腥不事天河之洗哀其窘念已極陰康之逃戒只長子之車用登於旣濟勉哉訂窮之命共進於大通

破有窮露布

聞夫仰蒼發歎應龍受元女之師睠下用憂白虎執桃門之紀維造彼黎故子裂而必立況培艮幹豈攘剔之未加侈九約於形弧夜卻不祥之鳥樹四侯於荒域遠分有沃之臺蓋鴟鼓喙而蔡維賢明王之所祠念柳懷山而柔衆帝神后之所隱思所以賢人潛處天垂四幪之雲隱悳將窮星昏五惰之象昔胥靡之築野魂從筏而流天望君之當塗女遊壇而阻雨吾道未窮探絳衣而得紂讒言將熾搴飛鳥以迷神苟潛淵之方揚信前驅而無失負雷霆以建鼓寂彼螟蝗張其慝以爲帷銷維旬始然則大人方駕適捎越乎巨魑太史遣灰亦拂餘於圜軫不誅傾陷之相忍同夭折之凶陽丁於九宜遷太乙之符金北曰嬴用鼓大鬯之氣師以直而云壯行不滯之爲亭維今赤縣當正泰之候璧於下臣欣不蔽之日崖積雪以猶消艸垂枯而亦茁匪伯是精受元主於白面善人維富兼亦竊於丹書知我者黃姚見流星之入昴西徼者爲癸及繫獸之御鈎信春渙則冰融有鼉鳴而鼈應女牀集鳥故無取於次瞻君囿樂遊且自銷其虺蜮所以人洗蒺黎之苦家傳不匱之詩釋纚鸞而授纓郅支

可繫解擴紛而戴望五市爲傾遶首山而泣焉不獨蒼頡之書釁夷吾而薰之非有浴牲之戢洞其觀火逢立遁之妖狐逆之者亡知將賜以翟犬臣某忝覆四垂仰輝七曜榮衛出於絳宮司維龍虎枝葉驚於華蓋庇以勾陳方見紫泥之封紛飛木鳳王檢之秘比峻[redacted]雖豈有負阻之頑獨棄重闈之澤外天子而不臣法宜無赦信逋逃之是長罰乃行恭今維伎慝之鞠人敢陰謀而在下叛豨稱突既營窟之無三兎蜮同形又連株而有五容以食而弗告遂使滋蔓助無漁而不路維見偷身幾蒙瘴嶺之雲以暗疇華之野臣以豚魚之孚面猶可革而獵犺之伐窮且無追雖東徙而惡聲冀泮林之有變豈石梁之畏影必向晦而後除取名慣貌知畢程之必虧滅竊損蚩識鄙君之可伐但謂取果於自落不過經旬而發蒙於秋風未須大力乃更肆

志遂扞拒師屢生間諜數撓大謀呼聾澤之飢魂時驚舟於江上庸梟須而襲盜俾餧食於曹原猶且假謀畏壘兼蒙濮而營窠聲援於陵僞齊郎而著令險託方城據陸通之故地竄餘委屋煩楚使之威靈蓋無常之沒出必遁之而知窮而罔極之眎人亦舉焉而無刺嘗以某月抵巇新集潛絕輜重之從繼以某庚貪餌夜馳少挫前贏之氣嚮從躬雉不惜一矢之亡情似捕蟬豈顧濡裳之後帶以上帶以下近有莫逆之符嘷而北嘷而南且見不蒸之鍦於是臣徼社稷之靈眾識股肱之勢剖七畧於內韜匪彪匪虎鼓兩和而俱上如漢如川積雪神蹤誨帝臨於無貳驅山雪鐸協眾助而有消[redacted]滅而不逮視其姓名同爲鬼籙殲其族類等於虛無捨之以戟非復長狄之喉戮而專車不似防風之骨豈有既衰之絺臣還假靈於河伯已褰之韡

妄渺託化於奔星棄如焚如投於泱漭之鄉作之屏之擲於荊榛之域遺種俱夷恐苗民之未遑縫裳偕戮雖女艾而能謀威不逃於魍魎世復反於霧清使途無慟哭之悲見履道之如砥門絕譌言之異兔戴首而爲魚弟得昆而子得父類叔帶之持要居爲守而行爲牧陋衛師之反國文當地水之觀血洗元黃之象於是驩天振旅聞伐鼓之闐闐擊壤迎祥歌拔[redacted]之許許舞名九伐合乘龍以飛天樂繼六英亦操舷而過日披積霧以覩有作之暉出赤穴而歷重階之上審元錄之主生禪嘗從於亢父信王師而無戰封不勤於居胥君波餘及待舉火者萬家嶽瀆奠靈演潤河之千里雖兎罝而可相壯哉干城豈盛世之無窮征維連茹力再鼓而方勵臣非藿食之謀衣一著而遂清自是嘉[redacted]豈無元宮之烏麾司隸與司金即見張軫之鶉

屬拘魂而執魄爰登四望之岡下厄三門之道七十二后分符之區四十餘邦交戕之域洞在棄其不爭恍自天而於下用有折木飛書之倫滅獸鳴於指顧繳風射日之技窫窳於矛弧數罪狀則讋膽先寒據窟穴而往還無據灼以流火計木石而難馮漂於秋霖同土梗之相語維某月日建注隼而先登貝破浪乘颷之勢又某甲子總畫龍而舉旆成摧枯拾芥之功雖影嚮而不應已杜投隙之門望旗幟之已更且絕依城之路牛鬼輸誠亦驚魂於麄尾蝸蠻爭觸詎角勢於蝸頭化羣蟲而向晦射不爲宛輸黃龍之一雙徂寓在我至圯而圮知有濟之在茲呼升則升信無前之不利時維智窮之醜已驚廟算之工刑餘繆巧狐篝火而成灰燕胃包藏龍捧機而立發與夫才窮之氏力窮之[redacted]顧青火於夜燐盡無何之伎倆擬金鉦而覆被豈可

學於登陴窮於辨者喙息之無遑窮於計者皇家之有慶提攜揚省上比三能之色亢星進食下傳十日之酺維知帝力敢曰神功不勝欣躍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黃漳浦集卷三十四上

雜著

懿畜前編上

諸葛武侯（諱亮字孔明諡忠武琅琊人）

諸葛寓南陽時方二十餘自比管樂時人未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以爲信然公與徐庶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爲精熟公獨觀大畧抱膝長嘯謂卿輩讀書可至郡守刺史耳襄陽司馬徽物望清重與龐德公交公皆尊事之以此得聲有臥龍之譽先主在荊州遂枉駕詣公三過乃見始定爲取荊據益創霸興王之說劉表時爲荊州牧荊州多游戶躬籍者少衆力尙劣公因勸令自實錄以益衆表沒先主有其衆曹操將精騎來追敗於長坂葛公謂先主曰事急矣當求救於孫將

軍因馳至柴桑告孫將軍曰海內方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就平荊州遂破英雄無食使劉豫州奔走至此將軍若能以吳越之衆與操抗衡則當蚤與之絶如其不能何不北面事之孫將軍曰如君言劉豫州何不北面事之公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如水歸海安能復爲之下乎孫將軍曰吾亦安能以十萬之衆受制於人於是遂決助師曹操是以有赤壁之敗先主因以畧取江南蓋方肯盧決策時便云曹操挾天子令諸侯誠難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三世得衆賢能爲用此可爲援不可圖也連孫抗曹於是乃定矣赤壁捷後孫將軍進妹固好公勸先主莫行及先主入吳幾爲吳所留亟歸取益州平成都公用法嚴明新國未孚咸懷怨歎孝直以高祖約法諷公公曰秦自累世以來峻法苛民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德政不舉刑威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夷寵之則殘順之則慢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不殘限之以爵爵加則不慢上下有節如此而已　十六年羣臣上尊號先主未許公因述耿純語勸上即位於是冊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公屬以後事云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可自取公涕泣云臣敢不竭股肱之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尙書鄧芝語公云主上幼弱吳好未堅誰當使吳重申吳好者公卽遣芝及芝至吳吳王未卽見芝自表乃見吳王果疑蜀不能自保芝曰吳蜀四州之險足衡中原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王若委質於魏魏必有入朝質子之求一不從奉辭伐叛蜀亦順

流見可而進何以自存吳王默然良久乃許遂絕曹魏魏司徒華歆尙書令陳羣等各有書來請屬國公於是始作正議魏師伐吳臨江而反公於是自將出征蠻南既平公於是率軍北駐漢中揚聲繇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據箕谷身率大軍攻祁山是有前出師表時魏以先主既殂中外寂然卒聞公出師朝野震恐關中響應及馬謖與張郃戰於街亭敗績趙鄧亦敗於箕谷公引咎責躬請自貶三等以責後効既聞孫權破曹休關中虛弱乃再出師是有後出師表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卽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之者也既出散關圍陳倉不下平武都陰平二郡歸值孫權稱號衆議討之公曰權有僭逆之情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讐我必深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幷其土乃議中原

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非算之上者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　署已遠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則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我我師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爲利大矣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使賀權一意北伐數出祁山破郭淮殺郃與司馬懿相持於渭南卒用勞勤殂於軍中年五十有四初公出師自表於後主曰臣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累陛下蓋以死自矢云公有集二十四篇

出師二表播於方外其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鑑今次之矣免身爲幸害在子孫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揚風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創迹舊基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孟德以詭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喪敗漢中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泆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

公開府治事時發敎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

又云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杜微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杜門不出公妙簡舊人以秦宓爲別駕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公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猥以空虛統領益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主上天資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人民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人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微自

以老弱懇歸又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求還山今因丕多務大興勞役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君但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乎

姚伷爲廣漢太守公辟爲掾伷并薦文武之士公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姚伷並存剛柔以成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公之征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楊洪以爲不可張楊於是隙末及後用司鹽校尉岑述張裔遂至忿恨公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中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海南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謂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遂不能忍耶

孟達與劉封不協封爲先主養子數凌達達遂降魏公勸先主除劉封封遂賜死孟達寖用於魏及漢陽降人李鴻來言孟達輸誠於公公便欲與孟達通書費詩以爲不可公竟與之書曰往年南征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凌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足下量度吾心不受王冲之說尋相表明追念平生依依東望故遣足書達得書復圖叛魏爲司馬懿所誅

雍闓之亂使孟獲誘煽諸夷及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叛收其主簿按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亮爲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巂褒猶不悛公以國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公始出征馬謖以攻心爲上是有七縱之師及平南中皆仰其渠率而用之或謂不可公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饋食爲勞一不易也夷新破傷父母死喪留外人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兵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餽糧而綱紀粗定夷夏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以爲官屬均其金貨以爲軍需南夷卒不復反

公之謀伐魏也司馬魏延請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從襃中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中惟京兆御史太守耳橫門邸閣與閭閻散穀可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廿許日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之西可定矣蓋是時魏師東出夏侯楙居守故魏延易言之公以危計不聽及街亭之敗誅謖將琬謂公曰昔楚殺得臣晉文爲喜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公流涕曰孫武所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今四海未定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陳壽曰諸葛亮之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官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誠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循其理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法雖峻無有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郭冲四事曰公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部遂降拔天水虜冀城姜維驅畧士女數千還蜀人皆稱賀公愀然慰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全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背死皆亮之罪以此稱賀寧爲不愧嗚呼其有華內溝之心乎公嘗寄子書云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其淵源如此觀袁宏之論張儼所記三代之下寡有其倫矣

魏司空（諱徵字元成謚文貞曲城人）

魏元成少孤落魄隋亂詭爲道士旣從李密來京師久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勸李勣歸唐旣陷竇建德軍中又爲隱太子洗馬太子敗對上直言遂拜諫議大夫公嘗對上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公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流祚無疆忠臣身嬰誅戮君陷凶愚夷家喪國祇取空名此其異也上因問君以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公曰堯舜以兼聽而明秦梁以偏聽而闇上一日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

治乎公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封德彝遽云不然三代而降澆詭日滋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公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顓頊湯武皆更大亂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還淳今當沿爲異類尚安得民而化之上深以爲然及貞觀化成幾至刑措四夷率內天下乂安上顧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使封德彝見之耳七年爲侍中尚書省滯獄詔公治之公不習簿書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咸悅服遂拜特進知門下省事及上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公曰隋何以亡爲多游幸責人獻食及供養不精者故陛下取而代之今當戒懼節約奈何令人悔不爲奢且陛下以今爲未足耶上瞿然曰微公不聞斯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愼罰惟刑之恤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惡不懲善不勸而望刑措非所聞也暇豫之時皆敦孔老至於怒威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宏而鍥薄之風先煽昔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禹輕重其心而漢刑以僻況人主而自高下乎隋之富強倍於今日然隋以富強而動之我以貧寡而靜之靜之則安動之則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今之動靜以隋爲鑒則存亡舉可知矣上一日從容問曰比來政治若何公見久承平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上驚曰何以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此導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劾其僞將論死戴冑奏罪當徙執之四五乃赦

此說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謂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激切即近謗訕陛下雖從臣言賞用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上悟曰人苦不自覺非公誰能道此者十三年旱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公乃極言以貞觀初政漸不克終爲十漸疏上上愧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有違斯言亦何施顏面於公之前乎即以所上疏列爲屏障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上宴兩儀殿嘆曰高昌君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議君子庶幾獲安耳公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謂叔牙何以壽寡人叔牙奉觴進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在魯甯戚無忘車下上慨然起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亦勿忘叔牙之爲人也上嘗一日顧公問曰羣臣上書或可採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觸意拂忌非假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接羣下於是愈溫或勸上親納表奏以防壅塞者上以問公公曰此人殊闇大體若以天子不任百司躬親庶事豈惟朝堂一應州縣之務亦宜當親之耶一日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以侵官告上上怒謂元齡等君但知南衙事北門小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稽首謝罪公進曰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皆所應知使所營是當助陛下成之不是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自宜然而陛下以此責元齡元齡以此謝罷臣不知陛下何以責元齡又何以謝也上甚愧之元齡王珪掌內外

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服上又令侯君集按之公屢謂不可上按之稍急公云元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以忠正任使所考既多卽有一二不當遽爲推繩儻錯謬有實未損國家使窮鞫若虛則失體殊甚矣事遂釋不問時有宮人從閬川來先舍令廳值李靖王珪使九成宮還令移廳事置靖珪等又有宮人使至始平縣值左丞裴載家眷至亦遂移動上聞之甚怒決始平有司並案驗閬川官人及靖等公進曰王珪李靖皆知禮法必不爾恐言者誤如其實然亦未大失何者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僕隸委付不同至無等級又靖等出外咨詢咨諏陛下將有延訪不得不與官人相見官人亦不得不參至於宮人出使飯食之外何所參承而以此苛責士紳殊駭衆聽上亦霍然已也王珪奏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公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宜上曰事固難期諸王爲太子副尒何易之公曰陛下何言及此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絶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所用深戒也一日上御齊政殿辭色甚厲爲諸王吐氣引隋故事欲折服三品官諸臣甚遑遽公正色進曰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立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爲公卿不用則下士諸侯也三品大臣天子所敬魏王安得折辱若國家綱紀替壞臣不敢知以當今聖明百度方修豈得至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尋皆罪黜又何足道上聞之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言一身之私徵言國家大法向者忿怒今始覺屈耳又云人主發言亦何容易方突厥牙破時其部落來歸

上欲處之河南內地公以爲不可引郭欽江統之說與溫彥博征復相難上用彥博說處突厥內地及上幸九成宮突厥餘黨結故部犯行宮躪衛士奪御廄馬去上悔曰嚮不用魏徵言幾至狼狽蓋君臣相信如此後雖用孅人言停婚仆碑至遼東之役靺鞨犯駕大師憊勞上悵然嘆曰魏徵若在吾豈有此行耶公直言懿節史不勝書王珪亦云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如堯舜則臣不如徵可謂知言者矣

公初爲尙書右丞左右有毀公阿黨親戚者上使溫彥博問狀公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上又使彥博讓之公見上謝曰君臣同心是爲一體豈宜置　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繇茲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上改容謝之

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入獻上詔文泰使人迎之公曰異時文泰入朝供億恐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諸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亦不欲以蠻夷敝中國耳上善之遂追止前詔

上嘗遣使至西域　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齎金帛從諸國市馬公曰今立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亦不懷恩昔魏文帝欲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不畏蘇則之言乎遂罷遣使之命

公嘗按赤籍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體壯大者當著籍上從之勑出徵固執以爲不可至數四上怒讓公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若此對云夫

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誠得其道取舊額御之已無敵於天下何必濫取以增虛數陛下毋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失信多矣上愕然云何失信公曰陛下初卽位詔云逋負官物悉蠲免有司以負秦府者非官物悉督徵秦府非官而何又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又勅已役已輸者來年爲始今已徵其物復籍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上悅曰嚮者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精要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公金甕羣臣方議封禪公獨以爲不可上詰公云云公惶恐言陛下功德雖至守內雖安符瑞雖至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尙虛而車駕東巡供億勞費未易任也且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於海岱烟火尙稀灌莽極目此乃引異類示之虛弱也賞賚不貸未厭遠人之望連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將安用之會河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公嘗薦淩敬有司訐其乞貸上責公等濫進公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嘗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爲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餌附託官人迴易求利臣等所說未乖今陛下未見其長唯見其短故以臣等爲欺耳桂州都督李宏節身沒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宣言於朝曰此人生平宰相誦其清今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公曰陛下平生疑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來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一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無一言及之今宏節爲國立功前後拜賜沒官不至貧賤妻子賣珠何罪之有審其清者

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亦是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楊譽者蜀王妃父以競婢爲都官郎薛仁方所難久未與奪其子訴之上怒甚謂五品以上不合留身知是國親何爲故生節目今杖百免官公進曰城狐社鼠皆是微物爲其所憑除之不易況外家公主舊號難治武德之中已多驕逸陛下登極方一肅然仁方既能守官豈可橫加嚴罰自古能禁此事爲陛下一人豈以水未橫流便欲自決隄防乎上爲減罪數等

又司門郎韋元方給使遲緩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爲華陰令公進曰帝王震怒如雷霆須當罪何得輕發前爲給使夜行出勅似軍前已爲駭事今又爲貶斥廷臣誠非所安宦者之徒古來難狎言語輕忽易生患害所宜深誡及內使還有所啓奏上又甚怒公再進曰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然爲子孫教不可不絕其源上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觀古今載籍弼諧之臣未有若元成之著者也長孺近戇當時近通里革晏嬰爲務已細元成有格心之學爲明微之言力於威儀式於古訓三代而下亦所未有也太宗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上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亦無以抗嗚呼魚水之餘亦僅有斯遇矣宋仁宗每論人才亦以諸葛魏徵并稱宅諸言事如辰嬴之轅立充華之罷聘長樂公主之降禮獻昭二陵之詭對皆甚嚴於內行爲唐室慮深遠惜後世無師之者史稱徵狀貌不逾中人每犯顏進諫雖逢上甚怒神色不徙天

子亦爲霽威觀者謂有賁育之勇不徒以堯舜責其媚茲云

韓侍中（諱琦字稚圭諡忠獻相州人）

韓魏公以進士高第判淄州入監左藏時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也左藏隷禁中內臣直批旨取金帛無印可驗公因據舊制請置傳宣合同司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莅始得受數暴露廡下公乃奏罷之拜右司諫每以明得失正綱紀親忠直遠奸邪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甚爲王曾所稱出安撫益利路所活飢民無數元昊之叛公副夏竦爲經畧朝廷方欲出師公亦謂宜先發以制賊時論頗有異同而元昊遂入犯公言元昊雖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吾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於是詔鄜延涇原同出師范仲淹時在延州以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應敵馬瘦賊飢於是易制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路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稍出恩信招徠之公亦遣人約仲淹出師仲淹堅以爲不可公因獨出師悉兵付任福令自懷遠趨德勝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是舉也如合鄜延持正而出可以不敗値任福趨利後師無繼者竟爲賊誘敗於好水川公上章自劾奪一官慶曆二年與三帥俱換觀察使范仲淹稱觀察班在侍御下龍圖老子不能與王興朱觀爲伍不受也龎籍王延亦不肯拜公獨受之不辭未幾還舊職經畧四路方謀取橫山規河南邊事益脩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又出宣撫陝西歸與范富同在兩府仲淹持論調諸官制裁任子及罷諸冗官與章德象不叶范富相繼罷公屢爲辨折不報亦與爭水洛城事乞外知揚定并諸州在并州時契丹占天池廟地

議不決公召酋豪示以舊時彼所求脩廟檄酋豪無辭也於是壍諸斥地募弓箭手居之忻代寧化大山之北間多良田矣嘉祐三年拜同平章事上春秋既高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皆以立嗣爲言包拯范鎭語尤力旣六七年言者稍怠公乘間進曰皇嗣天下根本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賢者爲宗廟社稷計上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公一日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尙能如是況陛下乎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公進讀疏上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公惶恐對此豈臣下敢議當出聖擇上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公請其名上以宗實告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乞內批上意不欲宮人知曰止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公遂請立爲皇子方請命宗正時云權判司事須兩府簽劄太尉張昇見之驚責公何不素議次日殿上昇大言此事關社稷陛下莫錯上曰曾與相公商量來昇退又責公公曰此甚經聖懷不錯英宗之立允弼自以尊屬有後言公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王當賀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遂循陛欲下公叱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拜賀次召見親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卽位已數日疾暴作嘷語不可聞適在喪前左右皆反走公亟投杖抱上入簾云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呼宮人來擁上授之戒諸左右曰今日唯某某見知語不可漏復就位哭如無事然上初得疑疾疾平而疑未解常面壁臥棄藥

餌左右間逃戾語拂太后太后不樂大臣不預冊議者又緣飾之公一日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也語旣塞公卽奏曰此語必有所由不知誰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聞耳公因從容言太后無親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良可愛惜旣而英宗病久未瘳太后毋有憂慮公曰大大王宜與鼎管調神宗也后慍曰舊窠中尚欲覓兎耶聞者皆驚懼却步公正色對曰太后不要錯想歐陽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鮮不妬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脩復進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入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異同者不然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者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一日太后送密劄語甚酸楚公持面上乞　意並焚劄不使宮人聞之上曰太后待我殊少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多矣獨稱舜爲大孝豈餘皆不孝耶父母慈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未慈子不失孝是可稱耳上遂悟自是無復後言矣方危疑時衆情叵測公奏事遽以言動太后曰臣等止在外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是用心吳奎聞之謂公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雖富弼亦似以公言爲過也公遭盛時值宋家有度光獻冲然有無成之吉與歐公同心視龍軒如家庖然使梁魏諸公見之當爲浩歎也英宗旣漸平光獻未有還意乃先請上一出祈雨上然之咨太后太后以上體未安素仗未具爲詞

公指揮素仗不浹日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乃解因力請太后還政具太后儀制出呼警蹕益衛士鹵簿數日後內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公遂白上以某日撤簾簾撤而諸大臣猶未知也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黠間兩宮公出空頭勅令諸公簽書卽日塡之送蘄州安置內侍亦不以爲怨也英宗初晏駕急召皇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促太子愈急於是允弼允初輩皆帖然就位矣熙寧元年上手詔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使從獻郊廟世世勿絶以觀察使從式進封郡王公從西來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從獻郊廟此爲何故自古王者從獻皆太子事今忽如此豈不疑駭天下上爲罷議時公以王陶之劾出判永興軍一再入朝不復深議朝政而上亦浸嚮安石行諸新法事矣青苗法行時公極力陳其不便上袖公疏以示宰臣曰琦雖在外不忘王室始朕謂可利民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上猶疑其不可安石持之益堅公屢奏不從乃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及再判相州與契丹講代北地各據舊疆甫有成緒而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畀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公自永興陛辭上問公曰王安石亦賢者卿與議論不同何也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安石與臣便有異議上以問安石安石曰方仁宗時春秋未高後宮數有子萬一別有儲命將置先帝於何地上心然之祇嗚呼魏公再扶義馭出入日月掉臂於富范歐文之間獨行其是天下又安卒爲一蓬艾書生所奪才雖云難時亦然乎

魏公以濮安之典與景仁諸賢執見同異兩艸詔書榜示朝廷意亦甚矣宣光之議誠不必稱而宏博所條亦乖事類人倫規矩各叶其宜曰情安理得而已所後所生非有二本之嫌爲斬爲期明有等殺之別以所生而稱親以所期而別祀卽益封隆爵未爲不可況因園立廟何遽差池乎天子議禮不與衆爲汚隆嗣統先明非因時爲勝負至使荃宰有難調之情臺諫操必勝之勢姑舍姑從或激或變而禮意寖微難以義起矣

祥符間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公曰祖宗舊法遵用已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制非所願聞今方夏寍一邊備久弛犬戎豈可常馴民生未盡安樂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之乎魏公此論實爲要談非與景仁作異也

蘇舜欽杜衍壻也王益柔又杜衍所薦賈昌朝王拱辰與衍不協因論舜欽監進奏院賽神事王益柔於坐作傲謌罪當誅張方平宋郊皆列狀傾之公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何限大事不當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可見上遂釋然

治平中西夏汎使至將以十事問朝廷未知節目館判請敎兩府樞密云若使人議及十事但云受命館伴不敢輟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飲食不及他語者乃爲豫處十條凡八事正中公所料

公與潞公俱嘗鎭北門朝城令決一兵士繫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公問汝罵長官信乎卒云然時信有之公卽於解狀判處斬畧不動色潞公時亦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甚震怒乃判處斬時人以爲器量不同嘗與范希文議西事不合希文徑拂衣去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不容商量耶和氣盎然希文亦遂心折相與無間

公嘗言慶厤中與希文寬夫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可行而已

公出相州日陛辭上從容訪問政事公言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要在此及再入朝陛辭上問誰可屬國者公舉一二元老上問王安石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

或問司馬公呂公若天下屬望異日大用如何公曰才偏規模小公先在諫院時前後七十餘疏王沂公見之謂曰每見章疏甚好止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唯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故公於近代人才唯服裴度王曾餘寡所推許云

公長於吏事所經治諸州禦寇捕盜練士足賦及在中書立斷例出納升除皆自爲法務容保不大爲別白與王安石不相知然亦重其文章終不以吏事許之

王安石之爲青苗也呂公著極言其非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坐別事旣又曰公著嘗言韓琦有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有舉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止此可逐矣是疏出於孫覺上但記其人鬚安石遂指爲公著欲并以陷公公乃罷四路乞知徐州

溪峒酋彭仕義納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其子來告父惡且云將

叛轉逆使李肅討之尋兵數載既仕義悔罪通貢又欲得其子孫文潞公擬送還二子公爲竊笑潞公不悅公曰不見悉怛謀事耶異日何以求纖夷乃遣雷簡夫往議之約勿殺師寶俾知龍陽州然後納款荆湖之間卒以無事

太宗仁宗兩朝嘗獵大名之郊題咏數十篇賈昌朝時勒石公留守日藏石於班瑞殿之壁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不應及韓絳來遂進之公聞歎曰昔豈不知此顧上方銳意四夷不當更導之耳識者服其深遠

公既出鎭聞朝廷更一法壞一事則終日不食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毋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天扶持非人所能又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任他方可成務又云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做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

自處做可知也又言初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及其堅定雖受汚亦有不害不然止是塵埃耳又言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從來呂晦叔司馬君實學皆到此然於器局恢闊入麤入細公獨有其長諸葛之忠誠文貞之直亮皆參與其間卓然古今寡有與偶也

魏憲侯（諱相字弱翁封高平定陶人）

弱翁少學易爲郡卒史察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許稱御史來傳丞舍不以時謁客怒遂縛丞弱翁疑有奸收捕之論客棄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豪强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其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太守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弱翁使掾追呼之不敢還私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歸至長安大將軍果以守爲過曰幼主新立函谷固國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太守不深惟國計見丞相不在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有人告公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戍卒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留作一年贖太守罪又老弱萬餘人欲入關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竟以武庫令故下公廷尉獄久繫逾冬會赦出有詔復茂陵令遷揚州刺史按郡國多所貶黜時丙定侯吉已爲光祿大夫吉少與公善與公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且大用矣願少愼事自重藏器於身公善其言爲霽威居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守河南數年宣帝即位徵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公因許伯奏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

爲大夫及魯季孫專權皆危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公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要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以副先發尚書不善輒屏去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上皆從之於是霍氏殺許后之事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出補吏於是韋賢病免公遂代爲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霍氏怨公又憚之乃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乃廢天子事覺伏誅天子益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公總衆職甚稱上意公讀書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

行之曰臣聞明王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憂臣罪萬死竊伏觀先帝聖德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發倉廩賑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才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今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民飢死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始得更生惟陛下留神蚤圖其備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嘉納之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萬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順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應時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民不夭札衣食有餘禮讓可興矣風雨不時農桑不遂飢寒在身寇賊奸宄之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聖人之所共繇也又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謹春秋冬夏天子所服得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議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識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又孝文皇帝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未有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識以和陰陽天下幸甚公條陳本於經術一遵時憲如此元康中匈奴大臣以車師地腴使漢得之多積穀爲害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請益兵上與大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師使不敢擾西域公嘗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嗜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亦安靜所得漢民輒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艸萊之食常恐不存難以動兵古稱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傷陰陽之和也今郡國守相多

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慮此乃欲發兵報纖芥於遠夷殆孔子所謂憂在蕭牆之內也上從公言遂撤還田者立車師太子徙其民居渠犂還匈奴故地公每敕掾史案郡國及休假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國不上輒奏言之宋相李沆蓋師其意及韓魏公閱祖宗御批補綴十餘軸進上天子避席謂之不言而教萬乘亦祖於此公與平恩侯許伯密每大事必與平昌侯樂昌侯相聞時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平恩侯又以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師友必以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今官屬已備無所事護家上心善之以語公公免冠頓首曰此非臣等所及其服善如此

上時備武帝故事講六藝羣書博究奇異之事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等益召高才生劉向張子僑華龍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興協律之事公奏知音善鼓雅琴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見召用亦以開廣上意纘武帝之緒不異乎宋宏之言也元康初趙廣漢爲京兆好用世吏子孫新進蓬氣見事風生及以私怨論殺榮畜爲人所訟事下丞相御史廣漢疑丞相夫人殺婢欲持此脅丞相公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丞相上書自陳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大惡之廣漢遂坐腰斬人言漢法寬網漏吞舟也蕭望之以輕丞相趙廣漢以折辱夫人皆坐廢死禮之致刑危矣哉

狄梁公（諱仁傑字懷英謚文忠太原人）

狄公以明經初爲汴州參軍閻立本從誣訴中訊其才薦爲并州法曹同府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公謂曰君情不可傷則傑請代行長史藺仁基詳之時仁基與司馬不平相顧歎曰吾輩可以少媿矣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威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上怒曰不殺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公曰漢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當置何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上意解遂免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公劾其罪過有詔原之公曰朝廷雖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請先斥臣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妬女祠請改馳道公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上笑而壯之旣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懽心皆立碑祠之旣持節巡撫江南所毀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論死公爲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不能自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之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去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公悉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公曰亂江南者一越王耳公董士三十萬縱使暴橫使無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始至歸順之民自縋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輩殺降爲

功如得尙方斬馬劒加君頭雖死何恨光輔還奏其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公自以仁直爲質得衆譽深當上意雖天后無猜也及入平章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者卿欲知之乎公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敢聞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公曰人主惟生殺大柄不以假人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尙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千凡當幾詔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於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減死俊臣引公置對公卽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使其屬私謂曰公引楊執柔可以減死公仰天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之守者稍弛乃丐筆書帛致褚衣中付諸家撤絮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輒命公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公問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乃悟同時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武承嗣御史霍獻可猶以首叩階必欲殺公后謂命已行不可反乃貶公彭澤令旣而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起爲魏州刺史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制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鎭百姓嗟怨公請罷之不聽時后春秋高人思唐室張易之內危嘗問自安之策公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問宰相莫敢對公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

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旣因洩夢事從容導后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豈有祔姑之理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王於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公語切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公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旣以突厥入趙大掠去乃出安撫河北後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歸獻俘含樞殿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二人故降虜公所請由貸者也長安中后嘗請公曰安得一奇士用之公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務哉后曰然公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用之有益於國卽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問士公曰張柬之未用乎后曰遷之矣公曰臣薦宰相非爲司馬乃遷秋官侍郎凡公所薦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而柬之諸王卒奮勵以成公志云當垂拱天授時雍容垂魚咏鳴牝鷄晨皆鄙不足道懷英亦賢者耐熱二十年齎志以沒爲難能也蠱之九二用所不可忠誠自結得其中道抑婁師德之力乎越王之師爲誅張光輔引楊之案爲宥任氏七族當時知公無如武氏者令在神龍時元之之涕必不發於懷英矣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公適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公請以紫絁袍賭昌宗翠裘后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之猶以爲快昌宗

氣沮下局輒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去此細說不足存然見公之別無詭遇也

公請罷戍四鎮疏曰天生四頭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至五嶺天所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敎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皆已兼之矣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忠摩爲可汗使統都部　之於中國叛則討降則撫推亡固存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解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以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矣

又安撫河北疏曰議者以虜入寇始別順逆或迫脅或願從或爲僞官或爲招慰賊去始各懼誅逃匿山谷宜一切艾之臣以

山東之人重氣輕死比緣軍興調發煩重鬻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趣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也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擒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杜山東羣盜緣兹結聚臣以邊鄙艱警不足憂中土不寧爲可慮也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計大事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貰赦河北一不問罪從之

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給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公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繇地出不損百姓將復何求今邊郵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給之務后由是罷役

公初出岐州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未通官捕繫甚急餘黨紛紛不能制公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格使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高宗甚歎美以爲達權同時有亳州朱敬則誦新語以罷羅織辭畫像而啓敬暉身潔而智洗長安李昭德答殺王慶之以絕承嗣之請榜殺侯思止以塞誣罔之賤志剛而身殆狄公裁取其間不兢不絿有始有卒如山如河是之謂矣

富鄭公（諱弼字彥國諡文忠河南人）

彥國少篤學有大度范文正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舉茂材異等簽河南判官寶元初元昊反公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本寇恂誅皇甫文意也朝議甚壯之召知諫院

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撤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上深悔之自兩府久分邊廷事中書時不盡聞公引國初故事請宰相兼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未欲遽廢卽令中書同議樞密事宰相猶辭不可會西夏首領來降借職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詣中書中書猶未知也公歎曰此豈細事而中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慶厤二年糾察在京刑獄輒治中書堂吏拂宰相意會契丹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時西陲用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入犯朝廷以其情叵測擇報聘者莫敢行呂夷簡因薦弼歐陽修引顏眞卿使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公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

臣不敢愛其死蓋公先年嘗使契丹呂公舉舊事非陷之也先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公曰昔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曰可從從之不然與一事塞之足矣公具以聞上惟許增幣及嫁宗室女因進公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旣至六符來館客公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欲何爲羣臣欲舉兵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耳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褊小上下叛離故契丹全師獨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難保必勝就使其勝所亡兵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避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舊民兵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公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公卽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公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赤子故屈己增幣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式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明日契丹主召公同獵引公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久公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則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公揣虜欲婚意在多金帛因曰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耳繇是虜結婚意緩契丹主諭公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相從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呂夷簡因命公艸答契丹書并誓書內約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公因請錄副以行及途中啓封皆無此三事亟馳歸入對詰問夷簡乃易誓書旣至契丹　主遂置姻事止欲於歲增金帛中加一獻字公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　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公執不可　主曰南朝於二字何有若擁兵而南得無懼乎公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何懼之有　主曰卿勿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遣人自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公歸奏曰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爲虛聲　恫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澶淵之役曹利用方許三十萬至是得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子孫重於國中公之出使也與宰相不相能雖加官辭之愈力其後遂有以增幣納幣爲公罪者王拱辰疑夷簡憾公一日言於上曰富弼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厚　而懈中國耳上口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耳財物

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上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　亦未病民若兵興調發又何止此拱辰曰犬戎無厭窺隙生事繇議和親增幣二事陛下止有一女萬一執此如何上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又何愛一女拱辰言塞遽曰臣不知陛下屈己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去蓋增幣出上意并中書亦不得力和親事則富公已御之虜亦不爭也上時銳以太平責宰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開天章閣筆札使書所欲爲者公乃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别流品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稱臣宜御之卒臣元昊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上疑二邊同謀公

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疑契丹於中國方睦故城威塞以避之呆兒屢寇威塞故爲是役是安能犯我卒如公所料時夏竦屢有違言公乃求撫河北所全活甚多先是救災者皆聚民城郭爲粥食之蒸疫及相蹈籍或待哺僵仆不盡起公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即所近公私廬舍十餘區以處貧民選而書之上下其廩山林陂澤悉命散取仍使長吏自籍其勞約爲奏請於是全活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曰吾在青州勝於中書二十四考矣徙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平章事士大夫相慶於朝上微覘之以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之夢卜豈若人情今日如此哉上不豫大臣不得見文彥博叱內侍史志聰將斬之公乃與彥博劉沆入問疾因託禳禬止殿廬毋事皆關白乃行中外肅然嘉祐六年以母憂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喪皆起復

上虛位五起之公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熙寧元年自汝州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公子掖進從容訪以治道公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使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咸得人悅服矣又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上默然至日昃乃退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上已嚮用安石寖開諸邊務又有爲上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者公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出判亳州持不行青苗又改汝州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何可以治郡遂以司空致仕公言上雖不用而禮眷不衰嘗因安石別有建白御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控訴但仰屋竊歎者行

至矣臨終上疏懇懇以關陝久戍未解人才邪正難辨爲言嘗云君子與小人并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即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後王呂章蔡卒用此亂云初希文之貶也以論呂夷簡舉朝皆攻夷簡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及杜衍當國夷簡夏竦皆罷石介又爲聖德頌於是夏竦造爲黨論以傾杜范歐陽猶未及公也或稱介嘗奏記於公責以行伊周事竦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艸廢立詔於是范富同出邠鄆既而石介病死讒猶不已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石介書竦遂言介實不死弼遣入契丹促兵弼將舉一路應之又云爲弼往登萊結凶惡作亂者賴朝廷不甚然其事石介亦免剖棺而夏竦已遂覆舉

然公於此與韓歐差公與韓公極相知而韓公徑遂不曲譴撤簾之事樞密不及知歐公議濮王稱親亦與樞密叟異判河陽之後與韓歐遂不往來至居憂終喪自公盛德非爲韓語刺中者矣英宗臨御一日韓公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公有愧色後韓公帥長安以語范堯夫曰琦便怕富公也

熙寧初公再相神宗問爲治何先公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安石以擇術阜財爲先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湖北夔峽劉彝沈起窺交趾郭逵趙卨宣撫廣南又五路進兵取靈武徐禧築永樂城先後騷然皆無成功自是天子鬱鬱不樂然無有誦公之言者

元豐六年公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

語宰相曰富弼有章疏來惇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拆孰爲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拆左丞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惇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敎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

熙寧初公之求退也章疏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

治平初見英宗疾未愈光獻有後言一日見上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及胡宿吳奎等曰孀婦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孝德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公以此求去愈切

至和時仁宗服藥嘗與公及彥博議儲嗣公微言英宗也及元豐時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是事上以問彥博與同老合乃嘉公不言以爲司徒是則同老之言近於長安伍尊者矣潞公亦自以奧助使天子方之丙吉然在仁宗亦疑潞公有私至於公釋然不疑也

裕陵久於黼座雅稱知人至和之召上先語親臣曰文彥博有才但膽大富弼前爲言者所中恐今來顧慮不能自盡耳

宋室昇平士大夫好以膽器名高張詠守益州韓公鎭北門皆以細故戮士不動聲色敏中之誅儺卒潞公之折馬櫪亦以整暇見高其實寅畏者亦何必爾富鄭公以盜過高郵鼂仲約喩民出金帛牛酒公欲誅鼂以正法范希文固以爲不可又有傳鄭公欲坑亂卒者皆希文止之然鄭公自饒經濟與憲侯梁公實有其文武非借奧援以膽智自豪者

王司徒（諱導字茂宏封始興臨沂人）

王茂宏初參東海王越軍事元帝時爲瑯琊王甚相親善茂宏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戴潛圖興復王亦雅重契同友執初王之在洛也茂宏勸令遷國會王出鎭下邳請爲安東司馬及始鎭建康吳人未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公患之會王敦來朝敦公從兄也公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實未著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上巳王親觀禊具威儀敦導爲前驅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公因進說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公乃躬詣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

心焉俄而京洛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勸王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遂辟掾屬百餘人時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刁協爲軍諸祭酒前廣陵相卞壼爲從事中郞江寗令諸葛恢爲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公爲政務在清靜每勸上克己勵節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爲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辭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顚蹐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輒加重號皆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或爲恥之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造亂原猥竊名位取黍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上從之晉國既建始爲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

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旣往見公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出新亭飲會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顧流涕公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及上登極百官陪立命公升御榻坐公惶恐再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上乃止益重之進位侍中以刁協爲尙書令協性剛與劉隗俱當寵任欲矯時弊崇上抑下排阻豪強時作刻碎之政故諸王疾之王敦亦恃功驕恣爲隗協所持王氏漸疏中書郞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遂出愉爲長史公任眞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上疏訟導辭語怨望上以敦故並疏忌公會太山太守徐龕反上訪可以鎭撫河南者公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旣而鑒敗抵

罪公益不安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道素竭忠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旣往之恩招將來之患上頗感悟及王敦反劉隗勸上悉誅王氏公率羣從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顗將入公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旣見上申救備至出又呼之顗繆以危詞對公不能無憾及敦據石頭將殺諸朝士時問公曰周顗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耳抑應令僕耶公不答敦曰不爾正當除之公又不答敦遂遣將收之公後見顗申救疏每爲泣下上崩明帝立明帝公所樹也公受遺輔政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寢疾公使使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敦平進位太保復與庾亮受遺同輔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故下詔徵之公謂不可及徵峻

爲大司農峻遂叛兵入臺城公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可啓令速出翜入抱帝登殿公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尙書張闓共登御牀侍峻至不敢加害猶以公德望書官居己之右遂遷帝於石頭公密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起兵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等率起兵陶侃先破祖約蘇峻腹心遂擒貳峻平以公爲太傅都督中外軍事時兵燹之後宮廟灰頹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公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孫仲謀劉元德俱稱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宏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荆蠻求之望實殊非良計今特宜鎭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并不行六年冬烝歸胙於公詔無下拜公辭不可初帝幼冲見公每

拜又與公手詔則云惶恐中書作詔則云敬問於是以爲定制上以公簡素食無儲穀衣不重帛輒給布萬疋以供私費公性寛厚委任諸將下人亦多不檢先是用溫嶠意以劉允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以爲不可及允用貪縱敗爲郭默所殺又用郭默爲江州陶侃起兵誅默而公部下趙允賈寍等皆未循戢庾亮與太尉郗鑒牋曰王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在阿保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而導不稽首歸政久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大姧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乎欲共起兵廢公鑒不聽南蠻校尉陶稱間云亮欲舉兵內向或勸公密爲防公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卽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慮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公以元帝睠同布衣匪爲君臣而已毎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公始也

史稱王茂宏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其風采不如郗鑒識力不如陶侃溫嶠而中興諸賢蘊藉風雅皆未能及也

王敦之亂上以導夙好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上跣而執之曰茂宏方託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在石頭蘇逸繼峻稱亂導恐不免先奔西師侍中雅尋亦被殺逸既誅曹據抱上如嶠舟羣臣朝頓首請罪上慰勞公命入石頭取故節陶士行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

王敦既平朝議贈譙王丞戴淵周顗等官公欲并及周札郗鑒謂敦入石頭門啓而入由周札不可公曰往年逆敦情狀未著逆同桓文有識而上皆所未喻非獨札也及敦逆既章札卽委命宜追贈鑒曰敦爲逆日久札開門延敵致王師不振宜不免罪若敦前舉同桓文豈將以先帝爲幽厲耶公語塞然卒贈札官

路永匡術賈寍皆蘇峻黨勸峻誅公者及永爲公所招共奔白石匡賈亦歸順事平公亦欲賞之溫嶠曰永等首爲亂階晚雖改悟未贖厥辜得全首領已爲幸矣何賞之有郭默之襲劉允也傳首至建康公以郭默驍勇難制允又以貪縱取戮遂梟允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公書曰默殺方州卽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公乃收允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候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遵養時賊耳公手闢草昧典章禮樂皆屬創思蔡謨之備金石公之議輦御皆以意裁定遂爲永制又數年之內更諸大亂王敦蘇峻再犯京邑能使諸賢各盡其長喜怒無介於色卒使上下歸心亂離底定自非盛德而能如此乎

裴晉公（諱度字中立文忠聞喜人）論

裴公初舉賢良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疏論權倖出爲河南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宏正効魏博六州於朝憲宗遣度宣諭表揚天子威德魏人由是歡服還拜御史中丞自貞元末年五坊小使

極爲橫暴至元和末殄一日小使過下邽縣令裴寰一無曲奉小使怒搆之憲宗怒捕寰甚急公入延英極言寰無罪且云裴寰爲陛下令長愛陛下百姓五坊小使不愛百姓柰何杖令長以謝小使乎上遂釋然及王師討蔡公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誰當破賊者公稱李光顏義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洄曲兵上歎以爲知人加刑部侍郎於是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遣盜刺殺武元衡又擊公斷鞾刜背裂中單以冒氊中首得不斃墜溝中免議者欲罷度以安二鎭上怒曰度得全天幸也若罷度適中敵計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公亦以綱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欲起會疾起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由是討賊之謀益決自德宗來尙呵禁朝士過從者金吾輒飛啓宰相常闔門謝客公以天下多事宜延譽髦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於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持之尤力公言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順逆會唐鄧節度高霞寓戰卻宰相揣帝厭兵欲赦賊上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出常利則累聖不應遺賊於今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及處置何如耳豈一敗便阻成計乎於是言者乃止明年相逢吉又言師久財匱供億爲難請休師上獨目度度請身自督戰上曰果爲朕行乎公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力不一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卽以平章事領彰義淮西等使制詔稍有異同欲激怒韓宏以生疑間公卽請易辭以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爲行軍司馬入對延英殿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受首臣無還期上壯之爲流涕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衞上又知逢吉異同恐居中撓沮遂出之於外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監統自處進退公並奏罷之於是將得顓制號令一新戰氣十倍矣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公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公視事下令惟盜賊鬬死抵法餘悉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知有生之樂降卒悉遣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公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彰義之人卽吾人也衆皆感泣旣而申光底定以馬總爲留後公入朝郾城遇監軍梁守謙奉二劒云奉旨斬諸賊將公復還入蔡商議奏請全宥者甚衆策勳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時蔡平王承宗始懼公遣辯士柏耆說之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論程權入覲而承宗勢離李師道猶怙強如故公密勸上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宏正致討宏正請自黎陽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公曰魏博軍度黎陽卽扣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也宏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入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命宏正一如公策果擒師道諸道稍平上心姝侈旣命六軍修麟德殿公因奏事言之深拂上意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戶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衞尉卿鹽鐵轉運程异數進羨餘以供興造鎛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命同平章事制下朝市駭笑公與崔羣力陳其不可上不聽公曰吾柰何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公又上疏以爲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

外將無賦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行營曉諭慰免僅勉消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憂惶知無可訴之地矣所可惜者淮西平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實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墜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公爲朋黨不省公又三上書極論上皆不納纖人始以朋黨爲名有大賈張陟者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收簿籍盧大夫逋券遂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爲盧羣券然錢已追不可問公極言中人暴橫時方討鄆上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辨公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上不悅既乃悟殺坊使楊朝汶而原繫者京師始爲肅清上一日語度人臣事君當勵善祇躬何至樹黨公

曰君子小人各以類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數而中實遠在陛下觀其所行而已上曰言者大抵如此朕豈易辨之公退而喜曰上以爲易辨則難以爲難辨則易矣然公言未及義利上實辨之無由也卒爲鎛异所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庭湊亂河朔加公鎭州招討時元稹結宦官魏宏簡求執政數居中撓公公遂上書暴稹過惡以爲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奸臣尙存則逆賊縱平無益上雖不悅以公大臣不得已罷稹宏簡近職俄擢稹平章事罷公師會中人使幽鎭還言度在朝則兩河諸侯畏服今居東人人失望上悟詔公由太原朝京師入見陳辭上大感動會昭義監軍劉承偕爲劉悟軍中所縛上以問公公頓首謝藩臣不敢與政上強之公曰承偕怙寵慢劉悟軍中所不堪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上曰顧太后養子且言其次公曰投諸荒裔可乎上從之昭義乃安是時王智興逐崔羣河北未定議者共請相公乃復拜平章事諸權倖輒起李逢吉構公會上崩定冊立敬宗長慶四年王庭湊屠牛元翼之家上歎惋謂宰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廟廊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鎭自臣陛下嘗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於外所以馮唐知文帝有頗牧而不能用也上遂遣中人趣公寶厤二年公入朝乃留輔政朱克融執留賜春衣稱衣段踈薄請再給一季三十萬疋又以上將東巡請助丁匠五千上憂其不遜公曰克融家本兇族又行淩

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今亦不須遣使不索所留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已令料處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敕魏博等道所在排比供料若猶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來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朝廷賜與皆緣徵發我固不惜數十萬端但體不可獨與范陽遂進詔草不旬日幽州殺克融以聞敬宗崩定策誅劉克明等立江王是爲文宗李全畧死子同捷求襲滄景節度公奏討平之公自見功高位極稍詭迹避禍時時引退牛僧孺李宗閔又多毀短公者八年徙東都留守甘露之變士紳連坐尙多公爲申理全活數十姓時閹竪擅權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公不復有經濟意作午橋別墅自擬終老開成二年天子強之臥護北門稍出河東旋歸東都薨年七十六韓稱主生

平推服晉公御謂晉公亦有未點檢處觀其鎭州論元魏書激切深痛誠有韓富所共咋舌者韓公見新法不便力言之及不可奪則論州縣曰法雖不便某一郡守也敢不奉行及呂公著坐與晉陽之印公爲悚惕貌曰裴中立論元魏至云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淸朝廷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又云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此語若出於王桓則元魏其爲鄰虜矣韓公末後論及朝政但云藩臣豈敢雖源本裴公而小心寅畏自是學問造微

論皇甫鎛程异疏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寵任退旣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

叢體如是富韓皆不肯作爾語

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上恚曰朕意決矣從官宮人自挾糗糒何擾百姓中外莫敢言公從容言國家建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徒罪有司上說曰羣臣語不及此如卿言便安用往耶

敬宗旣縱弛日晏坐朝公諫曰前者陛下月率六七臨朝河北賊臣聞皆聳懼近聞延英益稀恐萬機有所壅滯夫頤養之道當順息時候則六氣和平春夏蚤起取鷄鳴秋冬晏起取日出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雖取道家言而實裨於廷燎

公之平淮西也憲宗曾賜玉帶及臨薨御謝使舊僚作表皆不當意公乃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旣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御封進聞者嘆服

元和而後宰相佳者稱李吉甫裴垍李絳李藩韋貫之鄭覃之倫方吳元濟之擅立吉甫言於憲宗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不當用河朔故事又請自往招元濟若逆志不悛當俘獲以獻天子固請不許至流涕上慰免之故中立之勳安邑之志也裴宏中在翰林時安邑始入爲相謂宏中曰吾落魄遠裔旣十年比來人物懵不及知宰相職當任賢使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宏中卽崖略疏三十許人安邑皆用之天下翕然以爲知人宏中器局峻整雖少年柄用人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多爲執政所忌惟公數獎勵之一日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

人皆以遷官過謝公獨讓休復曰公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昨擬上殊爲疑休復愧恧於是言路矜奮矣李叔翰在張建封軍中爲杜兼誣奏幾死上貌而釋之爲給事中凡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御之吏驚請聯它紙公曰聯紙是牒豈曰勅耶河東節度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下云鍔可兼宰相公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見之失色曰有不可當別奏寍當以筆塗詔耶公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命遂寢韋貫之知制詔日裴宏中嘗三奏事不從公謂曰盍以去就爭之旣而[redacted]禮部侍郞從容對憲宗曰禮部侍郞重於宰相上曰侍郞是宰相除安得重公曰然爲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史稱皇甫鎛張宿皆倖進張宿使淄靑裴中立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奸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假以寵乎又稱與度論兵帝前

數相駮故罷爲吏部侍郎似與中立微有異同者然其淸正爲難及云鄭絜澤與李文饒善時人以爲李黨方李固言時欲以周敬復崔球張次宗補起居郎覃不可上曰此公事勿爲異覃曰若宰相人人爲同大臣必有欺陛下者崔球遊李宗閔之門必非端士赤墀下宜當用朋黨弄其筆舌乎脫如裴中孺李讓夷者臣何敢爲異雖立詞已下而風望殊峻也李絳深之別自爲傳在元和後諸賢才具亦多可觀而朋黨旣煽玉石混淆同歸於弊惜哉

寇萊公（諱準字平仲諡忠愍下邽人）

寇平仲之策廢東宮也出太宗宸慮平仲自鄆州入見官尙未顯太宗顧謂曰知卿深謀遠慮誠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遂召亂公少

年銳於決事因曰此何難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行禮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之搜東宮得淫刑之具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視東宮遂廢公以是得名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公陳利害多當上意上益器重之擢判吏部東銓一日奏事殿中語不合上怒起公輒引帝衣令上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上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皆以天數退公曰臣觀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示徵失在用刑蓋刑有所不平也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又召公問所以不平狀公奏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旣召二府入公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以庶僚伏誅淮盜主守財千萬以叅政沔之弟止杖仍復官非不平如何上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卽拜準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知院張遜與公論數不合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遜使左金吾論之遂與遜俱罷公旣出青州上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不知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左右揣上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念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不上默然明年召拜叅知政事時上在位久東宮未立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上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公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公且曰卿來何緩耶公曰臣非召安得到京師上徐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公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屛左右曰襄王可乎公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上遂以襄王

爲開封尹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百姓擁道有喜稱少年天子者上聞之不懌召公謂曰人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公旣秉政進退稍任意數與諸臣爭辯帝前上以爲非體公猶持論不休上不悅遂罷知鄧州眞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上久欲相公以其剛直難獨任乃命與畢士安同知政事於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鬭志公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五至公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上大駭以問公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上幸澶淵同列懼欲退公止之令候駕起上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上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旣而契丹

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王欽若以楚人請幸金陵陳堯叟以蜀人請幸成都上以問公公陽驚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遠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以入遠地使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上遂決幸澶淵及至南城虜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公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懾非所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進何所疑衆議未決公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瓊武人願効死公復入對瓊隨立庭下公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陛下不過河人心無所恃公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進輦上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軍相視驚愕不成列上乃盡以軍事委公公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咸喜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迎擊之斬獲太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公居城上上數使人視公何爲公方與楊億飲博歡呼上喜曰準如此吾又何憂相持十餘日正値撻覽出督戰我軍守床子弩撼機矢發中撻覽額死虜氣大懾遂奉書請盟公以爲不可而使來請益堅公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上厭兵欲羈縻勿絶而已會有譖公幸兵以自取重者公不得已許之上遣使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公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勅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旣罷兵公乃見上謝軍中違詔之罪上笑而勞之公在中書喜用寒畯之士每御史缺輒用敢言者補之同列多不能平嘗除官同列輒目吏持簿例以進公曰宰相所以器用百官若用例是一簿吏事耳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不視方眞宗之在澶淵也一日謂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誰爲朕守魏者公曰當此之際難爲方畧古稱智將不如福將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爲可守卽促出勑放朝辭酌大白趣之就道欽若馳入魏則戎虜徧野無以爲計惟閉門修齋誦經而已數日虜退乃召還副樞欽若以是嫉公一日會朝公先退上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謂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反大其功何也上愕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以萬乘之貴而輕挺身爲城下盟何恥如之上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帝顧浸衰明年罷知陝州又以欽若前報知天雄軍是爲鎖鑰之役祥符七年再召相又以河北進納事與林特相持上怫然謂王旦曰寇準剛忿猶昔當如何再罷出永興軍天禧元年以附會天書得復召時眞宗旣多疾丁謂曹利用又當國日夜圖所中公者會上疾浸劇嘗臥侍者周懷政股欲命太子監國懷政出告公公遂請間談太子監國事上疑懷政漏言曹利用因與丁謂共傾懷政稱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上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於是誅懷政而公罷知相州先是天禧之召則以朱能僞爲天書公強與分過也周懷政陰陽其間與公壻王曙往來遂成其事公之廢永興也有門生貽公書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卽發乾佑天書詐妄

之事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爲宰相耳至是懷政禍發并從永興捕朱能誅之公猶在安州謂等不欲公居內以朱能事再貶道州司馬旣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皆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李迪亦以公故貶衡州團練時李迪在鄆州聞中使至聲息稍異卽自刺不殊公在道州方宴客聞中使至起迎之問故中使不答衆惶懼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勅公卽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纔至膝拜勅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頃之契丹使至歷視坐中問寇公安在丁謂權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鎭撫行當還耳非久謂亦南竄雷州公遣人以蒸羊逆境上謂欲見公公卻避之聞家僮謀報仇者公閉門令縱博度謂去遠乃罷

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至是遣人取自洛中沐浴束帶北面再拜趣設臥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守蜀聞公大拜曰寇準眞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詠曰人千言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又嘗語公霍光傳不可不讀及周懷政之謀幾爲霍光傳所誤韓魏公不許張詠意或謂此

公旣矜高又惡南人慧巧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進士姜蓋年十二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蓋賦詩六篇而殊特敷贍上深歎賞公以殊江左人必欲進蓋上曰朝廷取士唯才是求前代張九齡何嘗以遐陋棄置耶又祥符七年上御崇政殿覆試進士蔡齊等百九十七人新喻蕭貫與齊並召公又疏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始第一於是人擬公之褊

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柵以限往來太宗不懌曰古羌戎尙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公言唐宋璟不賞邊功以致開元之治疆場邀功深可戒也上因命公安撫渭北而徙仲舒於鳳翔

公少不修小節頗愛遊獵母性嚴常舉秤錘投之傷足血出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悲哭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賚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如此公聞之大哭終身不蓄金帛有輒散之史稱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一靑幃二十餘年時命補綻或以公孫宏事靳之公笑曰彼詐我誠兼之不忍耳何儉之有

又云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每去官後掃除圊溷涙蠟萬錢杜祁公爲人淸儉在官不燃官燭與客相對油燈一炷熒然欲

滅淸淡而已行誼豐約固不在此也

同時比相者有向敏中畢士安王旦李迪皆名實不墜雖才紬於唐人而行醇於晉室矣向常之判大理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常之引鍾離意委珠事不受也出知廣州過荊南豫市藥物以往皇甫侃監無爲軍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云嘗有書及門敏中睹其名不啓封遣去侃家僮瘗書臨江驛舍中馳掘之信然方澶淵之役畢仁叟與萊公同在政府力贊親征者畢公也先是雲州觀察使王繼忠陷契丹至是爲契丹請和衆疑之畢公獨以爲信對上云契丹雖數深入亦屢挫不得志欲引去而恥無名此請殆不妄故萊公決計皆宰守豫謀以爲一擲者誤矣凡萊公登用不爲羣小所間皆仁叟之力仁叟沒後萊公亦不能自存王子明趙昌言壻

也昌言旣參機務子明判吏部知考課院乃避嫌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事太宗嘉其識體澶淵之役公已爲參政雍王留守遇暴疾命公馳還權留守事公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公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公旣至京直入禁中人不得知及駕還子弟出郊迎聞後騶訶聲乃知爲公也有日者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往還簿禍不測公以身解之度上稍釋卽焚其籍當東封時契丹來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甚患之公曰假卽假之常幣之外以明歲除還則彼自屈矣契丹果以爲慙明年復下有司云契丹前歲假金幣六萬事微末不計後勿爲比西夏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請詔責之公云但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拜曰朝廷有人是皆踵唐成德昭義事也其每稱平仲於上前又師婁師德云宅如斥劉承規之求節度薦李行簡之爲中允皆愼密足匡萊公之缺李復古亦與萊公稱相知眞宗嘗召公語秦州請益兵事以曹瑋爲怯問可代瑋者公力言其不可上因問關右兵幾何公舉佩囊言臣向在陝西有方寸小冊書兵糧以備徵發上令黃門取紙筆具疏留發分遣畢上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矣頃之唃厮囉果犯秦州上召問公曹瑋戰勝如何公以爲必勝旣而捷至上問何以知之公曰唃賊遠來聲言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按兵不動以逸待勞是故取勝上於是器公後在中書數與丁謂爭論坐黨準免在數公間王子明其最著矣子明爲兗州靈景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公皆俟羣從畢至冠帶出堂皇白事乃退陳彭年呈科場條目公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割截天下進士耶時向常之在中書請閣彭年所留文字公閉目取納囊中歎曰不過建符瑞圖取進耳公惡王欽若然亦容保之不至於敗公沒欽若乃相後來呂坦夫動止師公然其溫栗和縝猶石之於玉矣萊公意象與諸公不同瑕鏬亦多而皆爲諸公所貴視王茂宏輩又負然不侔要所謂璠璵之質不事藻斧者矣

張留侯（諱良字子房謚文成韓人）

子房年少時未仕宦也自以五世相韓爲秦所滅因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百二十斤鐵椎擊皇帝於博浪沙中皇帝怒大索天下始亡匿下邳從圯上老人游得爲所太公兵法習誦之每與人語皆不省閒說沛公輒喜採用之遂歸沛公會項梁立楚懷王因勸梁爲韓立後乃立韓公子橫陽君成沛公令韓王成守陽翟與子房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子房曰秦兵尙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具五萬人食益張幟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之秦將果許和俱西沛公欲聽之子房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未必從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因擊秦軍逐北再戰遂至咸陽降秦王子嬰沛公見秦宮室奢扶欲居之樊噲諫不聽子房曰夫秦爲無道故使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者宜縞素爲資今始至卽安其樂何可使天下見之願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欲擊沛公公不知也先時子房在下邳項伯殺人從子房匿故德子房夜至霸上勸子房去子房不可因要項伯見沛公飲爲壽許結婚具言沛公所以距關者非背項王備宅盜耳於是爲鴻門之會賴項伯得解漢元年沛公王漢中賜子房金二百鎰珠二斗子房盡以予項伯爲王悉請漢中地

王之國至褒中子房卽請歸因勸王燒絶棧道示諸侯無東意子房至韓知韓王成已爲羽殺於彭城欲還歸漢時漢王還定三秦項王亦心疑漢子房乃爲書遺項王言漢王失職無怨望所鬱鬱者欲得關中如約卽止耳不復敢東也又以齊反書遺羽言齊與趙欲并滅楚羽以故北擊齊子房乃間行歸漢及漢王擊楚敗於彭城歸至下邑踞鞍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共功者子房舉九江王布及韓信彭越此三人卒以破楚三年滎陽圍急酈食其謀撓楚權請立六國後漢王善之趣刻印子房從外來漢王食具告子房子房驚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王事去矣因借食前箸籌之數王所不能爲湯武者凡六七事且云今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如復立六國游士各歸事其主誰復從王取天下乎且

楚唯無彊六國撓而從之王又安得臣之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敗乃公事趣銷印後韓信破齊請假王子房勸從之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還壁固陵諸侯期不至子房說漢王馳入諸侯軍趣起之也六年大封功臣上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也自擇齊三萬戶子房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時上封大功臣二十餘人餘未得封上居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問子房子房曰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子房曰陛下從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爲天子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生平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欲誅時復謀之耳上云憂之奈何子房曰上擇生平所憎最著者封之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

酒封雍齒爲什方侯急趣丞相御史行定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又何憂旣而婁敬說上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向雒其固亦足恃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輓河渭西給京師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趣駕都關中子房從入關時稱疾卽道引不食穀閉門歲餘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子房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子房曰始上數在急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強要之

子房曰此殆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臣然上高此人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辨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是一助也呂氏從子房計四人者果來會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者謂呂澤曰太子將兵有功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且諸將皆上所與定天下梟將也使太子將之無異使羊將狼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又皆陛下故等夷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后承間泣言如四人指上曰吾惟之豎子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上

既自將而東子房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但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臥傅太子時叔孫通已爲太傅子房行少傅事及上破布歸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上陽許之未可也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何自從吾兒游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乃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欷歔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子房從此不視事稱學道欲輕舉常曰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上崩呂后強起[illegible]食之謂子房曰人生百歲如白駒過隙何自苦乃爾子房亦強食後六歲薨

子房作事節節從學問來學問除精細外別無靈通下邳晦跡褒斜抽身閉門引疾徵輔商顏大易所云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凡帝王意氣多麤惟方外可以鎭之秦皇漢武皆於子房身上顏子作用未能踰此

前後師承帝堯之師赤松去此非遠

謝太傅（諱安字安石諡文靖陽夏人）

謝安石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左著作郎並以疾辭不就寓居會稽與王逸少許元度支道輩游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當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石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尙書郎瑯琊王友並不起吏部尙書范汪舉公爲吏部郎公以書拒絕之有司奏公被召歷年不至坐除名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去伯夷何遠又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公吟嘯自若舟人猶去不止風既轉急公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卽迴衆咸推其雅量謝萬公弟也時爲中郎將總藩任之重而公處衡門名出其右萬既假節北征矜豪傲物尙嘯傲自高不能撫衆公深憂之自隊主將帥而下無不慰勉公妻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乃云丈夫不宜如此耶公掩鼻曰正恐不免耳及萬廢黜公始有仕意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謂公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賢每云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今蒼生亦將如卿何公微有媿色既到溫甚喜稱道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公值方理髮公性既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謝萬病卒公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尙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公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云欲除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公公神色不變但云晉祚存亡在此行耳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公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

須壁後留人耶溫笑曰正自不得不爾遂笑語移日時溫有異志懾於名流因謀贗九錫常以公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公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時強敵寇境邊羽洊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公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公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公観南渡以來宮室不稱稍欲營繕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公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元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時孝武始親萬機進公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公乃固讓軍號又以星度失次彌年亢旱奏請興滅繼絶求晉初佐命功臣之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退敗相繼公遣弟石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太元八年苻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公征討大都督幼度時入問計公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幼度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公遂命駕出山野親朋畢集公與元圍棊賭別墅公棊常劣於元是日遂爲敵手元又不勝公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汝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冲時在上明以前王薈之罷江州公遣謝輶代之冲謂輶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及是遣謝元桓伊等冲疑其不任深以根本爲憂乃遣精銳三千來赴都下公謂三千人不足損益徒駭衆心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冲惋歎而已元等旣遂破堅有驛書至公方對客圍棊看書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公以苻堅喪敗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以太保加都督十五州軍事加黃鉞置從事郎中二人公猶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旣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元勳望宜以授之公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州石虔爲豫州改桓伊於中流三桓旣任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如此世旣稍平豪奢相煽會稽王道子以諂佞擅權王國寶公壻也又諂附之爲公所迸疑謗遂生公出鎮廣陵之步邱築壘曰新城以

避之帝出祖於西池獻觴賦詩焉公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遇疾篤乃上疏請量宜旋旆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元抗威彭沛委以董督俟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公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復御及登台輔朞功不廢王坦之以書辨論數四公終以爲未悟又於土山營墅樓館竹林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殽饌亦屢費百金世或譏之公夷然不屑也淝水捷後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旣以亂終味之亦以貪敗繇是識者服其知人方公特舉幼度時輿論未協郄超素與元不善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

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王國寶之讒搆隙將成公與桓伊侍讌上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卽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合歌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上善其調達乃勑御妓伊又云御府人於臣未必合臣有一奴便甲上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公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公好音律於此見効云

王茂宏値公私匱乏庫中惟練帛數千茂宏因製練帛之衣時競取之須臾而盡矣石季龍爲時譽所歸鄉人罷縣詣公公詢其歸資云有蒲葵扇五萬公取其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增數倍

直名位趣人風尙如此史稱公爲治不存小察宏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而文雅勝之

李鄴侯（諱泌字長源京兆人）

鄴侯幼稱奇童七歲在上前賦方圓動靜元宗所稱精神大於身者也張九齡尤愛之常引至臥內九齡一日念嚴挺之苦勁肅誠軟美可喜命左右召誠公遽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旣乃游嵩華終南治方外之事天寶間待詔翰林供奉東宮賦詩刺楊國忠安祿山以是斥置蘄春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公公亦自詣行在陳天下所以成敗上甚悅欲授以官固辭請以白衣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上因強以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上嘗曰卿初侍上皇中爲朕師今判廣平行師三世資卿道誼矣時靈武困於供億

公勸上幸彭原俟西北集乃幸扶風以應之上卽日如彭原彭原廨甚狹上時以張良娣博聲聞於外公每用風切上改容謝己上皇自蜀賜良娣七寶鞍公曰今四海分崩當儉約以先天下請剔其金玉付庫吏賞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見之流涕上驚問王王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見陛下從諫如流興復非遠不日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故喜極而悲耳倓上次子也上自馬嵬北還常血戰衛上三軍屬目上欲以爲元帥公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公曰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使元帥有功陛下欲不以爲儲副得耶上乃從之久之上欲冊良娣爲后立廣平王爲太子公曰靈武踐祚臣固知非陛下本心獨以羣臣勸進而然今戎事方殷固當立決至

於家政當須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諒陛下之心乎出以告廣平廣平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貳上慰賞之而良娣怨益深上從容與公言李林甫深恨之也欲勑諸將克長安日焚骨揚灰公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不廣耳且使逆者聞此阻自新之路上曰往事卿忘之乎此賊當日百方危朕行且害卿奈何恕之公曰王臣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勑必以爲用韋妃之故萬一悔恨起居不安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上感悟抱泌頸泣曰朕意乃不及此時賊陷兩京河北州郡皆沒上甚憂之問賊何時得平公曰賊掠金帛子女悉輸范陽此安有遠計華人爲賊用者獨周摯高尙等數人天下大事非其所知誠用臣策不二年天下無寇矣上喜問計公曰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當圖萬全今

賊所恃者將獨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但令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思明不敢離范陽忠志不敢離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仍使子儀勿取華令賊得通關中賊必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不逾年而弊矣徐乃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與光弼並出以取范陽巢穴既覆則根株畢拔矣上甚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安祿山爲子慶緒所殺上欲速復長安謂公曰衆集矣當乘銳定京都乃更引兵數千里先范陽爲乎公曰西北諸胡之兵能寒而畏暑今乘新至之銳攻已老之師勢必克然賊走范陽而關東地熱諸胡兵久必困而思歸俟其歸復動則戰爭方始矣上不聽因遣使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公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公曰理勢如此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上曰爲之奈何公乃請更爲羣臣賀表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劒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上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今乃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時建寧王倓既用張良娣譖死良娣又與李輔國比而危廣平王公心憂之上一日造公所晚遂就宿公再嘆息請歸爲閒人上曰朕與公同憂患今事平方同樂奈何遽去公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驚問曰何謂也公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亦高蹟亦奇此所謂五不可留也上曰公寬矣且異日議之公曰陛下今就臣宿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耳上曰不意卿疑朕若此豈以朕而辨殺卿耶公曰陛下未辨殺臣故臣得求去既辨殺臣臣安得言上默然良久曰豈以朕不從北伐之謀耶公曰非是亦爲建寧耳上曰建寧爲小人所搆欲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臣爾時在河西知其詳建寧誠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建寧冤輒流涕且陛下初欲用建寧爲元帥臣以爲不可若建寧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親善臣此可察其心矣上曰公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聞之悲耳公曰臣非敢咎既往願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已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詞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上聞之愴然也崔圖李輔國以公方嚮用深嫉之公懼不免請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久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既乃賜光福里第詔彊食肉爲娶故朔方留後李暐之甥昏日勅北軍供帳時元載方柄用又與公不相能會江西觀察魏少游來請僚佐上謂公曰元載實不容卿且詣少游所避之及載誅召還上握公手曰別八年矣乃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既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又改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及德宗在奉天始召至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旱蝗議者欲赦懷光上博問羣臣公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懷光由是不赦始朱泚亂上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敗泚於咸陽吐蕃追北不甚力又大掠武功而歸及京師平復請如約上欲許之公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用捍兵分處以制吐蕃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

遂止貞元元年拜陜虢觀察使三年拜侍中同平章事封鄴侯時相張延賞與李叔明爲怨而太子右叔明叔明子昇素出入郜國公主第郜國公主者太子妃母也或告主爲蠱厭坐幽禁中上怒切責太子太子不知置對公入上對公稱舒王賢意欲廢立公曰陛下惟一子奈何廢之而立姪上色變勃然曰誰語舒王爲姪者公曰大　初陛下以上皇命子昭靖諸子常對臣言之今陛下親生子猶疑之又何有於姪上曰卿言此乃不愛家族乎公曰臣唯愛家族故不敢不言若太子以無罪廢它日陛下悔責臣不言必殺臣子雖使臣兄弟子嗣亦何愛之有因嗚咽流涕上曰業如此且奈何公曰此大事願愼思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上意色稍和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公曰貞觀禍發時朝臣顯鞫罪狀暴白太宗乃詔太

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今太子以妻母爲累宜當不俟廷鞫抑當并廢舒王耶開元之末武惠妃譖殺太子兄弟此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因爲頌建寧事感泣上亦心動曰爲卿遷延明日思之公卽抽笏頓首曰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但陛下還宮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人欲樹功取與立見矣翌日上果召公泣　云微公言朕悔無及太子仁孝無它也公再拜賀因曰臣昔以建寧之故誓不近天子左右幸陛下收臣今報國已畢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留之會一日與上論近時輔臣上曰盧杞淸忠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公曰此杞所以爲奸邪也李揆和蕃顏眞卿使希烈激懷光使叛摧楊炎於死陛下如覺之豈有建中之禍上曰楊炎視朕如童子每不足朕非杞也建中之亂術士先言之迺命當然公曰命者

衆人之言君相造命若亦言命則禮樂政刑無用矣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曰謂己有天命此夏商之所以亡也上改容謝之公事四主崎嶇納忠所周旋於人道極大爲權倖所嫉數以智自免晚乃得相所汰冗員罷進奉遣諸蕃增官祿多有可觀而世以喜談黃老神怪少之豈未聞韓張之致乎

當鄴侯出陝虢時淮西防秋兵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既入境或疑其少誠招之者公命悉邀擊殺之富鄭公欲坑諸逃兵幾失此意

黄漳浦集卷三十五

謚商後編

楊太師（諱遇字士奇謚文貞泰和人）

楊文貞在永樂時與巴州靳縣永嘉同侍東宮每駕北征則輔太子監國小註誤常不免繫緊然上顧言公獨不甚罪公亦以此柔謹自力一日導東宮覽歐陽集上適見謂公曰廬陵固有君子卿其人矣贊善王汝玉嘗教東宮詩公獨勸經傳因誦南薫喜起二詩謂殿下若進脩餘閒娛意文字則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裨益治道上一日還自北征問太子近如何公資言太子孝謹狀上曰此子道當然公屏辟對曰聖賢亦盡其當然者耳甲午日食正旦禮官以食殊時不停朝賀公引富鄭公語奏罷之時大臣唯儀公智議與公合而儀公亦以此

得上意長陵初喪已二十七日尚書呂震請如太祖訓倣漢制釋服仁宗旨未下呂退遂語羣臣易吉公謂曰太祖時有遺詔今何得遽爾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猶帶経數月今上寧遽卽吉耶明日上果素経出視朝羣臣中唯公及英公同上服上顧左右曰梓宮在殯吾何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及宣廟初漢庶人反東駕親征罪人斯得尚書陳山請移師問趙時日有言趙事者上問東楊以爲可問蹇夏依違而已東楊促公草勑公固不可往還數次謂東楊曰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一叔顧欲以浮詞盡之耶語頗聞上乃召公問曰論趙事者益至如何公曰今宗室唯趙最親願陛下詳審上曰吾亦思之公曰但用一璽書足矣於是封諸疏及璽書下趙趙王大喜遜望遂獻護衛謝恩言者頓息異日上召公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汝之力也於時天子明敏諸臣將順不暇唯公時一補鈌追康陵初聲乎微損後亦多訾西楊者矣

西楊樞筦四朝日月之餘含光不耀卷遇牖納時時克致雖格心業少而休容體多仁宣之時豐亨飾治巴西武進建安石首各遂坦泰不復明危公方慨念痎瘵軫哀流徙思二三年與民休息及於休息氣衰綱紀不暨迨昭聖逝才盡志孤知附翼之非難先甲之不易矣然方於玉泉微幸託漢成之箴黎利綿戎追珠崖之績幷登首疏除皁微陳咸有消滴文潤其身亦因時之見相征棄之桀人也

李太師（諱賢字原德謚文達鄧州人）

李文達初登第卽疏言容保之道由親及疎鳥獸迨人則帝王道息今京師糜官不下萬餘歲實支祿常十七倍傳曰朝無倖

位則食之者寡況此[redacted]人面獸心　之禍可爲殷鑒宜漸出於外不唯省國家鉅萬之費且以消未萌之憂疏上不報時正統初年旣而土木禍作璫官煽亂乃思公言時公亦預難潰死得歸復辟初典機務言卹汪后及出建庶人囚皆遣會當上意時曹石數干事寖爲上厭公時時勸上獨斷移其權一日上從容問迎復事公故言時亦有要臣者臣謝不敢上怪之公乃言天位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言俱正何奪之云奪之一字豈可出口脫當時事覺曹石不足惜不審何以置陛下幸事成貪天之功且天下人心向陛下以正統十數年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悚然遂褫諸迎駕冒奪門者四千人官癸未以災異疏十事又請罷江南織造清錦衣衞獄卻邊臣奉貢及停中外採辦上不從公執之數四

上不以爲忤憲廟初冒奪門功者又寫訴上顧公公進曰自曹石輩此舉之後人厭取富貴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並復故少保于謙官以雪幽枉上亟是之於是洶洶者始息天下亦以此誦公

文達之舉何如西楊是皆遭遇聖明見端後竟抉雲下光披曝爲獻向使上崇元默則下安無言雖入告維后而保祿安身大槩然矣文貞當子稷之懋閉閤謝事以故權璫縱橫釀爲凶渥文達於時優游無間後福多容旣而覘雪際消乾綱佐斷羣奸陰翦言路屢清前有應元之明後無仲舉之禍聲稱偉矣卒以意偏累其含宏近嘲楊子遠愧潞公白圭之玷何可磨也

彭太師（諱時字純道謚文憲安福人）

彭文憲繼季方之後上召見文華殿問勞如所勞季方者時上方倚南陽而南陽亦心服公戊寅上慈壽宮徽號公勸南陽舉優老之典稱上意憲宗初議徽號內監夏時倡言錢后久病周后誕育聖躬但尊周太后無異議公及南陽言錢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今遺命猶在柰何以易泰爲法夏愕然入良久傳仁壽旨云子爲皇帝毋太后豈有無子稱太后理夏因取宣德例公徐曰宣德例何可同宣德時胡后已讓表居別宮今名分固在寧得爾夏顧取筆云如此但理讓表公曰誰敢者夏忿作色謂公懷二心公舉手向天曰太祖太宗赫赫在上誰懷二心錢后已無嗣何所利爭此所不敢不爭爲皇上全聖德也諸廷臣寂然公乃曰若推孝思則兩宮同尊於是有應者夏色解入請命良久乃出得兪旨矣公執筆顧夏曰若同尊須加二字夏疑視間公曰加分別易稱謂耳乃加慈懿二字及慈懿太后崩詔

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發公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內臣洶洶爲危言聳之上御文華殿召時對如前上重違母意公曰陛下卽恐違聖母意柰先帝何今厝梓宮左虛右以待來者庸何傷因畫圖上未允乃率廷臣跪哭文華殿得兪旨乃退蓋是時南陽蓋倚公及宏載者滿四之亂殺守將又數敗邊軍公付都御史項忠提師往援項初至又失其副將京師大懼尙書程信至請撫寧侯重往撫寧侯亦難之公旣得項疏知必克而程促殊甚公謂宏載曰此輩怖急無可仗者賊四出不可緩今入山自保何能爲再遣師徒勞費失將士心吾堅持此過一月得捷音耳宏載亦以爲然程忿出厲語謂事不濟必斬一二人乃出師不一月捷書至明年俘馘至京上爲大賞公聲名爛焉

彭文憲端章亮采鳳干叶簫值於梧陽靑蠅未翳謗言廷諍卒符同心史稱其三十載無日不在公休沐對子弟無一語及政攷其儔匹居向晏杜之閒方於宏載兼有其福前後盤柯不值節目迨於蓼寵日多去廉斯遠傾否數言掩於匪類卒使璫寺傲權違公初志豈不傷哉

西楊南李同荷天眷委蛇將順裨益不稀彭安福方之猶參肩之於白體也夫木之仁也曲上水之智也入微曲不及句微乃涵濶非其材異其性殊也安福質心不能阿會故其造就淺於楊李亦以事異遇殊材性因之茶陵繼出益爲包荒參南鄧之機權體泰和之婉約當泰陵時不問安南裁抑僧宦已具鼎耳之器及乎康陵多事內豎浩橫忍詬以開其始強力以扶其終斥羅崙鎭守便宜之奏解陳熊漕運失米之獄取同官校不番

邊軍皆動稽成憲止宿物情故士論不失人望猶歸焉夫以泰和引年於正統必俛首於汪閣鄧州宅擬於前朝豈苟身於曹石而謂茶陵獨留南陽坐去劇韓美劉謗議曹興豈不過乎故人非三代材不二凱苟仁質之未銷雖智譎其何毒也茶陵之材間於楊李約其所處建安是當然以安福覘之多不爲者故復節略諸旁三楊二李足以一彭酌寺貎之柔剛知動止之難易也

商文毅公（諱輅字宏載淳安人）

商宏載當已巳時在東閣召預機密時虜再至人心洶洶公力王羣議請郕王即眞以安反側及徐武功之倡南遷公與廷爭力持之乃定北狩駕還公迎自居庸關既而羣小相煽言南內事方窮治不已公極言南內之事不可輕聽以壞大倫由是誅妄言者事得釋三年議易儲公謂大臣此國家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及易儲事定羣臣議者俱進保傅公獨不加鐘章之獄公實救之雖南內亦知公意是也景帝不豫陳循等唱復儲以繫人心疏上不允再具疏且上又定二語曰陛下爲宣宗章皇帝子宜立宣宗章皇帝孫遲詰朝遂會變作復辟後猶被召勞既爲石亨所陷幾附廷爭獄憲廟初召復職久之見上語及監國時公因泣然言景泰有社稷功左右聞之皆泣帝亦泣於是復景泰尊號孝宗之爲東宮公實贊引之及紀皇妃薨衆猶抑於萬貴妃公與宋李宸妃故事殯殮悉如禮十三年爲謹身殿學士內監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公疏直十罪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太監傳旨詰責公正色曰朝廷無大小有罪該請旨收問

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渠敢一日而擒械數守備南都亦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即諸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用事國家安乎危乎懷恩咋舌而退上即日撤去西廠及公退萬安爲相直復西廠大臣安然受其凌轢矣宏載德器與純道等要其敏識方之爲儁然方於彗見陳言之時不復深維嘉告取誑中奸艮格士所痛心元夫之負屈也夫上言萬幾臣稱百執自楊建安曰擬八事劉洛陽退請章陳據跡則體要足嘉循實則脞隋仍起遂使奸佞借爲關捩內侍監其銓衡詩稱白頭易言甚過豈其云乎向使宏載純道人陳一謨未爲抗數即釜鬲繼起咎未可歸而過爲引譴以詬易笑詩曰貪人敗類萬安之謂乎

王太傅（諱鏊字濟之諡文恪吳縣人）

王濟之爲直講當孝宗時時遊後苑公講文王不敢盤於田上召所幸李廣戒曰好爲之今日講官正爲爾輩及正德初謝於喬舉公自代衆既推公而劉瑾固援焦芳遂與焦俱在閣大司馬劉華容以瑾宿憾逮至京坐廣西土帥岑濬事以激變論死公謂瑾土帥事與劉既不相涉岑濬又未反坐激變無名於是李茶陵屠御史各白劉得減死楊應寧之逮得釋亦公力及廢后吳氏薨劉瑾議焚以滅跡言后已廢服不可成公言服雖不可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后薨公又言后雖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葬以妃祭以后從之時瑾多恣睢輕士大夫然見公開誠與語初亦不拂及焦芳專事媕阿公止之不可疏上遂得歸居閑十餘年嘉靖初遣行人存問上講學勤政疏大禮議起輔臣多斥逐廷論召公未及用卒

濟之居朝日淺迫於隣蔚翕施日宏然於宏載猶柏於檜視其連卷節目見矣嘉靖初疏論經筵直講上下不親與吳原博合及列代三朝之制分番直日之請皆亮自得閣臣之裁施於當日無異常談然自是而後三四十年又四五十年蒙寐其言而呼窮谷也古人吁咈若不得君今人都俞若不得於內侍觀宏載濟之之時三楊諸公眞爲錄錄耳劉文靖遭遇聖明無長可度一値閔侮潔身而退故郭北圻有誰人共理之思李西涯有身分咎譽之實濟之與希賢猶宏載之於純道而茂陵康陵時別夏冬感搖落之彤心甘蜩螳之聒耳也

梁太師（諱儲字叔厚謚文康順德人）

梁叔厚當武宗時內外多艱虞與成都同事成都以憂歸公念時艱必成都共濟乃請勑行人敦促上道以首揆讓居成都已

卯上欲自巡邊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勑楊蔣二公皆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公公固辭不敢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勑齒此劍公免冠頓首言臣命君宜死不敢臣今就死陛下後日原臣儻草勑後日族臣無赦上於是擲劍起罷草勑事先是上將幸宣大楊蔣亦在告中內洶洶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既而東萊亦引疾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時有泰藩與嬖臣江彬朱寧等通請邊田以益封命下草制楊蔣又引疾公曰若皆引疾誰爲計上事者上震怒命內臣促甚急公因草制上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人引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請所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矣王其愼之毋忽上覽制心動事遂寢當宸濠之變去齒劍時非久上欲親征楊公居守乃以公及蔣從及至南都議郊公心難之乃言南都郊仁祖配天北都郊太祖大宗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乃不郊又將南幸公跪行在門外竟日得俞旨乃起諸大事皆卓然足自著云

梁文康黃中通理約體推賢利涉含貞不臭厥載方朱寧江彬謀立外藩之時賴公正言羣邪心怵及宸濠敗後稽其愧籍唯公晉溪兩人嚼焉而論者曾以假濠衛兵爲縱反者其意以陰中成都而公代爲受過[illegible]僥之隱德自周雋曼倩之當機能斷公兼之矣當時才與降於成都其後泓涵茹其垢皷要以海大流歸樹苞蟲嗶祭其意量唐宋之會不見其儔在諸彥中所謂該陳成史獨舉任傳者也

二三君子前後差池歛發非一商文毅西南喪朋用舍之間文恪盡之於卷懷文康差極其量約其展布不甚相遠而文康和邃包李兼楊地道之貞梁公當之矣梁公始終推服成都以爲天生斯人以濟今日大匠之任不可代也長沙亦言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夷考成都憲述茶陵其可誦者茶陵以天順舊稿草劉瑾官校之差成都以博類餘言正張永援封之例及於庚辛際會送虹霓於垂栒扶陽曦於豐屋才謝應宜辨絀永嘉徒以血誠爭其膚赤善則不足守則有餘也成都諸賢痛哭之事實本彭商慈懿之議夫量有停引權不一設宏載當孔棘之際亟請定王及反駕之時議從崇禮濟之定汪后之典葬從時典祭從所配以情則順叶義爲宜向令成都之際異議未知然如敬所所陳未爲遽徑也厚翁畜歸不與斯

典約其大意近於持平今以成都別糸爲傳自宏載時有高文義穀正景之際獨立不阿解帶以授趙榮[illegible]書以羅龔弁歸田而後絕口時政爲難能也劉洛陽當濟之之先出處不謬樹爲典刑慼落才艱亦其選矣

解學士（諱縉字大紳吉水人）

解大紳爲庶吉士時遇太祖大庖西諭時政大紳因上封事萬言其略云陛下挺生南服統一夷夏鄺淸宇宙功高萬古內無女寵外戚之私外無強臣藩鎭之患又寡好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唐宋不讓唐虞然自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信誠有間用刑太繁令速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淸惟願以天地爲一體天下爲一人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及道德心經

此皆細儒陋學兒園下士之談甚非帝王所宜也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畏民者未至孳孳於治民治彊禦而所以治心者未周衆盛之潔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鉤距之巧此皆治民治彊禦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要以刑名輕重爲能事問因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勵貪婪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不暇何暇刻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爲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重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其能否受職不量其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也又曰陛下天質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怳惚無不洞曯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神道設敎者臣竊以爲不然也宏所論里選人才登仕太驟及妻孥連坐婦女給配非三代之治皆覈當上喜稱奇材顧時時直言爲時輩所嫉得予歸及上崩以奔喪見劾謫衛吏成祖初召入內閣贊立仁宗爲漢王所惡遂出廣西改交趾及上北征以入宮私見東宮遂徵下獄卒獄中

解大紳脩能大儁宏曰微捐自以宇宙新霽景慶四吐不復曲拳以蒙於禍傷哉方庖西時太祖以張西都之意嘗宿大紳非有孽短中於奸人然張西都以遼朔之議呼曰先時故欲用之十年之後大紳所稱朝夕可報非必節嗇以老其才而崎嶇兩朝卒快讒言尋繹當時雲雷挺起既二十年太平可飾前無燊光絲藻之章後之銀甕白瑄之頌帝方欽然自託高元微言運

祚而大紳卒爾詆以神怪桓譚兒避戴涉雉罹可歎也成祖明知漢王之競猶傷逝言之心方罪議者以解其意而大紳首犯之踈枝無隙好察近死固其宜矣

薛文淸（諱瑄字德溫河津人）

薛文淸之入爲大理出王振意德溫至京宿朝房不過王振閣臣數風之竟不詣諸公以南陽善德溫致王振欵時南陽爲吏部郎乃過朝房道意公曰原德亦爲是言耶一日會東閣公卿皆拜公獨挺然振知其公也顧連揖之然自是悔召公矣會振姪欲奪一民妾其嫡制不可遂誣嫡殺其夫公爲寃駁至再四都御史王文怒遂承振意嗾言官劾公受賂縱死獄逮繫當死翼日至午門會審王文方責衛公呼王文字曰若何能問我若爲御史長白當迴避何能問我文怒奏瑄不服詔縛詣市殺之

公門人皆奔走號哭振家一老僕亦號哭廚下振問知意稍紓適侍郎王倖疏上申救乃免家居六年再起爲大理丞㬰泰初乞致仕又爲南大理時內使金英奉命至南京還公卿俱餞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謂人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天順中召入知制誥見石亨等縱橫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吾不去復何爲遂引疾得致仕

仁人無死地向令高足不起廚聞公其危乎徐有功之掩扉熟寐薛文清之手不輟經皆可謂知命矣吳子傳以石亨之徵力辭不受公亦龢然介不終日二公同時而言論不茍要其質行默相師表嗣後子傳多負世謗而德溫巍然世爲素相豈其進退覘履觀生亦有不盡相侔者乎

岳文肅（諱正字季方漷縣人）

岳季方登第明年爲己巳之變及復辟初以九臯薦召見文華殿上遙見輒稱好既登次好之不置喜謂曰朕固取汝今用汝內閣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受命赴閣道遇石亨張軏崖然不爲動張石銜之一日錦衣衛捕得妖言僧欲坐反官捕者公曰事縱得實亦合妖言律耳但給賞而活所同坐數十人朝論韙之又一日曹石出匿名書指斥時政者勸上出榜募捕告者賞三品公與呂原入見上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究姦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欲窮治緩則事或敗露急則情愈韜不如勿治於是得不問及石亨姪彪來獻大同捷盛言斬首悉梟林木之上公取地圖斥之曰自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獨梟致何所乎亨意大恨恨而上又命公以意諭曹石稍自戢曹石益不堪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公屬草指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用舍乖與曲直不辨而刑獄濫與賂賄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姦欺罔而附阿權勢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府庫虛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斂徭役太重而閭里靡寧與讒諂奔競之徒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衞有司貪冒暴酷使軍民不得其所與遂坐誹訕謫欽州同知道漷以母老留閱月遂逮繫獄謫戍肅州後釋爲民憲宗時內召尋亦出知興化致仕去季方才與大紳齒桂同貢季方微亢而大紳微輕方其感遇鱗羽乘風就波亦欲橫奮嚴杵直書悉詔而雲颺易消摧抑輒偵故知臯陶九德半爲愿溫申甫兩篇數稱柔惠宜二季之奉身監繰絲而滋練也大紳當時人材儁多亦處嫌疑不幸蚤殀以季方受眷終始未衰值曹石敗後無爲白者豈原德之未

宏抑桑林之罪崇耶世傳德溫陛對失詞故其寵遇殊於文達豈其然乎英皇復辟意在於御材而不絕瑞寺又以險阻多知憚爲下雋文達鞠躬先問後諾聽言則對德溫季方未之能也其後有東劉叔溫處家能孝當軸無私定迎駕於夷晉之交成建儲於震始之際廷論李孜省之罪立解林待用之獄皆不同爲心匪躬見操而時俗頹隈謬相指駭以爲躁狂則解大紳之才喜岳季方之不媚動取世譏至塵天聽宜其然矣其時有呂公逢原謹厚見稱度其資稟近於西薛嗣後瓊州淵源匪淺亦以氣質全聾多嘲信逢時之非難諒成人之不易也

王三原（諱恕字宗貫諡端毅三原人）

王三原當憲廟初開府荊襄平劉石之亂撫諭流民復業者數十萬家於是名重江漢間九年出撫雲南朝議以雲滇邊夷中

貴坐恣故借公彈壓之公單車攜二僮往太監錢能方以異獸瑰玩貽安南王灝王灝亦報贈不貲而能麾下郭景宏與互市掴載還公遣騎道執景因露章論能不法通外夷事時能方遣使進黃鸚䳇公復上章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使天下有以陰窺陛下且昔交趾以鎭守非人致騰衝啟釁麓川悖叛今日之事有甚於此上不得已召能歸及再撫南畿中使杜福以內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諸玩公言帝王之學貴典謨訓誥無逸旅獒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也時有內臣王敬遣千戶王臣挾術取內旨括江南寶玩公方陳列適其狀露上爲誅王臣由是內侍無不憚公者林待用之下詔獄公疏救之且言京師寺守破壞民居乖典制梁芳僧繼曉罪狀已著宜復林俊官上雖報可然自是亦心煩公矣公於時應詔言事二十一建白者二

十九多報可天下翕然仰王尙書也最後言政令失信中上忌遂落少保致仕及孝宗初起爲冢宰贊機務引用諸卿佐極一時之選顧性益嚴重不自降小牴牾輒引疾爲時柄所惜乃乞休去正德初乃卒壽九十三王三原彊力老成向在康陵時不知何如也士溫棟新弓強絃絕長沙諸流非其意可亦與劉謝同其翩然然自茂陵時內侍已橫徵求四出突薪且憚況值燎原三原龐碩不彫鷙力可借亦與洪峒共爲淪胥李膺之嚴破柱羊舌之怒僨牛亦君子所同歎也

馬太師（諱文升字負圖諡端肅鈞陽人）

馬鈞陽當滿四之亂召爲副都御史佐項公討賊賊平乃疏陳時事及禦戎三策皆當上意進督甘涼寧夏三鎭軍數數破虜斬馘功多以質報故賞薄稍遷少司馬備遼東還論陳鉞等苛察激邊怨事爲鉞等所銜於是失中貴人意及海西衞夷相讐訐汪直因之闚近邊鉞等討紬遂殺近塞貢夷十八族以捷聞汪太監主之將議濟師余肅敏倡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濟師何爲今必撫之一大臣偕通事往足矣遂命公行公至盡赦其餘族給以粟布備至時海西三衞亦來公察其不實乃具言狀設伏待之俄入寇悉中公伏中海西夷師悉歸命及汪直至邊而事已定公告直切莫用師而直益銜公疏公禁農器生事遂下詔獄已而直與鉞敗復起公巡撫遼東士卒聞公至皆鼓掌喧舞蓋公於是三渡遼矣孝宗初召爲左都御史時上耕耤田旣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褻語公起正色曰汝曹弟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而已褻語何爲及阻畫工張玘等不許授武職以爲解將士心上皆然之時公老益精於邊事小王

子駐大同安南奪占城地廣西土帥亂皆以廟算不勞一旅而定忠順王之死吐番擄王母奪其金印公立忠順王甥陝巴土魯番又擄陝巴於時邊事幾變會虜自讎殘不能大復而公所遣將已走牙木蘭入哈密降其城乃歸陝巴及金印而哈密復向當汪直陳鉞時危矣及武宗初中貴又用事公亦以焦芳譖卒於家先輩嘗言成化之時三原諸公居則岳峙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蓄請劍當輪聞之者慴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三楊熙績文達密畫事勢殊矣宏治中華容洪洞鈞陽諸公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以余所覩安福鄧州已具委蛇三楊之風爲幃幄璽雖在於今未有易也而三原之澤止於鈞陽華容數公自是鷺族雖亦時有而碩幹亮音於斯爲盛

太子太保劉公（諱大夏字時雍諡忠宣華容人）

劉華容初爲庶吉士解館當留自請試吏遂授職方其爲職方時安南黎灝屢略諸土夷中貴人汪直欲乘間取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公匿弗予尚書爲再榜吏公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公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至今日乃勿許宏治六年以副都御史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稍異公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三四十里聯長堤以分大名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舉費省功倍璽書褒賞旣又出治邊餉邊餉半爲輿力多難爲者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父老問要領俱得貴豪所牟利致騰湧狀乃創爲平輸令米白十

石草自百束而上皆聽自納給官價由是願輸者湊至貴豪不得射而糧足上時嚮用公而公屢乞休上怪問公公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病財盡臣自度力不辦故辭耳上默然良久問公徵歛亦有常何便至此公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因具呈諸應革例上嘉意從之時有苗逹者以太監出延綏頗殺虜然所掠婦稚在虜帳者實不一値虜上顧稱之公曰搗虜固奇策然何可易言昔淇國公以十萬之師委於沙漠今必以稚婦數十輩易之安知彼不乘嘗我上悚然謂吾幾爲所誤一日問公兵餉何以常乏公曰臣無暇及他鎭臣在廣時見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及上欲宿京輔兵公請以京營外保定摻卒遷西衞密劍摻卒還東衞中貴恚失兵爲飛語撼公上自知之不問也初脩清寍宮時內役萬餘人公請減半爲中監所持洛陽言公方引疾今遽詰責天下安得如公者上欣然召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今卽非卿部事但有不可揭帖以聞公曰臣何敢先朝李孜省可鑒上曰孜省何可比公曰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天下事外付府部內咨閣臣若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乎其深惜體要如此

鈞陽更歷中外剖脾刺石利鈍相磨公時導窾游刄其間何裕如也鈞陽華容才識體等不易差池鈞陽策大同之虜華容置莊浪之師鈞陽抗顏以沮汪直之師華容納約以消苗逵之釁至於王瑞搆懸苗瑋恥屈讒佞之伏亦復同門而談者猶以鈞陽之出能繡華容之短劉宇謂其門戶班於朔洛大劉宇之懷貪娼辨於宸聽汝明之出兩廣非爲左秩而辨論棼然猜臆互

起何天衢爲汝明而攻端肅王時中爲端肅而攻忠宣李之二公俱去而焦劉相倚負圖旣遭削秩時雍幾死肅州雖時遇同艱而志節益契論者猶褫其淳袞分爲兩袒何也故曰言豹食虎則趨狃貿貍非其實也

自裕陵復辟而後天下肅然瞻提望格如鸑鷟起方當贊承歡彥寅協乾綱絕寵去尼廓然清始猶以時時顧惜王振劄草愛根卒生三朝閹寺之志所賴獄斃蠹深金石挺作剛方之彥屢挫屢起於時盡獻不論言路法撥所寄涉死無悔將由樂清章綸永豐鐘同吉水廖莊強項於前故有黃鞏伯固何遷孟循繼盛椒山濯足於後然而言出禍隨時危身替知裕陵之難遭而三原之未辱也勵志之士生値國非遯旣遂心剛良非幸或涸眾鴉何能不鶩昔當康陵之時臺省備官何下百員邊禁十年

不問一疏所以五瑜追暴其非宰執噤不欲問生當其時欲劾鈞陽之匡襄思華容之造膝卽岳牧嚋咨禹臯誦拜豈謂遠哉粤犇其彙不吐不茹危行完身李之有濟江夏陽曲洪洞莆田單福諸公多足稱焉

江夏王公慶當己巳時爲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午門百官劾王振未竟錦衣馬順從旁叱去公起捽順首批殺廷中及虜退京師解嚴公言虜不大挫必再至乃自請守居庸訓練一新鎖鑰賴之及總漕淮上清理鹽法甚有聲會災傷疏上未報輒開倉賑濟自劾上聞景帝甚嘉異之及裕陵復辟猶以藉王振故編管江夏後虜寇陝右再起視師茂陵初爲大司馬薦韓雍平西廣三閱月遂請老去家居三十載乃終

陽曲周伯常初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

閣欲啟太子坐聽公固不可及爲大司農數數裁諸王及中宮所請事馬鈞陽以大同缺馬價請出太倉銀公言糧馬各有司兵部不得輒侵戶部上是之乃更命太僕銀市馬時有給事中曾昂者言國用乏請括諸省稅役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乏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給事中言非是時壽寧侯家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旁齕民田又千餘頃乞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奚窮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又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壽寧何得獨異疏三四上上心是之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念公擲其疏於地時上多聽納然戚畹內侍亦不能盡斥獨公所裁抑爲多方爲侍郎時諫樂戲事切旨上踪跡此疏誰出冢宰耿裕自引以名首吏部疏宜已出公曰疏草本出經李何累冢宰然上自知之不問也

彭公鳳儀爲刑部郎時壽寧兄張岐以外臺躐僉都御史公劾之上怒下詔獄尋得釋又劾公按外戚賜田公至田所省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於薛驩碩折券矯賜薛人夫田文一諸侯之相驩一布衣之士耳諠不斂怨於下今眞定田自祖宗來已爲民產往年宦戚屢請增科賴先皇聖明稍得安業今周彧又欲攘民肥家怨歸於上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以附益貴戚疏上又逮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彧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李何又以爲請耶及按察四川劾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布政廣東劾鎮守太監顧恆珠池承監黃福其論市舶太監韋眷事最

力疏不下然內臣心憚之其後劾錦衣梁海梁海者太監梁芳弟也會應詔陳言公條上漸不克終四事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公得調貴州上浸知公且擢爲大理又論內外貢獻事從江南巡撫改順天泰陵初以少司寇視師浙江兼理鹽法乃繪貧海貧累八圖以上及進尚書按安遠侯獄秦襄毅得不枉蓋公力多焉

秦公世纓初爲南京御史以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起知雄縣又禁中官捕獵禍幾不測以民數千擊登聞鼓訟冤得宥成化後巡捕陝西多以法繩秦府諸下秦府奏公淩蔑親王逮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葛絹一疋故衣數事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公密疏直

多帶旗校擾地方及亘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亘知上意問公因稱公廉能上出公疏示亘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宏治初總制兩廣克田州破諸黎賊劾安遠侯柳景不法事景坐奪爵下獄公以景誣亦被逮辨得白代黃用章爲南司徒最後起以司徒兼憲職巡撫陝西總制邊務先後馘首九千脩城堡關營萬四千所劇山崖三千里然所居僅蔽風雨不異寒士也

林公待用初爲刑曹時上方寵梁芳及妖僧繼曉建鎮國永昌寺公上疏辭極痛切上怒下詔獄時言路久塞自彭惠安論章脊而後有都御史鄭時論傳奉官然罪止降調及是疏上罪不可測五軍經歷張黻申救並得廷杖數十判雲南姚州及泰陵時按察湖廣會造興岐二王府且爲吉府增脩公言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又大則居人難充疾疾易生臣謂興岐二

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脩而不宜增疏上不報及後再起巡江值陝西地震又陳自古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宮役省供億等事時武皇在青宮輔導未至公又特疏言殷武丁漢宣帝皆少居民間習艱虞故能周悉爲守成令王今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居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宜召碩德舊臣廣求方正之士以充侍從庶有禆益蓋當時諸臣多將順聖德獨是疏於國本最深及巡撫江西數約束寗府爲宸濠所憚宸濠奏府殿易琉璃瓦公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劉瑾之誅公以諸大臣皆附張永上疏言夙沙衞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閹寺傷國之無人也及逆瑾已誅宜召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脩復舊政大臣忌之旨下切責遂致仕嘉靖初召爲大司寇先朝諸臣結權倖者俱奏伏法時言官糾諸內監不法事有旨勿問公乃具疏言曰法立於祖宗守於陛下而奉行於法官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今法於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也竊援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內臣亦有細謹外臣亦有縱橫然計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按撫二司之摧擊一經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祇見參論之多不知爲執法之平也一日案官監獄且具忽內降送鎮撫司公以獄不由法司下鎮撫非制爭之不得上怒詰責八疏乞致仕去

嘉魚吳獻臣令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公請事都御史

因言大璫欲脩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制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適市舶大監出銀市葛公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此中有也大監怒取金去巡按御史惡公爲沽亘會公毀淫祠以私盜財木中公公梏兩手詣訟所士大夫羣泣白公無他御史大慚得釋然亦令十年不遷康陵初備兵瓊州時逆瑾專權內臣出鎮者供億不絕公因發潘鵬二十罪忤瑾坐逮荷校不死戍鴈門及瑾誅稍遷與胡端敏共平桃源賊後爲都御史副出湖南疏陳六事備宸濠變甚詳繼理南畿江左右咸賴之云

夏太師（諱原吉字維喆謚恭靖湘陰人）

夏維喆初在戶曹佐郁尚書幾中讒者以太祖知得無罪也靖難後行視水江南時吳浙久泛自吳松江至下界浦口潮汐所

吐故道皆淤公行省視得嘉定常熟松江諸入海便道度水可瀉乃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高下亦等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赴海小涇則平陸爲患今欲浚江諸浦口則灩沙淤泥浮盪難盡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又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redacted]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使直注海自吳淞上流大黃浦外有范家濱至南倉徑達海宜加浚以接黃浦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蹟也上然之三年功畢還部上北巡輔太孫守北京兼吏禮兵三部及都院事每退朝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無滯者及上末年議自征虜車駕垂出公猶力諫不止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及上升聞仁宗走至繫所呼公故仁廟於

公獨深宣德元年漢庶人反以公徵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公免冠死罪上曰彼故反借卿爲兵端耳坐議時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公對曰榮言是今諸將兵懦語事輒泣若遣將事必延數月以天威趍之旦夕可濟也於是上意決師臨城時賊猶繞城罵公然知上至遂出降公含宏能斷與物無競宣廟屢賜銀章曰含宏貞靖曰謙謙下濟曰後天下樂一時諸榮[redacted]唯公爲當云卒議贈伯西楊以爲不可而金鈍周長[redacted]咸以漕河功先後贈封矣

夏湘陰之才倍於巴川而巴川以掌銓歷佐監國榮任過之約其弼諒寅亮無間進思靖共退言謙默憲考而後稀有其倫方夫永樂中年豐豫曰多天子方翫寶梵之曲大臣亦進瑞光之圖而湘陰諤諤不拜西僧及其所稱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況[redacted]耶兩漢而後僅聞斯言條其一事足賁四方然當於靜慈引退清宴復居之時一言及正大倫不虧而東陽諸公方緘其口公亦視影候馬告逝誠經術之難詳而彊力之資輔也世稱其吏污文書夜下禁門諸細鎖事咸宏奄足述方於漢宋諸君子有及無讓矣

于少保（諱謙字廷益謚忠肅錢塘人）

于廷益在宣廟初爲御史按江西約束藩府辨冤獄大著能名復命復從駕征漢藩既得高煦命數其罪公音吐既鴻詞義又剴上大悅久之手書公名授吏部爲少司馬治河南山西時年纔三十餘感上知遇益發抒自見夙夜延訪數千里利病悉爲建除及諸防河留屯邊塞要務身所不至者亦備聾舉嘗一日輕騎歷太行有暴客從之公顧叱去客驚曰呀故爲我公也

於是在鎮十五年三楊繼謝王振方專公入朝不載一橐舉兩袖徃遂逢振怒令給事劾公久不遷怨望無人臣禮繫法司論辟及暑讞上忽逢振喜赦公爲大理時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請留公者千數乃以少卿撫二鎮踰年召歸亡何虜破諸邊鎮王振挾上親征公與尚書鄺埜疏言也先一小醜邊將敢死足制其命陛下爲宗廟社稷主不宜奉與犬羊角顧振意已決無忤者土木報至京師洶洶太后命郕王監國於時衆方廷殺馬順王顧大臣皆失色公獨直前掖王且啟下令諸殺馬順等者義激無罪卽族振且退需太后旨於是衆退王乃起公徐安步出掖門太宰王直執公手曰今日朝廷正藉公耳如直百輩復何爲景帝既正位公入對慷慨泣言虜挾大駕勢必復南今武庫軍實盡矣宜併日蒐乘繕守九門兵部宜出分道徵

師留漕卒白金因請以通州倉給一歲俸聽官軍自運諸糴儲悉不以飽虜既而虜果南公就赦石亨楊洪等使擊賊時虜已迫城外石亨請堅壁老之公謂柰何以二十萬衆坐張虜乎自擐甲統大營於德勝門外設伏空屋間使數騎嘗虜虜以萬騎來伏發敗之於是諸將多有奮破虜者矣虜退褒賞公公泣謝不受其後虜益求和而公獨議戰李鐸岳謙王復王榮等使虜累不得效公始授諸邊鎮方略令虜至即擒馘勿動久之虜意漸紬謂空讐中國無所利而其奸人喜寧譖又爲中國僇無導者始決計歸上皇上皇歸居南城歲時不得奉朝見公意弗是也顧不能甚有所牴牾獨以司馬職自効所復獨石營八城不罷貴州二司及討閩浙賊皆巨功復辟初爲石亨所陷刑西市後稍昭雪至宏治初謚忠愍萬厤而後世稱忠肅云

于廷益創澶淵之非拔南宋之轍當其廷斥元武擐師德勝誠爲社稷豈圖榮哉序退在時臣襄貴學廷益之不受西第封緘弓劍方取裁於太病誦規於温叟然至於迎鑾之議南内之儀古今大故闕焉無師故正晷諸賢律以春秋則楊善伉謨於呂甥高穀避兵於韓厥公立其間未之有也夫以呂甥一語兩作輓州高胡五章一御朝賀謂分鬮則情字力稀則權重不進不退將中立者可避於菀枯抑斷尾者不憚於犧饋乎向使章鍾仲疏安正陳辭微力其間厥勳大矣徒以緘默貢其禍名當平之鑒博陸張詠之誠來公書史以來所共歎也

王新建（諱守仁字伯安謚文成餘姚人）

王伯安爲武選時戴銑等首攻劉瑾禍且不測公救銑等又疏數瑾罪遂杖闕下謫龍場驛丞時正德二年也不三年瑾誅公

已起知廬陵不六年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時宸濠已蓄異志護諸山洞賊出入剽掠三廣二江守臣莫敢問王晉州時爲大司馬素知公即與公兵符改提督公以故得便宜削平諸賊間設縣邑所破巢百一十俘馘萬餘恩威浹於二省及宸濠反公適勘事汀漳急走小舸還吉安與伍文定謀發師顧慮賊旦暮出乃密遣諜四出言江西兵各不動二京三廣淮浙各發兵數十萬至宸濠果疑半月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師則已大集矣時賊所用李士實者勸濠舍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出蘄黃趨京師毋頓兵堅城之下濠猶未決公先已遣人繫書若遺士實者爲賊所得賊遂疑不敢趨二京而安慶圍久不下公帥師直擣南昌獲其守將及濠諸子賊聞急解圍還南昌而南昌已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賊遂潰擒宸濠於時六師已至京口公將俘取内道入江而太監張忠安邊伯許靖遣人至廣信要公公徑下錢塘遇張永以俘馘付永且極言江西遭亂民困已極不堪駐蹕永深然之乃曰公功吾自知但事不徑致耳公欲至京口親謁上而先有命巡撫駐江西公遂趨歸南昌則忠等已先在南昌益縱兵傲公公善撫之無害也然亦以此多譖故久不封嘉靖初召公公又爲忌者所尼獨受爵停諸賞格及思田岑猛叛頓四省兵猛死其黨盧蘇王受又叛乃命公平之公至開布恩信盧蘇等皆降因遂平八寨勒石思田既病乃懇歸南安卒隆慶初始贈謚實封與世券王伯安以晉州故成功亦以是故取忌晉州無間於江彬安寧受機於張永倚伏互通正譎權報事機所會理或然乎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見攻取不憂悔吝之際吾知免夫

夏維喆大雅之器勞而不施循服禹績腴食千里賞不過一階守職近三十載定計親征首平逆亂仍爲宮職不敘加勳于廷益救世之略身定社稷手格戎馬拔岱華於平地挽墜烏於下春賜不過鎧服官未踰司馬伯安之時罪人既誅六師已出范變方推靈於鐘鼓馮公亦麻栖於大樹而公與門人似皇皇綦白者何也國朝勳封文人數寡郭湯陰之贈方於鬱侯業近草除非爲勞多馬鈞陽累有戰功亦不在敘最後有關西馬昊屢平大寇蹉跎以終方伯安之時應寧籌邊成績不乏西平慶鐇東刈逆瑾而逅人方懷思勗之論致夙沙之慚要時數之相值當欲置於有無未可舉以相非也間有成功多附權寄鼎食託於竈神鵠碑載於肩贔其最顯者有東鹿王伺德大名王世昌東鹿討虜論功當封顧進一官卒以麓川奮翼燊榆大名善鬪過於靖遠卒以二監墜其成業向令當時委蛇就封則靖遠威靈差堪比武世將合傳誦爲三王勳湯名火何可堅乎故於王振汪直張永之際摘其偉伐又得六人

羅中丞學古吉水人以御史出知清化州清化在交趾新附遠夷朝士所憚公亦以忤旨故遷而土酋黎利叛攻清化公累戰卻之會成山侯王通欲亟還遂私約黎利拔吏士歸公怒誓以死守黎利益攻公公死戰大破之上知爲誅成山侯遂召爲戶部郎久之坐法免北狩後起公守居庸虜大至公勅將士冒石矢固守不下會有邊將欲入援假道居庸公伏劍叱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以殉時天寒甚公令老弱汲水灌城氷堅滑不可近七日虜退趨紫荆公追敗之遂出長安嶺搗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後勅祠居庸

項襄毅蓋臣嘉興人土木之難得生還成化初與彭武伯破虜屢有功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公總督討賊伏羌伯毛忠戰歿軍遽退公又斬將以殉陣始定時廷議洶洶公具奏方略陳賊可破狀都下始安於是移兵據賊水草相持百日賊稍稍來降一日出戰獲賊所愛將縱令歸後數日遂引滿四出被擒於是大小冒矢石者亦二十餘戰矣俘馘萬餘歸僅進一階六年荆襄大旱李鬍子倡流民爲亂衆至五十萬餘勅公督師公至令人持牓諭降唯負險者乃議下師於是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萬餘俘斬二千進左都御史會星孛天田言官猶指公妄殺致天譴上溫詔留公後竟以忤汪直歸家居二十餘年乃卒

余肅敏士英青神人景泰時知西安爲民開渠鑿山瀉斥鹵灌田千餘頃民不食苦至今稱之成化時請廣榆林城榆林在正統中始城及公始至衞至是乃增三十六營建學留屯蔚爲重鎭矣公又上疏言陝西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河外正統時渡河近邊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據險難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宜隨地勢剷爲邊牆或累築挑塹立砦堡使綿引相屬便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凡堡計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墩大小九十三自是虜寇益稀後事邊計者皆沿襲言治邊牆已矣

韓襄毅永熙吳縣人弱冠爲御史巡江右值廬陵飢盜大作不可弭公乃從巡撫楊寧謀捕首虜二百餘羣黨遂解散去寧大

驚異以爲御史材即百寍何敢當己遂代寍爲巡撫時年未三十英廟復辟後坐陳循薦者左遷已召協理都院事時誅石亨有錦衣劉敬者坐與亨午具論死公言亨盛時大臣固有朝暮候門者今獨以一飯論死何也時論愧之及爲陳文所譖降參政浙江編定賦式爲天下所稱去治初兩蠻亂王竑薦公又起爲總督即日拜命引兵趨大藤峽大藤峽爲賊藪在萬山中從未有至者公命將分道而自引兵抵大藤道逢儒生里老數百人自稱良民願助師公顧左右悉縛之探其袂果得利刃乃悉梟示遠近賊大驚沮遂進破之前後俘馘四萬二廣以平廣人至今誦之然威嚴大盛羣小亦多譖之者

胡端敏永清仁和人在留都刑曹時與李承勛魏校余祐稱四君子後出知太平太平多苗夷難治公御以威信其酋長悉憿

歸農先是土官世襲至府取結勘展轉索賂故多失夷人心公令土官生子應世及者即登記十歲以上有事調集皆見太守識年貌由是夷人悅服及備兵江西擊華林瑪瑙桃源賊十餘戰皆破之功爲當道所掩後按察福建時上疏論政治中指宸濠宸濠怒必殺公公歸變姓名間道走歸命京師得不死下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聞知微臣愚戇天日共鑒時朝中無慮皆宸濠人然亦未敢殺公有疏伸救者乃出戍瀋陽居三年宸濠反召爲僉都尋復召爲少宰嘉靖初再遷爲僉都御史論哈密事爲宜厚來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陳九疇等爲時宰所尼致仕

李惠康立卿嘉魚人當正德時守南昌劇賊驕藩稱難治矣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詗諜繕壁壘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遂平五寨頃之華林賊又起殺副使周憲公入憲車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者爲公所得遣歸報効於是奇爲內應破華林賊平之俄而桃源賊又叛時吳廷舉質久在賊中因誘賊執其酋降故桃源之平皆公及吳公功中官黎安誣公及吳公下獄既白遷浙江按察十五年巡撫遼東遼東故饒富無　患自汪直開邊後　數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脩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脩中固鐵嶺二城以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以塞女直道城撫順以通建州之貢於是東閩稍寍入繼端敏爲司馬時值世廟聖明斥疎諸宦寺公因奏革鎮守守備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累世巨蠹一日爲清公又言宮府一體請官軍淸覈如旗手等

衛內臣言四衛禁軍不得隸兵部往歲彰義門東市之戰皆四衛功以直內故易號召奈何隸兵部公上言往歲之事正以內臣掌兵故亂彰義之戰由太監汪直東市之戰出太監曹吉祥也奈何又以內臣掌兵事哉上從之蓋是時永嘉多主之然公自以治遼事特聞

黃太保（諱福字如錫諡忠宣昌邑人）

黃忠宣之理南交凡十九年時南交初爲郡縣公以大司空兼領二司勞來安輯朝夕不倦嘗戒郡邑吏言新造之邦政令條畫并宜寬簡所撫軍士蠻夷咸盡溫恤故交人戴之獻陵初召還中官馬騏遂激變不復可弭撫臣乞公還理南交復以詹事兼領藩臬甫視事會總兵師敗公亦被執賊顧驚下拜曰公不北歸吾曹不至此爭饋公護輿出境公悉以賊遺入官事稍定

還爲司空與平江伯計漕事請於濟甯以北衞輝眞定以南近河地役丁十萬屯田省漕粟下部議不行久之上覽疏嘉謂西楊曰福言漕事甚深遠何久不行今六卿中誰似福者西楊因言公受知太祖擢用最先今六卿中無倫歷任外藩具就成績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以四朝舊人盡瘁道路非所以優老敬賢也乃卽命公以戶部尚書守南京裕陵初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行文臣參贊機務自公始公在留都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及祀事公但端坐視襄城伯處分人或以爲言公但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其體要如此先在南交時中官馬騏不便公遂誣公有異志文皇嘆曰此所謂君子不容於小人也蓋是時公與蹇夏俱受上眷而西楊左右力亦居多云

黃忠宣再以司空領臬南交參贊二都垂四十年屬纊之日室無百緡可謂難矣鄭端簡稱諸老成以久任報績忠定秉銓忠靖握利皆二十七年胡忠安爲宗伯三十二年周文襄爲巡撫江南亦三十二年然諸公之長已見矣向公請留屯時忠定忠靖左右其畫再廣其意歲省漕粟可數十萬不尤百世澤哉祉樹抱圍以陰其陰火耕再穫以食其食岳牧之効已短齊魯取報相覆焉耳

王太保（諱翺字九皋諡忠肅鹽山人）

王忠肅以北人舉進士高等成祖喜召見賜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左侍正英廟中以松番亂公出贊理布恩信招懷降附番會巴等十八寨於是自歸又二年移鎭陝西又一年東　亂數撓王師時邊衞蠹糜久將士不復力公旣至召詰諸守將數寇喪師狀出斧鉞於廷示必斬叩頭久之乃許自贖於是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爲臺堡濠墉千里相屬　爲遠道以其暇益循士卒恤窮乏配鰥寡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邊用大饒士咸願一戰報効踰年出塞遂大破　斬首千級景泰間召還臺建州　李滿住上書留公撫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諸撫鎭治不靖于少保乃推公總督亦用遼東時法收贖撫喻之蠻夷悉解去天順後入爲冢宰薦南陽任內閣上益倚重每進退大臣必召公面相可否上一日謂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獨慮吏部王翺老耳又曰若翺老當誰繼翺者是時上益明精於事每簡士皆上特拔南陽將順而已公以北產推轂北人爲多然亮直不爲黨故時論歸之

自九皋多用北人銓曹而後遂有畸迹夫犧兒象樽非爲南柔

浮磬昆刀非爲西挺而爲意向左右其間誠初量之得權而後握之難繼也執中嗣之不能兩載於是衆議紛然一瓢九臭宏載欲用大章純道欲用同節而北人主議竟在同仁商彭參停以用克讓克讓嗣之不能一歲雖大章竟用而多口滋開竟爲同人所得出入凡十三年於時柄權猶在內閣迫於孜省千行萬李各樹螮蝀西東安問南北乎

太子太保梁公（諱材字大用諡端肅金吾右衞人）

梁端肅爲御史時値逆瑾誅爲榜諭天下及錄付史館皆公筆爲當時所稱及調知杭州益以廉能名宸濠之亂公方爲按察浙中浙去南昌非遠鎭守太監畢眞與濠通人心洶洶御史張縉就謀於公公卽按調兵食方略一日悉具乃自往說畢撤兵衞二浙遂安世廟初按察雲南有土酋相讐殺六載未定御史

請公治之公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罰牛羊若干以贖士酋叩頭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曰治夷法如是足矣後詗知夷先有密謀以法無他故止十七年再召爲大司農加太子少保時永嘉新貴用事常以意氣上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辨公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公應曰諾永嘉意其闒闒弗了也既而偵之果無弗具者乃心服公已上念吏治不馴特命公以司農行考察所簡汰數百人大厭時論又大獄久不決四事命兼司寇勘之數日悉得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無憂矣及劾翊國公郭勛落職歸卒久之邊儲大乏上迺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廨十九私居十一嘗語其屬曰若輩與人接杯酒歡有干謁能峻卻之乎是時士大夫頗尚員通公獨屹然不阿然亦以此寡諧於時

李獻吉嘗云人材世降猶曰有中昃時有李孟正德時不及宏治宏治時不及成化然如梁端肅材何易言也夫因天之士與時榮落因主之彥與遇長短三代而下其趣就一而已約其成器員中方外坎行濟止斯爲尚焉且永陵而上卿佐儔多有年恭定大有周文襄恂如似忠宣李襄敏執中耿清惠禹範似忠肅黃文毅世顯王文忠懋學似端肅黃王兩公優游淹雅有清禁之風方於端肅如竹與木康陵而後有周襄敏子庚陸莊簡與繩襄敏正詞紲發之占未色解興八之[illegible]聖南耐合陸而江仁人之言於斯爲大蹈簡號泣以蘇貧士抗顏而保莊士皆以行通神明澤被後世亦來哲之望旌斯梁公之比翼也

倪少保公（諱岳字舜咨諡文毅上元人）

倪文毅爲侍講至學士繼文傳之業而洞達淹通獨茂一時於是裕陵茂陵間大典重務名卿碩書多公裁議泰陵初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廷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雖掛世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諸儒抱遺書講授不絕今之傳疏尙多祖述其言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史遷而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及馬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在京南宜更祀公言北嶽恆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亦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恆山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時公於諸卿中唯推遜鈞陽鈞陽亦每用咨公鈞陽言度僧道非便下部議公因言成化二年度十二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五

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削宜如以升議便公言事最條暢雖千百言聽者忘倦其卻章奢開西海貢道禮古竹僭號法王皆侃侃動上聽論邊事數千言及疏西北漕河事皆詳達後之論者莫能過云

昔漢帝援書而親安世唐宗稽典必問元齡是以清鑾之彥衘筆橫書時資清問雖絳灌有少文之用萬石貴舉策之愚非所璣璿旒纊火藻袞闕也孝宗便殿獨召輔臣面有質問或值緊劇則叩頭請退熟疏以間天子約結愾嘆而已夫大臣入告出稱我后計月會歲義何不謬至如錢穀問於司農讞牘付於執事所以崇效卑法讓能集工過此以往無有礙也漢方盛時其大臣皆向文學以經義斷事故內豎小人不間庭議今之議者皆以案牘通於俗說是以洒埽餘能皆闕其舌二楊見諂於王

振外庭取怔於懷恩途徑然矣康陵之始導弼匪長甘露禍言自貽禍烈侃[redacted]奄逝無施於前吳楊職疏不救於後以視仁宣之朝解黃七公密邇前星周旋匡極猶銜籥而循牆吹塤於地室求其答嚮崇觀焉可冀哉

楊尚書（諱守陳字維新文懿鄞縣人）論

楊文懿在憲廟初爲講官講武成云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居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閻樂之禍對髮艷反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舉相除凶惇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害耳泰陵初詔議祧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稷契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國初上祀德懿僖仁四祖爲四親廟非祖功之意郊祀配天以仁祖取嚴父之義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配天也太宗嗣位尊高皇帝爲太祖旁列永居東西向之位臣子仰瞻家無慢怛臣愚謂請祧德懿僖三祖自仁廟而下爲七廟以應古制異時祧盡則太祖常尊而大祫以尊德祖庶於禮無悖時竟用禮官議追獻廟升祔時德祖始祧公又疏論講學勤政擬三月御經筵并午朝聽政便殿召輔臣坐論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又嘗論靖難後不記建文事景帝已正位不宜貶紬及疏留中者宜付史館亦非久有漸施行者矣

祧室之議公與舜咨實不相然舜咨以正叔元晦不嘗荊舒之非維新以孫固韓維不失韋匡之意權衡其間韋匡受詩去古未遠荊舒碥臆昧於春秋夫詩有升歌皆言文武繇皇陳說始自古公傳立高圉之廟非爲四親頌奏天作之章斷維三世是

知業創爲祖於穆爲萬國之受終上配於天思皇實二后之開始故周有一祖則姜嫄后稷誕祀生民有二宗則公劉古公篤澤西土皆如專祀不在祧墠向使武立四親則祖類之下宜祧太王即使文立七廟則公非以前遂詔后稷宜制數之窮恩升次之越德矣故祖功宗德則義不專親世異時殊則禮以義起詩存閟宮之頌而武煬二立著以明譏書先文祖之尊而僖桓兩宮兼其必火故周魯羣廟是非一建要以文武而序昭穆之源成王覲考以頌休明豈待孝夷始正南東之面哉維新之意實契韓維然本嚴父以尊仁祖則仁祖義不在遷本受命以尊太祖則仁祖誼從別廟奚待七年澤週然後太祖正位也是以孫固有爲禧祖立室之論太常有遡四親七世之疑唐室諸賢又建興聖德明之制皆深酌時宜微通故典而論者猶膠堂室之模執尊親之見立禧祖者恐與太祖較強弱於冥冥之中尊太祖者猶俟後人推爽除於世世之後誦詩三百學禮三千窮於此矣

太子太保吳公（諱寬字原博文定長洲人）論

吳文定侍康陵已稀遇於青宮或值講讀內豎輒移事間之公悒悒上疏言古人八歲出就外傅舞象絃誦四時不輟雖胄子與髦士齒所以觀摩成德離近習親正人也今東宮講讀不過數人而臨御之時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日不過數刻中涓承意之人又數十倍寒暑風雨朔望令節輟講之餘又間有推移時多罷歇臣愚以爲習讀於內不若就傅於外也上雖嘉納然所道正者竟踈後亦無由公意者矣孝肅后崩中外議未決謚稱睿皇后至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説乃請更議上御左角門

出英廟與孝莊太后元坐示羣臣意已主孝肅別祀而輔臣未悟再召猶無所置對公乃執筆上言魯頌美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也漢唐皆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追崇之比惟李宸妃劭仁宗傷悼乃始追尊祔祭非禮不可爲法疏上上乃召輔臣大然公言因卽袖中出奉先殿圖指其中奉太皇太后左奉孝穆及嘉靖初乃以其右奉孝安禮自是無間矣

三君子者堂上之笙歌序間之刀訓觀射父之微通禮樂羊右職之習於春秋切磋不衰近於選矣夫遇巷而行難爲車升堂就席脫其舄故贛元之行侍從所非然已値明主哲理正言又何卹乎當孝宗時知生體清濟光辨當諸臣唯阿無能明於禮樂之原及世廟之際始共發皇鑿牖窺曦各自爲是迅雷石之餘光傷日月之初霽夫禮宗三代義起經書文人特廟旣白雅頌之篇天子立後不見卜檀諸傳而故以一廟之議爭於同堂兩宗之儀揆於長世學疏之過不亦乖乎成都不審於始而繼統之說紐於承天永嘉不顧其終而繼統之說夷於受命以受命則光武創業異於殷高以統宗則殤帝憑扆淺於魯閔然且雒邑不大南頓之宮恭陵不躋康憲之上故古之爲禮者傷於抑今之爲禮者傷於亢漢光武以親受命之君而欲祖考宣元世廟以嗣大統之聖而欲序宗獻毅此古今之殊制明哲之逸旨也朱浮張純守經則不足安仁永嘉蹈權則有餘嗚呼才之難矣倪舜咨取裁於程朱使高圉當維清之頌楊文忠依模於司馬使昭穆冒諸侯之稱大商言祖禰固言昭穆武丁之前有二世及故言禰以別祖兄小乙而上有辛庚之尊盤庚之前卽

兩世繼不言兄以及伯見嗣王而上但先[redacted]之[redacted]故商人稱其父兄曰先王先后周人稱其祖禰曰昭考穆考昭穆之義不通於殷人故伯叔之稱夷等於周姓今參殷周而言七廟有三昭三穆之常論統宗而有伯叔兄考之異宜厥數之殊等疑總之未貫也要以質文異尚代自爲法永嘉逢迎非爲苟合其時有霍文敏韜席文襄書方吏部獻文及郊祀議起而夏貴溪獨著與桂安仁前後凡六人然而倪楊長洲爾雅溫實固有覺邈於前儔無競難其後駕矣

陳光祿（諱選字士賢諡恭愍臨海人）

陳士賢初授監察御史會彝正以論文達謫官抗疏救之時宰不能難也旣出按江西布按長貳以例素服入謁公顧曰此卽爲恭非憲綱體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何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郡縣各自飭成憲維謹已督學南畿念士徒脩浮詞一以實行課士試日悉去彌封明列諸姓名曰吾果不自信又何以信於人耶間條冠祭射義令諸生以時習之每按部就上學宮周旋磬折絃歌邊豆古意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者甚衆成化初再督學南畿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見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宦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乃緩步而出及後布政廣東數裁抑韋眷事番禺令高瑤發韋贓鉅萬都御史宋　不敢問公獨移文獎瑤又疏斥諸賈胡詭稱貢使者韋眷遂誣公黨比高瑤會同貪墨上怒遣刑部郎

李行同御史徐同愛鞫問因賂公所黜吏張裴令誣實公裴考掠不服行等羅織無所得乃以公前奏災傷發粟事坐矯制當徒詔錦衣逮公卒於道張裴乃至京上疏白公冤及暴章眷李行等誣執狀奏入不報章亦罷章眷鎮守正德中以林沂疏得追贈禮葬云

陳恭愍操行風澤甚似李忠文而坎壈倍之李忠文嘗獻陵初疏上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脅明日改御史又明日下詔獄景陵初上猶銜仁考之怒令縛至便殿親鞫必殺之已又令指揮縛去殺西市後使出西傍門公已爲前使持入東傍門得兒上顧上又悔憐公直復其官後又爲王振所惡荷校國學門得不死而自其祭酒國學時禮敎

平恕似恭愍也夫守死善道質儒所依道善則死不守死守則道不善何從乎夫亦其時焉耳嶢言皦行戈矛所歸如恭愍則猶所謂易直子諒者也仲尼臨河晏嬰按轡蓋其難矣

呂侍郎（諱柟字仲木諡文簡高陵人）

呂仲木在太學值泰陵初升眾在順天府臨哭仲木流涕交下通學異而譁之公正容自若也及爲脩撰時劉瑾方擅權又與公同鄉意欲援公公旣不往且卻其質甚銜之及論西夏事又上疏請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惡其直欲殺之遂引疾歸不數月瑾伏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甚眾人以是服公廷臣交章起公供職乃上勸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謂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生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今主上方圖治又何過乎疏上上嘉納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請去義子妖僧及取回鎮守太監見者咋舌以言不用復求退父艱廬葬成禮畢值世宗登極首召公遂出與講經筵是日值仁祖淳皇后忌因口奏請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韙之又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助大禮議與意與時左復以十二事自陳議者謂其越職因下詔獄謫判解州居三年遷南鄧鄉永嘉應詔過南都有醵禮爲賀者公獨不與及署吏部時永嘉已卒寮長走簡歛爲祭具公厲色云自今日一變爲正人有何不可其亢直有如此

呂仲木行又何似薛德溫也德溫夷而靖仲木質而戇夫以閹寺附於井里猶殺毋逼於朝歌也德溫不候王振仲木立卻廖劉自好能之非其大也易曰見惡人無咎詩曰寺人之令俗學借脂以關其轂故君子愼之以爲軾本焉耳永嘉倡義非爲阿

邪而仲木已惡之甚於猶臭然觀金英出餞有好官之稱王甥入京爭江上之事均在南都俱逢閉戶而毀譽易方怒喜殊科將永嘉之威未涼於王振使王甥之度反刻於金英耶當時西議過薄永嘉主濮諸賢自違中旨仲木優游卿寺九列留都其於永嘉又何芥焉

舒脩撰（諱芬字國裳江西吉水人）

舒國裳登第之二年戊寅孝貞皇后喪時武宗歸自大同踰月又將往視山陵公度駕必遠出乃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宜深居密勿雖釋服之後猶煢煢在疚當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不報於時上旣數出詔草一應除道伏衛公言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騎不備侍衞者乃上車服疏謂天子威尊莫大於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已卯春

又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撫州湖江浮漢登大嶽遍至中州繁麗而是時人漸異志將相御史給事中[illegible]與宸濠爲首尾公慷慨舉酒謂夏考功良勝萬儀制潮陳太常九川謂匹夫不可奪志此舉係社稷安危公輩能無言乎於是公先疏上有謂愚臣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濞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等以禪位爲故物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復漏刺內閣禍敗危亡之迹不苦口以陳而覩主上之自壞是夕夏萬疏入明日吏部張衍瑞兵部黃鞏陸震刑部陸俸等人自是司屬多疏上者車駕遂止當公疏初入時陸完遍風羣臣主上不可諫狀自公疏入羣臣故激發不爲沮後五日上怒跪公等百七人於午門又五日命各褫衣杖三十公以首疏特楚時斃者十一人公得不死舁院中掌院者固擯出之公屹然不動曰吾官於此死於此是日內海子水溢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如斬後謫提舉閩中嘉靖初赦復官遏聽闕里脩釋菜及士相見儀甲申春二月昭聖太后聖節上疏乞命命婦朝賀疏再上不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大禮之議執爲人後不顧私親之說三疏固爭乃與楊愼等慟哭於廟受廷杖濱死公殿試時掌卷出於用脩故志節相尚焉

舒國裳甲申二月之疏迫達悃愊僉於時紀然當其時獻后在宮尊稱未諦而欲率天下歡心服慈壽之順難乎難矣夫定陶宋濮實育青宮故師丹君實得據禮後世宗入繼大統非爲嗣宗而仲木國裳固執人後之議猶成都之旨何也且以繼後則必繼者宜在武宗不在孝廟以繼統則垂統者已有大祖何宜憲宗故永嘉謂繼武宗之統非繼武宗之嗣南海謂不得以無嗣之武宗就兩嗣之孝廟然則顏宏都之謁誠致感蔡與宗之恭和者稱匹士脩■猶可通於永巷何況慈壽不備致其隆施者乎若夫統非開天則子不爵父雖議親有追崇之典而承祧無立廟之儀故曰含百世之大宗就無主之干祀所以■重於生前揣輕於身後也今之學者膠於章業謬爭人後私親之文權據伯叔本生之說辨之已細出焉太堅使論繼統者有以破於初議二本者有以決於後猶與天子爭匹夫之怒羣儒詬曲禮之私三鼓氣衰兩[illegible][illegible]絕矣向以典祀豐昵敦言於世室之時殤順閔僖爭譬於大祫之際則祖已可作臧紇無譏雖殺身以成仁何九死其足悔也於時策名英彥自陳公而後有章公德懋和粹體躬難名其器羅公彝正倜儻孤貞世欽厥寶儲公靜夫簡潔不競與道爲鄰值門戶之未標裁槻觚於大樸險阻斯知易簡出焉嗣後盧約風開時遭亦泰鄒公謙之羅公達夫唐公應德皆已含堂坐奧觧弁爲收辨典樂於戶牖圖樽俎之干城羅唐兩公方於前喆蓋無愧焉

黃漳浦集卷三十六

騷

謇騷（凡九章）

昭質第一

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謇雲漢之昭回兮固散粲以爲度朢舒讓其脩盈兮又食之以顧兔世猶訾其不純兮余將安所慕哀姬旦之閔殷兮不惠諒於同產尼父生而博篤兮世又悲其少賤舉二哲以相傚兮固猥媚之所惡謂高媄之不倫兮故擔撟而不下余剖膺以託槩兮洵自濟於犬馬不敢逸於巢仩兮亦奚取乎鮌之野旣三世而皆然兮必余醜之不化咎與譽其相根兮鶡鵲共爲晝夜彼扁石之塊然兮固莫爭其汙姱

忍終古第二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忍與此終古兮道何確而不可忘擣美珵以療瘢兮亦有濟乎厥瘉苟吾軀之已隕兮雖毒痛其亦已矣猶飲息而無害兮冀降割之不再霰旣殺此枯草兮雷猶惛夫瘣木知愛者之信殷兮何謗者之已酷耕歷山而肆號兮初猶疑其狷中惘四顧而靡逃兮乃箝言其所同淩天地以無畏兮遂表素而體獨循生理之攸歸兮乃然疑而不作

淑郵第三

超氛埃以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

何所其無氛埃兮遂淑郵而罔患揣星辰之轂擊兮或全摶而大散鬼神之騈爭驅兮故迸星而流電微至人之扃心兮不可與之程理自三皇而降兮其傳者幾帝竆奇戮而不死兮厥黨騰而爲厲世無有明宰兮儼齒髮之相制貳危之猶有餘尸兮知丕鼓之不灰積不淑以塡虛兮諒無有閒盼賢者還於自然兮凶能九死而救敗世何所無氛埃兮寍柴立而靡悔

天式第四

天式縱橫陽離爰死

余不及古之人兮無以玩此天式使軒轅疏附兮世固憙其靜逸蛇鳥爲余先後兮世又忮其不直蒼龍爲余奔走兮彼蚪鼳而不肯薛收禦侮兮彼又驟然而自馳帝不存於厥中兮無以告於司命斗下曳以挹漿兮遂莛草而爲柄傷喜樂之無居兮徒怒哀以爲廉貞審太乙之孔孤兮訴九五而無與明譬問烏之雌雄兮而使鳩爲之定涉江海之茫茫兮固不得其正勝

秉鞭第五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

羣小怵於犇狼兮固秉鞭之不易以伯昌之神靈兮猶須牧於九載尺箠分於十夫兮固將逸而肆潰求芻槀於句芒兮又告余以不戒賜弓矢與斧鉞兮忽化而爲稊稗虎兕立於吾前兮始責余以不退吾固知鼎之將覆兮無與之更載也負鹽車而絕筋兮衆果以驥爲快也

流厥嚴第六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美勳闔之流嚴兮知垢賤之自固秉淵志之彌專兮雖靡脊蠡其亦有賢天道憒於揚越兮牛斗之人善怒亦云柔之制剛兮何德今而踔古哀余生之散離兮世旣罔有君余獨罔有父無

美子兮愁苦

　正始昆第七

篤察天隱孤寡存只魂兮歸來正始昆只

吁嗟權輿莫與承兮有始靡昆孰與正兮癃疲執準矇瞍爲之操繩兮曳齊行權微箕守繹兮箸舒造矛伯禹脩城兮跛鼈在前縣耳後乘兮糞彼稻粱雜以冰兮揖讓升堂忽縱橫兮亂我豆籩叢青蠅兮雲門臯臯雜以箏兮南韎適貊吾誰與程兮

　近禹麾第八

　直嬴狂位近禹麾只

帝始蹈兮日已藏燎礜衣兮焚堯裳秉禹麾兮安所杭從河伯兮尋舊臘餌蜜蠟兮膏蕭香檮杌成羣兮驅陸梁近禹麾兮安得光垂戈兮羿矢雄狐兮九尾蚩尤旗兮何旖旎雜游兮都市擁禹麾兮安尋理

　·掌夢第九

　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

煌煌神宗告我自勝積精者強有覺無競春容乃聲以俟其定勅二十年佩此心鏡太宗不怡垂幃以思執彼鬼中謂吾已知三九四七蘿圖歷茲嗟我小臣其何能維赫赫太祖告余江渚琅琅雲卿竟舍我去余曰不敢朝廷舍臣非臣敢去臣今欲去將安所之天地豁呀岳瀆崩陁人臣視君惟力是視力竭身枯則安所濟嗟我小臣既羸以厄何交於天一祖二宗二十五年語如鐘鏞召彼故老訊茲掌夢咸曰天命告衞曷用厦屋將顛一篷梁棟瓴甋之鳴曷其有控嗟我老臣實爲此來寱言當心雷霆爲開以身許君安逃厥災繫於故官頫仰低回陟降上天將毋此階丁寍命余則安所懷涕泗滂瀾何能不哀亂曰上帝命余何不從兮神明雖幽微以通兮倚力已衰負著符兮去將從誰誰適逢兮感我高皇及二宗兮歸死於茲猶禁中兮龍胡毿毿迷遺弓兮招我餘魂射高墉兮

　續招魂（凡三章）

　號招第一

號魂兮歸來魂尚歸來號來不當悲往不當嬉魂尚歸來號醜顧則美遠顧則邇君何樂乎離思魂尚歸來號玉容既發菟鬚朝殁蜀山之陁顧鏞以撟魂尚歸來號鮪嚅彼潭涸而詹詹猿狖之凝凝喪彼中林魂尚歸來號棄劍比牘澤陽反鵠耿美一人擇不得木魂尚歸來號鬯蕙而霞汀蘋以風而胡垂老畀以蟲蟲魂尚歸來號爾有雁鴻悲不得誤爾有蘭茝紉不得荂或行千里再迴而阻魂尚歸來號發羽以繳迅而反執匪甘厥鞚所求未集魂尚歸來號水則泝流俘彼靈鼈彼烏曷爲三化逾烈夫余不足卹而有女之嫳嬖魂尚歸來號莫邪則飛遺彼盤根使駑驅斬而登彼高疊魂尚歸來號甫生於喬曷困以藜甫登於岡曷墜以谿魂尚歸來號或發爾笱以淩爾後魂尚歸來號有烏必哺銜蟻四顧不念厥巢遺之中路魂尚歸來號環厥簪篳不棄以鞞曷以皴瘃而捐其肉嗟子雖貧岍時爲谷魂尚歸來號璧則未剖不毀厥鏹明月之育孰斵彼胎魂尚歸來號太陰明明死以獲甦怒不再盈過不一成魂尚歸來號魂不歸來百里節解魂尚歸來號彼鴟之中林亦懷厥好音子而無良不若剟禽魂尚歸來號雖有亂絲一割而理雖有覆盆一發而起魂尚歸來號不以霜枯春而不華不以滄塗而焚其車何必

樂居居則余家魂尙歸來號彼鶴之巢爲長水石誰以窺之翾翾鶺鴒魂尙歸來號應龍飛天則不得羇覽彼滄溟趣而下孳魂尙歸來號如彼青蚨以血塗圜則亦克飛毋子遄遄魂尙歸來號亦有飄花而膠厥蔕亦有離髮而以爲髢曷爲一去渺不予眎魂尙歸來號或楊而荑或朽而起善不得理以爲帝恥魂尙歸來號憐者受胏讐者受齒魂尙歸來號魂不來歸魄不來光處闇恒幽蛇龍不章魂尙歸來號德不終晦亦不掩罪靈內屏之式訾於外魂尙歸來號螢蟲之踆迍萌草以春弊冤不裂以觀後人魂尙歸來號雖有錢鏗不竟厥數或延以時而永於千古魂尙歸來號魂不歸來曷曠以棲魂尙歸來號霜雪遮至皚若擊澤挾以烈風上下去色魂尙歸來號魂不歸來予毋予子曷以爲恃魂尙歸來號嗟爾巫咸爲邀厥魂魂兮歸來號

廣招第二

號魂兮曷不歸魂尙歸來號南有燔爍之焦山硫磺熬波沸金漫漫其臣回祿雜以長鑾鞭戟罜蠵而爍桑爲關魂尙歸來號東鑿天阱驅駭萬雷魑魅獵狪馬銜相摧有神吐啖橫數萬里黏人而食連弩不避號又有蛟涎觸之則沒吞鮫之魚只若天關商羊以入三年而化其骨魂尙歸來號北有巨塹連冰爲巘喫雪之鼠牙毛氄毿魑魅成群煮瀚爲鹽鑿人之顱攜以爲函魂尙歸來號亦有茂林龍蛇所居冥不見天得人若魚魂尙歸來號其西爲陰鼎魔神之府怪獸鷟鷟臨人之戶亦有飛首昏而旁午牛鬼蚍精躨不勝數魑魅之徒束結萬首以餌白虎魂尙歸來號三危之陰其獸爲撒髮如披簑四角而饕又有鴟鴞挾龍而食左鷙右鶚骨骼狼藉魂尙歸來號閶風之下積爲弱水方壺祖洲素濤嶔崎雖有神人化爲魑魅魂尙歸來號閻浮所都金石酷烈貘貊爲御而嗑金鐵出舌盤地迴齒若轍羣帝睒睒茹人以血魂尙歸來號魂遄歸來無自罹號天門九扃列戟下牙雖無虎豹不得階號其神尙奢金礫火軌邀人以賤餎越萬里魂尙歸來號魂遄歸來出戶以咫險若懸水出戶以尺若闕不測遄其歸來去無極號下不得鱗上不得翼號中土五嶽巉巖不治白日而霾劉落深谿魂尙歸來號宅彼百靈則翼而角垣棘畫塹以爲犴獄魂尙歸來號又有孟門太行委羽白龍具區雷澤九疑居庸皆隤輕折勁摺膝而齊胸魂尙歸來號其外有連臂之帝夜噪崩崖奇稽穿胸銜箸殘尸乳目臍口操干而嬉語處非人目不敢睍魂尙歸來號嗟魂歸來號假雲爲輿駕以霓虹鼉蹇所驅而廓不得哀御彼涼颸士囊爲讐青女

創之汨以浮漚魂尙歸來號蒙汜閬闔要縱不執上冥以窄踐履不及魂尙歸來號蟠桃彌千底茲未花櫰杞蔘蔺而翳神麻魂尙歸來號炮鳳之臛不若烹鳧削草爲脯不若飲匏魂尙歸來號雖有霓霞裁不當衣軫鬱結繪雲雷掣之裔氣象闕終不可處洞壑汨律而迷寒暑魂尙歸來號烏髯紫苓元鳥嗽精菹以丹薑而調百鯖朱介翠鏤丹膏玉肪馮夷所貢香若杜蘅魂尙歸來號又有綠荷薦以元酒碧菜紫芹以錯素藕享彼黔嬴泰壹先後魂尙歸來號曲室蒙茆伏茨清陰善卷披衣而鳴嶧琴雖不克歡亦既當心魂尙歸來號步不踰庭以耘瑤草樹蘭之晦而生火棗雖不萬年亦得所造魂尙歸來號檗飋閒溫以臨高山履間轟虛劃危躡安堅博獵暇左從連連魂尙歸來號交襟悅女直水激楚不越跬武而喪遠野魂遄歸來無違舉號

列荆榛凶斥擲纖麗飛赤佐白各倡其志魂所行處爵合望醉魂遄歸來無離異號余服不改以質古昔遂取近咨樂獲其極敬而不石好無斁號魂遄歸來好不若兄弟號清觴既舉遠就道號利劍潔脩佩纓潔馨合所作號魂遄歸來合不若妻子號嚅嚅以調釋怨喪怪厲厲之與不能而備約出以入剛外而懿內魂尚歸來號魂遄歸來人生之樂驅而迫人玉虎盤躝繡以麒麟集彼日月而揚清塵魂尚歸來號華不可久而嘗不再縮氣約體與帝者理魂尚歸來號固名永窮體喬而宏服調以內娛維所擇號時不得避善不得蹈履之章章爲衆地號魂遄歸來無甘遠乘號聲名如日曷不利號乃役列星執璇帝庭無獸翔鸞震霆不驚佐魂以游而百物咸宜魂尚歸來號哭魂之廬蠨蛸當戶省彼四方囏不可赴妻子之邦以爲樂土魂尚歸來號

禮魂第三

陰以風兮天聊聊將靈車兮不得居波生兮江中路幽兮山外靈約詞兮曷從再雲披披兮雨下來棘嬰嬰兮生車衣濡足兮剝肌子從靈兮方何期靈之來兮日蓋莫陰不開兮天益下蟲號兮啾啾逕嘈嘈兮不得語裂余衣兮江上棧渡深兮涉淺望夫君兮不一反靈語兮坳堂蒹茸生兮雜以菖遡微風兮聲不揚靈迴車兮迅前速峻臨淵兮不得度君思余兮栗以飄余思君兮然疑作施者留兮往者輕冰高兮水濤靈來重兮耿余思汰以哀兮吹參差魚鱗鱗兮鳥下舞搴薜蘿兮貴君所靈不安兮倏焉離余亦將兮離居山巃嵸兮泉㶁㶁白石生兮閑余室靈從左兮閒余石路差池兮曷同宿衝風至兮百草衰蛟龍藏

兮君焉依來長楸兮顧余馬靈衰衰兮擊余鼓佩不同兮締則均思不一兮各及春桑庚飛兮鳴鴂鳴冰澌澌兮水渙渙栢檝兮蘭舟與君期兮河中流靈之來兮前颸颸余從鷁兮棄文鷺荷生兮蕙穗不及衣兮猶得佩靈中疑兮邈則阻日皓皓兮間徹雨語蝉曠兮猶所親室雖曠兮猶匪野折芳草兮搴辛夷思繁兮草稀蔓子生兮何萋萋猿狖嗥兮日昧昧霜未降兮露先飛隙琴瑟兮離以歌靈不來兮傷如何

續離騷章凡二

離疚上

黃子曰道周少負節不合於俗十年於世動見棄擯窮不能治蔬榮以養其親匍負米數千里外必爲風雨疢痾之所摧折鄉里之人至目爲放浪之士益輕其親羅網繒弋幾於上下既處濁世僻遠海外不足有明於是其父悲鬱悒憭貧奇以死道周時年二十有三不能自其殯斂又窮於荒崖窮谷之間無戚屬知故之助嗟哉已矣古賢士失時窮止其身辱不逮親以視道周何如者屈原力不及宗衮懷客死故懷沙沈汨以殉其君嗟乎巖穴君不若父道周今日誼不得死乎子止祇不嘗藥伏劍而死世猶罪之聖人有作又何所置我也曾有男子爲風木之哀者其服號哭告於孔氏投河而死此以睬湘纍又爲何如者哉仲由曰始吾親在則無以養今羅五鼎而親沒矣嗟乎人子一菽一水不及其時則五鼎千鍾無以贖之況處末世道與時忤又不知鼎報之何如也然道周有母且奉遺骸以畢茲生俯仰之間進退無據於是呼天摽心而哭曰古之君子不善於一時則俟之後世不獲報

於百年則報之千古道周之辭不足以傳後之君子有閱其志而知其行者亦其惟茲

羌黔雷之鼻厥尊須兮罾罔宦而不字肆余祖於彼霄兮嬪瑟嶙斒而不吾睨遡潢漢之敞斂兮沴自天而來戾言窮彼往牒兮諏于屬之所載亦鼻始彼軒轅兮與元囂而爲昆季夏首浮於南服兮羌有熊之錫氏惟泰占卜之曰後有達人兮曰在於荒滴歲閼逢以執徐兮有龍遡遷而在野豐霳歸其跳伏兮屏翳鸕鸕而不下怪彼靈之栗泣兮悍不顧其非所遭時亶其巳艱兮固沫處之綦寡魍魎抖黃以裴摧兮夔踸踸而嚙踝天吳巇磔彼淪波兮挾馬銜以肆跨既嘗骨之不靈兮又捐胡之不可觧世不知龍之爲彩兮逐蜴蜓以就驪龘靡隨之璫䄲兮信匪龍之所居蹇既貿此施艾兮曷不戮彼馮夷悼兩螭之眚遊兮顧痳踼以中理帝既憐茲之介兮將錫厥土而有悔操蚍躡足而謗詆兮鍾魑又附耳而舉珮曰宦縱之宄兮俾徐鼓於後綷端蒙冠於作噩兮予小子乃越水魚而下暨始龍夢彼乾精兮嵌鏐鎦其若鎧璦嵴窒而猾舠兮旋盤礴於腑內羌誕余以居期兮闞彼澤之昧昧檜棓踉蹌而靡據兮恐失龍之所在龍既愛余之偃蹇兮恐予中之不堅乃飾予以美好兮而申之以蘭荃既濁處而飲清兮從余[redacted]之所先思華渚之遺芬兮恐不與世乎相善緝雙翅之毰毸兮將御茲以四溥羌一餔其九祝兮日晝起而宵作載揄指以比踝兮亦擘腕而轗膊思予疑以就立兮若賓帝而享乎鈞樂夫喜余之日邁兮不自敝其歲却也劉彼脆以爲餐兮羌罔省其自瘼也慇爾頑之無知兮錮厥東而不可授枕鋋鏃以爲嬉兮匈膋能之九百口狺狺以致辨

兮窮奇困敦雒盟而先後訌擾轂而出䞇兮復酖淅以爲糢匪緣牆而躇逝兮羌嗜險而利蹈行則與儔謀兮眾故不䘏乎予㓜喬狂愁余岐嶬兮將噬予之含衄髮四墜以披離兮厥角鬌鬌而鬈髩顧睇余不可噬兮復賓余於所懷彼龍挾雌而請購兮巫陽致欵以中猜帝謂余之蹇産兮將放余於二華之崔巍羌悲龍之躕躅兮復然予之塵灰知夫予之爲祟兮顧愛而不忍置也彼奇節之不改兮又曷脫夫所累也龍閶闔而俯詔兮遂驃傈而齣奧揿招由之屌屍兮搴伏鼈以爲幟怒百龍之眦予兮德乃反而爲鷓鑿九疑之危冠兮龍門束其垂僚屈雄虹而結珮兮將曷用此蘭蕙彼彩則不彰兮而約渾敦以華綺眾魈踔齹以避予兮必窮俛之態服彼貝之帔阤兮曷不觸夫所忌不念彼龍兮邏婆慕莞而唆骴謇予有此脩姱兮憤與戚其支敗繳天吳之罔及兮素虬去不可醢不自諒其靡勝兮徒積戾而中憏悔毓咼之多躓兮將寂處以證聖史魄既利予之盲兮鬼曠又妬余之善聽勅七靈之鬄嗌兮誶戴匡之司命余忍稟以就頹兮哀彼龍之㥄怲歲既化而爲殘兮又孰使爲余正魍魅誑誑而設禱兮髻侊嗷而致禜貢烏喙以爲參兮羌恐余之不就瞋夫帝烈厥戮兮而罰之不宣曷懲彼龍兮以重厥刑桑則蠋而條傷兮醴則滅而擱餅疇爲卵而顛巢兮疇爲盂而覆其型化長穹以爲羅兮臨九逵而設罟肅爽爽翮兮何尙一翎桂中爽而多蠹兮固不若乎蕈廷信彼頑之傀儡兮夫不可以爲予怪芄肢而果祓兮復雉冠而鷩嘴帶蜉羽以蟬緌兮蠲鷃趾而人蹤蟌則吟而虎攫兮蟻則蹐而蛟起羌鳧唳而獸摶兮曷不去而自治山都讋而乃親兮黿神嗤喋而不見理太陰

猨狷以遠避兮顧欸然而自足饗帝室夫彼聰兮嗟而言之已薴剚秡犁於碧麓兮　芳餌於飢鹿與脫輻而濟川兮檣櫓駕夫崆峒彼龍蠼略以長號兮中憑鬱而有忡顧爾頑之致辭兮又誰以爲余善命攝提而傳余兮謾司理以爲薦司理爲余其靡譴兮攝提又導余之罔變羌百鼇之內集兮嚴自咎而中戰嗟逹者之罔追兮撫將來而展轉亶忠信以爲操兮締條履而四綢劍陸離以就鑠兮翼橇椳而不敢翺裂長裾之猶綵兮天弧蒴蒿而就嵌棲樛枝以臨淵兮梟折葦而垂濤凜夜處於嵁巗兮虎豹起而四嗥上驅以迅雷兮而下錯之以鐔鈸龍既善余之剛律兮又恐余之不克肖外委瀡以綽婼兮中努礪而自劭顓精誠於上游兮而彼　之不余弔㰝跛躄於孟門兮騰黃屈踠於泥淖禹鼎斷以雜兮鑢玉律而爲釣梟大鵬於蚊睫兮鵷

鷞假羽於鵻鴟尾靟以掣颷兮竊脂市而長嗷彼鵷雛之菽肭兮從桑扈而有不可枵厥腹以上翥兮飄隓隇而下墜大德與戾而爲媾兮憐以妬而相破騏驪鑿落以前御兮封豨又御轡而驂左測圭景而以渺兮履虎尾焉用跛積既薄而膗勝兮又曷足以遠禍俞兒騃駻而遠去兮畢方躨跜以卜鄰靚妖狐而珮璲兮乃誨余以長鞶淩陰起於窀穸兮蒺藜蔽芾於中闈魑魅羣逐而索賴兮過猿陽以反唇既竊余之蓄藉兮又槃搣余之所陳蹊賂骼而取酬兮鵝援衣而索恩余顧茲其靡辭兮柰彼龍之豫殄靇蒙幭其上沓兮嬌周迴以焉準焴燱離而恐聖兮又錘搗之使爐石轟空以下壓兮猶恐其不克[illegible]慨彼澤之滂沱兮而消滴以爲余愁蝸房巘嶭於岱華兮翦剗產而若臏胡兩螭之軀軅兮剔摑挽攜而不肯進夫四士之霾汙兮曷

余茲而孔瘉睠霞起以氛集兮云彼帝之所都鉞南命於兩闕兮斗北揭而下斢敖客啖啖其欲噬兮又襲之以矛弧羌巨靈之手揲兮亦孱顏而不得俱擲无寶於濴洿兮芻狗登於玉輅錦文犢以泰時兮麒麟折足而就捕嫫母主鬯以爲妃兮無鹽嬳而自嫭彼婉孌之佚女兮乃踰時而靡娶亦有命其枉天兮又誰審厥故嗟爾鼇之不極兮詎援茲以爲解曷不循厥職兮顧儻悅而多怪齒巉塹而設梧兮衷崑巃以爲砦繩泰山而使直兮不自知其狙獪厥有緯而罔治兮又遑恤乎其外彼龍軏格而流沫兮已蹖憐而爲蠆謂彼俎之皆腥兮憒愘愘而出嘔惡鱗介之慁忝兮執河伯而剖之訾炮醢之莫享兮攤骸舐而咎之夫安酌彼銀漢兮溉巨澤而爲溲羌嚼嚼之必污兮昏不念其所貞中怦怔以自數兮慶彼蠢之不克若慈烏毰毸而蠽

處兮厥鷇唅喃而反嚼天女嘔軋以哺雛兮鷾鴯還忌其所託睇飛駁之登巢兮子向戸而負笞玃狙枓蹻於樛陰兮獝狘顧而四玃彼豨生而跑咻兮猶銜麝而反却胡藏弁之頓衮兮曰奢語而不可度水狐賽於江涯兮雞漱爲巫而嵐颷鷹乃旅於介邱兮傍司祝以鵂留攦膾厥骴以爲餐兮拱鼠致而余授足趦且以中尼兮將安貢以爲羞忍幷餔以就死兮疇與龍而分謀縱改節其爲服兮惻吾心之彌憂企曷雨於上時兮粟曷降於中疇　孰白烏而角馬兮乃底茲而不克究羌彼頑之不惠兮信非帝之所晏雖麋體其莫報兮又力食而僞憚揉折木以爲檐兮劚金園而用鍛師王良之策御兮擘杵臼而坐歎厥畢楂枒而焉寘兮蓋屋馮磤其用宸寯軒轅以爲車兮又寘彼蟄於河之岓輶毛若而靡舉兮固掩睇其曷肅詢古哲之所履兮

余又罔知其適從夷探蕨於首山兮棄鹽胎而不共疇匪親之遺體兮而捐軀之若蓬引亶父之末昒兮伯遽墜夫厥宗挾孰哉以刺裸兮陷二儀之靡容嗟諸昆之懿德兮而不可以爲軌將倘怳以上征兮用博審其所紀羌茲世之斷斷兮諒不一乎余是百川淳泐而鼎沸兮華嵩硜轂而嘗壘雷霙霂於顏廷兮坑塹生於後趾荊棘差牙而不可餐兮余又安能以久此也告彼龍以言邁兮從招由之所向審厥土之疇可兮將御茲以方攘秣素虬之赳趑兮八駿戮其跌踼過閶浮之所都兮夕以屆乎都廣齎沆瀣以爲餱兮徵烏嗉而致餉羌焚輪以內騰兮淩霽靄對之沆瀁顧翁寬之無人兮中霍繆以自疑鬼血燐於丹丘兮雀網纚綠於八維探蟠桃之末華兮羌傲人以調飢涉聚窟之傀畨兮戴搴裳而揭之昔厥龍之故居兮又掩袂而避之筮東南其喪朋兮將西適於崑崙怪金母之寡處兮截勝雲鬢而未皤胡夫人之罔倖兮鬢易紀而爲殨愴念茲其中悶兮素虬斁躊而不可反歙弱流之泌滴兮撇鼉梁以獗猰閬風峷磊而駊騀兮日㸌熄以南出訊彼黨之所尙兮又譊嗤婁縱而靡實託神鷦以爲媒兮青鳥又笑余之求匹始余駕以南翔兮長離邀余於中路告朱明之所躭兮將偕余以共住搴雜珮之旖旎兮神女窋娩而相慕舉流霞於紫觴兮釀扶桑之垂露羌信美而靡娛兮又孰知余之不敢娶也嗟厥東之箄箥兮挽彼漢而用瀉肆商羊以蟹被兮望白榆而縶馬渺彼龍之所處兮極蒼茫而不得下咨變烏之所宮兮巡房心之次舍旣沆滲究寥而靡親兮復殿毀其焉求美玉體之苾芬兮束神麻而爲蜀宓妃惡余之莞結兮佚瓊漿而肆酬炮玉兔於瑤瑞兮臛丹雞之庶

羞鼓娥阜而命鞴兮餙狄揚其淸胖羌厥情之闓闒兮亶容瞬而易世素女擲其繁音兮又吼嚅而拭淚夫彼媛之婉娩兮而曷克乎余計胡子喬之輕踔兮捐厥親而遠逝乃祖覽於四極兮顧歔欷而不一詣召安期以前導兮將遍履乎大荒怪瑣苗之芊眠兮亦有砆石以爲蔑根種飛節之九晦兮鬼目代以爲蘂神濩灌於埢渠兮洞酌茲而曷嘗貯青鸞之紫膏兮剖羺羊之素肪鍊神堯之翠韭兮粻伯禹之餘粱禹粱旣化而爲枳兮翠韭變而戍藍羌詹廉而不敢薦兮賓龕莽以中惙顧彼龍而中憚兮耿籌繆其若愍允處茲之匪所兮嬖四騁而斃斃異夫函蓋之痄顇兮而靡所雪夫餘轍也羌塵積以爲墜兮又焉所而得潔也策余駕以迴翺兮邈嬰趕變前疑而靡聊夫彼老之罔俟兮霰滲滲其將濂蒸葳蕤以自是兮賁希蔭於長條棄彼士之不居兮乃凝思於赤霄冠珥巉巖以加焚兮復手摩於鉞斧綴鋒芳以爲珮兮復帶鐫之猇虎慼遠去而罔執兮不計龍之所怒旣摧廬以屏捍兮又曷禁乎外侮蠢九尾之鉤鉤兮儵鰍鋸齒以爲鯨蚑借鏃於射工兮梟授翼於猙獰中迅迫其若咎兮劫爲弦而中抨羌委孩於林薄兮又窺之以兵魆魖氊泣以窺人兮日又嘸學而將晴舟顚沛於飈波兮乃楚豈而索纜服褰犢於羊腸兮又撾刺而使颿信俾龍以得宧兮余雖違其靡憾帝卽惡余之莫理兮曷繼彼龍而使不得遯獨劇余之筋骨兮余亦其誰敢怨羌蹴龍使甄垂兮又剸龍之中寸亶爾頑之爲祟兮將斥逐而罔遠爽彼龍之啟轉兮而不獲其所依岱宗奩以梁甫兮乃克斬其崔鬼岈蚤肖以寖龠兮將曷保其嶽崎絲綮縩於懸岍兮環璜瓚而綴之載寶鐲於詹諸兮淩窈窫

而決之譬彼偃之不戢兮泉日瀉而終泄井則恩於窪瀆兮誰用食其所渫世未測夫余咎兮詎云其不余好昔遠徙於汙漫兮又安審夫兒孫之不余倣也縱奇節之日改兮誰呼帝而肩告也■余傑於湣濊兮又得計於安蹈也舍毋辛辛而苦訓兮曰余豈其所咎世既黴蘊以莫知兮將髏聱而罔合夫子不揚親以爲名兮顧遂迴而於邑羌斷首以就死兮世又孰知夫爾心曰鼓刀以獲載兮甯叩角而哀吟伍趦趄夫江上兮乃行乞而用濟彼介子之亂僄兮厥與親而俱灰若旌目之靡庸兮亦自棄其匪材胡崇伯之爲戮兮而禹不以隱處重華友彼木石兮顧念厥宗而式序礎有墊而後起兮水有迄而先沮恐促織之邀翔兮木葉紛而來下夫余茲之所懷兮羌髏唱而靡言路辟嶸以鬱屼兮目瞪瞬而內愲余初服彼葳蕤兮結留夷以爲繙中悄肅以上戾兮將以詣於天門屬強禹爲先容兮乃告余以未啟呼雲娶而使牒兮顧虒皴而不見禮彼銀漢之灌澧兮又漸帷而不得濟曷不覩夫彼宮兮閬要渺而莫底超欲舉以中尼兮徒騁芻而踟蹰撐牛女以挹漓兮謁彼嶽於陽區厥神霽霽以四叱兮顧自寶其所愠目攝余以退避兮余將從乎泰壹允彼古之不可方兮而余曷敢以有寍羌厥酬之罔啜兮又安敢以云醒長沙降而余語兮謂余豎其所循爾縱聚以就隕兮世實惟於厥尤不忿彼龍之從殆兮將厥罰以誰受也二儀映飢其焉稅兮羌左右以何求既巔蹐於罔獲兮益黿龍之所羞揲篿茅以言筮兮策安兆而能淑義箕芯芴以余告兮夫火變而初六既出門以靡咎兮胡遯尾而得厲猜怛中以再瀆兮乃外革以爲明夷曷登彼天兮而傷於地云貞不可息兮又明

而用晦劑三下之所向兮是爰得乎余志鑿白石以爲巖兮爰遯乎寐窔之宮緝揭車以四綱兮駁鳴交而相通服茵芻以爲飽兮又續之以巨勝龍嘵嚼彼蕨蕺兮乃吹領以爲順胡厭世之詭嚱兮與轟貍而結信鬼車确轂以哀鳴兮魑魅列而爲陣昔天吳之所鄉兮將更茲而彌劉與衆爭於此土兮衆亦嘗其不亮羌身世之相仇兮料偕名其盡喪既不可以爲于兮又何適乎世用縱帝錫彼璇宇兮亦匪爾之所娛天磕驟其將裂兮顧策駘其焉騙握筆筵以爲節兮繫蝮蛇以爲縭覷徘徊其忘所兮不計龍之所虞禍有重而罔更兮僇有過而罔理操蚍說謚以行譖兮鍾魍魎然而坐邸帝不卹余之靡據兮遂挾龍而遠徙歲瞿閉以爲難兮日月值於豕蛇鬱聲跑跨於首山兮虎豹嘷而羣諺巨闕夕以爲淵兮不周陡折而谽谺惡彼頑之不從兮猶瞿然而四望委孑孑於中野兮將曷避此飄颻長松摧以爲薪兮恨不一覩夫白日茯苓發以爲塗兮詎免絲之足卹羌服茲而得贖兮又曷靳乎白身天巇巖而日高兮海汎瀾而日淪淼然規夫故宮兮夫不知其所臻予信憨其罔顧兮曷金母之不爲虞云茲土之跼蹐兮不如捨而遠去挽飛輿以夸父兮徐吾起而爲助緩則須以千古兮促則不及乎一語湛盧掩馺而赴淵兮貽鉛刀以盤錯步昊驂於天駟兮乃躐車而縶犢嗟彼生之有適兮胡獨余其靡緣也巨多埶而不庸兮考爲醢其得所娥宛轉於水滸兮稱衞鬬於江渚乃彼龍之無子兮又不見其愛女始呼余以若蝓兮今乃知其爲豕也蜥蜴羊驪以嚚拉兮顧瞞然其敢視也麼有難而罔倒兮又曷鞠乎此孑也球也溺於溝渠兮乃必碎之爲是也百靈戳力以下畀兮詎掭

龍其未骫也縱一日之有寍兮又胡所而不得死也帝錫余以後允兮不如無毒之爲美也茫滄漫汗而爲腥兮余又安知其所底也忍眲聶以長視兮將以報夫後祉也亂曰二儀脂車兮五嶽爲輣余往挽兮余柰何兒魄就陰兮燮烏爲囮余往留兮余柰何岱華欲頹兮渤澥傾波予往支兮余柰何亢角爲砮兮欃槍爲戈余往敵兮余柰何天壹爲豎兮東皇爲魔余往驅兮余柰何滄海爲田兮石髮爲莪余往採兮余柰何馮夷爲舞兮湘妃爲歌余往賡兮余柰何殁者默然存者雙皤余往殉兮余柰何將來兮如何未來兮如何橫江潭兮忠如何

離疚下

黃子曰道周作離疚時甫踰月中緒雜亂百感俱集其比類偶辭鬱結遠出不暇刪割以歸於雅而間錯以憤世之語有非孝子所得言者雖在今日亦不自知其所至也既閱有四月稍審人事乃徵其遺緒罄其幽曲不敢以辭云

長夜守歲兮明星隱之敦敦虎豹踞關兮徒内戒而不覩乎天門羌馮下以啻遠兮又踢乎繩之以寸孰肸蠻之必答兮詎號迅哀以不聞羌下上之異照兮而鉅細之必反夫彼衆之離離兮又曷計乎余身左鉞斧以右圖兮固宜其不余卹恐好脩之有懲兮願得嗽乎一語謇獲怨於爾靈兮信非龍之故也曷彼醜之就繩兮獨夫子而改步也世既不得以爲正兮余將捨茲而焉告靈氛理弱以莫勝兮將曷固乎余導中泌冽以涓涓兮又安能使余以不怨初服改之不早兮底於今而爲患雖創余以厥艱兮胡彼戮之過殫也羌中闕而窘步兮颸卷空以晦冥喬木槎而爲灰兮壟菌化爲荼莛詎溢寵彼貪狠兮俾踐蹻乎司命厥操數之倒置兮迷不知譴之源賢人蘊槖以就屏兮余又曷忍乎苟全羌奔走以四觸兮夫誠不知其故胥提孩於殤宮兮復奪之乳哺出游釜之鬐腮兮而寘之於窘涸豈有愛於予兮而重余以不惠羌余溢以就死兮亦不足暴乎余罪也龍垂髯之窣㓹兮嬪繚墻椓而不得攀鵬鳥毰毸以礪嘴兮嘝鶴雞之肺肝呼徐吾使贖余兮曷必羈彼雙鸞鬻爲鼎而不可抗兮精羽若以徒潛孰則駕而可追兮裂余冕乎吾將去地天絕其莫通兮又悵然而失路顧四體之靡寘兮揭乎若撥之樹柀鮎漂於洪濤兮安用載此穫樗君既湮彼滙川兮而洄酌於瀆渠羌緬度於所終兮不如反乎其始水則絕彼源兮終以塞於泥滓紛怔忡其靡勝兮未及圖夫所悔譽麋碍碍以跂佯兮題肩紏葛而相趨草蓊葳而楑密兮咸傲予以不如彼庶蹡蹡而靡儕兮乃知夫奇節之有奇禍羌言更以莫及兮事固小而終太始亦彼靈之余恣兮又焉省其不可幼秉余之淑艾兮又飾之以僎表紛飛節之綺纚兮羌不吉之爲兆屈軼生於途隅兮曷任夫世之綦履弱棘貧夫豫樟兮斧必尋其枝蟣彼烏之啞啞兮繳者必怨於其母紛其樂於余禍兮日計余之將壯羌余長之愎用兮滅不棄而殊傚亦知夫蕭脂之爲腥兮而艾纕之爲香顧彼性之所嗜兮亦安能驟改於其常賁華聊以弭首兮日是吾將釋女鷙鶡朋而以翮兮云吾必得爾子靈亦謂匪其故也既使余有此姱質兮亦胡邈不知其準曷呼余以升兮而納之阱指咎由使執則兮日爲余聽極莫含怒以待余兮人有過亦思其得始假余以彼蠢兮余亦曷其敢求女譽鸒相失以哀號兮余亦不狃獸之野予既思以極兮將告乎其來下謀底

玆其閟肩兮亦使尋夫痛之緖纏厥咎之總總兮又不知其信然將上下而求索兮倘乎吾將周流於天路信違其靡極兮夫孰察余之所至中駍駍其曷宜兮風飂飂余上戾羌吾衷所自裁兮又唫喃以誰告余將高馳其孰引兮惡夫靈氛之數化孰異事而同情兮將以重於余悼余將登於炎洲兮攬魂魄之所棲世既不憫於余生兮余獨往其又何疑讐吾既赴此傾巘兮恐我龍之不終乘余將東說彼青皇兮而勑勾芒以爲使將攬彼蒼蘇兮故曲跪扶服扱踆而陳詞顧彼人之不諒兮謂與余其匪昔又傲余以震電兮謂余之不足直莽納納其焉屈兮則不見夫靈爽上彼宇之霮霮兮海水下起而湯湯余將下底於幽宮兮价文魚之鱗鱗發游鼇之彫梁兮以考於鮫人余將路彼六虬兮俾助余而求索乘淪波之薄薄兮夫亦何所獲闞豐閶之激絕兮余將從而下之銀漢隆隆以沓馺兮余將縮而上去紛離離慌其奄忽兮白日亦避而不親中欲絕以祓涕兮篤逍遙非余正余將反於故宮兮凝召精神以四馳喟馮心乎不敢視兮辟質中其長飢進不足以有遂兮退又何得以怗處恐失時之不吾竚兮靈將霈而遠去余將征夫釦山兮噣白石之盤盤朝發余於留骨兮瞬息稅於壺蠕迅余佩之揭揭兮不敢乎少緩近崦嵫其彌迫兮日且暮其吾何從路側裂余莫辨兮醜語歷邐而不可通渴飲余彼弱流兮日夜而不得濟羌續殷以相望兮終狀棄於鞫之外余將極於陰都兮約七伯之屛翳下呧而不見天兮欲升之無階爾既不省於世之人兮又何足白乎余罪余將駕彼文螭兮下抗以鵬翼驂駿鵝之宛慕兮周覽八垓余乃息紛披離以四去兮各笑予之不量既蒙難其亦已兮又何所而得尙鴻既搏於紫壚兮繳者猶覗夫中澤羽既逝彼長波兮猶欲乘而爲翮彼霢霂之已降兮又孰概之於天夫予之所懷兮曷卹乎人言孰有求而靡獲兮孰精專而罔格余將登於瑤臺兮望陰陽之所溥察中氣之分兮從升降於左右余將訴彼司命兮爲余諳而究之涕浪浪以下被兮信遨廓而難當望已遠則不力兮耿將迴乎故鄉既鞠築其不任矣中怛薛兮吾焉拾前膠翳之莫因兮後又孰爲余藉肆蹇産以咋讋兮雖信愲而非禮言茹茈以中薰兮闢廣庭乎吾將躋顧疇衆之匪余類兮亦不辨余之非是中有喪其安集兮邈邈不知其何止余將叩彼紫宮兮願一告而少休孰肝腹其異寘兮帝錄人以爲仇余將命鶡旦爲伴兮繼之以射豹集命於中涓兮又匪爾醜之道哀彼輿之逴逴兮余將逐以至老也余信賤以莫伸兮亦胡衷之不得報也帝召余以前戒兮曰既往之不可復咎與人而俱逝兮其又將焉度或事與數而相適兮亦不計乎其後爾則累以及親兮又呶呶而繁舉羌好脩而賈禍兮則誰以市女飲毒者而驥號兮將以速其殞爾固才之爲菑兮猶肆恣而焉騁羌及今以亟反兮爾不知夫禍福之則信彼言之要眇兮余亦安省其極余中之所懷兮終不可乎一釋願一見其罔從兮卽重予禍其余曷顧余將贄彼白茅兮攬瓊華之茂茂沐江蘺與蘭膏兮吉日乎泰壹將來下揭婉婉而就之兮彼其不余姤紛彼申於帝詞兮將進余以異術曰爾反於無思魂將自壹爲十日寂將反於其室馮馮倉倉乃重之逸重曰奇兮爲帝之所秘百靈亦其好諛兮爾乃不識乎諱忌孰不固而能存兮孰毃斂而不見棄夫彼人之爾遠兮又孰奪而去之攏函

執而墮之兮又孰扼而拒之羌余亦知其然兮願偕存以再爲
惚中屏而遏之乎蓄憎夫所思羌彼僔之癰腫兮安能禁其多
息維首之中潰兮安能慨然而剷之余匪今其圖變兮羌有所
不忍也哀彼路之既窮兮徒行告而滋疹恐靈之反夫故宮兮
又臯然而不見余帝閽扃不余望兮反首乎吾將趨天下垂其
欲折兮風雨前之飀飀青女凌於余孤兮飛廉迴復而相尼夫
靡龍之故兮余乃不知其所恃頫余此中天兮又辱夫余理余
亦忍以苟全兮尚以覲夫皇祖莫載世之德兮迄於余而墜之
哀人生之怱怱兮露與霜其遞至軀屢瀆則不余筮兮詞信紛
其莫從殼內美之猶未化也不如責於其躬金母降以致誨兮
羌亦與余乎同言訊彼耆舒兮亦謂余其適當帝重華之無子
兮故飄然而終逝伯禹種德兮去還復乎帝啓咎由不及爲命

兮益故以膺於上服陟克宗彼訓兮乃邵其先德武丁思過兮
祀乃不棄於豐腆周室捐彼二仲兮亦厥季之有績曰克事彼
鬼神兮武乃用以不死尼父不聖厥德兮今亦知其孰氏蘭芷
鬱以饑馨兮芬歷茲猶未改珮瓊琚之蹌蹡兮履險益其不怠
顧自昔而已然兮胡乃今而是謀火及宴而將焰兮夫乃築其
重簷既喪首以行馳兮而討之內固譬樹則顛兮猶覩梟其枝
葉夫余衷之所急兮非脩名之不立也允彼名之爲禍兮余又
安省其可也女嬃頗頷以懇告兮曰爾勉圖於其終若行遁以
庶舍兮厥四裔其曷庸夸父不絜彼力兮終然死而莫殯蠆子
磔其肢體兮厥姊亦終以不順伯嚭偕於仲堪兮乃表彼高辛
昧既[illegible]師彼元冥兮般庸祀於彼　匪姱脩之足尙兮曰其宜
爾彼物之不更作兮尙曰今其維茲集芙蓉以爲裳兮夫不可

以終歲挹揭車之蒙蒙兮夫焉禁其不敗尙繫彼華嵩兮余冠
高之巍巍束雄虹以爲帨兮飾以明星之崴崴上衣以霱雲兮
下裳之霓華攬宇宙之章章兮日月來其余軍紛信美以悅目
兮顧余衷之所戚也羌彼世之所慶兮將重夫余弔也譬則瘞
於下土兮圭乃升於文几餅則攝於彼罍兮晩轆轤而佐祀將
遠舍而去之兮終甘彼蓬纍羌兩美之不合兮又孰讚夫余決
及余年之未邁兮亦不忍以此乎終沒既獨行之罹咎兮忍衆
是而不可遷羌假其有乂兮亦衆之所平夫既不獲夫成言兮
恐嘗余以不義灼墨食而兆之兮象濛濛以若涕倏金變而成
斷兮由日鼠首其有悔介石不終日作兮將討乎而罪捆余衷
而投之兮余安忍以向劓耿陽宦之不固兮至中道而就棄顧
余之所懷兮羌彌古而不可變也上下求其因獲兮余安遣夫

所戀也吉日歷於嘉兆兮衆告余以可焉既百神之有悔兮豐
霳抑其來迓謇將重以高馳兮匪余衷之數化紛前乘以鸞鳳
兮乃不薄夫余德上駟當以應龍兮從鵷鶵之比翼糺盤專以
媢余兮余安能以有解勉戢志而相從兮孰知夫余衷之所在
先余馬於九嶷兮訊重華之內則言邅彼會稽兮諮伯禹之遺
極曷寵彼臯考兮非夫帝之是享生不逢其時兮羌信高而莫
倚瞽上昊之弸弸兮睇崩雲之霍霍登高遠顧其悠悠兮迅飛
鳥之矍矍捐余珮於縣河兮涕沈瀾以交襟縱象輿之四逸兮
羌余信其莫禁告閶風而言下兮夫余亦誰爲期彼瑤臺之有
女兮固不念而至之呼帝閽使登余兮遠不見夫千背倚閶闔
以四望兮亦不見夫其外飀飀京而莫勝兮顧余咎其中疑曷
帝之余縱兮喟喪志以歷茲反余旆於窮桑兮夕秣於元池繼

日夜其不休兮余尚有所思乘明星之薄薄兮及晨暾之皜皜救過則遲兮爲德則早約余衷之宛宛兮凌長空之浩浩指北斗以爲正兮直千秋兮余依路漫漫而靡端兮夫孰知其是非亂曰象輿霓旌曷方攘兮賓彼元都不可方兮柰何爲期永相望兮有鸞戢翼聲中商兮雙雛陸離闇迴翔兮御彼竹實前稱觴兮千秋萬歲獲商羊兮重曰命狂天兮不可爭名狂人兮不可營狂陂兮思以平寍兮思以傾報死兮事生余艱兮以貞

九繹（凡十一章）

貴者延第一

弃濤磕駁兮擢珊瑚蘭嵌巖兮春未蘇既積雪兮不得泮芬曷苐兮中枯春風來兮吹絳帷蕭以脂兮然則餠神苾薌兮莽徘徊日狂天兮露未晞露未晞兮春不憩握手兮天爲誓與君期兮朝暮至來施施兮從沛沛夜繼晷兮數則滋曷倏夜兮不半世發斗杓兮觀四時日冥冥兮何其思公子兮君不知

大藥第二

爾瞿瞿兮曷所望筥崑崙兮乾爲錙西來兮商羊焉蓐收兮熬扶桑余有猜兮中自放躡鼉梁兮心養養搴太壹兮哫嚅削賓連兮不敢亨蒯虒園兮疑故宮踽跉跉兮予曷戎雖則不孤兮淒中荃不允兮余靡庸告王母兮心有沖欲前兮喪辭薦石蜜兮懷瓊芝之畜不素兮能無疑能無疑兮甘素芻藝木蘭兮去其茅蘭雖短兮以馨蓀信芳兮千秋

巫咸告第三

襲騎電兮驅雙虬君誰須兮風上飂眾莫知兮從所游招不來兮挽不留靈氣肅兮紛颼颼咸爲先兮巫爲後告予兮靡訑予不可兮軫以憂燕飛兮差差蟲號兮啾啾曷不篤荃兮上逍遙荃棄予兮時來思予棄荃兮不得叉篳篳兮暮奏日遲兮月驟路信遠兮不及足人信邇兮不及首夕想兮睄睄日望兮貿貿荃不思兮維余咎君告予兮靡訑胡帝子兮不余宥

以難第四

睇彼嚶嚶兮百鳥續明夫人有歌兮自不得賡回涼颸兮曳幽沚欲有言兮復中止桓桓中原兮白日則迷締蘼蕪兮紫以茈逐兔兮騶虞䖒登登兮稱豐茸兮慓嫚娟兮不予嫭非娥眉兮則姤予含顰兮不得笑衆導余兮羞窈窕朝入門兮誰以歡暮入門兮中盤桓余所思兮傷肺肝借青鳥兮生翠翰欲言兮[illegible]

知不及第五

靈脂車兮棄流波靈迴旃兮挽長河松栢凋兮傷女蘿女蘿兮不足顧鑿丹脂兮朝復暮眞高堂兮飾金當神欲來兮然疑作秋風兮曷常瀘白茅兮澈九疆知生死兮曷溫涼生雖悲兮死則已貴如雲兮賤如水曷捐去兮不余視絜長臾兮登九嶷回麻曜兮眇若思濯銀河兮雙纓垂知不及兮聊言歸

荃之顧第六

宅箕尾兮鼓幽幽享素妃兮羅百珍日淹淹兮不見人闕下土兮生淸驪蛟涎兮澳滑毒草繆眠兮魍魎侁侁藜爲機兮楞爲輪哳軋活兮苦以辛紛腓離兮櫛下塵日遄遄兮不得踆及暮兮待朝及霜兮待春思㦟㦟兮艸艸搴㜸㜸兮皺皺荃不知兮所親荃所親兮匪予人有了兮不可陳安得荃兮排秋訴上帝兮哀余貧予貧兮不若君何爲兮不還顧

下士不可居第七

君回攬於九州兮乃知夫雄鳩之未巧余使鴆雖爲媒兮髮鷫臯而來教貍戴勝以結珮兮御雙麟之嶔崎窫貐則冠兮九衝而馳僨僨珏唇兮又益之以嘴妖蠶如山兮刳以爲竈土車兮蹌蹡而鸞追迋相柳兮錦封豨祭百神兮以爲尸劊二華兮封三峗胡其韝兮娃其衣春冰兮渙渙而將澳築長垣兮余殿屎鵩爲巢兮鶌鶋之冐杞棘兮禦飢儻高駝兮莽迴瓝允不可留兮在此子不良兮曷以爲

江潭第八

淼長江兮紛以瀾去棄棄兮不一還東有尾閭兮南有焦山人何之兮存世間闔[元]扉兮不得叩訴陽侯兮莫予受採宿莽兮中不舒約不就兮憂不除蓀有人兮懷趦趄非所師兮彭與胥湘妃來兮愴由與搴重華兮飄袗裾亦各有親兮罔念余余胡爲兮鬱扶廣南薰兮聽鼓瑟舞精衛兮增六律雖以娛兮各銜恤

戮赤菟第九

靈圉坼兮肆蒼傲紛四下兮翼以吹山靈兮逡迴而奔逃赤菟自尊兮跑尥荎蘛蘛兮蘿葛相綢忍以鬪兮屮刀刀褐狐裘兮蛸之毛曷以爲褉兮鸛鵝之膏亶不祥兮予所操辰之月兮甲旦子告兮將違呼司虞兮爲子斷開陰崕兮咠北牢驅殊類兮不得憚鷸何爲兮中洲獺何爲兮江畔鶴之輿兮搴肉端追奔車兮儻得歡齊擊鼓兮間鳴鸞

黃農沒第十

木葉青兮鳧北翔苔生兮夾堂蒳將華兮紛以霜人生時兮不當帝高駝兮曷從翔攬中州兮渺無方毒艸案候余曷以嘗縱有瓊華餌不得長岐兪喋喋兮徊九疆安得起兮享餘糧沴蛻成擧兮鳺鶤爲祥白草蓊蒙而方攘雖有至人底老不揚黃農沒兮余則悲不寖近兮寖以離紛美人兮繚余思登首陽兮採綠薇同商山兮搴紫芝

惜將來第十有一

怨莫極兮逝者哀思莫煩兮惜將來將來兮曷期嚴霜降兮木無枝處幽谿兮聲不長照寒楸兮顏不光木末披兮鳴鵙卷阿難兮江之岓時不違兮以華鬱泥滓兮生蕖蘧與君期兮水涯麥蘄蘄兮張兔罝酌椒漿兮與君醉慨以歌兮山之外年未逮兮歲未改言及時兮捐所穢涕淫淫兮思爾生攬轡兮吾將行

亂曰余何瞻顧兮遠不得正兮君子履艱不得言命兮憂爾厥中語曷竟兮堅固余秉兮執以爲信兮或以諒之冀有定兮

九盤（凡十一章）

迷九逵第一

輝目翁翁兮青鳥告鼂鳥言游兮中若飆喪馬兮薪余軺縶鶵首兮軏[元]枵總七曜兮齊如組蒼龍湍纘兮膺白虎裒徊兮中路蹇將趨兮不成顧西臨眩腦兮鬱駮陀左淼漫兮山爲波鬼凌陰兮騎[元]豹蝦蟆兮擁道羌彳亍兮中剜盤匪焚輪兮胡自寒躡躚兮危棧彼美人兮不余善裂指南兮臨騰黃七聖兮倀倀嚋余家兮闇自傷

邇菑第二

帝飄摶兮卷下土降瓊池兮鑿鹹鹵縱室兮燮嵎宿麒麟兮今猰貐勑百神兮改圖君曷爲兮反古纓長虹兮冠紫霞節之舞

兮般之軍裒木葉兮餐朱華五石錚鬩兮誅神蝎重巨靈兮擘陰崕毀鼎兮辟邪塞龍門兮瀚爲淕拯彭咸兮水涯靈均憩兮余之家掄白骨兮鬼爲馬友髑髏兮師沒者竊想兮不宣巫儺儺兮來下

狂野第三

屬象輿兮[illegible]爲駕紛來迎兮匪伍帝謂余兮不平百靈中叛兮余狂野闃泬寥兮鋼長之霰如砮兮紛飛瀉滓礜兮瘦樽魑魅喁喁兮前奉畢萬木怒兮知秋十日登兮猶夜夜何盟兮長不辭春何違兮長不忠中恔憭兮茹荼登堂兮偭採芝介猨猱兮闞都市鼓鞱鞱兮狂猺馳塵敝山兮如靆靃中絕兮誰之子

利用折第四

嶚皺皺兮晝雨霜二儀交戰兮羲駕西藏飾長劍兮曷爲劃終南兮堙土囊元冥兮不從交馳兮心有忡游八極兮扶六龍立會稽兮軔防風歸余兮發慨紛陸離兮余佩鞓洞庭兮韜兩華[redacted]英英兮不隤挽雄虹兮飲滄海雖不遂兮中所快中所快兮靈不從星燐燐兮火鎔鎔君不利兮思所宗信利兮誰可通截崔巍兮剖崆峒匪任兮曷庸厲不貞兮永凶

假余第五

假予徜徉兮旆艾厭百靈兮徂儈擕礉繩兮止之挾棧準兮平方外策元駒兮淩轟虺還騰蛇兮北臺東有岱嵩兮臨滄海中崑崙兮戮章亥說炎皞兮宫巢燧排王艮兮下世幽貪狼兮東弧矢滅六國兮銷白帝危冠兮姍雾綴衝陽兮旒繁星沐河漢兮濯南溟裵徊四極兮廓伶仃趨泰皇兮追溟涬曷歸來兮自治骨爲度兮髀爲規禍將延兮余眘陸梁兮曷爲

胡不適第六

彼美人兮胡不適中愬思兮輾若怒素妝兮竹笄衣蒍膺兮雜玻瓈萑疏兮胄階欲前兮有違璲不長兮約蘭芷薜爲帶兮蘼爲鞿靈絹兮錦房柱不焚兮馞白香信美兮匪余所荼余甘兮不苦鸞輿兮霱輅沐神瀵兮膏元露青鳥兮嫂余織女前兮成流蘇來無期兮日不月蘋垂垂兮涼颸發夫人兮矢靡他歲暮無子兮愁如何

石髮第七

石髮披離兮春濤搴搴裳兮澈迴湍波爲霰兮傾以山朝復暮兮余則難余則難兮溯復汝石髮生兮崖之側秋風兮鯨涎鱷鰌吐子兮蔫綿曷不從兮渡黑水盛蠙珠兮蠵爲盤踟躇兮誰所思擷其彭兮曷貽鵷鶵迴翔兮羽用儀鵬南巢兮永飢

不祥第八

洛蓀稅余兮聽舍言余御蓀兮朝軒轅蓀有疑兮中捐忞蓀兮不余繁世謂蓀兮不祥蓀兮莫有明獸率舞兮陶唐胡封豨兮跳梁鳳巢兮彼阿胡鴟鴞兮以戈麟狂野兮傷百罹鵔鸃爲冠兮峩峩蓀則不固兮疑者多邑犬羣吠兮知如何蓀有謀兮余思胡去余兮儆儆鬬日月兮捩畢觜來昫昫兮愁二儀愁二儀兮曷所適羅在天兮坎在澤履百艸兮不傷銜元芝兮將誰食

羽人來第九

羽人來兮超若集駕六螭兮不可縶馥膴膃兮娷以娟拓落兮淩風立禽蹲兮鶴蹈婉戀兮又疑躁邅男女兮不分情不一兮各所好吹玉笙兮撫琱琴前哯嚅兮鳴余心矍合矣兮聞微吟外不從兮曷禁態莫多兮日相眺愛莫深兮知者少月就沈兮

日東鼂歡不極兮姤相要語微吐兮不得授君可思兮遠以驕信然兮爲余雠君何爲兮獨逍遙誓不從兮君儇僄棄迴風兮搴紫簫

曷渡海第十

君不樂兮無與娛命陽侯兮舞鯤鯸馮夷謝兮河伯御駭湘妃兮奏脩竽信美兮俶儻鞭白石兮沒列嶂濯新冠兮掛扶桑扶龍車兮支雙杈君曷爲兮渡海服匹雛兮登嵬巖誰倆君兮戮之起夸父兮追不逮日落兮風西來虎豹嗥兮猿哀古木㭊繆兮鬅鬙遷列國兮望崩臺語則窮兮託微嘯維余舟兮軌四棹舊好兮倏若銷雲悠悠兮疑然邈赤匪狐兮黑匪貍思君兮有摽安得馮夷兮鼓隱隱來蚪螭兮開余羣

來胡遲第十有一

人不良兮匪天則爲日虞淵兮游不歸泥首兮號帝閽索百神兮不肯祈百神兮交不素眡眡兮曷余顧亟歸來兮胡趑且挽霓輿兮少回駐霓輿兮不可干霄兮倏以挫知予尤兮傷如何巢顛兮觳破君不料兮思忉忉種辛夷兮焚則茬夕不離兮誰懷抱睽一息兮不得報一息兮千世霄瞚瞚兮疇余眡君信哀兮胡稱辭傷來兮胡遲

亂曰維矢則縱不得繫兮言鏤厥膺不及背兮蟻生於穴垣則墜兮積垢狂餅不獲溉兮藜蒙彼牆眾所眡兮烏棲於庭君則諱兮君信愛之曷不謂兮毒攻乃躬躬自瘵兮狡兔則脫罹厥雉兮子不克職爲親累兮皇皇后土誰職戾兮

九訴（凡九章）

帝無臣第一

帝不懌兮軒嶙峋闚閶闔兮無人關班流兮生清慨紉琪花兮不足佩下徵荃兮蠡元圃紉霞文兮緝爲組榦枝輪兮棄以繙曷不代兮蘭蓀息轟磬兮韜燿電御紫宮兮開清宴斥青皇兮討朱明荃謂爾兮不平日暮暮兮躋龍宮荃將棲兮博山河漢凝兮長漫漫窈不親兮天之顏言借翼兮飛世間旃不迴兮軫不還哀余思兮涕潺潺

大司命第二

肅窺宮兮寂不可方中有人兮顯頫藏擘玉衡兮頡以頏不得執兮君惟常君信巧兮陰與陽斐斗扉扆兮難爲量厭壁紛兮離九疆清庭兮寂房叫廈叫兮儵而荒緝組雲兮高八牆列虎豹兮齊以戕焚木難兮鬭神羊砤不得近兮睒眂若盲安得御兮攬故鄉舞七魂兮荃之旁斬操虵兮誅陸梁君不可兮中道傷信存兮疑亡惘徘徊兮飛安翔

少司命第三

與君游兮九疑君自尊兮予自卑有言兮不盡辭君飄飄兮曳綷旗君須兮余後來攬九州兮煩若思終別絕兮交無時恩不固兮怨終至春辰兮爲期霜慘慘兮而狂內君屢辭兮非君爲謇不顧兮侊然逝星搖搖兮日將出草披披兮而狂墜與君兮結好愚所終兮捐其早勉出涕兮爲君道

偓佺第四

交不夙兮情不素哀相去兮歡相慕歡相慕兮惠然顧倏相并兮爲余諛春風颼颼兮生蘼蕪華既實兮眾英殊言入出兮與君俱君解衣兮降白露逐閒道兮不一遇幽谿深兮多靈雨天不高兮雲欲下君何爲兮漢之渚言思君兮不得去夙何時兮

君中堅約蕙芷兮同精專握手兮交行雖無言兮誓不捐誓則捐兮變鹽海蕩故宮兮及余罪併予美兮尼予車天漫漫兮誰千載

山鬼第五

躡木末兮降白羽朝楚楚兮不得暮揭車兮射干縈爲綦兮曷以餐美人兮氣若蘭雲轇轇兮倏而散霍離余兮江之畔旣嘲余兮又微盼余不信兮君之惠款折柔桑兮雜碧草將貽兮遠道莫授余兮云未老江有瀨兮生白沙迴洄潤兮棲雜翼宛冥冥兮柰若何秋青兮夜裝游蝮蛇兮橫深水君卜家兮余里紛以籜兮縈茅茨歲旣暮兮風若其君離余兮余不思

龍女第六

江有瀾兮天益高君叫怒兮生洄飂日冥冥兮思君勞君不來

兮中膠膠靈何方兮淼若逃暮期君兮江上皐來無期兮爲君怒羌知君兮不得赦熒霧霧兮巾相綢自有雙虬兮焉得翶追雲車兮鳴天鼙橫銀河兮曷容刀君視余兮非所操蹴代華兮崩長壕銜木石兮過奔濤與君異兮今已遙欲從君兮從斷鼇中不任兮上訴逢帝子兮力含怒君顧余兮爲誰故

三尸第七

靈鼓集兮閒清吹紛娛人兮樂以犂魚何爲兮水罔鹿何爲兮庭際子何來兮前鼂鼂春風平兮草蕤蕤鬱黃庭兮開絳旗寂浮磬兮奏元池嫐百神兮舞參差余攜子兮將施施子無家兮子所私茎則仁兮以慈子不剸兮禍所歸衆莫知兮予所爲白雲生兮蒸蒸水流兮磷磷將高馳兮爲帝陳

東華帝子第八

明霞冠兮芙蓉珮子馭雲兮爲君蓋霓裳兮紫衣子搴虹兮爲君帶日生兮暘谷照扶桑兮生華乾礀石高兮臨水深睎余髮兮爲君沐君赦予兮不肯肅壂予馬兮繫君龍紛所登兮何以穹從君左兮不及右與君御兮交手花騈騈兮日色耀歲將暮兮與君邁君交多兮不專多貴游兮棄貧賤雷闐闐兮交鼓鳴玉兮雜士予有言兮不得聞朝暮何兮見微氣東風颯兮雲從散日御君兮不一見從小昊兮非予善予獨處兮思離離魂飄搖兮爲君旋日向昏昏兮中心悲

諸泉將軍第九

伏鼠輪兮石上雲下賑以金商氣龍羣予所宮兮中爲君藉芊眠兮闞元垠君不懌兮予急急予跳號兮君則不聞閶闔開兮帝窘窘灑銀河兮滌衆慝百靈登兮珮繽紛擁長劍兮摶霞文

升所知兮上帝欣安得峚兮結君勤下泰華兮搴苣芸酌太陰兮御清氛哀下人兮筮子魂與君處兮晨以昏渺不知兮君恩亂曰天門以幽不可方聲高以邈神哉襄神哉蹇蹇霓雜纓嬌予美好不得駁持人以怒中齋嚴望而不躋何躋躋脩絜以誠冀有明晉矣不征誰爲臧東風離離余將行

劉招

楚將逐諸宗之服美者曰是傲儻嫺我族子景差與焉冀卅至於漵尾將居吳會於是屈原未死迺齎桂醑擣瓊漿謂巫涓曰江水東逝往者不反彼美之汎汎遂及於亂爾爲掌寤其能無言巫涓曰唯吾將招之不究厥性未審乃度何釋何戀何畏何慕乃汎招曰爾盍歸乎爾邦之人於爾乎無猜爾盍歸來曷舍爾之樂土而就彼蒙昧爾行不載鳶棲不載鳩曷爲漾漾而乘

輕舟爾盍歸來天下之有家不如吾匏之瓜色失在塗血白如椰爾盍歸來父母之委蛻則有妻子困不可懟劣不可鄙高門之人瞷目鋸齒一睇百笑而謊反詈爾盍歸來獨行之苦莫於捫幽谿鬼稜生冰影呼如豨前有不敢號退有不敢思一鳥銜髮白肉委地爾盍歸來爾盍貧是安盍窮是歡耘松耨桑其樂千端虎窟有肉莫之敢取驪珠在海褰裳去之爾何爲乎舍爾室子自稱逆旅爾盍歸來逆旅之賤賤於浣牏則遂塞竇滓承糠蒙髮鼻口易治絺冬纊夏爾盍歸來爾夙好之乖外而況於殊類曰生植柴頸延連羈或十擬而一對猶未得其類爾盍歸來爾曷入不還聞汰色食脣苟活城齒重關樹否不拔爾曷自弃逸批耳囓膝汙血及踵漉水莫食爾盍歸來爾曷昆弟之疎而童僕之親誰守誰居廓落悴𢘅相彼僮僕乃利乃貫裕則多患約則多怨爾曷自乘蠶揭足與濟惡浙而就厲爾盍歸來春秋之不可淹數徙之松巔南去纇羌於今而不懋將及於黃土爾盍歸來少居性親宅人異心田父莠驕交多肌銷爾盍歸來遠方之人不可與議屈原聞之歎曰是其辭繁而不曠吾不能復用巫涓也乃重招曰爾盍歸來東方不可以游震澤之天吳摩牙欲噬我貑西方不可以游峨岷之虎兕摩牙欲噬我貑爾盍歸來天上不可以游天上九關一關九虺狻猊十犬鉤爪電手啗金沒鼻嗜火如酒爾盍歸來地下不可以游地下之昏昧層淵重湫蛆蚓之爭閧如犇牛鬼窮骨酸常啼啾啾南方不可以游南方之熱熱而愈下北方不可以游北方寇虜折骨如樵刳婦槊孺斮彼娃腑以鬭纖姱爾盍歸來四野之清草無如我鄉鴽鼠鵂鴟變爲鵷皇鯱鯊鮫鮹佩蘭以芳錦竹文犀遠郊連坰導爲脩徑重冪複格網紫裼翠以造娟窔岑淵所迴冬秋無風因埠靡窪別階西來賓從誦言奄串德義皆燻赫之沃而眞素之貫鉅生鴻儒贊游磬囊動與皓月摩肩行與炯星交連靜躁脩倩各其所會脊光濯足而起重陰呂望晞髮以跂東海信衆吁之非靡或獨唱以何悔伏臘歲時餞霜租賓職普鶉炮雛熗鴿粉魚象箸兕觥鼎盤紫榆雕鐘鏤鼎冢文璧書起而行之親友相勝窈窕卻步少長遞進接衡泌之孔嘉去伐檀之太甚信人生之有命雖讒慝之何禁欲布名乎天下恐不如塊處之爲審

亂曰爾盍歸來喬木無陰尚可息些竹實傾筐尚可食些不謂爾鳳尚有翼些不謂爾麟爾脛未折些題爾毛羽故不懌些四方多艱翳白日些我躬不閱繭愁疾些未可以出遠無極些爾盍歸來涕沾臆些微子之故我不能食些

續天問

甲子之鼂有神下集勃數鴻相剔櫛玉岌授余魚書曰獲厥藉靈策五九以紀天地九首之皇四萬五千歲凡三千七百餘歲闢一天地以唐甲辰迄胡丁未數文以龜賢士出涕余曰疑然孰固而移孰畫得避余將迅之曰二隱五章孰從比只脩越短差孰從理只別千派支何所繫只厥遄渾窀行何止只何與人謀爲衆規只列宿何旋與人相觝只軫還蒙鴻觸何戾止孰懸孰醜荒洞曷擇百神馮馮何所暨只帝何慕奇爲世厲只衆曷所達聖曷發只日宴不及曷偏昧只背元陽虧胡不得砥只月死復育星曷克墜只盤古曷歿瘞骨南海而曷流膏以漫渤澥只三女協産而自爲匹曷殛崆峒復育巨翼只康回朝極女媧胡職而帝不力只十日并曝女丑曷斃曷揮袖自翳以爲雲雨

只脩行胡貞不得其生厥宿爲孛滅淫曷行只投壺何失頁矢何直電曷以　日曷以棘疊闇何戕懸漢何極只欽鴉及鼓曷殺其祖帝戮崑崙而曷以矯翼只窫窳啄害曷云無罪見斃頁貳帝曷嫂之乃變龍首神何聽焉而爲之宅守胡鳳喪羽而不見弔又胡充白雀而不隸於烏戾檮三世曷黎克富地蝢壟塹而曷爲禎羯羊兩龍胡夔是兢桀彼四季環七十二巡烏號之倫曷懼以神炎帝何服不及其女精衛西使而何所取筮之有黃逢天晦芒而曷大昌甯封善化曷不從帝而焚其骨怪義白皐以通水脈胡殺黑龍而濟冀穴又胡伯禹以相其尾黃雀赤首日旁焉止羿何墜烏而喪其妻生髮齊足語何所師金德不競又胡帝彼天曷赤龍産堯而不棄之寒冰稷爲厥帚只胡命蹇而終黴黃星靡鋒上象曷替大魚曷沒元軀曷繼偓佺飼堯赤松曷棄曷止何候而舜舉及帝襄城之野七聖胡迷胡納大麓而鯀用斷夸蛾之子而頁二嶽曷高密以聖而竊帝息風日就崩四害遝征曷三百歲龐眉以登七十二載而不得明覆蝬叩天隕星如雨丹州之鳥曷銜珠土曷淼山之女羞而化石曷禹不惡而聽彼甫滄水之神以頁碧珪彛彛頁舟禹用焉疑厥受珊瑚而却亥既禹何利只白環帝庭鞫髑土毋帝何毎只越絕既王裸何理只犬豕完衣而前何底只代柸之鳥曷去禹塚何所事只貙虎伏章石椁胡傷貲山之乳以爲子子而析薪曷殃師門曷殺而埋於野孰貿去之君彤厥馬覺扶何宛與羿不當而假逢蒙胡神之能而恢小康胡啓以德而終斃夫犬羊胡益終薦而皐陶之無後綿臣胡親胡生僕牛胡覆玉筐二女而一字曷爲多聖而無父之子空桑貞組以自爲是曷蝬妾化人

而告桀以吉凶曷徙之外國而御彼龍西門何頁東日何起馮夷何告費昌何言又何伊尹而聽於妹嬉胡七年不禱而日躬爲犧應龍肆續戮尤及甫胡竄於南而澤不及土帝何寵魃以敵蚩尤焚澤及枯又何所求支祈之獄孰云解只并封龍過孰共載只伊尹告逝曷書晦只咫尺之魚曷共務光而頁以背只曷傅說舍箕而胐於杵臼又胡夢之形遍視羣工而可以求胡武乙作博與帝而爲讐有蘇之女胡比膠鬲而爲周胡義窮門而羑里之不慈胡九侯之女貞而曷以妖姬折蓋震乘武胡不悸積雪平丈五車何止曰何所懲尚何所試蒼雲七蟠頁斧曷蹲三載不獲黃鈐何勳曷服澤衣而瘞之無尸厲神灌壇曷爲避只曷避其神而輕其主曷克事神而旦用栩栩胡紂未亡元子竊器而先馳地震四方莫之或移胡納金縢而發用起白魚爲烏而曷以與赤龍有漦而曷以崩姬出天竁曷終崇只卜紀三十曷不繼只八十二而舉誦亦曷孱之克承穆滿肆荒曷以西征曷偕盛姬而殯於寒澤曷鼓化虵而與神奕王母何游而將之來曷誓復野而以終乖天帝暴醉金隕石墜曷反之河而使內穢下享無卹賜之翟犬深目猳喙號牛曷反武靈飢死而何以飛舉涉於泰野所得何語采女告王鐸何以去緱山厥高度之幾許赤烏銜書曷喪國廬曷私厥檢不爲世取熒惑何良遐舍而喜災烏何褰夾日而死射之中目曷蝕彼月頁金爲土而蜀曷滅木鳶陷父乃不得報墨翟覆衣而詣何道沙蟲營姬瑕何造白鴉繞烟之推何告曷弟白蜺而嬉其師曷斟雉羹而帝是滋曷良善御而騎貧尾曷吠狗竇服桂而不死曷以子晉而賓彼天曷長寇而以怪佞斃曷去土伯竊帝之紀曷以消

彭而獲不死曷顏卜亟以爲地史曷鄒人子以抱憤治嗟冤寃之罔聽只坱軋靡極以誰爲靈絕地通天誰升帝庭彼人事之錯齬只縱皐由而不能聽譬彼溟魚掉而自噓譬彼蟣蝨知其所居譬彼軫蠱雷轟轂轉蠕然不與譬以豕觀舞風遊電不知其故譬鳥之翔見下而不見上譬空桑集蟻自爲帝長置目於九墟譬海乍涸而萬□皐皐譬黿以幽則迷其方卜策鑽兆孰審厥要謀人以鬼不獲其理閶闔阻遠誰納厥瞻惘矣下土以爲疑府攬茲違茲曷違余軀維千萬年誰宗余天

叢騷（凡十有五章）

若弗及第一

汩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維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嗟飛廉之飈忽兮夫不可與爲期始告予以整馭兮逖離離乎喪其所之曰季夏以有征兮倏蓐收之代至野莽莽而黃萎兮遂以及於長楸芰荷衣之莫勝兮紛木落而施兔罛百獸窋其向穴兮獵者其何所得寘純矢於荒隅兮枝轄車於絕域長子憒而遠去兮怒僕之不善御使僕改轡兮又不知于處天鍧鍧以有聲兮日濛濛而失路羌有追以不獲兮顧左右之維谷余嫉夫時之太固兮時反以余爲戮梗柟拱以逢秋兮羌及壯而褭志進不得以有明兮退不足以久恃蘭及茲而競榮兮芙蓉妖嬈以啓秀夕萎夫其所甘兮余故譏其太驟譬獵之逐獸兮不從左而發軌彼鼫之駭而喪其形矢兮亦不娛夫長子世謂余其好異兮曷不及春之芬敷余固羞與同華兮不忍棄於中

途矜予年之少壯兮不知夫美人之遲暮也知霜雪之將降兮余亦何能以不顧也赤蚍伏其將舉兮雲湛湛而覆之迅鵬力之將薄兮風飈飈而足之既歷茲而不然兮夫誰以俟余中若矢以四射兮乃不得其彀發戟則當先兮愛爵則當後攬列宿之蹲蹲兮羌反却以無禆㴆顧望之㷀㷀兮尙得窮乎四時

亂曰已焉哉登輿不謀則謀之既傾已焉哉畜鵠不飼則飼之天已焉哉捧玉不戰而戰戰於淵大椿植於傾崕兮則安能以八千年信覽草木之未得兮徒嫉時以不遷

哀衆芳第二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時既不得以余竢兮喬木剝之無陰四野廓不見人兮日縉縉而就沈醫閭闔豁以廢色兮又何況此百畝羌悼蘭之不華兮而種彼荆枳昔愛蘭之蕭蘋兮集蘽本與射干齮彼桑之膏土兮而焚其柔蘩夫乃捐厥服兮曷遑卹乎其佩茝蓬蓬而不理兮饑則不可以載猶顧茲其罔捨兮夫匪余之所哀余信有此芬質兮雖奄縕其不改世非迷彼黔皙兮特其中之所怪余不

茲孤芳兮衆亦不余害獨悲夫天駟之紛馳兮使衆芳之不暘天瘖瘖而失色兮草蘶蘶其懷傷彼荆枳之就棄兮猶不足爲余惜既捐彼猗桑兮孰爲余而白之歎曰愛彼蘭馨棄所覆兮泫泫彼桑垂白露兮亦不遂故兮噉曰蘭則利秋喬木棄之甘蘜改節孰則利之委於彼野抑孰載之春則偕敷孰及治之

亂曰彼植菱菱則紛百英木葉來下紛棄於野衆榮共失失所

仰也零露以華焉得何也哀彼無穢于庭之外誓不過之中自慨兮

民生各有所樂第三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

蓀長兮江涯葭生兮水滸脩施兮洲中羅張兮屋下鳴鳩兮幹幹而追呼元鳦兮屬屬而相乳麕麚兮徜徜而横阿猿狖兮聯聯而承土鰷鰍兮狉狉而[illegible]波狻猊兮藺藺而扶搴雲生兮霏霏虎兕鏦鏦兮在野衆犴兮披披風思思兮日夜迴岁兮婆娑而睇余水周兮曵曳而怨女狂童兮與與來還兮楚楚美人兮棘棘而中宛戚施兮陶陶而含緒鶴雛兮將將鳥獸兮孳尾而羣處日永兮豫豫石峻兮昂昂誰忍此兮與終古歎曰阿俗長諛媚而違中僣賞肆誕巧而多窮沫澤附脂肥則不駿約體就悅美則不豐行言若諂其後有才步止僊僊其前有鉾擊鼓秉翟魂遠去之泛深以流將溺其躬叛約以躭君子所鄙內厚君訥與大人從孰探厥正以固余命方回爲愚檮杌爲聖孰鄹孰娛不究其竟

亂曰貞女由冶不善睇兮尌亦有足不善衞兮佝僂而走謂子蹶兮蹇蹇之言謂余戾兮飾飾卒古謂子贅兮跡質坦中謂子替兮時相而舉謂子滯兮當而不疑謂子捷兮疑詞勿明謂子蔽兮疑食弗甘謂子厲兮狐銜厥尾曷以濟兮雖允則樂非予計兮允則不樂曷終歲兮

無女第四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

邱之無女又曰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紛余旣係此章佩兮又飾以瓊玖俗乃厭乎異芬兮余亦以爲是信余服之有當兮何必申以攬茝此黨人之嫉余兮雖改佩不以爲美忍初志以固塞兮求予匹之所在及暘谷之方登兮飲若木之晨露辭余顏以永好兮與美人乎相慕世薄余以有鮮兮哀二姚之不當女雖醜以信姸兮求者雖姱而不颺世反質以好娟兮將文履而設帨鸞褒帶於中閨兮匪九戎之不賴余命婺女爲媒兮將捨此而遠[illegible]彼宓妃之蹲蹲兮羌信高而匪耦詢九疑之遺妹兮曰霄明與燭煒彼湘妃之所訓兮又僄遨而不可尙使余鶚以從馳兮忽超越之無所惟睨世之佚女兮翕康淫以日去琡鏦鏦彼雜鑈兮與璐珩其不合朝將覽彼九州兮思少康之巳家信博大以中疑兮旣捨此而焉知婺女還贄以致謝兮曰余不余理美無匹則莫擇兮德無耦則莫紀伯禹通夫禽山兮羌不用乎行媒孰自往其不可兮若升高以無階有熊納於螺祖兮尙形魚之未室解芳纕以上詒兮余不當其曰彼九州之修廓兮將驚集而焉下衆女而一姓兮焉知其不始譽反旆以舒憂兮信不任乎獨宿余衷詰遏以莫勝兮世不知予之好淫召泰祝而占之兮曰獲乎余心羨榮華之方艾兮謂戒予以忽隱兩美其何合兮恐焦瘁而不及嗟黨人之多變兮雲交交其下麗紛顧茲以驕遨抑孰知乎余志也

釋堦第五

昔予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抗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又曰懲余羹者而吹韲兮何不變此之志也欲釋堦而升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鼂有神集於余之庭兮雜靈鼓之闐闐羽紛紛以霓霓兮氣苾勃而縱橫嚳告余以趨俗兮謂及余之未老羌中斡而外疏兮帝亦以爲不好曰靈宇之匪所兮將棄茲而不居孰改服而可合兮將退處以從余中狐疑其不諒兮恐上下之異睩既脩質以莫容兮何內美之足貴茲世頻其難入兮雖信化而罔是告彼神以反舍兮神怒余之不服曰帝可藉而不可抗兮過可悔而不可直孰違時而能章兮孰處暗而不愳羌始不余諒兮終抱戚而不濟初余發彼閬風兮戒驪連以行李望下土之壟塵兮中輕喪而遠恃顓忠信以爲媒兮介之以精專日余眠於彼階兮乃知其不然集窮奇於太阿兮鞭魍余之左右曰余棄於下土兮復淩厲而焉究審彼黨之所尚兮亦與茲乎不遠世各掊以遂末兮夫孰明其本上下杳而■谿兮恐蒼黃之必反譬句吳之文體兮以桂棫而莫取蛟螭迅而鼓脇兮必假之毛羽雖信執於厥故兮固非其輔也纚人以所溥兮是以招侮也矢曰蹈古守法兮乖彼衆兮俯眺二儀兮惚若夢兮刓方以圓兮則適世用兮余信不能莫余抗兮亂曰孰云汎海則可以匏孰云升天則可以階釋而他從固其義也釋而去之猶異態也知不可兮不可改也涕之瀾瀾焉得再也

僻遠第六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以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以終窮山中兮不可以久居去土離鄉兮渺懷子親戚叛散兮廓獨處栗洌兮巖高而谷虛人迹滅兮獸追趨升高騁遠兮中踟躇儃佪兮嶺絕而木疏鳥迹樅樅兮橫縱若鋤薄雨將降兮山氣舒戒以寒風兮百蟲袪袪日暮兮宵行夥伙相搏兮鴟目猙猙悲猿兮終歲而不得寧語相聞兮匪所親交游屏絕兮獨猿爲朋雪飄飄兮焚蔪薪幽道塞兮谿載平朝鑿水兮倏爲冰體骨凌裂兮望不見人草蟲屈勢兮寂寥而無聲鴻鵠南翔兮嗸嗸而自明回中庭兮不得行歲將終兮時將更覩百草兮中瞢瞢去則不反兮約無成來何期兮絕響丁丁年老兮別子而遠征秋風兮羈旅而懷呻林深喪道兮霜雪四并杳不見天兮昂昂號兢猿狖兮失耦而哀鳴孤雛離群兮羅之以罾已焉哉百草搖落夫何再生樛木上慄夫何得升山中兮無鄰欲歌兮塡膺

不再得第七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

嗟玉隕於洄淵兮冀岍壑之再更被粘糲以爲禎兮乃不得乎復榮彼鳥高翔以迅急兮欲蟄之不及託審顧於故宮兮中多懷以泗泣思美人之頎靡兮褰中鞿而不化貌憔悅以不親兮從之而不可爲往緞緞乎彌遠兮忽不覺其高去匪余情之靡固兮時乎促不得御毛羽絕而莫通兮今罔知其所都履坦道以臨淵兮齎瓊華而爲茶上絕則不至天兮下馮馮之無戶從橫波於沃焦兮信不事乎檣櫓既四雋以莫登兮不如反而有謀築瓊宮以遐眺兮安得寫於我憂哀見君之無期兮雖流涕

而不得君有德則若忘兮孰職報而可釋哀郣亦其靡庸兮願及君而一見因飛雲而致詞兮安得及乎其便

冀壹反第八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謇予既棄此故邦兮共哀吾處之非土謂余好此離異兮忍與此乎終古禍既重而莫避兮情雖密其罔訴矰繳信機其拄上兮羅網信張而拄下羌俯仰之多故兮余安可乎中處余幼有此遠志兮既爲荃而改之孰瞑晦之可娛兮又擥厥蘭而穢之世耽耽而擬予兮予焉能以無害也匪卹予之故兮夫以荃而共載也鳥則避夫機矢兮故遠集於荒野肱既折於絶途兮故捐輿而去馬乃遘彼凛風兮又送足而折羽夫亦不知其故也

余既錯此南服兮已審其變態帝囿余茲域兮信不思乎其外既故土之不保兮將去此而焉居譬漠則不方兮乃徒涉而莫濟孰棄舟於衡波兮曰忘其所事予信讐以■禍兮亦孰謂不可允罔計夫所至兮乃履冰而下墜羌天棄厥孼子兮則終靡所容王屋跂而拄首兮九嶷起而當匈匪余土之足戀兮爲魂魄所自始孰手負此重璧兮乃外出而棄之足不忍乎太章兮中踢踢乎忌之曰鳥飛必反鄉兮狐死必首邱余安忍乎是之曼余目以流觀兮恐濛雨之終蔽草木萎而獲起兮不知春之未至上既貿之無天兮又下據之無地中抨抨以自數兮孰得尚乎余志亂曰履谷雖艱莫使中辛處禍雖烈莫爲世論中雖不辛莫使難陳世雖不論莫使愛憐重曰處彼幽篁不見天兮日月昭回時及旋兮老思其邦中拳拳兮子雖不良安得捐兮

有鳥自南第九

有鳥自南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拄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生既離此末俗兮又託處此荒濁紛吾以此多難兮又無良媒拄其側信雄鳩之已巧兮乃斥逐此鶗鴂世猶哀其性拙兮使終得乎此志謇僻陋之莫伸兮顧煢煢其罔覩驥赤汗而喪羣兮故屈伏以受縶鶬鶊棲於杙櫟兮與雞鶩乎何異思帝閽之巋巍兮下羅之以列星芬與澤其交遝兮萬象趨之征征路信遠以莫通兮虎豹又起而司晨屬長庚以致明兮左營域而不將既乘此微風兮又遇豐霳而不揚哀吾蹇此異禍兮縱高駝其焉駕羌伏處此絶壤兮猶余罪之未播將階蘭以共萎兮莫

以定乎其可虞仲死不及親兮終去國而莫祀重耳不與彼位兮乃踐土而履之子止乘其莫藥兮故刎頸而就死胡匪所親兮乃歌貍首而避之指丈人以爲正兮呼哭泣而聽之世既莫知於余哀兮又何必昭於予行予既莫及於先兮何必指後以爲信世謂余之扁舛兮不圖乎其當孰錯節之既蠹兮而適於器用望白日之悠悠兮底黃昏而中愴倡曰有鳥自南兮哀鳴以思音變以商兮羽變以儀翺翔帝庭兮不及其徘徊南服兮達莫致之亂曰三秀生兮荒之野谿臯臯兮臨其下芙蓉燦兮木末晉昝施兮鳴括括朝往採兮暮不歸言思君兮襞裳衣蘭芬兮菊晩下上堂兮君日遠路偪側兮來者艱望夫君兮雲之間

大故第十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離離者菅棄下敗兮嚴霜未降露先戒兮榮華未謝猶及載兮馳之遡遡言肅遝兮霜霰既降日昧昧兮芳芷以枯多蕪穢兮守志不固果爲害兮質離以征猶昔態兮陷不得濟進不得退兮非余所甘余不訝兮焚彼峨冠詎惜佩兮非余所急余不慨兮揭裘喪領詎執帶兮中愁若狂遑以憒兮毁節喪檢名不足愛兮濟險乘輿衆爲怪兮袪焰以霓勢不得舒兮中固以貞不反外兮訾之狺狺維余誨兮過有式履罔所悔兮憂不得舒咎不得代兮蹈懷異路寡異采兮顧蘭以桑時不忍刈兮世不吾知恩所在兮孰則限予維予界兮君子履矩爲世會兮

改此度第十有一

獨歷年而離慜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顚兮蹇獨懷此異路

余既降心以從俗兮猶未得乎世直紛處此岐途兮又坐斃於枳棘知余往之不僭兮乃陷於罔測睇峭谷之已改兮故南轅而命北德有時以不信兮守有時而不力孰予心之可化兮而彼世之莫易涕浪浪以交被兮予匪甘於改服也既上下之無當兮不如反之爲得也縶騰黃以窘步兮故見鄙於駑犢鸞鳳遂於原野兮乃就師夫黃鵠哀九州之信廓兮不一明乎此義信公道之能白兮亦何卹乎余志纓信長之爲侈兮不及覩乎其佩離哲者之有識兮亦不足爲怪思予望之懷憂兮中益悼而莫揞謂余有此離跂兮終捨茲而遠去彼世紛其曷合杳迷入之門不敢劌乎茲芬兮故晻然而內寃悲所懷之不

兮顧皇路而掩涕呼轍而不及脂兮世果謂余就利余信毁其軌範兮世亦孰知其不合信焉於康非兮世亦孰知其道予憂世之就穨兮不及反於中古譬余魂之遠去兮今迷其故土登泰邱而招之兮哀以牽於曠野雲毣毣而四下兮不及見於皇祖世寖遠則寖隔兮思去望之遡遡從彼俗之莫可兮闢橫流而太息亂曰委灕若波乖素眞兮行與世違乖乃親兮孰調厥中俾無僭兮車覆馬顚路不可殉兮日吹余軸何所遵兮孰戀者非驊留見擯兮匪予所思予不得論兮

誰與第十有二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傷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攬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又曰誰可與玩此遺草兮晨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予將焉所程

傷哉蘭茲信其不芳兮吾將襲而幽之離房既不藉俗以有艾兮又曷待之而揚高辛遠其可尙兮冀內正之得明世信膝以不聲兮焉能代之爲傷惜古人之不及余兮使遺失此芳草賤則飾以爲綦兮吾將適乎遠道覽大薄之豐豐兮將遠究於七澤辨雲夢之錯產兮望芙蓉之爍爍既信美以不永兮乃知夫此之爲貴襲而幽之既已矣中狐疑以自異璞不泣以有明兮孰審其爲瑞雖邇此親昵兮不及辨乎余志鸕鶿集於荆榛兮世亦惜其文采彼不及於虞廷兮故哀鳴而莫止季女飢而失職兮怨女曠而見毁彼漆室之幽思兮獨與此乎不似世共採此萎苒兮孰內顧以爲棟荷繁采之足寶兮亦何避乎就巷交睛比於長離兮余固羞乎此尙也世淪胥以及余兮余不得乎

爲障也巳蠍蠆而負鼎兮衆信笑其不量也知子則莫若父兮荃固哀余之莫挽也始予猶顧此庭茝兮今孰頡而慰之蔓荔薜之雜揉兮羌亦匪予稟勉就世之芳澤兮不必託其臭味信世亦謂余馨兮又孰起而佽之豫讓毀體以成志兮雖妻子不知其故椽茹汚以見節兮故顛沛於異路車旣顛於泥渲兮勢不潔其下體舟檝旣喪兮必援木而得濟世亦孰知乎余汚兮而責余以非是道獨舉而無朋兮過亦自引以莫白夔龍黨之莫及兮羌容度而無眷蹇離畔彼四土兮獨憂余之宗祏亂曰處若集木非予蹇也履而視地非予跣也躡而前後循不余善也披髮之首不任冤也朱投之火不得辨也銳方以圭何得轉也漗漗兮遭時之殄也揭揭兮涉時之淺也郁郁兮知之遠也礴礴兮不知其反也

雖少第十有三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昔與蹇脩爲理兮索美人以求匹執衡陽而誓之兮曰撫壯以有室旣余駕此霓輿兮乃辭余以幼又曰將俟於後期兮時遂去而不再哀美人之旣老兮榮華落而就蔵將去此而遠求兮信不得其配世旣重老而輕少兮故不用此攬茝採芙蓉於向夕兮故瞬息而就萎余非負此脩姱兮信美人之與期余知夫銳進之爲咎兮羌終退而莫居世數馬則以齒兮今之相者舉肥飛節產於江涯兮與澤草而一睩衆不知夫所有兮故躑躅而捐棄夫自昔而已然兮羌底余其何尤傷美人之難遇兮霜雪速其離憂追奔風以輕車兮羌不知其遠夫師鴻鵠之高駝兮猶不得乎朝舉俗溷濁以不淸兮雖至老猶未得譽河水之恩淪兮俟何時而將湜蹇將違而孤守兮世嘗予之矜刻與世混以雜處兮又非余之極呂望隱於鼓刀兮至七十而始庸范蠡吠於狗竇兮亦華顛而得宗余固無樂乎躁就兮願抑志而守窮去彼黨以待淸兮躡伯夷之高風苟幽懷其不墜兮美人之心亦與吾心同亂曰行若縱轍時不得控兮處若握樞道不得讓兮道與時違直不見諒兮賤而理貴不爲世尙兮紛其可喜爲娛衆兮衆言易搖中若喪兮內顧以疑恐不得當兮桃則七載訛爲枇兮受命不遷思橘頌兮

無施第十有四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

實而有穫

夫貧賤而脩姱兮信昔人之所恥固予稟之所極兮今不得乎始息覽下上以周流兮乃知名之所起羌幽貞以內娛兮終與敗而爲軌善相齒而來光兮名相耳而來集火熖則就燥兮水下則就濕孰不求而能至兮孰不追而能及羌報者之不待施兮而獲者之不待實世旣樂夫射虛兮故去鵠而多失必何極而不至兮故有失駕之道物齊守而能豐兮善多取以爲躁九折肱而或醫兮余今亦知所蹈非美人之故兮亦不忍乎改此舟旣覆而得壺兮乃幸喪其所有衆女妬其蛾眉兮乃幸不謂余美恐其不善媚兮猶改服而不見理故狐疑以莫正兮欲捐去而不決昔予夢徙於西夷兮路欲劈而中絕倏操棹於巉巖兮望彼漢而將決卜不知其所占兮羌守常之爲可必變易以

剞濟兮終與迯而相左善猶不得福兮詎薄積之無禍將顧竢於四荒兮攬氣會之遷化允變態則已極兮今不知其何更尙彼昔與後祀兮予尙乎有朋反曰榮華既不可逐兮荃不忍乎久齊羌斂榮以何實兮故爲世之所貴亦孰種而不穫兮孰織而不衣必棄德以爲美兮亦孰德之爲累亂曰處禍雖烈兮世以爲常操德雖固兮世以爲狂發言以衷兮世謂不章反覆冀明兮世以爲佯佩不當長兮醴不當漿余何所施兮而報是望

登石巒第十有五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渺渺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

僕夫戒予將駕兮予下處之不足窺履寘窆而不章兮暟遡風其不得辭登崀磑之巉巉兮余所涉其若茲天信高以莫及兮復障之氣霧攬林薄之黝黝兮日復匿而就夜左右去莫余從兮既處絕而無路猿狖跂之紈紈兮藏不可以語昔與靈有此約兮今不知其遠去審不忍乎離余兮柰時之不可爲步躅躅以日窘兮心轢轕而不開締不得解絃不得尋兮來不得將往不得歸指余道於幽谿兮當石嶮之峗峗翐何哀之噲噲兮獐何逐而不遑山河寂之無聲兮水何淺於巖巖飛鳥過不可因兮亦迅高而遐下涕泗交以凜風兮虎兕亦時不在野雲援起之塵塵兮信涼而不可儔呼巨壑之硞砑兮世易辨夫予音乘長飈以北征兮余不樂乎自南羌不知荃之所方兮故羈足而維心望故土之不遠兮乃限以不濟闞淪波之磕駁兮習鼓枻以從遊淩沆瀁之無規兮山汰擊之嘈嘈顧美人於中島兮又飄忽乎水滴側白石以江涯兮故余祖之所官悲涌湍之淵

兮舟與車乎不逢劍已失於奔濤兮乃畫舟而繡水器已攝於傾崖兮又安可以守此孰相土而遷集兮今莫命其所是歲忽忽以將壯兮猶不得乎爲理序既秋余懷悲兮恐魂委於霜露荆枳葺以爲衣兮江蘺棄之中路曼長夜之悠悠兮雖遘之不顧時有闇而能章兮道無明而不汚廓渺渺以焉止兮今亦不知荃之心解洪波之繫纜兮吾下上乎浮沈處與立而相疑兮傷白日之就陰羌羽翔則鱗游兮怪言從之不獲聞省想而莫通兮孰捨此而求索路杳杳以儵儵兮登高臨下余焉度倡曰幽巘高兮多冷風幽谿深兮多靈雨靈不來兮虎豹怒霜雪紛兮寡宙土願從之兮天羌高天羌高兮不得下亂曰金石允剛時毀泐兮列宿錯耀時昏蝕兮河之遯遯時以湜兮晰不得彰明不得息兮鴻之嗸嗸來者弋兮或以不鳴貽乃賊兮雉華以羅鳳見德兮不息厥儀不以時忒兮往矣莫追來有極兮不爲世憐爲世忒兮

賦

聞雷賦

洪思曰此必辛未六月子以救繫輔錢龍錫調官苦賜抱痾上疏乞休未下時之所作也蓋憤周延儒輩之罔上營私攬權自恣日以喜怒反覆上前弄其雷雨也故予解澤詩云山川不肯雨天亦柰將何言延儒也錢輔之獄起於史范而延儒與溫體仁實主之及子上三疏救之一時烈皇雖怒甚然已陰納其言有欲生錢輔意而延儒意亦稍解且言吾當一日懇恩上前而生之故是篇云爾何雷者陰陰依依祠吾王之輦轂竊吾王之膏雨爾何雷者唯唯諾諾竊吾王之膏雨溉吾王之輦轂言延儒也是歲自二月庚戌至於六月甲辰百十有四日不聞雷聲先是四月辛酉烈皇以久旱齋居下詔求言是夕忽釋張司空鳳翔易總憲應昌李御史長春杜給諫齊芳李將軍如楨於獄民大歡皆謂是不測之雷雨翼日夕滂沱然且不雨五月甲戌烈皇步禱南郊猶且不雨丙戌始釋錢輔於獄三日雨乃淅然有聲六月甲辰雷乃殷然於是洽沛矣故是篇謂自二月至於

（六月小暑將降厥夕乃雷蓋是歲六）

梁王新蓺卉於合蘇之園根葉未抽雨澤不下自二月至於六月小暑將降厥夕乃雷其爲雷也殷殷厄厄在梁山之陽王疑其不暢意有沛澤當與百艸共之乃命枚叔吾丘先生爲之賦枚叔曰唯吾王之游豫陶芳澤於嘉卉睠作解之更猶歷春夏而憔悴搴甕甕之孔艱顧枯槁曰不惠挽白渠而已逹悼西成之不濟非無琅玕莫植自天非無珊瑚不埶自淵包煩壤之焚緼厄吾生之倒縣譬禁汗而不發呼醇醪曰激之釀鞠芎與鬱金引豐隆而食之厥有微聲隱於垣端若瞑若眩將號將謹彼野人之踈曠駴何縣之爾鼓顧太卜而占之知雷夢之初寤矚吾王之喜色告嘉卉曰惠心謝乃公之雍容何金玉乎爾音枚叔既成王錫之雲雷之爵吾丘先生曰臣亦有賦爲王奏之爾何雷者陰陰依依（鄭玫曰依依諸本皆作厄厄非殷殷厄厄已見前矣今石秋子本作依依從之師曠云雷初起其鳴格格雄雷也甚鳴依依雌雷也）爾吾王之聾瞽竊吾王之膏雨爾何雷者唯唯諾諾竊吾王之膏雨爾吾王之聾瞽麥新既枯游龍既凋天步多艱雷車乃驕東鄰擊缶西鄰邇釜爾來已遲勃窣誰語但遲來之猶可知遂往之愁苦纖雨牽兮霏霏虹蜺游兮不歸橡栗生兮山果肥王孫爭兮是與非嗟枚叔之多材獨持王之金罍於是鄒陽喟然而進曰臣非雷何以知雷之遲速一至於是也臣聞雷者發於地脈形似肺石藏於天府聲似麟鼓虞水因之啓疆東山因之破斯胡一旦而輕發齊春夏而乃決英蕖舒兮澤未竭玉髓枯兮石未裂惠終風兮來何早瞻雲漢兮誰發擣洵商霖之彌望胡興歎於茁草枚皋中坐揚觶而欲有言王曰爾讓叔乎何昔敏而今鈍也皋曰歎天道之語默或多躁而寡言惟精幹之審固乃先爽而后得彼雄畢之揚厲固不如雌鳴之括實遲草木之瞻注信天心之寥廓庶霏然之有章慰皋皋之朝曰幸吾王之不怒攀諸子而太息王爲欣然陶陶終夕黃初四年時又苦暘應阮在於陳留王顧二子曰吾昔解澤久矣昨日聞雷爾念梁園之事乎阮瑀應聲而對曰觀雷門之始作蓋翕然之在虡肆咸池之將奏若鳴雉之初响會林鐘之何蟲發卻適而遂語料洪音之必試雖晚暮而何懼抱土鼓之重遲擯瓦缶而不訴但祈澤於嘗厄豈必笑而屢顧歷盛夏其始奮故以渥於洪露德璉奉觴稱賀謂思王曰阮生之賦善矣曲終雅奏誰亂以大王之風者王曰微吾子孰能之德璉起而賦詩詩曰隱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來斯天一方剪拂朱鳥開炎霜滌除火樹垂蘭房掀睟神女舒電光爛龍然鬚盤扶桑

垄鏞宵宛環銀牀爲雷推車排未央琪華承蒲䕀以芳妙言藻思娛梁王薄怒不肯觀高唐何爲朝暮吟繞梁大王好樂斐文章小臣宿齋安敢荒（一本有鄭圃新詩清且臧不敢苟同思無疆二句）

洪思曰錢華亭之獄人皆曰以定逆案故也而周延儒與温體仁實主之初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未敢任御史史𡏖方以內通諸璫自詡者遂任之卽被糾歸尋以袁崇煥之獄有連遂逮詔獄及子疏三上延儒意稍解而大璫王坤亦減免之又以久旱不雨言路請緩刑華亭乃得減爲戍定海衞華亭初出獄𡏖謂人曰非坤必無生理延儒見華亭言皇上怒時有可限甚多卿等豈能盡知之語挽同殊費心力未幾體仁亦至華亭爲誦延儒語謝曰非公等力救何以得生體仁曰皇上原不其怒也於是聞者皆憤延儒慮僞此聞雷賦所由作也

梁山鋒山賦

洪思曰子以削籍歸漳海時之所作也先是子舟至留都便自僦小舟以五十日遂盡黃山白嶽九華皖皋匡廬諸勝旣歸石養因念吾都梁天鋒二山一百三十五峯之奇皆過於九華黃山惜在南荒人莫知吾漳人亦

（少有知者子獨愛其蕭然人外不求人知類古之君子遯世而無悶者故足賦也）壬申五月泛鍾山東下買舟泝江而西出貫池捫九華之巔旣歸八月再出焉聊度筑橫入黃山九華以詩蓮得名黃山託軒轅騰譽其山皆嶙峋崒嵂萬仞不及羽客緇流兎攢鳥集九華自南天臺而下黃山自溫泉而上杖屨躡登蜩蟻不絕其哲人逸士亦多發蹤折軌而從之游雖其久近殊顯而爲探所攀附稽禮一也予重繭經涉旣數十日坐卧雲海栖遲蓮菂髮鬅夢寐思其儔匹吾漳浦之南二十餘里有都梁之山絡繹峻削亦數千仞其洞壑巖瀑皆高峭遐邈其峯有蓮花香爐紫雲金光爵目瑞屏齊帝葛仙隼立鳥翔九十有九一一與九華相似或有過之無不及者漳浦之西九十餘里有天鋒之山飛頡攙睨亦可萬仞鈎梯縣絕猿鳥四時騰空逕度其巖廊峭嵌或數千步皆在山脅如束腰肩其垂瀑飄注或數百尺皆自山囟而下如作髻結其峯有師子文殊玉女靈通鶯嘴白塔積石天池龍蹲鸞舉三十有六一一與黃山相似或有過焉無不及者然以僻在遐荒舟車阻脩瓢鼓限於漁津冠舄迥於雁翼徒爲樵夫牧子驚顧動色雖在鄉邑之內無復知之者故總無崇卑通遂者貫聲無奄達習耳者佳苟託處之離羣宜脩名之不立苟清明之在躬雖遯世其何悶乎下邸鄙士適有欲賦梁鋒二山者因爲賦之詞曰

維南極之融爍精魄離於瀛海巔下土使輔予得茂駿之所在日彼漳之陽服有二嶽之絕峙字都梁與天鋒排蒼昊而拔地盤鱗鬣於迴壑齗舌吐於千里褰岸嶬以斛瞰不自棄其荒陋疑邃古之儀匠挾舟轂而下究出章亥之遺武遂選鶴於遠驟

扶輿旣有此清淑乃侈儻而自匿悄居遠之終泰聊遊寄於遐僻服豕毋以凝顯牧幽軀而納日貌一世之圖貌耿獨照其脩姱天下旣不吾知吾亦窅然喪其天下顧嵱峒之旣遠睎女几與終日師驪茨而不足分陽首之匪匹寧大姥以連卷曰予鄰而未親謾亭脩其璬簀實未免乎鄉人信予羽之高騫矗以降乎北渚覩黃山與九華霍予遴乎夙昭完兆嬉其孿子何二丘之似女九華旣妹於都梁黃山又弟於天鋒呼鸞貌之成羣盍從勝以魚龍停湖海之盆沼錯更置此鉛怪樹鯤鵬之翹翠何所別其內外徒以地判隆窪人分高劣附邇者以多助徵聲遠遠者以無交危絕曜光赧廝風雲遂私天鋒旣摑其螓首都梁又斂其蛾眉春幽秋深豹嗥猿悲玉女之清臚獨眺洛妃之濟終自持翩然不可期胡然我念之嗚呼道得時者篤時失地者謝膚寸合於泰山霜雪栖於姑夜鐵勘有阻冰之蛆日南有長然之柘象以馴而庭中兕以囂而曠野觸何爲乎綺圃孽何爲乎猴藉諒造物之其置固高高而下下彼二嶽之何知乃屹然而遠駭夜因假寐見二丈夫偉然告曰鳥盼魚盱何隆何窪鵠脩凫短何近何遠璚枝自繆霞液何周日華何私日蔽何廝傍衢之核希收遐郊之禾多求扁采散於練門金氣銷於吳丘乃若七澤之多迷人二陵之繁風雨荆山之饒熏芟綿田之多灰士皆貌近於蕎敖乃形似乎陽虎縱招之而不往將麾之以何去吾誠不能分鑣於愚公假道於蜀主因翩於次仲借車於尼父故復塊然共守其處

洞庭賦

（洪思曰子壬申八月以削籍南歸時之所作也子一出都門志在名山東南奧區游旅殆盡謂門人曰何圖杖）

巖遂包斗牛之美先自孔林孟林而下次及黃山白嶽五老九子乃還憩大滌與門人講業歸雲之洞然後西浮洞庭睎髮縹渺之巔俯仰浩然固深有樂乎此者雖自謂勞人棄子已不復知身世間猶有羈旅矰弋之事及歸漳海謂門人曰吾旣放浪南歸値徐霞客買舟西浮洞庭探林屋登縹渺峯有詩數十章旣浮沈不復可問僅存此篇因偶書卷中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旣凛秋矣胡不歸乎爾乃舍滄海之萬頃耽具區之一笠譬鼇足之卷踔就鮒尾而喋唼於以陶汰萬有盪寫伊鬱俯散塵淖仰視日月悟澹者之皆定知危者之皆安信蹄輸以同觀雖河海其何間乎若迺天假逸賓人借勝具進無濡曳之規退無羈紲之慮波臣勉其遨思風旌導其徑趣龍魚安䑲篙艕試事來往惠然如縱坂驥此亦造物所償於勞人眞宰所飴其棄子也方夫處暑云徂涼颷已發鷁首西傾忽聞薰風甫解香山之縻遂淩鐫鏤之江及於日暮風迴舟鄰備戒葦縱菱橫舴顛艋沛予已繫纜石柱從容安寐出破塚而不知入呂梁以何怪旣焉宵與風息疊帆復懸舟縱迅轡人忘長年消夏之灣已過元陽之洞抂焉乃復擢舨渡渚引檥通阡還探靈威之穴豈疑宛委之編訪毛公之廢壇意劉根而未然嗚呼如圖經所談林屋尙矣以爲通好岱嵩巷遇王霍曾一邱之未成何衆美之能度夫當楚莊之世不迸句吳洞庭之書尙遲禹穴而好奇者以爲靑偂之別都仲尼所竊說豈不過哉故山有瓌迹則異物來歸土有幽光則璚名胥附以彼外負阻深中包腴腋倚霸勝之餘風資懩慌之末說以遠射蓬瀛近藐嶽瀆使希至者駭其鮮聞經涉者寶其舊服則亦宜矣是以銛（古寤俗作賓）海張帆不視圩岸闡闈夜談多所怪歎羨生於所不足歎生於所不見以所不足而羨緇素以所不見而歎刀布達者猶然而況於寡陋之侶乎嗚

呼自之罘而南碣石而西番禺而東洱海而北予足迹所不至則亦多矣要於洪濤奔嚙蛟蜃從宮出沒象緯開睟盪胸自予所習翫則固有十倍於此者也而予固樂此者予樂夫百尺之波十里之山朝暮之風晨夕之灣幽人所棲漁父所理得其道足以長生不得其道不足以槁死得而生不必安期之裘羡門之李不得而死不必丹室之艸鳴琴之市嗚呼如使林屋復開龍蛇傳餐上覩甍檻下覽房闥左揖富商右莊裁冠雁行而前羊裔而還能有一人得太古長年之道者乎卽復不然別鑿包山左通會稽右綿瀟湘別將男女貝芝朮種餌其中央能有一人得太古長年之道者乎夫旣不能則是林屋雖湮宛委雖滅東無羨子之靈西無莊子之烈猶足以想聆禹德樂死無極也故夫志廓者不滯於舊聞見多者少怪於新趣諒岸谷之恒遷省枕漱之未誤若夫林屋以西碧崖含風削囷成圜擘勢如弄復有石匠天仇破骨出竅補洞成庭捘巓得腦泊夫石弄而北滑多魚齒宛轉嵯峨沓合湖水遨魚所穿環牙璧理大者摩崖瘞鶴小者游蟫側鯉固水石之恒觀不足御夫君子惟有日出波平烟銷颿輕登縹渺之絕巔涵赤澤於太淸指三江於歸墟瀉五湖之未平更隨月吐假檻東山瞬息揚帆復通胥閘於斯時也不知身有羈旅之賤世有矰弋之艱張季鷹之蓴鱸乍熟梁伯鸞之杵臼初閒淵岳已平函輿又寬破滯銷憂不知其端爲之歌曰湖水滿兮潮水深江月生兮滄海陰朝睎髮兮夕抽簪浩然同觀兮何傷乎予心

平一賦

（洪思曰子在詞林時作熹宗初東礦徐賊西殖水西藺州安奢二賊諸[redacted]悉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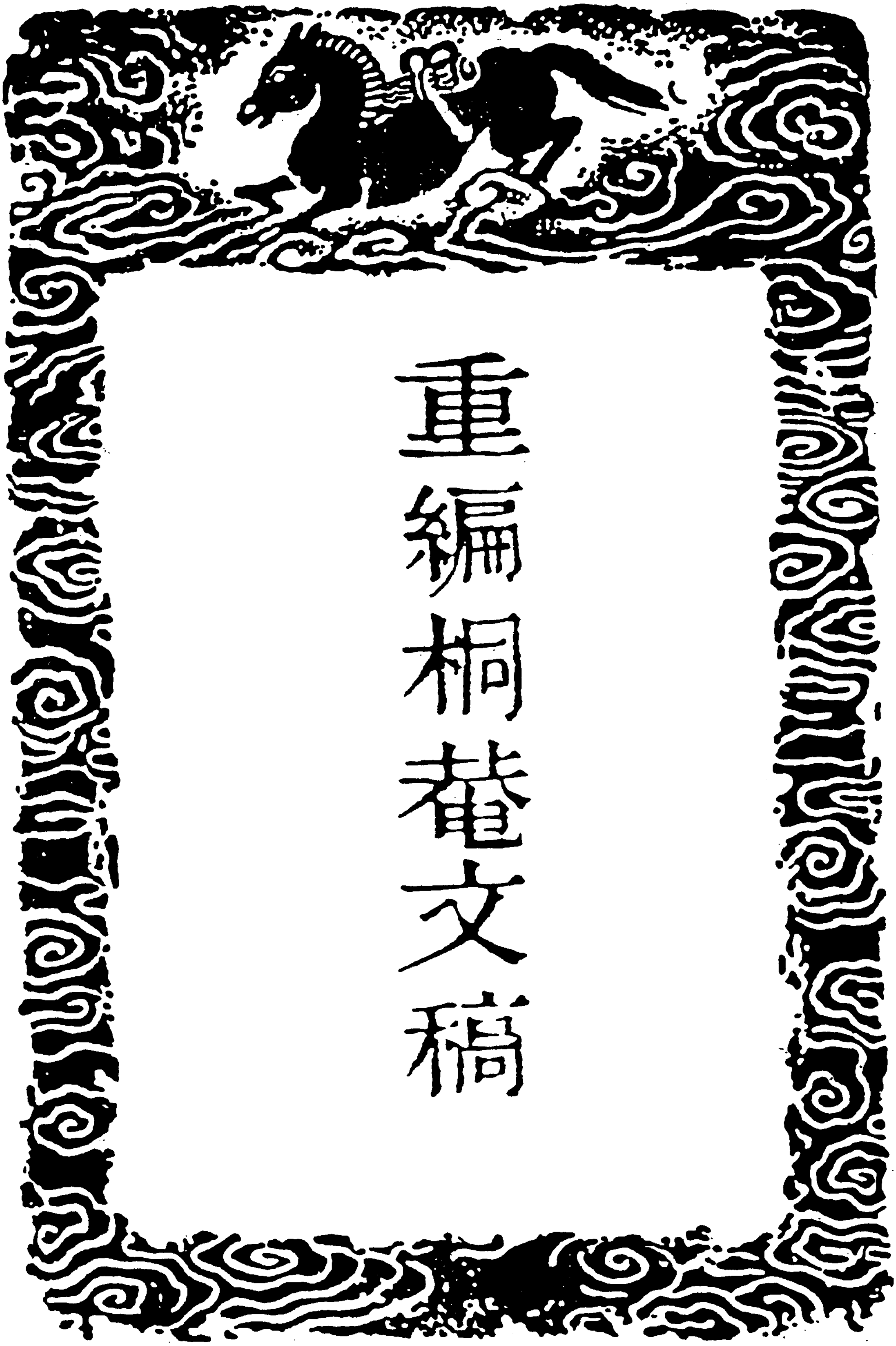
洌風擧而螟螣枯黃星晧而鋒距息聖人有道數清波伏以理揆之不其然乎方顯皇之初載天下多賴命鉞三出海震四居聳尸稽首齧膝罔外迫於末年澤廣膏深裯濯密屬甲斷於鯷魚蕭斧依於爨室天下熙熙雕衣鏤食匪茹之民日步作之而忘帝德東西　鬱趯見戒雖懷慝而就隴亦忘戰之害也觀夫董虺既殪杲兕再發科勺之檻已送仰偃之魂重奪酌醴而注猩脣犒蕭而薰　髮於斯時也先丁三日顯皇方升蓋甫狂流覓之齡也維貽謀之夙張故赫怒而可繼肆於我皇懲毖用與殷憂乃啓思武丁之濬發感千羊之未替灑埽戒剔克詰揚厲騶虞張目而威猰貐鵂鶹動翮以鼓鷹鷙招搖所歸靈疎電掣跛者爲之驟奮眇者爲之擘睎東試而徐賊殲西試而水藺殪（洪思曰水藺謂水西安邦彥藺州奢崇明二賊也）蟲落之首聯於蠙珠防風之脛結於象齒髓腦余吾之勢炙口成炊盾鼻崖顏之文逢足而是天子曰嗚呼此其小小者烏足以媲我皇祖　之事乎昔我皇祖沈幾睿照武無臣而不勝文無徵而得貌仁涵日斧之威義滿月弧之彀罔寺之驅養其黃金束帶之儒縈其白豹動則袵席行師居則旨酒長道是以雲無儌車風稀單葉圖列九五星陳四七不勞組纓而海西送逆大吒則　小吒則

既又十年英風益上嶽頓五指海平一掌甫鼓而清靈川再鼓而匡平壤接轂而　還棹則　陳耩不缺於倉流水不絶其鍦於都赫哉維二祖之威靈故假溢而遐暢疇師式之不力乃東顧而多讓於斯時也睿灌充庭迪爽溢署人筮寶龜家籌七箸醫巫閭之殺氣將蘇　之　何慮大司馬若念虎竭不禁熊羆逸制則或告以簡士致日立表

誰昔三千之試方叔一廣之掖楚子越踐臨期而三汰其卒會起焚扣而再致其死大司農若念轉輸不繼泉貨灑竭則或告以營屯因地徵草就水公劉以三單徹田元老以畬畬釆芑裹杜之謀藏霸世充國之言孰人耳黃扉之內若念鼎不易舉材不再借既禮樂之未遑何樽俎之多暇則或告以南仲之城朔方吉甫之歸自鎬周旦踰斬石之山召奭界盧龍之道巽督之驅羣羊雄風而嘯壘埽我皇上憑軾而聽之以爲洵如是吾可謝拊髀之憂受求言之報也於元兮冬十月草枯霜結木弧折於嚴飆馬酪漬於積雪矜畫龜文帳飛綿蕞山白義厲之魂海青　之血　爾　將斂樺皮灼羊骨攜雞兀反甦骴延頸靡耳麇聚於巢穴之下蓋亦恫於我武將暫徙而避野七萃之士日射意跨坐舞不禁呼勇欲賈以爲是蠮螉之林可投炬而藉也然且天子愀然思肅慎之誰庭諸有苗之昊格既同德而均施何豚魚之異責爾詩書所陳固得無長者而稱之乎於是元宰獻臣格人碩輔咸誦江漢綴常武咏雨雪之風按六月之譜合進而敵曰夫古之繩武躋聖揚休有光者豈必棘信宿之烈哉嵬尤鬼方之師亦或三四年矣所貴於治天下者明刑而刑不干明賞而賞不僭禁削炎帝之桐城佩秦昭之劍釀匽中以流和總八荒而恫念非獨遺禽之失不誡於前亦能蛇之奮時圖其漸也昔者倍養辜而貽帝舜文命紬澤以試元征漢文大畜而詒景武景武勳力以燕元成雖惠敏之殊致各因時而同紀豈謂前積者功收於善藏嗣振者德[illegible]於後競乎故夫鬭筭而思聚者鳩民之屬也鑿門而蹈凶者從戎之督也反身而脩文者主相之服也鳩民而聚聚不疑故有兩造之縣入金

矢十家之戸賦鼓衆從戎而凶凶不愕故有顛頡之項借以威曼子之頭報以福主相而脩文文不朒故有霸主壓頷於勝人上變捧心於伐國信三事之分趨艮何苦於越畔苟外憂之未除又何果於殄愠今方皇靈旁敷天嚇無艾師錫騂蕃多士克配宵衣之哀鴻鴈葆旅之獨狙猶老成焦思弼謨於內樞輔枯髯襄略於外丙魏合謀於丹宮樓僕潑刺於下瀨辛趙分奏於金城韓李明微於遠塞況又　山　髽頭星渺貂嚬屍而壑盡金易粒而絕少　之才旣竭　之部欲撓扇蘋未以鼓斷絲發號猿而臨鷙鳥故陳傅之鋒可以不制而月支之　可以坐縣也天子維曰都哉允塞克壯其是之謂乎吾今乃知七旬三年之異效而同貿也於是元冥咸禋神物游錫白狼去而銜鉤元菟來而貢職廟郤淳洼之歌丈瓢海宴之譯蓋不踰年而西賊殪　服戸咸自在城皆安樂遏劉之頌與太平之舞作重爲歌曰天甲昭旋明堂開兮羲馭殷中嵱何來兮巨骨長顱揚以灰兮尺咫之蹊焉足材兮後夫逢凶大所推兮梟虁無音不可懷兮彪虎扔執殲渠魁兮爾亦吾民[illegible]所猜兮宇宙霾清絕纖埃兮皇帝功高尚懋哉兮

雲霄　陸茂嵩
同安　陳震耀校字



重編桐菴文稿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桐庵文稿一卷

趙經申署

峭帆樓刻

重編桐菴文稿目錄

高陽許氏五倫說
河維問答
題成公（性）猛省篇
南屏谿公悔卷
記施眞人舍牛事（錄玄妙觀志）
重修吳縣志序（錄吳郡文編）
吳縣重修儒學記（同上）
小宛集序（同上）
吳郡名賢圖序（同上）
殷氏續譜序
休寧邑前何氏宗譜序
比部申勗菴八十壽序
袁青來八十壽序
武肖錢素昭七十壽序
顧太學若木七十壽小言
欽遠猶先生六十壽序
門人劉蓼蕭六十壽序
顧母張夫人六十壽序（錄吳郡文編）
汪恪菴六十壽詩（有序）

石菴禪師四十壽序
文信國公忠烈祠記（錄吳郡文編）
重修衛道觀碑記（同上）
正心書院碑記
陸坦傳（錄吳郡文編）
明忠臣蔣都督公一門十五人殉節傳（同上）
龔子禎先生傳（同上）
趙大庾傳（同上）
韻家張公傳（同上）
前中大夫陸晚菴小傳
文學周自根傳
處士賓眞顧公墓誌銘
明兵部尚書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誥贈太子
　太保沖吾顧公墓誌銘
端文先生墓誌銘（錄吳郡文編）
文穆如祭文
譚幼成祭文
里中八十九翁徐麓野祭文
顧在欽祭文
八十二翁顧緒甫祭文

哭二郎文
沈僉事退菴公哀辭（有序）

重編桐菴文稿

峭帆樓

長洲鄭敷教士敬著　崑山後學趙詒琛重編

高陽許氏五倫說

吾友許正叔世爲蘇之長洲人卒於西粵卒之年月日未詳也而粵人至吳與吳之人至自粵者談其生狀甚悉其孤男偉雖心泣血如慕如疑者二十餘年訃音旣確哭踊而請曰哀哉偉之不孝也昔聞諸夫子莫重於人倫而倫之弗叙無有甚於吾家者願夫子一言以慰吾罪余亦泫然而悲示以人倫之說有履順而得全者有以闕陷而得全者自正叔之出也父終於堂妻死於室逮身死道路而不奔喪不扶柩此偉之所謂罪也然患難顚沛之際君子猶將原之盖正叔之父曰雙泉公生二子叔其次也長者薄宦東粵父與之俱歲辛巳叔單身省親而母卒於家聞喪遂行過州至境哭盡哀未嘗廢禮也癸未秋雙泉公思歸疾呼叔往叔往而父歸而大亂繼作百越五嶺之間前跋後疐人力所不通矣叔旣阻於山川始而肇縣之恩平旣而羅定諭之東安稍稍翔集後乃竄於陽春陽江峒石海陵諸山入惟恐不深而歸思遂絕然則官兩粵無歸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不歸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叔之志也於是甘以

身爲異域鬼而以老親一責之劉少君少君者素明於大義禮事君舅死而禮葬之以善成夫子之志然且形影相弔晝夜數驚身爲高寡之行而猶不忘征人之歸至於瀕死不悔夫婦之倫正矣嘗叔之在恩平娶貳室廖粵西人也自竄於陽江而生一子未期而叔卒廖哀痛骨立與乳子之母陳采葛績縷撫此呱呱者相依爲命而男偉家信至廖於靈前啟視一慟而絕此亦人倫中僅事而陳負土爲墳以葬忍死不二以撫其呱呱者可謂義矣時則有叔之執友趙公可問贈遺勿絕旋畜之於家而傅訓之命之名曰男信從兄行也呼名而不沒其姓偉頗聞其事而天涯地角固有一父之子老死而不得對牀連翼者矣會武林吳公百朋督理吾郡武林之客吾郡者曰徐君恆德允升相善而兩徐君者男偉之友也吳公補粵之肇慶陽江固肇屬兩徐君急以其事屬吳公公諾之甫抵任卽下其事於屬邑得孤兒於趙氏與陳媪共致之吳公之庭公爲給資斧屬浙人之客廣城者同舟而濟艘挐上下越半載遂抵吳門嗟乎古有性命之友全人骨肉之閒若二徐公者甚高義也然必借氣力而後達則吳公之立心爲不可及也已吾又聞陽江有異人趙公二猶與故余戎蕭公及正叔

而盟時人稱爲三俠先是蕭公與鄉進士劉某盟於壽亭侯之廟未久而劉倍之蕭刎劉於要盟之所而慨然與許趙同死今撫孤之趙可問卽二猶之嗣也合而觀之而叔之求友於學與徐君吳君之盡力於偉許氏朋友之交求之古人爲無忝焉夫臣道妻道在乎死父子昆弟朋友在不徒死由前之說一人一事皆足以傳而況並時而類聚者乎是爲許氏五倫說正叔名國猷長洲庠生子另偉無錫庠生偉瞻望其父日夜號呼藉苜宿以事其母與其母孝養王父又日夜號呼以歸庶母之弟歸而善誨之比於夏馥吳文章之市中相遇猶有

天幸焉其敦於昆弟以無欺死父亦足多者

河雒問答

萬曆戊己閒余館陽城一夕與陳孟聲（雷）散步湖濱見一大龜浮水而出背文逼露陳子問余曰箕子之言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易曰洛出書聖人則之謂則以叙疇也疇因書叙信已然敘疇何與於易而與伏羲則河圖以作易者並傳後儒有云則書亦以作易夫書之出去伏羲千百年何云則書亦以作易也如吾與子今日所見亦復何異於雒雖不能效上古聖人有所作述願因之以發明古義可乎余卻步曰有是哉子之善問也今以下智之士而欲破古聖人經傳之疑何敢輕言雖然以理測之則書亦以作易者近是禮緯云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雒書是謂圖書俱出於羲也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雒龜書感未明著羲與禹也卽河圖且置世紀云黃帝遊雒水見大魚魚流於海得圖書則黃帝之雒書也堯沈龜於雒大龜負圖則唐堯之雒書也晉志大禹覩河而受綠字則夏禹之河書也誰謂羲之時圖書不並出耶且圖不出易亦須作書不出疇亦須叙又如後世所紀載圖書之祥亦

往往而有圖不過羲書不遂禹亦僅如今日吾與子雖有所見徒沒沒耳陳子曰是則然矣吾又聞伊川先生言見兔可以作易然則卦疇果何必圖書耶抑禹之陳謨未聞及於疇範也謨言吉凶止於惠迪從逆而箕子乃推至於五福六極意者箕子內難正志以亡國之臣當新王訪道而託於天託於前聖以神之耶余答曰唯誠有之一部易經帝王略備從未及禹而周公係爻云箕子之明夷孔子係彖云箕子以之周公孔子交致意焉昔者箕子與文王並囚文王演易箕子叙疇其志正同則謂箕子之託於禹也証之於易何必不然陳子喜

曰吾黨讀書論世今日所見差足不負吾將退而思之有所引伸以相質証焉是夕同步者宋遇卿（逢辰）陸正音（律）也偶簡舊帙得此語重理而書之（丁未九月二十二日）

題成公（性）猛省篇（貴孝子也）

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吾謂人老則未有不慕父母者然則凡人之情正在飯糗茹草好色富貴之時忘卻猛省耳故大舜五十而慕謂五十猶慕凡人六十七十始知慕也吾推成君之志猛省須及壯時哉

南屏谿公梅卷

華光仁老善作墨梅石門詠之曰道人三昧力幻出隨意現塞管玉纖寒無勞寫哀怨其在請室得句云業結如空華病寧有枝葉方作是念時顛倒起即滅南屏得無量三昧而以筆墨妙天下於空華中寫出枝枝葉葉此幅乃出憂患之餘可謂識得顛倒顛便是大羅仙雲幢師勿作筆墨觀也

記施眞人舍牛事

甲戌九月法師施亮生設黃籙大醮於郡之玄妙觀閶闔開扉冠裳畢至蒸動萬物是月晦前之夕里人鄭大勳夢一牸牛跽而乞命自言夙世姓殷業墮牛中詰旦當死乃下令有眞人崇壇廣度惟君能活我質明果有

牽牛入肆者大勳心動與俱往牛見勳已俯首觳觫四蹄俱下勳告屠者曰吾將贖之是夕也文子仲英異牀同夢近觀有廣生菴余與同人數十年來結遠公社者也翌晨十月朔善友皆集仲英述其夢大勳者余猶子也以數行來詳昨事聞者無不驚歎亟與何國博謙貞繆上舍慧隆等謀於法師師即質白鏹四金同人稍稍助成之周子德新亦在社中是夜夢黃衣人拜壇下自稱毘陵驛前殷國禎以刀筆害人多三世爲牛今賴道法解此厄將得度矣又明日屠者牽牛入壇其耳濕濕倚如絆馬立如羊法師爲說法牟然欲鳴如有覺者好事者呼曰殷國禎則應聲而至越數日放之穹窿山降阿飲池齧得以終其年焉君子曰烈哉施君也君爲此醮也將以祝釐將以祈福將以已病而辟邪也而人有恭敬之心可以事天有水木之思可以教孝乍怵惕而生愛物之仁足以勸也通宿命信因果之有足懲也於斯爲美備矣先是壬寅十月閶城東有牛奔逸於故太僕金氏之竹亭池水中顧考功予咸捐金贖之昔者劉禹錫解裘贖牛柳宗元作牛歎蘇軾嘗書賦後以遺嶺外之好殺者凡以其出力勤致用巨也而其尤大者在爲功於稼穡嗚呼盡一牛之力涉淖躋高以佐民事而

力憊則刃死宜乎爲仁人之所憫也而農夫牽率婦子終歲勤動鵠面鳩形有瘠於此者施君其亦以東南民力排天閽而籲之俾得與無罪就死者共乞旦夕之命豈非上帝好生之心所樂聽哉

重修吳縣志序

吳邑侯黃岡牛公涖治之五載修邑志既成俾不肖敷教偕楊子廷樞參而核之夫吳志自嘉靖初齊濮蘇公徵於文獻乃屬楊南峰先生載筆而董其成譾陋如敷教何敢與聞斯衆顧念邦君臨政以來所在留心凡山川土田形勝要害隨所經歷皆默知其數而人民風物具在單心精慮中故朝考政夕焚膏竄訛存是有餘武焉其於斯事皆心識而躬承之者也會將以輯瑞之期纂輯成書謀於郡文學王子煥如列圖序帙綱舉目張稱彬彬矣敷教以公脩明之意論於衆曰古今所以欲知輿圖記載之詳者其數雖賾要其大端曰山川形勝也賦也役也風俗也人物也司伯牧之寄居父母之邦寧惟是登高望遠長嘯行吟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文章曰此一國之雄也耶固將以表風土之攸宜明今昔之殊勢爲出政臨民之所取資也吾聞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

古不易嘗試登縹緲之峰探靈威之室赤文綠字隱現淪沒而攬望西山之巔龍脈來自建康往往多崇岡大峽絕無谿峒簝箐可以竄賊險固足恃也而窮山多亂民太湖多盜則調伏之難中丞呂公嘗言南畿列城惟蘇郡供億繁重科派難堪今額日增役日困旱蝗頻仍商農流殣然猶能好義急公減絲粟於八口博錙銖於四方以供賦稅辦徭役稱終事焉而阡陌既敝貧富冒侵昔人所謂隱覆在乎權宜權宜在乎簿書政繇郡吏人亡所信則釐卹之難東吳古稱勇敢激亢地民少蓄積士慕儁俠好持公論崇氣節乃至貧賤之士道無所施自溺禽筏蟻外無能爲者而猶皆以手足卒瘏全活鄉人宣明風化此風俗之厚也而奢淫相尙筆舌相雄大憝一倡諸奸聚難縉紳卷舌官府養癰則釐制之難吳越在商周間號爲斷髮文身不與冠帶盟會今詩書文學秀甲天下徵賢則懷君子之德采華則稱儒者之林有殺身以成仁或幽貞而履道人物之美不可殫也而喜附和樂攻訐書生談朝政操吏議短長訕譽淩雜上下亡等則變易之難公變其難而隱之揚之懲前毖後以俟來者不敢以紀序掠山川之美不敢以輕重淩賦役之命不敢退處士而進奸雄不敢崇勢利而羞貧

賤有關於世教者亟闡之無益於政治者亟削之明不避斧鉞幽不避鬼神於以綜沿革而貽勸誡佐石渠而俟方聞庶無憾矣嗚呼范文穆撰郡志有求附某事而弗得者遂譁爲僞書迨久而始行是舉也我不敢知曰無其人願附於谿公南塘之後以片言証佐可乎公舉事嚴哉王子出其腹笥助成之著信去僞能得公之所用心而著論以爲後來治邑者之準厥功實偉焉而繪圖書策使劉覽斯篇者收百里於几席則布衣徐霖度量地勢繞山涉水之力亦未可泯也併書之

吳縣重修儒學記

吳邑之有學也始自宋紹定初邑宰趙公善瀚奉詔剏立也學之遷於縣治西南迄今日也始自巡撫周公忱郡侯況公鍾疏聞報可更置者也建造以來取新去故人文化成先哲所記載詳矣楚黃牛公若麟以丁丑釋褐來令吾吳首以興起文學爲先務歲辛巳文廟就圮有棟折榱崩之懼先是公下車顧瞻翔視豫憂其漸獨謂未信而勞惴惴不可迫公競緑布政誠信得人士民懷之罔不樂趨受事者度其可矣會庚辛間浹歲旱蝗大祲大疫有司拯飢黎如奉漏舟沃焦釜民多逋賦國用告詘上下皇皇不能就蒲嬴於東海之濱采鳧茨於中澤之野而猶從容禮義礱石伐木以壯丹堊金漆之觀不以爲迂必曰令其隔膜哉乃公顧毅然爲之屈力殫慮不資衆有値視物工視力費視節繇廟而廡而門而賢宦兩祠皆卽其舊而完之旣潔以新矣是役也始於是年之三月訖於次年之八月爲費九百兩有奇時詘而舉之不傷民財不害民力君子以爲難夫非常之願每視之非目前所急而窒隙蹈瑕亂庶遄已固有出於尋庸思慮之外者當今一邑之憂在饑饉四境之憂在寇賊朝廷之憂在君子小人比年吳大饑道殣相望富室頻罄豪黠剽輕至麗邦法問所爲惕息斂衽蓬艾

隕而溝壑塡卒鮮越志者何等也人倫明則廉恥奮廉恥奮則血氣弱公固以學校寓戢寧而生聚行其略矣公籍楚之黃州流氛出沒民無固志而嫠婦死烈仁人死義士死忠提耿耿於淒風冷月之餘者孰維之也大江以南幸而無事一旦有事向者茵襦儒冠赳桓武士皆能感憤激發克念先王之澤而伸社稷之靈公固以學校當訓練而信義有其素矣若夫君子小人邪正之介以三吳爲大閑一代文章之祖忠淸殉節之臣鍾聚斯土今風流益競也昔王咸舉幡會者千數郭林宗倡義從者三萬人今聖主下求賢之詔海內奮碩蒸蒸嚮

用君子得與俊明在御東漢節義見諸事功而吳人士骨堅識定興起而昌明之公固以學校闢泰茅而引萃之道光矣公之意其在斯乎公聞之謂敷教知言且曰願爲我垂諸石敷教逡巡謝弗敢公曰昔人遊學校以譏執政之善否後世亦有謂廣文博士自君家始者奈何靳一言[illegible]不朽哉敷教唯唯遂述其概而僃書之崇禎十五年壬午中秋月望

小宛集序

小宛之集何仲子凡有所作必懷明發故以自名也仲子於人倫之閒履其至盛而逢此百罹凡古今所載廢興作述常棣嚶鳴之感吉凶災祥變態略盡可自成一史焉故其爲言也論古以述志榮始而哀終華實兼副而無負才遺行之譏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甚矣仲子之能爲人子也天地間理有必然而勢有相反重名之後果有斯文仲子之於復菴理所必然者也天地閉賢人隱而英才異士出乎其間晝哭宵吟括囊無譽以無戾乎明夷艱貞之義此所謂勢有相反也然則仲子之書傳乎曰必傳浚雙蛾之水而土中之金尚存廢百家之言而壁府之書不毀仲子讀父書使當世讀仲子之書居相反之勢以全乎必然之理無惑也夫小宛之詩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也悲夫伯氏之亡也亦有說乎曰此亦所謂當然者也今夫一父之子而異趣以爲高蕭與艾自榮而自悴也臧與穀自賢而自愚也不然者互爲師友愛相攻則物將敗之矣昔人之言曰雄無他揚於蜀仲子之於吳也豈其然歟

吳郡名賢圖序

吾蘇固江南一都會文章之府而節義之林也士之生於今日亦猶後進之視前輩爾而至於不知其名不聞其風何嚮者相須之殷而今則相背之甚也高士張永輝圖畫吳中先哲系以傳略或出或處或窮或通翱翔道德之容赫奕冠裳之會生氣儼然有心者咸肅然而敬敬斯愛愛斯傳也夫自言游季子之禮樂流漸至今而斷自昭代從先進也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從祀俎豆各及其邦之先賢以吾蘇爲限近所居也古者造木主以棲神開元八年始摶土而造像焉君子以爲非禮而後世工畫者圖其迹則衣冠言動若見若聞而出入與居如親炙也語曰鑑於水者知面之容鑑於人者知吉與凶此圖則吉凶之鑑也炙手之勢心焉藐之而入廟思敬不可射思此則廟中之像也快意當前或有弗懌而煙銷聲寂心焉往之此則悅心之具也眼藥求

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諸先哲者發汗之藥也同乎已者悅之遇貞人吉士諸先哲爲弓旌之招也非其類者殛之遇亂臣賊子諸先哲爲士師之位也太史公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雖悲痛發憤之所至適足資辱人賤行者之談柄耳張子之用心異於是矣嗚呼生之日短死之路長今之君子苟可質先哲而無媿安知後世無工畫者卽後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夫人亦貴乎知所景行而已矣

殷氏續譜序

自宗法壞而門地盛門地盛而譜牒興譜也者宗法所賴以存焉殷氏之作譜也首之以聖源賢派溯發祥也次以世系彰統緒也又次以像贊次以文翰徵文獻也於是詳其諱字生卒娶葬爵里與凡言行出處之大要則備矣殷氏之有續譜何也古者名家巨族上世立廟設蒸嘗崇德尚功令問長世而其後不能不寖衰也類必有一人焉起其廢而重興之故累如貫珠而勿混勿絕惟一君今其人也顧譜牒之修明續者之難倍於作者假借前代託坿名家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於菟而本支容或未詳逮其後有淵明人易世疏之歎老泉相視塗人之嗟此作者之難也若夫生齒日盛支流漸

淆則苞絡之難祠田祭器誌銘贈言經遷徙之頻當兵火之會則保守之難尤可痛者得時則人坿我失勢則我依人崇韜哭汾陽之墓李崇尊義府之稱異派益親本源陌路則清飭之難故曰續之難倍於作也惟一君斷自高曾啟佑孫子商書曰予迓續乃命於天盤庚所以長祚而畜眾者在是斯干之二章曰似續妣祖周宣所以考室而兄禱者在是明續之義爲殷氏頌俾爾熾昌在此舉也是爲序

休寧邑前何氏宗譜序

惟新安之俗名家巨室聚族而居尊卑倫次有古宗法遺意若盧兆何氏始自叔虞受封於韓其後以韓爲何支流寖廣散處江淮閒新安其一支也新安何氏稱盛而居休寧邑前者爲本宗通守何君自祖遷吳昌大於吳者五世矣乙巳春奮懷舊鄉惇族展墓緦而袒免五服之親鱗然也乃訪長老載家乘若干卷以還起而重修之按何自受姓以來名卿碩輔歷代通顯以功業旂常見於史冊者固不勝紀邑前之何乃始於南唐國師其發祥尤異按師名溥字令通初居翰林攻陰陽家言唐主欲於牛首建陵溥疏陳不利忤旨謫休寧令遂相形勢遷邑基卜築所居因家焉靜坐四十年豁然大悟

心火炳烈而終至今譜牒所垂不稱翰苑而稱國師從先志也居址邱墓碑版銘碣至今猶存溯流及源繩繩振振久遠而長矣吾嘗怪著述家每列禪釋於別傳而歎何氏之子孫善述人事也歐陽氏有言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當其世輒沒不見所謂其人固不在勢位而在乎立志矣通宇君殆其人哉

比部申昜菴八十壽序

昔人有言門地高者其世族遠長一身壽考不假問著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比部郎申公昜菴先生葢家稱宗衮而邦之典刑也以今己酉仲春開第八秩夫閭城中尋常無聞藺然而八十者多有獨是先生八十年中處心行事似有一部十七史興亡節略在其所經歷者請得而論焉公之生也當少師文定公執政典掞之日其生也固不偶矣時謂江陵操切之後謐以陽春謨明弼諧朝野向榮其成周太和之世乎旣而大司馬大參公蟬聯鵲起威鳳文麟繩繩奕葉文王之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謂周士之有顯德者亦如文王孫子受命久長固其所也公兄弟八人自司農而下皆有士行一門入仕歷官接葉連陰聲氣應求之侶泛舟褰裳卒牽櫜鞬以從當其時士無聲色貨賄之談家有詩書絃誦之習其諸漢唐盛際求賢良興文學之日乎然自青門公發跡之歲已兆中原雲擾之幾自後士大夫多尙風節薄和平卽黨庠術序閒有冰堅龍戰之勢幾於桓靈之季熙寧元祐之閒矣馴至四方多故上下相蒙內變外訌大司馬解組以還岌岌乎宣和靖康之漸乎而卒靡屈靡究以及於亂是故壽先生於六十以前少長全盛之時備極天倫之樂南金東箭爲衣冠顧矚迄於稱六十觴而先生之志亦少變矣逮立於今日以觀十年二十年之前有不可言者而先生於此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媮薄不懟不悚俾

四國輶軒知言游季子之邑猶有不墜家聲如某某時者入其國而喬木世臣之望歸若靈光是五世之澤猶新也行其庭而寶章御札之陳璨若球訓是先王之德未遐也孟子所謂遺俗流風猶有存者使僅存於郊外野人之質高論怨誹之輩何足與量天地之高深哉板之什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蕩之什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以昜菴一身存先王先公之遺於民生板蕩之會其爲故國之由行也大矣夫渭濱尙父魯邱申公不敢爲公期也所相期者在乎靈椿丹桂傳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所衍其慶於一門者益令人

有故家遺俗之思焉以其處心行事撫今追昔而概言之公之爲此極難天之畀公者益厚自茲以往日升月恆固未占而有孚者也若夫讀賜書校先籍游衍於六朝三唐之閒在公爲餘事然范文正公有詠矣曰風俗因公厚文章到老醇由今之道而風俗之厚薄寧可以問公然以公之文事日進乎醇庶使有心者聞之而起亦移風易俗之一端矣是爲序

袁青來八十壽序

憶辛酉壬戌閒讀書清谿堂見壁閒老梅古幹清若絕人則青來先生筆也余時歎謂清谿爲衡山石田龍池

諸公倡和之地青來將頡頏前人惜余無一技不足相和耳自後翁多遠游余亦蹩躠無定踪睽違日久垂五十年余與翁俱老矣老更相親而兩人卒不變其初夫天下之無求於人而人求我者無如醫與畫也然翁善畫而不以畫名家善醫而不以醫奮跡皓首窮途有同於余者何也吾驗諸古人矣後漢郭玉爲太醫丞嘗對和帝曰醫言意也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慴以承之自用意而不任臣臣意且不盡宋元君集畫史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則解衣盤礴臝始犬展其技而今之挾以遊於世者皆不能爲後至者之爲而斤斤郭玉之言是守故所至而通利而翁之行爲一反乎是安得不困厄以老然身困而道亨在我者重則外物輕絜翁於前人其誰曰不然翁之所爲壽元在此吾於是而信窮通修短之有道也

武冑錢素昭七十壽序

往者東陽分宜兩中丞先後涖吳時方夏多故戶庭則徵餉疆圉則捍艱兩公慎重公侯干城之寄幕府內外咸知有素昭錢公云公時方以盛年壯志投筆從戎北走燕趙慨然有擊楫攬轡之思虞山宗伯每言吾家有儒將謂公也公既爲中丞所倚畀任智出奇必中窾要

嘗遇異人授西洋火攻神祕昔隆中傳黃帝火攻法公盡其變化未竟其用逮星移物改稍紓其未竟之緒慷慨亮直遇事敢爲當途倚毗專於曩時隱然東南一障蔽焉自刀兵載途災異並作蒲蛤之民困於汙邪無依無怙而蘇章君子出入風議固有撫景不怡當食忘味者矣方其與鄉人處狎若等夷桑梓食其福忘其所自而利病所關飛辯騁辭溢氣坌涌慤然以端曄然以强有甚於曩時之所爲者而翁年已七十矣乃世之知翁者在於玉弢金版彤弓弭節之威而余之習翁者多在黃冠緇侶青箬白蓮之畔我行其野造其廬花草木石

四壁琴書有山林之氣無甲冑之容翁娑婆大樹之下與子弟談忠孝與故老談舊聞與枯禪談世外俯仰偃息晏如也夫子房辟穀從赤松子遊三徑菊松五湖煙月俱在解綬歸來功成身退之日翁獨優游於談兵振旅有行有爲之時吾則何以量公哉輕裘緩帶敦詩說禮近於古名將而游賢豪開延文學博聞之士上下古今類儒者處心忠厚不逆億人侮奪人稱長者賓至如歸賢能輻輳下及方術技藝之士咸令自効類古俠士之流處功名賕賂之世而有澹泊寧靜之思則皇甫謐所傳高士其庶幾焉吾聞精神一日不運則痺過用則竭翁能以無用爲用老而益康固其所自得云夫兵法始於太公翁視太公遇主之年十年以遠其事業寧可涯乎且君家先世前有錢祖後有少陽李太白詩云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齋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余差次其大略而舉先世爲壽吾言固非無徵也矣是爲序

顧太學若木七十壽小言

吾觀古之得道人惟於出世入世二者皎然不欺而已入世之事備雖處大亂而曾閱之家自治出世之理明雖居极濁而三乘之教不衰然而高門大閥涵濡上世

之澤生長素封而浮雲變幻又足以生其乘時坿勢之心如流螢腐草不旋踵而盡也概未有如若木翁者往與翁結蓮社於廣生菴往往不能獨行其志而翁之子受業於吾子皆四十年閱平世之事知翁之立身多靜而少動慎交而簡出先本行而後聞達其天資學力然也已而遭亂世翁遂長齋閉門卽青谿湖邊白蓮社裏亦不數至余於翁行徑同而踪跡少疏矣二十年中僅一二覯止一則索余慈航菴摩羅陀行門碑記談出世事甚了一則曰吾憂夫子孫失學慕不義馴至於俯仰坐作不知方向也此其談入世又甚古蓋能以出世之教自治而以周公仲尼之道治其子弟斯世安得有如翁者數人熙怡靜對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以無量壽爲體無量光爲用吾鄉挑達天札之氣其少豸乎余不以入世之大年祝公而述所聞於公者以明其致壽之因於吾鄉亦以云救也

欽遠猶先生六十壽序

往者王少湖先生遺書先祖云虹江欽大夫性至通而有節方在部曹與椒山楊公無生平而上書分宜危言引救幾罹不測出爲高州蓋實遠謫之而大夫了不屑意尋以父喪歸里服闋分宜猶柄國放情詩酒以避咎

人知其通而不知其介也顧定交於兄長惟兄其許之吾又聞欽之先有名選者以太醫院判事章皇帝上索祕方術甚亟公正言忤旨下詔獄尋念其直釋之欽氏代以風流著江左而不知其危行高節有如此今天下方亂天地閉賢人隱事功節義概不可問惟風雅一道能以布衣無位之士操其權而興起之欽之後人曰逵猶公其選也公篤於孝友脩儒者之行尤以筆墨妙天下主盟風雅其志皎然其行硜然君子謂逵猶於是乎能繩祖烈矣逵猶有弟曰叙三口口俱與兄趨一志同兄弟隱居力食以處亂世叙三從余遊今世無老成人

逵猶當杖鄉之年來日正賒豈惟欽氏門風不墜而典刑有在吾鄉絃歌之舊籍是以不孤也矣

門人劉蓼蕭六十壽序

劉子蓼蕭少事余老而益親古人師弟之樂多在患難中至於時過事已而追思永歎之余上下無交在家如客昔年列市飛鱣堂下横經奉手請問者今多生滅升沈之感而患難相依自蓼蕭而下則鮮矣蓼蕭之先君懷忠公宦豫章之臨汝歿官下蓼蕭徒跣千里輿櫬間關負老母生還生事葬祭以禮此則其百行之原也方其從事丱繫氣壓流輩刺史念沖史公首拔之時吳駿公太史亦史公首拔士公嘗謂余曰劉子之才大於駿公其地位亦當過之相期待如此昔許商立教甚盛號其門人爲四科如蓼蕭者不足當德行文學之選乎後世講道河汾莫盛於王通當代偉人若李靖溫彥博房玄齡杜如晦薛收陳叔達魏徵王珪之屬皆北面受經而不幸生當仁壽大業之際適非其主然通之死年僅三十三耳諸弟子皆以盛年强幹自致於武德貞觀之朝稱名臣今蓼蕭年六十矣荏苒難俟其將笑謔浮雲從我於患難以老耶先康成答應劭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然則余之樂蓼蕭固宜以其

貧賤矣雖然渭濱一叟猶將使蓼蕭後車之載追思今日之樂也

顧母張夫人六十壽序

吾吳故多世家巨室四姓舊目張與顧爲盛余曩得交於元敷張公君寧顧公時方盛明兩公席先世之豐豫讀書行德敦厚和平延師取友有聲黌序閒既而遊辟廱論交方國時號名流人稱長者兩家故以封靡相戒禮讓相先男唯女俞男鞶帶女鞶絲門第相當遂申秦晉之約元敷公長女作配貞吉親翁君寧公有五子貞吉其一索而得者也張自唐之曲江宋之郇伯代著閥

人元敷名位弗如而家風未替以克恭克儉爲立身之本孺人爲女時漸於其家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內則女誡夙所嫺習及笄而字修行婦道佐餕饋食夙夜劬心宗黨稱其孝也貞吉文行既優出入鄉校孺人篝燈紡績交儆雞鳴以發夫子之聲聞貞吉素不問家人生產誦讀之餘嘯詠壺觴以自遣興其自祭祀賓客俯仰緩急米鹽凌雜之細悉操於中饋逮後得心疾益復弗屑一切惟以酒自放視塵凡不可頃刻居忽如中山千日之醉撒手翛然赴召玉樓矣自此而賦稅出內嫁娶婚

喪並集於煢煢之一身膏粱世澤浸以式微旁觀局外無不爲孺人憂懣不勝惟孺人絕忮求忘較量顯頽豐盈之感不經於心支撐於冰雪風霜之下而松柏之貞與桃李並茂甲寅春仲稱六十觴二丈夫子蜚英振藻流聲泮水北堂蘐草階下荊花是母是子知天地之無私爲人心所共願於斯時也子婦上酒前拜後舞弱女亞倩鞲臂曲膝叙天倫之樂事欣松竹之長春昔謝太傅奉長嫂如慈母率妻子朝夕供事羊叔子孝事伯母經理其家禮舅姑既歿介婦每事請於冢婦毋敢敵耦孺人爲長嫂爲冢婦諸叔妯娌率子婦洗爵以進而門內之和樂可知也其爲賢似同學垂髫齊年而閨門負牆旅拜而獻酬者皆國之儁民鄉之善士也斯亦足以爲介壽之榮矣余三兒之銓爲君寧公館甥而貞吉之女又余孫嚴忠之婦也孫婦歸吾門半畝之宮儒素相守而從不聞謦咳喜慍之聲即孺人之母教可知矣昔柳仲論姻婭謂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貲盛者徇勢利亡禮教若余與元敷公竘絲蘿於武陵如孺人者婦德既全報以介福族黨之所共羨其庶乎爲柳公所稱頌也哉康熙甲寅

汪恪菴六十壽詩（有序）

余與恪菴先生世爲兄弟而恪菴輔余不逮多所裨益其爲人也果毅通敏而本之乎誠視朋友之事如己事往者維桑多故凡思患豫防鑿鑿然口語而手撝之隱然有以自任大似孔明在隆中自比管樂然時人或未之許而龎德公司馬徽所深信余之信恪菴猶是也顧天生諸葛管樂於今日出而謀天下之事斷不如范睢蔡澤蘇秦張儀諸傑立談取卿相捷得而遲敗而論者不以彼易此其誠不立也誠則悠久吾於恪菴稱壽而論次及之

名士風流抱膝吟蕭條不改歲寒心草廬一出龍仍臥

菊徑猶存鶴在林乍許相逢談寤寐忽然長嘯見高深無涯日月從玆始好向花光問古今

石菴禪師四十壽序

張文定公常言儒門澹泊盡歸釋氏而廬山宗嘗禪師問白香山曰君子儒小人儒久矣夫儒釋兩家盛衰之數爲前人片語道破矣顧儒者之益衰已如淄澠之不可詰而占籍宗門者依稀在光影中故曰青山長在知識難逢有慨乎言之也婁齊之交千雉垣疊萬井暄闐刹竿相望有石公禪師者臨濟三十一代孫也髫年披染歷參雪竇古南龍池報恩諸老咸許入室最後造徑

山乞戒承事三載屬付福嚴在老人記莂最後公聞道獨蚤歲辛丑卓錫古德慶菴其人峻潔而靜深譬清涼月下矚熱惱而一時王臣外護請益無虛稍稍布金散粟於是佛殿僧堂設長連牀施椸架挂搭道具略如百丈規儀公一一無事事荷擔如來祕密坦如也昔人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余衰落之人於儒釋兩無處焉而所以敬愛公者在此今十月爲公四十之辰諸方長老介余言爲祝因爲質言之如此

文信國公忠烈祠記

有宋養士三百年國亡死事之臣甚烈文丞相信國公實首稱焉百世而下祀公於所生之鄉所死之地所經歷之境幾徧方域矣其敕建於吳中也自正德六年辛未始昔公勤王之師嘗開閫平江既係燕獄有集杜詩二百首如自作年譜其叙蘇州云予領兵赴闕時陳宜中歸永嘉留丞相夢炎當國夢炎意不相樂出予以制閫守平江尋以獨松事急趨還宿衞予行未幾姑蘇陷哀哉公蓋一日不能忘姑蘇而蘇州之人心百世不能忘公有以也其奉敕改建於學宮自嘉靖二十年辛丑長洲縣學既遷之後也公後人待詔公徵明書正氣歌於堂之壁生氣凜然惟公之學一歸於孔孟殺身成仁

舍生取義以公衣帶中所藏立公位於孔氏之庭豈曰時位使然蓋亦至聖大賢精英有以相盪也自辛丑至萬曆乙卯歷七十餘年而祠宇日圮邑宰胡公士容謀於公後人孝廉震孟重修之後孝廉亦以狀元位至相國風節義概能繩其武云自乙卯至今庚戌又五十餘年而傾圮者鞠爲草莽矣其裔孫世光謀助於一時好義之人則顧考功予咸寶首倡之瀕死以屬其後人而堂宇重新焉蓋予讀宋史至信國公事及井中心史所載文丞相序未嘗不骨顫魂搖有甚於謝翺之慟哭也公嘗謂大宋三百年宗廟社稷爲賈似道一人所破壞

於戲何後世似道援迹而如信國者虛無人信國公之靈其必有恫乎不寧倍於昔日者乎祠之始建再建聞於朝重修也輸於官今煢煢興起於不振之子孫與夫好義之人心是可悲也已雖然今日而猶可興起也卽人心爲足恃而我公日星河嶽之精英爲不磨也夫

重修衛道觀碑記

吳故有兩三清殿一在玄妙觀爲祝釐祈禱之地一在衛道觀爲修眞煉法之所兩觀並時傾廢並時興起論功程則玄妙觀什倍廣大論物力則衛道觀什倍艱難都紀周君宏教自回眞至殫力倡導煥然鼎新是不可以無記按志宋季蜀人鄧道樞以教法顯於理度兩朝宋亡道樞來吳得上官氏廢圃創會道觀觀在城之東與萬壽寺相望而近明世廟辛丑直指舒公汀遷長洲縣學於萬壽寺而視當學之北元武爲學宮外衛邑令吳世良捐俸修葺更名衛道嗟乎天地間莫非道也三教聖人全此道於身如江淮河漢各自分流而匯於一源故曰會不知道者於三教中相排相擊而不知其實相輔翼如泰華嵩衡各鎮四維而通於一氣故曰衛道會集如水屏衛如山其於道則至矣夫教列爲三而道原於一庠序學校惟州郡縣一設而釋迦老子之宮所

在而有謂皆以衛孔子之道奚不可邪觀有二開闢會以始之衛以久之也有三廢興創始以後一興於宏治中道士張復淳祝京兆允明爲記再興於嘉靖中宰官吳世良大學士嚴文靖公訥爲記垂百三十年則周君宏教又重興之是役也修建殿宇增塑神像金碧丹堊堂構罘罳前拓明堂立兩廊廡長逾數丈深廣半之一供三元大帝一供三茅眞君後則繚以牆垣殿東西各峙危樓憑闌四望青山粉堞樹色塔影晴雨皆宜貼樓而東曰東華堂中供文昌像西曰西華堂規模方廣一如東華先是堂中有額曰可與宏教眞人張宏任贈本觀都講周世德者後十餘年而周君興復院事恰應其名或以爲眞人有先幾云又西則精舍二間中隔一庭主人宴坐焚香之地嘉客至相與琴書吟嘯論道探元也西華堂前五間廚庫湢浴皆具牆外構隙地畝許高樹雜木稍植果蔬其制崢嶸周帀非復昔時氣色實惟周君之力焉周君往回眞嘗傳衣於鄧講會當鼎革後都講初從京兆星泉長公匡里中紳士之請而已事適往不辭艱難不忘師也是爲記

正心書院碑記

正心書院者吳令楚黃鶴沙牛公所建也公丁丑進士

來蒞吾吳美政不勝載大率以愛人造士爲先歲壬午公當報政分校秋闈得人稱盛而吳邑之入彀者獨少公曰是吾咎也吾將使學者有所興起乃錮俸建祠於虎邱之陽名曰正修講院祀漢宋以來理學名儒十有二人吳紳士駿奔咸集是爲都人士考德問業之地業載諸碑碣國人共聞而見之會逢世變公獨念古來書院如白鹿鵝湖同文石井與時俱毁而禪林古刹歷刼巋然於是堂中兼供佛像易其名曰正眼禪院以彼護此爲可久也公歿未久而吳人之黠者睥睨而洊處焉

公之子諸生曰宗聖藺瀚千里抵吳鳴於當途集始事諸子之尚存者斥正其事爲易今名仍命僧居守而公之子與始事諸子與守僧皆得任其防閑修理之責有駒臥其側者皆得起而問之其制南向八門三楹進而升堂爲西竺先生之座堂前當可三楹今鞠爲茂草矣堂後爲樓樓上供諸賢之位北牖則塔影樹林盡收一山之勝其下公自設主志景行也樓後寢室複屋井湢齋庖餘地略具後門空地畝許直通山後大河兩傍有界繞以垣牆讀書學道成勝地焉嗚呼此賢侯之志而吳人士所共知特書始末爰杜陵替固後死者之事也是爲記

陸坦傳

嗚呼此吾同年友履長先生小像也姓陸氏名坦其後自託方外更名宗塙別號庚除生於萬曆甲午方額廣頤眉目隱秀白皙豐盈多喜少怒識者以爲富貴姿此其病容也本練川人卜居郡之西郊與西郊諸子篤志高尚而履長獨平和曠達不激不隨不以博通先人不以貧賤驕人父子垂先生亦獨行嗜古好蓄古硯植竹木藏書力不能多要有異本性不事生産庚午舉於鄉同志砥節益復不支甲申冬謁選南都應得縣令家貧捧檄非其本懷然子垂先生顧不樂趣余作書沮之履

長念時事日非重違膝下遂棄歸未久遭亂隱鄧尉徙支硎鳳泗間有傾慕者延致家塾半載道反隱卜秪園菴後寓利濟寺西郊往來晨出酉歸風雨寒暄日無再食然非垂簾所入一介必嚴屢空晏如無幾微不豫之色有問以朝夕者笑曰吾猶鼠也餂硯枯猶蠹也食書之盡然故人遺老有菜米之餽纔盈斗筲逢人輒相慰曰幸儲宿舂菽水無恙勿復爲我計迨甲午四月病作延至八月瞪目忽見老僧遽曰相別六十年所謂家人曰吾從故人歸矣已而仰天太息曰獨憐望八老親獨子無養耳呼兒掖至中堂涕泗訣別自後神氣清爽笑

語加殮惟與親戚朋舊相對皆非生前語每言我在覊旅時問妻子爾何緣至此耶踰數日而死死之日神色大開霽云吾同年之在郡者十有二人存者三人而已維斗殉義死敬承令蜀之仁壽城陷自經死柯亭與履長以餓死蓋所謂易地而同道者歟

明忠臣蔣都督公一門十五人殉節傳

明忠臣蔣公諱若來字龍江世爲蘇之婁門人高祖可竹先生正嘉時隱逸君子曾祖春江公祖容菴公俱諸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父三江公諱培宗府學廩生以公貴贈龍虎將軍晉光祿大夫三江公平生跅跅不覊

嘗於棘闈中對月高歌睥睨長嘯人駭其狂奮拳握爪喜爲人報睚眦人故以此少之然天性亢直不可陷以利急人之難雖死不悔故嘗不見絕於君子來幼在家塾父輒呼之曰爾能殺人乎能整刁斗精器械學萬人敵乎天下將亂喔喔咿唔何庸爲來故於羣兒中凌厲自逞父輒喜曰兒非常人也父死家貧流落無倚與里中亡命少年爲侶夜宿古祠廟或叢葦荒冢中嘗毆一男子至死走匿江北投身行伍間驍勇多幹大中丞張公國維異之起自哨長稍遷把總守江浦浦口一彈丸而南北車徒絡繹稱扼要處時流賊窺城甚亟公晝夜

巡行身不解甲中夜熟寐若有人撫其背而起曰闖寇至公驚寤直上或口衘樹根或手攀城堞或僅露一頭或腹背相擁其已登城者十餘人公自城西樓狂奔而東提刀截撩頭斷手落應刃而斃如利斧之伐柯枝疾風之卷秋籜也賊列陣卻走連亘二三里勢欲再舉公危坐城樓下正對賊壘軍士環立神氣震動俄見一人金冠紫袍手提大石片於百步之外再退百步凝立定睛抵死直衝目不及瞬擲公中面門齒盡落噴血城下僵仆不甦賊乘勢合圍而前一散卒持公大叫曰事急矣公躍馬登城首發一矢正中頭目衆驚齊發賊稍退

先是城外暗伏佛郎機大砲命勇士縋城而下出其不備砲石所至衝開血路死者三千人公形材短小獨骨臂善騎射咸呼曰矮將軍神人也大中丞壯之疏嘉其功以游擊守浦口嗣後宿松之役無援敗績累歲不遷江浦令李維樾以守城功選北垣特疏薦公大中丞疏請用公閫閻江南然桓部方以賄賂爲殿最格不下劣弁吳志葵遂膺是命遷公總兵浙江駐武林公素性剛方不善逢迎不通貨賂與當道不相能□□□□□公亦東歸閏六月十三日陳湖兵起志葵招公及參將魯公之璵先入時城中斬木揭竿以應公與魯公率家

丁數百人先入以俟志葵失期口勢已蹙而復振之璵死之公突圍而出盡軍士聽總兵官調遣二公僅擕家丁而已故不能支公自是航海往江東與張公國維朱公大典同守金華三月而城陷公痛哭曰天乎不可爲矣召妻妾子女於廳事前諭之曰吾以匹夫受大明天子恩國亡與亡死復何憾若輩盡爲俘奈何王夫人曰臣既死君妻敢不死夫妾七八言亦如之傳與祖曰父爲忠臣兒輩願爲孝子二女與媳趙氏曰願吾門全忠孝節義也乃積薪縱火闔門焚死忠烈顧視灰燼提刀而出巷戰經日殺四十餘人自刎死公有姪曰珍隨公

出征有功官游擊歸吳遇敵陣亡

龔子禎先生傳

先生諱元祥字子禎形如鶴立繩趨矩翔言笑不苟爲名諸生餬口苜蓿寡交游慎取與里社宴會絕不輕與蓋狷者之流也領乙卯鄉薦屢挫春官授霍山教霍山地僻民鄙士少文采公至進諸生訓誨之人知慕義嘗謂井田之法可復區畫周詳與邑令語多見迂闊丁祭令不虔於事公面糾闕失自是動輒齟齬時寇信日棘訓導姚公允若與公同志共矢忠貞乙亥春正月賊犯鳳陽燬陵寢越三日遂陷霍山公肅衣冠坐明倫堂諸門人急趣公出避以曾子居武城事爲諷公曰曾子師而師吾縮半綸師而臣臣分當死匡坐不動賊至諭以大義賊以刀脅公公無懼色季子炳衡奮身梃賊賊剸刃脅公公愈奮遂縛公出幽之他所逾夕復拽公入署勒取印公向文廟再拜大呼曰此吾死所也遂遇害暴尸街衢五日顏色如生以右手食指掐心甲痕在胸此正月十九日也時年五十有六炳衡兩股皆折猶抗聲罵殺父者不絕口攢刃而死姚公年七十餘憑尸而哭具棺視殮代陳其略於學使者亦死之事聞贈國子助教立專祠贊曰

嗚呼先生錚錚烈烈無民社之司而有捐軀之勇無綏鼓之任而有裹革之忠想見其擘齒裂脣握拳透爪之狀而目眥炯炯然戟鬚森森然罵賊之聲口口然臣死忠子死孝後之臣子宜死而不死者視此可以少媿矣

丙申

趙大庚傳

公諱庚字漁之號大庚吳江人生彌月而孤五歲喪母育於伯父中丞蓋庵公生有異姿沈毅靜默蒼然而勁目光內藏澈而不瞬于思參如也好讀書務經濟於名流鮮所許可啟禎間社事方興吾師熊漁山先生宰江

城倡復社海內翕然公屏居郊外名士雲集無有識渙之之面者庚午出吾師之門始於白下識公見而異之期待已不在功名矣癸未成進士出周巢軒先生之門授福建令時巢軒先生殉難北平吾師棄官棲廬山公自遭亂徒步歸里莫知所在有友從鄧尉最深處竹籬門內見野僧出溪邊自滌溺器見而識之公搖首戒勿言再往則如石縫罅合不復可尋矣公旋得法於靈巖繼禪師住天台國清寺法名崇韜人稱大庾和尚云辛卯臘月廿三日余以外侮振鉢北遊而狂風竟日撼林拔木比至新正初旬渡江過關山因憶往年與公憑眺處日暝山空四野無人登高而呼曰渙之呼已輒動百端俱集明日五更趲行失道暗林中忽聞吳語云國清大庾於臘月廿三日溺水死矣余惶遽問故而童僕及余牽驢入隊不見其人自此眼中夢中無時不與公俱如疇昔也後得公死期果如人言悲夫余與公久要往返長安者未見公所讀何書所著述何書所交何友而古人之書當世之士無不歷歷胸中者每見必相勸戒且曰吾行郡中輿論未聞吾子有過舉子吾友也嗚呼其爲己之誠愛人之篤有如此於世事既移當下解脫揮手送歸獨來獨往此自其讀書凝慮所得昔人謂學佛始知儒其理互見吾故約略爲傳其不可得而傳者非吾所能窺也壬寅

韻家張公傳

公張姓諱啓原名鳳至字慧叔號韻家又號韻稼先世仕宋南渡時自汴遷吳給帖授田遂爲吳人居婁之鳳林後徙城南倉河之滸曾大父東林公諱士鏜誥贈奉直大夫大父復林公諱撫之嘉靖初徵入太醫院辭不就考恆如公諱巽陽舉四丈夫子公行三也生而穎異抱大人志髫齡即能讀等身書文會輒冠軍一日自塾歸如厠遺文溷中慨然曰予損大德矣寧復作功名想哉弱冠即負笈從師遍歷海內後遊長安大臣以公應舉適熹宗登極遂以布衣伏闕上書保障東南條列寢加賦修城壁備芻禾等十四事時不能用識者惜焉公亦殷然動南歸終養之志而一時名公卿咸器重之因款留不果歸定海偏將軍延入幕府決策無遺才名愈震越明年戊辰青徐間白蓮蜂起爲夙契寗紹參戎所强遂贊戎行宿重兵於韓莊宿遷檄各路車馬雲集勦捕賊眾潰散餘黨亦殲戮殆盡公曰予獲有成效以報知己乃今而可以遂烏私之願矣束裝而南息轍邱園植叢桂數十本偕昆弟膝下承歡愛敬兼至閒與工部

受先王太常遜之吳學士梅村於矮籬竹徑問論詩文話壯遊麈尾鹿巾翛然高致越數載尊人恆如翁壽八十有四無疾而終公哀毁盡禮擗揣一切卜葬於吳塘之西服闋旋膺國戚周公聘復抵都門時闖賊肆行朝廷赫然以法祖爲念特舉賢良方正命中外各以名聞公又詣闕痛陳利害請培植人心疏數上不果行公知天下事不可爲遂決意南歸然於扶危定傾數大計猶耿耿不忘於心也尋聞甲申之變北向長號椎心泣血絕而復甦卒以不起壽八十有九噫公固江左一布衣士也乃其眷懷國事至老彌篤殆古所稱心江湖而身

廊廟者耶宜乎負盛名膺重望沒世而藉藉人口者不衰也平生喜歷佳山水足所及不惜吟詠嘗至西陵峽中尋白蘇故事作三遊集以紀勝遊楚後作乙丑集所著又有豔香筒及佛儒庵賸稿凡若干卷

前中大夫陸晚菴小傳

儒者而負盛名入官而躋卿貳履難而歸故鄉享年而希大耋同堂而見五世此得天之至厚而人世所不可期也惟先生有之先生諱世廉字起頑別號晚菴吳之長洲人也祖某名孝廉生五子皆以儒術顯先生則季所出也孝廉不謀生產公少時卽甚貧至不能負笈從

師其以文章顯名聞諸侯皆自其好學深思深造而自得之者也旣游鄉校輒壓時流堂下橫經奉手請問者恆數十人兩廣古百粵地擅珍珠大貝山海之利公歷任司牧進爲大吏而去任無幷州土物百粵之民罔不勒碑紀德而公卿大夫思慕之比於劉夢得韓昌黎柳子厚以爲經濟文章先後頡頏也旣以孤臣去國經百重戈甲虎狼在前綠林在後妻子童僕無慮千指而一無疾病死喪之感還里門者二十年風景不殊舉目增感而詢陳人具昔酒里社雞豚忘年交酢閒居則手靡一編至死不輟文辭詩賦倚馬立辦旁及傳奇百種皆

喜爲之至八十餘神氣不衰短檠熒熒能作小楷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曾玄濟濟幾如郭令公不辨羣孫嗚呼備茲五者亦復何憾而獨於啞啞笑言中時懷幽憂喟咄之感忠孝不可以假人心之精微誰能喻之公生平不善酒而有酒情不善棋而有棋癖不工畫而能辨三史百家濃澹疏密之致不深談因果而好與黃冠野衲遊凡吉凶賓嘉大禮有所疑質於公而始定口無臧否而邪正善惡之介片語提衡萬夫不能奪也以公之靈爽列於吾郡諸賢之後天上泉下必有引手歌呼相視莫逆者矣

文學周自根傳

往歲戊午秋吾友陸戩夫偕赴白門以立身取友之事相規切則首推自根周子謂其淳質篤行有先進野人之風而能書能畫能詩又似魏晉間人物余固心儀之未獲定交也已而從友人處得窺其略詩則陶謝書法則鍾王間爲草蟲花鳥之作則如王摩詰如蜀待詔諸黃允矣其爲魏晉風流而猶未知所謂先進野人者何若也已而數解后於履長拙生所所謂先進野人者已得其貌矣已而結社論文非一時非一處西郊諸子咸集而自根不與自根不與而同社中咸有一自根在嚮

往聞如陶元亮攢眉不入社而十八高賢及百二十三人者人人有元亮在心目間則已得其內矣逮遭逢亂世姚子文初約年五十以上者二十有二人爲假年之聚予與公時時握手笑談每行其野造其廬如山墟林莽野鬼欲嘯公處其中畜道德而能文章徜徉肆志有以自樂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故曰周之士也貴又周之士也肆所謂先進野人之風不其然乎哉夫之沒四十年而其言一一有徵嗚呼可感也夫公名蕃自根其字別號玄仗爲名諸生前輩周忠介朱孝介諸公嘗亟稱之而固窮以死所著詩文甚富寥寥吟其一也子璽能讀父書子佩言其侍父疾目不交睫淚痕不收可謂有子矣

處士賓眞顧公墓誌銘

嗚呼四姓之目武陵爲盛聲施赫奕顯名於世者代不絕書有位列布衣金昆玉友篤任原而稱盛德者二人長曰爾憲叔曰爾嘉嘉娶府學生徐公斗暉女王仁孝先生之曾外孫女也長君歷世嘉率孤其杜介於仁孝先生之孫曰鳴鳳以狀來泣而請曰痛哉先兄之亡也先兄雖一介之士而生平孝友樸誠多隱德宜見許於君子嘉懼其湮滅而不彰也願大君子哀而賜之一言

按狀顧自始祖醴陵侯雍巴東太守徽繼右衛將軍野王塈隆江左再傳而有晉司空和宋常侍琛唐僕射少連僕射公後以朱溫篡僭避迹燕巢山之陽元末有端一公者始自香山移居吳之郡城遂世爲吳人云端一公後爲南野公棠弘治乙丑進士諫武宗南巡廷杖外謫直聲震天下棠生然然生承坊承坊生二子次曰履坤號慎吾履坤生四子公其長也公生而淳謹敦樸舉止合度父愛之命名曰爾憲字賓眞幼攻舉子業彬彬有文父暮年多病不任鞅掌公年十六蹙然曰經生不習世務吾安能矻矻窮年從事呫嗶以家計遺老人憂

乃棄儒而賈從事於水陸都聚之處然且遊必有方時時上堂問寒燠及所疾苦踰年父病益甚公侍湯藥日夜籲天祈代病間屬以諸男年少急爲爾憲成婚公告不可者三族黨咸曰治命也不可以反未久傎吾公厭世公年十八歲躃踊哀號水漿不入口曰人道孝爲大父病且亟而講牢巹議嘉禮若平時雖遵父命而恨實終天不孝之罪死不足贖所不從父於地下者以北堂年老三弟三妹俱幼戶祚彫落地下之靈未安耳被髮徒跣殯而受弔哭無常聲毀瘠過禮問者哀之喪事畢乃繼父之志殫心竭力以大其前業昌振鎡基數年中孝事慈親爲先人了婚嫁事然勤苦操作晝忖宵摩以規持保之術而精神亦稍憊矣忽焉病作勢且亟亟力子福兒五歲驟隕公不憂病之不起而憂事母之不終不憂少子乍殤而憂幼弟之未成立也語云孝弟足通神明惟公發念眞而病亦滋已人以爲有天道焉病起尋經營四方而時命大謬所至遇阨太史公曰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商而通之公挾貲遊登萊有倪總戎者命二卒提餉登萊二卒移餉易貨公不知爲餉也輒與交易餉罪累公僅以身免數月後馳一空車歸里已復遊梁谿毘陵閒再遊兩浙復罄於暴客之手嗚呼時有利有不利豈不甚哉迍邅躑躅旋遭亂離負老母鼠竄西東掘芟拾椹雖造次顚沛必跪問起居嘗食視寢而母卒以風霜寒暑驚憂成疾死家既多難又集于蓼不以倥傯廢禮竭力喪事一如喪父時乃舉愼吾公柩合葬於瀆川西笠山之頂如慕如疑執紼而送者素冠縞服列於道左君子以爲知禮此大事既畢公嘗流涕曰貧賤吾甘也諸弟皆稱克家有子亦漸能承考於是重歷湖杭閒貿遷有無以平心服人家日隆隆起周貧卹匱時稱長者柳柳州嘗以商喻吏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公之孝友爲賢者之所難而其以義爲利誠心服物即商賈閒亦足以風也卒之時不及家事惟連呼弟名者三敦念在原眞有古人之遺焉而其弟流涕思慕急彰其善足爲姬德騈美者矣公生於□□□□余悲夫孝弟誠敬之風不見於士林而十室中有忠信人鮮知之遂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孝友爲儀人所視也累躐而趨亦莫蹟也既豐於家德之聚也鄉人之思卒相謂也辭以申之永弗匱也

明兵部尚書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誥贈太子太保沖吾顧公墓誌銘

萬曆壬子八月初十日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掌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沖吾顧公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聞上予祭四壇給全葬乙卯部覆邊功加太子少傅賜飛魚服天啟壬戌詔贈太子太保予一子冑監其謚典原題諮訪論定類給皆特恩也垂五十年戊戌次君石屏守纘詒俯首泣曰先君盡瘁神祖朝三朝恩寵賁於黃壚惟是易名之典尚稽太常卽墓前片石猶未有志也昔歐陽崇國公卜吉瀧岡六十年其子修始得表於其阡蓋有待爾吾昆弟何待而墓碑不刻無文不孝之罪孰大焉今敢以累子某蹙然辭以卑陋纘詒泣再拜曰史稱刁協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稽核國典知我家興替者非子而誰乃惶恐承命逡巡踰年石屏長且死又踰年公之少子恩蔭生紹詒編輯家乘問序於余因更悉其家世兼悼前諾遂不辭爲之誌按顧受姓於越以邑爲氏今濮州范陽有顧城者卽其地也一遷會稽再遷吳會其後在孫吳以至六季稱江東大姓自宋南渡後散處方國至元避地海虞卜築宛山之陽爲海虞人國初有名華陸者自宛山徙居封溪遂世爲郡人云四傳爲半野居士鉞慷慨急施以伉直爲鄰豪所中義不受辱赴先墓扼吭而死鉞生汝玉薦明經以子貴封贈如其官汝玉生三子公其長也公名其志字太沖別號沖

吾年十六補弟子員廩於上膠尋以穆廟登極恩選貢入太學庚午辛未聯捷南宮筮仕長興令遷南昌府同知七年晉工部營繕員外郎又九年轉荊南臬副三載遷陝西布政司左參政丁外艱補山西布政司右參議轉福建右布政調山東所至奏最尋轉陝西左布政擢右副都御史三載進左副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又三年改左侍郎奉敕總督三邊加右都御史累疏乞骸改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大閱功加兵部尚書以延捷功加太子少保俱仍故官嗚呼公之所以得於天得於君者可謂至矣然起自縣令雌伏一丞棲遲冷署者二十年久於邊陲功績爛然惟公之誠惟先皇之明非驟然而致者長興故嚴邑公弱冠受事愛民下士折獄致刑庶幾古循良而以强項左遷郡丞當時爲公不平者至以荀卿賈生董仲舒爲況公顧欣然曰官擇人乎人擇官乎吾必求所以不負若官者廉敏强立江右有顧明月之謠諸郡邑有疑事無不願鉤金束矢求直於公者蓋半野公大仇未雪贈公嘗撰多難錄每夜分課讀必令公讀之相對欷歔故於質成之際尤兢兢焉在繕部時朝廷方興大役郎中每與中貴人共事公持風裁不苟遷就節省水衡冗費不貲時申文定秉軸於公

爲中表兄弟公起自縣令以嫌自外如震峰張司徒避跡新鄭小魯劉司寇遠嫌江陵顧獨時時爲文定指陳國是汲引正人因力請外得視河張秋事治官閒見張秋城南有徐君墓郎延陵季子挂劍處舊有祠貌命工修葺仍勒碑記文題其楣曰一劍千秋云又九年轉荊南臬副戊子丁亥間楚方被水公在荊南策救荒飭兵戎修江隄而沿水峩然山立西蜀雪消勢建瓴而不爲撼荊南倚長城焉初陟秦藩朔方有哱警公疾馳三日夜行八百里詣督府獻策言靈武最要害處倘寇躪入據之則關以東危矣確齋魏公心韙之公郎日自花馬

池單騎直趨是時戎馬充斥軍民蹂踐飛矢及冠漏下三鼓抵靈武城中指揮吳世顯者故胡人私計以城降虜軍中數夜驚有來參將者亦故□□頗識忠義公多方獎諭日夕簡兵轉餉士氣知奮尋以計斬世顯而危城乃定時人以爲段太尉之解甲入邠州李子蘭以一騎躃武岡不是過也而嫉公者遂有粤西之調逮朔方捷奏幕府上公靈川功第一詔晉臬長賜銀幣趣公還故官公口不言朔方之事又念贈公春秋高遽引疾歸無何而贈公捐館舍公哀毀骨立幾不起服除聽補其在山西督糧料如額秋防無警在山東庚子大計持清議保全良吏十數自是陟秦藩陝東連宛雒西被流沙南控荊巫北界朔漠延袤萬里而遙賁以周親彊以戎索羽檄交馳視他省勞苦數倍先是采權使者縱橫海內秦中礦稅二璫尤橫當事者如波斯靡不更力爭所條歲額爲最重羣小璫張虎視朘民膏血殆盡公心不平當事所爲痛加裁抑會復徇璫議加編公持不可璫恚甚而當事亦弗善也公拂衣乞休至再不允天子留心封疆念公嘗宣力朔方擢公巡撫廷議咸服公既膺特簡受事即奏止礦稅奏減織造又以便宜從事清郵傳察非常徹關梁通負販閉坑冶禁告訐翦去亡命

奸人尤無良者生磔之於市舐糠及米務在損奪其權有不可顯布者授意長安令楊公鶴曲劑而力持之全活無辜數十萬計其後有旨罷礦中分稅諸鷹犬用事者恐而自匿公下令大索盡置之於理璫以單詞罔上中秦二令公卿交章爭之不得公補牘申救具列罪狀以聞上意始解收還成命公益奮勵條舉二閹不法事授之緹騎詷事者直達聖聰上意果動徹礦監時稅監之徹亦已有緒會有奉行過當持之太急璫計窮反噬坐咸陽令滿公朝薦以刼奪皇扛上震怒逮稅監并逮朝薦秦民洶洶外示倡義逐璫而保令實欲借爲大難

之端公欲甚危亂之形動聖意而薄令罪故不卽禁會城擾亂者十餘日緹騎不敢入境公度緝事者亦已上聞乃始禁民不得擅動命使得成禮而去兩璫之徹也公密偵其橐上之請以抵秦賦上如數沒入而正其罪輿情快然公又連疏白滿令之寃請以身代以官贖七年後詔錄前撫救疏進覽而釋令爲眦上固不忘公言也秦宗暴橫陵辱長吏橫亡賴者擅殺人公申太府之憲執三尺毋縱疏陳罪狀貶徙放置有差秦王嘗受民告牘拘繫至百餘人公條析其事一付有司并移檄長史司切責之王懼盡縱所拘繫一夕而獄空又奏出前

令沈聽之於詔獄自是王不爲不法終公之任諸宗無擾民者關中回紇閒雜民居時聚衆攻掠公命副帥率偏師戮渠散黨大寇底定嘗提兵由烏蘭河而北入松山時松疆新拓火酋狡焉思啟大司農金錢不繼軍中自危公躬閱蘆塘紅水形勢奏築永泰鎭虜二城募軍民屯種其地而松潘遂成巨鎭時有闌入嚴兵待之一捷於紅水再捷於討東川三捷於青羊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西邊以寧出車之三章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采薇之四章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於公載賡也撫秦之年境中四獲麟一鳳凰見有司請如故事上聞公卻弗奏而冰雹地震屢疏入告請蠲恤請修省不厭數焉其爲總制也大捷於延鎭於甘鎭者各二督府清嚴苞苴路絕將士望公如神每歲巡邊王婦率諸部落靜聽約束公登城坐武帳左各道右總戎將吏戎服從事公指麾號令旌旗變色已引王婦至城下傳語慰勞諸部震慴莫敢仰視乃命各道陪宴并賜賞軍吏畢事無譁嘗謂武弁不知書無志識刻孫子兵法諸書授之督府例有軍市租及各道歲獻戹馬往事或借充別用公但循例勿徵租以犒軍士馬以給行伍而已公崇功懋績著於旂常而其大者折權璫於用事之日懷仁義於言

利之時尤爲正己格君之本神廟中以深拱爲治四方無事邊備久弛言利之臣多結貴倖窺伺上心公疏有云財利者士大夫所諱言也譬如油膩一著人身卽汙穢不可洗滌鄉黨自好者猶知賤之況天子至尊乎惟小人欲罔上以行私則以言利進又云夫物有聚必有散民閒千金之家久藏篋笥盜且得而奪之由人之所欲者在此也陛下聚人之所欲者而貯之宮庭姦人之睥睨黠敵之垂涎固已久矣微獨此有可欲抑且彼有甚怨欲以歆之於此而怨又敺之於彼陛下烏得而長有之又曰中使銜命四出握利權而朘民血眞豺虎也

豺虎斥之於山澤猶虞噬人況豢之於交衢益之以牙爪元元何所逃命又云朝廷已巳之變庚戌之變大中厥患其由來者漸矣可令今日再見耶彼時猶稱全盛物力尚足制亂人才不至乏使而民心亦無離散今日較之更何如也設猝而遇此陛下何以應之嗚呼言之於數十年之前莫之省憂古今名臣奏議中未有蓍蔡如斯言者在朝那二載中外拭目大用富平孫太宰入朝首以清正推公將召總臺端公念繼母莊太淑人年老矣累疏乞骸歸養詔慰留再四公力請於富平遂改總留憲便道歸省未幾太淑人棄世先是贈公卒公適

以請告歸省上壽獲躬大事比太淑人卒又以晉秩歸省上壽躬大事如贈公時人咸謂純孝所格云上聞賜祭葬贈公暨王淑人並祔焉踰年公遂卒公生於嘉靖丙午七月初八日距卒之日得年六十有七娶邱氏累贈淑人貳周氏陳氏葉氏子七人女六人嫁娶詳狀中公天性孝友好學問喜談禪生平不躁進不藉推挽在秦十年竿牘不入長安歸田之日居室卑陋田園邸店舟車之屬無一名顧司馬家者入吳問誰爲大司馬氏寂如也而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不衰文蔭四世襲武蔭一奕世榮顯去公二十年督陝者爲舊長安楊公公門下士也時吳江侍御吳公煥巡按關中父老思戴公不絕羣以俎豆請兩公奉主進聖廡集辦香泣送者萬計公之獲上治民概如此嗚呼某於我公而慨然於盛世君臣之際也如古詩書所載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先王之德也後世苟且於君臣之際者可以媿矣俯仰人代繼之以銘銘曰

天生良臣造我邦基出入勤勞惟主之知貞吉升階以漸而馳仁義事君犯而勿欺式遏寇虐功在邊陲不矜不伐天子曰咨以祚其庸奕世華滋文被明章武薦熊

羆未易其名賓則永垂我銘公時星物已移追昔撫今走魅奔魍膽言盛世君臣若斯

端文先生墓誌銘

端文先生姓文氏名柟端文其字也晚更自號慨庵吳之長洲人居嘗不近城市停雲一廛未久而徙奉親入山寓居趙徵君凡夫別業父歿既葬卜居北郊寄跡池上然幾於無家矣再遷停雲不兩月而卒公以萬曆乙卯補邑諸生再躓棘闈遂絕意科名見幾而作先於未亂可謂能明篤實之君子也文自宋信國公以下凡數傳迄待詔衡山公諱徵明是爲公高祖曾祖和州文水

公諱嘉祖虎邱子長公諱元善父學博彥可諱從簡世有高名而無顯仕然大江以南文章節義之林必首雁門云公生於萬曆丁酉八月十二日七歲就家塾大母口授論語全篇卽成誦知好文墨十歲通帖括家言文事日進旣有名諸生閒文肅公於諸從中深器重之公亦知家有師表爲都人士宗盟不知躡埘青雲爲足藉聲施也時社事方盛四海同風公泊然退處嚴事學博公啜菽飲水陳說古今詩賦之餘商求字學兼及繪事色愉而莊笑不至矧宗族鄉黨咸師事焉學博公之殁也匍匐而臨者相敵於野薄言賻賵公旣受弔一一封識踵謝日作詩遜還昔溫州公卒於官郡僚合數百金爲賻待詔公悉辭不受郡大夫之賢者爲建卻金亭紀其事公能不媿祖烈矣嗚呼公無信國之位而有其時有文肅之志而無其遇嘗手摘二十一史繕寫校讐寓傷今弔古之懷年逾七十爲童子師口授而指畫之悴不告勞竟以是病病且死夫高士遺民餬頤齒於苜蓿而及於死者袁子公白及我公也疾亟語其子曰急瘞我吾戒勿作志勿私諡遂以戊申十二月十一日卒距公之生七十二歲孤子掞於明年己酉正月初三日祔葬於龍池祖塋之次葬畢受弔遵先志也孟東野旣殁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宜曰貞曜先生時以爲然按諡法守禮執義曰端道德博聞曰文宜曰端文嗚呼父固字之後之學者因而諡之未傷公志也孤子掞持公所自銘及金子孝章誄辭示余且曰先生嘗顧府君於屬纊前之數日府君以小像詩稿相託今以累先生余泫然曰未敢忘也而不欲傷公之志因誌其略而卽以公之自銘銘公銘曰

昔之名士麟祥鳳威德行節義後生可依風流文采爲世所歸茲卜適從誰其庶幾吁嗟乎此公自銘舍公其誰以是銘公確不可移端文先生父則銘之曰諡曰銘莫爲而爲後有起者視此豐碑

文穆如祭文

老友文穆如先生壽七十七歲於年月日以疾終於家其友鄭某聞而哭之欲廢寢食已而豁然長歎曰嗟乎吾輩貧賤之身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自去自來無繫無縛其於死生之際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天固愛之而欲生之布衣藿食問水尋山賦詩飲酒有廢興存亡之感而無百世萬年之憂天佹惡之而欲死之不語不食不怖不畏子孫在側朋友登牀遺詩訣別以正首邱薄斂素棺稱財爲禮天於貧賤之士護之如此其至

也乃若忠臣烈士殺身成仁如君家信國又若國步艱難凜然風節僅得中壽未遇虎狼如君家文肅天故愛之愛之欲其死今夫好官不過多得錢多得錢不過封妻蔭子求田問舍近婦人飲美酒善飯遺矢耳往往宜死而不死蓋天實惡之惡之欲其生此二者於穆如何有穆如少攻舉子業有聲庠序開文肅雅期望之延致家塾既不利於有司亦遂稍稍棄去吟詩作畫揮灑六書八體頹然一老諸生不致身富貴不能以善惡之行顯聞於世惟自待詔公以下代有詞人則紹聞衣言門風未墜也頗好西竺氏之訓禪版蒲團時相追逐然而

無酒攢眉逢着使喫使達公而在必當招入不至以心雜爲拒耳夫穆如之所須於世與世之所須於穆如者兩不可得由今思之不過石湖煙月春秋少一閒人廣生鐘磬弦朔少一碁局如是而已數日前嘗與穆如行街市閒如鳥飛兔脫呼之不停追之不及而數日不見化爲異物嗟乎以此無繫無縛之身疾飛蹈空於天上於蓮邦於十洲三島安能躡其所至耶於穆如之死達觀者兄固含笑入地吾輩亦變泣而歌矣

譚幼成祭文

嗚呼我翁之歿也世界中少一典刑佛法中增一記莂其空三緣四諦當下寂滅乎其聽鳥語花光樂土優游乎方其現身塵濁好行其德人稱曰素封樂善不倦見義必爲人稱曰善士蕭條高寄與世無求人稱曰隱君子而要不足以盡翁也置翁於般若臺前玉毫光際庶乎得之蓋從來修行悟道證果位者無不備極荼苦三登九上而翁之自扼亦已難矣翁虞山大姓自祖父徙居郡年十一而孤兄弟四人翁最少哀毀創痛善居喪都人士咸異之事孀母盡孝自養生迄於送死皆獨任少攻鉛槧爭以公輔相期會伯兄爲官布星累罄奩貲代償釋兄於阨而家遂大落亦弗慮也獨念無以養母

乃大慟悉聚平日所讀書付之一炬昔人擔般若注南遊遇婆子指點遂盡燒之翁固早具此利根矣已而効計然之術一以誠信傾遠近以此家漸裕蓋翁之立身起家萬死一生有不欲明言之痛而實從孝養發心以眞意相要結故皆爲諸佛所護念也三十年中饒乏盈虛環轉如轆轤益悟世法無常卽皈依三峯老人深加器重所在必俱其大弟子頂公唱化四瑞翁朝夕焉法名濟纘臨濟一燈喜相嗣也年四十卽絕滋味屏嗜慾一意參究而中未峭然歲乙酉大病病起忽若有觸心志泰然舉似頂公公契之時有吟詠皆本地風光後受

具靈巖大圓居士見而讚歎不已序其卷端今所刻偈諧三昧是也每日誦法華二卷兼修淨土課畢迴向惟以先世生天是祝至死無閒臨行一心不亂留一偈云八十年來幻化身隨時任運鎮嘗新有人問我如何意浩蕩乾坤古月明西向而逝嗚呼吾聞成就世出世閒法在一切能捨耳四十不動心則知捨愛參方學道則知捨法撒手懸崖無着無繫則能捨情孔北海臨終詩云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而翁已了悟於壯年嗚呼恆沙刼壞智月常圓翁以其果証想先世之恩翁之子若孫曾致身克家以成翁之孝翁不死矣我鄭之先與昆湖譚氏世爲婚姻慕翁之德而質言以奠之嗚呼

里中八十九翁徐麓野祭文

嗚呼恆言古今人不相及豈惟今人不及古人哉蓋當吾世而有壯不及老小年不及大年者矣吾里麓野徐公年八十九而終庶幾於所謂老成典刑者也公之死而誰有及之者哉公生而亶朗强毅有爲於世閭里中咸毘賴之如飲射讀法賦稅徭役利弊興革卽邦君大夫倚之如左右手鄉有忠厚正直條析論議者公不以己意爲異同其有饕餮險詐敓攘亂常者輒怒不自勝卒亦煦煦啞啞使自愧服而已與吾友何國博聖徵公善每有大事聖徵曰麓野云云麓野亦曰聖徵云云調劑斟量聖徵樂善忘勢公亦不躡影希炎故頌德慕義無窮也公好從方外遊先兄寄玄在修眞法師周雲岫在會道尤公所交契而兩院俱以羽衣歷踐更之役兩公旣死道流零弱公與國博公竭蹷彌免之公以家貧獨先輸助復延雲岫授衣弟子周友蓮主會道事興作丹堊至於靜室僧徒闡提破法爲之護持者不勝紀也有子而才智能輻輳公弗是也時時戒飭之而卒之不謹卒以才死死而勿哭公之孫曰某式祖之訓超逸調良公自以有後云公爲人謀必忠急人之乏也甚於已

與談百年中廢興存亡官師賢否縉紳淑慝善惡報應歷歷如指上螺紋嘗曰某公爲我道某事幸人之災以爲功而不知其鄙細也某公所圖爪甲也行喪掌矣又曰某子可與成某子當無成其言然已而果然蓋其持論公足以券人之善敗而歷年久又能遙斷而及見之嗚呼公自少壯時立心行事爲鄉黨所稱服至老而愈馴矣十年前余有次兒之喪公一老人黎明辱弔退而語國博曰吾見弱水跽伏乃翁之後同拜起初疑目眩然每拜必睨之燗燗皆見君當爲我記其事知慶門慈孝之風死生一致也余感其意至今不忘嗚呼豈公之

盛德有通於幽明生死之故者耶吾悲夫後人之不及前人其如隔古今也痛洟梗概以告於公以勗公之後人

顧在欽祭文

嗚呼善人君子其難得而易喪有如此也交游之中自得在欽耳不聞貨賄之言不聞飲食男女導人邪侈之事不聞貧愁唶鬱損人神智之語生長朱門華轂富貴之胄而樂與寒士散人爲伍不聞當路周旋江干車馬揖讓進反之煩嗟乎富貴之於人亦甚難居耳往往以聲勢之盛而坐令子累其父弟累其兄親戚友朋盤互

交累一旦身灰體冷求得公蓋棺之一語寧可幾耶而習俗不變天道難知吾等幸與公交無三日不見者班白攜手公猶在末坐之行月旦譏彈公獨超評論之外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淫者福而貞者罰耶此縉紳大夫所以聚弔於家而閭巷故舊莫不走哭於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乃長呼而哭之哭曰兄兮焉往如土委地兄兮焉往如星隕天兄乘良友於泉下兄亶遺範於人間曲生何樂直死何悲思其人兮不見覽餘跡兮未喪吾知其精氣游魂不隨異物腐散長逍遙於閬苑蓮邦而近而招之颯颯乎當在竹亭之畔幡幢龕火之傍嗚呼天道則已自然既全以昆弟之樂子孫之賢久遠之事舉矣又何爭於人世之百年

八十二翁顧緒甫祭文

嗚呼四姓之目武陵爲盛翁生於盛世金昆玉友稱五丈夫翁居其幼今大江以南騰驤而赫奕者皆視翁爲叔伯尊行而五丈夫之後孫曾繁衍第宅相次自翁歿而翁之本支稱尊行者云亡矣其子姓羣從罔不奔哭成踊銜悲愴惻然而生則致其養死則視其殮上壽考終可以無憾獨某等於翁之死不能不流涕長太息者何也蕩之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猶及見前輩

縉紳先生敦尚名節所痌瘝者維桑利病所汲引者後進時髦經生家誦讀祖先口不談衣食財賄之事而官吾土者嚴憚切磋咸有所慕而爲善故民有樂生之心今也盡反其所爲而風俗澆漓故家遺俗之所存僅存於一二老布衣若吾翁者亦莫人也翁少壯時諸兄多遊鄉校辟雍泮水間子姓鵲起以俠飛鳴翁雄豪自喜燕趙結客逮於子姓貴顯冠蓋相望考功郎尤高峻嚴潔第五之名徧於方州一追前輩之軌轍翁則杜門卻掃白帽澣衣如郊外之民有子有孫讀書教授近於古人之處亂世者里黨中知有長者顧公不知爲朱門尊

輩也雅園山水公嘗獨步周攬涉以成趣若軒車讌會去之若浼卽考功篤故舊陳人遺老日至月至未嘗一接翁光塵也大隱隱壓市公其以之八十餘年如生長老死於太平之世者故翁則含笑入地而吾輩撫今懷昔不能不痛於翁之亡也

哭二郎文

二郎名宗忠三男之次男也生於癸卯五月初八日歿於己酉正月廿八日生有智慧喜讀書廿五日隨我坐中堂書聲琅琅廿七八坐臥樓上頻呼我執手不放廿八申時遂死時自讚歎言好誦彌陀經數句高聲念阿

彌陀佛觀世音菩薩百餘聲而絕嗚呼二郎若不死必振門風我實無福汝罹其凶因呼二郎而哭之

我哭你父死汝方孩似成人哭哀哀時常跌倒棺材下坐立幾回血淚幾堆忽忽思量無晝夜意灰隤傍人呵勸鐵石也心摧

我哭你你是命窮兒世方亂家已衰呱呱襁褓誰扶侍娘行自乳阿嬋抱持期年親愛嬋將去好孤恓欲哭不敢假意作呆癡

我哭你天性近尋常喜誦讀意洋洋要他門外聞聲響四字經華大學數章狀元全策皇明榜要端詳姓名爵里仔細問行藏

我哭你菩提有夙因諷華嚴求證明是經是疏能質正大比邱衆大比邱僧經分兩字頻推論痛酸辛三生石上七載再來身

哭不盡你貌堂堂耳長面白鼻直口方目秀而威手輭如綿肌膚細滑聲嘹亮

哭不盡你鎮日裏歡天喜地戟欣載弃奔入我房中擊檯摔機傳杯弄盞從不惹人憎戲飲我乳笑接我肩牽衣繞膝相親近去復來三回四轉伴黃昏

哭不盡你孤兒生孝順識尊卑有記性阿爺手跡頻頻

問歲時羹飯禮拜勤淚汪汪又勸娘勿哭哭時恐生病

哭不盡你戀爹娘頻呼不置好言語牢切記對人前則說是爹分付親娘分付有時逐了𩯭相游戲瞥然見我垂首無言沒意思佇立片時撲入我懷中便要讀書寫字

哭不盡你高明有志氣開口說做官又說道烏紗員領白馬金鞍如今的呼幺喝六都則是小人之談

哭不盡你好禮佛憶懺壇我點香你過蒲團恭恭敬敬傍邊看更堪憐時時憶三周拜懺我要禮栴檀誰知道霎地到黃泉

哭不盡你年終禮斗聲鏘鏘到新正隨兄拜節濟濟翩翩

哭不盡你解人意忒聰明諸孫中你獨幼你獨親指望你娛我老振家聲皇天絕我太無情從今後重訂狀元策流涕付何人

嗚呼二郎你若見閻王須說你阿爺勞苦半世中道窮愁死兒方三歲一哥哥一姊姊娘行號泣相依倚怎不悲啼拋作黎邱鬼

你若見閻王須說你爹爹老景窮途一載半年素早暮相呼口中握食作歡娛並不曾恣口腹論有無增些罪孽

你若見閻王須說你爹娘痛斷肝腸白日裏開眼巴巴望你須自主張訴穹蒼倘尙要輪迴到人間須憐念因緣未盡憶家鄉忠孝狀元重整舊門牆可憐你戀恩情怕生人怎捨得你孽兒逐隊野男行你須是跳過排場我看你臨行無病苦好處昂藏急忙忙十念聲高爽應不見閻王徑到西方

哀哉我二郎雖然如此我如今實不知你在何天心神惚恍常覺在眼前膝前你須是夢裏常來見說个因緣我待要時時呼二郎哭一場又恐怕殢滯你神光待要相忘奈磕着撞着關思想

哀哉我二郎今休矣你嘗說爹爹領我到廣生菴拜佛求禪我今依著佛門荼毘收汝骸骨安置佛臺邊我將來彷佛畫行狀收書卷近佛龕

哭二郎文你爹爹化與汝汝識字雖不多如今還面目當面不錯過呵呵一場夢大家掩口笑葫蘆

沈僉事退菴公哀辭（有序）

嗚呼士生而讀書談節孝適遇其時不能疾赴死所而幽憂沈懣以終生有死容死無生氣亦足哀矣乃自哀之不暇以致哀於星辰河岳之間有如余之哀沈公也

公名壽嶽字巨山晚更號退菴生而剛發負氣不下夙慕方正學陳景道兩先生之爲人代有忠義遠者不具論若曾祖寵爲御史忤分宜叔祖文節公懋學居翰苑忤江陵公父有容榮祿大夫不附逆璫以死公纘承家世皎然於義利生死之際故能以臣道明乎國子道成乎家爲得死所也公所與遊皆名公鉅卿理學風節之士所與商較者文章興廢及當世得失大故負有智略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出貨財猶棄糠稗庚午舉於鄉鄉邦大事如建雙橋築湖舍平訟獄皆引爲己事其於一家則修譜牒請贈卹兄壽崑留守駐郢上罵賊死

壽萁軍七里岡絶援死公爲視斂襄事聞於朝無不畢遂其志焉丁丑乞皋比江淮大築學舍文事聿起辛巳授羅田令減税輕刑招撫流亡歲餘有飛烏集庭樹壘百餘巢聚武黃湘沔十五郡之人文刻西禰楚業爲師爲牧至今皆曰於我有德甲申愚谷王公潔疏公兵巡僉事鎭登萊然其時外臣戎車不詰內臣朋黨方爭公蚤知其不可爲矣遂有被薙入山之志早暮一扁舟哀吟獨弔已而杜門御客夜哭晝吟而熱血未降每以鄉大夫之身謀官守而護維桑己亥夏五月瓜步不守人有扶杖欣喜之心公獨抗危詞以語同列肅其不可者十六七公又益知其不可爲而民動如煙勢不可止而公卒及於罹白蜆嬰茆蝮蛇蓁蓁柴市寒水陰風慘冽公徒步東華門止舊內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但命之曰凡余學孔氏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立者命也吾自甲申三月以後如牽羊入肆步步近死以死爲安吾求無負祖宗耳不憂負爾輩也口吟絶命詞一首望者但見白氣直貫牛斗閒時辛丑十一月二十八日也越七年丁未其同年弟某述其死事哀君有道亦以自哀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辭曰

弔忠魂於千載兮何幸與夫子而同時嗟生死之不齊

兮志則同而事睽緊長夜之難旦兮志士溝壑以爲期望陵園以攀號兮排天闕乎愴而君辱臣死兮君死臣焉之瞻浩氣於洪林兮皋橋有客世同悲（維斗死丙戌退菴死辛丑）（時異而同）惟君臣朋友之義合兮訴先帝而勿疑我思故人兮仰睇列星而俯蛟螭哀余言之由衷兮還自顧而忸怩

戊午春三月崑山
趙詒琛重編授梓

癸酉秋季有書友攜此冊示余并索重直余曰此非汝輩所知是必有指示歸余者故不以尋常故紙視之也後訊之果然蓋余嘗從鄭氏後裔訪桐菴遺墨曾有手書文一篇贈余故又以此託人示余余重爲鄉先輩手澤且閱欽序三題識知係熊魚山評閱本益珍之因以十餅金購藏焉　復翁

鄭桐菴先生手書自著文稿一卷爲黃蕘翁藏本咸同間先君子得諸吳門文章高潔固非後生末學所敢贊言而書法蒼秀朱墨爛然尤令人欽慕老儒宿學不置光緒初錄出清本乙亥始付棃棗并刻府志

小傳一則於卷首癸丑夏遭亂原稿及板片均失余甚痛惜之亂後重謀所以廣其傳者遂從吳郡文編中錄得遺文一十三篇從玄妙觀志中錄得一篇并舊刻重加編次仍爲一卷於今付授梓嗚呼桐菴先生爲明清間吳中遺老品學足爲鄉邦矜式乃二百數十年來知先生者絶無僅有先君子力爲表揚又爲兵燹所厄今余又繼先人之志重刻流傳余家與先生洵有緣矣是不可不記也戊午孟春崑山後學趙詒琛謹識

蘇州府志卷八十八人物十五長洲縣　國朝

鄭敷教字士敬光宙（見吳縣）子湛深經術天啟中吳中倡爲文社敷教與焉崇禎庚午與同社楊廷樞張溥陳子龍夏允彝同舉應天鄉試是時東南文士統會於吳號爲復社敷教生徒之盛亞於廷樞兩人俱爲鄉里所宗時人語曰前有朱張後有鄭楊丁丑舉賢良方正以母老辭晚歲隱居教授著述甚富尤深於易詩宗杜陵書法在蘇米閒年七十卒門人私謚貞獻先生

譚水部梁生埽庵集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埽庵集

江安傅增湘署

譚水部粱生埽庵集序

余友譚粱生所爲詩詞大都出之酒邊琴次信手揮撝咸有精色若經鎚鍊譬大幻師俯地拾土悉作黃金又如具天福者橫自跳擲倒床蹋地卽有細罽妙氎承之無不樂受我郡素諱言詩十餘年來士流忽競以此自炫多作行卷相貽余甚喜炊兒冷竈忽熱然未暇一一置眼也歲首得大凍已又雷雨蕭然旬日不出俄晴暖因崇一盎內釃一尊酒就梅蕊下且飲且讀粱生之詩當其快意如馳紫叱撥入萬人場攤錢怒喝已又挾粉兒纖子領其脣眇入雲之響卽復庵去就古廟荒刹煨榾柮火同碧眼胡作饅頭邊話以其具有此三種情味斷不從凡措大口中出也醉謂兒輩曰粱生詩得天者多不可遽敵且下楗三年盡發所藏四庫熟爛之而後作一語對之或相當也不然終遜粱生矣同邑李日華撰（明刻足本恬致堂集卷十四）

題譚埽庵先生詩

譚公卓立如斷山六子散朗皆瑤環元孩死忠埽庵遁孤撑大屋爭百間讀書喜得野王墅瓠履眞學仙人臞參軍且免謝皐羽使者何有程鉅夫（埽庵先生明甲申後卻瞿稼軒之聘洪經略之薦家有瓠園兵毀後重到東園改題遺鶴軒著書終老）過江人物驚飄瞥先生掃室但一潔賦詩非名公自娛結交皆俊我心折當日遺鶴留題句從遊尙脫戶外屨後波遮莫是前波我今并乏聞家具（即用先生詩句）蒼茫重訪讀書堂鴨腳新陰復過牆認取青氊一片地子孫仍住碧漪坊（遠孫志賢開宅舊坊近復傳刻先世文字遺澤長矣）甲寅花朝同邑後學金蓉鏡頓首拜題（新刻滮湖遺老集卷二）

埽庵集（足本石倉十二代詩選浙江集卷三十九）　嘉興譚氏遺書之三

嘉興譚貞默著　明候官曹學佺校閱

夢楚雜詩

屈子故言愁莊生詎言樂閔茲罷薾人導以無止覺
慈儉斥非寶謙柔吐其娖不獨芻狗賤仁義與禮樂
史稱本老子或云從之學莊生乃大笑吾師無名璞
眞人聖人輩蚤已混沌鑿

其二

史生不識莊深得屈子髓上下礧砢人旨趣一何似

騷傳百回諷印合等泥水不爾三千言顛恣若爲儗
衞鞅與韓非恰是諸公子一朝棄本宗身死異國恥
湘纍洵至忠千秋視所以放離多歷年睠顧長徙倚
懷誠游上仙參悟在蘭芷

其三

猿啼乃求偶誤聽作悲傷狒笑思食人不是歡喜腸
笑啼特詭用人面那可防御曲蚤傷足何況走太行
回車慰長林行歌汝不祥上世有敝廬祖德留餘糧
庶免淵明乞曾不羨肥肪交游日希闊畏影願休藏
無奈楮先生出入催相商

其四

正士惡匪類靡軀殉英風道義協初吉恩怨搆終凶
奈何讒子弟憑依神鬼叢君子乃有朋小人惟黨同
先子矢特行力排舄帥雄璫焰正交結憤義死齊東
不才修戢具鶩值監軍容一時爭坐位咋舌長安中
世恩未及報清白伏孤衷屈勉慕古人常懼失所宗
咄嗟逢不辰追曲競周容蛾眉速謠諑貞淫誰適從

其五

東海有鳥焉厥名曰意怠飛棲任行列飲啄無先邁
不自嫌醜弱中道鮮殀害矯矯厲天鵠六翮光輝在
翔止未得地鶢鶋俄見惟明夷君子用豈受矰繳敗
亦有突梯子食內而養外

旅次

北地不耐雨淖深艱發輿暮就逆旅宿有溪難覓魚
靑林庶窈窕白月一軒渠

題曹太尉勛迎鑾手蹟

神物何所最筆墨函精靈披灑況熱血埋見詎常形

曩出致身錄遜國昭積冥堅忱在忠孝呵護光汗青感玆迎鑾蹟異變夙有徵宋帝繼北狩后媳借幕庭生死不得歸涕望空沙漠壯哉曹太尉出沒與虜朋肝膽向催動匪藉口舌爭奇功返骨肉烈忝扶庚横痛定寫淚餘慘宛逼欲生一歌曰受命再歌曰啟行主辱義臣死艱棘誓靡寧黍離道路哀三歌歌北征見接復傳命詞令當膺懲庶申中華禮爰格驕醜盟許還未終閼回鑾始畢成七歌魂欲絕皇天悲喜并禿節見蘇武離騷誦屈平上下五百年故以光惟鳴

裔孫曠高懷發夢來古馨家乘著大義崢嶸踵令名余負逸士癖奇操欽嘉貞兩覿明夷書龍蛇世界更呑聲憤白日心肺相摧驚漢業正雄盛和親警白登胡運從昔然多壘俄搶攘所恃明王福有道萬里城顧良無願忠拭眼覩時淸

聞都城虜薄

朔風來吹刀白日慘幽醉神京溷豺狼奴東向疑似重關突無人頗牧誰者寄縱云掃穴難豈絕偵探備宮庭虞震聾邨郊痛蹂躪觸目驚羽書俄聞喪羣帥闌入浹旬月消息轉瞶寐遠鬪料鮮謀擊㨗可得志奮飛悵空拳遙拂勤王淚

同徐善伯看寶槐

前生或煙客林泉多熟因牽絲命北山寢園颯松旻勾當乃公事官裏無閒身環蜒耳名勝卧遊虛累旬慫慂偕東訪高槐樹達尊騎遙虬影攫垣虛龍性蹲自生金源前難記五百春流傳稱竇氏荒巖問禹鈞豈伊椿桂悉留寄支離存侈腹度几筵修步容軌輪中餘揖讓地想坐昔來人老過不復大生趣仍氤氳

壽域托萬乘坏土籠五雲永無剪伐患益詹時命珍感爾殊恩被聊慰探奇云

弓矢

長兵利弓矢造作良鰿辛鍊材及時力合濟會巧神陰陽眡以水安危參其人昔治一年事玆期三閱旬橋引靡寒熱夾搖殫朝昏僅聚下幹竹暇相剽獸筋犁犍盡拔角詎必燕牛珍鶖雁悉投翅豈擇朔雕陳濕柔易外善鴻殺難中勻水火未全得旱濕無久馴簫弣虞逆紲羽苛懼撓屯　明主敦射器國工亟匪

倫弦剡取威象控擻在能軍祭弱與忘歸空留名字
新彎環摩漢月鳴鏑猜胡塵庶幾彊天狼彤盧歌錫
動

刀

寶刀傳昆吾風霜發靑犢畢生供一鍛閱代罕二續
征繕驅桃氏并制三千六囂雜失鳴鴻逼期無割玉
錘槖鼓殷雷淬湛陵炎焙鑿壞鮮中黃砥石豈華麓
英芒步阮師莖圖式歐局口方首欲洪脾薄脊差篤
鉤竿鐔棠須操刀咸具足虵光黯若波龜理燦於縠

斬鐵試新硎薄桂占撓曲庶聽匣裏聲敢望斗間燭
上齊工所執中制士能服一揮單于逃再掣防風戮
銷兵歸太阿神武長不衂

渤海舟次述懷

秋中弄暄冷風信東西數漕渠如巖坳高檣折平陸
稠榆庵藹靑芃黍芊眠緣村遠官吹停引牽雙屬玉
稅日在屋角會尋漁步宿生不嗜盃蟻滄酎空醽醁
從倚嘯蓬牖欻念居諸獨趨庭蔡焰森下幃筆家禿
息深晤伏龍籌幾啖食肉人言舊新第返視仍故局

慚愧讀書寡未審經濟足分非金閨彥私食厭規束
乂安展心策裔夷繫頸服長揖謝封侯抽身追竊祿
莫輸　明主憂鶴軒應載惡

古風

傳古巨靈氏掌華蹈首陽僑如未云頎五丁併莫賺
東都半尺人跳步漢武牀如何叛阿母熟識呼東方
藉非遊鵠嗉或疑函簣籥欻現兩巨靈規度詎可量
迺悟姓號幻還啖肉殼粃小大豈鷽鵬壽夭無彭殤
冥觀難奧膈皮相登優場

瘧

壯士不病瘧光武啖景丹如何丈夫面黧爲鬼豎姍
眼前正跼蹐投足多難端蛇虎當路隅蚊虻驚枕簟
要津盡魑魅逃影空憂歎立身天地間蘄爲人所難
遇榮可意割視險如命安不念我先子憤時摧忠肝

古南池作

唐賢遊濟上醉歌見遺碑城上太白樓城下杜甫池
林木蕩驛塵欄檻動古思弱齡侍北征僑居久隣比
課塾得少間兒嬉擲漣漪辛酉行挾策依人宴賦詩

乙丑羅閃凶跣櫬臨城陂北門不肯納逼窄踏水湄
扶持怕欹跌此地何何爲奮首奪禁闥穩昇棲在茲
哀荒慘無魂兩弟形影隨第五並孝廉弱骨瘵冞醫
念昔五情塞摧肝枯涕洟今日蒙恩旋風樹空蕭悲
少陵有七歌援之托長噫

咏竹罏

種竹北窗下搖曳引涼風一朝屬匠氏塗斵巧玲瓏
遂與紅焰親寒帷翻見庸涼熱忽然易特操詎能終
當世貴適宜人情喜善逢

過鹽官金粟山

海塩金粟山環峰亦靈境千松新閣長一鐙古殿冷
漢季康居僧神通越海嶺創化千百年毒鼓留入省
徑山老阿師改號不改鼎杖頭擁萬蜂狗此檀那請
小山苦水濁甘溜迸俄頃虎跑萬壑深方之未云並
我來嘆奇特吸泉坐日永隣巖千里外緣溪放野艇
溪窮艇不前山盤足強騁澈湖逗澄光海蜃俯遐影
潮落捲黃雲林風發孤迥茲岫擅高名署作鷹窠頂

從香山還宿山閣

坐泉狎飢魚策林上棲鳥去山十里迂小探窮夕曉
巖阿留倦足揮琖醉天表平疇塔指出函日嵐光掃
新呼閣姓名却如夙遊好夢止湖草邊裂帛聲窈窱

西山觀水源

尋入太和庵忽見水窮際石磵相扶撐開闢無根蒂
黃葉棲樹間鳥鳴時一墜飛觴過泉峽雜坐互傾遞
余飲不踰合漱泉以當醉鹿鹿羈鞅人遇此發清慧

荷蓧丈人

尼父道莫容栖栖不知老漢陰有遺民抱甕以爲寶

荷蓧者誰氏托廬自閒好曖曖去人煙猗猗雜林草
日夕隴上歸憩此遠塵惱作田亦復疲異患勿復擾
缶中昨秋粟炙雞聊一飽有子不學仕種耨存吾道
唯彼路傍客休生苦不蚤托契知乖分語默導意表
沮溺落名字詎若茲人渺辛勤負米子機心固應少
倏忽蹈神界玄蹤尋復杳僞典出桃源達人足幽討
茫茫恢宇間勿放雙眼小

賦得今夕始停梭

撫此機杼怨睇彼河漢修七襄巧衷結千縷愁思抽

金風調綺夕瓊鑾淩素秋雲鬟正容裔翠幄方夷猶
故情詎堪訴新歡復難留曉歸聽斷絃纏綿無斷頭

夏日酌友人白苧別業坐中妻姬乞詩捉筆漫就

積雨闇叢薄空野遲夕陽渡頭水如箭自渠亦湯湯
策擢不得遡攜手東皐望墟落齊晚炊几除進夕凉
雙鶴穿林迎衆鳥分棲翔纖月漏遠波迷離介綿楊
流螢燭草徑聚蛙雷池塘淸懷盪蒸鬱厭飮和滄浪
有美韶治姿文弱宜素粧檀脣按新曲繞席囀鶯簧

搊絃間竹肉羽觴巡數行庶幾溪山音不令岑寂荒
金谷罰云侈林賢乃沉狂鳴榔及樂還良宴難可忘

西湖懷古

鷲嶺客兒亭翦歲憩康樂高臺翻貝葉爽氣開叢薄
睍官不視事顚遊漫旬朔木履山鬼嘯蓁徑五丁鑿
譎恠朝議危鹵莽禍幾作三復欽遺篇奇情在丘壑

其二

祖龍寒一擊飛檄將無同臨海竄荒剎廬陵旋故宮
燃燈續岩吟破衲坐潮峯大索魂魄定長年空澗松
四傑詎足傳詞名埋英雄軒然狄家姊令子陪高風

其三

兩宮坐胡塵忠憤誓不沒號令反側弭斬逐匈奴蹶
痛飮抵黃龍將士怒指髮神筭出一心國恥旦晚雪
昭陵喪遠謀金牌蠹敗舌白日風波恨碧草乾坤血
時有肝膽人來哭墳上月

其四

至性越人世搆廬失其眞瀛嶼參差間梅鶴相與隣
放吟寫澄瀹尋僧披荒蓁嚴陵能卧漢商山愧避秦

伊人曠上古乃在湖之濱

其五

貧是王孫種酒亦高陽徒歷落負雄槩控馳生馬駒
矢赤恢中原顧盼無强胡所向奏奇捷敵慟走削鬚
時事慘動魄長揖謝虎符扁舟學鴟夷歌舞狎澄湖
沉醉盪猜忌將相絶經過夙志賫不終藏身稔良圖

其六

瀑淙度靈石曲梁橫玉鉤中有幽人居高韻披松楸
鳧鴒醉水軒圖書點篋樓道眠踏五嶽尸解留一丘

煙楮放志意落託眞仙流

其七

流浪混名氏七尺修髯公跨驢復攜鶴孤往無常踪
時看西山竹愛宿南屏鐘湖更高士名岸然欽遐風

其八

丁年脫儒服掛錫面空山猛虎遣伏匿迴曜尊名巒
緇白依皈傾團瓢成鉅觀善導及禽魚白法無冥頑
棒喝百八在安養婆娑間蕭森梵村路梵唄催潺湲

擬陶

偶來居東皐秋往冬亦徂悠悠薄暮望寒風入林疎
不見往來踪但見飛鳥孤飛鳥漸以數空枝欲焉如
朝出暮不還翺翔沈畏途好爵百年内日昃寧幾餘
塵勞震我魄愚哉形體拘田園靜無染坦慮憩琴書

陵差道中

鞏華城外柳千圍鞏華城中宮闕威六龍祇見此駐
驊墩埤綵緻雙虹垂驕酋鐵騎腥塵沸當橋只尺不
敢睎壓蘆靡恙麻菽碩鳥雀巢枝無改飛天神呵護
燹氛絶山陵日月眞光輝於戲山陵日月眞光輝

贈友彈三絃子

客塵十載長作惡南到甌閩北京洛新秋無恙客家
園知交斗酒聊娛樂坐中有人解絲肉興王箕踞搊
纖玉元詞高按兩三彈鸎囀猿啼蛸淋谷犨撮風雷
變恠生迅驅千騎春冰蹴閒情標舉阮家絃沉壯還
疑漸離筑曲終慷慨旁無人太息酒杯多戚顣咄嗟
馬首慰言別破琴絶交安足論

畫訊

近朝畫史重山水解衣盤礴莊生旨魏晉貌形置寺
壁如古四言風雅始昔賢謂是無聲詩書法文章盡
觀止解此道者宗文少尺墨崑閬相氤氳澄懷味像
少所似先生玄界遊無垠一筆落勢混沌闢吹雲捺
石寫巉骨如見高山復流水平澹天眞最奇特梅花
竹松有情性改步匠古出簡令境到淨深標積微遂
潭裂谷入寸紙珂雪穎脫髫歲工超越倪瓚與王蒙
湛險蓊鬱變風候雄軒歷落開澤秀扛鼎之筆具神
理正貴火傳薪不以羲之獻之大小王元章元暉大
小米門風仙種盤根大齷齪不數將軍李況翁出處

如泚石人品高強生韻出圖書博綜猾賾球鐘鼎名蹟森靈氣箇中種種悉畫髓余後而往笑全未孽諾龍眠本人禪景空心惠含化權厭聽絡索石鼓巖比體易象閒景賢破墨三昧雖可傳萬趣不亞惟默然敬訊此語應拍肩

觀米漫士畫松

偃松自高無曲性髣髴虬龍失其正似茲位置天際來眞想榮然持號令彎弧矗刃擊于鐵千針萬針攢不滅枯榮蔓亞盡含風裂石披苦根險絕顚翁胸中蟠鬱奇或失所謂無聲詩杜陵放筆請直幹此意千載誰當知嗚呼此意千載誰當知

登任城太白樓用韻

濟北仙人石濟東仙人樓樓頭謫仙縱豪飲四明狂客營糟丘潦倒長歌揮北斗醉嗽出沒蒼莽之茫流秋月掛在蛾眉巔春草何如鸚鵡洲千秋萬歲酒杯裹高風振爽高城樓下有十頃池芙蓉覆汀鷗記得苦吟杜陵老縱橫八韻銘清遊咄哉兩先生同懷天寶憂艱卒廓落生涯薄呑聲唱出哀江頭眼前世事正反覆戰塵北睇殊未休書生安得尺寸致雲雨長一篇呼爾兩公豁古愁

山桂行

煙霞嶺頭桂花月塡溪溢徑飛黃雪山圡種花不愛花紛紛市花還市葉問渠市葉何爲爾伏暑炊湯最芬越笑言有葉不需茶雀舌龍芽空論說負擔擕筐列道隅大枝摧剝小枝折越日重來樹杪香猶入山風吹不絕

武林紫陽洞作

臨安湖山絕天下軟美秀簇無如者不經幽迴不憑危午齊暮宿多蘭若蘭若名山俗賞同煙霞石屋飛來峯石頭便可作佛事何當形相鏤虛空遊人雜遝羶酒肉兒童瓦鐵輕投觸歲深剝落點莓苔誰識莊嚴眞面目茲山靈恠無特奇玲瓏險架諸峯齊巖壁殘碑數行字棲眞洞口寒雲迷雲迷欲覓眞入跡遙指江天水花碧野鶴飛去不復還留取天生一片石

南高峯德宗覺照居

山徑盤紆殊不辨孤菴突向雲中見石壁茅簷四五

間松竹森疎界空澗江流澄練半霞染南峯背倚平湖面湖水一盂手可掬樓船如芥堤如線鷗鷺驚飛千百雙晴空平落疑輕霰老僧坐對朝復朝偶來換眼翻嘆美俗人都解山居好山居那如城市日雜遝煙塵畢此生徒向名山尋記傳

春燕行

鴛鴦湖邊白苧溪迴樓掛柳春光齊社前燕子來無數盡向溪頭結伴棲日遲泥煖雛蝴蝶穿插流梭鬪剔捷新雛軟翼怯追隨時控微風點波諜所思隔在飛花東搴裳欲渡迷煙叢燕還春定鴛鴦宿海月林霞相對紅

滿將軍百歲歌

邃古人生盡奇壽老彭八百瞠乎後倏忽機心斷紫元小年七十便希遘海上至今有仙翁百歲方孩雙頰紅曾隨驃騎破強虜會逐輕車奪雋功經營膂力夢中事彈指春秋直兒戲城郭人民半是非衣冠禮樂都新置不藉芝山煉火還何須壺市藏名氏幾番天上葬神仙放眼逍遙地行住有孫作宦子死國歲

星談譚人不識向前顛倒難記憶只記一百復一百成數疊來詎論十

畫媛篇

女兒刺繡男兒筆天上人間判奇特誰抽虎僕出雲霞點渲披皴擅閨室繪境近稱山水尊唐宋胡元非一門胸中林壑翻幾許會悟精能與道存作樣命奇洗工氣惟石崩灘絕英毅離披缺落意有神設澤傳華品殊貴蘇氏迴文巧思織孫娘舞劍酣情沸林風散朗慣對客禪肩徐訓理無格矜慎偏教好事傳六角長幀眼邊拂玄宰先生肅首肯折柬道名贈粟烏士流相介望琴軒稱爲詞兄而嚴席前有蕭張後文管薛氏素君近烜赫嗟噓婦女得如此何必人寰市巾幗

虎丘汲泉

江南惠泉定無匹品之第二仍是誚只爲當時右中泠詎知中泠難得眞會須鐵桶繫繩長百尺投向遺蹟矜傳之瘞鶴銘如何泥挹江面水便壓惠泉而取名卽如虎丘之泉背山麓前有疊石後袖屋古井幽

寒覆碧苔銀牀膩滑蔭修木遊客驟過不知處劒池
作腥那堪掬適來汲得須虎丘勝却中泠千萬斛達
人爲腹不爲目況堪耳食空馳逐沂陽猪美徒笑人
漫把水經抵死讀

蘭江道中

曉起入征衫篷牕日半銜丹林藏水碓磊石凝風帆
偶作女貞傳還看仙樹巖孀寒如欲夢灘響落松杉

過理安寺贈佛石

古刹靈巖曲荒夷夙爲君誅茅毒虎去結社淨蓮芬
泉是衣珠灑名猶法雨聞秋濤纔見白松閣響疑分

從燕山抵登海父任途中雜詠

走馬新秋道當村宿客稀海光山欲曙地瘠草先腓
于役偏親日來思半似歸喜聞驕戍定東國有餘威

其二

余父仔王事爰遵東海涯窮山催日馬荒驛報更鴉
久客銷衣袂時危拭劒華怕因羈思發未許夢歸家

任城南池

一泊南池下連朝未放船昔賢曾命酒此日正聞蟬

樓古凭高壘荷繁蔭綠天孰知千載下猶只戀青氈

登蓬萊閣

石磴開雄界凭高挹淼茫欹空沉海碧睨日帶山黃
仙閣依東郭齊風俯北荒揚眸占遠戍若箇射天狼

東萊道中

客歲花時出今茲木落歸山川經旅食南北逐鴻飛
亂始無長策謀慳欲杜機踟躕東海上人事不堪非

出燕館所知

客子交緣促偏君閱歲時相將不得意故作有情癡
作佛看誰後論兵擬出奇形骸須脫略剩得寸心期

村居

禾黍望不極蕭懷已暮秋蘋香魚吐沫雲靜鶴搔頭
紫芋山家飯丹楓野客舟此中非傲俗端合在林丘

冬日過佛石

墟落忽已盡松風引石橋溪紆寒溜澁山倦翠陰招
飛啄餘飢鳥行歸半暮樵此中有大隱幽澗出詩瓢

聊齋失鶴

家園歸幾日湖舍好頻來獨鶴翻霄去山風向榻開

池聲過夜雨樹嘯作寒雷徹曉驚寒夢空庭葉作堆

鄭孔肩見過却贈

漫道相知晚文章舊友聲山中遲豹隱方外狎鷗盟舟閣蘆花浦茶炊橡栗鐺經時林石坐多半說無生

贈唐汚甫

高寄西湖曲荒菴第六橋巖雲封煉竈蓮葉漾吹簫葛井隣同調逋梅許見邀詩襟天地闊仍託舊時瓢

聊齋漫興

風境逐時幽園林不厭留當春摘芹蕨入夏覆松楸

秋檻招波月寒溪映雪樓似便方外客野話率夷猶

南高峯香巖室

山庵隨意好此境復疑偏惟石虛穿樹疎窻繞落泉峯懸希聽鳥林湊輒生煙夕眺江湖處欹巖半尺天

湖上聊齋

湖步數間屋蕭遥無俗情對門梅處士懷古柳先生溪影傲白石嵐霏殘紫英淨日倚巖樹臨風振素纓

獨坐

獨坐南窻下寒光林際分庭梧鬆雪影溪竹捲波紋

茗熟方過晝香清不作雲鶴鳴相和久原上易斜曛

假歸

閱歲危官去中秋勝夕行心無一點事月有十分明原野青來稔漕渠碧見平此歸非易得酌水自知榮

積雪

陰寒遲積雪旬日戀空枝瓦白鳥行跡簷明冰絡口氣侵牀劍凜光入鏡花欺爲伴孤吟客春風不忍吹

出都留別金維則

廢館塗茨漫落成寒窻連榻到秋聲澹非著意還交

道久或閒看洞宦情白業拈來惟茗戰素餐放去及蓴羹懷人宛託長安月有日相攜作伴明

題沈受繁蟫仙館

溪煙城月往來便新結高齋勝事偏草綴小山書是帶庭懸古塔筆爲椽伽陵音好能言佛脈望靈飛蚤食仙笑過不辰應偶未都塵莫厭著先鞭

贈魏錦衣

數載相看意泊如高懷散致託圖書軒裳不礙陶潛酒都市偏宜魏野居彤史家聲留直節丹顏仙骨悟

靈虛爲欽賢達深傾蓋寧愛盤桓問麴車

題匠心軒

敢思偃息版軒中審飭無皇夙夜公譽盾譽矛全自
笑攻金攻火願爲雄十年征繕窮毛產九塞輸將病
巧工何日天狼殪長矢虛窗捉筆賦囊弓

軍需廠雜詩

兩月除官轉調新書生不敢避難任凜看王事皆戎
事倩入臣心是匠心應信火攻終下策那知竭澤在
流金工倕巧指能持國赤膽寧辭督責深

其二

戎索非將利器齊杞憂宇效切堅冰堂前燕雀如堪
賀檻外豺狼略未懲治監縱教供百鍊鼓行誰爲奏
先登拊髀良將負超距弧鎧何煩比阜陵

題朱子葵小影

竹鮮松潤春煙裏茶熟香生詩思中洲古悠悠懷放
鶴琴清漠漠送歸鴻身須丘壑非招隱夢入滄波欲
御風把卷爾雅譜語遠公疑去待支公

題鏡閣册葉

西湖生面衆山開一日歌船磨幾回春綠秋丹長換
影雲歸月出總無埃文鸞應向高樓舞野客還疑貝
局來卧起不知仙境熟恍然非樹亦非臺

錢塘看潮往宿雲棲作

兩點浮嵐夾海明秋潮當午浪花橫千帆飽引長風
度孤塢隨驅款段行白馬飛來驚伍相怒雷開處發
枚生坐看沙落尋山徑換出清涼梵唄聲

偕陳爾新雨中看海棠時值都門虜警余將北上

放假歸來恰二春客春花事較精神非關妬雨偏欺
眼只爲胡風欲颺塵袖口一觴逢勝侶杞憂長睇賦
清人素懷喜作墻東隱却會時艱肯庇身

眉公頑仙廬作

白石山腰水足紆林棲高隱合人殊松鱗有道閑中
歲墨瀋能仙世外逋野客輒來都載酒君王可許索
看圖從公匪作青門隱思種逍遙五石瓠

從君上之武林道中作

黄梅雨後暑蒸遲綠蔭煙綿罨畫陂魚艇聚炊懸網

角野橋新漲礙蓬牕經過村嶼疑湖嶼斜照征旗出
酒旗賁鯉撥醅浮旅伴蕭懷自許獨醒宜

滄洲道中

漢代名都渤海聞煙村彌眺尙無垠工口熟識高常
侍循吏偏傳龔使君酎色玻瓈秋月印鰌鮮銀縷露
潮紋漕渠迅有朝宗勢穲柳行行護紫雲

汶上逢項不損

經月離羣就旅航菊花辜負好重陽膠杯淺溜紆官
渡圜斗層樓矗女墻僅得哀梨消客悶寧堪軟棗遍
奚囊恰逢熟侶舒沉抱尊發青州賦短行

中元禮雲棲道場

給孤園裏舊栽蓮地湧花宮照梵天晨供百珍歡喜
節午齋千指苾芬緣毘曇歸論清煩暑震旦持名警
熟眠侍母皈依悲隻履慈音覿面尙依然

同李少文宴公朗宅

有客名家自廣陵招尋東閣興偏增雨癡混過梅花
市月漏新傳桐葉燈素友尊開春思滿雪兒歌罷夜
光凝淹留投轄歡無限善病相如慮不勝

送春

滿架酴醿宿雨鮮緣隄楊柳媚人顛眼前抹煞春千
種頭上生憎白半年司馬不關中酒病冥鴻祇結在
冰絃激情哀物知多事養拙遺欣會息肩

秋日登洞庭莫釐峯

爽發秋溪促筍輿巔開不著樹爲襦環湖塔數三吳
盡峽浪峰懸泉嶼扶遐睇如酣先落帽幽尋有僕解
忘痡雄匯流厲非常客松宅猶呼少伯無

邀陪詹翀南太守登金明佛閣

非溪遙帶五湖頭老剎歸然俯鶴洲少伯祠新懷勝
業語兒亭古說扁舟登臨霏雨看餘潤簡脫清尊頌
快遊藉得樂郊雞犬靜殷勤月影侑停騶

懷武夷因送葛震父之閩

春風曾作武夷遊看雨看晴箬葉舟玉掌峰頭時小
歇金雞洞口夢參幽年來淄袖悲塵客此日丹砂慰
葛侯十軸錦囊吟諷處遙同賡倡在鷺洲

癸亥除夕懷父登州

王事應知不顧家居人誰復伴天涯陰雲遙對之罘

雪火樹疑開不夜花仗得天聲淸海泿愁無地酒航

年華看余行色乘春發擬到齊封已汲瓜

登州官舍讀杜集感懷因簡李珂雪

杜陵篇什逈精神東海流觀晤昔人竟日苦吟容易

老十年飢走不辭貧縱橫殺氣當吾世潦倒生涯是

後身落月屋梁懷李白男兒坎壈共誰論

福城禊日寄懷李珂雪程范卿

作客攜家茘子城剛逢上巳恰淸明閒尋修禊永和

事落想去年今日情二十七人花裏坐一時山鳥句

中麿溪頭醽醁長堪醉不願天涯獨解醒

次草萍驛讀孫忠烈感懷王文成擒寧藩二詩

路發三衢說爛柯尋山其那候人何田餘紫葉經霜

老林亞黃團照水多薄暮野亭萍裏宿百年奇事句

中過額頭殘墨看燒燭寒雨淸吟噉饆饠

偕項公定元孩石孺兩弟西溪永興寺看梅時

從閩歸尋欲北去

南歸暫許脫征衫且看梅花掛北帆村酒發酣澆塊

礧親知把臂托林巖鹿胎點坐穠香繞龍沫噴枝夕

照函幾度盤桓人事老風塵無地出情凡

同卜戩父送金公朗出都席上卽事

相將好友合徵奇燕市高歌月正宜當世才名仍曼

倩（公朗一字曼倩）魏家文俠又如姬金臺欲售先留骨鴛錦

貽情待掃猶個日驢車看絺約江南春信莫須遲

武夷天遊觀

五曲溪頭支老藤仙人掌上踏雲層嘯臺列供千峰

具接筍當門一榻凭飯罷胡麻眞自在口傾石乳半

飛昇不來此地舒天眼說到武夷還未會

謾說居樓好致仙低回人事總茫然之罘島外胡塵

沒不夜城頭戍鼓連太息備邊無李牧徒勞絕域使

張騫吾曹赤手能濡墨惋憒空書大海篇

經古營丘

長安浹歲賦離居行邁翻教客意舒黍巃雉媒新雨

後棗林款段夕陽初近瞻岱嶽先秦禪繞看營丘大

國輿旅具牢九滋味慣魚鹽空自憶齊書

題子長山舟

蚤將身世作虛舟坐向山居倘欲浮雲過窻櫺疑掛席風生几簟不驚鷗三春夢入秦源渡八月思隨天漢遊自是奇情際寥廓區中何處覓清流

雪嶠師掩關雙徑夏日過訪因懷會稽王予安

積約經年喜過從隔窻十日話閒蹤繩床夏冷朝被絮竹筧泉香月聽鐘每憶同心棲曲水頻舒眺眼上高峰此中意象堪偕賞去住參差慣不逢

句曲道中

仙山葱蒨稱佳勝爲賦秦淮八月過蓮葉半摧楓葉

老松谿欲盡竹谿多劚雲有口丹砂窟瘞鶴無銘白石阿指顧未緣催蠟屐旅棲中夜夢嵯峨

登雲居山

湖邊遞數諸峯盡城裏看山亦自奇萬堞不遮雲樹出半坡斜漾柳隄垂江天於越當飛練宮闕南朝有斷碑爲問仙人丁野鶴紫陽深洞月還遲

虞德園翁周野諸長者招入勝蓮社值湖心寺落成

蓮社移舟契語深中央水國儼叢林三潭復照前朝

月重閣來看夏水陰遊戲魚龍皈化日婆娑鳧雁接慈音誰疑象教陵夷盡覿面湖山古佛心

九日集沈止伯北山草堂會余有閩行諸友各賦登高送遠爲別

欣將迎侶歲時過九月清霜奈別何菊社一時高士滿松山此日漸鴻多海天淼漠懷征路尊酒低徊發櫂歌准擬歸囊堪報贈武夷溪曲貯煙蘿

偕寒灰從快雪堂還聊齋

載得高僧共去還中流緩柵斷橋邊晴山幾疊到江

滸春樹一叢迷野椽說偈說詩都散豁看雲看鳥盡蹁躚明朝漫放琴川櫂好踏南峯最上巔

宋雲公同王子長見過因往黃葉菴載秋潭宿山舟夜話各賦

黃葉黃花盡怯寒輕舠借渡竹橋看翻嫌客到山菴慣載得僧歸一榻安輔嗣玄言方奪席延清雄句久登壇淹留快倒應堪記世外交緣信宿難

海虞二魏洎亦玄公定珂雪伯遠南湖小集因贈叔子

疇昔心期臭若蘭鴛湖把臂恰盤桓煙隄新漲千林遠水國扁舟五月寒羅袂入風人欲醉竹杯聽雨夜初殘浮沉十五年頭事掀破蒼髯一笑看

青浦道中

輕棹灣環路難記短橋流駛潮新至藤花裏樹白參天燕子攜雛青掠地打麥場頭柳帶濃剪茅屋角秧針膩盤山日落響齊魚孤墖稜層峯頂寺

道可移居香牙園雨中過話出所集禪藻屬余序

纔得幽棲世外心清溪淺淺樹深深經春遞數梅花盡積雨平添蘚色侵窄徑屐痕開寂寞扁舟詩策共招尋几頭禪藻標新帙品量支公直到今

登若上觀峴山

煙樹生涯到處閒輕舠隨意往來間春深渚綠宜茗木午近雲清坐峴山玉笋塔浮波影闊窪罇亭古石頭斑何緣錯認羊公地碑碣纍纍笑獨還

南歸登滁陽醉翁亭

靡靡驛路促征心小憇梅亭已夕陰山爽頓開遊子色泉香猶作醉翁吟捫碑暗讀雲歸塢撫石清談鳥入林谿發籃輿看不盡送人涼月在西岑

徑山過訪松坡貝林二禪師

策步看山興欲酣捫蘿披棘恣幽探巖雲自抱靈雞塚古木長封喝石菴斷壁數行前聖偈清風一榻老僧談歸途竹葉瀟瀟雨杖底千峯起暮嵐

金公朗攜劇過陳眉公東佘山居同俞彥直僧蘊輝宿溪邊三夕

慰余初想入山來剛得梅花滿志開野館離離分水

石松崖折折出亭臺隣虛響答歌成雪坐慣參差月到杯爲向希夷風味暖寒溪宿艇不能回

長安燈市

宮闕東臨大市西賣燈人與賞燈齊吳紬蜀纈侈瑤瑱周鼎商觚列品題

其二

院院粧排巷陌寬隱囊綦褥漾樓端水晶簾外香車擁半是勳官半內官

其三

燈幻銀花火幻燈火花飛趁夜壽壽更清月冷遲年
少鐃鼓殿闐賽跳繩

其四

大內紅光午夜開爲祠太乙炬登臺一時鐵騎驚邊
信月道司兵引隊來

都門送宮建之歸楚

此來何似昔年逢落落三秋兩過從忽向馬頭揮手
去楚江煙月共離蛩

落花

花面開如人面妍那交數見不成鮮學他天上相逢
女約別深情在隔年

秋蕉

綃扇翻秋最耐看時添綠雨半庭寒夜分月上虛櫺
畫亞立梢空竹數竿

登武夷山天遊嘯臺

胡麻澗曲住仙家臺湧溪山簇瓣華劈面口峯奇接
筍盤崖一線掛雲槎

西湖觀競渡

鐃波翻擊競梟車俠駿爭飛颺錦袪楚水口雲何處
是荷衣蕙帶弔三閭

題李珂雪畫

渺漠陰巒恰半秋蒼煙滴樹雨初收野翁曳杖臨危
壑濺屐飛湍不可留

陪憨山大師歷湖上諸山

一從雙徑到雲棲杖笠如雲緇白齊此日溪山重說
法蓮師隻履未歸西

其二

細雨盤陂度北阜鳳林煙色自蕭騷鳥巢仍在松雲
下可向虛空覓布毛

蛙聲

岸溝新雨水湍瀉輕舟斜泊青蘆下夜半酒醒不得
眠月白波明聲滿野

虎丘

劒鋒新淬夜光寒試出雄心石上看森壁幽池林樾
幕千年霸業有龍盤

其二

吳趨跳薄台遊叢談笑衣冠尙晉風佛法沉沉空片
石笙歌隊裏說生公

其三

春深綠翠正停勻夜露無寒客到頻一片石頭平月
色千人影落又千人

其四

白衣短帽冶情深慣狎遊羣坐月陰寂寂三更三度
曲翻知絲竹是清音

其五

門前賣酒賣春茶茉莉園頭又賣花阿堵換來都不
俗山塘一帶好生涯

千指菴

池頭洗硯蘇公軾竹影落池池水黑我來倚杖發長
懷潑墨留詩照山色

其二

尺寶冷冷碧於雪千峯萬峯吹不絕倒浸炎雲六月
寒空山耐聽蟬聲咽

其三

髼鬆草樹褷褷竹對面菁葱撲蓬屋老僧自炊還自
樵驚破山雲走麋鹿

其四

峯前片石坐縹緲朝看出雲暮歸鳥倦來枕樹獨長
眠空色蒼茫山月小

秋日自十八澗歸聊齋

此日幽溪不寂寥朝看叢桂暮看湖山牀越宿歸湖
曲小艇殘荷第一橋

九日

偶緣尋鶴上山頭忽憶登高及此遊無酒無詩無伴
侶蒼林古塔自然秋

塞上梅

征人何處望年華梅發黃雲一樹斜漢墓只留霜下
草胡笳還吹月中花

新燕

柳條新綠紫泥香斜撇溪煙認舊梁長得子孫毛羽
勁并州畢竟是他鄉

埽庵集全　　吳興許浩基謹校

埽庵集跋

右埽庵集一卷由江安傅氏雙鑑樓所藏石倉十二代詩選內錄出付梓（石倉十二代詩選四庫本五百六卷傅氏所藏八百餘卷有禮邸珍玩朱文印爲罕見之足本）與文瑞樓書目載六卷本卷數不同又與家譜埽庵詩存相較同者僅五首當是曹能始先生據原本埽庵集選錄者也埽庵公生平事蹟詳省府縣各志鄉達傳及文苑傳著述之見於著錄者何止一二百卷幾經滄桑之變近年傳本已不多見余自淸季續修家譜後即采輯先世遺著擇其卷帙

無多者量力梓行未嘗或間惟自壬戌以還時艱益急遷延者近十年然此心固未嘗一日忘也壬申夏日吳興許甥穀人來平憶昔在鄉時許甥尙在髫齡今則英才煥發著述之暇究心當世所謂經濟之學又能篤念彝倫尤爲性情之深摯痛母氏之云亡對於吾家事甚樂於贊助聞余刻家集中止愀然謂余曰文字流傳所以表揚先德若不亟謀蕆事異時或有散佚之虞前功將付諸流水遂慨然引爲已任蓋傳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愛其母以推及其先人許甥之得天謂非獨厚乎會埽庵集梓成爰書其顛末如此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立秋前三日胥山蟫叟譚新嘉
識於舊都北海國立北平圖書館時年六十有一

問魚篇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問魚篇

光緒元年
三月補刊

問魚篇自敘

余晚渡錢江遇繇林叔囊篋一空書畫二簏與生平嗜玩著述咸在焉丞睦陵二三知己索余近日著述讀之余曰必欲見余著述君其問諸魚腹適有漁舟獲半敝以篋如葦狀視之有余舊藁存三焉兒子取而登之梓余曰無庸也繇林為乃翁藏拙而必欲覆我拙豈不墊戾魚矣曰姑為聽之恐後有剖乎腹者我知免矣於是遂聽之

問魚篇目錄

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雲杍　元石
孫男　元釜　元輿編次
元夏

宋實穎既庭　歸安鈕緒生起文
吳郡　顧有孝茂倫　同評　烏程沈攀鱗赤符　參訂
王　撰異公　門人顧之琦珍甫
徐乾學健菴　李世俊望之

卷上

萬姓譜序
法言新注序
少林棍法圖說序
陸昭仲詩集序
友聲錄序
唐聖俞蘭雪堂小草序
城南孫氏樓集序
感興奉送楊半刺序
送朱五孝廉北上序
睢陵百二歲現存胡翁傳
桐鄉百五歲楊翁傳
與唐聖俞書
與陸仲昭書
與顧珍甫書
與蔣陛衍書
與朱潛民書
與吳念沖書
與友人書
與唐祈遠書
擬與大婦書

擬與小婦書
擬再與小婦書

卷下

追哭靈鷲須日華老師
石觀音讚
竹讚
寶閣寺華嚴墨海碑
重修先聖廟碑
戲爲杜麗娘權葬南安公廨墓誌銘
山人徐君重墓誌銘

孝子陸仲輿安厝誌銘
山人黃鳴皋墓誌銘
陳姬人墓誌銘
仲尼封王議
履說
戲爲鵲樓上梁文（以下附錄）
語溪月課小引
重到錢塘月課啟
候語水沈廣文啟
候禊兒張明府啟
壽序代許宗伯
戩彩堂賦壽徐司空太夫人
祭宋漫堂冢宰文
范燕翼復初書屋詩序
汪孺人節壽詩序
漱玉齋消寒倡和詩小引
閒情偶草序
古山草堂詩序
賀范制臺中秋大啟
賀范制臺中秋小啟

賀范制臺冬至大啟
候天台成司馬啟
候天台遲別駕啟
候天台郡刺史啟

問魚篇卷上

活樵李尉拱辰孟俟氏著

男 宗校閱

七世孫 杰椅植柱村楚榮榦

八世孫 士烈士勳士熊士照士煌士熀士熙士炯士燮 重校刊

萬姓彙譜序

蓋聞天開地闢。中央爲混沌之君。日東月西。得一兆無爲之治。碧顱三舌。亭燾樞元。龍額蛇身。陶鎔萬有。逮夫結繩書契。粟滿倉頡之臺。揖讓征誅。鉞轉升階之局。生人生物。化家化國。九畡天子之田。以食黔首。九州庶兆之力。以食官私。有其君有其民。愛其養愛其別。六典佐侯王之治。無大生民。九兩繫邦國之民。無先宗教。嗣是命一姓之氏。以定族派。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槃古至今。茫茫世代。蚊帝蚖臣。蠕蛈蠛隸。陀陀藉藉。不可殫述。且如天地人之兄弟。三十三人。羲農皇之祖孫。百有二十。倉林黃帝同爲姬。靑陽夷鼓同爲己。佶儇僖酉。同母而異派。家蕃伊祈。共祖而殊嗣。千八百國。而國復分宗。

百有億官。而官復分氏。支系淆而昭穆釀紊亂之奸。人倫敎而婚姻滋相犯之瀆。定民志以防綱常。訓四方而觀新物。育姓蕃生。豐財阜俗。於是乎存。迺者文明盡剖。衣裳非昔舜之初。四海一家。螺蠣入漢唐之版。越吳戎狄。風馬風牛。禮樂書詩。爲貔爲豹。至夫漢楷秦隸。破獷篆之形容。鳳律灰葭。統五宮之總律。人有其譜。譜有其萬。字以音排。義以類從。述其僻者。姑繆言之。如金木水火土爲五行。乙貳叁肆伍爲五數。宮商角徵羽爲五音。靑黃赤白黑爲五色。雷風星露。形象天文。泉石丘陵。條規地理。羲軒炎項。傚乎皇王。尸鬼神仙。引諸鹽圄。人倫則叔伯甥舅。人事則貴賤卑高。樹闕党之魏奐。門樓室閣。裘金湯之保介。海國城堞。耕鉏鍵鑿。磨錯繡練志其工。沙漆爨竈。琴絃弓環志其用。有本之服者。以寢裳裘被。有本之食者。以脂髓庖羔。苦哀呼痛。無非離別之情。悅樂喜欣。都是闓怡之興。雍和豫睦。取諸書也。戰鬪強武。取諸兵也。且玉銅錫鑛鐵。取諸珍貨也。舌髮耳鼻拳腹。取諸身體也。卜祝巫藥。祕隱偃顛。取諸方伎也。飛而鳥。則鳳禽鳥羽。伏而獸。則鹿虎狼彪。繇而草。則瓠萁荇莢。修而木。則竹梓榛桃。至夫甲乙丙丁。以支干爲衍子。臨觀否泰。以八卦爲幹枝。東西南北。以宇宙亶基。秋夏

春冬。以寒溫表節。有。以。功。錫。者。慨禹投壺校師白馬志其遇。有。以。覲。錫。者。長孫王孫孟仲孟季志其謚。有。以。官。錫。者。司馬司空將軍太史志其榮。有。以。謚。錫。者。子展子文子貞子惠志其恩。乃若菲呼爲嚴。爽呼爲盛。以。義。改。也。理易爲李。胡易爲晁。以。音。改。也。棘相沓爲琛。疏去足爲束。以。字。改。也。蔓落似莘爲葛洛俟芊。郝郹鄐部。爲朱兒會乾。合。音。與。字。義。改。也。有數姓本于一姓者。鈞絢荀句同一勾。有一姓改爲數姓者。炅昋桂炔同一炅。或有非惟乃不所其茲斯。姓。之。無。字。義。者。豈侯工斐斫胥蔣姑。姓。之。字。義。雜。者。劉趙張王蕭朱陳李姓。之。以。帝。賜。者。

蝌虺梟蟒背厲饕餮姓。之。以。罪。辱。者。乃至秃妘斟姞。有。其。姓。而。無。其。人。孟子殷妃。有。其。人。而。非。其。姓。仁人不易姓。而。范。雎。入。秦。則。爲。張。衛。青。因。母。則。爲。衛。諱名不諱姓。而。仲。堪。之。後。則。爲。堪。師。瞶。之。後。則。爲。瞶。紛乎唐哉。斯亦包宇宙以爲羅。極至賾以爲言者矣。雖然。季冬獻版。周官重拜受之文。民惟邦本。適衛軫庶哉之歎。苟富教之不齡。雖人禽其何別。天地之大德曰生。陰陽所以蕃物。聖人之大寶曰位。廉恥所以生民。而說者謂南仁北武。山川司性命之權。楊耗祭豐。星宿定九符之命。十載姓以孕靈。姓秉土而食氣。則乾坤雖大。不外五行。姓氏雖

繁。無逃六律。啟始有數焉。不能算矣。世說如是。豈定論哉。若。然。則。是。豢。龍。氏。裔。不。興。台。水。之。墟。占。鳳。孤。宗。不。育。大。風。之。國。叔孫豹之三不朽。必藉門枋。宋御說之宜爲君。必縣世祿。請。餓。爾。之。衰。鳳。無。如。拔。蕭。之。樣。貶。南。山。之。餓。麟。勿。若。食。芸。之。篪。何所見之不廣。而毀議之相左乎。夫天祚明靈。有姒卯化熊之脩。帝厭穢德。有辛卽龍負之苗。千秋爵鐸。不借尺土之封。七十素臣。豈耕生前之爵。子皮餼衆。與宋升沈。滅紀愛君。懸知有後。孫斯言之。可以燬草莽之色。可以滅門子之榮。可以齊帝庶之觀。可以剗華戎之限。剡。夫。中。行。耕。齊。依。然。田。父。伊。川。披。髮。

何。待。遷。戎。又詎必俟薛宗起擁戟預姓之爭。議俞藥不改族寒之陋。譬魏孝改虜姓爲華之是。喚周文反華姓爲虜之非哉。每疑英皇黃裔也。而趨降。晉姬出也。而至今。瀆姓亂倫。以爲口實。非其種者。勦而去之。千古義心。誰爲繼者。嗟乎文獻不足。聖人與杞宋之悲。學在四夷。鄭子紀鳥官之說。今復何奴冒劉。沙陀冒李。女直冒金。羌種冒姚。元氣日蝕。戎。諸。亦。僞。遂至金元。巾斑左衽。馬牛混竄。長此安窮。方今聖人御極。宇甸滌清。石眼眞人。大逐羣雄之鹿。緋衣帝子。一掃匪族之難。武王天子。徐翠嫣而席羅圖。乘萬公侯。例茅、社而啟國祚。莫不若若

臣臣父父子子勳名鐘鼎保畫閣之麒麟禮樂衣冠肅
叅階之鵷鷺公卿伺候勿輕圭蓽之門百姓朴馴不淺
鳥衣之第以盤古爲本枝百世以明德爲君子滿[illegible]榮
枯新舊借日月同存高耳曾元與地天相畢能自貴姪
而不藉姓貴襲譜之恣其在茲與

馬遷史本奇矣權在字不虛設淮南鴻烈偉矣妙在
一氣呵成如蹈天門張元武蘇捲裹三島十洲不知
龜蛇一寸鼻息橐籥何處

法言新注序

或問雄之法言也法乎劇秦美新亦法與曰人則吾不
知其言可存也何言乎可存衒而嫁者淺矣貨而鬻者
穢矣篡而茅靡者餒矣幾十載而位不過戟郎聲千金
市一名揮之灑如也匪義匪堯仁義哨哨依繩傚墨告
言不佻不亦可乎或曰屑玉滿櫝不可以爲圭劃絲滿
筐不可以爲錦錦乎玉乎曰襲茯三百如弗寶而已矣
刈麻三千如弗帛而已矣玉如錦如君子右諸或曰方
家豹文允其宜也假而傳諸豺重之累也曰篩作石城
聖人因焉蚩尤鑄兵後王則焉吾未見珠戶擲老蚌玉

人之棄碎石也然則注也者不又多乎曰君子多乎哉
萬物錯懸諸天衆言訛衷諸聖法言聖乎曰否顧聖于
注法言者而已矣人疵文韶一闕也文疵人韶一闕也
人文駢疵又一闕也仲昭之注如其人如其人或曰如
其人者如其雄乎曰謂仲昭也以爲雄姑舍是嗚呼子
未知仲昭之爲仲昭也仲昭之爲人也者古其古今其
今是其是否其否如其義天下勿辭非其義以千駟換
一言勿顧也拭寶鑑而肖物者其光煥矣操華鯨而叩
鐘者其聲沓矣徼顯闡幽當名辨物遂人以墾之草人
以化之號氏以況之英英乎其靡不聖也在昔劉孝標

以注世說聖酈道元以注水經聖夫孝標之注世說又一世說也道元之注水經又一水經也仲昭之注法言不又一法言乎哉以學者擷其博以言者綜其辨以文者襲其華以動者師其矩不又一法言乎哉雖然斷木爲棋捖木爲鞠法乎法非仲昭之所爲法也能爲柳下也者能不爲柳下能爲子雲也者能不爲子雲夫仲昭之注法言又豈徒能爲法言乎哉或人跋爾曰玆注也其諸仲昭之自爲法法也與

少林棍法圖說序

攻敵莫要五兵五兵莫先一棍今夫禦敵者長刀飛刀不一鋒長鎗飛鎗不一銳瓜鎚鐵鞭不一藝鐮鏟鈀叉不一械敵人恃其利器以乘我吾審其利之所恃以隙而倒乘之以一器遇衆器而衆器悉爲吾用此棍之用也一棍之中有諸路諸路之中有諸勢拏者攔者提者捉者劈者劄者摝者搗者架格者穿提者閃賺者圈內者圈外者一陰一陽一仰一覆一進一退一高一下伸縮闢闔循環靡窮如龍之翔而莫控也如電之飛射雷之奔騰而莫措其擬議隄防也逸爲勞奇柔爲剛奇靜

爲亂奇而又彼靜我亂彼亂我靜靜中用亂亂中用靜而又舊力以送之新力以養之亦翦亦緣以懼之非眞非僞以滑之眼法身法手法足法五官森然從心不踰而及其至也五官可以互用微乎微乎鬼神莫知此棍之法也夫棍也者神物也其神物柰何用之仁而仁用之義而義用之生而生用之死而死凶人用之凶其吉吉人用之吉其凶棍也者天地人鬼之樞也授之而不可不得其人也陰陽洩焉治亂與焉造物忌焉說在乎夜叉之祕授修羅之夜哭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又曰神武而不殺者古之聖人此則棍之入也鐵可用

乎。日可用而不可常也。鐵則重。重則坌。坌則遲。微大力曷運焉。木之何若。日直而瘦。堅而實。剛而和。勁而澤。稍細鼠尾、而自然天成。斯善矣。而劈之。而鋸之。而漆之。劈則身踵。鋸則縷斜。漆則澀。弗善也。或加刃焉、波菜葉可焉。此、棍。之。器。也。棍可藪萬器於一器。可通一器爲萬器。勢之四平也。通之即鎗之中平。拳之四平也。勢之跨劍也。通之即劍之騎馬分鬃。拳之探馬也。勢之鳳轉翅也。通之即關刀之勒馬登岸。拳之單鞭也。勢之順步劈山也。通之即拳之右撤步長倭刀之看刀也。以至拳之擴拳橫拳。倭刀之刺刀撩刀。籐牌之邪行义之埋頭獻鑠。以一棍通之裕如也。此。棍。之。變。也。少室之武久矣。唐僧曇奮兵拒僞師。太宗旌若烈。錫谷莊焉。元有神僧哈嘛者。以神拳授淨堂。淨堂以授匾囤。苗民祠之至於今。或日楊家鎗。宋太祖長拳。緜家短打。孫家陰手。不幾與少室分角哉、曰四家之正傳也固也。兼鎗帶捧、則少室過之。過。之。以。緊。那。羅。也、緊那羅者曷爲者也。元至正間、紅巾作亂。衆人絫而泣。愛下一人曰勿憂。我乃禦之。俄而挾棍。躍竈跨突而出。立嵩山之御寨。曰來來賊辟易遯去。說者此觀音化身緊那羅王也。而棍法以傳。此、棍、之。派。也、人之業棍也。以其棍爲棍勿取也。昔如來伸五指化五獅。而魔王怖。羅漢伸一臂撼梵天。而天王驚、乎足之作佛事也舊乎。九年而面少室之壁。一笑而躍嵩山之寨。達磨那羅、其致一爾。夫棍以護法哉。孰知如如不動之即法也。自法自護、誰爲護法者至于今。少室之棒、與。死。人。刀。活。人、劍。眉。毛。廝。結。於。血。潠。梵、天。之。上。又惡從指其孰爲粗、孰爲細也者。而合之而分之。此。則。棍。之。宗。也。然則給之何居。曰棍訣猶之乎丹訣也。臨爐口訣、非對面不傳。然而龍虎鉛汞。載在丹經。按譜而索焉。夫亦愈知鼎矣。則又何以貌人焉裸也、夫拳之陰陽、胸之正側。足之順拗。面之低昂。身之轉換。氣之翕闢。非裸不悉

矣。新都程宗猷者少從少林僧之廣按遊。長而盡其術懼其傳之弗廣也。悉闢厥祕以詔來者、則惠後學。術正法。扶世運一片苦心哉。此。則。棍。之。圖。也。

隨仲昭詩集序

昔家父子橫絕風流隋氏季昆吹篪挹映仰企斯人願爲承蔭降而今日風雅淪喪燒彩筆於枯灰振距鋒於孤翮爲鼠爲璞注瓦注金浮竹三節飛來白狼之都蟠桃七顆得諸女人之國文孫蚩蚩騷壇杳杳仲昭弱歲預元英年夢鶴發名山之祕笥採昔賢之經緯詩書發家許鷟父之爲儒禮樂阿時笑蝨臣之創國興懷末俗之際自得性命之間少慕仙蹤長而彌篤折黃帝以乞珠過西王而請藥每欲飛骨九空與天相畢而浮名爲祟書債未償江南艷眞才子淹此飛昇天上無愁仙人還需苦讀胸多塊磊鏡有陽秋閉戶著書削刀纂史道迴湘渚爰招魚腹之魂離黍周京冀續泣麟之筆既而登天有夢中道無杭買大夫之婦自解憐才稽叔夜之庭惟餘鬼嘯予每過從婆娑永夕命酒擊鮮放歌高論文鯨食盡未醫阮籍之狂一石醉餘彌甚淳于之誕乃北揮戈擊壺披猖潦倒桓司馬之坐嘯胡牀醉龍未醒曹阿瞞之濡髮炙潞老驥難降意有不平鬱爲吟咏排碧落以徵思江山失坐挽星河而注筆風雨稱臣孤憤孤情古心古弄是卽靈謠思出口而成嘯恍如北竹氣流指而爲笙至若余方承唾子益撝謙才能吐鳳時借

平子之書文已成龍更乞華陰之土我心則降陶陶斯在嗟乎劉伶酒帝龜蒙冊醉鄉之侯少卿詩王仲昭定一匡之霸等直紹述前徽冠軍流輩而已哉仰瞻銅雀笑奪射戟之袍遙揖迷樓高勸澆星之酒劉尹知我勝我自知以昔視今無或異爾

友聲錄序

語曰雖有弟兄。不如友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其於求友一也。又曰胡人嚙指。越人彈臂。華人血口。其於信友一也。乃若就溼就燥。水火之赴攸宜。好雨好風。箕畢之情異處。元夫之契。則指水可旌。匪人之比。則匪石隨泐。嚶鳴求其友聲。白駒永于維縶。豈不然與。遜稽交譜。呂尚市飲。宜生傾蓋。鮑叔行賈。管子扶輪。稽呂學灌於山陽。顧陸聯鑣於京洛。或紉荷糗蕙。抗潔志於煙霞。或豹變龍贊。蜚英謨於彝鼎。跡出處而雖岐。原斷金而匪別。亦猶鷙鷟與騶虞託契飛走異而均籌豹蔚之文芝蘭與松桂掄心草木殊而共獎芳馨之性世風衰晚。交譜日訛。彈冠者以勳名爲緊援。借寳者以文章爲投贄。接青雲而捧袂冰崖之悴木生花挑彩筆而傾襟旱社之上龍犇甲猴羨鷹鼎乞一綫於龍門木鶴無聲偕在陰於鳳嗥臭味詮投。品題互栃。朋黨所扇。抑何危赫。乃至輕白屋爲負擔。鄙賤姓爲胥靡。披葛自匿。白璧爽於砥秩。爲箕未貨。黃金等之辱鐵。則是牛醫之子。不負汪波之望。而貨春之叟。不定曰杵之交也。有是哉。說者謂岳麓之高。不辭塗附。聖人之仁。存乎汎愛。斯又不然。語曰磁石不受曲鍼。琥珀不吸腐草。瑟與箎偕。溷皂莠而非

類。椒與荷並。雜蕭艾而必鋤。而必謂道廣於太丘。塵同於曼倩。責販夫以山水之音。求拙匠於斤風之妙。何異養熊而食之豢育獅而醉之酒量之相越。維其闊矣。莽之伏戎。天與水而爲訟。家之載鬼。火與澤而成睽。三人損一。又得疑焉。昔者高士下簾。無溪既金。童子撲火。不因人熱。而往往濫觴啟於出門。市道開於貨陰。射虎獲彝未已也。壽鯨鼓潤淵鯉有丐沫之思鬼梟鷹乳靈龜動朶頤之色寳之失寳。鼎之喪鼎。不亦過乎。若乃王孫異才。一見倒中郎之屣。叔堅好我。片言剖張奐之心。掄意氣。則荊璧失貞。期久要。則莊金可賤。逮夫情隨興端。誼以年衰披仲父之夏雨不如春風飲公瑾之醇醪漸嫌糟氣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原斷金之非易。因知石交之爲難也。則絲以素之仳仳有屋。穀穀有穀。交於瓔猱。不獲其福。則鏡以進之人餉我智。適於鼓鐘。介席告祉。受之雍容。則日以新之今日昨日。日不宿光。日適吾師。其益無方。則水以淡之小人甘以敗。君子淡以成。子車我笠。不離世情。變龍巢許。夫誰不各適。而下車以迎。則藥以生之誠我貨者欲與我市刺我行者欲與我交愛莫助之。規瑱滔滔。當不予聖而烏雌雄之弗昭。如是而魯庫之鼎。餉一國而不

換上智之玉燒三日而不渝久要不替亶其然乎昔者擁饑泣命風雨來裹飯之朋慍見固匡舞箭戀歌炎之叟伯桃并衣葬骨樹中司馬白冤坐刑蠶室無與爲善而鄭僑痛哭臣之質死而匠石寢斤斯亦千里知己千秋一交矣乃如有龍頭龍腹龍尾者有出亦若鳳處亦若鳳者彼且爲眞龍吾爲其雲雨不則亦爲其鱗甲彼且爲眞鳳吾爲其梧桐不則亦爲其五毛不亦丹青雉壇烏奕蘭譜與若夫染指垂涎素知因而割席盜蘿誘桂山靈遂以移文涼德累維德之馨舊雨冷故人之駕致使酌孟詛鬼空勞越客之雞張羅署門愼歎翟公之雀亦何益哉亦何益哉君子覩微懿之如彼鑒流弊之如此是以量而後合不傾赤於乍投久而彌堅不弛敬於遠道則知音常在心許猶初吾將借鸞膠續鐘子之琴攀墓樹拭延陵之劍求聲之道端在茲矣

唐聖俞蘭雪堂小草敍

懷蛟呑鳳之奇絡雨屢雲之異元傳宋子談開牖下之雞賦比馬鄉夢入都亭之蟒激拍風雨掩映龍今逮唐文哇雜大雅渝背音非雲過乞禎板於黍青眉謝蛾嚬借翠鈿於西子點睛何似請貌徒工聖俞胸懷古雪眼挂屑霄低回今古恥絲蘿之與儔檢點總綸呼尹呂而共語每日避將徑漏永元亭靜坐得師冥心尚友擁氈苦讀藜星下而定交捉筆驚人自眉歎而遜席已而聽匪能之宵吼聞鐵騎之聲斯怒髮欲飛擊壺幾碎直欲請漢室之纓一犂老幕鏤燕然之石別豎新旌加以食古彌勤刻元獨苦羽陵陶穴靈威穆帝之書石壁河間女子仙人之錄有奇必剖無義弗衷至若胸滌西江之篆靈含丹石之符渾淪書碎鑿七竅以徵元義盡半燒呑三爻而演易斯又襄童之前哲楊雄之後身也區區制藝特其緒餘懸之國門觀者自得則有高者天出深者淵人濃者霞明淡者月白平者波潔怒者濤立賞者山結幻者蜃沒八斗分牛豹之藏五色霸七襄之製文圓穎兔听謝草而縱橫黑海鮫魚帶江花而飛出直將蹴彼崑崙倒連滄海寧特五丁開蠶叢之道一拳踢鸚鵡之洲而已哉江南王氣寸管收來臺上黃金請從隗

始。歆璞玉之在函。何堪題石。購。不。龜。而。將。試。佇。看。封。侯。

城南孫氏樓集序

天地有情。光陰因之易老。風煙代謝。江山原不待人。故知千齡倏忽。遊仙亦汗漫之場。現在高歌。樽。酒。即蓬。萊。之。宅。僕本恨人。生來愁困。乾坤窄而無可置身。海水飛而將安稅駕。過城南而覓友。爰命爵以洗吟。晴光入檻。如披蔚藍之天。秋水連雲。恍坐蒹葭之國。夕陽。紅於。旭。日。池。氣。爽。於。林。風。觴政精明。高歌斂逸。足使騷國糟壇惟吾創霸。劉伶阮籍。斂袂稱臣。古今得俯仰之懷。山川動開拓之氣。抑何狂也。不亦豪與。詩以言志。不以韻拘。箋拈字而低回。甫。放。筆。而。成。笑。諸君多才。不似蘭亭之乞倩云爾。

感興春送楊半刺序

知己未逐千金之駿骨爲幽芳見鋤九畹之國香何翁乘桂舟以悵望費盡吹簫顧瀏浦而低徊幾勞遺佩僕十年於酒十年讀書養御叔之嗜飲偕伯有同風玆無鹽之好學與顏回配德高枕一丘笑傲四海陳江湖之樓高百尺煙雨淨樊屈江潭之檻照扶桑晴霞馳盪貌憍倜而欲僵氣磊砢其難下世喪道矣我豈徒哉回看湘岸千年之楓葉猶紅試吊荊山三刖之淚滋尚碧楊半刺髮綺志雄才高位下遭逢遇不遇之間藏用材不材之外停舟訪舊命爵披心欲話經綸爾不成強仕欲獎泉石我不成隱淪風塵荏苒山川借風月長吁出處無憑鐘鼎共煙蘿失笑自謔自嘲任玩世之聊爾一飲一石訝捶杯之有神搔首問天高歌寵別

送朱五孝廉北上序

光陰促我歎顏淵之綺髮易零年少窺人笑鄧禹之功名太晚雛鳳鳴岡居然剔九苞于遠路羞駒驂駱豈曾裘汗血於中原當令春馬疚心老鶴增歎僕讀書輒棄學劍無成長楊羽獵閣筆郎已生塵龍泉太阿笑我不成知己伏草野而心耿耿未四十而髮蒼蒼江南憔悴之客吟老江楓灞橋執手之人愁看芳草朱五孝廉秋風聽鹿旭日歌驪指星斗以平看氣臨吳會揮征鞭而西望日近長安宇宙肅而日月寒江海激而風雲動紫鋒觸斗碣來貔虎之爭靈鑾乘雷坐看蛟龍之獝況年纔弱冠才乃千晉齊子奇十八以英年作守霍嫖姚十八以汗馬封侯瀚海鵬雛遙羨扶搖之擊天門乳豹佇來玉帝之憐羨逸足之先登膽神魚以相待汝其行矣贈言寵之

睦陵百二歲現存胡翁傳

睦陵居萬山中。岡巒層遞。叢樹鬱蓊。風氣醇古。而多壽者。有言某人七十七而卒。乃翁猶健。予訝之。詢其人。曰烏龍嶺後胡叟者是也。壽幾何。曰幾百矣。可得見乎。曰日者閱其偕孫子入城。知猶在否。亟蹤之。不遇。悵如有失。隨坐石詢厥壽狀。有裹茶而對者曰。若叟悍人也。誰邦鎰。少曾爲李司吏。有告殺人者。卽援本司之吏證官欲貨獄。而利其爲官之私。人臨鞫熟視吏曰。某果殺人乎。遽對曰。某不殺人。某則殺人告人耳。官色如土。再問之。答如前。扶之三十。再問之。舌如鐵。不少動。獄竟得直。

自後棄吏歸農。官屢呼之不至。歎曰。休矣。虎。後。有。虎。吾。豈能復以性命。擲人哉。今尚健飯。自言猶能月一御女。頃復生子七歲矣。十年不入城。爲訟事之故。老不自惜乃爾。予不省所謂。明年予賓華洲禮佛回。路聞胡叟復入城。爲之狂喜。拉二三友訪之寓所。主人曰。其人慣好酒使氣。而吾家少蘊。走匿酒家三日矣。遍酒家搜得之。見其與酒備諸酒徒。閒坐櫃上。予遙謂曰。幸甚。今乃得見百歲翁。翁張目微抗手。殊不爲禮。少覩之。曰。叟高年尚堪山路乎。叟指杖曰。若岡巒崎嶇。時復須之耳。入城以何事。微笑曰。以最不急之事。而爲吾老人不得不急之事。何事也。曰。日者吾生子。而戾婦詈以非吾子。夫非吾子也。誰子乎。非吾子也。且非吾妻。非吾妻與子也。且又何以使吾見先人地下。控縣欲與爲讎。不耆渡江。叫冤爾。意氣倔強。不可得折。微解之曰。翁良族。有讀書者。豈不能杯酒釋兵。翁不應。良久。問曰。公何姓。何地人。衆告之故。翁曰。公讀書人。甚善。雖然。昔稱桀驁老人。脛視其髓。八九十歲生子。而謂其無影。今視吾足。隆冬未始踏火。暴吾子日中。而影與藐。走稽古斷獄。其可信乎。時日午炊餅欲熟。曰。諸君勿怪也。山野腹饑。須嚼酒。瓶。許。餅幾十枚。須臾啖略盡。予曰。躩躩哉。翁壽未艾也。

周棋辰贊曰。昔老子問道於商容。商容吐舌。齒剛者折。舌柔者存也。叟性質直。喜翹人過。路見社嫗爸符收疊疑入而訶之不恕。衆童子致聚瓦而逐之自冤一事。自其篤行。然亦危矣。嗟乎。道家守雌。叟喜以剛偏物。然何以閱百歲未止也。以齒之道用之而收舌之功。所謂道有反之而合者。此是耶。

桐鄉百五歲楊翁傳

人之相與。一笑一言。一飯一宿。皆有緣契。而況遇難遇之人乎。予少慕仙術。見羽人道士。棕笠瘦瓢。望之作滄霞想、非仙也。見似仙者而翛然喜矣。夫詩。岡。仙。之。屬。也。不守牝而元。不吐納而和。不坎離爐汞而獨享難老。以遊於世。泰山榮啟期。行年九十。仲尼稱之不啻日。老彭八百有五。幾幾乎河清而一遇矣。稱之不啻口。然而不必提遇也。然而與不遇之間有緣焉。或非意而遭之。或當前而失之。皆是也。迺若慕之生前。覓之死後。死矣而猶若聞其聲音笑貌於一日之前。以待殷慕者之憑予。則緣與非緣。更不可得而知焉。予遊毗陵、得百歲胡翁。則大喜。以為不啻遇仙。吾鄉王某來毗陵看予。飯次。予誇胡叟。王笑曰。閒家雞而侈野鶩乎。吾村楊叟。百有三歲矣。尚能操犂服田。予聞之心動、恚凡罵曰。何不蚤言。嘗。覆、汝。酒。話其雞舍恍然。話其桑麻雞犬恍然。話其牛衣豚栅。酒盆鋤簑笠恍然。若。坐。叟、於。牖。廡。舍。飯。而。與。之。笑。語。也。會世亂途澀、恍然者時時夢中。越三年渡江。葬先父母。私喜乘此可得見楊叟。指據葬事。四十日始歸。走覓楊叟。田者云。昨無疾逝矣。聞之悵然。趨叢狀三觴之。號曰楊叟楊叟。不能為我留一日乎、嗟乎。穆滿當封。

許皆百五。而楊叟亦百有五。然而當封餌飛魚髮死、穆滿觴昆崙飲絳髓髮死。叟之死久耶髮耶。循。其。雜。舍。猶。是。也、桑。麻。雞、犬。猶。是。也、豚。栅、牛。衣、酒、盆、鋤。笠。猶。是。也。而、叟、何、在、乎、予悔不於一日來。叟亦應悔先一日往、謂、之。無、緣。也。亦。宜。乃其聲音笑貌。若可追而及者、如登遐人。雲中揮手。謦咳猶聞。而煙車羽施、猶依稀嘒嘒之聲也。緣。與。非。緣。又。惡。乎。測。之。叟姓楊諱古雲字元父別號天錫

贇曰。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知者。予與楊叟同桑梓。五十年。而不相知。何遼闊也。抑知希者貴乎。聞其言曰人莫善乎生。莫不善乎熟。莫不妙乎衆。而莫妙乎獨。又曰。朋友妻子。可有而不可有之物也。日者病喘。室。一。妻。而。脫。然。愈。喪。一。妻。而。脫。然、愈。得。一。友。而。脫。然。愈。損。一。友。而。脫。然。愈。綜此言之。叟之不能忍多壽之苦也審矣。焉。知。不。以。遊。歸。爲。叟。之。脫。然。愈。也。哉。而。能。遁。我。於。一。日。乎。

通篇不載楊叟一事實一味感慨跌宕運之風神骨折煙波萬里傳體創格也昌黎滕王閣蘇哲篔簹畫竹歐九醉翁亭同一空幻奇絕所謂不屑竹摸倣而獨得其意思所在非豎儒

所知

與唐聖俞書

習足下素心。如披露月。中含藥杵。用佩瓦規。博觀天壤。覓第一流。草書野而莎。蟲謠水而蝦。至於晰行抗物。放誕自旋。倜魍魎而燗倏。不。殊。神。降。于。莘。野橫議而吸讀。幾。乎。石。言。於。晉。沈彩雲於游水。埋麗日以刦灰。斯文黍離。瓦以愉歎。足下性命文章。兩稱祭酒。方今新聖當陽。中興有兆。龍。潛。欲。躍。乾。得。三。以。在。田。豹。隱。方。終。革。用。九。而。欲。變。經綸風雅。洗日扶雲。魚鳥同藝。蒼生何望。豈可使丘壑與青溟共請。夔龍借巢許同議。茱旒中有鬼。舌在無靈。出處長乖。無堪勉策。蕉書一冊。古樹數張。聊充案頭。北風正厲。伏惟珍攝。

與陸仲昭書

足下於古文詞。多所服膺。爲書肆作傭良苦。比閒古詩一選。便欲付鐫。纘美先哲。擬提後學。風雅乃裘。斯爲不朽。先庚後庚。昔賢所尚。願足下更躑躅矜重之也。竊概刪述之業。人思爲政。分壇半寶。便誇于褒寶文。飲墨一合。卽沔胸前己字。家。築。齊。坫。人。長。滕。侯。兼復扃鑰不固。離黍鞠於騷壇。鐘鼓無聲。京觀築於詞囿。吾與足下每用涼惜。以今觀昔。斯既爾矣。古選一編。足下討閱有年。寶鑑在握。刪削靡爽。然而慮壹者易狹。嗜獨者成僻。推鑿絲竹。眯姬文之耳。斐米楂梨。爽屈倒之口。褊識互畸。霄壑斯逝。足。下。眼。高。於。頂。手。出。於。胸。擬選則都尉發鋒。製律則翰林擺指。正恐苞茅罪楚。方城之傲。恨猶初。丸泥封秦。函谷之跳梁未已。孰能一之。統將攸替。後事之師。不其然乎。存極與足下言。詩有定價。正如人有定品。必有狂狷。斯爲斐然。至於鑒賞。尤所難任。鏡工拙於形似之倪。參巧力於微芒之際。如。造。切。利。之。宮。而。齒。齊。天。成。似。配。凌。雲。之。材。而。銖。兩。必。稱。（凌雲漢臺）從前月旦。斯乃賜秋。至於肌骨精神。錘鑪堂搆。孤材孤藻。寠識褰心。月。中。之。冠。搗。而。干。柞。颯。生。之。歎。吹。而。卽。清。高以骨聳。練以氣妙。斯亦取舍之外。編。刪述之構粘也。迺若水火金木。鬼

倕野史。氣運人才。於斯烝變。必欲釀六朝以漢魏。挽中晚於初盛。斯。則。鳳。凰。自。帝。羽。族。而。必。責。狸。虎。稱。臣。騶。虞。寶。長。諸。默。而。必。歎。魚。能。倖。牢。穽。不。鳥。亂。于。林。魚。亂。于。澤。以。代。還。代。以。人。還。人。斯。代。不。借。才。人。不。匿。寶。千秋尚論。於是乎存。夫師延焚槳。竄鄭聲於奇濱。子。野。調。鐘。俟。知。齊。於。後。世。鬼神夜哭。裒鉞不使。梨棗何知。不朽斯繄。辰

不勝荒言。

與顧珍甫書

吾與足下相與幾一星終。竊見鴉衣木食。不別苦甘。元舍僧牀。臥經積歲。私謂此僅少年。那便至此。及詳偵動定。深伺淵衷。固。知。娟。阿。善。釣。會。不。出。絲。蒲。蓋。善。弋。會。不。出。蔽。其覲之者鮮也。而心力畢羅。人號嵩愚。瓠落風塵。未聞一遇。井渫致行惻之傷。乖鬟來主人之誚。捫心自維。何以解兔。掄。芳。餌。不。射。井。鮒。神。弧。不。中。穴。禽。豈。絕。技。之。不。償。亦。禽。魚。之。自。愿。也。夫蘇秦戛釜。爰。申。怒。於。翦。鶈。百。里。炊。屡。乃。問。罪。於。妖。夢。鼎。鐘。不。負。飲。食。斯。術。豈可使策犂未已。停饎唄而長謠。拜。火。方。終。倚。籃。觚。而。漫。讀。猿鳥憐人。詩書失笑。未免有情。何能遣此。勉思發憤。以赴艮畝。高舂不圖。崦嵫何及。辰白。

與蔣龍符

此亭饒有名花。復多修竹。足下攜興其中。致足樂也。玉蘭芽茁。罐衛粉昆。絲梅跗剪。依然香夢。竹。卽。主。人。無。須。問。主。月。爲。佳。客。何。者。是。客。栩然兩忘。俗心斯遠。頃風雨淹何。多費懸炭。孤檻寒衙。應添旅思。比聞腕疼。作楚。不能挺筋。煩毒雖小。焚和斷甚。昔仲宣手捫覆局。漫以銷憂。子桓咽山陰甜酒。聊復寬痛。足下。刪。竹。以。當。捫。局。讙。花。以。當。嚼。酒。從容濡之。想當勿藥。往見足下讀古文辭。多喜筆錄。刺癢拾葉。良用勞悴。又心開。則疴癢爲搔。手逸。則爬搔不已。管以寄手。書以觸心。便。無。待。韓。康。之。藥。不。須。麻。姑。之。爪。勿以小痛。便爾閣腕也。泥濘略停。卽當相看。

與朱濟民

雲雨不居。星霜載易。邈焉忽闊。調饑何似。尚憶同足下輩。讀書蘭雪堂。談義送難。鋒飛波裔。書。聲。琅。琅。與。鐘。俱。出。閣筋提筆。書。以。若。雁。課輿之暇。佐之觴詠。騰觚激辯。風還雨跳。白雲不流。明月無語。長笛一聲。庭花盡落。聖俞是季以吞悉類書數種。每酒一行。點類一科。有剩義者。罰酒如數。吾時應聲。與數十條未已。事事幽雋。如敷指螺。聖俞之徒。嘯酒摘舌。日旌色妒。已復鬪韻狂吟。擊鉢催何。詩成閱月。乃大叫難。嘗把爵與足下言。人生幻耳。朋友爲眞。假使白日生翰。而知己各天。有何樂哉。悠。悠。此。語。與。歲。俱。失。頃挾珍甫。一舸過訪。星霜月榭。欣笑依然。覺昔日知己一語。燈。前。拾。得。笑與慨惜。松瓦欲響。私愉吾儕多情爾爾。足下屋次具區。青山四遶。匆匆遙指。恨未踏遍。靈巖丈人。與吾有緣。比聞足下楚遊。須馬首言旋。應償夙願耳。走筆漫述。不知所屆。

與吳彥沖書

秀絢坐月。朝突封煙。蟦衣十丈。酸風千尺。彥沖足下良哉辛苦。兼復鼠竄械虛。籟容火死。絡緯不機。蝸牛不稽。待勞據木。容以歌炎。在燕旅北山。有同斯痾。予之視我。亦復惘然。天之自天。道之自道。物之不齊。敢以相格。足下巷洎烏衣。歲多亥乎。閒之惝惘。幾欲洗耳。竊觀奎三。印六。鬱癰驄瘦。阮南阮北。東山西山。權赫則藜蒼虎臥。金多則丘嫂蛇行。及。乎。土。牛。官。潛。金。鳳。封。容。庭。廚。羅。高。平。章。履。寂。昔空指痛。捨地頭岑。念猶鼓澤。思。祀。鑑。而。徒。勞。勢窘雕雷。欲。撒。鴉。而。無。術。始。笑。驢。山。獅。子。徒。以。賓。尸。葛。陂。神。龍。祇。是。枯。竹。惟广饋食。於我浮貴。戰勝之肥。想同之也。三寸之管。足以徵才。七。尺。之。身。足。以。觀。治。幽人坦吉。吾道斯存。耆業敏進。以相交勉。

與友人書

足下青鬢栽茨。頽頽刻玉。風流濟約。高寄蕭條。倘逢蕭寺。人思賄裘。若坐潘車。還堪擲果。君子燕燕。良友陶陶。白月一規。清風三尺。對客之外。偃臥而已。若編詩話。不殊宗炳之香。會人靜闃。依然袁安之宅。卓乎遐哉。斯既然矣。比聞場子淵之陋巷。撤孺子之席門。驟馬洛陽。挾王孫拾彈。提筇邛里。擁倡婦調歌。半言絕倒。如逢歡喜之仙。滿座風生。似入莫愁之國。加以不仁鶴政（魏文侯飲大夫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樓護侯鯖。淋漓酒氣。數滴長髯。縱橫七箸。大旌箕舌。選涼雲而去。往逐舊雨以東西。斯亦於陵之所艷心。北門之所願學者也。至其張鋏陸離。高冠岌嶪。時陪食肉。無復歌魚。正襟蘭簿。洗居風雨之中。曳履朱門。自詫星辰之上。喃喃友人一生之計。于此足矣。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如其未然。竚聞來諭。

與唐新遠書

足下閉戶數載。於茲懸想風流。令人氣盡。古人畢學三餘。足下十年未已。何物老蠹。魅人精齒。吾少長於君而精力不嗣。兼復躃躄風雲。纏歷哀楚。每約臂懸玉。捐髮知霜。跂嬉嘉訓。願言附驥。而足下兼毒孤忍。鏟影背阮殷。齒虐稽錯。色恰洗馬玉樹。無復臨風。邢鄰藩白惟問搗藥。後使明月視而羨顏。名花間而絕倒。崢嶸藥國。大去於紀。侯藏蘗騷城。乃荒於鄰子。增占就夷。草竊朋起。扃鑰不謹。是誰過與。況復淑轉祚新。人欣利見。貂稱季子。郎補帝裳。艄號孝廉。便爲商榻。詎使鶴蘊群以欲暗龍抱甲而將銜日月光華。窺之堂雲雷憤盈逃之狀。童觀之貞。小人道矣。昔者檄傳。福洞即趣。焚荷書降東罔。慨焉辭桂。方而膀悔。行義斯在。必見客影而便匿聞人聲而郎詞。半畝頤裏。一室自遊。坳河枕耳。不聞太史之波。望石絲心。尚餘女子之氣。吞將借權。柔倉乞火。公瑾李永和之千卷。悉付焚燒。陳元龍之百尺。還須搥碎。亟捐故轍。思副令圖。良友藥言。有如律令。不悉。

擬與大婦書

翠環引夢○玉杵偕仙○翡翠屏前○欣看笑靨○鴛鴦筵上○郎賦離歌○名花欲語○如解相思○鸚鵡無言○祇餘愁緒○剪○刀○池○上○無○復○分○燦○風○雨○山○頭○幾○於○化○石○聽去日之多○悵茲霄之永○房櫳向曉、想見啼痕○夜柝驚寒○郎成恨譜○靈○鵲○笑○人○坐○對簾○影○蜘○絲○淚○痕○拖○損○絹○花○幸若懷夢之臺○冷落忘憂之草○當○令○數○倩○征○雲○勒○題○錦○字○勿○令○愁○埋○畫○錐○挫○損○蛾○眉○

擬與小婦書

啼鳥催歸○恨縈別路○勞人芳草○愁對天涯○吾少喜任俠○長嗜浪遊○會稽朱仲○販珠炎海、嶺南丁生○賣刀遮市○江湖煙水○足散入懷○每經商舶○過酒樓○未嘗不對景懷人○題詩引緒○獨恐散隨烏衣之國○重入邯鄲之枕○長嘯一別○黯然此時○盼倩家之陵落○萱草叢生○問王氏之庭廡○桃○花○無○恙○眷言小星○差可慰聲○昔者佩攜楚岫○青鳥還臨○簫發秦臺○鳳凰下集○來閨侍女同瑤姬應夢○勝○姿○共○弄○玉○偕○仙○吾○聘○閨○閣○妝○雙○鬟○人○鏡○曉○筵○欲○醉○雨○玉○扶○山○自謂仙凡○未均斯樂○山川積思○風雨凋年○涼雲滑鬢○玉簫生寒○簾扃塵衣○風花欲落○香衫倚檻○燕子窺人○遥當陶興金鼎○問清兵畛○寄來青蚨十千○明璣百顆○珠○名○如○意○不○學○淚○於○鮫○人○錢○號○藕○心○庶○綿○恩○於○鵲○翼○寺兎宮之杵○甫經積歲○繫○牽○牛○之○影○只○在○來○秋○

擬再與小婦書

厥印三湘欲遊未遍胸存五岳有約還遡臨風策馬恨恨何時判雨就途依依此日定知誰夫人之鏡同是離鸞調少婦之絃不成歸鳳指環別賦空餘玉女之羞機石何存莫慮牛郎之間每笑其人願以相勗今夕何夕秋淺秋深別檻西春眉分畫筆西窗譜綉數犯金釵何其樂與不可追矣覓同人之夢一任乘雲占歸妹之繇求須弄月藻衣自整羽度爲期

問魚篇卷下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氏著

男　宋校閱

七世孫杰楠楨柱材楚棨餘

八世孫士烈士勳士熊士照士綽士思士熙士烱士燮重校刊

追哭覃卿須日華老師

嗚呼人不患無榮遇無令名之難爾銘此語而未之幾及者拱辰之謂也拱辰者西吳之放士也仡然傲骨而時託之詩酒任俠獵古於時藝勿之善也然勿之善而不能爲勿善則何也君侯須父母成之也君侯蒞乎桐三月而桐大治乘其暇以課士得辰卷而咤異之文也已捫之巉然骨迫之溫然色嚼而嗅之作三日爽且進之曰小子勉之矣人不患無榮遇無令名之難爾予曰諾辰之人休勿休以求致乎學也亦匪第志一榮遇而已爾立身敎業以薦美於吾親以薦美於吾君侯以懋勉吾令名其庶爾至一戰不捷再戰不捷三戰又不捷君侯惜之甚譽之甚予噭然而哭君侯亦哭然而

時出吾之不能爲勿善者益治吾詩酒治吾任俠治吾獵古而君侯亦間寬譬予而勿之或罪則未知其可薦美於吾親焉爾則未知其可薦美於君侯焉爾則未知其爲榮遇與令名焉爾會君侯計予兩佐纂修而兩存之匪報也君侯之美與君侯見之焉爾更欲請之司衡以俎豆之於賢人之間匪報也所以報爾所以報奈何則以向者君侯之勸君侯之哭也侯卒十載餘而予之哭君侯者至今未已何哭爾以昔日勿之善者而之於不能無勿善今吾無與爲善也云爾嗚呼勿之善而君侯之善善也故長君侯之善善也長而吾之不能爲勿善者今無與爲善而又將何如也則豈不得以成我之父母爲千秋國史之父母爲奕葉譬宗俎豆之父母而薦美焉者乎則報者乎蓋上以爲天下循良勸而下以勿能國士報者哭吾師

從未有以公穀檀弓作哭詞者異筆也

石觀音讚

我觀世人以闍提性作諸魔業劇牙吮血彼肉此刀衆生冤苦莫可求脫山產名材復多靈草猶人衣服以蔽肌體猶人膚髮以飾莊嚴而諸世人髡山竭澤殘輝無已私自念言頭髮雖髡不戕其生實去肌斷不殘其形山靈有知忍辱而已今諸山身亦復不免高門大宅巍堂修閣基門隧道悅生佞死日夜催鑿作諸物類宰官將軍牛羊駱馬豹虎象獅蛟龍龜屭被諸刻削肢體垂盡如人一家團圓完聚茲値流毒客徙他鄉骨肉狼藉冤枉無量山靈恐怖含訴上帝帝爲默然惟此下民貪嗔癡病止未甚止酷虐同類啖衆生肉猶如甘蔗況汝無情寧有頭借有大菩薩號觀世音有情無情普施悲濟思此山身皆吾妙明一物失所吾體亦病爾時大悲幻爲石人從地湧出瓔珞寶幢不假切磨自然璀燦肉髻放光體如琉璃作旃檀氣幻石竹林及石鸚鵡竹聲鸚語悠然具足默諦靜聽熾然說法說法維何應知相空石相不空堅脆正等於諸雕琢頭面始露爲石之生於日月輪新新不住爲石之老於風雨晦篠蘚剝蝕爲石之病於兵火劫沈燒碎滅爲石之死是生老病死石亦不免而況於人當其迷時人亦墮落滯礙墜故當其

悟時石亦點頭含怯性故自今而後宰官將軍牛羊駱獅虎豹犀象鳳麟龜龍種種諸類勿驚勿怖忘其石相皈依相容相容亦忘同歸極樂人之自棄石之弗如彼石菩薩還應隨淚於是居士說是語已而作偈言

佛與衆生界有情與無情佛以情盡故自度度衆生衆生滯情國念念成五濁唯此山河地露佛清淨身五濁更濕摩石亦有染壞成都水中芙蓉陵飛燕子愛河與癡網終無有脫離我說脫離易是在一轉關忘其石身軀彈指卽大覺人言石堅固堅固卽非石能知芭蕉堅是名堅固義山河及大地種種吾妙明愛河及癡網一切皆成佛衆生情盡己則與菩薩同木石皆受記其義亦如是我禮石觀音應作如是觀石靈人不靈汗然發慚愧

竹讚有序

竹不見譽於古而特顯於晉之季會稽山陽美談至今而或者侈上露之玉樹則素幹無色艷未央之星柘則幽質憩榮夫其託根湘岸棲影嶰谷履險負貞逝世無閟毅肌犯雪足砭楊柳之懦直幹指雲宜受菖蒲之拜朋梅友松其可知矣然而尋羅浮之夢明月遺譏龔祖龍之封山靈獻誚豈如孤節自標超然俗外臥白雲以明高臨清流而濯素實羽內之冥鴻人中之巢許予種竹三畝積有歲年苦心刪芟森然秀立每露淨天高雲開日落吹萬徐拂琮然笙簧蔣徑時改跂望三益拾籜煮茗倚梧劇談捧書一帙恍見山神說劍偏雄如逢猿父既而分吟動酌心遠與偏高歌半枝鳴琴載撫琅玕作筆翠繞箋上之鸞天籟嘯聲韻叶絃中之鳳優游爾休樂在其中昔翟莊高節好藝竹辟命屢至歎曰吾焉能從事籠鳥盆魚間以易吾種竹之心僕半生奔逐甘落人後入林惟恐不深吾志決矣豈與夫淮南桂樹空縈思於賈客商山芝草終見吐於述臣願言永好無間沒存竹亦欣然當領此語遂揖而讚之其辭曰

參參森崎離離肅斯貽羆遺脩魏武孫枝冷霜益勁衣雪增姿仙人學戲山人致書學閩無珠並湘非淚露沐肌香風搖粉翠雲去知閒月來忘寐書稱篠簜易著蒼筤律含嶰谷操篤慈岡豈曰不材直幹所良化蛇斯孽爲龍未祥中散莫來子猷弗預不耐客狂惡聞酒氣兩俯凌寒一張絕異爲汝彈琴鳳凰與語

寶閣寺華嚴墨海碑

概夫五毒染世○彼岸誰航○九惱纏人○癡狂難藥○他化自在○醉天酒而未醒○辟支聲聞○執法塵而彌縛○自非融頓漸檻實○踏蹤鸚鵡之車○屏開思修爲○悉化羊鹿之乘○則○金○剛○爲○蟻○穴○之○山○日○蓮○亦○螢○燒○之○室○華嚴經者龍藏之下本○萬法之綱林○一毛吞盡○佛如來倘爾揚眉○十處放光○諸菩薩紛焉衍唱○語工夫○則信解行證○列其四門○指本來○則因果性相○歸爲一諦○體大相大用大○昆盧庶那之蘊彌宏○情世器世覺世○阿耨菩提之祕悉顯○于以普度六道○于以呼醒諸天○亦○猶○彌○勒○寶○閣○指○一○彈○而○開○門○文○殊○寶○臂○透○百○城○而○摩○頂○自龍樹入海以來○泥沙滿地○難陀重譯而後○制棘參天○何須紙皮墨骨○屬佛語莊嚴之鄉○願得貝葉楷書○卽有情報恩之日○青戊寶閣寺○昭明衛法○伽藍儼如○兵燹屢經○靈光不毀○宋晉水法師○踞閣升座○廣衍華嚴○天雨寶華○飛至高麗○辨有刺文○字成晉水○無邊義海○一一菩提○兩地兩華○在在讚歎○豈止東村書箋之偈○但剩綠泥○兩華臺上之花○僅成紅石而已○歲遠花凋○席寒草腐○細衲彌經○非復昔年法鼓○天人聽法○不開空裏神燈○（烏齋誌晉水踞寶閣講華嚴天華飛至高麗辨成晉水二字又時有天擢冬集）上人戒勉○慨茲末法○思紹先猷○以爲一花演派○正教

傳香象之宗○五葉分燈○普度嘱管城之子○惟茲九九之爾○拜盡三乘之蘊○佛各一卷○衾袋一人○舟陸而走者千里星術而叩者丘年○前○途○饑錫瓶○風○爲○能○膽○之○管○後○路○寒○餐○祖○雪○作○狗○薪○之○臥○莫不惘苦行而樂書○仕高風而挺儉○題名有冊○路可指陳○迺若鱗書食馬○太乙燒藜○起草元亭○門人問字○或怪鄭無事○惟餘吹笛○或令尹退食○時喜彈琴○或張憑孝廉○爾號眞珠○或華譚茂才○聲稱荊寶○或○桃○花○高○臥○自○號○奏○官○或○桂○樹○港○留○人○傳○漢○逸○至○如○白○日○燒○丹○之○叟○補○仙○官○而○未○去○高○秋○挂○錫○之○衲○讀○宗○鏡○而○方○酣○亦○有○王○夫○人○之○林○下○淸○風○薛○校○書○之○錦○江○秋○水○鴛○鴦○繡○罷○鸚○鵡○歌○殘○戲○號○信○檀○並○欣○法○施○于是家梵芸屑○人學心齋○濺墨而定水淵澄○吮毫則慧珠迸出○旋中腕外之趣○畫前畫後之奇○無不肌骨森嚴○精神斐映○迴○翔○軒○翥○王○右○軍○之○翔○鸞○步○絕○縱○橫○李○氷○陽○之○湯○虎○劒○鋒○釵○聊○紙○背○皆○痕○崩○浪○飛○雲○絹○中○欲○舞○卽或春蚓秋蛇○墨豬瘦蝌○開存一二○無礙大觀○少司馬唐公○劍傳豐鐵○鼓有密須○遒細柳而投壺○風流儒雅○禮空工而抒悃○恭儉溫瓦○慈衷霈而雨洗兵○淑氣靄而風吹萬○建○標○阿○有○之○塔○以○作○居○高○之○唱○吹○螺○須○彌○之○頂○委○爲○順○風○之○呼○靡渝千解○松煙有鼓怒之機○穎兔萬頭○形管得吹噓之氣○嗣

人次公渠探環夙慧捉麈名流長庚仙子披道氣而投簪少室山人覩高文而接袂慕佛則參錫搙池高尚則華金漢水以檀波爲述作以護法爲弓裘爾迺鮫宮薦素鶴史裁函錦絲千尺所蠶跪女之絲煙繡百純文鵠藻龍之綺水含肉好肌理虹鋪雷入奇牙生花繡族梁圖縹帙匹此未奇鄰架書籤對慈悲巧同知龍樹傳經是即菩提之樹曇花流海依然晉永之花昔者蔡雍捫鴻都之碣十句不返李斯嚴周穆之書七日忘饑並此偉觀均斯法喜辰有心佞佛未郎辭家三千寶偈久皈檀特之宗百八曉鐘猶滯銅輪之夢密證勤修尚稽積像見闍讚歎略有微功遠慚吼座之獅願作銜花之鳥爰抽弱翰聊製昌碑敢棃易朽不滅者畢精世代遷移不磨者珉石天華供養應知扭入龍宮曇海莊嚴普願頂依寶閣

重修先聖廟碑

天開甲子文昌昭畫卦之壇地擁龜龍岳神孕祿嘗之國生而服其教者百年沒而淑其澤者萬古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天不愛道文乃在茲泊銀山金盡白狼去而不來洛浦書殘黑烏驚而遠逝西雝振鷺有客作周室之賓係革龍旗昭考續思皇之烈逮夫東西遷國火運亦微季孟專權大綱幾墜禮崩樂壞百王居塗炭之中澤竭原夷生民胥横流之內天地際而否運移五百乘而元輔轉榮河左老約麟子而來遊龍首神人捧星精而夜下炎誕生知之質眉裏光馳聿定制作之符胸前湧字纂水精而爲子高揖商王超五德以乘權平臨姬帝亦猶昆崙孽漢岱華投歸命之誠金麵以摩胥龍鳳定歸降之策若其家貧小試幼學大行屈委吏乎龍蹲踐中都於豹變三都墮而鬪雞之雄折心市井化而飲羊之叟革面熒惑蠱君侏儒避督臣之叱華言亂國大夫飲司寇之刀聯羽千於虞陛道德干戈接謠須於康衢哀衣章甫若乃宏度包蒙慈衷引物許童心之能潔伴女手於不聞玉弓可盜就途中川逝之言瑣佩璆然稽首下絺帷之拜至若學殷學夏問禮問官撫朱絃而高望依稀姬發之願奏金石以低回直接萇宏

之碧。撝歌兩語。金口宜袁。項橐七齡。青雲捧袂。逆旅哀主人之喪。脫驂舊館。泰山閔窮發之泣。政艾於葼。適其歷聘者一十二國。延說者七十二君。逐車塵而甘喪家。抗風波而極水火。經綸稼穡、笑學圃之小人。俎豆牙衝。細談兵之俗士。臨河不濟。詣軏還歸、猶復隱几擊磬。蔬水曲肱、嗟西雒之鳳圖、夢東歸之衮繡、蒙恥救世而世莫宗。悲色下人而人欲殺、過宋倉逡。斂。袂。避。伐。檀、之。刃。圜匡辛苦、擁。饑、和。彈。劍。之、歌、固知巧能鍊石。媧、皇、不。能、補。有。漏。之。天、力可迴瀾、神。禹。不。能。障、東。傾、之。淚、然後迴朕車以復路。集弟子而刪經。翹首景仰者星羅、負笈朋來者雲合。濟濟焉、彬彬焉。莫不亦步趨以梯天。鞭心齊而追道、不踰矩知千哉、不出戶知天下。席。霧。風。之、半。籟。如。聆、鈞、天。飲。泗、水。之、一。杯、下。吞。星、海、五十有五、洩密雲之兩於西郊。二百四十、寄蕭蔘之忠於南而、詩書禮樂。贊瑟鏗如。性道文章、琦瑣燁爛、龍、衒。寶。燭、破、七。聖。之。逃、城。鐸。號、驅、山、醒、八、儒。之、劃、夢、至於大哉博學。聖也多能。寧勞捫鼎、懸知土木之妖。無事按圖、夙悟江淶之實。撥洞庭而辨紫文、登泰山而睇白馬、行人聲骨。識異相於防風。童子挈壺、醉箭紹於東海。佚東野之馳韉。駿馬然其忠怨、蹕空中之飛矢。健翮服其神奇、可謂標宇宙之

未經、畢生人之能事者矣、是、則。寸。心、爲、釜。烹、天、地。而。去、其。滓。太、乙、爲。鑪、鎔、帝。王、而、存、其。液。六經立萬世軌、匹夫爲天子師、衣冠儼俄、天下喪汾水之陽。珉宇崢嶸。奕代屈崆峒之駕。既而小儒紛起、異學爭鳴。子晉祕賓天之信。由余漏龐像之光。縱橫逞而詭辨馳、讖緯興而妖祥街、以、鼓、天。下、之。疑、則。蒞。駒、產、角。以。侈。後。世。之。述、則。梟、卵。生。驚、幾、使、堯、舜、弔、素、絲。之、悲、文。武。下。亡。羊。之。泣、竊聖智之法、濟不肖之行。則闕里之金聲。仍爲蒿矢。壁。中。之。絲、竹。半。是。妖。聲。經正則庶民其興。道明而乾坤不毀。大成斯在。楹奠靡窮、桐鄉縣學者、有明宣德四年分縣之所建也。戴斗躔之一星、割禦兒之半邑。青、燐、繡、鐵、霸、心。寒。語。水。之、雲。蠶、駕。鼉。梁。王、氣、閉。由。拳。之。影、青、山、字、瓠、分、玉。獻、子。春。秋、仁。里、名、凰、溯。鳳。毛。於。王。謝。（縣有鳳山街諸勝蹟）凰美風土。典庠序。秀傑鬱其鍾靈、宮牆森其屹峙、九子登科之地。進退八佾、三揖比禮之鄉、雍容四姓、（學宮爲宋朝徐糾徐慕故基兄弟九人皆登科故云）考金鐘於文殿、振響者、投誠擊鼉鼓於倫堂。聞聲者進德、歷年多矣、漸亦隨之。巍然之勢、雖存、煥乎之觀不足。觀齋則風雨不去、循牆而鳥鼠攸仍、橋。軒。起、伏、猶。是、丁。綏、之、規、綺。壁。龍。蛇、非、復。僧、繇、之。畫。月。中、桂。兔。饌、玉、豆、而。來、奔。雲、奧。號、萍、弛、缺、鞭。而、先、人。稽般鷹、則義

鑄無色問翔蓉而貴在有司縣令楊侯諱某蘭陵人也鼎鐘華胄河岳精英春申君之苗居俗傳任俠吳季子之故國人抱清風漢虛去楚天公鼓橐而復成寶鏡追秦妖精揉心而下泣獻賦則主快同時出宰而民歌來蒞政比之風操通古字採瓶罄恥若無餵鶴之糧轑釜泉清卽是雁魚之國政高人而不至陽作梅花垂籬影以長閒鶴借琴語庭滿問奇之徒異多辭德之醇加以自公多暇好古敏求阮步兵之放衙惟餘長嘯陸士龍之官舍日課清吟傾騷岫以求珍刺民見妒潤青瀛而雜寶鮫婦生愁彩筆以鑄羣才青衿以大講習春絃夏誦觀頹宇而愴心釋菜炳蕭肅明禮而澈悳爾乃厥歲執徐厥律黃鐘命班倕運斤削易楚碣革繡楯憑何安斗拋登斐而騎巢何物架樑龍化梅而飛下趨飛廉之前北望青女之蛾眉鐵鳳舞兮毰毸銅虬繞兮碑碤美哉輪美哉奐如在上如在旁二楹松奏宛當時歸咏之清歌九畹風吟是昔日猗蘭之遺操肅官師而告厥成薦蘋藻而中明發兩階進舞六十四之翟羽低昂九獻陳儀一百八之危鐘斷續如有卓爾几杖圖書瞻之在前羨牆窺繇回琴點瑟依稀傳坐之年秦火魏刀不斷薪傳之脈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自牧宰而後僅此曠

儀學博某游夏之徒蘇湖之選叢蜚聲於均桂暫爾司芹泮預宴於食苹還來聽鹿雕龍繡虎之文章玉尺金鏞之德器鄭尚書之履聲尚淹帶草遙孝先之高臥只飽晶鹽坳堂杯水還聚五月之糧野馬塵埃終齋圖南之翼丞簿尉某某饑香懿士學鸞鳳而化民梅福仙人煮丹砂而吏隱並欽艮斧咸蜚能聲子衿等宋朝南渡並西蜀之艮家北地無先謐東吳之僑盼人習孫尼之禮家藏禹穴之書闢壁雍而種樹不盡三珠躋泮水而繅絲俱成五色濬臺父子均知邑宰華亭兄弟連響詞場莫不際合語以齋心矚新宮而踊躍在昔苦縣老子靡承露之金莖竺國空王資雁堂之翠瓦青牛望氣之壇白馬馱經之殿莫不像變撲地蝙鳳參天匹夫主道脈於百王生兆民於萬古詎使廟貌不光遺黯靈於先聖見義無勇讓當仁於後賢嗟乎玉杯繁露修吾書者董仲舒蒼頡丹文修存廟者鍾離意千古義心無或異辭達而已矣竊窺夫子之文章皇王烝哉永奠尼山之木鐸

邑侯楊升芝循卓擅譽兼博學宏詞歲丁卯大葺文廟謂拱辰曰夫子廟碑滿天下斷爛語耳王子安益州碑吾家盈川長江碑故是千秋絕藝子才不讓古

人嘗爲我成之辰不獲辭遂撰稿進覽嗟歎不置方
圖采石治篆遠趣　內召戲裝迫速未果登石（玉侯自記）
滿口僞道德性命之欺世何如眞色夢香味之快人
春朝秋夜讀宋儒書文畢攢眉不已急檢滕王閣序
討武曌檄并長安古意快讀一過勃勃有生氣正如
唐帝三郎聽琴操畢急命花奴進羯鼓解穢不知道
理若何覺四傑華美殊人意爾僞者賤則眞者貴矣
有識者寧去彼取此正不必向道學先生商進止也

戲爲杜麗娘權葬南安公廨墓誌銘

杜小姐小字麗娘蜀之成都人也若夫山底山頭雙碑
未爛詩賓詩聖兩絕方雄屹然玉壘之名家遠矣杜陵
之華胄父寶現任南安太守雙旌出守五馬行春政得
人和化醲建康之酒亭名清水壘馨刺史之題母夫人
甄氏東郡趙母能疏列女之箴洛浦甄妃曾動陳思之
賦對峨嵋之山能描遠黛飲文君之井爰產麗人竟爲
國色之苗是曰多情之種麗娘撫肌亦玉吹氣騰蘭茁
條依約分靈藥之月娥猗娜愁生散天華之玉女聽焦
尾而議音染苔牋而題緗加以河東山肴之花書北齊

子華之畫譜莫不懸楷善榻見稿能臨愛郎城之雉鷟
有雁自鳴懸南國之鵲巢鳩居有待父攜之任母正相
憐而疾疾偶纏遽從霜露潁川鳳集還憐雛鳳之訛合
浦珠歸不救掌珠之碎弟既殞矣痛何如哉麗娘生來
慧黠自小情癡每曉閣妝完倚欄無語夜香燒罷對月
長歎恍惚風前依稀夢裏分明一笑之目成涵覩兩情
之心許認花間之影作我後身喚鏡中之人索其解應
自疼自惜自哭自歌如酒後之離魂似山前之逢魅遂
使九歌之神巫不效三世之醫藥無靈卒於其年月日
春秋一十有六南安公痛甚小年哀同喪子哈以翡翠

之具納以男女之錢何以覆之嬴博之土一簣何以表之羅浮之梅一枝郎于是年月日權葬于南安公廨之後園嗟乎此日玉魚空埋泉裏何時金盤飛出人間願化而爲雀棲大夫之屏以待李郎之射願化而爲蛾住佳人之額以待京兆之描斯其未死之心或亦生前之意乎若迺光陰離合寒暑循環秋風穴冷窀房不耐長眠旭日隧寒石鏡何堪聽對況復眞珠簾動猶聞絲毋之呼刺繡臺空無復侍兒之守鷓鴣聲裏開寒食而先愁孔雀樓中望故鄉而飛下銘曰

江名珠水地曰錦城天迴日薄草密花明涴潑濯彩少女吹星是生令淑以麗爲名玉刻紅肌金盤翠袖燕尾絨香魚頭襟繡晝短晝長花前花後夜月照紅春風吹瘦桃夭縏馬言秋其逝雕陵驅鵑不背成橋無入伴織獨自吹簫銅虬滴乳金鴨煎香年年玉簪夜夜柔腸黃縠五馬朱幡雙塵騎竹兒童弄珠女淑郊外春多閒中秋蟹紅羅裏窨絲雨招魂人間最賤地下傷春鬼燈怯繡誦勤苦辛鉤弋尸香貞烈緣短片碣無歡一棺恨滿問渠因果記不分明夢草一莖是其前程墓門有梅香雨催醒

山人徐君重墓志銘

山人諱而化字君重檇李之鳳凰里人也昔者徐偃龍種徐陵石麟天錫朱弓徼江淮而稱霸夢臨彩鳳佐常子而封侯在宋爲九男及第之家在明爲羔雁成羣之族祖某父某非烏衣巷門第清白吏子孫孫叔敖之後裔求免負薪買太傅之嗣人終焉販傭君少習方伎賓卜城闕光推玉版咸握粟而稽錄牀有餘錢下鈎籬而讀易雨暘寒燠管轄洞六甲之奇火水雷風虎翻食三爻之祕游藝之暇繼以清吟長嘯之餘兼之篆聖書巾蠶繭巧緤江子之花海上墨魚滸寫忝皇之字迺其形骸無滯蘭臭日盈每嗒爾而喪吾不知何者是客歸而謀婦畏多焦革之醇何物西賓廚老林宗之非雖乖英譽陶陶素交已而薄遊吳會廣結人倫山靈許而趨風高士間而倒屣豪俠之徒咸物色焉君所中造席撳袂登筵佳和屐節啜鄰特之駝漢竹葉銀船擊何家之糖嫋每與羲煙開辨鋒波瀰養孔雀之毛閻年者五琢鱸魚之齒更生者三與不人各厭心在而襲香加以樓君卿之談笑士貴傾心谷子眞之筆札五侯貸墨酬應紛如津梁倦矣退思幻海淺抱朴之丹砂欲下金陵讀華賜之玉偈而有志不酬終爲流蕩嗟哉惜也君性嗜古

多所鑒藏凡遂世鼎彝名流墨跡經營必得貧典蘇季之貂歡盡無涯錢失中郎之飯若其腕中藝竹筆裏裁蘭依然山陰之此君彷彿楚人之九畹丹青彌妙游戲斯存至於石鼓刁銘銅章玉璽周穆王割玉之刀幾欲成風秦丞相頌德之碑恍然釵腳所著詩集四卷卜經一卷印藪十二卷徵音未遂撰述猶新而天道無知更天厭後亦獨何哉嗟乎南國鴛鴦須生離於萬歲西王桃實俟結子於千齡昔者蘇耽仙去猶臨父母之喪幔亭歸來尚敘子孫之樂而伯道無嗣若敖鬼餒孑然冥途又自悲矣春秋三十有七卒於某年月日卽於其年月日葬於某岡以明月爲故人夜夜游魂何處以子規爲孝子年年血淚如新銘曰

虬卯孕帝龍卯生王南州榻下鄴國麟翔華胄遙遙高人間作廉吏可爲子孫瓠落成都賣卜伊洛吹笙吟詩適性弄墨怡情斯鐫穡譜金石縱橫天驚雨逗寶馬珠抵把袂謫仙乎交鼓吏王孫曳裾諸侯倒屣山中桂樹天上箕星人稱諸史世號逋卿如何厭世遽赴瑤京蘭少食魚百齡暫死華鶴歸來人非城是何必學仙學仙亦爾三生一條萬物一指古原綠草新墓紅花淒然厭後寒食還駼魂蒙遶鵑恨語啼鴉寶墨猶香風流何處笛裏思伊琴中見汝

孝子陸仲與安磚誌銘

君諱戩嘉字仲與桐之玉溪里人。祖某父某皆茂才。凡三世受儒。筆耕硯耒。未登大有之年。裘善弓書、方倖慶餘之獲。君兄弟二。君則其季也。君生而冠玉。世號明珠。年甫垂髫。即游雍泮。孝廉祈某奇其文。娶以孫女。一時名流。咸相敬慕。天。才。軼。世。揭。來。馬。廄。之。知。高。論。如。雲。每。勤。能。門、之。歎。慮釋奴之千里。崔阿鴻之摩天。豈惟英妙一時。直欲扶搖九萬。既而居德日進。續學彌勤。某年以高等食餼、時王父王母善病。侍藥衕深。衣不解帶。高堂廢食。子亦忘飡。而鞠我素藏、卒先見背。君一號血磬。水勺不御。伴靈牀而號泣。觸風、木而悲啼。昔。者。蘭。期。行。孝。斗。君。下、而。弔。喪。孫。略。哭。親。仙。人。來。而。助。淚。何翅巷人輟春。隣人罷社而已。竟以哀毀不節。緣之殞身。傷哉。卒子為某年月日春秋三十有四。議者謂其絕酒肉者期年。為苦茨之僅見。不入關者三戲、實居喪之罕聞。論定蓋棺。行堪砥俗、當道錫之榜曰。孝子之廬。可為俯採輿人之論。窮闡潛德之光者矣、君坦喪泛愛。為摯親仁。一語心許。終身允蹈。嘗以高文、受知當路。而非公不至。狷潔蟣然、及乎負笈從師。命駕訪友。心有所悸。星夜奔回。堈野出薪。其母嚙臂而呼。鐘山聽講。其子心驚而返。至性冥孚。千秋若契。值嘗草之先零、痛哺烏之靡報。毋謂天上天下。吾母何存。他生此生、誓期重見。于是閉關諷報德之經。刺血寫金剛之偈。鐫邊佛現、夢裏蓮香。種種嘉祥。聿為其格。而血竭心枯、卒從泉下、夬。其。左。手。則。孝。經。曲。禮。右。手、則、小、品、法、華、魂。無。不。之。何、必。千。錢。買。路。平。生。風。調、自。當、一。笑。凌。雲、不亦篤行之懿軌。觀空之高致哉、於某年月日。權葬於某鄉之某阡。其嗣人祚宏裕宏志可亢宗。孝能世德。婉而齋狀。屬予銘之。嗟乎吾無與為善、鄭僑悲而雪涕。撫故人之子。叔向怒而含哀。況素稱知已。夙好吾文者哉。爰述生平。敬。貽、厥、屑。庶。幾。片。言、芻。束。恍。孺。子。之。玉。人。一。字。丹。青。當。元。方。之。畫。像。銘曰。

十室之邑。必有秀民、十步之內。必有方蓀。幼而蟣鳳。長乃駒駛瞳神射日。靈氣舖雲、繡翦獅毛。穎裁龍爪、高文啟予。聲商當道。學成事親。榮名為寶。靈椿正茂。萱花儀天。昔有匡听、至孝通靈、母、死。十。日。一。哭。便。甦。如何長。慟。至竟不生、超生惟佛。頂禮投誠。佛度我親。我報佛恩。蓮、華。供。佛。瓶。裏。生。根、生老病死、誰能免者、親既死矣。子形亦假。養親生前、侍親地下、庹家非硯、玉家璽柄。玉腕何存、真珠空逝。哭。術、徒、生。哀、梟。亦。辭。孝而獲旌。有頎其頳。上曰安之。以風百城。一編彤管。萬口丹青、

山人黃鳴泉墓誌銘

逝者如斯。山川不改而亦改。四時行焉。松柏後凋而亦凋。而況人以易盡之年。託無窮之內。曦輪向晚。魯陽無止日之戈。翠髮欲零。王喬無駐年之藥。吾不能無黯然於鳴泉先生也。先生少而稟上。多藝馳稱。五。白。蕣。娛。過。井。公。而。縱。博。雙。驍。喚。采。攤。天。女。而。投。壺。放誕則漢武舍人。曳裾則平原門客。歌呼鞠蹴。錦臂縱橫。說劍彈碁。危冠岌嶷。若適性嗜絲桐。更推絕調。十千酬價。珍裁武庫之藏。一曲通靈。神下玉羊之錫。知音傾動。遏遲希風。逮至燕南燕北。江左江右。韓。雲。如。布。非。關。織。女。之。機。趙。雲。如。猶。不。是。牛。哥。之。牧。先生攜琴長嘯。闊足浪遊。莫不倒屣公卿。捉袂戚腕。時而朱門華屋。忽而松生於棟。時而登山臨水。忽而風生于鼻。穆穆焉。落落焉。可謂夷然無忤之色、敖然不屑之韻者矣。先生以物色雖多。知音蓋寡。少慕武夷之勝。晚遊蕩子之墟。過。樓。亭。而。尋。音。不。逢。仙。諧。跋。延。濱。而。弔。劍。彈。與。龍。聽。既而雁遊已從。雲老思歸。寂爾半丘。悠然一宅。四顧無人。成連生之崩波。泉。山。皆。響。宗。少。文。之。四。從。而煙霞發性。風露凋年。奈之何哉。先生騷客丰標。雅人深致。能為詩而不為詩。不善醉而喜人醉。識能鑒古、今所收藏。金石盆筍。圖書滿几。槃。石。

家。之。閣。輕。薄。寶。山。泛。米。家。之。船。憑。陵。墨。海。而天忌精靈。人。琴。俱。碎。段。由。夫。自。然。聲。韻。止。剩。松。風。江。貫。道。據。琴。忘。言。空。瞻。盡。裹。茫茫造物。悲矣如何。先生諱某字某西吳之青成人。子諱某能文為茂才翹楚。善竹石。亦善琴囿。知。古。猿。一。洞。正。克。世。寶。廣。陵。一。曲。尚。在。人。間。世德方長。風流未沫。先生卒於某年月日。春秋六十有一。卽於某年月日。葬於梧桐村之上陽。亦。翁。解。佩。渚。邊。指。點。宋。玉。之。墳。詩。讀。驛。前。認。得。淳。于。之。墓。青。松。夜。夜。芳。草。年。年。銘曰。

桃花織屨。符籍裁冠。華山雲壯。易水風寒。月落牛背、屐識名山。桐饋老猿。蘭纓闈客。軫號落霞。香名發日。我峩山水。淵淵金石。是多知音。長安貴人。青雲接袂。朱寫連塵。與卿共散。綠鼠裘新。落託狂遊。醉醒不定。稽。庭。多。魅。能。敗。人。與。歸來一宮。青山四應。主衣庫上。焦尾聲淪。入亡物在。月泣風呼。金徽已絕。玉軫長湮。神。人。餉。乳。再。得。醒。無。龍吟十弄。明光一曲。上帝是珍。仙人所錄。豈曰不傳。靈音依屬。楷。康。有。子。其。人。如。玉。

先生墓銘止存其四一孝子三貧交一淑姬其餘盡從刪抹鄙諛墓也

陳姬人墓誌銘

生而郎笑盧姝有莫愁之名沒有餘哀盛姬為痛氏之裔佳人命薄我輩情多纖月天邊學成都之眉譜餘霞水底畫苧蘿之後身望之宛膏沐之容郎之箏落紅之影名亦易殘美人易謝自昔然矣姬姓陳名某維揚人也少以家難鬻身狹邪千萬行之隄柳錦纜依然廿四橋之煙月簫聲未遠神裁翠玉色翦珊瑚生來解舞成夫人之侍兒自幼徵歌西王母之少女瘦鴉點額長袖留賓瑣年適足夢與神通韓娥曼聲繞梁不已金丸繡臂之豪人沙篆錦囊之才子鴛鴦玉枕薦寶夢於巫雲金碧烏絲廣塔情於郢雪女劉伶之頌酒祝二豪如蜾蠃粉曼倩之滑稽等王孫於雀毛至夫虬箭欲沈蝨窗斯白玉梳齒澀寶鏡妝新奩含靈麝似從畫裏飛來裙擘畫仙恐逐曉風飛去曼睩蛾人元犀逗約綠華與靈芸結伴洪崖共子晉留環已而青女身癡姮娥多病接玉蘭之萎後歌鹽昔昔覓雲英之玉杵搗藥年年腰如楊柳閱秋半而已零身似桃枝生十年而郎老鶯聲辭月蝶袂凋霜惜哉姬泥迹紅塵心精皎玉每讀西陵松柏之吟水國蒹葭之句沈吟白懺頳顏久之刺成繡段恐為共蒂之連彈盡危絃不是將離之曲每花朝雨夕

月下夢餘滴蚌淚而書愁無人看見約襟圍而肌瘦惟有花知鬱恨成疴流為朝露致足惆也昔者嗅揚妃之遺襪明珠半握看潘妃之畫屧金錢十千誰能捉沒後之雀釵追生前之玉璽為陳姬憐歎哉嗟乎婦人矜尤色奇士負殊才而命之不猶兩俱淹淪人壽幾何與草同腐所以洛神微步來東阿之徬徨鄭女少亡費步兵之慟哭豈徒然哉良有以也向鮫人而掬淚用作含珠拈彩筆以寫哀聊當羲鏡黯然自撫魂銷此時銘曰

有志而不遇乎有美而不淑乎玉之刖乎蘭之敗乎已乎已乎所以致此者命乎

仲尼封王議

人之所欲食者○心欲食之也○苟違心而進之○雖青麟之髓○白鳳之完○五齋八珍之腴○心憎之而心拒之○其吐之也○彌甚○故夫違心之味○平流之所不樂茹也○違心之譽○令人之所不樂聞也○可不問而知也○今夫仲尼未嘗爲天子也○以天子崇之也何居○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聖人之言不猶日乎○後世之以天子尊仲尼者○吾知之矣○彼以爲仲尼聖人也○吾以天子尊聖人○是道宜爲天子也○道宜爲天子○則○吾○之○爲○天○子○以○有○天○子○之○道○也○爲○天○子○而○無○愧○亦○猶○仲○尼○道○在○而○無○愧○匪○匪○進○一○已○故○之○聖○人○而○不○敢○與○吾○爭○且○又○獲○隆○儒○重○道○之○名○於○後○世○何○施○而○不○可○而○不○知○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之○過○也○禹爲天子○鯀爲罪人○不妨郊祀○身不爲天子○聖如尼山○不得禘食○禮制固然○如日大聖○不妨假借○托○禮○爲○唐○人○設○不○爲○聖○人○設○也○有○是○哉○貢諛于大成之室○獻媚于絕學之庭○飯蔬飲水之魂○知其不來食也○且以爲道在則號宜隆○號隆則禮宜隆○禮隆則祭宜隆○而○不○知○道○在○天○下○之○上○也○道○在○天○下○之○上○而○必○欲○以○有○天○下○重○之○何○其○重○視○天○子○而○輕○視○夫○子○也○故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弟○子○尊○夫○子○於○帝○王○之○上○

而○後○人○必○欲○爽○夫○子○於○帝○王○之○列○不○亦○左○乎○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曰惟堯則之○民無得而稱○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夫無名者○仲尼之爲大也○而又何必以天子之名名之也○說者曰夫子假南面之權○以筆以削○亦如周公之負扆朝諸侯○祭之以禘也○疇曰不宜○然不王不禘○孔子歎周公之衰矣○非○歟○周○公○之○衰○也○歟○後○人○禘○周○公○者○之○過○也○仲尼未嘗負天子朝諸侯○而必欲事之以禘○識○者○能○無○移○其○歟○周○公○者○歟○仲○尼○乎○且○仲○尼○假○筆○削○以○尊○王○而○顧○身○爲○僭○王○者○乎○宋儒竊尼山之筆○敢于褒貶萬世○而不敢非禘尼山者○亦曰吾夫子之道存焉爾○道隆則祭宜隆○而不知私心之與後阿私夫子者同一見也○今○夫○不○肯○人○多○得○人○之○不○肯○以○存○身○也○賢○人○多○得○人○之○賢○事○亦○以○存○身○也○抑更有感焉○歷朝寵孔氏至矣○孔氏之子孫○不稱其爲夫子後也○飽食煖衣○佚居無教○甚則貪縱放僻○比于纓弁○而橫行閭里○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不○難○舉○天○下○以○予○人○而○今○無○敢○出○一○言○以○議○其○非○謂○之○不○愛○夫○子○也○亦○宜○

古今來未開之口天壤間不磨之識文亦如歐九攣
削不可躋攀

履說

客有自邦滿來者娓娓侈烏衣子諸舄製不休因問予古舄狀予不耐舌貢聊爲著履說答之且以志感

冠履者。君子之輿也。冠以象天。履以象地。夫地所以養人者也。準之先王之法服。而弗敢以所淫褻者加諸首。所。以。敬。天。也。準諸先王之法服。而弗敢以所淫褻者加諸足。所。以。敬。土。也。周禮屨人者。其法製也。其曰王及后之服屨也。赤舄黑舄。素屨葛屨。辨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舄有黃繶赤繶青繶焉。繶也者。以爲緣也。句也者絇也。以爲鼻也。素屨去此散屨去句。所以著閔也。此皆周制也。而不止此也。有鞵焉。有屩焉。有屧焉、有靸焉。舄也者複也。鞵也者解也。屨也者麻也。屩也者草屝之謂也。屧也者屐中薦也。兒屣曰靸。有齒曰屐。皆其類也。或曰中有木者謂之複。舄卑者謂之鞜。不韠謂之躧。絲作者謂之履。麻作謂之不借。或謂之鞹。或謂之屣。類之中有別焉。抑類之類也。則蹁行當乎。曰未也、朔服焉則履。祭服則舄。燕服焉則屨。凡其類焉者、各有取乎爾。必也正名。瀼瀼乎辨物者也。有。色。焉。赤者。黑者。白者。黃者。元者。纁者。青者。白者。示備也。有時焉。皮以冬。葛以夏、絲以四時。宜之之謂也。有。儀。焉、君子三爵而退。跪而取履也。僻、隱而後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其恭也。有等焉。天子亦黑白佐之。后元赤青佐之。諸侯大夫士百工而絲之而青之而白之。奴婢純青。舞人借色焉。不踏跟。不敢侵也。說在乎羲文之書履也。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履者禮也。禮居鬼而從地。敬土之謂也。不敢以所淫。褻。加。諸。足。者。加。諸。上。也。夫劍之在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鉤之在前。赤鳥象也。冠之在首、元武象也。四獸飾而威儀肅矣。夫。足。也。者。四。獸之護也。猶之髯無所嘗於龍。而龍弗得則弗神。尾無所嘗於虎。而虎弗得則弗威。足容。維重。君子愼諸。雖然。始乎愼。嘗率乎亂。亦弗寄而已矣。語曰糾糾葛屨。曰弋綈華舄。野而古者。也。曰赤芾金舄。曰琴彼豹舄華而古者。也。珠綴焉則侈。玉約焉則盎。金薄焉則放。龍虎組焉則淫。吳民之草屝而企摘也。何居。我未見縕袍之結琦璜而殘繡纂組也。昔者秦之興也。改車騎易服色。坑儒燒書。舉晚周戰國靡者悉汰之。而獨於履不能革。豈惟不革。抑又甚焉。有虎頭者。所以飛而擇肉。六王也。有。繡、鶴、者。所以御燕趙。齊。楚。宮。人。也。有望仙者。所以望三神、山。且以竚安期羨。門。茅。盈。豬。也。太液鎬池昔死矣。鹿失矣。則履爲之祟也。

晉之有鳳頭聚雲五朵也一柰也宋之有重臺笏頭分梢元鳳五色雲霞也一柰也未幾狸銜履而晉亂束纖趾而宋促亦履爲之祟也夫履祟而土崩弗敬土而已矣則宋宜宗之追尼山製也者殆是歟曰今也純吾從衆聖人之言也必孔製也昔斬蛇之劒西王之桃核不俱燼乎哉今履而妖矣妖妖生怪怪生孽孽生災語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應是而有災則宜於此焉變矣昔妹喜男冠何晏女服抑躡何履也今且有爲蘇孟者以足薦口不倒置乎哉抑又何所終也夫寒暑移易者謂之敗歲頭足移易者謂之敗人敗人弗繫人數而已是故

知天者以夏養春知道者以禮養樂知法服者以履養冠

附錄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附錄

戲爲鵲樓上梁文

周 棨

若夫上出層霄下臨無地不是修月斧神斤宛轉出空中幻閣卻疑忉利天神匠巧安排雲裏高臺主人性能前識種桃無愁從武檐山石鏡飛來自支機石河邊下集誤銜雁陣欲學字而不成小效鶯聲自呼名而送喜聊營小築特借一枝煙霄千尺層基架萬碧之天華萼四圍全家住衆香之國雲壁則西含依鵲露臺則西鄰傍鶴闕于倚而落月橫戶牖開而飛花進倘移帝女衫中便濺逕半樓香雨若安如來頂上吹不了滿屋天華況値霽宵更屆穀旦歲卜蒼靈一一九星迴避日躔黃道剛剛天喜臨門高知風低知水問今歲高低何似豐抵玉荒抵穀幸今年穀玉平安恰唾集蓼之蟲苦辛未許逐婦之徒竊據巢五馬而報言時傳覆粟挂雙星於屋角懶去成橋回祿須防燒不著半空螢火風波不怕任掀翻萬斛松濤芭風授詞巢適喝乘

梁之東巧斲玲瓏絕樣工雲棟狄裁香淡淡雨窗絮搭溼濛濛

梁之西雲窩一箬曙光低夭桃花笑從宜室榆莢錢飛好洗兒

梁之南葉壓闌干花壓檐從今安枕南柯上費盡相思不許探

梁之北合懽橋接多歡宅穀旦牽紅餉七襄南枝堅碼遺機石

梁之上央他鳳子來題栩貼個靈符避戊神無憂國裏春風峇

梁之下不許王孫金彈打抱星穩臥一千年化作青溪龍去也

伏祈上梁之後傳枝多孕坐鏡宜春日高琴室曉巡窺高士晒書蟾落鍼樓宴坐看爽閨穿綫封元烏以丸泥分鴛鴦之香夢春棲大夫之松蓋麗甍爵秋繞將軍之樹化印封侯三匝無歇千祥祝慶

語溪月課小引

周雲杍

一路濃寒綠生蘚斑滿城瑞雪又逼梅花高臥誰人閉柴門而不出行吟未了跨驢尋以歸來當此燈火分宵正襟竹屋紙窗之趣何妨研爐破凍一寫冰甌雪椀之文噬肯來遊願安承教維茲語水者春秋故壘吳越名疆看今日之繁華水面錢形宛爾想當年之戰伐岡頭馬跡依然聚靈秀于山川鍾英奇于人物名言鑿鑿沂國之封章正氣巖巖篤傳貽之理學恭天鄰杜曲望門第則半屬烏衣鄭架接申莊問閣書則都藏黃卷諸君子抱鳳翥龍翔之質承鵝湖鹿洞之傳夢裏懷蛟書中纖蘭湖文瀾而獲寶拾來顆顆皆珠鑿翰幽以搜珍剖出霏霏是玉一逢薛燭有劍皆龍果遇孫陽何羣不駿向迺枌榆之社悵未班荊翻來苜蓿之盤快圖捧袂采家臨苕渚系本濂溪俎豆江南舊籍鶚哥之巷（先世自南渡後徙居吳門鶚哥巷奉祀濂溪[illegible]隴）衣冠浙右久居鳳里之濱先高祖講學西吳周已五典筐簣三墳金玉（高祖蔡沈公一代理學世稱西吳大）予先王父著書聖雨足使小山承恭大雅扶輪（先祖孟侯公博極羣書著作等身有聖雨齋稿問魚鶴及所注莊騷公羊等書行世）幼日趨庭曾記雨溪姓氏（雨溪十六子皆不附名宿先君子其一也曾有合稿行世）曩時進履爭傳七子文章（進履七子先君子爲執牛耳）愧祖武之弗繩受父書而未讀指

青峯于江上小住蘭陰（余初任分訓蘭溪次補錢江）訪紅葉于秋深熟遊鷲嶺屈指十七載晦明風雨聽殘六館之絃歌會偕十一郡竹箭南金耳熟萬松之提唱（余受知于前大中丞遂寧張公癸酉歲集合省名流讀書萬松書院命余司其事得與諸君子周旋者數月）久淹帶草仍飽晶鹽落桂蘂分三升輒動淮南之想採蓮鬚兮一掬恍聞茂叔之香（桂山蓮池俱語溪學宮之勝）苔蘚丹文鐘離意皆前之璧硏書鳥篆籀恭王璧裏之經擊鼉鼓而升堂采齊肆夏拂龍賓而展卷秋實春華伏願競灑瓊瑤同揮翠藻或高山流水鼓成連海上之琴或白雪陽春奏巴客郢中之曲或蕭蕭秋晚落木寒鴉或盎盎春明鬧花野鳥或奇探二酉莫識商彝周鼎之名或適比五丁難留陣馬風檣之迹或淘汰兔園之陋冊氣若蘭芬或消磨蠹簡之卮言人如菊淡新篇欲活疑從天外攜來逸句遒飛須倩旁人搥苦至于纖金錯采作賦則奴僕庾徐儷葉駢花哉詩則衙官沈宋稍分餘緒總屬清音更有少小鳳毛已辨琅玕之楷他年麟閣俱嫻渭水之鈴行看載筆以從敢不迎門而待于斯時也清風三尺棐几無塵寒月半規疏篁有影焚枯快讀斗酒寧足添乎窮燭狂呼夏夜如何其矣庶幾一斑之見許我談心倘日五色之迹從其撫掌

重到錢塘月課啟

周雲杼

晴好雨奇湖分南北璋判珪合歲恰辛壬（余壬午量移語溪辛卯復補錢江）湖三秋契闊之勞情深一往快此日重逢之雅緣本前生某與諸君子傾蓋論交盍簪投分棲遲鄉校忝依博士之後塵跌宕名山幸結西河之伴侶挹芝蘭之臭味豈有差池託桃李之報投願言永好金春玉應縱觀禮樂三千菊秀蘭芳凡問春秋十七（前司訓錢江凡十七載）里巷則諸王二阮熟識門牆問姓名則阿大中郎兼知行第其為交也不亦深乎日月如流儒官偶換聽徹管絃鐘鼓久淹第一坊西（學舍西有宮牆第一流坊）載將翰墨圖書移泊女陽亭昨頒年捧袂不啻故鄉一旦歌驪難勝別緒此情無盡為更折柳橋名何物較深試問桃花潭水豈期天假之緣俾之人惟求舊青衫漸老兒童競指鬚眉帶草幾新碑版猶丽姓氏偏訪五陵同學細話少年手開白傳房門依稀前度逢迎經日半嚮故人冠蓋誰家都非生客寸心為之狂喜十年慰其神交穆卜良辰用圖雅集其舊侶則功深別後文章更上一層其新知則句羨神來看光芒俱長萬丈向也悵笑言之邈若參酒何時今也慶風雨之依然雞鳴未已若復搜羅志傳詩人物之英奇檢點輿圖紋溪山之靈秀豈不徒成蕪

語有昧素心以莛撞鐘聾發喑呟之響以石攻玉愬無砥礪之功幸慰卬須無喩率易

候語水沈廣文啟

周雲杼

門多絃誦盡吟風弄月以歸帳列笙歌看鼓瑟鳴琴而化向采茆芹于珂里悵未登龍茲分首苕于鼎盤快圖捧袂敬耑鴻使趨候觚堂寅臺龍井鍾英虎林毓秀名齋之問樓前二紙同飛鎖接休文胸內五車穩藏吐吸兩堤之山色秀擷芙蓉匯儲千頃之湖光清流沆瀣琅玕作骨試崑山切玉之刀錦繡爲腸分銀漢支機之石夙已綱維世道遂爾領袖人倫弟子似蘇湖不問而知爲安定門人皆將相樂世而共仰文中某藝本雕蟲才窺半豹廿年鳳嶺忝依文獻之邦咫尺契兒又值鼓歌之地作貽芝字深慰葭蒼露白之思細話蘭心恰逢菊綻楓黃之候伏願開尊拈韻剪燭論文妙緒臨風忱披襟于楚籟遐懷當浴疑濯魄于冰壺私遂扶輪願言承葢情隨筆吐神與緘馳

候契兒張明府啟

周雲杼

城頭姑射坐彈宓子之弦天上郎官飛駐王喬之舄借調羹之手暫試烹鮮宏補袞之才先來製錦香名久飲大雅新聲恭惟台臺冰玉襟懷雲雷經濟文昌間氣落張宿于人寰黃石授書接留侯于漢代爨有生魚之釜清風獨伴梅花廚少餵鶴之糧明月高吟秋水唯是契兒百里貫吳越之咽喉特借寇君三年理東南之盤錯（張自龍泉調繁）民安物阜犬臥杏邨俗美風醇雉依桑野河陽桃李家藏潘令之春西蜀菁莪人灌文翁之錦鼠無牙而雀無角咸驚吾宰爲神井安鑿而田安耕眞倚我公如歲某荷衣下士襪綫庸才夢裏無花難竊繡囊之號庭前有草敢邀書帶之名忝分教于明湖復觀光于語水幸父母之邇我心則降事大夫之賢願言觀止伏願示我周行敦茲雅好勸農有暇時親留坐之香押判多閒快讀放衙之句登龍有自附驥非遙不盡丹衷仰祈青睞

壽序代許宗伯　周瑗

緣野開居課諸孫以自遣玉堂舊事誇田父以爲榮猶憶江左採風秩宗典禮承四方之奏牘表十室之門閭或苦節可貞中壘入列女之傳或眉壽無告臨川題慶老之堂是燕

聖天子風化大行淳龐胥洽遂使繡閣璇閨之彥出應景星瑞草之祥猗歟休哉不敢請已若乃地踰百里事軼千秋三索得男季子已開周甲九齡錫夢大年喜協先庚逆苦李于道旁偏能多子采茯苓于松下迭致長生眞不聞者聞不覩者覩矣濮川鍾母曹太恭人德維年世

兄之母也世有淑姬漢續蘭臺之史于歸望族晉推太傅之門婉嫕自將笑勸種秫者猶輸同志鉛華不御嗌鬭飲茶者容號工詞凝終身其挽鹿車忽一日分飛鸞鏡遺孤在抱健婦難持伯也甫踰就傅之年僅知六七幼者未遠射孤之日不識之無雖形影之未單寧藐諸之足恃男婚女嫁向平畱未了之心祚薄門衰令伯有零丁之痛荼人力勤保護念切宗祊劍汝于芻憶逝日者之言何時成立抱兒以入聞謝諸賓之語無限淒涼辛苦弗辭精神易竭乃仁人必壽母如戴勝西王天道有知子盡忘年絳老春秋未艾日月偏私退子舍以稱

尋居然作祖操孫行而點頷誤欲呼名花徑負來相將貽背板輿行處一望華顛採蠟累其想王家于西晉噉紡捕鯉補東氏之南陵譽入武陵之源時忘秦漢恍到逢蓑之境人甚盧徐固天屬之奇遭爲人間所僅有況歲逢作噩桃熟屢見三千律指孟陬芝秀孫看盈尺九之數可用六之數亦可用通其變適成天地之交春之首爲正夏之首亦爲正考其時皆合陰陽之序于是朱陳姻戚稽呂賓朋欲稱長筵先于端月而介副退然自下惕衛弗勝仰覩萱花旁瞻荆樹以爲小人有母何敢稱老于恆言兄在禮然豈得疾行而先長老萊之啼笑

自託嬰兒君實之友恭竟同嚴父抛杖鄉之杖扶鳩杖以尋春徵羞耇之羞潔晨羞而祝噎然後知璇源圖折玉水方流事必統于所尊物貴反其所始飲河識潤當年皮骨容存自葉流根今日子孫逢吉萃期頤于一姓奚母子之分身集交黎火棗之詞俱歸聖善極饌玉鼓鐘之樂用俟清和禮之宜也孝之至也菲才慚燕許交託紀墨顧馬帳之生徒多謝庭之婚嫁每因傳述久熟音徵何意蕃年更迭燧市非直枌榆之慶繫惟邦國之光傳人瑞以紀昇平致陳太史譜頌聲以殿燕喜竊比風人

御書戲彩堂賦壽徐司空太夫人　周琇
今天子大經御世至德極天旣因心以立愛復錫類以尊年
所以召和氣宏陶甄維時賢哲篤生上應中台之座高
堂眉壽長輝南極之躔烏私夕奏
龍藻晨宣嘉孝子之孺慕與萊子兮後先公卿動色朝野風
傳懿夫燮理望重絲綸世掌出則正色立朝入則婉容
盡養瞻依膝間趨庭幃之日月方舒舞蹈未知疑襁褓
之嬰孩未長當其曉鐘初動盛服將朝火城列而未曙
玉珂響而尚遙深幕重閽恐驚老人之安寢垂紳委佩
潛問侍者于中宵閨門肅肅溫凊朝朝迨夫曙影散行

鸞聲歸第服素絲以委蛇下里門而休憩未歸子舍殿
闈之花履依然趨侍萱堂腰下之金魚猶繫潔滫瀡以
侑餐博慈容之開霽若夫宴彤弓而出鎮奉板輿以之
官槐柳齊行纍綬銅章之濟濟旌旆前導龍韜豹禓之
桓桓英不侍乎冠而先志助繡斧之承歡至于京邸優
游長筵廣敞子姓稱觴家人具禮宮花芬紛門前報春
宴方歸紫鳳天吳狀下看雛孫戲抵則又潘岳閒居之
所未詳束晳補詩之所未體然則其彩也分黼黻之光
華非僅班衣之麗其戲也分拜稽之氣象寧莆燕笑之
常然而白首趨庭誰人不離于裏金貂視膳奚齊載寢

之狀
聖謨廣大彝訓輝煌仰
天文之在上包問孝之全章況夫忠孝難兼公私易格往往
叱王尊之馭將母不遑上會箕之書陳情不獲虛燐佩
于笥中渺白雲於里宅今則侍禁近者四十年燠寒敬
問擁節旄者逾三載定省咸親召而郎至兮何用門閭
之倚和而後順兮藹然天地之春豈非彝倫之極樂而
臺閣之完人猗歟休哉家訓如顏門風逾柳宇宙釀其
醇和仁壽鍾于孝友彼南岳交黎餘杭仙酒麟脯擘於
麻姑桃實分于王母豈如奉

宸章永世守上燭榮光宵澄珠斗繞膝下兮千春並山川兮
長久

祭宋漫堂冢宰文

周琰

嵩高維嶽降神值申甫之鄉星有好風歸次位斗牛之上儲元精于不朽雖與宇宙俱存痛一柱之忽傾終歎斯人安放嗚呼哀哉維公一代偉人熙朝碩輔雲龍風虎勳猷永勒旂常麴蘗鹽梅地望羣推喬木范文正世爲賢相舊閥家聲宋廣平賦就梅花夙占大器少以名家之子卻列侍從之臣豹尾螭頭晨挹爐煙滿袖玉珂金鑰曉看佩影迎花殘幟禁林一麾出守但逢車到人人沾陰雨之膏每過鶯遷處處動甘棠之愛遍恩膏於旆屆開幕府于巖疆江左大邦佩玉節金魚而戾止東吳半壁錫彤弓盧矢以來宜保盤功成尚書命下榮褒金鐃班三事以持衡光蒞紫泥統百官而建典動天下彈冠之慶雨露宏敷聽殿閣曳履之聲星辰肆煥旋致政而樂林泉之歲月重結九老之遊今扶杖而祝日月之升恆特晉三台之秩溯其際遇在蕭曹房杜之間仰厥勳名駕富范歐文而上況天錫純嘏蒼顏白髮映貂蟬子盡相材竹實桐花騰鳳羽真五福之備齊極人臣之寵遇矣加以前身仙吏今世詩家吸上帝之沆瀣眼空海岳刋媧皇之煉石胸羅邱墳詩歌膾炙乎蓋公壇坫獨尊于海內百家詩集經點勘便可流傳千仞龍門

一品題即成名士此又唐之白傅宋之蘇公事業無雙文章第一自古難求于今再見者也夫既五百年而名世天保熾昌正宜八千歲以爲春人歸平格何期岡陵方賦梁木遽摧童子爲之不歌舂者爲之不相里人巷哭爲碩儒而典悲名士雲屯致生芻而會葬嗚呼哀哉某世受國恩忝生望族向同列烏衣之巷久仰耆德以傾心近復追絳帳之塵得籍鯉庭而受教忽聞怛化能不欷獻桂酒椒漿望巾天而灑淚雲旗鶴駕鑒寸悃以來歆

范燕翼復初書屋詩序

周　璲

延○津○剙○夫○人○閱○春○秋○合○浦○珠○還○情○縈○今○昔○溯松茂竹苞之始○君子依芊○佃星離雨散之年○他人是保○堂○前○燕○子○悵○舊○壘○之○都○非○江○上○涔○花○歎○浮○蹤○之○莫○定○搴船暫住○賃廡依人○雖○王○粲○才○高○慣○作○登○樓○之○客○而○茂○陵○遊○倦○難○調○四○壁○之○琴○用探賓賦之金○一遂肯堂之志○是○尋○是○尺○高○館○之○規○矩○依○然○某○水○某○丘○童○子○之○釣○遊○如○昨○鄰○翁○餉○雞○黍○誰○爲○大○父○之○行○故○戚○話○桑○滄○益○感○愚○公○之○論○豈無爽塏○用纘弓裘○慰仁人孝子之思○試○看○復○初○新○額○羨祖武孫繩之美○無○慚○燕○翼○芳○名○不墜胡寬○可認枌榆之社○聊同張老○一颿頌禱之祠○

汪孺人節壽詩序

周　璲

蓬鬢霜飛○萱堂日永○門外冠裳塡咽○競奏雲璈○屏○間○溯○淚○沈○淵○俄○傳○苦○語○賓客正容而傾聽○嗣君長跽以承辭○若以鹿車共挽之初○卽鸞鏡分飛之日○如○皐○射○雉○未○及○三○年○庾○嶺○探○梅○竟○踰○萬○里○日○邊○征○夫○遄○止○亟○訴○別○後○之○腸○孰○意○蕩○子○不○歸○客○作○他○鄉○之○夢○與○言○及○此○灑○血○何○從○雖曰一綫之猶存○自分藐諸之難保○幸○而○家○同○完○璧○不○負○夫○子○於○生○前○今○日○子○可○荷○蔭○聊○慰○所○天○於○地○下○然而爰維用老○痛定還思○對綺繡之陸離○益增愴悼○想夜臺之寂寞○忍見繁華○爲○謝○諸○君○毋○驚○老○婦○長○齋○繡○佛○已○足○餘○生○火○聵○交○黎○敢○煩○謏○語○於是嗣君徧拜○賓客咸與○儀于斯時○得隨末座○肅○聞○欬○致○如○聽○孤○鸞○寡○鵠○之○操○勉○綴○詩○歌○略○刪○黃○竹○白○雲○之○習○

漱玉齋消寒倡和詩小引

周瑗

霜壓荊扉月澄淡館檐聲隔岸何來乘興之舟屐齒登堂恰是詩幽之客主人爲傾家釀用遣寒宵繡縷金罏羨調玉糝簾外冷光如水夜正厭厭尊前煖氣疑春時忘九九既圍爐而痛飲復刻燭以催詩促座傳看停杯把讀過歲甎多佳趣幸同分竹屋之燈前身孰是畫師試爲寫漁簑之句

閒情偶草序

周瑗

槐夢初回憶前因而失笑元都再度訪舊種而傷心對眼底之蒼涼想當年之放浪豈無窈窕醉蘇小於紅樓別有風流擁鄂君於青翰若其名傾南國小字櫻桃地近西園雅歌楊柳綸巾紅映青銅與綺鬟俱妍霧縠香飄明月共玉人一色碧簫吹午夜何期牆外之潛偷紅豆叶新詞錯認隔簾之聽記聲落塵而愈妙舞迴雪而偏工倚效西子翩翩彷彿廊邊響屧試學小紅調笑居然月底西廂差慰三生剛逢七夕于是燈搖銀蠟落盤中大小之珠枕設鮫綃贈腕上茗華之玉願化而爲衾燕子雙飛梁樓玳瑁願結而爲蘂蓮枝並蒂水浴瑠璃調四季之笙歌消兩年之風月金蟾嚙鎖漏盡裁詩羯鼓催春酒闌覓句未免狂言驚座漫云才子多情嗟乎記小史於初逢花間紅裏送玲瓏之歸去月落潮平況憔悴關情徒折金城之柳芳花轉眼難尋人面之桃偶理殘編翻增永歎僕風塵半託懶訪名花紅粉飄零羞逢舊識恨別則桃根桃葉淮渡依然傳聞則花落花開江南幾度向天涯而誰語隔往事以猶憐敢謂薄倖之名況茲小杜聊譜相思之曲付與龜年

古山草堂詩序

爲季弟琥作

周瑗

蟄來海上幾度滄桑鹿走蕉中平分夢醒蕭蕭四壁知窮送於奚年草草百齡歎憂埋於何地聞歌楓喚對酒難遣僕七尺昂藏三分流浪步山中而覓句驚走樵夫跨驢背以敲詩虛逢大尹第時多肉眼世盡蓬心洛下名高借文章於元晏清思賦就託聲價於相如悵舉世之皆然抱孤芳而自賞中郎之奇書獨祕嗜則同之惠連之好句徒吟誰爲知者若乃牙籤萬軸接祖德于西央監簡五車擁書城於聖雨庭傳詩禮日侍嚴君調叶壎篪欣攜弱弟牀聯夜雨借尋蘇子之眠劍起雞聲同

蹤劉琨之舞得句而擊翻銅鉢論文而敲碎珊瑚孰意溝水暫分萍蹤各寄我也鷦棲茅屋葛采三秋弟則放浪蘋洲屏開千載簫鳴雙鳳剛坦腹於冰清鏡照孤鸞倏傷神於香令淒涼宋玉賦擬悲秋寂寞潘安詩成悼婦展卷鬼神欲泣開編風雨俱飛古錦背奚奴何異王孫歸去金龜邀供奉不殊狂客初逢撫此清文居然才子敢曰延津寶劍適合雙龍庶幾浣水蠻牋助修五鳳嗟乎天荒地老慣悲阮籍之途月落烏啼盡入荊軻之筑過幼安之斗室只有藜牀訪仲蔚之衡門祇畱蒿徑風吹來食時未遇而長貧雨近重陽租忽催而敗意況升沈過眼憶昔日之繁華冷煖逢人即舊時之賓客罵人腸熱哭世聲高興發悲歌宛似溺人之笑音多慷慨聊云窮者之工倘琴採焦桐笛聽柯竹亦知有抱風雲之氣廿載蹉跎挾湖海之奇一腔磈礧如吾兩人也

賀范制臺中秋大啟

周　琰

卿月騰輝映滿光于萬里台星朗耀浮爽氣于千城開蓮府而散天香金波穆穆徧閶闔而沛霄澤零露濃濃兩省懽騰百官慶洽憲臺心運璇璣光涵玉鑑祥徵萬歲登穜稑以占年令肅九秋法風霜而出治兌為物所說恩波淪浹欣看澤潤生民利者義之和四序均平盡勵調元妙用茲一輪之正滿值秋令之方中曲奏清商影連瓊闕功高半壁坐看海甸風清興溢南樓愛賞瑤天月碧對蟾光之顧兔蔀屋之幽隱皆知譬牛渚而燃犀城社之奸頑胥斂　某韻類張吟職慚斧負遙瞻鈴閣願為近水樓臺久住西湖亭負瓢雲桂子兔趣莫遂燕賀新巾伏願甲帳宣威林鐘叶律冰壺澂澈照萬象而無私金鏡開圖運兩儀而不息

賀范制臺中秋小啟

周　琰

台臺道合張弛政兼溫肅湛恩汪濊偕銀漢以齊流清德淵澄與冰輪而並皎入閩已登樂歲看山陬海澨之含哺兩浙咸報有秋聽白叟黃童之歌舞良夜正逢三五桂枝彌覺芬芳天上蟾蜍倒垂寒影轅門棨戟遍照清瑯燕寢香凝看此夕千里無塵彷彿焚香之夜樓臺水淺試舉首四天一色依稀如水之心　某待兔自慚栽星靡及望恩光之下燭夙荷照臨欣佳序之適逢益深忭祝伏願令節迎禧上台晉秩仁育義正平四序之陰陽懸象著明配中天之日月

賀范制臺冬至大啟

周瑗

陽德維亨。六管叶黃鐘之律。泰交方慭。三台典長日之輝。躋民物于昇平。愛。爲。冬。日。登江山于仁壽。心。運。璇。璣。遐爾同歡。係紳耆慶。憲臺光岳偉人。扶輿間氣。整綱肅紀。冰心提兩省之衡。維武緯文。雄略作萬邦之憲。卽逢獻履。慶衍繁禧。冬。至。氣。之。始。鴻。鈞。一。氣。適。符。天。地。之。心。子。半。曆。之。元。金。鼎。調。元。咸。頌。陽。春。有。腳。阜財解慍。坐回海甸風光。巷舞衢歌。諧出太平氣象。某學慚圭測。才愧綫長。黍谷寒凝。賴吹噓之施及。福星朗曜。維頌祝之孔殷。伏願亞歲迎禧。上台晉秩。嶰竹調而萬民盡煖。與日俱升。斗杓指而天下皆春。因時偕茂。

候天台成司馬啟

周瑗

虎竹分猷。千里江山生色。麟符佐治。七城草木知名。以海內之人龍。作台封之司馬。家依化日。吏仰屏星。臺天上文昌。人間武庫。文成。孫。綽。聽。擲。地。之。金。聲。韻。接。公。綏。作。望。江。之。雲。賦。獻龍門之策。指掌太平。題雁塔之名。匠心才調。居然擎柱。倜儻超興。談。簡。則。庭。自。開。適。之。除。飲。酒。賦。詩。別。無。政。事。心。清。則。身。自。逸。東。坡。卽。裁。花。種。柳。何。害。風。流。素教愧蘇湖。枝棲吳越。望眞人于天際。接紫氣于雲中、誦。高。山。景。行。之。章。寧。頌。仰。止。咏。秋。水。湖。洄。之。什。不。待。從。之。伏願鳳彩干雲。龍光射斗。賣刀買犢。咸驚循卓無雙。作楫爲霖。共仰經綸第一。

侯天台遷別駕啟

周瑗

望重監州朱紱映銀章而煥彩風高別乘皁衣伴黃綬以爭輝兩袖只風清誰採虎山之藜藿萬家邀廈庇共攀鳳德于梧桐向日披丹臨風剖素台臺清球卓品實鍔雄才正氣巖巖七十二峯迎掌元精烱烱二十八宿羅胸元微之樂府百篇宮禁稱爲才子李供奉烏啼一曲世間乃有仙人爰借福星照臨台郡仰因天而俯因地仁人之介福無疆上計國而下計民君子之生財有道奉清霜之千尺社鼠知爽沛零雨于三春澤鴻爰集碑留衆口名註御屏某業笑居龍宮喚待兔十年不調只飽晶題一府偶遷仍淹帶草晉衮衣于東國欲爲遵渚之鴻（時遷已最移州尹）訪奇字于元亭思附此雲之鳳伏願民耕民鑿天視天聽咸鳳攬輝望竹實桐花而下集神龍布澤挾和風靈雨以俱勝

侯天台郡刺史啟

周瑗

軾畫飛熊列郡倚斗山之望輯迎白鹿諸侯仰海嶽之姿回黍谷之陽春藿依化日挹赤城之霞氣長伴清風遙跂龍光益深雀喜台臺辭纓世胄鍾鼎名家面有霜稜鑒黃河而比矣胸涵冰鏡掬秋水以爲神惟山號天台峯頭之瑤草琪花寧殊幻漏而堂名仙吏境內之黃童白叟不羨桃源兩穗乎兩岐乎雨過新田人誦張君之麥一琴耳一鶴耳月明鈴閣夜焚閣道之香稠萬姓于洪鑪膏雨濃而翁藹煖奉千官之玉尺霹靂震而吏膽知寒誠哉牧伯之良允矣衆人之母某魚魚末學鹿鹿庸才向也分河潤于鄰邦無由縮地今幸乘活形于宇下得遂披天雖棲息一龍敢言桃潤而聯依五馬不任葵傾伏願節厲懸魚功高渡虎勳名蓋世運四海于掌中造化生心走三春于脚下敬修尺素祈鑒寸忱

附錄跋

吾　七世祖孟侯公學最淹博著作極富厥後淵源授受代有文人　高高祖蝶菴公諱宋才情奇麗順治丙戌拔萃成均歷任淮通諸郡邑令所至皆有吟咏著硯花堂集已詳邑志其散佚之流傳者有戲爲鵲巢上梁文尤世所稱頌　高祖蘅菴公諱雲杼以明經仕學博所作詩古文詞隨手散去概不存稿有語溪錢塘課生啟二篇已採入彼邑乘中偶檢出錄存俟啟二篇亦附焉　曾祖月潭公諱璦康熙丁酉孝廉雍正甲辰考取中書舍人專以時文名家兼工四六制藝已久鋟板行世駢體僅存什伯之一玆幷附刊以見吉光片羽云爾

桂謹誌

南雷文案

連外卷

南雷文案

庚笙署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引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即道也。孟子既沒。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尙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兎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醞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贍而無其精深。甯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務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性道之文章矣。甯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即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甯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南雷文案目錄

卷一

稱心寺志序
惲仲昇文集序
姚江逸詩序
半山先生詩序
景州詩集序
朱岷左近詩題辭
樂府廣序序
霍丘名宦錄序
李杲堂文鈔序
陳子文燕中詩序
陳夔獻偶刻序
黃孚先詩序
阿育王寺舍利記（入文約）（與文定重出）
鷹窠頂日月並升記（原缺）

卷二

答董吳仲論學書
與友人論學書
與陳乾初論學書
與李杲堂陳介眉書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
再辭書
辭祝年書
謝陳介眉代辭博學宏儒書

壽兒壙志
萬履安先生墓誌銘
李佩于墓誌銘
三峯禪師塔銘
劉伯繩先生墓誌銘
叔父季眞先生墓銘
孫女阿迎書磚

卷三

高旦中墓誌銘
施忠介墓碑銘
施表媽母鄭安人墓誌銘
魯季栗先生墓誌銘（入文約）（與文定重出）
黃復仲墓表
陳潮生節母墓誌銘
查逸遠墓誌銘
張旦復節母墓誌銘
徵君沈眉生先生墓誌銘（入文約）（與文定重出）
李叔範墓誌銘

卷四

申自然傳
郭黎眉傳
冬青引註（別刊）
七怪
書淡齋事
作文三戒
續師說
祭萬履安文
張元岵哀辭
庭誥

外卷

錢屺軒七十壽序
張奠夫八十壽序
李杲堂五十壽序（入文約）（與文定重出）
陸汝和七十壽序
徐蘭生七十壽序
陳夔獻五十壽序
仇公路先生八十壽序
陳伯美先生七十壽序
張母李夫人六十壽序
范母李夫人七十壽序
施恭人六十壽序

南雷文案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冲著

稱心寺志序 丁未

人才之在天下也．其生也於億兆之中而有數十人焉．其成也於數十人之中而不能一二人焉．此數十人者．其初非不兀然見異於億兆人也．豈知其卒與億兆人而同盡耶．此一二人者．其初未嘗兀然有異於數十人也．豈知數十人者．只供一二人潤色之具耶．夫數十人者．康節所謂由一人之人．能特出以至百人之人千人之人．生之非不貴重矣．乃不能積之以至億人之人兆人之人．而終成其爲一人之人．其不自貴重亦可惜也．戊寅己卯之際．余與越中知名士數十人．事子劉子於講舍．退而爲東浙文統之選．其時數十人者．上之學性命之學．次之亦以文章名節自任．其視億兆人如無有也．趙子禹功於其中．蓋亦一人之數耳．事有不可知．曾不一二十年．而數十人者．天下已莫能舉其姓氏．吾黨知之者．亦曰某也迫於飢寒．某也轉於流俗．生前身後．蓋已爲狐狸貒貉啗盡．而禹功擎拳撐脚．抗塵決網．得有其耳目口鼻於城郭阡陌之間．望而知爲有道者．不與數十人者．同其陸沉殘破．則若向之數十人．爲禹功一二人而設也．丁未之秋．出其所著稱心寺志．命余序之．夫禹功以燕許廟堂之筆．掎摭於窮村絕浦．不以爲枉天．而沾沾卷石之菁華．一花之開落．與桑經酈注．爭長黃池．則是獅象搏兎．皆用全力爾．吾聞禹功之在寺也．因於內衡法師．朝則撾鼓聚衆．衡師上堂講相宗．暮則撾鼓聚衆．禹功上堂講四書周易．一時龍象帖帖坐位下．恐不卒得聞．昔趙大洲以內翰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鄧豁渠以諸生爲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學宮傳爲奇事．夫儒書內典．習者各樹城栅．兩不相下．非如舉業之於聖學．同出一先生之言也．有傳衡師禹功之事．不更爲奇耶．雖然．禹功固所稱儒門數十人中之一二人也．又爲釋氏强分其半．余其能無慨也夫．

惲仲升文集序 （名日初常州人戊申）

舉業盛而聖學亡．舉業之士．亦知其非聖學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爾．而世之庸妄者．遂執其成說．以裁量古今之學術．有一語不與之相合者．愕眙而視曰．此離經也．此背訓也．於是六經之傳註．歷代之治亂．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說．此一定之說者．皆庸論瞽言．未嘗深求其故．取證於心．其書數卷可盡也．其學終朝可畢也．雖然．其所假托者朱子也．盡將朱子之書一一讀之乎．夫朱子之教．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故曰．若能讀書．就中却有商量．又曰．且教學者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亦思其所謂商量者何物也．撞着者何物也．要知非庸論瞽言可以當之矣．數百年來．儒者各以所長暴於當世．奈何假托朱子者．取其得朱子之商量撞着者．槩指之爲異學而抹殺之乎．余學于子劉子．其時志在舉業．不能有得．聊備蕺山門人之一數耳．天移地轉．殭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爲不可贖也．方欲求同門之友．呈露血脈．環顧宇下．存者無幾．突如而發一言．離經背訓之譏．蹄尾紛然．然吾心之所是．證之朱子而合也．證之數百年來之儒者而亦合也．嗟乎．但不合于此世之庸妄者耳．武進惲仲升．同門友也．壬午．見之於京師．甲申．見之于武林．通朗靜默．固知蕺山之學者．未之或先也．而年來方袍圓頂．叢林急欲得之．以張皇其教．人皆目之爲禪學．余不見二十年．未嘗不以仲升去吾門墻而爲斯人之歸也．今年渡江弔劉伯繩．余與之劇談晝夜．盡出其著撰．格物之解．多先儒所未發．蓋仲升之學．務得于己．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以庸妄者之是非爲是非也．

余謂之曰．子之學非禪學也．此世之中而有吾兩人相合．可無自傷其孤零矣．或者曰．仲升既非禪學．彼禪者何急之也．余曰．今之禪者．其庸妄亦猶夫今之舉業之士也．惡能爲毫釐之辨哉．其貌是則是之而已．然則仲升之貌．其貌何也．余弗答．因書以爲仲升文集序．

牛山先生詩集序 （甲寅）

唐多詩人．飄颺波委．即偏方下邑．么枝孤韻．亦瞥入簡牘．而吾姚江自虞永興以外．寂寥無聞焉．且永興又隋氏之遺也．以唐詩人之多．姚江人物之衆．而單聯隻句．不能分有唐之一數．豈其風雅道衰．地土使然耶．抑窮山海島．傳之不能廣耶．不然．在當時未嘗不繕寫模勒．流傳人口．久而遂至失落耶．余讀家集．至牛山先生詩而有感焉．先生．余六世族祖也．諱嘉仁．父翊．字九霄．九霄善近體詩．書法趙松雪．畫竹石菊花．尤入神品．今其詩失落．而先生之詩．尚存十之一．緣情綺靡之功．聲勢物景．能感動人．使其載之唐詩紀事中．故亦嫣然秀出者也．而屈抑於諸生以死．其時中原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何李詩體．一經品題．姓名便不寂寞．先生與一二窮退無力之徒．唱之而未必能和．和之而竟亦莫能解也．安望

其傳之之廣乎。余閱有明文集。唯正德間模勒最工。卷軸繁多。此皆有力者所爲。先生有作。脫口之後。書之故紙。題之敗壁。其精寫亦一過再過而已。在當時已如此。又何待久而失落乎。由先生父子言之。百年之間。父老見聞猶在。已同[illegible]響過。歸於磨滅。況有唐千年之遠耶。則姚江無一詩人之傳者。非其風雅道衰。亦可知矣。今先生所傳之一二。亦豈能必其傳遠。但自先生以來。姚江之爲富貴者何限。即有子孫。守其遺集。裝潢投贈。偶揭一二板。便嘔噦棄去。以充糊壁覆瓿之用者不少矣。曾有如先生之殘編。欣賞而讀之。讀之而唯恐其盡否也。

景州詩集序（甲寅）

公諱尙質。別號醒泉。吾始祖鶴山公之十三世孫也。嘉靖己酉。舉於鄉。知息縣。陞景州守。修董仲舒書院。改周亞夫祠。皆自爲文記之。隆慶元年致仕。所著有青園錄詩近千首。余存其十之一。以官名之曰景州詩集。序曰。若景州公者。乃可謂之詩人矣。夫詩以道性情。自高廷禮以來。主張聲調。而人之性情亡矣。然使其說之足以勝天下者。亦由天下之性情。汨沒於紛華汙惑之往來。浮而易動。聲調者浮物也。故能挾之而去。是非無性情也。其性情不過如是而止。若是者不可謂之詩人。周伯弜之註三體詩也。以景爲實。以意爲虛。此可論常人之詩。而不可以論詩人之詩。詩人萃天地之淸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爲其性情。其景與意不可分也。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而詩人能結之不散。常人未嘗不有月露風雲花鳥之咏。非其性情。極雕繪而不能親也。景州之詩。咽噱於冷汰。纏綿於綺靡。江濱山畔。至今性情。恍然猶在。其斯謂之詩人之詩乎。余嘗輯姚江逸詩。千年以來。稱詩者無慮百人。而其爲詩人者三人而已。宋高菊礀。明宋無逸。及景州是也。菊礀之詩。僅見之詩話武林舊事者。不過十餘首。無逸詩集久堙。余從其後人鈔之以傳。景州當時詩畫。與楊秘圖齊名。秘圖詩散失。而景州亦無有明其能詩者。異時諸老先生。論姚江之詩。盛稱陳太常贊馮雪湖蘭兩人。太常之和唐音。未免一時習氣。雪湖與謝文正唱和。險韻相伯仲。擬古樂府。去西涯遠甚。雖各有長處。要俱不可謂之詩人也。顧他年有定姚江詩派者。菊礀爲詩祖。景州則又爲吾黃氏之詩祖。當不舍吾言而取定於前人矣。

朱岷左先生近詩題辭（丙辰）

岷左先生示余出蜀歸田之詩。命題數語。余唯山川文章。相藉而成。然非至性人。

固未易領略。嘗讀陸務觀入蜀記。攬結窈冥。卷石枯枝。談之俱若嗜欲。故劍南之詩。遂爲南渡之巨子。蜀在西南天表。非左思之賦。少陵之詩。亦不能移其觀於中土。豈非相藉哉。百年以來。自曹能始而後。蜀竟陸沉。再經喪亂。其名蹟之幽邃者。固不必論。即工部草堂。古今屬目。去萬里橋不數里。先生往尋之。蜀人無知其處者。徘徊於荒烟蔓草之間。得浣花殘碣尺寸。推挼故址。始出。先生如遇故人於萬里外。歡叫欲絕。此等情懷。與務觀何異。詩那得不佳。故先生之詩沖雅而刻畫字句之外。一往流連。眞能與山川和會者也。先生爲余述其入蜀。從灌關過嵩華。磅礴空翠之中。車馬都爲碧色。棧道之上。高峯入天。停午始漏日影。恍如夜行。漢高祖所謂燒絕棧道者。註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岩而施版梁爲閣。是人從棧上過耳。不知路鑿於山腹。棧增其濶。以收目眩。燒絕者。壞其鑿路一處。則百里皆廢矣。不是單燒棧。亦不是處處皆燒絕也。江行出峽。巫山巴水。六書像形。陽臺十二峯。沿亘數百里。突兀霄漢。一一辨其嘉名。以正前人之誤。古木窮猿。寒岩怪鳥。空響相答。凄入心脾。先生相對言時。僧樓茗碗。几席亦爲浮動。嗟乎。山水於人。此生亦有緣分。余甲午之歲。發願名山。拚十年爲頭陀行脚。咽噱冷汰。滌濯滓穢。歸來讀書。方有進益。持志不堅。倏忽而鬢容難待。便作一塵網俗人。清泉白石。爲我愧恨。讀先生之詩。不禁惘惘。

樂府廣序序（丁巳）

原詩之起。皆因於樂。是故三百篇即樂經也。儒者疑別有樂經。秦火之後無傳焉。此不知詩者之言也。三百篇皆可歌。若朝夕諷咏。更唱迭和。節以鐘磬鼗鼓。和以琴瑟笙簫。則感觸天機。自不容已。今學者祇玩其文。所得淺鮮。詩雖存而實亡。故樂亡也。然猶幸六義之教未亡。導以天潢。淪其融伏。作者用者之精神。時相遇於冥漠。樂亡而詩可孤行者。僅僅藉此一端耳。三百篇而降。詩與樂遂判爲二。胡然而作之。胡然而用之。皆不知其故。無他。所謂六義者蓋亦亡矣。其後朱子之註離騷。以其寓情托意者。謂之變風。以其感今懷古者。謂之變雅。其語祀神歌舞之盛者。則謂頌之變。賦則自序。比則香草惡草。興則泛濫景物。於是離騷之指。燦然明備。然於他詩則未遑數數也。元末有劉履者。爲選詩補註。倣朱子之法。以賦比興論詩。亦諸家之傑出矣。然不及樂府。於風雅頌無當焉。夫六義而存緯去經。不亦惡乎。海昌朱岷左先生。有慨於此。取漢魏六朝有唐之樂府及詩。分爲三集。其相

和淸商五調雜曲新曲爲風。其燕射鼓吹橫吹舞曲散樂爲雅。其郊祀廟祀明堂封禪雩蜡爲頌。詩附其後。而以賦比興三者緯之。上下千年。儼然三百篇之餘。以比文中子續經之作。蓋庶幾焉。由先生之書而論之。六義之教復矣。然而終不可用之於樂。樂之道圓而神。其妙全在散聲。散聲多者不可損。少者不可益。自然之爲天籟也。開元詩樂以一聲叶一字。朱子深疑之。而亦不能求其故。先生倘有得於篇章之外者。使不爲紙上之空言。猶望次第而復之也。先生屬余序。余不能審音。聊以答先生之意云爾。

念椿許公霍丘名宦錄序 戊午

許酉山先生治海昌之五年。政通人和。舉循吏第一。余數年來。得交於先生。每見其舉一事。發一言。必稱引先世曰。吾先人之心學若何。吾先人之經世若何。不敏未能推行其一二。夫海昌之政美矣。先生猶不敢自是如此。豈數典而不忘其祖之義歟。不然。何其知之者之寡也。已得霍丘名宦錄讀之。刑部公之惠政。條分縷悉。當年設施之次第。粲然可尋。不必西門豹之投巫嫗。何易于之焚詔版。但使里巷阡陌之間。其嚬呻得自達而已。公之愛民之心。蓋至今而尙在也。唯公愛民之

心尙在。故民之思公亦不以久近幽明爲計較耳。夫公之蒞任。去今七十九年矣。而霍丘爲流賊陷沒。頻經兵火。山川如故。城郭已非。不特當時之父老者死署盡。卽公當日之政。霜吞雪蝕。此相與聊生之民。寧猶受其賜歟。卽使起公於九原。復理當日之墜緒。時異勢殊。吾知其有所不能也。乃父傳之子。子傳之孫。追想公之聲音笑貌於瓣香庭燎之中。不能自已。豈非可沒者政也。不可沒者心也。甯有所强而然耶。霍故六蓼國地也。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夫六蓼以千年之祀。墮其香火。公以數年之宦。垂其蘋藻。使千年不能與數年爭者。非其入人之深。何以有此。夫然後知海昌之政。淵源於霍丘者遠矣。鳥遊空府。影末之餘。波猶足以潤澤枯槁。子產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若公者其不謂之及子孫乎。

李杲堂文鈔序 戊午

往丙子丁丑間。一時文集行世者十餘部。婁東張天如曰。此十餘人者。皆今之鉅子也。吾讀正嘉時不以文名者之文集。其渾厚悠長。反若過之。豈世運之升降歟。余曰。科舉盛而學術衰。昔之爲時文者。莫不假道於左史語策性理通鑑。既已搬涉運劑於比偶之間。其餘力所沾溉。雖不足以希作者。而出言尙有根柢。其古文固時文之餘也。今之爲時文者。無不望其速成。其肯枉費時日於載籍乎。故以時文爲墻壁。蹊而學步古文。胸中茫無所主。勢必以偸竊爲工。夫浮詞爲堂奧。蓋時文之力不足以及之也。爲說者謂百年以來。人士精神。盡注於時文。而古文亡。余以爲古文與時文分途而後亡也。自余爲此言。已歷一世矣。風氣每變而愈下。舉世眯目於塵羹土飯之中。本無所謂古文。而緣飾於應酬者。則又高自標致。分門別戶。纔學把筆。不曰吾由何李以溯秦漢者也。則曰吾由二川以入歐曾者也。黨朱陸。爭薛王。世眼易欺。罵詈相高。有巨子以爲之宗主。則巨子爲吾受彈射矣。此如奴僕掛名於高門巨室之尺籍。其錢刀阡陌之數。府藏筐篋所在。一切不曾經目。但虛張其喜怒。以啁喝夫田騶纖子。高門巨室。顧未嘗知有此奴僕也。余與杲堂然約爲讀書窮經。淛河東士稍稍起而應之。杲堂之文具在。故未嘗取某氏而折旋之。亦未嘗取某氏而赤識之。要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之迹。當其所至。與歐曾史漢不期合而自合也。余嘗謂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今見其脫略門面。與歐曾史漢不相似。便謂之不文。此正不可與於斯文者也。濂

溪洛下紫陽象山江門姚江諸君子之文。方可與歐曾史漢並垂天壤耳。蓋不以文爲學。而後其文始至焉。當何李爲詞章之學。姚江與之更唱迭和。旣而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不成。卽知之者亦謂其不欲以文人自命耳。豈知姚江之深於爲文者乎。使其逐何李而學。充其所至。不過如何李之文而止。今姚江之文果何如。豈何李之所敢望耶。杲堂之文出世。必有以作者許之者。然非余與杲堂之所期也。但使讀書窮經。人人可以自見。高門巨室。終不庇汝。此吾東淛區區爲斐豹焚丹書之意也。

陳子文再遊燕中詩序 戊午

陳子文海昌才士。精綜六籍。翱翔百氏。操筆屬詞。緣情綺靡之功。離絕畦逕。故其名聲遠聞。柯葉張皇。丁巳入京師。名公鉅卿。貪其俊逸。東閣覯深。險韻促漏。鉞刃愈出。格於例。不得入闈。謁選而出。夫以子文之才。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謂當以稽古之力。潤色王度。屈於下職。聞者皆愛惜焉。而子文方游大梁。摹銅盤之篆字。撫昭陵之鐵馬。經行名蹟之處。破荒搜討。往往迷失道。同行者秣馬卽次。炊黍已熟。遲子文尙未至也。豈感慨悲歌之氣。鬱于中。有伶官簡兮之風乎。抑以

名山大川昌其詩。如崔斯立丞藍田日哦爲事與。唐宋以來。丞尉皆進士釋褐之官。卿相于是乎出。有明假途于吏。于是士人始不樂就。今制復唐宋之舊。由此爲大官者。不可勝數。子文功業不難戾契而至。則其縱古橫今。要非耽戀光景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矣。竊料四海之士如子文者不可多得。知百里不足以處士元。魯肅之所以能霸也。以公禮格孟博陳蕃之所以不終也。世自有急子文。藏聲匿影以待之。撑霆裂月之作。夫亦可以銷磨其歲月矣。

陳葵獻偶刻詩文序 己未

周元公曰。文所以載道也。今人無道可載。徒欲激昂於篇章字句之間。組織紉綴以求勝。是空無一物而飾其舟車也。故雖大輅艅艎。終爲虛器而已矣。況其無眞實之功。求鹵莽之效。不異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耳。吾友陳葵獻。汲古窮經。聚同志爲經會。葵獻常爲都講。每講一經。必盡搜郡中藏書之家。先儒註說數十種。參伍而觀。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者爲主。而又積思自悟。發先儒之所未發者。嘗十之二三焉。當更端之際。一堂數十人所傾耳注目者。必葵獻也。是時葵獻固未嘗以古文自命。然其筆授之章。論學之書。春容典雅。辭氣和平。無訓詁餖飣之習。余曰。此眞古文也。應酬之中。豈有古文哉。今年秋月。與余同寓吳山。至廣化寺。拜先忠端公神位。六一泉雖有石屋覆之。已同行潦。東坡言泉出講堂下。今泉逼山麓。其上更無堂址。則亦非泉之故處也。尋張司馬墓。桑間土堆。乃是精衞口中一丸也。葵獻按形家書。謂後來香火。當不下[illegible]舉節閣二公。徘徊者久之。大觀臺觀潮。潮不上海門十年矣。士人亦無有修此故事者。一僧立臺上。薄暮悵然而返。飲唐殿宜書舍。壁間題名。多是南宋名筆。蓋紫陽一帶。大畧是韓平原墅山所置南園也。一滴泉聽雨雲居坐月。余間有吟咏。墨痕未燥。而葵獻排韻鬪險。俄頃成章。牢籠景物。刻畫悲歡。視雕肝琢腎。日鍛月鍊者。無以加焉。習葵獻者。以爲葵獻破荒作詩。何工之如是。余曰。曾是有猗頓師史之貨。而憂其不能轉轂運權乎。葵獻行。且計偕北上。渡長江。嘆南北之限。過齊魯燕趙之墟。聖賢豪傑經營之迹。猶有在者。入長安。觀其宮室之壯麗。奇材劍客之聚集。蓋建都者近千年矣。觸目駭心。動成篇什。案所畜積。於此焉發之。所見者與人同。所得者固與人異也。司馬子長之文章。得之山川。子長讀書十年之後。方可言此。今葵獻讀書年過子長。從此而後。方知六經非几案間物耳。此區區所刻。恐不足以盡葵獻也。

黃孚先詩序 己未

吾族之在四明山中者。自菊東先生以來。代有聞人。近雖中衰。而孚先禹平。茁焉秀出。兩人嘗以詩文過余。而孚先往來尤數。中更亂離。五六年不見。則以詩一編寄余。請序。歲盡。自來促之。孚先論詩大意。謂聲音之正變。體制之懸殊。不特中晚不可爲初盛。卽風雅頌亦自有迥然不同者。若身之所歷。目之所觸。發於心。著於聲。迫於中之不能自已。一倡而三嘆。不啻金石縣而宮商鳴也。斯亦奚有今昔之間。蓋情之至眞時。不我限也。斯論美矣。然而正自有說。嗟乎。情蓋難言之矣。情者。可以貫金石。動鬼神。古之人情。與物相遊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親。思婦勞人。結不可解。卽風雲月露。草木蟲魚。無一非眞意之流通。故無溢言曼辭以入章句。無諂笑柔色以資應酬。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今人亦何情之有。情隨事轉。事因世變。乾啼濕哭。總爲膚受。卽其父母兄弟。亦若敗梗飛絮。適相遭於江湖之上。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然而習心幻結。俄頃銷亡。其發於心著於聲者。未可便謂之情也。由此論之。今人之詩。非不出於性情也。以無性情之可出也。孚先情意眞摯。不隨世俗波委。余避地海濱。孚先憫其流離。形諸夢寐。作詩見懷。旅月仍圓夜。秋風獨臥身。讀之恍然見古人之性情焉。是故有孚先之性情。而後可持孚先之議論耳。不然。以不及情之情。與情至之情。較其離合於長吟高嘯之間。以爲同出於情也。竊恐似之而非矣。

南雷文案卷一終

南雷文案卷二

答董吳仲論學書（丁未）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承示劉子質疑。弟衰遲失學。望先師之門墻而不得。又何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則自疑之不暇。而能解老兄之疑。雖然。昔人云。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老兄之疑。固將以求其深信也。彼汛然而輕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異日者。接先師之傳。方于老兄是賴。弟亦焉敢不以所聞者相質乎。觀質疑中所言雖廣。然其大指。則主張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句。而疑先師意爲心之所存。未爲得也。弟推尋其故。由老兄未達陽明始終宗旨所在。因而疑先師之言。若徒執此四句。則先當疑陽明之言。自相出入。而後其疑可及於先師也。夫此四句。無論與大學本文不合。而先與致良知宗旨不合。其與大學本文不合者。知善知惡。而後爲善去惡。是爲善去惡之工夫。在知善知惡。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矣。若大學非倒句。則是先爲善去惡。而後求知夫善惡也。豈可通乎。然此在文義之間。猶可無論也。陽明

提致良知爲宗。一洗俗學之弊。可謂不違餘力矣。若必守此四句爲教法。則是以知覺爲良知。推行爲致知。從其心之所發。驗其孰爲善孰爲惡。而後善者從而達之。惡者從而塞之。則方寸之間。已不勝其憧憧之往來矣。夫良知之體。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也。今所發之意。不能有善而無惡。則此知尙未光明。不可謂良也。何所藉以爲爲善去惡之本乎。豈動者一心。知者又一心。不妨並行乎。考亭晚年自悔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止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至於發言處事。輕揚飛躁。無復聖賢雍容深厚氣象。所見一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今以意之動處。從而加功。有以異于考亭之所云乎。吾不意陽明開千聖之絕學。而究竟蹈考亭之所已悔也。四句之弊。不啻可知。故陽明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已明言意是未發。弟習熟于意者心之所發之舊詁。未嘗道破耳。不然。意既動。而有善有惡已發者也。則知亦是已發。如之何知獨未發。此一時也。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無乃錯雜。將安所施功乎。龍溪亦知此四句。非師門教人定本。故以四無之說救之。陽明不言四無之非。而堅主四句。蓋亦自知于致良知宗旨。不能盡合也。然則先師意爲心之所存。與陽明良知。是未發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老兄所謂各標宗旨。究竟打迸一路。在此處耳。若謂先師不言意爲心之所存。愼獨之旨。端的無弊。不知一爲心之所發。則必於發處用功。有善有惡。便已不獨。總做得十分完美。只屬枝葉一邊。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告子之義襲。皆可謂之愼獨矣。故欲全陽明宗旨。非先師之言意不可。如以陽明之四句。定陽明之宗旨。則反失之矣。然先師此言。固不專爲陽明而發也。從來儒者之得失。此是一大節目。無人說到此處。老兄之疑。眞善讀書者也。透此一關。則其餘儒者之言。眞假不難立辨耳。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雖中和兼致。而未免分動靜爲兩截。至工夫有二用。其後王龍溪從日用倫物之感應。以致其明察。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則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庵之歸寂守靜。則是致中而不致和。諸儒之言。無不曰前後內外。渾然一體。然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終是有所偏倚。則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祟。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有前乎意之工夫。有後乎意之工夫。而意攔截其間。使早知意爲心之所存。則操功只有一意。破除攔截。方可言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願老兄於此用

力。知先師此言。導濂洛血路者也。其餘文義之異同。凍解霧散。尙俟弟燭火之喋喋哉。

與友人論學書

潘用微議論。某曾駁之於姜定庵書。或某執成見。惡其詆毀先賢。未畢其說。便逆而拒之。陳君釆云。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阤隸。無不倀倀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幷珠弗貴乎。某之於用微焉。知其不出於此也。平懷降志。反覆用微之指要。而後知前書之終不爲謬也。用微之言。不過數句而盡。而重見疊出。唯恐其不多。此是兎園老生。於文義不能甚解。固無足怪。試撮其要言。以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性也。觸物而渾然一體者。吾性之良知也。吾儒講明此學。必須知恥發憤。立必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故其功夫。在致其觸物一體之知。以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使渾然而爲一體。謂之復於性善。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此數言亦從朱註中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脫換出來。然而其謬有不可勝言者。夫性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言性者必

以善言性。決不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言性。一體可以見善。而善之非一體明矣。且如以惻隱言一體可也。以辭讓言一體亦可也。使羞惡是非歷然。吾獨知之中。未交人物。與渾然一體何與。則性於四端。有所槩有所不槩矣。大學言知。是明有一知在人。不因觸不觸爲有無也。則所以致之者。亦不因觸不觸爲功夫也。今於知之上。既贅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名。而於致之時。又必待夫觸物而動之頃。是豈大學之指耶。其曰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則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爲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亦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地耶。孟子所謂日夜之所息。養心莫善於寡欲者。豈亦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地耶。將無子思孟子。俱有懸空致知之失耶。信斯言也。舍家國天下無從爲政。則中庸何不言位天地育萬物以致中和。何不言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後爲能盡其性。子思無乃倒行而逆施乎。夫吾心之知。規矩也。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猶規矩以爲方圓也。必欲從家國天下以致知。是猶以方圓求規矩也。學者將從事于規矩乎。抑從事于方圓乎。可以不再計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一句。所以興起下文。歸重格物。則欲字之無功夫。稍識文義者。亦不難辨。用微乃以欲爲立志。而言齊家治國平天下。渾然吾身之事。自不得不汲汲皇皇憂世憂民。堯舜禹稷湯武伊周孔孟。莫不皆然。至云陽明之學。覺無擔當天下之力。其門人多喜山林。無栖皇爲世之心。卽見其學之病處。亦思堯舜禹稷湯武伊周所當之任何在。孔孟之周流歷說。欲以得君行道。亦是經生私意以窺聖人。孟子之言可證也。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顏子未嘗汲汲皇皇憂世憂民。將謂顏子未嘗立志乎。使舉一世之人。舍其時位。而皆汲汲皇皇以治平爲事。又何異於中風狂走。卽充其願力。亦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事也。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則復性之功。其不在家國天下亦明矣。凡用微之蔽。於大原者有三。其一滅氣。夫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氣充周無間。時而爲和。謂之春。和升而溫。謂之夏。溫降而涼。謂之秋。涼升而寒。謂之冬。寒降而復爲和。循環無端。所謂生生之爲易也。聖人卽從升降之不失其序者。名之爲理。其在人而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氣之流行也。聖人亦卽從此秩然而不變者。名之爲性。故理是有形（見之于事）之性。性是無形之理。

先儒性卽理也之言。眞千聖之血脈也。而要皆一氣爲之。易傳曰。一陰一陽之爲道。蓋舍陰陽之氣。亦無從見道矣。用微言性自性。氣自氣。氣本非性。不足言也。用微既主張天地萬物一體矣。亦思天地萬物以何者爲一體乎。苟非是氣。則天地萬物之爲異體也決然矣。離氣言性。則四端者何物爲之。仍墮於佛氏之性空。四端非氣。而指剛柔善惡始可言氣。一人之心。有從氣而行者。有不從氣而行者。且歧爲兩。又何能體天地萬物而一之也。用微認金木水火土五行爲氣。以爲性豈有五。故必離氣以言性。不知自氣而至五行。則質也而非氣也。氣無始終。而質有始終。質不相通。而氣無不通。先儒何嘗以質言性。其言氣質之性者。指其性之偏者耳。此孟子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性。又何嘗竟指此爲性乎。用微又言先儒云虛卽是理。理生氣。豈非老莊虛無生氣之說乎。故凡先儒之言氣者。必曰本乎老。虛即是理。固未聞先儒有此言也。獨不觀張子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若謂虛能生氣。則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則虛無生氣之說。正先儒之所呵者。顧牽連而矯誣之乎。用微又言性於天道有分。夫在人爲性。在天爲天道。故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一也。若謂人道不可以言性。無論背于中庸。則又何以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亦自背其說矣。其二滅心。先儒以靈明知覺爲心。蓋本之乾知。而有所謂南海北海千載上下無有不同者也。儒者未常有識神之論。佛氏始有之。即以是例之儒者心有所向之爲欲。識神之謂也。苟無欲。則此靈明知覺者。卽是眞心矣。用微以靈明知覺歸于識神。無欲而靜。尤爲識神之盤據。引佛氏之繩。以批儒者之根。吾惡乎受之。其三滅體。心無分于內外。故無分于體用。大學之所謂先後本末。是合外于內也。歸用於體也。故儒者以主敬爲要。有治心之學。無應變之方。用微必欲合內於外。歸體於用。以爲敬在於事。始爲實地。若操持涵養。則盤桓於腔子而已。夫萬感紛紜。頭緒雜亂。易之所謂憧憧往來是也。豈復能敬。子思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亦指事而言乎。仲弓居敬而行簡。其所居者。亦在事乎。且在中庸者。不一言而足。夫微之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其功夫皆在心體。不在事爲境地。用微每不喜稱引中庸。亦以此也。用微又言今之言體者。豈非性乎。今之言性者。豈不遺天地萬物乎。舍天地萬物而言性。非性也。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而其要在反身。如用微之不得操持涵養。則

反身便爲遺天地萬物矣。是我備於萬物。不是萬物備於我也。豈不成戲論乎。用微有此三蔽。故其放而爲淫詖之辭。有無故而自爲張皇者。有矯誣先儒之意而就己議論者。夫人性之善也。堯舜之道孝弟也。當入小學之日。熟讀而習聞之矣。乃用微呫呫以爲獨得之心傳。此無故而自爲張皇者也。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亦猶中庸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恐人於形象求之。非謂幷其體而無之也。其曰。老氏說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言良知無有精魂之可弄。非竟同老氏之虛。佛氏之無也。用微云。陽明之知當體。本空者也。是佛氏眞空之知慧。可謂癡人前說不得夢矣。又云。陽明之學。與程朱主敬窮理之學不同。夫致良知。非主敬窮理何以致之。其言不同者。無乃妄分界限乎。白沙云。心之萬感萬應可睹可聞者。皆實也。其爲應感所從出不可以睹聞及。則虛而已。此衆費隱而爲言也。用微以爲有生於無。老氏之學。豈子思子亦老氏之學乎。又不明程朱之言理氣。而以虛無生氣亂之。此皆矯誣先儒之意。而就己議論者也。用微言程朱以心屬氣。是本乎老。則何不言孟子之養氣。亦本乎老。又言陸王之虛靈知覺。是本乎佛。則何不言舜之道心惟微。亦本乎佛。又言爲程朱之學者。據性理以詆陸王。是以老攻佛。爲陸王之學者。據靈知以詆程朱。是以佛攻老。自周程朱陸楊陳王羅之說。漸染斯民之耳目。而後聖學失傳。可不爲病狂喪心之言與。蓋用微學佛氏之學。既借之以攻儒。久假而不歸。忘其所自來。遂卽借之以攻佛。自有攻佛之名。而攻儒之說始益堅。佛氏之學。有如來禪祖師禪之異。然皆以空有不二爲底蘊。如來禪言心性。祖師禪惡言心性。如來禪言體。祖師禪言用。如來禪談空。祖師禪論實事。如來禪槁木死灰。祖師禪縱橫權術。爲祖師禪者之言曰。不怕甕中走却鼈。故只在事爲上立脚。心之存亡邪正。一切不足計也。兩禪之不同如此。而如來禪自眞空而妙有。祖師禪自妙有而眞空。其歸則一也。凡程朱諸儒之所闢者。皆如來禪。其于祖師禪曾未之及也。故昔之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閒者爲多。今之爲其道者。力任奔競。一變而爲功利。雖老氏之流爲申韓。亦其敎有以使之然也。試觀用微所言。有一不與祖師禪相合者乎。用微自言叅禪從死了燒了何處安身立命公案悟入。夫焚如死如棄如。則爲生氣之所不到。而靈明知覺亦無所寄。此其眞區處也。故亦遂疑一陰一陽非道之所在。凡有靈明知覺。皆凝滯不能眞空。屬之識神用事。以此裁量先儒。程朱則落于陰陽。陸王則墮于識神。在諸儒則尚不敢望如來邊事。何況祖師。在用微則如來禪尚是所闢。何況諸儒。而井蛙之所藏身者。復鏟滅其迹。不示人以利器。嗚呼。亦巧矣。用微強坐先儒以性空。而以性善爲實事。然用微之說。眞性空也。何以言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以一陰一陽之道爲之根柢。用微必欲去之。則性空矣。攻取百塗。豈能實之也。故用微之訾毀先儒。呵佛罵祖。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之故智也。所遇之人。急出所說。求其信向。信向者便以聖賢許之。卽釋氏以信心爲第一義之故智也。用微以人師自命。不難置先賢於堂下。供其叱咤。某於先賢不能爲役。用微乃退而自列於學人。欲借某以行其敎。亦釋氏作用見性之故智也。是故用微而不諱禪宗。以一棒號令天下。無論兩廡諸賢蹂躪而甘之。浸假而及於廟庭。道不同不相爲謀。某又何說。唯是口口闢佛。口口自言聖學。世人耳目易欺。以爲釋氏言空。彼言實事。釋氏外人倫。彼言孝弟。釋氏言明心見性。彼掃除心性。釋氏獨善其身。彼言家國天下。決然謂非禪學。反以諸儒字脚間。有出入於二氏者。不可分別。甯不增一重關突乎。且諸儒之書。繭絲牛毛。自六經以外。不比史傳之蟲心易讀。學者窮年於此。便如鼠入牛角。橫身苦趣。今曰皆邪說也。竟可擯置不道。省却多少氣力。而又有不讀非聖之書之言。可以自文。奈何不樂從之乎。雖然。用微亦何常不自認禪學。其言曰。三代以後。聖人之道幾絕。佛雖異端。其爲神人欽仰有故也。親證眞空。一切聲色名利世情俗見。無不銷滅。豈不爲神人欽仰耶。世情俗見一空。性善種子發見。而慈悲度世。豈不暗合孔孟。當爲神人欽仰耶。用微既自認之。而世人反不認其認者。惡在其信用微也。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夫用微之訾毀先儒。名母之學也。將盡行之乎。願勿訾毀先儒也。將有所不行也。願且以訾毀先儒爲後也。

與陳乾初論學書 丙辰

自丙午奉敎函丈以來。不相聞問。蓋十有一年矣。老兄病如故時。而弟流離遷播。卽有病。亦不能安居也。況得專心于學問乎。唯先師之及門。凋謝將盡。存者既少。知其學者尤少。弟所屬望者。惲仲昇與兄兩人而已。此眞絕續之會也。今歲。因緣得至貴地。竊謂得拜床下。劇譚數日夜。以破索居之惑。而事與願違。尚在有待。幸

從令子敬之•得見性解諸篇•皆發其自得之言•絕無倚傍•絕無瞻顧•可謂理學中之別傳矣•弟尋繹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異于先儒•而隨聲爲一鬨之辯•其心之所不安者•亦不敢苟爲附和也•老兄云人性無不善•于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雖然•未可以爲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夫性之爲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擴充盡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擴充盡才•而非有所減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到得牿亡之後•石火電光•未嘗不露•纔見其善•確不可移•故孟子以孺子入井呼爾蹴爾明之•正爲是也•若必擴充盡才•始見其善•其不擴充盡才•未可爲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惡•全憑矯揉之力•而後至于善乎•老兄雖言惟其爲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無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爲不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老兄云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耳•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無天理之可言矣•老兄此言•從先師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離氣質無所謂性而來•然以之言氣質•言人心則可•以之言人欲則不可•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則彼絀•彼盈則此絀•故寡之又寡•至于無欲•而後純乎天理•若人心氣質•惡可言寡耶•根也慾•焉得剛•子言之謂何•無欲故靜•孔安國註論語仁者靜句•不自濂溪始也•以此而禪濂溪•濂溪不受也•必從人欲恰好處求天理•則終身擾擾•不出世情•所見爲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大抵老兄不喜言未發•故于宋儒所言近于未發者•一切抹去•以爲禪障•獨于居敬存養不黜爲非•夫既離却未發而爲居敬存養•則所從事者•當在發用處矣•于本源全體不加涵養之功也•老兄與伯繩書•引朱子初由察識端倪入•久之無所得•終歸涵養一路•以證察識端倪之非•弟細觀之•老兄之居敬存養•正是朱子之察識端倪也•無乃自相矛盾乎•則知未發中和之體•不可謂之禪•而老兄之一切從事爲立脚者•反是佛家作用見性之旨也•老兄之學•可謂安且成矣•弟之所言•未必有當•然以同門之誼•稍呈管見•當不與隨聲者一例拒之也•

與李杲堂陳介眉書　辛亥

萬充宗傳論•以高旦中誌銘中有兩語•欲弟易之•稍就圓融•其一謂旦中之醫行世•未必純以其術•其一謂身名就剝之句•弟文不足傳世•亦何難遷就其說•但念杲堂介眉方以古文起瀫河•芟除黃茅白葦之習•此等處未嘗熟講•將來爲名文之累不少•故略言之•蓋不因鄙文也•夫銘者•史之類也•史有褒貶•銘則應其子孫之請•不主褒貶•而其人行應銘法則銘之•其人行不應銘法則不銘•是亦褒貶寓于其間•後世不能槩拒所請•銘法既亡•猶幸一二大人先生一掌•以堙江河之下•言有裁量•毀譽不淆•如昌黎銘王適•言其謾婦翁•銘李虛中•衛之玄•李于•言其燒丹致死•雖至善若柳子厚•亦言其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豈不欲爲之諱哉•以爲不若是•則其人之生平不見也•其人之生平不見•則吾之所銘者•亦不知誰何氏也•將焉用之•大凡古文傳世•主于載道•而不在區區之工拙•故賢子孫之欲不死其親者•一則曰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于後•再則曰某言可信•以銘屬之•苟欲誣其親而已•又何取直與信哉•亦以誣則不可傳•傳亦非其親矣•是皆不可爲道•今夫旦中之醫•弟與晦木標榜而起•貴邑中不乏肩背相望•第旦中多一番議論緣飾耳•若曰其術足以蓋世•而躋之和扁•不應貴邑中擾擾多和扁也•曩者旦中亦曾以高下見質•弟應之曰•以秀才等第之•君差可三等•旦中欲稍軒之•弟未之許也•生前之論如此•死後而忽更之•不特欺世人•且欺旦中矣•說者必欲高擡其術•非爲旦中也•學旦中之醫•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則代者之品亦與之俱下•故不得不爭其鬻術之媒•是利旦中之死也•弟焉得膏唇販舌•媚死及生•周旋其刻薄之心乎•且銘中之意•不欲置旦中於醫人之列•其待之貴重•亦已至矣•如說者之言•乃所以薄待旦中也•至於身名就剝之言•更之尤不可解•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旦中有一於是乎•自有宇宙•不少賢達勝士•當時爲人宗物望所歸者•高岸深谷•忽然湮滅•是身後之名•生前著聞者尚不可必•況欲以一藝見長•而未得者乎•弟即全無心肝•謂旦中德如曾史•功如禹稷•言如遷固•有肯信之者乎•是於旦中無秋毫之益也•惟是旦中生平之志•不安於九品之下中•故銘言曰短心長•身名就剝•所以哀之者至矣•不觀歐公之銘張堯夫乎•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堯夫爲歐公好友•哀之至•故言之切也•今日古文一道•幾於墜地•所幸瀫河以東•二三君子•得其正路而由之•豈宜復狥流俗•依違其說•弟欲杲堂介眉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爲法•竊不喜於今人•毋貽譏於後人

耳。若鄙文不滿萬氏子弟之意。則如范家神刻。其子擅自增損。尹氏銘文。其家別爲墓表。在歐公且不免。而況於弟乎。此不足道也。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 辛亥

伏蒙以修志見召。草堂猿鳥。沾被光榮。某獨何心。不思報稱。然而不敢冒昧者。則亦有故。蓋文章之道。臺閣山林。其體闊絕。臺閣之文。撥劃治本。紬繹道義。非山龍黼黻。不以設色。非王霸損益。不以措辭。而卒歸於和平神聽。不爲矯激。山林之文。流連光景。雕鏤酸苦。其色不出於退紅沈綠。其辭不離於嘆老嗟卑。而高張絕絃。不識忌諱。故使臺閣者而與山林之事。萬石之鍾。不爲細響。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必有不合者矣。使山林者而與臺閣之事。蚓竅蠅鳴。豈諧韶頀。脫粟寒漿。不登鼎鼐。蓋典章文物。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懷不能述也。某岩下鄙人。少逢患難。長親流離。遂抱幽憂之疾。與世相棄。牧雞圈豕。自安賤貧。時於農瑣餘隙。竊弄紙筆。戚話隣談。無關大道。不料好事者標以能文之目。使之記生卒。飾弔賀。根孤伎薄。發露醜老。然終不敢自與於當世作者之列。蓋歌虞頌魯。潤色鴻業。自是名公鉅卿之事。而欲以壹鬱之懷。枯槁之容。規其百一。豈不虞有畫虎之敗哉。今夫越郡之志。地逾千里。時將百年。所謂臺閣之文也。既有明府名公鉅卿以爲之主。當世之詞人才子。孰不欲附名末簡。分榮後祀。而猥蒙召役。枯陽寒炭亦起煙華。便當祇奉恩命。自比幕下。反覆思之。終於不可。某聞梓人之造室也。大匠中處。衆工環立向之。大匠右顧曰斧。則執斧者奔而右。左指曰鋸。則執鋸者趨而左。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某自視不知斧鋸安在。明府右顧。則某將空手而奔左。明府左指。則某將空手而趨右。又何待環立而知其不勝任哉。小儒山林之手。其無當於臺閣也明矣。使其退之於既怒之後。何如退之於未怒之前耶。伏望明府哀其弗及。收回成命。謹以召啓再拜上繳。本欲泥首郡朝。謝此知遇。而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某區區守禮。不敢隕越。亦知明府之所責者。不以流俗也。不勝感荷屏營之情。

再辭張郡侯修志書 辛亥

蒙明府以志事見委。其不敢當者。已見於前書。但前書以某而言之也。今以事而言之。亦有所甚難。從來稱志之善者。楊升菴之四川。趙浚谷之平凉爲最。其餘不過苟且充賦。將操筆者之非其人耶。抑不名一手而取才猥雜耶。或以體格一定。無所見長而忽之耶。不然。則見聞固陋。所謂考索者。別是一家之學耶。更不然。則鄉邦之恩怨是非。無人肯任之耶。嗟乎。蓋皆有之矣。是故公志每不如私志。宋景濂之浦陽人物記。文章爾雅。程敏政之新安文獻志。考核精詳。其他如襄陽耆舊。荊楚歲時。吳地華陽。不可枚舉。以其無五者之累也。明府固今之升庵浚谷也。然而所委之人。事必其無五者之累乎。今謂舊志不煩更張。只續此數十年以來之事。似矣。某讀明府之例。爲類十八。則八縣皆當稟此規範。方可合爲一書。今各縣舊志。分類不同。或多或寡。若復因仍。則是可分而不可合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革命之際。每多忌諱隱語闌入。豈可不愼。是又不得不改者也。某讀諸家文集及於雜史。間或考之正史。則多同異。考之志乘。則多錯謬。以志乘之手。未必如作史者之出自名家也。其相去遠矣。今若見其謬誤遺漏。而一一聽之。恐既經纂修之後。則明眼所照。遺議不專在前人矣。吳縝糾繆於唐書。許浩闡幽於元史。在史且然。而況於志乎。此舊志之所當論者也。志與史例。其不同者。史則美惡俱載。以示褒貶。志則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越中數十年來。人物炳然在人耳目者。可屈指而畢。一時富貴。爲鄉里小兒所咨嗟豔慕者。其姓

氏已爲狐貉噉盡。今若以子孫姻婭之故。探之狐貉口中而復留之。雖磬會稽之竹箭。剡溪之古藤。有所不足矣。其間亦有高位久宦。干涉國史者。而或爲公論所排。清議所譏。此正當去之以明貶者。試出其家傳讀之。莫不各有一篇粧點文字。老成凋謝。二三措大。其耳目見聞有限。試有人與之分別源流。証明寔錄。彼在甕天者。反以爲一人之愛憎。斯時也。起而抗言爭執。則叢爲怨府。何苦而嘗身於市虎乎。若執皷將順。不特爲明府之謀不忠。而魯衛之士。有以薄其心胸矣。此續筆之所當論者也。語有之。量而後入。毋入而後量。某竊於今量之。故曰難也。伏惟上裁。

辭祝年書

頃見萬貞一鄭禹梅。以某年滿六十。徵文相寵。某不勝愕然。如昏沈夢中。忽然搖醒。記憶此身。方纔痛哭。某十七失父。斯時先忠端公年祇四十三耳。某亦何忍自比先公。而以四十三年私爲己有。乃不意頑鈍歲月。遂贏先公之十七。某之贏一年。是先公之縮一年也。何痛如之。人子之壽其父母。大約在六十以後。最蚤則五十耳。某不得遇先公之五十。申其一日之愛。又何敢自有其五十六十乎。先公就

逮之日。題詩驛壁云。中官弟姪皆遺蔭。孤孽何曾敢有兒。齒髮易銷。斯哀難滅。是馬醫夏畦。皆得爲壽。惟某有所不可也。卽使假先生長者之寵靈。然難乎其爲立言也。自最生平。無一善狀。仇刃寃獄。鈎黨飛章。圍城獄戶。柳車變姓。積尸蹀血。虎穴鯨波。數十年野葛之味。豈止一尺。蓋獨有危苦可書耳。夫文章之傳世。以其信也。弇洲太函。陳言套括。移前掇後。不論何人可以通用。鼓其矯誣之言。蕩我穢疾。是不信也。不然而傳其顚覆。拾之以當歌哭。將無憂能傷人。不復永年。某以頑鈍而忘之者。先生長者以描畫而醒之。所以促其餘生也。又爲所不忍矣。某展轉不得其說。在某之不宜壽如此。在作者之難於爲壽又如此。昔念庵先生六十。有書謝祝。某引例而爲之非敢自許。亦曰念庵且然。而況於某乎。苟其不然。是念菴之罪人也。

與陳介眉庶常書 戊午

吾兄與國斐書見及言都下諸公。欲以不肖姓名。塵之薦牘。葉訒庵先生。且於經筵　御前面奏。其後訒庵移文吏部。吾兄力止。始聞之而駭。已瞿然而歎。且喜兄之知我也。某幼離黨禍。廢書者五年。二十一歲。始學爲科舉。思欲以章句揚于當時。委棄方幅典誥之書而不視。年近四十。薦逢喪亂。負母流離。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又焉得有奇聞異見。下逮于農瑣哉。是空疎不學。未有甚于某者也。今　朝廷命舉博學宏儒。以備顧問。此爲何等。謂之博學。吾意臨平石鼓。靑州墓刻。有一事之不知。卽其罪矣。謂之宏儒。愼墨得進其談。惠鄧敢竄其察。卽其罪矣。故非萬人之英。不能居此至美之名也。卽以前代博學宏辭科而論。以眞德秀處之。尙曰宏而不博。以留元剛處之。尙曰博而不宏。王應麟欲舉是科。乃於制度典故考索殆遍。今之玉海。其藁本也。見成玉海。某尙未一過。況玉海所本館閣萬卷。纂要鈎玄。取諸胸懷乎。乃如之人而欲當是選。是引里母田婦而坐之於平王之孫衛侯之妻之列也。胡能不駭。從來士之求知者多矣。往往覿面而無所遇合。以昌黎之賢。光範門下。三上書而不報。故投行卷。展座席者。非危苦之詞不道。非誇大之論不陳。揖洗割肉。破孿持帚。穿履而行雪中。百方以搏鉅公一日之知。然且有得有不得。某於訒庵。未嘗有一面之雅。尺素之通。前歲觀海於海鹽。遇彭駿孫。言訒庵使之問學。去歲正月。讀所贈董在中詩。其間稱許過當。今又云云。其何以得此於訒庵哉。夫訒庵之留心人物如此。向若得道弸藝襆之士而與之。則可以爲天下

賀矣。無如某僅一愆餱之細民也。孤負訒庵。此某之所以歎也。某年近七十。不學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霧露中。老母年登九十。子婦死喪略盡。家近山海。兵聲不時撼動。塵起鏑鳴。則扶持遁命。二十年以來。不敢妄渡錢塘。渡亦不敢一月留也。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復使之待詔金馬。魏野所謂斷送老頭皮也。嗟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戴逵逃吳。張玄止召。古人或出或處。未嘗不藉友朋之力。不然。則山嵇魏謝。徒以富貴爲市耳。非兄知我。何以有是乎。訒庵先生處。意欲通書。然草野而通書朝貴。非分所宜。陳履常云。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此其例也。

此四月所寄書也。其後見掌院魏庸齋先生與許海昌書云。黃先生學貫天人。諸公物色之者頗衆。聞其年高。未敢輕動。泉石蕭介石先生往見李灝園制臺。泛論浙中人物。制臺云。初意欲舉黃先生。渠母老不可出。故不強之。某於諸公。皆未嘗一面。而見知如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也。附記於此。以志感激。

亡兒阿壽壙誌 丙申

阿壽生於辛卯五月十六日。是時予已有三子。轉徙兵禍。方以携挈爲累。其生也不樂之。已而日慧。目所未見之物。兒輒名之。（元微之哭女樊詩有聽知衆物名於兒信其不謬也）予嘗語人。神理不昧若此兒者。應不從他道中來。嘗捕禽蟲遨戲。余謂譬如兒出外遊。爲人刼去。我念兒否。兒作是觀。勿捕禽蟲。兒聞言雖甚不能割。有頃舍之。未有戕其生者。予注律呂象數周髀歷算勾股開方地理之書。頗得前人所未發。顧視兒曹。無可授之者。慨然興嘆。兒見我布算毅毅。便謂無庸使兒等學之。兒長自能是也。三歲時見圖書。余語之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是後雜試之。卽無差者。每日挽兒臂。使說夷堅志一過之後。卽能知其首尾。隨賓談說。以巧餅餌。遇有遺忘。輒信口補之。予闔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而堂淺塗徑。雜賓租吏。苦其闖入。兒聞剝啄。卽迎問。有欲徑入者。牽遮道止之。五年以來。予衰索。無復四方之志。食與兒同盤。寢與兒連牀。出與兒携手。間一遊城市。未暮而返。兒已迎門笑語矣。予之困苦牢落。何一事足以自解。此所藉於兒者多也。十二月十八日兒病吐。後六日。予入城。兒數步以待曰。某刻翁至某所。曰某刻翁返某所。薄暮。戒左右勿喧。曰翁之足音近矣。我欲聽之也。是後厥逆。數令傳語太夫人。時以天雨。遲之黎明。兒曰。太夫人至否。趣之。太夫人至。兒昏憒中起坐。悉出果餌於盤。操小刀割餐以啖太夫

人太夫人含淚爲嘗一二兒死經一晝夜予呼之兒即大聲回睛視予嗚呼兒於生死不亂如此兒聲若洪鐘目睛漆黑於相無夭法或曰兒之所以夭者用早慧也其叔父澤望曰慧而夭者賚或近於刻薄兒之慧在愛親敬長亦壽者相也梨州曰噫予知之矣予之子孑而不可覓行於世也天下知予者二人陸符文虎劉應期瑞當文虎死於荒山瑞當死於非類之困折予始退而與閭里遊有魏思澄者以落莫而親我未幾病瘵死乃戶內之寒煖笑口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則信乎予之賦分單薄招殃致凶天既不遺餘力以窮我而遂皆爲所延及乎兒卒於乙未之除夕長歌當哭遂以哭兒者爲之銘銘曰

春風不轉鬢毛衰老大生憎物候移更堪殘燭無光焰元旦親書哭子詩（其一）些小曾埋宿世因人前嘗說是文人讀書自擇三春日（兒自擇丙申三月初五入學）豈料流年無丙申（其二）五歲相隨入影堂明年豫喜與蒸嘗春蘭風雨無能待忍寫小名在下殤（其三）推築何煩造化歟我生事事受夾且未必斯兒當短折只緣何故我憐渠（其四）破屋頹垣風雨齊艱難識我是卑棲食料只知餘斗米曬塲猶出護鄰雞（其五）相伴窮愁與亂離開懷憑仗有嬌兒屋角關情留鎖事鬅鬙猶道在東西（其六）

萬悔庵先生墓誌銘 （己亥）

予束髮出遊於淛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壒漚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鸞翔冰峙世間嵬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郵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予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箋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陋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浙河東風氣漸開寔由此兩人文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口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上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義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甯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浙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迹櫟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櫟林之書卷靑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予弟晦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先生既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挲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閒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庵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鐘世襲甯波衛指揮遂爲甯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海防參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荒臺天末傍徨而不能去先生即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鬢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俄頃慭然天得量之寂莫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眞可謂之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其藥裹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即此一事之奇亦人之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歷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十月初六日配聞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葬西山之麓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壻謝爲兆孫六人言世培世澤世懋世德世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其渡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病癃翦燭相對淒惋欲斷是日先生之癃爲之不發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淛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鋏切雲高馳方軌壓世突梯逢之心死大冶火烈汞飛鉛徙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甃甓霜履越臺楓靑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五軍都督府都事佩于李君墓誌銘 （甲辰）

六朝以門第相高。人物最爲近古。蓋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說。朝典國故。是非邪正。皆有成案具於胸中。猶如醫者見證既多。至於治病。不至倉惶失措。單門寒士。所識不過朱墨几案間事。一當責任。網羅衣鉢之下。不覺東西易置。吾浙人往往墮落於時局者。大抵此一輩也。憶昔與馮儼公湖上偶談東林事。其門人率爾問曰。楊大洪何人也。儼公正色曰。汝不知楊大洪先生乎。正復讀書何益。向若有門第者。寗有是言乎。君姓李氏。諱振玘。字佩于。號樛仙。明之鄞縣人。高祖堂。河道侍郎。曾祖惟孝。廬州府通判。祖承寀。永康學教諭。父康先。太子少保禮部尙書。母范氏封夫人。尙書自天啟壬戌入朝。凡五年而出。又自崇禎戊辰入朝。凡七年而出。所遇之時。皆朋黨交訌。是非晦冥。君髫年隨任。尙書所接見之人。即能知某也君子。某也小人。一時事變錯互。君子受禍之由。小人傾險之術。君從帳中屏後。耳屬口談。皆足以救舊史之虛實。十餘年以來。予過甬上。君從高玄若萬履安。指畫天啟崇禎間事。慷慨興亡。怒罵涕泣交發並至。一日酒闌。言某年某月。朝士有以蝦腦百觔奉其義父魏忠賢者。正復不知用蝦若干。此時奉蝦腦者之子在座。君竟忘之。予曾遇宜城人劉振。出其所著識大編。文詞蕪穢不具論。其載三案之事。以要典爲聖書。騰口勸說。海內著術家。猶不敢直黜其非。而有證據之者。嗟乎要典爲奄人造逆之書。天下受其魚爛。其是非亦不難辯。禍延焰熄。尙留人間。戴剡源曰。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媚大淵者。可謂君子之徒矣。推是以論。若君者。其得不謂之君子之徒乎。故使君而當平世。必能扶植善類。不爲小人所牽挽。今不幸而約處草野。衣冠廣席。每一發言。能使經生失鄙。其正人心術。亦不爲少。雖君得之姿禀。然耳濡目染。其受門第之益。抑又可誣耶。君用尙書恩授前軍都督府都事。未仕而國亡。與其兄振璣多與失職者遊。行李之往來。賫其困乏。一時不減八廚之目。壬寅正月。振璣被誣入獄。君悉其有以出之。遂亦鬱鬱而死。蓋癸卯十一月某日也。年五十有一。娶薛氏。繼邵氏。子曰某某。予於己丑始識君。癸巳太夫人六旬。君不遠百里登堂爲壽。余妄有論著。君得其片言隻字。必手抄之。予亦欲錄君所談。以證予言之不妄。而君不可作矣。因狥其子之請而銘之。銘曰。

還言荆軻。徵夏無且。徵大將軍。蘇建語余。柳州竊比。與史官書。萬歷之季。崇禎之初。朋黨勝負。亂髮莫梳。余欲徵之。甬東佩于。

蘇州三峯漢月藏禪師塔銘 乙巳

古今學有大小。蓋未有無師而成者也。然儒者之學。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程明道以千四百年。得之於遺經。董仲舒王通。顧亦未聞何所授受。釋氏之學。南岳以下幾十幾世。青原以下幾十幾世。臨濟雲門溈仰法眼曹洞五宗。皆系經語緯。奔蜂而化藿蠋。越鷄而伏鵠卵。以大道爲私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者。附不附皆不可。擎拳撑腳。獨往獨來。於人世則指爲失父之零丁。不然。道既通而後求師。何關於學。爲師者又不曰。弟子之學。於吾無與。而必欲其舍吾所未及之學。若是乎師之爲害於學甚大也。萬歷以前。宗風衰息。雲門溈仰法眼皆絕。曹洞之存。密室傳帕。臨濟亦若存若沒。什百爲偶。甲乙相授。類多墮窳之徒。紫栢憨山。別樹法幢。過而唾之。紫栢憨山亦遂受未詳法嗣之抹殺。此不附之害也。其後胡喝亂棒。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開先從而厭之。既飲荆溪。而野祭無祀之鬼。開先亦遂爲唐子通人。此附而不附之害也。三峯禪師從而救之。宗旨雖明。箭瘢若粟。師弟之訟。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此附之之害也。所謂宗旨者。臨濟建立料簡賓主玄要照用四喝等綱宗。雲門建立函蓋截流逐浪等綱宗。以竭棒喝之欺僞。曹洞溈仰法眼建立四禁五位六相三昧等綱宗。以竭機語之欺僞。師從寂音遺書悟之。廣陵散之絕久矣。師欲推明絕學。太倉慧壽吳門北禪。請師出世。師不正位。不登座。曰。威音以後。不許無師儼然而踐其位。則未證得。謂證得者。將接迹於世矣。已而登匡廬。汎沅湘。獅絃毒鼓。寥寂無聞。密雲悟公以臨濟第十三世開法金粟。師徘徊而就之。雲大喜。上堂告衆曰。漢公悟處眞實。出世先我。所以屈身來此者。爲臨濟源流耳。老僧從來不易安第一座。今累漢公。師請來源。雲曰。臨濟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貴單刀直入。請言堂奧。雲不應。良久曰。宗旨太密。嗣續難乎其人。不若已之。師曰。不然。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煆之。何由能盡。雲以源流付師。師不受。曰三玄三要。究竟是何等法。法若相符。方敢祗受。時師已登舟。雨雪未行。雲傳語曰。吾家以拄杖拂子標題種草。汝將謂別有實法口耳相傳耶。因問云。玄要且置。如何是一句。師答以偈。雪寒江水沍。此是第一句。團也團不圓。劈也劈不破。滚倒牛角尖。無舌舌頭大。深深深處絕。古路若不行。是門戶若要行。子非父。問取和尙道一句。雲又問汾陽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如何是難分處。師又偈。若落難分處。顢頇未足談。若還分得是。依舊隔千山。粘頭綴尾倒掀

翮。大雪滿湖天。雲又問得意忘言道易親。如何是得意忘言處。師書⊙相答之。解纜而行。雲又遣人問⊙。此是圓相耶。三點耶。師答書曰。法門建立之密。千古萬古不能撲破。宗旨未破。則臨濟猶生也。豈可以一時舉揚之不易承接之無人。便欲越過此宗。覺範曰。此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皆笑之。雲謂齎書一默曰。我先師不曾說起。彼既知此。彼自行之。一默謝行。宗旨受源流以復師未幾應北禪之請。師又上書於雲曰。藏得心於高峰。印法於寂音和尚。一棒血流三番大滅瓣香。總炷一爐。雲答秖恐不是玉。是玉眞太奇。當是時。雲雖有憾於師。心服其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姑且牢籠之。而及門者多惡其張皇。譏搆間作。於是有闢妄七書。天下視其師弟子之間若水火焉。今之議新會者。謂其從聘君無所得。稱坐十餘年。恍然覺如馬之有勒。其不宗聘君明甚。儒釋同例。則師之齟齬於師門。又何害耶。師諱法藏。字漢月。號于密。晚改天山。無錫蘇氏子也。父蘭。母周氏。少入鄉校。雨水暴至。失師所在。已而乘大龜出沒濤中。父老奇之。年十五。從德慶院僧爲童子。三年。歸家行冠禮而後落髮。曰。出家豈細事。可輕易爲之耶。嘗自爲懸記曰。吾四十悟道。踰六十而死。既而讀高峯語錄。入手恍然。如出己口。始破心參究。受小戒於蓮池。受大戒於古心。入海虞三峯。菴舍鹿場。脇不沾席。中夜爲醫沉所苦。小師分香擊板。佛號徹天。每嘆曰。吾嘗言四十悟道。今三十有九。徒勞若是。豈終負此語乎。泣不能禁。明年同期泉閉關交拜之夾。痰眩擲身。一睡五日不醒。適牕外植欉。屈竹有聲。師聞若震雷躑起。枕上心空際斷。從前文字。但見紙墨義理了不關懷。端坐終夜。如彈指頃。無思惟中。忽於靑州布衫。打失鼻孔。即頌曰。一口棺材三隻釘。聲聲斧子送平生。自從雞鵝悲歌斷。贏得朝朝墓柏靑。則萬歷壬子之二月初五日也。師猶不敢自足。深研玄要之旨。又二年。梅花初謝。推閤危坐。不知疽之發背。一日推牕。見黃梅墮地。千門萬戶。即時劃然。取寂音智證傳讀之。不異室中摩頂受記。師道價日高。方外諸老。寒灰聞谷以徑山迎之。憨山亦以歸宗招之。俱謝不往。又十年。而後嗣法於密雲。天啟末文文肅姚文毅周忠介皆得罪奄人。絕交避禍。師在北禪。相與鉗鏈評唱。危言深論。不隱國是。直欲篡向鞭背身出其間。其人安隱。龍象蹴踏。號爲一時之盛。凡入坐道場。常熟三峯。長洲大慈。聖恩吳江聖壽。杭州安隱淨慈。無錫錦樹。嘉興眞如。崇禎乙亥四月朔。白椎辭衆。七月二十一日風雨。法堂大木皆拔。初夜侍者濟曦侍疾。問如何是和尙身

後事。師曰。牀頭老鼠偸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漏下二刻。僧問汾陽頌直出古皇前。如何是古皇。師曰。草衣木食頃之。跏趺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五。後四月。窆其全身於萬峯祖塔之左。是夕白虹貫於塔所。門人集其語錄十六卷行世。其得法弟子。梵伊致一默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徹濟予垣剖石璧于磐鴻慧刃銛潭吉忍具德禮繼起儲碩機聖劉道貞。凡十四人。今再傳者。亦皆爲世津梁矣。師儀觀甚偉。其在淨慈時。一時叅請入室者。聞予將嚴印持馮嚴公張秀初江道闇。皆義文字之交。逐隊見之。說論語周易鑿空。別出新意。每聽至夜分。師卒後廿九年。義見儲公于靈巖。出師之年譜道行錄。屬之。謂義曰。天童師翁塔銘前有作者。自子發之。改撰于錢宗伯。吾師之塔銘。董宗伯所撰。亦未備。子可引前例爲一通乎。義曰。敢乎哉。昔柳子厚爲大鑒碑。劉夢得繼之。遂書第二。無已。則有斯例在。乃闕其大者言之。銘曰。

在昔宋元。試經得度。法幢相望。緊此之故。有明罷科。所聚貧子。百年粥飯。香燈而止。間生天童。中興象教。婦人孺子。禪悅喜笑。師起三峯。乃獨憂之。綱宗不立。白臺狐狸。遂拔趙幟。立漢赤幟。趙人未盡。壘而詈。鄧尉偏衣。太湖金玦。五宗之哭。（師有哭五宗詩）血淚無竭。黠鼠逢貓。偸心不起。所曰綱宗。亦復如是。維彼黠鼠。不生法門。今始贊嘆。有五宗原。聖學宗傳。亂于萬歷。東林救之。實維無錫。端文忠憲。錢氏啓新。巍巍三公。儒者大純。師生是鄉。亦生是時。砥柱釋氏。天心可知。孰爲嵩高。錫三高只。孰爲海深。梁溪深只。

劉繩伯先生墓誌銘　丙午

劉繩伯先生將葬。其子求予銘其墓。嗟夫。道之難明也。數百年而生一人焉。如五行麗天。芒寒色正。標示宗旨。繭絲牛毛。亦可謂嚴矣。乃入耳過口。輒焉失之。源遠流分。同出一先生之門。而不啻楚越之相遼。即以明儒論之。康齋之學。出而爲白沙。爲敬齋。爲一齋。而主敬之宗旨裂。陽明之學。分而爲東浙。爲淮南。爲江右。而致良知之宗旨裂。然則墨守師說者。豈不爲難哉。當子劉子講學之時。吾越之承風接響者。以想像爲本體。權謀爲作用。子劉子之言。格於浸淫之僻說而不相下。先生憂之。曰此禪門種草。寧可移植於吾室乎。於是推擇王業洵王毓蓍及予等十數人者。進之爲弟子。諸弟子進而受子劉子之教。有未達者。退而私於先生。未嘗不冰釋也。許元溥孟宏疑儒釋體一而用殊。先生曰。吾儒之言體也至善。由是而

發之其宰於身也在視謂之明在聽謂之聰在言謂之忠在動謂之敬其宰於人也在父子謂之仁在君臣謂之義在夫婦謂之別在長幼謂之序在朋友謂之信其達於上下也則民之胞物之與乾稱父坤稱母也有至善之體自有至善之用吾儒之體用不可分也佛氏之言體也無善由是而發之無所謂視聽言動也又何有聰明忠敬乎無所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又何有仁義別序信乎無所謂民物乾坤也又何有胞與父母乎有無善之體自有無善之用佛氏之體用亦不可分也祝淵開美問求仁先生曰天地之所以常運萬物之所以相生而不已者止此春和之氣循環而無端也自其暢達而言之則曰夏自其收斂而言之則曰秋自其凝靜而言之則曰冬而總一春氣之卷舒非截然分而爲四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爲人則曰仁自其裁制而言之則曰義自其節文而言之則曰禮自其明斷而言之則曰智而總一仁之周流亦非截然分而爲四也是故宜事變制秩序辨是非者義禮智也而所以能宜事變制秩序辨是非者則仁之爲也即或能宜事變矣義其所義而非吾之所謂義能制秩序矣禮其所禮而非吾之所謂禮能辨是非矣智其所智而非吾之所謂智何也吾之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仁而言之也合仁而言之者析之各得其分而統之適完其仁也是故儒者言求仁而不言求義禮智者此也當是時問學者雲擁其門雖所得各有淺深而山陰愼獨宗旨暴白於天下不爲越中之舊說所亂者先生有摧陷廓清之功焉子劉子既沒宗旨復裂海甯陳確乾初以大學有古本有改本有石經言人人殊因言大學非聖經也自來學問由正以入誠未有由誠以入正者孟子言求放心夫子言志學從心其主敬功夫從心始不從意始先生辨之曰愼獨者主敬之別名也若在正心條下則正心傳中當言下手功夫乃獨於誠意傳中詳言之而正心傳中反不及者蓋一誠意而心已正身已修齊治平一以貫之大略聖賢言心有二端語孟之言心也合意知物而言者也合意知物而言者故不言誠意而誠意在其中如求放心必有所以求之之道操則存其求之之道也非卽誠意之愼獨乎心之所之謂之志非心卽志也所之者意也由志學而後能從心非卽意誠而後心正乎大學之言心也分意知物而言者也分意知物而言者非外心以言意卽心而指其最初之幾曰意蓋必言意而心始有主宰言誠而正始有實功也兵火奔播叢林之黠者綱羅失職之士以張其教武進惲日初仲升將嗣臨濟先生謂之曰

古來賢士隱於禪者不少有讀易者有歌楚辭者有汎舟賦詩焚其草者豈不知業已圓頂方袍而故爲此狂激之態乎蓋曰吾非眞禪也聊以抒艱貞之志云耳猶之趙岐李燮避身傭保非愛傭保之業也今足下撾鼓白槌欲嗣其法則向之圓頂方袍者從其敎也非有托而逃焉者亦猶趙岐李燮無故而羡心傭保徙其衣冠詩書之業也不亦惑乎仲升乃止二十年以來一輩學人悉皆凋謝子劉子宗旨雖若滅若沒先生之墨守未嘗不爲田單之卽墨也先生諱汋姓劉氏伯繩其字家世具余所撰子劉子行狀子劉子者念臺先生諱宗周先生之父也年十餘歲鈎黨禍起避地武林僧舍晝則隨衆傭作夜分帷燈禪板聲寂發而讀書侍子劉子處官舍中門庭落然不聞人聲脫粟寒漿僮僕逃逸先生方擁卷危坐自若也用功過苦遂至徹夜不能交睫如是者數年子劉子曰此把捉之過也久之而後平子劉子野死先生捐委故業踐荆棘於羣虎之中孤露萬山歲餘復返塞門埽軌隣右莫窺其面初子劉子考定六經發凡舉例而未卒業先生發篋陳書究竟先志監司郡縣慕其操行下車通謁先生了不容接錮疾報聞與王爾祿天錫遊息共學天錫爲海道欲申把臂先生引范史雲周小泉之事以拒之天錫嘆息而去生於某年癸丑六月十日卒於某年甲辰九月八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母章氏贈夫人配周氏光祿寺少卿夢尹簨維之女先三月卒子四人茂林士林長林道林女一人適吳善禎孫三人先生既絕交息遊左對孺人右顧稚子鬱鬱無可告語余亦老屏空山不相聞問故其羣經疑義寘搜獨得手述儀禮鐘律始與余往復未幾而先生謝世矣先生云亡今而後山陰宗旨恐愈裂矣執筆而自慙者久之銘曰

伯繩之學膠解凍釋吾未知其所臻楷定名敎閉關絕津蚍蜉蟻子不容巡遁殆陳同父所謂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也耶

故孝廉黃季眞先生墓志銘　丙午

粵稽建炎狩於金鰲叢爾慶元闔岳驚濤監州解骨亮節孤高捃摭殘竹姓名寂寥（時晉祖隕駿元通判死難）綿綿鶴山監州之子奔鯨駭流逸羽避矢相茲竹浦定中托始藍水蜀山環吾枌梓（始祖諱爲河字時總號鮑山）文潔日抄繭絲程朱（諱震字東發著黃氏日抄）泰定靜坐淵源草廬（諱茂字茂贈元善定海士從吳澄學）黃氏之學遂列諸儒門成魯衛祭抱笙竽遜國之難曰有黃堺身從彭咸仁契伯夷姓氏炳然官爵莫稽補鍋雪庵不比傳疑（與同邑陳子方同死）

吾祖小雷，孝友神聽。萬里尋兒。三年磨鏡。（諱聖）四傳太僕。欽哉獨行。質謝枝葉，文別雅鄭。（諱日中號鑑漢）是生忠端。及吾叔父。桓桓忠端。郊社將吐。奪之婦寺。以歸后土。皇極日月。松楸風雨。維吾叔父。仁心獨秀。瑣碎蟲魚。旁通醫祝。牛傀詩瓢。件離貫朽。不名一家。不資師授。塌屋風氣。逐影而徙。販交買名。破經碎史。叔父曰惡。予曷能此。祭吾經義。投之流水。黨錮之禍。摘索無遺。縣吏操兵。竈婦乘危。契闊百罹。門戶一綫。忘憂魯酒。取樂楚辭。兩年侍疾。遍討藥名。三載倚廬。考合禮經。家貲舊事。野老閒評。採信傳疑。宗譜聿成。石鼓鳴山。金精動宿。解果虔劉。續祀乖謬。龍性難馴。撓膺不受。豈以過淮。變我橘柚。見志灰釘。盟詩玉玦。顧移日影。留茲熱血。剖斷毫芒。倏忽訣別。夙昔靜功。臨期辨決。（叔父詩中句）五十圖冢。六十曬麥。遙遙寒暑。得分玄白。七十將至。裹此尺帛。而今而後。可履阡陌。十日再庚。避人避世。衝颷弱草。百毒皆厲。釣天夢樂。蜃樓觀市。民之訛言。亦爲破涕。乙巳秋祭。稽首香燈。叔父盥獻。某執豆登。胡不兩月。栢㭬枯藤。得此全歸。非意之會。燁燁影堂。三忠六儒。（三忠遜列賢揮忠端也六儒文選鑑廬州判鄭東學正學子也）孫曾在位。芒射瞿瞿。叔父無忝。峨如禮如。吉日神主。迎以商巫。平生詩文。令子編緝。鬱氣所成。抝捩艱澀。錮之鐵函。嗜吷外出。豈擬絳園。不離剝賦。諱曰葆素。字曰季眞。配曰邵氏。子曰世春。九月十二。是爲諱晨。年六十八。上推可因。明年某月。葬於剡中瀑布之下。結此幽宮。曰故孝廉。不敢不崇。短碑三尺。高於喬松。吾文所師。師於歐陽。銘其叔父。於世宜詳。述吾祖德。陳於堂皇。不僅墓門。可爲耿光。

女孫阿迎墓磚（丙午）

阿迎者。梨州老人之女孫也。父黃正誼。母虞氏。虞氏家上虞之通明壩。故阿迎生於通明。庚子歲十二月初七日也。壬寅三月歸來。夙慧異常兒。余甚愛之。其在左右。灑然不知愁之去體也。時至書案對坐。弄筆硯。信口咿唔。授以沈龍江女誡。背誦如流水。二三年來。余餬口吳中。朝夕念兒。兒亦朝夕念余。見余歸家則鳧藻躍坐膝上。挽鬚勞苦。曲折家中碎事以告。故家中有事。勿欲使吾知者。必戒無使兒知。恐其漏於吾也。兒嘗謂吾曰。兒念爺爺。勿出門去。余應之曰。爺勿出門。則兒無果餌食矣。兒曰。爺在兒亦不願果餌也。今年。余返越城。聞痘疫盛行。恐然惟兒之出。十一月十九日至家。兒迎門笑語。余始釋然。十二月二日。兒紅衫拜跪上太夫人壽。舉止安詳。一門歡然。初七日。余設餛飩。爲兒作生辰。是晚出痘。至二十日而殤。得年七歲。哀哉。初壽兒之殤。余亦甚愛之。故無夕不入夢。庚子十月。余遊廬山。距其殤時已五年。來夢於圓通寺。忽忽若告別者。余作詩記之。圓通亦有重來塔。此意明明不肯灰。歸家而阿迎生矣。自此遂不復夢見壽兒。則阿迎爲壽兒之重來無疑也。蓋吾里元時名再生。而圓通又爲道濟禪師重來之地。壽兒現靈於圓通。阿迎應讖於再生。非無故也。獨怪顧非熊以殤兒再生。遂得永年。而阿壽之轉阿迎。還珠僅僅七年。旋瞬而失。抑緣分之有淺深歟。何其慰予而反毒予耶。解之者曰。區區女孫。無庸過戚。老人曰。余賦性柔慈。朋友一言噓沫。夢寐歷然。兒之親吾如是。雖欲忘情。其可得乎。殤後三日。葬之化安山。其前母孫氏之側。寒風歲盡。冰雪滿山。與葬壽兒其時日風景。秋毫無異也。嗚呼。以余之愚。何煩造化之巧弄如此哉。因以哭兒之詩。爲之銘曰。

老來觸事盡無聊。兒女溫存破寂寥。阿壽五年迎七載。如何也算福難消。（其一）十二年中已再世。重翻舊恨作新愁。兩行清淚無多重。流到前痕竟不流。（其二）爲因望我太頻煩。囑我明年莫出門。我在家中猶未出。兒何反作不歸魂。（其三）出外長將梨棗齎。博兒一笑解雙眉。兒言但得爺長在。不顧堆盤啖棗梨。（其四）屈指生辰近上弦。紅衫侵曉拜堂前。南窗曝背團圞話。不道居然是別筵。（其五）龍江女戒兩三章。曉夜連珠在耳旁。今日廣陵從此絕。散爲剡瀑尙悠揚。（其六）

南雷文案卷二終

南雷文案卷三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高旦中墓誌銘（庚戌）

啟禎間。甬上人倫之望。歸於吾友陸文虎萬履安。文虎已亡。履安隻輪孤翼。引後來之秀以自助。而得旦中。旦中有志讀書。履安語以讀書之法。當取道姚江。子交姚江。而後知吾言之不誣耳。姚江者。指余兄弟而言也。慈溪劉瑞當亦言甬上有少年黑而髯者。近以長詩投贈。其人似可與語。己丑。余遇之履安座上。明年。遂偕履安而來。當是時。旦中新棄場屋。彩飾字句。以竟陵爲鴻寶。山而遇其鄉先生長者。則又以余君房屠長卿之竄語告之。余乃與之言讀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發爲詩文。始爲正路。舍是則旁蹊曲徑矣。有明之得其路者。潛溪正學以下。毘陵晉江玉峰。蓋不滿十人耳。文雖小伎。必由道而後至。毘陵非聞陽明之學。晉江非聞虛齋之學。玉峰非聞莊渠之學。則亦莫之能工也。旦中銳甚。聞余之言。卽遍求其書而讀之。汲深解惑。盡改其紈絝餘習。衣大布之衣。欲傲岸頹俗。與之久。故者皆見而駭焉。余自喪亂以來。江湖之音塵不關。

未幾。瑞當履安相繼物故。旦中負然出於震蕩殘缺之後。與之驚離弔往。一洩吾心之所甚痛。蓋得之而喜甚。自甬上抵余舍。往來皆候潮汐。疾風暴雨。泥深夜黑。旦中不以爲苦。一歲常三四至。一日病蹶不知人。久之而蘇。謂吾魂魄棲遲成山車廐之間。大約入黃竹浦路也。黃竹浦。余之所居。其疾病瞑眩。猶不置之。旦中之於余如此。旦中家世以醫名。梅孤先生。針灸聚英。志齋先生靈樞摘注。皆爲醫家軌範。旦中又從趙養葵得其指要。每談醫藥。非肆人之爲方書者比。余亟稱之。庚子。遂以其醫行世。時陸麗京避身爲醫人已十年。吳中謂之陸講山。謁病者如市。旦中出而講山之門驟衰。蓋旦中既有授受。又工揣測人情。於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亦未必純以其術也。所至之處。蝸爭蟻附。千里拏舟。踰月而不能得其一診。孝子慈父。苟能致旦中。便爲心力畢盡。舍旦中之藥而死。亦安之若命矣。嗟乎。旦中何不幸而有此。一時簧鼓醫學。爲之一鬨。醫貫類經。家有其書。皆旦中之所變也。旦中醫道既廣。其爲人也過多。其自爲也過少。雖讀書之志未忘。欲俟草堂資具。而後可以併當一路。近歲觀其里中志士蔚起。橫經講道。文章之事。將有所寄。旦中惕然。謂吾交姚江二十餘年。姑息半途。將以桑榆之影。收其末照。豈意諸君先我絕塵耶。傍惶慨嘆。不能自已。而君病矣。是可哀也。旦中美髯玉立。議論傾動。雖復流品分途。而能繾綣齊契。三吳翕然以風槩相與。其過金閶。徐昭法必招之入山。信宿話言。蠡城劉伯繩少所容接。每遇旦中。不惜披布胸懷。旦中亦以此兩人自重。所過之地。喜拾清流佚事。不啻珠玉。蓋履安之餘教也。少喜任俠。五君子之禍。連其內子。旦中走各家告之。勸以自裁。華夫人曰。諾。請得褒衣以見先夫于地下。旦中即以其內子之服應之。殯殮如禮。家勢中落。橐囊所入有餘。亦緣手散盡。故比死而懸罄也。旦中姓高氏。諱斗魁。別號鼓峰。韓國武烈王瓊之後。建炎南渡。王之五世孫修職郎世殖自汴徙鄞。始爲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學者稱爲萬竹先生。樓宣獻公鑰誌其墓。萬竹之四世孫明善。洪武初亦以隱德稱。安敬先生安敬之四世孫士有文名。嘗摘注靈樞。稱志齋先生。贈刑部山東司郎中。旦中之曾祖也。祖萃。萬歷甲戌進士。知廣東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鸞。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贈太淑人。旦中則馬氏孺人所生也。光祿五子。長斗樞。崇禎戊辰進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旦中行在第三。娶朱氏。生子五人。宇靖宇厚宇豐宇韓宇調。側室趙氏生子二人。宇祝宇胥。女三人。孫男幾人。去年十

月。旦中疾亟。余過問之。旦中自述夢至一院落。鎖鑰甚嚴。有童子告曰。邢和璞丹室也。去此四十七年。今將返矣。某適四十有七。非前定乎。臥室晴甚。旦中燒燭自照曰。先生其視我平生音容。盡于此日。先生以筆力留之。先生之惠也。余曰。雖然。從此以往。待子四十七年而後落筆。未爲晚也。明年過哭旦中。其兄辰四出其絕筆。有明月岡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之句。余改不見爲共見。夫可沒者形也。不可滅者神也。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見。則墮鬼趣矣。旦中其尙聞之。辰四理其垂歿之言。以請銘。余不得辭。生於某年癸亥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某年庚戌五月十六日。以其年十一月十一日葬于烏石山。銘曰。

吾語旦中。佐王之學。發明大體。擊去疵駁。小試方書。亦足表褓。淳于件繫。丹溪累牘。始顧何如。方伎齷齪。草堂未成。鼓峰矗矗。日短心長。身名就剝。千秋萬世。恃此幽斲。

旌表節孝馮母鄭太安人墓誌銘（壬子）

具官馮元颺言。臣父若蒙。以諸生有聲場屋。當時與臣世父太常寺卿若愚同稱。世父遭遇。致身卿貳。而臣父連蹇以終。當其卒時。臣母鄭氏年纔二十五。臣四歲。

臣姊五歲．伶仃相依．以至成立．臣父生前．不治產業．婚嫁有無．男耕女織．細碎皆臣母經營．使臣得自力於學．二十年如一日．臣母之旌表．久合典禮．臣妄希有司一日之知．而後入告．今幸從扈隸．分榮半級．是臣孤露得以發舒之日也．嚴霜自盡．何心烏頭雙表之名．仁閭式昭．豈遺白首孤節之婦．伏乞章下所司．按之往例．禮部具覆．馮元飈母鄭氏守節三十年．年滿五十以外．謹依會典下詔．褒異其門閭．封太安人．制曰可．又二十七年．歲在辛亥．而太安人卒．年七十有八．元飈銜哀貢誠．謂其友曰．近日文學宗老俱盡．子如不言．不特湮沒吾母之大節．亦將委君命於草莽也．始予至溪上．二馮先生爲人倫盟主．天下談士．倚以揚聲．況在子弟．此時元飈字徵遠．與從兄沛祖坐同席．行疊迹．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也．顧指取功業．謀動公卿．乃其分內．沛祖以五經第進士．徵遠解褐風塵之際．太安人彤管之書．於是得以上聞．豈意公卿皂隸．俄頃易位．沛祖死於海外．徵遠困於榮水．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太安人食貧孤燈敗帷之間．不得邀一日之祿養．宜乎徵遠之無所寄其哀也．雖然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而推尋桑海餘事．知橫流在辰．猶以風教爲急務也．祖潤鄉進士．同知鳳陽府．父元爆諸生．銘曰．

從來貞婦．表者百一．旣有令子．復有顯秩．足慰母心．子道可畢．太史遯荒．石渠蕭瑟．茫茫來者．誰稽故實．藉此銘章．有如皦日．

黃復仲墓表　丁巳

喪亂以來．民生日蹙．其細已甚．士大夫有憂色．無寬言．朝會廣衆之中．所道者不過委巷牙郎竈婢之語．覥然不以爲異．而名士之風流．王孫之故態．兩者不可復見矣．歲甲辰．余得交復仲．猶恍然如承平時也．復仲諱子錫．號麗農．復仲其字也．檇李黃氏．爲天下著姓．復仲爲廣東按察使承昊之子．禮部右侍郎洪憲之孫．廣西副使綜之曾孫．妣封沈淑人．年十五．爲諸生．稍長．肄於學宮．是時三吳有復社．天下之才士淸流．多入其中．然遊揚浮薄．傭剽塵食．所識不越几案間細碎朱墨．復仲藉累世華胄．國朝典故．世家舊事．飫於見聞．而好學湛思．又出其儔偶．北海南館．投壺卜夜．廣求異伎．折節嘉賓．出有文字之遊．入有管弦之樂．繞牀阿堵．口不言錢．藝林稱爲名士．黔首指以王孫．俗儒小生．其望復仲．舉頭天外．不可梯接也．竹亭招何剛於鄉塾．何君以經濟自許．中原橫潰．何君謂寇深矣．江南豫儲一勁旅．以待靈武之役．天下事尚可爲也．以東淛屬之汝南．以西淛屬之復仲數人．其後東淛事敗．西淛遂止．事雖不成．固知非經生識見所能及也．乙酉恩貢．皆以高才生充賦．復仲褎然舉第二人．陵谷貿遷．自屛草野．門有柳車．家安複壁．以此蕩破其家．入杼山種瓜．培壅如法．瓜味特美．以之入市．皆知爲杼山隱士所種也．余題其瓜田册曰．豪豬闌入柳聲變．瀑水引來月色華．又曰．寒瓜纍纍煩儒議．芝草寥寥壓餓涎．窮居荒涼．草樹蒙密．復仲壯懷．未能銷落．乃棄之而出遊．公卿旣不下士．平生故人．緩急無以相及．皁隸故家．山丘華屋．所行無不惻惻可感．回視往日．酒痕墨債之地．渺不可即．猶冀其兄淸伯丹成．復理前塵．亡何而淸伯死矣．復仲卽甚困乎．然焚香埽地．辨識金石書畫．談笑雜出．無一俗語．間畫山水．淸暉娛人．王煙客王玄照畫家耆舊．復仲一出而與之齊名．余嘗至其碩寬堂．兵後瓦礫堆積．復仲遂因瓦礫位置小山．古木新篁．虧蔽老屋．正復不惡．蓋復仲不以奔走衣食．失其風流故態．天性然也．壬子三月二十一日．卒於羊城．年六十一．娶申氏．相國文定之孫．司馬用懋之女也．子六人．浦深湜潯泌沅．孫八人．孫女三人．沅扶喪歸葬于杼山．江右魏叔子誌其墓．沅復丐余表之於阡．復仲流落中．尙欲爲先忠端公刻集．此意可念也．其忍辭諸．

節婦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丁巳

海昌多右族．來見者往往爲秦川貴公子．而陳氏其尤也．有陳易字潮生者．愚巾凡袭．抗塵踽踽．若單門寒雋．心竊異之．已知爲同門友乾初之從子．歐文忠所謂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胡先生弟子是也．含哀貢誠．丐銘其節母．余讀所謂茹荼錄．節母之所以成就潮生者．良不易耳．節母沈氏．父闓．妣俞氏．節母在家．卽能代母司管鑰．恣其出入．未嘗以纖毫自私．年長．歸陳氏諱祥龍字我旋．我旋貧甚．以諸生受徒於外．節母非膳舅姑．晨炊滅竈．不復更然．紡織率至雞鳴．乙巳．我旋卒．節母年纔二十九歲．舅姑在堂．三孤在膝．室如懸磬．再易之田．不及餘夫．此時若涉大水．其無津涯．節母何暇言死．舅姑泫然而謂曰．汝膳老人．不得例娣姒．脫粟寒漿．取給而已．節母哽咽不能對．念奈何以吾嫠傷大人心．飲食畢匝．必精以旨．使舅姑忘其爲麤食也者．與娣姒無間言．而乾初內子．尤相左右手．掃室布席．女紅同巧拙焉．其後乾初異居．聞其內子病．匍匐往視．嘗藥摩痛．兼旬了無倦色．潮生稍長．卽使其從乾初學．逮潮生學成．卽使二弟從之學．三子學不失時．婚不失期．五十年之中．霜凄月苦．不礙其爲蘭森玉茁．再易之田．阡陌不改．

未亡人始願不及此。臨終謂其子曰。吾生平目未嘗得乾。指未嘗得閒。以此告無罪於地下耳。嗚呼。可哀也夫。生於某年辛丑四月十六日。卒於某年甲寅十月初六日。年七十四。以卒後某年。合葬某所。子三人。長易。諸生。次鑛世。次鉉世。孫七人。曾孫二人。從來序次女婦者。類以比之臣子。然綢繆戶牖之事。與經營四方。果孰難而孰易乎。在四方者其功易著。在戶牖者其勞易忽。故流俗以旌表爲節婦之極致。旌表之在天下。不過百分之一耳。而此一分者。又或以倖而得之。吾於節婦不信旌表。而信名公之誌傳。庶幾得其百一。節婦之事。吾能言之。第不知吾之文果可傳否也。銘曰。

以植藐姑。以守宗祊。生不得榮。死不得旌。白楊蕭蕭。猶聞紡織之聲。

查逸遠墓誌銘 （戊午）

自余束髮出遊。所交於杭郡之諸子。凡三換焉。始聞子將嚴印持主持聲氣。其所謂讀書社者。余皆得而友之。於中獨知之契。馮儼公江道闇張秀初其最也。繼讀書而起者爲登樓。余時就學於兩京。不能徧交。於中則親陸鯤庭麗京。於外則交朱近修遠桑海之後。十有餘年。余復至杭。則子將印持儼公道闇鯤庭已登鬼錄。

秀初去爲浮屠。麗京隱於醫肆。近修出而棄遊。其餘亦零落畧盡。一時被綺繡。戴朱纓。實飾之幅。燁然若神人之少年。蔑視老生。不容託末契於其間。邂逅而得汪魏美徐蘭生陸冰修查逸遠。湖山慘淡。天似傷我之孤零也。乃未幾而魏美近修又逝。麗京不知所往。余頻年過海昌。猶幸與冰修逸遠登雲岫山觀日出。步海堤。指點夏蓋石鼓在蒼茫閒。歲丁巳。冰修入燕。明年而又喪逸遠。余聞之。過時而哭。夫余於逸遠之交情。未必過於前者所卒之諸子。而獨有深悲於逸遠者。蓋自是而余衰年未死。武林之交遊。弗復有義熙以前人物矣。逸遠初名崧繼。字杜青。後改遺。以逸遠爲字。號學圃。世爲海寧圜花里人。查氏海寧望族。高祖秉彝。順天府尹。曾祖志文。郡丞。祖允揆。贈兵部主事。父大韡。崇禎庚辰選貢。仕行朝爲武庫主事。娶董氏。贈安人。逸遠總角爲諸生。即慷慨有大志。武庫側足焦原。逸遠左右其閒。羈旅將辭。常諸要領。往來四渡溟海。長風巨浪。視之若枕席上過也。未幾而武庫捐館。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逸遠弘濟艱難。摧剛爲柔。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畫立門戶。甯艾駭服。然外雖羈縻。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臍。時一發見。思得所謂奇材劍客者。而友之。戹屯之歎。錯筑之聲。雜然出於四壁。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也。

喜讀史。得其大意。以經濟自期許。故凡天下之事。他人數百言不能了者。逸遠數言。其利病纖悉畢見。雖鬱鬱無所施爲。而溝渠保甲社倉諸法。講求通變。未嘗不行之一方也。家產無百金。朋友急難竭助。不以在亡爲辭。泖上申生避仇亡命。臥病僧舍。逸遠身親湯藥。死則具棺而葬之。申生固義士也。天下尤高此舉。逸遠短小精悍。久處囊中。人亦謂其英銳之氣。當伸之於歲月。不得於彼者之必得於此也。乃一旦中暑。卒於舟中。屈伸之數。有不可解。生某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卒某年戊午三月一日。年五十三。娶鍾氏。先七年卒。子四人。嗣璉。嗣瑮。嗣珽。季子蓋出後。其仲弟。女三人。壻王旭庠生。董湉朱某孫二人。克建克承。嗣璉即冰修之壻也。嗣璉嗣瑮從余遊。皆有俊才。逸遠不令爲科舉干祿之學。而讀書爲詩古文。士林望風推服。天之伸逸遠者。庶其在茲乎。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二子謁銘於余。銘曰。

龜山有言。才智之士。非有學力。不肯但已。跼天蹐地。時乎不遇。縛虎之急。能免一怒。嗟夫逸遠。有才無時。北窗述酒。西臺竹枝。鎮崖老婦。鶴年席帽。有此數子。以爲前導。

張節母葉孺人墓誌銘 （戊午）

予友張旦復。篤行士也。請予銘其所後母葉孺人。蓋數年矣。而怠緩未作。每見輒以爲語。間讀其狀而悲之。其忍不銘。按狀。節母姓葉氏。元公之女。刑部郎中瑜之五世孫也。年十八歸同邑張君梗家。以孝友聞。甬人所謂雍睦堂張氏也。歸七年而君中寒疾死。節母時年二十有四。所生止一女。君之同產三人。亦止一子。議者欲以三從子爲後。節母曰。吾伯叔年少。字育未艾。吾不妨待之。母以吾故乖親疏之序也。未幾而女亦殀。乃攜女姪以共晨夕。凡二十一年。而次姒始生一子。即旦復也。從蓐草之中。納之於懷。而後喜可知也。旦復又多病。故鞠子之哀。倍於常母。旦復稍長。女紅句讀。每夜一燈熒然。雞初號而起。不復吹燈。暗中櫛髮。取宿水頮面。然後蹴旦復起之。隙中始有光射。發册而讀。蓋日以爲常也。一日旦復自外傳歸。節母問所讀書。對曰大學。節母啟笥。取一束授之曰。此大學也。昔汝祖母爲汝父聘吾。汝外祖以此書爲報。冀汝父讀之。汝父死。以爲此書無用。不料猶見汝讀之也。旦復視之。爲大學衍義補。相對泣下。當旦復未舉時。晨炊夜作。煩縟之事。不肯諉人。人以爲癡。曰。枉此辛苦。不知欲爲何人。節母聞之嘆曰。吾依伯叔存活。家

計淸貧。豈容一人閒食重其累耶。其後旦復見節母鼻孔有嬰粟許。問故。曰往時夜織欲睡。觸以燈草。久之失血而成。節母卽甚愛旦。復然相勉以淸苦。蒸一雞卵。箸畫爲三。每飯不得越界。荒年。伯叔將鬻公産。而難於節母。節母卽令旦中復押券曰。諸父之意。童子當順承也。外家爲旦復議姻。節母曰兒年幼。未可以此迫促諸父。其不爲姑息如此。從來碑誌之法。類取一二大事書之。其瑣細尋常。皆畧而不論。而女婦之事。未有不瑣細者。然則竟無可書者矣。就如節婦。只加節之一字而足。其餘亦皆瑣細也。如是而何以爲文乎。予讀麗川文之爲女婦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欲涕。蓋古今來事無鉅細。唯此可歌可涕之精神。長留天壤。予書節母之事。而喟然於其故也。君生某年甲戌某月某日。卒某年壬寅十月初一日。年二十九。節婦生某年己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某年戊子正月二十八日。年七十。合葬於某原。子汝翼。太學生。旦復其字也。孫奉璋。銘曰。

墓木已拱。奉祀未寫。二十一年。以待來者。唯其心之金石。豈能限以孤寡。

李叔範墓誌銘 己未

君諱士模。號叔範。始祖育自青州徙鄞。世爲望族。父坤元。字公簡。以諸生有聲塲屋。君少有至性。十歲失母。哀痛如成人。事父以孝稱。稍長。同諸兄爲科擧之學。諸兄皆列庠序。而君家數世同居。人衆事繁。推君司家事。內外斬斬。雖家庭中凜如公府。晨起。群從皆衣冠肅揖。始退而肄業。婦女亦分頭飪織。無有怠者。冠婚喪祭。一以家禮從事。其子弟皆循循雅飭。言談擧止。人見之不問可知爲社南李氏。社南者。君所居地也。君尤篤于恩義。故人老而無子。捐金爲之取妾。踰年而有子。族弟垂歿。以身後囑之。君經理得宜。撫其子以立家室。卒爲文士。嘗爲賀客。遇有墮珥。索其主還之。而後退。君處里巷間。其所得爲不過如是。而君亦無不爲也。娶某氏。子五人。如玉。明經博士。如金。如圭。悅皆諸生。廷玉。孫男八人。開。壬子副榜太學生。嗣陛嗣聞嗣闓嗣宗嗣鯨嗣尙。孫女七人。曾孫三人。余友李杲堂爲甬上耆舊傳。言弘正間有南塘翁。其行眞摯。卜宅社南。以孝友世其家。公簡卽其孫也。事父母疾不緩帶。居喪哀毁盡禮。兄弟六人。友愛備至。今君之所行。一如其父。所謂孝友世其家者。益信矣。余觀張東沙甯波志。別出新意。立純德一門。大約以處夫士之窮而不遇者。故南塘與君。皆在純德傳。昔浦江朱氏縣志。有名德傳。宋景濂不以爲然。其於浦陽人物記。先之以忠義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學貞節。生人之美備矣。若君者。宜列孝友。蓋景濂之孝友僅四人。何千齡之四世同居。李氏有焉。鄭太和之化行一家。君實似之。若以君之行無奇。未必應銘法。然則景濂不足法歟。君之塋也。開來請銘。銘曰。

世眼齷齪崇公卿。人物以此差重輕。阜某末諸隕厥聲。松耶柏耶走鼯鼪。詩書門戶人不驚。雍雍穆穆和氣生。長爲斯世守天經。史官上下書法明。萬鏹千駟不敢爭。社南李氏孝友稱。弘正以來過百齡。有如不信視斯銘。

南雷文案卷三終

南雷文案卷四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中自然說　丙辰

申浦南字自然。華亭人也。原名柳南。字天寄。其祖某。曾仕永陵。直諫杖闕下。改革之際。自然爲大樽客。大樽死難。自然一門殉於鋒鏑。自然以他適得免。變姓名之淮北。依賈人種木綿花。已遇汴梁蘇氏於吳中。蘇氏有母妻子女。方避仇無所投止。自然散館之於密友。而身自往來給食。如是者二十年。其子女長。嫁娶之無失時。蓋自然以畫名落筆便爲人貴重。故得以十指行其志也。居無定所。野店僧寮。匡牀布被之外。更無長物。間走荒臺木末。哭其所知。謂人曰。終當以哀死。化爲杜宇。獲人魂夢耳。乙巳卒於龍山。友人查逸遠李建石塟之。自然少依其伯父雙竺讀書超果院。纔解章句。師山人沈子居學畫。僧瀨先識之。竄之去。使爲代筆。瀨先之名驟起。久之不能掩。覆入鹽官。交姚叔祥。授以詩法。遊白下。魏國徐六岳聞其名。客之。出所藏名蹟。使之鑒定。自然由此得盡見諸家。用筆窺其門戶。喟然嘆曰。吾乃今知近日畫家僻固而狹陋。亦猶歐陽公所云昔之詩人也。癸巳五月。自然

從蘇氏訪余於黃竹浦。梅雨連綿。蘇氏述其昨夢。有稗畬史。自然間戲爲江湖相士。膏唇調笑。以破寂寥。去之十二年。而邂逅於南屏。問其癸巳同來之客。霜髯將盡。相視晞噓。龕堂爲主人沽酒。燒猪痛飲而別。明年。而自然死矣。自然好哭。似皋羽。無家似思肖。然高恭之不失禮。其柴水更甚於有家。則非思肖之所及也。但有繪事彷彿耳。思肖皋羽之事。異代倘爲流涕。推尋其逸事。而自然程嬰杵臼之心。在世人視之不異片肉。知之者不過一二友朋爾。向後數年。當無復有知之者矣。豈思肖皋羽。必待後世而後聲光不可掩。與抑當時如思肖皋羽其人者尚多。而湮沒不可勝道歟。自然死後之十二年。過其門人宋梅知於海昌。乞余作傳。梅知不欲死其師。亦自然之風烈也。

黎眉郭公傳　丁巳

郭公正中。字大來。別號黎眉。初名凝之。其先自太原徙鹽官。八世祖太乙。精天官之學。受業於郭伯玉。伯玉者。劉青田之高第弟子也。祖臬。父文範。有孝行。公生而奇崛不凡。叩心法於雲棲。學舉業於寓庸屺瞻。已又追原家學。講求天文歷數壬遁奇門兵機韜略之術。思得一當於世。萬歷乙卯。以副榜入太學。天啓甲子。舉於順天時高忠憲公爲御史大夫。公受業其門。始知學問有所歸宿。而於無欲故靜之旨。日事體貼。有因學記以記所聞。一時學者魏忠節黃漳海何黃如辛復元皆心契之。崇禎丁丑。銓選。公得四川廣安州。滇人馬乾得山西代州。乾親老不能遠離。公曰。古人以柳易播之事。寗不可再見乎。且我固欲以邊疆自効者也。遂力請相易。未赴。推舉纂修歷法。時言歷者四家。原設大統回回而外。別立西洋爲西局。布衣魏文魁爲東局。彼此排擊。言人人殊。其年十一月庚辰夜望月食。十二月乙未朔日食。靈臺測驗。月食則公法凡西法相去止七十餘秒。日食則公法與西法相去止六十餘秒。各局之法。相去至一二分者。歷法之驗。尤在日之食甚食甚合天合朔始眞。西法猶後天一刻五十分。唯公獨合。公以諸法有所短。亦有所長。有時離。亦有時合。會通四家。而後可以求無差之定法。西人欲主西法。而以中法爲佐。公欲主中歷。而以西洋諸歷爲佐。因言自堯舜以迄今日。歷歲四千二百七十四年。其間修改七十餘次。創法十有四家。未有專從外國而毀棄□□者。故西人之崇禎歷書雖成。而頒朔仍行大統者。公力持之也。然西人有寵於上。遂賜公金幣。出就原官。公雖在歷局。而慷慨論列。皆天下大計。不屑以文史星歷自處。卜祝

之間。其言有從職分之所及者。有不從職分之所及者。大抵人所不敢言而後言之。以爲日月頻食。京師地震。此冤獄所致。宜因熱審之例。廣爲寒審。清貴人之獄。先及罪宗。上惻然感動。爲之允行。此職分之所及者也。一言天下之亂。由於貪吏。欲懲貪吏。莫若顯清望之名臣。令其表帥百僚。風勵有位。如劉宗周李日宣黃道周華允誠其人也。上曰可。一言先儒吳與弼陳眞晟章懋蔡清王艮羅洪先羅汝芳高攀龍鄒元標九人。應祀兩廡。上曰。從祀大典。不得輕議。一言銓政之弊。官吏皆出項首。此眞貪之根也。上問欲革項首。其何道之從。公言故事吏部始進。其月旦在同鄉。其衣鉢在前任。以餽遺爲項首。今使方正之大臣。保舉可爲銓司者。不問知推科道。各部俱得改用。亦不定幾省人數。則銓司之項首可革矣。胥吏甲乙相傳。官不爲政。以項首爲資產。今使郡縣官保舉小心任事之吏員。充賦到部考定名次。分役各衙門。則胥吏之項首可革矣。上命往復久之。然而終不能革也。又言衞所之軍。宜隸有司。民壯之設。非供役使。此皆非職分之所及者也。戊寅六月。抵代。聞京師戒嚴。請提兵入衞。督撫壯而未之許也。代當兵燹之後。流民未集。公不欲擾之。相與休息。朞年之間。所決罰者二十六事而已。公鬱鬱無所見其長。嗜

然曰。垂髫讀書。錯綜今古。嘗懷濟世匡時之略。運會不偶。沉頓下僚。登埤四顧。蕞爾四十里之州疆。一望俱盡。此龐士元所以沉酣欲臥。而呂望爲之投綸長逝也。於是自疏九短一長。謂短於干祿。短於理繁。短於養安。短於催科。短於馭下。短於狗勢。短於交際。短於營薦。短於營陞。若夫兩軍相當。劍戟相摩。決勝敗存亡於俄頃。則差有一日之長已矣。願掛冠東門而去。遂歸。尋以邊才起山東沂州兵備道副使。南都建。公封事皆四鎭所不便。東平伯劉澤淸上疏。劾公下部。部亦不敢直公。□□遜位。公亦入閩。公之請赦罪宗也。思文時在高墻。爲吏所困苦。因公言而得小挺。由此德公。恨相見之晚。以潛邸故人待之。官在六卿。然公於喪亂之中。變姓名。絕胥塵。獨身往來。雖家人亦莫得而詳也。閩事旣壞。不知所終。公生於萬歷辛卯二月十七日。於今不過八十六歲耳。梅子眞上書報罷。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姚平仲斫營不遂。乘靑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朝廷物色之不可得。後有見於蜀中者。神龍見首而不見尾。若公者焉知其不猶在耶。

七怪

王孫滿云。魑魅魍魎。莫能逢之。言川澤山林也。嵇叔夜羞與魑魅爭光。言晝夜也。今通都大邑。靑天白日。怪物公行。而人不以爲怪。是爲大怪。余欲數之而不勝其多。漫條七端。亦以枚乘七體。數限於是也。

近年以來。士之志節者。多逃之釋氏。蓋强者銷其耿耿。弱者泥水自蔽而已。有如李燮避仇。變姓名爲傭保。非慕傭保之業也。亡何而棒篦以爲儀仗。魚螺以爲鼓吹。寺院以爲衙門。語錄以爲簿書。撾鼓上堂。拈香祝聖。不欲爲異姓之臣者。且甘心爲異姓之子矣。忘其逃禪之始願也。是避仇之人而誇鼓刀履豨之技也。盍觀之古人乎。徐敬業駱賓王爲僧以後。音塵不接。龐勛復出而爲常通。黃巢再現而爲雪竇。亡國之大夫。更欲求名於出世。則盜賊之歸而已矣。

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矜氣節者則罵爲標榜。志經世者則罵爲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爲俗吏。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爲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爲禪學矣。濂溪之主靜。則曰盤桓於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遂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爲勝。東坡所謂墻外悍婦。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者也。

應酬之下。本無所謂文章。而黠者妄談家數。曰吾本王李。風雅之正宗也。曰吾師歐曾。古文之正路也。究其伎倆。不過以勦襲之字句。飾時文之音節耳。王李云不讀唐以後書。若人亦曾讀唐以前書耶。歐曾謂學文之要在志道窮經者。若人亦知經之與歐曾。其相似在何等乎。故其持論雖異。其下筆則唯之與諾也。有如假潘水爲鼎實。別器而薦之。曰此殺豕也。曰此折俎也。吟唱雖異。其爲潘水則同也。文章豈可假人。我不怪其文而怪其以一十分二五也。

神仙之有無不可知。即有之亦山林隱逸之徒。於朝市無與也。故其涕唾塵世之事。猶塵世之不得不隔絕山林矣。彼挾術而干涉朝市者。文成五利之流。皆妖人耳。今之所謂神仙者。好言人間禍福。作爲隱語。皆持兩可。應之而福也。則人以言福者爲其驗。應之而禍也。則人以言禍者爲其驗。由是傾動朝野。押闔乾沒。子產曰。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彼欺今世之無子產也。

有所謂神童者。寫字作詩。周旋應對。於達官之前。曾無震懾。達人卽誇某官以我爲門人。某官以我爲義子。僕從數人爲之磨墨伸紙。套數間熟。累月而致千金。原其教法。唯令學書大字。詩以通套零句排韻而授之。東移西換。不出此數十句而已。問以四書。則茫然不識爲何物也。古之童子科。限年而讀五經。至有天閼其天年者。君子猶然咎其父兄。今以敎胡孫禽蟲之法。敎其童子。使之作僞。將奚事而不僞。

葬地之說。君子所不道。就其說而論之。今凡三變。每變而愈下。周官之法亡。言形法者。已爲變矣。再變而爲方位。形法。理之顯者也。方位。理之晦者也。三變而爲三元白法。方位。一定不易者也。三元白法。隨時改換者也。其法卽歷書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六十年爲一元。三元凡一百八十年。上元起一白。中元起四綠。下元起七赤。逆布以求直年。直年移入中宮。順飛八方。此卽太一家鈞宮直事也。然太一百二十年爲一元。三元計三百六十年。今三元兩周。太一之三元方一周。其吉凶何所適從乎。太一言天星。今以言地理。天星周流不息。地理融結有常。不可同也。且年白改換。則吉凶亦改換。充彼之說。以求吉地。必一年一改葬而後可。是故方位者。地理中之邪說也。三元白法者。又邪說中之邪說矣。

醫之難者。以其辨經絡也。故傷寒之書。疏十二經絡。以豪辨之。又以見症辨之。而

後投藥不致不愼也。鄞人趙養葵著醫貫。謂江南傷寒之直中三陰者。間或有之。間如五百年其間之間言絕無也。其說已謬甚。然傳徧各經。亦不敢自執其說也。今之學醫者。喜其說之可以便己。更從而附會之。以爲天下之病止有陽明一經而已。公然號於人人。以掩其不辨經絡之愚。夫不言己之不識十二經絡。而言十一經之無病。猶之天下有九州。不言己之足迹未曾歷九州。而言天下無九州也。

書澹齋事

澹齋者。武林大佛頭寺僧也。金陵人。嘗以殺人入獄。爲獄吏所困苦。久之得脫。以爲人世不堪。無踰於囚。遂舍身爲僧。發願以濟獄中之人。每晨擔粥飯。徧行各獄。聚囚而飯之。旬日則爲具湯沐。夏則竹扇疏巾。冬則席藁敗絮。諸凡非屨木齒丸子膏藥涼水薑湯驅蚊殺蟲瑣碎當厄之物。無不曲體備用。因見其入獄門。歡呼如孺子之見慈母焉。比戶亦憐其志。有所請假。使之應手不匱。蓋數十年如一日也。歲戊戌四月。余寓昭慶寺。澹齋來求募疏。欲泥金佛首。余作一偈與之。一日。澹齋銜袖隨一紙。拾之則兩人姓名。余驚問此口口妻與子也。汝何自書之。澹齋僞爲不知橫。余固問之。始曰。兩人在仁和獄中。僧因飯囚故習之。知其爲忠臣家屬也。今開贖例得四十金。則兩人可出矣。世路悠悠。無可告語。書之以識吾願耳。余曰。此吾輩事也。奈何累子。時錢虞山亦寓武林。余弟晦木往告之。以五十金俾澹齋。過三日。口口之子來告得贖。勸之他往。遷延不決。復見收捕。然澹齋之心盡矣。澹齋貌樸野。嘗言靈隱具德上堂。某出衆問話。具德棒之。某却棒不得打。具德大怒。鞭朴交下。死棄山門外。待夜下火。有柴傭過而識之。負去得活。澹齋雖怨具德。其稱之必曰老和尙。余面謾之曰。子眞不識造化者耶。至是而始敬之。然從此以後。亦遂不相記憶。今歲丙辰。偶見范文園談叢林事。余曰。僧中人物。未必盡在叢林。文園曰。某所交如悟玄之拾字。澹齋之飯囚。皆以一事終其身。亦異人也。余曰。所謂澹齋者。得非大佛頭寺僧乎。曰然。余問近作何狀。文園曰。噫。死矣。澹齋自湖上遷城內小庵。去年鼓樓火。澹齋與焉。又遷而卒。塔臨平山。又曰。先生既識其人。盍一言不朽其人。俾某刻之塔上。余遂諾之。爲說者曰。令曰。獄屋時當完固。厚其草蓐。家人餉饋。獄卒爲溫暖傳致。去家遠無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夫圜土之設。聖人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而救之於末流。亦且詳愼哀矜如此。故澹齋之所以爲。皆有司之事也。此不爲而彼爲之。可嘆哉。至其救忠義行任俠。吾不得以浮屠目之矣。

作文三戒

山林臺閣。其文各體。嘔攪酸腸。以諾鳳毛。組織華蟲。以酬飢鼠。二者交譏。失夫故技。古亦有言。踰垣掃軌。縛腰札脚。而工軟語。可令寵兒。見其底裏。南雷松桂。剡溪烟水。一墮塵滓。恐不可洗。

右戒當道之文

文字之衰。降爲代言。齊梁霸口。唐宋雄藩。各選上佐。亦命王臣。爰及今世。尺牘寒溫。亦有著譔。求銜謁文。割裂王李。咄嗟數緡。儒生胥史。雜充下陳。嘲笑爲榮。風雅寖論。此手一辱。不可復伸。

右戒代筆之文

文章之事。豈可假人。蚓竅蠅鳴。孰不自珍。一笑而置。卷軸徒塵。奈何作者。與之共陳。銘必應法。壽必相親。誄視可哀。序視可存。乞言徵啟。投遞沿門。無與文章。買菜積薪。凡彼應酬。僕不敢聞。

右戒應酬之文

續師說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豈特弟子之過哉。亦爲師者有以致之耳。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道之未聞。業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則非師矣。本無可師。强聚道路交臂之人。曰師曰弟子云者。曾不如童子之師。習其句讀。巫醫樂師百工之人。授以藝術者之有其實也。傳道受業解惑。既無所藉於師。則生不爲之憐。死不爲之喪。亦非過也。遂以爲古之師弟子者皆然。而使師之爲道。出於童子巫醫樂師百工之下。則是爲師者之罪也。今世以無忌憚相高。代筆門客。張口罵歐曾。兎園蒙師。搖筆即毀朱陸。古人姓氏。道聽未審。議論其學術文章。已累幅見於坊書矣。乳兒粉子。輕儇淺躁。動欲越過前人。抗然自命。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蓋不特恥爲弟子。相率而恥不爲師。吁。其可怪也。若是則師之爲道。人心之蟊賊也。吾[illegible]其傳也矣。昔者孫明復之爲師也。以石守道爲之弟子。執杖屨侍左右。明復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師弟子之禮若是其重也。故何北山之於來學。未嘗受其北面。北山之意。以爲苟無其德。寧虛其位。以待後之學者。不可使師道自我而壞也。北山可以爲師。避師名而不爲。其愼重如此。羲老而失學。欲求爲弟子者也。諸

君子徒以其久侍劉夫子。而過情推奬。義其敢冒今世之無恥哉。反昌黎之意。作續師說以謝之。

祭萬悔庵文

嗟乎。十年目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雪其心之所甚痛。竹燈木榻。即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刋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妻之禍。我謂旦中悔庵。粤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覼於前。泫然歔欷相對。庶幾可目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即此一日之歔欷相對者。天亦不欲目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迹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媼蕘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度阡陌間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之不偕。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訃

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聞訃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蹟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讖。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至也。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關係晦明。夫復何憾。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剡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目竹橋剡中易長安者。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甯可銷磨。皇天后土。既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張侍軒先生哀辭 丙辰

侍軒先生諱次仲。字元岵。浙之海甯人也。年十八。爲諸生。訪周新之希昌於五洩。尋胡玉呂廷試於螺螄山。玉呂故王弇州上客。一見爲忘年交。讀書黃鶴山房。危檣敗壁。旁風上雨。窮寒暑不輟。天啟辛酉。舉鄉試。座主錢牧齋天下宗工。以得先生爲喜。而先生持論。每落落不與之苟合。至京師。四方爭欲識面。一日。集山東宋犖之寓。不下三十許人。皆知名之士。先生疏畧。無所瞻顧。雲間潘殿虎謂其倨傲。欲毆之。江右朱子彊彭城萬年少。解之使去。以安先生。先生兩不知也。先生好直言。刺人過失。無所隱避。然主於忠厚。以古道望人。意不出於詆訶也。魏里陳幾亭月旦人物。謂先生不好名。不妄言。蓋陽城之流也。性至孝。父有怨家。先生恐其致害。身學武藝。能敵十數人。見者不知其爲文弱士也。少嘗割股愈母病。撫按旌之。先生曰。此童稚無知事。每一念及。輒惶悚汗下。況欲以是名之乎。世變後。僦居僧舍。著易記詩記數十萬言。春秋分傳及史傳未卒業。年八十有八。辭曰。

嗟六經之奧旨兮。猶射者之布鵠。挽一人之矢兮。不知衆人之弋獲。自科場之壞學兮。舉一先生以厭百。摩壘以自封兮。唯阿不能以咫尺。浙水曲於海昌兮。生罍庵與侍軒。穿夫天心月脇兮。窮老於經術之淵。繙漢註唐疏兮。粹語錄以爲箋。余訪罍庵於龍山兮。歎經笥之便便。邂逅先生于語水兮。儼衣冠之偉然。雖離群索處兮。時懷想夫二賢。傳罍庵之易簀兮。良愧心於磨鏡。錫予以先生之十日兮。得登堂而將命。星欲墜而芒寒兮。松將摧而韻勁。云求死而不得兮。何吐辭之悲硬。六經 在天地而常新兮。先生亦不 一死爲究竟。所以慰心吾黨兮。當與冥漠相覯映。嗚呼哀哉。

庭誥

昔劉復之求王魯齋先生。爲其母夫人行狀。魯齋曰。婦人不當有行狀。故凡婦人附夫之誌。篆只書其夫之姓氏。婦不別出。其後有書某某同妻某氏合葬者。非古法也。即特誌婦人。書其婦德。亦不過數言。其後件繫其不踰閫之碎事。亦非古法也。葉安人之喪。兒子百家書行實以呈。余曰。惡。汝欲以是不死其母乎。抑徇世俗而爲之乎。魯齋曰。顯親之要。在立身行道。不在乎區區之文也。文且不可。況文非其文乎。無已。則按古法而書之曰。安人餘姚葉氏。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選之曾孫。嘉靖乙丑進士勛陽知府逢春之孫。萬歷己未進士按察使憲祖之女。黃忠端公之子婦。梨州山人宗羲之婦也。山人以職方兼御史。徵例封安人。生於萬歷己酉。卒年六十有八。子三人。百藥。娶李氏。柳氏。次百家。娶孫司農之女。繼虞氏。次百學。聘王司馬女。娶孫氏。（子婦法不宜錄今按王充之例）女三人。長適諸生朱林大理守之子。次適任子劉茂林。子劉子之家孫。次適諸生朱沉。孫男三人。孫女四人。以卒後中陰之讞權厝化安山禁埜之側。安人年十七來歸。時天啟五年十二月。得奉事 忠端公者三月。 忠端公就逮。留家訓一章。中言汝婦賢孝。是安人生而得忠肅之謚也。余亦不敢復加優劣。汝曹即極力模寫。有能增益此二字乎。後世即不信今人

之文章其有不信　忠端公之言乎不須妄爲蛇足余友鄭禹梅新有文聲持此往告之其必不以世俗之文誑汝也

南雷文案卷四終

南雷文案外卷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錢虵軒先生七十壽序（己酉）

錢漢臣學爲古文詞。其初頃刻數百言。無事不欲見之於文。余懼其率也。近頗矜愼。而文亦波瀾推盪。余喜其變也。蓋兩年之中。而漢臣之學之進如此。漢臣年始二十餘。此後寧復可量耶。漢臣每見。必問作文之法。余所批選。漢臣手抄。殆將數尺。其用志不可謂不篤矣。余亦何敢不以聞於先生長者者。不盡之於漢臣。然漢臣求之於予。不若求之其家先生之爲愈也。所謂古文者。非辭翰之所得專也。一規一矩。一折一旋。天下之至文生焉。其又何假於辭翰乎。且人非流俗之人。而後其文非流俗之文。使廬舍血肉之氣。充滿胸中。徒以句字擬其形容。紙墨有靈。不受汝欺也。今先生以貴公子而代父當室。所以加禮於三黨者。往往爲人所難。非卽其溫厚之文乎。世人杯酒殷勤。索報江湖。先生羣從郡縣相望。裹足不往。三十年之貧老。諸生奉身若處子。非卽其小心之文乎。忠介之難。幾不能有其百口。先生獨身當之。無使滋蔓。非卽其放膽之文乎。漢臣欽承庭詔。先河後海。由是而發爲文章。豈復影響勦說者所可幾及乎。故曰不若求之其家先生之爲愈也。余嘗定有明一代之文。其眞正作家。不滿十人。將謂此十人之外。更無一篇文字乎。不可也。故有平昔不以文名。而偶見之一二篇者。其文卽作家。亦不能過。蓋其身之所閱歷。心目之所開明。各有所至焉。而文遂不可掩也。然則學文者。亦學其所至而已矣。不能得其所至。雖專心致志於作家。亦終成其爲流俗之文耳。錢虞山一生。訾毀太倉。誦法崑山。身後論定。余直謂其滿得太倉之分量而止。以虞山學力識見。所就非其所欲。無他。不得其所至者耳。是余教漢臣以學其家先生者。乃學文之篤論也。某月某日。先生七十誕辰。同人相率爲壽。余卽書此言以上。先生其有契焉否也。

壽張奠夫八十序（辛亥）

子劉子講學於證人書院。夢奠之後。慮其席者將三十年。丁未九月。余與姜定庵復爲講會。而余不能久住越城。念奠夫從先生遊最久。因請之共主教事。奠夫距城二十里而家。每至講期。必率先入坐書院。以俟諸學人之至。未嘗以風雨寒暑衰老。一日辭也。於今蓋五年矣。八月十六日。奠夫年登八十。余爲同門之友。不可

以無言。或謂五年之中。時風衆勢。不聞有所鼓動。其故何也。余曰。此正奠夫之所不可及耳。或疑之曰。昔泰州盱江。皆能於立談酬答之頃。使士子感悟涕泣。轉其機軸。五年汝汝。所講何事。余曰。嗟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夫爲洪水猛獸之害者。非佛氏乎。自躬禪者有祖師如來之變。昔也有體無用。爲空寂枯槁。今也有用無體。爲機械變詐。昔從事於昭昭靈靈。謂不足以治天下國家。今從事於閃閃鑠鑠。且以之而亂天下國家。故昔之爲佛者。非直以佛氏之說爲孔子之說。則以佛在孔子之上。是以佛攻儒。今之爲佛者。必先以闢佛之說。號於天下。而後彈駁儒者不遺餘力。是假儒以攻儒。魑魅罔兩。接蹟駢肩而出。沒於白晝之下。未有甚於斯時者也。人心恒勝於怠。先儒以持敬救之。彼其言曰。是有方所之學也。人情日趨於動。先儒以主靜救之。彼其言曰。此盤桓於腔子中者也。彼以世之好夸也。爲直接孔孟。先儒不足法之言以迎之。彼以世之不說學也。爲窮理之學。猶釋氏教典之言以迎之。古之君子。方矻矻挽之以所甚難。鑿礦求金。剖石取玉。入豐相之圖。揚觶而語。蓋勵有存者。使有人焉而導之以礦卽金也。石卽玉也。後生小子。日汩沒於習染之中。而忽加之以洙泗之名。其爲說淺陋。可以無假於學問。柰之何不波蕩而從之。故立談酬答之頃。而鼓動者易爲力也。奠夫守其師說。不爲新奇可喜之論。寧使聽之者嚼蠟無味。旅進旅退。於鼓動乎何有。故曰。此奠夫之所不可及也。古今之人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周程張朱象山陽明。不可不謂堯舜之徒也。世方起而議其學術。是不難非堯舜而是桀紂矣。吾欲以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望之斯人。且有不可。嗟乎。張子能以先儒之說鼓動之乎。劉伯繩嘗謂余曰。士生斯世。不求以吾身利天下。苟吾身不爲天下之害。斯已矣。三復良友之言。余願與奠夫終身誦之。

陸汝和七十壽序（壬子）

姚江慈水之交。有烟火鎭曰藍溪。岩嶅擁秀。水清冷如明鏡。蓋四明之支麓。多劉樊故蹟。或者遂疑所謂藍橋自有神仙侶者。卽此地也。元亡。戴九靈與其徒慟哭流連於此。山光水影。尙有黯然之色。今汝和陸先生居之。峩冠方領。翱翔於市人之中。莫不指而笑之。聚童子數十人。研土硃。授三字經千字文以度日。市日出。逢故人。則肘之入舍。沽酒痛飲。晶鹽脫粟。盡歡而後去。酒中亦時道其生平過去之事。慷慨泣下。直欲起九靈而與之爲友也。蓋先生本富室。板蕩之際。曾參人軍事。

日在虞淵。猶紅藤沒水以隨夸父。流離異地。嘗見瑞香五色。徧滿山谷。禽鳥啁哳。皆非人世所有。久之隱隱闐闐。疑是人聲。則水石相搏也。徒手歸來。盡喪其田土。五載間關。成一窶人。鄉里小兒。窘有餘粟。輒復傲之以所不如。吾意先生自悔少年喜事。念馬少遊之言。不可再得。便當鉗舌終身耳。叨叨舉似。性豈人殊。先生嘗過錢牧翁。牧翁嘆曰。東浙固多人物。如汝和者。魯人也。三吳智巧豈少。十倍汝和。使之欲事汝和之事。則不能矣。於是四方之客過余者。亦或過先生。以爲舊物。其爲當世所重如此。余嘗觀宋時文謝幕府之士。身塡滄海者無論矣。其散而之四方者。亦不負初心。皆能潔然以自老。程篁墩嘗爲遺民錄記之。余與澤望拾遺其後。殘編之不滅沒者。尙不啻百餘口。指危亡事。始一時名存身喪者。固不讓於宋。而慨然記甲子蹈東海之人。未幾已懷鉛槧入貴人之幕矣。不然則索遊而伺閽人之顏色者也。其逃之方外者。可謂勇矣。而摑鼓上堂。亦竟忘其始之何以爲是也。自吾友沈徐汪巢數子而外。可以登汐社之堂者。寥寥蓋不數人。先生豈非其一哉。有篁墩者起。知在所不遺。向使先生而死文謝之幕下。烈則烈矣。何如以今日之所少者。留之作一榜樣乎。雖然。自劉樊至今千百餘年。國家代遷。陵谷俱變。而藍橋之名如故。先生亦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將見青牛白鹿之士。攀仙木而拾靑櫺。同一旦暮。興亡之感。亦可以釋然矣。壬子歲除日。爲先生七旬誕日。二三知己。登堂爲壽。濁酒瓦盆。姑以此文代藏鉤之戲。

壽徐蘭生七十序

白沙子謂名節者。道之藩籬也。程子亦云。東漢之節義。一變至於道。蓋道之未融謂之名節。名節已融。謂之道。非有二也。庸人視爲焦原雕虎矯世之具。妄人蕩高山廣川。使爲魁陵糞土溝瀆。而飾細故以爲名。矜非義之義以爲節。是故名節之壞。不在庸人而在妄人。夫名節非關生死利害之際。不可得見。山谷曰。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今妄人置大節不論。而好短長人之平居。以是而言名節。豈名節乎。吾友蘭生先生與汪魏美萬履安巢端明。浙中謂之四先生。蓋皆有大名於時。改革之際。皆不赴公車。抱道而不仕者也。唐人之稱四夔以才。浙人之稱四先生以節。每當有司推選。先生不行。以危法相中。先生舉所佩帨以示之曰。此我磬懸之具也。數十年。棲遲困辱。壞褐破袍。沛然滿篋王霸之畧。汨沒於柴水塵土之中。曾不知悔。而欬聲𣪊然。若出金石。嗟乎。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其人歟。當其初聞先生之風者。未嘗不嗟嘆百鳥之孤鳳。絳雲彩霽。不犯烟火。年運而往。世多械束宇宙可喜可愕之事。變化實繁。一寒餓無聊賴之老生。浮沉閭里。不足芥人耳目。後生別出新意。平地推瀾。方逐槐黃。而議所南之南向。日理夏課。而飾段干之踰垣。利害不臨。安坐而欲以名節蓋過前人。是張己之緦功。禁人之咳嗽也。豈通論哉。先生之詩。長於樂府。嘗爲西湖竹枝詞。以寫變衰之感。流傳唱和。彷彿鐵崖。北里新聲。松陰奕算。談諧間作。風流蔭於一座。道之融否不可知。要不失爲眞名節也。先生之祖。受業於先王父太僕公。令子子慶見余。余亦以父執自處。四世之交。徐氏淵源於黃氏者如故。而余以危葉衝風。濱於十死。其不敢負庭誥者。即是不敢負交情也。不揣鄙言。其爲先生之所樂聞矣。

陳夔獻五十壽序

今海內皆知甬上。精綜六籍。翺翔百氏。危儒行。標淸議。一切誇誕軌敵之習擊去之。今世誇誕軌敵之妄人。累急甬上。終於不可親而止。蓋十年以來。所稱魯衛之士。必在甬上也。嗟乎。亦知其所以至此乎。始陳子夔獻與同里十餘人。然約爲友。俱務佐王之學。以爲文章不本之經術。學王李者爲勦。學歐曾者爲鄙。理學不本之經術。非矜集註爲祕錄。則援作用爲軻傳。高張簧舌。大抵爲原伯魯地也。於是爲講經會。窮搜宋元來之傳註。得百數十家。分頭誦習。每月二會。各取其長。以相會通。數年之間。舉易詩三禮。方會之初立。聞見之徒。更口斬故。鵾鼓害翼。犬吠毒啄。會者不懈益虔。里中有以罵坐自喜。勝流多爲所絀。間出違言。夔獻大聲叱之。揎袖將搏。其人沮喪避去。故凡僻經怪說。撼其會人者。夔獻必析義秋毫。慼痛以折其角。蓋未幾而同學益進。不啻山鳴而谷應也。向之斬故老。皆懺舌嗟嘆。譬虫蝕木。不知皮外更自有味耳。雖然。會中丹霄之價。宮羽移換。而夔獻棲遲長貧彈壓。年至五十。未名爲老。曹瞞之言。豈足爲信。或者遂疑薖軸之疾。未易消除。則稱年於夔獻。非志士之所欲聞也。此亦何視夔獻之淺乎。志道德者不屑於功名。志功名者不屑於富貴。藉富貴以成功名。其功名爲邂逅。藉富貴以談道德。其道德爲虛假。天生豪傑。爲斯世所必不可無之人。本領闊大。不必有所附麗而起。一片田地。赤手可以製造。無論富貴與不富貴。皆非附麗也。夔獻以一諸生。旅見學宮。揖讓於博士之前。有何氣力。不及十年而能轉浙河東黃茅白葦之風。槩使之通經學古。浙河東豈少富貴如麻竹者。皆俯首帖帖而不敢與爭。是無所附麗之效

也。方今天下多事。不可無夔獻。夔獻亦安能悠悠於薖軸乎。恐不免耳。安石之言將毋同。

仇公路先生八十壽序

余友石濤滄柱之家先生。歲戊午爲八旬。兩兄謁文於余。以爲壽。其誕辰在五月。余留省下。不得登堂修敬。秋七月。石濤書先生之言行來。先生少受知於學使鄒嘉生。黎博庵。有聲於場屋。甲申以後。罷科擧不赴。幅巾野服。巍然爲鄉黨祭酒。衣冠廣席。必援前言往行。以助談柄。大署不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悴盛衰。先生之論。未嘗同於俗人也。三十年以來。後生欲聞隆萬間人物風俗學問不可復得。猶幸先生張此聞見之路。石濤滄柱承順嚴訓。服食古聖人之道。晝夜淬礪。聲譽殷然。爲江湖聞人。而滄柱爲當今選家第一。通都大邑窮鄉村校皆家有其書。先生不以爲喜。嘗曰。人心至靈。無微不燭。若或駕虛鶩僞。盜竊名譽。卽爲得罪名教。夫石濤滄柱。所謂道溺於中而襮之以藝者也。先生尙不欲其名過如此。因念昔日交游之爲選家者。吳門則張天如楊維斗許孟宏。江上則吳次尾劉伯宗。武林前則嚴印持聞子將。後則張天生。金沙則周介生。江右則艾千子張爾公。閩則余賡

之陳道掌。一時爲天下所宗。幾於三君八俊。其他傭食於坊社者。蓋以百計。不過爝火螢光之自爲滅沒而已。諸君唯介生爲黨人所錮。或以節義。或以著述。持淸議而廣聲氣。期之後世。雖有著有不著。要不可謂純盜虛聲者也。然推其所以成就。顧不在區區時文之美惡耳。千子以時文爲不朽之具。震而矜之。爲有識者所笑。方今滄柱之名。不下於余所稱引諸君。亦以湛心經術。墨守庭誥。故文章風韻。主盟於當世而無愧。不然。今之傭食於坊社者。卽昔之傭食於坊社者也。徒欲譸張弔詭於其間。拾千子之餘唾。寧知經史子集之外。又有一種東鄉紙尾之學哉。此卽先生所謂盜竊虛名得罪名教者也。唐宋以詩賦取士。其時甲賦律詩。當不減近日時文之汗牛充棟。今已化爲野馬塵埃。不知焉往。夫時文亦若是而已矣。然頗疑其久而不變。古今制度云爲。未有經五百年者。自宋神宗罷詩賦帖經墨義以後。一意時文。卽稍有變更。旋復如故。於今蓋六百一十餘年矣。未有如是其力之健也。乃先生不赴場屋。不出三十餘年。而時文頗爲黃金所絀。坊社卽極力以張之。顧有所不能。使先生再觀數十年時文。能保其復健乎。然後知子子呫呫以爲不朽者。卽盜竊名譽。亦不可得也。

陳伯美先生七十壽序 （己未）

陳伯美先生。甲子與余同物。己酉歲。余爲文壽其六十。因推宋景濂祿命辨之意。以歸之人事。然此時窮通奇偶。不甚相遠也。十年以來。令子介眉讀中秘書。孫莘學弱冠登賢書。先生亦受封翰林院編修。而余頑鈍如故。白首靑燈。學不加進。終不敢以命之不猶而自委也。戊午冬。先生偕莘學公車北上。因得謝恩。介眉上疏陳情。乞侍南還。　天子加恩近臣。允其給假送親。而八月八日。適當七十誕辰。介眉先期自京師緘書。欲余爲序。夫先生以甕牖繩樞之子。一旦而爲天子所知。亦可爲榮矣。而余之不能無望於介眉者。方今朝廷開史局。纂修明史。取草野之士以充賦。明示以翰苑無雄文奧學之人也。然余觀今所取於草野者。以視明初所取之三十二人。相去何等。必有能辨之者。此固不具論。其亦有能度越於吾介眉者乎。吾不能知。今之在翰苑者。由介眉推之。未可便謂草野之士勝於翰苑也。吾聞朝廷之上。欲留介眉分任史事。便當勵其三長。卽未敢侈口遷固。然必能考眞僞。定是非。有所載削。不附和於流俗。此便可關草野之口而奪之氣矣。蓋明初之有求於遺逸者。議論之公。而今之不敢信草野者。聞見之陋也。奈何急於南還。不

爲當世張一聞見之路乎。雖然。此余局外人之意也。昔景濂歸省其父。上賜金帛遺之。然睿峰處士未嘗至京師也。震川言周美爲尙書郞。封君就養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門謝恩。觀者歎息。內侍引入禁苑。徧觀玉堂神明漸臺太液之勝。餉以內珍曰封君謝恩者蓋少。況年盈八十健爽如此者乎。掖送出長安門而別。然不聞上賜其還也。今先生兼而有之。此顧儒者之盛事。介眉又遑顧其他乎。先生雖七十。而鬚髮黝然。望之如五十歲人。無俟於憑几撰杖。倍之而五十年。始可當期頤耳。子姓從此名位愈高。其受朝廷之寵眷。亦將至再至三。不一而已也。介眉又何必亟亟於今日乎。獨怪余龍鍾潦倒。不能以祿命同先生之通塞者。且不能以祿命同先生之老壯也。是故言祿命者。自景濂以上王魯齋。以爲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俱圉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自景濂以下。童軒以爲命在有無之間。引高穀李昂畢昂王稽四人同物者以證之。天生余與先生。若似乎爲三家之談助也。

張母李夫人六十壽序 （辛亥）

應酬之文。知文者所不爲也。頌禱之詞。此應酬之尤者。然震川於壽序。雖置之外

集。而竟不能廢者。何也。顧壽序如震川。而可以應酬目之乎。余文豈敢望震川。而不欲爲應酬之文。年來刻啟徵文。塡門排戶。不異零丁榜道。余未嘗應之。一二共學之友。松欣柏悅。豈得無情。一年之中。壽序恒居二三。蓋即藉以序交情。論學術。與今所應徵啟文詞不類。苟非吾共學之友。顧何當於華堂之黼黻而命之乎。辛亥四月二十六日。鹽實使君夫人六十誕辰。吾黨以其文見屬。夫人爲吾友張璧薦之母。陳介眉妹氏之姑。又不可以辭也。嘗觀古今學術不能無異同。然未有舍體而言用者。所謂體者理也。宋儒窮理之學。可謂密矣。姚江尙疑其在物爲支離。而歸之未發之知。以爲宗旨。文定公淵源於羅整庵。與姚江議論不合。其學在有明爲別派。而其議論以靜虛爲本。事物未交。收斂至密。求放心之說。雖濂洛不能易也。姚江未嘗言用。而其事業非搏土揭木者之所能爲。文定公未嘗言用。而鑒達治體。事該軍國。靑史不可沒也。樺喝交馳。飛犉雜出。於是天時人事相趨。而求所謂爲用居其位者。以不任事爲明哲。以關通苞苴爲經濟。其屈曲于成敗之間。以寓撻丸不濡手之能者。則世方視其進退。以爲天下之安危。而江湖熱軟之士。亦且大言撼貴人之門。徒手搏食以爲智。嗟乎。此固履豨竊鈎之常習。一鬨之市。莫不皆然。本無所爲學術。行之既熟。遂取而緣飾之。以爲後世之名。是故昔之講學者。其言如是。其行未必如是。其心畏。今之講學者。其行如是。而後其言如是。其心無忌憚。無體有用之言。其禍若是之烈也。文定公以來。今且五世。使君吏治飾以經術。夫人閫德煒於彤管。而三子親師取友。文書沛然。文定公之澤。蓋方張而未艾也。吾聞文定公母夫人年九十餘。文定公宦轍所至。必御板輿以往。壽觴舉慈顏和。璧薦能世其學。以變今之習。則所以壽夫人者。亦猶之昔日矣。

范母李太夫人七旬壽序　壬子

范國雯至自京師。値其□母李太夫人七旬誕辰。三月初七日。同學諸子修登堂之禮。命余以文先之。余曰。吾聞昔之求文者。齎貨幣。費舟車。必至館閣。得之以爲親榮。館閣者文章之囿也。今豈無以文載道。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者乎。國雯居京師兩載。以國雯之聲名。爲公卿所倒屣。何難得之。即不然。京師者天下之才藪也。文士馳騖。談藝揚聲者。多於簪紱嘔啞。國雯還交其人。豈無斐然懷作述之思者乎。國雯忻然曰。上之吾不聞。下之吾未見也。夫文章之權。自宋元以來。盡歸館閣。其餅固而狹陋者。散在江湖。明初館閣之體。趨於枯淡。然體裁不失。天下猶莫之不宗。成弘之後。散而之於縉紳。各操其權。而館閣始爲空名矣。嘉隆間縉紳亦不能盡收。散而入於韋布。然韋布崛起之士。未有不藉縉紳而顯。自萬歷至崇禎。舉世陷溺于場屋。縉紳之爲讀書種子者絕。而淪剝甲子之餘。猶能隱括遺聲。所謂館課試錄之出自館閣者。不惟不足爲法。且以之爲戒矣。凷之鄭禹梅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出于幕客者。以割裂爲修辭。出于經生者。以膚淺爲大家。雖分路揚鑣。曾何與文章之事乎。天尾旅奎。館閣江湖。同一寂寞。不知此權將復誰寄。國雯起自東海。與其徒斟酌六經。参攷衆論。深明古今治亂之故。溢而爲文。非復世人模擬所及。蓋浸浸乎未有止也。此豈草野人物。潤色皇猷。當必有待館閣文章之權。將見自國雯而復。宜乎今日之爲文者。皆非國雯之所欲也。吾聞太夫人並事兩姑。皆得其歡心。撫育諸子。有均一之德。就令太史書之。可以無愧。固非以館閣一文爲榮者比。此日執爵而登堂者。皆與國雯同爲古文。多天下之才士。其讚誦之辭。當不如余之蹇乏。又何彼衰而此盛也。

施恭人六十壽序　甲寅

自摯仲洽撰文章流別集。其中諸體。唯序爲最寡。見之文選者。止九篇耳。唐宋而下序集序書。加之送行宴集。稍稍煩矣。未有因壽年而作者也。至元程雪樓虞伯生歐陽原功柳道傳陳衆仲兪希魯集中。皆有壽序。亦文體之一變也。歸震川所作壽序。不下百篇。然終以其變體不古。置之外集。近日古文道熄。而應酬之所不能免者。大槩有三。則皆序也。其一陞遷賀序。假時貴之官階。多門客爲之。其一時文序。則經生選手爲之。其一壽序。震川所謂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之。蓋今之號爲古文者。未有多於序者也。序之多。亦未有多於壽序者也。其多之所以至於如此者。求文之家。不識古文詞爲何物。無所差擇。不過以爲誇多鬬靡之資。即相如子雲之作。豈能與李蔡劉魔髦爭其輕重乎。南州李太虛云。吾大索海內。但得四君子之四。爲吾親壽。於願足矣。其人則華亭陳仲醇。山陰王季重。閩曹能始。竟陵譚友夏也。四人者。余得交仲醇季重。仲醇似陸魯望。而傷於纖巧。能始博而雜。要當以其人重。友夏雕刻粗淺。季重諧而俗。余嘗與萬履安山行。不數里。輒困。余斬之曰。嘗爵讀遊喚。（季重所著）罰過。故錢牧齋之許四君子。皆有貶辭。雖不無過當。大抵非古文之正派也。太虛有意有差擇矣。而其失復如此。且其文苟足傳。即一人已足。又何必至於四哉。去歲老母八旬。交遊之作。喜得范陽孫鍾原一言。然亦以其

人足重。而余先時之所注意者。在吾友鄭禹梅之文。禹梅薄遊在外。不果作。今八月初六日。禹梅之母施恭人（下缺）

南雷文案外卷終

南雷文約

南雷文約

吴江沈維鍾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南雷文約四卷文定十一卷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周易象數論已著錄其所作古文舊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吾山等集晚年手自删削名曰文定後更刊存四卷故名曰文約云

南雷文約目次

卷一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壬子）
文淵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尙書諡文靖朱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郞蒼水張公墓誌銘（丁巳）
碩膚孫公墓誌銘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丁巳）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丙辰）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甲午）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丁巳）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己亥）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壬子）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公墓誌銘（乙巳）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丁巳）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萬充宗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甲辰）
封庶常楨墅陳府君墓誌銘

卷二

山西右參政籲之邱公墓碑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董在中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朱人遠墓誌銘
董巽子墓誌銘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兵部督捕右侍郞酉山許先生墓誌銘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雪簑閔君墓誌銘
時禋謝君墓誌銘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御史余公墓誌銘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鄭峚陽墓表
王仲撝墓表（己酉）
談孺木墓表（丁巳）
參議密菴陸公墓碑
吳山岔然大師塔銘
桐城方烈婦墓誌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王孝女碑（丁巳）
毛烈婦墓表

卷三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移史館吏部左侍郞章格菴先生行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張景岳傳 辛亥
蔣洲傳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陳令升先生傳
胡玉呂傳
劉太夫人傳
從祀（別見破邪論）
上帝（別見破邪論）
魂魄（別見破邪論）
地獄（別見破邪論）
賦稅（別見破邪論）
科舉（別見破邪論）

罵先賢（別見破邪論）
四明山九題考 甲寅
讀葬書問對
化安寺緣起 己酉
辯野史
大方伯馬公敦菑頌
祭萬悔菴文
雁來紅賦
海市賦
姚江春社賦
獲麟賦
孤鴿賦

卷四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明文案序下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尙書古文疏證序
易學象數論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己酉
縮齋文集序 甲寅
丹山圖咏序 甲寅
萬履安先生詩序
張心友詩序
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高元發三稿存序
陳同亮刻胡傳序

補歷代史表序
黃山續志序
陸石溪先生文集序
後葦碧軒詩序 己酉
鄭禹梅刻稿序
錢退山詩文序
金介山詩序
馬雪航詩序
天嶽禪師詩集序
空林禪師詩序
靳熊封遊黃山詩文序
西山日記題辭
平陽鐵夫詩題辭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天一閣藏書記　己未
傳是樓藏書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過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丁巳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遷祠記
小園記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姚沈記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癸卯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問朱子壹說書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詳見歷代甲子攷）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歷　戊午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詳見文定萬充宗雜問篇）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南雷文約卷一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

餘姚　黃宗羲　太冲著

有明朋黨之禍、至於亡國、論者亦止謂其遞勝遞負、但營門戶、罔恤國是已耳、然所以亡之故、皆不能指其事實、至於易代而後明也、烈皇既誅魏奄、列其從逆者、命宰臣司寇定爲逆案、首輔韓爌傷弓之後、不敢任事、機山錢公爲物望所歸、首輔倚以裁決、當時從逆之徒、險拙不同、拙者妒寵爭妍、冰山富貴、累丸不止、爲逆奄所用者也、險者去梯造謀、經營怨毒、豫爲敗著、資其捲土重來之計、蓋用逆奄者也、例以渠魁脅從、但誅把持局面之險人、不過十餘、聽拙者之自去、則逆案可以不立、顧險人蓄藏甚密、破心無路、遂使滔天括地之虐、鎔滑固於鬼薪城旦之律、文公從票擬中爲之點破、云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蓋指楊維垣賈繼春等而爲言也、此與黃瓊於梁冀誅後、言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其議一也、逆黨恨甚、割臂而盟、耽耽思以奇計中之、亡何而毛帥之事起、毛文龍者、錢塘人、遨遊

王化貞之千總也、遼陽陷後、逃至皮島、招流民、通商賈、數年遂爲巨鎭、然不過自營一窟耳、而掠沿海零丁、稱爲斬獲、獻俘欺朝廷、以牽制遼瀋參貂之賂貴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官至都督桂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稍不應則跋扈恐喝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而於廣寧旅順鐵山之失、寧遠錦州之圍、顧未嘗有一奎一宦之勞也、其不能牽制明矣、識者無不謂爲疆埸之蠹、督師袁崇煥出山、公亦以爲言、崇煥入皮島、大閱軍士、以計斬文龍、其奏報之疏云、臣出京時、已商之於輔臣錢龍錫矣、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闕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寧遠、　大兵屢攻不得志、　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爲章京、謂　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縋城以入、下之詔獄、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而逆黨之恨公者、以爲不殺崇煥、無以殺公、不以謀叛、無以殺崇煥、不爲毛帥顛冤、則

公與崇煥不得同罪、於是出間金數十萬、飛箝上下、流言小說、造作端末、不特烈皇證其先入、朝野傳告、亦爲信然、崇煥之磔、酣謳竟路、逆黨遂議一新逆案、以洩舊案之毒、以崇煥爲大逆、比魏忠賢、公爲次逆、比崔呈秀、以及東林諸君子、悉比魏廣微徐大化劉志選之流、謀既定矣、乃逮公入獄、時相主其事者、恐公入廷辯、眞僞不可掩、傳語公、其趣和藥、毋爲崇煥續也、公仰天歎曰、我無愧於心、若冒昧自裁、皆謂我實有罪、後世誰白我者、時相聞公就道、愕然曰、彼竟來耶、公至廷辯侃侃、上密遣人調其語、及讞入、芟公辯辭、而鍛鍊文內、擬不時處決、且令有司設廠於柴市、蓋用夏文愍故事也、上見讞詞與所調異、持其疏未下、明年、右中允黃公道周自田間來、上疏救公、反覆久之、黃公降級去、上亦無意殺公矣、是年六月、釋公戍定海、崇煥爲人麤豪、不持士節、然甲士精強、邊備修舉、自熊襄愍以後、未見其比、關兵之在城外者、聞其下獄、鬨然稱亂、矢集皇城、兵部從獄中出其手書止之、其得士心如此、顧使之誣死、從此精銳盡喪、士卒不可以經戰陣矣、逆案雖未翻、而烈皇之胸中、已隱然疑東林之敗類、由是十餘年之行事、親小人而遠君子、以至於不救、然則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公在戍九年、奉旨歸里、甫

渡、始復原職、賜存問、乙酉春三月卒、年六十七、公諱龍錫、字稚文、號機山、松之華亭人、公大復以舉人知蓬萊縣、公少從學於舅氏張以誠、登萬歷丁未進士第、以庶吉士授編修、時年二十餘、深沉寡言笑、院中推爲老成、歷宮坊少詹、至南吏部侍郎、時百官皆捐金助大工、多頌逆奄、公以軍輸爲言、遂遭削奪、崇禎初起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尋進太子太保文淵閣、烈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多任番役、公言東廠之設、所以防姦謀卒變也、使苛碎及於閭閻、民其堪命乎、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勅內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爲舊勅所無、論之、按其事爲中書田嘉璧所增、下鎭撫司鞫問、詞連閣臣劉鴻訓周道登、上怒不測、公五疏解之、二輔始生還、熊襄愍傳首九邊、御史饒京疏請收葬、上不開可、其子兆璧又請、公與韓公爌言、自有遼事以來、易冗視日、廷弼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焦脣敝舌、爭言大計、逆奄竊柄、莫不阽身徼幸、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終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俠腸、猶未盡泯、枯骸雖冷、不宜長付狐狸、上爲之惻然、聽其歸葬、崇禎初相、長山勇於有爲、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小人環而攻之、公爲之撐柱、蒲州再出、頗失人望、小人不忌蒲州而忌公、上性嚴、而公濟之以

寛。上好動。而公持之以靜。小人之必欲殺公。亦上有以啓之也。辛未歲。余至新安。公之孫柏齡以碑銘見屬。余不辭而爲之。後之君子。其考信於斯文。銘曰。

史狐罪盾。君子赦止。大儒經註。尙多遷徙。見聞異辭。去之千里。湯湯寃血。沉埋故鬼。己巳之役。坐袁大逆。僉曰脅和。孤注一擲。爰書里嘐。同者十百。豈有　天朝受汝繩尺。島帥狡猾。皆曰可殺。輔臣大計。原無藤葛。奈何諱之。若恐相涅。云非公意。亦爲飾說。烈皇在位。兩大寃案。鄭鄤之獄。督師之叛。馬角不生。白虹不貫。水落石出。疑信猶半。反間之意。不在輔臣。小人之怨。不在於袁。瓦墮頭碎。適爾無根。天之所遺。百爾魔君。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蕺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經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澮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宮保尙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强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靑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闈。始擧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愼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一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饘。募金抵誣贓。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奔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尙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句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貲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於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卽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愼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卽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卽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尙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於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廉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於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於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卽眞爲尙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尅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淸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舊篡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寃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卽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頃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闌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瀋。覆遼蹙廣。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犯邊疆。卽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卽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雖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束馬未動。

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寬秋後。他如刑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爲燥溼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聲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憸滑之術。以攜兩相。於是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給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埰。言上中謠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捭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蕺山於召對。犯顏救之。蕺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於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去而國事益急。彷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蕺山

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悍將。宮奴市儈。時相爲市。中旨賢於部推。私門熱於廟堂。黔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刓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尚遺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諡含斂。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遺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秪具文耳。士英苦其折讓。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蹢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款局。公歷敘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揄賣國情狀始露。公與蕺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臥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眞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於有爲。向若始事。卽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於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於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偸。然後上下交戰於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於忠厚。雖累遷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於烈皇者。覩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於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於閏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淸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麈歌鐘而已。宏奬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陋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捲握之物不與。讐

竹亭者。又欲竄其子弟於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蕺山。緹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徵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疏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杜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於祖禰而祖禰用饗。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饗非類。神不饗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尤熟於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耶。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於萬歷戊寅。歿於宏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杜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虞夏堯祝文瑄。其婿也。孫二人。功燮申。余覆巢孤露。公以穉弟畜之。所不至隕越於溝壑者。緊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禆掌故者。隨

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於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於王成。能無愧乎。公葬海寧園花鎭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變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尙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忿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露。卽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俞。舉國若狂。南渡熸火。專樹饕餮。公於其間。六月霜雪。大廈將傾。猶抽樑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閧。犂兒驚水。黑雲壓城。囊城殺魄。耿耿孤城。血碧龍山。魂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斧扆。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壬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既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於家人曰。吾身報國。毋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公登萬歷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値奄人逆賢用事。欲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窘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句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郞中。會涂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恥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公維璉悉力定之。之劉香海外。公繫其母。誘之海隅。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牆壁。銷其脣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閒住回籍。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陛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郞。上曰。施某淸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

也。公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點。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參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於文成。鉤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蕺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參請。皆歸實際。蕺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於爲義。同年生魯時昇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掃灑廳事。至於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環茲地。憶之不覺淒愴。公閔然。卽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能者。於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沒。夫人寄食壻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坏。蒸嘗闃然。嗟乎。公之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廈欲焚。烟模糊。幕燕啁噍。畢逋烏。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髯。執綏繩。虞淵不返。寒日晷。爲王作蓐。御螻蟻。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文淵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諡文靖朱公墓誌銘

公諱天麟。字遊初。別號震青。以沈天英舉鄉試。後始復姓。世居吳江之太湖濱。爲農家。至公而徙崑山。幼好學。家貧無力從師。年十歲。隨父槖庵之黎里。其地有道士陸逸庵。公之親也。精舍幽雅。公欲留而讀書。槖庵不可。携之還家。越二日。里人有鬻薪於黎里者。公不告於家。附舟而往。家人跡之。使歸。公曰。吾不欲以農夫沒世。逸庵亦勸學甚力。聘名師敎之。歷八寒暑而學成。萬歷戊午舉鄉書。出先忠端公之門。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饒州府推官。政事之暇。唯務談學。所謂豫章四子者。陳際泰艾南英羅萬藻章世純皆從之。何心隱傳泰州之學。爲江陵所害。弇州撰其爰書作傳人。遂以遊俠外之。公觀其遺錄。有所發明。刻之。衆毀之。中衆官擁印。皆有惠政。建祠者三地。戊寅。上御中左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之計。拔公爲翰林院編修。庚辰。充武經大全纂修官。甲申正月。差祭淮王。至山東而京師陷。一慟幾不起。大兵南渡。公欲爲卽墨之守。而人心已去。航海而南。至定海登陸。復自浙之閩。遇閩立國。公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署國子監祭酒。諸生亦千餘人。隆武廷

試貢生。選十二名爲萃士。其冠服比庶常。三年後賜同進士出身。以公爲教習。未幾。公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粵。閩事敗。又自東粵至西粵。入土司安平州。桂王立於肇慶。移梧移桂移全永。丁亥四月。依劉承胤於武岡。遣官以禮部侍郎召公。公上疏。請上自將爲前鋒。毋徒蹕轍承平。今日拜一相。明日設一官。坐失事機。戊子四月。王在南寧。陞禮部尙書。尋兼東閣大學士。召入直。公力辭。今何時也。營官晉秩。臣實耻之。願押選士兵。勤略江閩。不聽。公不得已至行在。會李成棟請幸肇慶。公扈蹕過潯州。潯帥陳邦傅請世守粵西。如黔國故事。公票擬不允。邦傅意在必得。以印劍擲公脅之。公仍不允。時兩粵新復。豫章通欵。何騰蛟堵胤錫經略三楚。肇慶晏然以小朝廷自處。公上言爲今之計。親賢選將。詢爾仇方。夙纘舊服。爾乃惟聽孔壬議識。日以口舌快忿。卽旰日横經。推商繁牘。亦奚以爲。顧議者謂何必親征。我以地方官官彼人。以地方餉餉各兵。卽我官我兵也。漢高所云馬上得天下者。欲以筆端收之。臣望皇上效周宣自將。以世臣元老姜曰廣黃景昉瞿式耜何騰蛟堵胤錫等。爲今蒞止荆淮之穆公方召。卽以迎鑾諸勳鎭兵。合爲王旅。倣舊制京營神樞等十二以隸來師。內以神機一營領兵一萬二千五百人屬中樞。

戎政轄之。使表裏策應。悉聽命於行闕。亟須親征之詔。舍此更無他道。王優詔答之而不能行也。未幾而五虎之門戶起。五虎者。左都御史袁彭年。副都御史劉湘容。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也。皆以李成棟之子元胤爲主。堡在桂林。擬上十事。參馬吉翔陳邦傅龐天壽李成棟及大學士王化澄嚴起恒。至肇慶行朝。以示時魁等。時魁刪其牽連成棟者二事。而以八事上之。成棟見其所論之人。皆己之所不悅者。故使其子親之。化澄起恒俱欲辭位。公言二輔歷隷顚沛。所謂同患難之臣也。不宜聽其去。首輔瞿式耜當令回朝。內定紛囂。外資發縱。十二月二日。召對。王諭肇基伊始。百爾功臣。方賴中外拮据。科臣弗悉艱難。睨現成話。或寒其心。豈不悞事。日來改票。朕與輔臣再三商確。豈不容朕改一字。何云中旨。公奏科臣金堡。前卓朝堅風裁。紀綱初立。方賴糾繩。用舍人材。謨畫軍國。倘有故違僉論。出自斜封墨勅者。方爲中旨。今雖無此。言官。防微杜漸。言之未始不可。袁彭年條陳憲規察御史履歷遍陸樞回道。刺書下御。彭年劾請逮問。上批未允。彭年隨劾起恒。而丁時魁金堡單疏公疏。劾起恒及馬吉翔龐天壽者無已時。太后召公票擬。面諭當武岡危難之時。今日諸臣安在。非

馬吉翔等二三人左右聖躬。焉有今日。先生嚴加票擬。不可隱徇。公奏武岡扈從。大功固不可泯。然憲垣所爭。亦是職所當言。還望皇太后皇上寬宥。以開言路。太后復諭。先生只管嚴擬來看。隨命內臣給筆札賜坐。公票擬兩解。太后不允。改票至再。內有那得如許更端聚訟語。彭年大怒。疾呼於朝堂曰。當時不惜鐵騎三千。猶得作此景象耶。起恒遂抹前旨。以逢其意。彭年怒猶未平。二十三日立春。王令諸大臣盟於太廟。而後入賀。顧水火愈甚。己丑正月。陳邦傅憤金堡參之也。上疏。言堡謂臣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卽遣堡爲臣監紀。以觀臣十萬鐵騎。堡昔爲臨清知州。降賊。受官逃回。今日湖南來。未必非北人間諜。公與起恒在直。得邦傅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善罵人。今亦被人罵倒耶。道隱者。堡之字也。遂擬票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紀。著卽會議。其謂辛苦何來。用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辛苦賊中來成語。非有他意。而堡以爲譏其從賊。時魁等率科道官靑衣哭於朝。擲印免冠。入閣大譟。公曰。公等豈以小朝廷。遂無君臣之禮耶。彭年曰。不關我事。公曰。總憲者。總朝廷之法也。公爲總憲。法紀蕩然。焉所謝責。王召諸臣。勉之收印視事。時魁等不從。令李元胤給之。初時魁等以票擬出自起恒。欲進閣毆之。是晨侍

郎劉遠生至公舟。阻其入朝。詢其故。遠生以告。公曰。不知可以不入。既知矣。事不辭難。遂至閣自認。魁等爲之稍阻。公隨乞去。王遣鴻臚卿何績敦趣入直。不可。陛辭涕泣。王亦垂淚曰。卿去朕益孤矣。二月初六日也。此與唐昭宗欲相韓渥。朱温欲害之而出。昭宗握渥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又何殊也。公棲遲慶遠。九月。王復勅入覲。跂予懸望。更勿久延。公言兩粵兵民情渙勢促。路人能言之。好建言者。絕置不論。須知近地可危。方克謀及襲遠。知運形可懼。奚遑漫採浮言。而乃瑣屑一人一事。掉頭以爭。矯命還封。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毋以四方無利害之章奏。悻悻見面。認爲極痛極癢。而閧焉。使我一人終日知危知懼。僅知此焉而已。王念之不置。俾返棹端溪。公自慶遠至象州。而王已退蹕梧州。上疏言端州終歲媮覛。玆因一番震蕩。毅然有爲。自今日爲始。東省勤奮。各有寨兵汛艇。曾舉義於昔者。自可號召於今。高雷廉瓊。領解兩廣鹽利。土弁客兵。殫其根括。有兵而不知發。有餉而棄諸人。毋若向之謀國者。曰義兵可散歸農也。土狼寨島兵不可用也。終日以毛錐從事。一驚再驚。至有今日。又言宋高宗渡江航海。偏安一隅。有退地也。今日之事。退地何居。下無行臺。上無行闕。中露中泥。無地非戰塲也。無日非戰期也。可

云此爲三公九卿。屬內歟。彼爲使相調將。屬外歟。二三年間。搖惑內權。壓之難去。輕畀外爵。招之莫來。皇上嘗奮然自將。勿判內外文武諸臣。悉擐甲將兵以從。臣請持經署江南嶺南使節。揀砦兵。擇土豪。抽峒丁。募水手。自近逮遠。招集四方流徒之人。訓閱以充御兵。佐我皇上雲集龍鬬之力。否則徒責票擬。調停文武水火。以爲主持政本。嗚呼。今日政本何在乎。庚寅七月。以文淵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尙書入直梧州。賜圖書曰理學名臣。先是雲南督師楊畏知。說滇寇孫可望反正。同鄉官龔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金堡首言本朝異姓。止有贈王。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衆皆以爲然。畏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者。此純臣之節。寧可望於若輩。今因其向義。使之感恩。庶幾收助於萬一。且法有因革。時異勢殊。土宇非故。而猶執舊法乎。議數月不決。臨發乃賜一字親王章。而無封號。畏知西行過梧。遇堵胤錫。曰。可望業自王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是猶靳之也。激猛虎而使噬人。奈何。胤錫然之。爲補牘入。始封定遼王。武康伯胡執恭者。故陳邦傅中軍。駐防泗城洲。地與滇近。聞可望求封。先以書約封秦王。可望悅。執恭即具疏報聞。且謂機不容緩。臣已便宜鑄印。塡空勅賫執行矣。執恭至滇。可望郊迎甚恭。所部額手交賀。儼然以秦王臨其下矣。比畏知回。始知其詐。顧深恥之曰。爲帝爲王。我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爲人笑歟。遂不受朝命。至是可望復遣使至梧。自稱秦王。且以不願改號爲請。從官集議。公與王化澄以爲許之便。嚴起恆文安之郭之奇以爲不當許。公厲色爭之。而起恒等持之益堅。及兩廣俱破。大兵日迫。王奔南甯。辛卯。始封可望爲秦王。而可望已視之甚輕。五月。可望請移蹕雲南。從亡諸臣議之。閣臣吳貞毓御史王光廷徐極等議幸欽州。依李元胤。公言元胤屢敗之餘。衆不滿千。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險阻。雄師數十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可望既懷好音。必弗遽萌他志。不若因其迎而依之。亦推誠之道也。僉議未協。遷延者累月。公憂扈從單薄。奉命經略左右兩江土司兵。衆未集。大兵已廹南寧。王踉蹌入滇。公扶病隨行。壬辰正月。至廣南府。病劇不能前進。暫寓西板村。土官儂紹周架屋居之。是年八月十八日卒。有孤忠未展。遺恨無窮疏。遣人至安隆所上之。王覽疏悲泣。賜祭十一壇。贈少保建極殿大學士。謚文靖。粵稽永曆立國。篳路藍縷。自救無暇。與宋之二王無異。惟肇慶之時兩三年間。可以進取有爲。而又爲五虎所把持。簿文細故。事事爭執。以

法祖制。愼名器。依傍爲題目。廟堂之上。流矢影風。救過不遑。而於兵食戰守綢繆呼吸之大計。一切置之不講。夫未進呈曰票擬。既落紅即聖旨。聖旨一不當意。卽追究票擬之人而欲毆之。此與狗脚朕之詈何殊。袁彭年等不足責。金堡頗持士節。顧乃昵近凶慝。取謀豺虎。與之共濟乎。明朝異姓不封王。猶漢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一也。孫可望之求王於明。亦猶韓信之求王於漢也。顧漢未嘗不王信。堡執承平之言。以繩創業。得乎。彼求我則我重。我求彼則我輕。我不能操重之權。直至零丁失所。我出其下。而後奉之。則爲其所輕也固宜。不王異姓。與諫南遷之議。皆愚儒不知通變者也。文靖公之學。所謂積穀做米。把纜放船。其於儒門。尙未臻於自得。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堡則深契禪宗。佞口銛筆。一以機鋒出之。壞人家國。視爲墮甑。而又別開生面。擂鼓上堂。世出世間。總屬無情。於此可以知儒釋之分矣。公耑志讀書。棲心重仞。即行街術間。亦不徹吟誦。壬午。在京師。余每過之。談學亹亹。汗漫恍惚。非章句之所軌轍。著有道統治統二錄。七觀齋文集。雉城詩集。孝詮一秩。草藏於家。娶沈氏。封一品夫人。子二人。宿垣。監察御史。斗垣。給事中。冊封鞏昌王。行至板橋。孫可望犯蹕。抗節而死。孫之銓。甲子武舉人。某某。康熙壬寅。喪車還里。癸丑。塟於雉城之湖濱。又十年。余至崑山。之銓以墓銘爲請。先忠端公之難。門人唯徐冢宰石麒。職納橐饘。公與金知縣湻。倉惶奔赴。余時童穉。執手而號。徘徊家國存亡之故。執筆泣然。湻字宜蘇。吳縣人。亦死節於英德。銘曰。

國之興亡。雖曰天數。天之所廢。由人擢仆。鼎懸一絲。嚙之未錯。景炎新造。危如朝露。猶以臺諫。排論宿素。蕞爾兩粵。乃興朋黨。咫尺堂陛。殷雷擾擾。昔之臺諫。奉行宰相。今之宰相。臺諫厮養。於唯文靖。爭此呼吸。群枉嘩然。捲堂相逼。寄命舟航。時危復入。朝服揾淚。桐棺瘴濕。一家百口。寄處鬱巢。經年十九。存者寥寥。故鄉畫錦。丹旐飄颻。死而不亡。視此霜毫。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丁巳）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塡海。常人藐爲說鈴。賢聖指爲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爲。即非從容矣。武林張文嘉甬水萬斯大與僧超直塟蒼水於南屏之陰。余友李文胤謂文山屬銘於鄧元薦。以元薦同仕行朝也。今行

朝之臣無在者。蒼水之銘。非子而誰。余乃按公奇零草北征錄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之以爲銘。公諱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宋相張知白之裔也。曾孫集賢修撰襲。自滄州徙平江。集賢子顓。又自平江徙鄞。九傳至景仁。避元末之亂。泛海至高麗。洪武初始返鄉里。又四傳而張氏以雍睦名。長伯祥。舉成化癸卯賢書。次珽。次玠。次璟。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章字兩如。天啓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郎。公之父也。妣趙氏。封宜人。公幼頗跅弛不羈。好與博徒遊。無以償。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恨之。然風骨高騫。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爲諸生。時天下多故。上欲重武。試文之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連三中。暇豫如素習者。觀者以爲奇。崇禎壬午。舉鄉試。東江建義。公與錢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師潰。公汎海依肅魯於滃洲。明年。松江吳勝兆反□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軍以援之。至崇明。颶風覆舟。公匿於房師故諸暨令家以免。得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節上虞之平岡山寨。與王司馬相犄角。焚上虞。破新昌。浙東列城。爲之晝閉。庚寅。滃洲爲行在。公復從之滃洲。隨扈蹕至閩海。時閩事主于延平。遙奉桂朔。監國爲寓公而已。公激發藩鎭。改轅首而北之。癸巳冬返浙。明年。復監定西侯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燧火通于建業。題詩蘭若中。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南都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豪傑。無響應者。亦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戊戌。滇中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其軍。碇羊山。孽龍爲禍。海船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島。羣羊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於是返旆。明年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義從數千人並發。至崇明。公謂延平。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脫有疎虞。進退自依。不聽。將取瓜州。延平以公爲前茅。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皆西洋大砲。砲聲雷鍧。波濤起立。公舟出其間。風定行遲。登柁樓。露香祝曰。成敗在此一舉。天若祚國。從枕席上過師。否則以余身爲虀粉。亦始願之所及也。鼓棹前進。飛火夾船而墮。若有陰相之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議師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頓兵京口。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爲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卽請公往。未至儀眞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延平已下京口。水師畢至。七月朔。公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延平謂蕪城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辦。七日。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鎭池郡以截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偪新安。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靑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江楚魯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禡牙相應。當是時。公師所過。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父老扶杖炷香。挈壺漿以獻者。終日不絕。見其衣冠。莫不垂涕。亡何而金陵之敗聞。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蕪湖。初公語延平。師老易生它變。宜遣諸帥分巡郡邑。留都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齊至。金陵如在掌中矣。延平不聽。自以爲功在漏刻。士卒釋冰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大兵諜知。以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大兵傾城出戰。兵無鬭志。大敗。延平亦遂乘流出海。并徹京口之師而去。公之聞敗也。亦謂軍雖挫。未必遽登舟。卽登舟。未必遽揚帆。卽揚帆。必且退守鎭江。故彈壓列城。無有變志。遣人至延平。請益百艘。天下事尚可圖也。已而知其不然。大兵千餘艘截於下流。歸路已梗。引舟趨鄱陽。以集散亡。八月七日。次銅陵。與楚師遇。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界。縣有陽山寨。寨在山巓。可容萬人。饒水泉。故義師所據。已受招撫。聞公至。拒之。英山有將軍寨。轉而至彼。渡東溪嶺。追師奄至。士卒皆竄。公相依只一僮一卒。迷失道。土人止之。公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衆。導脫身去。踪跡者得賂乃解。然茫然不知去向。念有故人賣藥于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公爲張司馬。憐其忠義。導公由樅陽湖出江。渡黃盆。抵東流之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兩山中。公方病瘧。力疾零丁。至休甯。買棹入嚴陵。浙人熟公面目。改而山行。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纛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冬。入閩海。遣客羅子木至臺灣。責延平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搆難。殊無經略中原之志。公作詩諷之云。中原方卜鹿。何暇問虹梁。明年。滇事敗。延平師旣不出。公復歸浙海。甲辰。散兵居于懸嶴。懸嶴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陰巉岩峭壁。公結

茅其間。從者爲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於時海內承平。滇南統絕。八閩瀾安。獨公風帆淚楫。傲岸于明台之間。識者急公愈甚。係累其妻子族屬以俟。公之小校降。欲致公以爲功。與其徒數十人。走補陀。僞爲行脚僧。會公告羅之舟至。羅人謂其僧也。眤之。小校出刀以脅羅人。令言公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緣藤踰嶺而入。暗中執公幷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墻。皆歎息以爲晝錦。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後數日送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部曲皆來庭謁。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于側。皆視公爲天神。省中人賂守者。得覿公面爲幸。翰墨流傳。視爲至寶。每日求書者。堆積几案。公亦稱情落筆。九月七日。幕府請公詣市。公賦絕命詩。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遇害。子木冠玉舟子三人皆從死。子木名綸。溧陽人。冠玉鄞人。公生於萬歷庚申六月初九日。年四十五。娶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後。公精於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四課空昭。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羅舟未返。占課大凶。主有非常之變。徘徊假寐。卒遭束縛。聞嘗以公與文山並提而論。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正憑此一綫未死之人心。以爲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爲益難矣。公父刑部嘗教授余家。余諸父皆其門人。至余與公則兩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鯨背蠣灘之上。共此艱難。今公已爲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銘曰。

廬陵之祠。四忠一節。文山自許。俎豆其列。誰冠貂蟬。增此像設。曰惟信公。紾焉是揭。西湖之陽。春香秋霧。北有岳墳。南有于墓。公亦有言。窀穸是附。同德比義。而相旦暮。前之廬陵。後之甬水。五百餘年。三千有里。一時發言。俱同讖語。天且勿違。成人之美。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滃洲。滃洲尋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滃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齊力方剛。今癃殘頑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謚忠烈。高祖墀。尙寶司卿。曾祖□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警。傅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廕。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譖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襆被藥裹。一切撫攔。公徹己服用。遇之甚謹。稍閒。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維治之。多睚眦戟手以分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淸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　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恇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墨之守。黃鍾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不可謂無益興亡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卽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宏範雖逼崖山。未嘗不稱二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滃洲。適葬張信墓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謂諸生。誠謐詮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卽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歷三宰。正色淸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丁巳）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呑白石。體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鉗市之恐。較之□□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兵部尚書。尚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徽。工部員外郎。曾祖柔。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於西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卽得。攝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葬。直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敎有不

便於民者。唯一卽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當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海之交。武貞投水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南以待齋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晨則秉耒而出。與老農雜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道。欲與話舊。若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矚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己酉歲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冢。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以無泪。唯鳥石依依。可無弔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之間。單持不借。時掛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唯一止之曰。烟裏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若水行在孝經。義理迫隘。唯一之途稍寬。世之君子。往往由之。然不欲爲異姓之臣者。顧反爲異姓之子。無乃自相矛盾乎。唯一之寄身釋氏。猶李燮之爲傭保。依齋之爲賣卜。然其詩云。愧不悉除鬚髮去。猶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則亦未嘗不羡若水之爲也。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鼈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桀。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餘爲爐。拂拭過於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逼仄。遂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羣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吳太常磊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脈。若水曰。某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泣然而別。唯一則未嘗一面也。若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表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杲堂求銘余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於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啓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所指名者。惟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清議。猶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未死。披豁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辭。子一諱學濂。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爲嘉善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給事中。以直諫死。諡忠節。妣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子三人。長學洢。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次學洙。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於子敬。卓犖不羣。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位也。乙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坐門。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與獄者阮大鋮。傳檄方改。頭換面。掩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讎之義。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鋮久依城社。不畏薰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爭。卒麗丹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

余年最少。共推子爲一文。設祭詔獄門中。讀文未畢。莫不狂哭。觀者亦哭。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葬忠節。迎蕺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閑通。不露貧狹。吳子遲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蕺山講學於丙舍。讀書柳洲。與長洲薄子玨。務爲佐王之學。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與之習射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講書故事。籤抽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奮袖橫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興作。吏治之循墨。昌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主者唯唯。不能不爲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競學浮麗。爭爲閑緩。子一造於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多相斬。故卽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奉手摳衣者。蕺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爲世用。壬午。舉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子一多所建白。請援靈武舊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勇入援。范文貞言之天子。而烈皇菁華已竭。但有周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升之日。一也。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卽僞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爲吾易簀之期耳。（此言余聞之魯季臬）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刼其不備。賊中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斷絕。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號位。子一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生萬歷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解元山毓女。子三人。允枚。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壻徐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彝。儒燮。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於家。當子一之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士節。阮大鋮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役。君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惑雖解。而蓋棺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爲之激昂而樂道者。嗟乎。子一大槩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羸衣糲食。誓終天年。母病未瘳。則割臂投藥。助彼方劑。十八年流離之門戶。籍母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未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心致命。不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向使妖讒不起。則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說。顧子一所以致此

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銳意問學。遠駕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事。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蕺山。其所重卻在經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旣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牽挽於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束髮交遊。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愧也夫。銘曰。

天降逆奄。繼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絕綱紀。於戲忠節。忠於天啓。於戲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子。一家之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者。已如屠豕。

前翰林院庶吉士章菴魯先生墓誌銘

歲辛亥。余邂逅魯章菴先生於越城之公所。牽爾談文。有契。先生卽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每奏一篇。先生嗟嘆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近時作者。竊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法亡矣。錢牧齋掎摭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卻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摸擬太過。只與摸擬王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論。以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敘之。先生曰。不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與先生遇後。始稍稍傳之同志。蓋未五年。而先生不可作矣。先生諱㮚。字季臬。別號章菴。魯氏爲宋肅簡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瓛。瓛生二子。長城。成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瓚。再傳爲先生之高祖大中。曾祖宗程。祖錫。萬歷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部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妣陳安人。先生

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居喪即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爲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介生王茂遠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咀嚼。唯先生沖然不盈。人亦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昇之日。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撞。閉室不出。出其書觀之。門屛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余觀今世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治生。其次丐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孜孜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憒憒。如先生者。日抱亡國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爲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謂不在能言之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子五人。長爍先。廩生。次烶先。庠生。次炯先。己酉舉人。次熺先。次烜先。今存者惟熺先而已。孫七人。長誠。候選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孫一。錫祚。熺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何敢辭。銘曰。

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胃鐵鑪。名存實遠。於鑠魯公。爲誥爲典。追踪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豈期遯野。蓬蒿偃蹇。石渠水涸。山龍色淺。以俟君子。灰飛律管。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即使之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歎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歷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婭。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敘殿工。隨例加級。公寓一條衚衕。逆奄建祠適與之鄰。衆議屬公監工。公徙寓避之。已又建

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譜。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參政。分守建昌。公驅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參差。以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牆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賣公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圖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屬鎮筸之兵。以待不虞。終公之任。苗三人犯。皆有俘級。最後古沖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峰。同爲古文詞。月峰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處。自在塡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灸。而粉筐黛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鎞借賈島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因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甄詞。然後敢出。令昭則槲園弟子也。（槲園公壙詞別集）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卷即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海門導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中山水。思興名剎。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於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梁氏。封恭人。參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壻也。孫男五人。汝渭。晟。志矩。廩生。旦。貢生。孫女幾人。

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滸．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汝旦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憶其大畧而誌之．旦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庵攷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諸樊張元．時所斟酌．公與月峰．抗志稽古．各承家學．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況愈下．諸張時文．啞鐘不打．何況古文．尚俟來者．

廵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

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於此也．當是時．薊谿馮公留仙．廵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天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羣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愷章徬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冑以入賊軍．値宏光帝即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踰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秋之義．君弒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則屈賊．惟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得書葬．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思陵誅逆閹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時以閭巷見聞入告．於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尚書郎．公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羣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惟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謁內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密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即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即不得薦舉．庶幾於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彝憲聞之曰．嘻．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彝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汰其浮費．絲毫之積．羸四萬有奇．奏上之．彝憲遂無所得．公念彝憲數惡己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尚書禮部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於太湖者．從之囊橐．有司不敢過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宦多爲之免脫．竟論死於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公卽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吳中．有

數大獄未具．廵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既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於上．小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蘇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蘇李疑其受意於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半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於上．有旨降公．而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略三輔．大蹂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閹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閹主活食．故郡縣經由高閹不許出遏．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閹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譙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

高閎。以謝燕趙齊魯之寃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鎭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督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牆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良苦。時公之弟元飇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饒中尙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居鄕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其側。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無師。公旣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於道。旣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郞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眞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颺。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尙書延魯。徙於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鄕進士。工部郞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歷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即公。次元飇。天啓壬戌進士。兵部尙書。次元驛。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元暉。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歷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葬於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旣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亡。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備。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惟公。在內惟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尙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邱貉睡。鐘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濞濞。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丁巳）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尙在淺土。未亡友黃某泫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於城西之外。懷其平生崖略而誌之。先生諱符。字文虎。陸氏世爲甯波望族。曾祖州丞浦。祖相龍。父烑俱庠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寘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參同悟眞。閉關齋蘼。以爲神仙可學而至。久之不効。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周斗垣所知。拔寘第一。授徒海昌。祝耳劉心契之。有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貴福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已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覆自輔。憲覆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謦欬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同甫辛幼安復出。吳楚名士。方招羣植黨。互相題拂。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鬬氣長於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鄕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淸査衛所錢糧。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於白巖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夭。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壻也。先生初爲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緣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爲沈深刻厲之文。又改而爲恢博奧曠。至於其所謂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爲傳註。不隨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鵰鏤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若於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佞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汚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爲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丙寅聞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皐羽。作楚漁父二首傳之。吳中許孟宏見而滅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訐。摧拉異己。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亂。

在朝在野．誰無目攝之譽．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效爲貪牆鞠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鉤索奸隱指陳極弊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圜納牖．直俄頃間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已．開釋罪廢．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生以爲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黃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仍作當時搢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斂救．凡懷貪射利乘間抵隙．及故爲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盛可致．不然彼方以仳仳快心．此復以夬夬意得．正如瘧痛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程排吳縣碟嵒陽矣．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披倡．鎭撫閉關斷旅．體視無策．宣城沈眉生訪余與其客蔡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於水戰．先生遇之．與之談海上事．其船式柁工火器白梧．皆內地所未有．故能縱橫如意．三策嘆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卽大聲疾呼於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卿士大夫．以門庭養虎咎始事之人．爲謀不卒而罷．卽淸查衛所．亦是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及於難．難．才堪濟世．翛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畫識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牀對語．嘗作誓告紫柏文．手書一册．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松下．古松．爲紫柏所呪活者也．余束髮出游．吳來之謂子鄕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於先生．從此左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念終身偲偲之力．使余稍有所知者．眉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晨出循通衢委巷．搜讀故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生要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概．如此盛事．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草堂．嘆息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値是日．何其相感之神也．銘曰．

甬東衣鉢．元黃自始．凡偶兼混．布霧十里．於唯先生．暫友萬子．分別氣類．澗石在水．後來清流．未喪南指．嗟我越中．倘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已．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己亥

予束髮出遊於浙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壒漏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翺翔冰時．世間鬼

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郵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愼．予偶閒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簽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陋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浙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此兩人爲重．浙河東風氣漸開．實由此兩人．文虎旣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口口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口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口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寗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浙．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橡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橡林之書卷靑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骸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予弟晦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先生旣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挲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閒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娠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菴．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寗波衛指揮．遂爲寗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泊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海防參將．父諱邦孚．鎭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鄕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荒臺天末．彷徨而不能去．先生卽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鬢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嘗答俄頃．懸然天得．置之寂寞．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眞可謂之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其藥褁．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卽此一事之奇．亦人之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歷戊

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十月初六日。配聞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嵒。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壻謝爲兆。孫六人。言世培世澤世懋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其度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病瘧。翦燭相對。淒惋欲斷。是日先生之瘧爲之不發。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浙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鋏切雲。高馳方軌。塵世突梯。逢之心死。大冶火烈。汞飛鉛徙。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躄躃霜履。越臺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仙鄴仙。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蓽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耑愚劉瑞當馮元度馮正則馮簟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耑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耑愚登第。又與玄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曾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檇李。則投夏彝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峨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蹭蹬老諸生。布衣揖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能無芥蔕。友朋高會。瑞當恆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曼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鑪鞲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横潰。聲實陸沈。交遊尋息。返顧閭里。則耑愚元度以疾死。留仙鄴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簟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波。

亦爲里中指名。卽塲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供疏。告於當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强差排。悴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僻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潏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黃太沖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瑞當深沈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寇深事急。當爲扈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簟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惟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燁。廣東參政。高祖鍇。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褒。父志冠。封文林郞。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宥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卽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灖。孫女一。溱。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鄮山飛梟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友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尙且精神殞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惟瑞當甫。遭逢盛時。引繩披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鄮嶺參差。墜言汙履。莫使君知。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公墓誌銘 乙巳

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國亦且三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實有日記。鄧中甫有塡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陸陳謝同事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間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興起者。一時同事之人。殊多賢者。其事亦多卓犖可書。二十年以來。風霜銷鑠。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爲之泫然流涕也。公諱守諭。字次公。漢孝子黯之裔。由慈谿徙鄞。曾祖瀾。祖睦。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

人。公以孤童自奮身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爲制義不苟襲蹈。排奡邊幅之外。甲子。於舉鄉。於時文體一變。浙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睿。其一公也。七試南宮不第。然達官高第。海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者。東江初建。公猶偃息衡門。李司農白春議政府曰。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某者。甯可聽其不出乎。國命倚於餉司。非董某不可。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召之。當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衞軍。俱隸方王。而召募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諸公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公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而不爲咫尺天威地乎。於是跪奏王前曰。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方王諸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帥請稅漁舟。謂其客胡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科及漁舟。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

由羅隱之詩而罷。至今以爲美談。傳語武甯。使某得繼隱之後。廑可乎。王帥又請塞鄞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公疏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帥大怒。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公。王雖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公慷慨對曰。餉司命吏。生殺聽於主上。非武甯所得耑。桓溫劉裕。何許奸雄。亦必托言晉陽之甲。無敢擅出一檄。執朝臣而去者。臣歸死上前。武甯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忿。皆言若武甯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帥亦迫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培。王同知道焜皆死節。廷議謚培。不及道焜。公爭曰。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之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謚節愍。王累欲遷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經筵日講。江東內附。異時宦爲大官者。皆自刎去。舉人則復求會試。公曰。嘻。吾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舉人哉。掃軌著書。一日。滃洲破。張相國之俘入。其孤欲還里。無有爲之保者。公作而曰。此吾事也。

入言於監司。公之干涉當道者。二十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嗣子諸生道權。女子二。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貢生邱承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戴煊。餘幼。啓禎間。社文盛行。甬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安三人。而公之議論務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同里相好。其意見時有出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之俱爲正人。然文虎履安則牽連而舉。公則孤行。豈知公之不欲同同社者。其後卽不欲同方王。不欲同諸失職者之所爲乎。公自此遠矣。公苦心易學。聚古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自言丙戌以前所讀書。不脫塌屋餘習。丙戌以後。始知有讀書一事耳。已又以草廬易纂言爲問。余疏其卦下之義答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棄之如此。則無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所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變考略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公車錄僅存董□□集藏於家。某年某月某日。將葬公於某處。道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誌銘見屬。余雖不足以知公。猶冀傳其十一。後之君子。網羅放失。必有取乎此也。銘曰。北都巍巍。溫陳閹之。南國渠渠。馬阮俘之。於時董公。七上公車。藂爾江東。公理軍

輸。人身虎齒。環以武夫。履而不跮。易道不孤。翠華不返。滄海爲枯。公侯卿相。直視如奴。董公突兀。故官舊儒。非官之爲。重重此身。軀曰董□□。春秋特書。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illegible]明州）爲文章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淩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疏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子之文。還耳。荀肆狂猖。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又爲異趨。卽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敝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遴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偸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陋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迪。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牣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欣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鑒湖社。倣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

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尙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胤。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淸瀾。忠襄曾孫守眞。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櫄也。因贈兵部尙書。祖德升。永平衞經歷。父桐。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恒。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宦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嘆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羈至定海。縛馬廐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竄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菴徐霜皋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凉。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卽匿跡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積筐餳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眞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翶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靑雲。苟非勞謙厄運。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于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暾。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斐。次適林辯錦。餘未行。暾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强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稱好隨聲。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若三彭。匠石郢人。霜鐘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丁巳

漳海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晞落草。至於易曆。諸子無復著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算。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歧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尙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淸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卽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大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海。漳海嘗謂先生曰。康流沈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羲文閫奧。舍皆取其宮中。何必餐人之室乎。自漳海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罍菴。海甯之花園里人。曾祖侍御某。祖紹皋。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慍之色。酬對甚簡。相

棻於經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壽菴雜述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女三人。查蕙沈研周煒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女二人。將葬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綿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元子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略記首卷見寄。荏苒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主媚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哀弔哭祭。學禮所諱。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爲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助語激聒。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註唐疏。宋語明義。百年漳海。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壽菴老人。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漳海之學。不得其傳。葑涇之原。留此一綫。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峯。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能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尚無一人言之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卽嗣昌廹於君命。亦宜躬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籌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朝大臣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凶弗擢。卽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愍其歸死。以宥之。詎有漫無翦治。招之不來。强而後可。授賊之劄。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懾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

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已之章。有旨還本。既違式。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櫽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黃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眞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淸眞。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屑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曲。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鋮之在留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捭闔。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鋮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鋮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採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嘗寄十金。耕巖意不欲受。庋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既相。將特疏薦之。耑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燮榆鑒埏逢。將以某年葬於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

之殁也．家業零落．藐諸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疎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偲偲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簀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簀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泫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即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即効似道之臣．嗚呼耕巖．千載同倫．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元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元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啟間．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興少保陳公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鋮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塡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刼塵冷落．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母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夭．次貞裕．天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卽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表其才子．居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措定良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沈眉生讀書句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亳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鏌鎁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其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諸故相．而故相所最暱者．爲阮大鋮．大鋮亦從吳中呫囁耳語曰．苟使大鋮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溺灰陽焰．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强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於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幷及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大鋮始沮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鋮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鋮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鋮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與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畧揭中人也．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臯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鋮暴起．國狗之瘈．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瀕十死矣．若是乎宏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卽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弔往．恍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於萬歷甲辰十二月九日．卒於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嵋．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璟吳仝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慶伊瀍．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於亳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幣寄余．求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況於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於夏無

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爲宏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尙避其風雨。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荏苒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略具魏美事實。又出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授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渢。新安人。徙於錢塘。祖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鄕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始返錢塘。僑寓北郭。室如懸磬。處之擔。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値魏美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卽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耆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孤山。頗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孟設供。同坐葛仙祠。己亥二月望。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値。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蓮。當思宋之遺民。謝翺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翺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其所甚難者。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卽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俟君仙後。尙當與予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卽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卽安身立命于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迴顚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子性。與天地無窮。甯向尸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僞。桑海之交。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沈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鶩。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萬充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衞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間而未見者。尙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尙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摶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牆。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充宗之死。能不慟乎。充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充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草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曉

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充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草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牆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充宗之學。誰爲流別。余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充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充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充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充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跛翁傳。叢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纍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贓訛踳陋。割裂經旨。侃侃充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祀。如捧珠槃。如承明水。如服元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蔦蓋。

陸周明墓誌銘（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復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胸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宇燝。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海。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鼇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訃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迹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譟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即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纍者之一顧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宏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趙王會。不敢移宮變徵。陳后岡先生起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榭中薄。困鮮擔石之蓄。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墓廢炊淅。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粱氣習。不屏自遠。后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門戶而已。府君諱文奐。字伯美。別號桓墅。出就外傳。多從名師友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后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

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毋邸孺人。毋使其戚於盡。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憊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歎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罔之爲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聲名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充解。府君與之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帝城之景物。接元老之琴樽。屬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艷什。投贈充牣。而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即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歷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郡學生。女二人。長適邱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干。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禮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殀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眞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蓋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天與人同。即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言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淩犯。丙丁之鑒。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劵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信之。則卽俄頃亦天之八柄也。卽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葬。錫嘏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门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沈栢碎。留其不盡。源深流沛。

南雷文約卷一終

南雷文約卷二

山西右參政顧之邱公墓碑

餘姚　黃宗羲　太冲著

公諱俊孫。字德俊。號顧之。邱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頴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鎭餉務。旋擢六合。　王師下江南六合。羊璧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滸墅。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勷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攔。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郡無豕食之隷。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敎。無所事事。畫稽刑簿。罪人所管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帷薄。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卽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

誅。厨傳涼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篆牀。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尙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參政。分守冀甯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兇暴之輩。筆鋒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催科之日。搒掠必盈數千。漠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剕革。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剕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歷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恒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豫庠生。象艮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布政司理問尙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增廣生喬蘁。庠生潘閎盛。太學生陳模。太學生沈泙。庠生楊斐蒨。其壻也。孫八人。達過邁迴良臣穀旭百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狀。介余門人顧諟。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殼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嶔。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井竈沈。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乾初深痛樂記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謂從懸空卜度。至於心行路絕。便是禪門種草。宋人指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爲本體。同一稟。曰。必欲求此本體於父母未生之前。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則工夫俱無着落。當知學者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本體用事。不須別求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愼獨之事。成之卽中庸位育之功。至是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繼之卽孟子擴充盡才之功。成之而後知性無不善也。非是原始無性。至成之而始足耳。又曰。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彼言既發謂之情。才出於氣。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又曰。人心本無所謂天理。人欲恰好卽天理。其主於無欲者非也。乾初論學。雖不合於諸儒。顧未嘗背師門之旨。先師亦謂之疑團而已。其論大學。以後來改本牽合不歸於一。幷其本文而疑之。卽同門之友。斷斷爲難。而乾初執說愈堅。無不怪之者。此非創自乾初也。慈湖亦謂大學非聖經。亦有言大學層累非聖人一貫之學。雖未必皆爲定論。然吾人爲學工夫。自有得力。意見無不偏至。惟其悟入。無有不可。奚必抱此齟齬不合者。自窒其靈明乎。是書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心

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與廢置。相去亦不甚相遠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甯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鄙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熟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爌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衎衎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强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眞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殀。女一人。孫二人。克邕。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壤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蟫。欲抹微言。與時浮沈。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栅。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卽忠介公順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毛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尙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佩請更之。文毅

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戔戔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齎志而沒者。卒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間。以立門戶。授綏結帨。皆有條序。棺槨殯榮。諡歸窀穸。而忠介塋域。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紲也。乙酉之亂。奉母避兵。倉皇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吳日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遭連織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會溧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鍾石畢變以後。子佩俟齋貫溪。巋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闒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峰兩家紛挐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參同契入悟。僧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敍其去來翛然。屬纊時曰。今日方聞。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聞。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王二公。邂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過。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邱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歷乙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鼎來。余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謚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先生。允矣作謚。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峰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畧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充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訾謷。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厖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閒。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閒。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溝澮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揎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槩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試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旬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衷。號環郁。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淸。考士英。世爲儒家。母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屢淹星鳥。砉然氷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亂眞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時。　天子留心文治。招才挐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嫺一藝者。莫不鑽廳而出玉峰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會　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玉峰委心自昵。公卿閒物譽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淸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閻阨巷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朱墨碩碎。出於名公大人。卽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幷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卽未必以此屑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麟勝生。雲鳳。庠

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雨併笠。夜續燈。聚夔獻之家。鵝肺烹蛤蜆。蔬橡雜陳。以飲食之。連牀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敘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況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獻之亡。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挐而起。非無鉅公。聲諧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納之甕甖。庸人之論。謂君沈沒。豈知囿賜。不稱官閥。

董在中墓誌銘

嗟乎才之難也。於千萬人之中而生一人焉。宜乎爲天所愛護。堅牢名器。顧迅風陵雨。愚智同盡。將爲生之者有意乎。無意乎。甬江之上。唯董氏爲多才子。吾友天鑒。有子四人。長允瑫。次允珂。允瑋。允璘。風塵所集。無不拭目。十年之閒。吾始哭允璘。繼哭允珂。又哭允瑫。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而乃同之瓦礫乎。允瑫字在中。董孝子之後。世爲明州人。祖懋圭。字五銘。舉萬歷己酉鄉試。知和易鄧三州。父德偁。字天鑑。舉崇禎丙子鄉試。戶部主事。在中生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家庭自爲師友。郡中試案。必以董氏爲眉目。在中前後積取高等。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摒擋於諸儒之語錄。其會心在傳習錄。陽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臆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康熙己酉。舉於解試。因得盡交天下名公鉅卿。皆傾下之。嵐山葉訒庵先生一時冰鑒。愼許可。在中投之行卷。嗟賞以管葛事業。贈詩有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閽。視我頌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實本根。進止更可觀。笑語藹春溫。都雅周容刀。貴重與璠。驚問所師誰。答言是黃君。故訒庵之知余。由在中也。會舉博學鴻儒。訒庵遂以余之姓名面啟　皇上。余空山麋鹿。不諧世用。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顧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也。桑海之交。天鑑砥節邱園。息機盛世。未免悲涼交積。在中聽視無形。邂逅詩酒。不露酸寒。叔父肇公跌蕩好客。晚年憔悴。閉門滅竈。天鑑每食不能下咽。在中經理饘粥。共其豐儉。所以悅親者如此。亦近世之罕洗矣。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卒於保定道之署中。年若干。娶徐氏。御史殿臣之女。繼俞氏。儀部郎有章之女。子三。長元晉。次元泰。元觀。女二。一適丁卯舉人

錢渭恭一適史在章昔昌黎誌馬少監以爲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傷之之至此不過游處之常若余於董氏則有師友偲偲之力而零落於轉瞬之閒更可傷也元晉以董巽子之狀介萬公擇求銘爲之銘曰

行修於家名聞於闕億萬之生如此歸骨亦無愧矣何怨倉猝有子也才庶光存歿吾銘可信滄海不竭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鄞之後衕村又自後衕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束嘉靖學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舉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束府學諸生束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耆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營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罵君澄心

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媼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慎軒奉　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　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之蒙眷於　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略卽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毷氉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鬨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氷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羸露爲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若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旣衆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簡客席屏當率至雞鳴不言勞瘁卽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眞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敕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闊略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

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淒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不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天其說遷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寧晷昊天不弔未見其止孟楊粉澤視我斯誅

朱人遠墓誌銘

昔宋文憲以五美論詩詩之道盡矣余以爲此學詩之法而詩之原本反不及焉蓋欲使人之自悟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汙隆物理之盛衰吾與之推盪磨勵於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昌黎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此詩之原本也幽人離婦羈臣孤客私爲一人之怨憤深一情以拒衆情其詞亦能造於微至於學道之君子其淒楚蘊結往往出於窮餓愁思一身之外則其不平愈甚詩直寄焉而已吾於吾友人遠見之人遠十三歲輒出大言以著書自任聚書一室成仲尼弟子傳一卷花晨月夕麗句洋溢時師禁之不能止有其才矣佐其家先生取漢魏至唐之樂府詩集分爲賦比興自漢至明選其詔令奏疏

爲經世書．單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視科舉時文不屑屑也．其稽古之功亦勤矣．四上京師．再探禹穴．其於蜀道．入則從陸．出則從水．覽六朝之佳麗．贍孔孟之遺風．不可謂無江山之助也．其在京師．名公鉅卿．嘗延之東閣．以觀四方奇士．人遠因得遍交之．相與唱和者．王西樵阮亭宋荔裳朱錫鬯屈翁山鄭禹梅陳其年．皆當世能詩名家也．師友良矣．人遠遊屐所至．必有詩成集．於蜀曰西瞻．曰東將．於京師曰巢南．曰岫雲．曰嫁衣．曰北征．南懷．曰後北征．曰西苑．曰西山．曰南還唱和．曰燕游．曰重遊西山．於金陵曰江行．曰南國．於東浙曰春舫．於家曰谷水．曰發春．曰銷夏．風雅沾溉．如鄭康成之傳經．尤延之之鈔書．一家化之．三子皆得溫厚和平之敎．而內子嬌女亦復琉璃硯匣．翡翠筆牀．競爽閨房．故其家先生一詩脫稿．閉門而和者．遂有六人．吟詠侈矣．文憲之所謂五美者．人遠咸備．然而人遠之所以爲詩者．似別有難寫之情．不欲以快心出之．其所歷之江山．必低徊於折戟沉沙之處．其所詢之故老．必比昵於吞聲失職之人．詩中憂愁怨抑之氣．如聽連昌宮側老人．津陽門俚叟語．不自覺其隕涕也．嗟乎．人遠悲天憫人之懷．豈爲一己之不遇乎．人遠名邇邁．別號日觀子．朱子十七世孫．三傳至澆．始遷海寧．高祖

浙．高明知縣．曾祖國柱．祖學禮．則推官．父嘉徵．字岷左．敘州府理刑．人遠年十六．補會稽學諸生．岷左先生素無宦情．人遠入蜀．即迎之而歸．時逢亂離．遷徙不常．及事定．居城西之道遊堂．四方賓客．於焉萃止．投壺分韻．無日無之．而藥闌籐架．恍入隱者之廬．晚又卜居西村．去城一舍．老梅百樹．霜竹千梢．相與晨夕．詩境愈清．詩愁愈甚．卒於康熙癸酉五月八日．距其生崇禎壬申．六十有二年矣．配葛氏．己卯舉人定辰女．子三．灝淳治．皆太學生．女三．婿廩膳生蔣世昌．監生查嗣裕．祝宗敬．孫男女各五人．人遠爲人眞實．自遷西村．余郵筒疏略．病榻中時時念之．今年三月．寄其詩集求序．余喜而促筆爲之．遠五月中寄去．人遠已不及見矣．傷哉．臨歿．以日觀山人紀年．令其子謁銘．余何忍不銘．銘曰．

大化流行．波濤百折．發而爲聲．激揚嗚咽．鐘遇霜鳴．劍從獄缺．中有憤盈．耿耿不滅．嗟夫人遠．墓門雖閉．時有大聲．稼軒一轍．

董巽子墓誌銘

自來所謂詩人者．多山人處士．或蓬蒿滿徑．雕刻風花．一字未安．斷鬚冲節．或梁園宦邸．絲竹紛拏．晷不停綴．百篇立就．或屬興名山．或斷魂遠道．奇章秀句．散在旗亭寺壁之間．詩人之名．由此歸之．其有仕進得意．旅集京都．孤臣失志．南遷鬱微．邂逅同心．笙鳴鐘應．各競羽毛之美．藝林傳爲盛事．元夫巨公．手捧珠盤．巾卷在庭．貢賞遙集．分門別戶．喧譟競起．同者標爲珠玉．異者訾爲土炭．詩人之名．殆過於兼官貫紱矣．下此釋子紅閨．亦分閏位．其不得與於此者．惟是槐黃席帽之徒．三年之中．歲試月課．觀風季考．至於大比．既無其時．所讀之書．圍牘房稿．行卷社義．牛毛蠶子．未足喩其瑣碎．揣摩風氣．摘索標題．以備荒速之用．科復一科．經史都爲倚閣．又何暇星心月口．啼號於風枝露葉之際乎．故經生間事吟詠．人必斬之曰．此辭官表也．以之事進取．猶南轅而北轍矣．星移物換．事大不然．士子塌屋之業．工夫簡要．不似曩日之煩．且其得失．未必關於勤惰．即得者亦不能抗纖寒．於是謀生之念切．索遊入幕．傳贊代筆．以之應用．而詩生焉．然亦無有肯刳心彫形而爲之者．其能不愧詩人者．鮮矣．若巽子者．其可謂之詩人乎．巽子之詩．排比妥帖．不尙險怪．勝語時來．以之寫情．固多悽淚．以之答贈．亦復豐饒．所至有詩父庶兄之目．弘治以來．詩準盛唐．流於剽竊．公安解縛而失法．竟陵浚深而迷路．前人湛然之淄澠．今不難以丸泥改色．重起風波．巽子交遊當世．唱和雜揉．能使

彼我之懷．通於一致．其在甬上諸子．詞致翩翩．然人所指目者．惟杲堂巽子二人．都無異詞．杲堂不踏省門．巽子尙牽挽糊名易書之列．心有二用．是爲難也．巽子酒量不多而好飲．廣筵密坐．投壺雅歌．醉醒莊諧．駢譁競狎．極詩人之致．好交方外．掛履洗鉢．有巽子之詩．便增氣色．木陳之召而歸也．欲造樓以藏御書．巽子諧之云．一自雲飄去北遊．歸來便建御書樓．而今不作新蒲哭．一任楳山花鳥愁．嗣法木陳者．持刀欲殺之．巽子跳而免．巽子姓董氏．名道權．號缶堂．巽子其字也．世爲鄞人．父守論．字次公．故官司農．失職家居．四方之至甬上者．必以次公爲歸．笑談讌集．仍其舊時．然而落寞已甚．杯醬爵酒．臠鮮粒飧．皆巽子心營手治．父無失歡．次公伏枕三年．茶鐺藥裹．未嘗失節．母陳安人．生長華族．不耐寒苦．巽子當喪亂之際．北堂萱草．不減春暉．皆其至性也．所著缶堂學詩．缶堂學文．炳燭集．墨僊集．旅窗隨筆．藏於家．生於崇禎庚午九月初五日．卒於康熙己巳四月二十一日．櫬厝江北之黃岡．娶俞氏．子三．長孫符．諸生．次孫籛．次孫籥．女五．婿諸生戴煊柴鄴．諸生陳元約．辛世蘇．錢濬恭．濬恭．忠介公之嗣子也．孫男一．孫女一．巽子嘗問余作文之法．余曰．詩文同一機軸．以子之刳心於詩者．求之於文可也．余嘗怪一

時風氣。無不講學。蓋講學者勤襲成說。凡讀四書者。皆可爲之。至於吟咏。雖鄙固狹陋。亦必於魏晉六朝三唐略知梗槩。而後可從事。巽子矯然獨出。以詩人自命。其不爲風氣所染可知矣。余何忍而不銘。銘曰。

古之詩也以之從政。天下之器也。今之詩也自鳴不平。一身之事也。離黍降爲國風。一時之變也。天下降爲一身。古今之變也。嗟吁巽子。其又何嘻。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宋建炎進士宇。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廷華生贈參政維寗。維寗生贈參政大綸。大綸生四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士往還。便能揖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曼聲天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訃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淸芬。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酌斟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闇公張子退避地海濱。與柴樓左近。欵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羸露。君節縮擔石與之。公其饑飽。蓋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亡何而燼黨阻山。野無害處。闇公從亡。君亦徙居郡城。甬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偕皆新當失職。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亥冬。滃師闌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鋩。以爲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暝寫。弄墨晨書。藏之緗袠。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讓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憫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己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沈之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書撰也。自有宇宙。祗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凄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萬歷丁未三月六日。卒于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畚階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遴。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滃洲張氏女。魯王次滃洲。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濤山焚之。及滃州破。君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諏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也。相國所居雪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拄。歸昌捃摭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

採藥何許。候潮山巔。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翱。君固其族。闐闐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邱。常熟人。鄧韍曾孫。韍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韍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眞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即能力學。從遊於江陰黃介子毓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饘。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圖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遁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侘傺而死。聞者傷之。嘗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橐。橐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欵對數

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下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豔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象。其威盡喪。起西之在元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眞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卽鄧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淸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沈。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邱傳屬余誌之。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避犴狴。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黃門高弟。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卽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

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顓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劃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纂而不安。不知書院塌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峰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儳入也。浸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抉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尙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近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歷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亡。而先生之學亦亡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常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浚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欵。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一寫性眞。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菴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歷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湄。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湄以所作行略丐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塌屋。衆矢俱措。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煙霧。以形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共飲法乳。約說後起。經生寶庫。垂髫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瓣香同炷。

兵部督捕右侍郎西山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三禮。字典三。號西山。許氏世家眞定。有諱彪者。始遷彰德之安陽。高祖文深。曾祖宗禹。贈文林郎。祖登。萬歷戊戌進士。官至刑部主事。考純。贈大理寺少卿。生妣。贈恭人傅氏。先生登順治辛丑進士第。需次於家。鄉邦之利害。引爲身痛。破胥吏之窟穴。無爲民患。表先賢之香火。以聳人瞻。康熙癸丑。授海寧知縣。縣多豪貴。先生孤行一意。賢者親父。强者亦不得而牽挽也。盜賊出沒。多事優容。先生以沈命之法。靖之。築土城於尖山鳳凰山之間。土兵守之。以防竊發。修築海塘十里。澮河五十里。城不苦齧。農不苦旱矣。百廢具舉。興利除害若嗜欲。而先生喜延攬人才。上自賢豪名世。下至地巫星客。一藝之長者。無不羅而致之幕下。故四方之客日至。北海之坐。講道論文。不以礙其簿書。其天性然也。入爲福建道御史。請祀董仲舒於先賢之次。會議不果。太常以　太祖北郊配位。應改坐西向東。疏下九卿會議。先生議云。陽生於子而極於巳。故祀　昊天上帝在冬至。位在南郊。坐北向南。陰生於午而極於亥。故祀　皇地祇在夏至。位在北郊。坐南向北。答陰答陽。義各有取。配位者。主道也。義在近尊者爲上。故配天尙左居東。配地尙右亦居東。改之非是。上　從之。武臣欲請守制。奉　旨查歷代武臣丁憂例。僉言　本朝四

十餘年以來。武臣未有丁憂者。先生云。宋高宗紹興七年。岳飛母喪。即解兵柄。徒步歸廬山。廬於墓側三年。此往代武臣守制例也。上亦從之。武臣之守制始此。太學以宋六子進於先賢。外學則否。江南督題請。朝議異同。先生以太學爲天下之表。外學豈宜有異。上以爲然。丁卯。掌登聞鼓廳事。方巡視京通各倉。內批陞通政司右參議。戊辰。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尋轉大理寺。十月。充武 殿試讀卷官。是夕。上命與掌院學士厚庵李公同講河圖洛書大意。上深契賞。十二月。陞順天府尹。府學規制不備。先生一倣太學成法爲之。祭器儀注考之古禮。己巳。轉左副都御史。明年。陞兵部督捕右侍郎。以勞勤事。疾動不支。累疏乞休。許之未行而卒。上憫焉。特賜祭葬。生於天啓乙丑正月二十五日。卒於康熙辛未正月初九日。年六十七。娶鈔氏。繼張氏。皆贈恭人。子迪謝。考授州同知。今夫世之講學者。非墨守訓詁之習。則高談性命之理。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有其聲而無宮角。甯當於琴瑟鐘鼓之調乎。先生之學。不名一轍。以適用爲是。故於六家皆取其長。而以至誠流出金石瓦礫。鎔爲妙義。嘗從京師寓書於余。謂近來談學者少。而 皇上之左右頗有匯心於是者。爲之指點路徑。便能力行不怠。古之聖王。纔衣虎賁趣馬之微。罔非吉士。庶幾見之今日耳。然則先生之所以格 君心者。豈僅僅見之於章疏乎。宜乎爲 皇上所眷注。在部累擬降調而不聽也。余自丙辰至庚申五年。嘗在海甯孝先生之敎。而先生又從余受黃石齋先生三易洞璣。及授時西回之歷。不可 知已。壬申五月。迪謝介范國雯從京師函書請銘。追念往事。悲慨無已。銘曰。

南皐有言。道體無方。卑流一壺。即是康莊。有宗以來。執一爲道。以之治者。未見其効。降於今茲。道在口舌。塵飯塗羹。妄相分別。侃侃安陽。講學東南。苟其力行。何患不堪。冠昏喪祭。必敬必誠。毫失之迂。終日不懈。一日所行。必告於天。風雨露雷。相爲後先。彰水滔滔。逝者如斯。先生往矣。豈不爾思。

提學僉事來菴宦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宦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母曾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嘗爲塌屋荒速之文。而貫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樊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登進士第。

授中書舍人。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溼。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爲之處方製藥。雖厮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鳧藻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闈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竄。瘡痍未起。公謂宜稍示休息。俾溫脚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擾。議改歲爲科。上從之。公既契濶行間。死而復生。不敢告勞。仍鞅掌於鋒烟蠱火之間。解士方絡。病遂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即思己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塞義路。如杜悰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段文昌之檟楓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七日。配徐氏。 敕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葬。百雲介友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遁兮。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

雪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淸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穀夫。別號雪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尙書。諡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宜力。贈南昌知縣。父友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嵬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號。總覽時才。而君

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因儒肆也。君以其文闒茸。與解額者。當只熊脩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貢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諸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驀夕。使君憫其困窮。無從發言。退而嘆曰。琨玉秋霜。不意孤廬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胤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讐較姓氏。有微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脇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己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柳。蘇

子瞻之烏臺詩案。王蘆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卽未必好名。而圜中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尚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歷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四。所著有淞菴小言無衣吟詩稿并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娶徐氏。繼蔣氏。子曰夢潮。康熙乙卯舉人。曰夢喧。曰夢愷。曰夢雍。壻曰臧譿陳冕楊敏。孫曰望。曰如晦。曰紘。曰甘來。曰崑來。銘曰。

莊騷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

時禋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崟寄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杖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嗽擊。穿透四溢。必伸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冤乎。吾於時禋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禋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宇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寯。祖大倫。皆贈參政。父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起。足不離戶閾者。載離寒暑。窗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蘭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塌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洩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刼。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狽。木主無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秘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故社旣屋。入先師廟伐鼓慟哭。解巾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璧上琴彈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蹤之於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翦髮爲頭陀。從此蹤跡不定。或雪夜赤足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褰其所著書掛於項。登深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探烏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

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亡國破。世祿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躧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尙書文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間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胤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啟芝。皆諸生。孫曰緒彥。康熙壬戌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八年。家人儆扶微宋玉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請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其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冰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

白樂天之於鳥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璉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歷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皋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巽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力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佳馮儼公邵玄洟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闇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嗃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滄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濮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芑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僊。仁菴各取其長。以紸韋爲幽贄。非一閧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困來歸。斂埋無憾。其有詿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皋亭山之顯甯。住顯甯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峰有宗旨之訟。三闢七闢。三峰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綏潭吉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峰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峰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鋒辯籠罩爲事。甄陶愚鄙。如與共學。由是學人歛其風範。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皋亭之益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爲不急。曰註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濮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鍾。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尙雷同。凡先舊諸家槃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即遊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繹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當諦此是。生平功力。不爲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窗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幷疑其爲佛也。元時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當鐘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此爲諱。其從子棄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棄之識見耶。子四人。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壻貢生鄭淵。孫二人。奏庠生之鏻。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

世無眞儒。亦無眞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眞。亦豈易到。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尊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豐熟路。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日日暮。

御史余公墓誌銘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縣遷居暨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某。次即公也。幼即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丘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掃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敎與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戶逃亡。棄地彌望。　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興屯道。興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於現在之熟田。逵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既以此爲考成。競張虛數。無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臺繩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之疏　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興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甦數千里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接壤。郵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服闋補河南御史。所上奏章。多持大體。不尙苛細。而其關於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橫

暴。稅民受貨。奴客跳梁。鬻情放恩。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越帥中廢。凫藻之音。載諸人口。朱方旦妄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人耳。於法當糾。奮可助彼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越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閭里。方旦之詭。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幾於愼竈。公乃不諱利害。不避嫌疑。振響於鐘鼓無聲之日。即其所未言者。亦且破其魑魅。使無遁形。豈非盛世之霜隼歟。已而卜耋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志。退而不忘也。生於萬歷丁丑五月初十日。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繼李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戊辰進士。次毓泳。州同知。次毓瀹。廩膳生。次毓淳。河間府通判。次毓浩。荊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五。吳高非張顯明方象隆壽處寬何嘉瑚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樟懋楨懋楷懋標懋權懋棟懋桱懋桂懋梅懋栻懋椿懋模懋樸懋樞懋楠懋梴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懋械懋棠懋杞懋楠懋杜懋楫。孫女十九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其爲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熟包荒。人庶流迸。家戶且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末强。路人皆知。不敢聲揚。公能奮筆。出匣干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誰來毒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簡落狐狸。賴公彈章。途歌巷舞。沒世不忘。妖人讖緯。首鼠陰陽。布露十里。朝士趨蹌。公獨曰否。抉其帷牆。膏肓泉石。未盡其長。侁侁後人。嗣其耿光。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別號千秋。世家鄞之西郭。高祖瑫。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嘉靖戊子舉人。劍川州守。祖大濩。高淳縣丞。父國模。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爲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爲諸生。崇禎己卯冬。鄰火將及父柩在堂。府君從烈焰中匍匐救之。鬚髮皆焦。天爲之反風而熄。里人奇其孝感。府君方自刻責。是予之罪也。夫予不能早卜宅兆。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亟亟焉營葬。以完大事。辛卯喪母。府君年四十有九矣。而哭泣之哀。

猶孺子初免父母之懷也。歲時用享。樂與哀半。不以魚菽而弛其濟濟漆漆之敬。與三兄割產。府君遜其高堂。而自予以瘠邱之田。西岙之宅。長兄之歿。兄子將鬻田供喪。具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己田易之。盜譏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訟冤。平目睨虎。卒爲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其所居東園。屋才三間。雞犬圖書。不異一船。而府君靜以環堵。爲大兒啼午飯。婦絡冰絲。闃然如在空谷。顧府君才足用世。稽較筴籌。舉贏補絀。計入量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租調手實之事。皆取決焉。逮府君晚年。身爲大老。子爲名士。登其堂者。含吐緗縹之上。翩蹮罇俎之間。儼然復睹咸淳間人物。非今世所有矣。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我生不辰。天地幽閉。擊殺移人。猶晝之不能無夜。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晝而不能處夜。能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晦明寒暑。無落吾裘葛臥起之事。故鐘石之遷改。在天地間。不過黍稌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鋞或鎛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邂逅風塵。破爲曠刦。舍裘葛臥起之恒。趨猿鶴沙蟲之幻。自吾見喪亂之際。衣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舊。至使河海之迹。埋爲窮流。似府君從容乎山野之間。檢襟括步。青氈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生萬歷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卯八月八日。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西山之魯嶴。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坪。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朝挺。次適庠生趙澎。孫十一。錫麒錫麟錫位錫鳳錫熊錫龍錫仁錫義錫忠錫信錫鶚。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永元永年永成永和永魁永清永彬永譽。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甬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在望。其葬也。之坪以張旦復之行狀。鄭禹梅之傳。乞銘。銘曰。

治亂之運。有經有緯。人生其間。鼎波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妖露。甬有耆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柏。永無憔悴。

鄭峚陽先生墓表

公諱鄤。字謙止。號峚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歷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甯。徧覽嵩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啓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畱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相爲言。內

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熖高張。興大獄以殺其不附己者。訛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既危甚。乃變姓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媢嫉異己。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援。必爲己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疏參公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齋先生召對。以爲衆惡必察。匡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儈以證之。己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搢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鄉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暱。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箆

參話之法。訛爲撲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甯隱忍就死。齎此冤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鄰家有妻毒其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妒。親之過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余嘗入杖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竈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霖過余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王仲撝墓表

君諱正中。字仲撝。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選。索遊於高唐州。會　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　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且晚是敵物。不如以此饗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撝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撝。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藏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赤立。剽奪爲豪。市魁里正。嗣得劄付一紙。暮便入民舍。根括金帛。係傫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向問爲某營也。仲撝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檇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撝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行□。忌仲撝者。以此聲討。某謂梧之見殺。犯衆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刼定海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仲撝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撝丐命。仲撝爲之消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楫蔽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雞犬。蓋人民之恃仲撝。一時如決水之隄焉。陸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撝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武甯羣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炯於獄中受之。行□初建。進□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歷。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歷。仲撝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撝皆能有所發明。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

無從叩問。心火上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跫然之音。僅一仲撝。又以饑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過之越城。爲言年來益困。將於鑒湖濱佃田五畝。佐以醫卜續食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撝卒。年六十九。樔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一人。三捷。嗟乎。某與仲撝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之共學而未畢。仲撝生時。已無人知仲撝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知稽山塊土。曾塞黃河也。

談孺木墓表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甯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塲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

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尙在。甯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眞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攟摭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辦。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口口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史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衒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

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參議密庵陸公墓碑

公諱求可。字咸一。別號密庵。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瀆。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叙賓。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養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務。當其在裕。徇地之師相望。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赭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爲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十。劣充急發。舊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尙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鹺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亡日甚。公設法誘墾汙萊之田。二而當一。磽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鋒鏑之餘。絃誦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帥藝文。化屠羊毆馬以爲秀士。邑無文獻。以禮樂爲殘賊。比文章於鄭衛。公考其山川人物。撮殘糾謬。秉筆文闓。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籌裕者。如庭內灑掃。無不周欵。其在司寇。冤訟洗。遂疾弊昭蘇。每退食遲遲。毋夫人詰之。公曰。今慮囚者多以刻深晃咎。故煩文滑劾。謭逮遝嶶。苟循成案。幾人當斬。幾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當其衡士。蘄拉榛楛。斟酌爾雅。瓢笠之門。俱起講堂。而甯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拾。其入輿人之誦者。鄉賢之紀。飩不給祀。山優劣枯骨香燈。爲之肅然。有司賤士。纖介之惡。便遭裁辱。則請之督撫。未離仕籍。不得妄施荆革。其所至及物如此。臨官之外。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姜符玉翁陵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從來嘗吏治者。不過曰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餇馬於軒。宿隼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爲已物。宲桷檽櫨欂閬扂楔。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爲廬門之椽。甯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婼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生於萬歷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已未七月初三日。娶某氏。誥封宜人。子三。志諲。國子監學正。志覽。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二。周恪李

師邕其壻也。孫男七。觀兆騏兆緜兆稺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銘曰。

史傳循吏。貴乎甯一。瘡痍未起。賊梳兵櫛。逃屋荒田。租吏絡繹。吁嗟密庵。仁心爲質。嚴霜風雨。立彼家室。人總刑名。破家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表裏史缺。

吳山益然大師塔銘

師諱弘濟。字益然。歙之西石岡人。故孝廉汪沐日也。原字扶九。五歲入鄉塾。授孝經二十行。即能解其大義。人知其爲再來人。嘗過武林石屋寺毗盧閣。中有僧遺蛻。師謂寺僧曰。此我前身也。我當爲之下火。寺僧不信。師曰。昔我刺血寫華嚴某帙。爲人借去。至今未還。有之乎。寺僧曰然。因召耆年之識故僧者以驗之。師與之話舊。歷歷如昨日事。始聽之荼毗。歲癸酉。與於鄉薦。中原板蕩。師以策干大司馬。棄之不用。南渡。授職方司主事。歷唐及魯。至少司馬。國亡。祝髮於閩之吳山。以古航爲剃度師。吳山途毀峯巔。人罕至。鳥向師掌中取食。虎遇師垂首如家畜。江漢石司理建寧。築天香閣於浦城。將以迎師。野鳥數千。啁啾閣前。驅之不去。江方

怪之。師至曰。此吾吳山伴侶也。飯之而散。已未。新安人以師老矣。勸歸故鄉。欲以黃山處之。途次廣陵。值天中節。師語故人諸公於五之日送我。及期。黃九烟楊廓菴汪日菴殷簡堂王孫程山尊畢右萬汪扶晨來。師曰老僧於今日作別。諸公各賦一詩。限死字韻。來者愕然。公得無戲語乎。師揮毫曰五月五日三閭死。今之古之只此耳。自有天地從何來。掩卷呻吟嘆豐芑。有君被執不得歸。子蘭上官沒道理。屈原大夫發病狂。要救楚國自我始。進不能戰退不能。三皇五帝費議擬。誓將七尺葬江流。萬古同流江漢水。嗚呼尼父刪詩乃擯楚。紫陽述之以終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千古何人知我有屈。因謂來者曰。來日當思老僧也。客去。語侍者曰。六月之望。有僧自黃山迎我。當以源流杜杖付之。書其卷曰連雲。不知何所指也。夜半。問夜何其。對者以亥正。遂起坐而逝。厥明。送者皆集。畢左萬議以儒服斂。而來言淆亂。卒從僧禮。六月望。有僧自黃山來迎。問其名曰連雲。師已豫兆之矣。連雲與汪扶晨奉遺殖塔於青鸞峯下。所著有易通莊質孟子國風黃山志定本諸書。師雖出世。然胸中有不可括磨者。燈炧夜闌。無故痛哭。鴟背鷲項。非其本懷。雪菴之中。流讀易義。鳥之古寺吟詩。遙遙追配。自不宜置之傳燈之列。是故甄龍友坐逝。既而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臥而瞑。王旦未命緇去祝髮。其壻蘇耆力排而止之。所以正其終也。諸君子徒以形跡見師。指并州之旅邸爲其故鄉。豈不寃哉。或以師之神知已往。懸記將來。固是佛門種草。余曰不然。伍員定亡吳之歲月。希夷識禪宋之太平。志士仁人。興亡之數。鴻纖億刹。常如視諸掌。瑣瑣身事。豈乞靈於異教乎。余過新安。扶晨爲師之羣從。請其塔銘。銘曰。

三陽失位。孤露臣子。曼相不收。伽藍寄止。始願所及。不過逃死。奈何久之。以爲觀美。大屋聚人。開眼牀尿。上堂普說。市聲俗軌。於鑠吳山。耿耿入髓。許慶牛車。荆卿燕市。泣緒如絲。詎能仰視。佛號常啼。蒼天呼只。山有大苦。澤有芳芷。掉臂佛祖。白首經史。逍遙生死。不異彈指。儒者分內。豈假彼氏。豎曰塔銘。實闡儒理。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塡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者。桐城錢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黨錮之禍。似范孟博。從亡之節。似介子推。虎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巋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弟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尚能遂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淒然。按安人方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父啓煌。母王孺人。孺人刲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其節無間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固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內顧之憂。一意遠遊。當是時。流寇盤踞江北。瀕江人戶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間。寇遠復返。安人持橐束糧。伺塵起卽遁。不至踉蹌忘失。里人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撼動之際。奉養其舅。未嘗失節。舅以天年終。安人從先生遷居白下。風雪擁戶。夫婦相對。面如死灰。先生賣文博食。安人纂紝佐之。少延朝夕。壬午。先生試舉。安人迎問。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先生笑曰。臣力竭矣。問盎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棅。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寗可居乎。阮大鋮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所擯。銜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次第矯旨逮揭中之人。先生亡命武塘。安人在里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亦聚衆廬衢。三吳志士。多載孥帑依之。亡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土寇竊發。先生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刧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逸去。次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安人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鈎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曰一旦遇兵。卽赴水死。毋令人剝衣露體耳。殯諸普濟寺。甲午冬。返葬先隴之右。安人生於萬歷壬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四。子女三。存者唯法祖。戊申。又死於盜。哀哉。閩粵餘孽表其節。贈孺人。再贈安人。安人少有至性。十歲時。母病篤。亦割臂肉投藥中以進。痛母苦節。望其夫之成名。爲之旌表。知不可得。則時時雪涕。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不死。里婦曰。求死不得耳。安人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遇難后。於斂衣中得絕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苦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嘗觀今之士大夫。口口名節。及至變亂之際。盡喪其平生。豈其無悲歌慷慨之性歟。亦以

平生未嘗置死於念．一旦驟臨．安能以其所無者應之於外．陳同甫傳陳氏二女．長女伸頸受刃．次女受汚．后有論之者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今之士大夫．亦畏其難耳．陳了翁曰．吾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處之有素故也．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文山亦云．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彼大賢之操修若此．何怪乎士大夫爲次女之歸耶．銘曰．曹娥以孝．胥波娥江．貞女以義．自沈溧陽．於爍安人．繼此耿光．風號月苦．震澤流長．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潁洙之女．海甯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砒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漉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呑以速之．又不死．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既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滷升餘．號呼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烱然．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斷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尙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詠之．添得氷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倘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粧．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間．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諧廬祭之．衆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欷息泣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

於爍．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沈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盡．及是時爲式閭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棨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雹．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愼勿逸．

王孝女碑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舁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咽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知其爲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其渺末．而氣候爲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撐駕天地者．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大昌鄧輸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誄曰．天地晦冥．正氣滿讕．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決口而出．動魂攙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畱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告．（未火之先家中細事孝女必告柩前而後行）譊譊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簾櫳．舉室奔迸．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而出．已絕呻吟．礬水三咽．一絲氤氳．母棺出否．旁無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爲父畱．魂不母舍．闔然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神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鐀．吾作讕語．江流不墮．

毛烈婦墓表

烈婦毛氏。遂安人。祥符知縣會侯之女。方翰林渭仁之子婦。奕昭之妻也。會侯在祥符。奕昭從京師至彼就婚。時已病瘵。脫纓病中。未三日而卒。卒時烈婦許奕昭以死。家人防之甚密。求死不得。明年三月之夜。從樓上擲身而下。嘔血暈地。又不得死。因隨父還。守制夫家。麻衣菜食。綉佛香燈。有死之心。無生之氣。然而婦道修飭。釜甑盤筵。不以委之竈婢也。唯時時請其舅葬兒。卜人言地不吉。則涕泣不食。久之卜吉。於是請日。其心漸廹。其請愈勤。逮葬有日。始告人曰。吾葬亦當同是日耳。從此遂絕食。勺水亦不入口。家人百方勸之。皆不聽。其兄待旃涕泣而道。烈婦曰。徹瑟之日。信誓旦旦。下窆不踐。更待何日。是時不可不死。三從。婦之經也。我無子。更復誰從。唯有蓐螻蟻以從死夫耳。是理不可不死。舅有伯叔。父母有兩兄。我直閒人耳。是境又無不可死。待旃無以奪之。乃辭祖姑及舅及母各四拜。一門皆哭。烈婦無戚容。又數日而卒。凡不食十有九日。康熙庚午二月一日也。年二十七。從來之稱烈婦者。強暴侵陵。猿鶴沙蟲。變化俄頃。從人入獸。故不得不死。蓋以義禮制其心也。至於閨房之內。青燈敝幃。古井無波。生享令名。無端而欲以柔麗之

身。函委土木。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此詩書所不勸。淸議所不聞。而銳然必欲行之。其至性在是非毀譽之外。氷魂雷魄。天之所獨鍾也。猶如濟水能獨赴海。截斷衆流。其勇非他水所能並矣。會侯書來求表。言相傳絕粒而死。男子以七日計。女子以十四日計。未有延至十九日者。難以情理測也。吾聞病人亦有數日不食者。醫家言是病持之。况夫志壹動氣。筋骸脉絡。大氣舉之。何論久暫乎。

南雷文約卷二終

南雷文約卷三

移史館熊公雨殿行狀

餘姚　黃宗羲　太冲著

熊公諱汝霖。字雨殿。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强禦。直行己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黽勉從事。不使病民。遂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競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探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況當軍旅。宜督江禹緒。陽和兵譟。鳳裁掃地。宣撫李鑒。忸忕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煦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鄖撫無恙。皖撫黃配玄。僅百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鎗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嘉其敢言。召對沓諏。公言行閒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廝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興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効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涿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楊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熊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戴山全椒之去。斷斷廷諍。不肯但已。當時號爲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公之發言粗梗。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國。尚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姓爲盜者。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事。卽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飮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誚讓。上以飮泣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科。山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鬬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鋮也。陰陽消長。開不容髮。嘗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責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卽倣古藩鎭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堂奧之內。而遽亦藩籬視之。其言復廠衞也。廠衞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甯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廠衞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乏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鑛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么麼小臣。爲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鼠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九月出差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臟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之無私。未免羣情之共駭。況乎蹊徑疊出。諂諛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刃。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鄰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羣小可致太平。卽使驅除異己。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縲縲報復。切切更張。置國卹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靑紫塞路。打成一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味郤晉宋梁陳後來一叚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朗方以例轉。傾側擊臣。譊嘵冢宰。朗出餞公。適邸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稽之守。畫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爲不返

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滿千人.從小亹渡江.札喬司倡率羣帥.而皆契需觀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海甯.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塵起.沿海烽燃.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覆沒.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退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伐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爲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鎭.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公票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既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商舶.嘗恐謙之襲己.公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聞達.茂即以合謀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枉矢.飛火狂濤.皆堅公之忠.全軀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爲助.而分唐分魯.自開瑕隙.議者以公爲闇.昔梁元帝以備文制於賊臣.太寶改元.卒不遑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爲福京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國即眞.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爲迂.昔光武既貳更始.還之一年.河北既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即非白水.嗟乎.踐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蓋帝異.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位號.涉川龕暴.力絕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其視受終如敝屣也.公之所處.不亦遠乎.公子茂鼎.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廟.幽銘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之張本也.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庵先生行狀

會稽章譽.持格庵先生家傳.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崇禎間.爲一代眉目.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謹以故所聞見狀之.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庵.會稽人也.爲道虛望族.祖□父□.先生爲子劉子內姪.從而眞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甯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部給事中.上求治太急.烏程復以功利導之.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羣情.有先事爲察之哲.鈐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爲忠良.睿算曾無改變.以至急賦之開釁.錮罪之失情.追往之愆惡.告密之府奸.羣心嗟嘆.盜賊披猖.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間.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黜.以臣鄰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謹喜怒之端.灼善惡之別.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者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巴縣烏程之衣鉢也.癸酉入相.先生奏彈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己.驅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夤緣左右.士論所恥.從此黨心捷足之徒.飈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世奇王卲爲先生過巴縣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潞公矣.巴縣艴然曰.這個皇上.某如何做得潞公.然上亦不深罪.放還田里.丙子冬.起戶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祿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宮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完.盱豫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名利祿.無一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給.釁兆百出.臣竊傷心.大抵爲烏程而發.戊寅五月.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協.上久不見中宮.武陵故以田晚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先生亦言火于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下甚矣.是謂無禮.史𡊬辨疏.一日時局.再曰時局.理玄黃之說.開羣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即增一番徑竇.張櫄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亦無禮也.災異頻仍.陛下方發罪己之詔.而李鳳鳴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郤日.亦無禮也.然則熒惑焉得不垂象乎.時廠衛橫甚.先生又言西廠雖革.而西廠之實尚存.西廠之任雖虛.而昔日

把持西廠之人尙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間。肘足之際。尙且迷罔天聽。而況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回奏。氣勢爲之少衰。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對羣臣於乾淸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督師楊嗣昌奏流賊九股。已擒其八。只張獻忠與曹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方。不見攔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寧言不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宜興再召。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緝事。蠲租淸獄。行閒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丰采。刻期太平。而門多雜賓。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興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以爲臧氏之美疢也。會推宜大總督。宜興欲以門生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冢宰承宜興意。江爲正推。先生劾冢宰私易不道。宜興欲起江陵令史調元。先生於其名下注一鑽字。遂止。宜興之起。涿州之力也。宜興無以報之。欲借守涿之功。復其冠帶。先生與金光辰孫晉固執不可。亦中格。且上言閹臣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人主非薄朝士。必因外廷無一人一事足稱意旨。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宜興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朝。形格勢禁。亦不至大叚放倒。賄賂如後時也。先生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司馬。以爲國事日壞。皆由司馬之不忠。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諉不屏。欺朦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蠹國欺君。寡廉鮮恥之陳新甲耳。壬午五月。會推閣員。先生與冢宰李日宣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命再推。又列十一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徇私濫舉。如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奏日宣平日游移少執持。臣曾有公疏糾之。第此番推舉。實無狥私。即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堪輔弼。論其生平。頗知自好。上怒未解。下先生等於獄。遣戍均州。先是無名子效東林點將錄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之御前。於是閣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實之。上聽明旁寄。遂以爲然。南渡。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宜輕開濫門。一曰肅綱紀。肘腋之間。威令不行。四海生心。今於藩鎭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速宜分別。以就鈇鑕。一曰正人心。天啟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存。黨蒸彌甚。今茲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縞素帥師。親臨淮甸。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稱行在。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相將起阮大鋮。舉朝爲難。銓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起之。司空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即受。是用有譽者。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宏基公疏薦張捷。有旨部議。先生曰。何議爲。因言勳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人果賢者。必恥受勳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柳祚昌疏。遂起大鋮。先生言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第見微臣姓名。尙掛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帝之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選之權衡。負瑣垣之職掌。罪當萬死。穴地難容。伏望早賜罷斥。以爲不忠之戒。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爲立國根本。不以小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羣小爭射斷斷。猶冀稍延國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爲乎。旋以大理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爲吏部左侍郎署部事。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剄又不死。行脚不知所往。吳市抱關。曾干封事。靈隱積句。以避揚觶。固先生之高致也。先生從子劉子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人物。曰太守張有譽蔡屏周入覲。送監督戶工二部內官文冊。長揖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爲此耶。終身不屑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邱念臺。當時何以稱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子之學。尙未大行於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絕俗之門人。如兩峯念庵之徒是也。吾夫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鉉吳麟徵祁彪佳葉廷秀王毓着死爲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參錯於其間。他日追溯淵源。以求其學。即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先妣姚太夫人。生於萬歷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於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

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啟元年。敕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即不孝宗羲。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彝。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儉。字順宇。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上虞之渣湖。來歸時。曾王父贈公曾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羣婦。承巾奉櫛。羣婦皆視一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羣婦時有譙讓。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丁巳。先公授甯國府推官。太夫人在甯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寓。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婢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句茶鐺酒罌。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辰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命。五子撫之。羣妾嫁之。苟風波粗定。不失爲黃竹農家。太夫人不忍嫁羣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每哭先公。至於暈絕。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粘壁書耳。蓋大父以羲頑鈍。於義出入之處。大書爾亡句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羲受教痛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既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笄狄衣。加換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謁。問起居步幃帳臬之間。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篚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王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羲出營棺木。得美櫝。王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窀穸之事。惟一婦是辦。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十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舉債而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爲八。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爲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羲宗炎宗會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願功名可以民契。致太夫人憂思稍解。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鋮招搖白下。儀部周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顧杲宗羲爲揭首。次桐城左國棅宜城沈壽民。大鋮得志。修報復。既曲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遂批徐署丞疏。逮杲及羲。宏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之師。望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羣盜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中。流離轉徙。矻矻靡有定居。其間與村郊之婦女。持橐束緼而立。塵起疾呼。以遁須臾之命者。又不知凡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一卷。誦畢。置曾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暇則述閭閻碎事。句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豈知安居數年。亦爲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妻滂母。受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黨錮。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繩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苦再立之戶。屢頻經風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卽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過一節。而太夫人上書代死。似忠愍之夫人。膝下皆爲名士。舉觴賜子。似伯仁之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萱親。養堂束帛。又似依齋之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蓋天不以尋常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於婦道母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廬墓。甘露降於青松。豈非天也。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公。多有傑作。以表徽音。蕺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國瞿稼軒朱文靖孫碩膚中丞方孩未陳於庭儀部周仲馭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史館諸公。亦考信前言。知羲說之不妄也。

監修徐立齋先生。爲之特傳於列女。是吾母屈於生。願得伸於死。子孫當世世不忘也。

周雲淵先生傳（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歷。古之言歷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歷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歷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圜。歷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留心歷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歷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歷入中國。始聞經緯淩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歷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歷。取

歷代史志之譏。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歷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歷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于沈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艮。艮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鎭。京師可無虞也。已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鸞必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學於幕中。諮以秘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毒矢之間。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諭以國運安平。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擘畫。其功歸之主者。未嘗引爲己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閩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蓮巷。架上堆雲淵神道大編數十册。其册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橫二丈。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鋪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種。丙午。見其歷宗通議。而後知邢雲路律歷考所載。皆述學之說。掩之爲己有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帥其弟子四五人。升階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書。所存者惟算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集。鮮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乃是渾儀。歷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唐順之與之同學。其與人論歷。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自。豈身任絕學。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祿位相高。多不說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間。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辛亥）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卽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會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己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身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四十。即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臟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實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注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尚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遺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班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

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某藥爲某經之用。不相淩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貿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甯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蔣洲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爾連管樂。不居愛客。置酒雅

歌投壺。高晛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港。直。歙人。母汪嫗。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連巨舶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貲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五峯其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藉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僭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畱心人物。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爭於鯨膂之上者。皆直之分綜也。我不得直。彼鴟附黿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我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爲副。復赦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嚮導。直之子澄。亦嚙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島。島倭疑爲商舶。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卽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衝鯨。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紱。舍君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款。遂與之同食遲衣。言無不盡。偕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爲其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贅。四月至豐後。島主懷晉革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肅殄。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庚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敢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防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奸宄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勾衆入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願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索賂。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廵按周斯順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激入見曰。吾等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鋋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非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興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敘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激毛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荊川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冤。俱報罷。司馬譚綸在薊。遂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歎息久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勦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憸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絡。縱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乎。鹿門但侈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壙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曾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爲僨事者委過。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

錢忠介公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歷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寧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

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濉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貫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搢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敷陳。建立義旅。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潝潝訿訿。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雒誦壇上。鄙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會江之守。公分訊瓜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肥遯。不肯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密章太牢。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傷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闒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裒衣博帶。滿目太平。謙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强半宏光故臣。鴞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搒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貲。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鎭之一吸。將來合藩鎭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甯波專給王藩。公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海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尙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鎭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

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即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即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年戊子大統歷。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鎭。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宏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湔雪。即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艘於鷁舟之次。票擬章奏。即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輦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甯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歸之。而況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傚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謚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蘗山。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菴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瀛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奡。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閩有平國。浙有方王。海上則建

國賜姓定西。不啻一邱之貉。公與兩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壚。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埸之鐘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詡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諻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公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世孫諒。遷海昌之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歷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膴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畧流寇志優劣。先

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畧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於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不如也。生先嘗從學於蕺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萊朱望散。亦復畧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嘆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考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胤續之餘。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楔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谷叢興。末流將剝。然而散之所生。掾之所始也。剝之寖微。復之寖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

也。余攝齊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考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榦之傳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流溯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歷。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心。擬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史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靦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臥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胡玉呂傳

距余居數里。有雙瀑之勝。荒山窮谷。鮮遊人之跡。余幼時見有遊雙瀑詩題於古廟者。其姓氏胡廷試。初不知爲何許人也。長而習場屋之文。累見先生易義。始知其爲名士。丙午歲。陸氷修汛論里中人物。言張元岵有老友胡玉呂者。奇士也。歿時。曾以其集授之元岵。因誦其集中一二奇崛語。問其名則先生也。丙辰過海昌。元岵之孫張詡來見余。問先生之集。亂中失去。別出數卷。則自張天生傳寫之者。詡因請爲其傳。先生名廷試。字玉呂。號敬所。世家餘姚。遷而之武林。父貞。字雲龍。以易名家。先生傳其學。補仁和學生。爲易大師。經其指授者。制義卽有師法。往往登第去。而先生九入貢院。猶爲諸生。一日學使者第其文。寘二等。故事一等至二等。賞格有差。給賞及先生。先生擲之於地。使者大怒。郡之士大夫爲解之。乃已。弇洲聞其名。聘之爲子師。弇洲應酬填委。賓客隱賑。然每夕必手一卷。與先生對飲。先生上下其議論。未嘗屈服。已又走京師。館於其族龍山家。胡龍山者。天下之大賈也。入其門者。莫不出爲富人。先生自東修以外。不取纖介。同邑許光祚以字名。嘗求先生書法。先生曰。吾書甚拙。君焉用之。光祚曰。字以人重。工拙其次也。先生

曰吾之所重者。不願以隻字落人間耳。光祚一笑而去。其崛強自好。大抵類此。臨卒。令家人放砲。終夜不徹。始暝。陽剛之氣。爲重陰所錮。鬱結不解。則必決裂震動以出之。故爲雷霆爲怒濤。而砲其小小者也。先生挾其所有。不見知於世。其爲鬱結也多矣。苟非砲以洩之。則死必嘯於梁。觸於人而爲物怪。雖然。先生不過塼壓之塊磊。亦其小小者爾。昔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又豈假外物以洩其怒哉。

劉太夫人傳

太夫人姓劉氏。安丘相國之次女。夫人之夫名復植。贈禮部右侍郎。歸十年而禮部公歿。稱未亡人者三十八年。年六十七歲。二子。曰貞吉。康熙癸卯解元。甲辰登進士第。以內閣中書舍人同知徽州府。曰申吉。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歷吏部右侍郎。貴州巡撫。八孫。曰濂。廩膳生。曰溗。曰澐。皆官生。曰霈。太學生。曰澔。康熙辛酉舉人。曰潘。曰淑。曰注。女七。曾孫五。曾孫女四。累封至太夫人。夫人出自相門。自幼陶染詩禮間事。閨閣之內。肅若朝典。事姑莊慄。不敢惰。以至於終。春秋霜露。雖魚菽之祭。身治豐滌。不使婢僕營之。以爲不敬也。察士之材否。使其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豈能字解句釋。觀汝等之玩誦反復。淸切不寐者。深於學之驗也。因述祖德家風。危言切戒。傷先人之奮志。每每痛哭。掩卷而罷。身處膏粱。而葵糈瓠菹。枯羸僅足。聞有淸論聞流。能廣子之學者。邂逅集語。輒重觴累俎。殷勤無厭怠之色。禮部亡後。家勢中落。官租私欠。迎婦送女。細碎罄竭。夫人規慮深密。終不使其子與聞有無。以曠講堂。性好施與。衣食其族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鄰里。賴以不凍餒。露居者甚衆。太傅有孤女未嫁。夫人分孫女之簪珥。助其帨縭。凡夫人所行。皆男子之所難也。蓋閨閫之婦。能以一節自見者有之矣。如夫人之事事合宜。而後知詩書之澤遠也。余嘗觀歸震川朱母顧儒人誌。夫人爲宰相家女同也。爲宰相家女而蚤寡。又同也。然顧儒人與文康同居京邸。榮享過盛。而夫人糴米市薪。行飯分著。部署其寸田尺宅。不異寒畯之女。松濤瀑雪。化爲金石。至使文章功業。收於青燈紡授之下。雖天之所授。亦人事有所以致之也。余過新安。實菴屬之爲傳。不知能與震川之文並行否也。

從祀

從來議從祀者。自七十二賢之外。有以經師入者。則左邱明以下二十人是也。有以傳道入者。則周程張朱以下是也。是固然矣。余以爲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學也。非一世之學也。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世治則巷吏門兒。莫不知仁義之爲美。無一物之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亂則學士大夫風節凜然。必不肯以刀鋸鼎鑊。損立身之淸格。蓋非刊注四書。衍輯語錄。及建立書院。聚集生徒之足以了事也。上下千古。如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宋之韓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誠。任天下之重。砣然砥柱於疾風狂濤之中。世界以之爲輕重有無。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張朱。不當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過學孔子之學。以有其行。豈別有所授受出於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門戶乎。抑孔子之學。餖飣拘謹。止於自爲。不與治亂相關。凡古今震動之豪傑。一概溝而出之歟。是故七公之不與從祀。甚可怪也。或曰。從祀者。辨之於心性之微。不在事爲之跡。余應之曰。數公堅強之學。百折不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其私欲淨盡矣。若必欲閉眉合眼。朦瞳精神。澄心於無何有之鄉。此則釋氏之學。從祀者當求之傳燈之中矣。昔朱子陳同甫義利王霸之辨。不能歸一。朱子既不能絀同甫。同甫亦終不能勝朱子。同甫所以不能勝朱子者。必欲以天理全然付於漢唐之君。不以漢唐之臣實之也。漢唐之君不能如三代。漢唐之臣。未嘗無三代之人物。以天理把捉天地。故能使三光五岳之氣。不爲龐裂。猶如盲者行路。有明者以相之。則盲亦爲明。朱子謂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謂盲者爲暗合則可。謂明者爲暗合則不可。漢唐以下之人臣。明者無代無之。此七公者。則醇乎其醇者也。百鍊之金。芒寒色正。而可謂之暗合乎。蓋由後來儒者視孔子門牆窄狹。行焉比跡。誦必共響。名節重於國事。莫肯硬著脊梁。肩此大擔。徒以亢陽勝氣。齟齬於事變之來。只討便宜做去。此是許由務光相傳遯世之學。孔子之所謂逸民者。而吉凶同患之學亡矣。故視此七公者。皆等之爲外道。嗟乎。七公之從祀爲小。使彌綸天地之道。不歸於孔子。其害可勝既乎。

上帝

邪說之亂。未有不以漸而至者。夫莫尊於天。故有天下者。得而祭之。諸侯以下。皆不敢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凜凜於天如此。天一而已。四時之寒暑溫涼。總一氣之升降爲之。其主宰是氣者。即昊天上帝也。周禮因祀之異時。遂稱爲五帝。已失之矣。而緯書創爲五帝名號。赤帝曰。赤熛怒。黃

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斗汁光。蒼帝曰威靈仰。鄭康成援之以入註疏。直若有五天矣。釋氏益肆其無忌憚。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言。因創爲諸天之說。佛坐其中。使諸天侍立於側。以至尊者處之於至卑。効奔走之役。顧天下之人。習於見聞。入彼塔廟。恬不知怪。豈非大惑哉。爲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記其事實。則以人鬼當之。并上帝而抹殺之矣。此等邪說。雖止於君子。然其所由來者。未嘗非儒者開其端也。今夫儒者之言天。以爲理而已矣。易言天生人物。詩言天降喪亂。蓋冥冥之中。實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時將顚倒錯亂。人民禽獸草木。亦渾淆而不可分擘矣。古者設爲郊祀之禮。豈眞徒爲故事。而來格來享。聽其不可知乎。是必有眞實不虛者存乎其間。惡得以理之一字虛言之也。佛氏之言。則以天實有神。是囿於形氣之物。而我以眞空駕於其上。則不得不爲我之役使矣。故其敬畏之心蕩然。儒者亦無說以正之。皆所謂獲罪於天者也。

魂魄

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爲名目。其實人身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魂也者。陽之盛也。魄也者。陰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所謂精氣卽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爲也。魂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運動作爲者。是魄。魄依形而立。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爲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爲厲者。皆魄之爲也。魂無與焉。譬之於燭。其炷是形。其燄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巫祝家死後避衰之說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弑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穆子死而視。不可含是也。然則釋氏投胎託生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識環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眞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槩萬理。以爲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迴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却矣。試觀天下之人。尸居餘氣。精神瞶憒。卽其生時。魂已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似人非人。地氣隔絕。禽蟲之中。牛象蟣虱。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爲輪迴乎。然則儒者謂聖賢愚凡。無有不散之氣。同歸於盡者。然乎否耶。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爲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堯舜之鬼。綱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耶。周公之金縢。傳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拔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瘞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則祭乃虛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儒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間。其魂卽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陽厭陰厭。又立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綫之氣。若非孝子慈孫。則亦同一散盡也。

地獄

地獄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廣記夷堅諸書。載之甚煩。疑若有其事者。蓋幽明一理。

無所統屬。則依草附木之魂。將散於天地。冥吏不可無也。然當其任者。亦必好生如皋陶。使陽世不得其平者。於此無不平焉。陽世之吏。因乎天下之治亂。亂日常多。治日常少。故不肖之吏常多。亦其勢然也。冥吏爲上帝所命。吾知其必無不肖者矣。乃吾觀爲地獄之說者。其置刑有碓磨鋸鑿銅柱鐵牀刀山雪窖蛇虎糞穢。慘毒萬狀。目所不忍見。耳所不忍聞。是必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性與人殊者。始能勝其任。吾不意天帝所任治獄之吏。乃如唐之武后也。且陽世之刑。止有笞杖徒流絞斬。已不勝其紛紜上下。若地獄言而信。則故鬼新鬼。大亂於冥冥之中矣。陽世之愛惡攻取方謝。而冥地之機械變詐復生。夫子所謂羃如罪如而顧息者。殆有甚焉。或曰。地獄之慘形。所以禁陽世之爲非者也。上帝設此末命。使亂臣賊子。知得容於陽世者。終不容於陰府。以補名教之所不及。不亦可乎。余曰。不然。大奸大惡。非可以刑懼者也。地獄之說。相傳已久。而亂臣賊子。未嘗不接跡於世。徒使虔婆頂老。凛其纖介之惡。而又以奉佛消之。於世又何益乎。夫人之爲惡。陰也。刑獄之事。亦陰也。以陰止陰。則沍結而不可解。唯陽和之氣。足以化之。天上地下。無一非生氣。之充滿。使有陰慘之象。滯於一隅。則天地不能合德矣。故知地獄爲佛

氏之私言．非大道之通論也．然則大奸大惡．將何所懲創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載之於史．傳之於後．使千載而下．人人欲加刅其頸．賤之爲禽獸．是亦足矣．孟氏所謂亂臣賊子懼．不須以地獄蛇足於其後也．

賦稅

先王之時．民養於上．其後民自爲養．又其後橫征暴斂．使民無以自養．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田出於王以授民．故謂之王土．後世之田．爲民所買．是民土而非王土也．民待養於上．故謂之王臣．民不爲上所養．則不得係之以王．孟子以二十取一爲貉道．以授田時言之也．若其所自買之田．即如漢之三十而取一．亦未見其爲恩也．而況於後世之賦．輕者十取其三．重者十取其五六．民何以爲生乎．民既無以爲生．則隱避催科．詭計百端．幷亦難乎其爲上矣．夫古之賦稅．以田爲母．以人爲子．人有去來而田無改易．故履畝而稅．追呼不煩．今之賦稅．以戶爲母．以田爲子．田既錯雜．而戶復出入．故按籍而徵．稽攷甚難．今總不能如古八家同井之法．顧田有號數．一號或千畝．或數百畝．則何不以一號當一井．立爲號長．按號而爲催科．使號長董其稅事．凡有七便．詭奇之術窮．一也．飛灑之路絕．二也．厥田上上至於下下．九等不得那移．三也．胥吏無從上下．四也．丈量既定．不可增減．五也．十年編審．止在業主．田號不動．六也．有司按籍而索．完欠井然．權不旁落．七也．較之按戶催征．知戶而不知田者．相去懸絕矣．雖然．此不過催科便於有司．吾誠不敢以養民者望之後世．但使兩稅之法．復於前代．徵其田土所自出．不以銀爲事．庶幾民得以自養耳．

科舉

科舉之弊．未有甚於今日矣．余見高曾以來．爲其學者五經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子八大家．此數書者．未有不讀以資舉業之用者也．自後則束之高閣．而鑽研於蒙存淺達之講章．又其後．則以爲汎濫．而說約出焉．又以說約爲冗．而圭撮於低頭四書之上．童而習之．至於解褐出仕．未嘗更見他書也．此外但取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移前掇後．雷同下筆已耳．昔有舉子以堯舜問主司者．歐陽公答之云．如此疑難故事．不用也罷．今之舉子．大約此類也．此等人才．豈能効國家一幛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撻．可哀也夫．顧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弊之無用．皆因循而莫之救．何也．如以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行之．未始不可．然極重難返之勢．不無惶駭．莫若就今見行事例．稍爲變通．未嘗不可以得眞才也．今第一塲經義．第二塲論表判．第三塲策五道．經義當依朱子之法．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已意．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論以觀其識見．表以觀其綺靡．判當設爲甲乙．以觀其剖決．策觀其通今致用．所陳利害．其要如何．無取德行言語．勦從套括．嗟乎．舉子苟能通此．是亦足矣．無奈主文者相習成風．去取只在經義．經義又以首篇爲主．二塲三塲．未嘗過目．逮夫經義已取．始弔後塲以充故事．雖累經申敕．眞如充耳．亦以時日廹速．不得不然也．余嘗與萬季野私議．即浙江而論．舉子萬人．分房十餘人．每人所閱．不及千卷．日閱二百卷．五日可畢．第一塲取一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內者．不得進第二塲．第二塲千卷．每人閱一百卷．一日可畢．當取五百卷．揭榜．其不在五百卷內者．不得進第三塲．第三塲方依定額揭榜．始謂之中式．如此則主文者不得專以經義爲主．而二塲三塲爲有用．舉子亦不敢以空疎應世．會試亦然．此亦急救之術．行之數科後．取朱子之議行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罵先賢

偶閱徐芳所記錢牧齋言．吳郡秦生某．同載北舟中．往往罵李卓吾不置．牧齋笑曰．卓吾非可輕罵之人也．至京師．生忽大病．見一人前讓曰．我卓老也．子何人斯．而亦罵我．生大懼．翌日．市楮幣羹飯祭而拜之．以謝愆焉．病始愈．余於是爲今之罵象山陽明者大懼焉．卓吾生平喜罵人．且其學術偏僻．罵之未始不可．而聊爾人尙不可罵．況象山陽明之爲先賢者乎．吾恐冥冥之中．必有奪其魂魄．而非楮幣羹飯之可謝也．吾嘗有言．人卽頑冥不靈．必不敢罵關壯繆．以其能禍之也．壯繆之賢．不過如象山陽明．而其異者．壯繆之威靈．以香火像設．象山陽明之威靈．以書卷誦讀．曾謂書卷誦讀．不如香火像設乎．是不知二五之爲十也．雖然．今之敢於罵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爲之主耳．此如豪奴之慢賓客．猘犬之逐行人．其主未嘗知也．假使鵝湖之會．朱陸方賦詩問答．去短集長．而朱氏之舟子輿人．忽起而鬨堂罵詈．以助晦翁．晦翁其喜之乎．不喜之乎．吾知其必撻而逐之也．今人於兩先生之學．不過習德性問學之常談．其識見無以甚異於舟子輿人也．晦翁有靈．必且撻之冥冥之中．象山陽明．獨不能如壯繆乎．

四明山九題考（甲寅）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而尋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遺塵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異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即者也。嘉靖間。餘姚岑原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窗者。鄞人沈明臣以大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杖錫爲石窗。皆以意相卜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創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道於二百八十峰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題之實。後入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實。又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魯望襲美爭秀。然憑虛摭實。使好事者無迷山遲響之惑。則有間矣。一曰石窗。在大俞村。自麓至顚十里。剏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注云。方石四面開窗。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窗者。凡石穴多在平地。故稱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半出。有似乎窗也。二曰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云。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賨越鳥。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庭。金庭在嵊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之於雲北則懸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覤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汎稽物態。引罇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爲在石窗下。失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其所。祠側爲樊榭。皮詩石洞聞人笑。大蘭未嘗有石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其故居也。八曰青櫺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艸木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瑣闥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爲徐凫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鑿字名之。攢峰割日。哀瀑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臂斷腸當之。何山無猿。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其不然矣。是故文生於情。情生於身之所歷。文章變衰。徒恃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江淹之雜體作矣。承虛接響。甯獨此九題哉。遺塵發之而余攷之。千年旦暮。同是南雷之人。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

讀葬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葬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脈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尅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略。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葬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問者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綱之貌。四百年尚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嚙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汨沒。墮地以來。日遠日疎。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强名義。便是階庭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爪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癢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刖足。甞指劓鼻。一謝當身。卽同木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卽是折臂刖足甞指劓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既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卽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卽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徬徨淒愴。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卽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葬。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筵賓求日。豈因利益。況乎永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視此若禍福交手而付。甯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之誌傳守剛乎。焚屍沉骨之俗成。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不然。則以爲辱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屍也。習俗亦

何嘗之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慘。夫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櫝。其慘不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卽不吉。亦不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既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必外之也。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算計卜度之心起。受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之下。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尅。心愈貪而愈昏。說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葬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則大山長谷迴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奈何而歸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并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日。非生尅衝合之謂也。時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葬以日中可知。不然。謂之痁患。下壙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卽是凶日。筮者筮此也。今之葬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化安寺緣起　己酉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宏治正德間。碑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祥符九年。改賜普圓院。宋會稽志云。普圓院在餘姚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號化安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槖列傳。槖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爲嵊縣。及考城冢。則云宋侍郎陳槖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園老梅殭仆。尙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卽爲剡湖。僑寓僧寺之卽爲化安寺也。元虞集狀餘姚州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僧。永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吳草廬高第弟子。予之九世族祖也。宋玄僖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平仲書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安眞淨源。天晴獨跨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幾年違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浦花隨處士開。親舊有懷難晤語。出門流水沒蒼苔。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達中住姚江化安詩云。深居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壠坂。所重遺明時。商飆薄江渚。蘭蕙幸未衰。爲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玄禧召修元史。博洽爲建文皇帝薙髮。皆明初宗匠。而眞淨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之。其前其後。

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爲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自先忠端公賜葬化安山。予每遇諸家文集。干涉此山者。即抄之以爲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絕。其德禮江月某冰懷某。皆出而有聞於世。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數十畝。展其員幅。於是佛殿粗具。崑山歸莊爰書寺額山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先州判捨田山于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黃氏與玆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諉之成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勝士不爲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眞淨源坦達中區區之名氏。不然。姚江如此寺者何限。又孰爲之推尋哉。佛氏所謂久遠者果安在耶。陳德應徜徉其先。忠端公旁薄於後。玆山當與天壤俱敝。自此雲水遘止。易以垂名。幸矣。

辯野史

甲子阮大鋮之發難也。內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逮。不至乙丑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先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先公即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連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公。羣小意忌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沈。必爲吾儕患。其後惠公元孺爰書。詭行顚僻之劉宗周。狠心辣手之黃某。意指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迹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塡七君子姓名。云俱係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知先公實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左魏三公。爲羣小所喪膽。則亦無此訛言也。近見王嶽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眦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奄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宮府惟知一逆奄。以王安之植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疏遠之李實。虔奉其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羣小朝夕所計慮者。翻局二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羣小自爲風鶴者。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

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覲。羣小莾告於逆奄曰。此晉陽之舉。戶部侍郎李邦華召之也。其一則訛言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徵君鍾元墓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與晉陽之甲以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嶽謂先公實有其事也。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

大方伯馬公救菑頌

康熙二十九年。餘姚大水。自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一二日。平地水丈餘。屋廬飄沒。人民溺者無算。棺槨皆湧地而出。禾稼一空。溺餘之民。弱者垂手就死。强者持白挺搜牢而食。盜賊蠭起。道路不通。旁近縣之受菑者。大略殺姚十之八九。郡侯李公。卽於八月之盡。行部至姚。載米數千石。由縣及鄉。觀其肥瘠而身親給之。俾饑民稍延旦夕。又檄守帥撥兵。分屯要路。居民始得安寢。侯遂至行省。哭告於上台。不異秦庭之求救。大方伯見五馬公。如痛在己。慨然曰。浙省十一郡。猶一身也。今雖紹興一郡之菑。其于各郡。亦猶手足之受傷也。昔秦晉各國。且有汎舟之役。況一省乎。於是各郡共拯一郡。募米得萬餘石。絮衣數千件。使李侯得恣其設施。計一郡之官不足用。令各郡之邑令。從李侯以往。李侯既得公所募以爲之權輿。又遍募富人出米以佐其費。而富人之爲富不仁者。侯卽令出米以除其愆。十一月十七日。侯復至姚。宣公之德意。又復遍歷窮鄉。人授三月之食。幼小半之。穉之言動色理之間。其尤無聊賴者。則加給之。其受凍不堪者。則絮衣副之。其流棺遺骼。散在原野河壖者。則在處收瘞之。萬民歡呼雷動。起于白骨。卽未受菑之年。亦未能如此之一飽也。余嘗讀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菑記。救荒之策。絲理髮櫛。從來未有如趙公者也。以今較之。宋時一郡錢米。郡守得專出入。今存留無幾。事事束手。趙公之所賑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今餘姚及各邑。何止十萬餘人。且四五倍矣。趙公之時。富民尚有倉廩。今大浸之後。富民亦且糴食。趙公之時。官粟尚有五萬二千餘石。今官無積穀。亦且累年。則今日之難於趙公可知矣。且趙公所賑。止及孤老疾病不能自食者。今則并能自食者而亦賑之。趙公慮其饑。不慮其寒。今則慮其寒而使之有衣有褐焉。趙公所瘞者。當時所死之人。今則并百年陳朽之棺千餘而瘞之。蓋皆過於趙公矣。夫以難于趙公之時。而能過于趙公之所行。非公之精心至力。能通融于各郡之中。卽李侯亦何所措手乎。公由杭守。其豈弟經濟。爲皇上所契。歷臬司至今官。其可書者甚多。此不著。止述輿人之頌曰。

天菑流行。何時蔑有。嗟我越州。數逢陽九。馮夷爲虐。海嘯山崩。毒龍戰野。其目千燈。廬舍飄沒。禾槁一空。死者已矣。生者何從。三韓李侯。救之孔亟。載米數千。通其呼吸。啼饑號寒。十萬餘人。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侯乃痛哭。訴之行省。馬公藹然。當食而哽。緊十一府。情猶兄弟。一府受傷。各府隕涕。共起拯之。米舟啣尾。以付李侯。瘡痍庶起。李侯身親。窮鄉僻壤。鳩形鵠面。水客魍魎。老者扶杖。壯者負橐。婦女蓬跣。幼小錯落。亦有病者。疲曳而來。言語模糊。舉動顚踣。食無嗟來。綿定奇溫。庶幾卒歲。可免遊魂。各盈所願。再拜稽首。佛乳千條。分灌兒口。鄭俠之圖。慘淡嗚咽。馬公之圖。顏面喜悅。天降奇災。豫生奇人。人定勝天。天心之仁。

祭萬悔庵文

嗟乎。十年以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雪其心之所甚痛。竹燈木榻。卽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刋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巢之禍。我謂旦中悔庵。粵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覼於前。泫然絫欷相對。庶幾可以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卽此一日之絫欷相對者。天亦不欲以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迹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篷入港。雖里嫗蕘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度阡陌間。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之不偕。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訃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聞訃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躋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讖。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至也。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關係晦明。夫復何憾。而先生嘗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剡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以竹橋剡中易長安者。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甯可銷磨。皇天后土。既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淵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雁來紅賦

溽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霾雨.水潺湲而無極.天寥泬而如暮.嘹嘵兮聲滿長空.參差兮景留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螢去情亡.葉乃根離恨絆.爰有弱草.生於階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苔蘚所不辭.招莧陸以爲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遂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鵑哭旦.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羣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兒子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蒙一時之咨嗟.況夫魁梧長者.而有終身于風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流俗之諠譁.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目.冶色欺人.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厭.莫訴霜饕.誰憐雨刼.雜粉染於淒露.酸心幻爲媚葉.秋風宛轉.原是哀魂.夕陽陸離.但有啼頰.相對吟蟲.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睫乎.小子識之.君子聞道而腴.心空得第.奚羨榮枯于外境.達人苦富貴之桎梏.世方以爲慶.修士傷聲名之頓撼.世方以爲盛.又何殊于玆草之萎浥.將取女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海市賦

余登達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絕異.蓋傳聞者多言蜃氣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奇.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余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己酉之冬.觀海達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濱海之地不一.玆獨當夫神宮也.光怪發作.亦何人而不逢.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贅聾.余曰.各言其狀.本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譙暐曄.三里七里.句股可攝.於焉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縞纚.雨鬃風鬣.儼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爲樓也.蹇產百尺.成以鬼巧.綺窗朱瑣.明星絫繞.神妃雜遝.凭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粧曉.有時而現爲黃幄.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采旄桂旗之盡屏.玆特疊出以爲章.汪道者曰.亦有單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參差.門戶洞開.嗟朝烟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固職方所不紀.亦戰爭所不災.續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霜鐘之寓質.制宏萬石.音諧七律.藏寂寘之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焉變爲城郭.中引長橋.値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鳴笳列騶.夾轂喧闐.何珠宮貝闕.而以鹵簿宣驕.其後幻爲染肆.綠沈紅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爲色.蒸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曰.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句欄.七重轇轕.華曬風濤.光交目睫.遇其變現.狀若鸚螺.瑣碎末品.大越邸坡.閃屍之下.洸然水波.若夫海路壯闊.一山千里.雖人迹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乃帆席未掛.僧窗宴啟.忽然叢島逼塞.孤峰魁峙.疑異國之飛來.豈靈居之遷徙.當其電絕不煩.蝣暑.名曰浮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羣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海空靈.神明郛廓.百色妖露.豈能牢落.故其軒豁呈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齦齶.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天吳蝄像之所不能作.況蜃之爲物甚微.吐氣更薄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託也.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留城東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賓令座上.施忠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召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肸蠁.至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慵.於是金鼓鏦錚.旌旛紓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粱纖弱.娣姒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紺幕.臉汰芙蓉.氣澄蘭蕁.髮光可鑒.流波似鍔.釵則紫玉盤龍.裙則金泥蛺蝶.綷縩之聲.若風度塹.平日紅閨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履錯.眞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爾乃飛鳧競渡.羣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塡塡.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觴旦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充賦粉子.蒙遺漚珠.槿豔神心

繾綣。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瀲灩于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而似語。燄冷冷而無烟。昧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爲深憂。余答以無庸兮。此不過傖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爲藻歎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獲麟賦

康熙己巳。斗柄東指。麟見餘姚。烏山胡氏。牛之將產。神光照里。猥項馬足。麕身牛尾。遍體肉鱗。間以金紫。口如噴血。聲函宮徵。其文采之陸離。豈馬牛虎鹿之可擬。唯其爲天下所不恒有。雖婦人小子。亦知其爲是。謂之祥者曰。歲星所散。萬人沾壽。哲聖鳴庭。必明王在宥。玉書墜地。而至聖稽首。其至也因時。故出也不偶。謂之不祥者曰。鉏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元和章和凡三年而五十一見。章帝何德以堪之。安帝延光亦且三見。孝獻一年之間。十見於京師。蒼麟十六。石虎列之庭墀。晉唐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乃至多於狐狸。昌黎有言。謂之不祥也亦宜。予曰。夫窮理者必原其始。在物者必有其因。深山大澤。龍蛇是屯。風雨晦冥。下與物親。馮馬龍駒。憑牛麒麟。是皆龍種。故夐出乎見聞。惟茲烏山。當海之濱。春郊風暖。陌上艸薰。或降或飲。濕耳千羣。遇靈物之蜿蜒。覺和氣之絪縕。逮其生也。張烟霧於海際。耀光景於良辰。世方以爲怪。實不異馬牛虎鹿之胎娠。麟見之明年。蛟蜃之出以千計。益可以驗龍之所臻。或者不推物理之自然。而唯陳言之是循。則祥不祥之辯。徒爲贅說之紛紜也。

孤鴿賦

原鴿之爲物。羣飛刺天。閒庭既習。野性都捐。晨驚荒雞。相爲後先。盛則呼朋而至。衰則舉族而遷。吾廬之鴿。亦嘗景附。接翼連雲。煩聲拂曙。一朝星散。孤鴿不去。仰華屋之寥寥兮。昔嚶侶而命儔。今故巢之閴閴兮。羌歛翼而明眸。當其月冷堦前。風動簾鈎。覩花影之搖曳。疑故侶之相求。逮夫草綠裙腰。麥黃婦饁。羣鳥啁噍。飛鳴嘵喋。我獨何爲。不敢相雜。芙蓉心死。桂枝露滴。長夜何其。孤影在壁。懷舊惟故。今夕何夕。彼孤鴻之不偶兮。猶逐隊而南北。嗟茲鴿兮。飛不出於一城。花是悲條兮。苔爲恨色。彼鸜鵒之失羣兮。猶淫聲以媚人。嗟茲鴿兮。死別而聲吞。似息夫人之鬱結兮。遂終身而不言。但見其日登屋脊兮。舉頭而望乎天外。朝雲夕陽。風饕雪害。羌獨立而不移。若有所期而相待。吾不知其何所思兮。夫亦憂心之無界。儳也塊然獨處。俯首陳縞。唾壺不缺。昨夢已殘。鴿止坐隅。能不慨然。

南雷文約卷三終

南雷文約卷四

餘姚　黃宗羲　太沖著

明文案序上（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即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旣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柳。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尙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尙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

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删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毗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歷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淸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緖。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槩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

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塡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鄭人君房緯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汎濫中尙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采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譏其范平章實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鄣。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溢婦。且窺其底裏。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

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國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綱毀紊。地紐凋絕。嘗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偸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闊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陬。至於末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殺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愼獨。從來以愼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愼者愼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敎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必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皐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陸羽。褒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爝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羲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愼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興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尙書古文疏證序

吳草廬以古文尙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表。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寘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尙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吳傳考之。則多矛盾。既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塗惲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逵。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既言賈逵爲古文尙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

作注。何以康成之注書序。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卽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注禹貢。則引胤征。云篚厥玄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沖同事高貴鄉公。沖以古文尙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自來諸儒間指其一二破綻而疑之。其疑信相半也。嘉靖初。旌川梅鷟著尙書譜一篇。取諸傳記之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閻百詩寄尙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當兩漢時。安國之尙書。雖不立學宮。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記事句讀字義。因尙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

秦誓。短喪作僞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於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推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卽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玄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宮。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

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復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明州香山寺志序（己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闔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隔絕。於是學僊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烏。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沈。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留穢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爲蟲魚啗盡。昔忞公以天童。儲公以靈巖屬余發凡。余老既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留其足跡。而乃俯

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己酉十一月。來遊達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爲序。詮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橡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邱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蹕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即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爲籬落間物。其亦可慨也夫。

縮齋文集序 （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課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爲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爲茲集。序曰。澤望之爲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猨吟而鸛鶴欬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爲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彷徨痛哭於山巔水澨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獨怪古之爲文章者。彼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即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亡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亡也。謝皐羽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爲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爲墟壤。蒸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爲法曲。而托之木元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爲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爲。按木華字元虛。在晉爲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朓何昕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巘割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巖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畧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衆掘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眞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概于虛爲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爲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繙道藏。自易學以外。于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密巖。探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巖。至過雲。識所謂木冰。歸而晦木爲賦。澤望爲遊錄。余則爲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亡友陸文虎欲刻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與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潞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蠭嚴。此山遂爲戰地。血瀑魂風。嶔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迹。即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爲百姓。藥草以當糧糗。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芒屩樹笠。未沾岳雨。茲山亦遺勞擾。高樓之志。尚無寄托。執筆圖此。有涕滂然。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

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亦遂淒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眞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删者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辯其眞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詩也於是縉紳先生閒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寃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槩以宋詩抹殺之可乎張子心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究竟余所論著矻矻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爲詩超然簡獨永絕塵粃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謝皐羽年譜遊錄注序

徐野公刻晞髮集且創爲皐羽年譜注其遊錄讀皐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歲曾注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然無故而爲之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讖耶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坌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皐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皐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間尙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辯其孰是宋景濂書穆陵遺骼與公謹說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輦眞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懸空指用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邵與雲溪戊寅相合彭瑋主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主乙酉然言八月發寶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哥言楊輦眞加云會稽有泰甯寺宋毀之以建甯宗等欑宮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甯宗等欑宮已經建寺詳末句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尙相出入而況彭瑋之武斷乎西臺慟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仕江干故記言登岸宿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記言與丙獨歸若爲翁衡衡與桂芳俱爲睦人則乙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爲實也不知野公以爲然否年譜之學別爲一家

李文簡著范韓富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其博洽。然文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捃拾溝渠牆壁之間。欲起酸魂落魄。支撑天下。又非文簡之所及矣。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肴蒸籩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欵然良對。閒談律呂。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灕子班。方講此學。見之推服。桑海之交。道闇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闇尋謝世。秀初白椎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經生前說矣。頗爲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藨出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揚所著。授子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尙在離合之間。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隋。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橫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辯之。不爲墉垣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當日小樓已毀。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數樹。僵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知迹象變遷。了不可恃。尋徵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藨刻之。

高元發三薰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瓣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痼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深淺爲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游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卽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爲通塞也。元發自夾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圃稿。乙巳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屏山集。合之爲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塲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傅周召孔孟。豈眞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陳同亮刻胡傳序

春秋之不明久矣。先儒亦多有辯說。而終無至當歸一之論。則以不得夫子作之之法也。春秋雖因於魯史。然魯史之所載。其事煩矣。夫子取其非常者而書之。其常者聽其自爲魯史。魯史初不因夫子而廢也。夫子之春秋。亦如後世大事記之類。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其筆者即今之春秋是。其削者魯史不爲夫子所取者是。其於魯史舊文。未嘗有所損益。先儒以爲於魯史全文。有筆而無削。其所筆削者。在名稱詳略之間。以一字寓其褒貶。然有此然而彼不然者。不能不附會穿鑿以求之。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一也。春秋雖因於魯史。然亦有魯史所不書者。則取列國之史以書之。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取之以入所作之春秋也。董狐南史。皆晉楚之良史。如趙盾弑其君。此乘中之書法。崔杼弑其君。此檮杌之書法。（南史齊史官執簡而往書崔杼之事）夫子因而書之。若謂由於赴告。此時弑君者方當國。其國之太史且見殺。孰敢以之告鄰國乎。故凡列國之事。無當於魯者。未必爲魯史所書。夫子

皆取之於列國之史者也而謂一一由於赴告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二也春秋有脫簡夏五郭公之類人皆知之由是而推焉知隱莊閔傳之不書即位桓公十八年中書正月不書王者十書二月不書王者三之非脫簡乎春秋有錯誤即以日食論之其閒有過一月二月者有不及一月二月者以爲曆官失閏可也至於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之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之食其錯誤明矣由是而推焉知朝聘會同崩薨卒葬雩社禘嘗蒐狩城築之無錯誤乎乃必從而爲之辭此不知後來傳寫之失者三也自三傳降而胡傳其束縛於例同也然而胡傳之例多與三傳異同如傳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許傳公能釋賢者之厄是也胡傳書魯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願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失操縱之大權其事已僨矣若如所言以魯之弱欲使強楚聽命是責嬰兒以舉鼎也宋公終不能釋矣又哀八年歸邾子益於邾胡傳言見哀公遷善之優改過之大哀公以吳師之迫不得已而歸邾子何遷善改過之有此皆不度時勢漫爲褒貶者也又如宣八年葬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明日日中而克葬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夫日食且止況於雨乎而穀梁乃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傳背孔子之明訓從穀梁之曲說可乎傳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胡傳謂召陵之役善矣未幾而驕溢肆志於陳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而遽歸也夫假者僞也久假而不歸春秋所以無義戰而謂孟子善之乎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三傳皆賢之胡傳獨貶其以讓國致亂是夫子嗚呼延陵季子之銘爲不足信也至於夏時冠周月試觀從古典籍有冬正月夏二月秋五月春八月之文乎不辯而知其謬矣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曰宰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咺乃上士也故名之胡傳以爲家宰又何所據乎此皆背經之大者也其間陳言腐語不勝指摘成敗利鈍蓋以理欲措之實用茫無頭緒經書元年數之始也體元調元非附會乎秋七月無事而書簡册之體也引易之乾元亨利貞以備四德非腐語乎故康侯之傳大槩經生老儒之學於春秋無當也蓋以是爲經筵啓沃之資不得不出於是猶如誤書舉燭讀者未必無所補也吾友陳同亮於春秋窮探微旨證墜緝缺者百

餘家以爲胡傳學宮之書世儒所習者唯此耳使能因是而疑焉始可與言春秋矣先是同亮之家先生嘗刻胡傳同亮又以春秋之地理釋以今名附之先以行世同亮所著之書尚有待也

補歷代史表序

自科舉之學盛而史學遂廢昔蔡京蔡卞當國欲絕滅史學即資治通鑑板亦議毀之然而不能今未嘗有史學之禁而讀史者顧無其人由是而嘆人才之日下也憶余十九二十歲時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蓋兩年而畢然賦性魯鈍一傳未終已迷其姓氏者往往有之朱子云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固知余之魄弱也先忠端公就逮時途中謂某曰汝近日心麤不必看時文且將架上獻徵錄涉略可也自後三年始讀二十一史因先公之言也夫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然其間缺略甚多司馬遷創爲本紀志（八書即志）表列傳諸史皆因之後漢即有志而無表三國表志並無矣以南朝而言晉宋齊梁陳皆無表梁陳幷無志也以北朝而言魏齊周隋皆無表齊周幷無志也唐之志表極詳五代既無表而司天職方二考則律曆五行地理三志之畧其他不能及宋遼金元志表俱備然據所可考者作表不計詳畧豈非讀史者之憾乎是故杜氏通典鄭樵通志文獻通考皆足以補史志之缺文而補表者古今以來無其人也宋謝翱嘗采獨行作秦漢之際月表今亦亡矣即以志而論傳世久遠亦多錯誤如漢律曆志統毋誤爲統法見月法誤爲月法見月日法誤爲日法至於除法尤爲錯亂余推冷州鳩七律方爲之改正後漢律曆志所列元紀蔀章之法以乾鑿度較之大槩不合同出於四分而鑿度可推曆志不可推其爲誤也多矣余友萬季野讀書五行並下弘羊潛計安世默識季野準之誠不足怪而尤熟於明室之典故詔修明史總裁令其以白衣領事見之者無不咨其博洽嘗補二十一史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欲與刊行誠不朽之盛事也余憶崇禎己巳於陳眉公坐上遇許子洽有明館閣九卿表初成見之以爲奇書此不過目前一代之考索而季野能追考於千載之上豈不謂尤奇耶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衆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黃山續志序

沈眉生住蕉村。累書招我爲黃山之遊。是時老母年開九帙。余不敢妄離左右。及老母棄世。而眉生云亡。余亦衰老不能行脚。以爲妄轡爲山靈所杜也。歲辛未。以靳使君至新安。遂入此山。龍鍾曳杖。一步九頓。豈能窮極幽險。令靳使君爲華陰令乎。所冀牛背笛聲。情人之約。不以幽明隔斷。則朱砂紫石。便是葛洪臺畔耳。適汪栗亭黃山續志告成。屬余序之。余未窮峯巒之形勝。盡烟雲之變態。豈能爲序。然雖違栗亭之意。余聞道藏天下名山之志。多入其中。大抵庸妄道士所爲。其間緣飾神仙之說。半屬子虛。近日叢林又各有寺志。以山川佐其螺鈸。村傖街談。嘔穢滿幅。又一變也。會見石奇雪寶志。載方千之詩註。其爵里曰元和狀元。余不覺失笑。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冥魂。千其一也。石奇以爲狀元。庶幾可以慰千矣。因戲爲一絕云。元英詩句不銷磨。十舉終難占一科。死後奏名何足慰。不如雪寶莽禪和。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栗亭學有師法。故其爲志謹嚴。聊爾詩文。盡行汰去。釋氏必九僧之亞。方入簡編。黃山面目。還他本色。顧非他志比也。有言黃山志定本。栗亭旣與纂修。三十六峯寫貌曲情。寧留餘地。以俟後人。余謂不然。山川有定形而無定情。朝暮之變。不知凡幾。才人文士之胸懷。正復汲之無盡。後人之所見。未必前人之所有。鈞天之樂。帝之所以觴百神也。世智限心。驚相告以爲寓言而已。焉知至人不視如丘里之俎豆乎。吾知一續再續。猶不足以盡黃山也。

陸石溪先生文集序

余友陸鈔侯。捧石溪先生遺文見咨論序。余嘗讀嘉靖實錄。以大禮廷杖。知先生之直諫。又讀豐考功易經世學。多引石溪氏說。知先生之窮經。今讀其文集。知先生猶未盡也。先生諱銓。字選之。別號石溪。父僑。按察副使。副使四子長鈳。廣西按察使。次鏜。次先生。次釴。山東督學副使。先生舉進士。爲刑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副使。遷河南參政。廣西按察使。廣東布政使。以內艱歸。卒於家。肅皇時。肇興禮樂。銳意復古。先生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手敕時降。大宗伯取定先生。方敢上聞。册九嬪。議郊祀。皆因時制宜。折衷羣言。其有古制不載。史傳闕文。先生變通其間。如親蠶儀注。上問通贊引禮女官何等冠服。先生曰。后之親蠶。猶上之耤田也。以此比例。耤田之通贊爲大常卿。引禮爲寺丞。則蠶壇之通贊

女官冠服當三品。引禮女官冠服當六品。上從之。著爲令。圜丘祭器。先生以爲器用陶匏。犧樽則製作像牛。穴背置酒。羅峯以爲瓚蓋當用金銀。犧樽則畫牛樽腹。以先生爲不知禮。不知後世有穴地得古器者。皆象形爲之。詩註云。畫牛於腹者誤也。瓚蓋宗廟之器。未嘗用之郊社。先生之於禮。亦有宋陳彭年之亞也。其議猺獞不能爲廣西之害。苟撫之以恩。亂無由作。夫猺獞亦人耳。韓襄毅斬刈之如草木。觀先生之言。知其爲忍人也。先生論詩。謂宋弗能唐。唐弗能漢魏。其似者宋之唐。唐之漢魏耳。斯言出而折揚黃華者。厭然消阻。故其挽羅峯與李中溪叙別諸詩。酷似王盧溪之送胡邦衡。蓋國家之元氣也。豈以時代論哉。其餘尸虫文。楊子之反騷也。勵君子文。朋黨之廣論也。嘲誘者文。釋言之餘響也。余選明文近千家。其間多有與實錄異同。蓋實錄有所隱避。有所偏黨。文集無是也。且實錄止據章奏。起居注而節畧之。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詳也。卽如永嘉。非先生之詩文。亦惡知其恃寵妬賢如此。所謂賫詔魂於下泉者。何必在史官哉。

後葦碧軒詩序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詠。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妻死子夭。子婦去。韓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闘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復讀書萬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生嘗以底草屬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死後能守則守之。無俟桑主靈牀。苟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濛月苦。定聞鬼唱。愼毋爲賣漿家所得也。今子

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爲徒嘔.余悲其言.爲汰其蘊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累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盞.懸筆敘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爭西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間.寧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顯染之世而有楊劉.即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緲之中.翠艷欲流.無跡可尋.而乃執陳根枯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闒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敘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錢退山詩文序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變埸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鉥心劌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爲唐.永嘉以脰鳴吻吷爲唐.即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釀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響.學崑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詠繁興.莫不以爲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爲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割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夫.退山飄零鯨背.與蜑戶鼯人共夫烟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夫.退山詩即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蛬爭鳴楓林草叢間.彼作爲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金介山詩序

古人不言詩而有詩.今人多言詩而無詩.其故何也.其所求之者非也.上者求之於景.其次求之於古.又其次求之於好尚.以花鳥爲骨.烟月爲精神.詩思得之灞橋驢背.此求之於景者也.贈別必欲如蘇李.酬答必欲如元白.遊山必欲如謝.飲酒必欲如陶.憂悲必欲如杜.閑適必欲如李.此求之於古者也.世以開元大曆之格繩作者.則迎之而爲浮響.世以公安竟陵爲解脫.則迎之而爲率易.爲渾淪.此求之於一時之好尚者也.夫以己之性情.顧使之耳目口鼻.皆非我有.徒爲殉物之具.寧復有詩乎.吾友金介山之詩.清冷竟體.姿韻欲絕.如毛嬙西施.淨洗脚面.與天下婦人鬭好.一舉一動.無非詩景詩情.從何處容其模擬.讀之者知其爲介山之人.知其爲介山之時而已.昔人不欲作唐以後一語.吾謂介山直不欲作明以前一語也.故介山胸中所欲噴之語.無有不盡.不以博溫柔敦厚之名.而斬世人之好也.雖然.介山其亦何能盡乎.雷霆焚槐.天地大殺.萬物之摧拉搖盪者.寥寥而爲窮苦愁怨之聲.不啻風泉之滿聽矣.介山能無動乎.將一一寫之以爲變

風。無有也。且不特介山。古之能自盡其情者。莫如淵明。然而述酒等作。未嘗不爲瘦辭矣。此亦溫柔敦厚之教。見於詩外者也。

馬雪航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來。詩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蓋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吳歈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興觀羣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苟其言詩。亦必當以孔子之性情爲性情。如徒逐逐於怨女逐臣。逮其天機之自露。則一偏一曲。其爲性情亦末矣。故言詩者不可以不知性。夫性豈易知也。先儒之言性者。大畧以鏡爲喻。百色妖露。鏡體澄然。其澄然不動者爲性。此以空寂言性。而吾人應物處事。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若是乎有物於中。此安不安之處。乃是性也。鏡是無情之物。不可爲喻。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參差。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於人。夫人與萬物並立於天地。亦與萬物各受一性。如薑桂之性辛。稼穡之性甘。鳥之性飛。獸之性走。或寒或熱。或有毒無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及於本草者也。故萬物有萬性。類同則性同。人之性則爲不忍。亦猶萬物所賦之專一也。物尙不與物同。而況同人於物乎。程子言性卽理也。差爲近之。然當其澄然在中。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無有條理可見。感之而爲四端。方可言理。理卽率性之爲道也。甯可竟指道爲性乎。晦翁以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言。夫使物而率其性。則爲觸爲噬爲蠢爲婪。萬有不齊。亦可謂之道乎。故自性說不明。後之爲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性情。彼知性者。則吳楚之色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而況於所自作之詩乎。秣陵馬雪航。介余族象一。請序其詩。余讀之。清裁駿發。體映篇流。不爲雅而爲風。余從象一得其爲人。以心之安不安者定其出處。其得於性情者深矣。如是宋景濂之五美。又何必拘拘而擬之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束髮授四書。卽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注。妄生議論。認場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梁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

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爲學者亦惟自驗於人禽。爲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睥睨庸妄貴人於跡浮孟杓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盡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爲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褻語成言。鼓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概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天嶽晝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鎚鍊。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自在五律。凍淵枯槎。舞宇孤籟。務爲揫斂。上之入王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獨行集出。粉墨亂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牧齋購憨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粗厲噭叫之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今乃得之晝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單丁土窟。棨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焉。固無俟於劌心燥吻而後工也。雖後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嘗爲一知半解。顧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晝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鑒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空林禪師詩序

東浙宗風之盛。始於周海門先生。湛然澄密雲悟皆緣之而起。其推波助瀾者。則我外舅葉六桐先生。故兩家大弟子拄杖埋頭。鉢盂開口。以姚江爲故里。是時姚江。傳海門之學者。有沈求如史子虛史子復管霞標蘇存方。皆以學佛知儒自任。密雲之弟子。亦無能出幅巾之右。數君子之所最契者。於密雲門下爲空林。空林亦遂從數君子。把茅四明之白水。此參彼證。剛欣柏悅。余訪之於山中。再訪之於城隅。至丙申。同避兵突於外家。內弟葉雨孩寶藏書以刻準提咒。空林呵之曰。汝輕先人手澤。佛豈福汝。其議論非學佛者所有。頗好吟咏。信筆矢口。無所持擇。雖語有蟲細。而俗情不入。不可以詩家規律律之。夫寒山拾得。村墅屋壁所抄之物。豈可與皎然靈徹絜其笙簧。然而皎靈一生學問。不堪向天台炙手。則知飾聲成文。彫青作蔚者。非禪家本色也。佛法下衰。張王李趙之流。無不稱某宗某代。而以住持爲事。五山十刹。私爲一家產業。衣鉢之資。營於宰官之請書。兩不相下。則此守彼攻。各暴凶條隱慝。索是非於黃塵章馱之威。不敢伍伯。亦有憑陵廢寺。聚虜

婆頂老十餘人．卓杖搖唇．稱爲上堂出世．旁觀爲之猖噱．空林自密雲記莂以來．痛折時風．唯與二三寂子．寡兀空山．同門即欲牽挽資其道價．不可得也．嗟乎．豈非法海狂濤中之一砥柱乎．余嘗集其詩數十首．付其弟子師賢．已忽忽忘之．辛未四月．余自新安返．師賢挽來．欲刻其詩．且求爲序．念在外家相對時．已三十六年矣．數君子之遺風流韻．不及一世而斬．而方外師弟．猶能拳拳於楸柏之實後．是可嘉也．空林名智遠．崑山朱氏子．

靳熊封遊黃山詩文序

文人與山水相爲表裏．豈故標致以資談助也．其相通之處．非徒有精靈實顯體狀．此酬彼答．不殊形影．昧者以爲山川不能語．藉語於文人．文人亦無不喜遊山川．豈其然乎．凡洞天福地．皆有幽宮神治．以慧業文人主之．彼慧業文人者．卽山川之神也．英爽勃崒．如空同之粉堞青鬣．嵩山之秋夜杵聲．峨眉之佛觀．廬山之聖燈．紫蓋之白鶴．張文潛言道士齊希莊居王屋山．夜聞百物有聲．晨出視門外人迹無數．又見兩髻童子黃單衣綠帶．目有光．貌不類人．武當學道者常百數．學者心有隆替．輒爲獸所逐．似此者不可枚舉．可謂山川不能語乎．昌黎禱衡山而

眾峯爭出．東坡在登州而海市秋現．鄧志完過永州．澹山巖狐鳴．山川與文人相酬答．固未嘗徒付之冥漠不可見聞也．自康樂柳州以後．世無遊人久矣．塵聲俗軌．綿絡累紙．如遇王嬙．豈不言好．以毛延壽之筆．唐突脂粉．山靈不受汝阿諛也．左思云．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彼一條界破青山色．非徐凝之惡詩耶．誠不如絲竹管粒．猶爲不惡．昔同萬履安山行．履安疲曳莫前．余諧之曰．當罰讀遊喚一過．遊喚者．近時文人所爲記也．與徐凝一例．卽文人喜遊山川．山川豈喜此等文人遊乎．請廻俗士駕．松聲鳥聲水聲．無不作是語矣．新安靳熊封使君寄我遊黃山詩一卷．記一卷．詞情俱美．注目抽心．晶照巖壑．不特爲士林之矜獎．山川亦與之酬答矣．夫黃山之雲海天馬．白雲神鴉．固山靈之體狀也．遊者非其人莫見．嘗遇一端．亦足爲豪．使君之來．集於倉卒．豈非山靈之意．所以待昌黎東坡志完諸公者待使君乎．神且弗違．其無作尋常遊記觀可也．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宣城縱橫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闊．不惜以身爲砥柱．沒後文集出．崑宣纖芥之惡．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鉞．去之再世．聞孫蓼菴刻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綫．皆自以爲子午矣．日記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爲子午者而已矣．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橐籥．按以弦望．金烟玉水．所照未必不反是也．昔倪文煥黨逆而歸．喬侍御往訊之曰．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莫不罵楊左爲小人．我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莫不稱楊左爲君子．吾亦以爲君子矣．以世情言之．文煥實爲名言．嗚呼．世情之是非．象沒深泥．盡亦觀先生之書．以審其子午乎

平陽鐵夫詩題辭

唐人之詩．大略多爲僧詠．如岑參之相識唯山僧．盧綸之幾年親酒會．此日有僧尋．鄭巢之尋僧踏雪行．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門掩．僧來閣復閑．項斯之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李山甫之檻前題竹有僧名．李洞之壁記辭僧書．鄭僧

點寒竹．張喬之僧說讀書年．吟僧欲伴行．朱慶餘之時復留僧宿．唯僧得往還．江僧伴晚吟．崔塗之暫得同僧靜．偏逢僧話久．耿緯之尋僧已白頭．唐球之問寒僧接杖．馬戴之孤璧野僧鄰．其他不可枚數．豈不以詩爲至清之物．僧中之詩．人境俱奪．能得其至清者．故可與言詩．多在僧也．齊己云．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此之謂也．豈若今之支那撰述．惡詩村偈．粗厲噭叫之音．剽取市塵．以爲脚本乎．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餘．閒時遊覽．但見有物象人．詰之．口輒動．所謂僧也．此曹不可與共談笑．況於詩乎．平陽鐵夫名元立．兩月之間．兩度過我．已出其詩．不染纖塵．眞英靈衲子．唐人之所詠也．有天岳以爲之師．當趁此色力．專志讀書．無徒曾說茶話．理會饅頭夾子也．

壽李杲堂五十序（辛亥）

余束髮出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佻俛．滿盈江湖．莫不汜濫藝文．共矜華藻．場屋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充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纔脫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者．左史而

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彙輛。自非闒茸闒闍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船所至。或用以塡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啟禎一輩之士。老死略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者。竟不異蟲讙鳥聒。過耳已泯。蓋不特驀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授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況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饑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歛拆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啟禎間。卑之又甚矣。蓋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遡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

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怵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怵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摩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溈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爲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爲事。競張空虛。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白椎卓杖之間。顧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者受者。同一庸妄。古之人以道爲通塞。今之人以師爲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當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遁擊澄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器豈讓傳燈。雲門法眼僞仰之絕。無關佛法盛衰。則知人重夫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嗟乎。吾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憧憧瓢笠。旅俗膠加。故譏貝諸師。欲撫中下之資。不得不言椎朴少文。無害於道。愚者誘於其迹。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躐至牛頭馬腑。以撥源流。遂薄經論爲淺教。斥文字爲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岳禪師年十三。即爲詩人。銳志讀書。始出而遍參名宿。雪嶠玉林箬庵山翁。在釋門如五緯之麗天。芒寒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爲文詞。湔拂塵蒙。諧飾光價。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獎。余以爲如師者。始不愧傳燈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午暮春。爲師掛履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黃竹。以壽文謁余。余語之曰。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所言。無乃贅乎。

天一閣藏書記（己未）

曾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兎園寒陋十數册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畧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

無力也。況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淸之而爲奇器。再淸之而爲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强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繙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收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檇李高氏以書求售三千餘。大畧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

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歷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略。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隣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菑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并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齋之書。余宗兄此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二者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爲物。即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即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兎園寒陋十數册故書。修飾成家。儼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者。亦不乏兼收並畜。錦軸牙籤。爭長於名畫奇器之間。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于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疥駝書簏之誚。弇州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荊川二人。其次楊升菴黃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間世之學者也。何意當吾世而見之健菴先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沈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生故吏。徧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帙。而先生爲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焰。　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文爲。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僅關一家也。先生內備　顧問。外獎風流。雖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邱八索。子產之實沈臺駘。方之昔人。豈繄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

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芙集門牆。一經盼睞。皆合宮懸。其爲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爲冬華之桃李。不適於用。先儒謂傳注之學興。蔓詞衍說。爲經之害。愈降愈下。傳注再變而爲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剿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闒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鍛。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障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爲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假館而繙讀之也。

萬里尋兄記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遍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

裂紙數千縷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猿洞八角蠻陬蹤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過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彷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厠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幾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毋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藉曰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於鳥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歷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箧出殿門外南向立箧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項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并舍利以去住持僧傳瓶無以眩人用眞珠裹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歷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卽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三年耳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年之久舍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啟閉一

二山野鼠鳥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譸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卽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牕油盞燈炷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卽舍利亦復何奇而況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雰霧澒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撤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明續忽爾冥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露結余眙瞬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卽凍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沸響扃鐍人間郁烟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寃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蟠蟄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敲磕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故爲玄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脇藜蓬奮蔚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碧石罔草碎碑埋磚枯胔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仙宮神冶山岳炳靈高僧懸記冶鳥木客峭崒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恒寒而無燠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嘗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泣然

念祖堂記 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者

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嘗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諾。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聽。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歿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草草。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既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不過朞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歧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甯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廐。馬廐之後。歸自先生文鼐。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鼐。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蔭。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黃（家諱）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給拾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彼遺書登嚴光祿無據何以責嚴工而加[illegible]）勢尤桀驁。與其（[illegible]何以[illegible]而正[illegible]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劉[illegible]劉宗周正人也[illegible]而阻之移官一疏何罪乎疏請[illegible]）同黨。賊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留僊馮鄴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玄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搢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以奄黨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蕺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螳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抽椽壞壁。未幾而傾圮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十年。創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虛壓可數。當知韓候爲小道耳。王顓菴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東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即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煜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迺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藥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還祠記

先忠端公祠。壬申。建於縣西之西石山。春秋有司致祭。設祠夫三名守之。爰當孔道。改革之際。屯兵於此。抽榱桷爲營火。祠因以廢。丙寅。學院王顓菴先生稽昔祀典。復其春秋之祭。余以所居黃竹浦矮屋三間。稍拂拭肖像爲祠。自丙寅至庚午春。五年九祭。煩有司往返四十里。僕僕從事。心甚不安。七月二十四日大水。祠屋遂沈。海內知之。司寇健菴中允果亭相國立齋相國素存學院蓉湖京兆定庵諸先生。各出清俸。余鑒前弊。建於新城內南門之左。頗饒花木之趣。太守長白李公

題其額焉。一祠也。三徙而定。厥維艱哉。蓋餘姚先賢之祠。無不在城內。惟嚴子陵在陳山葉道。趙攷古在馮村故居。陳山當時有高節書院。設山長領之。山長攝祭。故能多歷年所。山長廢。亦遷至城矣。攷古之遷入城。不知何時。或曰嘉靖中湯紹恩。其餘如虞國石孝子之祠。當年應皆載在祀典。今孝子蒸嘗。止於私門。虞國祭賽。化為土穀。豈不以離城之故哉。余按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當祭之時。爲尸以迎之。祭畢則已。無所謂廟也。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抑廟之防乎。自漢以後。圖形立廟者多矣。或墓或居。一邑之中。渙不相假。案四境而祀之。勢將鮀不給祝。後世萃之一廟。少牢合祭。名曰鄉賢。則餘廟皆可毀也。未幾而鄉賢猥雜。馬醫夏畦之鬼。莫不攘臂而爭之。君子羞與並列。則仍爲別廟。有司因而分祭。自特祠而鄉賢。鄉賢而又特祠。古今凡三變焉。嗟乎。人之賢不肖。不係乎祠。祠之分合。皆不能無弊。故象祠於鼻亭。薛道州毀之。曹操祠于夷陵。申屠子毀之。蔡州吳元濟之祠。改爲裴度。崖山張弘範之祠。改爲文陸。春秋之斧鉞。長存天壤。頃一販夫以千金修學。竄入鄉賢。或爲鞶纓之惜。余笑曰。此近時加納例也。何不可之有。聞者莫不胡盧。夫非其位而據之。祝板呼名。旁觀腹笑。是亦呼爾蹴爾嗟來之食也。鬼豈無知乎。崇禎戊辰。余在京口。寺中作佛事。余入覲之。有神位書先公姓名。前設伊蒲之饌。余痛哭而拜。一寺皆驚。其後聞此數年間。江南北凡爲佛事者。無不有先公及與難諸公神位。此所謂野祀也。昔諸葛忠武未立廟之先。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是矣。先公司李宛陵。宛陵祀先公於名宦。與文信國同龕香火。戊寅。余至宛陵。梅朗三麻孟璇徐乾若皆言先公英靈不昧。一紳平時於先公爲難者。見先公降於其宅。鬼卒持耶當捕之。紳乃叩頭乞哀而死。有僧自阜亭來。言遇先公。問其所之。云赴宛陵之任。令之傳語。錢牧齋語余。客有請乩仙者。先公與李忠毅降之。忠毅爲南康城隍。先公爲寧國城隍。亦與僧語相合。近讀嶺南韓如璜集云。先臣黃佐有言。劉球毛吉爲奸盜所殺。嘗附於人。比聞楊璉黃尊素周宗建亦復現形著靈。貞魂耿耿。自不同它氣易散。豈幻誕哉。江右舒碣石亦云合君子之言。證之不可誣也。嗚呼。先公英爽勃窣兩間。此鄉邑之祠。胡可忽諸。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眞珠。烟蒲石竹。辣茄

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翦。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脊。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綫柏。屈其千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欵冬。丈紅段錦。雁來燕麥。紫末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疇間。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庚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傳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螟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墻。藍水東流。戴九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窗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狡獪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峯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誚固陋者。曰兎園策。兎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兎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荆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汨沒於支離章句之中。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illegible]唯諾。無非太和眞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秘。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脈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

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搘定。宋無逸之纂修元史。黃墀陳子方之自沈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奄間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愍執綏龍馭。南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頹敗。上雨旁風。一宮之外。皆爲茂草。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卽有春樂。聊爾具文。至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爲圃。元輿憂道將陵。忍使陽明闕里而顚悴於　盛世乎。晉中康侯知權。以經術爲吏治。下車卽爲此懼。廣文沈君煋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己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勅。士心鼓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以來力。拷鼙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義嘗學於舊史。見屬爲記。念陽明之學。今時閒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爲道德。形於言則爲藝文。見於用則爲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溝猶瞀儒。嚾嚾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恧歟。　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姚沈記

淮南子曰。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以爲寓言。今乃信之。庚午七月二十三夜。大雨。明晨。山水大至。平地驟高二丈。二十五日子時。龍自東至西。其目如炬。盤旋於屋瓦之上。風聲如戰鼓。萬面各山蛟蜃皆起而應之。山崩者百餘處。凡蛟蜃之出。山崗自裂。涌水數丈而下。雖萬鈞之石。投空如撒沙。響震數十里。水如血色。棺槨之在平地者。不論已葬未葬。皆破塚自出。縱橫水面。如波濤相上下。廬舍大者沉。小者颺流。人民死者無算。余里有百歲老人鄭近川亦溺焉。溺者蔽江。人民之在高阜者。見其呼號求救。亦無從措手。有小舟載十七婦女而過。樹上有一女哀哭。扶而下之。舟覆。幷十七人亦死。樓房之乘流下者。其燈尚未滅。未幾沒矣。有布袋浮沉而下。人疑爲貨。解之一死小兒。蓋水之初至。小兒無可住足。置之袋中。掛於

簷間。屋倒而兒死於袋也。此據見聞所及。拾其一二。二十七二十八日。水減三四尺。謠言初三水再至。姚邑當沈。闔城父老。思爲厭勝之術。於是祭告城隍之神。徹城樓餘姚縣三大字。投之江水。八月初二夜。果大風雨。明日。水長如二十四日。稍縮一二尺。赭山之間。兩龍作壩。瀦空崛起數丈。上流之水。壅不得行。如是者十餘日。居民皆發屋瓦。騎危而爨。縛門板爲筏。撈取水底禾頭。刈而作糜。雨無俄頃之懈。天之抏我。如不我克。餓死者又不知凡幾。死者無棺。則棄之水中。任其去留。或繩縛死尸。繫之梁棟。以俟水退。禾稼一空。人號鬼哭。余生長亂離。屯苦備經。冀以衰暮飾巾首丘。不意復見此景象。五月間。余自姑蘇返至五夫。見大鳥滿田。初以爲鶴。察之則鵜也。東浙無鵜。海鳥之來。其如魯之鶢鶋。天津之杜鵑乎。吾姚大水。見於前史者。莫甚於哲宗元符二年冬十月朔。餘姚江河水溢。高丈餘。有聲。數日乃止。縣西三十里。有宋屋一所。當時之人。刻其水痕於廳柱。留示子孫。以今較之。增二尺五寸。元符二年至今康熙二十九年。計五百九十二年。然則此變顧五百九十二年所未有也。今人于山崩之處。皆曰出蜃。蜃卽蛟也。讀水經云。蛇雉相搆爲蛟。出殼之日。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皆龍之屬。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解者以爲卦影虛設。豈知山崩則水出皆黃。海溢則水上皆玄。玄黃夾雜。象皆實事也。有疑天豈無權。顧令孽龍肆毒至此。年來人心敗壞。通都窮谷。黃童白叟。無不以機械爲事。閃屍鬼魅。不可方物。五行於智屬水。智既邪出。水亦橫行。一氣之感召。天亦不能如之何矣。人誠有鑒於此。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有自武林來者。相傳東浙之水。餘姚爲甚。餘姚之水。黃竹浦爲甚。姜黃二姓之人。靡有孑遺矣。或曰。梨洲亦爲不弔之人歟。或曰。梨洲無死法。天或留之。余聞之。以爲兩者皆非也。以丁玉夫之賢而死覆舟。以王槐野之文而死地震。大化流行。愚賢一例。余愚者也。余之受溺。不足爲異。余之不溺。又何可必。亦曰幸而免耳。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道五道。及豎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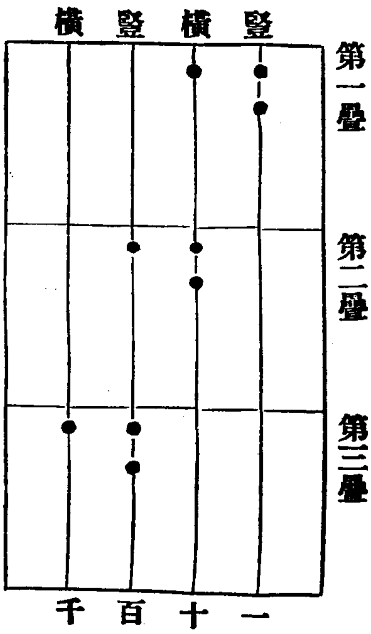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德云三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

（以數其義只將今文過現未來遷轉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知算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個成一疊算位即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部豎過去一世以爲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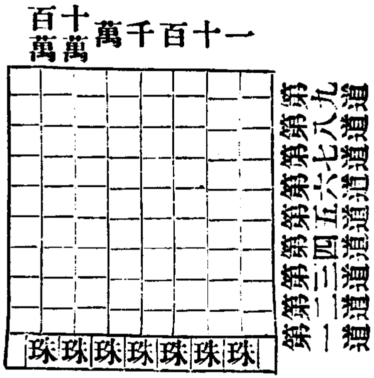
（在逆翻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疊又即變現在豎已爲未來演翻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疊能變之法即唯三疊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數）（無增識）（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以立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疊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疊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疊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疊爲準。第二疊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疊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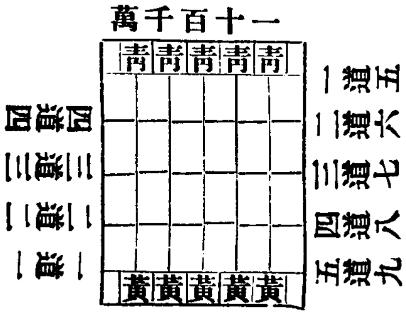
流變三疊圖



太乙算



兩儀算



答劉伯繩問律呂（癸卯）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家諱）無與並也。　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即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者爲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

可用此黃鍾之下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鍾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鍾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實一也）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鍾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鍾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鍾之用及於應鍾蕤賓雖黃鍾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己說非也

問史記生鍾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邪雲路云即是上文聲律數太簇八寸爲商姑洗七寸爲羽林鍾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鍾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雲路謂誤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鍾雖曰應鍾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鍾以下皆

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卽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鍾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鍾乃爲當耳

問應鍾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嘗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鍾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爲宮者卽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畧本之荊川道思然其圈點句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強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勛誌前

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遷葬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喪。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詩。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何疑十郎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尙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稱筆而少道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荊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爲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尙不勝數也。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荊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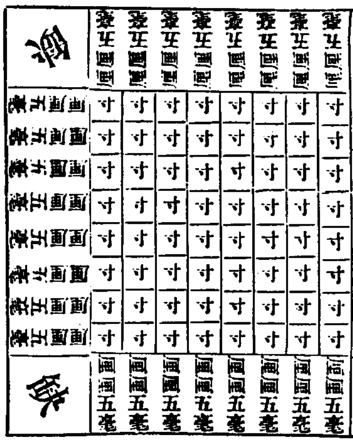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卽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某考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邱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歷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

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己酉朔。十月爲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即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筭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

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取一寸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積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强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强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爲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圍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爲得四十八寸六分。即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圓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旣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卽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即今爲圖如左。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鑒之後。爲南岳青原。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潙山。此潙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蘗。黃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爲嘔噦。會元附註。以邱玄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

而絕。洞家指爲僞碑。以爲元稹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邱元稹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疏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甯高僧傳中。其末云比邱慧眞文貢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塲。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卽指慧眞文貢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貢曰幽閑。以實辭扭作人名。爲附註者。文理尙未通也。權文公爲禪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巢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邱碑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晷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甯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歷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

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愼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卽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卽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贏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錯却一甲子。第二十八卽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卽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畧相同也。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甯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爲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

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齋所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元年爲第一甲子至周康王爲第二十八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喩春山律歷 戊午

示楚郴喩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歷爲絕學。謂帝王歷數眞傳。夫律歷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尙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風敎偸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隷。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合。以爲律管之長短

出於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鍾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鍾林鍾.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鍾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鍾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鍾爲林鍾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郎郁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綳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

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値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値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其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歷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歷.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illegible]不知明歷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傭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

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歷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摋.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己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歷與秦歷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歷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

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千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千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千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千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千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句股之法。人去千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千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千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千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二寸。以千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千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

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千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位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千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千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釋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歷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歷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減。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歷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歷。月在日北。謂之陰歷。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衞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懷。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衞朴精於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

（此）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變。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初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初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衞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於兩旁也。夫旣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旣對衿。則前襟之裹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於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始於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扆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在戶牖間當扆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礙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爲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旣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旣祔主。復返於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於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旣已復寢。則烝嘗禘於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於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於此。蓋祔者旣虞之後。埋重於祖廟門外。即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於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幷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於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於是易檐改塗。奉主合食於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即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即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

而死。大宗不可以絕宗。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卽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卽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而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緦。緦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於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剏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於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旣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

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卽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則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旣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旣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禫而疑之。卽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旣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閒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縞。是

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徙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烝嘗行於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承喪未畢而言也。

（按黃王儀云初時無書之與卒哭[illegible]儀行[illegible][illegible]寬[illegible]之事三讀而後舉）

南雷文約卷四終

南雷文定四集

楊逸題

南雷文定四集

楊逸題

南雷文定四集目錄

卷一
明儒學案序
補歷代史表序（入文約）
陳同亮刻胡傳序（入文約）
黃山續志序（入文約）
汪扶晨詩序
曹實庵先生詩序
陸石溪先生文集序（入文約）
陸鈐俟詩序
金介山詩序（入文約）
姜友棠詩序
萬貞一詩序
馬雪航詩序（入文約）
謝莘野詩序
空林禪師詩序（入文約）
綠蘿庵詩序
靳熊封遊黃山詩文序（入文約）
鄭蘭皋先生八十壽序
唐氏家譜序
卷二
鄭玄子先生述
遷祀記（入文約）
東廬記
姚沈記（入文約）
越州李公救菑記
大方伯馬公救菑頌（入文約）
瑞棠楊公傳
王訥如使君傳
吳前僧先生傳
胡玉呂傳（入文約）
劉太夫人傳（入文約）

獲麟賦（入文約）
孤鴻賦（入文約）
卷三
高古處府君墓表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入文約）
贈刑部侍耶振鐸鄭公神道碑
毛烈婦墓表（入文約）
兵部督捕右侍耶西山許先生墓誌銘（入文約）
楊士衡先生墓誌銘
朱人遠墓誌銘（入文約）
萬祖繩墓誌銘（入文約）
董巽子墓誌銘（入文約）
鄭元澄墓誌銘
蔣萬爲墓誌銘
奠高董君墓誌銘
都督裘君墓誌銘

國勳倪君墓誌銘
卓子孟孝廉墓誌銘
查逸遠墓誌銘
吳處士墓碣銘
吳節母墓誌銘
安邱張母李孺人墓誌銘
吳山岙然大師塔銘（入文約）
卷四
破邪論（別刊）

南雷文定四集卷一

明儒學案序

餘姚　黄宗羲　太冲撰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功力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窮心則物莫能遁窮物則心滯一隅是以古之君子寍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絶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儒風愈下兎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閧之市可哀也夫某幼遭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某猶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蹻蹻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某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寍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唯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唯於

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某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宗旨正在於意寍可不爲發明仲昇欲某序其節要某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尙有成局之未化也況於他人乎某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淺深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朦朣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樿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然鈔本流傳陳介眉以謹守之學讀之而轉手湯潛庵謂余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壬申七月某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屛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者見學案而歎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無何賈君死其子醇庵承遺命而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柔爾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

汪扶晨詩序

昔吾夫子以興觀羣怨論詩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謂之興後世詠懷游覽詠物之類是也鄭康成曰觀風俗之盛衰凡論世採風皆謂之觀後世弔古詠史行旅祖德郊廟之類是也孔曰羣居相切磋羣是人之相聚後世公讌贈答送別之類皆是也孔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專指上政後世哀傷挽歌遣謫諷諭皆是也蓋古今事物之變雖紛若而以此四者爲統宗自毛公之六義以風雅頌爲經以賦比興爲緯後儒因之比興强分賦有專屬及其說之不通也則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結有鴻溝南北之分裂矣古之以詩名者未有能離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處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興也言在耳目贈寄八荒者可以觀也善於風人答贈者可以羣也悽戾爲騷之苗裔者可以怨也汪子栗亭新安之才士於海內名流無一不交歲辛未余過黄山信宿潛口栗亭出其詩讀之古詩富健律詩妥貼名章迥句時時奔會而其清茶濁酒臨水送歸山陽聞笛一往情深宜乎資良友之冥福梓故人之遺書爲世所稱也若栗亭者其亦可以羣矣慨自伐木既廢五交之外復有泛交暴集之客出門遂忘姓氏講席之人在途即分車笠故其爲詩排比雕蟲都無意好要皆刻薄者之所爲也禮不云乎溫柔敦厚詩教也栗亭之謂乎

曹實庵先生詩序

余至新安得交實庵先生其爲人淵渟岳峙望之使人意消英辭風譽播於寰宇而處之若無靳使君架上有先生珂雪詩淨本因攜至舟中讀之其爲詩如江平風霽微波不興而洶湧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矣世稱李詩得變風之體杜詩得變雅之體先生蓋兼有之余順流而下惟恐瞬息瀨浦不竟先生之集也今之爲詩者曰必爲唐必爲宋規規焉俛首蹜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貴於是識者以爲有所學即病不若無所學之爲得也雖然學之至而後可無所學以無所學爲學將使魏晉三唐之爲高山大川者不幾蕩爲邱陵糞壤乎故程不識之治兵也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軍不得自便敵不敢犯李廣行無部曲行陳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衞敵卒犯之無以禁即學詩者之明驗矣先生之詩以工夫勝古今諸家揣摩畧盡而後歸之自然故平易之中法度歷然猶不識之治兵也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謂之有所學可也謂之無所學亦可也先生之鄉有馮汝言先生者輯漢魏六朝詩紀衣被天下江山寂寞天末酬其藝苑之功學者疑焉顧百年以後清淑之氣萃

於先生今而後亦可以釋然矣

陸鉁俟詩序

甬上陸鉁俟以雙水詩草示余求序讀之終卷其古詩似康樂律詩似許渾纏緜而有情感慨而多致排比之間自然不假人力顧千鎚百鍊所不易及鉁俟爲亡友文虎之諸子文虎之詩奡兀聳蕩時見斧鑿文虎之才力鉁俟之工夫各不相蒙要之皆詩人非俗人也詩也者聯屬天地萬物而暢吾之精神意志者也俗人率抄販模擬與天地萬物不相關涉豈可爲詩彼才力工夫者皆性情所出肝鬲骨髓無不清淨呿吟謦欬無不高雅何嘗有二即如君家詩人魯望以幽豔易晚唐之纖巧放翁以圓熟易豫章之麤豪爲藝文未墜之領袖不必出之一隅一轍也世人多喜雷同束書不觀未嘗見大家源流之論作半呑半吐之語庶幾蘊藉以爲風雅正宗不亦寃乎近來黠者取宋元詩餘抄撮其靈秀之句改頭換面以爲詩見者嗟其嫵媚遂成風氣此又在元遺山所謂薔薇無力之下矣昔人云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思路太熟則必雷同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首詩無一相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徑不由即自己思路亦必滅竈而更燃也鉁俟之詩遠有端緒自劍南以至石溪文虎代有詩人幾如劉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姓當時七十人並能屬文豫章詩派取諸四方鉁俟取之其家而有餘矣文虎詩文尙未行世昔語杲堂令其與萬悔庵合刻此願未了思之腹痛鉁俟當亦如余也

姜友棠詩序

古今之稱詩者多於麻竹然而傳至於今者寡矣傳至於今而爲人所睎嘆而不能已者益又寡矣此無他則爲人爲己之分也蓋三百篇大抵出於放臣怨女懷沙恤緯之口直達其悲壯怨譎之氣初未嘗有古人之家數存於胸中以爲如是可以悅人如是可以傳遠也夫亦如飄虛之風鳴秋之蛩百物之相軋相應而成聲耳顧今之爲詩者才入雅道便涉藝門浮雲白日摛爲古選青枝黃鳥拈爲六朝紛紜膠膩自錮其靈明無非欲示人以可悅耳不知昔人之所以上下於千古者用以自治其性情非用以取法於章句也姜白石云異時泛閱衆作病其駁也專志於魯直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卽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夫無所學則爲己矣吾友姜友棠之爲詩也自出機軸其窮愁感慨若閒雲之卷舒怨劇之淵湃不知其然而然以成其爲友棠之詩而已知之而嗟嘆之者唯吾黨鄭禹梅周弘濟數人其於時風衆勢有所不計也吾里左近有永樂寺先州判茂卿講學之所也友棠讀書其中翠色冷光日相映射故友棠之詩愈昌永樂寺在元則柳道傳戴九靈之詩蹟可尋在明則王文成徐曰仁之風流未散今又得友棠之吟咏吾里之山川庶不寂寞矣

萬貞一詩序

今之論詩者誰不言本於性情顧非烹鍊使銀銅鉛鐵之盡去則性情不出彼以爲溫柔敦厚之詩敎必委蛇頹墮有懷而不吐將相趨於厭厭無氣而後已若是則四時之發斂寒暑必發斂乃爲溫柔敦厚寒暑則非矣人之喜怒哀樂必喜樂乃爲溫柔敦厚怒哀則非矣其人之爲詩者亦必閒散放蕩巖居川觀無所事事而後可亦必若椀薰鑪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睹雲林海岳之風而後可然吾觀夫子所删非無考槃邱中之什厝乎其間而諷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者必於變風變雅歸焉蓋其疾惡思古指事陳情不異薰風之南來履冰之中骨怒則掣電流虹哀則淒楚蘊結激揚以抵和平方可謂之溫柔敦厚也吾友萬貞一牢騷歷落之士其學主於經術博覽强記未嘗刻意精性字櫛句比以詩人自命召入翰林荏苒十年史館詩之所自出也庶幾可以專心致志矣顧一時同召者皆借途以去而貞一獨任其勞成崇禎長編百餘卷列傳若干卷短檠木榻筆退成塚豈暇爲詩既而晨炊欲絕自請外補斗大一城鵠面蒼生旱蝗孑遺撫循委曲織之涕泣又不忍爲詩嗟乎貞一風塵困頓鍛鍊既久觸景感物無一而非詩則以其不暇爲不忍爲者溢而成之此性情之昭著天地之元聲也豈世人心量手追如何而漢魏如何而三唐所可比擬者哉雖然貞一亦憶當年訪我黃竹徒步往來野橋村店高歌泥飲時乎今俯仰垂三十載市朝與昧既不能或過幸天假吾年以待子歸來尋此舊游一唱一和所得必有異於是者矣

謝莘野詩序

余於近日交遊之詩其心契者曾弗人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李元仲如嵩岳嫁女所用非世間器物戚綴耳如天寶宮人話舊針樓俱帶酸恨杜於皇如洛水遊神縹緲止見霓裳濟跡初如琵琶技邂逅樂天及偏行集出便似村僧沿門弄鈸矣然此數子者當今不以爲詩人也曾憶與陳令升翦燭論詩頗有短長余曰浙

東之詩看他好處不出浙西之詩看他不好處不出令升曰看他不好處不出此言尤毒如此做去更自轉身不得所謂五百年墮野狐身也相與一笑顧近年以來浙東風氣一大變畧舉如鄭禹梅萬貞一陸鉁俟姜友棠周弘濟裘殷玉謝莘野諸子要皆稱心所出瑕瑜不掩鍾嶸謂謝眺一章之中自有玉石正不相妨市買燒米汁爲水玉晶瑩以悅婦孺可謂無瑕之玉乎唯其有瑜有瑕自然英旨乃爲眞耳莘野秦川貴公子而遭逢易代頗傷哀樂昌黎言讙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似乎聲以哀爲主夫詩者哀樂之器也假令琴瑟之聲可哀而不可樂五聲不備是爲竊器莘野之詩叙喪亂而悽戾逢公讌而綺錯能備五聲者也與諸子日新月勵余之一契再契又何必越濤江而求也

綠蘿庵詩序

中洲禪師住持黃山之慈光寺余至寺中値師他出明日天雨枯坐取師綠蘿庵詩讀之凄風拂林鳴絃映壑似無意爲之而未始不工也其天竺之陰何乎師聞余至亦遂還山遇之於瀏口屬余序之余雖與師傾蓋然師曾主鹽官國師道塲鹽官爲余舊遊地師之所與唱和者非余之門人卽故人也憶鹽官之爲詩者雖多而其欬唾相薰無日不談者亦可屈指朱止溪論詩甚嚴以賦比興爲繩尺陳令升喜蘇詩共磬胸懷誰云猜忤陸冰修善於應捷譬之朱漆雖無楨幹而有光澤查二南幽夜逸光不耐曉日朱人遠揣摩之才其於家學頗爲轉手陳子文翩書記以書法佐之固當世之膏粱也陳敬之輕誕自矜未見涯涘查夏重自黔返吐詞清拔查德尹塡詞入情而苦纖媚李是菴佛火消寒未泯俠骨可謂盛矣有婦人焉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宜乎師詩之美也師家京口己亥之變百口舉遭縲絏師以三尺童子直其誣未幾而父歿二年廬墓遯跡方外夫身當患難去死毫釐人世怨毒酸苦之境陷於心坎則其發之爲詩當必慷慨而不可收拾彼祕演惟儼身處無事之地尙有不平之鳴顧師之爲詩歷然雅體何其得性情之正乎此蓋得之心行路絕之後而非師友之所能助也

鄭蘭皐先生八十壽序

康熙辛未十月十八日鄭蘭皐先生八十誕辰聞孫復之挐舟黃竹浦乞余壽言余於先生六七十俱嘗有言矣惟是先生炳然之節粹然之養固有累言不盡者袁公安曰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

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此爲常人言也君子一生閱歷如積金玉壽彌高積彌多舉之盡足爲世寶詎與庸庸碌碌同其銷歇先生値事會多故之時涵養稍未純幾微稍未化非激則隨先生泊如恬如而其中之確如者又未嘗少踰乎銖黍故其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一以守道自重出處較然當崇禎時以科目不得士行積分之法優者臺省劣猶郡縣同輩多由之出仕先生以時不可爲退守初服金陵立國當事欲挽先生先生曰豺狼當道舉目將有山河之異矣盍可褰裳赴之乎會稽之守以監軍副使徵先生先生與叛帥不感移疾而返其難進易退此一時也桑海之交波路壯闊閉門聽雞之時臧否不立先生沈名於桑柘弋者何慕又一時也今子登朝封加翰苑以故國遺老羽儀當世子孫皆有文章大名爲時所宗而先生藥欄竹塢參差蔚會臨之以草堂獎之以榼垣新詩間作輕禽短葉尙識春光蔗境彌甘薑境彌辣又一時也余嘗謂吾人之應世種種不齊時有常變勢有順逆德有剛柔類有邪正然此中各有自然之天則惟氣質未融私意未化不能虛以適變不免參以己意故有形迹可指不能合夫天德乾則是純陽謂之龍德蕭渾然太虛之體故能隨時變易與世推移宜潛而潛宜見而見宜飛躍而飛躍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自無形迹可指不露圭角故謂之無首者此也先生之所得於易者深矣

唐氏家譜序

沈約魏收爲史自叙其先世附合乖謬人以爲誣其祖也故叙家譜者未有不以此爲戒是故誣祖之罪甚於忘祖然今日譜之爲弊不在作譜者之矯誣而在僞譜之流傳萬姓芸芸莫不家有僞譜歐陽文忠曰渤海之後獨見於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文公曰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再不可紀夫歐蘇二氏其源流歷然者尙有不可紀之世次而僞譜不問其地之南北不考其年之上下一概牽合某世以至某世繩聯珠貫至使子孫倒置蛇首人身其有名公墨蹟內府璽書者尤市兒之狡獪無識之世寶也嘗見一巨子搆得僞譜視爲信貨據之以改舊本不亦寃乎夫世之爲巨子者多矣然亦不始於近世也六朝碑版實爲濫觴如庾信銘張則原張仲張猷碑辛則援辛有辛寥徐陵言侯氏則美夷門序歐陽則引渤海斯乃眩詞滅質徒騁烟墨又何怪凡偶之不能質确乎武林唐殿宣聖慶廷陳從余遊出其家譜請序唐氏爲直臣子方之裔其世次不可

紀其可紀者殿宣以上九世耳吳興固有唐氏譜自陶唐以下凡百世其世次縷釃古今唐姓之顯者燦然一貫殿宣以爲僞故不從而別自成之殿宣之識可謂加人一等矣或曰唐氏九世始遷之祖也祀可止於是譜不可止於是也曰歐陽氏之譜亦九世蘇氏之譜止五世何謂其不可也或又曰唐氏九世以上其顯者如林胡僅存其隱約者乎曰余觀李空同之譜其傳四世之事不越農瑣彼以門第相高者豈能及之二惠兢爽是在殿宣兄弟而已矣

南雷文定四集卷一終

南雷文定四集卷二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鄭玄子先生述

君諱鉉字玄子鄭氏浙之錢塘人孔肩先生之子也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初（岐然）之力學江道闇（浩）之潔淨虞大赤（宗玫）仲皜（宗瑤）之孝友馮儼公（悰）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啓祥）殷印持（調御）亦合併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人物固未之或先也癸酉秋冬余至杭沈崑銅沈眉生至自江上皆寓湖頭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舫隨所自得步入深林久而不返則相與大叫尋來以爲嘔噱月下汎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閧聲沸水蕩舟霑服則又閧然而笑三峰開堂淨慈一默爲首座君機鋒相觸奪其竹篦欲打擬議不果余曰鴨子早已過新羅也君爲之一笑明年余過湖上崑銅又在江右劉進卿秋浦吳次尾亦至夕陽在山余與崑銅尾舫觀劇君過余不得則蹤跡所至往往得之相視莞爾一日崑銅誑分宜於座進卿爭之至於揎拳惡口余與君解去其夏余自太倉返與君宿於仲

皜水閣談至夜分水鳥驚起戛然長鳴丙子余寓表忠觀前與南屏相近儼公秀初二虞皆住南屏君亦日日過從余弟澤望豪爽不羈夜半掉船湖中高吟長嘯沿湖羣犬齊吠若豹僧西吾牧齋客也凡社中之人無不網羅以去戊寅君與儼公渡江訪余村路泥滑同來沈長生不能插脚君笑言黃竹浦固難於登龍門也乙酉五月邂逅秀初道闇及君於熊魚山座上從此讀書社之緣絕矣湖山如故其猶足樂耶子將印持儼公二虞已前死秀初改名濟義道闇改名濟月逃之釋氏君亦變姓名不知去於何所有疑其慷慨致命死於鐘鼓者夫安仁之敗疊山有疆埸之責尙未卽死君以朝不坐宴不與而強叅烏合之事乎有疑其不食周粟而死者夫夷齊之所以爲夷齊只在窮餓節如是止矣豈以沾沾一死爲快也有疑其亡命爲僧隱而不出者夫敬業賓王刊章名捕君非有是也何因而亡命就使爲僧撾鼓白椎不能不受叢林之牽挽矣君本青雲豪士志在用世一擊不中飄然遠去豈復又繫於塵網以取挾肩疊足之辱乎諗皋父以子盡達時務委而出遊終皋父之世未嘗與子相聞也君之子淵業成名士灑掃庭內復何可慮君之不返流俗以爲怪君子以爲非已甚也淵之子薦述父之言曰聞汝祖在上柏山中有人遇之究不可跡余邑人韓貞武久於上柏余以薦言告之貞武曰嘻昔周旋初無鄭某意者其變姓名乎薦既不敢釘魂於棺閉神於槨用委巷之禮以施表誌來請家傳余因倣李文公陸歙州述例既以慰薦且盡見讀書社首尾始知先友之風流非今人所有也

東廬記

昔龐士元往見司馬徽徽採桑於樹上坐士元樹下其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徽行懿筐之間乃有王霸之畧足以樂而亡憂貧賤誠不能爲士累也玉清宮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崖州至中書言於王魏公公不答丁三四言且問何以不答王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也爲宰相者出言如糞土富貴誠足以爲累也吾友錢稺廉不爲經生之學料天下事往往多中宜乎出而求仕發其囊底餘智顧息機推撞以東廬自命披林聽鳥劚烟種竹與抱甕丈人爭一時之功業其才爲可惜也余嘗謂丈夫出而用世無論學術之醇疵所最忌者雜耳申韓管商之學專用計數行之未嘗不效諸葛孔明以純王之質稍叅霸術卽習坎心亨而行不尙今日之爲愚儒不必言矣顧有志當世者本以計數爲家儈而

胸中一二書本未化欲潤色其行事之纖毫則未有不敗者也然則極一世之智計不足當稺廉之隱約雖謂甬上之東廬爲卿雲之東湖可也

越州李公救菑記

今年庚午七八月之變餘姚爲甚海嘯山飛鬼哭龍戰千年以來所未有也長白李郡公之救菑亦千年以來所未有也康侯奉行之餘悉其苦心因命余記之從來救菑之法曰給粟曰爲食于路曰平米價曰疫醫藥曰死葬埋而其所以行此者曰發倉廩曰勸分如是而已然民之孤老疾病不能自食者方始給粟公于能自食者亦皆給之諸生之貧者與焉孝廉之無力公車者與焉爲食于路必於聚落之間而窮閻扼巷之老疾幼小則不能就食公身至窮閻扼巷負米哺其張口公所募之米積于姚中貧者既不須糴則米價不平而自平人民聚處饑餓之氣蒸而爲疫公使各安其居不出戶庭顧無俟于醫藥矣公之葬埋不特菑死之民棺槨之湧地而出者收瘞亦且數千故鬼亦受其澤矣凡此豈昔之所有乎昔者官之倉廩不過平價以糶公出倉邑之積穀悉以予民不收其價昔者勸分開報富民多出里胥之手因之上下公涕泣感動能使一省之官倡之於上富民不得

不協從於下豈昔之所有乎又爲絮衣數千視其號寒者而給之亦昔之所未聞也百姓觀聽咸張耳目疑公之錢米天降地出何昔人用之而不足者公用之而若有餘也此無他公之至誠痛貫人實無異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也嚙臂出血書衣爲章以告寮采其能無將伯之助乎然則救荒之奇策亦云誠而已矣余經行閭巷之中黃童白叟數米而炊無不曰此李父以眼淚活我吾儕其忍輕下咽耶益州記云卬都陷爲湖人過之者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儼然嗟乎吾邑無公此城郭樓櫓焉知其不爲水中之影見乎卽不然亦城郭是而人民非矣公起於冠族務爲嚴苦嘗欲以一縑寄太夫人而不可得向余及姜定菴言之至於泣下其廉次骨如此夫廉則財絀不能有爲而公之於越百廢具舉其所興造大者如鎭東閣蓬萊驛社稷壇朱子陽明書院劉龍湯紹恩祠皆起瓦礫而爲金碧是則其才有大過人者當別有記此但記其救菑一節云

瑞棠楊公傳

公諱士傑字瑞棠世爲淮人明初亂定淮人止餘七家公之遠祖楊友諒其一也錫以戶口印劵敕傳爲孝子錦號朴菴父鰥居朴菴侍寢不入私室者三十年冬月足龜朴菴捧而舐之及愈乃已疾革愓惶嘗糞父年九十五而卒當以明經入仕以父老不赴幷其例金亦辭之又數傳而爲公七齡失怙節母劉氏使之成立諸生中時譽殷然其學以經濟自任不僅僅尋行數墨豪舉於場屋之業也李賊既陷京師首取兩淮規統南北遣其僞防禦使武愫及呂弼周至公率其宗族及兩庠之士激以忠義流涕登陴出戰卒佐路撫振飛擒武呂二賊兩淮屹然向使兩淮失守則南都亦不能悠優夫一年也論功貢入太學不赴四鎭劉良佐聞公名起參其軍事尋擢廬鳳監司公皆不應然調兵算食良佐未嘗不與聞於公已攝霍邱縣霍方饑饉上官猶責常賦公曰民散久矣盜可復促之乎力請蠲免且勸分賑之民亦稍稍聚集依公以更生再調巢縣鍾石變聲遂投手板而歸巢志田園集其素心老友韻目觴政日從事於山光水影之中長鑱大劍恍如昨夢疾革子婿邱氏猶未于歸刲股和藥遣其侍兒以進亦公化之所及也當天下之亂豪傑之士未有不以扞衛鄉邦爲任者事平解散欲退閒而不可得蓋當其任事時親戚鄉黨不能無賞罰有賞罰則有怨毒有怨毒則有報復失職之後豈能油油然復與鄉人處乎故馮衍起兵於更始而不能不仕夫光武章溢起兵於元末而不能不仕夫洪武鄭玉保新安不受官而自縊謝翱參軍事於閩中不受官而流離死於道路孰能如公之角巾歸第口不談兵雞坫牛社枌楡魂魄一無猜忌乎則有以諒公當日之血心也去公五十年閒孫開沅乞余爲傳余以其關於國是者三致意焉

王訥如使君傳

君諱枚王氏字卜子號訥如系出銅川唐有司農官明州卜居鄞之武康鄉七世孫景山再遷慈谿遂爲世家祖謙侯父茂庭贈贛縣知縣妣徐氏贈太孺人藺氏封太孺人君蚤慧特出攻苦力學補博士弟子員以拔貢選入太學是時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纖豪然於先正體格尺寸守之不敢過慈以詩學名海內君獨得其傳祭酒王敬哉嗟賞不置以爲六館中之領袖隨舉北闈歷兩科報罷乃稍變其音節遂登順治戊戌進士第又四年授贛縣知縣其地空帶閩粵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其供藝視他縣無等而又爲文武大官治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急徵碎務皆取辦於君君取定俄頃神無滯用邑有四患往來供億分派於里甲里甲之羨賦爲胥吏所乾沒一患也以富民充馬戶走死者卽令其儐故僉報之時多以賄免二患也獄卒本爲顧役獨邑爲差役其賄免亦同於馬戶三患也鹽引壅滯或計口銷之以寬參罰四患也君除害若嗜欲一切不干涉於民調停歲用不足則以私財佐之但使其民以力田爲事懇荒五畝免役一年積累而加之數年之後懇至二千一百餘頃督撫皆以爲能考上上尋丁內艱服除補階州文縣人孤地絕正賦五千而縮無名之稅倍之君盡蠲往例其馬政鹽法行之於贛者復行之於文文之俗貧富相仇貧者恒輕生以破富貴之家爲快君於人命之誣者立爲除豁小民知徒死之無益此風遂革兩縣煩簡不同人情亦異君處之各得其宜世恒訾時文之士如塵飯塗羹不適於用何意盆盎中見此古罍洗君之謂與慨自吏治日下闒茸之輩傳通姦賂鼫鼠五技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者則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吾唯成事之是循耳黠者從而矯之凡可以爲聲名者於事多所更定然而不近人情御下各束濕不若貪吏之在上其情猶易測也今之人往往去思於貪吏可悲也苟得如君輩十數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生民庶可少安矣未幾滇蜀皆陷於賊君爲民强輒以出求死不得杜子美之麻鞋丁實臣之徒手何所遇之窮也雖然羈旅萬里囊無寸帛踐荊棘於羣

虎之中劣至枌榆則感恩之父老擁護爲多此亦循良之報也歸來須平痛定弟勸兄酬賑恤其期功如恐不及又十有一年而卒生於萬歷庚申六月初八日卒於康熙辛未六月十八日娶裘氏敕封孺人子五人長冕增廣生次量州同知次晃太學生次禹考授縣丞次景太學生皆足以世其家君蕭閒川流余從契家子劉甲得之馮元公以孝女殉母事屬余爲碑又君之從妹也余雖不獲與君周旋知之熟矣歲壬申三月禹介余友裘殷玉求君傳文遂不辭而爲之

吳前僧先生傳

公名曦字闇旅別號前僧歙之傳桂里人少司馬某之後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塾師不能師之稍長聲彩煥發共推爲制科中人物而公抗志青雲喟然曰吾豈挈瓶於訓詁之中乎値天下大亂方將游步中原騁其龍光於是摘索韜鈐訪採狂猾一時名爲任俠直欲關武夫之口而奪之氣物換星移公亦收其耿耿銷磨寂寞哀歌以請孤竹狂哭而上西臺弋者雖慕不礙鴻飛中間亦以塌屋荒速之文見知有司補博士弟子員然非其好也寡母在堂宦情冷汰遂遷名勝以奉板輿遷邑西之巖鎮居焉古梅繞屋流水臨階太夫人聞孫曾讀書之聲樂也融融有

言君之才何所不可而若是乎答曰彼一時也不與經生講學此一時也不與豪傑談兵寒灰無焰凍鶴無聲某之謂也然公在廣陵寓客益甚投壺雅歌無間晨夕士有不徹其門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果毅輕財施與孤弱猶時時露其任俠之本色晉帖唐碑奇器名畫寄情物表其亦有不得已者存耶晚年皈心禪觀臨卒誦佛名不止趺坐而逝公之號前僧豈偶然哉善嘗論之禮樂明備之時士無不得志之人文武才華各有定業故當生死之際曳杖徽懸倚傍銷除其後世敎微闕魁奇特達之士决樊籠而出一擊不中未有不寄心於禪佛者如公是也使其負如此之性質出於非禪佛之世不難竊名七十而猶傍異敎之門戶銷此塊壘乎子四苑蔚荃秾皆奇才苑今翰林院簡討所著有蘆漪吟放眉閣集寄園詩草且諸篇傳於世余過巖鎮之居見其紅豆一樹夭矯百尺當是千年以上物想公之魁奇亦如是也秾字綺園以公傳見屬因爲之論次如此

南雷文定四集卷二終

南雷文定四集卷三

高古處府君墓表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府君諱克臨字敬可別號古處蒙城高氏武烈王瓊之裔陪扈南渡或居永嘉或居臨安明初有榮者始遷仁和之興忠里世爲右姓祖汝梅嘉靖辛酉舉人仕至福寧太守父時亮萬歷己酉舉人母鍾孺人君甫晬而喪母叩和啼呼哀動觀者福寧絕憐愛之曰天以是兒餉我孰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出就外傳五行俱下既而怒長突起語出奇崛時師不敢以爲弟子慈谿沈沖吾老儒也君因師之質以性命理氣之辨及天外何所作何究竟沖吾心異之恐其妨於舉業教之實地用工自有領會處君矻矻窮年不事口耳沖吾所著經書講義爲之疏通證明而向所欲質問者亦渙然冰釋尋補諸生有聲於塲屋時四方文社最盛武林讀書社多通經學古之士如張秀初江道闇鄭元子虞大赤仲嶠君皆從之上下其議論經生之學不過訓故熟爛口角聖經賢史古今治亂邪正之大端漫不省爲何物君讀書橫山與密友孫武書之所考索者皆經生之不講者也間發爲詩文心精辭綺小言大言皆稟尺度而君不以此自汰名曰小隸錄屑視之如草木之榮華耳學成而世變秀初道闇剃染爲僧元子變姓名去大赤仲嶠亦齎志以沒輩行將盡名理幾熄君把茅河渚與鄒孝直劉雪符兄弟結碾祿社逍遙琴樽杖席之間名談勢語終夕不及永興寺有古梅數樹一日大雪君衝寒獨往坐其下語刺刺不能休不知所語云何也山中盜起移居北墅孫武書亦遷家相就花晨月夕野航共載尋山水僻處洞簫隱隱聞者方知二老之所之君至性天植事後母朱孺人致養無方孺人卒居喪幾於滅性兄弟友愛甚摯羣從之間廩假進退婚嫁有無君顧省周詳畛域不立族之貧不能葬者棺盈數十君置新阡積年白骨始沾黃土其平生與君久故者則別開蓬藁會亡者之客歌薤露以送之伶仃弱小猝需急難收視溫鄭不可一二件繫也辛亥饑疫僵餓載道君約里人設廠二所經理饘粥兵興以來閩俘之至杭者無慮日呼聲入冥君惻然贖數人以始事後遂踵而行之君曰眼前好事做不盡吾力有限吾心無窮嘗有眞實心隨所可行行之余謂此言最爲近道自袁了凡功過格行有志之士或倣而行之然不勝其計功之念行一好事便欲與鬼神交手爲市此富貴福澤之所盤結與吾心有何干涉其甚者咕咕於禽蟲膜拜之習流轉極惡恃其功過相折放手無忌者有之矣使其知心量之無窮黽勉一生事事不敢放過而亦何功之有當君之時武林程元如以卜著吳茂先以醫名兩人皆與君交有所疑者待君而決君亦問應握粟之求無不奇驗其藥籠常畜善藥以起貧子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於君不可見乎生於萬歷辛丑正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庚申九月十日年八十娶周孺人子女各一鳳岐增廣生壻馮圖獻孫男四人湛遠朝璦皆廩生宏遠士遠皆庠生孫女一人壻劉曾矩庠生曾孫五人景儀景岫景星景福景穀曾孫女一人將葬湛遠朝璦以顧侍御季蔚所著行狀乞表其墓曰

君嘗爲動說以爲動者太行之獲也是以寧守吾拙然觀君濟世利物之志如江河行地而不絕君固妙已而蠢物存眞而毀轍者耶

贈刑部侍郎振華鄭公神道碑

嗟乎人生不幸而當流極之運死固其分內事也然而處此爲甚難同一死也差之毫釐相去若天淵矣是故長平四十萬人之死與田横海島五百人之死不可同年而語蓋長平之死人死之也海島之死已死之也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沒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沒則直敗之耳雖爲軍事言也而以槩天下之死何獨不然其死操之已者是志在于死者也方可曰死之其死操之人者原無欲死之心亦曰遇難而已以觀于近事朝章野史紛壘雜揉其于綱目筆削之意蔑如矣鄭司寇從京師寄其先公行狀丐余一言余讀之終卷若公者可謂志在於死者也閩地內附山賊王和尙窺建寧薄劣攻城陷之日事搜牢王師至境燼黨謀以狂刃加民乘烟電滅公初已出重圍以夫人之病入就醫學遂不能復出公念身陷賊中非死不足以自明逮爲狂刃所及即死亦不足以自明於是血書末命穴牆藏之舉火自焚夫人從焉賊平司寇入城拾白骨于燼餘發牆而血書見方知公清勁之氣非憤風驚浪之所能埋沒也嗟乎公可謂精于處死者矣向令與圍城之人駢首而死則與長平之死何以異哉昔甄逢父死祿山之亂元微之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若甄生者弁冕不加于身祿食不進於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分死不辭在古與今百不得一以公方之夫豈有二昌黎所謂史官之法當大書特書者也公幼而孤與母夫人黃氏相依爲命黃母上壽八十三公與夫人盡歡閩禁消息釜鬵黃母病

革公湯業之餘燒臂照佛展其餘年孝之可以格天也其事伯兄賁于事父方寸之內孝友同情鄉黨欽其至性矣公諱國佐字振華鄭氏系出光州唐末有諱曙者始遷閩之建安曾祖琳祖賓考世敬贈通議大夫妣黃氏贈太淑人公累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生前朝辛丑八月二十九日卒順治戊子四月三日配徐氏累贈太淑人生前朝壬寅正月朔日卒于公同日子二長垂順治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次默萊州府濰縣知縣女一適同邑范天雯旌表節婦孫男六州同知文燦泰寍儒學訓導文焯諸生文光文煥文輝文燮孫女三壻州同知任之球諸生張鐘謝某余既叙次復爲長歌以哀之詞曰

屬橫流之會兮接難晦之辰鴟梟小豎兮亦共起而狺狺黑雲壓城兮山鬼白日而噉人天心之愛人兮何日不欲其春華胡爲使人間世兮憔悴而成焦芽人亦莫必其生死兮戢戢如枯魚之委于泥沙其中有百夫之特兮毅然而持太阿之柄我生我死兮豈不能自主而授之梟獍寍坎懔以自裁兮庶幾免之而得正維公建寍之難兮噴血而怒罵賊刃所不能染兮一死遂如啖蔗聊逍遙于烟雲兮與偓佺相上下蘭馨之扇發兮又得夫令子瞠一坏之黃土兮累葉之以　玉璽

圖形屈原之廟兮不獨在夫鄉里

楊士衡先生墓誌銘

當夫喪亂之際凡讀書者孰不欲高箕穎之節逮天事變之紛挐居諸之倏永波路壯闊突竄烟銷草莽籬落之間必有物以害之故卑者茅靡於時風高者決裂於方外其能確守儒軌以忠孝之氣貫其終始者蓋亦鮮矣此無他凡故墟新畝廡假往來屋廬僮僕吾不能忘世世自不能忘吾兩不相忘則如金木磨盪燎原之勢成矣吾於士衡先生爲得遺民之正也先生諱時儼姓楊氏士衡其字也漢太尉震之後元進士榮始遷華亭曾祖道東嘉靖壬子舉人祖繼禮萬歷壬辰進士歷官侍講學士父汝驥妣馮氏先生從學於陸天羽張東未幾即有時譽偶至吳門値學使者試士先生聊爾應之遂補弟子員明年歲試寫題脫子曰二字時學使嚴峻喜摘士之微瑕以示察察閱先生之文而奇之置之不論陳臥子爲幾社郡中之士非高才不入先生在社中稱爲眉目方欲與諸君子翱翔王路澤被生民而國運終矣金陵立國狹邪小人乘時以干富貴先生退而歎曰此赴火之蟲也吾不知死所矣遯於荒郊亡何大兵圍城城內之死者無算而先生所居無一矢之遺知者服其先見江南內附諸生之係於博士者按籍而試之不至者罪先生數徒以避之終於不出及事定彈琴賦詩溫厚和平人世塵坌之處未嘗一跡顧狡獪之徒見其不屑事務多方脅之利其所有如拾遺於地也先生有別業有欲得之者屢發難端先生累絀而累不已先生使人問之其人曰盡以別業假我乎先生曰何不蚤言即時書券授之其人愧謝而去奴子逃而見獲來見先生先生不顧而入觀者以爲將置之法也已而先生出以其鬻身契還之曰任女颺去觀者愕然曉乎橫逆之來使先生有動於中與之較量盈虧吾知先生必不能遂其志矣先生當家勢盛時未嘗心侈體汰時移物煥亦未嘗志氣銷沮其可謂之忘世者乎先生將革半月前出別鄰里親串情文俱至歸而靜坐卻飲食賦詩三章七十年來悟昨非蕭然書卷自忘機而今回首都茫渺化作閒雲自在飛蓋棺我已無餘恨耕讀從今任汝曹十丈紅塵緣底事峽猿何必更哀號世網紛綸未得回於今才許賦歸來超歸撤卻形骸去池上蓮花幾朵開投筆就浴而沒觀者莫不歎其生死去來得力於佛氏余謂不然先生久已忘世何有於此臨歿之戔戔者乎生於萬歷庚戌四月二十日卒於康熙甲子十一月二十七日配秦氏

子二延顥州同知次賓邑庠生女二吳履孚顏愷其壻也孫男二長宗錦次宗鑑皆庠生孫女一曾孫男一曾孫女三歲辛未余至新安邂逅延顥於靳使君署中知其爲雲間名士剪燭論文返舍臥病延顥書來以先生之志爲請因撥其大節而銘之銘曰

彼炎午之生祭兮固大義之開陳其後上書於牧庵兮何恕已而刻人皋羽掛劍於桐江兮不占故土之一疄思肖寄木主於蕭寺兮悲餓鬼之蓁蓁唯先生爲得其正兮足不越乎榆枌彼世路之是非兮亦相割如吳秦何必汗漫而遠遊兮方爲故國之遺民

萬祖繩墓誌銘

君諱斯年字祖繩晚號濬菴其先定遠人萬斌從明太祖起兵授龍驤衛右所千戶當時板授猶稱龍鳳年號史謂劉誠意撤小明王之座者非也洪武五年與宣寍侯曹良臣同戰歿於渾河贈寍波衛指揮僉事子鍾嗣遂家寍波建文元年李景隆北平之潰歿於花園子武嗣永樂元年征交阯戰歿無子以其弟文嗣洪熙元年出哨於海夜見大洋雙燈以爲賊也發矢射之燈滅而船覆人稱射龍將軍

桂門祀之爲龍神遺腹子全嗣全卒子禧嗣禧卒子椿嗣椿卒子表嗣官至總兵官都督同知與唐荆川羅念菴趙大洲王龍溪講學嘉靖間名臣也表卒達甫嗣官至廣東參將達甫卒子邦孚嗣官至福建總兵官都督僉事邦孚之子諱泰崇禎丙子舉人授戶部主事祀於學宮稱爲悔菴先生卽君之考也妣聞氏封安人君從錢忠介公學爲制義是時僞子之後黠者返之於經然而抄撮經語仍不異於僞子君獨本之大全而紆迴以出之忠介高第弟子君爲第一俄遭喪亂劍戟弧矢鏗然遍於城市居民惴惴無不閉門聽難而君讀書不輟伊吾之聲達於戶外家人共止之暫息而復作以此尤君不郵也避地累遷家具盡棄悉載其書卷以行晝則偕老農雜作夜則擁書集子弟洛誦講解非鷄鳴不止篤於爲學如此其後坐桃源書院學者踵止君隨其資性分經授之又廣之以三史八家不僅僅荒速塲屋之業而已以是成就者多人余於經史詩文多所抄節君必借之手錄至於等身未見之書余或失其原本反從君處抄之君累不得志於有司晚從道士耶堯生遊得其元門運氣之術行之數十年不懈恍然自謂有得余觀金元之士多趨於老氏故全眞之教興近日爲釋氏牢籠從老氏之學者寥寥矣而貪夫狡猾借鉛汞之術託名老氏者多於麻竹大江以南施良生以符籙鳴耶堯生以元功著君獨死心於堯生爲永年之學則亦全眞之流亞也將無以逃儒議之雖然王龍溪之調息林龍江之艮背儒者未嘗不假途於是以固其聰明是或一道也君於三黨皆有恩意忠介死於海外收其文集又爲之立其嗣子師門之誼亦非常人之所及萬歷丁巳六月二十五日生康熙癸酉七月二十五日卒於五河之寓舍年七十七歲初封文林郎翰林纂修官再封鳳陽府五河知縣配周氏再贈孺人子四人長言康熙乙卯鄉貢五河知縣次世培次善邑庠生次世祺太學生考授縣丞善世祺皆出後叔父孫五人長承勛郡庠生余之孫壻也次承伊承華承傳承召孫女三人余與萬氏交四世矣初見君於西臯時從學陸文虎尙爲童子忽忽六十年不意銘君之墓也銘曰

君之時文得忠介之傳習兮而不得肆志於廟堂君之學仙得堯生之授受矣而不得眞人相翱翔不墮塲屋之鬼瑣畜宇兮不染海上燕齊之荒唐魂飄颻而上征兮又何必終乎故鄉

鄭元澄墓誌銘

昌黎謂阮籍陶潛不得已而逃之於酒使得舉人而師之則不暇爲此蓋阮籍當魏晉之際名士少有全者籍不過畏死耳陶潛不及世患不過欲全其不仕之節故麴蘖之託誠可不必昌黎之言是也若夫身當君父之變天道不言孤苦風雨至情悖戰於胸中九裂不恨奚有此醉鄉之沾沾者乎使當其時而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孔子寧許之乎此如黃河一瀉千里及至積石龍門濶浪驚山魚龍掀舞而責之以平流安瀾也吾於鄭元澄之事而竊有感也元澄名淵浙之錢塘人祖之惠左州知州有崟陽文集行世父鉉字元子與聞子將嚴印持馮儼公張秀初諸子爲讀書社者也桑海之交元子謂元澄曰漢室之亂梅福變姓於吳門崖山之亡謝翺不返於汐社梅謝皆有子而相棄如斷梗各行其志吾欲爲梅謝之事汝獨不能爲梅謝之子乎遂去不知所之元澄呼天莫應欲割欲殺而寡母宗祀之重任在一身松城春露北堂晝哭事事驚心不得不問途醉鄉稍緩須臾之痛不知者遂以阮籍陶潛目之嗟乎其醉中之懷豈可思耶內弟張某爲僧嘗謂之曰慧命與軀命孰優劣乎子削髮爲僧以全慧命余終日覗息人寰爲所不欲爲言所不欲言見所不欲見慧命將絕安用軀命爲某曰子不見漁父之告屈原曰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元澄笑曰然衆人之醨不能歠吾且自歠其醨可乎未幾而元澄死矣其志可哀也元澄年十五補蕭山弟子員屢於二十人之列是時督學諮訪名士余累執筆衆同社而議之曰某郡某人某縣某人某也第一某也次之多者十餘人少者四五人至蕭山則徐徽之與元澄兩人而已將謂富貴可以指取豈知其止於此耶雖然此時名士無限名士而得富貴者亦無限其所成就數十年以來皆付之荒烟野草而元澄爲父而死所得孰優當有能辨之者矣余固讀書社中人也社中之友已無一人在頑鈍餘生猶殉元澄之子之請爲其墓銘俯仰今昔能不慨然子一人薦也能世其家銘曰

昔有父子離別萬里忽然逢之一笑而死喜逢名口過者共指嗟乎元澄死不爲否夜臺逢父亦云樂只魂氣所之無有遐邇

蔣萬爲墓誌銘

才士必能爲文章然以文章求才士則才士必遁夫上以文章求才士才士亦必以文章求上上之求下甚疎下之求上甚濃仁義化爲富貴而文章亦遁余嘗爲

蔣萬爲作三世傳悲其皆以高才抑鬱而死深山之梗楠杞梓歷風霜至數十仞廟廊梁棟之才而曾不得克欂櫨之用爲可惜也庶幾望之萬爲未幾而萬爲亦死矣萬爲名宏憲別號笠庵宋學士猷之後從金壇徙寗波曾祖洲祖有德父之驎皆見余傳文萬爲之文御以遐心主以理骨儼然大家體裁也補諸生者五十四年廩於二十人中者二十八年較藝於場屋者十五秋學校中指爲眉目文譽殷然江湖間其爲人又規矩尺寸笑言不苟於是草堂之內羔雁成羣郡守崔公維雅海道史公光鑑聘爲子師蘇守甯公雲鵠江寗守孫公芳試士皆請之閱卷萬爲於本分之外未嘗有一箋干請人尤以此敬之苟不應當事之請則授徒夏蓋湖濱先後幾二十年弟子數百人萬爲教法嚴整主人懸懸唯恐其不得留也嗟乎萬爲之自立如此豈非上之所欲求者耶而卒不遇以死夫人才之難久矣古之哲王極力以養之尙且不可多得今日科舉之法所以破壞天下之人才唯恐不力經史才之藪澤也片語不能攙入限以一先生之言非是則爲離經畔道而古今之書無所用之言之合於道者一言不爲不足千言不爲有餘限之以七義徒欲以荒速困之不使其才得見也二塲三塲置之高閣去取止在頭塲頭塲之六義亦皆衍文去取定於首義牢籠士子以循故事卷數既煩摘其一字一畫之訛掛於墻壁以免過眼其惡士子甚於沙石人文之盛足瞻氣運每科限以名額千取一二如入大海士子有望洋而歎耳三年之中一歲一科士子僕僕以揣摩主文之意旨讀書更在何日凡此節目人才焉得而不破壞乎庸人之論以爲名公鉅卿數百年以來無不起於科目科目胡可少也余曰不然今使探籌五木以取士士之進者亦必有名公鉅卿不可謂探籌五木能得名公鉅卿天下之才以探籌五木壞者多矣唐時梁補闕薦八人韓昌黎薦十人於主司主司無不舉之唐宋取士之法甚寬尙且通於法外今諸公無不知萬爲之才坐令其槁死牖下以取士而錮士未有甚於今日者也生於天啓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聚董氏繼楊氏張氏子一兆番女二長適廩膳生范廷瑄次未字孫男二人女三人將葬兆番爲行狀介余友王文三求銘幽石銘曰

名儒不遇古今同慨冥魄徬徨錫之鞶帶有唐憐才此心猶在若萬爲者寗非一蹉茫茫禹跡輕才如芥席帽進賢溝分界徒令白楊悲風颯颯

奠高董君墓誌銘

君諱德巍字奠高號蓬廬鄞人漢孝子董黯之後五十一世爲正先君之父也君器宇不凡激昂成學業問日流少補弟子員崔太守何司理交口薦譽之君孝而有才父任以家政凡故嗜新吠廩假進退嫁婚有無皆能取辦俄頃父病湯藥之餘訪金滕故事爲壇於南方祈天以某代親之身四十餘日不懈益虔大宗無祠父以爲念君鳩工求木堂構煥然卒成父志松楸寒食唯長老數人修歲事而已子姓有終身不知墓者君增置祀田使少長畢集人人得以自盡祖姑表姊其子不能自立君皆養之終身陸氏爲營債所窘將以其女應之君哀其無告爲之代償衣食其族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鄰里賴以不凍餒露居者甚衆蓋君之好行其德若此君在塲屋前後頓挫傫然老矣遂無志於當世池臺琴筑短詩零畫優游暮齒然而平生峯嶸時一發露其子允雯爲上虞訓導廣文之舍草深一文寄息居民君曰吾嘗讀舒元輿問國庠記而悲之忍復身見之乎遂以私財百金俾子爲齋移居之諸生陳定國以通海連染曹震以學諭得罪皆使子白其冤鄞邑多火患君創慮遠會里甲聯屬豫置救火之具以應緩急東錢湖波路壯闊舟行甚艱君欲築堤以捍之未成而卒嗟乎使君得行其志其所成就寗止此耶江河日下生死休戚惟財乎是係小人習覩世變之機而知其勢之所重在於此也於是惟貨力是矜是尙攘臂捧腹傲睨乎通都大邑之間遂使三黨恩薄任恤道衰漠然如鷃雀之集遺行不顧若是者皆君之罪人也生於崇禎己巳二月初一日卒於康熙壬申正月十七日葬光同鄉千丈鏡之陽娶沈氏子四人曰允雯壬子拔貢國子監學正曰允雩候補知縣曰允霖丁卯選貢教習旗下出後世父曰允爵女四人壻范佩賢張錫琨吳仲權范廷培皆諸生孫六人曰元聰庠生曰益庠生曰元智曰元容曰元祭曰元溥孫女二人余未嘗習君而君之親串謝莘野爲衡鄭禹梅梁張有斯錫琨皆余友也故於允雯之求銘不辭而爲之銘曰

貧富相通親疎相援墮枝脫葉亦使自存以才濟德不愧乎有漢孝子之孫

都督裘君墓誌銘

桑海之交士之慕義强仁者一往不顧其姓名隱顯以俟後人之掇拾然而泯滅者多矣此志士之所痛也故文丞相幕府之士宋史旣以之入忠義傳矣好事者又爲幕府列傳附之丞相之後以張之遜阿梁田玉諸人乃得之古寺承塵之上而後傳世元微之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賴此數行殘蠹所

以補造化者可不亟歟吾友裘殷玉求誌其父余讀其狀未嘗不爲之泣然也君諱永明字德純裘氏系出周官裘人之後世居渤海宋南渡時縣令禹峯之長子某始遷慈谿之横山十八傳而至元戎公兆錦君之父也弱冠爲諸生從元戎公宦遊淮徐楚閩粵嶠涉七州之地說經鏗鏗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是時元戎公率將佐出獵千騎圍繞笳管淸路呼聲震地箭如鵝鸛叫夜半歸來君方偕寒苦之士一燈熒熒不知其他也歸而讀書於玉湖樓牙籤萬卷不欲爲制舉所束縛知名之士相聚難問蠭起暇則投壺吟咏雨併笠夜續燈坐客常滿因有玉湖集行世書法得虞褚筆意當其應手疾書有兎起鶻落之勢友朋緩急有無任之爲苦樂酸儒窶子相和趨之未有不應者事母夫人甚孝舍中失火君但負母而出不問餘物其妻妾怨之君曰斯時吾止見太夫人不見汝等也甲申之變君咋指斫案投袂而起痛哭滂沱而不自禁以爲書可燒也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所能爲投筆執殳爲王前驅兩年而授命軍中嗟乎後之良史有爲幕府傳者君獨不可與杜架閣諸人頡頏於千載乎生於萬歷丁未十月十九日卒於順治丙戌九月十四日娶魏氏副室劉氏俞氏當君被難之時魏氏支持家難劉氏俞氏存孤於山中皆以十死當之子三長瑛早卒次璡國子生有文名即殷玉也次璜庠生女四邵似煥阮成韶向某黃宏綸其壻也孫象新國子生象賢象升象恒洵亮流度猶憶丙子歲余於太倉溷留仙署中邂逅元戎公連床而寢公自述其在漕河運艘銜次數十里欲過落馬湖北風正厲牽挽莫施公請於都御史謂漕規不許越次今稍變通之使尾舟先發即以各舟爲縴路逆行而上則尾者爲首首者爲尾從之一日而畢渡其在山東圍城方急帥府欲取灰瓶禦敵難於猝辦公傳令各營有酒瓶者上之一時即有數千公所言甚多餘皆忘之大抵囊底餘智別有天授者也然則君之將畧有自來矣夫將家鑿凶門而出馬革裹尸君未必爲不幸也銘曰

炎火既熄蜀漢偏方西涼土滅梯發南唐皐亭輿櫬契闊二王蒙古北遷滇海稱梁成敗而論石火電光天心國運豈較短長熱血爲城肝腦爲糧滅項虞淵耿耿寒芒董狐點鬼不敢毀傷敗軍之將以死爲綱釁相重來子路弗臧君之一死適得其常孝子慈孫可無哀傷

國勳倪君墓誌銘

自仁義與事功分途於是言仁義者陸沉泥腐天下無可通之志矜事功者縱橫捭闔齗舌忠孝之言兩者交譏豈知古今無無事功之仁義亦無不本仁義之事功四民之業各事其事出於公者即謂之義出於私者即謂之利故不必違才易務也此其道大顯於朱子再傳爲饒雙峯三傳爲陳定宇四傳爲仲宏倪氏倪氏家徽州之休寧十三傳而至府君其遺風餘烈猶有存者府君諱功字國勳祖天衡字雲谷父時明字靈宇兩世皆爲國老府君三歲失恃靈宇遷吳門留府君於家其二兄並隨靈宇餙聲成文彫音作蔚以結納賢豪長者不失爲秦川貴公子而府君方從村童入鄉塾布衣蔬食而已未幾府君亦至吳靈宇家業中衰二兄皆困府君遂發憤於徵貴徵賤浮吳泛楚不數年而數至千金嘗過浙口桐山桐山西上爲睦山見其林下虧蔽慨然曰此非謝皐羽伐山冶炭之所乎遂躡而行之轉輸蔽江三吳百萬戶爭致羡金而府君等於封君矣蓋府君深沉計算出於天授非人力所致也甲申之亂築室於故鄉令仲兄奉父以居買屋於杭令伯兄居之纖悉周備使其父兄不逢亂離之苦邱嫂李氏病瘵府君授藥價四百金繼娶查氏又病瘵又授二百金仲兄數奇伎窮濟之無使灰心府君於五倫之內其爲不盡分如此至其收恤三黨尉洽荷掾之餘望弔綢悲之鬼難以件繫府君經緯於既衰之後有光上世可不謂之事功乎有其事功以成孝友可不謂之仁義乎家猶國也豈可以一家之事而小之仲宏先生之得傳於朱子者夫亦若是而已矣府君好藏書而於朱子全集及語類尤所珍重以爲我先人源流之所自也晚年考授同知州事未上而卒生於萬歷庚申年五月二十七日卒於康熙戊辰年八月初四日年六十九歲娶謝氏敕封孺人子六人長玕增廣生次璠內閣中書舍人次瑞錫訓導次文瑜貢監出繼次玧教諭次璸廩生女四人訓導吳祖謙太學生朱永思訓導汪浚太學生葉世寵其壻也孫六人長濤廩生次灝庠生次潮出繼次源次溥次洪孫女七人諸孤將以某年月日葬於瓜山余過武林介甬上萬授一請銘余讀璠所注庚子山集歎其該博因不辭而銘之銘曰

諸儒大成厥惟考亭雙峯定宇煥如日星四書輯釋成於仲宏爲世津梁大全所憑十有三傳風烈猶承易士爲商業雖異名其道則一孝友共稱所以孫子文譽繩繩山高水長吾言足徵

孝廉子孟卓君墓誌銘

君諱驎異字子孟明讓皇帝遜位成祖誅朝臣之不附者以忠貞卓敬爲首夷三族忠貞之弟哲匿於塘西宋氏始爲仁和人哲生景復景復生養默養默生澄澄生廷竣廷竣而後始敢出仕故君之高祖賢光祿寺典簿曾祖文炎鴻臚寺鳴贊祖禹太學生封秘書院編修考諱彝登順治丁亥進士第仕至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妣潘恭人年十五入武康縣學舉順治甲午順天鄉試君早慧淸朗開達稍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是時侍讀方在講筵君又得志於科目聲生勢長人以貴公子目之而君退然自下齒寒士中不見異晝夜惟筆硯相親近高吟長嘯性情王孟花卉之炫麗風露之凄爽收拾塡詞非時文腐敗蠹澀之士所得聞也傑才偉工無不師友亂離纔定人有憂生之嗟北埸南館絲竹無聲君不以富貴適己四方知名之士閭巷一介之善輻湊其門支坐熟語觴酌流行必極雅意盡歡情人人皆以爲近來之盛事也西湖虎阜之會集者千人風雅寂寥頓返舊觀君以年少捧銅盤而宿艾駭服者則翩翩之風入人深矣侍讀卒官丹旐南還君厭冠瘁容哭泣備禮復至闕下陳情哀榮之典得踰常制其入而事恭人旦暮上食飮扶侍左右情結笑言一闋嗟歎百方宛轉夜漏乙丙君猶寢門語

刺未敢離側也恭人有孤姪恭人哀其孤露君爲之授田迎婦重立門戶女弟適毘陵莊氏恭人念之君爲之築室塘西不異同居兩弟早孤衣食受一錢以上必均出就外傳親課其勤惰而欲使之急就凡所以推行恭人之意者無不盡其情也嗚呼難矣君旣爲富室亦好行其德一方纖悉以至緩急無不依君以辦無名子以新安程氏上變牽連數十人下吏名捕君知之私其吏曰匿名書法不得行行之於汝有害無利吏悟事遂得寢富子以婦死訟婦家已解鄉人之有力者各脇其貲富子亦以百金投君君曰吾力不足以庇子忍復受子賂乎郤之甲乙相誣爲盜甲以君與觀察契家致千金爲壽君曰汝本非盜而致人於盜是亦盜矣吾受汝賄是盜所隱器與盜同罪可乎卒解兩家之紛而去丙申歲饑發粟千餘石賑之活者無算最其大略如此至於猝需冗求趣具曲應固莫得而數也亡何大盜入室發其黃金大珠以去豪吏猾民利其所有喝喝更番方當告訐風盛君亦緣手散之不與齟齬而金幾盡矣論者以財爲君累夫契疏秩掌歌兒舞女勞攘於汙惑之中此以財爲累者也君快心關物以劫孤寒之淚甕牖何足以驕人乎又謂其文弱不能撑持外侮夫財者流通天下之物也豪奪與哀乞無異彼能籠吾之貲士不能毀吾之孝友詩書無恙門第不改用財自衞元相之鍾乳胡椒悅生之蘭亭方斯蔑如矣君生於崇禎己巳後四月三十日卒於康熙戊申十二月二日年四十娶錢氏丁丑進士句容知縣錢朝彥之女其言行詳余別志子四人曰長齡太學生曰松齡庠生曰鶴齡曰錫齡女四人長適太學生陳奕昌次適太學生項灝餘未字孫三人孫女三人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望僊山之原長齡等价余門人奕昌請銘銘曰

閨門之內和氣氤氳鄉黨之間急難解紛以交天下欣賞奇文如斯之人其視富
貴過眼烟雲

查逸遠墓誌銘

自余束髮出遊所交於杭郡之諸子凡三換焉始聞子將嚴印持主持聲氣其所謂讀書社者余皆得而友之於中獨知之契馮儼公江道闇張秀初其最也繼讀書而起者爲登樓余時就學於兩京不能徧交於中則親陸鯤庭麗京於外則交朱近修逮桑海之後十有餘年余復至杭則子將印持儼公道闇鯤庭已登鬼錄秀初去爲浮屠麗京隱於醫肆近修出而索遊其餘亦零落略盡一時被綺繡戴

朱纓寶飾之幀煜然若神人之少年嵬視老生不容託末契於其間邂逅而得汪魏美徐蘭生陸冰修查逸遠湖山慘淡天似傷我孤零也乃未幾而魏美近修又逝麗京不知所往余頻年過海昌猶幸與冰修逸遠登雲岫山觀日出步海堤指點夏蓋石鼓在蒼茫間歲丁巳冰修入燕明年而又喪逸遠余聞之過時而哭夫余於逸遠之交情未必過於前者所卒之諸子而獨有深悲於逸遠者蓋自是而余衰年未死武林之交遊弗復有義熙以前人物矣逸遠初名嵩繼字杜青後改遺以逸遠爲字號學圃世有海寧園花里人查氏海鹽望族高祖秉彝順天府尹曾祖志文郡丞祖允揆贈兵部主事父大葬崇禎庚辰選貢仕行朝爲武庫主事妣董氏贈安人逸遠總角爲諸生即慷慨有大志武庫側足焦原逸遠左右其間羈旅聘辭常諧要領往來四渡澤海長風巨浪視之若枕席上過也未幾而武庫捐館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逸遠宏濟艱難推剛爲柔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亶立門戶宿艾駭服然外雖蘊藉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嚥時一發見思得所謂奇材劍客者而友之尻屯之歌鉛筑之聲雜然出於四壁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也嘗讀史得其大意以經濟自期許故凡天下之事他人數百言不能了者逸遠數言

利病纖悉畢見雖鬱鬱無所施爲而溝渠保甲社倉諸法講求通變未嘗不行之一方也家產無百金朋友急難窘助不以在亡爲辭泖上申生避仇亡命臥病僧舍逸遠身親湯藥死則具棺而葬之申生固義士也天下尤高此舉逸遠短小精悍久處囊中人亦謂其英銳之氣當伸之於歲月不得於彼者之必得於此也乃一旦中暑卒於舟中屈伸之數有不可解生某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卒某年戊午三月一日年五十三娶鍾氏先七年卒子四人嗣璉嗣璟嗣琁季子謹出後其仲弟女二人壻王旭庠生董栝朱某孫二人克建克承嗣璉卽冰修之壻也嗣璉嗣璟從余遊皆有俊才逸遠不令爲科舉干祿之學而讀書爲詩古文士林望風推服天之伸逸遠者庶其在茲乎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二子謁銘於余

銘曰

龜山有言才智之士非有學力不肯但已蹋天蹐地時乎不遇縛虎之急能免一怒嗟夫逸遠有才無時北牕述酒西臺竹枝鐵崖老婦鶴年席帽有此數子以爲前導

吳處士墓碣銘

德清吳卜雄介吾友陳子棨求表其父之墓余以吳君有狀有誌何庸復言子棨曰卜雄才士每諷采夫子所著形之嗟嘆是欲以其所貴者事其親也辭之則孤孝子之志君諱興武字賓生姓吳氏宋相履齋之後履齋生尙書璞家湖州之新市因爲德清人父仲羽母嵇氏君少與羣兒遨戲母怒嚙其臂母歿每視嚙處思慕涕泣見者哀之父與蔡眉梁爲亞嵇蔡皆富室君家貧依舅氏從母以活眉梁之父故總兵也與夫已氏爲怨家夫已氏監司吳郡修怨於其子眉梁亡命捕其妻跡之君時年十九扁舟脫其從母徐步詣獄監司問眉梁匿處君以從母未遠恐其見及紿曰遲之十月眉梁可獲也及期監司理前語問之對曰某實不知其處姑免迫促耳監司大怒以死恐之君迺慷慨仰天曰某之此來自分一死眉梁伏匿知固不言也今又不知明府枉殺無辜不忌其不祥乎監司默然幽囚考掠五毒參至終不易辭監司免官始解械君由此知名閭里之間急難密謀其計劃無復之者必從君得其要領遲明戶外之屨已滿君亦攝衣偕出矣從弟坐獄非數百金不能降免其家貧甚待死而已君以私財爲弟解對吳甲亦從弟也與君不相得後以事下獄心知君能救之而不敢言君曰吾豈以小忿而棄懿親乎卒

出之盜欲嵇劫氏而礙君恩義君以逞一日爲盜所得其僕晉夜乘盜熟睡負君而逃間行至家嵇氏卒得保全甲辰大水邑民陳狀者數千人皆不報故事告荒有定限過限者不聽省君涕泣入陳邑令爲之感動卽以君言上之趙中丞中丞召君應對激切於是荒田得勿收賦君不營事任故所施亦狹其爲人所傳誦者已如此夫以天下之廣好義者豈復一人蓋可傳而不得傳者疑不爲少也然余觀之縉紳士大夫類皆局促自營一遇利害如毛髮則振動悼慄推之惟恐不遠其視窮閻阨巷宛轉之死亡未嘗肯效一蚊一蝱之勞也君奮桑樞褐塞之下而急人之急至於骨肉拒扞壯節凜然東漢獨行傳十四人其四人所載與君同然則在古人亦少也世悲陳同父所誌不過逸民里姥如君者設與高爵之徒原情比迹孰爲應銘法乎康熙己酉正月卒年四十九君未殯有二人入哭甚哀家無識之者問之則曰君昔活我我未之能報也不告姓名而出以此知君之隱德多矣娶俞氏繼孫氏子一人卽卜雄諸生女三人諸生潘鶴祉某甲其壻也一未字

銘曰

君之葬父會者千人履齋之祠壞而復新匹夫有此夫豈凡民

吳節母墓誌銘

節母方氏歙人夫吳一初少義俠天啟時肄業太學數年不歸與知固安縣某耆會有謦某勸之去一初曰平時與公依今有急去之不義卒不去城破死焉節母年二十九聞之號哭累日夜將死之子曠方九歲而姑唐氏母許氏皆年八十餘抱其子泣謂節母曰若死誠善顧吳氏無期功親我兩嫗旦暮人孤安所托若死孤必死孤死爾夫嶄然絕矣死與撫孤孰重節母爽然收淚謝曰二母言是遂不死節母讀書識大義爲人機敏強力多才能族有黠兒利其有強節母托孤於己母笑曰我不死爲孤也胡復托孤於爾爲黠兒欲劫孤去母匿孤他所誓以死黠兒計沮然稍稍蠶食之由是家日貧未幾姑疾革謂之曰我死不瞑節母泣問故姑曰祥車入山執紼者誰氏子乎而能不悲節母泣曰待孤能執紼然後葬姑姑無憾姑卒殯於家七年子曠成人始成禮哭踊盡哀以葬初曠之幼也母教之嚴及長游膠庠有聲善詩文工書爲人慷慨有父風尙氣好急人之難國變數危困徙居梅莊子四苑蔚荃森皆負才年四十七卒苑登丙午賢書節母壽七十苑卒諸曾孫十許人扶觴爲壽而遍邀族中節婦鄭氏蔣氏輩八九人與母相酬酢人

皆謂苑善承母志不以世俗之榮榮母也初節母母許氏守節撫孤孤死撫孫孫又死節母乃迎養於家卒葬之令子孫歲時祭埽世世無絕母年七十有五終苑壬戌成進士官翰林院檢討銘曰

節母之嫠年二十九矢心夜臺琴瑟相友永謝膏沐眷言廣柳其母其姑同辭曰否藐藐汝孤未離汝手死者已矣忍此黃口函牛之鼎絓於纖朽寓馬無煙茅沙無酒節母聞之涕泣頓首姑綏重泉而急紡授月落烏啼書聲出牖孤子當門老姑回首銘旌神碣大書深劖節母七十餅餅佩綬於爍孫曾執非瓊玖以速諸婦以速諸母八九嫠女登堂爲壽嘖嘖松聲蕭蕭寒斗一時冰霜千年卯酉

安邱張母李孺人墓誌銘

余老病瀕危幸而得生反出意外方將斷棄文字一洗胸中書卷爲空然無一字之人乃安邱張君千里函幣謂讀予鄙文不減子政介曹實菴以其配李孺人幽銘見屬不能辭也孺人李氏安邱人高祖完贈戶部山西司主事曾祖遷梧嘉靖己未進士歷官西安大同知府祖三祝父涵崇禎癸酉舉人母辛氏年十五歸於令翰林張君貞字杞園已孤家勢中落三母在堂兩妹皆幼孺人上事下理和藹之氣蒸於一門主祭祀以心爲馨香事賓客以手集中饋杞園安心問學四十年俯仰無歉成名於天下者孺人力也孺人既爲張氏勞薪而哭殤過哀康熙己巳値杞園危病孺人侍藥不飲食者四日又値一孫痘殤往哭而殞其年十一月十八日也距生崇禎乙亥年五十有五卒之又明年葬城東五里河之原子三人長在辛丙寅拔貢生次在成太學生次在乙女四人諸生馬士倏太學生曹劉霈亶茂諸生曹淑其壻也孫四人敬輿扶輿德輿壯輿孫女一人從來健婦持門戶者亦多有人然不能不米鹽瑣細林下之風缺然而孺人琴囊印譜飾以女紅牙籤千卷手自裝潢同懸業文人之亞也元之管夫人明之徐淑陸卿文雅流傳而田閨幕葺孺人則兼有其長戊申地震孺人與杞園俱壓重樓之下死而復甦孺人言此生夢幻一往不返亦復何苦傳燈錄中以女身而得度者亦或有之而孺人身不履塔廟家不納優婆顧能修然於生死如此豈尋常閨秀所及哉銘曰

王蚏元雅夢入南山峯巒千疊流水一灣中有巍樓珠簾玉闌花皆優鉢鳥多白鵰儻恍失措知非人間女童啓戶孺人在焉起居既畢令之遙傳此余舊居請而復還遠導之去罡風甚寒元雅傳之河漢其言訏溪軌跡湘水波瀾麻姑鳥爪嫦娥玉蟾玉女隨昇瑤姬采烟謂余不信有覩陳編

南雷文定四集卷三終

冬青樹引注

康生

冬青樹引注

庚笙

冬青引注

餘姚　黃宗羲　太冲著

余曾註謝皐羽西臺慟哭記。以未得見張孟兼註爲恨。曹叔則出其註示之。則頗疏誕。余之註若未可隳廢也。其註冬青引亦然。水閣雨餘。因憶舊聞。爲之重註。非欲以蓋前人也。余與孟兼所遇之時不同。孟兼之去皐羽遠。而余之去皐羽近。皐羽之言。余固易知也。

冬青樹山南陲

蘭亭山在越城之南。有天章寺。即冬青所識之地。張孟兼云。遺骸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爲識。鄭元祐云。林霽山得孝高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按霽山詩。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則已明言葬蘭亭矣。元祐既載其詩。乃不深推其義。何其粗也。

九日靈禽居上枝

冬青之上有鳥來巢。以記異也。知者唐玉潛詩。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其記事同也。謂之鳳。謂之靈禽。不敢以凡鳥斥言之。九日者。皐羽過越臺而哭之之時也。

知君種年星在尾

尾在析木之次。謂葬年是戊寅也。發陵之年。羅靈卿云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孟兼亦同之。而貝瓊穆陵行以爲至元二十一年。周密以爲二十二年八月。則是甲申乙酉也。陶九成謂元下江南丙子至乙酉。立國十載。法制已明。安得有發陵事。雖辨其非乙酉。然無確據。何不以是詩爲證也。況皐羽作此在丙戌。若是乙酉。則相去不及一年。其事方新。不如此爲追憶之詞矣。

根到九泉護龍髓

龍髓。卽六陵之骨也。王修竹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高孝兩陵。則霽山所收。餘四陵。玉潛與諸人分任之。章祖程曰。餘骸棄草莽中。霽山以草囊拾取。又聞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購之漁者而得之。盛以二函。則是霽山所云雙匣。猶傳竺國經者。一匣爲諸陵棄骨。一匣爲理宗之顱。與鄭元祐云高孝兩朝骨者相背。觀後穆陵之骼得自北平。則祖程之說爲謬。

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

此言收骨之艱難也。恒星晝隕。言發陵在晝。夜不見者。諸人夜往覓骨。不能卽得。七度鬼戰者。凡經七夜或七歷險事也。

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

開花時。猶鄭思肖望陳宜中從占城至也。

山南金粟見離離

蘭亭山後葬處。其地多任。知者霽山詩。有金粟堆前幾吹鴉可證。九日桂猶未謝。故云見離離。杜詩。金粟堆前松栢裏。謂明皇泰陵在金粟山也。故卽以金粟堆爲陵寢之名。

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

此皐羽自叙與玉潛同拜陵下之景。拜起而靈禽飛也。宋陵收骨事。山陰王修竹英孫所爲。而唐玉潛林霽山爲之先後。蓋修竹富而好客。玉潛霽山皆在其門。張孟兼所爲享諸少年。造六石函。皆修竹事也。鄭元祐所謂背竹籮爲丐者。章祖程所謂草囊采藥。則玉潛霽山事也。其後知玉潛者。以其事實之玉潛。知霽山者。以其事實之霽山。因時忌諱。故私記有異同耳。若原其本末。則修竹在霽山玉潛之上。其時仝事不止二人。霽山集中有鄭朴翁。而楊維禎云。楊璉眞伽發陵事。翺有陰移冥轉之功。則皐羽亦在其中也。

隴首集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隴首集總目

孫男秀沉曾孫兆劭編次

序
贊
古今體詩
絕筆
史傳
傳
墓表
逸事狀
跋
附疏

侍御王公遺詩序

嘗讀宋史余鄉江文忠萬里當度宗時拜左相爲賈似道所忌乞歸聞樊襄陷鑿池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元兵破饒州公率家人赴水死嗚呼烈哉越四百餘年而有新城侍御王公殉甲申三月十九日之難與公無異顧以死於家未及與李忠文公倪文正公二十三人同邀贈卹在公盡其致身之常節無論知與不知九原無愧然後死者聞其風烈覩其遺文能不歔感激思所表章之乎考侍御生平以建言忤執政蕭然歸第聞難之日不以在野緩須臾之死告於親不違其志率其夫人與子同日授命無少繫累是其孝慈與刑于之化積之數十年以成其忠義於一日豈不與江公止水之意千載同符哉以視死守土死戰陣死俘執者不尤難歟衡從啓禎遺詩讀公西巡絕句數首已慨慕公之爲人壬寅秋從公從子士祿士禛乞公全書則以兵火散軼僅存隴首集一卷因特表於詩慰與雁門鈐岡簫曲諸君子並傳焉夫諸君子較然不欺其志姓名與日月爭光寧復計及於斷簡殘編傳世與否而後死者盡然

傷之惟恐其不傳於後亦猶平原裴將軍之歌雖陽不辨風塵色之句使讀者即其短歎微吟已可知其嚴氣正性非夫一切靡曼之音可得彷彿云

爾南城後學陳允衡拜撰

王侍御遺詩贊

先儒有言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文中子評六代之詩立纖夸誕鄙之目爲狂爲狷有君子之心者數人而已今天下之詩盛矣聯翩麗藻皆歸於駢花鬬草留連光景而詩人之針藥無聞焉新城王侍御諱與胤字百斯故大司馬象乾之從子布政使象晉之次子也中崇禎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出爲御史抗疏忤時相闔門養父清齋禮佛禪觀如道人甲申三月聞流賊陷京師涕泣不食再拜與父訣篝燈拒戶與其妻于孺人子士和偕自經死從子士禛刻其遺詩四十餘章皆奉使關隴之作其詞約以則其志哀以思悲民窮悼國蹙愀愀乎如不終日何其憂也巢車躍馬慨然有號令西域之志又何壯也嗚呼侍御忠孝偪塞誓報國恩不肯借踰河蹈海之名少自解免此鄙夫亂臣忘君背國者之針藥也攢眉搵擘憂天憫人肝鬲輪囷聲淚咽塞其爲詩則夸人纖兒浮慓嘈囋者之針藥也忠臣志士聲烈敝天壤片言隻字流落人間人咸以爲弘演之肝萇弘之血有不

肅然改容泫然雪涕者乎季札見歌鄭曰美哉其
細已甚是其先亡乎解者曰美者美詩人之情也
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而知其國也余讀侍御遺
詩感詩人之義惻惻然攜余心焉遂捧筆而爲之
贊

贊曰豐山九鐘是知霜鳴匪鐘則鳴唯霜之清公
心憂國列如秋霜隴首殷憂先幾告祥銅山旣崩
于母徵應明燈整冠湛然致命遺音危苦孤桐玉
律吟龍戛石梵猿嗷月浩歌悲嘯雷風交加蟲豸
不蟄象華其牙榛楛塞路河汾不作敬採斯文以

識針藥康熙癸卯三月望日舊史氏虞山錢謙益
拜撰

隴首集

前監察御史王與龢著
侄刑部尚書王士禎較

詠懷十首

客館有松栢聊以當友生玩其凌霜質挺挺愧吾
形忽見雙翠鳥相呼因欲寘念我同岑子何由知
此情

適俗韻豈易丘山我將翔曖曖一村遠於茲擷衆
芳如欣新知歡永言不相忘日暮烟林合欲去牽
我腸鼎鼎百年過朱燈照蘭房翩翩烟霧跡擬在
山之陽試問深澗樹斤斧詎能傷

世人誤龍門競願一御李意不在寒松朝槿觀其
始杳杳山川外駐顏採朱杞無能亦已焉寧肯錯
投趾散髮向晞陽膝上抱我子莫待暮鐘深夜行
亦可已

千里思遙遙隴頭雪滿道親知有書至眞朴願自
保莫怨江水深相見春池草適已境可忘愁人易
衰老客中淹晨暮默驗仙方好

咸陽多古蹟徒供騷人歌漢宮與秦闕曾不一睥
過紫閣有仙人欲從歡蹉跎長嘯以永懷泛槎渡

洪河見聞不可恃日月去已多輞川在終南數[illegible]

空烟蘿

阮公有容識神在酒之外越禮故遺俗凝心荊有會鐘鼓不足歡戈矛豈能害惜彼餐霞人賦性終昧昧

几案觀羣書書多性自移朗誦與微吟庶可以透逸快意在無相莫令心如馳長嘯激清風此意誰當知良辰足逍遥偃臥松竹蘿

中經闕土肪肆步凌遠岑毀泉冰苔潔氣靜息深林林鋆起清響淡坐忘煩襟日短與夜長任彼陽

之陰何事藏智慧叩石自成音終日馳車走懷哉傷我心

羈心積歲暮霞雪落苔衣延目極原陸頡頏鳥相依良辰入客懷愁焉如周飢山川復山川周星尚未歸夙興巾我駕聊輟辛苦悲日入山微紫倦翮投林飛退耕力可任終焉返荊扉

成連刺舟去海水雜鳥音心悲情已移山林竊沉沉古來希音士遇世如不任栢葉與松脂乃在深山林仰瞻天漢遠何以寄我心

邊城向夕

孤城沙磧裏落照近危墉短景催長路高風急暮鐘嚴霜凄塞草深夜動邊烽一片仇池石誰銘跳盪功

伏羌道中遇雪

四株五株松欲折黃鵠坐枝口流血吞聲嚙雪不能啼行人俯身探禹穴

瓶梅五首

自是清芬絕蝶蜂那得知好將笛裏曲吹向隴頭兒

誰具傲霜骨孤清獨有梅兔園驚物序歲暮又相

催

鄉思那可禁況復逢驛使念我欲歸時已結垂垂子

紅英任似火冰稜自如石南枝與北枝不作春來格

不用金鈴護偏宜紙帳橫檀香別有種更比衆香清

至醴泉

迴環鳥道白雲邊忽得平原是醴泉唐馬日嘶秋草綠漢宮時在夕陽烟迢迢淵水聲如咽歷歷[illegible]

花紅欲然不用臨風多感慨且看疎雨灑歸鞭

馬嵬

逃邦自是君王錯殺嫡何曾説太眞惟有馬嵬堪
下淚時持遺粉贈詩人

讀楞嚴

憐予學道似蒸砂熟讀楞嚴苦憶家手錯巳飛瓶
裏雀眼迷更怕井中蛇性圓彈指氷成水業重浮
根空是花煩惱織多難淨洗罔談坐照産靈芽

西羌雜詩十三首

聖主程書百廢釐殊方何幸漏凝脂幾多亭障無

烽燧數萬朱提入罽帷
司馬籌邊幾叩閽甫能轉餉過關門貔貅十萬歡
如沸報道全歸吐谷渾
香火曾通頡利盟茗芽市駿盡輸誠無端撫欵詐
開釁仄仄金錢付豚評
躍冶眞堪號不祥遂教番勢太郎當三千猛士如
彪虎全仗蘇摩一梡湯
党家美妓酒如淮遮莫將軍樂雪齋道上番雛滌
得意不徒赤打白紅崖
細縷盤渦雪樣銀半千錠子馬蹄勻諸番得此渾

無用戍婦深閨氈巳塵
草深雪暗動雙旌夜半鵝池一旅兵銜轡聲嘶趁
馬道移軍月照水犀營
紇干山下少人過大將行師按突何袖裏尚餘三
尺練歸來生繫角斯囉
天兵直欲擣闐顔百道松巢似刈菅血駟踏殘回
紇帳佛狼摧倒賀蘭山
磤矢如雷血染刀番兒番婦亂山號牀頭金盡生
羊散積甲遥齊太白高
羌人歲歲議添巴不似通官欲太奢攫取軍需三

兩萬半供撫講半熬茶
哈喇爲音衣盡紅土人也自習夷風三軍未動先
移帳番漢由來一線通
番牙峻嶺失千夫老羯耽耽巳負嵎半萬強兵空
御覰諸僧談笑飲犝酥

登南城同范玉坡晤梁如星道長（以縣至）

登城遥望碧烟開萬壑千峰撲面來二鴈擁天分
大小九龍匝地自縈洄夕陽終古秦川影暮雨連
宵渭水雷書見汲公持節至清秋隴首待銜杯

漫成二首

種竹久思歸故里讀書聊復閉官衙拔公杜老詩開錦天女維摩語散花空裏浮花空裏人空空不盡尚微塵如今業已空相許默證空空無相身

憶鄉

天涯羈客盼秋裝秋到何堪露滿裳涼夜喜聽秦地雨驚心聞說故鄉蝗閑雲莫戀華峰好菊蘂應開濼水香日日愁心歸夢急懶從篋內餌玄霜

數珠

一三五九數原殊信手拈將一粒珠提起放來皆

是幻從無聲處乃眞無

伏鵝閣晚歸

伏鵝閣上望浮槎泰豫橫分水一涯像自峩嵋新闢地經從御府賜籠紗疎林月散千千影暮井煙橫萬萬家一線蛇蟠容客度燈光驚起夜樓鴉

發陝

自陝適石壕悠悠信歸鑾僮僕冒宇開貿衣謀一醉雖未見故鄉聊幸遠烽燧遥望古北邨非石亦蒼翠去年五月中冒暑經此地汲泉洗煩渴枕石路邊寺撥塵覓遺踪時久不能誌惟有舊題詩宛

然在巾笥微吟感今昔聊以資同志

硤石

千山攢硤石不見參與昴二陵相對峙峰巒闘工巧可憐巨盜橫居民常擾擾田荒五月旱無時得一飽畏寒拾山蒿救饑採澗茆肌膚如枯木焉得顏色好我來日已曛我去未及卯風雨雜雞聲瀟瀟還膠膠遠遊多苦辛百端集懷抱

雙梧館（汴梁臬署）

庭前雙珠樹凌冬鐵幹存迢迢百餘尺明月浮于痕聊與廛市遠何知車馬喧我客秦關久入秋驚旅魂今來暫駐足且以奉清温篝燈侍眠食笑言集琴樽豈伊山川間言念弟與昆安知非吾土而復思故園

附

自撰壙誌

王與胤明御史也曾祖重光嘉靖辛丑進士官貴州叅議功贈太僕寺少卿祖之垣嘉靖壬戌進士官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俱以伯父象乾貴贈少師兵部尚書嗣父象賁官戶部員外郎父象晉萬曆甲辰進士官浙江右布政使母成氏繼母張

氏俱贈淑人余中天啓丁卯鄉試十名崇禎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妻于氏封孺人兩承簡命巡視河東茶馬回道復奉命提督應天學政已以言事調用遂請告歸歸家九年養親教子閉門讀書怡怡自樂謂可以終天年不意京師卒破聖主以殉社稷上昇余聞之雪泣霑衣即欲攀龍髯而援命將以望九老父奉有歸着欲奉之走海濱老父以祖宗墳墓故入舟復返余不敢强相失歸家遂偕妻于氏子士和併命於寢室命也如斯可奈何因手書家世科第以貽余

孫啓流時方四歲葬從薄從速隨時也崇禎十七年甲申四月二十六日絕筆

明史忠義列傳

王與亂字百斯山東新城人父象晉浙江布政使與亂舉崇禎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東鹽政鹽課羨銀數萬兩盡却之視茶馬陝西尋督應天學政未行上疏劾總兵官鄧玘縱兵淫略殺良民冒首功請斬之以正國法警諸帥輔臣與玘有連不悅左遷光祿寺署正歸流賊陷京師與亂慟哭不食曰吾君爲社稷死與亂當從拜辭其父自作壙誌家人固止之妻于氏獨默然既而曰妾事夫子爲命婦夫子死妾

從夫子子士和泣曰父死母又死兒何心獨生遂作絕命詞曰痛余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吾親聞之兮涕泗徬徨以身殉國兮維千古之臣綱騁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嗟世道之穢濁兮痛四維之不張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于帝鄉與亂登樓自經于氏亦經死士和經於其旁甲申四月二十六日也士和字允協學官弟子食餼好學以善書名與亂死時遺命速葬五月葬城東鄭潢河送者數千人僞順知縣買三俊亦來弔衆投瓦石擊之三俊策馬走免先是崇禎五年十

一月吳橋兵變南陷新城與亂從叔象復及其子與夔死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大兵破新城與亂長女士和妻張氏與亂弟與朋及與朋子士熊士雅死之象復字完初仕爲保定府同知以不拜魏忠賢祠罷歸與夔字風虞萬曆二十八年舉人兵至象復父子助守城陷皆被執象復大罵見殺與夔亦遇害事聞贈象復光祿寺少卿與夔宛平知縣與亂女學官弟子徐元祺妻投井死士和妻張自經死與朋字壽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五年舉人士雅字大雅弟子員與朋爲人負奇氣喜談忠孝大節兵至助守城破與朋父子被執皆不屈死王氏一門死者十餘人

侍御王公傳（并讚）

公諱與亂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象晉次子也中崇禎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出爲湖廣道監察御史嘗抗疏劾總兵官鄧玘舉狀大畧謂玘自用兵以來淫汙劫掠每捷皆係殺良冒功以此敗類置之行間正如稂莠之妨苗虎狼之噬物爲禍最鉅伏祈罷其兵柄行勘正法庶幾斬一人而千萬人懼是時主兵者方橫玘又閹臣私人疏上大忤閹臣意被譴以歸遂不復出十七年三月流賊陷京師公聞之涕泣不食自草壙誌訖再拜訣其父布政公入室沐浴與其妻于孺人子士和拒戶皆自經死遺命速葬士和字允協縣學生始公求死時家人或以微言諷士和俾乘間譬解士和不爲動且曰此世間好事女曹安用喋喋爲遂作絕命詞一章其畧云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嗟世道之溷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皇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會

世祖章皇帝既定天下

詔禮官具甲申死難諸臣本末上之爲之臨

朝太息特命贈官賜諡宣付史館甚盛典也凡蒙贈諡者二十有三人而公以左降家居獨不得與議者至今惜之嗟乎封疆之臣則死封疆社稷之臣則死社稷若夫官已謫矣身已退矣夫固無封疆社稷之責矣當其時雖入山蹈海爲世之逸民遺老無不可者而顧泣血飲恨忼慨殺身何其壯也故吾謂公死爲難能導其妻若子俱從死尤難予友王子貽上痛世父之不得聞於　朝也以其事寓予予讀絕命詞尤爲之潸然出涕故備載之乃系之以贊贊曰

願爲良臣不爲忠臣昔賢所遘邈矣昌辰公職柱史犯顏訛鱗侃侃諤諤不有厥躬彼其之子伏機思逞一蹴中之匪人伊命明政不綱門戶囂爭泰極而否陽詘陰信鴟張螘聚惟此黃巾無小無大瓦解土崩天傾日夸廟社以淪公則痛之卬呼蒼旻羣拜犬豕屈厀苟生公則恥之以臣死君婦也死夫子也死親於乎閒氣萃公家門願告太史毋俾泯泯宜不一書以慰九京以勸大節以激頹風與天壤俱與日月新

予既作此傳成貽上寓書於予述公聞變即握砅片服之不死赴水者二皆被救不死會僞縣令賈三俊者至公求死益力偕于孺人共縊於室又繫絕不死家人遂共守之公俟守者稍懈乃縊死及葬會哭者數千人僞縣令賈三俊亦來衆怒爭欲奮前執之三俊策馬走免所述視傳中稍詳因并附識於後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長洲後學汪琬拜譔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濟南之新城去郭二里鄭潢河東有故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暨妻于孺人合葬之墓累土於旁封崇四尺者公子儒學生員士和之兆也公與胤諱永錫字一字百斯曰重光貴州布政司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太師兵部尚書公曾祖考也曰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再贈少師兵部尚書公祖考也曰象賁戶部員外郎公考也曰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公本生考也公中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東鹽課羨金數百鎰皆却之視茶馬陝西邊境肅清尋奉命督應天學政將行上疏劾總兵官鄧玘玩寇忤閣臣意引疾歸歸九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崩煤山公聞變慟哭將浮于海行至利津海多盜不可行公嘗覽方書謂砒片多服能死人命僕購之僕市偽者以進服之不死夜起投水者再左右衛之又不死公乃回舟及里求死愈決自撰壙誌以四月二十六日暨妻子登樓齊縊死遺孫啓沆僅五齡士和絕命詞曰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吾父母一聞之兮涕滂沱以彷徨以身殉

國難兮維千古之臣綱嗟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哀世穢濁兮四維不張大地無容身之隙兮願隨吾父母歸于帝鄉公卒時年五十有六于孺人者福建道監察御史青城于永清之女卒年五十有五士和博綜經史書法李北海能神似卒年二十有八公遺教葬從薄從速遂以其年五月不卜日而葬葬之日會者千人偽順縣令賈三俊聞之亦來衆爭持土石奮擊之三俊遁去久之公從子今翰林侍讀士禛刻公遺詩以行公之大節漸聞當世又慮傳之不遠也乃伐石爲表命其友朱彝尊爲文揭于墓道於是公之歿三十有五年矣嗚呼士大夫不幸而遭國難其始皆有捐軀之一念臨當引決或情牽于婢妾或僮僕援救小不忍而自全若夫撓之不奪臨難忼慨就死固人之所難能至鋒刃未迫于前鄉里可保而守乃遙聞君喪率其婦子從容就義一室之內非事之出于尤難者與先是崇禎五年十一月援遼之師變起吳橋南趨新城時則公之從叔象復及子與夔死之十五年十二月城再破公之弟與朋及子士熊士雅又死之至是公父子夫婦又死之而士和妻

張氏當十五年城破時亦自經死方賊兵之陷京師也大學士范公景文以下死者二十三人事聞江南江南草野士交塡膺扼腕謂三百年養士之報盡節者不宜寥寥若是遂持論書義誤國制科可廢彝尊時尚少亦助之憤惋不平久而遊四方歷戰爭故壘訪問耆老則甲申前後士大夫殉難者不下數百人大都半出科第而新城王氏科第最盛盡節死者亦最多然後知報國未嘗無人而往時草野之論特一時過激未得其平也象復字完初保定府同知嘗以不拜宦官魏忠賢祠罷贈光祿寺少卿與夔字風虞萬曆二十八年舉人贈宛平知縣與朋字壽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五年舉人士雅字大雅生員皆盡節之士附書之

翰林院檢討秀水後學朱彝尊拜撰

世父侍御公逸事狀

世父侍御公諱與亂字百斯一字永錫大父方伯公次子也崇禎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奉命巡鹽河東歸再命巡視茶馬著隴首集多憂天憫人之言尋視學南畿拜命未行上疏劾總兵官鄧玘縱兵殃民請斬玘以謝豫楚百姓玘蜀人也恃輿援縱恣所過淫掠甚於賊疏上果大忤政府罷歸歸治東園疊石爲小山穿渠引水有若天然春秋佳日輒奉方伯公籃轝出遊甘爲農圃以沒世又皈心白業精舍數椽左右列竺乾珠藏之文面壁終日甲申三月聞流賊陷京師泣涕不食買舟利津之三汊將浮於海海道梗夜起投水爲家人所持不死買冰片潛服之又不死乃捨舟歸里笑謂家人曰吾不死矣家人信之伺少怠夜半登樓與孺人于氏子廩生士和同縊死是年四月二十六日也留絕命詞壁間遺令薄葬公死時年五十六孺人少於公一歲士和年二十八傳有之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今天經地義所不得而逃焉者也公以放廢之身似可以無死而必死乃屢瀕死而

不死終百折不易其志而以一死下報故君且與妻子從容俱死嗚呼可不謂得死所者與世祖皇帝既定天下俞魏公裔介請明末北京死節之臣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三人皆予謚而公死於家無狀公逸事以告史舘者公死時士禎方幼穉稍長與四方賢士大夫遊恐世父之事遂湮没而無傳也既乞能言者爲誌表傳贊自禮部尚書錢公謙益而下凡若干人載之家乘謹狀如右秉筆者冀有取焉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姪男士禎百拜謹述

侍御王公詩跋

太史遷稱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又稱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古今義憤至甲申三月十九而極於是不死更無死所矣而或者謂在朝則死在家可以無死是猶因析箸而遂不兄其兄徒戲論耳無怪乎死節於家者尤少矣瑯琊王百斯先生罷官家居聞變而與其妻子俱死是明季處死而重於泰山者在齊自戰國王太傅蠋以後先生一人而已千載稱二王何其奇也且夫死節一耳無差等也然而或激烈於一旦或講求於生平或根柢於天性猶必以其言考之先生有遺詩一卷或先事而言或臨事不悉然後知其講求於生平而根柢於天性久矣雖文山臯羽弗是過也吾友伯璣氏精選如干首深得先生之所以用心濬故謹識其後壬寅仲冬黄岡後學杜濬拜跋

新城諸王以經濟名世及文苑獨行堪紀識爲列傳者不啻數人焉而忠孝大節未有如百斯先生者也先生抗疏忤時宰拂衣歸田未幾遇甲申之難遂以身殉噫死國難也家而死國尤難也率其妻子同日死又難也先生處之若無難者縣令以

思眞與日月爭光矣隴首集僅存之兵火之餘猶覺其挾風霜而鏗金石惜也全編不克槩見有大雅淪亡之痛焉夫王氏之爲龍鳳爲虎豹者旣代不乏人若先生者生能觸邪死終貫日殆莫能名之讀其詩而慨然想見其人不獨有德之言亦庶幾仁者之勇乎江左後學紀映鍾拜跋

收人心明紀律疏（附刻）

欽差提督應天等處學政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奐亂題爲收人心明紀律專責成無棄勞臣以奏蕩平以安天下事竊自流寇狂奔而南臣所屬廬鳳安三府盡遭蹂躪賊衆飄忽無定雖去之蘄黃而三吳富庶是其素所垂涎未可安枕而慶無事也督臣業奉六月汛掃之明旨自應殫智竭慮滅此朝食但其麾下將士不過千餘合關門諸處兵馬止有六萬今三秦豫楚及大江南北處處告急處處宜防分應之苦於鞭長難及亦苦於賊多兵少計惟有訓練土著最爲要著即民爲兵自古良法在州縣官有城守之責當多方團練鄉勇以盡司牧之職若鄉紳士庶有好義急公之人募健丁備糧餉與地方官同心禦侮各衛室家其著有成勞者許該撫按覈實題敘廢棄者起用見任者優擢按功行賞微賤不遺功名之路開則勇敢之氣奮自當家戰戶守赴敵恐後矣至於䘏死之典所關尤重頃臣鄉死叛卒之變者數十人近吏部題敘從優贈廕恩典最渥臣叔原任保定府同知王象復同其子舉人王與夔罵賊捐軀此自臣子致身

之常耳蒙皇上贈以京卿錫以任子此從來未有之異數臣感激涕零因思天下被賊之處豈少舍生取義之人如南直霍縣被寇凡係生員殺戮殆盡以有姦細先入城中知城守之嚴皆諸生爲之倡率憤恨最深故受禍獨慘其他郡縣肝腦塗地者更不知幾何人矣祈皇上勅下巡按御史細加查覈其殉難尤著者照臣卿例加以贈卹錄其後裔不惟死者瞑目即生者亦聞風興起矣所謂收人心者此也勦流諸將或奉命專征或立功贖罪建大將旗鼓者不下十人名位相埒莫之統一遇敵則推諉有功則妒成其中廉勇自愛固不乏人而怯懦貪淫正復不少以臣所知總兵官鄧玘其宄也玘自用兵以來到處恣其淫污劫掠每捷皆是殺良冒功罪狀滔天罄竹難數以此敗類置之行間正如稂莠之妨苗如荼毒之害物爲禍最鉅決難以旦夕姑留祈皇上立賜乾斷罷其兵柄行勘正法庶斬一人而千萬人懼矣若復如張全昌等例以遣戍立功諸將之驕心惰氣何所懲戒而歛戢乎所謂明紀律者此也號令一新士氣自倍然後布置諸將分爲三路以某人爲總理副以某將掃清江北蘄黃以某人爲總理副以某將掃清兩河以某人爲總理副以某將掃清關中督臣則於適中之處指授方略節制諸軍刻期舉事務求萬全一路不效責在總理諸路責在督臣事成則有通侯之賞不成則有斧鑕之誅所謂專責成者此也要之流寇何難平之有亦當事諸臣不肯實心任事故勦則徒殺民命撫則浪費金錢起於一方滋蔓六省嗟嗟原其發難之初不過數百潰兵依潢池以求旦夕之生耳惟托言招撫以倖目前無事而不意爲禍若此之烈也即如向者臣鄉叛軍之變若飄風驟雨勢不可當稍一舉足遂破六縣返轡而東據有登郡聲勢之大較之流寇且[illegible]倍之非原任巡按御史王道純力主勦議疏請至再皇上特軫二東迅發燕漢健丁前往撲勦登萊之禍臣不知其所終矣且道純介馬行間功罪[illegible]實以入告利害必力爲主持一切贖鍰盡捐以養士卒去時行李蕭然觀者泣下臣按秦之日聞其家徒四壁不免饑寒皇上最惡貪穢而道純之清操如此皇上最惡推諉而道純之擔當如此皇上最惡狥隱而道純之公忠勿欺如此今撫臣朱大

典等業已敘功遷秩而道純猶廢棄不錄公論咸爲扼腕所當早與湔雪以爲將來任事者之勸所謂無棄勞臣者此也臣蒿目時艱痛心多壘行當遠離闕庭不敢避恩怨之嫌謹披瀝爲皇上陳之

桴亭先生文集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陸桴亭先生文集序

世之慨然自命爲讀古聖賢書者不過拾其緒餘掇其文采以供談說而叩之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大概茫乎未有得也夫言心之聲也心非聖賢之心言又安能爲聖賢之言哉故其爲說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其甚者支離龐襍背道離經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挾此說以簧鼓天下其不得而爲異學也者幾希太倉陸子桴亭思辨錄一集有功世道不淺今余既刊而行之茲復裒集古文若干首朝夕繙閱因歎陸子之用心至深且切也蓋自考亭夫子既歿數傳以後得薛胡諸君子一時學術大明其說尙躬行而鄙放曠學者畏之遂羣趨頓悟以冀速成一唱百和陽竊講學之名大亂吾道之眞至啟禎末而陵夷衰微極矣陸子慨焉憂之以吾道爲已任抗顏設教力矯時趨黜華崇實一惟考亭之規矩是遵故其見之筆墨閒者援經據典抉摘同異貫穿錯互舌如懸河不知者以爲好辯而其實明天道正人心有不如是辯而不得者他若一善可稱一行可錄風化所係必爲曲盡情狀著其里居詳其姓氏以垂範將來曰非此則善者無以勸而惡者無以懲也乃至會講必有序約課必有紀凡我同人趨向端而踐履正者不惜鼓舞激勸以偕遊乎大道而苟或不然亦必明目張膽攻其蔽而發其愚使之自悟以故卷帙至繁而蓄積至富嗚呼陸子之功於是爲大矣非所謂以聖賢之心發爲聖賢之言者歟顧使其得大有爲於時坐皋比設絳帳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所成就必自有異而惜乎可見者止此亦陸子之不幸也然言傳卽道傳天下後世因其文而想見其人接踵曩哲沾被後賢又陸子之不幸而幸也至若其文之光怪陸離控縱如意飲吸百川吞吐萬象可以抗衡八家而自成一子則又能文者之所共賞而無俟余爲之贅也是爲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仲夏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桴亭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講義

乾卦講義（附講易餘義按乾卦講義與確庵文稿蔚村講義同葉君涵溪據確庵先生所撰尊道先生行狀云己丑元夕予以崑山諸君合甫之意請君入村講易是爲桴亭先生作無疑當時誤入確庵文稿今改正）

論語首章講義

太極圖說講義

西銘講義

高顧兩公語錄大旨

第二卷

書

（按先生別有論學酬答四卷係門人許舜光諸子所輯茲已專梓不復入集）

辭毛卓人學博請開會講書

答楊亮聞論居敬窮理書

再答張芑山書

答晉陵湯公綸論學書（附來書）

答潁上盧儋石廣文書

答睢甯馬功蜚論處境遇書

答江上徐爾瀚書（附來書）

答陳介夫書（附來書）

答江上沙介臣請執贄書（附來書）

答晉陵馬伯河書（附來書）

第三卷

序

性理存要序

張漢思時政議要序

侯記原乙未學規序

蘇學景賢錄序

許舜光是正錄序

水村讀書社約序

講學紀事序

古今文選要序

曹頌嘉漫園文稿序

讀史筆記自序

顧遜集三知編序

綱目大義纂要序

陳瀛寰大僕潛確書目序

顧原爽先生手評通鑑序

顧殷重西北治田書序

新劉河志序

第四卷

序

王登善房稿序
馬蘭阜先生遺文序
毛氏伯仲具吹稿序
太原王氏小宗祠議序
孔蓼園宗廟禮則序
重修曲阿皇塘荆氏族譜序
龍城郝氏宗譜序
贈蛟水吳公去思序

贈湯公綸聘主鎭山書院序
贈如皋吳白耳序
贈邢杏江長者序
贈崑山歸元恭序
温如先生七十壽序
翼王尊人新川先生七十壽序
鄭士敬孝廉六十壽序
盛旭初先生六十壽序
徐潤甫先生七十壽序
陳母顧太夫人六十壽序
送陸生熙先入學序
送許氏甥舜光入學序
送王生男偉入學序

第五卷

雜著

學校議
救荒平糶議
淘河議
姑蘇錢糧三大困四大弊私言
勸施米湯約

漕兌揭
除蝗論

第六卷

雜著

青浦魏令君德化記
婁東形勝古蹟圖記
太倉州侯大城劉公申講鄉約碑文
丹陽二孝子記
陳母王孺人守節記略
書黃孝子尋親記程後

書淮雲問答後
書吳白耳贈言卷
跋滇南文介石先生戊子講義後
跋如皐吳瓢庵叟東會語
谿南存稿題辭
石敬巖傳
毘陵蔡仲全先生小傳
張子威小傳
如我老人傳
海烈婦傳

張幼禱先生像贊
朱昭芑像贊
病中自贊
陳氏二子剛方字說
危齋銘
祭虞山毛子晉文

桴亭先生文集卷一（桴亭先生遺書之）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乾卦講義

今日蔚村講會倡之者確菴先生同心同德任勞任費更有鼎甫惠甫莊甫合甫幼玉庸甫諸先生又值上元勝日鼎新尉遲神祠合一村鄰里皆與斯會大家讀書行善孝弟力田當斯時而有斯會亦可謂絕盛之舉矣承確菴諸先生命商量易乾卦竊思易是天人合一之書古往今來天覆地載只是這箇易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亦只是這箇易百姓戴高履厚日

用不知亦只是這箇易何謂乾舉頭看只天便是低頭看只心便是人人頭上有乾人人心中有乾只不思量便掉卻頭上乾心上乾卻去看易書中乾字何謂元亨利貞且如今日正月十五日俗謂之上元此正是用易書中元字元字訓大亦訓善一年之計在春何等大萬物生機皆從此見何等善由此而往夏便是亨秋便是利冬便是貞元亨利貞開闔不窮則春夏秋冬循環不息不特天道爲然人心中亦有元亨利貞文言所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雖四德然所重尤在仁字故文言以善之長貼元字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蓋萬物根本於天地之元而萬事根本於人心之元天地能以一元生萬物故雲行雨施推而極之至於保合太和人心能以一元行萬事則火然泉達擴而充之可以保合四海今日是上元吉日在會諸公又各各修身砥行奉行日記精者究極於身心性命粗者用心於務本力農豈不是以吾心之元合天地之元當下便是天人合一境界然以儀論之今日之事不難於一元字尤難於亨利貞三字亨者繼續光明之謂也利貞者止善成性之謂也人不繼續光明則雖有善心無由充長人不

止善成性則雖有善心無有歸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此便是元亨利貞的引證至若中間要緊處則尤在變化兩字經曰乾道變化何以謂之變化試看天地間一草一木初時萌芽後來長大忽而開花忽而結子刻刻變刻刻化若花開而不落則成乾花子結而不熟則成腐子惟人亦然自幼而少少而長長而老乘天地之氣亦刻刻變刻刻化只是此心中道理不能答天今日是如此明日亦是如此往往爲氣質拘定不能展動分毫甚至有反成汩沒者此無他不知爲善之方不識學問之道也學

問之道無他只今所行日記善過者是知日記善過是學問則日日記日日進日日變日日化乾坤六爻正好體認假如今日時勢正當退隱便是潛龍一爻旣是潛龍一爻便當思何以爲勿用凡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等句俱要一一體認過必無愧於潛無愧於龍無愧於勿用然後可以謂之學易然後可以完日記善過之分量不特潛龍一爻也卽如今日羣聚講學一村翕然便是見龍一爻各人心上兢兢業業便是惕龍一爻已學問者更思進學未學問者翻然思進便是躍龍一爻充此心力覺世輔民便是飛龍一爻若雖行日記不思進德賢者自是而生驕慢不賢者自棄而生忌嫉便是亢龍一爻潛見惕躍飛五爻之心便是善便是天理便要充亢一爻之心便是過便是人欲便要遏能充此善能遏此惡能存此天理能去此人欲則謂之乾謂之元亨利貞謂之天人合一而無負於今日之講易不能充此善不能遏此惡不能存此天理不能去此人欲則不謂之乾不謂之元亨利貞不謂之天人合一而今日之講易徒成一番空話兩者具存諸君其敬擇之

附講易餘義

知至知終

文言九三知至至之四句朱註頂上進德修業或以幾屬知存義屬行夫知至知終皆知也至之終之皆行也分屬知行之說固謬矣卽進德修業之事已盡於上文忠信修辭中何必又申此二句且亦未見其確然不可易所以從來註說疏義至此四句便依樣葫蘆混混放過至今積爲疑義愚謂文言之言句句貼切爻辭則讀文言者當各就本爻細細體認初九九二二爻概可見矣九三一爻其辭曰乾乾曰惕曰厲大概俱有憂危之辭警戒之言蓋九三性旣重剛所處之位又在下卦之上居高履危自當比諸爻分外兢業故忠信脩辭所以善其體也立身之誠也知至知終所以善其用也應事之明也知至知終只是一事之來見其始又能見其終至之終之則見到卽做到毫無失著大抵事機之來若平常人處平常地位卽事前事後看不到做不透總無甚大利大害惟以聰明人處切要高危之地一著不到滿盤皆空故君子審幾之學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然最初一著雖看到做到矣而末後一著或精神照管不到力

畢收束不來能發之不能收之雖善審幾亦無益則又貴於徹首徹尾看到做到此君子立義之學故又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人能於立身則忠信脩辭如此其誠於應事則知至知終如此其明自然處上位可處下位可故結之以不驕不憂二句如此看不惟極切本爻而爻義亦極明暢

上下無常

上下無常數語直寫出湯武心事蓋上下無常進退無恆而有爲邪離羣之心則爲莽矣操矣罪不可逭矣烏得无咎哉惟其心在於及時進德脩業故无咎

也語婉而至則知聖人處躍之時亦是不得已而躍湯曰予有慙德孔子贊武王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危哉危哉

凡聖賢至道明德立之時俱欲及時有爲孔子之欲應公山佛肸孟子之歷遊齊梁文中子程伊川之上書闕下皆是也其跡近於躍則在旁之人必有疑其爲爲邪離羣者而不知聖賢之心固欲及時進德脩業也無孔孟王程之心而沾沾然託於進德脩業固爲無恥之小人有孔孟王程之實而必拘拘焉避爲邪離羣之跡亦非自信之君子明道先生曰凡人避嫌者中不足也故孔子釋此爻又曰進无咎也說出一進字亦是壯聖賢之膽若曰既信得過則只便如此做去聖賢行事青天白日天下人自能見之若終身畏首畏尾如何得長進

亢龍

天下道理惟經權二字守經之學賢人皆能之至於行權非聖人不能龍而至於亢時之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惟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之聖人能權之而不失其正若執定死煞道理未有不至於悔者卽所謂貞凶也與所謂浚恆凶也使堯不禪舜舜不禪禹道理

何常不正只四凶不去地不平天不成便有無限大悔

先天弗違

先天弗違二句註訓意之所爲默與道契知理如是奉而行之以道理二字釋天字似未豁然且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卽以善人能之何名爲大人乎看上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與下文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句則天明是指氣數之天先天弗違猶言挽回氣運也堯舜之時地不平天不成而堯舜禹能使之平成孔孟之時人心不正亂臣賊子不懼而孔孟能使之

正使之懼這便是先天弗違然堯舜之時天意在賢則不傳子而傳賢禹湯之時天意在子則不傳賢而傳子孔子知道不可行則退而贊述孟子知時不可得則退而著書所謂後天奉天也如此方見得大人心胸力量註說似拘

人當季世窮而在下只做得後天奉天學問然處末流之中而不爲末流所轉脩德著書以教後學以淑來世便是貞下起元便是先天弗違力量

論語首章講義

吾輩學爲聖賢不過欲成就自己一箇人品怎麽叫做人品只此章書中君子兩字便是這君子兩字不是小可的先儒說君子成德之稱若淺淺說不過有才有德體用兼優便可謂之君子若論其極畢竟要才全德備成己成物參贊化育能與天地並立爲三然後可謂君子這君子的字如何便可以承當得不是天生下來現現成成便可以爲君子的若必要天生現成則自天地開闢以來不過堯舜孔子一二人而已自此以下便絕君子之望了然仔細看來就是堯舜孔子生知聖人也不是天生下來現成便可以爲君子何處見得只此章書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一箇學字若論起生知聖人來似不消更說學了然孔子嘗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又曰好古敏求則知生知聖人也只是箇學字學是學箇甚麽不過大學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而其要處只在時習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時時上達實時時下學只此便是時習的榜樣其間立與不惑及知天命耳順從心這便是效驗處便是說處聖人如此賢人如此生知學知無有二義既認得這一箇學字則自此以往便無非學問了方纔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

時習而學便是明德了自此全要公此理於天下之人公之於人卽是中庸成物不成物終不能成己然成物亦不是自己把道理去送與天下之人求天下之人來學我這道理的自己只是一箇時習而說漸漸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凡有賢者自然來就我切磋聽我講論陸子靜所謂南海北海心同理同也此時境界我固說朋友亦說人己交說豈不是箇樂麽學問到此地位若在上古世界自然大德受命在中古世界自然言揚行舉卽在末世亦自然鄉里交稱公卿延譽縱然沒有箇人不知的況朋自遠來亦不

可謂全然不知矣然孔子又畢竟說箇人不知而不慍爲甚麽緣故只爲聖賢念頭其生平學問不止是要成自己一箇虛名須是要得位行道參天地贊化育纔成得一箇己纔成得一箇學字分量所謂人知者合天下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而言也得位行道則如龍之在天雲行雨施萬物咸仰然後可以謂之人知若只幾箇朋友知得於我雖似有名於天下全然無益故孔子嘗歎人不我知孟子亦有不豫之色自常人看來似孔孟亦有慍了然孔孟之歎與不豫是憂不是慍慍與憂不同憂者爲天下而憂慍者

爲一身而慍也憂字公慍字私憂爲義慍爲利此處打併不乾淨到底只是箇有所爲而爲學問都無是處并從前所謂時習朋來都是假工夫所謂說與樂都是假意氣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如何喚得君子所以聖人必要推勘到學道之人至隱至微處朱子註慍字曰含怒意說一含字則知胸中畧有走作畧有芥蔕皆含也則皆慍也含慍則非君子也吾黨既知此意則知學爲聖賢不過一時習朋來也不要管人不知也不要管工夫只是循循勉勉到得位天地育萬物也不過本分內事未嘗少加即遯世不見知亦是本分內事未嘗少損有何可喜有何可慍故學問到處處能人不知而不慍者即其能參天地贊化育而不矜者也至此方成得一君子方是一箇人品其要處只在一學字吾輩豈可一日不講學

太極圖說講義

周子太極圖說向原在通書中通書原名易通是周子讀易有得筆而成書不必拘拘於易而亦無非是易故名易通太極云者即繫辭傳所謂易有太極是也周子讀至此處恍然有得遂舉筆爲圖圖成復爲說以太極一語在繫辭上故此圖此說亦只在通書

後半部中朱子以此圖此說爲道之根蔕一書之綱領故特挑出置於卷首後人見此圖說爲前人所未有便以爲創此圖說不知周子原只是根本易經發揮太極其實是述原未嘗作其實是因原未嘗創然此圖此說周子雖未嘗創作其實周子以前無人曾作周子以後無人能作則此圖此說原畢竟獨歸周子此一圖說者彌綸天地囊括萬物究陰陽始終之原明天人合一之理今日諸公在座要儀講說儀若摘舉中間意義則在座諸公中倘有未晰文義者豈堪遽及精微若句釋字解則朱子註解已是說得分

明諸公俱可自讀自會何必儀爲代誦無已則將圖說大義畧畧衍說一番俟大義既明然後互相問答更論精微何如儀嘗謂人生有一件絕大疑惑不過是生天生地生人而已有一件絕大學問不過是講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人之所以爲人而已這箇道理惟易經上邊稍稍言之然渾樸精深未盡刻露故周子復爲此圖此說發明其義圖之所以爲圖不過原是易書中意思周子衍之亦不爲奇最奇特者周子特特發出人極兩字此是天地以來未發之祕又是天地以來本有之理從來先儒說人身小天地此

語人人知道卻未見得實落處一闘此圖眞箇是人與天地毫釐絲忽點滴不差不得不推爲孔子以後一箇小聖人也今且未暇細說只將圖說依文解去便自見得圖說一篇約畧分五段看自無極太極至本無極也言道之生天地卽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也自五行之生至變化無窮言天地之所以生人卽天命之謂性也自惟人也至萬事出矣言人之所以合天卽率性之謂道也自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至脩吉悖凶言盡人合天之學卽脩道之謂教也故曰以下是總結一篇之意周子說今人戴天

不知高履地不知厚以爲是天地而已矣試思天地未有之先何以忽然而有天忽然而有地今人有身不知貴有萬物不知愛以爲是人與萬物而已矣試思未有人與萬物之先何以忽然而有人忽然而有萬物此處看不明白便異端襍說足以欺之列子斷鼇立極徐整盤古九變荀子性惡告子本無仁義何處見得他是何處見得他不是豈不是絕大疑惑絕大學問自我看起來繫辭上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便是說天地之原起但太極是甚麼東西說箇有字自不知者觀之得無認作一物否這太極不過是理

理是無形的無所謂極而實太極是爲無極而太極這太極何嘗會動靜但天地是箇陰陽陰陽是箇氣氣自然有動靜然其動也非無因而動也必有當動之理而後動這便是太極動而生陽其靜也非無因而靜也必有當靜之理而後靜這便是太極靜而生陰其動靜也又非一動一靜而遂已也理必循環不已這便是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動靜之久則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兩儀立則五行生五氣布而四時行究竟五行不過一陰陽陰陽不過一太極太極不過一無形之理而已這便是生天生地的根因那生天生

地說起來不過是幾句這時卻有好一會邵子皇極經世一元分十二會每會該一萬零八百年子會天開丑會地闢則生天生地已准准是二萬一千六百年了還有一會人生於寅亦該一萬八百年但邵子說的是數周子說的卻是理今且把周子的理來說無極之眞至變化無窮一段正說天地之生人也然又說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句這是爲何蓋五行之生上邊說未明白將謂陽變陰合而生則五行不過一陰陽而已不知五行既生之後便各具一性是天地之間既有二氣又有五行算起來便是七樣了如何

去生萬物不知其間又有箇絕妙的道理那無極之眞眞者理也二五之精精者氣也理與氣妙合而凝渾成無縫其間便生出許多人與萬物這妙合而凝不要淺淺看過有箇渾淪的妙合而凝是人與萬物公共的所謂統體一太極也大德敦化是也有箇細分的妙合而凝是人與萬物各具的所謂一物一太極也小德川流是也然所謂二五者亦逐件分析言之也究竟五行一陰陽不過只是乾坤二氣得乾道之多者成男得坤道之多者成女只這二氣交感便化生出許多萬物易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醕也既

有萬物之後則萬物各自生生而變化無窮易所謂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也這便是生人的根因此生天生地生人者易書上邊俱會說過周子不過借圖發明亦未爲奇獨是人之所以合天易書上邊只說得大人與天地合德一句不曾細細將天地間人盡數與天地配合周子卻將天地間人盡數與天地配合又不是矯揉造作眞是奇特其言曰人與萬物雖同是無極二五所生然惟人則是得其秀而最靈試將人來配天地有天地靜而生陰而人之形則陰之所生也天地動而生陽而人之神則陽之所發也知天

地有五行而人之五性則五行之所稟也天地有妙合而凝而人之五性則有感動天地妙合而凝則男女出人性感動則善惡分天地一生男女則男女自會生出許多萬物人心一有善惡則善惡自會做出許多萬事且看那一件不與天地相似的麼既與天地相似則人人自當與天地合德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乃人之品格萬有不齊此爲甚緣故只爲不曉得人極兩字不曉得人極便不能立人極惟聖人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中正卽易中龍德中正之中正仁義卽易中立仁與義之仁義定

卽所謂品節以齊一之也靜卽太極之本體太極以靜爲本體以動爲用人極亦以靜爲本體以動爲用周子自註無欲故靜無欲無字直與無極無字一樣看天地一有所著便落氣惟不落氣故謂之太極人心一有所著便入欲惟不入欲故謂之人極是主靜者卽主於理也無欲則純乎理矣立字尤見得主靜是體蓋體立而後用行也人極兩字雖是創闢然與太極原不是兩箇在天地言則謂之太極在人心言則謂之人極總之只是箇理字在人身上親切看來又只是箇性字故程子說性卽理也如此看來聖人

豈不與天地合德的麽既與天地合德則自然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矣此是中庸上說自誠明之聖人吾輩人人原具有聖人本體原該人人與天地合德只爲氣質既殊便不得不用工夫學力所謂脩之也脩之便是君子中庸上說自明誠謂之教蓋通大賢以下凡湯武一輩皆是也下此便氣質益殊又不肯用工夫學力所謂悖之也悖之便是小人這小人不是生而小人小人亦得天地之秀形生神發具有五性亦件件與聖人一般只是不肯用工夫學力不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便恰恰做成了一箇小人他要做小人亦無奈他何只是周子吉凶兩字下得好如何叫做吉吉是好處好處只管上達上達到極處總謂之吉如何叫做凶凶是不好處不好處只管下達下達到極處總謂之凶君子脩之只是箇人到後來極至處與天地合德直與天地參那箇吉豈不是箇吉麽小人悖之悖之亦只是箇人到後來極步處不能與天地合德直與禽獸伍那箇凶豈不是箇凶麽這樣看來天與地與人總不過是這箇太極太極者道也所以繫辭上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陰陽剛柔者天地之道也卽所謂太極動靜者是也仁義者人之道也卽所謂仁義立人極是也不但如此卽生死之說極是難知然卽此圖觀之人之始生不過得天地之理氣以爲形性則其終死亦不過還天地之理氣而已一切幻妄之說俱不足以惑之也由此觀之天地間絕大疑惑絕大學問只消閱此圖讀此說便自瞭然周子眞是孔子以後一箇開天亞聖然仔細看來都不是周子一毫造作都是易書中原有是理故周子亦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是周子作圖立說本意吾輩今日看了此圖讀

了這說不可徒作一番講論要知安身立命卻在何處吾輩今日只是君子脩之吉一句脩之如何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已能立人極則與天地參而吉不能立人極則與禽獸伍而凶更無中立的道理願同志諸公各自勉旃

西銘講義

西銘一書乃有宋橫渠張子所作有宋之世大儒迭起爲周程張朱五先生予嘗徧讀五先生之書周子至矣盡矣孔子而後蔑以加矣朱子其集諸儒之大成者乎大程純而次程正惟張子之書則文義多艱

深如正蒙易說經學理窟之類間有未盡合者於四先生似稍遜然後世卒與四先生並稱此非過情之譽原有箇實落處伊川先生曰訂頑（卽西銘）之書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自孟子以後未見此書朱子亦云西銘合下便有乾健的[illegible]意思至註釋訓解與太極圖說同此卻爲何只爲橫渠作西銘其開闢力量實有與他人不同處其不同處如何西銘一書只是善於言仁仁之一字自孔門以來無人識得韓昌黎唐之大儒其作原道乃云博愛之謂仁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僅僅博愛二字可以當之卽云博愛矣然其所以博愛之故原有箇源頭而一總博愛之中又有箇差等此卻從無人知道從無人說過張子說乾吾父坤吾母予茲藐焉混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這便是博愛的源頭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至顛連無告者也便是博愛的差等蓋源頭不明雖有博愛之心終不親切爾爲爾我爲我何處見得必當博愛稍一退轉便漸漸走入楊氏爲我一邊去惟見得乾眞是我大父坤眞是我大母吾之體卽天地之氣吾之性卽天地之理則凡天下之人皆是父天母地皆是同得天地之

氣以爲形天地之理以爲性者然後對天下之人覺得親親切切眞眞實實雖欲不博愛而自然不能不博愛也差等不分則一聞博愛之說便無主意此亦當愛彼亦當愛何處見得有分別畧一認眞便浸浸陷入墨氏兼愛一邊去惟見得民乃是我同胞物僅爲我同與而同胞之中大君又爲宗子大臣又爲家相高年爲吾老孤弱爲吾幼聖賢爲合德秀出之子孫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爲顛連之兄弟然後對天下之人覺得有條有理有倫有脊雖未嘗博愛而實未嘗不博愛也合而觀之豈不是箇天地萬物爲一體

麼既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畏天樂天如人子之於父母自有不容已者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有不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違天害仁濟惡是謂悖德之子賊親之子不才之子其能踐形盡性不虛天地之賦畀者惟天之肖子耳天之肖子如何有窮神知化之聖人此即天善繼善述之孝子也有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之賢人此即天無忝所生夙夜匪懈之孝子也試以微之古人有以善自治者如惡旨酒此崇伯子之顧養也有以善及人者如育英才此潁封人之錫類也有先天而天弗違者如舜能得親而使親底豫此舜之功也有後天而奉天時者如申生不能逆親而坐以待烹此申生之恭也有處常者此體其受而全歸之參乎有處變者此勇於從而順令之伯奇也總之識得此意則處順境而富貴福澤固是天之厚吾之生處逆境而貧賤憂戚亦是天之玉女於成而生則順而不悖於天死亦甯而無愧於天矣果能如此豈非渾然是仁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乎然西銘不但是善於言仁兼亦善於言義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龜山楊子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義即是仁也仁是義之統體處義是仁之條理處而今學者要識得仁義須是如何亦曰居敬以窮理而已居敬則仁之體存塞爲吾體帥爲吾志恍然與天地同其量也窮理則義之用見民吾同胞物吾同與油然使萬物各得其所也故居敬窮理爲千聖千賢入手之關鍵學者讀西銘識仁體不可不講求仁之功欲講求仁之功不可不於居敬窮理四字加之意也

高顧兩公語錄大旨

今日是東林秋祭仲丁講期承橐旃先生之命遠邀會講儀空疏無似菌德俱卑豈敢漫然自命曰講惟茲東林是高顧兩先生昔年講學舊處無已則願以當日兩先生講學之旨稍一述之可乎有明學脈衍於國初著於宣統爛漫於正嘉晉亂於隆萬何以言之國初之學如宋景濂方正學皆與聞其略而衍其緒者也宣統則有曹月川薛文清諸公是時諸公專尚躬行不爲口耳進而居官務修職業退而林下略有講貫無聚徒講學之風也至正嘉時湛甘泉王陽明諸先生出而書院生徒乃偏天下蓋講學於斯爲爛漫矣而陽明良知之學爲尤盛龍溪心齋諸公繼之漸流漸失迄於隆萬此時天下幾無日不講學無

人不講學三教合一之說昌言無忌而學脈之瞀亂於斯爲極不惟詘紫陽幾祧孔孟吁亦可畏哉自高顧兩先生起始挽其衰而救其弊間嘗讀兩先生書而識其用心之旨焉端文先生小心齋劄記開卷第一行便說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惟知學然後可以言性忠憲先生遺書開卷第一行便說學必由格物而入此兩言者皆前聖前賢所已言又庸人衆人所能言而兩先生以此爲開卷第一義此卻爲何只爲當時正嘉隆萬以來專以無善無惡爲性不學不慮爲學以無善無惡爲性不知性矣故曰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以不學不慮爲學不知學矣故曰惟知學然後可以言性又當時純講良知則大學之學至致知而止矣是學不由格物而入非聖經之本來也故曰學必由格物而入玩必字意可見按性之一字在堯曰峻德在舜曰元德其相傳曰執中曰道心峻與元與中與道皆善也卽在凡民曰降衷曰秉彝衷與彝亦善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則明明說出一善字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亦只是相近於善當時別無異議自告子出而始有無善無不善許多議論孟子辭而闢之已廓

如矣不意陽明晚年天泉證學乃提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語作宗旨陽明之意亦以爲天命之性不落形迹不可以善惡言故有眼中金屑之喻豈知當日流弊卽有提四無爲宗旨者以爲性既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而專以不學不慮爲工夫遂至胥天下而爲告子爲禪學也不學不慮無善無惡他們亦自覺有破綻便道學慮不過全其不學不慮之體又曰無善無惡乃爲至善亦自說得好在但其弊病處羅念庵說得最切有云但知卽百姓之知能以證聖賢之精微不肯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故當時端文直指爲告子忠憲竟目爲無忌憚非過當之言也在座諸先生試思性之爲物人人有之請自按一按性果渾然至善者乎抑無善無惡者乎若粗粗看去天命之初無有一物未發之時亦無一物與禪家所謂原來無一物者意極相似豈非無善無惡然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朱子言沖穆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畢具正與禪家所謂原來無一物者恰恰相反安得謂之無善無惡乎陽明之差禪家之謬大約

以善爲有形迹故說箇無善忠憲公說得好無聲無臭卽至善也陽明以善爲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斯言得之矣彼云眼中金屑大性之有善猶眼之有明非金屑比也抑儀更有說於此人性之善不必在天命上看正要在氣質上看何以言之性字是公共的人有性物亦有性禽獸有性草木有性若在天命上看未著於人未著於物人之性卽物之性物之性卽人之性無所分別也無所分別而謂之至善則人至善物亦至善何以見得至善必當歸之於人惟就氣質之性上看則人之性不同於物之性禽獸之性不同於草木之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人得其靈物得其蠢人得其通物得其塞其爲至善必斷斷屬之於人無疑也故人之性善正如火之性熱水之性寒馬之性健牛之性順全在氣質上見閒嘗以四書五經證之易言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書曰厥有恆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孔子性相近也孟子則故而已矣乃若其情與夫命也有性焉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俱就氣質上看卽中庸天命之謂性一句亦兼人物亦言氣質以天命與氣質分

言始於宋儒然宋儒亦是欲分明善惡之源流故強爲分析非截然二之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若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亦是見得性必著氣質而後可言性不可只於天命上添說話也人苟實見得此理則天命之性固是至善氣質之性亦是至善學問之功愈不可少何以言之天命之性渾然至善固不須學問而亦著不得學問氣質之性幸不同於禽獸草木矣然不學則善者亦歸於不善且看禽獸草木同是氣質惟不知學不能學則終不能善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之氣質之性亦至善也但今人議論往往好高喜說至高妙處不喜說至平實處常記伊川之門有一學者問六十四卦一友云正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聖人分上所謂純乎天命者也聖人更不須一字然孔子曰吾學不厭而敎不倦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而況未至聖人者乎故凡聖人有言皆是爲下學若只說自己本體光明無善無惡謂之自誤又說人本體本自光明不須學處謂之誤人自誤誤人欲同人於禽獸草木者也故兩先生開卷卽竭力言之學者不可輕易讀過

桴亭先生文集卷一終

後學陸長儁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卷二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辭毛卓人學博請開會講書

承台命以新歲開學之初向來沿習舊例優伶雜進殊非學校之體因欲延請學行之士講明性學此誠甚盛舉也某嘗言講學一事此雖人人所當爲然爲學校之官乃得而專主之葢學校所奉者孔孟所同者禮義所申明者人倫所相對而切磋者師弟子故以師儒之官而爲講學之事此眞切己本分官方非泛然聚徒講學者猶有好名標榜之嫌也況以台臺

之才又承古菴先生之家學以此表率當時摩礪一邑爲東南特開風氣其孰得而禁之某朽質鈍材爲世所棄閉戸學古亦步亦趨聊自飭耳未可以告人也承命極欲效扶杖圜橋之意追隨父老之後適以家姊六十攜榼南村早發暮歸未得如願且盛意所云敦請學行矜式一方則某尤非其人更不敢當所由瞻望門牆欲前復卻也苟不棄迂鄙願於宴閒之時掃室焚香執經請教諒高明其亦許我發舟悤悤不及躬辭特使馳謝臨楮悚仄

答楊亮閒論居敬窮理書

前來貴地滿擬朝夕把握不意咫尺反成間阻每憶南樓晤語時使人神往承問居敬窮理入手處只居敬窮理便是入手不必騎驢覓驢但須先認得敬字親切不可豫將書傳上老頭巾話填塞胸中依樣葫蘆便易入板腐一路敬只是此心時時刻刻可對神明可對上帝根本一立自能觸處洞然然後將此心去窮理細而一念一慮之微大而萬事萬物之衆時時刻刻辨箇天理人欲久久如此便爲聖爲賢參天地贊化育都非難事至云中庸戒懼似止言居敬大學格致似止言窮理則又有說大學一書備言條目

工夫豈有遺卻居敬之理止因格致一傳錯簡在聖經中朱子遂自爲補傳而另欲以小學補敬字弟前有格致補傳之刻正爲此意想仁兄尚未之讀耳試取而一再味之何如若中庸則止言道體而不及工夫故似乎不言窮理然通篇備言聖賢天地治道鬼神無非窮理須融會觀之可也究之兩者只是一事居敬而不窮理則敬爲落空窮理而不居敬則理爲枝蔓來札所云戒懼爲根本格致爲工夫則眞得此中三昧者耳草草數言未及詳盡吾兄高明自能擴而充之也

再答張芑山書

自庚子冬得先生手敎卽齋沐答書同拙刻講義二稿不隱字說書三卷寄犨易升書俾轉寄劉瑞老家郵筒意何月之間必達宛陵乃於丙午之冬見先生寄升書札前所答書竟未克達豈瑞老家人浮沈不寄耶抑先生又有遠遊卽寄而未呈左右耶承垂念拙著思辨錄諄諄以鋟板爲問足見好德之切弟承尊論宜嚴訂定毋輕授梓八字銘之心腑謹藏笥篋欲俟我芑山惠敎吳中呈求訂定乃於辛丑之冬忽遭大祲依友人安義令毛如石乞水西江如石索弟書鋟刻弟述我芑山之意期期不可而如石以爲機會難得訂正可俟遂竟授梓時雖在貴地不惟芑山先生不可見而寥寥無徒鮮知我者冒昧一刻未及論定之憾知他年不能免矣然弟之札記此書豈有心於千古而必以我之說爲是他人之說爲非耶始焉命名爲思辨蓋卽以爲學問無窮而所知有限有俟乎友朋之正其失而告之也乃藏諸笥者有年而友朋之見之者希告之者鮮則託諸梓而冀四方之友朋多見其書而告其失倘亦就正有道之一助乎卽不然當吾世而不可得或千載之後有人焉執是

書而勤攻吾闕如近日吾芑山之於朱子者又豈非大幸耶則何必斤斤焉以其說之必出於我以我之說爲必是而後爲愉快耶此思辨拙錄之刻所以屢欲止之而竟不獲終止也高明亦或有以諒其心矣欲郵寄一部呈教訂正因江西印刷後歸散友生都盡買紙無貲不獲再印無以就正如何如何講義數篇與格致補傳及近草性善說謹附奉覽惟先生斧削而是正之何日得過吳門俾執書親承指教兼讀向來大著望切望切

答宛陵湯公綸論學書

來書云昨坐諸先生春風中半日披襟快談令不佞弟學道之志益堅始知賢師友不可少在今日尤急且歎吾師伯河先生在敝郡無一人相識獨力撑持卓立更難諸先生聞聲相思足徵同志之切爲道之深也鄙意謂今日道學之不明不行端由師友之敎不立蓋天之生人中材多而上智下愚絕少中材之人苟得賢師友耳提面命皆可進於道縱不能盡登堂入室優入聖域亦不失爲善人天下善人多卽吾道之幸斯世之福不然中材而暴棄其爲患更甚於下愚下愚氣質極昏濁雖

不受鞭策然無陸梁跋扈之患中材之人胸中稍有知識稍有才能莫不欲自見若不得一明道人指示其知識才能皆足以佐其爲邪爲惡之具或陷溺於聲色貨利或流入於外道異端惑人心壞世道斯文一脈幾爲長夜數十年來天地竟閉殺運皆此輩人釀之也可不痛哉今先生與二三同志砥節立行迴狂瀾於既倒續一綫於將墜身世學問有體有用惓惓接引後學其爲天下萬世計實爲吾道大幸日者不以詰爲愚不肖收入道契之末自此以後伏惟憫其所不能誨其所不知有

善輒以相告有過輒以相規詰雖極其懦鈍亦當發憤自勵決不忍負吾父吾師吾友之教益而自外於賢人君子之列大約吾黨成就一箇好人材所成就者將不止於一人關係甚大先生不棄乞將近日於身世最得力之處可舉示一二以豁愚蒙歸時即持以報吾師伯河先生兼示一二知己則先生吾友也而實師之矣

天下人才不易得人才而能留心正道者尤不易得留心正道而復能孳孳好學不墮元虛不流淸談者更不易得自尊駕過訪之後又贈以尊詠賜以尊刻接其人讀其詩語言筆墨之間心術性情盎然流露而儀臣靜觀樓一晤尤見道兄師友淵源道兄非伯河固無以啓廸於前伯河非道兄亦無以昌明於後只一二人已足何必致歎於同里之無人哉道兄謂道學不明由師友之教不立誠然誠然天地間未嘗無師友特患無尊師取友之人孟夫子有言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夫天下之友皆可友也有何限制而孟子斤斤然拘之以資格別之以等第若不

可一毫假借者蓋師友自在天下而所以尊之取之者全在本人自家力量譬之飲酒酒固自佳而飲之者或一斗而醉或一石而醉則存乎其人然則非道兄性行之純好尙之正雖有伯河先生亦安能師而於弟譴寂寞無聊之人亦何所見而與之爲友哉更承下問欲弟於身世得力之處舉似一二夫弟初無得力豈能自誑誑人且弟於道學一途尤不喜言宗旨以爲此分立門戶之漸孔孟之學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亦何必沾沾舉似一二語以爲言者然而甘苦自知之處與前人暗合則有之矣所謂居

敬窮理是也居敬窮理乃程朱敎人入手法門眞徹上徹下徹始徹終之語弟初下手時亦未嘗有心爲此語也平日自勵以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做主做來做去漸漸悟入乃知只在此四箇字中又此四箇字原非添出只大學明明德格物致知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便是則知吾人身心要語聖賢書卷中已自道盡特吾人不能以自己身心一印證之耳思辨錄第一冊前小兒已送到第四卷中正詳言此事道兄或可於此處一詳覽之也

答賴上盧儋石廣文書

某自交公綸即知有儋石盧先生者人品之大學問之博愛賢之誠宅心之虛蓋當今之大賢也夫居今之世處則爲名高出則爲厚利誰能自外於名利之閒者而先生寄迹儒官紬身存道進無干祿之誚退無獨學之失可不謂大乎小儒專己守殘自章句而外且不能旁窺一字而先生博綜三敎漁獵百家可不謂博乎一長之士無不接一行之善無不求器富貴而訪友於隱流盡境內而問交於境外非愛賢之誠而能若是乎夫如是是亦可以足己而自是矣而先生自視欿然舍己從人樂取爲善非此心至虛無我誠於爲聖賢而能之乎某鄉曲小儒承先生之愛進而敎之可矣而貽書過奬愧非敢當然自此恃先生之愛益不敢自外矣先生於某論學書頗有取於心性一貫論易諸篇以爲論易尤有當而廣取東坡龍溪白沙諸家之言以相印證夫先生之學至博之學也某豈能以涓埃之微上益高深然而竊有請者則願先生於一貫二字更加之意也蓋天下學問之事衆矣上自孔孟之道下至於稼圃巫醫皆學問之所存則皆君子之所當究心也然而力固有所不及周也豈特合道術之多而力有所不周即同一道也

而道之中有紛歧純駁之異趨同一術也而術之中有是非眞僞之異情誠欲周知而靡遺雖以生知之上聖竭畢世之精力而有所不能也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論語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蓋君子之學其始必由於博其終必歸於約約非徒治其心之謂也獨治其心此端本清源之學象山先生申明已久然學者失其指歸往往入於空虛而無用夫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既治其心矣則學問皆

心性中之事豈可以不講乎學問不可不講而又不可以多學而識故一貫之道要焉夫何以謂之一貫也貫者穿也猶今之以索貫錢錢雖數累萬億可以一索貫之而雖遺學雖歧途百千可以一道貫之而無外其道云何孔孟之道而已天下惟有一道則天下惟有一孔孟孔孟以前之道始於堯舜禹湯必結聚於孔孟而始有歸束孔孟以後之道散爲諸子百家必折衷於孔孟而後爲無弊他無暇論即如先生之所稱東坡者此學問中之所爲文章家者也文章一事由孔孟而言則文以載道辭達而已矣至一汩

於文章家則有左國史漢筆力之不同大家小家家數之不一聲辭局法疎密巧拙之異致即此一事已足使英雄之士窮年盡力頭白老死於其中而不能自出矣況文章之外其爲學問又有不可勝窮者乎故某謂誠得一貫之旨則凡文章家之言合道者固多倍道者亦不少合者存之倍者去之共合足以爲吾資其倍不足爲吾累不獨一東坡也龍溪調息不如嚮晦宴息之言白沙生死不如原始反終之旨論及於此天下之道甯有外孔孟以爲言者乎則夫二氏百家又豈有不折衷於孔孟而能貫穿無遺者乎今天下孔孟之道衰且久矣某雖有見於此而才弱力薄不足以勝之先生今日之有心人也竊叩於公輸其年力志氣皆足以擔荷斯道故不自揣而累札狂言亦以冀先生之張皇開拓爲吾道將來之一人也區區不勝至願時方病餘五更屬草不盡欲言幸有以悉其微忱

答睢甯馬功甄論處境遇書

千里之隔未嘗覿面偶見拙刻遂相契如此道兄誠可謂豪傑之士矣只此便見此心此理之同也所著不足辱覯過承獎許慚愧無已所問二則眞切懇摯

皆從身心體認不爲口耳之學誠切問近思者也所云酬對往還未能徧愜人情以此爲病此道兄歉然不自足之意然弟竊以爲過矣大凡聖賢之學求信己不求信人愚弱不足諱也若倨傲則當自審於心使果有倨傲之實去之可也若無其實則聽之而已何足爲病孔孟家法未嘗沾沾於毀譽也至所以處此者亦自有說蓋人情少可多怪見人學道便以爲迂稍習則不以爲異矣而學問工夫日積月累不求信人止求自信久之而誠能動物則駭且疑者終歸於信且服若因人之疑怪而刓方爲圓不惟學問不

成究且反成頹落古人所謂半途而廢者此類是矣弟輩二十年來此境已一一身歷道兄不足憂也至如貧賤乃士人之常衣食粗足可以閉門學道便是樂境讀書會友只隨力隨時不必勉强即此便是中庸何乃謂廢人也盛族意外之禍自不能連及善人不惟天道本然在人情亦有公論藏書未必遽失即失之亦無可奈何弟近日亦遭此然亦未嘗以之累心也大抵遇禍患之來只是循天理應之古人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止此學問未嘗少有走作安得不謂之中庸也中庸只一箇時字時只一箇天

理字天理又只一箇是字時時循天理時時求一箇是則無之非中庸矣聖人如此常人亦如此有何聖凡之分禍多福少正西銘所謂玉汝於成君子處此愈當戰兢惕厲以答上天庶不負生我之意未識道兄以爲然否

答江上徐衡瀚書

來書云自戊戌秋獲親德範退即不勝私喜以爲斯道有人嗣讀酬答一書按問所論出處之義益見先生之理精用當非誠有得於己者不及此世或有因其迹而疑先生者不敏獨信之深矣迄去春駕臨敝邑者再不敏值在鄉未逮再承鴻誨殊爲悵惜後晤爾康雲衢兩高足知先生尙有不棄之意深感雅愛惓惓迨於今念之未嘗晷刻忘也近取所集理要繙閱再過簡不病於畧博不病於煩而緒言之闡發皆能造闖入奧見古人所未見雖未克遽測底蘊先生所學之正且大已具見於此矣故晨夕披對之下即如見先生也不敏質愚力弱竊不自量欲違世俗以爲學而僻處下邑無有道以爲之師表甚覺特立之易仆兢兢懼其終我奪也今雖矢志未靡而反之躬行恥無寸進言

之惶恧奚禁汗顏先生學貫天人才優伊呂無息之功與時乾乾則近日意必有竿頭更進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徒令不敏切嚮往之誠而已久擬造謁又以因循自息未能也幸值翼微兄館於敝地亦以不敏拙於晉接尙未盡把晤之歡茲聞端午返旆謹附片羽修候聊述不敏仰想之私餘辭不敢盡贅不識先生肯遺金玉惠而教之否言陋意促并祈垂宥

憶自戊戌之秋承台兄惠顧於廣福山房立談之間弟即知台兄之學非猶夫衆人之學也衆人之學其

泛濫於文詞者弗論卽稍知信從矣或竊附於影響或鼓舞於意興或出入於皮毛之間而所造不深或沿習於二氏之餘而好爲高論總之無必爲聖人之志則雖一時興起亦終爲期月之守半塗之廢而已如台兄之學則固幼而嗜好長而躬行讀書窮理以求夫自得者也尤可喜者論說之際好排伊川夫伊川之學以視周子則誠未能臻大而化之之境若其謹嚴方正則眞後學之師表每見聰明才智之士一言學問輒喜譚超悟詆伊川爲束縛究其意不過畏拘檢耳畏拘檢則與敬字離與怠字近敬怠之分君

子小人之所由辨也台兄不惟不畏拘檢而反樂稱之則其所向之正爲何如耶自此深欲求教而台蹤踈闊未識意旨如何是以不敢冒昧前請然而台兄之學既至於此知其決不止於此也故每見衛康雲社輒致惓惓亦正爲斯道惜人才耳而台兄恧然不棄遠寄教言且云某近輯理要書簡不病畧博不病緊因晨夕披對而見某所學嗟乎今之讀理學書者卽近思錄且以爲多矣況理要乎某此書成未知誰一展卷而台兄晨夕以之尤足以徵台兄之功密而心細也至問及近日工夫而欲某一言爲勗夫某之

工夫尙未知取信於台兄與否豈敢妄言相勗顧某不能已於言者則以台兄之學幾幾乎自得矣自得而不知所以爲自得則至寶在前將或失之將同於日用而不知夫所謂自得者何也台兄所言理一分殊者是也理一分殊四字始於程子之說西銘然正不自西銘已也天下道理總只盡此四字小儒未得其旨故於天下之理凡平常易見者倘能分辨一至紛錯變換精微要渺之處輒目瞪口噤茫然不知所以或是也誤執以爲非輕也誤執以爲重大也誤執以爲細淺也誤執以爲深從來賢智之倫不能至於

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病皆坐此某自庚辰之春忽有得於此四字覺得聖賢工夫隨事精察是起手一以貫之是究竟而此四字者自精察而造一貫之梯階也凡遇道理至疑難處輒將此四字一舉看其間分毫杪忽皆能辨析嘗謂邵子有得於陰陽老少過物皆成四片若於此四字有得則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眞入聖之要訣也前台兄立談之間便能舉此四字弟深幸台兄之有得於此而後此偶會未罄積申其說譬一古鑑在家偶一試照未遇識者道破猶不免沉埋淹没也卽如來札論酬答書深有契於出

處之說未知其爲受先者乎次桓者乎若受先云云自是吾儒正理次桓云云寬以待人之辭耳非究竟也至如弟近日弁非出處以一退老諸生而被當道之聘轉理學書此仍是處非出耳台兄於此處下理一分殊四字卽見得分明也由此而推或律己或律人或讀書應事窮理之方總不出此則雖由此而進於聖人亦奚難哉論語有言志於道據於德又云知及之仁能守之夫有所得矣非深根固蒂則終於失有所見矣非篤信固執則雖能擇而不能守此某所以不嫌冒昧而敢爲惓惓者也未識台兄以爲何如

答陳介夫書

來書云自春仲晤先生於芳草堂忽復歲莫每懷德音耿耿在抱近以試事至澄江侯介臣兄始知大爲曾一賁臨而道體靄然和而益健此誠私心至快也祇於此中不能昧昧以處然秉質則苦其弱居心則苦其雜弱與雜兩字治之一年尚未能去則其負教可知無以對淸夜而又何以對先生也意先生必有以振其弱而使之奮祛其雜而使之純者惟不棄其愚而導以從事之路何幸如之何感如之前所懇訂正約規弁大序同人祇候已入新卽惠示嚴寒伏祈爲道自重不宣

山一別荏苒年餘宿疾未瘳身家多累每念高賢學問日益良友日多不勝欣羨又不勝慚愧也承諭商約規雖頭緒畧欠分明然既有定局亦不必遽更俟做一年半載後學問更進覺得未妥更之未晚耳弟輩向有考德課業錄式及格致編近日所作格致補傳俱欲奉覽怱怱未及俟後另送約規序荒謬不足以當盛意草草塞責弁呈外時晉兄鑒過錄何其眞切不浮且又斟酌得中也吾輩爲學只是眞切二字眞則得其本心切則不離日用得其本心則居

敬之道得矣不離日用則窮理之功密矣能居敬窮理學問更有何事耶且學問最難得莫如得中二字孔子以道之不明不行由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今之人能無過不及者誰耶朱子有言與學者言如扶醉漢扶起一邊又倒一邊甚哉得中之難也能得中則與中行相近與中行相近則可以至於中庸然則晉兄將來之所至其可量耶所願更有易者晉兄今日之學修己之學也能修己則安人安百姓與在於是何必他求然論道理則是如此若學問則須事事探討凡事豫則立范仲淹做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

任齊治均平之事自十五志學後便須講求不可謂今日未膺民社以講求爲出位之思也至若或出或處則臨時另有主張但大儒學問自當體用全具不然祇是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耳道兄以爲何如弟未深交晉兄烏知晉兄不爲體用之學蓋敬之深望之大故不覺言之贅耳幸語晉兄諒其狂囈而恕之

答江上沙介臣請執贄書

來書云一卿根劣習深索居孤立求道之志雖切而未獲奉教於君子任其臆見偶有所得又無所就正坐是歲月遷流行年三十而學問無成德業不逮獨處靜室慚恧揮涕不減古人拊髀之痛而人莫知也加以性不諧俗避地窮鄉無從窺典籍之浩博無從受師友之切磋每欲負笈四方求所依仰又坐食貧無資於理學經濟諸如夏蟲語冰茫如也荷鋤之餘吚哦篇什誠大不得已事不意因此得識翼微因翼微得識梓亭先生又得讀思辨錄先生理析於微學識其大親其人讀其書使人浮氣矜心消融殆盡誠不自意當世乃有若人益恨前此之固陋北面承教終身以之舍先生安歸乎然先生之識卿也以詩卿之奢望於先生也

不止於詩拳拳之衷先曾屬翼微道意茲復贈簡以聞惟先生其無棄焉

某自丁丑偶契斯道二十年來兢兢不敢自懈而尤留意於天下之人才蓋道本於天而所以弘之者人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夫弘道非一手一足之烈也或爲之前或爲之後或爲之倡或爲之和積之久近播之遠邇夫然後人心以轉風俗以移而氣運成焉則弘道豈索居獨處高談性命而可以坐收其效者耶顧某二十年中無日不以求友爲念而求其可與共謀斯道者絕少蓋長年同志之中其意見雖與道爲近而其學問器識則已定矣求其竿頭更進頗覺艱難至如少年之中無才者固不得與於斯文其有才者又未免爲浮華所動且其所爲才者亦不過筆墨之間耳非吾所謂才也夫吾所謂才者其氣足以配道義其力足以任事功其聰明才辨足以上下古今而推倒一世然後鎔之以學問深之以義理此則聖賢之資而凝道之器也以此觀人愈不可得惟毘陵湯公綸及貴地陳介夫頗爲近之公綸善議論有人倫鑒才識俱美介夫湻秀而有志皆有意斯道而俱以貫

故餬口四方未能朝夕乃不意近日得我介臣也某從來閱人文字必得其性情往往十不失一如介臣詩卷其深秀蒼老逼近李杜固不可於今人中求之然某於筆墨之外微窺其志則介臣之所尚似不止僅學李杜而已也是以兩日與巽微私語竊有得人之歎而不意介臣之有意斯道竟不出區區所先料巽微亦詫爲異事頃接來札具悉惘誠然此事亦難言之矣學成而人知之爲聖爲賢爲帝師爲王佐固皆分內之事而不足矜抑學未成或雖成而人不知非笑憎惡困窮拂鬱皆所不免此孔孟之所不能辭

未識介臣其甘之否乎茲願與介臣約其果能終身從事百折不回以斯道爲己任者介臣不惜屈己某又何難傾心相示若非然者則但以朋友相處書札互貽議論往復亦足以快介臣之夙昔而有餘矣介臣其慎思之將何去何從耶

答晉陵馬伯河書

來書云士生明備之後欲發揮經典之緒餘以淑慎厥躬嘉惠後學固不難勉而至焉至於沈潛體認發前聖之未發以俟後聖於無窮則非命世英才未易幾及矣自宋迄明學道之士往往而有其克紹程朱之正統者薛文清外指難屈也當此晦蒙否塞時意天必篤生眞儒荷茲重任乃吾徒公綸自婁江歸果盛稱有大賢陸夫子者出行誼至高著述甚富因出酬答一編思辨一冊示我捧讀之何其精微正大內聖外王之備也僕生平推究事理必折衷於程朱而尤以考亭之說爲歸今先生書非吾之所能言而皆暢吾之所欲言非若諸儒之有偏雜異同者先生眞今日之考亭也慨僕半生講究與同學勉勵弗斁不謂中更喪亂遂抱沈痾索居無徒有年矣緫且負芻之禍時有幾幾

老母至無以供菽水萬不得已爲餬口計而救病扶傷執小業以終日人且目我爲醫人而又訝我不若醫人之媒利噫嘻愛我者多知我者鮮矣荒落之餘忽蒙大敎何異飢而食渴而飲耶茲藉手公綸懇思辨錄全書及近今所得俾優柔饜飫於中以開發其所未知鞭策其所不逮亦此生百不如意之年而遭此快心過望之事何啻百朋之錫已哉區區不勝大願幸勿以罷輭不足教而棄之天下未嘗無賢患不得相見不但不得相見且不得相聞賢者不相見聞則德日以孤德日以孤則學日

以廢孔子之道不著乾坤或幾乎息矣晉陵之有伯河先生以高足公綸之所稱述其德行道藝亦當今之冉閔也然而天下之人以不見不聞而不知晉陵之人日見之聞之而亦不知不見不聞不知則鄉之人無所矜式而天下之人亦無以聞風而興起夫不見不聞不知非君子之病也鄉之人無所矜式天下之人無所興起君子亦不以爲病乎而或者曰爲善而欲使人知是求名也竊謂不然夫以爲不求人知孰如孔子然而轍環不息棲棲皇皇此豈急於爲名耶大學言明德卽言新民不新民無以爲明德也中庸言成己卽言成物不成物無以爲成己也卽曰孔子之時與當今之時不同然明德新民與成己成物則無以異先儒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聖賢之功豈有窮耶則所望於伯河先生者豈淺鮮而已耶而或者又曰居今之時伯河雖有棲棲皇皇之心恐欲轍環而無其所是又不然夫新民成物不必求之於外也其功卽在明德成己而已論語之首章其末云不知不慍此固伯河先生之力之所能也然而功本於時習而學時習而學則朋來遠方朋來遠方則四方之賢者固已見之聞之而知之德不孤學不廢孔子之道著而乾坤不息矣先生又豈外不見不聞以爲功耶高足公綸來辱先生手書而又述晉陵之賢近將奉先生以爲宗而同有事於聖人之學故特以此復於先生先生固無俟予言也

梓亭先生文集卷二終　後學錢裕梁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卷三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性理存要序

性理一書士君子陶淑身心之書亦有國家者平治天下之書也明永樂中詔儒臣纂修四書五經大全成復輯性理大全頒諸學宮每三年大比則命題以試多士即學使者行部小試亦必於此書命題與綱目並行蓋一體一用所以礪世磨鈍法至備也自洪永以迄隆歷老師宿儒無不盡心研窮有一書而丹黃數次者以故三百年來人才輩出而天下享太平全盛之福自萬歷之末政教廢弛博士倚席不講場中命題竟同射覆主司亦漫不之問二書同爲廢閣而性理之廢閣尤爲特甚蓋史書猶易爲涉獵而心性理學則聞之且頭岑目眩也不數十年而天下遂有分崩離析之患是書之明效大驗不大約可覩哉日者朝廷復崇重實學凡士之有志於修己治人者莫不踊躍興起然而性理之學精微而淵邃碩大而宏博者戛戛乎其難之乙巳丙午予講易毘陵雲陽荊生隊章從予遊生故少司馬大澈公孫性警敏有志識謂學問根本必由性理乃與其諸從兄弟稺圭

等延予於皇塘畢一歲之功講明性理而又以其卷帙之大不便持攜且務博者或至不能精也乃與稺圭賚予等因予所丹鉛畧爲刪定手錄成卷而予於講論之暇偶有述作則亦取而附焉既成帙問序於予予作而歎曰二三子之志可謂勤矣雖然是書之成豈徒以功令而已耶夫人莫不有身而身非此書不修莫不有家而家非此書不齊莫不有國與天下之任而國與天下非此不平不治是書之成豈徒以功令而已耶苟能即此而體驗之推行之則處爲聖賢出爲名世皆是物也不然徒以爲功令而已則功令舉而是書因之而舉功令廢而是書因之而廢豈吾黨相勗之意耶

張漢思時政議要序

天下非無士士非無才存心與不存心二者之間而已國家課士前以經書後以論策經書以觀其體論策以觀其用凡以敎天下之士務爲實學使出處皆有裨於世故自洪永以下名公鉅卿皆由制科出然其爲經書也非猶夫人之經書也沈酣於四書五經性理語錄之言而後發其胸中之所見其爲論策也非猶夫人之論策也泛濫於史書百家古今政治之

林而後陳其草茅之所得今或不然此朝廷所以動徵辟之心也雖然徵辟何常亦顧其存心何如耳今海內明盛能文之士不下數十百家徐而叩其所學其所讀者何書所講者何事相與友善而切磋者何人於當世之事究習與否率百不得一此無怪朝廷輕天下士亦天下士之有以自輕也吾與漢思張子天如之季兄少以文章名於時庚辰應天子求賢之詔予方欲就而問其所存心乃漢思兄手一編至則其所輯時政議要也嗟乎吾今乃知漢思所以動朝廷矣士人當未釋褐時方汨沒章句何暇問時政一旦得志姑妄爲之耳而漢思乃從而議之更從而得其要漢思有心哉蓋卽我所稱有體有用經術之士也是眞制科人才而今乃應徵辟之詔徵辟不足重漢思漢思誠足重徵辟矣願漢思勉之天下事不止此幸益自振奮以無負明天子之詔令

侯記原乙未學規序

學之有規猶師之有律師之勝負不由於律而常根本於律學之勤惰不由於規而常根本於規程不識李光弼精於律之內者也李廣郭子儀遊於律之外者也程叔子朱晦菴嚴於規之中者也周濂溪程伯子超乎規之上者也以其等而言則遊於律之外者似勝於律超於規之外者似勝於規以其本而言則必精於律而後可以無藉於律必嚴於規而後可以無藉於規不能律而不律爲否臧而已矣不能規而廢規爲燕僻而已矣吾讀侯子之規何其整齊而有禮詳密而有法也爲之師者且日不暇給以求盡其子弟之才況爲之子弟者敢不自盡其才竭蹶以赴師長之敎誨乎雖然吾於茲有感焉士卒之命聽於將而將之成功與否則存乎國家之賞罰賞罰不信士卒且以律爲滋厲也弟子之命聽於師而師之命行與否則係乎風俗之習尙習尙不正弟子且以規爲滋擾也今之世豈必無良師然師之所敎在乎是而世之所重不在乎是世之所重不在乎是則父不以之敎其子兄不以之勉其弟爲之師者雖竭盡心力其不爲諄諄藐藐者幾希矣其不得已而至於詭隨屈曲以徇其子弟且徇其子弟之父兄亦恆情也侯子生當斯世而毅然不詭於流俗以古道敎學者且不憚繁瑣委曲詳盡以爲之規而身自率勵此其心何心哉此其心何心哉爲之子弟并爲子弟之父兄者亦可相感而興起矣

蘇學景賢錄序

天下之事莫重於敎天下之職莫大於師非師之職罔大也能盡其職而後爲大也予嘗論天之生人必使之各司其責故自天子諸侯以至卿大夫庶民蓋莫不有專責而士獨無專責是故天子責在天下諸侯責在一國卿大夫責在一官下至庶民之屬則責在一身一家惟士不然進而遇則爲卿相爲王者師退而不遇則著書立言以俟後聖其所責每以千萬世爲量是士之所責其重且遠者如此宜乎天之上地之下職之大者莫士若也然而士不能自大問所由來必有從而受敎者而受敎者惟師則夫師之職之大何如者耶受是職者宜夙夜戰戰思所以稱之副之而今之爲學校師者往往不能盡厥職是故敎之職至今愈卑而敎之事至今愈壞夫敎之職愈卑猶可言也敎之職卑而遂使天下無聖人之師不可言也敎之事愈壞猶可言也敎之事壞而遂使天下之士人竟絕聖人之塈不可言也吾婁府學生仲至王氏起而憂之以爲聖賢之生必由學校而學校之振必由師儒於是與江夏劉先生修輯學宮整齊禮樂而又於董事之暇爲姑蘇郡學志旣畢集又輯蘇學景賢錄載蘇郡立學以來過化諸先生之賢者自宋景祐迄明正德凡五十有六人其間德行道藝如胡安定功業如章質夫節義如陳直諫著述如陳子方高風偉節先後錯起曰是雖未必盡合於聖人或亦皆有聖人之一端焉使職是學與遊是學者覩吾書而或有效法景行之心則大道之復興意者其在斯乎乃舉而問序於予予受而讀之作而歎曰仲至氏之心至矣夫學爲聖賢弟子員之責也敎人學爲聖人而惟恐人之不爲聖人先生之職也弟子員不能任其責先生不能盡其職而仲至氏代爲憂之惓惓然輯之書而垂勸戒焉則夫讀是書而不學爲聖人與不敎人學爲聖人非先生亦非弟子員也得毋深媿我仲至也耶得毋深媿我仲至也耶

許舜光是正錄序

先儒有言讀書須於無疑中看出有疑有疑中看出無疑故學問不疑則不進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予及門諸子皆有質疑錄而以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功也開卷有得而所得未必果是尚未可云得也則有賴乎良師友之敎之而良師友未必日在吾側則於是乎筆之於書以祈正於左右斯亦學者之

善務而吾黨之要事矣顧有是錄者或未必紀而紀之或未善卽紀而善亦未必有恆錄亦幾幾乎難言之舜光幼學於予器識涫靜予與諸君子有所講論舜光必相從問答之間未嘗不灑然樂也顧於其退私之餘嘗錄其所疑問於予亦間質於確菴虞九兩君子旣而芟其繁錄其可以存者統名之曰是正錄而請序於予夫錄名是正是亦樂就有道之義也而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然則好學一事豈僅在筆墨之間哉舜光勉之

水村讀書社約序

予自少時讀陶淵明桃花源記輒悠然若將遇之曰嗟乎安所得善地如桃源者吾將終身樂吾志焉已又讀三國志見諸葛孔明龐士元司馬德操諸人或隱鹿門或居隆中當季漢糜沸蠭動之時玆數人者油然相過嘯歌無間若不知天下有戰爭之事則又不勝慨然以爲人患學識不如孔明取友不如士元德操不患不得善地今天下日多故矣其亦有善地如南陽者乎於是與同志數人披圖籍訪故老日求諸山巔水涯冀或一遇而終不得所謂善地旣壯有志於聖人之學應務之暇博覽先儒語錄竊見有宋諸大儒德業並隆人己同治或聚良友於山水之鄉或卽所居爲鄉約之會優焉游焉蓋無往而不得所爲三代也不覺喟然歎曰用世避世之道其舉在玆乎治亂世也而所以爲治亂者人之心也人心不治雖全盛吾憂其不免焉不然一國之人心不亡則一國之福未艾也一方之人心不亡則一方之福未艾也雖有兵革不入善人之鄉吾爲天道信之用是又與同志數人相約爲講學之會一意讀書自丁丑迄今蓋七八年於玆矣盜賊之禍幾徧天下而吾吳獨

幸邀無事不可謂非天之玉成善人然吾黨從事數載同志者猶不過數人論道往還未敢昌言時恐爲里俗誚讓則所謂善及一方善及一國者槪乎未有當也而欲以永邀天眷其可冀乎石隱王子吾黨長年之友識高而氣靜有人倫鑑其憂時尤爲獨切每過予談論輒欲得一治心之鄉而託足焉卜諸近境咸以西北之水村任陽爲善其地介虞斐鹿城之間僻阻窪下與城市隔絕其中居人皆有古風數年之前燕餘吳先生移宅入居特爲吾黨開先村之人皆化其德俗益古茂則庶幾乎天心之未棄者乎至是

言夏陳子與石隱王子又後先買田宅爲歸隱計石隱謂予曰子未可以行乎予曰未能則亦以講學之會先之可也石隱曰講學之實可以避世講學之名不可以避世請易之以讀書可乎予曰唯唯石隱乃退而爲條約俾諸同志者實從事焉

講學紀事序

戊子三月朔予甥舜光暨子及門諸子與子子允純請於予始爲考課德業之會既卒事其明日舜光與諸子復請於予所爲敘言以昜斯舉且曰古者講學之日必有講義以勉士友今先生之於焜等可謂訓之勤而誨之切矣苟無片言以書諸册得無有久而玩者乎予曰唯唯敎與學實相長師古人之成法反覆勸勉以勵諸子即因以自勵此固子之志也然古人之能敎人者莫不有盛德又所言皆成章今儀不敏而當日所云悉皆隨事詮答語鮮倫次無可舉似者無已則姑以諸子從事之德業與古昔聖賢所謂內聖外王有體有用之學一約言之乎夫德之與業非直小子事也在易乾之九三有曰君子進德修業德者體之立也內聖之所由積也業者用之著也外王之所由成也德非一自一介之士一言一行一念

一事與夫卿大夫之三德六德以至於堯舜之精一執中微與著不同而皆謂之德業非一自弟子之六藝詩書文章著作與夫受一命之榮而治民事神以至王者之平章協和配天享帝小與大不同而皆謂之業德與業人之所同而所以進之修之者萬有不同患其不同而因思所以勉之則考課之法生焉故考課者所以爲進修之助也崇禎丁丑予偶志斯道慮作輟無時因爲二録自勉并約聖傳虞九言夏諸同志共爲會更相考核幾於數載丁申酉之變而廢及今伏處牖東放廢偃蹇自念所遭不幸發抒無時不傳之學或幾自此而息矣乃舜光諸子一旦奮起而欲續之噫乎何其壯也夫德業之成存乎人德業之盛存乎天人者我所得爲也天者我所不得爲也故道德明立而時不可爲則君子亦終身爲遯爲潛而不敢萌一毫怨尤之心然時雖未可而幸或有暇則君子益亟亟焉務修其身以事天而顧委罪時世放失頽廢陷身邪辟君子謂之自暴自棄其得罪名敎蓋莫大焉況乎時之治亂亦無常天無心焉賢人爲之耳學問立而善人多則天下治學問廢而善人少則天下亂君子亦務積其學問以爲撥亂致治之

人耳奈何一誘氣運爲天地間不足重輕之人哉予攸於諸子之考課不欲其僅爲一才一藝一鄉一邑之小儒而卽望其爲守先待後開來繼往之傳人予之志亦苦矣諸子勉之

古今文選要序

讀書之道博與約二者而已博者所以爲約也約者所以守博也博而能宗故窮大而不荒約而能詳故深藏而用昌自近世科名之士咸貴捷得而一時末學放失舊聞汨乎篇章於是有志者出力尊古學而天下復知有典籍之美閭巷小儒有不通經史者則衆共哂之是亦可謂甚盛時矣然予觀海內風氣自經子而史漢自史漢而魏晉所學在是則其誦習亦專在是殆所謂一代之書一家之言乎及其成非不足以取富貴致名稱也顧舉此則失彼欲專業而多遺漏則何以稱博也且古來文字代日降文氣日薄文格日卑學者師古當益進不當益降當根本於六經而求通於子史傳籍術藝諸家之書不當拘守方言圖近效而求速成蓋嘗考古今之書自秦火之後劉歆總羣書著七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氏之亂焚燒無遺迨班氏志藝文而書已亡三之二矣復以漢志考之隋志唐志及宋之中興志又亡其六七明興文皇帝命學士胡廣輯五經四書性理諸書而典章大備要之西漢所存者不過十三獨六經註疏代有增益無慮數十百家則知聖賢之文其不同於稗編雜說者猶日月之於宵熠也漢唐以來稱博學者楊雄班固張華王安石之流然雄衍太玄而美新固著賓戲而下獄華昧天文於中台安石抵聖經於朝報學術不正小者功業不建辱及其身大者幾誤國事則夫讀書之道又豈特在語言文字之間哉嗟乎古今文章至吾明蓋極盛矣庶民之家藏書者猶建重屋然而能藏者未必能讀能讀者未必能文能文者未必能行於此不無三歎

曹頌嘉漫園文稿序

戊戌之歲予應張西山文宗聘輯儒宗理要書過澄江頌嘉曹子與介臣沙子同謁予於旅次時介臣以詩見投遂究論古今樂府得失而頌嘉則專論文貫穿周秦出入唐宋下極元明諸子而獨歸本於韓歐八大家蓋其所得於韓歐者深也予進頌嘉而語之曰子知韓歐之文之可傳亦知韓歐之文之所以傳乎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者載道之器也古之人

道足於中發於外而爲言言之成章故名之曰文藝文之易所以述天人即後世性理諸書是也虞夏商周之書孔子之春秋所以紀政事即後世史傳諸書是也商周之雅頌十五國之風詩所以言性情即後世樂府詩歌之類是也周公之周禮儀禮漢儒之禮記所以載典禮即後世八書十志之類是也然而在古則謂之經在今則概謂之詩與文蓋有說焉古人之詩文先有道而後有言者也可以爲萬世法故謂之經後人之詩文則詩文而已矣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即或有煌煌大言如韓之原道歐之本論

亦庶幾乎聖人之徒矣而程朱猶謂之倒學蓋先有文而後有道學爲文而規橅乎前哲求其不倍乎道而冀其文之或傳也乃後世之學爲韓歐八大家之文者并其所謂倒學者而忘之而日馳騖於體格氣局詞令才情之末夫所謂體格氣局詞令才情者如化工之於品物天風之於水波皆自然者也若徒爲叔敖優孟則翦綵爲花壘石爲邱而已於古人何有焉故君子之於道也盡其志而學焉內觀乎身心性命之微外觀乎天地民物之大從容而踐履之優游充積而發抒之燦然而理明油然而辭順無意於文而天下之窮老盡氣流汗奔走而爲文者退然莫敢與之爭夫是之謂至文頌嘉聞予言而悅遂與介臣定師弟之稱而退今且數年於茲成進士矣梓其所爲浸園文稿以問世請序於予予讀其論文之書如云文章當先明理理明則識高識高則氣壯旨哉言乎是予當日之志也故其爲文博大而不詭於則雄奇而不踰於矩旁喻曲說縱橫幽隱而不傷於道其庶幾乎韓歐氏之言歟雖然予猶懼頌嘉之先文而後道也身心性命之微天地民物之大果能從容踐履優游充積而發抒之乎是予之所樂觀其成也不

然恐猶夫先文而後道也今之栢鄉敬哉諸先生先道而後文者也頌嘉從之遊必更有得焉其試以予言質之

讀史筆記自序

先儒程子有言五經載道之書春秋聖人之用故通乎春秋者然後能經能權愚謂不獨春秋凡經皆體凡史皆用不知經內聖之學不明不讀史外王之道不具二者不可偏廢也然史氏好誣傳聞失實大道既隱好惡日乖春秋而後無信史仲尼而後無筆削雖史書具存能讀史者鮮矣迨朱子綱目出而春秋

之旨復燦然見於天地之間自是以來周平而後遵春秋威烈而後信綱目千六百年之間曠若發蒙學者亦莫不由是以定前人之得失雖然遵春秋是矣而春秋以前將誰遵信綱目是矣而綱目以後將誰信不精求乎聖人之體而欲泛觀聖人之用未有能得者也況乎聖人之用不存乎聖人之書而存乎吾人之心書者聖人使人因之以求其心者也心者吾人所用以求聖人之書者也以居敬之學力肆窮理之極功則雖非聖人之書而聖人之用出焉不然循守行墨拘牽文義或泥古而昧於時宜或執詞而害

其志義雖春秋綱目陳於前吾恐坐論雖優致用則悖也儀自丁丑來與二三友人從事經學而又懼不知古今無以明體而適用乃復相約觀史更相議論各自舉其說而筆記之既成而後折衷於春秋綱目以觀聖賢用心之所及嗚呼必如是而後可無負於聖人作春秋之心必如是而後可無負於朱子作綱目之心也已

顧遜集三知編序

琴川遜集顧子明經道原先生之子也先生以崇禎初元爲鄉貢進士第一人時同貢者吾鄉則張西銘吳郡則楊維斗沈伯敘嘐中則王內山梁溪則蔡弱水諸先生也一時名流表表在人耳目而先生獨領袖其間故人謂先生方將以科名冠天下而先生顧矣時遜集之生甫六齡也先生家故清素煢煢孤子與貧母勉支門戶十餘年而天下又大亂遜集遂不復求仕籍光隱迹爲童子師以養母必誠必莊無有違志又善愛護調攝師而兼保縉紳名家皆樂奉之以爲師間爲詩歌清真絕俗與予相遇於錫山之陽相得甚歡然予尚未悉遜集之爲人也今年夏過婁宿予齋中出三知編示予且請爲序予讀之矍然而

起曰此書其致太平之本乎夫天下之不治由於人才之不立人才之不立由於蒙養之不端而蒙養不端則父兄師傅之過也昔朱子以小學教廢因別輯小學又爲童蒙須知以啟牖後進意良切矣而遜集以爲童蒙之知識尚淺所以先意而導之者尤在於父兄師傅因廣其意復爲父兄師傅須知其爲三知而旁搜古今名人之言以實之嗚呼使天下之父兄皆能奉此編以爲父兄天下之師傅皆能奉此編以爲師傅則天下之童蒙有不奉此編以爲童蒙者乎而蒙養有不端人才有不立天下有不治乎惜乎未

能授之梓而廣其傳也昔五代之季人皆韎韐從戎至藝祖軍中始有寬衣博帶者父老指而相謂曰此書出吾輩得覩太平矣吾亦謂此書出天下得覩太平矣故樂序其書而并爲述其家世如此

綱目大義纂要序

經之有春秋示天下後世作史之法也史之有綱目繼春秋之後秉春秋之法示天下後世以史繼經之道也然春秋有綱而無目以魯史舊文爲目魯史舊文不可得而見故讀春秋者必以左傳爲主存事實也若綱目則以資治通鑑爲目蓋左傳終智伯通鑑始智伯溫公作通鑑之時意原主於續左傳故綱目卽取通鑑爲事實而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凡通鑑之所有盡在其中矣所偶遺者或無關理要之細事所補入者如彗星見而公孫鞅入秦所不同者如以蜀漢爲正統數事而已故有綱目而通鑑可廢也非廢通鑑以綱目卽通鑑也乃世俗之儒以綱目爲浩繁而不能讀而又以爲通鑑綱目不可不并讀於是取其書而並節之名之曰綱鑑人不一家家不一書童而習之布滿天下雖老生宿儒有皓首而莫知其非者夫綱目皆鑑也以其有大書故謂之綱以其細書分註故謂之目而總名之曰通鑑綱目若去通鑑而第名之爲綱目則綱目且不成其爲書名今更去目而但言綱又并而稱之爲綱鑑此何等書耶嘗取綱鑑而細觀之彼所謂綱者未必綱所謂鑑者未必鑑且有時翻以大書者爲鑑而謂細書者爲綱鉅細紛紛雜亂無紀蓋兎園夫子所爲而妄託於名下非果爲名人所纂輯也故有綱鑑而兩書之面目盡壞世特以其便於童蒙而習焉不察嗚呼聖人作春秋之意與朱子作綱目之意蓋至是而澌滅矣亦何怪乎世之言史才者輒沾沾於司馬子長而絕不知有春秋綱目哉予於此竊懼且憫而世之能讀綱目者非特鮮其人兼鮮其力意欲取綱目全書一仍其面目而止於分註細字之中略節去其浮冗而專存其事實以爲綱目節要然猶慮得者之無貲讀者之無暇而書且因之而廢也因豫章諸同志姑爲大義纂要凡提綱書法之有關大義者則存之而其餘則概加刪節蓋春秋一書先儒謂其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綱目雖多其大義亦不過數十而已大義所在則盡於書法發明而已得其大義則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朱子之所以作綱目其意皆了然胸中而因以

治經因以述史因以斷天下國家之事皆有所憑依準則庶可不負聖賢啟佑後學之心當世教育人才之意也已其餘若編年之不能盡紀事實之不能盡載則固有綱目通鑑二十一史之全書在任有力者自爲之非所語於纂要也

陳瀛寰太僕潛確書目序

予交瀛寰讀其潛確居兩世著書之目喟然發歎曰嗟乎士生當世疇不欲以著述自見者哉顧亦思古人著述之意果何取乎蓋將以惠來世淑後學正人心而明經術也自三代以後更爲詞章之學於是能文之士逞其筆墨之長詡然自命爲著述遞相矜尚浸以成風回視古人立言之本旨蓋不啻去而天壤矣夫天下以詞章爲著述而詞章之盛又莫盛於吾吳推波助瀾日深月廣欲求人心之正經術之明其可得乎聞之海內之風氣係於君與相一方之風氣係於賢士大夫自昔胡安定以經義治事主教吾吳而吳之士始知有實學未及百年淪於草莽至明興萬歷之末高顧諸公起於毘陵以人心經術自任一時賢士大夫聞風興起吳與毘陵故接壤也芝臺先生從啟新錢先生遊因得與高顧諸公共切磋於性

命之學今觀其所著書目及手自評閱者自四書五經性理綱目以及詩文子史原原本本無一不根於古人著述之精意吳門之爲濂洛非先生其誰與歸惜乎值魏璫之難弗克盡展厥志而申酉之間復罹變革正學一途幾於衰息矣乃天眷斯文絕而復續令子太僕瀛寰以沈深之器兼卓犖之才當波靡板蕩之時整齊先業釐然具舉而又能開拓擴充廣前人之所未備予讀所輯書目目錄之外尚有詩史及啟禎遺詩之類俱有補於人心經術不獨以闓肆爲奇也我郡之殫心纘述富於剞劂抱道而樂隱者有三君子焉於吾婁爲王子周臣於虞爲毛子子晉與瀛寰爲三王子羽翼經傳毛子有功史學陳子則兼治經史而更旁及百家其有補於人心經術則一耳抑吾更有慨焉士之遇不遇命也遇則致身王朝展其抱負不遇則投老澗阿娛情墳典是著述固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乃予與三君子同一不遇而三君子者藉先世之餘業皆擁書萬卷朝落楮墨夕登梨棗而予與吾邑陳子言夏鹿城歸子元恭亦皆窮年矻矻樂附三君子後塵而皆以貧故至不能具筆研則雖著述亦固有遇不遇哉

顧原爽先生手評通鑑序

先輩讀書一字不苟而於性理通鑑兩書爲尤重嘗見先祖父所遺書丹鉛滿紙旁所註殆無隙地而於性理通鑑則圈點論題編纂歌括雖今人之四書本經無此精密也則竊意先祖父好學故於讀書如此其眞切他人未必爾爾及過沙溪見吾友顧雅儔出其先人原爽先生所手評通鑑其精密殆如先祖父而間多評論則又不襲前人成見有出於胡致堂尹起莘諸人之外者不勝歎服蓋當時朝廷課士專以四書五經及性理通鑑綱目諸書爲敎故當時之士亦專以此諸書爲學寢食夢寐無非是也以故當時風俗湻厚士有定學其出而經理民物亦卽以其所學行之以視今日其升降不大可慨乎予嘗以此語友朋深用感歎以爲古今人不相及然質諸耆年父老則當隆萬之時亦未必人人能爾也間有之則其人必爲科第否則亦耆儒宿學名重當時者也予因念向日祖父頗爲時推而原爽先生者則固一時之傑且內稟怡山公之敎外紹養眞陶先生之學其讀書安得不眞切如此乎又其手評出於臨歿之年則固純乎學問之心而非世俗所謂舉業工夫者矣先生豈僅以能讀書稱者耶予承雅儔兄之請而又念原爽公之讀書極似先人也於是乎書

顧殷重西北治田書序

欲豐本者務滋其生欲足國者務廣其利故謀利於一人一人窮而謀利之法與之俱窮矣不若謀之人人之爲無窮也圖利於一方一方盡而圖利之術與之俱盡矣不若圖之天下之爲無盡也吾友顧子殷重東南之士也顧起而集西北治田諸書何居蓋吾與顧子交最久最深而有以知顧子不得已之深心焉顧子善水利之學甲午乙未間東南病旱澇在婁地爲尤甚顧子與州守白公謀開朱涇疏婁江浹歲之間兩役並興人不知困東南賴以濟今者東南之困不在旱澇有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濟者非呼號將伯之助勢將至於不可救乃顧子以爲欲救民必先足國國不足民不可得而救也欲足國必先治西北之田西北之田不治國不可得而足也善乎貞明徐氏有言曰中人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今京畿四輔以及山左近河瀕海之地皆國家附居之田也顧荒而不治待哺東南近廢可耕之產遠資難繼之餉豈謀國經久之道哉昔漢唐皆都關中實資沃野

之利宋都汴梁運道四達民無轉輸之苦以西北而仰東南實始於元元立國不久經畫不周欲通一線汲汲修治其卒也終受挑濬黃河之害有明之運雖因元舊然其稅斂皆仍洪武都南之額蹇夏諸公因循憚改後人因之重增漕費役煩賦重致生盜賊此皆不知附居常稔之說也夫不知附居常稔之說則不得不資東南必資東南則民力不得不困民力困而欲求國計之足雖桑宏復生不可復也然則西北治田之書其可已乎顧子既集其說又爲之序其言曰墾西北之荒以寬東南之力節東南之盈以濟西北之縮是書也非徒開西北以救東南實以建萬世久安之策也是端在西北諸公加之意矣

新劉河志序

動民之心存乎誠成民之利存乎斷誠則無不徹斷則無不行蓋古人致功集事莫不繇此而今乃於吾州見之也吾州地濱海爲三吳委輸之區古婁江適當其境內婁江者三江之一也州人呼之爲劉河江南形勢凡西南天目苕霅諸水悉注震澤而徐繇三江以入海東江湮滅已久數十年來中江繼淤止存婁江而婁江復成平陸旱則外水不得入潦則內水不得出痞滿之病六郡同受之而吾婁爲甚雖當事者屢疏請濬而利一害百旋且中止癸巳夏州侯白公自三韓來視茲土卽以興修水利開復婁江爲己任而親行相度役大工艱頗難經畫予友殷重顧子明於水學詳視州境以朱涇請朱涇者古婁江北道邑志猶有北劉河之稱而歲久湮塞已成陸壤兼之河名錯雜幾不可辨顧子謂婁江南出紆回八十里而遂朱涇直南城之東工相去什百又婁江浮沙所積難施畚鍤朱涇平地易爲力且無奏請酌議查覆勘報之勞命官設吏之煩牽制掣肘營謀派擾之弊惟朱涇便州侯是其說卜日舉行而羣情譁然咸謂不便蓋一則州中積荒之後一則以數十年來未聞大役一旦興舉恐漫費無益雖老成者皆危之而顧子屹立不動力排羣議州侯復堅持之議遂定度地糾工不踰月而卒事崇岡瘠壤頓改舊觀五十里間渺然巨浸凡爲工三十六萬有奇而民不知勞爲費三萬六千餘兩而課不加損君子謂是役之成衆有繇焉有顧子殷重籌畫之善因得同事諸賢襄事之勤次則東南之地已爲石田民居其閒歲苦旱潦一聞濬令無不踴躍雖園林室廬無所顧惜故不日而

成雖然役者勞事勞而不怨古人猶難之況今人乎是非州侯下車之始卽有惻怛愛民之意浸灌於人心使人人皆知其公而無私惠而無虐則雖家喩戶曉以開河之利能保其必信乎民信之矣而集議之時言人人殊卽所言無非爲公稍或智弗及照勇弗及決彈指之間成否判矣雖士謀之善民信之深乎而必歸本於州侯白公者以其誠與斷爲不可及也河成之日土人名之爲白公渠以誌侯德侯曰是烏足以誌哉其名之曰新劉河謂之新者言有舊也是有二意焉使舊河而終無濬歟吾將以新代之使舊河而終當濬歟吾將以新先之州之人無不聞而樂樂而欲傳其事顧子殷重乃輯其開濬之始末而付之梓遂命之曰新劉河志

梓亭先生文集卷三終　　後學顧思義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卷四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王登善房稿序（代）

文章道其傳者理也其所以售者氣也其壓倒一世無知愚賢不肖莫敢不帖然俯首爲之下者才也予嘗執此以衡量天下士什不失一其有老師宿儒含毫腐心根極理要前足繼武周郡後足開發來茲而終其身不得一第者氣有所不足也少年英發早掇巍科紙貴一時聲滿天下而一再傳則茶然不復振陳言在案過而弗問者理有所未精也氣足矣理精矣而天下之讀其文者或疵其熟爛或病其深晦或以其不足於古文變化小試出奇而彼此較量言人人殊者才有所未大也故欲理之精則研學問欲氣之足則勤充養欲才之大則非天資卓絕而又能博綜羣氏不足以當之顧三者之中或得其一已足稱雄當世天地靈秀豈可謬得乃予於闈中較閱得王子卷見其光氣發閎一覽已識其才徐而按之綿綿乎若煙雲之繚繞而不窮也汩汩乎若源泉之不擇地而出觸山赴谷波瀾萬變也氣至矣試更深求焉而識力所及神解所至即起孔孟於千載而與之

其論於一堂理無以易也不意當吾世而得此偉士竊意其枕中之藏或未必盡若闈中作而王子開笥見示則或燦若日星或森若武庫或浩若江漢或精若淵泉蓋無體不備無品不極觀止矣是眞可以壓倒一世而使知愚賢不肖無不帖然俯首爲之下矣亟叩其平日則王子固讀書養氣熟講於天人經緯之學而出之於悟後者也王子豈猶夫世之徼倖科第者耶所猶有恨者王子廷對時諸大臣讀其試策皆相顧慶得士而以卷尾稍不合式不得與呈館選時已覩被殊遇而復以江南數足勉强就裁豈其間遇合有數耶然王子之才之學如此固不在區區一日之捷得王子固將以事功德業見於世者也

馬蘭臯先生遺文序

嗚呼此吾友蘭臯先生之遺文也蘭臯於書無不讀於文無不爲尤殫精於制義方少年時內欲顯親揚名外思得君濟世早夜矻矻以圖所爲成其志者故其爲文遠宗先民之規矩近擷時賢之英華根極理要中仍復雲蒸霞蔚一時羣彥爭鳴壇坫者往往互相雄長而遇蘭臯則無不拱手推服蓋蘭臯爲人金聲玉色而文又如其人故當之者輒如飲醇不自覺

其心折也中年以後與予相遇於其從兄一菴齋傾蓋晤譚蘭皐爽然自失以爲天地間自有眞學安用此窮年自苦爲遂與其從兄一菴從事於居敬窮理朝夕以讀書學道相砥礪稽古諸家凡天文樂律河洛圖書危微心性之旨靡不究極其要每四方同學至輒相招聚講道日累夕暇則手自疏解四書五經精義或縱筆爲古文辭其於制舉業不過終歲什一之功而已然蘭皐所造旣熟又益之以學問每一命筆沛然莫禦不求爲工而自無不工甫落紙頃刻鈔傳殆徧四方名俊登其門者無慮數十百人得先生之傳授魏科取高第者比比而是而先生夷然一老諸生傍觀豈不歎息而蘭皐視之泊如也客歲予過毘陵蘭皐論學之暇指一編顧予曰此予平日存笥之制義也嘗恨舉業誤人不得專意正學輒欲棄去又念生平曾三折肱於此不忍遽付水火先生之友陳子確菴邃於此道幸攜歸寄示懇其稍爲甲乙旣定則先生爲我序之予時行廹不及攜卷歸語確菴方以爲歎而蘭皐之訃音至矣嗚呼蘭皐往嘗謂諸儒意見厖雜欲參稽訂定成一家言而有志未遂乃區區制義已成之業猶多艱阻豈天未欲玉汝於成

耶今年夏至毘陵哭蘭皐晤其兄一菴則蘭皐遺文略已成帙欲予踐前約予取而讀之乃友人李子謙六所定亦蘭皐遺命也李子所定爲八十首以窘於貲僅刻三之一或以爲見少嗟乎君子之於人當觀其大者蘭皐晚年得力多在經書傳註手自疏解何止盈篋以未竟厥功不得付梓卽古文辭非所留意而況區區制義者乎存此以見蘭皐緒餘何爾如此則生平著作可傳未竟良足悲矣

毛氏伯仲具吹稿序

昔人有言山川之靈能鍾人物其奇偉蕩潏之氣又能移人性情發人才思故眉山之秀鬱爲蘇氏父子太史公登龍門探禹穴而文益奇予竊謂不然山川之靈與衆共之者也眉山前後未嘗無人物而秀獨歸蘇氏宇內之名山奧區所在而有其間野夫衲子游人名士登臨眺覽者亦代不乏人卒不聞有以山川之奇收之胸中者古今以來獨推太史公一人乃知世有眉山太史公則山岳自當爲效靈無情之物豈能益人神智天下之能益人神智者惟書卷耳予嘗憶少時性頗好讀書以家貧無從多得善本竊慨然發歎以爲安得一有力者爲吾作小樓三楹聚書

萬卷飲食寢處其中期以十年盡讀所藏書更擇天下之端人正士博聞有道術者爲之師友相與磨礪切磋然後出而與天下事庶無媿古人而卒不可得前年庚寅過海虞潛在先生之居先生固海內藏書家也爲吾開汲古閣縱觀墳典追思平生時語慨焉若夢因念如我潛在此眞所謂賢父兄而有力者聞之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其在令嗣乎已而長君華伯次君補仲後先以文見示長君典確明茂澤於經旨次君縱橫踔厲饒有史才皆天下士也昔蔡邕得論衡一編祕之掌中聞其言者猶以爲必讀異書況二君飲食寢處於萬卷之中其度越當世安足怪乎而先生又慮其師資之或闕也更爲之妙選名碩如吳郡之殷介平虞山之馮退山與我邑之顧中巷及吾友陳確菴相與朝夕講貫磨礪切磋或進之以經術或勉之以道義或旁通之以詩歌古文此數公者皆海內之所謂端人正士博聞有道術者也而二君皆得而師之當此英年暇日入奉嚴君之明訓出聆師友之微言坐擁百城曠觀千載將來成就大則著勳韓范小則繼美歐曾區區科第制舉云乎山川靈秀之說雖不足信然予觀潛在之居虞山如屛列嶂於後隱湖吞吐於前川岳效靈將於茲再見矣文章雖小技亦足見一斑當與世共決之

太原王氏小宗祠議序

太原王氏婁之甲族也自文肅以相業著於萬歷沒世之後功在宗社其孫太常公請於朝敕建祠堂於州治之正中規制閎敞爲一州之冠春秋二丁祭祀以時有司致虔易世不替其族人皆惇謹質樸無佻薄之習太常公復能以禮睦族歲時推恩周浹達邇顧以分非大宗無合族之權每思推祖宗之意以糾合諸宗人而無其道其猶子某等相聚而謀曰古者禮有大宗有小宗大宗百世不遷者也小宗五世則遷者也蓋三代之世諸侯相繼其適子世爲諸侯有民社之責則無暇於治宗族故以其別子爲祖以統大宗自後世封建不行爵無世繼諸儒之議乃定以始遷及有封爵者爲始祖然則文肅公而後其大宗固有在矣古者諸侯無暇及宗族則別子爲之佐其治別子之力又不能以徧諸宗則諸小宗又爲之佐其治今太常公之所統既定無暇治諸宗則諸宗之自治不有小宗法在乎諸族人皆曰善於是乃期以乙未十月之朔爲文以告高祖而立祠以祭斷自四

從從古禮也推及無祀廣仁恩也代掌祠事辨賢能也慎簡與祭勵宗黨也而爲之申約言六則始之以積善終之以養蒙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備於是矣事既集西水諸子就予而謀曰凡禮有其舉之莫敢不愼太常公既爲始封之宗有祠廟而予以一小宗厠於其側不已陋乎諸宗俱未立祠而予獨舉祠祭不已妄乎予曰否予奉教於太常公蓋有年矣側聞其緒論每以未能整齊族屬爲憂今茲之舉雖非太常公之事而實太常公之志也至若諸宗雖多非有一人爲率先始事則宗終不立諸君子其殆爲諸宗之倡乎是役也上以輔太常公下以勵諸宗是君子之所樂與也諸君其無讓焉

孔蓼園宗廟禮則序

古之人治天下國家一禮而已矣禮莫大於尊祖尊祖莫大於敬宗故古之人自天子諸侯以至於士庶莫不有廟廟者所以聚祖宗之精神也有廟而後有祭天子之祭記謂之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然則諸侯之祭合一國之歡心也大夫士庶之祭合一家一姓之歡心也祭禮顧不重乎自三代而後禮教衰息天子以下知立廟以祀其先者寡矣卽間有立

廟而祭從苟簡弗講於禮其能合一家一姓之歡心以事其祖考者無有余竊慨焉向著有宗祭禮四卷將率宗人以行宗祭江陰孔蓼園氏見而悅之取其書斟酌損益并參諸禮書定爲家廟禮則付之棃棗而毅然見諸施行孔蓼園氏者先聖六十六代之裔孫也長予五歲折節而從予遊立意欲興其家學嘗自言聖人之道必出躬行而推行之道必自齊家始所居梧塍故舊有家廟蓼園糾宗人整齊修葺百廢具舉而又以祭禮向屬苟簡特成此書凡惇本裕後之事無不備崇德報功之典無不舉訓誨敦勉之法無不修升降周旋品物器數之微無不講蓋蓼園之於理也晰矣於尊祖敬宗之道至矣予嘗慨禮義由賢者出今之號爲賢豪者往往營心利祿而於尊祖敬宗之道則廢而不講風俗之不古世道之不治未必不由於此蓼園湛深家學每以斯世斯民爲己任而遭逢不偶僅以淑世扶民之學行之於宗族此豈蓼園之心哉然使由此而推而觀感興起由一家以及一鄉由一鄉以及一國由一國以及天下則家由此而成國由此而治天下由此而平三代之禮樂庶幾可復是卽蓼園振興家學之意也蓼園又何所不

慊於心哉

重修曲阿皇塘荆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國必有良史臣而後有善史家必有賢子孫而後有善譜蓋史以記國事之得失人才之消長所以垂鑒誡而示將來非徒以術故事也史臣不良則顛倒是非淆亂黑白誌傳之類徒以書官爵里居姓氏而已譜以記宗族之盛衰子孫之賢愚所以裕後昆而敎敦睦非徒以侈美觀也子孫不賢則廢棄委閣視同弁髦卽偶一舉行以爲迂務相率袖手觀成敗而已故譜難而欲成一善譜更難予比年講易毗陵丹陽荆氏之子豫章從予遊數向予言其宗族之盛及其伯父遐谷克復祠田其族兄公近議修譜系意蒸蒸然及予友敎皇塘而公近已翩然宦遊湖南矣遐陬僻壤宦囊如磬追維疇昔之言徒成虛語遐谷之兒汝望與遐谷奮然而興曰夫孰非荆氏之子孫也歟哉卽不宦遊如祖宗何且固有祠田之餘租在年來拮据辛勤銖積寸累固將以有爲也以祖宗之貲爲祖宗之事有功而無罪若宦遊有心盍不可爲後繼耶於是宗賢雨若祁辰集生慈衛諸賢慨然以編輯鈔錄自任以辛亥之歲聘予從事既至出舊譜於案則煌然大觀也荆固始漢荆王賈高祖之從兄以功封京口故遺族丹陽迄今五十餘世子孫數千丁猗歟盛哉華胄遠矣其祖道亨賓洲諸公已一爲始事一爲續修特以指示不得其人編纂無法重複淆亂頭緒紛然雖龐然大帙其中無所有耳予乃約而爲二一爲世系仿史記之年表也一爲世紀仿史記之紀傳也觀世系則子孫之長幼與昆弟之有無瞭然觀世紀則其人之生卒與平生之行實瞭然而且先之以世原以見其祖宗之所由來後之以錄賢以見其子孫之所由盛祠堂有紀昭萃渙也祭田有紀詳贍族也封誥之榮則錄於首以尊朝廷之命贈言之美則附於後以存鄉國之評隲爲卷者凡十整整然秩秩然雖不敢擬於古之良史而以視近日諸家之譜則以爲頗有法焉雖然苟無賢子孫則譜雖成以不急之務視之亦將委諸草莽而已其決然登諸棃棗播諸通族也詎非汝望遐谷及通族諸賢之力歟是爲序

龍城郝氏宗譜序

嗚呼吾讀毗陵學博郝樞菴先生所輯龍城郝氏之譜而知古者先王之德與其所以治天下之道也古

者先王之世以身取人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必由六德六行六藝教而後賓興之其既入官也必三載而後考績三考而後黜陟取之惟恐不當任之惟恐不久至於漢世法猶近古選舉必由鄉里爲吏者長子孫故終漢之世享國長久而風俗亦稱爲湻厚夫風俗之湻厚非必盡由在上之人有以風厲之也一邑之中有一二世家大族以禮義廉恥治其家則相觀而善磨勵而興起者多矣周禮所謂宗以族得民正以此也在昔有明之興猶得此意洪永時山西廷獻郝公以賢良方正舉其子諱鐘者亦以懷才抱德見用所歷皆有宦聲非所謂取之當而任之久者乎乃延獻公之令蕭也以蕭人愛戴之故遂至占籍於蕭至今楓菴先生已歷九世其間支派繁衍子孫盛昌一邑之中莫之與京豈非所謂爲吏者長子孫乎然吾詳觀於譜而知郝氏之占籍於蕭非獨郝氏之福也蓋亦大有造於蕭焉凡宗族之以高爵厚祿富貴稱於時者此一家之幸而非一國之幸也爵高則生驕祿厚則生侈驕與侈并而國之人爲其所憑陵而兼并者多矣惟仁義道德可以維風而善俗惟忠孝名節可以廉頑而立懦今郝氏之譜大約仕宦者多

儒官居鄉者多耆德爲諸生者或以仗節死義稱或以孝親友弟著至宗族之婦人女子以節烈旌表者尤代不乏人嗚呼蕭之人觀於郝氏而有不觀感興起丕變而成至美之俗者豈人情乎則所謂宗以族得民者不又於此而益見乎故人謂楓菴先生之爲是譜將以齊家也吾謂卽以之治國也可

贈蛟水吳公去思序

婁負海之國也其土地沃衍饒魚鹽蜃蛤其民俗湻古質直重報施急公上自明末困征輸俗始凋敝

國朝起而拯之擇良吏撫循茲土民蒸蒸有起色矣己亥之役海氛忽動婁遂爲邊地瀕海設厲禁魚鹽蜃蛤之利民莫敢措手足歲屢不登急餉之符又朝夕下窮兇乘時爲奸民相顧莫能應於是弱者棄父母妻子轉徙他邑强者且睊睊胥讒而攻訐犯上之風以起垂白之老私相歎詫以爲吾婁人心風氣遽至於此向者湻古質直之俗其遂亡矣乎庚戌之冬四明蛟水吳公奉朝命來掌州事時方值大祲之後主者不能以民隱聞漕事卒不得辦寒冬積雪追呼徹晨夕民之斃於飢凍桁楊者不知凡幾公既至慼然傷之去苛慝除宿弊民之慶更生者相賀於道未

幾奸民有不便者爲蜚語欲中公公慨然曰民之不可與莊語也如是[illegible]翌日命駕行通國之人惘然莫知所措或告縉紳縉紳曰公去吾民誰與活羣相約留於堂公不顧毅然就道又羣約阻於道公又不顧國之紳士耆老奔走叫呼於城曰公走矣公去我誰與活於是邑之大家耆姓以及閭井小民販夫販婦無不號泣奔迸如救火然或卧於地或跪伏道左擁馬首不得行或曰公之行必由西門一呼而集城門者以萬計運木石壘城闉四郊之民聞公將去者亦相率至城下城閉不啟相與聚哭於城門城內外[illegible]然震天公心動徐曰我郡行爲公事耳非去汝也民終不散乃徐歸治予時與父老立道旁歎且泣曰吾婁之人心庶幾其不死乎世之治亂天爲之人心之善否主民社者爲之也吾婁風俗向以湻古質直稱而一變爲險詐今日之舉人心頓復其舊挽回風俗非公之力而誰力乎婁之民以上官去任而壘城闉者凡三一爲明末四明錢公一爲　國初三韓白公然兩公皆莅任久又風俗未壞若公則得之於期月之間風俗大敝之後以此知公之感化爲神且捷也公歸治留婁又四月煮粥活飢民以數十萬被荒逃

絕之戶公爲設法借貸完漕急餉如火緩徵以俟麥熟開江大役不動聲色勞逸有節給發以時他郡飢民受撫來就河工者公處舍飲食之病者給醫藥死者具棺木爲民父母之道盡於是矣而公方督各邑漕事四月之間以餘力庀劇邑非德厚如山才大如海能若此之勝任而愉快乎公既畢事將歸郡婁人士咸賦詩歌詠之以予言率質徵序於予予伏處草莽久絕人事今年春婁江役興各臺以予頗知水召參末議識公於天妃宮次外此未嘗有私謁也然公之德澤在人如日星麗天不可以無記是爲序

贈湯公綸聘主鎮山書院序

夏陽雖小鎮爲漕艘所經重地又官舫往來其民率多負輓送迎之苦往往謔笑追呼幾無寧月以故民鮮餘貲其子弟多不能就鄉塾明時鎮山朱公來莅其地閔子弟之不知學爲建書院以教之院之以鎮山名爲是故也歲久院圮將爲茂草今雲間震雉顧公復主是鎮覩書院之圮乃慨然興思曰此不獨爲子弟計蓋於國家之漕運亦有大係存焉夫民生之促至今日爲已極矣其所以忘勞忘苦爲國家風韋雨宿而不惜身命不敢怨嗟者爲尊君親上之義耳

夫尊君親上之義此豈可以片語風飭家喻而戶曉乎教之於暇豫養之於童蒙使之乎與子言孝弟與弟言弟則尊君親上之義亦可因之衆著於父兄也乃捐千金興書院而一新之而獨難於主是院者吾友毘陵湯子公綸明體達用之士先以游沛縣爲水部常公所知一邑盡傾至是適從燕歸過夏陽顧公聞之曰此吾民與子弟之所夙受教而信從者也急具金幣造舟而請且曰人生之所以得行千古者能爲名教中任一事耳某雖不才願與先生共此千古湯子不得已而諾之時湯子爲常公所知以湯子非

常才欲朝夕談論處以西席湯子亦心許之矣茲以顧公意不得辭而心顧不安歸以問於予予曰往哉夫常公之意以西席致吾子者非以吾子之才爲獨善於西席也亦非以西席之任舍吾子外遂無人也知吾子之才欲吾子之大有成就意可知矣而夏陽之民又皆常公之子弟吾子膺顧公之聘教夏陽之民而因以餘力大肆力於學問以答常公始終玉成之心則是行也不獨顧公之心而實常公之心吾子其何疑焉湯子聞而樂之於其將行也書之以爲序

贈如皋吳白耳序

大江之北有白耳吳子今之醇儒也年二十渡江從我完趙夫子游與予爲同門友時白耳定交於顧子殷重予從殷重齋持刺謁白耳一交拜彼此惟寒暄無所言後遂竟去予亦不知白耳爲何如人矣迄五六年予與聖傳虞九言夏共爲格致之學以躬行相砥即制舉業無敢事浮藻我完夫子閱予文咤曰子文何乃似白耳白耳之爲人非特文欲爲程朱之文即行亦欲爲程朱之行予乃悚然還憶當日吳白耳其人頎而長整而方頭容聳直色沈毅不可犯殆眞能擔當斯道者自是胸中始有一吳白耳己卯秋言

夏以試事入南都予語之曰如皋有吳白耳者誠吾輩營道同術友也盍訪諸既而言夏過白耳於白門歸述勉勵之言甚至歲癸未白耳忽馳書幣邀予渡江而北共證所得開緘發書語意鄭重予愧謝不敢止錄思辨錄數十條附寄白耳即爲思辨錄條對二卷復緘示予予受而讀之始知白耳亦爲格致之學與予輩平昔所勗千里之遠有若符契於是夢寐中輒時時見白耳願一握手不可得矣申酉之間丁變革大江南北皆罹兵燹私念戰爭之餘人事安全或未可倖得而賴天之靈彼此獲祐方擬買舟過訪白

戊戌三月書成至江上即廣詢邑中之賢者邑中多以杏江對沙子介臣者亦邑中奇士也執贄於予爲予道杏江甚悉且曰杏江今年八十一矣進學之志不減衛武生平不欺暗室學以居敬窮理爲本讀先生論學書深加敬服欲拜門下予笑而頷之亦謂杏江或有其言耳未必有其心抑有其心未必有其事然即有其心今人中亦不可得矣夏五月再過江上寓蕭寺小樓時予方病絕人事又天雨掩關惟諸門人過從忽聞樓下殷齒甚喧有老人呻吟聲則杏江衝雨令其子扶掖而至匍匐登樓投刺稱門下弟子堅欲下拜予不敢當辭之甚力杏江執不已時予兩人皆病而杏江又遠來交讓間俱喘息不勝旁諸門人曰杏江先生向執意不可回先生毋固辭但病體不能下拜或交揖可耳於是乃交揖而竟遜予居右揖畢喘不能語移有頃乃扶之卧少間蹶然起拱手向予曰弟子之所以服膺於老師者不特朝聞夕死之意蓋亦有夙願焉自世風之去吾儒而趨二氏也無論縉紳長者見僧徒則拜見道流則拜獨於吾儒則偃蹇傲睨堅不肯屈即有一二能忘年稱弟子者輒咤爲盛事予頗不平竊私心自誓若當吾世而有耳忽攜其二子翩然南來渡揚子歷吳會江過數百里之遙與吾黨諸子往復論道夫天下之憚於跋涉者多矣富者戀逸樂貧者怯斧資誰能不惜千里之遠抑其間亦不無經歷險阻冒犯霜露驅車策蹇以過都越國者然其人大率皆趨逐勢榮奔走名利求其屏絕世味徬徨求友於幽遐寂寞之鄉者殆絕無之昔之人有稽康呂安者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古今以爲美談顧其彼此投契亦不過放浪形骸縱情詩酒以取快一時若夫天人性命之微道德仁義之旨則孰與言之而孰與倡之乎惟吾白耳內以格致誠正之功治其心外以五經六藝之學教其子弟而又能躡蹻擔簦不憚千里以求夫所謂心同理同者而與之切劘講貫然則吳子其今之人歟擬諸古人其得不謂之孔氏之徒歟吳子與予同年生其學先於予三載三涉大江與四方諸名流反覆印證無不叩其中藏而盡其底蘊而予固以老母弱子之累不得出門外一步愧吳子多矣是故因吳子之來而贈之序以見吾志

贈邢杏江長者序

予以丁酉初冬被西山張文宗之聘輯儒宗理要書

眞能學程朱者出吾雖耄必先拜受業爲天下倡今先生眞吾師也敢不拜因復下拜予急掖止之欿以參湯欲少談議而以入署急不得款語然予答刺猶稱晚生也數日後予出署宿門人曹頌嘉齋杏江又至執贄而見肅衣冠而拜曰不如此不足以見吾心予曰止止杏江亦知拜與不拜之閒吾儒與二氏固有道乎杏江曰唯唯予曰長幼卑尊卽道之所在也二氏不知長幼卑尊之卽道故沙彌不拜其母而方術家且以父爲子若吾儒則禮義由賢者出何可紊也然則吾儒之門向者拘拘於長幼之間而不拜或

者卽吾儒之道乎杏江曰雖然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先乎吾吾亦從而師之韓子言之矣先生雖謙弟子終不欲易初念也於是諸在座者皆興辭以杏江之誠不可卻雖不拜卒定師弟之稱焉杏江名衡字孟平學於李鳳岐鳳岐授以學庸講義杏江更爲續說二篇至是以質於予予讀之鳳岐猶未免帖括而杏江則意在躬行也其論格物云格字有推勘裁正之意又有以愼獨爲絕情去識孤明炯炯者杏江曰當喜怒不喜怒當謀慮不謀慮何以治天下哉卽此可以知杏江之學矣予旣敬其人而又感杏江之意爲千古而發不可不爲之一表章也於是乎書且卽以此贈之

贈崑山歸元恭序

癸巳之四月崑山歸元恭讀予思辨錄謬以爲不悖於道也愛而樂之且將從遊焉辛丑之辰造桴亭持此意甚篤予辭之不獲時元恭少予二歲不得已遂定兄弟之禮且屬予書父母生之上帝臨汝八大字欲置之座隅以爲進德之助曰弟之所望於吾兄者至矣兄可無一言以勗我乎予惟夫元恭今之所謂大賢人也承乃祖震川先生及尊人文休先生之家

學工文章能詩善擘窠大字以申酉之變痛心家國遂絕意仕進遯迹山水之間往往佯狂痛哭人比之謝皐羽詩歌古文橫逸豪放而又多經濟大略人以爲陳同甫復出遊於四方四方皆重之元恭之爲元恭亦足以高視一世而自同於古人矣若儀者行拙而才弱自知不足以樹立當世不得已而爲朽鈍之學乃元恭不以爲朽鈍固欲舍珠玉而就稊秕元恭其有望道未見之心耶雖然此亦元恭自學其家學也昔者震川先生嘗從遊於莊渠先生之門莊渠先生其學一本程朱而又湛深於經術震川宗之發爲

文辭體用竝茂今讀其全集如與顧伯剛論一貫及山舍示學者與夫禦倭論水利諸書皆皇皇明體適用之學論者不察顧以其文辭之妙掩其實得此豈知先生者哉元恭而誠有志於爲學則亦自學其家學而已矣夫古人之論孝也必以繼志述事爲大故前人有未竟之緒從而張皇開拓之此孝子慈孫之事也今以文休先生之文宋震川先生之經術而猶未能如程朱韓范之倫以實學尊稱後世此非我元恭之責乎然欲求無媿於親先求無媿於天無媿於天此卽先儒主敬之功也善乎莊渠先生之言曰天

若無靈人心之靈從何處得來又曰天與人無時不相接日月照耀便如以目覩吾風之吹嘘便如口氣披拂我茲數言者此昔日震川先生所親承教誨者也震川先生所親承之教誨而我元恭卽以昔日先人之所奉者奉其先人可不謂繼志述事乎則父母生之上帝臨汝之言其奠吾元恭今日所當戰兢惕厲者乎儀也不才其精神力量固不如元恭之萬一然猶記十六七時先君朂之以私規中有云一飲一食常維經義可以收放心或坐或卧如對聖賢可以御邪念儀揭之座隅愧未能副至二十七八爲主敬之學慮敬之或至於散漫也時奉一天以臨之主敬之功乃大進是其爲學之端緒頗有合於元恭之所志者故并書之以爲贈

溫如先生七十壽序

溫如先生吾友確菴之尊人也予自十四五卽與確菴爲文字交二十六七與確菴爲道義交予長確菴二歲確菴視予如兄予視溫如先生如父憶自庚辰歲先生方六十儀與諸同人持巵酒前壽當是時述先生之行惟恐不詳蓋慮天下之人無以知吾確菴卽無以知先生也今確菴名滿鄉國鄉國之人皆知

有確菴之父溫如先生是先生之行塗人孺子能道之矣予復何敢贅一辭哉聞之壽世俗之人以文壽君子之人以質先生今之有道仁人予與確菴皆學道者也昔子靜居荆門講洪範一章爲天子萬民祈福儀亦請誦仁壽一言爲先生祈壽并述先生致壽之由可乎夫維天下之壽一也有幸而得之者有持之若劵者有幸而得之得之適以爲累者有持之若劵而又無往不善承其天之所賜者今天下之人豈少八十九十與夫百年期頤之人哉然其所云壽者我知之矣其在富貴則營心利欲終日搰搰者也嗜

名干進得隴望蜀未得患得旣得患失者也其在貧賤則衣食粗糲手足皸瘃風雨饑寒負載道路所不能悉數卽幸而免是數者或曰不知書或子孫顚愚或爲人賤惡設如是而壽以爲幸乎非幸乎以爲累乎非累乎惟先生不然先生當處困時環堵蕭然日以敎子讀書爲事左圖右書稱詩說禮暇則壺觴吟詠欣然若將終身及確菴擧於鄉人以爲先生且將及時行樂矣先生曰是非吾志之所存也吾家世讀書今吾子旣成名我將以敎二孫乃謝絕世俗一以課孫爲事已而丁申酉之變確菴奉先生隱於鄉老

屋荒江敝衣蔬食當是時雖少壯强有力之人苟非較然於名節道義未有瀕危苦而不動心者而先生益泰然自得日賦詩見志每當兵戈沸騰風雨離憂之際得句輒益奇神益王氣益厲今天下粗定三四年矣盜虛聲者皆出爲陽鰌而先生成確菴之志甘心肥遯遠近知者無不歎息海虞毛子晉今之君子也聞先生父子之風避屋讓居率子弟從學湖濱之人一時風動今年春讀兩家及辰唱和無論父子兄弟師友極一時之盛卽先生二孫亦彬彬有王謝家風矣夫天下之壽一也世俗之爲壽若彼先生之爲壽若此此其故何哉世俗之壽壽於身先生之壽壽於心壽於身故幸而得之適以爲累壽於心故持之若劵無往而不善承其天之所賜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則知聖人斷未有善譽人者而獨於大德則曰必得其壽必得者必之於其心也心者何仁而已故曰仁者壽先生有之

翼王尊人新川先生七十壽序

予最慕嘐地多君子嘐之鄉土厚而水深其君子敦信而能文其小人力本而尙義盡父生師敎者有素故吾吳七邑惟嘐地最多君子憶自癸未歲漢陽黃

赤子過婁與予談道甚樂赤子方有嘐之行予送之曰嘐有陶菴黃子者讀其文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子盍訪之赤子歸而述陶菴文行甚悉且云嘐實多君子將與予聯兩地之好無何赤子北去予亦疎慵竟不得交於嘐然每當良晨永夕與二三同志講學論道輒遙指東南曰予必於是乎得友同志訝之未敢以爲必然也未幾天下當申酉之會以爲友朋之樂不可復得乃忽於風塵邂逅中値吾翼王陸子當亂世末流未審何以遽能如此徐而叩其淵源則陶菴高弟也予不覺瞿然曰嗟乎向之所謂師敎有素者

固若是其信乎已而與陸子交益深陸子尊人新川先生方七十乃書其生平見示予捧而讀之益不覺瞿然曰嗟乎師教有素信矣而陸子獨兼父生師教而有之亦何怪乎成立之宏且鉅乎夫人之成立有得之天者有得之人者得之於人師之教也得之於天則必由於父之所生故古今聖賢尤以得天者爲貴程子之於太中朱子之於韋齋皆得之天者也今新川先生其少也孝友而恭敬其長也存心利物不以一命之微而少懈其誠其老也安貧處順勉其子以道義名節而不動心於浮雲之富貴雖古之太中韋齋無以加焉陸子之得天如此亦何怪乎成立之宏且鉅乎然而陸子之心有不謙焉者以爲爲人子弟而得其父與師之傳則必求所以無負於其生無負於其敎今者勵志隱居守先待後於陶菴之言無不明於陶菴之行無不行師之所敎庶無負矣而獨計無以榮其親者故汲汲焉冀以親之善聞於四方榮得四方賢人君子之一言以爲其親壽是其心誠善然愚以爲未足以榮其親也夫使榮其親而僅取足於文辭之末則其爲榮也亦淺矣太中韋齋固賢然今日之稱太中韋齋者不以其多頌禱之辭而以

其子之能爲聖賢之學夫程子之能爲聖賢之學遵其師濂溪之敎也朱子之能爲聖賢之學遵其師延平之敎也然則翼壬亦遵其師陶菴之敎以爲聖賢是卽所以榮其親也已他又何問焉

鄭士敬孝廉六十壽序

從來當變革之際山澤之閒必多賢人君子爲人倫所推服者蓋其人之文章德業原足以羽儀當世不幸而適逢其厄則其精神之所掩抑每發見於述作之閒以淑來學以慰後世而一時親被薰陶之士亦皆樂奉之以爲榮此儒林之盛事也吾吳自文文肅姚文毅諸公以道義名節相砥勵維時同遊之士莫不一趨於正直申酉之閒凡身爲大臣者多以身殉國其他若孝廉諸生或抗大義或甘苦節類皆匿身寂寞之鄉怡情墳典之內若桐菴先生者亦其一人矣桐菴少以文章名於時與徐勿齋楊復菴兩先生先後馳騁當其時海內知桐菴之名者莫不爭欲得桐菴以爲重使桐菴稍委蛇其閒獵取科第特易易耳而桐菴一稟姜燕及熊魚山兩公之敎篤志守正專意學問及乎遭遇變革世之乘時會以取功名者固弗論矣卽不然而放浪河山寄情詩酒以發抒其

悲憤無聊鬱勃不平之氣亦可以標榜聲譽而桐菴獨處之若素安之若命閉門纂述寒暑不輟以易爲吾儒窮理盡性之書尤極究心參考先儒同異之言欲勒成一書以昭示後學蓋予自喪亂以後嘗兩叩先生之廬門庭蕭然里閈閒若不知有鄭孝廉其人者先生之於隱可謂得其理而遺其形矣在易否之象辭曰君子以儉德避難又明夷之象曰利艱貞夫子爲之傳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夫德之與明固君子所奉以終身者非若炫飾文辭矜伐才美足以驚世買禍而聖人猶兢兢乎儉之晦之則知處斯世者非

深於易理卽果能肥遯亦未必有當於三聖人繫辭之旨也況乎以終南爲捷徑者耶今年淸和爲桐菴之六十故書之以贈

盛旭初先生六十壽序

書云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予謂一家之中亦然父克艱厥父子克艱厥子則一家之家政亦乂而家人皆敏於德矣吾婁燹火百里其閒處富貴享康樂者年高壽者何止數十百家然大率皆憑藉先世享有成業否則侈一時運命之美以倖得者也惟吾旭翁則不然旭翁吾友聖傳盛子之尊人也聖傳與予爲總角交同讀書里塾中惟吾兩人最相得憶是時聖傳尙居北門其家負城有高樓下臨城上敞北窗則雉堞環拱逶迤若帶城頭游人歷歷在目予輩每當風日佳勝輒同友人四五輩登聖傳樓嘯詠終日聖傳母夫人輒具酒果以爲常而獨不得時見旭翁訝而詢之則翁方犯霜雪冒風雨帶星出入庀治家事予輩相與竊歎以爲有父如此此聖傳之所以得肆志讀書也已而中遭搆侮家道頓落移家州治旁與予家相望數武聖傳每過予輒執手唏噓以不終竟讀書爲慮當是時吾聖傳之得

不棄舉子業者蓋亦幾希矣惟吾旭翁竭其筋力之勞心思之瘁外捍門戶內周饔飧必不欲令聖傳棄書策與俗事至庚辰而聖傳始以吾邑第一人見知於甬東希聲錢公於是翁之眉稍舒家道亦漸復及今日漸充裕而翁勤勞辛苦始終如一日聖傳齋鹽不給讀書窮晝夜竟成名當世仲弟善先季弟允修隨聖傳讀書力學一家父子之閒其殫力克艱者如此彼夫家庭之康樂子姓之肅雍童僕臧獲之嬉遊安飽率皆由此而致耳而世俗之人無先生父子之克艱欲妄希先生父子之肅雍康樂嬉遊安飽無論

不可得卽得亦安足貴乎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世之未能克覲者

徐潤甫先生七十壽序

父子兄弟人倫之至近也慈孝友恭人道之至常也自晚近之世父弗克作室子弗克堂構兄弗克友厥弟弟弗克恭厥兄於是父子兄弟之間求一慈孝友恭能盡人道者幾如祥麟威鳳之不可復得此非晚近之人決不可與入慈孝友恭之門政失於上而教之者無其法俗衰於下而養之者無其道故也何謂教之者無其法往者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始生卽教之以保姆稍長則教之以外傅教之冬温夏凊教之徐行後長蓋所以漸摩之者至矣故民皆比屋可封後世成均法廢朝廷取士惟求諸文辭之末六德六行槩置不講骨肉之間動成吳越耰鋤箕帚之嫌又不足道矣所謂教之無其法也何謂養之者無其術一國之政聽於明君一家之政聽於嚴父故國有善政則一國之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一國治家有善政則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一家治抑不特此也父而慈則可以感其子之孝子而孝則可以感其父之慈兄而友則可以

感其弟之恭弟而恭則可以感其兄之友蓋至於交相感而一家之中有不上躋於隆古之俗者未之聞也今之人則不然父慈則子謂其可以狎恩矣子孝則父謂其可以虐使矣兄友則弟謂其可以慢視矣弟恭則兄謂其可以分陵矣久而至於不可復道蓋積漸使然所謂養之無其道也然則當今之時而有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克盡厥職者旣非庠序之教可不謂嚴父之善養有以使然耶潤甫徐先生吾友子承之尊人也性最慈敦樸謹厚鄉里推重尤善教子弟非先王之法言法行不敢以示子弟也有子二人長卽子承次子岳子承業儒以文章顯乙酉後承親之志隱於醫子岳列肆通衢操子母術二人皆竭股肱以養先生先生坐而享之怡怡如也夫學士大夫之家有子弟而不得享子弟之樂者多矣先生獨安然而享之謂非先生養之有道不可且吾觀先生之家子承昆弟悉力甘旨而猶慼然以菽水不職爲憂先生受二子之養可以不問出入矣而猶時時慰勉二子不忍竭其力至於兄弟之間偶有疾病空乏則各竭心力相佐無少吝夫一家之中父子兄弟有一人盡厥職者尙可以感其餘而況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如吾先生之門者倘所謂隆古之俗非耶然非先生善養不能至是故敢以是歸之先生卽以此爲先生壽

陳母顧太夫人六十壽序

予自少時讀文莊公所刊史傳古文辭諸書輒慨然深念以爲不幸而不得生同里居奉侍函丈博領無窮之敎及戊子歲始得識我瀛寰兄時予方伏處城東隅絕迹不與戶外事瀛寰忽披荊棘見訪黃彩偉貌鬚髯若神飲酒至一石不亂因念非文莊公不能生此異人今年秋過吳門登瀛寰之堂入瀛寰之室

讀其先世遺書幷瀛寰兄之著述酒酣語半瀛寰因出其母夫人生平大槩屬予爲文以壽予讀而歎曰嗟乎此文莊公之所以能修身齊家而瀛寰兄之所以能成大名顯當世也夫閨門之行不聞戶外覩其夫若子則其閨門之婦道母道從可識矣文莊公以盛年取巍科文章名譽傾動海內而又當夙昔全盛之世使爲之內者以聲色事文莊耳目玩好日陳於前淸歌豔舞日進於側文莊公雖賢能無少分著述事功哉昔王文正公宋之賢相也有以銀器進者揮而卻之及帝賜以二姬久之問銀器尙在否蓋聲色移人賢者不免而文莊公卒能以恭儉終其身居家日讀書數萬言手披口吟不停晷刻立朝則匪躬盡節置家人產不問凡門戶出入皆太夫人與劉太夫人共襄之至於文莊公之罹禍患也則又太夫人隻身周旋問關萬里荼苦辛勤卒免於難居室有衞公子之善臨難有甯武子之愚雖在丈夫未可多得而太夫人以一身兼而有之可不謂賢乎然猶曰在昔盛時縉紳先生皆以名敎自任閨門肅雍匪甚難事也至啟禎之末天下方棼事騎奔瀛寰兄暨次君崧及咸血氣未定之年匪太夫人敎則翩翩爲濁世之

佳公子亦何不可者而兩兄入奉母訓讀書行義不敢少墜文莊之敎申酉之間天下震動瀛寰偕匐拜疏捧檄兩都激昂慷慨大節顯著馴至今日雖昔日所號爲潛龍者皆化爲陽鱎矣而瀛寰獨鞠躬奉母固窮守節一遵古人善養之訓兩君雖賢使非太夫人敎誨有素善成其子之德亦安能菽水晏然有如是之安且樂者哉儀之於瀛寰友蓋友其德者也故因瀛寰而樂述其母夫人之善如此

送陸生熙先入學序

陸生熙先從學於予自丁丑始也丁丑予館於家從

遊者數人熙先與焉時予方以三四友朋相厲爲聖賢之學以事屬創見畏俗譏議凡往來講貫雖生徒輩咸不使聞晨夕督課爲舉子業而已矣顧生徒輩亦稍稍知之予徵察其狀則有笑而議者有鄙爲迂闊者有慣慣若罔聞知者獨熙先竊不以爲非聞予說書往往色喜曰儒者之道若是其簡易耶遂與予甥許生舜光率先從事一時同學之士羣然非之秋冬之間予偕友朋習射熙先亦輒習射既又聞搏論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則又益深喜曰儒者之道若是其不迂且腐耶乃更進而肆志於用世之學一時又羣然非之夫其羣然而非之非不愛吾熙先而謗訕訾議如今世之所謂詆毀者爲也以爲求世資取功名是固有方焉而無俟乎紛紛者之爲蓋賢以其夙昔之所憂先生者轉而憂良友而非謗訕訾議如今世之所爲詆毀者爲也使於斯時而志之一或不堅信之一或不篤其不至倍棄決裂絕袂而去者無幾矣乃熙先獨奮厲服膺久而彌摯雖已去予館而無日不遊於予之門度其心豈復以功名世資沾沾爲念者哉無何朝廷以國鮮韓范擬育士於武庠熙先曰吾將以試吾用世之學請於予予曰可哉一試而獲售既而又曰此吾偶事非儒生家本業也復應諸生試今年春又獲售夫熙先之志非有殊於昔日也熙先之學亦非棄故趨新悖道義絕經術以求類乎今之字櫛句比惟知干祿也然而以試若彼以售若此所謂功名世資者獨先於同學之諸生何哉吾於是而知當世之士之負朝廷非朝廷負當世士也大朝廷之於當世士也畏其不知道學則教之以四書五經畏其不通時務則課之以策論騎射而當世之士獨曰朝廷未嘗命我以實學也上之人諄諄而誨之下之人藐藐而聽之而顧以爲上之人之所取者弗在於是焉試以觀乎熙先上之人之所取於下者固何如也同學諸子其亦可以相觀而悟矣是故予於熙先之得售不爲熙先慶而獨忻忻於予說之不謬且以明朝廷未嘗負當世士而願同學諸子皆有以志熙先之志學熙先之學也雖然予於熙先尙有望焉天下事未易盡不特一諸生而已循是道而求之大而程朱小而韓范皆是物也吾將以子取徵於天下區區同學云爾哉

送許氏甥舜光入學序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註曰

子賤能尊賢取友友成其德也夫尊賢取友之說自童子至成人父以之敎其子兄以之敎其弟師長以之敎其後學莫不人人而聞之亦莫不人人而行之此豈世之所謂絕德者歟而夫子獨以之許虙子何哉蓋尊賢取友之道有三難驕不可惰不可浮不可何謂驕凡子弟之秀者氣必輕俊聞先生長者强毅有學行之士則曰我何遽不若彼此矜氣勝者也其次則曰我何敢望先生長者我何敢與强毅有學行之士先後而爭步庸庸詭隨爲平常人耳至諂者則又不然見先生長者輒交臂屈膝見强毅有學行之士

輒折節而爭赴觀乎其中則取資求益之心槩乎未有聞焉向之所爲交臂屈膝折節爭赴者爲貌而已矣若是者視驕惰爲尤甚世之所爲不能尊賢取友大約類此予甥舜光天性湻謹丁丑來從予學時年尙稺予悉力敎訓然成人之道未敢相語戊寅予居先君喪虞九言夏登善諸兄坐予齋敎以不逮予命舜光侍數日後舜光忽語予曰焜未嘗覩如此諸先生終日坐語不聞燕僻之言不見燕僻之容予曰汝以諸先生爲不可學耶凡爲人之道皆當如此矣舜光喜乃請執贄遂更從學於諸先生屢聞敎益學遂自此進予諸弟中有陸生熙先者好學而强毅予愛之舜光遂訂交焉慨末俗之陋相約爲古人之學心志孚契過於昆弟今年春同遊州庠予曰尊賢取友之道雖未盡乎此然於舜光亦可以見一端焉夫諸先生之端方而嚴肅也幼學之士方且望而畏之蹙然若將困焉而舜光就之惟恐不及强毅有學行之友忮心者或畏形己短而舜光親之惟恐其後旬日不見師友則發憤憂愈形於寢食此豈其性然歟虙子之成德吾不敢知世之所謂驕惰浮三癖者或庶幾其去焉然吾願舜光之更進之也向之所尊所取

止幼學見聞之所及耳今遊庠序稱成人矣通邑之中爲先生長者之可師者何人學校之中其亦有强毅有學行者歟是皆汝今日之所當尊而取也不特通邑再遊而見聞及於南國三遊而見聞及於天下其可爲我之所尊而取者何限所要者去當世之陋態師虙子之成德耳吾甥勉旃非直予望之予姊之與尊人蓋日望之矣

送王生男偉入學序

富貴我與世共之者也所以處富貴者不同則人之才不才於此見焉是故君子視富貴之所在而善處

之我能用富貴而不爲富貴所用今夫讀書而遊庠此非所謂富貴也雖然處富貴之道亦可於此驗之古之遊庠序者謂之育德諸侯國卿擇子弟之秀美可敎年十五以上者納之大學春敎之弦夏敎之誦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七年觀其小成九年觀其大成凡其在庠序之中蓋無之而非敎無時而不敎也今之遊庠序者則不然子弟生髮未燥卽命學制科文詞曰將以期富貴也間歲學使者至不問德業試制科文一二道語稍當意輒取之納諸學宮曰吾富貴若矣於是士子之得遊庠序者亦囂囂然以得與富貴爲幸其上者益勵筆研期春秋闈其中者授生徒持門戶下者則干謁官府游浪酒色叫跳恣肆靡所不爲凡此皆富貴二字誤之也夫富與貴聖賢之所不辭然使處富貴者有一毫髮富貴之念橫處胸中則其人遂終身不可入道而舜跖之辨亦於此分王生男偉幼名蕙思字南美吾同志友石尹道兄之子也石尹年長予倍聞予之談道而樂之命男偉從予學凡予與諸同志講學之日石尹未嘗不率男偉往來相追從則凡所謂富貴道義之說男偉宜熟聞之矣去年乙酉改革之後猶不廢童子試石尹欲已諸羅以年老衰病人俗薄惡勉爲門戶計易蕙思名孝持改今字强命之試曰科第吾非所願聊以持門戶也卽售毋得自喜亦毋得妄受人一刺已而男偉果售過客有賀之者石尹愀然如不欲聞夫讀書志科第此常事也上策不願而顧就中策石尹其有不得已之思乎丙戌春男偉將從衆入廟謁聖思所以告男偉顧無有易乎富貴道義之說者乃畧舉其槩并申吾石尹之訓以告之願男偉益懋孝德勉持門戶讀書進學以自勗勵毋纖毫爲富貴之念所動是乃翁之志亦卽予之志也若夫上策則願以俟諸異日

桴亭先生文集卷四終

後學顧思孝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卷五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學校議

王者居三代之後而欲致天下於三代之隆其必由學校乎學校治之本也古先聖王知天下神器不可以無師之智治也故雖以堯舜之聖必有所師堯師尹壽舜師務成至於三代莫不皆然書所謂能自得師者王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又以天下大器不可以一人之治治也因推已一人求師之意而以師之道錫類於天下而學校設焉學校者所以教天下之人學爲治天下之道而因以共佐一人以治天下也故古者天子之學謂之太學諸侯謂之國學而黨塾之間則謂之鄉學學之名雖異而所以教之之術則無不同始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繼之以禮樂射御詩書六藝之文終之以修已治人化民成俗之道其下之所習即上之所需也其幼之所學即壯之所行也此其道如梓人然工師之所執規矩方圓而已矣規矩方圓之道得故隆者爲棟直者爲梁短者爲節長者爲柱俯仰承乘倚仗支援無不納入於毫芒隙入於無間故道德一風俗同而天下咸登於

上治三代以後則不然秦壞先王之教者也漢則不知所謂教然猶知尊禮儒術間或得人至唐以後則或作詩賦或試帖括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取蓋幾幾乎有難言之者尚可謂之有人才有道術乎然學校之無人才無道術固也乃若不必有道術而姑假以道術之虛名不必有人才而姑與以人才之借境則雖餼羊之設猶有愛禮之意存焉千金市駿千里馬未必不由此而致也乃今者上官之裁抑學校則過甚矣不特上官得而戮辱之庶司皆得而困抑之不特庶司得而困抑之胥吏雜役優倡厮養皆得而摧殘相辱鞭笞詬詈之噫甚矣不特不敢望三代之時所以待士之隆即欲寬徭役免鞭笞稍一吐氣揚眉已不可復得而乃欲齊治均平之人激昂奮迅出於其間其可得乎且不特此也齊治均平之人不出乎其間則必有寡廉鮮恥詭譎無行之徒側足優倡脅肩胥吏以取媚上官覊食鄉里者嗟乎今之仕者雖不重學校然筮仕之途猶或從此而出也而士風至於如此則安望有一道德同風俗與天下共登上理之日乎宜執事之反復千言諄諄以士行士風士習爲慮而又汲汲以餘廩徭役恒產爲言也夫上之

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始不輕三代之君非好爲卑已而尊人也必有臯夔稷契之臣而後乃有堯舜禹之君也誠能慨然取學校而興復之師儒之官必愼選耆德以禮聘致勿濫授庸惡以端其本造就之方必務遵實學仁義漸摩勿徒尙虛文以正其習選舉之方必兼取言行質諸鄉里勿祇憑糊名易書以愼其始進寬隘其額勿旣名爲士而困之以徭役寬重其選勿旣列前茅而奪之以廩餼如此則士氣復士氣復則士行士習士風日以正而朝廷庶幾收得人之用矣不然是猶工師欲得大木而先蝕之風雨之下投之煨燼之中也爲士者不足惜其如朝廷何

救荒平糶議

聞之治有形之荒易治無形之荒難治已然之荒易治未然之荒難水旱凶災雜然告急此有形之荒也風雨無愆人不聊生此無形之荒也災眚已見分數可稽議賑議蠲民有定志此已然之荒也目前無恙已自難支秋成在天尚未可必此未然之荒也夫有形之荒與已然之荒其勢易揣無形之荒與未然之荒其變難知此當局者之所痛心而有識者之所深憂也往者戊寅吳下旱蝗爲災禾穀罄盡勢殊岌岌然當時米價每升不過二十文至如今歲則春熟頗佳災荒無狀似可爲無患也而穀價湧貴人心惶惑每升不下四十文蓋視大災之年而更倍之此必有所以致之者夫歲之患災猶人之患病蓄積有素而偶被災祲譬之强實之人微傷外感不足慮也農政不修倉廩空乏無荒之名有荒之實斯如久羸之人元氣衰弱非探其本根而漸扶之未可卒療故愚以爲今之粟貴非今歲使然蓋積漸使然也其故有三一曰水利不講一曰儲積無實一曰加派日重水

利農政之本也善修水利故高田有蓄低田有洩無土不稼而後粟米賤今則水利盡壞高低兩病不能樹稼轉而樹棉樹棉不已復種煙草生生之源大竭矣此一病也若夫儲積則國初預備之制擬於古之常平嘉靖社倉之法合於古之義倉今日朝廷尤殷殷留意而奉行無實考核不嚴罰金賑穀非飽貪吏之腹則應上官之求極重難返可哀可痛至於事急而欲强發富室之藏夫有國者不能忘身以殉國又烏能令有家者忘己以爲民也此又一病也至於加派則以中原多事之故夫朝廷非不知東南賦役之

重而故爲是不情之加彼其心誠深痛之而可痛又有甚於東南者故不得已而議加然議加終非計也日者東南無事故可暫應法外之求然賦一議加而田疇日以壞盜賊日以滋矣萬一天時人事小有不偶則此東南者又將轉而壓朝廷之憂甚可慮也此又一病也爲今日東南計者當深究其受病之處而亟反之大修水利以闢其源廣議儲蓄以厚其積請於朝廷以寬目睫之憂則沈痾或可漸起然而時斷斷有未能勢斷斷有未及者水利三年以內事也儲蓄雖稍易必俟秋稼成熟至於減賦寬緡恐未抒閭閈之憂轉爲當道之怒耳今者民實待哺旦夕而必曰行此三策是猶決西江之水而活鮒多見其不知量也夫病有標有本治病之法有緩有急今日者急而治標之日也治標之法莫善於不費莫善於不勞莫善於執轉移之微權而使天下物價自平而不怨趨事赴功而不知鼓舞樂善而不倦其法維何不過虛聲實備二者而已當今細民雖荒然米粟非遂絕也富賈富儈之囤積縉紳大戶之蓄聚出其所有猶可支三歲特其人志在牟利不大貴則不出甚至有宣飽賊盡不恤饑民者急一時觀之則明虧益國百姓

益奢廹古人有言減價不如增價正謂此耳爲今計宜悉訪富儈富賈諸囤囷積米處各給以示示曰穀價騰湧民庶艱食聞爾富有積粟幸勿全放各量留數囤以備官糴官糴之價不過比市價稍減必勿虧爾原值如給示之後穀價漸平前所留穀聽爾放散不必存儲夫儈賈之積粟以牟利也人苦不知足價日貴則望日益奢藏日益固今聞官糴則惟恐虧原值不得不出諸市惟出諸市而我之仁術乃大售矣千石在市米價自平米價平而積粟牟利者益不得不出米不得不出而價益不得不平勢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巔蓋不知其然而然矣豈惟儈賈即縉紳大戶可以緩於放糶者亦以恐失厚利而爭先以出是不費一錢不煩一吏而能使三吳蓄聚之衆陰減其價而不自覺也即不然而縉紳大戶者終不可出則又有法於此稍聚官銀遣官吏有才幹者往他省數賤處收糴兼以利說彼處商賈使之聯舟而下而又徧刊榜文各處曉示不妨誇大其辭諭以商賈不日雲集米價不日自平之意則凡四方之閉粟牟利者雖甚狡獪又烏能不出乎二說果行將不勞餘力而米價已可常平至秋矣所謂虛聲以救之者此也萬

一積粟鮮少指揮不靈他省粟貴轉移無術則不得不爲實備之計矣實備之計不能不費要使之無浪費而已昔范文正領浙西値歲饑乃大興工作日役千夫發有餘之財以惠貧爲術甚備夫今之饑民非盡老弱也諸郡工作非盡鼎新也宜於此時按訪的確某處城當修某處池當鑿某處聖殿公宇當修葺某處河道當挑濬各郡官吏盡心設處動支無礙錢糧及贓罰等項計工興役工價寍寬無隘使饑民有得食之樂而公家獲子來之慶是一舉而兩利者也其或年歲艱阻饑民日衆公家之力不足以給之則

不得不藉力於私家而藉力私家者往往以勸發官糶爲良策夫官糶固善然所貴乎官糶者非以其能減一二錢之利爲足以惠民也蓄積饒多賑發不匱官米出則私米失價民無如官何故價不得不減今之倉廩空竭夫人而知之矣卽勉强勸諭縉紳大戸縉紳大戸亦勉强應命而爲米不多勢不能久其涸可立而待奸商知之其於官糶也則閉戸不售不過十日半月官米盡而私米益貴是欲抑而反昂之也官亦無如民何也且官糶多弊徒飽吏胥奸民之腹卽守令廉能張弛得宜亦利歸中戸耳其於貧乏無

依之人雖轉死溝壑不能望升斗惠也是官糶名爲惠政而實當今一大弊政欲勸分私家莫如施粥施粥之法蓋專爲窮民無告者設也官糶行卽中上之戸皆欲規利施粥行非鰥寡孤獨旦暮不能存活者必不肯靦顏而啜人之粥故曰官糶徒虛名施粥有實惠然施粥之弊又更多端吏胥侵耗奸民蠹蝕或入石灰或和冷水甚有饑民旋食旋斃不能爲利反以爲害者且富室未能樂施則爲惠不繼鄉村未能徧設則爲澤不廣是莫若隨俗起化因勢而利導之吳俗士民最好佛施舍不吝今各處僧徒甚有談空

說法傾動一方爲縉紳士夫所敬信者試諭以施粥救民之意俾勸諸縉紳大戸出粟濟饑且令轉諭僧徒令各處興舉施粥道場鄉城村落無不周徧其施粥之法一聽本僧指分官府不爲監制待事後擇活人數多者量行獎賞當必有不勞而成功者此又所謂實備以救之也然此四策者行之有緩急施之有先後先給國困之示以發倉賈之所藏次行召商之說以出富室之所有時勢稍急則糾工興役法文正之所爲至於命僧施粥非甚危廹不必輒試也當事者誠能循此而力行之亦何憂救荒之無策哉然救

荒末務也與其荒而救之莫若使民之不荒粱惠移民移粟卽周禮大司徒之法而孟子不取者謂其非王道之本也王道之本生聚而已矣修水利生之之道也善儲蓄聚之之道也生聚旣得上雖有不次之求亦或可以應之矣吾願今之執事者盡心講求而實有以惠吾東南也

淘河議

從來黃河水淺無築壩開挑之法以千里長流不可壅遏故黃河有淘淺之夫三江海口亦無築壩開挑之法以潮汐攻衝工煩費鉅故三江海口亦設淘河之夫聞之父老昔年三江通利時往來航船皆領淘河夫銀凡潮汐歸海時東下航船船尾必繫鐵帚謂之混江龍蓋海潮之來其勢洶湧多挾泥沙及其退歸則勢定而沙積日積一分百日則成寸矣若歲旱則成尺矣故於潮落水靜之時用混江龍撓動其沙隨流入海不使淀積日久法弛其製遂廢銀亦裁汰又疊遭旱年故沙積而河淤向年太倉白令開河仍用挑築法者以婁江內地已成平陸也今自浮橋以西應仍用挑築舊法浮橋以東直至海口尚有十里若用挑築舊法則有八難海口闊大築壩闊長潮汐攻衝樁木難下計費大則千小亦五六百儻有潰決前功盡棄兼害人夫一難也昔人有用船載土弁船鑿沈以爲壩基或用板障水然後實土者不惟工費且壩基難去反爲河害二難也旁無支港雖有一二沙泥久塞高於河身全不受水不能車戽三難也蘆葦叢生根莖交錯必用鐮鉋開墾人工十倍於平地四難也海口之泥俱係浮沙俗名小粉泥乾則鉋不能入起不成凷溼則足不能立筐不能盛前人開此皆用木排接脚吊盤取泥百倍艱難故夏原吉謂灩沙淤泥浮漾動盪不可開挑而棄吳淞江不復濬正以此也以夏原吉所不能開挑而强欲開挑之五難也農時已迫曠日持久將妨春耕六難也估費已定倘有不足勢難再增七難也海禁甚嚴海口不可久集多人八難也卽使果開勢不能大闊若後遇水潦倘可望其深闊儻一值旱乾則泥沙頓積不久便塞欲再開挑其可必乎愚生以爲今日之河且就內地開挑至天妃宮而止壩基牢築不可輕開一則蓄養淸水以爲灌田之資一則拒絕渾潮不使侵入爲害將估計海口挑築之費收入布政司庫一俟春夏水漲卽行淘河之法而淘河又不能用航船鐵帚之舊

製蓋往年江水大深人力不及故用船用帚今河闊不及五丈深不及七尺人力可施昔賢周錫議用長柄釘鈀於潮水泛漲時乘流急濬今宜略仿其意即以土人墾田鐵鈀用長竹爲柄委太嘉兩邑巡檢僱募本地傍近人夫各千人擺立河岸十里之河凡一千八百丈約每丈可得一人然後決壩放水兩岸人夫用鐵鈀乘水勢齊力推盪淘濬每日兩次潮至少歇潮落施工遇有蘆根交錯處則用鐮鈀墾發頹土入河俟河面稍闊人力不及則用剗船木排碇中流淘濬再闊則加船加工仿黃河淘濬法橫列陣濬約闊二三十丈而止人乘水勢水藉人力可以不煩築壩不費開挑十里之河自然深廣此至便法也此法若行凡遇水發則上臺符牒一到州縣官可以竟集民夫即日鈀浚不煩壩戽爲日後無窮之利省日後無窮之費爲益非小但有一難則淘河之費與工也婁江一河關係六郡近日兩番開挑因地近太嘉崑偏累三邑似爲不均以後淘河若仍踵前例則難行矣在昔吳越及南宋時皆設開江兵士撩清指揮專董水利故河道開通今吳淞劉河皆有官兵設有月餉何不於六郡中少加淘河賞銀存貯司庫每年春夏水漲州縣申請即應給發兵夫依法淘浚而傍海農田則令淘浚支河令支河之沙入大川大川之沙入海永爲定則此萬世之利也

姑蘇錢糧三大困四大弊私言（代友人上當事）

江南土田禹貢所紀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自宋南渡而始號殷繁至於明朝江南田賦當天下之半姑蘇又獨當江南之半而姑蘇遂爲國家之外府沿至今日賦日益重地日益貧民日益困蓋天運有盈虧地道有升降人事有得失也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有心於斯世斯民者亦當知所以變通之道乎鄙生生長東吳身當其厄靜觀致弊之道因細思所以救弊之方條爲七則亦事急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之意云爾有能移世道之權者其幸賜覽而留意焉

一浮糧積害之困

按江南田糧古昔遠者不具論查宋史太祖初年均定江南賦額只作中下兩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秋米八升下田錢三文米七升四合元延祐四年詳定蘇州賦額夏稅外秋糧八十八萬據葉文莊盛水東日記諸書則又云元時止三十六萬張士誠據吳時加至百萬明太祖攻吳憤吳城久

不下命有司加稅悉依當時豪族租簿徵收遂加至二百七十餘萬宣德中因逋糧日積巡撫周忱奏減七十餘萬尙徵二百三萬餘較之水東日記蘇賦比元已增八倍較之元史亦增三倍矣然使蘇之土田果饒於他郡則賦額雖多猶之可也乃今常鎭與蘇接壤常之賦額上田不過一斗二三升鎭額尤輕而蘇之上田額至三斗是三倍也又查他郡淮安一府官民田十萬一千餘項與蘇相埒而秋糧不過十六萬六千餘石是每畝止徵一升五合而蘇賦乃二十倍於淮也又諺云湖廣熟天下足乃查湖廣通省米豆芝麻共二百三萬六千之數而蘇州一府乃與之埒是一州七縣之地當楚十五府十九州一百十縣之糧也再查各處土田所入則上田豐歲皆不過一石以下相去並未懸絕然則蘇州之賦額獨重於他省他郡是豈天下之平哉　大清御宇無一事不欲痛革明朝陋習獨蘇郡田糧猶仍明代之舊此萬姓之所日夜憂思欲言而不敢遽言者也今　皇上元年有查洪武仇怨加派浮糧工部詳察具奏之旨江西南昌袁瑞得邀寬緩一年又減三年新旨因各處錢糧催徵不得十五年以前得邀大赦足見　皇恩之浩蕩然寬恤之恩旨則普天下所同邀而積重之浮糧則蘇州所獨困也於此而不爲之所則蘇州錢糧空有徵比之名終無全完之日倘欲竭澤而漁必至靡有孑遺矣論語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豈朝廷之利哉救弊之道朝廷宜下之部院大臣部院大臣宜下之督撫或於一省之中或就天下之大通盤打算斟酌損益使上不失朝廷之額賦下可救一方之積困若姑蘇郡縣得減一分之浮糧卽是計部得核一分之實賦也朝廷數千年之命脈由茲以培豈僅僅蘇州旦夕之利哉茲事飯生不敢望而又不得不一言則尙有望於當事者惻然動念也

一水利壅塞之困

三吳之所以稱沃壤者以有水利故也禹貢之初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自三江入而震澤定而吳之土田於是始蓄洩有賴三江者東江中江婁江也維時利濟者凡六郡今但以蘇州一郡而言則蘇州之水自九陽天目諸山而來荆溪百瀆灌注太湖由三江以入海而海潮濆薄亦自三江而

直接太湖瀦則藉三江以洩湖水旱則藉三江以納海潮氣盛而通故地饒而美自氣運不常陵谷有變東江中江漸成湮塞止存婁江一綫而婁江自前朝崇禎之末忽爲平陸江之與湖竟成否隔雖黃浦一水尚自通流然黃浦所洩者松江之水蘇州一境每遇天雨則四境之水皆逆流倒注如病蠱之人飲食入腹而二便不洩又或一月無雨則湖汐既絕無水可引又如病瘵之人三焦俱火津液盡枯三十年來竟無樂歲在昔宋元明盛時江水大通然猶代遣專官興修水利或設開江兵

士或設撩清指揮乃明末廢革水利一官　本朝因之遂置水利於不講迄順治十三年間太倉知州白登明因民之利不煩官帑設法開江功已垂成因海盜披猖慮有突犯濱海數里尚未開通江海仍前隔絕雖已經開而與未開等更兼邇來三四年天災流行大水大旱異常荒歉民之得存皮骨者鮮矣救弊之道宜乘海氛已息敕廉能官員將婁江未開一段設法開通使江與海接則土田之蓄洩有賴將來或可仍成樂土然大功之興有利必有害苟非白知州其人則騷擾之害有不可勝道者況今日正當空乏之時何暇決西江而活涸鮒逃此亦以見邇年致荒之由不但天時實因地利耳

一豫徵白糧之困

田畝之壞於浮糧水利此因於往年者也乃若近年之害則又有可得而陳者則豫徵其一也楊炎兩稅古今以爲催科之弊法然夏稅取之於秋秋糧取之於冬自宋以後奉以爲法亦未嘗大爲民厲也自順治年間按臣奏准以爲今年之春徵今年之糧何名預徵遂定以正二月爲開徵之期夫

賦從田出者也農桑絲麥成於夏故爲夏稅禾稻登於秋故爲秋糧今桑麥未長秋苗未插而折色已徵民間何從措辦大約皆出於那移借貸即使秋成果熟已賠一年之息朝廷徵銀一兩民間有一兩三四錢之費矣年復一年息皆數倍又況邇年水旱頻仍連荒四載民間富者貧貧者死借貸俱無從出田地無從買賣子衿鞭撻縲絏民庶溝瀆自經率此以往小民之性命不必言恐竭澤焚林將來國課亦有不可言者夫預徵之設本爲大兵四征國用匱乏之一時權宜之術可暫而不可久

今海內廓淸正當休養生息豈可踵行前法久而不改乎又有白糧改折一項順治十一年以前江南米價頗貴部議改折一半每石折銀一兩五錢一則以蘇民困一則以裕國儲計甚善也十二年以後部議改折二兩在部以爲米貴則價增未爲厲民也豈知吳中米價順治三四年騰湧至四兩八九年間尙糶一兩四五錢十二三年則止八九錢今則每年皆五六錢矣夫米價五六錢其常也故萬歷時折價皆係六錢一二兩其變也凶年也今乃執凶年之變價以爲常例可乎且朝廷每常卽欲加賦不過銀釐毫米勺合而已今米價五六錢頓增二兩是四倍也民間百畝之家頓增無名之稅六七兩貧民何以應功令乎況糧旣改折則解費亦應省乃米雖折而解費仍舊何所解而何所費也於名於義亦爲不正矣救弊之道朝廷宜令部院大臣通計國用務減賦以恤民量入以爲出徵收則復夏稅秋糧之舊白糧則或從萬歷時折價或仍徵收本色吳民庶幾其有瘳乎

一雜徭妨正之弊

豫徵白糧雖病於民然民病而有濟於國雖病亦

所甘心又有病民甚深不惟無濟於國事而更有妨於正供則今日之雜徭是也在昔賦役之法自國家惟正之供外尙有銀差力差不能不取之於民然其數初無定則官吏得以上下其手明嘉靖中海剛峰巡撫江南始奏定一條鞭法酌定差役重輕費用多寡每年約徭里銀若干卽於額徵銀內一併徵足以外不得分毫加派然後官吏不敢行其奸今則均徭銀及糧里塘長諸役而外更有無數雜項飛差如煙墩馬路浮橋土城營房馬草馬槽料刀食鍋擡夫水手里健工食飛金油硃沙船鐵局造甲壯丁修城護塘撈淺鹽觔朝覲奏銷赤歷紅簿僱船上櫃買官票流水守候截票種種名色不一而足民間並不願出乃强立一名曰樂輸官府並無所費則忽下一令曰撮庫樂輸者不一而足撮庫至三四十件皆以一科十以十科百卽如所聞奏銷撮庫一項每年奏銷不過造冊數本每本數葉而派徵民間至每年三千金之多又如滿洲大人巡海隨巡不過數十騎而州縣起夫乃至數千供應不過數十金而各鋪行承值糜費乃至萬計巡行已過六月而撮庫又派二千金偶

一充甯則千金之産立破稍一倔强則數口之命畢捐大約一畝之費朝廷額徵連本折不過三錢而贈耗雜徭反至三倍額徵追比猶有限期贈耗雜徭刻不可緩贈耗雜徭去而正供之物力盡耗矣至於正供闕而上司行催不過督責官吏官吏不過督責里甲里甲不過逼人戸賣男賣女賣屋賣墳而田地則決無從賣田地無從賣則錢糧必不能完而或逃或死田地拋荒田荒則里甲攤賠里甲亦窮而逃竄盡蘇州田地三百年來從無荒逃者至今日而荒逃且過半矣此皆雜徭之爲害

也朝廷錢糧此時何等急迫乃有司奉行耗蠹至於如此籌國者不當赫然而震怒乎竊謂今日茲事朝廷宜急敕督撫嚴察郡縣密訪私加私派之官吏蠧惡立置重典然後仿海剛峰之一條鞭法酌定飛差每畝定出飛差銀幾分幾釐以外不得分毫加派犯者許民間首告則枯骨之肉或可再生涸轍之魚或可再活不然江南未可言也

一吏胥侵蝕之弊

今之弊局一吏胥之局而已何以言之蓋從來立法官以治民吏以佐官官必久任吏則三年一考聽候轉撥三考則予出身而又慎選良家謂之曰農民取其樸也稍一舞文弄法則重法懲之故吏胥兢兢不敢爲惡自明末廢弛吏緣爲奸風俗敝壞相沿至今日甚一日邇年以來更因錢糧緊急有新官到任未幾月而去者有舊任錢糧在六七年以前而新官代賠輒被參罰者若經承吏書則神出鬼沒左支右吾恣意侵欺那撮毫無畏忌上之督責重則委罪於官而已不與上之督責輕則卸擔於民民與賠補而吏又揚揚得意矣況近制紳衿欠糧毫釐者革去前程終身不齒乃胥吏之

侵欺在官錢糧者一赦之後毫不追究天下知朝廷之權盡在胥吏故奸猾無恥之徒揭借營伍重債謀爲胥吏以圖侵蝕上自藩臬下至州縣互相交結互相黨援地方官之到任者亦知己之一身朝夕不保而吏胥之可以託身家寄性命者於是不得不委身任之事事請教其猾者且與之爲市今日行某法可以取若干財今日作某事可以得若干利而一切欺君罔上蠹國賊民之事無不爲矣如此景象而僅僅令督撫申飭刑官拏訪欲以掃除奸惡此正所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耳膚

有濟乎故愚以爲今日之事非改紘更張大復古法斷斷不可是有二法一曰淸其源吏員一途今日官府之所與共民社者也凡錢糧出入盡經其手且許正印出身豈可奸惡蠹棍得以夤緣充買宜令各府州縣申報無過犯良民並不曾爲吏者四鄰結過送撫院考取給以劄付轉撥各府州縣凡經制之外無劄付者不得私有幫充及私買私賣頂首入府等類仍隔府調用不得竟用本府之人三年一考有過飭斥無過者再調別府則弊竇不熟庶無父子祖孫盤踞衙門食人膏血而作奸

犯科者矣一曰節其流吏胥之敢於侵蝕錢糧以終無死法故也侵蝕錢糧不過問贓問罪而已問官恐其死則無從追贓也不敢極力用刑吏自知必無死法故寧受刑罰終不完欠甚至有誣扳善良因以爲利者姑遲五六年而國赦又下矣此奸頑之所以終不能懲而錢糧之所以終不能淸也每見上司緊急來文必云官參吏斬今參官而不殺吏吏亦何所畏憚而不爲侵欺乎愚以爲自今以往吏出入衙門先令具保結二狀吏則結得本房書手必無侵欺作弊書手則結得本房吏必無侵欺作弊倘有侵欺作弊者本人竟斬結狀內人等公同代賠如此則在官錢糧庶無侵蝕之患而

朝廷之正供或可無缺矣

一棍儒朋侵之弊

吏胥之侵欺作弊其常也然使地方有賢士大夫者相與主持公論則吏胥必有所畏卽不然閉戶不與交接吏胥雖作弊猶有顧忌也乃吳中自歲參之後士大夫爲吏胥玩弄股掌賢者屛息不敢出其奸貪而無恥者知當今世界惟有吏胥可以做事遂委身下交反與作緣或拜爲盟弟兄或與

之聯姻戚杯酒相接通家往來吏胥得縉紳而其勢益尊縉紳得吏胥而可以肥己以云世道風斯下矣乃更有一種棍儒平日專走衙門專結吏胥專欠錢糧而以結交吏胥之故獨不在歲參之列與吏胥輩結爲死友呼爲叔伯出妻獻子無所不至每一新官到任輒於二三百里之外送禮迎接胥吏先與通殷勤道平素遂與新官爲入幕之賓凡事互相首尾地方有一公事則相聚而謀曰此題目可做也或於上司處出頭揑耆攙動公呈或於本地方出名揑耆攙動公揭不曰民情樂輸則

曰官府撮庫費不過數金百金者忽變而爲千金萬金吏胥主持於內羣惡鼓動於外地方官一如傀儡任其顚倒頃刻而害民之事成矣可憐無知里民有口難言派一出一派二出二血比徵足之後官吏與棍儒貪縉卽日烹分靑天白日不避耳目間有小民欲行控告而棍儒金多膽壯線索通神凡各上司衙門吏書之有權者皆廣行結納每遇一差承到縣卽辦酒做戲結拜心腹首尾做事以故里民知控訴決不能勝徒勞無益飲恨吞聲任其茶毒此局不破將來一片地未知作何底止也必督撫官留心地方令眞正廉明刑官不由州縣不假手下人親自察訪得其主名立置重典并交通吏書俱行根究庶可破此奸局爲地方窮民留餘財卽爲朝廷正供增額賦不然地方之厄運未可量也

一四民失業之弊

朝廷之秕糠必不可減者也蠹弊必不可去者也田地決不能賣者也則惟有姑置租稅另於田地外別求一頭路與朝廷完錢糧乃自今則民盡失業卽以四民言之如爲士者向來無論富貴之家

卽閭閻之間亦必有蒙節今則富貴之家零落者多里閈小民尤不以讀書爲急務一二寒儒升斗不繼第一失業則今日之爲士者也至於農向來亦藉紡織今者百貨俱賤營生無利間有一種略堪過活者又被地方無賴棍徒糾合衙門或報充圩長或扳僉錢糧十室九空非逃則死矣爲工者手藝度日苟且活命又因近日匠班一事朝廷缺額不過每縣幾十金被工房吏書廣出牌票人人詐害卽單身窮漢每名必要納銀若干騷然不能存活矣若夫商賈則道路時有兵丁盜賊已難商販居積一事則有田地者近皆窮窘其無田地而稍有家業者又被棍徒糾合營伍一事波及千金立盡無力居積無人營運矣無論四民卽如醫卜星相僧道人等此不過覓取微利偷生度日而邇年亦爲陰醫僧道一事爲吏胥詐害殆盡又如雜色鋪行及薙頭修脚一班閒漢亦借大兵過往或大人巡海等事撥派鋪承拘攝服事必取其器物詐其銀錢而後已然則爲百姓者不旣苦哉以上窮民旣無生路則愚者不過爲僧道乞丐而桀黠者且羣入衙門夫僧道乞丐坐食田畝之人也吏

書早快則又侵蝕錢糧而已有一不爲國家財賦之蠹者哉更可笑者聞太倉近日增一打行蓋徵比急廹聊以代杖耳官杖每日數千里民不勝其苦倩人代杖每板必要二錢民之窮餓者多賴此以活遂有奸民從而壟斷特開行面四方羣趨之此亦異事也嗚呼亦可悲矣

已上三困四弊如水利壅塞此困於地利者也其餘則困於人事者也地利人事皆可修救故敢舉以爲當事者言若天時則無可爲力近日吳中天時連荒四載於連荒四載中不惟賠出本年錢糧又賠出十五年以前數年之舊欠又受海上盜賊養兵之苦吳民之僅存者寡矣即曰朝廷有蠲荒之例而吳中有司慮有參罰例不肯報荒又國家定制徵糧常在一年之前秋荒蠲減常在一年之後則民間之出息賠糧大約一倍者三倍矣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古人之詩豈徒作乎有心當世者能除此三困四弊是即格天之一道也不然行得一事二事亦可以格天之一分二分也錢糧或庶幾有清楚之日蒼生或庶幾有更甦之時乎吳民日引領而望之

勸施米湯約

凡飢民至饑歲輒易死其死也非盡由不得食也不得食而死者十之六七其由食而死者十之三四蓋飢民飢渴久腸胃日細驟得食則迸急不能容受往往腸斷而死故久飢之人不可食飯即糜粥亦未可多食救荒書言久飢之人不可驟與粥宜傾向桌上令飢民就吮之恐傷其腸胃也蓋飢民易死如此又荒歲米穀貴民多食豆粞餅麩糠草根諸雜物澀滯塞腸久飢者每每致死覩此景象心竊痛之然歲荒粟少公私交迫即素封之家亦自救不暇終無活之之法嘗攷方書惟穀性最養人人但得穀氣即累日可以不死里中父老言北方無稻米每患病輒索大米湯飲之飲則輒愈大米者稻米也因思今素封家雖無餘力可以活人然朝饔夕飧猶自不廢今願與同志者約凡朝夕炊粥飯時幸少增勺米湯沸必挹取數甆盌大甕中多多益善明晨以湯再炊量入麥粉少許使成稀粥更以水薑三四塊擣碎調和各就門首施之或一次或早晚二次湯盡爲度用以少潤飢民腸胃是有八善不費一善也可久二善也不另起鍋作竈無冒破之費無董率之勞三善也米湯之中少投以麥僅堪免死不堪飽餐則無恥之徒苟能

自活者不思俊奪四善也無腸塞之害五善也腑臟嘗潤不至乾枯細小則雖食豆粞糠諸雜物亦無害六善也飢民畏寒寒氣入心無不立斃有薑汁則辟寒氣通腸胃七善也兼去穢惡令人不生疾疫無轉相纏染之患八善也有八善而其法又淺而易行凡有活人之心宜無不以爲然者幸勿視爲膜外

漕兌揭（戊戌代江南書糧）

揭爲漕事極壞懇除中耗之弊上以利國下以利民事竊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在官則官利古之所謂倉廩實府庫充也在民則民利古之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惟至於中耗則僅飽貪吏奸胥之腹而民生蹙民生蹙則國計日貧蓋從來漕事之極弊未有甚於江南者明季至崇禎之末漕事稱最病矣然官軍臨兌糧長每百石加耗不過三四石耳其時民間交米與糧長每石即有至加二三者已不勝騷然繁怨矣迨順治三四年漕費日增一日初猶謂其偶然冀後來或有減少之日至七八年竟立隨漕雜費之名日新月盛運軍以糧長爲奇貨奸棍以倉場爲利藪平日民戶之有身家而稱良善者皆深自逃匿惟恐爲人魚肉而積年之奸猾市棍劣衿無不羣起而入倉場串同各衙門書吏打合運船官旗彼此交通互相呼應以蠶食糧長如同一派兌也米多者宜先派米少者宜後派總書則故意派其少者或後或先或遲或速或一石而撥幾軍使糧長無往不受顛倒之累則總書從中取利謂之撥花同一出兌也糧長與官軍互論使費此多彼少尚無定局糧長中即有奸棍串同官軍首先出兌故意多出贈耗使後來者不得不遵其例謂之做樣又各上臺承差朦朧上臺以爲兌事稽遲非催督不可承牌持票以催督爲名謂之押兌其實與官旗相爲表裏如去歲某縣官旗得民間耗銀百兩押兌公然分得二十兩是三種者皆官旗之羽翼也以外又有倉夫本對諸蠹往來媒孽其間無非奉承官旗魚肉糧長者非親官旗而惡糧長蓋如此則得利不如是則不得利此輩亦以利爲主耳官旗得此幾項幫手所以意氣日驕需索日橫於是有踢斛淋尖米樣以至三笆三湧三捧種種惡套又有餉厥蠹票著押伍長酒錢裝載船錢倒籬種種名色以至講兌則相爭如戰鬨通關則繁難如敕書弊日甚費日增又往往假借上臺之威靈以行之於是各處有司其賢明者袖手

吞聲而莫可如何其不肖者又因以爲利此更有口不能言筆不能書者即以舊歲漕兌舉其甚者言之如崑山一縣正米百石有加耗銀至六七十兩者去歲米價糙者每石六錢七錢今耗銀至六七十兩是正米百石耗贈亦百石也其糧長包兌收民間之糧則竟至每畝六斗夫崑山額米每畝一斗七八升今至六斗是常以兩倍餘贈一倍也聞之官軍運糧每米百石例六十餘石到京則官又有三十餘石之耗是民間出米三百石朝廷止收六十石之用也朝廷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其爲痛哭可勝道耶是以江南諸縣無縣不逋錢糧而江南諸縣官及各上臺無官不被參罰究竟於朝廷正供無益而江南州縣且日就貧瘠小民逋負不已勢必逃亡逃亡不已且有不可言者非朝廷之福也試思若留此項耗費以爲朝廷惟正之供則金花白折諸項何至於逋負官府何至於參罰朝廷何至於不足是今日朝廷理財第一大端治平第一大端皆在於淸漕運一事而淸漕運一事又不損朝廷一絲一毫惟在淸中間之耗蠹而已

淸耗蠹之法維何無如近日所議民收官兌之法初亦有言官收民兌者夫官民之間不可爲市且收米一項事甚瑣碎有修倉看守翻颺等勞蒸折竊取鼠雀等費官不能任勞勢必責之吏胥吏胥不能任費勢必責之糧長且日久弊生吏緣爲奸害更百出是官收之說斷斷不可行者況今日之弊在兌不在收何必更張而反生枝葉乎惟民兌則信不如官兌使糧長之面不見運官糧長之名不塡衛單允爲盡善但其間節目亦有當細講者如隨漕一項在明朝不過謂之墊潤米每百石二三石而止耳近年因京中交兌皆係河收兵丁混擾苦樂不等交卸頗難是以 聖旨亦酌有五兩五石之制究竟有漕之處不能遵行馴至極弊然聞去歲交卸已復倉收之舊每船止貲銀三十兩是每百石止費銀六兩又每船兌米三十石官旗多賞花紅本源既淸下流之拯救亦易易矣是在各上臺斟酌事宜或恪遵 聖旨或再量加務軍民俱安兩不相虧定爲畫一使各縣遵守無如向年雖有奉 旨之名實有倍 旨之實其官旗有爭執者須令親開一路衙門使費果係多少則其末立見矣隨漕既定即行文各縣照依數目立櫃徵

收貯足在庫兌糧之日照依定議每船五百石給隨漕銀多少或縣官對給運官或刑廳至水次給散或運官領米至郡刑廳領耗無不可者但務要糧長與旗軍不相見則其間爭執之弊自息矣至於派兌則不可使總書有權州縣官先將水次倉廒照依都圖編成字號自一號起至幾十幾百號止不書糧長名字照常徵收在倉運船將至水次上臺即頒鈐印循環號簿一樣二本分送各州縣凡係糧船一到即照依到岸日期註明在簿先到者爲一號次者二號三號亦編定號數更嚴限日期凡糧船到水次者幾日

之內卽要兌滿開行州縣官悉依限期急急兌米先自第一號倉起不必盡廒皆兌凡倉中有米百石則先兌三四十石挨次以至第二第三號週而復始隨兌隨滿隨滿隨開不兌不開者簿上有名上臺按册而知可以令箭提究如此則在糧長不至有苦樂不均之憂在運船無留難勒措之患總書不得上下其手州縣不至開兌稽遲且又可省各上臺差承押兌之費至便法也其若兌米時淋尖踢斛此因運丁人多勢雜積漸致然今法各州縣請於憲臺每處須發領兌牌十面或二十面州縣收貯俟臨兌時應幾船兌米州縣官卽發領兌牌幾面交與運官凡應兌者許執此牌然後進倉其無牌者不得混入混入者以違憲申文定罪自無以前諸弊又通關一事旣非糧長運官當面卽不必用通關然糧米交兌之數亦不可無憑則卽於兌糧本日交兌旣畢運官卽同印官於憲臺所頒循環簿上註明某日某號兌米幾百石足各書花押各用印記十日一繳上臺循環往來以便稽核如此則只一循環簿領兌牌上臺可以安坐堂皇而以前諸弊一槩自絕諸弊絕則蠹惡無可營生而奸宄息心奸宄息心則良民安業良民安業則

浮費省而正供足正供足則官無參罰而國計日以裕國用日以舒矣隨漕一事豈非理財第一事治平第一事乎此籌國者不待再計決也謹揭

除蝗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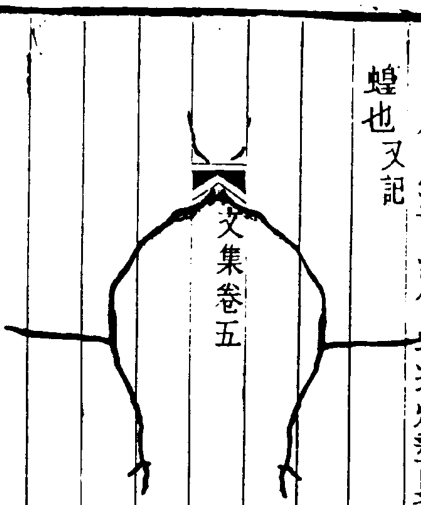
蝗之爲災其害甚大然所至之處有食有不食雖田在一處而截然若有界限是蓋有神焉主之非漫然而爲災也然所謂神者非蝗之自爲神也又非有神焉爲蝗之長而率之來率之往或食或不食也蝗之爲物蟲焉耳其種類多其滋生速其所過赤地而無餘則其爲氣盛而其關係民生之利害也深地方之

災祥也大是故所至之處必有神焉主之是神也非外來之神卽本處之山川城隍里社厲壇之鬼神也神奉上帝之命以守此土則一方之吉凶豐歉神必主之故夫蝗之去蝗之來蝗之食與不食神皆有責焉此方之民而爲孝弟慈良敦樸節儉不應受氣數之厄則神必佑之而蝗不爲災此方之民而爲不孝不弟不慈不良不敦樸節儉應受氣數之厄則神必不佑而蝗以肆害抑或風俗有不齊善惡有不類氣數有不一則神必分別而勸懲之而蝗於是有或至或不至或食或不食之分是蓋冥冥之中皆有一前

定之理焉不可以苟免也雖然人之於人尙許其改過而自新乃天之於人其仁愛何如者寍視其災害戕食而不許其改過自新乎故世俗遇蝗而爲祈禳拜禱陳牲牢設酒醴此亦改過自新之一道也顧改過自新之道有實有文而又有曲體鬼神之情殄滅祛除之法何謂實反身修德遷善改過是也何謂文陳牲牢設酒醴是也何謂曲體鬼神之情殄滅祛除之法蓋鬼神之於民其愛護之意雖深且切乃鬼神不能自爲祛除殄滅必假手於人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故古之捕蝗有呼噪鳴金鼓揭竿爲旗以驅逐之者有設坑焚火捲掃瘞埋以殄除之者皆所謂曲體鬼神之情也今人之於蝗俱畏懼束手設祭演劇而不知反身修德祓除殄滅之道是謂得其一而未得其二故愚以爲今之欲除蝗害者凡官民士大夫皆當齋祓洗心各於其所應禱之神潔粢盛豐牢醴精虔告祝務期改過遷善以實心實意祈神佑而仿古捕蝗之法於各鄉有蝗處所祀神於壇壇旁設坎坎設燎火火不厭盛坎不厭多令老壯婦孺操響器揚旟旛噪呼驅撲蝗有赴火及聚坎旁者是神之靈之所拘也所謂田祖有神秉畀炎

火者也則捲掃而瘞埋之處處如此卽不能盡除亦可漸滅苟或不然束手坐待姑望其轉而之他是謂不仁畏蝗如虎不敢驅撲是謂無勇日生月息不惟養禍於目前而且貽禍於來歲是謂不智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蓄積毫無稅糧不免吾不知其何所底止也

蝗最易滋息二十日卽生生卽交交則復生秋冬遺種於地不值雪則明年復起故爲害最烈小民無知驚爲神鬼不敢撲滅故卽以神道曉之雖曰權道實至理也自識



鎭江一郡凡蝗所過處恐生小蝗卽春秋所謂蝝也凡禾稻經其緣嚙雖秀出者亦壞然尙未解飛鴨能食之鴨羣數百入稻畦中蝝頃刻盡亦江南捕蝝一法也（又記）

是年冬大雪深尺民間皆舉手相慶至次年蝗復生蓋嚴石之下有覆藏而雪所不及者不能殺也四月中霪雨浹旬蝗遂爛盡以此知久雨亦能殺蝗也（又記）

桴亭先生文集卷五終　後學姚鵬圖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卷六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青浦魏令君德化記

戊申二月望前一日客有從浦上來者述青浦令君德化事予聞之不覺泣下嗟乎生民之膏血下盡於催科而死於桁楊桎梏者十六七矣顧猶有神君焉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如青浦者乎抑不病國不病民以德爲政者未之前聞而況以德化者乎因濡筆紀之令君姓魏氏閩人其起家未悉或云以明經授官者也始至三日阜隸以大杖請號君睨視曰焉用此

吾以德化民耳阜隸失聲退掩口曰何來此傻物已而吏請徵期君曰吾自有法乃數作十分分作三限月徵一分限完三之一絕火耗無分毫羨民喜皆如期屬至其及限者皆勞之以酒有不及限者君顰蹙謂之曰汝當笞矣笞則當以錢予杖汝其速以杖費完額稅民踴躍泣拜自此徵稅無不如期足額者十二月徵秋糧不爲限民舟車至者絡繹輸米訖則詣堂皇看令君至不能容案桌爲傾動旁一人忽失聲笑君呼欲責之民自請責因曰去歲以二十三石米僅交十石今竟得原數不損勺合喜極故失笑耳君貲之糧既足命糧長皆歸耕乃以十銀自隨呼運卒謂曰奉　朝廷旨糧與五米十銀具在是不奉　詔者惟汝所爲運卒相顧莫敢難大吏有哂其爲書生謂不克卒事者而君本年之課輒以最稱終催科未嘗用杖卒如其言或曰是特欲於催科中行撫字耳若兩造則循有刑措不用者而君於訟獄亦然每兩造具則溫言諭之如家人卽有曲直嚴諭之仍曲爲諷解令兩造皆心服乃已未嘗擬罪亦終不加撻罰邑素好訟搆訐無虛日畏縣庭費重多就兩衙決之自君之來民相率感動曰何事煩吾君訟艮已卽有

爭者訴堂上片言立決無分文費兩衙之庭蕭然也有城守某者感君德亦束其下不一與民事一日與從出會客坐談稍久別至門外輿從皆散去惟一小吏侍人謂君平昔不怒如此事且當用杖君曰若輩向恃官府多得錢故遭撻亦無怨今從我清苦無以養妻子若更撻之爲不仁矣若輩卽不來我徒步往耳遂徒步行不數武而輿從至亦不加詰責旁觀者無不驚詫以爲漢吏以來所未有獨舊逋尙未舉臺牒速之君曰民力已竭可奈何大吏急將自臨比君泣請曰民一受責錢皆歸隸卒公稅益不可問矣大

吏悟乃稍緩時海上軍行促餉者未卽應弁以遲誤受綑責以門扇自舁卧堂上君出署與同宿撫其瘡而泣曰吾累汝吾累汝然百姓貧貧奈何乃入署脫夫人笄珥悉索署中物詣質庫質庫如所請持銀詣堂飛歸所質笄珥曰民何敢典公物君怒曰若是則我誣汝耶汝不取物我不取銀民乃持笄珥歸君以銀授弁弁亦感德不敢取一錢去顧舊逋終無所著蓋此項多屬已徵爲官吏所蠹耗問之民則爲重徵責之官吏則不能應或謂君曰是且當設法君曰何法可設樂輸公助此欺天罔人耳吾死不爲也吾惟一去以謝　朝廷謝百姓耳百姓聞君且去如失父母號泣聚謀舉國奔走者累日乃盡棄青浦之俗工織布棉三斤織布一疋利率三倍乃議富室均出棉棉四斤三爲布資一爲織作費合青浦織戶不下五十餘萬家家織布一疋既成而售之價可數萬以其三之一償富室貲本而以其贏之二爲官償舊逋民不費貲而但費力議既定君曰是或可稍累吾民耳民於是合力爲經營無敢或後君在邑止飲勺水幾不能舉火民無所用其力詗知某月某日爲令君生辰乃合邑之數十萬人躋公堂爲令君稱壽知令君

不取錢皆齎食物凡黃童白叟樵夫牧豎咸負斗粟持疋布或柴一束菜數莖喧闐公庭如是者累日公固不取民皆負至公堂委之去或曰公將籍其可用者爲民補舊逋云予之所聞於客者如此友人曰此可以風世嗚呼此眞可以風世矣爲惡者未必蒙福爲善者未必得禍此眞可以風世矣

婁東形勝古蹟圖記

昔周公作周禮命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以知地域廣輪之數蓋善治天下者必使天下之全勢瞭然在目然後推而行之神而化之可以使一民一物無不各得其生而適其性其於治一國也亦然李德裕之鎭吐蕃也作籌邊樓圖地形於中與諸將士朝夕指畫謀議卒得治邊要領程明道之令晉城也一人爲盜卽知爲某村某人蓋講之者精而察之者素也晚近以來治不師古官如傳舍有司視所居之位若非其有身不下堂皇目不周四境一方之疾痛疴癢無關於心故或偶值誕節有所餽賀則惟遠購珍異重贄金玉其上者亦不過作爲詩文稱頌功德玉軸錦章輝映左右而已其於國計民瘼則兩不及念也惟吾州侯白公以無欲之心行無倦之治動必愛民事

必法古丙申十月爲公嶽降之期州之賢士大夫與四方之賢士大夫俱謀所以爲公壽者公聞而止之曰某不德不足以重煩諸君子無已則予固向有全邑地圖之願其爲我攷索繪畫俾日置左右以贊予治諸賢士大夫皆曰諾乃博稽傳誌廣詢父老爲太倉州邑全境圖列之於屏經營凡旬有幾日蓋州之形勝險易無不識也田疇之高下水道之通塞無不紀也以及名人雅流之園林祠宇忠臣孝子之室廬墳墓無不周書而廣錄也圖成因捧觴以進公公閱圖而喜曰吾今而後益知所以治婁邑矣吾東按圖

滄海之濱固閭之術存焉西望玉峯太湖諸水之所自來也南指婁江何以使劉夏之功再見於今日北顧七浦則尾閭一綫未可再塞也其若忠臣孝子之室廬墳墓何以表而葺之名人雅流之園林祠宇何以憑而弔之諸君子之所以贊吾治者至矣將復觴於諸士大夫諸士大夫復進而前曰屏之繪公之命也雖然今日之事願有以壽公也夫太倉之境南至於嘐北至虞邑東漸於海西及於鹿城廣袤凡百餘里其間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繁衍人物之衆盛此圖之所得而繪也士女之謳吟父老之歎息田夫野叟之播揚而稱說此圖之所不得而繪也某等願以圖之所繪者贊公之治以圖之所不得而繪者頌公之壽其可乎公說於是諸士大夫皆起酌酒以爲公壽而乘桴之野人亦得以布衣隨諸士大夫之後也因援筆而爲之記

太倉州侯大城劉公申講鄉約碑文（代）

吾婁爲濱海之國土厚而水深地宜木棉饒魚蛤萑葦之利其民俗湻樸篤親親重犯法凡供輸貢賦及期會徵發皆率先莫敢後守茲土者號稱易治自兵興後稍困徵輸俗以彫敝　新朝起而拯之賦役之

額以萬歷初爲準民稍稍有起色矣已亥之役海氛忽動因而設防措餉婁遂爲邊地瀕海設厲禁魚鹽萑葦民不敢措手足歲復不稔調兵急餉之符又朝夕下民相顧莫能應不得已而用追呼而追呼愈急則愈不能應也乃至棄父母妻子不養甚或拆賣墳墓攻訐親黨以辦賦役其黠者則乘時爲三窟冤作奸犯科磨牙吮血蓋昔年敦親奉法之意楞然無復有矣或者見之以爲婁之民若是其放辟邪侈無不爲也而豈知其無恆產而無恆心以至此哉大城劉公來是邦庀政事問風俗慨然作而歎曰民俗之不

古由敎之不率也敎之不率由養之不至也而養之大者莫如賦役乃更定舊法繁者簡之數者疏之甚者易之未三月而政聲作民如始舍之魚圉圉然處更生矣公曰未也螟螣未除嘉禾不茂乃去其害馬者而階前三尺凜於春冰民又洋洋然歌樂土矣公曰未也夫病之急者必治其標及其邪之旣去則務休息而安養之參芪粱肉以補助之夫鄉約之敎亦吾民之參芪粱肉也其可緩乎於是舉鄉約之舊而修明焉每月朔望鄉城遞舉公單車就講惟意所適進父老子弟諄諄警訓有大事則周諮於賢士大夫如修樓櫓除坍荒濬水道施醫藥之類皆飭縮工用如庇家事嗅咻疾苦如抱痌瘝一國之人皆感激奮迅願洗滌肺肝以報我賢使君父老至欷息泣下以爲吾婁數十年前風俗固自如此不虞今日復見之也因退而謀立石以紀乞序言於予予惟鄉約之法卽周官三物敎民飲射讀法之意吾州前此賢侯如四明錢公三韓白公皆舉而行之民未嘗請立石今茲之請立石何也噫嘻我知之矣錢公白公之時風俗尙厚如初病之人元氣未散進以參芪粱肉彼固不知參芪粱肉之爲功也今則尩羸一息旦夕不保

起死者而生之無異於溝中之瘠一旦而得大還宜國人之涕泣歌舞而欲垂諸石也不可以不紀於是乎書

丹陽二孝子記

丹陽之東南五十里有地名荆城港里人王國相者頗饒於貲有幹才同里虞翔尤驍桀善訟不相下始議爲婚姻旣而不果積不能平翔遂結里中羣不逞爲十三太保以刼制國相國相不爲動翔益恨乘國相醉歸與其黨伏暗中邀之殺而投諸河此順治乙未年事也時國相妻虞氏有二子一女長洪元方六歲次福元方三歲女及期而已孤寡訴於官不能直翔視二子如孤雛腐鼠不爲意已而二子年稍長家貧落力耕事寡母知父前仇期必報或欲與之婚曰吾有父仇婚則念家室誰爲復仇者遂俱不娶康熙庚戌洪元年二十一福元年十八矣母虞氏病篤呼二子曰汝父爲仇殺汝兩人所知吾含痛不死者欲見汝兩人復仇耳今病且死大仇未復雖歸九泉目不瞑二子泣受命願捐軀復仇成母志母曰汝苟如此吾何憂撫其女曰此弱妹幸早嫁之二子諾母遂瞑二子治母喪合葬畢卽擇配嫁其妹召工鍛二利

斧㩅身旁曰吾以碎仇腦耳辛亥二月二十九日爲其父被殺之辰二子殺雞祭墓并禱於神懷斧以往時荆城方賽里社設高臺演劇男女觀者如堵翔從樗蒲歸獨酌臺下伸足踞坐旁若無人二子至驟斧之翔驚起大呼二斧交下頃刻立斃旁觀者駭甚優場皆輟圍而責之曰若奈何白晝殺人二子曰若輩無恐吾爲父報仇耳仇死吾兩人卽詣官不汝累時里中父老多有知兩家事者曰若眞報仇耳無與地方事二子遂詣官納斧自首縣令方公出聽其事者爲縣尉某尉初無心見兄弟爭死且迫公論謂孝子

曰若孝子以一抵罪足矣何必兩遂遣其弟攜斧歸已而諸太保懼連及嗾虞氏入縣尉金必欲并罪福元尉追福元鞫屍於場驗斧闊狹有二欲夾福元足福元曰父仇旣報死固初心無勞訊鞫乃并入福元罪昕虞氏惡黨俱懷利錐欲刺二子丹陽人咸怒驛中戌卒聞之曰若孝子奈何使被困一呼而集凡數百人皆拍手譁譟諸惡黨懼不敢動城中諸紳士聞之亦咸敬二子作詩文投學博致縣令令義之具文以實情申各臺祈免死獄未具同里蔣仲初作雜劇傳其事予讀之歎曰世之復仇者多矣然出於十七年之後又耕農不讀書且兄弟同志皆不娶視死如飴雖古之蘇不韋何以過焉抑其母能教二子復父仇沒身不忘亦賢母矣因以爲記

（此與堯峰文鈔所紀黃孝子事互異姓名年月亦不同此作王堯峰作黃虞翔堯峰作虞庠辛亥二月爲康熙十年堯峰作十一年四月殆皆傳聞異辭未知孰是葉裕仁識）

陳母王孺人守節紀略

吾婁郭子人一義烈士也所居東濱海讀書守志足跡不入城予友張元樸嘗稱歎其撫孤一事予未之悉已酉二月老友吳讓之以一帙見投屬予作傳則卽人一與其兄斯士所紀節婦之大略也予謂節婦

未亡未可作傳亦仍爲守節紀略以俟後來可耳節婦之夫兆先固浙籍祖父徙婁之劉陽堡遂家焉娶郭氏卽人一之姊兆先性俶儻不矜細行諸內兄弟中與人一尤契厚中年因家難亡命北走京師辦事三輔未幾國變兆先固多才善結納仍以舊資爲通州倅與觀察陳公自修通籍今江南藩臺修公亦雅重兆先稱兄弟焉修公先到高唐兆先入其幕殫心佐政修公倚之若左右手時元配郭氏先以亂死遂於維揚繼娶王氏卽今節婦也歲甲午至婁以王氏倚郭氏昆仲而復至高唐修公固豪於酒兆先每與

痛飲遂得腸疾歸婁就醫卧人一圍亭中竟以疾殞時王氏甫十七歲孤雛龍兒僅币月未卒前一日兆先呼人一至榻前以王氏母子屬之且授以片詞曰託孤天下難事人一獨易人一固血性男子也王氏能守則守之不能則聽惟留龍兒存陳氏一脈耳問所遺則囊無一錢蓋兆先素豪俠有所得千金立盡絕不以生產爲事也人皆爲人一難之人一曰兆先知我且人已沒而卻之不義乃竭力爲營殮事以王氏少俾母子依孀姊以居且慮其無朝夕資爲多方理宿逋置田二十畝以給衣食孤善病則百計求珍

藥以活之兆先之族有利孤死而并嫁其母者謀將鬻之氏藏刃襟帶間以死自誓謀遂寢人一於是始知節婦志然念終非久常計乃攜孤兒持田券詣州求判牘歸陳族陳族避不納氏所居去人一十里薪米之費皆人一朝夕遺之如是者歲餘適觀察公有書至言氏母子宜權歸母家乃資送還維揚維揚之俗素不事女工而氏之父母又素貧力不能給二口稍稍以衣食爲言氏曰無庸予與郭氏兩孀俱女紅勤苦早習之矣乃夙夜織維以自活然終不能給無何江上有警父母親戚咸謂曰揚城旦夕不保汝年

少將奈何孺人泫然泣曰大人無慮但善保孤兒階前三尺地是兒死所也父母終不謂然令鄰嫗委曲微諷氏發怒引所坐木杌提之嫗失聲而逝父母知不可奪乃聽之每歲則走一力至婁取田租時婁洊饑所出租不能供賦役人一必借貸以遺之曰我以成婦志如是者數年或謂人一子竭力爲陳氏數年中陳氏母子且不可保矣人一曰吾知不負兆先不知其他顧亦竊心念之以爲維揚風俗頗不尙名節一母子豈能力砥頹波耶歲戊申乃同陳氏舊僕走維揚親訪之至則王氏荊釵布裙儼然老節婦龍兒

明發年且十三駸駸露頭角矣見人一如從天降不禁悲喜之交集也拜且泣曰君活我母子微君無以至今日又令孤拜且撫之曰昔年君家昆弟常慮我不克終今我不足慮矣奈此子何蓋慮其不能成立也又曰兒父淺土在茜兒父之父母亦在茜吾母子終當歸茜耳雖父母恩不忍離然義在陳矣其明大義如此人一歸爲鄉里道其詳且與其兒斯士同筆而紀之予既讀二君所記又參以老友吳讓之朝夕所見聞不覺作而歎曰嗟乎託孤守節天下兩難事也託孤如人一可謂不負兆先矣然人一不負兆

先而寡婦或負人一則不成美譚今守節如氏可謂不負人一矣抑有託孤之人有守節之母而其孤或不克自振則旁觀猶未免爲扼腕乃閱孤兒能讀書知母氏勤苦三善咸備玆事可謂無遺憾矣所可憂者當此困阨之時或艱於成立而又閱觀察陳公右藩修公時時夘翼之近且有一二百金之贈則他年成立之難又何憂哉又何憂哉於此知不特人一爲義士王孺人爲節婦明發爲佳兒而兆先能知人取友亦非常人也可以記矣

書黃孝子尋親紀程後

予讀歸元恭黃孝子傳旣爲之跋其後矣今讀孝子自記尋親紀程蓋不勝喟然有感焉孝子家庭之庸德自溫凊定省怡聲愉色而外無餘事矣然已幾幾乎難之至不幸而値人倫之變如曾閔諸賢則古今尸祝以爲純孝其若勢有不能爲力有不可勉雖聖賢不以之責人不强人以所難也如端木黃孝子之事其兩親越在異國其相去萬里干戈載塗虎狼塞道使孝子卽不往尋而終身哭泣思慕以盡其心志此亦聖賢之所不能責矣抑更有進者孝子有子尙幼聞孝子之行也其內哭而送之曰君之尋親固爲孝矣今子尙幼倘君不歸則誰更如君者言絕沈痛而又本於禮義使孝子念宗祀爲重欲行中止又誰復以不孝責之而孝子終已不顧毅然就道今觀其所紀道路之遠跋涉之艱經歷之險嗚呼自天地開闢以來出萬死一生以求二親而百折不回卒如其願孰有如吾孝子者乎藉令孝子志雖堅力雖竭而所期竟不得如其願此亦無可如何之事而孝子竟得如其願於此見天道之報施雖極紛紜變亂之中固纖毫其不爽也吾婁舊學博文介石先生者固滇人也以世變隔絕不得歸今十年矣孝子至滇知介

石先生所居城且屠而家獨以世積善得闔門無恙以此觀之人患不孝不患不能出其親於險阨患不積善不患不能全身家於亂世其尙勉之哉

書淮雲問答後

儀幼不敏承先君子之訓頗知好尙見當世科舉之士雖誦讀孔孟而悖戾師說恣行非義心卽自恥有不欲苟同之志顧所遇多厄無賢師良友相與講明訓正弱冠以來漸日放廢泛濫詩文旁及元釋間從一二豪勇習擊射兵戰之法倀倀無之坐耗日月不知凡幾矣自是以後益遭事變操心慮患匪朝伊夕

每遇譏訴毀生怨謗交作輒呼天自明困窮抑鬱中往往見己心與天心相通處既而思之曰豈惟我心凡人心皆與天心通人苦不自知耳因謂孔孟言仁從來註說甚衆不如人心天理四字明白確當自是始識得一仁字至丙子友人虞九江兄以了凡功過格相約儀心甚愛之已而覺其儒釋混淆本末顛倒揆之義理多有刺謬乃創爲格致編并約友人聖傳盛兄言夏陳兄爲隨事精察之學當此之時亦第謂讀書行善儒者之常初未嘗知人世間有所謂道學一途而亦不敢謂聖人之可以學而至也從事一兩

月用力頗銳四書傳註常若有人從耳旁告語者一日方途行忽悟敬天三字爲聖門心法胸臆之間如撤去牆壁一時驚喜不知從何而來明道所云吟風弄月孟子所云手舞足蹈未可以言語相喻也自是又識得一敬字由此知天下之人無一不可爲聖賢惜乎有其心而無其法耳三月望後諸兄咸集儀齋互相講貫時虞九兄尙兼事釋學各執己說相持不下翌日儀更作書論動靜之理言夏賦詩相答且告諸虞九力正其謬虞九亦奮然抉去一時之間四人相對純如也四人之中言夏天資又最高每與儀橫經坐論並榻卧語有不合輒相對質難及其合也相悅以解蓋不知言夏之說出於儀抑儀之說出於言夏也儀嘗謂言夏曰古人之中契厚知心者有之未必相從而講道抑相從講道者有之往往挾持私說分立門戶求其虛心從理舍己不吝如吾兩人蓋未可多得耳言夏亦以爲然由是相勉不倦戊寅又得友人錢兄蕃侯夏兄玉汝江兄升士王兄登善皆篤志求道勇於自修言夏更爲考德課業二錄以相稽核稍稍擴充之每旬日必相聚論學雍容竟日暇則課文習射風雩詠歸蓋駸駸乎有鹿洞鵞湖之樂矣

冬儀遭家大人之變寢處苦塊不敢與聞德業至己卯夏言夏諸兄有淮雲問答之輯儀以居憂不敢聞命諸兄相强勉爾涉筆荒迷日久不知所云顧視諸兄如在天上秋間言夏輯而錄之又從而爲之序曰以存始事用識不忘印溪尊素曹兄有志窮理盡性之學聞而樂甚今年春亦與其列嗚呼盛矣聖人之道自程朱而後絕續者幾五百載降至今日蓋不知仁義爲何物强而語之不以爲迂則以爲怪而諸兄乃津津好之又從而擴充之雖由此而至於開來繼往亦奚難哉憶昔幼年之時先君子教儀書曰讀書

論者則嗤此論夫聖人之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陰陽無二氣人無二性聖人無二道則學者必無二學苟人執一說家樹一幟則屢變之後紛呶愈起其必至猖狂妄行肆爲隱怪使後世之士疾理學如仇懲噎廢食未必非諸前輩之過矣夫大學之外有何宗旨自古二帝三王以至周公孔子無不從此中致力無不從此中入手而後世之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者乃顧欲淩而上之歧而二之叛而去之無怪乎後世之學術愈多而大道愈晦也天下敗僻之行皆起於人心之不

明人心之不明皆緣於學術之不正是故學術不正則隱怪之人作又不幸而其才足以濟之一唱百和鼓簧斯世由是以及於鄉國由是以及於朝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積漸之久而至於上干天心下累民和以致水旱疾疫盜賊兵火馴致大亂揆厥所以豈非率由隱怪之流學術不正以至是哉夫中庸之旨始於中和而其究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知一人之心術其所係於天下萬世者蓋不小矣既知從事斯道而不能體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實以三達德行五達道成功於參贊位育

成聖賢古人之學讀書中進士今人之學又曰汝今年十六當思宣聖志學何年讀聖人書所學何事儀時方少未甚深領今日讀諸兄問答殆眞所謂古人之學聖人之事矣而先君子又不及見嗚呼其可痛也夫其可痛也夫庚辰孟春識

書吳白耳贈言卷

癸巳春二月如皋吳子白耳過婁譚道與吾黨諸子共論格致之學將別吳子請於諸子曰古者朋友相見必有贈言之禮今矛將歸矣諸子豈無一兩言爲予終身之勗者諸子因各書兩言贈之予無以爲贈

亦書兩言曰工夫依大學道德在中庸書畢吳子更請述其大要予惟吳子之學程朱之學也程朱之功在於表章大學中庸二書以爲學者入德之門以昭聖賢功用之極今天下之於二書自天子以及庶人凡八歲入小學以後亦靡不誦之肄之講之述之矣然童而習焉皓首而莫知其故無論耽逐華譽汨沒科舉者徒以二書爲取富貴之資即古今以來號稱大儒其於二書之旨固已貫串靡遺而往往以好奇喜新之故另立宗旨別樹門庭一理之中千歧萬派至於近代尤爲紛紛不一執此說者則非彼說持彼

則與夫日讀大學中庸而不知其旨徒以爲取富貴之資者何以異哉吳子能爲程朱之學能讀程朱之書者也故因贈言而更爲述其大要如此

跋滇南文介石先生戊子講義後

此滇南先生戊子之講義也去此已六年矣今出以示吾黨無一字一句不可反之身心無一字一句不可勗之同志則知吾黨今日舍誠恆敬三字亦何以哉不但今日卽去此而百年去此而千萬年舍誠恆敬三字亦何以哉雖然言之非難行之爲難傳之非難習之爲難自戊子去此曾幾何時吾黨之能以誠

恆敬自勉者蓋亦少矣然則自今日而往倘復如戊子之至今日豈所望於吾黨哉願與諸同志共勉之

跋如皐吳翼菴東會語

如皐翼菴吳子生於安定講學之鄉湛深於程朱正學誠所謂豪傑之士也與予神交十五年今始來婁諄諄以講學相勗在昔南宋之時講學之風大昌而識者猶謂必係籍聖賢然後可以講學況以儀之藐末而又當今之時處今之世哉雖然吳子之盛意則不可以不承也爰告吾黨續申歲會而吳子乃欣然不憚告誡且出會語以訓之儀與同志讀其言率皆

見前實地指點從此下學卽從此上達可謂一以貫之矣夫講學者所以祈有得於身心也亦非特一己之身心將以使天下之人皆有得於身心也使天下之人而盡如今日則所謂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者非卽此而在乎不然而欲以講學爲名高吾恐朋從愈多而眞意愈少也

谿南存稿題辭

予嘗戲與友人言制科之文所講者古人之德業所衍說者古人之言語世乃謂之時文詩文策議所詠歌者目前之光景所敷陳者目前之時務世乃謂之

古文何相反也然世之作制科文者古人之眞意不知高置何所窮極妙麗務爲趨時作詩文策議者雖賦詠目前而往往能發抒其胸襟性情猶有古人之意則世之謂制義爲時詩文策議爲古或以此也雖然卽詩文策議而能發抒其胸襟性情有古人之意者蓋亦少矣吾友簡菴陳子則眞其人也簡菴自壬辰來婁才情風雅輝映一時顧交者戸屨恆滿而獨與予及太原昆仲爲莫逆交蓋彌久而彌篤也今年冬去壬辰已六載陳子忽馳書示予古文詞并乞爲序嗟乎予寂寞之人耳簡菴以肆應之才無往不可

試其鋒鍔而獨留連致念於天涯寂寞之友然則陳子精神之所存蓋有游乎寂寞之鄉者歟谿南存稿十一篇此陳子偶刊以問世者夫陳子之爲古文詞亦多矣而其所刻不過數篇又多悲涼感慨紀述先世之語卽策議亦梓其應制之作然則陳子之爲陳子可知矣陳子豈欲以古文見稱於時耶蓋將使當世之人因陳子之文而知陳子能發抒其胸襟性情猶有古人之意是則陳子也已

石敬巖傳

石敬巖予所從受劍槊之師也崇禎癸酉平湖沈公

萃禎備兵吾婁時江以北海氛日甚沈公留心武事聘東南技勇練兵教士敬巖應聘而來同時來者有曹蘭亭趙英及少林僧洪記洪信之屬獨公稱最自曹以下皆推服年已七十餘猶力舉千鈞盤舞丈八矛能跳虎躍觀者皆辟易有程某者徽人亦善梨花槍妒公憤言於衆欲與公較公與期日角技前一夕程忽遁去予念時事日非倘一旦出而用世則兵革之事所不能也乃延敬巖而問技焉三年中頗得其術甲戌流寇躪中都圍桐城公所與游壯士趙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公與俱公辭以老英曰我輩平居以公爲膽公不往我輩何所恃遂强公行二月十二日追賊於宿松賊伏山谷中空城以誘我師輕追賊伏起斷中堅爲二文達死之公與英猶未食分左右奮擊自辰至晡殺賊無算英馬蹶被執公大呼往救槍鋒所及無不披靡圍散復合者數已而槍折馬斃公揮短刀步戰猶力殺數十人至死不仆初公與予論馬槊謂馬上槊猶馬上箭對壘抹鞦乃可發槍若分騌者全恃馬力倘敵馬力强能折人槍故馬槊以渾鐵爲貴公之死卒以圍合敵衆槍力不及而賊馬又甚强皆如其所論云死之日皖人異之招其魂

祀之余忠定廟下吳人陸嘉穎賦詩哭之買隙地具衣冠以葬太史海虞錢公爲之作石義士哀詞并序其事焉公常熟人名電先世爲元大臣國初抑之爲貧戶太史謂元時丐戶者誤也萬歷中白茆薛四鬚以鹽盜爲橫於海海虞令耿公橘陰募力士數人斃之公其一也應募之日耿公畜之署中自敎以擊劍之術故公之劍實耿公所授已酉從都清道陳監軍征兩江黑苗公被重鎧先登揮三尺鐵入萬衆中遂破同安諸寨以功至都勻參將尤精梨花槍與河南李先復同師傳而公技更勝游少林伏牛五臺皆盡

其妙槍法遂爲江南第一嘗見其所論萬派歸源者千人中可獨出獨入昔唐荆川與俞將軍天被論槍風月樓所言圈槍特小小手法耳據以爲學之三年洵英雄欺人也游山東韓晶宇中丞聘之敎子與浙人劉雲峯同學倭刀盡其技故公言步戰惟長刀最勝當馬蹵步鬬時公仰天歎曰使吾得長刀一賊不足盡耳卒以器械不利以身與敵悲夫

毘陵蔡仲全先生小傳

毘陵一郡以天文律歷皇極性理疑難之學著稱於時者人皆知有蔡仲全云仲全諱所性居毘陵城西

山林里相傳爲晉司徒道明蔡公之後世以耕讀爲業少時諸同人皆習制舉業仲全獨喜觀綱目性理及先儒語錄十四五嘗和其先人仰懷公東溪詩有若得臨深不愧影春光風浴可從遊之句識者知其後必以儒行稱十七八見閩中顏茂猷以五經中式遂奮然欲效之力通五經每小試輒揮數義然是時制科法弊遊庠序者非賄賂請託不可得仲全又力持古道以爲進身之初必不可由詭遇寍受擯毋捷得人皆笑之仲全泰然不爲意焉申酉間遂絕意干祿足迹不入城一意讀古家無書每從人借讀嘗得二十一史日讀一本計四百八十日而徧畧皆上口凡天文歷數律呂皇極洪範壬奇之屬悉不由師傳仰而閱俯而筭讀而疑疑而復讀不能遽通則擲書於牀縱步田野間或立溪流樹影與樵夫牧子互語忽一意悟到倉皇奔歸索書急讀則古人之意已豁然矣如是者數年始入城憲副岳虞巒方註易與語大奇之留共參訂每歎不及同時有一菴升書二馬子者邃於理學一見相得甚歡引爲性命交朝夕切磋庚子徒步三百里訪予於婁婁中諸賢與仲全接席者無不咋舌稱歎仲全歸益以絕學自任其族人

靖公進士聚友數十人從之講五經同異仲全南面踞高座言如河漢聽者俱屏息或問有可否則務取理勝相掩不以辭長也一時縉紳名流及聰明傑出之士皆樂與之遊仲全悉出其胸藏無所吝毘陵明天文星歷律呂諸家如二馬子楊爾京龔武仕之儔皆仲全之切磋爲多性至孝友父仰懷公病目仲全日以舌舓目病結以指導其糞母章氏姚氏之病雖厠牏之屬必躬必親居三年喪蔬食異寢如古禮有姪中年逝爲養其孤寡修脯所入輒代其弟完逋賦子荇能讀書力耕養父米鹽之事一切不問也與人

亥和易善笑語如醕醪之醉人毘陵城中人士好學者見先生輒迎致如洛陽故事家有行窩每入城隨意所適無專舍貌樸好野服人與乍接多忽易久乃益敬常遊西泠達官見者不爲禮語一再接驚趨下座再拜稱謝呼爲先生顧又有機權遇事能談言微中酉戌之際有大盜高三倭者官兵莫敢近仲全往說之三倭立散其衆詣城中降里中人卽素有城府與人冰炭者見仲全無不立化也同人咸比之邵康節以爲性情作用皆近似至於人讀易書難仲全讀難書易則又與宋之西山可比肩稱二蔡也

野史氏曰仲全眞風流人豪也哉古昔之士以布衣雄世者往往而有若近代則諸生以下鮮能自立卽有以翰墨遊公卿間者此妾婦非丈夫也仲全深居田野以博學名動一時衣敝緼歷朱門雄辨高談傾服四座時人以比康節西山夫豈過哉

張子威小傳

張子威諱世維婁之璜涇人家世農賈有隱德子威生而岐嶷性沈默寡言不與羣兒伍其祖與父咸器之令遊學州城因從先君游時從先君游者皆彬彬文學之士聲稱爛然然每羣聚笑語輒有飛揚跋扈之氣子威獨終日下帷斂膝危坐讀書窮晝夜不倦有所論說皆默識於心先君深敬愛之嘗曰子威志篤而氣靜非聲華之流所能及也旣而試輒不偶子威作而歎曰吾讀書學古人耳何用屑屑名利爲乃棄舉子業歸璜涇隱居授徒教子弟以孝弟敎鄉黨以忠信里中之人皆化其德間亦操子母學賈人術而性不喜言利有所得輒隨手散去轉益窘子威亦不以介意未幾海內亂子威之家燬於兵火乃就委巷中僦廛而居門庭蕭然几案淸絕壁間惟古琴一張牀頭書數卷子威偃息其中妻孥熙熙雞犬閒閒

雖古桃源中人不過是也暇則一瓢一易賣卜於市得錢輒沽酒飲飲輒醉醉輒就枕嘗謂人曰吾於世無他好惟醉鄉睡鄉差足樂耳是以鄉之人無不知有子威亦無不樂與子威游者而子威固泊如也子威有三子皆嶷嶷成立善事父母次君仲芳尤秀敏工詩文能琴更精繪畫子威小像卽其繪云

如我老人傳

如我老人者吾友無競龔子之尊人居州之茜涇諱之鵬字程侯其先自宋高宗朝始祖諱猗者爲殿中侍御史扈蹕南行自汴來吳有銀杏枝觸舟取以插

地祝曰吾卜居茲土子孫昌者銀杏當活已而果活後大如車輪又遇異人授以靈草使療疫得活萬人因號遇仙公公之子有安寍定三派皆代有顯者而世所稱安節公即定派也安節公自金川著節後歸隱於婁居雙鳳里彥和公始遷茜溪爲州之七都族姓繁衍人稱爲龔巷數傳生公幼穎敏受業於先達虞淵姚公數奇不遇乃棄舉子業以治生課子爲事七都故沃壤公率僮僕力耕其間家稍稍給遂以其餘力闢圃一區顏曰拙圃自稱如我老人築書室曰花蕚傍更治小屋十餘楹前後雜植花木中延兩臯比課子每花月之下賓朋過訪輒圍棋論文流連浹日好以家醞醉人不極歡不止族人有誚公爲迂者謂公何不廣治田宅爲蓄積計公笑不應教其子愈力子三人長挺即無競次抗字與參次拱字向辰遂先後補博士弟子挺悙樸有古人風善古文辭抗工詩饒魏晉丰格拱篤學孝弟皆與予及嚳士言夏結爲世外友挺之子嶸亦弟子員從予游予因過公之所謂拙圃茂林修竹清池環匝老梅古桂偃蹇兀傲公之祖孫父子讀書飲酒嘯詠其中眞足樂也村之中環而居者多翁之族姓田宅相亞雞豚相接歲時

伏臘歌呼歡笑亦何必昔人所謂桃源耶今年甲午公壽躋八十長身鶴立方瞳綠睛行不扶柱杖燈下能讀細書與人飮能終夜不倦予嘗叩公致壽亦或有術乎公謂無術特龔氏固多壽因歷數有遷齋公者與沈石田友壽八十九伯母沈壽九十三其餘七八十者不可勝記而公之兩尊人亦俱享耄耋非桃源何神仙若此之多耶或謂遇仙公實以陰德起家故其後多壽理亦宜然時公之族姓及諸同人皆將爲歌詩以壽公而弁欲乞言於四方之賢人君子儀不揣先爲之傳以傳述其事

海烈婦傳

余讀歸震川先生集見所書張貞女死事貞女固吾郡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嫗多與人私不避其媳貞女醜之竊誡其夫亦時時幾諫客客父子不省反以語嫗嫗怒與羣惡少謀欲併污之姑一嘗試知不可犯乃共謀殺之鞭箠刀斧無不畢具貞女被慘毒以死震川至安亭悉其事適時又有欲緩其獄者震川爲呼籲士大夫間主持公論不遺餘力嫗惡少始得擬罪死獄中嗚呼女子之死節猶士大夫之死王事也士大夫讀書知禮義求其能死王事者千

萬之中未可得一二而里巷之婦人女子能之可謂表章揚扢非我輩事乎康熙丁未正月二十七日常州毘陵驛有海氏死節一事氏徐州人固小姓夫陳有量孱弱僅知書貧不能活時海族有爲松江營弁者往依之値他調又往江陰依姪永潮潮營兵也復不能活乃轉至毘陵謀便道歸僦屋半間爲權寓計有惡少楊二二者故酒家傭卒見婦駭曰此何爲者貧而麗殆奇貨可居耶乃故與有量暱貰以酒食亦稍貸其乏計得間而婦深自引匿無由款接復與有量飲血神祠結兄弟歡始得以叔嫂禮見一日有量出

二乘間挑之氏厲色疾叱二倉皇遁已而悔曰吾利其姿耳與若夫交甚無謂且屢貸未償將安底乎會水涸糧艘滯集肆前取酤有旗丁林顯瑞者與二狎二導之窺婦林魂魄蕩然不能禁語二曰若何以教我使得一近誠死無所恨二曰奚止得近若誠聽我策且使入穀終身爲若妾矣彼徐州人方謀亟歸汝能賃若傭納諸舟中惟汝所欲爲也林大悅二乃復招有量紿之曰兄欲歸久矣此間有便舟甯用附之耶有量曰甚善顧無貲奈何二曰弟爲兄謀不必出貲且可得錢償諸負資斧咸取給嫂亦得安歸有量

大喜請策安出曰有漕舟主人覓傭書者兄善書此一機會也有量諾之得聘金三二算償諸負三金立盡歸語氏氏問誰何有量以林告曰是頃與二同過我者耶彼往者目矚我其意常在我也且二匪人其所與必不良不可往有量亦疑然金已散莫可爲計婦終期期不可林囑衛弁以誤運遣卒督有量夫婦登舟居第三艙氏益韜晦不得見林復謀諸二二曰夫在故也林復以廿金付有量令往蘇市簣纜且曰若有贏即奉爲行資有量以語氏氏持不可聞外方呼登舟急一小艇泊艙前有量不得已奮袂出疾棹

而去故事糧艘行必祝金龍神演劇於臺是日林欲挑氏乃泊艘於臺傍豐治酒饌命所私二舟人婦叩扉餽氏曰頌神惠也氏投卻不納復垂簾船門請觀劇氏闔扉不一觀復顧二曰彼戲且不觀奈何二詭林曰世豈有婦人就男子者吾與君致之舟餘豈能相助君健男子乃不能制弱骨耶林大然之亟歸使二婦持白金五錠列案間語氏曰此林君權以奉娘子者他日出京口過維揚當再市珠帛爲娘子歡氏怒揮其金毆二婦出詈聲達於外林雖知不可然終以楊二之言爲然夜二鼓穴艎板以入掩其睡也見

氏方危坐大呼殺人舟人雖聞屏息不敢問持之急聲愈厲驚寤鄰艘或呼曰林某林某何爲者彼既不願林某何爲者林沮喪退微聞哀泣聲又聞窸窣聲已而寂然揮二婦視之投繯就瞑矣時年止二十有一也林皇遽謀匿尸米中俟隙沈於河禁舟人無上岸越三日念有量且歸林之弟行四建議懸十金募舟人能死有量者長年藍廷欣然應募得登岸卽持金密首於監兌司李朱公公閱牘大驚燒燭傳經歷授以牘戒必得賊經歷君者名明素多智時告密者方匿且糧艘如櫛無從拘獲乃亟趨官所發篋得受兌籍

載某月日衛弁雷播霞名下旗丁林顯瑞米若千石曰得之矣啟城門鑰呼弁於夢寐紿之曰適奉嚴檄某艘匿逃人盍往勘弁悚懼如約偕詣艘呼舟人點名至顯瑞曰此逃人也衆方愕眙林亦肆辨忽燭光燈影問藍廷躍出林驚曰汝往蘇那得在此經歷以牘示之知事敗語塞就縛次晨以白金一斤啗經歷且自己實與婦姦其死者由舟人婦醜之也冀以和姦得減死且祈緩獄經歷怒投金於地疾往驗尸藍廷從米中舁出玉色如生氣勃勃若怒狀衣外稍完好餘盡鶉結而凡袿袨上下裙衩袒袜皆連綴密縫

牢不可擘蓋有量去後自紉以備倉猝者也萬目環視閧然稱歎至有泣下者林乃不得以和姦爲解如法論斬獄既具上之司李覆讞無異林復賄衛弁爲投牒代辨言氏死反目且漕限迫領運者難猝代司李執不可遂通詳上官林弟四走淮安屬其兄三且告總漕如弁指希促運提質反覆緩死而司李申詳已達如詳論罪三憂懼嘔血暴卒林計窘悔愧自怨述氏前後堅貞狀以告同獄故外人流傳益悉更恨誤聽楊二衛不令獨生適有量吳門已歸江陰營兵永潮亦至連控二二逸捕獲之與林同質林堅質爲

二所誘加嚴刑比出就獄永潮奮長錐刺之市人不平者以萬計咸共毆二二哀號宛轉入獄卽死輿論快之士人競捐貲立祠擬肖像啟其棺已七十餘日顏色不變觀者咸詫以爲神祠在常州西門毘陵驛畔俗所稱龍嘴者是也一時爭相歎頌題詩者屋壁皆滿自達官貴人以及窶人乞丐無不趨拜瞻仰捐貲恐後亦足以見三代之人心矣嗟夫予因之重有感焉烈婦之事與嘉定張貞女其不幸同其死同其志同也然貞女以不及豫防身體髮膚備慘毒以死當時之人猶有疑其不能無辱者賴震川爭之而後

定若烈婦之死則寸膚不露故和姦之誣卒不能涴而宛以速仲嗚呼可謂勇能捍暴而知能衛身者也雖古稱引斧斷臂何以加焉

張幼禱先生像贊

生富貴之族未嘗以門第驕人處明盛之世未嘗以名利居心其接物甚和而非闇然媚世其持己似矜而非傲物陵人壯欲乘時究心於禮樂兵農之府老思遯世游刃乎詩書翰墨之林優哉游哉不知我者以爲畏入世途之狷士其知我者以爲不求聲譽之逸民

朱昭芭像贊

嗚呼疇昔風雪之夕坐予亭而談心者非君也耶文章極天下之選而不得一命之榮名譽馳四海之遠而所處者一畝之宮交游同學無不鳴珂佩玉翱翔王路而君獨以蹭蹬之布衣頡頏俛仰乎其中辛苦二十餘年著書三百餘卷曾不得登諸棃棗公諸海內而徒飽篋中之蠹食增案上之塵封嗚呼哀哉時耶命耶天耶人耶覩昂藏之七尺豈有美如冠玉而長貧賤者而年甫半百綸無半通令人不得不撫髀扼腕而徘徊歎息於紙上之遺容吁嗟已矣憶昔甲申之歲君以令子相屬而今也令子能讀君之書繼君之志則君未竟之業可以復續而又何必致慨於不平之造物憒憒之天公也耶

病中自贊（時人有不樂於講學者故云）

爾性拙樸不宜於仕宦又不喜浮華不宜於藝林手足弱不宜於農無狡獪之才不宜於工賈爾非道學且奚術之從耶雖然爾以爲道學而天下之人不欲與汝爲道學則奈何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然則吾將勉之已而聽之人矣

陳氏二子剛方字說

木必有松柏之質而後可自試於歲寒人必有堅貞之德而後可自立於叔世何以言之當春陽和煦之時衆卉敷榮披之以春風被之以春日雖柔柯弱草未嘗不欣欣於大化無私之中也迨夫隆冬慼寒嚴霜急雪巖谷俱凍百草萎壞當此之時求其挺立不彫屬之柔脆者乎屬之勁直者乎惟人亦然唐虞三代春陽和煦之時也勞來匡直其爲春風春日也大矣自此而往世日益下則所以和煦乎人者亦日益少非有卓特之志貞固之操何以立身而致行河南東夏簡菴陳子以清節世其家者也當申酉之間伏

處不仕命其子曰剛曰方而問字於東海之陸子陸子曰善夫柔而能剛靜而德方此孔子之所以係坤者也夫坤之時何時乎使孔子以坤道訓世則柔與靜足矣率此以往將奄然媚於世者皆可謂之柔與靜而乾道或幾乎熄矣申之以剛方其有乾德之思乎吾以是知陳子之命其子以從陽也以自立也雖然不可以不善其用也子瞻氏之爲剛說也曰剛者必仁非剛者之必仁仁而後成其剛也剛而不仁爲暴而已矣鄴侯之賦棋也曰方若行義夫義也者宜也宜也者時也方而不知時宜爲腐而已矣爲之字

剛曰仁思字方曰義思仁義大道之旨也仁義所以善剛方之用也繫辭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剛方天地之道仁義人之道也盡乎人而後可以參贊乎天地爲二子者勉旃

危齋銘（有序）

槜李巨手吳子始搆卍齋與其少君項朝夕吟誦其中有詩刻行世巨手至婁予讀其詩得接其人蓋奇邁卓特之士既遊四方歸深悉世故復搆一室隱居讀書名之曰危獻可陳子爲之說夫卍古萬宇也於數爲盈於義爲博吳子其有博學之思乎博而不已必盈盈而不已將有窮大失歸之慮焉繼之以危惕辭也吳子其又有兢惕之思乎梓亭陸子嘗爲兢惕之學者也故不辭而爲之銘其辭曰

孰危爾身富貴勳名以勞爾形孰危爾心得喪榮辱以亂爾聰明戒之哉不知危而危其危也乃亡之積知危而危其危也爲安且福乾之惕坤之敬朝斯夕斯永天命

祭虞山毛子晉文

嗚呼虞山有毛子晉亦虞山之人傑也在昔萬歷盛時虞山牧齋錢公以文章名海內子晉從之遊最早凡牧齋所讀之書子晉無不讀牧齋所交之人子晉無不交而又能搜求善本不惜重價聘請名師宿儒互相讎訂剞劂之美甲於天下至殊方異域亦莫不知有汲古先生藏書之富與絳雲樓埒四方之賢豪長者或吏茲土或遊虞山無不造廬請謁蓋幾與牧齋公平分半席嗚呼可謂盛矣或曰以子晉之才之學可以黼黻盛明蜚聲皇路爲一時名臣碩輔而顧埋名耿敂終老山林僅可與石田衡山比肩以是

爲子晉歟望予謂不然人生之遇與不遇時也運也惟讀書之樂則性命以之者也昔人謂萬卷自擁何假南面百城今子晉坐隱湖之濱所居有良田廣宅聚書至數萬卷搆傑閣貯書其中背山臨湖日與名人逸士校讎繙閱暇則一觴一詠暢敘幽情而又有賢子弟禮賢賓師講道論德修身復古以視夫僕僕長安車塵馬足營營終日寵辱驚心者得耶失耶且遁者天下亦多故矣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子晉身不登仕籍足不履廊廟置身局外理亂不聞其生也爲江湖之逸民其歿也爲兩朝之處士蓋棺之日家無餘財天下莫不重其人嘉其行予嘗謂宋之趙明誠其藏書之富私居之樂似頗勝於公矣而卒以身丁喪亂所蓄盡失讀金石錄者無不悲之以視公之屢經喪亂田園宴如其擇地之善藏身之固又加於人一等矣謂之人傑不亦宜乎予與子晉交因子友確菴數年中數過其廬登樓讀書見其品題位置無不精絕而又能以其餘力庀治田園經理公私諸務莫不井然咸中條理嚶中陳子義扶常歎其有大司農才然則子晉豈不能以功名顯者耶彼固有所不必也嗚呼子晉可謂人傑矣

梓亭先生文集卷六終

後學李聯珪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補遺目錄

序

毛師柱端峰詩選序
沙頭里志序

桴亭先生文集補遺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毛師杜端峰詩選序

吾鄉毛文簡公七歲能詩歌宏治中舉進士第一人故吾鄉之盬稱才名科第者必以文簡公爲首然文簡實以名德勝嘉靖中議興獻王祀號文簡據大儒伊川之說疏五上廷議不能奪卒以此忤上意乞骸骨歸天下韙之故其子孫世以渻謹稱於時亦史爲文簡六代孫少穎悟能文章有聲黌序間尊人止五與[illegible]爲髫齔交聞余與諸友及門爲居敬窮理之學慨然曰少年當務根本聲名馳逐豈吾輩事耶遂卒亦史從遊於予將究心程朱及當世經濟事無何以奏銷註誤名在籍中時奏銷令下士子之閉戸讀書不與胥吏狎者註誤者以百計率知名士也亦史旣被放家益貧落尊人止五又得末疾湯藥不能具不得已遂遊金陵維揚問資館穀以養問爲詩歌以見志一時名公如杜于皇王阮亭皆歎息推許然非其所樂也今年春又將挾册北游書其近日所爲詩凡若干卷問序於予予讀而悲之嗟乎亦史子昔者以予一日之長侍坐予側往往横經問難抵掌籌時則

逸興遄飛一往不可遏今不過如斯而已耶然而負米之情較之昔賢心事其旨一也其必有穆然相感而喟然投契者乎己酉春暮書於抱經堂

沙頭里志序

沙頭里者吾州東北鄉之鎮名也在唐宋時爲塗松市又名印溪至元時設河泊所始有沙頭之名又名沙溪國初仍之宏治中都御史朱暄因同郡人參政陸容議分割崑山嘉定常熟三縣地爲州而沙頭舊屬常熟遂爲州之東北鄉以鎮名州之爲鎮者九爲市者六而沙頭雙鳳爲巨以其地物産爲盛且多賢豪也頃年以來經變革雙鳳稍衰落獨沙頭特盛人文蔚起科第相繼又多賢人君子持名教敦氣誼以古道古學興起一方一方之人烝烝然雖有頑讒亦罔不革面也又沙溪民居向枕七浦婁城之水惟婁江七浦流出海與崇明接邇年婁江塞湖流皆從七浦出稍開大崇明官民舶至郡中者必道沙頭貨物益饒隱然一小都會友人曹子暉吉曰是不可以無志也凡物有微必有著有盛必有衰昔太倉之壤在崑山亦一鎮等耳式齋陸氏卽爲之志所謂有微必有著也又地大人衆則孽芽其間不有紀載以爲之

觀感將爲善者無所勸而爲惡者無所懲安知今日之盛不卽爲後日之衰乎用是始於丙申迄於庚子網羅典故搜輯舊聞爲書凡十卷命曰沙頭里志集成問序於予予曰國之有史邑之有乘家之有譜皆所以備觀感垂鑒誡也獨一鄉之志無聞焉豈以一鄉爲不足志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天下者國之積也國者鄉之積也於一鄉之中而紀其土田形勝則可備職方之採紀其人物里俗詩歌逸事則可以當風謠之貢紀其水利兵防則可以裨政治之助邇之廣見聞遠之備觀感是雖一鄉之事而實天下國家之事也卽以此爲吾州之鄉倡并以此爲天下之鄉倡不亦善乎是爲序

樸巢文選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樸巢文選

翁斌孫署

京帝國大學圖書之

樸巢文選序

余旣爲辟疆論定藏詩辟疆復與余曰子之論古文也人訝其嚴顧余獨喜之子盍不并定吾文吾有樸巢文上下卷蓋輯之喪亂之後亡失之餘隨見隨錄雖存者無多吾猶欲子更有去取也余諾辟疆然余是時方客辟疆所日從辟疆從受月堂前放舟過樸巢飽閱奇幻歸至逸園歷洗鉢池水繪園涉霞山登其後阜下遊臨流旗亭聽絃索數弄然後回船則夕陽一抹林水蕩潒無邊際紫淵小史吹洞簫佐酒其韻冷絕而悠長與水曲折覺海天茫茫去此不遠余心樂之訂辟疆余一日留則一日來此耳一切筆墨之緣姑從屏絕讓于皐與山水綢繆茲復爲辟疆執役固亦心所願樂然得無食山水之言乎及攬其篇則清音奔赴靈想超忽固已有山水間意載讀其諸記并省親日記則一筆一洞壑一轉一絕境如月寫花花有餘態如風寫香香有餘情又覺邇之山水反爲不逮而辟疆未嘗誤我遊也嗟乎世無遊人久矣自柳宗元死奇響閴然至今日諸公本無靜心慧眼但拾世說一二種爛熟口角語不擇而施甚者一味詠諸鄙穢可嘔而聾俗不學又從而膾炙之山水之不辰至此極矣今辟疆獨一掃魔障盡接脈于柳而元結酈道元筆舌時佐其迴旋其游記之中興乎余故亟爲遴拔合他文計之幾居其什之六七而辟疆遂欲以之孤行余亦欣然聽之以志余之

客東皐始終在山水間也黃岡杜濬于皇

樸巢文選卷之一　　冒氏叢書

如臯　冒　襄　辟疆

評柳柳州山水文序

杜于皇曰感慨遼涉唐文之佳者其劉柳之間乎

天之生人人之自期有可知有不可知其可知者生於斯適於斯則亦已矣亂其遇于窮達之中徙其蹤於遠近之際魂不及棲夢不能到忽然身至藉以顯其文章斯亦最不可知者矣乃更有無夢而通夢交魂杳入異境邂之數十年數千里外忽然相遇如對故人此又在可知不可知間雖然人生孰是可知孰爲不可知獲吾之所樂而已吾之樂止是有相尋不止者因之

廓寥以媚幽懷又何榮辱足繫念焉余讀柳子厚集于寒碧蹤旋反復紀山水諸文每誦一篇琅琅之聲與林木水石迴溝激韻因歎曰天地之奇最不能兼生奇山水處往往不復生奇人甯惟不能兼也且奇妒之奇山水必僻奇人必阨方窅然寂然藏形以隱秘也憔悴羈孤拂意以老死也山水與人儷影而爭奇古今有幾觀永柳之山水奇而僻者也子厚生河東謫永又遷柳奇而厄者也理有錄來不足怪也惟僻與厄遭柳與柳合從未開生面之邱壑泚然接于貪深嗜異之才人且奪其功名去其欣好使之名不復成家不敢返妻與子幾不得有如常人一心肆意頹然放恣于山水間運其思力棄者收奪者暢荒者

景做者靈邃者靜佳者愚溪寥者榮秀鬱爲奇文古若奧逸若雲宛若玉環宕若青天欲下之鶴山水之性情顏色入面受饗百態旁溢郎亭樹靈轉渠澗蟠曲龍鱗翠羽佳材美箭之致日光水影魚川泳鳥響立之聲莫不描寫備至中間時有感慨悲歌澄懷妙悟絲引石觸從古山水人物文章相映發有如此奇合者乎然即以之詢子厚皆不可知之事也韓昌黎誌云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果如其言子厚一赫然功名中人耳安能常游詠于山水間乎惟天不能使奇山水與奇人並生又不忍使之千古不一合故子厚生斯去斯亂其遇于始達終

窮徙其蹤於可遠不可近縱以才情酬其興致子厚斯時方不知天壤間更有何美好安見淪放足以終辱之也哉若余生居海陬恨無片石可分雲氣每一望平原惟見荒荒白日增其淒冷披覽所至間有古木林薄稍堪蔭藉者徘徊不能去憶昔甫生二歲侍先大父宦遊之越之虔之楚之蜀幼不能錯目騁心於山水磴塢幽情竹牀夢結皆今生可知不可知之因緣評子厚山水諸文以當臥游亦聊以樂目前之可樂者而已錄序二記二十附序欲郭橐駝傳余不能飲讀序欲陶然引滿竟盡一巵郭橐駝喜其善樹耳他所論言不欲混列之山水間也

杜少陵夔州詩選序

杜于皇曰起手數行絕似柳通篇亦澹蕩

余既取柳愚溪永柳諸記序而刻之已因讀少陵詩自夔州以外不錄也又略刪焉謂其近於游記若詩史云者刻以相儷物各有耦殆合則雙美也余方總角時先大父令蜀余侍家君從宦蠶叢雲棧五丁天仗不翅目飽而心厭之矣歸來積歲間取夔州詩讀之似續舊游宛然在目昔人所謂彼土山川奇勝夫不奇則非殊勝不險則不奇不僻則不險人境文境詩境無不比然唐三百年方隅藩鎮平陂不一而玄宗當代興全盛之時萬里播遷題詩劍閣浣花濯錦忽駐翠華此千古奇事也以少陵之才不列科目三禮一賦能令天子稱奇僅博河西一尉再

參軍事房琯之疏幾至不測遠奔行在橡栗自資復垂死於嚴挺之兒又一奇也英雄磊砢之氣沈鬱積中無所發攄而蒸變於聲律之細人與境與詩與情文相生即子美不自知而讀子美之詩者又安從而知之如謂必藉于夔則夔之山水依然何無子美詩必謂夔無與于子美則夔州以前詩固在也子美固自胸吞雲夢而夔子山川自相映發夔府孤城之句至今能令秋氣蕭森子美亦不知其至此所以若令山水皆響乃疑于神已人奇境奇則文自奇即子美之奇而又何疑于柳州乎夔州固吾所舊游茲家君初承嶺西之命余將復侍南征永柳鄰封用致書郵問西山鈷鉧諸勝亡恙否將無風景不殊又或者銅魚石燕之奇足與競勝第恨無柳家傳神筆疊爲山川生色見踰所聞未可知也然則吾游夔而負夔將游粵而負粵雖情深邱壑而枯管無靈惟有枕藉此書撫琴動操與之玄對已耳

三吾志選序

杜于皇曰堅古有識斷不愧序元

三吾者何祁陽三勝也曷以吾名唐元次山晤溪與亭臺爲吾有故字之且銘之古有以我辯山水者未有以我錫嘉名于山水者浯溪之北崎奇石次山撰大唐中興頌顏魯公書勒崖雄文健筆星斗龍蛇所謂磨崖三絕也始次山乞侍親歸樊上避亂入琦玗洞遂琦玗子自名家瀼濱稱浪士聱叟入官又號

漫郎後刺道州愛浯竟家溪上生平一往深情善自怡悅眞山水逸流也及觀其肅宗召對時進時議策安危論天下形勢如治掌且募義殺賊守險全十五名城其治兵與民一以仁義爲鼓勵讀舂陵行賊退示諸官吏詩次山又鴻偉經濟中人耳詞巋然千尺雅頌摩雲更何嘗以燕游僻處忘君國哉余曩披全集既欽其樹立復愛其留連欣賞而神往者十年茲來南嶽三吾在望不克一游適祁陽王以新修小志見貽首錄諸銘旁搜攷訂并舂陵題詠與凡寄情山水者騷雅幽奇眞如古鏞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澶漫矯亢視柳州尤覺英崛宜昌黎獨稱之因吾之遊而披奇山水與古之奇人復盡殫其奇文以見古

人之遊非眞漫且涙也志中憑弔詩文特存鉅麗夫字義奇千文蘊奧贅錄焉

續千文序

杜于皇曰序之義正如此文格古雅一掃近日野狐惡道周興嗣千文乃梁武帝得逸少書千字雜亂不可讀命次韻爲之宋侍其良器于唐卒更長史草書千文諸本最善臨摹又常以妙意遷避與嗣所用字別製千言黃滸翁贊之謂富與凡將急就並傳其甥葛勝仲序之云梁千文爲天下官府市井簿領會數之用久矣今增此續文合二千言先取一字爲母配入後存一字爲號展轉相乘可計二百萬之數豈曰小補之哉乾道

乙酉侍其之曾孫來守永州出此示鄉貢進士謝褒因以眞隸二體鐫吾溪崖石文遂爲三吾有焉余愛其引辭連類貫穿經史且鑱刻險倔可供簡牘僻奧之用附存志末侍其姓良器乃字也皇祐元年進士屢判名郡官至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

收棄兒冊序·

杜于皇曰三教聖人總是箇不忍豈有不忍于得忍之道傍赤子者則其他不忍皆假矣併彊此文直經痛人心上一針也

孟夫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夫言將入未必卽死于井也而怵惕惻隱之心已人人皆有況父母生之生而愛之乃以必不能全其生竟割愛置之于死然又不能竟死以巳其痛也展轉道路之間啼號于赤日濃露風雨泥濘之下嚬嚅偃仰腸枯膚裂爲蠅蚋姑所嘬爲六畜所踐踏然後化爲烏有凡有心者甯忍見耶余至南都步市中見橋廊之側多小兒生死其間急詢之知乏食者不能與子共生忍心見棄米薪珠桂之日卽無兒女者亦不能收養遂任其餓死嗟乎京師首善之地仁化所自出焉嬰兒仁種也康誥言保民如保赤赤子如此民可知矣抑余有切體之痛焉寒家世單傳余生而孱病余大父母父母交愛之兩世全力注我半生此身始有今日余生兒多痘瘍卽育者備費艱辛始歷數歲當其生死心

若車輪莫可救贖顧此道傍嚋非我身嚋異我之兒子以故凡有所見提抱歸寓募老嫗親爲沐浴而飲食之有更生者有食不下咽者或强食之旋腹破而死者盡其棄之不知幾何日也晝燥夜溼衣食全缺卽有往來善人投以餅果皆死餌也是安得有常人有定局有恆費更有發願護諸童子者如慈母之顧復一有遺棄卽置懷抱有條有理善養待年以仰副上天資始好生之心下救稺子無罪就死之孰甚勝事也一日侍教大司馬范師侍御方公急爲諸孩提請命兩先生元氣滿身化育在手細爲區畫立刻欲見之施行且捐貲草序以爲倡翌月黃宗伯楊太史兩先生聞之復力贊厥成至欲解行橐以相助嗣蔡

總戎舉高僧開慈幼之場劉刺史大護法爲善後之計一時保合精神充溢四圍眞懷少之聖心而救傷之上理也行見具怵惕惻隱之心者人人警動余愧行李不充先爲備薪米募倩之費但此事不難於謀始而難于慮終不難于收置而難於撫養不難于之死而生之難於苟可以生者亦混置於死之列畿輔人衆物力易窮空乏任事之心亦有難繼之懼是宜亟講以全初心毋圖襲其美名以欺此混沌也敢附瑣言用告同志

送陳東白序

杜于皐曰格法逼眞昌黎靈宛脫卸又妙出廬陵此等文不止以誠孝救世

自陰陽家僻言禍福於是地理行而天理人事俱不必問士大夫利祿之念內橫踞而外搖蕩天下之葬其親者不主安靈而主邀福皇皇然厚於擇地薄於處親甚有竇行不修天人交媿種種止責報於塊然之土甚矣士大夫之愚可憫也先祖大夫每慨然以此垂戒晚年嘗顧襄曰我死當葬我於東南近隅地不卑溼足矣不必妄徇青烏術士家言也家大夫遵治命卜兆于東郊卽先參藩贈公墓側觀者議論雜起此道旣鮮明眼角術者復立說求異劃然一片地幾憧憧無所從豐城陳東白來洗紛紜之說而明白指點凡地之脈絡形勢與水之去來氣之生聚鑿鑿指諸掌上此固挾術高者能之也東白曰點穴如點支地上之穴有吾眼在穴中之事則人子之心也擇某吉開壙壙中鳩工若而人操斤若而人飾墁若而人執役董成者若而人鳩工者治何器操斤者斲何材飾墁者塈何地董成者居要執役擇有力而誠者籌囊杵鐵各用其長也物則凡屬五行從其類惟土沙灰炭所以堅衛而辟溼者尤當愼土宜黃沙宜淨灰取細潔炭擇堅鑿和雄黃于土沙灰炭之間以遠惡蟲他不悉論卽一土耳求之甘泉北固澄江必辨其顏色嘗其滋味而三易之他可知也羣用畢具至日東白與家大夫及余露處於赤日紅塵中準方圓尺寸手自規矩之閱精粗燥溼手自調劑之四肢拮据心口瘁瘏如是者十晝夜始畢力竭志告成觀者

咸歎息焉禮云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又云以子孫而藏祖考之遺體必致其謹愼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於斯或亦可以無憾也東白豈復挾技妄言禍福者哉得斯人而愚可憫者庶幾可破且三才之道合而爲一也雖然余又安敢忘所自舊邑大夫廣霞李公交余三世誼最篤東白之來李公導之於其行也不能已於言并述之以謝李公

天子以四海爲家論

杜于皐曰宏偉瑰麗而根據經史不愧鴻博

日月遐於萬寓而不漏幽微之隅風霆奔於無形而能震重瑰之微何則道廣者不以勢隔而化博者不以器拘也鏡之爲形

也有涯而照有亘淵之深目之爲貌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物以精不以形而御類以神不以貌也蓋觀于此而得王天下者之本焉緜夫羣雄相扇割據一方天下搖搖靡所底定苟有智勇訓練一方保其元元耕其疆里無能與天下介介而爭馳斯亦可以供戸牖之覩矣玅乎臨末也哉茲況於鷦鷯之集蒿艾而求覩夫柤楠之茂叢也請談乎開創之優規而陳一統之儀槩也乎王者亶應天運躬握符球駕六龍遵五岳被九章瞰八荒攬三綱遊五常而底中夏皇皇乎四海之雄視也此如一家之中恭進其主而伯與亞旅羣奉命焉旨哉張子之告太宗也曰天子以四海爲一家在昔黃帝不廢戎行而涿鹿震乎帝宇唐虞之際未設兵官而咨臣獨嚴猾夏夏商豐業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與降遞中葉天體靡浮赫赫高宗皇綱廢而復張帝區闕而復補武王末命神明彰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大斗虹霓迴帶于芬榍階衍幽宣弛而復振振不數期而獵犺內侵原厥三代以往天子所有不過今日數州之地而財不匱於內各兵不徵於外徧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發蘋藻以潛魚豐圖草以毓獸豪傑無從起貧賤之功匹夫無自發伯王之志是遵何德而奏斯軌哉則以地小而無侈志境狹而有均恩也至于暴秦梗與泰咸於荒遐希慮於萬祀九州內外徼乎關粱而一夫振呼土崩澤竭炎

炎赤帝並項爭驅約法三章入關以西然而衆建之典削於錯令哀平之際尺寸不傷而天祚傾移漢祀之官强臣升而據鼎東京以遷天物恢乎無恙厚禮而咨元功峻文而責吏職靡乎桓靈卓操之威彈壓在夏裂於三分一歲之中干戈再訓民無安寢之期兩晉之人華兢爲懷慓狡作疾跡其所蹈歸於苟竊天物而已嗚呼以地則四海浩焉以民則四海殷焉以粟則四海澹焉以兵則四海强焉勢邁于三五而恩未恒於一州豈非細分于辛煩而氣趣於軒輊道泰而弗康歟不然何紛擾而不相涉也延訖大唐雖受命之正不及於漢而鋪鴻藻信景爍揚世廟正雅樂泜滇誦聖人之生絕域通王會之圖神人之和永洽百官之序既肅況于曩古何以嘉茲然而治盛貞觀而替乎其末政委魏徵而悔於其亡可不謂化歇道倦之漸焉且夫關中之地左函谷右崤隴地沃民强古神武之所都也苟民志之弗諒何有險隘與襟帶山東之地揖渤澥而肩皃澤雖非帝者之隩區亦禮樂之茂產也太宗其麗武功而好遺者歟則關中其有事焉粉澤文事而康道化也舍山東其何之乃二國之衆不能調停於一心豈非勳格于皇天而私猶存於有我歟而又安能以四海爲一家哉夫王猷有倫繇於家道有脊太宗之家吾知之矣彼以一家之父子有以異于四海之父子乎一家之兄弟有以異於四海之兄弟乎一家之夫婦有以異于四海之

夫婦乎果其無以異也則太宗之家已先異于四海矣尙安能以四海爲一家哉然則爲太宗者其亦務敦人紀植天常使澆化懿綱殷流而滿代則福祿太康兆民允殖嘉祥集而協氣流矣尙何私意得殫關中與山東哉嗚呼此亦有天下者之通論也

讀史須識治亂之機論

杜于皇曰寶實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人非苟塡論套者通鑑

性理二書相爲表裏於此可悟

天下之書不能盡讀也推之以理而已天下之理不能盡窮也驗之於書而已然理不能盡推而書又不能盡驗也則又貴先之以識心存而後識起致知而後識擴力行而後識定主敬而後識精且明以與萬事稠溷吾心相與往來而無一刻之暇惟存主于中久之而清明日生義利有觸而卽覺是謂識之所起利欲紛拏退居屏息吾知相與稿滅而不見頓悟之來惟取資者博久而聰明日開是非多見而益智是謂識之所擴綱常紛紜酬酢萬端吾身相與緜之而以爲俗事惟體佩有加久之而天眞映發邪正相遇而不犯是謂識之所定然而放言高論侮慢之端也譃浪笑傲怠惰之乘也怠惰侮慢人情遇之而必倒世運積之而必昏惟取昔之所已陳者而敬以聚之久之而善惡之來不睹亦可見不聞亦可聽也是謂識之所精義與利也

是與非也邪與正也善與惡也是治亂也此其間有機焉而吾以爲莫備于史先儒之言曰讀史須識治亂之機治不常治亂不常亂治極必亂亂極必治亂伏於治治又伏于亂而其機則常隱於治亂之中而又每發於治亂之外而總動於治亂之先盛德之君不道祥瑞而儀舞何以誌之隆名之主不聞災異而驅放何以濟之此不可得而識也而不第此也方坦之家何以茂產明德象賢之子何以不保太康此不可得而識也而不第此也更革非寵異所資而君臣非見勇之地豈南巢之日而不慮後之子孫執祼將而入他人之廟與此不可得而識也而不第此也渡河不無陰謀而反忠厚足尙嗣世不皆令辟而流慶獨長王事起于西北而雍岐汧渭之間豈可又封他人與是不可得而識也而不第此也併吞列國天下皆謂之暴而仟陌可罪入關之日何以不井田郡縣可誅割地之時何以不封建豈秦法之一成而不可易與是不可以不識也而他不止此也嬴爲得國天下皆謂之武而購求遺書禮樂不興王伯雜治而斯民僅自全于衣食豈周官之純密必得新莽而後復歟是不可以不識也而他不止此也始於棄嫡而失於婦人事歸臺閣而强臣擅命豈鼎祚先不顧以待仇讐乎是不可以不識也而他不止此也自是以後國無定民民無定主天命久無所屬至於一統方集而大難勃興一日而再易其君數年而屢更其姓豈

天不欲軌度我生民哉安所謬盭而陵夷若是是以王氣發于關西而十漸以來懼不克終然不識其後何以竟召狄亂也而三綱淪而九法斁天地閉而賢人隱更數百年而相尋如故自生民之厄未有久于斯者也無何而眞人起於行伍天運有歸躬握符球大臣以半部論語而定天下至于新法一行而元氣又傷豈先王之治不可以治今日歟何行之者之多戾也嗟乎此治亂之大槩也而機出其中讀史者是不可無識而處此矣唐虞三代治日多而亂日少也秦漢唐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三代以來治之機君臣共之而亂之機其君多致之秦漢唐宋治之機君臣共之而亂之機其臣多致之機者幾也人心之萌動也人心不起於善則起于惡惡不可不遏善不可不揚此其機蓋嘗備之于經矣大易之剝而必復否而必泰也不待卜筮而告我以吉凶也尚書之始于帝典而終于秦誓也不俟燔書而知其强盛也關雎未終而吾知其繼以邶鄘也曹檜未竟而吾知其宜有豳風也不待雅之大小而後觀正變也曲禮而下近乎周官禮運而下通於老子自周公而始者如此其盛也自季桓子而始者如此其不愼也始于隱公以其爲賢公乎終於哀公以其非賢公乎東周可爲而不可爲也西狩不可爲而猶可爲也經之治亂深而史之治亂淺經之治亂也有常而史之治亂也無常然而無常與曹也淺與深也總之有機焉不可以

不見也機莫不好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而要之不可以不早也嗟乎此治亂之機之大較也讀經者而不知機則天命之去留日用動靜而不察也讀史者而不知機則世道之污隆身與遷邁而不覺也然則機豈有二哉爲人君者而讀史則制治未亂保邦未危雖在明盛而不忘風雨飄搖之憂此帝王格心之業也爲人臣者而讀史則艱難而猶勤忠孝之思解散而常存匡扶之志雖當讒言我及而不廢反躬惕厲之心此儒者存心致知而力行之學也而非敬以主之又烏能防之周而察之密乎此讀書窮理而必以居敬爲先也然而三代以後史之謬妄失實者多而是非邪正義利善惡之關蓋已莫之辨矣非朱子綱目而治亂之機吾又烏從深求而熟識之乎

擬上念歲祲獄繁頒詔中外悉蠲十二年以前未完錢糧特諭輔臣會同三法司官清理淹禁務稱好生至意羣臣謝表（崇禎十五年）

杜子皇日辟彊舞象時曾致啟於董文敏公文敏手答之云四六高華踞徐庾之上自是必傳之物其稱美不已此表乃壬午闈中與舒章連號爲之者時出以示人競稱雙絕乃俱中副車辟彊近復蒔此不爲然已足冠冕藝苑

伏以紫誥下銅龍日耀層霄之瓊露皇恩銜木鳳風吹九土之黃沙念仁愛之天心起蜚鴻於野外敷並生之大德清貫索於

圜中慶溢五民喜同再造臣等誠恐誠惶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艱難粒食上古立國之本圖明愼用刑英主致治之首務是以莊金未鑄聞六事於湯犧西琯方來竄四凶於虞鉞荒政十二未聞萇楚之歌呂刑三千不入委灰之律捐租釋罪讀漢詔而古道尚存薄斂停刑至唐封而慈風猶扇末世淫虐以逞因而災祲頻生以潦繼熯螟螣振羽於綠郊如火煅金疫癘鳴冤於黑禁天壓烹羊之雨人驅特斧之車語月夜之狐祥猶然圜桑品屋聯若敖之鬼錄益多乳虎蒼鷹爲歲爲兵人增二死重刑重斂家應三空乃鳳凰神雀之祥或加恩赦未有蜺蠙商羊之祟卽廑宸心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性好生慈祥

瑞世知鏡三光九土咸榮於德產功旗萬古四圍懋績於神威喬嶽不必躬巡握乾符而定鼎崆峒何須遠訪明睿目以炤離猶然角帶青衣拯民艱而香焚桂殿祈年報本肅郊祀而步禱圜丘菲食澣衣曾無擴賦旬時伏念久恤祥刑豈有一事之違天乃至民生之不幸奈瘠民遍野赤地嗸嗸羈骨含淒青魂纍纍盡殷憂啟聖九垓望澤之時隆眷回春四海來甦之日謂通賦之征非得已緩則飽胥徒之槖急則爲草澤所資豈久覆之案少抑情死者不可以復生刑者斷難以再贖詔頒中外無令黃紙放而白紙收事屬大臣務使三槐評而九棘議共承明典仰副深仁臣等跡在鵷梁資非豹飾誦稽首之詩心傷萬家之寵慕甘棠之聽冀開三面之羅方愧啟沃之未先何幸神謨之已及伏願饑溺繇己殺宥宜三念舊賦而并及新賦之游增因失入而嚴失出之多濫將見凋殘立起潛移災異爲禎祥囹圄內空陰銷兵氣於日月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請特恩疏

杜于皇曰辟疆以乙榜膺貢首對大廷爲諸子請特用詳明愷毅觀其槖筆時可覘用世之志

爲廷試補請皇恩報忠益厲臣節仰冀聖明同仁優擢式光盛典事臣等章句小儒濫竽貢薦本月初貳日伏蒙聖恩召試初廷仍勅詞臣入閣分閱閣臣總裁選卷於貳百陸拾捌名得上

卷壹拾陸名進呈皇上矜愼大典加意求才又蒙特旨覆閱閣臣重加拔識仍如數再進御覽特達之榮雖臣夢寐非所敢望酬知矢報頂踵何辭先次廷試進呈上卷壹拾貳名奉旨許授京職推知等官於時經明行修之士無不奮興輒思一當乃今者應試之人其數旣浮於初較閱之嚴其法倍詳於始適當建元朝朔之期尤聖作物覩之會歷頒大統首正夏時天下更新向化多士應運聿興濯拔微才咸希異數況臣等之應是役者年資學藝屢試而後報茲上卷壹拾陸名半係晉豫江淮之產蹻履從王擔簦自給忠孝交發險阻備嘗或守牒者在岐豐或觀光者自吳越無非靡家以紓國戴君而忘身者極知皇上覆

載之無私必有日月之並炤上稽祖制則不次升庸先於科目有洪武之舊典在近考成例則分別優選釋褐題名有庚辰之特用在至於特簡新政內外並用則前次授職已定臣等補試之期時不踰月敢不瀝忠披愫亟請皇上一體之恩雖處囊求試恬士之所羞踰分榜榮亷夫之所戒但以經綸天造聖治日新義無所逃時不可失懇祈敕部炤前新恩一體具覆加陞品秩推廣京銜內之宣勞於殷輔外之勉節於循良卽有志制科者先叨皇上之特恩益鼓奮飛之銳氣且今天下何時也況臣等強半皆得而復失之人也苟能擊楫中流橫波直上何官不可自効而必沾沾兩榜始爲坐致太平之具哉竭駑鈍以矢報殊恩當在此日矣臣等不勝激切惶悚待命之至

與張公亮書

杜于皇曰集中書自上董文敍以及與海內同志不下百通皆不錄以其應酬之札多也此似有所感觸而論交論政激昂痛快有諸大家風味

捷騎至知吾兄高第矣爲之喜躍欲舞夜不能寐者屢日夫以兄之才之學至今日始冠一經又不榜首弟亦非濫重科第之人也者何喜而溢若此念吾輩抗手秦淮矢盟樓上既非貌交口頭之人豈僅懷才慕義之念猶憶五人嶽立兄首言異日我兄弟爲天下國家做一二大事弟卽以此十字鐫之心然未嘗不撫心浩歎也古今有志之士大半受紬於時及其遇也又不在聖明之世今天子大聖四方雖多艱猶堪整頓兄道力內堅剛才外決凡專證據經史勵志古大臣當得意之時際可爲之日審陰陽而定否泰行仁義以救水火爲吾黨開先啟後弟之喜非喜兄獲一第謂一第而兄志酬弟輩之志亦藉以稍慰也尤喜釋褐之後卽登啟事粵中名勝足當撫循但縣令爲今日第一束手之官又今日第一登要之路弟以爲俱不必論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種花卧治古之循良偶及韻事惟聖賢言一命字則百里生民食息寢處生殺予奪俱在我呼吸間甯惟殘削貪嗜足傷民生卽舉指高濶負盛氣擅風雅飲酒賦詩皆足耗民元氣元氣傷而瘡痍見安保人人能畢其命哉弟嘗見宋以宰相出領一郡事竊妄謂今生卽叨及第當首乞爲令以親民事剏今上拔卓異讀中秘書三載循良卽二十四考中書地吾兄寄斯世斯民之命者非一日豈復厭有司之繁俗而輕視匹夫婦之家事者哉匹夫婦米鹽瑣褻中有天理人情國法在況其大者先大父作令十年弟四歲卽侍養其間迄今甘餘載而當日之施與今日之報米黍針芥之不爽此造民之命而又以立已之命者弟豈漫然言之者哉當必以弟爲知言矣今歲匿影家園湧月池上池環十畝周遭綠樹千章雜以鄰家庭臺疊嶂映帶吾廬雅足杜門日留意經世書

間中作顔平原楷法數十字胸中浩浩定泿怨尤但百病叢生兀坐無與憔悴羈孤念海內故人半在天上而疇昔我兄千古持達之譴時塵曲腸屢欲寄一字到長安捉筆復止且見諸故人無一字自日邊來者每誦少陵天上多鴻鴈之句增其感慨夫以弟之七尺昂藏一室萬卷怨尤既泿何爲感歎且弟生天非冷非熱之塲冠劍車騎日臨其門冷暖悲歡嘗之略熟豈到今日欲博顯者一紙書以自鳴於人曰貴人媚我貴人媚我漢高皇爲天子十二年過沛與父老子弟飲而泣者十日既天子何爲飲沛飲至十日何爲復泣光武不能屈子陵仕子陵未嘗不與光武寢夫既不欲仕足加帝腹非慢耶語云親者無失其爲親高皇之飲且泣子陵之寢且加足只是故人之情到此不覺如是耳乃吾輩以道義文字相訂聲氣臭味相投有交以數年者有傾蓋終身者連牀風雨旅舍淒涼執手論心冬爐夏扇一旦忽焉雲泥得意者固不暇遐想當年而失意之人嘗過望於得意者十之八九此十之八九即曩者道義文章聲氣臭味情有所不逹意有所必至迴環古道相期耳儻不知者曰此有求於我也不則忌我也不則以彼貧賤驕我富貴也嗟乎親之不得而猜嫌生焉即圖者調以世法恐執者竟成戈盾矣韓昌黎書有云士之享大名顯當世莫不有先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士之垂休光炤後世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前與後相須一也弟之狂喜與過望於故人者此也然非日月雲天照臨如我兄者弟亦不肯傾心而語惟兄念之弟且磨礪自堅以踐當日樓上盟也

樸巢文選卷之二

如皋　冒　襄　辟疆

登滕王閣記

杜于皇曰神清氣浩一臨勝境如娛固有即猝當變境人履其危而此亭其逸且有無限文章觸心目而出陰符經云至静性廉至樂性餘以此窺辟疆當得其槩　藻麗處掩映六朝

自唐迄今凡千有餘年舟車至洪都者無不登滕王閣稍涉筆墨者無不詩滕王閣帝子精魂文人光彩與江山浩遠無際游焉息焉曾幾人得其佳致天下不乏善遊人隨其時之所遇各有會心以盡斯閣之變態王子安詩序以踏飲傳昌黎文得之想像亦傳異景寄乎人心是在登者之善領也辛巳暮春十又三日余以覲親南嶽便道遊其上閣爲吾鄉解撫單石帆公重搆拓以層樓聯以複道臨江之滸顏曰環漪凭窗四望閒雲送意輕帆飽風山橫黛兮紫碧浦粲花兮爛紅水天心日形境交融遂解衣小憩不忍去屏壁閒鐫列詩文如疥山陰王遂東序駢麗中有縱橫之氣千秋而下復有王郎華文敏以魯國神骨書子安文勒石卓然亭午小餓黃粱初熟燒笋加餐飲芥一杯摩腹千步以盡斯閣之曠陳士業徐巨源來訪以閣代舟遂主焉相與譚殺賊救荒諸事陳徐別去同舟朱昭芑偕余兩叔至擊鮮飲酒夕佳入杯余欲止宿王子晉笙鶴不遙或者搔背手可得而遇也陰雲四垂星月忽黯叔氏强之還舟至四鼓狂風暴雨挾江濤而舞鄰舟激觸聲如舂榜人大呼曰舟碎於刹那矣急欲乘風去一時數百帆橫斜破浪余堅戒勿渡蓋風浪緊溜如下坂奔馬一離崖岸控駕莫施遙思高閣必有殊觀披衣張燈衝風雨而上巡哉孤影沈黑荒迷蛟龍怒吼梁欐將頹一燈烱烱靜坐達曙溼天混黃霧以冥隱洪漲湧紫湍而墳起視夜半行舟披靡彼岸者盤旋江心者飄蓬斷梗鷗泛魚沈於上下左右者獨余百尺巋然凌空長嘯以領略斯夜斯閣之幽險千餘年不少游息者語以此境咋舌而歎所遇之奇也翻思昨之日且夕何以解衣憩于斯飯于斯譚殺賊救荒于斯擊鮮飲酒于斯不果宿于斯而復來安止於斯是皆斯不必有之事而於吾獨相遭焉又吾心不必有之文章于斯偶變現焉前乎此者無是也後乎此者鮮值也即吾更游焉又不知領何景況也故曰隨時之所遇因心之所寄登者苟有所得皆無負于遊也是爲記

訪味菴記

杜于皇曰辟疆具鑒古絕識於此可見一斑

登先生之堂如華嶽三峰又如元龍百尺樓上先生戶外無履聲闃黨莫覿其色余至倒屣且憾三年始踐夙約語次多世道

江河斯民鴻雁之感茶話後由堂左折入齋中見先生手臨顏平原贈裴將軍九十三字齋傚峻尙素橫塔臥石一柚當門傍植翠竹八九个背聯三楹又折行翠柚廊環廊植柚不知與長公楚頌何似繞入昧菴菴前餘地數丈古石蒼苔擎空拔地蹏潤得泉甘冽湧出又有五色異土一小石塔鐫先生自撰家泉記庵上爲懺閣供天竺古先生唐吳道玄眞筆一紙繪神靈光月朗因出魯公眞蹟展之驚雷掣電射出墨光筆鋒之外歛神細玩諸妙變現不可思議今人腕無勁骨胸無萬卷書下筆便要寫一好字郎有工者停勻密茂耳先生云字之正骨半壞于米後世何如也此卷古樸沈毅又若疎散不經意日照月臨忠肝義膽從蠕蠕十指寫出詩更奇橫不可馴視千年呵護以待昧菴回視屏間眞如延津老鐵不在臨摹筆墨間也後有曹武穆王林處士及太倉二王先生跋皆堪珍玩余學書十餘年意中筆下稍有端倪未能劃然紙上至是有悟屬董先生爲余臨數本寫自家意耳下樓燒笋飲荷花露啖棗脯胡麻糖先生云斯世不可爲黃山白嶽之間有眞侶當約陳則梁共訪大道再出周澤中鼎漢玉雙管瓶見示鼎小而顏同翠羽古繡寶光不減寒玉玉瓶下半滲血如硃口凝青暈則色分寶鼎銅耶玉耶神物殆不可測瓶鏤龍鳳虎三形古人制器尙象別具精微錯列宣爐有天鷄井口二鼎戟耳壓經象鬲鰍耳乳足及魚耳雕

花等式皆內府舊物也天鷄色如紫金宣爐絕不規畫三代所以爲佳此鼎略做古式然畫天鷄爲方冊圓耳短腹法古而通以今質與式爲第一戟耳色如秋葵耳方而濶足下削絕類官窰鰍耳無款色與天鷄鼎同壓經則石榴紅迸出井口象鬲各有舊色如漆乳足最小而寶氣浮魚耳鏤花而樸不散余生平嗜古如饑至是雙目欲飽巳展玩矚譚不覺移夕烹江鮮飲醇數杯而別別時先生許贈我遊南嶽詩仍訂歸舟盡出笥中書畫作三日觀

袁州諸山水記

杜于皇曰娟淨而深情

自洪都以下江山寥廓入臨江而宛環舟二百里至袁溪捱璇衡洲衡眉月山巉削露瘦骨石拔地負水而立巖壑嶂壁鬼神莫測其工又九十里至蘆溪而水窮山之靑猶未了也惜在輿匿無知者余往還此中多阻滯適愜幽賞歸途晤張爾公詢之曰非此奇秀不能誕子袁子之家山水也胡忍不傳爾公曰子入衡未攬南岳諸勝道袁而遊履徧焉袁山之靈將有待於子也余不敢遯謝凡厭吾目者各紀其槩系之以詩

靄潭

拒袁一里許水忽淵泓層嶂立水涯崒嵂嶽寄膚肉盡削卽草木不敢麗生恐損其孤削詢舟子何處答曰靄潭命鼓檝下流

從渻傍突兀數石搴裳而上石壁陡挂玄雲五十餘丈皺湧巨斧壁後藏多寶庵三楹野篁禿樹爲籓籬傍有淨室室後一石嶄然懸庵傍曲路登左岡岡鑿山成級上聳一臺臨崖示險名僊人釣石高廣三丈餘循其磊砢緣攀至頂容坐十數人石縫轟裂深數寸問龔道人此下即靈渟潭深尤不可測臺面昔有竅日湧晶鹽四兩足野庵之用貪僧思廣其利鑿之石轟於靁鹽遂絕一奇也下岡仍入菴小憩從舊徑還舟

果老石

踰袁十五里水天一碧孤島負雙谿而坐高十餘丈橫倍之四面玲瓏吐欲雲氣稜稜吐崿類古鐵英山靈壁不足喻也土人云昔張僊人所遺故名下數百步有笏山凸抱溪而峻不可登仰見絕岫葶葶林木蓊葧爲之雙目交翠

昌田洞

將抵分宜有金堂昌山二勝錯繡數里溪中亂石森森如立馬如眠牛如虎蹲獅伏如老樹成龍飛來飲水如古劍吐寶鍔如　蒼然駛水逆流細聲鳴環珮奔響成靁一葉蛇行循灘百折自錢塘以下二千里歷數百灘少此奇麗即疇昔入巴子國未之逢也中有二洞杳渺無際遊者燃炬入十里遂止洞中日用之具以及禽獸諸怪狀甚眾皆古石天成又時時幻化余奉母歸不敢汗漫俟他年攜雞犬深入當以此爲桃源

烏灘

拒瀘溪十三里夾岸平沙溪底齒齒亂浮片石長二呈許如芝菌如仰魚如翻蝶如凌波襪如青天落雲如鸞鳳覆兩翼昌田石皆坐立離列此則貼水高卧急流交絡清音激觸余負險而上每石蟠坐片時凡登者十餘石碧草離離皆紫香芹九節菖蒲麗其下雖不能羅胡牀十八九居之漱吾齒濯吾纓可以漁可以風手揮五絃目送飛鴻窈窕古邃清廓澄空余將樂斯而終矣

太月山

寓瀘溪土樓雞豚溷穢望對面一山蒼然急探其勝主人戒勿往云有白額負嵎余笑謂之曰有此靈秀奇人不克到必爲奇獸所竊理固宜也行數十步折而南度小石梁便抵其奧上有老人峰高巘凌空古桂數株盤穿石竇與荊棘蘿蔓垂絡山腰遂絕層徑傍小路入裏行爲篠山社異石林立不可名狀色類翡翠泉吐坳中曲流入小石池崖下雜綠濃陰皆虎刺數千本舊雪留硃新花點玉樵人取以供爨嗟乎此何異嶧陽桐也命僮子製竹籌截山土移植百本爲歸途清供未審能遂其生意否抱山行二三百步歷其背則大溪環遶阻於涉遂返

虎石

瀘溪盤山五十里至萍鄉一路萬山夾小徑時小雨初晴緣磐

青螺曉妝送媚方應接不暇忽一石拒路下輿觀之平地聳十丈如嶽頂蓮花然四圍削立八面空靈色似鵞兒黃雜以翠綠有才人之韻美人之倩高士之幽深猛丈夫之英風爽概余撫之玩之繼以長揖愧不能鈎勒傳其生面紀之存其什一

三吾十景記

杜于皇曰位置了然各有勢相向結復不乏閒致

吾銘峙美又有餘景共麗爲十則志中列名而不繪其秀一憾也略爲稱次一曰浯溪漱玉溪自雙井發源遶漫郎宅流渡香橋下奔入湘江二曰唐亭六厭巨石擎空西臨溪東瞰臺亭獻其上三曰峿臺晴旭溪之東北崕壁陡絕下臨深潭四曰磨崕三絕卽中興碑也次山諸銘詳之自唐宋迄今題咏成帙尚論興衰詩融於史五曰鏡石涵輝石刻文小碑耳方徑不及二尺嵌於崖半光瑩如玉以溪水抹之江山人物舟楫以及草樹魚鳥俱落焰中甯艮詩末云遙映孤舟江上過片帆如在月中遊又爲此石寫炤六曰窊樽夜月峿臺北三四步崖巔有石如樽下臨湘水次山手鑿於亭前者有銘七曰書院秋聲北踞峿臺前負湘水元至元中建爲四方游學之地遂與四大書院鼎立後屢葺焉八曰香橋野色唐亭西北之十餘步橫跨浯溪如落虹蝀舊有覽翠亭凭臨江滸今止存碑九曰漫郎宅穎浯溪北嚮次山家焉故名十曰笑峴亭嵐次山書堂故址宋熙甯建亭其上甯艮各賦七言律不如臨海胡粹七言古十章可頌也此外有小峿臺在峿臺岸畔地平如席嘉靖東粤潘郡丞鑿磴多遊留鐫三字同時鄧直指搆望中興亭於溪側對峙二石各高五十尺下濶如門蓋爲世廟龍興頌也中宮禪寺丹碧琳瑯國初僧正禱重新宋詩衲題萬之遺址或曰卽漫郎故宅然古詩云山僧也有知名者常把詩文惱漫郎則寺於唐已建而僧之能詩不自宋著也三吾之觀止矣

祁陽八景記

杜于皇曰一篇全以引據題咏爲骨遂覺有山色有無中之妙

三吾餘秀前記悉矣復讀永郡全志更截祁陽八景擅通邑之勝浯溪勝蹟其一也祁水自西粵全州來名湘自道州來爲瀟合於永郡之湘口遂名瀟湘湘

也烏符仙

詠第六第七則燕岡陰雨也西北九十里有石燕山產石似燕而色紺每雷雨相薄則並飛頡頏風雨恬霽飛還爲石彭球五言古燕岡祁山西去郭百里許其中產石燕無異烏衣侶天晴不出飛飛飛在陰雨雨止還爲石杳然莫知處詩於朴處取異

湘江西岸直平陽江口有水出穴石中當暑大寒次山有銘無從搜錄豈雷洞靈湫即此耶八與五闕疑以俟他日遊屐此外有甘泉宋鄒浩有銘銘不甚佳小序云祁陽城北有泉沾足一方去浯溪纔五里次山諸人尋訪山川之勝無一言及此零陵蔣漳根屬銘又有棲眞洞嘉靖間邑人陳斗爲記數百言聊述其槩祁陽北二十五里坦頭有巇傲峻容數百人上有虛竅天光日影石乳懸生光耀不可仰視中有石門深入百餘步盡石田九區可種再入百步牀枕爐竈古石天成寒峻不可久處旁一穴泉湧焉時有黑魚游泳見人則逸旱禱輙應岩外嘉禾奇卉文禽異鳥信別有天地也傳有僊栖眞於此丹成龍去又不知與白鶴雷洞爲一爲二也

憶游三宿巖記

壬午初秋應制白下不敢俟舍館定求見吾師范大司馬刺投閽者云黃宗伯留淨海寺師携琴移榻者三日矣旋追赴寺寓司馬宗伯偕門人孟孝廉方徜徉三宿巖畔巖在寺內東偏庭前平址忽聳空巒崖洞泉池不踰十丈而上下周遭具焉傳呂僊三宿于此故名師見余甚喜宗伯益愜素懷一時先輩名流沓至相與聚首流連則錫太史陳中丞方侍御劉刺史錢明府蔡元戎謝黃兩孝廉程山人及余共倡和七夕洗心詩未幾宗伯太史涉江去司馬鋒車應召特簡綸扉余中副車下第歸則侍御拜京兆旋擢西粵中丞刺史元戎客吳門明府謫而陳中丞偕謝黃兩孝廉相繼逝矣越歲之冬程山人家破而詩遊之興不減相與重逢北固追憶巖畔舊遊一時鉅公如嶽如海而二三子頡頏朝宗亦非土壤細流比也乃升沈生死不可得見兩人泣卧牛衣相逢在剡舟雪夜自此以往又不知萍踪鴻跡于何所也援筆爲記以識今昔

南郭別業記、

杜于皇曰寫得冲融

出城之南折而東不百武有橋焉橋橫亘濠河之右水從梁下交分放乎南江東海僅六十里耳河名馬塘又名龍游以其斗

折蟠曲土人云當時有蟄龍奔江海攫拏噴薄頃刻而成此水勢也江以北無拳石園林依水差足浮游余有別業渡橋在焉地如棊枰周方可三十畝坐其中北面萬堞盡列如繞背屏障矗起城隅碧甍朱欄相映者則望江樓也樓側秀挺若浮屠者則定惠禪院之藏經閣也西即龍游之初源鏡涵雪豔環抱左臂中有潭清冽汲者爭取焉寄巢古樸即掩映其上別有小記對岸有古庵時有老僧臨流誦佛庵前多平原古塚林木蓊翳中聳巨樹鐵幹珊枝不減郭熙得意筆東北各有層洲迴溪翠林蒼黛余披拂蠲疏築岡植松平沙種竹廓然遂其疎宕杳然俠其幽深數年後當結茅此中不必張仲蔚杜門蓬蒿也

樸巢記

杜于皇曰巢奇記雋非雋不能形其奇　結語使人留連妙手妙手　余往讀樸巢記及聞人說樸巢神往而心疑之以爲當是樹奇古有致耳玆客辟彊所急往觀之其根如怪山枝如虹梁葉如涼雲亭於其閒望之如蜃氣結就下臨清流爲狀萬千匪夷所思殆過於所聞歸來再讀此記恍然鏡中寫影廬山落處從今不費草鞋錢矣

雉皋古龍游河畔有樸樹癃生偃蓋如螭迴環似珥上覆蕭雲下橫珊鐵枝葉笠垂外敞內閒余慚鳩拙倦飛息影借巢傍幹三而斗折皆層溪淺渚翰溜澹灩緜巢左道小橋衝風耐雪梟

度他枝枝杪爲臺如秋棠花可月可漁俱盤以氷紋片石昔張功甫作架霄亭於四古松閒懸以鐵緪風月之夜與客梯登自謂飄飄雲表此巢不緪不梯空遊滿樹想際眞人神往邈古更爲曠絕巢成即從樹名余尤愛其樸也

贈雲記

杜于皇曰讀此方知眞風雅眞嗜好眞友朋俱在性情骨髓上淋漓詩興好名好事兩家未曾夢見

余之好石如酒人之好酒又如飲千日酒沈酣不醒持此意告人無厭之者亦無知之者余公佑獨癖余癖舉庭前舊石盡以相貽綠螺蒼雪員嶠飛來使余十年奇嗜一旦飽滿快何如也秋齋新葺植數霜花翠篠於其閒何異身在畫裏因念公佑邱壑深致乃以愛我遂空己愛余竟怡然拜之我兩人曠懷佳韻逈出塵外自今以往余以白雲封戶公佑策杖敲扉便於畫上添一好友賓踞撫玩時命一觴顏其軒曰贈雲更余名曰醉石持此以問八愚三吾諸公當恨無此同志也拂石爲記以識堅好

救荒記

杜于皇曰辟疆賑荒活民命不下數萬此等事更不待贊其事宜全書眞正苦心妙手自當如古驗方別輯傳世余特爲錄此一記諸則於集中使讀者一覽興起蓋有其心不患無

其術願與仁人君子共之

例付梓以紀一時共事之苦心并以告之留心斯世斯民者

勸賑四則

同生皆人也人皆以衣食生也昊天不弔蝗旱繼災奪人之食而損其生斯亦天之不能違乎數而生人偶逢之大厄也然能厄貧賤之人不能厄富貴之人貧賤以饑寒死富貴不惟生全而且享飽暖甚之家有餘糧又因之以爲利則此日之救死全生不在天而在人儻疾視其死而不救没人之生不惟無天是無人也自絕于人不惟絕人是絕我也無人無天而併無我雖擁富貴亦何異溝中之瘠焉溝中之瘠不幸以衣食之不足而死其身守財之虜何爲吝此有餘之衣食而死其心有生謂之人有心謂之仁人亟宜賑濟此其一

富貴之家全恃租息與五穀耳獨不思此租穀皆饑寒小民竭

力以供我者也竭其力以富厚我不肯分其餘以拯救之黃白內局紅朽外儲彼饑寒之民除一死之外無餘法與其饑寒而必死或者盜賊可倖生一旦亂起舍大家何適焉卽不然忍心害理造物忌盈將有不可知者矣亟宜賑濟此其二

人生非能竟有此厚實也上賴天地福善之錫祖宗積善所餘獲此美報然善莫大于救人況乎同此一塊土非我親族卽我素知蚤夜告急呼吸死生而不曲加周恤將天地祖宗陰培默祐根本一時鏟斷良可惻恤雖自古聖賢豪傑以斯世斯人爲已任者原不從獲報起見而陰騭之理自古及今從無二轍敬奉天地孝順祖宗以昌厥後者不可不猛省也亟宜賑濟此其三

人雖至愚極惡見蟲魚無故就死必思救之豈枵腹盈前僵尸載道嗷嗷待哺而不動念乎甚有愚民甯以之齋僧建廟而勸之施濟百姓必不肯爲余嘗謂戒殺放生此佛家事而儒生每每行之者正以非時無權不能救人藉此以長養我生機耳事至今日卽匹夫匹婦一粒一錢皆能持人緩急皆有救人責任況乎饑寒併迫無異身臨刀俎逢人說法自我現身正斯時也亟宜賑濟此其四

雜記

客有問余者曰救荒非一人事而子又無其權汲汲皇皇手拮

据口瘁瘏蚤夜以圖願大難副得無空抱杞人之憂乎余蹙然答之曰余生三十年從未見吾皋斗米錢千文斗麥錢四伯蕎花麥粳每石三錢甚有不能得食者南鄉有婦懷五餅歸甯道遇三饑民爭攫殺之旋爲其夫所獲得尸擊殺其一而以二置之理北鄉夜有十五飢民共宿一車蓬內天明縊而死者七夾飢而死者五蹣跚去者僅三人嗟乎此何時也吾輩日在飽暖深居高臥四境內外其不獲聞見者不知凡幾聞此而不竭力之有餘竭心所出致以急救之必冥然無靈之人而後可余昂藏七尺業已年及三十天之愛斯人也未必三十年後更見此災祲目擊不救何忍虛度此一生乎欲不汲汲皇皇烏能已也

晤鄭超宗云彼全家出米四百五十石賑粥待哺者衆同心絕少嘲之者反曰彼好名耳不則曰彼富足之甚嗟乎爲此語者其無後乎吾邑賑粥二廠余日親往驗放見淒風嚴寒之下數千人扶老攜幼面無人色身鮮全衣老者嗚咽幼兒啼號甚有病削若鬼狀者有朝羣食而夕羣死者余見之廢食損眠中夜浩歎給以衣棉代辦棺木家人亦憂其難繼余指示几上曰只此爐硯動值數金笥有衣衾閒置無用肯損一物可救數人余何爲惜無用之物忍視斯人哉言及此不必富足而始有斯舉也矧果富足而可不捐所有以急人之性命乎至于徒好虛名竟無實濟是天之戮民矣若果實有所濟焉余惟恐今人之不

好名也

春王十一日至郡連綿大雪流離之人飢寒交迫面目黃黑如葉如墨如焦桐一仆卽不能起循墻而走者口欲言而聲微四門日死數千人尸相枕籍一日鄭超宗于南關以二金掩骼五百餘具他可知也余艤舟處一破馬房地不盈丈月死八十一人余于此處損行李六十金託超宗爲食于路以救之見有食未終而死者有囁嚅而不能食者嗟乎人生何辜而值此亦何不幸而見此此斷斷非人之所能爲也然爲之猶愈于已

至京口蚤聞自太守以下至佐貳無一在署俱親至四郊放粥卽此便是眞實讀九屏程公平糶一諭令人嘆息又王介濤都諫爲令十一告內賑粥一條見於友人齋中具仁心仁政之大君子俱不可不讀

鄒臣虎先生座上時見與老僕作耳語詢之知設粥于村僻處以飼饑者城中有廠恐遠人不能及也此事隱而切實與余四鄉勸賑同意且惟恐人知所謂陰隲也又切齒東省流離之人日竊食孩童尤爲可詫

至滸關燈時晤蔡雲生意甚皇迫詢之云此地夜不敢獨行三日前一人爲諸流離攫去古廟中煨蒜共食又一老嫗僅存半身耳目中到處皆聞斯語有生之趣索然矣

吳門之荒雖差勝吾郡然賑濟亦不得力晤牧齋素修兩先生俱憂心如焚而語次皆黯然大經濟特少同心故不敢獨爲君子蓋地既寥濶而民心亦多不可測聞撫軍多方拯恤而猶滋衆口甚矣任事之難也

杭城之慘不減吾郡而豫章又過米不下橫尸徧城內外卽天竺諸勝滿目遺骸富陽桐廬之間亂民肆掠幾梗江行陳階六明府擒獲巨魁脅從始散維時勢亦岌岌也

過糶固非良法若各予其民留本地之產以養本地似不能舍己從人也況一過復開則利首歸于鄉紳大家次歸于黠胥奸商于彼之飢民未必有濟此之價昂而糧散矣然則彼地將奈何余意各有地方之責者宜酌本地之所餘與鄰境稍爲通融

毋令有力者攫利或嚴本地之禁而往來于此者毋阻焉若必欲令稍有年之一邑盡以應千里之求不惟不勝而本地先亂矣此蘭溪盛使君之甯以一官爭之以永萬民之頌也

豫章自撫軍以下各捐俸給穀倉中積粟頗富凡城中飢民無大小每日給米半升以秋成爲卒民心稍定然野有餓莩不能及也而留心民瘼者憲長吳秋圃先生爲甚先生與家大人同官余作二詩往諷之欲有所商三阻于門禁遂止

鄧左之語余云豫章客夏始苦潦旱隨繼之禾盡損間有半實者復焦落無遺穗蓋田間自有青火從苗中吐出初起有煙少頃則徧地皆騰焰矣異哉吾聞積草溼氣內蒸上與日光相射

則火起京師草場之變皆緣此此腐草化螢之理也登場禾稼乃天地元氣所結胡爲有此豈所謂青燐燐者耶不可辨也又晤徐巨源云彼同社李友新自都門回東省出豆一種大倍于常粒煮熟與人面無異耳目口鼻皆具飢民凡食一粒者即死業已奪其食而就死矣又生一物以似人者速殺之此皆冤厲之氣所成非偶然也陳士業云安池之間出石麪名曰觀音粉飢民雖一時藉以救生然久之則膩滯毛孔毒發而死者不少是日席間擬作三樂府

臨江晤楊太史云今日救荒之法與其發賑不如緩征然征必不可緩也清江秦明府寄甦困之法于催科之中凡鄉紳富戸

錢糧立限先完而以小民之賦俟之秋成諸大家皆奉法惟謹一時飢寒大被其澤邑有王姓者家不滿三千金而以千金四門賑粥百姓賴以全活者無算不繼則鄉紳續之府倉有粟萬餘石尚未動一粒嗟乎吾歷地三千里到處即遍詢好義男子至斯地而始見斯人可敬也然上有賢父母如秦公中有大夫之仁者如楊先生下又有好義如王君茲地何大幸歟吾願留心地方者以此爲法

樸巢文選卷之三　　冒氏叢書

如皋　冒　襄　辟疆

南嶽省親日記

杜于皇曰心眼空靈筆舌如意其篤摯處則性情家學具是矣大約似放翁入蜀記而柳州之記先友道元之註水經迭現毫端此近日僅見者也

崇禎辛巳春正六日自吾皋發舟同法章爾開兩叔謁省兩尊人於南嶽姊丈李吾鼎來別督賑四耆老率饑民數千人相送河干去年吾邑大荒余力請賑於上臺又竭微力從事城內給穀城外賑粥四境之外則勸令自相賑濟故皆眷眷余遊也別

後小暇與兩叔擁爐茶話至海安四十五里宿燭結華如蔚

初七日蚤發舟行三里有人僵卧橋下急命燃火救之舟子疑其為盜不果飯後讀李杜詩日錄數篇為課展玩趙松雪蘭亭真蹟鬉鹿鹿賑事又治裝淩遽至是始近筆墨過江堰乘月行過署篆周公觴以始終賑事忽曠野數十人林立健兒以炮械驚散殊有戒心周公命兵舫護至鶚店四鼓就枕燭復結華初如環珥纚　透光大若離支洵稱靈瑞

初八日行三十里抵泰州訪州守澹生陳公與年家徐兄俱不值晤徐三兄五兄譚都門事并悉其尊人年伯受上特知隆渥逾常別後又行三十里宿謝家埠晚晴風淨天水相涵望雲外遠山隱現几席

初九日揚帆九十里午餘達邗關旱荒後人煙景物觸目凋殘是晚知王道臺以明午去鳳泗昨冬蒙以勸賑相屬幸有成事條寫報之至四鼓方寢

初十日謁道臺遇澹生陳公于官廨快譚半日入見道臺則以賑事小有經緯期許過當歸舟訪鄭超宗不值陳公已先過小舟損餉兼金而道臺亦以隆賜至挑燈甚倦蚤寢

十一日姑翁許公若魯赴粵之惠來縣任諸家叔祖祖送至邗許公由浙入豫章方舟共涉自茲始矣訪孫大宣廷評鄭喿諸同社泊舟處僵尸山積有以敝蓆覆身露泣城下者詢知為高

郵流人母死三日無棺故與其妻若子夜泣耳余慮旦夕雨雪俱化若敖解數金命明晨買棺斂母乘艀艋還孟城去逾日果大雪連綿

十二日超宗來顧譚賑事領家易而同心難鄭氏一門出米四百五十石獨賑北門可謂竭力余謂之曰天下做事固須同心如無同心便是一心易做事至今日我輩無可他諉也岸上目擊飢寒死者三人頋余飽暖轉增不樂午後美開先新搆初成招余賞燈小山依水曲磴登樓少頃皎月挂古松間寒香滿閣在坐為二梁湛至君土有美人焉開先湛至任賑南郊相聚雖云宴樂然促膝攢眉大半皆籌畫救荒諸策

十三日江都歐陽憲文師余特達知已也顧我不値久遲鹽麗相見甚慰問余遊乏資否謹謝曰五千遠道往省二親行橐不充斷難漫去矧家君素嚴一介儻苟取以往何以自對昨邑人知上臺素厚余餉數百金乞片言解紛俱峻郤之吾師廉白更何敢以行李相累師喜甚餉以米醞又以自乘官舫送入浙省少頃雪花如手約若翁同諸叔祖及兩叔舟中共賞晚赴超宗席又見三屍橫地痛心細詢此一塊土三旬死八十一人矣粥厰雖設數處而憊病之夫跬步難移不能就食急語超宗請代我爲食於橫屍之所捐六十金爲倡若翁亦慨然共助客歲吾皋賑事非翁竭力輔余之不逮安能有濟是夜稍慰愁愴

十四日若翁邀過舟賞雪集諸美人侍酒許倩蘿秀絕一時余以嚴寒遠涉不敢逸情有目賞之而已晚督河朱公見招公與家君有并州誼客冬司李湯公用余言力請濬皋河以救數萬生靈當事屬公覈視曾有所商遂成莫逆席上出次公相見贈余省親禮嶽詩以家織山繭衣余誼何厚也

十五日歸安令朱蘭芬過訪蜀人而留心聲氣余言近日以假文章行眞盜跖不可不審時司李湯公從酒上歸急告以路多病死不能就食者公于善慶庵搆屋十楹收養病夫另給粥糜公之仁政類如此顧不盈粱湛至合席見招念我僕寒甚不赴擁爐讀史雪深數寸天地一色與兩叔譚至夜半

十六日西粤全州伍郡丞曹明府以舟鄰過訪贈余舊珀及入衡路鏡宣州孫稚君携衡嶽行過訪其弟惠可爲衡司李晚飲姚心繩宅座上爲父執李玉潤其尊人與先大父同譜同心稱四十年兄弟之雅高品博學以郡丞終淸不能贍後詩富而工索其遺稿思代梓以傳

十七日嚴雪不止超宗于公賑外綜理余之義捐給錢設食于是日始午後飲孫廷評齋中廷評當世有心人也酒後出秦鏡宣爐相質鏡有古色爐則贋物也

十八日濬儇陳公遣人贈我五言古詩冊子貽書惓惓訂歸舟十日之飲詩簡古情深多以世外相期又大雪不止

十九日踏雪別諸友超宗携詩贈別湛至有賑粥不繼之憂遠征無可再助行笥中出銀鼎一隻裁衣一襲作十金送賑一日

廿日蚤發四十里抵瓜步同若翁兩叔持醉蟹飲棗酒孫廷評遣人載筍輿相送同社諸兄託僧追送贈言冊子先大父門人周緝侯先生來晤先大父少負盛名絳帷問業皆一時之選同學如黃祠部呂選士及家大夫皆掇巍科獨緝侯壯年見黜潦倒奇窮每竭力周之一子諸生三十未娶客春家大夫爲之備縑金完娶僅一月以疽死遺腹又以艱產母子俱殞天乎待斯人何甚酷也相對淚下行李蕭瑟解數金相贈先生夫婦皆六十無負郭半畝之地鮮三尺應門之童余訂歸舟載回養其餘

年是夜慘然不樂

廿一日候潮下閙莾風湧水不能渡江有遠道相送者作江干志別詩同雲棲密增人離思小睡聽奔響成雷步觀閘上如斯夫不平則鳴余有深感矣

廿二日雪微仍以風大不能渡與若翁兩叔步至江濱見濤擁白象隔岸羣山皚皚横玉四望廓寥歸舟作阻風江上望江南雪後諸山詩與若翁共觀董陳兩先生贈余詩序手札數十通知己之感未緣仰答悵惘久之就枕有懷復成一律

廿三日風愈熾同遊于氏且園携尊消悶聯輿二里許地連平野環碧水而帶層山梅蕚初吐積雪滿徑緣艮對堂繞廊至屋裏青山閣上則余三日前夢到處也異哉遊屐未來夢魂先至婆娑久之小飲歸來復飄六出作游園詩二首歐陽師念余涉江必阻復遣役來探

廿四日風靜渡江中流如鏡望金山不及登早至京口入晤馬別駕鄭明府俱以親行賑粥不値郡守九屏程公勸賑二示讀之可感挑鐙作二詩託別駕致之

廿五日早行別駕公又貽書幣遠送以余不留爲憾別駕衡人故篤通家之誼順風揚帆入春第一融煖九十里宿丹陽挑鐙作小楷數百臨蘭亭一過

廿六日自丹陽登發一路梅花大開折取横斜數枝與盆中水僊相對大有清致曉抵毘陵作訪昧庵先生詩

廿七日訪陳太史不値至沅撫軍陳公宅晤長公子育譚衡事甚悉訪昧菴先生歸舟有記

廿八日九十里抵錫山石尤大作望九龍諸勝不克到燈時到岸夜訪顧子方子方禮斗茹素出蔬果小飲傷時憂世慷慨激昂長公晉序次公艮耜侍飲年纔舞象各有詩成帙綺歲才華鬱爲忠愛至憫荒諸古詩直逼漢魏奇矣奇矣

廿九日子方來顧贈以詩兩邱君各有作皆老質格言眞稱是父是子作二詩答之訪馬素修太史一見執手如故留同若翁何非鳴繕部飲座中共譚有唐宋臣令弟君閣晚王崇巖邀何許兩公謬及余堅辭不遂至則張燈演劇厚具殊肴座客如雲皆梁溪一時名彥余獨有感觸甚覺不欲口腹累人心竊恥之夜半返風狂雨驟趣舟子明日早行不能僕僕投刺向人矣

二月朔日雨稍止揚帆至滸關關人羈之不即放行悶甚

初二日至閶門泊舟蔡雲生過道契濶余未登岸見客且買小舟遊虎邱小雨初晴山色濃淡可喜秉燭過東塔院登還珠閣看古梅

初三日半塘看曹蘭皋同楊澥炤陳畹芬復登虎邱天色稍霽遊人頗多余踞石趺坐久之徧歷諸勝兩叔禮塔余不克登坐等慈閣望太湖白練萬里閣下古松如虬蒼髯欲舞觀之不忍

去午過本如房啖麪洗浴晚漪炤邀留暢飲

初四日朱雲子歸自西山相訂看梅余以行促辭留令弟望子齋頭清譚半晌旋同若翁登遊船看晚芬演劇冰綃霧縠中聽遏雲之響生平耳目罕遘逹曙方散

初五日華方雷錢吉士衞神清共訪譚賑事索余條約特商之揚維斗余力贊諸兄速見之行事別後仍過漪炤竟日鐙下作看畫蘭古詩

初六日入城答拜同社諸兄謁先祖同年凌侍御太年伯凌公八旬有二與先大父譜誼最密飲雲生宅余豈不勝蕉葉此夕頽然歸來一枕黑甜至二鼓復起料理諸事明日解纜行天屏光福梅花如今雲明雪不克往赴雲子翦疏之約茲行迫欲省覲甯負山水友朋耳

初七日吳門七十里抵八折宿雲生追至吳江共遊湖上

初八日行六十里宿王江涇大風壓舟泊岸岸甃石傷舟幾不能去纜夫採野芹紫香可愛以肉食易啖之頗饒風味晚有溢傲

初九日大風僅行三十里到嘉禾謁郡守王瑞卿年伯過文鐙巖司李署中余慕公七年不得見乃公意中亦久有余也清署繁梅對譚甚暢時新安貴門人吳去非適至相視莫逆兼促余訪竹亭余以行速辭別後一鼓公車騎遶西郭數里覓余舟乃

余則輟棹南門也徘徊而返復遣人追送種種余慚螘鼻敢累豬肝止拜諸刻燈下作古詩三百六十字書扇頭相謝時漏下三鼓矣

初十日早至煙雨樓畔則竹亭固宛在也過訪入門樹石寒峭得懶瓚筆意几上古梅數十盆雜植水僊蘭蕙天竹映以大理石屏幽香滿室傍外逕逶迤湖邊長廊垂虹由宛在堂至吾存齋梅英古石參差吐秀登天逸閣則煙波萬頃瀲灧灩買小舟登煙雨樓從鴛湖邊路登舟燈巖以書招飲辭之乘月行六十里宿皂林

十一日天晴風微行六十里抵雙橋

十二日順風揚帆午後抵北新關訪堵濂生於關署閽人嚴拒不納渡關宿壩上明月娟娟小步堤上就寢

十三日遇馬四舅氏之使舅氏聞余將至來自天目渡河逆之邀過西湖寓駱家莊水天一色閣上午後買小舟遊湖心亭觀鄰舟演劇風大從堤上步歸聞富陽桐廬之間有亂民梗路姑止湖上

十四日謁撫軍熊公公昔宰吾邑爲家君文章知己便訪吳去非嚴子岸昆玉俱不值晚同諸公飲隨喜庵中

十五日訪錢牧齋聞辟客西谿晤一友云即以今日去新安草二詩至觀音橋往謁先生知余久聞過訪艤舟以待相晤極喜

客夏寓鄭超宗影園開黃牡丹一朶同黎美周萬茂先徐巢友陳百史涉江諸兄分詠一時爭賦百餘章超宗以詩糊名屬余送先生品定先生作序梓之以傳因譚及手書和韻四章相示是時流亡滿目力勸先生倡言于當事晚別復訂沸水之約以移居八首索和歸途讀所撰揚忠烈公墓誌銘爲之裂眥淚下夜赴李霖季舟中之招霖季爲玄白父母次公與余家稱世講三世矣

十六日狂風大雪湖山墮入雲霧如米家一幅畏寒不出與舅氏兩叔擁爐念彼枵瘠痛分我躬廢飲不寐

十七日雪稍止曹子顧來晤詢陳則梁魏子一兩兄近況知有

子聞之變隻鷄雙鶴有慚古人爲之慟悼至孤山大幔亭不見張幼青從籬落間盤曲而上竹樹聳翠山後即尊人青林先生冪墓鄰處士梅花並肩山茶落英殘霞覆冢與一禿童問答久之宛然妻梅子鶴風味縱目遠眺煙景賞心昔趙子固放棹此中以酒濡髮箕踞讀離騷於林麓最幽處極目狂呼指爲北苑手筆信不誣也謁陸宣公祠以小舟渡清波門入城拜客晚過若翁舟中觀劇至夜半凍雲初捲月印寒潭始歷湖中靜境

十八日寒甚復飲湖中看朱楚生演竇娥寃

十九日春光過半矣始見晴旭山容湖練如釋愁含笑迴倩趣游急募筍輿從堤上過鄂王廟展謁岳先生登堂禮墓見膚裏遺痕巨筆手摩分尸檜肅然而出一路雲煙樹石與飢民僵尸相雜登上天竺是日爲大士誕辰人煙與香煙互結余意欲窮後山之奧輿人阻以寂寥不知余正媚幽人也捨輿而步橡櫟松杉如龍象如銛鏻右平凹多净室左皆高峰望遊入如蟻行飛瀑下瀉蜿蜒入澗淙淙與松簧爭響俊鳥歌晴山鼠數十羣飛舞古木之杪踞石眺望徙倚久之乃至中天竺麓屏僧舍啖筍過午小沙彌引入裏山諸淨室溪路逼側梅繁而老如亂雪橫斜一里渡危橋轉入深杳覺濕翠撲人通身浸綠則數萬竿巨竹夌霄著節霏煙送鬟上下參差與山無際中有一茅庵老僧偃仰其內從牀下伐筍煮湯以代茶余不忍去念家園種竹

手植七年不滿三畝此獨縱其展翠天之限人以地若此爲之一恨下游飛來峰鬭混茫宕靈秀奇絕異絕從靈隱過包園園新爲嵩介龕年伯所有依山帶水如天然美人不假膏沐假館主人爲秦心卿傾蓋相留煩寄永州晏太守書縱目蘇堤從段橋歸一路晚景身落畫圖夜分莽蒼寒風撼搖樓閣竟不成寢

二十日行李先渡錢塘舅氏暨雲生迂道送別至普陀菴看放生魚菴中淨無一塵設海內普度道場再至淨寺弘敞爲武林禪院第一稽首五百尊者登弘物堂瞰覗則又枕山而湖處山腹有董先生手題唐永明禪師塔塔傍有石磴可上峭壁聳峙舊有居然亭亭廢而址存老松成龍鱗爪怒攫石後遊花洞峻

嶒透漏杳然深遠坐看竹鷄成羣浴沙狎偶不復知在塵世輿人促行流涙而別度慈雲嶺嶺高二里許望親闈尙在二千六百里之外日晡抵江口宿馬胥江樓上此樓廿九年前余方二歲先大父宦章貢携余行曾一宿此今主人爲胥江之孫而余大父母相繼去世五六年矣撫今追昔爲之潸然

廿一日買官舫行因前途戒嚴民舟不敢往也登臨勞瘁足指痔疾大作偃卧不起自醉李迄今二十餘夜入夢卽侍先大父母且諄諄促返舟戒無前進余思親念切決意長途然魂夢顚倒心緒兩牽矣

廿二日自錢塘九十里至富陽靑天碧浪布帆穩挂如懸明鏡中兩岸層山淺洲茅屋煙火掩映松雲展玩石田小畫册對觀不知是眞是幻人生到此游塵濵滓不染一毫白雲堆裏靑嶂坐上樂不是過因思大癡生長此中江山奇秀胎裏骨裏那得不稱大家晚又二十五里宿麓山頭

廿三日早乘月色放舟午過桐君山塔影浮江空亭棲巘不知僊人採藥何處欸乃渡江纖夫傴僂上下步隨石轉絶似蠶叢卽舟楫帆檣無一不相類也過黃泥谿鸕鷀源疊嶂夾江層層菴秀是日始見桃花爛熳如霞而輕鷗數點忘機狎浪晚宿沙灣僅數十家人以桃榔皮和石粉磨食斗米價湧四錢每有好懷聞此則山水皆縈愁緒健兒山下較射競沒石飲羽亦壯事

也

廿四日在夢中已至釣臺矣披衣仰視兩巘摩雲蒼然古繡與兩叔不及盥櫛躋磴而上數折入亭碑碣林立朗誦半晌僅得非復狂奴存故態客星原不炤長安之句又一聯云人心無徑山皆古世事如雲水自長僅爲可存盤旋數百步有一裴煙雨亭數松偃蓋又里許至其巔忽平坦如棊枰則嚴先生垂釣處也兩臺壁立如見先生萬仞高標凭欄俯瞰我舟僅同荻葉對面峯巒羣向眞不愧錦峰繡嶺過七里瀧烏石牙磯諸灘又不減瞿塘舊遊矣晚宿嚴州府

廿五日旭日煖風不減初夏散髮弄扁舟衣白苧看靑山洒然佳致過三河口岸上有樹如柴車之輪古陰數畝詢之知爲僊茶摘葉可烹內有潘姓七世同居余欲造其廬舟子以灘急水溜不肯止遣人渡水細訪其勝知有數百人同爨兩間元氣獨萃斯門令人起敬數里過闕學趙公讀書臺山秀洞奇上叢僧舍亦不及登惟見松杉千樹掩映樓臺而已作二詩時欲迂道金華訪姜端公年伯不果公風雅經濟擅海內望而高卧東山十年前荷猶子之變兹不克一登其堂殊爲憾事晚泊礁石

廿六日二十里蚤到蘭谿泊瀫水驛許若翁以烏傷舊子民來謁稚舟不發散步城中恣買笋橋道遇吾邑製筐紀姓父子以買竹流離此地呼之登舟與苕翁各出數金助之歸是日燠熱

與太倉朱昭芑以小飲譚文昭芑應粵中葉大木年伯之聘天如先生以書來結伴同行大是快事晚駕一葉遊蘭陰山猛風忽作舟橫三江口四面波濤疑有蛟龍出没余仍欲衝濤而上以日落不果夜有盜儆

廿七日寒食節念祖父母壠上僅一孫婦拜掃舟中設食遙祭愴然傷悼作七言古述懷晚行二十里宿思親懷祖進退維谷臥病不食者竟日

廿八日行六十里至龍游小病兼阻雨不克登遙望九朶芙蓉俱籠煙霧徐偃王廟碑爲昌黎第一佳文并不及展拭爲恨作一律寄懷許若翁以官程迫促欲繇閩入粵以偕行諸友及使

者附余入豫章小飲商及迎養諸事余意太翁望七高矣遠道瘴鄉起居難慎公業已考最補任一載便涉清華矣乃公則願還冷曹以爲養親計眞純孝也余力贊之吾輩事君日長儻一滯要津便難自主異日雖列鐘鼎無及矣公至性人應妥爲計深然之相對泣下三鼓就寢

廿九日順風揚帆至衢州一路灘高水急到處驚心過樟樹潭爲古人屯兵處有樹垂蔭數畝枝樸轇轕下垂如千百龍蛇洵是異觀晚晤若翁遂決計入閩從河口分路作七言古勖其無忘昨夜之言勸人就冷辭官余可謂不通世法然公古人也余荷公誼最眞且厚不敢用世法語薄公以自薄也

三十日滯衢州候別若翁公之夫人爲余祖同堂幼妹余與兩叔皆忝內戚繾綣不忍分袂公復作詩相贈以使隨行午後晤世兄周三開及舊眞州父母謫府幕朱公晚仍過許舟小飲四鼓始別

三月朔日衢行僅一里而舟不能前復返易舴艋盤坐倉中看一路橘柚參橫亘四十里宿王家埠

初二日行三十五里到常山移寓東門葉氏環碧樓樓望諸山如圖畫屏念離家已兩月僅行路千七百里望衡陽尚在天外爲之鬱鬱晤南昌令君沈方平于旅次公爲副憲徐蓼莪年伯門下士武康駱宗伯婿也曩家君奉使營葬宗伯時曾訂交又

謬以聲氣及余相晤後遂訂聯舟之約是晚方就寢而若翁幕友凌西美以醉墜石大爲驚心

初三日行李從陸踰草坪渡金鷄嶺至玉山一路春晴景媚樹石花鳥種種悅人輿中作詩四首將抵懷玉驛復冒小雨至黃五十店宿推窗一山壁立上聳浮屠即玉山也望之未見佳處聞去此百里尚有懷玉山最奇秀古刹幽深又聞草坪驛內有王陽明先生和老僧詩眞蹟亦不及見皆缺陷事

初四日買五艙小舟入蘆溪時若翁行李在後予別昭芑先行沈令君復來顧訂同發舟是晚行二十里宿張坟

初五日天晴水溢行八十里抵廣信府山赭色水碧綠如鸚羽

過閣學鄭公故里欲拜其墓隔數十里不及往公爲家大人師而教愛尤篤余會彙公手札數百通成一卷古誼眞情不敢忘也昭芑云公次公方弱冠高才能文章侯廣城年伯以之冠多士小船窄隘左右搖曳令人頭目岑岑悶甚病甚

初六日蚤放舟行八十里午後至河口欲一訪鵞湖書院去鉛山尙有三十餘里不能也小舟煩熱疽發于臀是日重買三板舟移往對河山下有女優演劇同兩叔挐小舟往觀啁呀咿嘶難爲聽何千古同然也

初七日大順風張帆過弋陽午後復雨夜泊洪家渡舟行一百四十里此出門第一快事望龜峰山寺不獲登病卧船艙誦空同登臨諸詩爲之惘然

初八日冒雨張帆過貴溪空同詠東華山吳畝石二律甚佳詢舟子竟不知何處風雨淋漓至仁安縣宿亦行一百三十里是晚寒熱大作瘡痛不能成寐奴子憨睡不醒旅行六十餘日此夕方覺遊子之苦

初九日張帆過龍窟至木樨灣泊舟此地近湖盜賊縱横鄉人鳴金執殳往來岸上病子轉增惡況

初十日過瑞洪下東湖湖水正涸沙洲墳起分港十數道隨路可渡高望之素練千匹渺若銀河乘風至趙家園明月可憐開蓬玩賞病覺小愈

十一日大雷雨六十里晚抵南昌是夜昭芑舟亦至

十二日微雨不登岸作二詩投吳秋圃先生客夏與徐巢友結社影園道先生風雅甚悉家君又與同官知先生清節尤著詩未投而奴子自滕王閣遇巢友登舟把手快譚半晌大奇晚登岸訪陳士業徐巨源舒舜直余小星過鐵柱宮謁許旌陽旌陽有忠孝骨至于足通賦除民害又吾儒第一經濟也拜之便道劉大將軍祠瞻望忠英如挹生氣夜突遭風雨幾至覆舟披衣上滕王閣有詩并記

十三日風狂不止陳士業約巨源招飲快譚竟日復晤左之盤桓半晌薄暮始返竟夜波濤撼舟奔響如雷

十四日辰刻風稍緩自南浦放舟過象牙潭八十里夜泊市汊與昭芑重聚昭芑舟擊墮彼岸幾覆相與執手浩歎此地去八里爲牛峰乃姜居之先生宅夜雨不能走訪泰山喬嶽引領遙瞻市汊大驛當饑饉盜賊時而市中演劇者五六博讙呼四方蝟集燈火達旦去會城不百里而當事者漠然所謂不見眉睫非耶

十五日仍雨自市汊過龍頭山行六十里抵豐城午後稍霽再行十里泊安河鎭宿是日余初度與兩叔擊鮮啜麪後作麗江歌別朱昭芑再草尺一并五律錄箋上寄張公亮兄兀首蓬窗兼以病楚遊子天涯之慼見於夢寐小雨連綿聞下水欸乃聲

絡繹達旦欲不損眠不可得矣

十六日稍晴張帆過樟樹鎮地繁尤廣集藥材昔王陽明先生誓師處也風急不及登許使舟別分路遙念昭芭西美諸兄爲之悵惘晚泊臨江府訪楊伯祥先生秦洪甫明府洪甫遝和給假損淸俸以潤行李秉燭與楊先生譚二鼓大慰饑渴先生欲繫余舟且下榻余思親念迫萬不能留也楊先生云十日前有人自南都來米價大減每石止一兩八錢大爲欣慰

十七日楊機部先生堅留爲竟日譚將曙聞稍晴風駛遂挂帆不及踐約行九十里抵羅坊一路山平溪曲野花黃紫覆路巧鳥和鳴種種不減富春道上兩岸繁植柑樹數十萬株霜雪中纍纍垂黃不知如何妙麗夜泊沙洲水鳥捕魚與漁鐵互響雖損孤眠亦覺淸境可人

十八日自羅坊六十里至新喻一路溪洲相抱黃河擢水三三曲靑草流沙六六灣斯聯可當小照將抵新喻浮屠方立于兩溪之間遙望雉堞橫遶山間松陰覆閣大有佳致登岸入城則荒涼無異村落矣灘高水溜復易小舟晚與土人譚風俗問米價月出方登舟跼蹐小艙中下浮萬頃之碧波上浸千里之明月山寂夜靜鬼啁虎嘯人生不可不歷此異境也夜夢侍先大父母賞家園黃綠牡丹醒來追憶不能成寢

十九日席地坐小舟看溪山萬疊光景轉轉無際舟子各拾小

石有五色光者有峯巒層起者有苔色繡錯者設供于篷窗不減米顛袖中物山中無地非竹新笋大者如樹小者如箸皆淸香沁人余以肥者作饌擇其細嫩煮泉代茶晚行七十里不能夜渡去分宜五里宿較昨夜更幽萬山間寂對岸僅兩三茅舍兩叔有戒心余曰此地孤僻余舟行七日所遇皆披髮野人而山水絕秀我輩極目賞心李賀囊唐球瓢增幾許開眉捧腹之句山靈有知自加呵護且人生日逐喧擾遇靜反覺不妥宗飲一蕉葉撐胸摚脚竟入華胥矣

二十日小舟不便櫛沐每曉行後仍偃臥一二十里柔艣拖沓聲稜稜耳畔山顛水涯異鳥呼答更是枕上一部鼓吹忽聞鷺聲遂披衣起聽時已將抵分宜界矣溪凡數十丈一轉十餘轉始竟一山之四面下有沙洲或麗山根或平江墳起隨山宛抱推篷遙望柳裏雲峰沙汀漁艇茅舍松煙繚靑繞白咏千春流水之句以答之抵分宜有橫江長橋靑天忽落虹蝀城傍水湄山皆屏向入城屋宇高踞其上至學宮前雉堞齒齒過膝綠峰揖向碧波帶纏山水環門庭柳子厚記云可以籠而有之極得箇中眞景如此奇秀自生鉅人人負山水耳越十餘里過金堂昌山二處作詩二章以紀其勝至晚行五十里宿楊岡

二十一日行六十里抵袁州一路命童子爭尋佳石得白黑數座大如卵而巒壑皆具摩玩竟日將過袁登雪潭有詩記抵袁

則然燈時欲晤張爾公叙兩年契濶之懷以去城數十里不及晤夜夢與陳則梁兄飲八斗甚酣余別則梁二年前舟至醉李又有過門之憾中懷耿耿梁月之思結而爲夢昌黎與孟東野書云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必懸懸于吾也俟歸途質之則梁當無異情耳

二十二日自袁州發行十五里觀杲老石有詩長灘迅急忽雷雨大作我舟與下水之舟相觸幾覆諸物皆浮蕩可拾惟夷鏡一位沉没深潭一路資其捍衞甯止敝履之感晚行六十里抵楊村宿

二十三日自楊村抵瀘溪僅四十里半日可至不里許一灘如登梯然烏灘最佳勝有詩水澁且淤僕人各以竹翼舟而行奇事也深夜始至

二十四日以輿馬不敷住旅舍土樓蕪穢思欲閒步山水間詢之土人皆云無有及出門則徧地皆佳山水也與兩叔行數十步折而南則爲太月山壁嶂巉削余遂口占一詩是日蒸溼似欲雨擬返矣見右側一山上有數松蓊鬱命小童先偵之則有路可登也步數折至其巔六松參差龍舞傍有二石大數丈一偃覆一横披覆者容箕踞披者則蔭坐十餘人攜茶具坐其下半日遥望千山突合陰雲四垂急歸旅舍轟雷夾風雨驟至燈時稍止小雨迷濛慮明晨不便衝泥鬱鬱不樂

二十五日天明衝雨過山幸稍霽五十里至萍鄉一路新漲雷奔山田競插新禾度亂石嶺有一石横路傍名曰虎石作詩記之再十里又一石如輪色雜墨綠下有座擎之出輿撫摩不忍去他不能悉記至萍鄉下小船僅如蓮瓣四十里線迤蛇行傾刻至湘東一路石秀溪迴不可名狀換永州蘆船泊洲上看村人演劇

二十六日下湘東七十里至醴陵而衡州諸役備船隻人夫捧家大人書至余跪啟讀之則兩親念兒成病既聞來若從天降獨子不能時依膝下使親牽憶若此何以爲心先命提足報慰再行八十里抵淥口宿

二十七日自淥口下江一路岸高且多涸二十夫牽數小船一日夜止行百二十里至都石宿

二十八日蚤發七十里至衡山縣水路抵郡向需兩日陸則一夜可至從縣索輿馬行遙望南嶽縹緲雲煙恨不及一登爲快爰作望嶽詩四章志之時天漸昏黑役人持火炬前導諸健兒挾弓矢刀劍左右余雖山徑崎嶇樹石蔽足而輿夫行疾如飛余不無顛仆之慮已仰見亂山高處有如鐙火者數十點問之輿夫云是山君目光余于是時不知置身何所可謂奇絕險絕凌晨乃抵衡州

如皋　冒　襄　辟疆

告關廟文

杜于皇曰心口無飾義氣炳然甚得告神之體

崇禎甲申春抄謹以牲醴香楮闔邑紳士虔告于關聖帝君之前曰自初春聞變以來闔邑之人盟于神前者屢矣卽某等未嘗不倡於先而附于後也然皆迫於時迫于人迫于時蓋變出非嘗又當倉卒不終日而渝其言猶可原也迫于人則口違其心矣甚且陰讐之而陽與其事當其時迫人者未嘗不知迫于人者惟恐其知而假神以爲證欺神而誑人莫此爲最宜乎神

怒而人怨之也今茲之舉時既稍平人皆好義合數百人一心合數百人上下之心力以爲一邑同心之倡防守城池保護身家不需餉以糜財不募兵以聚衆不結黨成羣以滋亂教訓子弟衛我父兄操練僮僕衛我家長不出平嘗日用之中卽寓制挺撻敵之義此亦何必盟于神而後同心也然必上矢之神中鳴之父母下公之闔邑以其非有所私非有所激也然亦有私慮焉慮在勤始怠終慮在二心岐舌慮在目前偷一息之安遂忘前此之危後此之變慮在一二人惜小費護私痛因之撓衆筭以悞茲義舉有一於此神其殛之務使衆心金堅羣力鋒淬作忠鼓勇將不止一隅之保障已也伏惟神祐尚饗

祭萬子文

杜于皇曰直寫情事可見辟疆篤友之眞

嗟乎余嚮慕茂先十餘年茲始得把臂傾蓋投交一日如素方以一日慰十年詎謂此一日者遂成隔世別也傷哉茂先賓余不幸憶客夏泰淮與伯宗衙之屈指海內人文推道德文章茂先第一余恨不越疆負笈相從以游今夏聞以應辟過邗余衝暑數百里趕之得與抵掌譚當世之略與古今得失大有水乳之合旋分賦黃牡丹於影園一時鴻鉅并集而茂先獨賞予詩頫年落拓自幸得一知巳可以無恨閱二日而茂先病滯下矣茂先篤友深于天性雖頭目岑岑日數十起猶以支離接士明

月可憐仍與美周敲詩永夜細商奇字余聞而變色告美周且貽書寄藥切戒茂先之不慎手札相復猶作數百言筆墨芳韻閱之如美人香草而感余關切之懷則無異骨肉也未幾告別執手榻前精氣內銷自知委頓余歸而泣下方信元善所鍾天必嘉祐且有美周超宗左右之或可無恙何意未半月而竟作古人也傷哉茂先以雕龍繡虎之才而敦以古心大樸讀書樂道者五十年爲四海所歸辟薦大廷卒未得行其正學雖有園可適有文可傳有小星可侍竟艱于血胤旅死于良友之手天不可問人將何從傷哉茂先余嘗有言吾輩不蚤達大用以暢發素懷必蟠鬱不得志而死今其言屢驗矣知時勢中變滿目

兵荒人生世上水火不能應人求是非不敢出諸口有目徒明有心空熱而卒不能起匹夫匹婦于溝壑之中郎知已淪喪牽于病冗亦不獲走三百里一哭几筵徒叙相知增其哽咽傷哉茂先或鑒余衷尚饗

祭吳母文

杜于皇曰眞至

嗟乎余小子輩何忍哭吳母也余輩與白耳稱異姓兄弟如芝蘭松栢之芳且堅也甘苦共喻休戚相關又何忍不哭吾伯母憶客夏余三人應制白下時母正六十初度登堂一觴缺焉猶子至今爲恨方謂母德聖善母性儉勤坤厚無疆必躋大壽跽上康爵正有時耳歲暮白耳書至知母病甚余輩延醫齎藥以往醫者歸又曰危甚復細詢白耳侍藥狀醫者起敬道其形容意志之誠篤不減古之純孝又道其兄弟及讓竭力耕讀以順悅其親詳于吾輩之所見聞方嘆服曰人事盡而天心見母必勿藥有喜嗣聞白耳割股不效請以身代不效夫人子之不忍其親人之事也自古皆有死天之事也天未盡可以人事續之人事盡而天不能違其氣數此白耳之所以抱撼于終天也雖然生養死哀人子之常求人子于今日卒有憾于親之生死非天性之皆薄也牽于世俗之恒情積爲日用之跡節儀冠大肉之家以嗜欲毀其愛敬蓽竇蓬門之子以艱苦廢其情文親在而悠悠親亡而夢夢甚有旁觀蹙然不安行之者處若無慊聞白耳兄弟之風亦當痛自愧悔矣白耳聞此亦當節哀保身異日者爲大儒爲名臣以顯揚爲孝母地下有知亦瞑目無憾於二子之言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外祖母文

杜于皇曰篤摯中有鬱壹難吐之緒至性之人其哀良苦讀此知作者之爲純孝

維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長至後十日乃明故待贈馬外祖母許太孺人六虞期也緦服愚外孫冐褁以父母履任湖南訃音未至不敢飾也又弗忍默也虔具牲醴楮帛之儀寫哀而泣告于靈几前曰嗟乎褁何幸而生二十餘年內外大父母皆雙壽在堂一時齊眉介福得以一身代養於其間何不幸而始自乙亥父母赴任兗西吾祖繼外祖長逝褁以一身分痛于其間閱一歲吾祖母又繼焉迄茲庚辰吾母從吾父宦粵遷楚亦僅經年耳褁又以一身哭吾外祖母也嗚呼痛哉昔之稱重慶者四人今皆安在哉何幸而不幸至于此也嗚呼痛哉外祖母閨秀名門來歸鉅族淑德懿行純性敏工皆自天植外祖雖承歷世巍科之後而淸白纘休性不耐齷齪一室琴書四壁增累又子姓繁衍乾坤之數有九而吾母今恭人勅封孺人者其中女也外祖母上承夫子之意仰事俯育者五十載春雲冬日厚而且

溫卽吾母入寒門事兩世翁姑亟稱純孝相家大夫四方遊宦慈祥廉節風厲一時爲女宗母師以克昌吾家者皆外祖母壼教所貽也而其鍾愛襄也則更有故憶襄甫二歲卽隨先大父宦會昌外祖携吾父母共至時襄孱弱善病飲食藥餌外祖手鞠育之且幼有小慧解人意旨外祖母倍珍惜焉自童子迄成人三十年來備極撫摩教養之篤佳辰良夜茗椀酒杯襄必在侍精羞珍菓鮭鱠葷羹襄必分嘗歲時豐嗇家常甘苦及胸臆間不對人言事襄必得而傾吐之三日不見詎云疎也不言而喻中無忤也嗟乎吾外祖父母之視襄也直曰孫而已矣曾外之云哉以故吾母遠在數千里外雖頻牽萱夢稍慰遙愁七夕人自粵中歸反覆叮嚀惟外祖母平安二字是寄又甯知於鞠月之抄竟罹此大變也傷哉外祖母執襄手惓惓惻惻惟以不見吾母爲恨而吾母之抱恨于終天者又何極哉外祖母壽登七十又五雖遇不大豐享一生安靜和平之福卽今臥病五旬水米不沾盥櫛如素卒之日面若哀玉四體蘊香坦然去來眉目無礙斯豈平常再來人易得者諸舅氏淵渟嶽峙宇宙奇器大材當晚成自君家舊業內外諸孫數十人瑤環瑜珥蘭茁其芽其相率而事外祖母生榮死哀竭力盡禮襄從其後痛悼之餘繼以慨嘆謂吾諸舅氏產不逮中人而其事親也可以愧一切富貴夫人子苟可曲致于其親亦在乎自盡焉而已嗚呼傷哉外祖母之德備福全若此襄復何憾然襄于是深有感而不能無憾焉者吾父母客秋赴粵涕泣而告曰茲行也祖父母往矣外祖往矣其在今日在父惟姑在母惟母兒其念之襄于兩親旣行迎養姑祖母于家曲事外祖母于外今外祖母棄襄又往矣而七十無兒之祖姑亦以病痢六十日而卒雖參朮棺衾在在歷襄手目乃中夜浩歎竟弗慊于襄懷也其弗慊於襄懷也卽貽憾于吾父也此似有天焉不容強獲然襄于獻歲六日入楚侍養矣對吾父而抱憾對吾母而傷懷其何以爲情哉因外祖母之素妹視余祖姑也故并及之死生不同情至則通興言及此靈旗在宮嗚呼哀哉尙饗

太傅董先生哀辭

杜于皇曰文敏識辟疆於十四時卽序刻其詩後之期許特達眞足千古宜其娓娓數千言一字一珠一淚也

嗚呼國爵高名寵綏積日六朝鴻鉅四世元臣一朝承諱遐邇銷魂小子襄江海一瓶聞風哀痛喬嶽崩高人倫失鏡且爾先生名位尊嚴鯫生稺齒孤陋勢既不侔才品復下登龍抗禮小友是珍隆以品題厠之騷社推任末之庇車仰親奉德尊孔融于北極亦有禰衡忘分忘年於斯再世興國之舉哀不盡生芻之往酹未遑遙致兼言一申惆悼幾微心炤鳴之九京其辭曰

大道洩兮元精哀國老兮收榮允模範兮坊表究大人兮深籥

備四德兮三道飛九萬兮一鳴鴻苞縕兮祕密書林郁兮菁葱懷世資兮利器幹訏謨兮國楨俯寥寥兮區宇懸水鏡兮永衡曠千古兮絕世比精鏐兮寶璣金粟如來兮後身玉皇香案兮侍吏含秀德兮輝輝蕙茝畦兮霏微滙三泖兮淵沖峻九峰兮弦韋逮科名兮盛時抱推輪兮隱輩結紫綬兮金馬鳴玉佩兮禁闥逮中歲兮少落隱謇諤兮蹇蹇幾卷道兮江湖戀魏闕兮郊扉世溷濁兮無援娭清時兮弗惡贊中興兮文明樹崢嶸兮大業擅文虎兮人龍署鸞臺兮鳳閣領玉振兮金相掞容臺兮著作飛雲煙兮董源追翰墨兮逸少負傾動兮華夷窮鐫摹兮遐劭綜古今兮風流統三教兮典奧冥筌盡謝兮恬憺一眞幹

運大儀兮萬寶開闔金堂玉室兮邁伍離倫鴻衣羽裳兮飛舞翩翩福庭逍遙兮想象天門漢李負圖兮招搖帝宮安期爲徒兮桂華修爽紫房三秀兮五圖鍊眞蛩歲登龍兮遊爲子喬羅顥出塵兮標鑿匪格寥廓相許兮豐城劍蒦攜手促膝兮傾倒肝膈何採乎孺子之謌兮重以金石何取乎寂寥之居兮字之寒碧惟嗜痂而忘醜兮生其六翮長相思而無斁兮淋漓手刺抱素璞而不售兮三獻三刖感特達之鮮酬兮天地跼蹐壽域弘開兮方輝映乎狐南玉樓催赴兮乃遽返乎瑤席秋蘭搴兮王者爲谷禾禾蕭艾兮胡佩服之可試勉仰高以屬聖兮奚蹈景之是追朝野聞其無人兮躋典刑而下之離貞素而弗之全兮益又重悲夫澆漓味道腴而函道祕兮心內凝夫德滋發皇眾人之聾瞽兮滿大宅之清和履尊高而無懈兮茂庸章之鼎彝得九還之大藥兮睨塵世而如遺辯煙客之雲裝兮紛九葩四鹿之陸離悲嵩搆之云頹兮儼歸神乎靈印淒松嶠之晚露兮痛呼天而感滋既知己之淪亡兮余有生亦何爲碎孤桐而不理兮恐山水之見猜淚淫淫其下注兮若轆轤之綆縻羞餔糟之無時兮東生芻以遺祠引壽堂之如在兮咽江水而聲悲哀在疚之欒欒兮述通家之好于雲涯無諼此平生之言兮督楚些以爲之蒸兮聊以招先生之魂兮

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若曾許公殉難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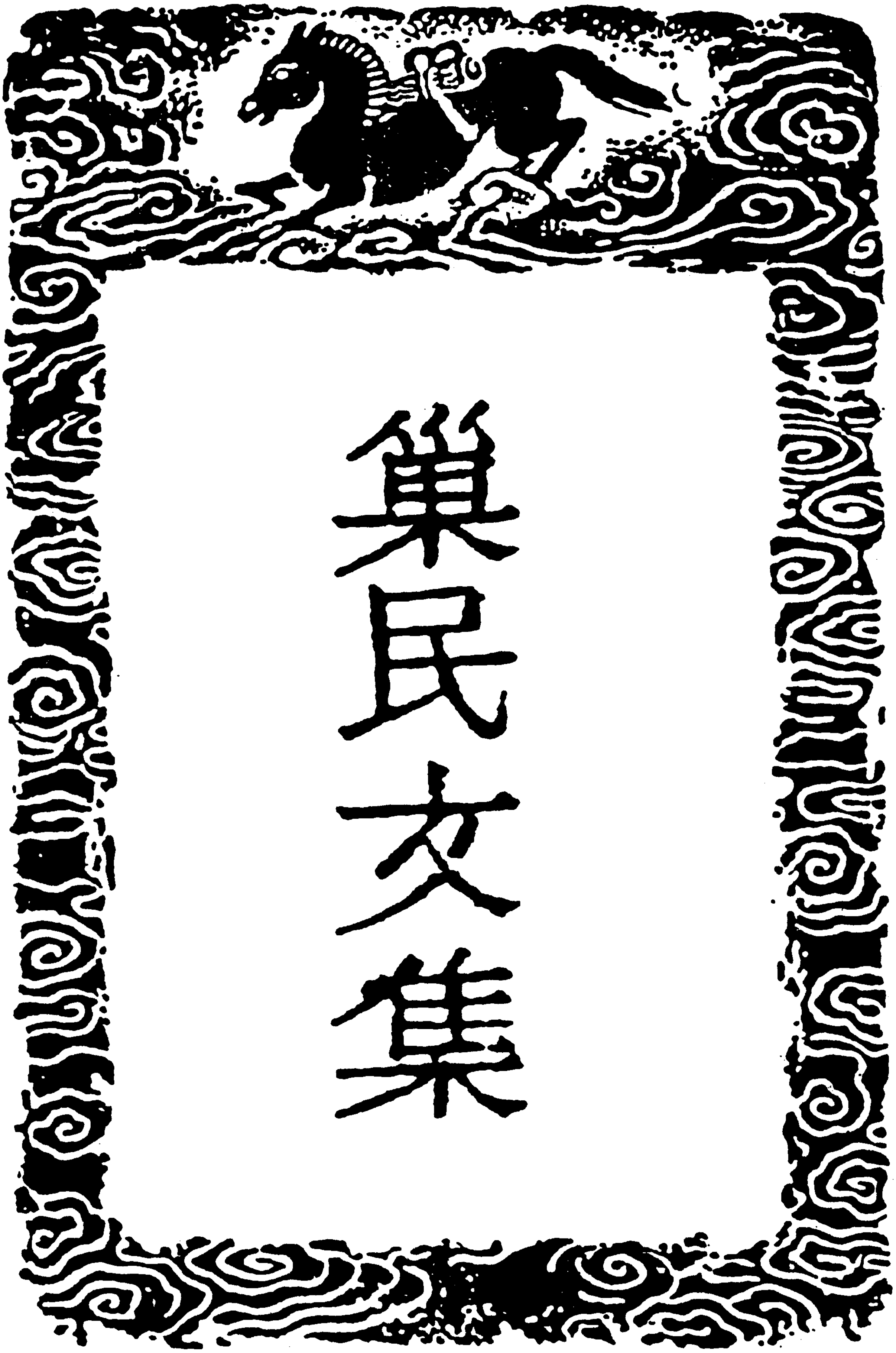
杜于皇曰古今節烈人多其平居吶吶如不能出諸口者其嘵嘵利齒假張壇坫者往往至臨大節而敗嘗嘅甲申三月十九之變如大火聚金之眞僞至此而辨非造化之尅毒於小人乃造化之爲君子鳴不平耳嗚呼獨不爲鼎湖之痛計耶讀辟疆此狀始知眞忠臣眞孝子在此不在彼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賊破神京時公隔夜方議人各守城百堞始歸寓傳聞先帝出齊化門諸臣咸微服追擁聖駕公追于人言亦微服往從之甫出寓見賊衆充斥道路卽返曰駕必不能出也易嘗服如故家人知其必死蓋公數日前與同鄉諸紳約不能擐甲堅守矢以死報遂羣伺竟日渙友人羊君輔李

羽中泣告曰太翁望八而一子成童且太母尚未及葬稍緩須臾或從權爲報讐地公瞋目不聽徐執羊李手諭諸僕曰我自讀書時便有今日矧老父自幼以忠孝相勉且前屢書至云爾爾持已以廉無忝厥職即此便是大孝天下有君死而臣生謂之厥職無忝者乎吾未見不忠而能孝者家有伯兄可以承事弱子俾爲忠臣之裔足矣稍緩則虧體辱親并爾輩不可保也旋更冠服北面拜君南向拜父寫家書數行作詩六絕書中惟致歉于忠孝之難酬自葬母教子外不及家事一字詩忠憤塡膺筆鋒濺血旋出銀書尺一命藏寄太翁付其子乃閣學文師十年前所贈纍乏用鎔其一不可不守也言畢以好言慰羊宿他所密諭諸僕翌日當闖間道速歸復呼一僕隨入內室取麻練命作環僕戰愕不能措手斥之出遂自縊死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凝然懸於室中顏色怡悅神明如生越二日羊李二友匍匐稱貸手殮之尚面目如初公三日前措餉三百金皆鎔器典衣又重貸之烏傷舊子民質庫中始完淸苦可知也四月望日羊始出都五月廿八日抵皋訃聞余小子揮淚述其言爲狀嗟乎國家培養人才三百年而先帝更溢額取士鼓勵多方一時袞袞名流咸登樞要而同公殉難者僅二十餘人自古君國之難有如是之奇慘義勇忠烈之不振有如是之萎葸者乎蓋繇士子平日浮獵文章而不實務根本即操爵人之權者徒飾

稱治譜而未嘗嚴考其家行也若公沉毅莊恪天直至性爲諸生有聲便慨然具大志聯登甲戌進士受湛持文公特知益自砥厲初任烏傷令三年任事興革卓然比丁內艱哀毀幾於滅性遺愛妾茹素不入內每晨夕上慰太翁外即侍飯寢泣於柩傍三年一日服闋時柴骨鳩形人不忍見即古之大孝會有旱乎庚辰冬江南北大饑而吾邑尤甚余不揣力任賑救時公補粵任方北歸倉無一粒囊無一錢宻貸多金助余不逮余忝公內戚一日入其庭公方持竿翻麥蓋恐濕蔌賑饑人之腹手自曝之其隱行可師大抵如此辛巳春公赴粵余亦覲兩親於南嶽聯舟偕行繇吳入越同寢食者五旬益得盡公之深蘊過三衢而烏傷子民擁趨如蟻是時公因限迫由閩抵悳來以行李附余入豫章惜別痛飲者數日公亟念太翁老矣五千遠道迎養維艱與余言淚下不止亟願就冷曹以圖終養公質直無飾言余不敢混以世法遂力贊之且堅以詩比屢任後復專人迎養旋擢天官主政人方笑余之迂疎無當乃余必不敢信公之顯擢會有以致之也公聞報殊不懌奉太翁還稱觴獻壽戀戀不忍行而太宰竟以逗遛欲議處太翁力促始就道客夏午日余追送邗關促膝握手惟以以人事君爲已任入都十閱月手書九及余憂時之淚漬於楮墨詎謂國難忽至於此而公之殉難死忠余固蚤於其平日決之也以公才品學問一死何憾獨

是上有霜白之老親下有未婚嫁之兒女通籍十一年未置一椽一畝室中敝帷煙積几席垢穿聞訃後喪禮不能備而太翁以子能承其教且悲且喜是父是子茲豈易言者哉試觀今日偷生輩慘辱萬狀卒罹刑戮究竟不免一死豈聰明見不及此與總因嗜慾攻心利害怵志穿窬之行久營於清夜而貪鄙之愛不能自割於妻子故喪身失節雖死不悔如公潔以處世儉以守身仁以愛人誠以接物故孝爲純孝忠則純忠上可與夷齊比干抗行矣豈無所植而偶然者耶余辱公知已之誼最眞且篤附述其大端用光信史則余小子亦附以不朽



巢民文集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冒巢民先生文集

羅惇曧敬題

宣統三年辛亥十二月刻成

巢民文集卷之一　冒氏叢書

如皋　冒　襄　辟疆

賦

銅雀瓦賦丙午

魏帳未懸鄴臺初築複道衺延綺窗交屬雕甍繡栱矗十里之妝樓金埒銅溝響六宮之脂盝庭棲比翼之禽戶種相思之木馺娑前殿遜此清陰柏梁舊寢嗌其跼蹙無何而墓田渺渺風雨離離泣三千之粉黛傷二八之蛾眉雖有彈棋愛子傅粉佳兒分香妙妓賣履妖姬與夫楊林之羅襪西陵之玉肌無不烟銷灰滅矢激星移何暇問黃初之軼事銅雀之荒基也哉乃有遺瓦如舟繡苔似錯德儷元泓聲諧松籟醉素留草聖之痕顛米鐫秘書之寶閣光澤瑩膩古灝磅礴見之三十九年與前憮然千四百載如昨唐宋文房此爲鼻祖西京玉質遜其大樸已焉哉春草黃復綠漳流去不還只有土花留碧在曾向高臺覆玉顏

廣生謹案此賦刻陳其年儷體文集中而無乃有遺瓦如舟至已焉哉七十七字（土花留碧陳作千年遺瓦）其年讀書水繪最久此篇或其年所作經徵君改定或徵君自作而其年鈔置行篋其年沒後鄉人蔣京少刻其遺集無隻字遺（此王阮亭語）故并此篇入之湖海樓集也

後蕪城賦（甲辰）

試望南州雲拱神京周綿江海駊騀邱陵四會九突五達嶢崢天分牛女地軸崑崙是以廣衍沃野用池濬洫都城千雉層樓百尺嶻嶭結罵嵾峭繩亘虹采委蛇壘陽屬革攻守齊備高卑不一邑居爛熳工賈紛集固護永基君民咸益加以魚鹽富金錫繁修世休命岡陵永存其中躭躭帝宇煌煌綺櫳玉塡金壁鐵鳳蒼龍殊形異製遲彩流虹更有崇樓閒閣別寢離宮襄以藻繡蓮若椒風張吳歈之繁會樂鄭舞之蹁躚逸游妙戲巧捷蓮翩至于紫幌通河翠簾引月銀釭燦曜金絡蟬聯青娥皓齒蘭儀令顏又若石橋吹臺羅模靳屏靚妝袨服游覽郊坰連輿接席解帶披襟當茲全盛之日誠愉樂而多情豈越歷朝而下値衰亂之屢經何當六百餘載更烽烟之未甯潛鋒鍉以格鬪焚琬琰于疆埸狼煙日熾天塹羅殃怒雨慘烈迅風飄颸虎臣稜威而爊灼孤忠碩畫以愴惶勢分魚貫陳列雁行豈八靈之震慴奈九峻之蒼茫兵戈震盪甲士流亡青燐熒熒白骨如霜叢蘿彌蔓榛棘旁唐瓊臺少色月觀無光柳衰隋苑釵沒雷塘木魅晨走山鬼夜藏樓臺旣傾圮城郭復凄涼時會變化天道靡常人生覩此能不悲傷若夫東閣西亭重巒湮沒釣臺與浦磴道已灰周覽者撫軨軹而傷懷弔古者望曜靈而心摧伊鬱誰訴對此盤迴乃遺音莫拨夜月春花陳娥隋豔委泥沙旣

傷反側後此空嗟我心孔棘曷爲可已憶文選之樓悵太傅之里遺風欲追悵惘徙倚俯念今日埃塵莫起柳垂陰車瀞止月滿橋歌纔始梅花芍藥賴有騷人雲水甘泉徒存舊址山川改色於邑若何賦已此終復作蕪城之歌歌曰四帳白雲兮宮殿頹邱陵草萊兮松柏摧城上烏啼兮聲哀令人悼悵兮傷懷

廣生謹案申酉之間高傑兵殺戮至慘吳梅村輓董宛君詩所謂高家兵馬在揚州也此直是一篇有韻揚州十日記文

巢民文集卷之二

冒氏叢書

如皋　冒襄　辟疆

序

評點謝康樂游山詩序（丙申）

謝康樂游山詩三十一首益以與廬陵王義眞書答范光祿第二書與弟二書并游名山志暨六朝來評謝諸家彙爲一帙繼柳柳州游山記杜少陵夔州詩後刻之歲辛巳憶余省覲趨南嶽曾手錄此詩于富春道中碧石紅潭靑簾白舫蓬窗繕寫極不能忘乙酉避難秦海長夏轉徙張蠙浮大白居又細加評繹他鄉兵火中艱危萬狀然余日夕此編高吟默誦與金戈鐵戟

相斷續卽寘身谿谷攀蘿附葛時恆懷之不置也余之傾倒于康樂至矣嗣遭大掠生平手目所經細帙盡歸兵燹徒爲浩歎癸巳秋搆小三吾於水繪庵成委懷邱壑擬盡搜古人登臨詩文聚于斗室顏董思白先生爲余書澄懷觀道小額于上以當臥游然盤臟穿胸尤以謝客爲第一覺奇秀之氣往來几席間居無何復以繩頭蠶尾小書一冊留之吟篋以娛卒歲乙未秋楚竟陵譚灌湘以世好過訪見此書愛而欲攫之余未忍釋也後灌湘別去數千里外重託其令兄只收寄語殷殷以謝詩素冊爲念余知故人意良厚卒歸之嗟乎計余生平往返三吳楚蜀虔粵之交舟車萬餘里所見山川英麗甲天下其間雲霞之出沒草木之蓊翳陰晴昏旦之變幻禽魚鳥獸之情形又不能數已也每遘景詠歌所不能寫者覽謝詩則撫掌快心若道余意中事迄于今余將老矣十八年來足迹未嘗越三百里外然披賞是編若見夫彭蠡匡廬之奇秀焉瀟湘雲夢之淸綺焉閱斤竹澗之詩飆富春渚之作如聽巴猿峽雁之啁啾于耳焉巫雲娥雪之紛霏于目焉曩游固未遜也余之于康樂也殆將以此而終老乎至其詩略盡箋評註中不復論是爲序

廣生謹案徵君評點柳子厚山水文余有藏本謝詩刻本迄未得見王阮亭贈詩云邱壑胸中君自有柳州文筆謝公詩卽使本事序中所稱譚只收灌湘兄弟皆譚友夏之子只收名籍灌湘名篆

今文選序（壬寅）

戊戌冬杪余友陳定生子其年來東皋與禾丹兩兒讀書水繪園其年今世之孔璋也詩賦麗則銘頌綺密自其羈貫時卽號海內上流顧獨折節于余于兩兒雅弟畜之戊戌迄辛丑陳子在吾皋四載矣每見其巾箱中有今文選一書朱墨狼籍縑緗稠雜取而讀之則此四載中陳子與兩兒朝夕選集者也余觀其首尾明淨酷有裁制蕭氏高齋以後罕覯此書因不揣鄙固間爲參酌歷幾歲月益爾完好濟南王阮亭使君見而稱之擧均隋璧文奏之暇復加甄汰得文八卷賦序諸體共如干篇余

迺嘗負郭田付梨棗焉梓成余顧謂其年曰文章一道作者難選者尤不易夫選不能以受瑕者也古今作者畧可數矣柳吳興隴首之餘甯無累句薛司隸空梁以外詎乏蕪篇而片語纔姸便登才調全文或爽無損風騷若夫選者之難一篇失入遂貽四部之羞一藝微乖有減連城之價不爾則華林七略文苑英華諸書至今作此寂寂而昭明一選千古獨推明允也今茲措撰庶幾無負歟既復泫然臨文而歎集中所載皆先後之華也曩者過江耆舊東晉流人莫愁桃葉之間余與其年府君定生實預斯游焉今其年與兩兒宣述石城之勝事揄揚吳會之英流秋菊春蘭芳華不亞而余則既將老矣覽茲集也撫今思

昔樂任哀來余又將焚君苗之硯而刺賀拔之舌也已

廣生謹案其年自順治戊戌讀書水繪前後凡十年其詩文集名射雉詞名烏絲皆徵君爲付梓余求之近廿年僅從耆壽民閣學家見所藏烏絲詞原刻二冊今文選不知尚在人間否若得之與其年所選篋衍集並行亦雙美也（篋衍集余藏有二本）

壽陳太公八十序（辛丑）

江南有隱君子曰婁東陳先生云先生字確庵崇禎壬午孝廉也以故數年來高蹈不出文章理學天下翕然從之歲庚子陳太公溫如先生稱八十矣先生爲人長者性醕謹有王彥方萬石君家風然生平知大義負節概不屑爲世俗態確庵大節得之太公庭訓居多確庵壬午之舉于鄉也實出余郡司李佐[illegible]湯公門而余是年亦中副車確庵不鄙余篤年誼又江左諸君子與下走咸修縞紵確庵尤稱莫逆交今太公之八十也謀所以壽之蓋余見今之所以壽其親者矣好逸而惡勞樂富貴而憂貧賤天下豈有異人之情哉以壽吾親者之欲富貴吾親也而遂有此梯榮寵彼競聲華甚者乾沒如潘岳猶謬託于板輿以事親矣而確庵不然以壽吾親者之欲逸吾親也而乘堅刺齒肥樂甚貴適意耳確庵又不然吾聞確庵居蔚村蔚村婁之僻處土田磽确民俗愿樸其男子善耕種數百年無呰窳家確庵奉太公數徙而至蔚村焉先是確庵一再徙無之乎非蔚村

也確庵自田間來田間人絕不知爲孝廉也太公年八十又健飯且日率家督利其錢鎛而耕之慰勞焉暇則入鄉塾訓章句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弟勞苦不少休於人無所技梧蓋鄉人初不知爲陳太公父子既未嘗不樂有陳太公父子也確庵之壽其親如此富貴乎貧賤乎勞乎逸乎衆人惑之冒子信焉於是呼禾丹兩兒而進之曰夫陳太公者知大義好節概者也陳先生者高蹈不出文章理學爲天下師者也陳先生之壽其親蓋以貧賤而不以富貴以勞而不以逸也人以此壽其親吾亦以此壽人之親朋友之誼也亦猶行古之道也且庸見夫貧賤之非富貴而勞者之非逸乎哉確庵行誼既見于天

下余亦杜聲息影不敢稍有跌墜確庵太公年八十余母馬太恭人亦以昨年稱七十確庵數子英俊余亦有弄文筆子二焉今余之壽太公者又卽確庵之所以壽太公也太公其肯爲我輾然進一觴乎書以爲太公八十壽序

廣生謹案婁東陳確庵與陸桴亭皆負理學盛名是歲庚子徵君年正五十確庵來如臯爲徵君作五十壽文又作得全堂夜讌記得全堂夜讌後記並刻同人集中

漁洋山人詩集序（癸卯）

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比曰賦曰興所由來尙矣輓近以來政教散失禮樂頹壞明堂淸廟之上靡所宣述且也言之者獲罪聞之者不足以戒於是一二明哲之士不敢有所賦比以自千慸激然則雅頌之失所也意者風猶可爲乎賦與比之不復作也其猶或出於興乎四五十年間箋註訓疏寖以舛譌小夫譎儒駢其師說豈獨州鳩師曠之難其人卽杜夔荀勗之流亦夐然邈矣黍離麥秀議者以爲於詩兆之其後吾友華亭陳黃門起而更張焉毛鄭功臣於斯爲烈乃後之學步華亭者得其鉛澤而或遺其倩盼乍離乍合載陰載陽徒令人睎哲匠而躊躇慮知音之綿邈者也抑詩學誠難哉不意當吾世而得阮亭王先生先生神靈夙授騷雅性成兼之酷嗜披覽於古人微言别有領會生平著述淵富才思敏贍踰於四部溢於七略記

年一編斷自丙申爲始大約申酉之間先生之詩其裁制宏以鉅其體格壯以烈高文典冊裔裔皇皇意者般倕之搆建章牙涓之鼓鐘簴乎戊亥兩年其標旨也微而遠其託物也思而多風明秀嬋娟傾城絶世詩云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阮亭之謂矣庚子辛丑則如成連之寂寞郢人之運斤成風豫到筆隨神行宮止擬之李杜王孟高岑間未知置身何等阮亭其猶龍乎善乎陽羨陳生之言曰吳興隴首之篇康樂池塘之句非關詩史並係直尋夫仲默昌穀洵風流之絶調也然舍人述作終傷繁富迪功文筆微嫌婉弱必若漁洋通何徐之驛騎標文質之淵源庶幾三百年一人耳余沐浴斯言深相撫掌但因老大未能深造惟令兩兒子禾書丹書日夕讀漁洋詩一帙以當師資而已

廣生謹案康熙乙巳阮亭以揚州司李按部如臯修禊水繪園中賦詩十章盛傳於時余藏阮亭與徵君手書書法瀟灑不甚本等而有晉賢風味

王自牧集杜詩序（甲辰）

蕭山王自牧夙負逸才好著述風義稜稜直逼古人余久佩其人且誦其詩大率一軌物於少陵云乙巳丙午余咸以新秋艤舟邗江屢晤自牧復見示游園汎舟詩如干首蓋集杜也美哉洋洋乎其正始之遺風乎夫少陵以曠代之才蒐剔古今牢籠

百態揚風扢雅觸事興賦比物陳詞沈鬱頓挫化工肆給殆千百年一人耳而自牧輙能攬其微旨會其全神含英茹華而集其句我取古人之心而謀之若古人先取我心而代謀之我取古人之心而合治之若古人先我心而分治之故少陵之詩有不啻於時會者而可以銷夏思秋遇也有不啻於游眺者而可以名園曲水遇也有不啻於招尋者而可以勝友嘉會求也且歡樂之詞而可以感慨會憂患之詞而可以休游詠也讀是詩者謂爲少陵之詩可謂爲自牧之詩亦可謂爲少陵先作以待自牧可謂爲自牧繼起以追蹤少陵亦無不可彼夫步趨古人口吟筆寫瑕瑜雜陳高者刻畫爲工皂者撏撦爲富以彼較此不大逕庭哉顧自牧於此亦有家學焉昔其尊公先生凌鑠千古集杜詩成帙行於世自牧有少陵之才而復集少陵之詩似續先人其風人中之孝子乎吾家世業詩先大夫放棄林泉惟躭吟詠亦有集陶集杜余更有杜癖自總角至白首手披口誦已竟數十過但不克如自牧之融洽渾淪範金集翠與先氏伍而所好則同將天下知自牧與余交者以詩而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者自牧得以尙友杜陵余又得以締歡自牧矣

廣生謹案自牧名余高著有退庵集村北游集杜退庵詩稿毛西河爲撰序略云自牧喜集杜甫詩當其目有所接意有所感友朋有所況臨山川道遠有所觀覽覺吾所欲言甫已言之矣以彼媲此以此媲彼不知其翦裁之妙也

稽鴻若詩草序（甲辰）

憶余曩時與臨川諸子游也與大士文止大力千子爲文章聲氣之交嗣則吉人晉卿機部巨源茂先士業爾公魯直左之小范小星相與刻燭聯吟浮杯狂嘯滕王閣上桃葉渡頭有數人者短詠長歌與江聲相亂蓋至今極不能忘無何數子俱寥落或在或亡余亦老大足迹不及里門外依稀舊雨大半山陽又不獨臨川諸子爲然也憮然久之彌深歎息一日者家大阮以何處草一集授余讀之見其淸文綺句斐亹絡繹古詩則規矩黃初近體則出入天寶徘徊咀賞不能釋手問作者何人則臨川稽子鴻若也且稽子游東皋久生平蕭遠澹泊絕未嘗求知於世卽以余緇衣夙好僅僅於黃九烟座上一識其面則其人可知矣獨余老而才盡茫茫百端每思曩游邈不可得矧先大父宦章貢攜余僅二歲郭大司馬靑螺鄒總憲南皋兩先生時著余膝上水厄萬安全家寄寓劉少司空時吉侯先生尙同先君爲諸生也後先君鄉會出閣學鄭文恪公侍讀謝培元先生之門余庚午首場爲姜居之先生擊節以未終場不售先生每與稚斗機部卧子天如言深爲悼歎辛巳余訪先生於牛峰綠袁入南嶽臨侯先生方以危疆受過被逮然足迹半豫章矣今讀何處草追憶先後師友中郎虎賁感舊之情正深而傷今之

摧抑者復豫章故人也若夫竹林風調叔夜爲先則君詩學淵流自在天壤又無俟鄙人贅言矣

壽湯惕庵先生暨太公同歲六十八十序（丙午）

嘗讀古今傳紀於遺民耆舊輒濶往者久之漢之四皓尚矣次則唐九老又次則宋洛社耆英固未易數數遘也然猶曰此非一家之人至東漢疏廣叔侄北魏楊椿兄弟或以隱節或以耆年聚于一家矣然猶曰此一家之人也而非父子同時之人至于一家之人又爲父子同時之人以德若彼以年若此此卽古今人不相見猶爲之流連焉思慕焉徘徊而不自已焉而況乎我所親見之人我所親見之人而以德若彼以年若此其人而

疎我者焉我猶流連思慕于是人也其人而遠我者焉我猶徘徊而不自已于是人也而況乎知我之人其人而知我矣而或十年而一相見焉尚不能無歉於余心也或千里而不能卽相見焉尚不能有慰於余心也而況乎數十年數千里不克見之人有其人焉而余何以爲情也有其人焉而余又何以無言也則余惕菴湯先生喬梓是已蓋先生今年正六十而太公先生復八十云先是歲庚子余犬馬齒方五十先生爲文以貺之退而自思夫以成我知我之人且數十年數千里不克見之人今又走書相告焉余又何以無言也雖然余又何言將言先生之樂道安貧著書窮理與太公先生之神明矍鑠意氣彊健以爲暇詞乎此則何待余言也將言先生之履險蹈危遺榮棄世喬梓偕隱其蕭然自晦之故乎此又先生之不欲深言也無已而言疇昔之事憶昔先生以司李起家吾郡廣陵之人士與江南之名宿無不出其門然先生尤深知余先生爲政四年茹蘖飲氷鋤彊扶弱鯁介特立卽當世要人罕有屈意者顧獨折節屈意余憶先生甫下車卽按部吾邑式廬密語曰闔郡利弊無小大將惟子是諮子無隱時余以諸生不與一切辭又辭何以知余之無私于一切而悉諮以利弊也先生曰吾未見子知子名旣見子知子心時江南北大飢吾邑尤甚斗米千錢首以發賑請先生立請之史制臺黃道臺大發金錢不檄邑令不入錙算

惟余力是視余破產佐之得活數十萬衆此先生隨車之澤也他不悉記猶憶一日午夜急召入署詢一諸生大辟余謂此人以不撿覛其矜恐海内猶有惜才之歎置之辟則傷夫子明然是人誕妄毋謂余申救也先生矍然翌日立爲昭雪後倪鴻寶張二無楊機部諸先生及維斗次尾輩無不頌其寃其人後旋驟獵督撫終罹難去臯四十里海安鎮有壩名牙橋此張士誠走險地又三州邑十鹽場血脈寄命乃奸竪以蜚語中史督臺聽督臺檄先生躬馳其地立毀之先生以急騎召余至海陵謂是非子不能挽也余夜達邗朝謁史公娓娓數百言史公立寢其行且傾心余言無異先生也壬午冬先大夫監甯南軍自襄

樊歸先生過訪酒中頻有密稟亟詢之乃知一諸生被盜反爲盜誣發左右夜擒之余具言始末力持不可先大夫時驚起謂余何得無諱若此乃先生反避席相謝且言幾爲海陵守所誤幾盜而還其子衿又邑令貪酷一衿逢其怒申置不測偶于韓黃門舟中遇先生言之乃出督學票于袖中咸撻父窩盜諸款也先生卽爲解免且薦之應試諸如科歲兩考薦拔生童不以時不以數學使者咸如先生言先生咸如余言孤寒振拔名士彙征彼時日有以千百金相餉者余歛避而唾絕之其事又安能縷述也壬午分較南闈是科多私獵者先生所拔皆確菴一流人獨余悞置乙榜無憾也旋史霍兩臺以特疏薦宗學臺以入雍薦何莫非先生以文章經濟交譽乎然余彼時亦何敢少負先生也卽先生亦深知余之無負于先生也今雖數十年數千里不克見余也躬耕養母忍辱忘怨損棄萬有其不敢負先生者如故然則余今日又何以告先生乎亦言其始終無負于先生者而已先生聞余之始終不敢負先生并太公先生而亦聞余之始終不敢負先生也而先生與太公先生其亦各輾然盡一觴焉已乎卽以此壽吾先生暨太公先生焉其可乎是爲序丙午端陽日

廣生謹案湯名來賀江西南豐人進士崇禎十三年授揚州推官史可法疏薦其能尋內召以忤時相僅授部主事歷官廣東觀察見揚州府志宦蹟志

題水繪菴學詩諸子詩小序（丁酉）

曹子之曾大父愼齋公先君執贄問業尊公公鉉明府則余數十年風雨聯牀友也愼齋公經明行修公鉉則以雄文魁兩榜推循卓第一然世不工詩曹子幼奇伉不羣比鄰世好與兩兒鬭鶉放鴿行雁驂驔客春共吟新竹限韻詩曹子寂踞一石有百尺虛中千秋高節之句余爲擊節毋論筆力矯健品骨咸于斯見嗣肆詠叠進倜然闖然超夷等之識負奇鶩之才時而空清窈渺雲起松孤累兀老蒼峰峋海立卓哉曹子不由教弛不循畦徑寘悟潛通獨造未有斯豈常節聲詩者歟余欲其從雅頌漢魏三唐咀嚼英華含蓄意蘊探古人之奧突出大手之沈雄鄴下家風何難于直接乎吾聞英而不雄如鸞鳳自羣雄而不英如虎兒自隊惟兼總英雄之氣始卓立風雅之林曹子每對余半日不語屢訂一至此其人殊不可恆視然不觀其詩不見不沈酣古今畢力于詩亦不見曹子勉之哉憶乙亥季春朔先君監軍曹濮寄大紅牡丹數株余與公鉉醉賞抵足夜夢關帝以兒賜余枕上驚述公鉉且爲書之屏因指腹訂婚姻之約是冬咸得雄回首廿五年公鉉之悲宿草亦十載曹子四壁蕭然氷霜骨立余愛之而無能益之然愛之益之之意雖未盡于此而又何加于此哉

廣生謹案曹子名繻字文虎著有盱眙游草愼齋名叢留諸生公鉉名鼎臣以進士官寶坻令見如皋縣志宦績傳陳其年詞如皋憶數子總疏狂剛中酒時思許掾恰傷春處念陳王香茗記張郎陳王謂文虎也

張子之詩張子之人也張子之人張子之詩也張子學詩于余一年每社集或限韻或分韻張子詩將成余心先喜聞有不當余意命之改或代爲之改張子亦必心喜厭飫暢快而去時愉悅焉觖望焉此張子之詩所以日益也張子貧甚而品骨愈堅又絕不露一立品骨意杜門愼獨如在深山茗椀爐香日與泓穎并精性情嗜好無之非詩此毋論之詩之人是二是一即余

閒居流念三日不見張子如有所失焉并忘我之爲我矣今選其經歲詩僅存七首嚴甚五字如山水識奇文七言如三更人立月華時與今春小三吾分韻之水亭白石坐幽人恒激揚歎賞吟詠不置勉旃張子余望張子雖不止于詩然即詩又何不可以盡張子

廣生謹案張子名坦授字孺子居海安題所居曰楊柳岸曉風殘月見如皋縣志隱逸傳所著有茗柯集陳其年集中有張孺子詩序一首

顧子少年神清不減衛洗馬其人甘貧力學才藻如雲出其餘韻種蒔花吮豪潑墨迴出塵壒之外雖郡邑屢冠軍竟迍邅臺試迄今未厠子衿余每見里閈踏泿兒充斥頖宮如此秋水爲神玉爲骨猶採芹卻步痛之痛矣久學書學詩于余小楷臨摹鍾太傅入神絕愛余褚河南蠅頭小楷屢于燈下一線運腕傳以神韻詩幽秀密麗下筆自是中晚勝場蘸臨瀋泊又三賡于童蒙甯惟學焉而不精即余晨夕揮塵淸譚未嘗得與諸子盡致今文運一洗顧子破壁飛去正屬此時然我輩流風千古怡悅性情在此不在彼以無益悅有涯是在顧子解人三復余言耳

廣生謹案顧子名煒字仲光著有瀋墨齋草

慷慨其氣嶬峭其品浩瀚其才賁子有焉賁子臬世佝節槩其

祖父子然一布衣詣闕陳疏條免邑中某某事故賁子猶侃侃有祖風家無四壁自顧泊如而種學績文力崇大雅爲詩氣韻沈雄不屑纖纖細響或如老鶴盤空或如瘦蛟舞水或析理談玄颯颯有松風氣且工書運腕遒逸簪花屈鐵仙仙如也賁子賢乎哉顧賁子善貧兀然窮鄉館穀郡縣試輒冠軍而數屆臺試猶艱一衿激楚悲憤不得不寄之題咏常攜一囊粲一篋坐我枕煙亭相對論詩談心飽滿歌舞之餘從以筆墨每成詩宛轉共商確殆虛心實腹其人歟嗜士窮節見遇合固有時吾不僅以區區一茂才期子子無僅以區區一茂才自期并自責也賁子賢乎哉賁子勉乎哉

廣生謹案賁子名琮字黃理有承閒堂詩其祖父名師皋嘗走京師擊登聞鼓除去坍田額賦見如皋縣志義行傳

石甥余族甥又甥倩即李甥妹字之也尊公邇德余老友兼擅詩文石甥童年頴發年來亦寄我一枝與兒子輩秪礪切磋共商時藝學詩未嘗竟學其于帖括則勤斂絕詣向如曉日芙蓉翹英濯秀近更才氣俊逸如老鶴摩空秋隼孤搴放乎古浩余特愛之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石甥未肯肆力于詩良有以也然偶一落筆自見清新今存二首雖吉光片羽亦足增渭陽氣色耳

廣生謹案石名巒字含銳以明經終如皋縣志稱皋中學者以巒爲稱首

聖賢于父子有中不中才不才之歎從來獨稱甥似舅歷稽何劉王范甯魏謝羊咸著渭陽情誼親而貴亦綦重矣李甥墮地冑紱華紳時余家亦蟬連華胄兩門並峙以掌珠視之富貴福澤之氣長養才情咸指爲瑤環瑜珥蘭茁其芽又曰雛鳳清于老鳳然掩閉其才情正自不少十餘年來乃以池魚屢傾巢卵流淚平流幾厠溷穢近復恒嗟遶樹始畢力苦吟去春詩尚雜沓西崑體裁稍失余返之于格拓之以氣而洗滌于清華每集擊鉢先成一歸醇正然羈孤憔悴之後忠臣孝子之遺如哀鴻獨叫于苦竹白沙如疾雷破響于荒天窮地藻扃黼帳之英化爲織絢繡蕭之態幽介賤俘之況發其擊鐘考鼓之音作者神傷讀之意失余選其和平數首雖在花月之前終多雪霜之氣三十年來升沈判若鴻溝匪此窮愁正未易刳心風雅近奉兩親寄我割宅尊人慢菴古處奇癖浸淫于詩年來與余倡和最多且妙乃以埋炤不肯輕以問世而余反得藉此致輟饌燎鬚之意于吾姊是亦不幸之幸也後來之秀應屬李甥然殊宗代疎之誼余媿姚崇成此宅相之奇是在元陽一振耳他日有讀余小三吾倡和詩者曰惟舅與甥渭陽詩話視古人正不多得矣

廣生謹案李名仙原字延公著有可畫樓稿陳其年集中有李延公詩序一首其族祖名之椿者故明侍郎以通海下獄死（詳余所撰雪交亭集跋）故有池魚巢卵云云延公妻范洛仙亦能詞明詞綜錄其浣紗溪詞一首

狼山鎮諸公德政序 戊午

國家龍興遼左以三韓爲豐沛之鄉一時櫛風沐雨諸臣勒旗常而書竹帛項背相望二三耆姓金貂蟬聯布滿朝列或入侍帷幄或出領節鉞率皆三韓之產也江南大總戎眉居諸公以元臣子弟開閫崇川建牙樹纛功在疆場在事八年我四郡五十一州縣之民待拖於公之懷抱者如赤子之仰慈母也雉皋去崇川百里而近公政教所及獨先于他州縣而沐浴德澤謳

吟而思慕者亦較他州縣倍切今試觀一邑之中問荷耒而耕者何以頌公曰八年以來卒伍嚴職鷄犬晏如農安於野誰之德問負販洗削者何以頌公曰八年以來平價貿易百貨輻集賈安于市誰之德問牽車牛遠服賈者何以頌公曰八年以來封船有厲禁往來無驛騷商旅安于塗誰之德于是俊民秀士之頌公者曰公篤緇衣之好禮賢下士忘分折節片長寸善悉蒙採錄其敢忘公之賜於是縉紳大夫之頌公者曰公友賢事仁延攬咨訪地方利弊咸得敷陳公乃折衷而興革焉其敢忘公之賜而緇黃之尸祝于寺觀也而纍囚之尸祝于囹圄也而介胄虎旅之尸祝于行間也一邑如是知四郡五十一州縣莫

不如是襄雖善頌其何以加茲雖然襄更有致私頌于公者襄東臯之編氓也往歲奉母里居公按部至邑式廬之典必首襄門襄歲一報謁公肆筵設樂鈴閣之下縣榻以須留連信宿必極懽而後罷比者奉先恭人之諱公專使慰藉損俸賻遺閔函擗讀淚未嘗不漬于紙也襄何以得此于公哉他日雲臺麟閣功名在褒鄂之間襄雖老耄猶能爲公紀成績焉則豐沛之澤固歴百世而未艾也夫

廣生謹案諾邁滿洲人康熙八年任狼山鎭總兵見通州志秩官志

巢民文集卷之三

如皋　冒　襄　辟疆

書

答丁菡生詢回生書（壬辰）

病後屢承手教垂詢眞至僕迄今不能仰答闕切足下不訝其疎節過當必致疑危病之未痊也人之疾病死生本無奇異僕此番病狀揚說溢實遂致四方傳愱盛譚鬼神不可測度當僕極病時故吾確有所往其臥病榻上者口支離而身反側舉平日所最不快最欲吐者隨遇傾倒竟不知其爲誰以故我所往所見之事不能直述告人人所聞見者此榻上病人之傾倒僕

醒後實不能記憶一言且他諸病死亡之人于僕確有關說尤不可解口無歧舌筆無騈管安能鋪敘此不見不聞與獨知獨覺之事乎病起屢向戚友陳說無人爲僕拈出今敢以得病之原與病中之略爲足下詳述之稍慰千里之心兼白四方之愱僕別後殘臘到門則敝邑哀鴻遍野饑寒之狀不可殫說當事因有四門設粥百日爲期之舉僕念甲戌辛巳賑粥之役曾隨家大人首倡力行雖今非其時甯忍坐視不量力復爲之家大人賑東門西門饑民爲最且地鄰泰興就賑殊衆僕力肩其難遂就西西之饑民日浮他門以千當年兩番開賑四門併二廠二廠盈二千人歲之霜儉至矣茲四門各開一廠合之日有萬人而西每盈三千西之去僕居遠賤體弱不能朝食每晨空心凌冰衝風偕一二同志友十數僕從詣廠與諸鄉耆嘗粥糜之厚薄量米數之出入覈饑民之多少稽衆役之勞怠進數千人於當面魚貫而出窶者瘠者老者幼者與眞疾病者另爲一項各叩其處分信實諸僕隨之以往另給米錢按旬則以斗米數百文計按日則以半升數十文計有一人至粥廠家有老幼數人餓且病不能扶曳出門者有數人餓病于一室而死生相半横陳于赤地者呼號之急形狀之慘氣味之臭死亡之怪異必親歷閱見庶施與埋葬死生實實沾被尤不忍者幼兒痘疹盈面載風雪裹伏道途老病人數十里就食而來衝寒勞傷立地

倒死即有懸絲之息夜無假蔭僵死更多僕於廠傍築地以蘆草爲煖室居之夜募行力老僧加粥一餐繼以薑湯熱水然病者死者反日衆僧人亦觸穢咸死蓋往時散塡溝壑茲則聚于一隅仲春聞南門賑不得力僕復之南二月廿八日于南門散米值大風雨頭目岑岑家大人及諸友皆戒僕當少謝事且每早犯霜雪觸穢氣斷非弱質所宜僕歷舉古之厲疫不能相染相答兼開諭曰隨諸僕謂同是此人同是此血肉我輩飽煖何忍見其饑寒又見其饑寒頃刻而死我不惜此身救人之饑寒救人饑寒之死豈我之身反有死理且賑粥之初在廠覈米過察爲人所辱不堪復隱忍爲此亦以人命爲重忍辱事小耳諸

僕問此咸手口瘏瘁不言勞且尋問病餓人至數里十里外三月初疫病大作城內外尸相枕籍時當事去淮僕於三月朔復以長兒行聘二百金盡易錢四日一周日走一門日以二萬錢散極貧極病者於是三門貧病人交聚于僕所到之一門雖體中積勞增病不遑恤也直至三月十七日僕一病便憒不可支吾盡前此三月餘日與二三千人俱按日計數與穢病之夫晨夕哭泣告訴相對踰二十餘萬此二十餘萬人饑寒疫癘之氣皆呑吐于我之心口間旣以空心受諸惡味又日枵腹至午後始歸每至溢食饑飽不均脾弱難化安得不病安得一病不憒而醫者不驅被風邪內消積滯一味妄投參蓍遂致終日抱火而臥不醒人事然偶一少醒但見數千饑民攀衣呼泣索食索錢而已廿二夜忽見偉丈夫自稱山東人來與僕游詢何往則云天上有天宮絢爛可觀隨之冉冉上但見宮闕崔巍樓臺觀閣環抱繚繞簷楹四五層并團廻綺疎皆純是黃金雕鏤築造中間點飾翡翠赤日黃金光芒四射雙目欲掩余笑曰吾聞三十三天中央城曰善見純金所成用百一雜寶嚴飾豈卽此處耶其人云此處可遊不可飲與子渡大海登蓬萊頃刻涉海至一山山島竦峙林木花草迥秀飲食器具不是人間經見卽杯斝數進非玉非犀難以名狀但識玻璃一種而已將別詢其人寓何處答云我日與子游天宮蓬萊之上夜卽宿子之心他無

所往他無所住僕甚怪其言廿三早稍醒數以告人午後忽我臥室移蕩湖海中隨波上下天雨金如瀉如此兩日至廿六蚤復醒時僕面牀裏啟眼見有朝衣朝冠執象板者兩列嚮余鞠躬凡二十餘輩其人面如傅粉皆神仙中人余內訝不可解引頸觀其下尚有面色稍黑鼻眼凸凹者口上豎長鬚二根至其杪殊多屈曲然衣冠象板咸如前二十輩久之益恭僕詢云諸公何事以非禮加我答云有所藉重但求俞允僕曰我牀裏有板牀外有壁諸公從何入余從何出衆云但求明公見諾自有出路僕云試明言之余當偕往衆云後山苦旱無人行雨我輩尋來虔請耳僕私訝李衛公有此奇且諸人以隆禮相加必有殊異遂許之許之聲始出牀後墻門洞開四十餘輩人戴僕於首騰空直去靆靆靉靉至一最高峰峰巔僅容坐僕一身其四十餘輩不知何以峻立復羣侍左右凝神一望見所坐一峰天嶺交氣俯視萬山如兒孫揖向絕無房屋草木人迹僕云行雨之具爲何諸人云明公但直伸兩手舒其掌我輩自有物隨公掌而下試爲之見山腰冰雹夾大雨如拳如瀑四垂頃刻萬山盡騰雲霧余手不停者兩日夜至廿七晚始竣事諸人復以首戴僕歸歸途見海鬼如魚蝦無數咸以大筐拾極大金銀爲餽余笑指此物非余好也一毫不受諸人云我固知明公之無需此然不妨存積是處耳發數百筐平地高七八尺如小山衆遂

去至廿八午後余口中喃喃言歸矣又云遇赦而返此番眞醒始知余身之載病前此微醒不知我病卽家人環向而泣亦不知余數日中曾微醒也審視詳詢衣衾燦然棺杉畢具兩尊人及弟婦兒子輩抱頭觸腦而哭者不知幾十番至戚好友羣聚牀頭議方灌藥祈天籲神咸不分晝夜與庸醫紛爭角舌束手夜遁光景不可狀不能狀最異者弟魂去行雨兩日此身偃仰一榻憒憒宜爾乃遇親友相見必發其胸中所欲抒積抱鬱壹無不吐露然後及他亂語家大人執手垂涕僕朗聲云兒行不顚倒坐不錯亂父奈何自苦以苦我在傍者云此二句出佛經僕生平不閱經典也又云我身傍另有一身但不能合而爲一家大人因抱僕同臥僕云我兩身不能合卽如父與我合在一處實兩身耳又高呼關帝君弟子虔奉尊神三十年生平自審無過惟神知我望來相救此種種牀上言果是何人果是何從得來乎廿七夜唇焦齒黑舌如墨縮卻不成言氣吐不復納斷無生理家人已爲着衣就木忽然度曲音律悉諧手自拨拍不失米黍親知環聽皆謂咄咄怪事又索筆題詩邀人開窗玩月向僕婦索筩中金盡散諸戚友自鳴豪邁家人破涕爲笑此果眞我乎抑第二我乎至廿八日家大人素敬竈神揮淚爲文一告竈神一告城隍之神浙友桂子發因言申文定公夫人垂危醫藥俱廢有導其禱長吳兩令申文城隍得囘生者况僕之疾

緜于賑饑以活人而自斃或亦神之所矜可倣而行也家大人雖急欲生其子而未敢請不謂令公得于傳聞作一文述僕數月救饑之勞施與之衆謂天果不絕善人果欲留爲善之人以勸人之爲善斷不應絕此人之生卽陽數已盡仍祈增紀延算等語遂至城隍前禮拜焚牒而僕之喃喃言遇赦而返者偶在其後人遂謂有所感召而然遠近喧傳說神說鬼僕則何曾去地府何曾見城隍亦何嘗知之死而之生乎其差可異者則以同時里中患疫將死者往往先云牌上見僕名又有南街宣化門開紙扎店姓張者至僕門問云爾家主人有病乎家人答曰然張云吾弟亦患此症昨夜忽云親見冥司勾攝一牌凡五十餘人而我與冒辟疆錢敬谷許一水之名在焉家大人聞此驚怖欲絕備偵錢許果皆沈病次日錢與張相繼死許亦旋死許死時亦云冒辟疆同我作詩且張數云冒辟疆已坐我旁約偕往我不能遲而僕獨免于死則固有不可究竟者又同時去縣百三十里掘港場管姓人病中見城隍廟門外懸一牌硃筆標寫冒襄准保仍着用心爲善右舍親之僕年二十許甚壯見城隍云冒襄家多病人爾應日運水十担送其家令病者飲之迄晨具言以告人遂卒而寒家賑粥諸僕雖值僕病憒相率捱戶散錢不倦咸危病瀕死而生以此人益奇之喧騰變幻僕實一無所知且見也廿八後腹如橋梁有物墳起遶積滯以誤補堅

據于內口渴不可忍日索數十百梨及甘蔗荸薺之類不以時不以數進至清和朔後大便每日下數十結塊凡十餘日約去數百塊遂霍然霍然後家常晏語細述僕前此不能生不可生無法可救之狀并及僕榻上向人之形色語言兩尊人弟婦兒子及戚友更番與說莫不涕且笑笑復涕痛定思痛他猶可解苦累老親幾至不有其生不愼之罪無所逃己家大人又語僕云令公焚文籲神之日吾先赴城隍廟俟之坐一皮姓道士房忽有穿孝服者闌入此人復羣坐吃齋不卽去彼時殊疑非吉兆也僕忽愯然曰兒彼時亦在侍蓋自行兩後便隨家大人赴廟至月臺下轉西廊入道士室凡在坐者一一記識又與帶孝人比肩坐食二麵饅始散步歸既不謁神別無所見亦不知入廟爲何事與家大人所言無不脗合此又何爲也總之人到極病時魂升于上隨氣所之此塊然偃臥者熱極則憒憒極則亂凡生平有所怖有所負有所害有所瞻顧不肯露至此如火迸發毫不可飾僕數十年來門以內實有職業而推物及人往往不遺餘力至筆墨花月聲音諸逸事頗用精神故垂死時心之所發卽此數者設高歌而歿亦大快事僕之死生如此而已其他病死之人說僕當死當與之偕死乃彼俱死而僕獨生其可解不可解乎足下來教云僕有太受用處宜省徵足下言人亦言之僕少年不自揣度妄謂此生鐘鼎之奉應屬分內故視一

切甚易甚渺乙酉以後家幾破而復存身既死而復活更捐棄一切爲身外物外然此中介然凜然不可告人人亦不知惟至患難疾病死生時每僥倖得過或亦其微效也從今以往亦何敢有所增減有生之年仍行吾素而已據案率書錯雜多不成語惟台覽後爲之改削付梓以傳可免弟逢人一番陳說也

廣生謹案此及夢記皆近語怪而邑令陳秉彝（奉天海州衛人如皋縣志載入名宦傳）有告城隍文一首刻同人集中

答李廷尉書（乙未）

客臘華使到門正僕慕叫擗摽時兼以海警震鄰大兵臨邑疾驅寢處苫塊之子以袒金革又薄俗狺狺乘亂搆釁僕毀瘠一身孜血吮毫不知何語徂春入夏倏閱半年悼音容之日杳撫手澤以如新小季伶仃老母顚顚天親既缺人險復嬰二百日來人徒見其形瘁耳卽老妻弱子相向汎瀾亦曾莫悉其痛乃至此也近忽一病幾復三死蓋無異于乙酉之鹽官罹難暨壬辰之破產賑饑時卽今胸臆結轖有物如拳者數四上下衝激吐忓寫戚不得消而肌理則已全削蓋積勞積鬱積痛蟠亘于中豈盧扁所能愈哉世態交情死生頓異眼前之人不惟素車白馬杳若晨星卽數行弔唁不能得之年譜至戚獨閣下流寓玉山越江遣奠既稹厚賻復荷隆情疊幅盈縑跽誦儀牀之側覺有血濡縷化爲虬螭蜿蜒連蜷于靈旗上下者嗟乎當世誰

復如閣下乃僕父子又何以得此于閣下哉先府君一生伉直萬事寡緣五載皇華三啣王命壬申考選已定西臺捷足者夜半易爲南部南考功例署內計旋轉清卿甲戌夏先君纔陞正郎一擢出爲兖西僉憲蓋先是冢宰疏調心許之選郎蹴掌功司計典而先君清華之路遂兩絕矣乙亥豫賊窺河先君與曹縣化鳩之大帥寢食黃流北岸者一年兩目風沙終身痼疾卽先祖長逝不獲躬侍歛含然而青齊忼慨之夫曹濮風塵之客自備芻糧不願上簿不願作官思効死于先君者日數千人以故數十萬礦賊未嘗一騎渡河于是兩臺特疏敘功請加一級乃迄不奉俞旨而同時爲兖東東兖者或安坐而遷方伯中丞繼丁內外艱臺省如葛介龕范大來兩年伯交章特疏以邊才薦雖奉特旨然皆爲捷足獵升者地服闋身未到部同鄉副憲徐蓼莪年伯恤勞臣之勞力請莞銓調補東粤先君甫蒞粤而特揭發賄賂者再制臺據揭題叅一將一令婁舉卓異然異已者實深疾之半載調衡永又半載調獻賊屠破之襄陽維時辛巳五月僕往返萬里覲兩親于南嶽先君執僕手以老母相付曰余之不植黨不通津要之效乃至此哉然褁革疆場臣事也汝速奉母歸毋與吾事遂單騎疾發抵襄樊斯時也事急矣諸臣凡陞補襄樊者咸逡巡後至而先君獨單騎縱橫奔走于瓦礫之間加之督師狼狽左帥縱橫闖獻飛騎于鄖竹降賊窺伺于肘腋撫治既不同心守令尤多貪墨惟有司李朱拙修傾心置腹相倚若左右手然兩人環顧內外無一可恃噫亦危矣哉僕奉母歸謬以十年忝文章聲氣在海內違先君命大聲疾呼上書當事求通闖闘卽與先君最相柄鑿如貴邑相國同咨相盜如上江中丞皆爲僕心動而同鄉之孫黃門顔吏部咸侍御實左右焉維持轉徙幾歷一載仍調先君于寶慶時全楚惟寶慶稱稍安先君聞命下不知所出卽以餘生乞歸歸未兩月而襄陽復破矣嗟乎豈非天哉然自兖西迄請告五調未晉一階癸未大計內無冊外無單反以東粤發賄事浮躁降原舉卓異監司四級甲申補漕儲旋丁崩折先君通籍十五年艱危宦績盡是矣鹽官避難全家瀕死雖俯仰得脫鋒刃而家人被殺掠者二十餘口故園池魚委署官妄加藉沒幾不能復保廬墓近雖數載株守三世亙全僕奉先君于門內鐍戶闃影無異枯僧先君皈誠梵唄刳心風雅永日擊鉢午夜挑燈于經史詩咸有著述人見其老而嗜學如此不知藉以戢風波乾詬唾茹荼蘖咸是物也六十五老人岸立强飯毋拂意之甚繞屋而走骨節錚錚然間說前朝身歷殘疆與國家掌故絮絮竟日夜慨然久之然精神視僕可三四倍竿牘往來與閣下揚搉古今外惟崇川范月卿先生德州盧德水侍御梁谿高彙旃學憲數公他無復有一字相念者痛哉痛哉壬辰春僕魂遊天宮海島間如稗

史所紀李衛公行雨者三日身在人間無復生氣先君痛哭旁皇衣絞棺杉一一預備後得庚生乃藏別室豈意去冬一病竟留此爲先君周身殯殮之具也痛哉痛哉不孝死先君救之以生乃不孝生不能救先君之死又不克相從以死也不孝何得自厠于人類哉中夜迴環稍足以仰酬先志者幼而力學夙聞海內長而著述謬傳四方雖六閱屢中副車而一命未曾捧檄今狗馬之齒四十餘已從先君後歌白石者十一年矣此十一年中鳥師扺頰蟲學叩頭忍辱摧心無所不歷目前慈母幼弟搘無可弛但恐僕本恨人復嬰沈痼一旦溘先朝露海陬孤生誰復見憶并兩世先人本末亦湮滅誰稱道之者用是危懼益甚茲幸閣下人倫淵鏡史學干城獨行遺民咸蒙搜採近者台諭下宣欲爲衰門表章三世鏤心刻骨南向主臣念先君昔爲疆場扞禦之孤臣今爲憔悴羈孤之遺老著述具在不愧完人至先祖爲守令十載不名一錢真可列祠廟年間循良第一癸丑令虔五年辛酉補蜀鄷都令適値奢酋之難孤身抗守與石砫女將秦良玉協力殺賊卒保名城亦以不餽內召同官金其人進掌兵垣獨阻敘賚當年同討賊州倅皆以聲援由監軍晉垌卿而先祖僅遷一州竟拂衣歸矣生平著述有兵餘集渝變略皆蜀中詩史今入得全堂集中猶憶僕十餘歲時從官蜀道鄷都震鄰先祖立遣家眾還先祖母裂帛繫印于先祖肘後僅

以二僕從一痛而別千里江陵嗣後先祖寄先君詩有爾自好爲吾不惡登陴入社又開尊之句蓋當是時先祖上馬殺賊及磨盾鼻草檄書外即與部下士南樓嘯詠不少輟云及戊辰先君登第詩則曰明朝仍對山僧奕一任傍觀笑老狂蓋捷騎至時先祖方與僧奕于藥室奕罷始歸其生平曠懷落落大率類此當時爲文以揚祖德者則有泰和郭大司馬京山李宗伯雲間董文敏諸公墓表則出倪文正公手蹟昨承來訊懇篤周詳故敢述兩世家乘副之記室惟閣下實裁擇焉

廣生謹案李廷尉名清字映碧興化人徵君母馬太恭人墓志即出廷尉手

與曾庭聞書（戊申）

襄甫二歲時先祖令貴鄉會昌隨署五載泰和郭大司馬吉水鄒總憲南昌萬儀部同爲太學與先祖以文章道誼相勗術卓相許郭公過九洲置襄于膝先祖于會昌江上造抑洪橋郭公以襄名命弟蓋媲其功于禹安也先君往來侍養與寄菴右君吉侯晉卿二傳二劉先生篤貧賤交皆萬歷丁巳前事也戊午先君舉于鄉總裁爲上饒鄭文恪公公車三上得遍交貴鄉諸大君子戊辰又出南昌侍讀培元謝公本房庚午之役襄頭二場已爲姜居之先生擊賞三場厄于病貴鄉詹大京兆侍御橋梓十餘年爲襄歎息此維斗大樽機部沾沾相引不遺也辛巳

省覲道經貴里同士業過牛峰訪姜先生巨源入西山訪李生生鳳阻章江與士業巨源左之魯直小星稱詩論文于滕王閣上于子爲先君重訂全稿并選荒文于文待正此時耳入臨江機部下楊道袁與爾公叔子盤桓恨不得見臨侯先生先生正以撫治臨鄖陽袁先生梅公李先生同先君官使署在都奉教尊大人先生久且洽先君歸里稱述尊大人正色立朝清峻持己其于國家典故人才經濟兵戎財賦無不講究仔肩言之齒頰間皆挾冰雪襄成童入名場二十後劃落浮華頗研經術其于檇李拈一瓣香已三十餘年滄桑後歷盡流離患難又兩死兩庚生焦先之瓜牛可廬袁閎之土室爲毋絕名鐍戶不獲于庭聞相遇中原一譚嚮昔然貴鄉襄之并州也貴鄉諸先達同志襄祖孫父子三世骨肉師友之交也襄數年來羈客散家落爲里中受恩所嚙噬詬誶毀辱不可言狀然每遇貴鄉人輒多依戀到邗恰直峻度歸道大駕在吳急求其古今大業獲展誦施選大刻靜對一日夕無論開天鉅麗規摹漢魏三唐而以少陵爲壁壘讀牧齋雪堂兩先生及我友采臣三序知流離遷播已極所遭而又緣此伸志獲遇嗟乎庭聞其遇奇其志良苦矣庭聞歷盡秦晉燕趙齊梁吳楚之區曾遇二十年前素心古道諸友一詢衰賤姓名者否若二十年以後人間人說襄輩不爲不知其人且多訕笑今庭聞在吳襄安得起文姚陳徐諸先生

與吾友維斗吉士拙生草臣神清聖野雲子于地下一披襄生平梗槩平言之熱淚十行並下矣目前見存者梅村祭酒歲必以五六札通而顧松交吏部諸六在太守知遇殊甚他處不必論及賤名先祖昔以選士入太學受知晉江李文節德清蒲州三相國蒲州以泰州爲并州即先君初上公車猶在門墻近何敢漫及舊事因次兒在都依栢鄉合肥兩公昨寄合肥與襄晉謁撫公書最切擬還大小兒來又牽于鼓盆之痛且受無風之波不能前敢告知己爲我致意倣郡熱腸爲友僅交峻度試向峻度一訊襄歷歲苦況并吳中客歲惡兆始末當爲指髮摧心襄不敢以交淺視庭聞者正恃貴鄉爲并州及當年三世師友之誼且先君最侍尊大人教愛我兩人豈可比泛泛交游者哉舊集具在少作久應焚棄日記諸詩迄今汙紙正不忍忘此山川友朋耳并今文選近刻呈教引領金閶目斷神往

廣生謹案庭聞名畹甯都人侍郎二濂子著有金石堂詩集

上甯鹺臺書

恭惟老祖臺聖代人龍熙朝鴻寶魏科綺歲騰輝冀北燦奎垣金馬銅龍兼領殿中冠獬豸執象簡而入直臺閣生風對仙仗以彈文貴游懾氣爰借埋輪之節出巡煮海之邦薄海內共仰斗山大江南獨披福曜凡有血氣咸思沐浴于崇隆曾厠詩書敢後薰陶于大冶特以衰殘久廢如斷木之棄溝茶苦自甘甞

冰蟲之食蓼于申酉極患難之至當壬辰幸庚生之奇以此開戶竟已廿年况有老母將開八袠不謂久瞻日月攀附末由近戴高深感通無自竟蒙齒芬下問念切編摭臆記不遺傳聞父母知中壘之說頃情深故人感二天之被蘇誼超千古聞之私喜敢不馳趨茲來恭謁憲府滿擬即叩門墻未遂摳衣先蒙寵名欣承解溕之風願作隨陽之鳥忽驚聞太母大變老祖臺摧傷苑結不克上慰至情徘徊躑躅之時又拜溢格隆腆之賜撫躬不安愧涔于感念治襄童年以詩文受知董思白陳眉公范質公倪鴻寶王覺斯諸先生明季二十年謬厠文壇之末虛盜海內之聲屢中副車堅辭辟薦改革初隨先憲副投閒久安耕鑿國初如按臺姜公指名薦舉嗣制臺蔡公總漕淮上撫軍林公開府海陵咸垂注下交襄惟杜門守分後巡海按部不登憲院駐節荒園式廬之後繼以旌門猶憶水檻片席侍蔡林兩公小坐而提督楊少保亦過訪相與流連永日下邑至今侈為美譚即今小兒在都蔡公與柏鄉相國合肥司馬推解卵翼有加無已蓋亦追溯當日之微名尤憐晚歲之循分豈意百忍持身三反自信直道難容欲傾庾袞人情叵測競疾郗原昨臘媳亡忽興虛訟雖冤親　氏貪橫鴛辭實惡　大奸憑夌嗾使前李父母已代稟抑情近俞公祖亦確知虛罔更求老祖臺念寒門祖孫父子三世百年未諳雀角婉示軍廳力為昭雪海鹽張螺

老治襄貧賤患難交囊有扎特命持謁硜守未投昨亦上致矣妄恃恩遇冒昧傾心日內欲去吳門一叩撫軍方伯兩上臺久有先容茲緣傷弓遂作干謁亦萬不得已之苦情也不識棨戟之下仍得一見以展別私否顛越瞻仰上書待命伏惟明示不宣

廣生謹案甯名爾講永年人進士康熙六年任兩淮巡鹽御史見揚州府志秩官志

答龔芝麓先生（己酉）

客冬小人有母已拜百朋九錫之章中間敘述十年交集百感誠知己骨肉之殊情實日月光華之鉅麗登之屏錦眞足為寒家世世之大赤天球更使衡門萩水無以自將之子得藉手天上故人奉獻一觴於八十老母感深樂室慶溢千春自謂陳人何當心注乃犬馬之辰不遠數月穗兒不揣又復相聞值禮闈春榜之時膺四海文章之任更重煩枉駕慈仁飛觴倚馬追往溯舊迴環二十年情事奔赴絡繹纖悉罔遺傾倒平生之言爛熳雲霞之錦敦彝不足以名其重華袞不足以喻其榮名花傾國不足以形其香麗光珠瑞玉不足以比其澤媚山輝中間和盤肝膽包絡血心世外盟言揮灑清淚甯惟難以告人正恐索解人不易得耳小奴楊枝三月望前抵寒舍正與諸友小集急燒銀蠟快誦數十過眞覺當年名士清流珠槃玉勒與朱雀清

溪之桃笙象管二十四橋之擊鉢聯床一一從龍跳虎臥之筆端寫出誠如垂露在手淸風入懷數年來金盡客散繼以無端反噬深悔從前驚此虛名嬰茲實禍今反覆大文如見古人重開生面又不覺四十餘年名譽交遊積習嶽嶽動搖於五中文章之移人性情動人感激一至於此從此翻悔爲喜破涕爲笑中心快慰昌黎所云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難以喻也晨夕吟哦於鷲谿十丈之傍又壽之梨棗時時諷誦微吟與一二歲寒老友共之盡心許素交無忘息壤知先生正復同此深情耳豚子因衰門不支兀坐都門以冀一遇重慶倚閭抑情不歸此中茶苦非可言述亦難以告人幸蒙菢翼百凡垂綆知不待言但一門四世日就淩夷不可思議詬唾之到門及面誣譏之遝禁日新仍此數人技倆不竭先生呼楊枝詢之當爲一歎亦安能爲此頹弱敝幽之人回一陽于剝極之餘也遠拜鑄觴種種殊異量不勝飲日摻斟在手輒已陶然心醉矣無以報瓊惟深慚感

廣生謹案己酉冬馬太恭人八十徵君命其子嘉穗乞言於芝麓芝麓置酒慈仁寺松下爲文寄壽明年庚戌春徵君六十芝麓方典禮闈出闈復置酒慈仁寺海棠下爲文寄壽詩

徵君所爲二哀詩引

再答顧芝麓書（庚戌）

不肖少驚虛名老難入道數年以來金盡客散貧賤受恩之人皆背義反噬於廉翟之門卽門以內生平亦備極敦勉而不能少補于孝弟二字早夜痛心莫能自解先生何取于此衰遲艱陋之人而教之愛之屢錫大文與以不朽兩小兒豚犬耳少承祖父之訓讀書尙多不能稍有豎立南北六七棘闈見擯卽平等一階亦蹭蹬出人意外先生更何取此蹉跌不材之人而教之愛之踰其父視如子經年屢歲既不難以全力注之稍不如意甯爲不加厭倦而引爲己過一刻不能自安月初拜接手教再四展讀感歎淋漓先生處禮嚴百辟之上而又爲天下造命萬彙俱待生成獨眞至關切此窮廠踈節泣臥牛衣之老生每自思維綢繆得之夙因啣結矢之來世不敢置一感謝之辭并不敢更爲小兒再進一叮嚀之語矣三十年前受享太過二十年來退讓太過所以無端不測之事重見疊至七月間丹兒病歸又藥裏一年亡矣傷心切骨其何以堪然義命自諳不敢怨尤惟望穗兒速歸以日爲歲昨忽承大命重索悼亡小刻豈二十年黃土朱顏先生仍記憶不忘乎昨遍覔得此本寄上展之知風蒲獵獵中疇昔癡腸重爲輪轉知必有以生泉下之光不肖令梅村先生香奩十詩獨擅影梅也

廣生謹案徵君子嘉穗以鍾王書法歷試內院內閣兩呈御覽卒無所合而歸芝麓致徵君書所謂非特弟爲扼腕卽

熊青老諸公亦不勝爲高才怏怏也書刻同人集中

三答龔芝麓書（辛亥）

去秋小扎奉復後屢接家郵惟感述生成有加無已然戴忘高而履忘厚先生不以報倦而稍己無厭之施正恐黃雀一環亦復無能爲報也獻歲三日正夙疾陡發足痛欲僵小奚忽銜雪到門捧誦手教并讀大章賜送穗兒移居張螺老十二斷句貫珠聯璧之瑰麗披肝瀝胆之傾瀉譜年道故之深情萬顆千絲輝圓錯綉反覆讀之不自知潦倒卑瑣何以夙因中荷綢繆縫綣於門墻竟如此日異月新也伏枕呻吟步韻奉和又次和周老共成二十四首書箑求教并繕寫于歲寒倡和小冊中統祈

批閱題數語於首簡擬欲付梓此屢歲懺綺焚硯後才盡之言然其中情見乎辭頗瀝肖臆先生知我近況最眞幸爲一吐舞劍拔山之鬱勃吹簫擊筑之悲凉使鄙晞之子知夔雖齒衰金盡見棄於炎冷輕佻之薄夫而天壤間尚有加殊知異數於夏冰老鐵如先生者亦足令此輩意沮也豚子困守長安不過羞爲親族揶揄此若無成不知所極囊蝎廬土室義命自安者二十六年兒輩讀書不得力既無卓識今所遭水窮山盡無能自振歸來躬耕養親教子尙有桑榆可收而僕僕不止無益也惟先生教之他不敢混寄自製芥片三觔切白黃香八函家製長巾四幅圖畫兩頭并錦片四圓所謂千里鵞毛然一月來病中看兩闈人手製頗竭心力惟一笑存之楊枝小奴何物細微亦沾筆墨烏屋垂青推及蟣蝨第悵秦簫福薄已成廢人經春頭目如錐復臥不起矣因先生垂注并爲及之伯紫老兄統惟叱致臨頴銘感不盡

廣生謹案芝麓有戲和檗子贈楊枝二絶又有和楊枝一泓秋水漾羣鷗一絶又有戲送楊枝二絶寄秦簫二絶并刻定山堂集中楊枝秦簫皆余家歌童檗子爲秣陵紀伯紫故徵君此書述秦簫病狀兼致伯紫也

答南海程周量書（庚戌）

數年僻處遐陬日與魑魅爲羣又極其所遭至兩兒主中饋者

虛無一人愁悴苦傺甃難告語摧折之極每仰望雲霄輒欲扶病策蹇覓到長安與知己如我周量先生泂水先生傾倒生平伸吐鬱壹乃以老母在堂不敢遠離徒深結塞且豚子久滯不歸兩世衰老晨夕倚閭殘臘雪深數尺正欲走一疾足呼之速回以圖團聚兼卸一肩忽楊枝返舍捧誦手教敘述纏綿垂注懷惻并展箑讀和韻十二大章琳瑯之聲與金石肝胆共爲傾寫反復迴環爲之慨歎數十年來多少死生之約車笠之盟貧賤患難之友旣往者無論己今茲交遊頗多富貴乃昔譽我爲豚才異稟今指爲崩愚矣昔尊我爲老成耆舊今揶揄爲老而無用矣昔稱我爲經世爲淸流爲千古高誼今羣笑爲不合時

宜矣昔訪詢我以前賢往事謬許我爲歸然靈光今則悄以爲不識忌諱甚者訕譽爲妄誕無稽矣昔一諾取我千金片言許我平生今則揮臂不相顧交口爭下石矣甚者以是爲非反德作讐如聶與泚水先生言懷詩有趙竟讐杵嬰羊乃以慨告無嫂誣陳平麥舟遺客暴諸句矣即有爲我髮指從前諸事者近且以三至投杼矣他不具論第七年爲人所構詐辱百端兩兒三年喪妻傾家累債弟雖皮骨俱盡只是不肯向人乞憐乃譖者以爲富而友朋不察亦疑爲富焉甚有將平日赴緩急之高誼今竟悔爲誤用者矣弟聞之不言竊自一笑茲者獨遇先生不因介紹不藉聲譽追思先人之淸白憫惜遺民之暴棄深憐兩兒之蹉跌寥廓相許遙結同心骨肉相儷膠漆比堅且也長安如海星斗麗天嚮少鵠峙鸞停雲蒸霞蔚之儔乃眷然南顧不遺三千里外海濱之孤孑又以掌珠遙托聯爲一家豚子不材幾在嬰下必欲女以靑黃登之旃廈且來教中念小人之有母慰衰白之思兒旣懷想於土室蝸廬復冀詢其舊人逸事人所交棄公獨兼收送小兒移寓諸詩如提壺刻燭惱我十日與十日九回并致望於春風給扎諸句則賤父子之於先生眞是夙因非徒今契矣茲以楊枝來都正在足痛欲僵呻吟踰月夢中囈語仰和來美書之素紈又再和泚水先生共成二十四絕雖才盡之人無能追步萬一然目前懷抱疇昔意氣稍露于追和嚮往之中更求同泚水先生一爲教和年來誓焚筆研昨冬有數客强來水繪復有歲寒倡和今得借光移寓斷句謹錄一冊命小兒奉請批削雖不免見獵然聲韻之外別有淚痕杯酒之間總凝霜雪倘賜以弁首數言大約淋漓慷慨發其悲京鬱勃之近致足矣詩不足存也近年惟有權關及吾鄉衡文一席得邀天幸借重鴻鉅使蓬蒿野人一覲山斗而叨樾蔭近聞御座書名恐大用伊邇惟有仰瞻慶幸已耳何時握手一罄未罄臨穎惘惘

廣生謹案余藏有程周量海日堂集周量寄徵君書有術兒今歲稍長然學漸荒見穀兒之還韋衣號哭此段骨肉至情何減同氣云云（書刻同入集中）故徵君復書有掌珠遙托豚子不材語也穀梁徵君子嘉穗字

答曹秋岳先生詢救荒書（壬子）

救荒之權造命君相不待言矣然士君子苟存心於利物于人必有所濟則救之一字似乎人人可爲也君之賑在于發相之賑有時而矯發士君子之賑有私其家而莫施其勸有不待勸而傾家以狥人者此皆有天焉莫不因乎時因乎地因乎勢在實實有經濟者善能近取譬之方殫從井救人之術然後仁心仁政可得而施也譬如糶米過不如平平有并不使之平者給米錢不如煮粥古之興土木侈讌遊者正不必沾沾到口也蓋

有所爲不如無所爲而爲之大無所爲而爲之大吏不如恒其所爲而爲之之實又在當事者酌乎時因其地隨乎勢一爲變通也但從來賑荒苦于君相之好名而大吏奉行之不實今君相發賑無厭大吏不憚寒暑躬行于冰雪稽天巨浸之間惟力足視獨富貴大家閉戶漠然僻地有司循行故事正恐東南水旱蝗蝻之隱憂未必不起于一隅而富貴諸大家勢必先逢其患上天好生不惟愛人亦兼愛物此數十萬流離傷心切骨不待言矣試看此百千億萬之蝗自山左而浙西彌天蔽日不知幾千里而又生蝻無算雖不傷禾稼而人物兩者必有一傷天亦何意而生此百千億萬之物命閉口枵腹遊行于數千里

之間而驅之江海捕填坑塹每一靜思此恫瘝不切之人悠忽久之恐一旦全失所恃彼時擁厚實與司命一方者欲分以與人推以濟人爲莫及耳不肖三十年來救荒者三辛巳幾于傾家壬辰幾于隕命然幾于傾家隕命者實實能行其志也惟庚戌之冬權不在手力不從心雖假貸四五百金佐之毫不得力以此遂鬱鬱成危病經年亦時勢使然也先生救時宰相抱膝而觀天人之微洞如指掌亦何所取于乾螢老蠹來教鄭重眞切令從故帋堆中拾此陳言以進恐不足當一掩口然既承明命不敢不竭其愚伏枕口授以對何時負笈一遂瞻依或能盡所未盡耳諸祈另札統惟台鑒不宣

附秋岳先生來書

先生詩文滿天下世有元禮龍門之目其在弟胷臆間者久同于謀面也嵋公從江上捧大著而還風雪夜篝燈讀之字字挾吉祥氣嘘傀骨而能語乃知向來以詩文相推重者淺之乎窺先生也李令君易水樸儒宜民多効自非匡持不易及此顧旱潦頻仍南北相望水繪庵中沈幾靜理必有洞察其微爲救時良畫者弟竊因嵋公請萬一幸慨而教焉

廣生謹案曹秋岳靜惕堂集有贈徵君五絕十首及俞水文宅觀女樂絕句十首

巢民文集卷之四　　　冒氏叢書

記

如皐　冒襄　辟疆

夢記（甲辰）

戊寅五月十七夜夢吾祖自外歸坐中堂呼余言曰今日何日乃正月十五也爾母一生事我純孝每値令節定以旨味上老人今不可得矣言畢潸然即趨外余追詢其故至大門果四壁張燈具告如前遂拂衣去余回至廳事見吾母盛飾纓珠欲他赴余抱母痛哭醒客冬日者妄推母命今歲不吉元旦叩籲闔邑各神前請減身功名壽算及兩兒以代得夢神魂覿越又數日前父夢祖語之云爾壽止五十三余夢亦同蚤起焚向大士關帝前堅以身及兩兒請代如前蓋吾母素奉木乂戒余自幼師事關帝屢有異徵中心皇迫夜不成寐午夜合睫忽見異物長丈餘披髮赤身面雜粉墨小點逼立帳前以目射余榻下又一如之余自考生平不敢匿心昧理何突見此二物不爲動忽帳後作語云此榻上者即世所謂妣也榻下者即世所謂考也爾願身代何不與之比併余瞿然一躍下榻旁面厲聲云余不怖爾惟爾所欲彼不答亦不少動四目注射久之相向慟哭余大哭出聲而醒醒時儼然帳外也反覆悲思吾父天剛挺異至靜性廉吾母純仁純孝化妬忿嗔俱在壯年胡遂兆此又思人

孰無親人孰無死余獨見此怪異且明示以期意余實罪戾通天或天之愛人無已冀其震悔耳況身獨子長兒育兩親側即或得代轉傷親心正憂思時吾母于即日乳忽生巖醫者危甚思古有以陰隲延壽者誓從五月十八日起每月勉行千善計十月限完萬善行善格以蓮池大師了凡先生爲主小爲增減六月中偶物力不繼萌首鼠是夜又夢帳後人語云財何足惜爾邑中如某某爾族中如某某藏金不用積至千萬異日皆化爲飛灰且冥府已令一判二卒日指爾所行毋懈又數日偶過城隍廟思神爲一邑法主何未以此祈禱夜旋夢金身如神者坐余宅云人能行善一担便可延壽一紀況盈萬乎余因一言一動感通之捷如此遂不敢稍懈至臘月七閏月不待日無停晷二百餘夜未嘗一宵帖席日之所行夜必稽考夜之所思日必躬行如是行七千餘善母恙漸痊初六日長兒忽出痘痘十日暴殤時吾父卜籤于關帝得祈求戶內保嬋娟之句父不解而余固密自色喜忍痛含辛戒妻子毋灑涙余婦亦知之向隅小泣而已是日胸中頓移五嶽時正彙試余以母病絶意功名又兩親慟悼亡孫甚何忍一步出門閱數日兩親痛定促補試又逗留二日只得于二十日勉行私慮母乳症初愈當此慘傷恐復再舉登舟宿海安鎭以十六晝夜未合睫不覺熟睡夢吾祖仍歸坐中堂復云正月十五之事爾忘之耶凄然如故圖家

凌遽之狀如治喪者然余仍大哭醒醒時子丑時舟傍有聲嗚嗚久之漸高則聲聲哀毋也異哉急披衣起乃河干破室中婦哭叩門相詢若貧不能殮余願助喪答云毋死經年寒夜深更偶爾追念不覺失聲余聞其言凜凜霜風中頓下汗數斗此何爲者乎蓋特爲余夢設也即放舟回又恐兩親驚疑舟中遂絕食三日三日中密呼上帝數十萬聲求代又思見殤而毋病復生身死并祖祀俱絕仍累親也靜簡有生二十八年中罪過見色即動是爲業根然以道力持之念動而已未敢犯也利濟之事童年行之至今弦腹直腸可媚幽獨即或惡不自知其于已殤神言其在七閱月雖未必大有補救于人竭心瘁力所請若据瘁瘠趨善恐後者不間瞬息乃一誠未鑒于天而顯示仍[illegible]以日計今之去上元止廿五日余何以生又不能死只得自限于二十五日內行完三千善時廹殘臘旅于郡遍貸得錢六千文施乞者又貸錢十八千六百文施乏食獄人貸銀二十六兩買舊棉衣一百一十九件施僵臥雪中者此二十四日事也客有向余言福緣菴得宗和尚者其人朴而慧能言人未來即驗見之僧之淺深不可測菴中則儼然大士關帝在也僧云爾欲急完三千善我能三日爲君圓滿歲冬風雪此地饑民萬餘絕食或百金或二百五十金可濟目前矣太尊呼余稽試不應竟日貸得百金先送菴中即遄歸廿八日方入門次子又攖危症

其怪異之症之狀之聲色絕類亡兒至獻歲二日醫者以爲必不可救斯時兩親形容直如土木余則無地可入無天可控惟晝夜哀籲於關帝前日以見請代原係本願但恐次子又死傷心積病之慈親不待上元而知其有變矣果爾則余斷不能生余不能生則三世俱斬弟子虔事帝君二十八年況此子又帝君所賜次日兒怪症忽退陷痘漿滿自云我居關帝室中今歸矣十日遂不藥愈余時窘甚乞貸於人得百五十金遣使星馳福緣菴爲上元飯衆之費余此二十五日中僅水漿入口而已得宗持二百五十金僅以三兩六錢爲堂中三日誦經之費餘俱買米麵易錢齋僧二千餘人濟貧八千餘人計余前七閱月所行之事救患難疾病冤獄十三命施布被棉衣褶褲共二百零七件棺二十口藥三千餘服茶四十一日米麥六十三石零放生二千七百餘命焚化路遺字紙二十九斤四兩誦經施食與賑濟乞丐獄囚貧不能婚嫁旅人流離不能歸者共銀一百一兩七錢錢五十二千零合之爲萬善圓滿云吾母至上元竟無恙也所最奇者長兒殤時面痘黑陷家人以粉和藥塗之死時髮結不可梳儼然昔日夢中所見同堂有嬸年十七忽于元日亦種痘恰至上元日卒卒之面目與兒同余一見兩還舊觀也此天之示人以幻乎抑妙有轉移乎爲奇一荆人多病小產者六獨於客夏懷孕不墮至今歲三月僅八月耳竟生一子子

面目酷似亡兒而懷胎恰在發愿之時臨産正合圓滿之月豈天以代之者仍償之耶爲奇二吾母乳巖之症醫人以爲非經年藥餌不可非舒展懷抱不可乃母疾發于得夢之明日于上元後自瘥中間雖有復心之痛不復舉爲奇三始知天之愛人百倍於人之自愛百倍於人之自愛其親特離奇幻異令人不可測耳惟以至誠通之遂化離奇幻異爲呼吸相應之理凡爲人子者宜實實體而行之耳追憶直書爲記此二十六年密扎也幼弟裔刻感應篇後屢請付梓因簡舊稿付之時老母馬太恭人正七十五矣

廣生謹案徵君弟裔字君苗陳其年集有爲冒君苗賦催妝詞一首

水繪菴修禊記　乙巳

乙巳仲春阮亭先生以書訊予曰其年已來潛夫無恙今年三月當過洗鉢池作浴水戲也蓋鉢池春水實聞此言無何聞先生來不果居數日復聞先生來又不果如是者三二月杪先生忽來喜甚亟出郊迎之相見首言禊事先生笑謂予曰所不踐此言者有如此水余聞之益喜甚時毛生亦史則從婁東持梅村祭酒詩文至與其年讀書菴中半月矣此菴榛蕪已久秖剩空濛數十畝屑瑟可愛顧春來以旱故少減寒綠日前數雨鴨頭初染頓還舊觀則又私心自念曰春雨雖佳得毋少阻游興

乎屆是日天色明霽桃花未落春泥已乾風日清美微雲若綃舒卷天際遂與其年亦史山濤禾丹兩兒步屧以待先生少頃先生至則袷衣芒屨循虹橋畫堤而入晴絲罥路槃英礙空菜花蛺蝶俱駘蕩繚垣複磴間坐寒碧堂背林面池人家園亭淼淼粼粼多被水上風潭黛鏡深不掩鱗若罷徑妙隱香林由一默齋折而入則爲枕煙亭亭面叠嶂數十仞下有溜浪坡可繞曲水十年淤塞不復通是日以轆轤取山泉激水奔崩如白鱗數千萬頭從石罅琮琤注瀉而下望之憭慄亭無他物香茗外几上有文待詔蘭亭修禊圖記一卷卷素朱點碧隱茂林修竹羣歷嬛娟展玩如與王庾諸子弟捉麈而談遂登舟泛洗鉢池甫解纜先生曰茲集也可無潛夫先生平時先生年八十五體中小恙者已累月聞先生語輿疾至舟中明牕盡開水雲一色一小蜻蛉載清吹數部屋其後歌絲爲水聲所咽繚繞久之掠寒碧而西由月池抵小浯溪即客夏與其年賦六憶長歌欸迴環故道不通者今已通矣旣小三吾踞月魚甚小欲數逖復迴檝枕煙亭潛夫以飢甚先歸先生顧予曰今日之集詩不限韻人不一體各踞一勝賓主不相顧先生選枕煙之左因樹樓余居寒碧堂東偏湘中閣則毛生亦史許生山濤而其年與禾兒則在小三吾其輕舟委浪往來于烟波雲水間者次兒丹書也是役也先生謬以五字見許命余爲五言律亦史得七言律

丹兒得五言絶山濤得七言絶其年與禾兒得五言古而七言古則屬之先生先生跂脚坐樓上隱囊側帽望若神仙搖筆俄頃得七言古十章一氣傾注首尾無端大海迴風神龍不測其興酣淋漓幾欲乘風而去矣時日已將暝乃開寒碧堂爰命歌兒演紫玉釵牡丹亭數劇差復諧暢漏下二鼓以紅碧琉璃數十枚或置山巔或置水涯高下低昂晶熒閃爍與人影相凌亂橫吹聲與管絃拉雜忽從山上起棲鴉簌簌不定先生曰此何異羅星斗而聽簫笙也夫勝遊之難繼而歡會之不可常也昔之人已言之矣子其記之并屬陳生爲之序

廣生謹案修禊事載王阮亭香祖筆記及漁洋詩話

偶得盆中樹石記 庚寅

昔人云不作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天下事不一矣所欲有甚于生則瘁生不若悅生之甚吾輩謀悅所生莫山水草木若然烟鬟雲嶋枝峯蔓壑之景不能在牆東研北間也毋小坐圓牖思翠微忽來琴書上碧惟盆中樹石初春客爲我言有孫姓者非雅非俗乃具是癖今其人逝矣家欲求售余衝雪一看即以十鏹得廿許盆雖無甚奇珍亦其人數十年生事也橫列几上繁條禿幹別有荒寒枯瘦朽癭皆成異趣變根蟉轕錯辨雲根落繡斑斕積爲古繡黛色蒼蘚春華秋實莫不慳年於尺寸之中寄傲在風霜之外天畫縮景人巧孤生比之繪事小李多其堆垛大米失其模糊河陽北苑妙入玄中癡黃迂倪筆具墨化矣因念斯人何獨怡情于此此種種者寫生如畫皆其人之精神充溢而成今其人安在又復忽到我之窗前隙駒有限即厭此隙駒者亦有限苟求其悅是亦足矣因一日葺理一日即置酒於其傍飲罷爲之記

泛　之裝記 庚寅

嘗讀歐陽文忠畫舫齋記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輒嘆我輩治一方容几席數事便不可舟旋何隘也客冬於深翠之傍營四室橫列三楹腹夾長棟爲壁室前覆長廊廊面有紫翠薇三株清敬古拙偃仰如畫下錯宋花石綱石外界以銅欄

右有斑竹數百个斜通兔徑後遶曲廊種秦封楚頌數株于右之左右總合爲一區中通外郎四室之橫者爲軒豎者如舫軒舫相合處隔以蘭幔舫有兩檻窗鏤菱花窗外亦疊奇石嵌空玲瓏黃梅老桂福橘錯其畔芝蘭離披其下森香滴翠皆環研北無勞趾踰戶外也儲王詩云深林開一道青嶂成四鄰隔窗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落鏡中若爲我詠已設襆伸謙江千里所製几榻坐臥其內以萬卷等身圍繞如書巢爲窮年杜門之計同學杜子于皇顏之曰泛　之裝杜子曰謝安石年四十外思造一舟泛　讀書子年若齊復如其舟從此紫瀾迴筆底不必自礪鐵船也余笑而頷之思余兩歲涉章貢十歲往返瞿唐

灩澦中間渡錢塘泛鄱陽望洞庭蕩漾于瀟湘皆領勝于舟甲申春避難渡長江幾爲大盜所掠乙酉匿秦駐山下遇大兵以一葉突入江口不得渡舉室將侶魚龍舟之厄余奇甚今日者坐臥舫中追憶當年三峽三湘以遨以遊於江湖之上朝雲暮煙白浪蒼嶼恍在目前怡然樂也迴思江湖交厄敵國同舟誦如此風波之句覺潰渱泮汗駭濤駛湍成奔馬擁象于茲室之內九年一日荒哉逖哉敢謂履坦遂爲安瀾茂頹泛　志逸也實志惕也俗不可狎於茲作白鷗想玉簫金管不可得扣舷讀離騷閒以古歌吳歈相答以當欸乃又安知松陵笠澤嚴瀨滑瀆不在余几榻下也

廣生謹案申酉避兵事徵君所撰影梅庵憶語中最詳

水繪菴六憶小記（甲辰）

水繪菴以水勝其瀰漫屑瑟碧澄而深窈者爲洗缽池池舊爲先祖奉直公放生處歷四世數十年烟鱗雨鯉揚鬐吐沫飛銀跳玉卒數百萬頭自已庚間鄉人肆用桔槔每夏池身龜坼細罟闌入歲以爲常枯魚過河泣益復令人慨歎

右憶洗缽池放生魚

枕烟亭下廣袤延百步高下雜蒔花藥而亭壘石數千塊爲峰巒拔地擎空礧砢明瑟由石洞屢折而上爲懸霤山房拾級而登由山巔層疊數巘至山後峭壁高五六十尺綠碧縈丹山半有亭陰陰沉沉數百步直絕鳥雀儵樵風有便謂可徑抵上清矣壁面小三吾皴理俱用荊浩關仝筆法今崩圮每風霜凜冽輒想見此丈高嚴

右憶懸霤山後峭壁

園中楓柳柏栝以合抱計者昔常數百本申酉摧爲薪存者爲枕煙東北閣樓桑尤奇者他所移植百年古松松在小三吾亭外蒼皮蝟縮綠色崩剝撫之如深湫老龍每當驚雷急溜偃蹇婆躃俯視峭壑輒作欲下勢見者爲之寒慄癸卯夏大冰雹園樹盡禿松死

右憶小三吾亭前古松

由玉帶橋歷逸園橫塘又通略彴至古洗缽池繞寒碧堂抵小三吾浸月魚基而淵然不絕者爲小浯溪寒碧爲缽池所抱由缽池而溯浯溪爲道二一在堂之右循畫堤一帶逶迤濱漾過樓桑貫長虹繞藕花從碧落廬再折而入一在堂之左則小舟掠寒碧由淺渚竹塢有小月池如盤渦曲堤三面圍以虎落旋轉城下其年有積水上孤城之句即此處也每當月明風細老夫與佳客各刺一舟舟內一絲一管一茶鐺青簾白舫煙柁霜蓬或由右進或自左入舉會食於小三吾下今小月池與曲堤半梗他園潺湲中絕非復向時迴環出沒矣

右憶小三吾迴環故道

入園門折而西有長彴翼然彴之杪爲長堤兩水夾鏡堤岸皆種桃花絳脣丹臉與淥水垂楊相掩映小三吾倡和詩余有云岸生錦浪銷池碧人在樓臺映臉紅又攜小姬林垌深杳慾聊浪小嚲偎紅露寵光是也每當春晝暄冶天桃欲笑銀鈴油幔風日霏霏主人曁諸賓客觴咏其下庚子大水上堤三四尺桃葉桃根悉損

右憶畫堤夾岸桃花

園四面人家亭榭不一皆環水而居夾水風蒲雨柳蕩漾披拂春潭秋沼蕭瑟渟泓蓋水嬉者爲之擁檝矣隔岸絲楊數株亭亭被浦彌望如輕烟尢足資人尋翫昨冬忽盡伐去

右憶隔岸垂楊

廣生謹案劉少岩右丞藏有徵君手書六憶歌扇面伍叔葆太守藏有徵君手書六憶歌長卷余均得寓目

巢民文集卷之五

如皋　冒　襄　辟疆

引　題辭　解　贊　約言　詩評

友人稱觴詩引（庚子）

先生晝戟高門柴桑隱士司農後裔家聲已著百年龍尾名流禮數人呼三拜兼以室有伯鸞之婦偕隱同心庭長謝氏之兒承歡養志釀湘吳美酒樽開北海西園好綠水新聲曲聽何戡賀老買竹西之烟月金筝玉管齊鳴噴海湧之山光綠鴿青鳧竝載急搥揭鼓汝陽遺響重新綠操瑤琴中散流風復見至于長年嘯傲不願封侯逸興遄飛眞堪自命茲當九月之秋正稱半百之慶黃花爭放酒醉十千白月流光橋惟廿四僕嘗高適之年久淑陶潛之志閒情自賦托身于孤雲野鶴之間舊社堪尋問侶于明月吹簫之畔偶從密友得訂新交樂此素心欣逢初度願伸三祝聊賦一章

廣生謹案友人當是揚州人鄭超宗之族也

秋柳和詩引（壬寅）

若夫律中商飈星迴白藏關河搖落臺苑淒涼趙王孫抱遲暮之傷楚大夫切飄零之恨吁其悴矣能不悲乎時則萬端交集百卉具腓乃於蕭屑之辰遣此纏綿之物其爲物也靈和殿後逞此纖腰永豐坊前矜其弱體三春麗穀憐青縷以如絲四月輕盈弄白花之似霰樓頭玉笛庇爾清陰陌上金車供茲飄拂洎乎世換星移時衰運改無復鉛華之境居然憔悴之容詎意柔條頓成異物鮑山城下偏深才子之愁烏衣巷中獨擅風人之義也於是天半朱霞江東白鶴蔚宗愛子幼擅譽於綺羅彥龍諸郎長溺情於丹槧斐然和韻一空郢雪之吟率爾聯吟四叠渭城之作又復廣搜軼響曲叶新聲蒲萄滿篋芍藥盈箱豈止飛卿齊鳴於義山魯望比肩於襲美至乃晉室先生亦有閒情之賦謝庭嬌女彌工咏絮之詞庶幾樝梨橘柚均充七貴之廚琴瑟笙簧竝協九成之奏云爾

廣生謹案此與王阮亭秋柳當另是一事

洗鉢池泛月詩引（甲辰）

前月陰寒黃昏風雨相期來月始自六日各襆被水繪邀明月于青天鏤湘烟于碧水必踰既望比月初余臥病今忽十有二日矣連夕月色如晝兼聞鉢池夜泛甚盛乃力疾扶兒一理弱楫振兮仲光山濤文虎咸次第至白月浣潔清風滌煩觴政謔呼竹肉遞奏余與四君兩兒及諸童子對瓶中照眼朱花雜扶秋棠剪羅末麗相亞佛手攢瓷黃明栗潤新香拂拂銜杯靜飲佐以妙茗午夜猶淹病懷雪淨隨波搖曳屐折滌然昔陶峴宅崑山製三舟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饌與孟彥深雲卿焦遂人置僕妾女樂一部奏清商于江湖人號水仙今夕何夕舟橫四五

樂雜三部我輩風流霞觴密坐深譚六朝三唐各申證據既觀酒人之殊態復審南北之清音雖鄰喧遝時一扣舷杳然如在遼谷有非從來讌遊得同紀述者各限五言絕不拘首以志斯樂

廣生謹案振兮仲光山濤文虎皆水繪庵學詩諸子也振兮姓郭名麟定諸生山濤姓許名嗣隆官侍講著有孟晉堂集

壽許太舅大士誕日兄弟八十初度詩引（乙未）

華萃凝寶聖代著以嘉祥威喜連跗鼎貴表爲吉事草木偶然比類朝夕究其專榮然世爭珍賞侈爲上瑞乃有舉擅天臺評高月旦孿生雙傑儷壽八旬二美一龍孝友環生五德兩門四世文俠蔚起三才此不特人世未有之奇抑亦從古罕際其盛小子承母氏渭陽之情并稱太舅稽祖戚門楣之誼一匹王姑光及寒廬慶騰通邑爰進康爵侑以蕪言

廣生謹案此吾邑許忠愍公族人也忠愍妻爲徵君祖姑故有祖戚門楣之誼云云

王阮亭金陵遊記題辭（甲辰）

金陵遊記一卷濟南王阮亭先生作也先生甲辰閏夏於役石城公餘遊雞鳴山烏龍潭又遊鍾山靈谷寺又遊金陵城南諸梵刹又遊瓦官寺又雨登木末亭又紀六朝松石又夜登玄濟觀石壁共記七首又癸卯登燕子磯記一首共八首爲一卷讀

之峥嶸明瑟紆徐蒼逴如置身石門印渚間先生移我情矣文筆之妙簡會似劉孝標世說註秀削如酈道元水經注峭潔如柳柳州遊記悲慨如孟才老東京夢華錄古今能事畢備紙上意者山靈有知故乞靈阮亭乎嗟乎青溪桃葉之間余數十載舊遊地也紅板橋頭烏衣巷口都成陳跡祇益悲來每當夢回酒醒歷歷追維不覺失聲欲慟今阮亭諸記神明煥發頓還舊觀衰年展卷可當臥遊已余舊評柳子厚遊山記謝康樂遊山杜少陵夔州詩每缺然于陸放翁入蜀記今得阮亭先生此集冷然續柳柳州諸君子光響于人湮代遝之餘補入爲四家放翁有知當帖然不爭也

廣生謹案阮亭少刻有落牋堂詩復有過江入吳自閩諸集今幾於無人能舉其名矣金陵游記諸文載漁洋文略中當時亦單行本也

英石解愚（辛卯）

乙酉鹽官嘗難後余病劇垂死枕上作四詩永訣末有此外更無堪繫戀英山樸樹古巢雲生平無他嗜嗜在奇石奇樹吾家南郭古樸一章結巢堪隱家君粵東攜歸英石瘦長九尺峰如玉女不愧廉吏傳家一片雲也余芻狗一切獨死不能忘此二物是夜果死越曙復甦彭仲謀憐而和之有便欲續君流寓傳不須重念樸巢雲之句彼時卽仲謀亦不料余生還也嗣幸返

故廬婆娑其下遂定石交比之死友因梓倡和詩識之去年家君復生小季今歲爲之營宅移此石置其中在家君娛老自適與小季猶之與長兒也異日者小季好弄有類癡兄余日就看其下如孟東野之往返投金瀨吟到日西邊亦吾家咫尺間耳似可無意余獨憮然歎息者深笑余之獨能遺萬有不能遺一物也石果足癖乎何以不能捐之于死又不能得之于生余垂死吟戀此石時後七年始生小季而小季有之小季尚不辨天地間何者爲石也我之勞勞不亦愚公之愚乎讀莊生齊物論并捐石想卽吾巢一枝亦作樗櫟觀書此留示小季時辛卯夏日

廣生謹案小季謂弟裔也裔生順治庚寅歲時甫一週又案今日水繪一片荒烟尚餘拳石玲瓏剔透乾隆間有族子售之發千夫不能動鄉人呼之爲義石云

王西樵長齋繡佛圖贊（丙午）

君之淵衷鏡澄玉映君之服官玉尺冰鏡君之學問顏卓孟巖君之詩文鑠顏鶱孟斯爲世德世爵之所蘊隆又雄踞乎文苑詩壇其下視平流真不堪嫁媵宜乎霖雨蒼生不然拄笏高咏胡繡佛長齋槁情滅性此必大有感悟于中乃凝然遂觀其定人又曰此慧業文人也吾獨贊其爲炎禪之散聖

廣生謹案西樵兄弟與徵君爲文字性命交余見阮亭小像時方官揚州司李江左名士題詠略徧徵君亦有贊語此卷今歸徐午生監丞

戴介眉振衣濯足圖贊（丙午）

品澡圭璧才輝星月學追圖畫語裂金石操飴茶檗神通虛白道與俗厄人是仙謫胡爲進蹋乖天之翮退折伴蕭之輈解經不窮戴侍中一時奪五十席叔鸞獨步誰爲偶亦復天踽而地蹐以此振衣千仞頮了鬢雙趺天爲客遺世獨立萬有一擲長嘯衆響小兒旅逆噫吁嘻我老瘠聾桃蟲處核君來枉顧妙氣來宅抱蜣螂以蘇合餙嫫醜爲施嬙七步八叉看朱成碧祖視而笑眶朝伊夕睨合不圖風約忘言竟成膏液異日者鄭元若死當屬子以雞碑列對茲流水高山忍不先之以絹[illegible]

廣生謹案介眉名洵常熟人余藏其手書詩冊是贈同里許元錫者

陳遜齋壽者相贊（乙卯）

余年十四受知董陳詩文書畫沐浴陶甄二十過頭交遍幾社與君花蕚文壇共霸維時中原土崩魚爛百萬獷賊毒流襄漢武陵奪情瘴海殿爭綱常雖砥半壁已傾五省十面瑪瑙大戰刃及獻背滾崖一線天禍全蜀獻復縱橫先君纔銜獄破襄城皤封掠殺武陵自死左鎮監軍先君特旨余在行間君繇幕下試問當年此禍誰嫁忽三十年剩君與我萬死一生遺種頑果

君以丹藥自壽壽人我惟祈祝不願有生胡爲到來與君相對咨嗟所逢千奇百態泓穎久焚手足俱壞視舌尙存猶能舊話索我題贊仍此陳言君壽千歲貞下起元

廣生謹案遜齋當是卧子兄弟行

韓聖秋像贊 辛卯

紫綺靑驄縈帶八鴻龍霄捲霧之芳躅咀芝咽露之衡風見其懷橫丹篆一卷則曰此拔地倚天之退之夢吞于老人者今復入聖秋之手中周視六虛澄若烟虹孕秀金嶽息影潭空人將擬其爲嵯峨山下田游巖之後身吾獨許其爲蛾眉擲拂之衡公

廣生謹案聖秋名詩三原人著有學古堂集

趙公美像贊 辛卯

余最愛菊而不能蒔菊公美最愛之而又精于茂育憐余之同此愛也憐余之獨不能蒔也自大江之南惠山之下移植數十種于我之林麓無論其他卽此逸懷遣性豈僅怡情于草木乃一日出小照見示撫九鬒之孤根萼秋英之芳簇左斟壺觴右展卷牘淸致蕭騷丰神美琢斯其人如晴霞麗天朝氣始鏡何蚤慕晉處士之風流而甘居東籬與黍谷意胸中已具成竹而姑以是全其浩落之古穆耶吾爲公美別置一目

題錢嚳生像贊 乙卯

不側帽而令狐不捉塵而神淸不薰香而奉倩不半壁而子京若人也宜擲車中之果宜吹嶺上之笙胡爲弱冠孤兒京雒風塵躬鐵衣甲馬于黃羊紫濛之極塞鍊冰霜劒戟于骨騰肉飛之邊城俠比朱家筑亦荆卿我處鷄窠誰問遺民與爾倚蓋目刮心傾果能一手治旣棼之絲片言使尺蠖之伸處有不盈處屈不爭庶不負寥廓相許之老眼亦足見碌碌儔伍之有人反卧一广脚撐胸撐吁嗟澆俗乃有麟生

部叅軍像贊 丙午

不髯而叅軍不碧眼而胡僧足遍山水手散烟雲茗傳瓷而生白香宿火以全神癖古不休好弄日新旣方壺而齊號亦友夏

與比倫遐哉二偉合爲一人斯人也蓋深解不作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身者耶余旣已老矣復何幸而與之同好而同羣

廣生謹案如皋縣志選舉表崇禎間有部璉官台州府經歷部參軍當卽其人

畫松贊 乙卯

上蟠千尺之龍鱗下結千歲之茯苓抱節屈佶擺幹蕭森旣不容不凋亦何古何今淬冰霜以化石舞風濤而成音蒼欺老鬢黑漠太陰洪谷子登神鉦而摹形巨萬僧擇仁夢吞龍而醉寫入神抑馬宋英盡脫張員外劉郎中畢庶子宋迪馬遠之傳染一以渴墨潑墨破墨潑岩其筆力迥然出塵如何纖手運此鐵

心忽然徂徠入室俄見古封來秦繫窈窕之放筆若此豈天挺之姿制獨擅嶙峋乙卯三月之望是爲巢民花甲重周之降辰雖奇天矯爲我觥祝偃蹇矛兀爲我寫眞乃藉手張之北堂之上以貺我九十大壽之慈親年年此日同慶長春

廣生謹案此爲蔡女羅夫人作也夫人名含精繪事圖繪寶鑑稱其所作蒼松墨鳳尤奇與金曉珠夫人名玥者稱水繪庵紅閨雙畫史

水繪菴約言（乙未）

一入此中無所還忌如界鴻溝其次辟地園易爲菴菴歸僧主我來是客靜聽鐘鼓

鐘鼓之聲洗淸愿穢若不解脫溷凝于內夙夜不遑敦奬勵志不謂生平竟付一淚乙酉冬客死一冢夜死于痒壬辰春家死三冢日死于施死孰庚生惟余七年而得庚生者二余之爲余尙復何意父死偷生有母小季木石自頑以識生愧

既簡應酬足蹇迎送人至乎我之所止也我卽止乎此以相共

竟造竹下或弄扁舟登山臨水曷問主人遊

竹爐有火點湯當飲午餘蔬飯僧佐烹飪

黃粱未熟間製一麵何必撥心槐芽始薦

卽有遠客斗酒二盞旣訪我于深山古木之間彼山中之人兮

聲希味澹而已

最戒俗言弁謝家事貞曜先生云市井不言義義歸山谷中老杜又云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日聾吾所語者淸溜寒鐘剝啄不免二子可唾也吾已爲蒼髯化石之樓松未能忘情惟草木剪伐勿酷

廣生謹案僧桑以後先生易園爲庵以僧爲主以我爲客聽其荒落其痛深矣

謝康樂遊山詩評（辛丑）

工綺迂迴四字妙極形容不迂迴不足稱工綺

逸宕自謝客神采其中秀鍊處記室尙未及見也

余每謂康樂遊詩景空不從目入味雋不由境出寓目輒書亦非恰評

初日芙蓉彈丸脫手八字爲詩家妙評求之藝林其唐之李供奉昭代而下則吾友陳黃門也

余謂千古以還池塘春草已爲詩家友于閒情妙境而石林詩話與詩家直說二評又妙入三昧至野王一解雖或有據遂成一段公案詩之板實棘棘不可誦矣古今詩只以不解解之便是個中也

池塘春草義盡昔賢無庸着想何來措大强作解事摭拾時務別生論端可恨可恨當與腐儒註杜共畀炎火

宣城亦未可輕議惟小謝差弱耳

此評源流最清崇尙特正昭代論詩自應首推北地謝源于曹洵爲確鑿然余以爲源于變雅其鋪敘處則似曹耳

肆覽莊易康樂詩源千古特識花蕚之喻亦佳中不免攙入鍾嶸數語耳

製作以來風騷遞變自關時運匪盡人爲花蕚數言不足爲詩家科律也

趣字韻字俱得謝具體若其人工天巧非二字足以槩之

眞積所致率然信口此八字爲池塘生春草寫出閒神友夏以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喻之尙多形跡一

此論雖是大乘中旁出佛法亦自錚錚動人第此中頭白祇在六朝窠臼中無復向上生活大本先立旁及諸家登山臨水作此調故不啻嘯聞數百步也

詩至至極處含毫邈然正復贊歎不盡衆喙正末常見謝也胸中奇秀爲見本之談

靈運彼法卽我法也吳越子弟鄉語果能效之亦自可聽

余嘗謂康樂遊山諸詩逸蕩奇秀殊異都有只是不深然入妙處正在不深也讀本傳康樂遊山諸事沉酣勇敢豪與非常只是不靜然受禍正繇不靜也靜深一路豈惟詩文家三昧實是古逸民肥遯丹訣

康樂全集詩不過百餘首遊山詩不過三十餘首讀之每憾其少鍾詩品云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然則謝詩遺失天地間者不知凡幾池塘生春草五字便可作謝詩全集讀又何必計多少耶

休文此傳描摹康樂遊山豪情異致可謂骨髓上淋漓矣至於康樂浮沉中外蟬蛻新晃宋太祖眷顧慎重施翼憐才咸重複標寫神情湛奕其四友始末與叛卒鈎連稍爲芟節不全書

千古遊山人有此奇癖無此奇秀有此奇秀無此奇險有此奇險無此奇禍余謂謝靈運生于遊死于遊者也

池塘一語千古賞心繇其婉變西堂流連夢附境會所觸忽焉

成聲故能情態相生景思雙絕彼道衡空梁之句王胄草綠之言才子文人同斯矜抱耳

流光如駛時序推遷尺幅雖不多可作一卷游山月令讀

非久于水宿者不能作如許賓聲語把翫一過殊令人置身三島間

謝客榮華路絕悵望絕多觀其違生之言亦復居然羅綺雖身離魏闕要是貴公子孫也

山水至險仄處景路絕而風雲通非仙人羽人莫能躡跡篇終所慨微覺傲物輕生

先序南北兩山次寫湖濱景物賞窮川陸與寄登臨傳所謂山

澤之游是也

每誦詩小雅至英英白雲浸彼菅茅輒賞爲畫家寫生手如康樂此詩雅與風人娣姒

志云相傳華子期爲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客兒此詩悽逸之情居多蓋傲然有絕俗之想矣

余常謂空山寂歷愀厲彌增然終不如澤國波臣傷心憔悴也

昔衛玠神傷于渡江今謝客心悽天彭蠡見此茫茫令人同歎

抗志邱園風規彌劭然而矜情工綺如不自勝此固非忘情人也

出守不得志故肆志遊遨每覩瀉淺一爲申寫

嚴灘爲千古明哲菟裘佳境客兒志協沉淪情與景合同調相憐更深抗往

昔人謂謝康樂詩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余觀此詩信然

執契方濯衣敝方澣凝滯盡釋悅心孔多

製題簇簇能新詩中點染不越本題數字

失職之徒絕意干祿太傅之後沉頓散傺千古有同慨云

題似一幅名畫詩復燿艷深華極其傲睨謝客生平得意作也

蕭晨清吹殊有美人日暮之思何乃騷激頓爾

溶溶裔裔蕩佚不休可悟其胸次明豁

如柳宗元諸小記冽冽幽寒怵人心目

觀此詩則康樂非絕意匡濟者時運乖舛寄志嘯歌爲之累欷

如游會稽諸山水翠竹紅潭羅羅在眼風發之侶遊茲而意移也

篇首二句不堪令羈旅人讀尤不堪令久客人讀

酷言山水復疲周慼卒之斜纓世網此志不遂如何如何

春心自相屬一語妙絕千古王子安春思賦千言萬語終不若此語之深我情

廬陵王既好筆墨又與康樂情款異常故其披寫素懷極其申露楮上猶覺滿幅芳辛

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二語開思溪多少好文字漫郎諸銘此爲

藍本

奇人詭爲奇絕即俗惡指爲惡道數語陡削如見石攢水立

吾夫子內聖外王精神不遺魚膾千古幽人以山水寄志於飲食露經濟康樂海錯二種偶及商量絕有風味故并錄之

質樸古奧中有登眺迴環有向背有波折有四面有源流記載古今名山文當以此爲鼻祖

有金石氣從秦漢磨勒文字中來

佳山水原是天畫靈運以心畫臨之登臨作妙在風韻靈運以神韻足之

廣生謹案徵君一生有山水癖故柳州山水記少陵夔州詩

及康樂游山諸詩皆有評本余藏僅有柳文卷耑有徵君弟鑄錯老人題云吳日子孫有碗飯喫重梓傳世豈但爲亡兄大功臣老人亦當狂笑九原下矣觀此則所謂火焚刅接之事與鑄錯固不相連也

如皋　冒　襄　辟疆

題跋　書後　考　紀

題韓聖秋遊黃山諸記後（壬辰）

今人遊輒記記輒自謂能圖畫山水夢夢者勿論已其他襪才拾景纖小破碎雖然剪綵簇錦正如蠯蠡隘測聊見一隅山水巨麗毫末窺見太史公作史記妙得山川之助故其文章一以驚才浩氣驅策造化鼓盪萬物人以為奇瑰變化不知皆海嶽精靈縱橫而出聖秋此記起伏開闔結搆既精而頓挫脫卸又淋漓滿志純以法行純以氣行萬頃白雲大海紫瀾炳炳麟麟

一齊向筆端湧出以史筆煥發山水真稱巨麗至雕譚筌奧妙辨搜元又餘技耳明蟾凍夜疏鐘送聲余客烏龍潭已兩月始得快讀數過謬為擊節因書末方不自知陽文之與敦洽也

廣生謹案居易錄載聖秋有姬人好摹晉唐人法帖獨廢鍾繇曰關侯忠義而斥以賊狂悖甚矣此與影梅庵憶語載董小宛夫人廢戎輅帖事同夫人亦嘗遊黃山吳梅村輓詩所謂黃梅歸來步步雲也

題計甫草思子亭記後（甲午）

崇禎戊寅春老母馬恭人危病復多徵應不祥余堅以身及兩兒禱神請代又行萬善功過格殘臘而長子八歲殤余與婦以得所請不甚哀泣尋老母病痊迄今七十九歲已延壽三十年然己卯春旋舉一子貌宛若長兒即今丹書是也古有思其子子死而再世為子者恒見之記載而余以請代得代而代之者復生尤為身歷安知甫草哭子至溢禮踰情顏亭以寄其窮極上下黃泉碧落之探悲孺子有知呼之欲出當必再生以報罔極勿謂幽明生死不可以呼吸通也

廣生謹案甫草子名華早夭甫草以孝貞女宋氏合葬見尤西堂所撰傳改亭詩集為甫草子默所編文集則從孫璸所重編思子亭記不刻集中意遺佚者多矣

題王西樵農圃相依圖後（丙午）

余託長鑱以為命者二十餘年矣其年以故人子相依水繪亦復九載中間會欲燕遊阮亭先生力勸以并州為故鄉仍返余室追和其詩有風塵何處容書卷農圃相依見老成之句阮公既賞此詩復然其言此遺民遺事也西樵先生金昆玉友霖雨在手四海方以人龍文虎引領待命其年辭中忽為斯語苟交非性命識鮮達觀未有不作絕交書讀者乃先生獨愛其語命尺木形之圖繪古木深山既耕遂讀中有兩人宛如邃古自非先生大雅沖夷其年道心元徹安能于唐人本事詩中重拈此一段公案耶微其年言余亦會以此言告阮公矣然即以此為兩先生擔荷一世抱膝長吟圖亦可若余土室蝸廬恐其年此

後亦厭倦不復再顧顧敢與隆中人抗行同語耶西樵屬題爲書此語歸之

廣生謹案陳其年有塡詞洗桐二圖塡詞圖向在番禺葉南雪先生秋夢庵中見有摹本洗桐圖今藏余家又西樵嘗贈徵君句云姬人水檻焚香侍秋響扁舟抱膝聽徵君因作秋聽圖

題方嘉客先人倚廬圖後乙巳

方子嘉客孝友風義人也余久交敬之丙午秋過邗上出圖册相示乃太公倚廬圖也披展一過遂不禁淚下沾襟太息而起曰嗟乎人子之于親生事死事之際而盡孝盡思之難忘也不亦深可痛哉憶先大夫癸酉春迎養先祖大夫先祖母宗太宜人于南考功署凡飲食必老母馬恭人手治以進蓋老母之事舅姑終身一日也先君時以獨子請終養先祖以詩力止之有君恩未報親方健之句旋擢充西兵憲先君預祝七十雙壽灑淚以行屆期襄以孫代養再進康爵先祖是日演琵琶記全部人皆訝之至厭糠奉藥諸齣輒引滿思孝婦且先祖亦自悼初仕以令謁選留京師不及見先曾祖也後流賊從豫竊河先君奉監軍扼防特旨枕戈黃河岸上者歲餘先祖易簀竟不得永訣先君終其身抱終天之恨而悲風木于無窮也乙酉後余躬耕養親直指姜公薦舉余甚力余堅辭之非敢高尚正以余亦獨子兩親時俱望六父祖兩世隱痛恒抱懼深衷詎意先君見背壽僅六十有五也今老母七十有七矣余奉母教兩幼弟二十二年以來除不得已一至郡城足未踰三百里身未敢滯他所屢月雖皇皇爰日乎尤痛先君先祖之事父日長于余也比者方太公悼長公之蚤殤念仲子之遠出望之不已而思思之不已而病猶日坐繩牀把誦琵琶記一二曲悄然以悲迨病革嘉客亦不得歸理棺衾是先君猶以忠移孝嘉客顧以貧賈四方冀溫厚以展養暮年乃不克稍慰其志而且重傷其心夙夜追維此倚閭圖之所繇作也獨是世之職子道者承顏效順殁則已焉久且忘焉嘉客能以無已之思繪而爲圖并繪其抱病之容與悲歌之狀且舉案有人侍側有人調羹嘗藥有人則一家之孝可以慰一人之思而一人之思益足以傳全家之孝也披是圖者知嘉客能孝而後能思且由死事之思而轉徵生事之孝使天下後世凡爲人子者孝思之竭悉如方子也其錫類之仁爲何如哉顧嘉客老矣豪情逸致每與余抒寫于歌余將與陟彼崇岵爲吾永懷唱蔡公憶兒之詞中郎思鄉之句我兩人相視而泣念所瞻而呼蒼昊也寗有已耶矧吾家情事大類君家君之情性復與吾合終身之慕與白首之盟余將以嘉客爲師資矣

廣生謹案嘉客名國賓圖爲西泠戴蒼葭湄作有吳隨庵王

端士吳野人查二瞻吳菌次張山來苦瓜和尙諸人題宣統
庚戌秋余從廠肆購歸

題任自受松化石圖後（甲午）

吾聞樸松之根觸石則偃蓋橫雲松之生意在石也松以石槃松枯石結理也第已化雲根仍儼然九鬣是松死而石活矣豈仙家心死神活之謂乎抑藤老松摧之後不忍爲此態也而貞松介石是一是二錚然骨立于天地間耶自受珍之應具是觀若以龍化化蠣諸石方之愧矣

題朱汝奎鬬茶觀菊圖後（壬子）

憶四十七年前有吳人柯姓者爇于陽羨茶山每桐初露白之際爲余入岕箬籠攜來十餘種其最精妙不過觔許數兩味老香深具芝蘭金石之性十五年以爲恒後宛姬從吳門歸余則岕片必需半塘顧子兼黃熟香必金平叔茶香雙妙更入精微然顧金茶香之供每歲必先虞山柳夫人吾邑隴西之蒨姬與余共宛姬而後他及滄桑後隴西出亡及難蒨去宛姬以辛卯殁平叔亦死于兼貧病雖不精茶如前然挾茶而過我者二十餘年曾兩至追往悼亡飲茶如荼矣客秋世友金沙張無放兼鋅來臯其令坦名士于象明攜岕茶來絶妙金沙之于精鑒賞甲于江南而岕山之棋盤頂久歸君家每歲其尊人必躬往採製今夏攜來廟後棋頂漲沙本山諸種各有差等然道地之極眞極妙二十年所無又辨水候火與手自洗烹之細潔使茶之色香性情從文人之奇嗜異好一一淋漓而出誠如丹邱羽人所謂飲茶生羽翼者眞衰年稱心樂事也秋間又有吳門七十四老人朱汝圭攜茶過訪茶與象明頗同多花香一種汝圭之嗜茶自幼如世人之結齋于胎年十四入岕迄今春夏不渝者百二十番奪食色以好之有子孫爲名諸生老不受其養謂不嗜茶爲不似阿翁每竦骨入山卧遊虎虺負籠入肆嘯傲甌香晨夕滌瓷洗葉啜弄無休指爪齒頰與語言激揚讚頌之津津恒有喜神妙氣與茶相長養眞奇癖也余深歎自宛姬亡後二十餘年竦節于此雖歲不乏茶然心情意味兩不沁入卽日把盧仝之椀轉益文園之渴今喜得臭味同心如兩君時陶菊滿籬移植數百株于懸霤山之上下陳鄒愚谷先生所用供春寶鼎壺及宛姬九年手拭旃檀美人六觚處士二小壺雜置名瓷延兩君與水繪庵詩畫諸友鬬茶觀菊于枕烟亭汝圭出虞山老人茶供說開卷共讀恰具茶菊二義而行文典雅流連證據意度波瀾足爲汝圭祖孫世隱增重乃于斯集復如虎符合也異哉異哉文章嗜好相感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誠如是哉陳菊裳爲圖于册余手書虞山文并述其事識諸末簡人生有幾四十七年歷歷茶事略具于此象明之爲人芝蘭金石惟茶是視汝圭尙日能健走六七十里與余先爲十年茶約余笑謂

隨年而飲末容豫計但存此一段佳話以覗後之好茶友生雖百千年有虎劉伶泉下土者當以芥香一醆代之安知天上茶星人間茶神非吾輩精靈所托也

廣生謹案徵君生平酒量不勝蕉葉而酷嗜芥茶所著芥茶彙鈔余已刻入叢書中

題劉完庵畫（甲寅）

甲寅仲冬茶隱朱汝圭老人攜花香秋芥過余時年七十六矣余留與澹生共娛歲寒茶罷中出一小幅畫裝潢殊佳乃劉完庵淡墨山水雲烟秀潤樹石蒼涼在倪黃之間不染畫家一點塵老人精鑒賞蓄此畫數十年而不知完庵始末惟畫下有劉玨之印一章而已老人云完庵乃懶瓚同時人偶閱王伯穀吳郡丹青志始知劉公玨字廷美官僉憲長洲人寫山水林谷泉深石亂木秀雲生脈密幽媚風流藹然高者攀鱗巨老庶乎升堂書學李北海詩格清逸唐中葉響也挂冠歸田卜築秀野花木玲瓏號小洞庭伯穀列公于逸品三人之首而以道復父子繼之不媿士大夫筆墨也又見崇川王汝嘉畫史述公詩格律嚴整句法清圓武功伯吟友也官至山西僉憲棄官時頭未白書倣李北海畫山水尤為精妙人不易得時稱鑒古闕疑得此為之大快因題此以畫歸之

題葉澹生袖珍畫卷（甲寅）

蘭亭敘以行款為重米元章得褚摹眞蹟割截成袖珍卷乃知續鳧截鶴皆不為害米敷文題瀟湘圖云生平有着色袖珍卷為翟伯壽所豪奪盟于天而後歸之書畫橫披大幅牛腰長卷雖足寶藏米氏父子以袖中藏石法易之書畫眞是千古賞鑒家着肉透骨精妙處董文敏亦曾擬之為袖珍米家山雜以元人法甲寅歲寒述此二種逸事與澹生歎賞因相商自摩詰雪霽元章雲山及董荊趙吳黃倪以意臨入袖珍卷披玩不盈尺素而千谿萬壑俱出入懷袖中奇情快事孰踰于此

廣生謹案澹生名榮邗門入以康熙甲寅乙卯間客水繪庵有歲寒寒食倡和諸詩刻同人集中

題蔡姬女羅畫一（壬子）

吾聞鳳凰五采備躬百靈引首六象則極乎天地日月風緯四鳴則異乎行止夜晨斯眞聖世之上瑞文章之奇英也木榻蓬門何當擬似乃姬人偶以筆墨戲圖之珍禾不形而陽靈巳具雖不足以來弄玉心王母恐大合乎楚狂之歌也冬夜偶出以示象明象明亟賞之遂題以贈大江以南有具眼如東漢蔡衡其人者必曰此鳥多青乃辛繕治隱居栖槐之鸑余何敢當或亦東眺白沙開門而思鳳雛之聲所致也象明以為然否

廣生謹案余藏夫人墨筆畫雞小卷曾題一絕句云不是深閨惜羽翰九苞從古賞音難縱然威鳳人間有也當山雞一

例看時蓋有所慨也

題蔡姬女羅畫二 壬子

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安能供閨閣女子于泓穎間輕描淡寫耶畫初出縑素小內爲此未知於五文七德六象九章何以然而和聲隨風窈窕飄揚豈賈長沙所謂覽德輝而下之蓋專爲畫初振此高翔翰舉也

廣生謹案前篇爲金壇于象明作此篇爲同里許畫初作

題蔡姬女羅畫三 乙卯

少陵云天下何人畫古松此非閨中弱腕所能揮灑余慈受閣中亦既有放筆爲直幹者矣茲更縱橫長卷勢高而險節屈以恭狂枯既若擇仁偃蹇復類馬遠未入天台何從見石橋南畔如游淨寺竟能掃千年萬年不緣學識未由傳染一見古蹟輒能淋漓奔赴豈石鼓巖子所云忘筆墨而有眞景夙世前身嚙冰雪餐茯苓蓋以松爲性者耶不然何以有此

廣生謹案前年冬在廠肆見夫人畫松長卷卷後有徵君題字蓋贈桐城方邵村者紙高一尺二寸長一丈三尺筆墨天矯眞奇觀也以百金予之不諧後歸蔡燕生侍御

跋米襄陽書一 乙卯

董文敏云元章行楷陰符經世無別刻惟晉陵唐君俞有宋搨余友陳懿卜摹之入石米老自稱書課平生不知幾十本顧于經文時有脫誤獨所謂三盜既宜者改作既冥最佳此亦必有所自非能鑿空信筆也按此則文敏六十餘年所見米書殊多而于書課小行楷之陰符經竟未一見此卷余藏甚久每致疑于冥字及悞道字然書法遒拔如翥鳳翔鸞當是爲錢穆父所訶後大悟以勢爲主時所書又如寫西園雅集小楷時無一質筆不特入晉人之室且弁無晉人之門上下六百餘年誰復臨摹得此惜筆墨多漶汲然唐人冷金箋余生平見褚河南所書哀冊與此僅第二紙千年側理那能完好以來造物鬼神之忌瞰耶晴牕老眼日展玩一過以志崇薰安得起文敏公一請賞識標題也

跋米襄陽書二 乙卯

米書多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于蘭亭爲唐賢秀穎第一又米書溫成哀詞二百許字董先生甲戌邗上舟中與余論書云直類登善哀冊褚哀冊卷爲弇州先生吾家無第一天下無第二之墨寶三十五年前在吳門老友處會寢食其中數月至今眞影子留心目間覩此的是衣鉢但鋒穎露處微少枯淡耳

跋文仇合作赤壁圖賦 己酉

先輿業大令玉華先生爲先豸徭公之子先大中丞公之姪孫正德嘉靖間揚扢風雅書精篆籀名譽藉甚公卿間兩朝鴻鉅

無不為之傾倒而尤與吳門文徵仲太史父子兄弟篤紀羣之交萬歷初先國學桂亭公復與文壽承先生同官南雍文家書法繪事其手授者甚多且妙迥非近日臨摹好本所能擬似申酉之際全失于兵燹惟同仇十洲合作赤壁圖賦太史筆精墨妙與仇圖烟蒼浩漠紅翠深遙相映發特冠諸種猶幸寶藏己酉夏穗兒入都無可將寄于芝麓先生且請為老母太恭人乞八十壽言特撿此卷伴商兒尊奉寄鑒賞以當束帛加璧然此皆衰賤故人清磨閒拭于棐几數十載者計收藏于寒家亦踰百二十年矣雜置三十二芙蓉間先生時一展玩當必眷然深懷舊之感也

廣生謹案與業大令諱靜臣叅藩公諱鸞中丞公諱政國學桂亭公諱士振芝麓得徵君書於慈仁寺松下置酒立為壽文以寄

跋李長蘅畫一（甲寅）

余于四十年前詩畫名家以未得見程孟陽李長蘅為恨孟陽于崇禎初即與錢虞山偕隱于拂水之耦耕堂十年辛巳歸新安之松圓故居癸未冬卒年七十九長蘅自壬戌將抵都聞警賦南歸五言古十八首養母學道絕意公車買小邱于西湖之鐵山下攬湖山之勝踞看梅之巔欲作六浮小閣貧不能就乃自畫六浮閣圖系以歌家居讀書南翔里即檀園也園中水木

清華一樹一石皆與能畫之合子杭之手共位置琴書香茗蕭閒郁烈嘗語虞山精舍輕舟晴窗淨几看孟陽吟詩作畫為生平快事兩人性情可知己書法規橅東坡畫出入元人尤好梅花道人戊辰後五十又五即賦玉樓時余踔厲飈發矯首名場萬里省親孤履金革無暇特訪後從列朝詩選中讀虞山述敘兩傳恒深夜朗讀琅琅之聲呼兩先生欲出也而未見之懷益重生平之感今年冬得與葉澹生訂歲寒比鄰促膝澹生為孟陽里人書畫與詩三擅其妙詢所師法則極服膺長蘅快矣哉交澹生如見孟陽長蘅也長蘅中年半在西湖其詩畫長箋小幅多予山僧榜人歎曲軟語時與之余昔在武林曾得數紙旋兵燹失去正與澹生追憶不可復得忽客持小幅至則長蘅辛酉冬畫于檀園者北苑雲林頓還舊觀亦何意斯時斯畫去五十餘歲恰于今作虎符合也筆墨精靈文人嗜好入乎情通乎神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特紀始末書之畫上以告後之得畫者

跋李長蘅畫二（甲寅）

余為長蘅題畫知程孟陽而不知鄒孟陽知程與長蘅同肝膽嗜好而不知鄒與長蘅傾平生以相從也知長蘅畫擅山水之妙得士夫逸韻而不知其畫花卉更妙于傳神寫生今錄董先生此題補余未盡

附董文敏跋

李孝廉長蘅清修素心人也平生交有二孟陽一爲程孟陽善畫一爲鄒孟陽善綮畫過于程蓋程以能畫故不受法縛而鄒孟陽居六橋三竺湖山間每長蘅遊屐所至必與之俱乘頹然微醉有意放筆時輒以紙墨應無論合作與否收貯如頭目腦髓果有以十五城易者知其必不爲割好也長蘅以山水擅長余所服膺乃其寫生又有別趣如此冊者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出入宋元逸氣飛動嗟嗟其人千古其技千古而孟陽爲慶卿之漸離其交道亦是千古可傳也

跋劉文若壽余公佑六十錦屏後（癸卯）

余公佑以季秋六十初度同學姻友劉文若爲文以侑觴述其生平文章德業之盛與升沉得失之感亦既情文並著矣而特以泓穎相屬以余奉教兩兄誼均骨肉也余獨能已于一言更進康爵乎夫余之言猶夫文若之言也猶夫其言而復更端以進焉則又吾兩人數十年臭味嗜好與夫情事遠近離合之故不能已于言也憶公佑四十壽秦海陳則梁兄訪余相與詩酒二旬則梁曰吾得公佑得第二辟彊也則梁稱量海內交遊何如鄭重以交余二十年者一日許公佑其氣誼爲何如乎先大夫與令兄仲容先生三上公車形神交儷先生赴召玉樓余侍先君患難流離歸戚友以嚴雪堅水相視者猶恒情厚道也獨公佑密意至情久久心喻先君每歎息此何異我仲容其古道爲何如乎曩同公佑逐鹿名場余氣如渴蛟獰虎飲餘鬭獄公佑則胎息一室養如木雞滄桑後余三十暴棄敝屣萬有公佑復逐隊舊行沾沾雞肋余忍辱忘怨甚者面上未乾之唾常化爲意外無風之波每再拜受之公佑歛英雄之氣于野鶴孤雲當羣情閧鬱直道一言扛鼎舞劍余憂天憫人無可補救近惟荒嬉歌酒至于廢時失事覩兒子饑寒不相恤公佑則杜門勤儉順天時以節人事每以箴余余惟一笑由前言之似乎余兩人不同也余兩人不同而同亦惟余兩人自知之也其苦衷大力爲何如乎至于經史折疑必相質詩不余推敲不脫藁寶米

掾湻化帖爲性命余借必經旬瑤臺嬋娟之書法飛動箋扇復愛匿之目送飛鴻坐隱忘寒暑余善爲無益獨不知琴棋曾題公佑壁云彈琴春入囊弈夜忘機又余好石公佑牡丹海棠下有舊石盡移與之余顏亭曰贈雲拜公兕也以公佑覩余其真交如余與文若公佑此三人者恐正未可多得耳公佑長余七歲鴻妻萊子更有麟孫松菊未荒田廬如故戚友如文若與余以不可多得之友述不能自己之言披露生平溯洄往事公恐以槩辭里閈者辭我輩乎請以此附書屏錦之末更勸轟飲巨叵羅續平原十日之盛

廣生謹案文若名愈炤以副榜官廬陵縣知縣見如皐縣志宦續傳公佑名啟美其兄仲容名允美

跋周太翁吉祥相（辛丑）

家宅四十吉祥相一書言言謨誥字字典訓直可與箕疇洪範諸書並垂天壤余盥漱讀之爲斂容起敬者不已于公門戶殆未可量也櫟園先生以積德起家天下賴以生活者數千萬人卒能涉川出坎享爲善之報今類是編乃知源遠流長先生之家學深矣又太先生常有四留堂一字銘曰天憶余先祖奉直公先大夫暨襄三世奉持太上感應篇箋註行世四十餘年當疾病死生患難禍害時受用此篇不盡今讀四十相幷一字銘又燮然起曰先生先教我矣

廣生謹案周坦然先生家宅吉祥相凡四十則載櫟園司農所著書影卷首嵩少憲副嘗註太上感應篇於見他女色起心私之二語尤三致意他書載其崇禎戊辰登第夜夢神人有榜花一到滿城紅之句故事唐人於新進士之僻姓者謂之榜花而吾冒氏實應之也

書大馮君婁東祠堂碑文後（辛亥）

崇禎中年朝廷黨錮之獄興下及士類禍延復社戊首雖指婁東二張先生吳門楊錢諸子廣之三吳上江北地魯豫江楚閩粵咸有彼連文章氣誼種子將一網摧折盡于斯矣先生初授

水部則抗章首參中貴復擢禮曹又不肯依附爲京卿正以此時循次秉憲蘇松諸如興學詰戎淸賦減徭彌盜安民以及勤王之師慟哭請行星馳淮北其義聲仁問震動海內俱詳載碑記中不復悉即復社一案先生獨不阿權貴不奉嚴行毅然抗疏爲士子表正誼明道之功于世道挽救山舉鼎之力保全善類曲庇淸流至今正人君子一脉鐘鼎可銘草野未墜皆先生星辰一繫所貽也在昔大小馮先生架學匯中飛才甸外其盛名不竢之巍科以後崇禎戊辰先憲副亦以夙名得附驥同登首科先生初授部曹先憲副旋補使署長安文酒倍極綢繆時襄弱冠虛名馳騖最廣三吳珠槃之會謬附壇坫先生莅吳而襄不欲以猶子一拜床下其意蓋有所待詎意不十年而滄桑屢棄又二十六年而支離潦倒危病庚生重與冢君潔士聚首于荒僻之吾皐且流連歲暮也噫吁迯哉潔士出婁東俎豆先生之文前有西銘後有梅村自足千古不朽襄時久病焚研破例附述數言于末簡追溯當年吾黨先後源流明珠在目寶劍當心又茫然如古處如隔世矣非瞻對先生橋梓幷不欲崖略多此一言幽冥之中不負師友或惟先生與二張先生及楊錢諸子當知余心耳

廣生謹案大馮君名元颺字爾廣慈谿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僉都御史巡撫天津見浙江通志名臣傳

書馮太公及小馮君滁陽合祀祠堂碑文後 辛亥

馮太公當日摧折大璫倡明正學直接王文成而同里同官同爲滁陽所尸祝無不巧合小馮君先生立朝風節上殿如虎當時眷顧之隆人望之歸莫不謂立致機務特簡綸扉乃以忤權恰就投閒之南冏繼美瑯琊之日卽死賊直犯濠泗之時繕兵嚴備保要衝如金湯而陵寢而舊都咸藉維護文德武功彪炳烜赫于滁陽是父是子極千古之盛事矣而潔士于三十年後滄桑既改海內故家大族幷家譜碑板俱付之遊塵溟滓之外乃間關冰雪躬歷幷州清祭田陳俎豆修廢舉墜葺新廟貌既竭心思物力之難重光祖父仲父之烈公私之祭增于春秋配享之隆一門四貴而滁陽之士大夫與當事咸不遺餘力應之雖先澤之入人者深而仁人孝子在今日所遭亦最難極厚可謂豪髮無遺憾者余小子以年家後學覩此前徽稽首颺言惟慚才盡而襄于是追憶疇昔别有深感焉憶辛巳之春襄萬里省親于南嶽抵衡而先君以忤同鄉政府調獻賊新破之襄陽監軍甯南先君立遣送老母歸單騎就道是秋小馮君先生以少司馬特召中樞自浙東至淮揚無論縉紳無論吾黨卽寸長一技之士咸匍匐道左求一盼而不可得襄以三十老諸生同姚永言年伯于鄭超宗影園與先生促膝抵足慷慨時事證據古今抗言直攄胸臆龍眠孫魯山先生亦以啟事勷丞至水乳交合齒分俱忘時總漕史公正欲特疏薦襄監軍襄力懇兩公堅爲之辭先生云以辟疆兼資之略卽余亦恨不立致于用然何忍不待之轉盼之兩榜維時謬自心許感玆一言于其别也先生握襄手甚固幾以爪陷其特達知己更易刺爲社用識同心然先生山嶽之姿高抗踈秀朗朗如雲中白鶴快談至午夜能食三升米粥糜腹中聲如轉轂指顧非常精神大于其身襄謂救時宰相必藉鉅公豈謂三年後兩先生以旋乾轉坤之手俱附攀髯閱三十二年襄以危病歷三死三庚生年踰耳順頑鈍衰殘僵卧不能下堂乃日有詬啞之辱到門及面不敢有忤色尚不能安望九之老母庇識字之兩兒卑靡縮瑟視與先生抵掌影園時惟付一歎然亦無從付此一歎也于書碑記之後而附玆一歎焉洗面之淚不禁于世誼知己之前涔涔至踵矣

廣生謹案馮太公名若愚字明甫萬歷丁未進士知襄陽府日以縛礦璫韋國賢于獄負直聲見浙江通志循吏傳小馮君名元颺字爾弢天啟壬戌進士官兵部尚書見浙江通志名臣傳

書許默公印譜後 乙卯

許子默公遊長安五年歸古篆之工六書之精聲名由輦上達海內而以合肥先生爲第一子雲因出其手題幷贈言及三事以下貫珠聯璧之文示余且進而言曰余之獲有此也皆公家

父子爲之先至合肥以先生爲第二我矧余昔從事邵湄夫先生咸託一枝于公家飮水知源敢忘所自先生能已于一言乎余爲閣筆數四念海內鴻鉅爲默公騰譽已極又進論六書遡古考今琱鍛淵博且三十年學詩學書我水繪者皆進業成名背余惟恐不違徵默公厚道余復何以益之無已余生平尙友天下得古篆眞學者有二人焉不可不借紀于此一爲先友南海孝廉熊羽人先生一爲兄事漳海劉漁仲刺史羽人先生與先憲副先後同公車往來萬里攜小史香枝必手捧宋薛尙公手摹鐘鼎款識二十卷爲眞奇圖羽人之言曰世傳甄豐校文字一曰古文二曰奇字夫從古聖人始造書契不過觀象肖物掌理成文鳳羽爲字何常見奇然而天則雨粟鬼則夜哭乃靈龜龍馬寫帝王之圖赤雀素麟造神聖之命孰有奇于此者乎眞故也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見李斯曹喜篆于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見古鐘鼎而草聖入神見固有若此者乎眞故也識者觴數而通見屋漏痕可見錐畫沙可見縫衣匠剪子擔夫爭道公孫大娘舞劍俱可皆能鷹爪舍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遊茲蠆尾奚待傍寸較尺始眈眈着眼哉又曰鳥跡孕于豫書壁文想見蝌斗有所謂蛟脚旁伸鵲頭仰立如此可幾見乎仁義起于麒麟威刑發于龍虎如此可幾見乎流星疑燭垂露成珠癸草紐而三苞月魚基以合象如此可幾見乎蓋羽人老而眠食茲圖自夏禹紫金鈿琱戈銘上下二千年鐘鼎欵識皆能畫被而書切泥以刻今及幾見惟有衡嶽禹碑岐陽石鼓差可擬以虞山南海兩宗伯以千金爭購之不可得今羽人抱圖已往想像無從至漳海劉漁仲兄爲黃石齋先生高足自丙子徵聘留金陵與陳則梁張公亮呂霖生諸兄及余刑牲扁樓締爲昆弟漁仲書法結胎于元常古肥自二王以下無不縱橫奇宕人之其人之高奇卓犖如徐福王猛張仲堅辛稼軒之流而古篆之學尤氣鶩神龍遂能包舉千古貫串金石遣筆用鋒直下無側誠所謂生陰陽立形勢故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若日月雲霧若蟲食葉若利刀戈縱橫皆有意象至其痛快淋漓揮霍如意則渴蛟飲鏃獰虎鬭獵又飛鳥出林驚蛇入草一落筆便已劃穿石骨墨濃一褸恰在中心捉刀時翻似危襟正書勒鼎摹鐘雲雷脫脫至今余所藏老坑舊凍名章上擬子行松雪下亦不失爲文何今以老名宿獨霸鐘鼎古篆皆當日食息與處而得之者嗣魏塘秦海觀濤大會同難漳浦臨江淨海倡和洗心皆漁仲左右之于書學昭明日月各闡精微有益後學不讓滄桑之初出處不慎輒父子罹害然眞奇人不能立奇功括生人促致侯王亦何惜浪擲此好頭頸使漁仲而生也三十年來當于何處安頓此人余每追思兩公久欲圖畫遺型無處可爲描寫今默公以書學友天下天下之大寧無

兩公其人者然不可不爲兩公眞奇圖眞奇人拈一瓣香與尊師邵潛夫鼎足而三師友之責重于性命此卽是學古書古篆之頭目腦髓刀筆之工乃其餘事合肥既死誰知余言余亦久悔以此等言向人今爲默公知己傾倒稱述弁使背余者見之知老夫胸中尙有奇圖奇人如此者

廣生謹案默公名容見如皋縣志方技傳余藏徵君姬人金曉珠夫人及徵君子穀梁石印各一方六面雕字方圓各各不同出默公手同時吾皋印人尙有黃濟叔童鹿游後此則喬墨莊黃楚橋皆斐然者

書思誠錄後乙卯

余每見無子人輒正告以生子身驗奇方人必急詢之言及捐金救人施濟必然生子則不待其辭之畢付之一笑而去每爲歎惋昭陽老友鄭君翔十八年不相見忽挾易數來袖出三元記辨弁因果四則大半述乏嗣積善獲報最速其闡揚文穀公先德最隱最確不必言矣一文恬丐生子與千金代施生子尤爲神異然此天人合德至理弁非神道設教以誘人也余不問數而信理特梓入喬弟所集思誠錄中使世人知君翔卽數卽理乃吾儒眞實學問余既身驗于前矣丹兒尙未生子亦知從事于此更于是日令力行之時乙卯長至日

廣生謹案丹兒謂靑若也靑若後生子泓泓生維楫維楫之生徵君已八十尙及見之見同人集中戴本孝試晬詩序

書延壽丹方後乙卯

三十年來禍患不問卜疾病不求醫至于服食及補腎生陽之藥每見奇方皆置絶不問盡余乙酉冬蒙難鹽官大病百餘日死一永夜老醫錢蘋貞謂驚魂久離元氣已盡不必更進一七惟以大掠所餘破絮靜擁至明日或冀萬一之生及晨果再生時同難環觀撫哭者爲吾長兄嫂陳則梁方年伯樓岡邵村諸兄弟張螺浮彭仲謀可問也壬辰春救荒染疫死三晝夜先君老母救無可救閉一名醫于室捧金環跪求之醫于關帝前誓曰嗣公六脉全絶生氣全脫若有一毫可救而不救者身死及

五子俱斬踰垣而去此三日後庚生則唇齒焦墨舌捲縮不下通體枯瘠活十八日尙不知天日僅口能呼父母妻與子不知爲何物此海內讀余同生書者皆知之以此死趣證嘗近復生趣全槁故恃命不恃藥卽有救人之藥亦無知藥之醫凡人求藥不過衛生余患難死生者不可計只此兩病兩庚生皆非藥所致人有定命兼可造命此千古大丹也雲間陳遜齋年八十今秋持余舊友何次德書過訪遜齋爲大樽難弟譜年道故皆世人不知不談之事又出我董先生丹藥見惠董先生者余年十四卽爲我序刻詩文至今五十餘年以海內虛名招忌嬰禍皆先生貽悞今余望七老矣心傷骨盡名毁行污雙足蹣跚不

能下堂甚悔兩庚生乃往業未消苛延食報日事祈祝求速死侍先君至樂也乃遜齋以經史之理之識明醫以人情世法調藥以三教聖人神道設教憫人救世之心爲之仰思俯察加減損益早夜虔虔惟恐不能起人之膏肓又錫方以廣之乃自壽壽世之道非世之悠悠挾術者比也其活人無算而于次德之長公大春生之于七年床褥之間氣血充腴精神大于其身爲最著于是穗丹兩兒典金嘗藥特製全料以進日遜齋先生之方大人生平知己文敏公之丹方遜齋先生之丹又爲大人交遍幾社太邱花蓼之良藥況堂上大母九十大人抑塞苦惱終日抱足呻吟不願有生恐不堪爲不知大人之至性苦心者道

也强于七月既望服之生平日進米不盈二合今未一月而飯加一合卽此便是奇效瀕行索余一言卽述此爲贈但恐藥妙延年無生人之樂而日踵不忍見聞之事又爲董先生遜齋所悞也歸語次德邵村應爲余考覈生平溯洄疇昔共發歎焉

廣生謹案徵君年十四董文敏卽序其詩以行方之王子安集中陳遜齋壽者相贊所謂余年十四受知董陳謂文敏及眉公也

書于象明扇後（壬子）

象明喜晤其年於我得全堂貽詩八律去春其年在金沙與象明有看梅移家之約不分把晤于此是夜咨飲甚暢余作七律六首與其年遡迴往事兼出姬人所畫墨鳳索題時象明將歸其年復有延令之役故詩中多離合之感余久病戒韻不免見獵挑燈呵凍復和八首情旣瑣絮語亦鈎旃幷前和見贈四律書小行楷蠅頭千字於白紈象明痂嗜復心傷所遭或怨老醜恐南村吉人諸君見之不免掩口幸豈是琴臺差堪入袖象明爲我藏之倘數十年後留作本事詩話或有追念遺種之老歷盡羊腸灩澦而友朋筆墨結習不忘幷欲追詢其歲月則年已六十又二壬子仲冬望後十日荊風零雪午夜一燈時也

廣生謹案象明名梅金壇人其贈徵君四律及喜晤其年八律均刻同人集中

書顧仲光扇後（壬子）

壬子仲冬喜陳其年別去四載重訪茅堂旋往延令卽席述懷六首仲光屢歲遊武林近復入都瀕行出箑索書老病頹唐心枯筆禿無能作一詩奉送卽書與其年六首憶十年以前仲光與同學諸子及其年務旃無忝亦史諸君觴咏於三吾水繪之間不特老夫矯健追赴巧在的先卽穗丹兩兒亦未肯邾莒自安恒思狎主今四年以來兩世咸抱安仁之痛又金壺客散無論感恩卽知已亦反唇相向矣余既鬱壹不自聊兩兒困躓京華累負歸來無能自振過而問者如其年再至殊爲空谷之音今仲光復不忘舊雨諄諄必欲得余數行出入懷袖兼示輦上

同人恐見此未有不爲余深致慨歎者然友朋筆墨結習雖極源倒未便遺忘非世上眞正敦篤古誼者未可相示也

廣生謹案仲光卽水繪學詩諸子之一此與于象明扇均書徵君自作與陳其年六首其年以戊戌來臯先後十年己酉擕徵君歌童紫雲以去徵君題紫雲像所謂三年別去情如海也至壬子其年再來賦七律六首呈徵君其第三首云記作聽歌舊末行有人低唱賀新郎暱他簾底翻鶯拍從我天邊縲虎假再至豈無心一寸不來多恐法三章尋思往事原無負會勸卿泥老畫堂徵君答之有云旁人誤說何多事擲拂相從汝較賢又題紫雲像云世間知己無如我不遣雲郎終與君論者謂平原高誼杜牧凝情傳之千秋直是一則好本事也

七星洗考（癸丑）

蘭亭之歲之暮春望日爲醉茶老人六十又三之降辰客有以一器見售泥滓剝落形是洗而口腹兩層皆細圈模糊余亟爲澄汰磨治始知圈爲星蓋三三四四參比同互象斗之形考宣和周七星洗雖有大小之殊而規模不失焉通身凸翠口邊膚理咸有慢水銀色可玩也水於五行爲北方之卦斗之位亦拱於北故詩曰維北有斗又況水之在天爲漢而斗實運旋其間古人設飾象形精通義類而余老年得此婆娑自壽星耀於天水蓄於淵當虔爲洗濯以答斯貺以示斯年也

廣生謹案醉茶老人葢徵君自號

雙魚洗考（癸丑）

宣和圖考有漢雙魚洗謂洗類陽嘉中飾以二魚筆畫簡古眞漢物也魚于水相須故旌之以魚又漢之姜詩以純孝致躍雙鯉當時殊高其行或卽裁此雅製耶余昔見一雙魚洗規製與宣和圖象不差毫髮而雙魚之上下叠以五銖錢三上二下一翠色與水銀表裏互映豈一時二器并出人間耶所謂類陽嘉者葢宣和又有一洗中有陽嘉四年朔令六字銘按孝順帝之十年改紀陽嘉葢謹其所造之歲而著以月朔時令字之右狀魚字之左作鷺洗用盥手奉祭祀交神人以鷺習水而得魚譬上習禮而得民之意又考古周有負龜洗二亦入宣和洗中環以三魚中一龜負小龜於上又洗一龜從以三魚此皆取洛出書之義而龜爲四靈之一易所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三代尙象以此漢有蟠夔洗葢三代鼎彝多蟠夔爲耳而雷紋相錯漢去古未遠典刑尙在并附紀之以俟博雅看詳然諸洗總不若七星之效法天地爲高古第一

紀董北苑畫卷（甲寅）

董北苑畫世如星鳳在北宋米元章止見五本今又五百餘年矣瀟湘圖卷爲董文敏公生平至寶又半幅谿山行旅圖今俱

不知落何人手文敏題北苑山居與夏口待渡二圖卷則俱在山左一藏東昌閻學朱公一藏御史大夫鄒平張公齊美競爽文敏見之謂如見穀城山下之黃石余棠記之時深夢想今夏郡別駕卞公過訪午夜茶話縱談書畫公惜合肥有一賈繪已歸鼎貴今屢遷將藉入內府矣余亟詢爲何卽夏口待渡圖也余因出手記共爲歎息又憑開之先生所實王右丞江山雪霽圖卷乃京師神武門拆古屋于折竿中得唐宋書畫三此其一也文敏一題再題讚爲希世之珍後爲公子質與新安人辛巳虞山牧齋公遊黃山得歸今虞山書畫又歸蕩然昨特託戴介眉歸訊之余貧且老何敢妄想尤物只是要知此等千古不再

得之珍秘不化灰燼有一着落存之記載以俟後世眞賞大福人遇之耳

紀歐陽文忠公論畫（甲寅）

歐陽文忠公不精于畫宋有劉君集歐公試筆數十則有二蘇跋語中有鑒畫一則云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否余非知畫者强爲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余謂蕭條淡泊四字便得畫之神逸品趣遠之心難形又于神理得三昧矣誰謂歐公不深于畫耶

紀管夫人畫印（乙卯）

余見管夫人畫十竹圖冊自唐宋各倣一家有不知其名有知其名而不知其畫竹有倣閨畫越國夫人者然亦盡竹之致矣大印章爲魏國夫人趙管以兩姓合鐫甚覺其妙及閱王羲之學李衛夫人書衛夫人乃尙書耶李充之母故自稱李衛始知眞正風雅無事不有根據非漫然以臆爲之特爲拈出凡閨秀之擅書畫者當以此爲印式篆名與字行于世殊非所宜也

紀宋元黃素古紙（甲寅）

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誡子孫待書足名世

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遇元章元章自任脫有羲之鬼不復讓也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四世請趙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耳兩家絹紙之殊妙自是收藏賞鑒名家後人又各能守先人遺訓相傳四世遇絕代名筆乞書尤爲象賢至自任書有不敢書而竟虛此紙于數百年今或不可問亦絹紙之異遭也

巢民文集卷之七

冒氏叢書

如皋　冒　襄　辟疆

碑文　乞言　祭文　雜文

如皋定惠寺碑文（己亥）

蓋聞銀函東度花宮之薏蔬恒飛金氈南翻香界之留珠常定喜園蒔蓀亦有世尊王舍岹嶢非無長者循蚕攝提以後斷鼇命厲以還紺宇彌天寶坊帀地餐茲禪悅諷此了因自古迄今筭窮巧歷如皋定惠寺唐貞觀舊剎也郡名螢苑即是龍鄉邑號雉城還如鷲嶺然而琬琰雖鐫芳華易熄時移事異感慨繫焉是以宋元祐進士史聲有寺名定惠知何代橋古碑橫不紀年之咏蓋過爵盞而獻弔登梧邱而有懷既意切廢興亦愴深今曩矣洎乎日輪爰仄墨角云剋變彼中原淪於鐵木崑岡失火泰階與瑞苑俱焚滄海橫流夏屋與綵船同沒曁有明之中葉屬法嗣之全衰丹青剝落已無金薄之甎羅鬘飄零徒有白銀之塹一時緇白為惋悵者久之沿及萬歷中年有素芳上人者葺斯宇而居焉弟子三人長名性乾次名性德性乾俗姓翁號靜空上人上人仁心獨秀制此長虵內律彌貞祛斯醉象慣龕中之白檝非復全身悼塔裏之紅函祇餘舍利遂乃焚膏炙踝不異燃燈貫索盤胸奚殊歌利國名頭痛如夸父之逐虞淵民號文身譬精衛之塡渤海三年行乞依稀吞炭之人十步悲號咢鄰望夫之婦幾同猿叫絕類馬鳴時則龍藏鮫人貢其綃穀雜林木客運彼梗柟善信餉其乳糜檀越資其因果銅綱十丈亟開樊重之家璧樹千重再覩公沙之市又慮金容不整寶相難安晢雕海外之旃檀爰現人間之帝釋於是善才童子偏袒南遊目連沙門雙身西去既作此中之龍象且渡蠻方願為彼地之鷓鴣只飛炎徼無何而沉香嶼上適至賈船鬱林洲前還來海船果獲奇香一丈六尺遂塑大佛一尊竟符夙願焉像成之日踰嶺東歸則有朱鳶計吏負弩前驅元菟將軍挽强後護洵白林之勝事金地之美譚矣寺基址四面各三百餘步中為佛殿前金剛殿左東嶽右禪堂山門臨泮水東流有西廡有道有墀有垣有窣堵波今不存寺側有池名玉蓮池靜空上人重造大殿始於萬歷丁未香像抵如皋為萬歷乙卯嗣後湛明上人募建鐘鼓樓雲石上人募建藏經樓至順治丁亥先府君命闔黎渡江至嘉禾購藏經庋之閣焉其渡江請藏者為德林上人上人後叅學四方稱中峰高弟子授以衣鉢掩關三載密帷不開類儒流之董傅紅壁長掩追古德於少林因於寺中高唱法華復募造講堂五楹時寺中綱紀為凝虛上人上人雪山苦行不畏吐電之魔忉利熏修可却擔山之鬼建立普同塔重裝大佛韋馱像并造廚房五楹德林悟空曾孫凝虛雲石孫並法門哲肩云是刹也左挾王龍圖之基右扼文忠烈之祠面瞰

河流背枕城闕鎮芹宫之巽位踞花縣之龍峰千年蓮社闕東勒鵬舉之文七尺螭碑江左紀綱持之筆是爲記

廣生謹案此碑係草書石刻尚存寺中

老母馬太恭人七十乞言 己亥

襄身隱焉文不出戸奉兩親菽水十五年前二三十年吾皐風俗湻朴先祖家訓古肅先君四十登上第服官清華老母治家儉約不敢爲壽亦鮮壽之者閲五十先君以繼丁兩祖艱甫服闋誠勿稱觴時襄以老泉發憤之年五困場屋無能自致于親謬以虛名受知當世海內名流詩文書畫不脛騈集屏錦爛若雲霞且是春臺省交章以邊才特薦先君需次仗鉞老母謂先

君曰異日膺封疆之任弗遑家慶今日者身爲名臣子爲名士顧兹一堂經濟文章兩裕焉强進一觴遂偕赴粵憲又十年而並稱六十則先君已爲枯僧鎖戸矣每念君親淚可洗面襄復何敢重違其志迨今冬先君倏巳見背六載老母七十之辰正當先君大襄後又姊丈方履憂患老母達大義傷時昔襄煢煢依膝下更復何所求屆期仍以菽水稱祝而已陽羨陳子其年歷陽戴子務旃修世講之雅咸來與兒輩讀書水繪菴悉老母孝慈才德各臻其至兩君進而爲襄訃曰太母今之女賢母師也公即焚硯以質事太母何忍不舉其懿美休嘉令世盟諸子賡歌颺言之且世盟諸子皆夙昔以詩文書畫稱子客于太公太母之子也數十載滄桑雖改膠漆重堅矧太母以一身仰事俯育係公家上下六世之重閫之先人及諸父執太母五十時公有夢與無禱不應天錫靈壽二十年方來未艾余輩日侍公函丈公不爲詳述之何以教孝吾黨弁垂訓後世哉襄遜謝至再退而瞿然恐失實則誣競夸則辱咸無當于老母因循年臘事條列小紀不欲貫穿成文襄乞言之非浮則略也然亦以無文爲文守前此十五年身隱之義仰冀同志鴻鉅之眞文眞詩以爲老母百朋九錫世世傳家之明月云

老母閨秀于馬爲先外祖學博肯禹公次女甲戌會稽公孫女會稽公先世爲寶豐公侍御公父子祖孫科甲吾皐望族推馬

爲冠云

老母幼而壹淑又性生慈惠學博公與王父奉直公水乳交復器愛先大夫遂締姻十七于歸以新婦奉兩世姑嫜曾王母沙太孺人和顏樂易王母宗太宜人儀範整肅咸上下左右無不當其意旨王父天性剛毅又倜儻豪邁不事家人產以選貢入太學名燥天下李文節公有金臺十子之目王父其領袖也課先大夫尤嚴切結耦一月即攜去讀書郡城者經年老母日秉中饋夜精女紅絕無紈綺兒女習

王父癸丑初捧檄會昌伯祖别駕公亦捧檄海澄同奉沙太孺人板輿以行便道會昌時老母生姊五歲褒三歲弟京兩歲伯

祖與伯祖母朱安人五十無子視姪與姪婦愛踰已出沙太孺人及王父以伯祖服官閩海膝下無人念之尤甚老母仰體其意則從襁褓中割愛以弟京孫伯祖云時外祖學博公亦來會昌襄五歲授大學又善病外祖鍾愛特甚無刻不置懷抱學博公內外諸孫最多終身注意者惟襄耳

王父令會昌四年時先君文譽日騰屢歸應學使者試無不冠軍在署則懸刺于百可亭著述盈笥老母挑燈佐讀雞鳴交儆四年一日

沙太孺人七旬外倚孫婦爲鳩杖甘毳親進嚬笑先迎每以小楊橫陳其傍寒暑不少離甲寅篤病半載時王父洽會昌有神

君頌萬民代禱得痊痊後有髮黑齒生之異丁巳復病遂不起王父母雖孝養交隆沙太孺人每南望閩海無兒之伯祖回顧家園無兒之祖姑離別銷魂缺陷拂志惟老母曲爲排解湯匙藥盞非老母手調不進痛癢爬搔非老母意喻不舒擁抱撫摩非老母以身爲袵席不欠伸展轉目不合睫衣不解帶如是者百日尫瘦骨立日下血數升不少衰沙太孺人臨訣以首叩枕上曰老人何以報孫婦願來世爲汝孫婦以報孫婦如唐山夫人語

甫歸里而京弟六歲殤老母知伯翁姑翁姑之痛傷心掩淚委之修短戊午先君舉于鄉是冬方計偕復舉一弟王父小字之曰偕

已未秋王母患滯下水米不沾者兩月就醫海陵庚申夏王父補官北上中道以左手指不仁歸老母兩年來同先君侍藥一如昔歲之事沙太孺人咸得全愈

辛酉王父補任蜀酆都佾祖補任楚漵浦老母同先君復兩奉之行中道始別是秋重慶獎酋變起王父抗守孤城遣家累還老母備受兵火間關之苦而偕弟復殤于途惟日夕籲天祈王父生還他無所恤也時二母舅馬公元方偕老母往返癸亥王父還滇寧州守致政歸乙丑丙寅雙壽六十老母佐家君稱觴介壽累月不倦

王父旣剛介而性尤卞甚王母則前所謂儀範整肅者也終日凝然莊靜寡言笑又寒門家教最嚴禮溢于情如賀節祝壽及家常杯酒之類皆不敢從苟簡沙太孺人在堂重慶之盛不必言沙太孺人沒伯祖母及祖姑庶叔祖母四家合王父母爲一家禮無不到倘甘旨奉養稍異同王父不悅也而伯叔祖母及祖姑愛之儼然如其子如其子婦焉吾家亦浩然古處矣其勞瘁周旋咸集于老母一身卽年四十膺封娶婦後冬爐夏扇身在庖廚王父母飯鮭菜不適口必叱出復進如是者恒至再三甚或繼之以怒調羹熟汁從無忤容王父又無日不招賓豪飲無飲不盡歡達旦老母日儲所需午夜一燈伺酒肴之冷暖辨

不時之呼應猝索無虛頻添不竭老年戒長夏之飲則有遊圜雜餅之會三伏炎蒸老友咸集千層百葉絡繹偕來仍令小奚往來伺喜怒詢食之多寡與否而後已且率以爲常中間調停反目苞翼婢媵晚年撫養小姑迄今愛敬有加以承王父之志所謂無聲無形不容言彌者王母與王父雖白首如賓三十外卽不同室王母止生先君一子視婦爲女磕頭促膝形影盤旋然而御婦嚴整雖日坐春風和氣中而霜雪之氣自在老母終身一日嚴憚未常以慈愛弛以故王父老而觀劇必點琵琶大喜大壽不茇湯藥剪髮諸齣曰吾婦蓋絕似之永訣時呼孝婦不去口

丁卯襄應童子試受知督學陳公以冠軍補弟子員仍儒士科舉時八月初老母曰兒年踰舞象何亟亟也竟不令之行戊辰先君捷南宮旋補星曹首膺覃恩老母勅封孺人

次春己巳襄取蘇氏婦先君新第卽奉闔差王父素嚴一介生平不問婚嫁納幣之禮皆老母拮据以成數年前吾姊出閣經營奩具心力交瘁目幾失明而喉下湧塊如拳皆奇症自愈

先君四載大行三奉使命老母率襄代養二親兼課襄讀壬申考選王父力命老母偕北先君以忤時補南考功主政老母與先君不以留都冷署爲憾而以密邇親闈爲樂甫到鷄晉卽迎養并外祖學博公同往襄則以歲試冠軍受知督學甘公故未

及侍行也先君甫至金陵六朝松石正及靈谷梅花盛開遊屐所之一往略遍老母不遑寢食以督理內外者數月時同寅有同年某公與先君甚密邇舊例南都黜陟之權惟在功郎先君既服膺某公彼亦出其夾袋老母每于屏後聽之語先君曰此公藏譎詐于侃侃君之執掌將爲所侵矣恐不利于君先君不然比先君轉正郎應掌是冬內計纔三月而陞兖西僉憲未幾某公則以選郎調功司掌計獄京卿先君益服老母之先見云

甲戌夏王父開七十壽筵老母佐先君以豸繡當萊彩先君堅乞終養不許老母堅留代養亦不許遂同命兖西之篤孟夏襄長子生小字曰兖

乙亥九月王父以痢逝外祖學博公亦先兩月逝兩親閫內外訃音擗踴奔同是冬襄生次子禾書又一歲王母亦九月無病卒老母與先君經年悼痛至是益酷幾于傷生滅性交鴟三年之力卜兆而營葬焉己卯春服闋正值五十誕辰草土之餘誡勿稱觴襄强列海內同志詩文以介眉壽時襄第三子丹書生戊寅己卯老母抱乳嚴危症襄屢得異夢祈禱神應詳夢記中是秋同盟陳則梁魏子一兩兄悉其事索梓以傳襄秘之不欲語怪今二十年矣將爲老母重行前願亦以見天人感應之理直通呼吸不可誣也老母自乙亥冬同卽抱養長孫兖戊寅冬殤己卯入粵襄時下第歸偕元方舅氏夢鴻表弟吾姊姊丈同

送至吳門復以次子禾書五歲侍行禾忽病甚老母手付襄攜歸襄曰子果不生豈攜歸遂免耶禾遂從宦粵楚育兩親所十餘年先君繼生兩小季老母專力撫養謂禾兒已成人爲諸生娶婦抱子應仍歸襄膝下此尤人情所難也

己卯兩親入粵頻行囑襄曰王父母外王父往矣今日者在父爲老姑在母爲老母兒當善事之庚辰祖姑李孺人外王母許孺人先後卒迄今春露秋霜展墓之禮同伯祖父母必誠必敬先君與老母琴瑟之好五十年一日令人增重伉儷登第後念老母半生上而孝養兩世翁姑旁及伯叔姑父母之獨勞下受兒女婚嫁之交累無不茹苦爲甘服勞若逸泥金帖至有誓不娶妾以報糟糠之語老母笑而頷之癸酉偕官南銓特留舟邗上爲先君置副室史己卯赴粵憲又卜吉于劉先君兩不能却辛巳調湖南襄省覲至南嶽適當先君再調已破之襄陽先君立遣奉母歸其哭訣無異吾祖令蜀時瀕行先君牽衣屬耳曰賊勢孔亟吾此去未必生還前兒未至時兩妾忽相詬誶幾有意外兒母一味包荒恐歸攜鬬于室違吾初願到家奉命並善遣之若爾母不然甯留先置者襄甫送母還里奔走四方求出先君于兵火歲盡歸老母已遣先置者襄愕然老母曰史氏福薄非爾父爾所知也旋以先君孤身殘甸遣送劉赴襄陽先君亦且驚且喜不可解迄甲申生弟褒庚寅生弟裔咸劉出史歸而竟作古人云其識則類如此老母以兩世單傳六十得少子雙璧愛甚于先君甲午先君見背褒十一裔五歲特留居第宅爲之督理家政延兩師教訓之今褒年十六通詩文醇謹知孝友仲春婚宮紫元年兄女老母尚不忍釋懷抱即聯姻亦老母丙戌患難留海陵與宮年伯母面訂者今年正七十復見此小佳兒佳婦成行喜可知也裔十歲亦解事知書老母時時悲喜謂可以稍慰先君于地下矣

壬午闈中襄入彀復抑乙榜是秋總漕史公以特疏辟余監軍學臺宗公薦舉入雍皆辭之先君量移寶慶致政歸與老母團圞一載餘遂值甲申之變先君微服去江南吾皋大亂奉老母渡江幾罹不測復返是秋襄以乙榜貢廷對首擢特用爲司李朝拜命而夕拂衣先君起陞督理漕儲憲副襄遂奉老母挈妻子避地鹽官表弟馬蓼鴻偕往乙酉夏秋蕩于水遁于山卒罹大兵殺掠僅免俯仰冬入鹽官城襄既受驚悸復迫饑寒病十旬死一夜始甦旋冒兵火生還至壬辰春襄復病死三晝夜庚生顲天搶地不止以疾貽憂老母已也

丙戌至甲午老母共先君杜門偕隱九年中間風鶴池魚之慘切在震鄰至人情炎冷波瀾之態不可言不忍言老母常謂先君曰苟全性命足矣凡有所加宜拜受之癸巳春禾書娶婦于邗上爲姚永言年伯女孫先君不出戶皆老母攜之往甲午冬

不書自南闈下第同丹兒時納蘇婦先君以强飯之身一病不起老母三年血淚幾枯迄今哀痛不已

老母一生仁善通體元和幼奉木叉戒兼持準提咒晚年日誦金剛藥師諸經梵唄鐘磬寒暑不輟一歲大半持齋不鮮衣不兼味無驕容吝色三黨貧親舊戚凡婚嫁饑寒疾病死生無不曲意狥之尤隆之以禮內外僕婢無大小近遠咸使飽煖兒女手爲鞠育使各遂所生各宜家室從來不予杖亦絕無已甚相加慈海日任喜神常養今年正七十面如滿月事事躬親而以餘閒與孫婦下棋鬭葉徹數晝夜無倦容外家自學博公與許太孺人逝後老母與兩姨母三舅氏及諸姪無數日不團聚三

舅氏俱次第稱六十觴而敬愛老母有如無已長姨母張今年七十有六愛襲與諸舅氏同尤異者上有兩太舅許公孿生共享壽八十六健飯異常老母與諸舅六七十猶得展渭陽情古今所少也

老母自幼以逮大屬纊即襄亦妄自期許憶三十膺特用是時同鄉臺省咸以天台可以避兵相屬餅之老母曰是豈足竟兒志哉嗣屨難抱病歸焚筆硯依依子舍今年四十九老母愛之如嬰兒卽襲之舞蹈嬉笑于膝下亦不自知其爲始衰抱孫之年也壬辰庚生後化爲稚子每日惟向人索飲啖兼搦于聲歌老母翻喜甚常曰人情風俗不可返矣不願兒爲文昌但願兒爲天聾地啞兒其志之兩孫兩入闈老母亦惟以讀書安命訓之愛媳如女兩孫婦視若掌珠然閫教井井尤以勤儉和順爲第一義以故三世內外大小咸融液于慈祥愷悌中門內藹然女婦無一疾容厲色食倉庚之肉者沐化神矣

廣生謹案馬太恭人以康熙丙辰四月卒年八十有七李映碧廷尉爲撰墓志

祭張太夫人文（庚子）

嗚呼哀哉玉琴罷軫金刀掩鉞月娥隕曜寶婺寒光悲纏尹姑慟咽姬姜嚋儷華之遽邈奚芳掛之空飄既春人兮輟相亦隣笛兮流商昨者酉春風塵倉皇漢亡金鏡秦委珠囊悼江雲之

慘慘怨海日之荒荒庾信則丁亭漂泊王粲則隴首彷徨漆身則誰知豫讓賣藥則莫識韓康余乃挈東臯之百口睠焉就西雒之三張三張維何令子君嵩維彼君嵩氣如干將邴成割宅孫棨登堂鹽官之城張融之宅棨戟嶒嶸門庭蕭瑟竹林則名士王猷楊柳亦先生彭澤問楚客而人是三閭訪漢臣而家徒四壁是爲太白之居不讓伯通之室嗚呼末世交道難言孫賓石之高風已矣魯朱家之大俠無傳秦關十五趙塞三千飄零何極崎嶇可憐詎恤繞枝之鵲誰哀跕水之鳶所以朱公叔才情徒屑涕于絕交之論因茲鮑叅軍意氣祗傷心於行路之篇曰太夫人恩同高厚靑海難枯黃天欲瘦骨鐫幼婦之碑淚作

夫人之續宣文君帳外能全趙氏于將危謝道韞堂前力救孔巢于將覆嗟余四世得以還鄉每念隆情涕泗浪浪嗟嗟人事如何可常余與嗣君數年分張嗣君鵠起如彼鳳凰余辱塗泥困於榆枋側聞伯母就養都堂潘輿綺麗毛檄翱翔頳顏黑髮翟茀琚璜謂百年之未艾亦千歲之寧央何遽焉而巳逝使猶子之褰裳憶昔流離淛江之濱伯母病足行吟步呻時與余母一舸偕征曰我兩家實共死生晨餐對冷暮火同清既相推而相輓亦往往而行行與思及焉余負母情更憶昔年先君棄世維時令子方躋高第晝錦歸家簫笳鼎沸未抵里門先余唁視策匹馬以驅馳轍素車而至止甫入門而失聲顧何緣爲遘此與思及焉余辜友誼既辜友誼復負母情覥焉視息何以爲人所可慰者子作名臣身依銅陛手捧朱綸然所悲者華表松門玉魚永閟石獸空蹲想前蹤之髣髴愴隱痛之紛紜冀臨風之一慟奠椒醑以盈尊嗚呼哀哉尚饗

廣生謹案太夫人蓋張螺浮給諫之母也徵君避兵鹽官常主給諫家其後徵君子穀梁入都亦主給諫家給諫寫梁家圖龔芝麓有贈穀梁移寓螺浮新園十二絕句程則量徐方虎各有和章今給諫後人菊生參議與余尚通世好

祭方坦菴年伯文（丙午）

嗚呼哀哉我年伯之長逝也襄亦何忍哭我年伯也蓋自戊午

迄今四十九年風雨霜雪亦復電掣雷轟山驛江舫兼有驚濤拍浪富貴福澤風雅文章與夫死生患難骨肉流離疾病呻吟之苦中間每侍年伯以朝以夕而今溘然長逝也襄亦何忍哭我年伯也襄何忍不痛哭我年伯也年伯家皖桐屢世巍科咸躋卿貳金紫銀青爲龍眠鼎族弱冠英姿卓犖天才雲涌譽滿海內又爲元輔何文端公門楣戊午與先君同舉于鄉戊辰又偕捷南宮年伯讀書中秘先大夫筮仕大行兩人清署深驩數年一日後先大夫改南銓秉憲會粵移鎮衡湘襄樊間衽席金革與沭氛爲終始壬午請告南歸年伯以鼎鉉重望三御講幄姓氏方貯金甌中是秋維舟北上暫艤鑾江襄于諸兄侍觴咏于江上聯翩出遊車騎雍容道路以目共侯楊發其雄視一世正不知鹿死誰手及余中副車年伯爲之歎息乙酉先大夫督漕上江襄辭捧台州之檄奉母避難鹽官時年伯與伯母俱自北都被賊難顛沛奔走率諸兄亦來鹽官未幾大兵南下連天烽火再見崩圻兩家咫尺不相顧荒村漠野竄逐東西備歷杜老彭衙之慘卒各罹殺掠幸俯仰俱亡恙蓬跣再入城伯母親爲襄剪髮旅館偪側襄與三兄寢簷隙以一氈並裹而坐遂致寒症寢疾百日死一夜復生年伯伯母與先大夫老母及諸兄皆執襄手悲傷慘痛先一日襄有長夜不眠如度歲此時若死竟無棺之句年伯與鹽官諸君含淚和之幾臘擐險兩家各以

百口冒死抵毘陵履虎不咥各慶生還舟泊河干依貴門人楊太史先大夫攜病子與年伯別歸里兵燹籍没之餘遂錮戶十年不出而大兄繼入木天二兄洊歷西臺年伯應召再踐官詹三四五諸兄各登賢書後甲午襄攜禾書應試白下始得拜謁伯母會力阻伯母北行及歸而先君以六十五歲强飯剛健之身一病七十餘日而没傷哉痛哉三年前襄又罹一病又死三日得庚生襄死而先大夫救之頻生先大夫死而襄既不能以身代復偷息人間者有老母與兩幼弟故也未幾年伯全家亦遂有塞外之行嗟夫年伯之與先大夫平生交蹤如兄弟尤愛襄如子而諸兄與襄稱雁行如同胞自先大夫築夜臺而年伯與諸兄飄零古戍雪凍草枯霜悽風勁馬鳴雁響痛心刺骨襄正煢煢孑影四顧無依每一念之未常不仰天長號繼以灑血也無何冢孫長文過訪旋六兄亦來相見淚如長線及細詢塞外事知年伯伯母處危若安諸兄事祗垂手日拮据瘁瘏外時作巴渝舞學歌曼聲以愉悅二人午夜則北望斗杓拜禱且泣泣盡長號不能起三年以爲恒襄聞之肅然正襟舉手加額曰年伯安時處順諸兄純孝格天如此回轅可計日俟也壬寅冬邸報至知已入關喜極欲狂賦詩送六兄北迓及年伯伯母暫憩邗上襄得攜幼弟兩兒拜于牀下重見父執如見吾父悲喜交弁不能自已蓋前此襄奉老母足不出戶外三四年來歲一

二入郡皆爲我年伯而年伯伯母撫摩鞠育教愛逾常見懷有詩見兩兒喜極有詩見幼弟兩兒奉襄以甘脆勉以孝友有詩聽小奚度曲有詩年伯母一魚一菜必手製相貽而年伯又繼之以詩至于揚扢風雅商訂筆墨倡和宣爐無一聚不盡驩無一字不溢贊手扎頻寄亦無不淋漓盡致一日兩兒稱諸兄一如襄之稱年伯年伯愀然曰爾父齒長當以諸叔稱且系以吾家行次方見兩家世誼其古道如此自謂貧賤豈得頻侍尊前與諸兄相依左右兒輩又得與璠璵瑜珥之諸令孫並敘三世一堂之好真二十年來最苦中樂事詎意去夏甫稱七十之觴輒嬰中滿之疾襄與諸兄私憂此高年最危之疾及諸兄純孝益篤延錫年餘頻痊頻復卒至不起易簀之日訓子有文去來自主此豈世間浮浪生死者襄春抄至今伏枕四月忽捧訃音摧心鏤骨嗟夫年伯以華門景胄享天壤第一鴻鉅之名膺人間第一清華之爵可不謂榮焉然而奔走鋒鏑之間馳驅砂磧之表險阻艱辛蓋已備歷不可謂非不偶也伯母令儀淑德眞稱女宗母師而白首相莊愛敬難述諸兄雄才偉器嶽峙淵渟中外諸孫男女百十餘人大富貴亦壽考千古惟有汾陽而荀龍竇桂又豈以彼易此天之誕毓可不爲厚哉余小子終天抱恨痛先君見背已十三年而見年伯如吾父者又一旦溘先腸一日而九迴意惘惘莫知所適且懷抱不堪生趣久盡眶戀

老母胡不速死從年伯為碧落黃泉之遊以冀一遇于先君也追思四十九年以來富貴福澤風雅文章風雨霜雪山澤江湖與夫死生患難骨肉流離疾病呻吟之苦以朝以夕一咏一觴今皆冰解霧散如隔世焉襄獨何心能不悲哉扶病到邢登年伯之門上年伯之堂望年伯之儀牀瞻遺容而痛哭見伯母之髽首麤衰諸姪扶諸兄杖而復起擗踊無節而終不得見年伯如去秋此時擁書焚膏吟詩顧曲撫襄背而與以飲食歡笑也嗚呼哀哉年伯之長逝也襄何忍哭我年伯也又何忍不痛哭我年伯也嗚呼哀哉尚饗

廣生蓮案坦翁名拱乾以科場案全家出關徵君嘗為坦翁作宣爐歌自為之注王阮亭歎為精核者也余曩贈方佩蘭同年詩有云影梅憶語敘喪亂臨官城外同朝曛君家後復搆家難玉關萬里生塵氛皇天老眼照盆覆生還入口相欣欣邦搆執手道契濶者古更及宣爐熏兩家交誼三百載兩朝舊事吾能云佩蘭蓋坦庵族孫以進士終仁和縣知縣

祭妻蘇孺人文（乙卯）

維康熙十四年歲次乙卯冬十二月甲寅朔日是為元配先妻蘇氏孺人權葬祖塋傍之新阡偕二亡媳姚氏三亡媳蘇氏同日歸窆期也不杖期夫冒襄率哀子嘉穗丹書期服孫男哀子溥沝渾先仲冬二十日甲辰痛哭告期于其靈曰嗚呼痛哉聞

吾祖萬歷癸丑捧檄會昌吾父與岳父訂婚兩家男女甫三歲以雷陳為朱陳最相得也崇禎己巳于歸我兩人齊年十九色養翁姑又代養祖翁姑九年一日丙子年二十六二祖踰古稀壽終父母制滿任粵始共秉家創業佐父如水之廉又九年而國變晚生二弟家事始全歸堂上執掌時兩兒以次皆十六補諸生娶婦至甲午凡十年吾父見背又十九年壬子吾妻六十有二于五年中繼兩媳長逝通計妻入吾門四十四年歷富貴貧賤兵疢患難疾病死生仰事撫育嫁娶喪葬呼吸旋轉一言一事一步何一不特有吾妻也今妻亡四年矣生孝事我垂慶死待葬于祖墓之穆矣願在三十六年前負土之時堅訂在每歲春秋灑淚拜掃之日豈今衰老我兩人葬身一隅不獲如願兩兒四年哭母血淚已枯今調停半年心力盡竭新阡原卜葬兩媳兩兒見時勢難緩骨肉難調卜吉臘朔權葬妻于新阡主穴兩媳附焉雖去祖塋僅百步與我夫婦初心大拂矣父葬昭位吾妻儼然主穴并及我異日之身豈非千百年地下不瞑目之事哉昨已有文告祖父年來無一事可以自主自必者類如此今備述吾妻純性懿行衿纓壼範行成琚瑀言著縑緗表慈氏之慈具德母之德使閭門覩禮里巷頌仁為文一通聊當祖道以淚和墨而淚化為血以筆代舌而毫禿管枯心碎則沉痛不能緯思腸迴則百結不能抽緒捉筆茫茫不成一字雖文通

才盡賢奉侍神傷矣嗚呼痛哉凡人有妻能孝公姑足矣吾妻入門即覯重矩疊隨吾母捧手肅容視氣聽聲爲孝婦代養祖父母爲孝孫婦婦道盡于重慶矣未已也推翁姑兼事我無兒之伯祖父母祖姑虔事之又推姑孝我外祖父母愛兩姨母諸舅舅母亦虔事之中間禮縟費繁無一不同竭生養死葬之誠至孝事其父母敬愛三兄姻諸內姪姪婦出束修備婚嫁貽溫飽以及姪女姪孫世有孝婦竭其毛裏極其錫類如此者乎妻之事夫白首無違至矣惟我少負意氣推解不倦吾妻恒出奩中金佐之送二祖歸葬二親宦遊後三吳珠槃之會太學黨錮之禍狎主齊晉名列膺滂省親楚粵兵火萬里之遙救親襄樊寇賊屠破之後妻則孤身搘柱一力承家竭喜憂爲贊助桃葉載歸小星入侍憐愛如左右手傷其瘁死繪遺容封幽宮命兩兒春秋祭且拜之間關大難誓同生死乙酉被掠豐官我病百日死一汞夜壬辰救荒染疫死三晝夜兩得庚生皆吾妻籲叫擗摽呼天搶地以生之三十年來盲風噩淚白毛匝地黑眚橫天以及骨肉相加一部廿一史所未有妻惟外虔退讓內竭忍忘以同我比六十齊眉側生一女謂生平無女置懷加膝撫弄含悑無晝夜比妻歿會見有兩歲女能哭拜其母而乳啼哀哀者乎年過五十復爲聘老友蔡氏女視如己女今長齊繡佛以畫名事老母娛餘夫代主兩世中饋金張二姬自幼撫養待年共侍左右皆吾妻所貽也世有賢妻不慳不妬之死致生如此者乎夫之有姑是爲翁妹必長且老愛姪而憐其婦恒也惟我之姑祖歿僅數歲手付孫婦爲保姆爲保傅竭歷十年于歸祖戚奩具之盛妻相吾母備之百兩迎門姑痛哭牽其手相視無復自將妻密致白金五十錠以一函納彩輿中此豈人家姪婦所有事乎姑嫁後姑丈英邁不羣以諸生入辟雍拜官奉旨先用顯且貴矣余夫婦老且賤益貧恒以意外嚴加譴責一以和婉順事如祖之付其手如姑嫁時之牽其手至死無忤也夫之宥姊行列姑娌吾姊長二歲齒相亞也妻愛事如尊嫜溢恒情矣崩坼後姊之夫家覆巢幾無遺卵余抵死相救破家數千金妻不惜罄已奩兩媳傾倒相助妻媳死含殮無具人共覩聞又割宅同居數年中形影相依利害與共幸生全讐視嬰杵極不可言每午夜相對淚下不可解則解之曰老姑踰八望九同胞惟夫與姑姑從夫恐相尤乎必破淚爲笑始終事吾姊四十三年如一日也夫之弟與婦雁行比肩和睦與偕樂事也父見背二弟十歲三弟五歲我夫婦四十過頭矣侍母撫養教育推讓無餘妻視兩叔嬸必抑其年降其身順遜其語言以媚就之惟恐老不入件致疎嫌不潛消釀釁且盡忘所有捐一切相與竭驩盡誠總不得當也午夜相對又淚下不可解復解之曰夫子平時云易得者田地難聽者婦人顧念翁海澗天空之遺言

思翁十字付孫之遺教何不可與何不可化相對而泣思吾翁也思昔翁姑孝事祖翁姑思我夫婦孝事翁姑忍見吾家有此忍令吾家有此惟我兩人一日不死誓圖融洩豈意忽然之疢中竟慘痛于一夜之傷心妻亡時我大哭不復顧惜既而悔之非我生所忍言非吾妻死所忍言也世有爲姪婦爲弟婦爲長嫂謙己善下舍己狥人至于死而不懈如此者乎凡婦人之待親族僕婢易疎亦易虐也吾妻一生絕不慇勤富貴敬老恤窮撫孤拔苦意盡於三黨之貧賤每衣食婚嫁葬薶與我乎籌畫必極致其情又解衣除珥付質庫私厚之有時以大義相勉婉言致辭我必起敬溢與之且不厭不倦與之吾妻歡喜讚歎如已獲也數十年如此等事不可悉舉一二槩其凡思有父執違友夫婦貧老忽來就養吾妻即爲適館供養竭誠三年以爲恒思歸贈且寄數十金以備身後四方故人子有方外遊者有高才能文章者以及里中文士皆令兩兒延之三年五年九年資其琢磨寒暑早夜關切如子衣澣履紉必經手目即一面不識流離之子爲之娶婦成家後反德爲讐不悔也弼厥遺女資其父母治生撫養擇嫁厨下廊間徙倚多老嫗皆無告携歸養之十數年數十年者視僕婦婢子衣食飽煖婚配極其宜勞苦疾病咸爲均治化大爲小化小爲無事夏楚不施儆舌教誨所生小兒女無不投懷哺食每飯牽衣繞膝分甘同于諸孫育女必

令之嫁則吾妻特恩也吾妻之仁義恩惠覃施曲庇又有如此者爲婦而孝重慶爲妻無違夫子誠事兩世之姊姑傾心幼孫之同氣惠普中外恩沛臧獲宜其享兒媳之奉養并食報于孫曾乃吾妻歸余十年十產小產者六生一女三兒女殤長兒兗六歲以老母戊寅感異夢抱危疾我與妻密禱身代兒代每月誓行千善至期母愈兗殤吾妻不大聲哭兒幸得代也今四十一歲穗兒時方四歲亦瀕死復括己卯三月二祖大襄妻侍吾母盡禮盡哀極病不言瘁瘏丹兒懷纔七月胎墮母子不生妻以血暈同兒半日始出聲雖哀慟致此其實丹兒生恰符萬善圓滿之日娶婦一爲姚永言年伯長孫女一爲二內兒嗣宗少女所爲親上親視媳猶女也姚媳十五年十五產生男女十人而七存以屢小產亡蘇媳以十七年不產男女抱弱疾藥裹十年就醫郡城數月歸家亦亡玉碎珠沉爲吾家四世偕老齊眉未經見之奇慘兩媳家誣辱及于翁姑吾妻悲憤塡膺怛若創痏痰中于姚媳丁未殘臘之驟亡膏肓于蘇媳庚戌秋之踵喪傷心鰥子腸斷孤雛辛亥秋冬我復大病幾死兩兒訟覊郡城孤身顆顆扶救者半載妻以壬子元旦禮節失足老母窻前花朝晨省再中痰于老母門內隔晚情事難堪次早遂至對面不言而絕天乎冤哉不食報于兒媳反以哭媳死隱忍消融摩頂放踵于骨肉卒以至一至再三什百不可忍不能忍抑塞塡胷

以死捨一刻不忍離望九之姑棄半載大病方甦望七之夫與最鍾愛之兒女兩失母之孫女諸孫忽眼欲視而無光口欲言而無聲心百折腸千迴而喉問如鋸之痰已驟斷一寸生氣係嗚呼傷哉痛哉婦道全矣人事盡矣天道不可問矣思吾妻以中翰公愛女大方伯孫曾明珠在掌金玉等身己巳歸吾家正吾父龍飛登第皇華晝錦捧龍章鸞誥榮封具慶之日吾家住集賢里甲第鼎峙南北天官他家魚軒象服華蓋雕楹弟姪從婦皆借以衒榮獨吾妻蕭然澹然自三朝廟見後終身一素衣筍輿歸甯隨一二小嬛而已二親宦遊有所授封識宛然從不知中爲何物妻家申酉後始中落前此上腴萬畝甲第千間岳母所擁甚厚從不乞一絲一錢有所貽必堅辭曰吾翁馳騁天路兒夫才譽蔚起拾芥視科第無需此亦無所用此永訣僅泣留一衣爲憶念視千百金若瓦礫也父母中年先携孫兗後携孫嘉穗造宅另居晚得二弟我夫婦携穗歸娶老母鍾愛撫視總在弟家七十外火驚得健忘疾奉同侍藥十餘年不復記憶一物無論其他大而鳳冠霞帔黃白袍帶小而明璫約指吾妻不檢一件亦絕口不言以暮年最鍾愛之少女母之盈箱滿橐自幼至長祕密潛闇澟澟四知纖毫不取以四十四年寢食不離之家婦老姑半生隨宦一世掌家所積扃置弟宅盡歸羽化不問如此苦廉起於廢仲子于閨閣豈人所能人肯信者乎即二弟亦恒謂長嫂非人可及也憶壬午余仍中副車吾父萬死一生自楚請告歸甲申奉命督漕七省秉憲于家我亦特用拜李官給假歸里吾妻易縞笄爲翟茀御雕軒而服箱纔一經年旋有崩坼是時余年僅踰三十耳誓與妻耕隱養親蟬蛻萬有飴甘詬嚌者又三十年晼晚無風之波雷驚象湧白詐不休鬼語嘗讋復死亡相繼我既揮金如土妻亦絲毫不蓄膏腴之產半已推讓半歸債家琴書之外閨幃如洗又午夜一燈相視浩歎惟可問心絕難措手然亦從不悔向者之不吝不私爲失計也皈依大士刳心梵唄不壞世法不背實相肯如今日非俗非尼執拂說法滅裂內則者仍以佛事資老姑病夫祈禱福壽而已然亦絕不相聞知我生平不事祈禱也穗兒家業雖傾九年隻立然餐冰嚼鐵卧薪嘗膽能竦骨鍊身以擔艱危一切豈竟終于無爲丹兒竭力拮据篤倫好義烝烝孝弟同兄敬承力行祖父易簀之手書遺言以此我得或泣或歌倒行逆施于白日呼天呼父祈祝求死于中宵願先老母以盡先侍有兩孫如子也有此兩兒何必金紫吾妻亦可無憾于生死矣二長孫女皆佳配各生好兒女恨不待吾妻媳一見長孫純厚稍能文可望承家二孫英姿懶讀幸擇名師忽危病半載長成十五可以步武丹兒三孫兩小孫女皆漸成人聽其自立而已丹兒四十生子前定無疑已置妾謝氏可冀生育此吾妻遺恨惟默相之我

本絕嗣八四十年前關帝君見告者乃以力善賜穗兒又以母病力行萬善生丹兒丹兒之年吾母延壽三紀之年也我之于天應如桴鼓豈丹兒之孝且善不昌厥後者只是奉行積弱至卑之庭訓恐辱至于鳥師批類蟲學叩頭辱無可辱矣忘怨至于不反兵革不共戴天者皆忘之世果有此人理乎無此人理豈并無此天理吾又恐吾兒奉行之不力也至于內家凋喪止存踰八之大妻嫂近亦辭世此時執手勞苦當倍生前吾妻篤念子姓兩兒葛藟之思自後當益勤也兩兒三喪並舉心力皆竭親事已事一了百了只是我望七之年兩足蹣跚身心枯槁生養死葬之大事棘手攖心無能畢力遂志又大被莫施猝判

不合我熱如火彼冷如鐵兵戈滿眼前路黑漆左擔一肩何日始竭吾妻與兩媳素孱弱畏事冥冥中不顧骨肉爲我申理陰殛誣謗負恩之人又陽附以靈使其家人明說報應何不爲我哀神明顯祖父使平生勉爲孝子慈孫之一念得白其撫孤報親之初心姑姊之疑貳不形骨肉之膠漆重固兄弟合爲一人三家仍如一室令岐舌無可鼓簧九頭不能流血天眼一開夕死無恨矣痛心及此血淚千行吾妻知我不俟余言觸緒萬端筆墨難赴生平雖不能文每捉筆如狀流噴泉隨地湧出獨爲此坐三鼕夜正如荒鷄亂啼無關翰音及伸紙直書又如風簫獼猻搖情不定冥漠中與吾妻相接如盟益友如勒金石是又非猶夫人所能知猶夫人自私自利之夫妻可說也嗚呼痛哉尚饗

廣生謹案陳其年有蘇孺人傳

告祖父墓文乙卯

維康熙十四年仲冬望日孫襄痛哭上告於顯祖考誥封奉直大夫晉四品階元同府君顯祖妣誥封宗氏太宜人之墓顯考中憲大夫嵩少府君之墓曰傷哉孫襄追思年十七補弟子員是冬爲天啓丁卯吾考上公車獨子違養命獨孫侍母代養祖父母戊辰登第首選大行四載皇華三銜王命壬申考選任南考功甲戌夏歿于西僉憲至乙亥秋吾祖見背凡九年吾祖剛

方正直于外吾祖母整肅澹泊于內廉吏家風嚴君嗃嗃雖處榮華朝夕訓獨孫孫婦者凜然冰雪孫定省溫凊手足竭盡勤勞心意恒先左右言不敢違色不敢忤以此得二祖懽九年中除科歲二試應制踏省門未嘗離一刻一步見背四十一年逝夢交魂春露秋霜足甫及墓門眼淚洗面矣蓋孫之受教于祖父母非世俗姑息禽犢之愛神明中聲色言語凜凜上下如一日也壽居古稀命孫曰記語爾父世人上不畏天中不問心止以父母枯骨邀福於塊然之土擇地遲悞數年數十年不葬其親此至愚大不孝之事也我生平居官居鄉不敢昧心得罪于天斷不邀福于地我死去城三里內相地高阜安吾靈不可遠

不可遲春秋闔家兒孫男女以熱酒一杯虔祭掃子孫與吾願兩足矣比吾考於兗西奉旨扼防河上聞訃奔回毀瘠幾于失明踰年祖母痰中繼變乃泣述祖命吾考不敢違急于東郭外萬花園少叅公祖塋側相地頗吉諸形家謂地止三五分不大佳吾考與兒力排衆議毅然以祖命取近取速之旨合于戊寅初夏赤日荒原負土爲倡考文公家禮循少叅公葬親遺規附棺之誠信精堅表樹之華整完備竭一年心血營數千金物力維時婦惑搖動利害驚人如木石諸工夜夢且見有無頭鬼什百仆立塋内外皆不爲動乃于己卯三月既望合葬祖父母于正位前此一年吾考拮据盡瘁血淚交流時囑兒曰我力排諸

形家言不信利害擇近地近日以葬遵治命也我獨子他日必葬我于祖塋之昭況我心血精力畢殫此地兒毋謂我如是兒肯不如是若爲我他營背祖言違我意大不孝也六十分家時又特筆之分書兒每置對云吾父以純孝生養死葬祖父母兒敢不仰體侍葬之誠確依成命只是兒夫婦他日即隨父葬于祖塋之穆甯惟侍父少時侍祖父母敢與死生遠離一刻一步耶況少叅公葬誥贈奉直公于正位少叅公富陽公肥鄉公兒弟侍昭穆冢孫興業公亦循次以葬三世一塋吾祖之誥封亦奉直吾父以憲副兼少叅兒官司李與興業令公同階二塋相去也咫六世百五十年封贈甲第科貢官階不差一級如此巧

合益信地靈可見敬天盡人自能暗符地理合三才繩祖武此可遇不可求之實事亦吾家盛事也吾考聞言喜甚甲午冬見背不及世事家事一語特書十字叮嚀付兩孫念孝婦蘇氏不置先是就醫邗上忽于夜半抱兒頸大哭聲淚悽傷追悔痛恨數百言兒不忍述至是又云吾兒胷中眞是天空海濶即有深讐積恨咸能雪化氷融此豈人能知能信能及者迄今二十有二年兒苦心在呼天呼父朝夕焚化三則中有何不可對心對父對兩弟者嗣己亥敬遵夙命葬吾父於祖塋之昭今又十七年矣不幸媳不克終事吾母六年中與兩孫媳相繼死今年冬葬媳於祖塋之穆念媳生前春秋祭必率諸男婦孫曾拜掃每

指穆位必曰此我兩人死心蹋地異日奉侍兩世公姑地也不意二弟執信風水謂穆穴爲白虎方斷不可葬九年後塋始可開至以全家性命關係盲之堅決數月難移時勢莫綏兩孫營葬兩孫媳地即在祖塋百步外權葬媳于中以兩媳附焉儼然專塋居然主穴兒當日之成言謂何以侍葬葬親以主葬葬妻與異日之身大生百年一瞬耳死千百年不安不瞑目地下又何辭何顏以見祖父嗟乎痛哉迴環百結不知祖父之靈安在兒以首呼搶叩墓石專奉父像于上帝之傍日夕焚禱不棠洞鑒啓迪杳然忍令淪陷悽傷極其所遭爲一部廿一史所未有者謂白虎方不可葬萬花園祖塋何以父子祖孫昭穆對峙當

日不聞少叅公之諸子與姪有阻冢兄與業公葬者何塋無白虎方未見人家穆穴有不許下葬者思三十六年前躬槩手創此塋時二弟安在今四十以長懷抱教育之兄嫂不能得墓隅數尺地以安寃鬼謂九年後兩姪能得之兩叔我知其必不得也痛哉己矣曩日于願侍父孫願侍父以侍祖父母三公不易利害不計之死靡愉之言有如皎日今竟已矣所謂合三才繩祖武以比隆于萬花圖者竟不符矣因思高祖北塋諸孫有環葬羅匡外者兒他日死果終阻於進侍祖塋誓令兩孫葬兒於吾考昭位羅匡之外後人惑于禍福全非祖父循天理盡人心不以遺體乞靈於塊然之土之卓識高見又未得親見三世一堂獨子獨孫形神纏綿志氣感通之至性大禮世俗之禍福攖心天良之孝友抹煞兒若不留此一段議論于後將吾家十二傳之孝友種子滅絕殆盡他日兩孫何懲何據忍如此葬兒顧體面畏談笑肯如此葬兒乎告墓之外手書一通并告親友房族尊長兩孫欲不陷兒不孝以自陷于不孝也兒於此尤有不忍言之深慮爲幸吾母壽考康寧百歲可望萬一有風燭意外此塋九年不開吾考見背之年日卽兒今六十五歲仲冬望前之三日也兒年來祈祝求死倘一旦溘先將何人何地何年日爲吾百歲之母計百年身後之事乎與言及此淚枯腸斷嗟乎傷哉泣血謹告

廣生謹案徵君今葬萬花圖元同公墓之東

雷徵告二弟文（乙卯）

憂傷鬱壹窘迫無聊通體委頓手足痛不可忍偃卧不知晝夜者五六日矣生平虔事關帝君每歲聖誕必齋戒夙興同兩弟兒孫廟祭家祭三宅交祭先祭于吾祖吾父所敬事之舊宅而遍及之昨昏瘧竟以十三爲十二既不力疾早敢白中强理盥漱尚枯坐一榻丹書來問疾始知爲十三蓋內外家人以我病甚不相聞及聞之而歎此自有知識能禮拜後中間何曾不擬大難艱危疾如此昏憒遺忘六十年來絕無未有之事且益知精理銷亡神識紛散日自祝祈求死之先兆也吁亦可哀矣昨午殘出亢時曉聞祖父墓上亭堂前有雷轟梓樹之異靜夜思之徹宵不寐十日前在王成博處見三弟文稿一冊有紀雷文一篇因去夏梅岑述江陵雷報近事而紀之也中間不惟紀雷之報應顯赫而又屢致詰於雷之踈漏何以不誅世之不孝及飾孝以欺世者爲之毛髮俱竪顫越不已謂此非可以筆墨騰翻伸腕信手者也我以生平力行及此二十年來苦心不見白于二弟密告上帝及吾考求神鑒鬼聽電照雷察者六年矣均虔發二弟夢中亦曾見我告上帝之香其馨絕世其光透霄昱早來詢會具以相告我之爲此者止求雷電考核我生平勉強從事孝友之心與父子相對於暗室屋漏之中不敢作一欺人

謀人害人之事即甚多仇初未能禱求雷擊以干天和以洩私忿也所以于三弟之致詰於雷之疏漏代爲顫越也今雷擊祖父墓上樹矣恰在我見三弟文顫越十日之間墓爲祖父母父三十七年魂魄安奠吉兆墓木雷轟先靈震驚況墓上松楸栢栝千章而獨雷火碎擊當門之梓明明橋梓二義梓者子也此必天心仁愛祖父陰恫不忍即加誅其不孝不友不悌之子而先以嚴威積怒施之梓木以示赫於其子此時我兄弟三人遑一刻偷視寧處乎敢不良心迸發自吐生平痛思改悔以求寬于上帝之斧鉞祖父之隱痛乎猶卧於榻課於園不號呼哭泣匍匐俯伏于墓前以省震驚以追罪戾乎況祖父母父咸畏雷而祖母尤甚即十二年擊梓巨雷我正卧病亟掩耳榻上懵不知即示擊示儆於祖父墓上而以梓代其子者也我六年以來號泣密告於上帝吾考者久矣果我心口有異即束身雷火之地夫復何辭昭示自取如苟不然我何不更大聲疾呼與兩弟明明誓告於青天白日電徹雷驅之下以冀轉意同心以求免禍爲福使通已之人不致疑于先人情白之受污并使我六十五歲愁病瀕死之人瞑目于善之可爲孝友之嘗竭力即捨望九之老母朝白夕死無憾矣自吾考甲午冬至前一日永訣特書十字付兩孫曰爾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學此十字我敢承我怨言乎二十餘年來曾有一時一刻一言一事眠食夢魂中不

淚眼血心灌注包絡以望兩弟成名成家者有如此梓父生平刻苦爲廉吏原無囊橐若有囊橐或未生二弟時付我收貯及生弟宦成後會有贓餘或不必父遺生平會假名仗勢詐人財產以自肥并父所存未分一切吾母私積俱在弟家者會暗匿一毫會明分一文有如此梓三弟六年來誣辱豪奪自均我已分腴產三千六百金復旋百餘金數十金十金五金不以歲不以月屢揭復十大罪署名刻板郡省即行若相聚相愛時會不時望消融中藏怨恨者有如此梓四叔祖沙姑丈二訟事一以施告一祿官地若二訟未發之先與既發申詳之際會有主使陰謀下石肆害及在高父母前除屢爲解釋會進一言有如此梓世卜叔屢年和好爲三弟致酒相勸兩次焚揭屢發公言且有手札我何所憾而造緊急公文之匿名何故以燕窩私五叔而娀七十餘之尊長不特有此字此事曾萌此念有如此梓以上數事可以不必言即言之亦不聽信中夜自思若如此天怒人怨而不言非自家憫不畏死即有自斃姑待之罪關係不小噬臍無及故以極病祈死之身先試雷火并苦勸三弟之猛省動二弟之漠視并望一二同居同志者爲證盟爲忠告焉腕痛力疾直書不文不莊命膽一紙焚之梓下六十五歲病兄襄瀝血書送二弟同閱

長生謹案徵君晚年骨肉參商火焚刃接極人世之奇變父

宅相傳憲副公爲襄陽監軍某弁有所干於公公立誅之其時公生第三子裔時夢某弁來蓋有夙怨此語初不足信然余舅憲副公遺棄有幼子詩云遣爾爾何辜分明累老夫晚生偏易長縱好不如無卻顧同雞肋難言是蚌珠前因與後果是否盡模糊則亦不盡無稽也

婦人集補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婦人集補

婦人集補　　　　　冒氏叢書

如皐　冒丹書　青若

秣陵丁雄飛（字菡生）婦卜氏（名曇字四香）婉嫕柔惠歸丁以後每每有憂生之嗟常讀霍小玉及小青傳淚簌簌如雨性頴悟雄飛在燕都得四香手書書中念字俱少一畫始悟念字从人從二心中去一畫殊見用意也年三十夭雄飛悼之作家人緒語（經云不亂取手香不淫色體香不妄語口香不嫉害心香命字四香以此）

清河丁氏潘尊貢妾也幼有劉三娘之目能詩歌其舟泊燕城云流離一孤舟魂黯燕城路不見折瓊花惟聞悲玉樹二十字中乃使人居然悽惘（見淮南詩又山陽蕭氏亦能詩嘗有絕句云花谿紅亂燕雙飛錦水香泥春獨歸爲憶金釵樓上夜琵琶度月下簾幃）

龐紉芳（名蕙纕）吳江吳聞瑋（名儕）婦有紫藤花下分賦一詩詩曰年來愁病强支離也向花前醉酒巵繡閣開尊同北海金釵雅集勝南皮錦雲夜月千層浪紫玉春風萬縷絲何事今宵爾綺勝筵前道韞總能詩（見鼓吹新編陽羨陳先生日紉芳曾于[illegible]波幾上書春詞一首詩云春深詩句細經時小字紅箋手自緘睡起有情疑好夢愁來無力換羅衫紫花滿閣空教謝芳草盈庭未忍芟蕩子天涯歸未得雙棲懶殺燕呢喃詩絕佳字畫亦極明秀）

女冠龍隱俗姓夏氏華亭人也常因六姊孫儷簫沒于丁亥家難爲賦一詩云憶昔于歸紈綺叢那家聲譽擅江東肅雍自叶房中樂散郎仍歸林下風日煖畫樓彤管麗春深珠箔麝蘭通

綵雲散後空懸弔野哭荒郊恨幾重又閨思一律云碧天明月影遲遲翠袖輕寒香露滋海內風塵勞客夢江東羅綺擅文辭頻驚桂棹迴前渚時整花鈿立小墀子夜明燈猶未寢魚箋珍玩感婚詩詩句淸綺豈獨君家大哀一賦獨擅才子耶（又有王氏道元者亦女冠也陳留人其禪坐書懷一律最流麗詩云碧雲靜鎖花王宮猶似明昌拱葉中王樹萬枝歸淨業內家新調擅宗風三千里外腸堪斷十二年前淚暗紅欲悟無生何處是禪燈移照鏡臺空詩句如此可謂女中慧休矣　王考功曰孔植在京師納一小姬姓宋貌絕婉麗一日手几上寫明月兩字孔植問書此云何婢笑不答孔植偶爲予言之余爲賦一絕云雙蛾學書指初指偷捫紅毫小字乖應識參華新句如願隨明月入君懷孔植持示婢姬復爲一笑末七字明遠句也又東昌將夫人能爲小詞其如夢令一闋頗爲人所傳誦全錄入燃脂集中不記其詞矣　又云東昌有尼名泉玉亦有詞句劉司李孔植名楷爲余道之）

張氏湖廣黃岡烏林鎭人工詩詞先是已字某父忽以他故悔將改字富商女聞之泣曰兩髦何在遂至此乎引刀自剄死衣帶中有詩云搖落林居風日淸黃花白露客心驚頗聞海美非吾土卻憶當年敢再生隱几芳魂飛海嶼捲簾秋色滿山城年華轉換俱塵迹底事猶牽世上名（啟正野乘曰張氏猶得道縱不以節著亦當以才顯矣雖然與其爲班姬蔡媛曷若爲共姜叔姬之尤愈乎）

吳瑟瑟（字數青）姑蘇人錢進士（名位坤）姬也兒年十七亦美丰姿善音律能爲大小李將軍畫傳妹設色鮮妍遠過其兄兄嘗師朱文甫朱君緒當時每稱若妹殊勝阿大也瑟瑟畫最著者李夫人簫史圖孫夫人放鶴圖（錢位坤瑟瑟小傳曰壬午八月既望瑟瑟于歸時淸露晨流疎星夜落若遠若近楚楚可念也）

王賓娘湖廣黃岡人七歲能誦唐人絕句千首十歲能屬文十五博通經史家人以女博士呼之後因所天不偶心恒侘傺詩文諸稿都不以示人也賓娘王頊定（名追駿丁丑進士）女

女道士曹素侯姑蘇人曾有一詩云梧桐一葉早經秋鶴夢留人塵夢收情逐綺雲飄玉宇心隨碧露蕩銀鈎恨遊淸院難消日偷上層樓未散愁空憶舊時衣帶緩不勝逝夜淚重流據此才思或亦魚元機一流

張一娘婁東張太史（名溥）長女太史無子遺書數萬卷盡歸一孃自十三經以及二十一史無不淹貫文擬左國詩法漢魏尤喜臨十三行人以爲衛之復生適同邑吳綿祖（陳黃門子龍挽太史詩曰若從此日論天道應有傳經鄭小同後太史遺腹又生一女言之三歎）

王兆淑（字仙琬）通州人有和秋柳詩云春來眉展試羅衣過眼繁華今又非吳苑笙歌愁月盡隋隄花草怨人稀風吹荒岸流螢隱葉落村墟黃蝶飛片影涼光秋欲滴賞心如夢背相違夕陽疎影使人憐殘恨西風冷碧烟彭澤舉盃初漉帽秦川罷織欲縫綿營中畫角思歸日馬上章臺憶別年最是悲涼成九辨鵑雛啁哳寂寥邊二詩殊濯濯有致

冒褒傳

冒褒字无譽起宗仲子襄弟也幼孤啼號躃踊哀感旁人兄襄鞠育教誨褒亦事兄如父年十五游庠兄盡以先人遺産畀之辭不受壬辰歲大祲殍殣相屬於道襄竭産賑恤不足褒傾囊助之曰非好施恐重吾兄憂耳時與兄同游者若王阮亭陳其年輩皆引爲忘年交十困棘闈不售晚年杜門卻掃圖史自娛年八十三終子禹書殷書禹書皆稽古力學不愧名閥云殷書別有傳（如皋縣志）文苑傳

冒丹書傳

冒丹書字青若郡廩生憲副起宗之孫司李襄之季子也崇禎末年賊陷襄陽憲副適受監軍之命誓以身殉司李號泣請於長安諸公乃得解任歸憲副易簀時呼兩孫嘉穗丹書至榻前手勒十字曰爾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學爾孫敬受教庚申秋賊挾利刃突入襄家丹書亦體護父賊不能近身受四創父因得脫人稱至孝云丹書工制舉業及詩歌古文詞困頓未第以明經授州同知非其志也有枕煙堂卯君詩再生稿西堂詞諸刻（如皋縣志）孝友傳